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七〇冊目次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八卷補漏居寓言一卷 一
〔明〕顏季亨撰
明天啓刻本

萬曆三大征考三卷 三〇七
〔明〕茅瑞徵撰
舊鈔本

三朝遼事實錄十七卷總畧一卷 三四一
〔明〕王在晉撰
清鈔本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八卷補漏居寓言
一卷

〔明〕顏季亨撰

明天啓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國朝武功紀勝序

斯編顏生所著述也上

昭

聖祖 聖宗之令德下顯

名臣各將忠忠獻事

必創造懸乎核實語不

必因襲要之振采洋洋

乎大觀也哉顏生肝腸

如雪意氣如雲胸中如

星辰之羅列筆下如風

雨也迅捷則又不盡乎

尊舊者轉庚子春讀禮

居家生持其鄉賦受業

師孫翰麟李南其是業

伯淇澳年丈書來執纆

予門拜甫畢生出已未

刻窓梳若干首精光射
人不可嚮邇予見而異
之極加稱賞知生能棄
簪與衮其尊人暨山翁
游燕市以予通家好時
相過從袖生所選經史
子集及手著序記題傳
命予刪正一展卷間如

河漢而無極也知生博
學兼工古文辭戊申秋
暨山翁捐館生遍祀三
茅九華諸名山為亡父
俸冥福歸舟道白下親
予予以問翁生涕淚盈
雨嗚咽不能對旁有客
備道其特疾時咬臂割

肉煮湯啖父刺血禱神
願以身代種種奇行人
之所難予聞之大爲傷
悼驚歎贈以詩文美焉
知生孝癸丑夏生以外
侮內訌糾喙無已避居
金陵明年喪子遂樂與
黃冠者游盡得中洲彭

道人接氣接命之秘楚
中張國手大藥小藥之
傳喜而告予云知生通
玄理庚申辛酉間生以
再至留都顧家宰鄰初
語予曰生神于太素
切壽夭貴賤徵往驗來
纖悉不爽晏給諫懷泉

亦稱生藥可起死回生
術能返老還少奇矣哉
技至此乎予亦謂所知
曰生文章可華國經濟
可匡時今爾有不及而
僅僅以方術救世且垂
能遍大矣吾望可若何
知生才高智圓大用大

效小用小效無所不可
雖然此尚不足以了生
也生名曰噪生跡日歛
歲聿云暮風雨淒其忽
來別承君聞之故生曰
管韓伯休逃名藥肆僞
爲兒女子所知輒弄藥
去小乎亦同是意今知

者衆矣不去何爲請以
詰朝它往但談道用藥
之餘

孔亟轉念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過龜集

我

國朝征討成案彙爲武功
通考世編以乞書師片

言弁其首予讀而歎曰
有是哉我

祖宗東攻西討南征北伐

舉無不克動輒全勝

覽昭然也事具在凡茲

文武邊臣皆按成法

則倣之書紳銘座以朝

翻暮閱左思右維則亦

何難

市生又可藉手以頌

今上之威武無外矣最憐

適予意者篇中獨于歷

歷死難忠臣閭揚殛

此又捐生軀報

國之本謀不獲見之身而

姑洗見之集者得予因

併述素所知生者以爲

序

天啓元年辛酉臘月旣望

金陵朱之蕃呵凍手書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

目錄

洪武九征

征巫寨案

征偽吳案

征胡元案

征梁王案

征洞蠻案

永樂三征

征藤峯案

征北虜案

宣德一征

征漢王案

正統三征

征北虜案

征閩寇案

景泰二征

征瓦剌案

天順二征

征偽漢案

征方陳案

征偽夏案

征沙漠案

征藤中案

征交趾案

征北虜案

征漢王案

征北虜案

征北虜案

征北虜案

征北虜案

征北虜案

征北虜案

征北虜案

征北虜案

征石曹案

成化六征

征套虜案

征流連案

征軍變案

弘治三征

征土魯番

征羣寇案

正德五征

征流賊案

征江盜案

征江彬案

嘉靖七征

征哈密案

征軍變案

征安南案

征海倭案

隆慶一征

征胡虜案

萬曆三征

征李來案

征廣蠻案

征建夷案

征土達案

征火篩案

征火篩案

征火篩案

征火篩案

征火篩案

征火篩案

征火篩案

征火篩案

征火篩案

征火篩案

征火篩案

征火篩案

征火篩案

征火篩案

征火篩案

征字初案

征字終案

征倭前案

征倭後案

征播始案

征播末案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目錄單

後附初滿屋萬言

征倭前案

征倭後案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一

延陵後學袁春臣類事十編著

征平黨案

慨自胡元入主中國。以夷亂華。天下大勢。幾于裂冠而毀。見矣。人心痛憤。似不可一朝居者。傳至順帝。即位日久。荒淫失德。災異屢見。邊境熾然。盜起有司。莫可誰何。至正辛卯。又聽邪臣賈魯之言。發河南北丁夫十七萬。開濬黃河。故道。民心益愁怨。思亂先有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開黃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隻眼。而徐嗣新黃之兵端自此起。是時顏則劉福通。新則壽輝。徐則芝麻李。寔為首。而合是方國珍。蘭之陳。處定。池之趙。普。騰。川之明。王。珍。與孟。律。毛。貴。道州周伯顏。汝南李武童。鄭。崔。德。山東田豐。沔州倪文俊。應時而起。有踵相持。然其有如。僞吳張士誠。稱最強。自是南北郡縣。多陷沒。羣雄割據。戰。爭。無。虛。日。四。方。塗。炭。民。不。聊。生。咸。願。真。天。子。出。矣。初。有。師。巫。彭。祖。以。妖。術。惑。人。兩。淮。間。僉。延。玉。左。君。弼。者。皆。其。座。下。將。彭。祖。既。為。元。兵。所。殺。妖。衆。解。散。弼。獨。結。黨。廬。州。以。青。祖。廷。玉。廷。玉。知。不。可。附。拒。却。之。借。摩。永。安。等。各。率。眾。泊。州。巢。湖。連。結。為。水。砦。以。捍。寇。登。看。尉。切。齒。統。兵。力。攻。永。安。等。與。賊。不。勝。為。所。窘。急。求。解。圍。意。欲。有。所。屬。會。我。

太祖從滁陽王鄧子真已定和陽就所歸儒生馮國用問計對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師僅弱不任兵請先拔之而定內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救生靈于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上悅之已決策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連廷玉等遣使納款求援願率舟師來附得報甚喜遂定渡江之計先是子真生濠之定遠素精積著至傾邑屬元李人恩亂詔言太興子與忽心動因大出聚裝椎牛酒結納豪勇歲壬辰羣盜翬起子與從里中少年孫德崖輩襲濠州據之上自壘壘奮使劍起濠為門者止以為間謀欲加害子與適遇行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諸置帳下俾長十夫日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與號勇善戰每出則上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子與日益愛敬語其妻張夫人以所附馬氏女為妻即高后也己徐之敗將彭早位處均用各以餘衆來德崖等納之早位頗有權畧子與與相善而德崖獨結好均用日事肉掠無遠志子與意輕之咸恨而合謀性于典乘偶出寨而縛之置子家上適從他部歸或言事已測宜匿止曰郭公吾生父也亟馳至家知其為德崖釋意以語早位早位怒曰我在誰敢負肉而公介面與儲至德崖棄械械出之則庸懦之矣已以元兵

圍濠。乃解營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時起義兵助元
攻濠者。大平也。攻不克。兵皆潰散。大率獨擁三萬衆屯
橫澗山。上以計取定遠。張家堡。隨至山。蔡命花雲等夜
襲破之。悉收其兵。攻下濠州。後彭越爭權。而關彭中流矢
死。越因併彭故部。專據濠州。而衛子與狼戾益甚。上
乃行金路。均用親信。使來聞說曰。公曾困彭城南。趙濠者
使郭公閉壁不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濠
詳且郭公易圖耳。其剽郭之在濠者。兵勢重可慮也。均思
乃縱子與。率其兵萬人入濠。而上所部已三萬餘。士
而整子與。大悅。已悉子與。此兵權使天子他將。歸
賂張夫人。語子與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均用。張公。長
沐公子而舍之。今舍之。吳託也。子與始悟。是後。生益有
力。每戰輒有功。甲午元兵圍六合。其師遣使求援。於是師
師東救之。與耿再成守瓦梁。元兵攻之。急。每日募攻。要
乘隙復去之。明且復完。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益衆。上
以計約之。乃歛兵入備。根。連婦女僭門。鼓手大罵。元兵
相視錯愕。張莫不敢逼。連列陣而出。牛首婦女居前。丁壯
翼之。徐引而去。遂還濠州。元兵大至。欲攻濠。上設伏。濠
側令再成伴走。誘之。濠伏發。城中數譟而出。元兵大敗。
濠城得完。會濠。子與衆諸將定策。上謂。守旅城。誠

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令計取。
難以力勝。向攻民寨。時得民兵三千。皆勇敢。可以繼。晉左
裨衣。青衣。伴爲元兵。腹背懸之以四索。馳載貨物。聲言廬
州兵。遣使者入和陽。賈。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
衣兵千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爲應。
絳衣兵即鼓行而趨。破之必矣。子與稱善。命張天祐。陽和
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再成將絳衣兵繼進。會
青衣兵就食他道。失期不至。絳衣兵見。過期不舉。大驚。
軍已入城。連率衆抵城下。守將悉閉城。以飛橋絕兵出。戰
再成不利。中流矢走。追兵趙三十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
兵還天祐兵始至。適與追兵遇。急擊之大敗。走追至小西
門。湯和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守將乘夜遁去。遂據城。再
成尚不知天祐入和陽。敗兵報至。自前衆已陷。役子與大
驚。復入報元兵至濠州。遣使求招降。子與益恐。時兵皆出
城守。備卑弱。上謀合濠三門兵。千。南門外使填寨。街市
呼元使者入。叱令。應行以見子與。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使
者。上謂兵出城虛。若殺其使。使疑怯。怯故殺之。以滅口。
是速其求也。不如縱使歸。揚以大言。使必畏。憚不敢進。子
與從之。時值未知和州已叛。命率數千人往收殘兵。仍窺
和陽。兵至。眾始知天祐等已破城。上乃入城。撫定。報子

以遂連合德和陽兵召諸將諭曰諸軍破和陽多殺掠民
間夫婦不相保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擄婦女當
悉遣還于是夫婦皆相攜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上既
德大兵謀斷出諸將右因定策渡江爲取金陵計益金陵
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濬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
據滁和以俟時尚不意巢湖有集舟師結水寨自保之水
軍將肯以舟楫助我乙未夏五月達使聞道來納款遂率
諸將以兵往取之永安等水將迎上登舟出湖口至桐
城聞君弼勾合池舟賊趙普勝及元將費子海牙大集樓
船分兵圍獲得濬和等砍蘆束葦縱火焚舟退兵解圍始
脫敵險取道小港而出苦水漲會大雨連旬水勢滔天諸
將遂得縱舟趨和陽六月朔晉師渡江北風順船艘齊發
舉帆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
三丈餘常遇春飛舸至上摩之應聲挺刃大呼一躍而
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拔采石併乘勝取太平受郡將吳
昇帥衆降用其計藉鄉兵選稅戶令居民蓄積悉輸入城
而太平以安張揚逼衛戒輯軍士皆惴然不敢動有一卒
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太平耆儒陶安等獻言方今四
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不在遠
徒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

殺以此應天順人而行平伐天下不足平矣衆曰金陵宜
取狀上厚遇之今預審議丙申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
輜重皆在北營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使
南北音問絕不通上使通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
趨之既合遇春別標輕舸以精兵橫衝敵舟分而爲二左
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海牙僅以身遁自是元師扼
江之勢衰矣因進取金陵諸軍水陸並進攻破陳兆先營
就擒復釋而用之降兵五百人皆脫甲悉置麾下多疑懼
上覺其意是夕令人宿衛環視櫓傍盡屏去舊人于外獨
留馮國用臥侍上解甲解履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時政金
陵五百人從國用先登陷陣陳兵將山直抵城下由公
誠有以感之也諸軍拔柁競進守臣福壽督兵力戰不能
支死之金陵遂定上稱吳國公謀攻鎮江欲將徐達而
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取下召軍政使定罪達
等頓首請死乃已已命達率諸將性攻元平章定定遁去
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明肅城中殆不知有兵云是後
先除偽漢次滅偽吳再定方陳已決計北伐至上即大
位爲洪武元年賜君弼書并歸其母于所守陳州乃始大
悔悟感泣數行下因納款出降以了巫黨一大公案
顏季亨曰自古國于天地無過揖讓征誅兩局竟一讓而

舜舜再讓而禹唐虞繼見可再不可三故湯放桀武王伐紂不得以仁易暴紂民水火漢高除秦滅項悉去殘苛約法三章與民更始無幾近之唐宗宋祖遐哉莫及獨我聖祖高皇帝常生值元季君淫臣橫逆理亂倫人生其間恰似驚風魚飛天下湖上不成世界孔子大聖人也春秋固有周天王在尚得寄空名爲共主且兢兢惟恐被髮左袵心欲管氏子之功高僥口噴噴稱誦不置况當夷虜入主之末洗平其痛憤深惡可勝道哉雖以堯舜生斯時亦不能戒戢征誅矣濟之臣義權擅威福邪術者倡亂羣盜如蠅毛而起劉劼公行焚燒奪擄財民失倚望莫能救濟會胡師分下各境臨濠州聲攻城而遠逃不遠惟是疎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繫首縛亂民上獻傳民以故恨刺骨焉然思亂我聖祖目擊時艱雖託身皇覺寺已憤然于貪官汚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之矣兵權既握能自己耶別胡虜之運不能百年豪傑之興必多憑藉如徐陽王瑛子興者識真龍子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爲非子而子非女而女帝有天下堅維之力然竟亦屢演子危享惟是初入濠鄉爲門者所害即旣入和陽矣爲孫德崖軍所執幸德崖亦見執于子興因遣大將軍徐達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乃始得脫虎口

亦險矣哉議者謂于與視帝如左右手極言委寄婿也子者恩德高厚超起尋常萬萬願物無兩大中道而祖三子然其北面其長者與張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死次子陷于賊死次子陷于賊死少者以失職爲不利成子與遠絕帝既登大位亦念非子興何以有今日雖追封王號建祠滁洲以中牢祀令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狀天有謂帝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衆數萬駐滁陽響聲不得志許然而和則能大振威武乃知蛟龍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爲人所制使漢祖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子興雖大有近于帝業而我聖祖當日即以其所自歸之滁陽奉立爲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兩漢具在奉以愚生隨見滁陽王墓植我聖祖恩固厚乃我聖祖所以自致于滁陽王者報亦不薄居恒從戰每出必力爲德崖轉子棄則趣彭早任出之又行金將趙均用親信使釋德崖保滁城懷進取和陽用虛聲却元兵設策竭謀無纖毫滲漏諸所報効視滁陽王所仰翼而覆庇之略相當時滁陽王固在帝絕無意盡統其兵蓋赤心爲王非自爲也但天命所在已屬意我聖祖父矣豈待子興既死然後乃移而之帝乎

詳謀命之也。孟子曰：天不弔，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游定遠則得義旅三千，取憤瀾山破義兵營，則得軍二萬，欲謀渡江，則水軍將歸以舟師，又親拔采石，下姑孰，入建康，疑騷卒有大業，實千定，則金陵始基之，此豈人力也耶？天也，且非獨此也。元至正辛卯，前劉基遊武林，汎西湖，縱酒博呼，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基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浙猶全盛，諸座客皆大駭，以爲狂，直至我聖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耶？」吾西溯言驗矣，故曰：天也。故謂人事所兆，罔關天命，則俞廷

九

速而我聖祖不得水軍，亦何所恃以爲藏江舟楫，即進取金陵也。金能爲是都，勝地險限長江，不失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又何能所向必克以上取荆楚，下定三吳，吳漢並稱，助敵幸先後屢戰，次第以制其死，命始得東平，閩粵西抵潼關，南下滇黔，北收齊魯，遂至八春，直抵以極千海，使百年胡虜之腥膻蕩滌無餘，掃除殆盡，不然者，左方牽制緩急失著，而欲以成功，難矣。然則君獨之敢登臂爭車爲我，以驅廷王，使我王師用兵自此起者，不獨南北薰并之基，蓋于此創始，抑亦美夏乘除之氣運，一大關頭也。故特拈出，巫黨一征，別居戰功之首，以不忘所自焉。此亦愚生管窺之獨見，從來無人及之，未識有當于聖武否，敢以質之高明。

征僞漢素

僞漢從陳友諒擅稱漢帝建都江州故以爲號云友諒河陽漢家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起兵慨然往從之自稱平章壬辰春壽輝陷漢陽諸郡又陷安陸守臣丑鹽戰敗攻陽陽推官俞祖述領民兵捍禦不能支城陷被執誘之降祖述罵不暇壽輝支解之破江州總管李輔亦戰死掠徽州遂犯昱嶺闕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衆知樊執敬遠上馬率衆出迎戰中途遇賊乃奮刀力砍中鎗而歿元遣江浙平章教化援江南博霄定計謂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款不戰爲備宜急攻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因拔劍顧諸將令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擄霄慶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侍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已徽州亦次第以平初壽輝將趙普勝周顯等陷江州時乘勝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元江西行省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趙顯陵克之擒馳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復池州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復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自振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又授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草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敬來死且盡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王臺室乃蘇羅拜饋

食星吉片之踰七日乃自力而起非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丁酉秋我

太祖命常遇春等自銅陵遠取池州舟師抵城下攻破北門遂入城既而僞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以戰艦百餘艘來迎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戊戌正月友諒攻安慶先是守臣余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所用不過民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歿死而不可奪至是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拒之俄而饒寇攻西

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奮死爭擊敵兵大敗志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敵將趙普勝等更換軍東西南三門四面環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鎗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刎墮清水塔中死妻蔣氏辛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歿嗟乎闕死千君而能使妻妾子夫子女忠孝貞節卒于一門較之晉十壺似過於敵闕眞人豪也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驚哭盡以身代闕闕雖衣衾而出嘗歎矢石

交下士以盾蔽關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敵我為故人
爭用命稍暇即註朋易事諸生講郡學會議立軍士門外
以雞使知事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提關入朝以
國步危嚴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之矣關既破賊盡
之求尸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同事死臣有韓建焉賊
不屈一家被害居民皆不從賊焚歟者以千計四月友諒
遣趙普勝范開我池州守將趙忠戰死已亥二月友諒攻
信州元伯顏不花的斤自衛往援普以被賊自許敗走其
兵斬獲無算賊攻城益急遣人說降的斤叱斬之由是日
夜屢戰城陷矢盡而賊亦棄城會食於前營無恙賊軍
風靡在趙忠將以會尋城破時尸戰死友諒又遣普勝寇
太平陳允同等率兵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八月徐達等
攻安慶擊敗守將普勝兵遇鄧泰領兵至沙河迎戰追至
潛山界克之禽走玉璣千餘人安慶終不下上許普勝
雖勇而寡謀友諒往主以令舉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
以離之一夫力耳會普勝有客通數術嘗為普勝畫策普
勝草為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聞之又置書與客故
謀投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達果歸于是厚待客
客殊過望頓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為乃重以金幣資
客潛往友諒所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兒友諒使者報

自言其功悻悻有過已友諒由是忌之又置書與普勝
我及是憤潛山之敗聲欲殺普勝許以會軍期自至登
慶園之普勝不虞友諒圖已聞其至具機半通于陳洪登
舟見友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十二月普勝以友諒破
隆兵欲徙鄆之友諒忌其求不利已沮之普勝不聽引兵
發漢陽南下江州文諒伴出迎伏兵城內俟普勝入即閉
城伏發盡殺其左右將士屠普勝江州先自稱王置官屬
征伐諒嘗不謀普勝部制于夏達等按安慶宋舉友
諒感兵來援立謀和且犯池命通春以兵來助使使語
通春諒且至則殺之於山下而普勝後有遺書通春
許以應將守城通春信之通春明日發兵進攻城破
中伐鼓大噪伏盡普勝且四春數所應之殺首萬餘級生
獲三千人通春曰此勳敵也至我為後害達不肯以敵聞
上報使者天下敵方始易殺普勝是達阻之也而通春
則以夜悅其十之九上不憚命悉殺其三百人歸友諒
而曰此吾不一將之親也自是徐達專為大將友諒及入
寇圍太平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人結陣迎戰三日如昨
許瑄部將朱文遇甘泉之賊不得入乃引巨舟乘浪泊家
下令士卒緣舟尾攀援上城中乏食雲主罵德不能戰賊
遂陷敗雲怒罵罵賊放縛吾主必滅爾爾罵

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拳手者，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倖雲有縛，翼舟櫓業射雲，至必罵不輟，妻邵氏生一子甫三歲，抱屬侍兒孫氏曰：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即赴水死。孫氏收卹尸，并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軍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替母屬漁家，鞠之，賊敗復脫身竊兒去，夜走陸水，附江濤，浮水入蘆渚中，採蓮實啜，兒凡七日不食，有雷公者引達于上，所抱兒泣拜，上亦泣，寬兒于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求物，忽不見，追之失所在。時皆神其事，異哉。花雲夫婦死節，孫氏應神存報真千載奇跡殊跡也。死固不易生者尤難。

友諒既陷太平，急謀僭稱，使人投膏燭，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舳舻次行，禮值大雨，毫無儀節，乃偕大號，聲言東下，軍勢張甚，建康震動，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恒擾不決，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請奔據之，或欲背城借一，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上爲起入內，趣召基，基言：「先斬主降謀，及奔鍾山者。」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失誘之深入，而伏兵微取之故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欵及奔何也。上于是定策破友諒，時友諒遣人約僞吳夾攻，有議先復太平以圖牽制者，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深壘」

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我，猝難敵也。有勸上自將擊之者，上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緩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吾有一計，足以破之。」召康茂才謂曰：「友諒來爲寇，吾欲招之，速來汝與有舊，宜作書遣使，僞降約爲內應，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諾。遂遣老關舊實事友諒者，實書往將行。上謀之李善長，善長以寇東爲憂，何反誘至上。言友諒躁而果，雖與士誠約不能久，待若果早來，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不者，二虜相合，吾兩面受敵，其何能支。善長稱善，聞者衆。小舸運至友諒軍中，友諒得書甚喜，問知康公見守江東橋，又知是木橋也，遣還語康公，以呼老康爲號，聞者急歸具以告。上曰：「虜落吾教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霄治之。及旦而橋成，即命馮勝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伏石灰山側，徐達等千門外，楊瑄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辛舟師出龍江關外。上抱大軍于廬龍山，令持幟者懷黃幟于山之左，懷赤幟于山之右，戒曰：「寇至，舉幟伏兵皆起。」各處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瑄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

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遂引退出大江運以舟衝江東擒見簪甘銀石愕然運呼老康老康無有應者始知閩省之謀隨遣視督中將馬殿旗四散落落益大驚駭曰老康給我即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 上衣茸巾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眾欲戰 上言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眾其信忽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誠舉下令拔柵諸軍就前拔友諒摩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檝果勝過秦伏兵起達兵亦至德勝虎舟師交集內外合擊友諒軍被靡不能支遂大敗趨舟伍潮退舟膠淺士卒多殺溺死生擒千五人其將張志雄等皆降獲巨艦數百艘及戰船數百友諒棄別廟脫走 上得其才所遺書千其乘舟臥床下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士雄原趙普勝部將以殺普勝故怨友諒故龍江之戰無固志既降因獻計取安慶謂友諒東下并安慶之兵以行今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乃遣諸將追及慈湖縱火焚其舟賊大潰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就之偽漢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旗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收殘兵遁去還復太平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友諒傾國入寇 上命大將出兵揚信州率制先遣葛俊帥兵往道過衢州王愷止俊

乘驛急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既傾圍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軍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設若初敗非獨廣信不下吾衝先將擊矣大海乃親率兵攻信州克之秋七月故徐壽輝將干光余椿擊走偽漢將辛同知取饒州以其城來附僑濱鄱陽潮友諒數遣舟師攻擾守將鄧愈與尤等運營以拒之屢殲其衆辛丑六月偽漢將李明道寇廣信守將胡德勝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父大海彼兵至乃引兵出城夾擊擒明道及王溪二 上釋之仍授以官因得友諒虛實命爲鄒等以取江西建昌守將王潭漢之兄也命漢三招潭使歸附八月 上怒友諒悖逆犯我邊疆殲我名將又聞其妹至兼殺普勝復將士離心不樂爲用決意伐之親會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颶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隨命俞通海等潛以精兵揚其水寨敵不及支遂大破之乃攻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傾其果穴彼必遁江州下此城焉往 上從之遂率師而上長驅遇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師徑抵江州距城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妻子吳夜奔武昌馮勝攻其城基授之方畧以一赫屢封日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

日中晏而黑雲漸薄同與青雲接者賊歸也師牧其地擊之可遠擒也據啓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前言遂率而破賊取其城旋師攻安慶下之傳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勇略盡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起兵常爲軍鋒冠李敗歸明王珍又不註用及從友諒終忽忽無所展至是王師攻江州遂以象降友諒之僞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基從後就所坐胡床上下悟而許賜書慰諭之示以降將張志雄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州功蹟茂著並肩厚賞等語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康泰詣九江降上命取撫州鄧愈駐兵贛州守臣譚克明許以其地請降欲後師款我愈察其非誠捲甲下趨比且入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度不能脫傷以其印詣降復逃歸新淦仍收舊部曲大肆劫掠後懼不自安乘小舟至龍興城下覬視可否爲去就事覺被執回送建康上既定洪都經度移城懼鄧愈留守降將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于市夾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變旋師討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上得報喜曰南昌襟江帶湖控制荆楚乃楚之重鎮吳西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一臂矣況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重臣莫能治命朱文止

等鎮之復取吉安癸卯四月上問基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劉生謂士誠難圖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對曰士誠自守虜陳氏據上游籍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又蕙崇之取陳氏士誠則衆中物矣上亦謂友諒志驕而輕士誠器小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援是我疲于二寇也遂決策伐陳氏會友諒憤其疆域日促乃作大戰艦高與城等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圍而來自將駐南昌爲必勝計乘江漲直抵城用雲梯百道進攻宵旦無間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令鄧愈保撫州最爲要衝撫城被攻環三十餘文愈有諸將死戰且戰且勝城復元愈事夜不解曉者三月友諒盡力擊之術而城中備無隨方應之殺傷甚衆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趙德勝開門出戰其傷將金指揮撫戈直前獲勝弓一發應弦而倒友諒復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以所獲守將趙天麟劉齊等殉城下文正等不爲勦德勝尋城至東門敵發弩張弩中者皆前深入六七寸即拔出拊髀歎曰命也如何大丈夫死即死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垂名竹帛耳德勝性剛直沉著嚴下嚴肅一號令之如旗幟俱爲改色且隨機應變料敵如神臨陣直前奮身不顧動與古名將合既死南昌圍不解援兵豪傑內外阻絕

文正許道軍士號捨命王者諸敵營約日出降後其攻及期不至轉于城下殺之先命張子明取東吳小瀟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告急上問友諒兵勢對曰兵雖盛而戰鬪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用師又乏糧若援兵至可必破矣命歸臨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子明還至湖城被執友諒強官之令徇城給降于明伴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今諸公堅守大軍且至賊怒即橫欄刺友共圍八十五日

上謂諸將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非計也命釋圍歸整舟師以解豫章之難七月丁亥遂與友諒戰于鄱陽湖遂先將將薄其前宋樸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大捷之更追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際上謂左右即不利奈彼乘勝何既而日得之矣嘗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友諒驍將張定邊等出死力奮擊上屢瀕于危所乘舟偶膠淺涉賊攻益急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死遂服上冠冕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時大戰五日諸賊死者三十六人丁普郎被十創歿首已墮猶執刀立船頭若戰鬪狀得遇春射定邊中之正復力戰以脫後友諒以巨艦連鎖爲陣旌旗櫓檣望之如山我軍與

戰苦舟小怯于仰攻往往退縮上親旌旗四麾右師少却命斷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郭興侍側以爲非火攻不可遂命遇春等調漁舟載荻置火藥其中至哺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敵舟數十里烟焰障天湖水盡赤獲友仁友貴時通海等棹六舟深入敵水寨應戰久之不獲見意舟已陷沒頃間飄颻繞出敵舟傷我師見之大喜躍呼營前聲振山海大敗敵賊移舟於水寨道云退保盤山我軍先據墨子口及橫截友竄退敵歸路相待三日

上以書遣友諒書稱公犯江州吾不以爲嫌生還停將欲與公爲鄰乃失此許先與我戰我今舉龍兵十一郡應我我又不思悔復起兵端用洪都兩敗康山殺弟姪殘兵將損數萬之命竟無尺寸功皆所自致即使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危却帶名而待真主不則喪家滅姓悔晚矣不報通漢計湖有幾舟輕膠勢難迴旋盡移兵入江樓上游彼舟若入即成擒耳基亦密請移軍扼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先是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曰難星退可更舟上悟更之坐未半兩舊舟已爲敵砲擊破矣上微服基妹某匿是如其言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初無別出奇兵絕餉道江無北岸置火舟夾我中流成嚴以候敵舟不敢

出糧且盡計益窘。月死突出繞下流欲通諸軍衝擊之。追奔數十里力戰。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子理奔武昌。上嘗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役。使友諒乘我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我退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計不出此。而困南昌。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群雄割據。惟友諒勢強大。號巨敵。既死。天下不難定矣。九月復親征陳。理于武昌立柵圍四門。江中臨爲長寨。絕其出入。命遇春等曰。彼猶脈脈處。李中欲出。無由。父當自服。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賊不下也。自還建康。甲辰。武昌。武昌圍父。上親視師督攻城。果病。有高冠山下。敵城中問諸將誰能率此傳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中一矢。洞脇。不爲沮。時僞漢陳同舍驍使善樂馳入帳中。上方坐胡床。疾呼郭四。乃吾殺賊。莫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陳理暈。李卿壁肉袒詣軍門降。上憐之。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妻子資裝。今理自取。封爲歸德侯。句容儒士戎簡謁見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師老財匱。爲力實多。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敗我。豈不知乘勝殲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斷故縱之。使偏師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喘息不

暇。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智勇。所得不既多乎。簡深歎服。它日謂諸將曰。鄱陽之勝。當時戰將亦有勦我逆之下流。而以全師蹙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爲奇謀。不意我簡亦能言之。因念鄱陽死事之臣。效忠致死。痛苦刻骨。爲立廟康郎山。今有司以時致祭。冬十月。僞漢將熊天瑞尚竊據贛州。命遇春討之。遣使謂曰。天瑞困處孤城。猶能禽竄。豈能逢逆。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以保全生民爲心。後果以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自是相國李善長等。以功德日隆。屢表勸進。率大小諸臣。擇吉奉即吳王位。上曰。前立太子。奉養孝老。一也。聖祖高皇帝並驅中原者。不可勝數。若所稱號。勇絕倫。地偏勢抗。爲我腹心肘腋之患。友諒而外。指不可多屈。要之友諒非我。聖祖敵也。姑論其大者。拒王徐壽輝之徒。都伏兵迎之。先悉斬其左右將士。隨即秋之。江州則設身處地。何能以自創之。滁陽奉立郭子興。爲王帥。直待天命。終人心擁戴。乃始以身代統。其兵安慶。南北屏蔽。守難其入。有一趙普勝。不能容憤。其潛山之賊。伴示刻期會軍。使迎至舟而執殺之。則命將出師。何能聽中山關平輩各奏膚功。至以洪都之役。康泰復叛。鄆愈數續。以情來歸。而弗

之罪嗚呼度量相越不啻天壤懸絕矣且我聖祖在金陵豈友諒所能倖圖正宜度德量力請以合從共事乃先自相爲仇攻戰至無虛日若河南形勝要地韓林兒劉福通諸人皆非戡定才也顧不能進取襄鄆以窺中原業已失策及欲東下金陵無寧可乘則擁衆遠涉江湖以自取敗至我聖祖出援安豐金陵可乘矣又老師南昌而不能鴻根本之虛難大意有在未可以力爭也善用兵者固如是乎况其衆小多驕性躁善動酌之而易竭注之而易盈後一太平遂稱尊號且以受命大禮亦就少華行之殊無優節視我聖祖徵召學正朱升咨訪時政升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孤即大悅其言命預帷帳密議者又何如哉天之亡漢不待決戰彭蠡時已無愚智皆知之矣雖然友諒勇悍雄果當時稱爲小項羽夫項羽拔山蓋世或未能逮及之而僅迅狡猾出沒飄忽通大困氣不餒遺屢蹟勢復振即龍江敗歸還襲安慶九江挫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人是皆以敗歸之後旬日之間而能陷城却敵蓋深通兵法不阻不撓故能開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使我聖祖當日不先攻友諒則漢亦何至于亡即攻友諒矣而士誠不坐守吳會能出一旅以擾金陵則漢亦何至于隸亡何者聖祖明知

一攻士誠始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微伐吳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而又添料鄱陽之戰舉事既早則士誠有虞心且棄之遠圖矣不能越吳中一步以爲之援也然我聖祖熟思審計局管項刻忘備吳哉鄱陽始捷亟命徐達歸牛走康友諒既殲諸將勦之西處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衆舉以東吳之乘虛爲慮耳但英雄駕馭之術不欲以機事告人而區區戎簡草鳥足以知之抑漢之滅亡諸者皆謂劉基功最多曰友諒傾國寇金廬基請先斥納欵及奔鍾山議然後誘敵深入計以伏兵徵取之師攻友諒皖城不下基請勿以蕞爾地令財匱師耗宜急薄江州以破其膽又授馮勝方魯使之攻城語以青黑雲相接尾而擊之賊自破果如所言計攻吳漢緩急則具言先宜攻漢且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一無失策嗟乎此皆人所共曉也而孰知我聖祖之無言不納殆不止劉基一人者是時聞有張中號鐵冠道人其於破友諒籌策動稱神絕王師下豫章鄧愈因薦中召至問曰吾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乎中曰未也且多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歟姓亦爲灰燼僅一殿存耳及康泰及言皆奇中友諒圍豫章帝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是月日官箕魯差一日

在丙戌解去後我師舉兵伐之召中問焉中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時中亦在師中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郎山被圍勢甚危食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友諒中飛矢歿降其眾數萬他所占驍往往類此嗟乎此孰非天生斯軍以贊助我聖祖使得成滅漢之功者乎漢既滅取天下如反掌耳信天授非人力也

征僞吳案

僞吳孫張士誠據有吳地擅稱吳王故名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人也元至正間爲鹽場綱司牙儉與弟士德士信俱以公鹽夾帶私鹽因爲奸利資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於已夏因亂聚衆舉兵謀陷高郵值守臣李齊出守覽壯潮會數賊呼噪乘間入掠城中守將遁走士誠即入據之李齊聞變還趣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王國號周建元天祐元遣使詔諭給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詔使趣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叱齊令跪齊不屈大罵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拖碎其膝而割之吳午秋又攻揚州官軍屢敗元命丞相脫脫不花大軍討之攻城善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脫脫不花師大潰散賊勢遂熾自是士誠遣士德渡海攻陷吳淞諸路建都姑蘇地廣兵強遂爲勦敵戰爭始于此我太祖下鎮江時尙常州之奔牛呂城有黃包軍首陳保二以衆降至丙申復叛降于士誠上以書通好不報尋燒舟師寇鎮徐達等敗之于龍潭上諭達曰張士誠起于負販譸詐多端今年冠犯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昆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于是達率衆追奔以所請益師三萬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墨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士德

勇冠軍且牧而善關使其勝勢不可奪去城十八里爲三
類以待而別選鐵騎馬德骨王均用將爲奇兵躬親督師
與戰鋒旣交均用鐵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獲馬蹶
墮遂大破其軍殺酋以萬計蓋士德素無有謀助士誠
陷諸郡力爲多旣破擒士誠氣稍沮乃進聞常州終不得
下上乃放李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虎降失陳保
二老師旅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
不者三尺不放貸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四營兵爲
二以相救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破之凡五閱月而常
州下丁酉命耿炳文等率兵數萬與戰敗擒吳將趙野虎
克其城分兵據要害設險具爲守禦命張鑑率兵攻熱興
克之命吳良等率兵取江陰士誠兵據泰望山以拒我師
會大風雨其兵遇攻奔潰我師遂據其山翌日從城西門
攻入即擄良守其地良嘗夜宿城樓枕戈待旦彼江城與
姑蘇密通相去僅百餘里控扼長江實當東南翼衝亡何
復命其弟吳楨增兵協鎮之効力設備軍容甚張是時偏
吳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
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扼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咽
喉地得長興則士城步騎不敢出廣德寬宣欲得江陰則
士誠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焦二邑旣爲我有耿吳二師

統精兵固守之士誠使快路絕乃又兵據江陰之馬駝渡
以不忘窺伺因命常遇春等兵艦截江攻之遂克戊戌二
月命廖永安秦世傑等討士誠江陰石牌海寇其帥崇瑞
整兵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戰安永安大怒擊敗之擒
崇瑞又命李文忠兵取嚴州時城新下壁壘未固而士誠
來爭挾苗獠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文忠以輕兵出奇從
陸逆擊大破之擒其首標之檜放之中涼水兵見而夜遁
遂克諸暨四月士誠兵寇常州守將湯和等力戰却之擒
其卒三百人六月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破之福山港又
破其兵于通州狼山獲戰艦而還九月尤鈺帥右壘楊晃
者爲士誠所總魁是江淮既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爲諸兵
可用遂自河廣招至景破僞吳歷陞至前官然苗性貪殘
好殺所進抄掠屠殺慘不忍言士誠爲所窘謀降于元願
就招撫旣降欲圖之而元江浙丞相達識帖木兒亦厭克
者驕橫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完者兵敗自殺
完者旣死士誠益無所憚浙西多爲所據上命徐達率
師攻宜興久不下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
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
乏破之必矣遂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拔之已亥
正月士誠遣呂珍率兵圍我諸暨堰水灌城胡大海來援

奪糧水灌珍軍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鄰事王愷以賊狡難信擊之便大海謂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縲而擊之不武遂縱使去人大服其威信二月士誠兵寇江陰陳鐘蔽江僞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頃之敵陣于江壩良命弟祖整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蹊之擒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且分兵欲攻我東門遣將馳擊之殺溺死者甚衆敵大敗宵遁亡何寇侵常州良復遣兵間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狼狽奔氣倉皇旋軍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焦烽火無警上東下婺州命胡大海守之諭以寧越爲浙東重地朱伯顏不花在此衛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州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通宜共常遇春同心協力疎開取之此三人皆勁敵不可忽也夏四月徐達等擊破趙勝柵江營進復池州府上親征浙東方安趙賊剽劫聞捷大喜八月僞吳遣李伯昇寇長興水陸十餘萬並進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嬰城固守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上遣遇春往援敵棄營遁俘斬其後軍五千人壬寅春金華苗將劉鑑等作亂守將胡大海中將吳鐵鍾膠仆地郎中

王愷義不屈併其子寅皆被殺慘史章誠亦死之處州苗軍李祐之賀仁德刺院判耿再成中頸死孫炎被執賜降不從罵賊不絕口與知府王進皆死之文忠遣將兩處馳救賊懼掠子女降千士誠士誠聞浙東亂乘隙調呂珍圍諸暨文忠以嚴州兵少與部下議曰兵貴虛聲張榜于賊境許示邵榮徐達各領軍五萬分出江右徽州合兵赴日進勦賊兵見榜具以告珍欲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朗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鑼鼓砲銃聲振天地二鼓出城賊營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橫屍野尸甲不還刃受再興以諸暨叛挾士誠寇東陽文忠率統卒擊破之再興敗走爲桀新城蓋文忠以及側郡處兩叛聞又與張瑄接壤而諸兵繕甲屹不可屈人服其勇甲辰三月僞漢已平上與基密謀取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八月士誠使弟士信奪麗達識帖睦兒位代爲江浙丞相逼取符印普花帖木兒封重庫中曰我印不可得又脇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妻訣仰藥死帖睦兒聞之曰大夫且歿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十月遣僞丞相士信寇長興盛兵圍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合

軍敗之士信走還自是士氣不振復圖長壽炳文卒
長興凡十年城血戰半倖無虞乙巳二月僞吳將李伯
昇悉兵二十萬圍諸暨新城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
守將德濟謂賊勢盛少時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
城當復有矣將在謀不在衆八十之謂玄破八十萬之符
堅庸非衆乎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莫若與戰死中未
生正在今日何避爲遂督師而敵之曰彼衆而還我寡而
擊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陽若也勉之我亦豈敢
愛生以後三軍戰既合即橫擊機發引鐵騎數十乘高馳
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草薶賊衆相蹂
躪衆軍乘之城中守將亦譟噪而出呼聲震動天地莫不
以一當百斬首數萬級血流野溪水盡赤委棄輜蓄鎗
仗勢衆實恨彌亘山丘數十里衆之數日不盡伯昇僅以
身免士誠自此佩奪勢喪正悉委政士信士信惟快酒也
用詔倭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國時有市語十七
字曰丞相做事專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西風蓋
指金陵在吳之西也上欲先取兩淮乃親閱武將士論
以刀不素持必致血指丹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
而欲攻賊未有不敗者因立賞例有差三月湯和等帥師
擊江西湖盜賊大膽斬之仍命回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

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艮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
聯絡爲東淮保障十月命達等規取淮東帥馬步舟師並
進首克淮安進攻泰州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
以疑我師上諭達曰寇兵初至茫無繫港不度其觀望今
猶豫不敢沂上流其計顯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未
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達
等又遣廖永忠上悉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焉勝
節制而以達還軍泰州丙午正月僞吳舟師數百艘出馬
駛沙所大江復侵鎮江江陰守將嚴兵以待上親帥水
陸軍討之至界寇已遁去追至至千門寇乘潮逆拒首克
國橋馬步圍圍城未克上命
相失良等縱兵擊破之三月達等併力克高郵請以孫
興祖守海安興祖練兵爲備併攻通州僞吳淮安守將梅
思祖獻所部四州降上覽地形圖見錄子南爲興化要
地寇兵所出之路今絕其歸遂進兵有興化上以濠州
係家鄉不可以有國無家命韓政攻取之僞吳守將李濟
拒守甚堅政督衆兵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支
乃降八月淮南悉平上與諸將相謀討士誠李善長
以士誠兵尚強且饒蓄積宜少緩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
苛其大將李伯昇呂珍董積子女玉帛且夕人耳用事者
責蔡葉三衆軍曰而書生易與也呂奉誠德以大兵壓之

當自潰 上大悅遂帥師二十萬馮于龍江進達等論以
毋南掠毋殺戮毋營丘壘毋毀廬舍入戶之曰克敵者必
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士誠能以吳師命必
全之吾聞其母吳昌門之外姓毋拔而劉牧也時副將遇
春以逐吳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欲運揚平江
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驤勝原明等並屬糧糈相
為手足今賊分其衆駐吳與錢塘以自輔士誠苟至窮蹙
天驤輩懼俱免必併力救之若我須兵堅城則援兵四合
難以取勝是不更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莫若各分其勢
務使疲者奔奔疲者奔奔疲者奔奔疲者奔奔疲者奔奔
舟師出太湖過薄湖州之昆山與士誠兵水陸奮戰飛車
戰艦高與城雉時偽丞相士信掃境內兵衆搜括舊館
雇我師之背遇春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嚴敵
背且填壘海港絕其歸路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
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千島鎮士信曉其五太子
及呂珍朱遠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五太子勇士誠養子
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退皆善戰士誠倚重之至
是皆降大為喪氣遂以珍等殉湖州城下城中大震伯昇
天驤舉城降幸雲龍 文忠嘉興文忠德水陸師
下浙江取桐廬新城富陽 一不 將謝昇

典于謝五等全城歸順杭州潘原明聞之懷違方吳納款
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遠納降得無以緩師恩我吳謝曰
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鼓舞而慶有主
自不能緩非敢緩也文忠引入臥內與歡飲餘晷入城次
第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庫籍軍馬驛糧併執苗將將英劉
漢出降文忠營于履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
卒丁借民釜立磔以殉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軍事
又得兵三萬 上以原明降民不受鋒鏑仍授以官命
賜大海像刺英震心血祭之達等悉兵薄平江營對門遣
將管岳等聞聲分門而軍四面齊夾圍架木塔與城中將
將等別築臺主層曰敵樓下城中懸弓弩火
銃于上又設裏陽隊以擊之敵者物無不糜碎賊風着人
皆死城中震恐士誠屢出兵挑戰皆忽忽許無所出時軍
東門者指揮茅成也率先奮擊左脇中矢死會進海分兵
取太倉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滿道昆山及崇明嘉定松江
聞風皆降轉戰至滅渡橋中流矢創甚進京師以 上問
疾之明日以丁未春大軍圍姑蘇久不下達使使詣達康
諸事 上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
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遏絕亂事消弭群孽今軍事事重命
將軍之忠吾甚嘉焉然將在外君不御也自後軍中緩急將

軍便宜行之勿以聞平江城堅難卒拔其天祐時爲士誠
守無錫更相厚誦其將楊茂著泗數從水中爲偵達獲茂
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兵
戰馬驚墮水與入城計益著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急達
客諸士誠獻計曰公知天數乎營頂羽鳴叱咤百戰百
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
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如處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
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
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安不忘危苦心勞
志收召豪傑天下可爲何公之子弟親戚羅列中外美參

公之地譬如傳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
慮振疑莫失其弟士信據幕城上歸銀椅進秋桃猶未及
嘗而飛礮已碎其首矣士誠氣益奪然城中多作嚴隊
以擊我師多所中傷達令軍中麻木若屋狀承以竹芭軍
伏其下戰以攻城稍幸無害至是達知城中困乃勵士鼓
而破封門遇春亦破關門新寨李衆渡橋達薄城下樞密
唐傑等皆降達大潰士誠收其餘兵三萬奔戰復潰歸
今閩門堅壁縱火盡焚士誠獨坐室中距戶自歸父乃驚
懼送達度王欲全士誠而竟以猛死達之將破城也與
達春約曰師入吾營而達公營而右將士以子一牌曰旌
民勝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
有兵食糗互市如故稍相答曰奈何哉久抗王師達乃遂
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于戟門即以是年冬復相圍李
善長等之請頒戊申曆擇吉集春即皇帝位
顏季亨曰功臣傳謂吳不亡于徐常諸將合圍之時而亡
于耿吳二臣甚守之日固也乃生則更謂吳不亡于姑蘇
獨困之無援而亡于荆楚將亡之不救非心不欲救亦勢
不能救耳何以故蓋我聖祖取天下誠欲殫殫羣雄而
顛倒之但西有漢東有吳立國境壤相連設令謀通兵結
豈不大費征討聖祖妙識其先欲剪漢之羽翼故遣耿

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以敵吳二臣者不孤所託謀足以制敵勇足以警敵孤城血戰于狼籍萬竄之強者數年使軍民安枕邊境帖然吳人一跡不敢西向然後得有事江漢大軍屢出可無東顧之虞不然者東藩稍有擾亂何能以虞陽漢而蹙之是敵吳者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則唇亡而齒自寒輔失而車誰附于焉披堅執銳併力向吳吳如釜魚又如籠鳥何所假息以延旦莫吳之亡也日可蹶已是滅漢者又所以滅吳也此我聖祖之神筭也雖然今士誠我自安虜與其弟若臣輩不效燕雀之處堂當我師伐虜時猶有欲救之心即處不能救之勢亦庶幾盡出矣盛之師分諸軍而三一軍守姑蘇一軍援金陵潛以一軍從間道揚旌直下鄱陽即不必其克有濟也稍稍一為牽制我師必分軍以禦之則漢必不亡且我師度吳之往援也亦必不遲伐漢若舍漢不伐而先攻士誠則袁粲又必傾國以救之矣吳亦何至坐困以亡故曰吳不亡于姑蘇獨困之無援而亡于荆楚將亡之不救信然哉信然哉

征方陳案

按台之方國珍與閩中陳友定雖託名元臣實為元賊蓋不能自舉義登計故假元名號權力以糾眾耳二入者才相埒皆得窮愁數郡殊無達國我太祖既克漢吳此輩皆癘疥疾故能以偏師定之雖然使非聖武布昭諸將宣力以討不庭則其狡諂僥倖即不能縱橫中原豈難為一尉陀哉至正壬辰元兵屢討國珍不克令泰不花招諭之國珍降亡何復劫其黨入海不華發兵扼滬汪達義士王大用往喻國珍拘留不遣笑入海關港復馬鞍諸酋不華語眾曰吾以書生居顯要今海賊虜及覆不能對國筆何顏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之靈不則吾以死報國國珍懼使陳仲達偽降不華吳舟張受降旗乘潮下垂與國珍逼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斬之前縛賊船格殺數人賊羣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瞋目叱之羣乃殺賊賊攢槳刺之中頸死猶僵立不仆投其尸海中歲癸巳國珍反海上省憲舉劉基為行省都事國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基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充入國珍怒謂基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竟授國珍官國珍仍不肯受命擁船千艘

據海道阻絕糧餉遂橫莫能制元遣將軍兵討之被執復要詔命元更授爲海道漕運萬戶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募廉之不問國珍仍叛遂據溫台慶元三郡越六載已亥三月表師克金華上遣使招諭國珍聚衆而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杰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吳東有漢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入貨次子關上曰質所自來爲無信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吾焉用貨乃厚賜關而遣之十二月元以中原亂江南漕運不至燕京大窘之遣使徵張士誠糧自海道運入京仍別詔方國珍具舟士誠恐國珍取其糧國珍又恐士誠制其舟以襲已各不奉詔庚子秋上遣平戶王時寶白金往國珍附塔海舟至燕都察元朝動靜時國珍既獻三郡不欲奉正朔上累遣使詰之答曰初獻郡嘗請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不至今若奉正朔實慮吳漢來攻援若不至則危矣姑以至正爲名使亦無名罪我况爲元朝首亂元亦惡之上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候我克平江彼雖欲奉正朔遲矣辛丑春上遣諭國珍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言言釋也宜深

思國珍始懼懼遣人謝過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乙巳我師克溫之樂清擒國珍械送建康命戍常州同時陳友定據福建諸郡數遣兵擾邊我處州守將胡琛討之戰敗其將賴元帥于浦城之南進克崇安建陽又擊定寧守將阮德柔之兵于錦江破其寨樞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蹶爲友諒所執不屈被殺先是日中有黑子劉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琛果以馬蹶戰敗死丙午元以友定敗胡琛令爲福建行省友定益跋扈遂有全據八閩之志發兵取諸郡聲勢甚張風聞者無不稽首獻城邑使至漳州守臣羅良獨不下款曰賊遣人爲平乃以書責其悻逆友定得書大怒益發兵攻漳州圍其城良誓死平諭旬月部下有叛者延賊入門城遂陷良死之友定遂據漳州自是益奢縱百役繁興以漳州地勢完固乃遣人鑿山以洩其氣民始不堪命丁未國珍猶據溫台慶元三郡未下遣湯和督兵討之國珍初降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書獻謁我虛實爲叛服計又非適贖庫帖木兒南交陳友諒圖爲犄角上深知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屢以書詰責且徵其貢糧不報故有此討兵至慶元國珍懼遁入海島國琛引舟師乘潮夜走追擊敗之大獲其戰艦入馬輜重而

還復命朱亮祖討于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榮以城降
進向台州國珍出兵拒擊敗之遂攻城國珍棄城拒守
士卒無鬪志往往逃潰國珍度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
奔黃巖亮祖入城遂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陣于城南七
里國珍子明善將兵出戰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
四門明善率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兵分兵御瑞安守將
喻伯道亦降十一月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自
海道會楊和等兵討之其都將多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
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善奉表乞降既而親率昆弟子姪
併所部將士待罪軍門和等送國珍子建康浙東處州武
州為洪武元年和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諭友定
不從遂至境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見兵
勢勇銳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令軍士巡城晝夜不少息
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有構二心殺其將
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城賊定見勢蹙
乃退于省堂啗藥飲之參政文外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
入城友定復蘇遂滅送京師上以賜胡琛子積積其
肉以祭父琛云
顏季亨曰嘗考元末諸雄獨國珍舉事最早乃所就業則
最微蓋非阻于時勢亦局量自有以限之也其為大小有

才不能長駕遠馭專恃反覆狙詐為工巧時元失馭釀成
其惡遂得阻江海以自固殘逞十年有奇始為我師俘獲
噫事莫不鑄于微而成于著方其初作孽時則汝穎斷黃
之兵端尚未起是在元謂之首亂省慮不過舉一劉基為
行省都事便知力不能抗使人浮海至藏身遠行賄賂時
信用基言據天下之全力臨而攻之以山靡卻吳越不剋
辟之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孰不得而制之乃用事者計
不出此竟使錢神有蓋不令招撫以任其鴟張招之不從
再招之從而復叛又招之加高官致殊禮終不受元一調
發而自擁兵如故雖陳友定陳瑄招撫其新為猛虎顯顯
成敗者固自了然以我服而赦之叛而討之遺賢數言
推心置腹種種待以天覆地載之量乃猶狐疑觀望以其
待元者待我復奉至正為名以拒我又陽示貢獻陰虛
實更遠結塘廊友諒以犄角我卒不能知幾議微早率義
旅歸附以奉正朔無怪乎國滅身虜不得以其名附我開
國功臣之驛也同時有閩寇友定者才畧與國珍相伯仲
而跋扈過之授我名城殺我名將鬻者活俠為患有年議
者謂方陳兩寇分踞閩浙東西交臂犄角倖倖陵即不克大
建旗鼓以驅馳中土亦可自保其所有退不失為尉陀惟
戊聖祖大振威武所向神靡故命將北伐始得以偏師

戡定之耳。不則。豈易也哉。蓋漢高滅強秦。除暴楚。平定中原。而尉陀桀黠南荒。漢兵曾不能踰嶺海。以繫一矢。至文帝遣使。始獲稱臣。武帝用兵。方今納土。以視我聖祖之南征北討。並聞捷奏。炎海水天同隸。職方者固大相遠也。當時後世共推頌我聖祖為功高千古。有以大

原缺第四六葉

法又進。備如獲真善。秘密法。元主皆習之。以故男女雜狎。君臣宜淫。風化大壞。綱紀不張。識者以為。胡亡自是始。時江西賊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巡檢劉濟。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被之俱被執。濟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瘞屍。歛瘞健。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流丐。入賊中。夜半。焚火大集。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其父者。張破四拼。擒善及陳伯祥。獻于帥府。賊之蓋劉健。足復讐。志足滅賊。智勇俱全。奇士也。元末有此等臣。可為中流砥柱。乃不使之保障一方。而徒授以縣尹。到賞不酬。功罪迥異。其亦何哉。乎國之淪亡也哉。歲甲午。元撤教習。哈麻忌脫脫出師。降孟津。賊肅毛貴逃。扞梁之韓林兒。劉福逼走安。隨敗餘州之趙勝。李海河。陽又攻殺淮安之妖賊彭祖。破敵其黨。功為最大。盡匿捷音。喉塞因不花等劾。以三月無功。師老財匱。詔削其官。今泰不花等將師至。韓伯遠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曾被殺首。宜一意進討。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得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詔。須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豈復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思所及。深矣。即出名為堅。用參議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新將節制。即使

哈刺答曰丞相行我輩必死他人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邊
援刃自刎而死脫脫痛哭流涕鳴咽不勝哀痛見者泣數
行下其能仰視乙未元將蠻子海牙等以巨舟截永石江
閉姑孰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瑄先則以東數萬來攻
我太平上命徐達等引兵迎戰復遣別將潛師由間道
繞出其後夾擊之瑄先腹背受敵湯和擊其水軍流矢中
左臂不為撓尋與達等自東門出甲轉戰至城北大破之
擒瑄先以獻上釋不殺與之語瑄先詐曰生我謂何不
過欲吾軍降耳遂招衆降已復思叛欲脫身去上知其
謀諭曰入吾術地數先從我狂汝所遇無難也報之歸
乃陽若爲合院齊叛與元福壽合舟乘我師進攻集慶
拒戰秦淮道襲漢陽爲葛山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趨其
叛服不常遣壯士青衣出迎擊之仆地擒衆射殺瑄先既
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管方山海牙復擁舟師結寨采石
旌旗相望思爲犄角以圖乘間報復丙申我師攻走海牙
及擒兆先而復釋用之俱詳征平黨案味取金陵事申丁
酉毛貴復叛元歸福通率兵攻陷元膠州萊陽守臣脫歡
釋嘉納皆死之復陷濟南時元命左丞撫寧守河潤之長
康方駐南皮魏家莊營壘未完貴引兵掠至諸將曰賊至
當何如得霽曰死報國耳拔劍奮擊不能支還後殺不見

血惟白氣衝天是日其弟昂霄亦卒四月我師攻陷寧國
執守將朱亮祖初克太平時亮祖降賜以金幣仍舊官居
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
諸將弗能當遇春中矢裹脅與戰上親督師命造飛車
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其百戶張文貴不能支殺妻子
自刎死亮祖兵敗城下被獲上曰今將何如對曰非得
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之使從征七月命
鄧愈胡大海取徽州元守將吳納等自殺萬戶楊完者固
抗未攻時徽州新附守禦未備愈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
以待之苗軍疑其詐不敢進愈乃與苗軍戰苗軍大敗
進大呼殺入與愈奮兵出戰大破其軍周成李文忠將兵
破苗豫于昌化獲婦女輜重甚夥文忠以士飽飲且驕夜
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遂前
襲破洪元帥營進取淳安文忠兵取浦江縣鄉民鄭氏者
未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即訪得之悉遷還家禁軍士
毋侵掠七月元遼陽總管李震以上都官服被焚及城陷
死之十二月上攻元婺州令王宗顯先往探聽知守將
各自爲心回以告遂盡得其虛實克之婺城既定集諸將
諭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
犯故一舉而逆定今新克婺成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

舉附庶漸東未下郡縣可聞風而歸已亥舉平儒士許瑒
謁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
不獨安夫有雄畧者乃可取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
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上悅之留惟
極恭預謀議十一月取再成攻元處州城中士卒怠弛皆
無鬪志守將石林宜孫棄城走即命再成鎮之無何宜孫
復收士卒圖恢復率眾臻至過整敗死先是士卒無論太
小徵私聚民間號皆糧民苦莫敢誰何再成自大海臺罷
若糧庫子遣使至燕京探元將察罕帖木兒及辛思齊等
軍政初劉福通陷許昌迎其主韓林兒都之遣將劉繼
四出攻畧直逼元都聲勢大振然皆無遠圖兵之紀律惟
事屠掠所過無不殘滅北方苦之後皆爲察罕所破克復
汴梁凡所屬侵地次第討平日練兵積穀圖謀盡反故地
山東兵勢甚盛故特遣往探焉辛丑正月朔中書省議設
御座奉韓林兒行慶賀劉基從後踴上所坐胡林曰故
監子耳奉之何爲密陳天命所在上感悟乃定計征伐
田豐王士誠等亦降元王寅豐等利殺察罕初有氣如索
起危宿貫太微垣太中泰山京南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
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後其
子孺廉襲父官代領其衆將兵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以

祭父毛貴等俱敗亡福近大窘據鄆遣使以書來獻馬併
送我前遣使者還上亦還汪河以書報之甲辰傳友德
克衛州元中將鄧祖勝棄城走乙巳友德復攻取襄陽安
陸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上初命友德
出師隨令鄧愈領兵繼其後遣使愈曰凡得州郡汝宜駐
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如築堤壅水惟恐滲
漏汝能愛民察民則壅開彼遠遁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
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
往遂克其城丁未遣使以書遺孺廉責其拘留汪河等不
返書稱關下託名與復提師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
慮者張思道標額潼關李思齊抗衛奉隨俞寶之兵善發
肘腋王信之衆生靈近郊恐關下自以成功遂如泰山置
之不聞生使諸雄連結禍機下繫首尾其能收此深爲闢
下惜所以數四奉書賁馳聊盡一得之愚須遣能使刻日
以汪河等還庶毋彼悔不若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爲彼
後日之戰禍請審思之孺廉得書不報上命友德守徐
州孺廉遣大將李二來寇楚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謂其
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李二有驍將
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逐遂敗
之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于野使皆卧鎗以待聞鼓

郎起頃之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銳而鬻父德之士
 騰躍搏賊大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
 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李欽水楊希聖携音聲
 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水等課而辭上怒皆黜之而論
 友德曰若援甲冑出百死一懼之固當而士人何為者吾
 不而答也十月僞吳既滅方氏亦平遂議北伐時常遇春
 有所獻策大較欲輕兵直趨元都就辱主以臨天下使心
 腹既濟則肢節當自解上慎重不之用也實心服其勇
 乃曰壯哉而昔所盡平江策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
 旋掩河南斯有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
 待憂矣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臨雲中九原以通關隴可
 席捲也達稱善於是命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副之由
 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輝副之由
 江南取福建湖廣楊璟為將軍取廣西上親禡旗于北
 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
 紀律戰勝攻取行為將之體者無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
 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刺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者
 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小校
 爭能甚非所望今若臨敵遽與馮勝分左右翼擊之傳
 友德偕薛顯首勇果冠諸軍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又論達

間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諭友
 德此行汝當努力昔漢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宜力于山東
 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汝以陳氏丞相來歸
 事吾數年忠誠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凡號令征戰
 一以軍法從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諭畢
 達等拜命辭出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業諸降
 既而叛襲走我使臣達怒急攻下沂州信宜及叛黨數十
 人王信道止勢達賜書曰將軍今何猶爾益奮則必以
 兵配黃河斷其援即不響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邦便兵
 難險度其進將軍金次二星會于泗分後次經金嶺濟寧
 以時進取毋失進遂率兵攻固益都降其平章老孫普顏
 不花死之友德下青州先以輕騎五百與元將也速迎戰
 為誘師達摩後軍設伏以待敵追至伏而迎師擊之伏盡
 祭也速敗走遂取萊陽山東所屬州邑皆下達乃籍城邑
 地形俘獲軍實之數以上廷瑞攻卻武倂至建陽元守將
 李宗茂等各以城降兵臨建寧元進里麻等固守以老我
 師廷瑞督兵環四門攻益急敵不能支夜詣營納款詰旦
 入其城自是汀泉等州相繼降附八閩悉平戊申正月四
 日上印
 皇帝位為洪武元年命廖承忠為將軍副以朱亮祖由海

道取廣東論以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得檄而定仍與楊璟合兵取廣西肅清兩服在此一舉又命陸仲亨征廣東論之曰廣西已命楊璟廣東已命廖永忠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衆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先是璟等奉命進兵攻永州久不下乃命于城外築壘造浮橋增兵必攻以示威克元中將鄧祖勝屢戰屢敗至是食盡力竭啣藥而死遂克其城璟復引兵攻靖江路即今桂林分兵屯據要害絕其聲援圖之也六旬璟諭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當先取

開關決其堤岸破之必矣乃使丘廣攻關口關殺守堤兵

關口

決濠水因築土堤接城以通士卒遂克北門月城及其水隘元守臣也兒吉尼勢窮屢舉兵出戰胡海擊敗之獲其將皮度高因使皮高陰購衆觀以書射璟營約降夜漏二鼓觀變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可立取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昇歸爲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率衆運進守臣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幽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洞永忠等奉命率舟師自福州航海進取廣東先遣書招諭元廣州守臣何真真少英偉好書劍仕元末嶺海騷動奔官歸鄉里率衆保衛連邑人王成陳仲

以下原缺

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像廩無缺吏士一切按堵市不易肆已遣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薛顯等率統騎偵邏隘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捷聞詔遣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馮勝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達帥大兵繼之使友德以鐵騎爲前鋒畧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兵方取道保安謀偷居庸關撼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權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此亢揭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吾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管擴廓

還軍來校鋒銳甚遇春與達計以步兵兵米集而輕與戰此

危道也

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馬匹各四萬克太原前未使汪河自陝歸被拘六年抗厲不屈完節東歸上嘉擢之何備陳虜情且上方累捷廟竟由是取敗達以擴廓走大同乘勝追之復走甘肅遣顧友德以步騎破賀宗

哲于石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山西悉平二午巳酉達
等會諸將進取陝西時奉元爲都省大軍渡渭至三
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周凱入申約束明日
師進奉元其約束如下故都時泰民大悅以奉元爲西安
府遇奉兵逼鳳翔初李思齊據鳳翔上諭以書曰足下
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
興等自爲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勁敵足下不
能圖秦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爲我有向欲與足下相爲
倚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
益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禮報不則非朕所知思
齊見事欲納降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怒之及是
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
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于臨洮請先
由岷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思齊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耳
城險而兵精猝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
而人衆以大兵蹙之思齊不走絕糧則束手降矣思齊降
全陝皆爲我有遂決策度隴克秦州遣馬勝以天策羽林
諸衛驍騎通臨洮思齊窮追遂舉城降得衆十餘萬進攻
靖寧度六盤山襲走孫王悉獲其部落輜重使使喻慶陽
思道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跳之寧夏遇擴廓

爲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顯率兵往受降良臣自
疑以兵來者豈捕誅我乃佯爲蒲伏遁左獻牛酒而夜襲
顯顯被傷走達怒甚即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布列精騎分
四門而軍又恐良臣羽翼相煽爲聲援乃遣兵抄其出入
之境使慶陽援路絕內外音問不通城中餉乏至責人汁
丸泥嚙之姚暉等知不可爲獻門納師良臣父子自投井
引出斬之慶陽下陝西悉平時元相也速兵寇通州至白
河而遣遇春奉詔以所部馳至故元都謀元王在開平乃
選步卒數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
于錦川次全寧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遇春使分守
開平道步騎進平定一戰元
騎爲八伏徹其歸大興之守兵走達大敗進瀋陽開平元王
已前走追北數百里斬其將昝任師還次柳河遇春暴得
疾平李文忠代將詔移兵應援慶陽行次太原聞慶陽則
已平而元兵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
便車吏以爲疑文忠按劍叱曰關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
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雁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進次
白楊門濟四大王前軍已去五十里而營文忠疑有伏遽
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我不可動賢明
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伴死戰久之度其飢
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擒其驍將

脫列伯俘斬及降者以萬計窮追至莽哥余而返時連已南還擴廓乘間悉兵自甘肅襲我蘭州不克尋執我援將于光至城下使呼牛將張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德兵將大軍行至矣虜怒殺之溫聞光言中益固虜進攻不利且懼援師至乃引兵去三年庚戌命達與文忠分道北討達至定西擴廓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兄峪隔深溝而壘擴廓發精兵千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舉軍皆驚援孫興祖死之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大海子達械送京師而斬其部下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牟溝而戰斬獲其夥擴廓挈妻子以十餘騎遁沮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上葬之以其諭達謂將軍自效衛費獨不見復宜之符莊賈乎將軍諒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將成厥厥愛母事姑息達既破擴廓乃使鄒愈因兵威勸降百餘而自攻興元復取之會文忠亦以兵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諒知元順帝祖太子即位其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遂襲應昌盡得元嗣主之璽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二算大軍所至朔庭遂空獨獐虎戰死洛馬河與達軍各散達先後露布聞詔振旅

南還大封功臣先是臨洮既克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今馮勝繼鎮之以節制諸路兵馬若與湯和先還京議功貨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命汝外邊虜內鎮撫則內所寄豈淺鮮而一立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死至是大功成各封公侯簡賜金幣有差顏季章曰元臣馬翼論元有天下以寬得亦以寬失我聖祖高皇帝曰不然步急則虜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若臣就于遠樂世典淪亡失在縱弛可謂寬乎夫我聖祖所為寬者仁也孔子曰寬則得衆孟子曰聖代也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然則我一則曰墨石之國勢非不峻而少宋不茂金銀之澤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故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鈎索下情而巧偽必滋再則曰竭澤而漁害及鰥寡焚林而畋禍及麋鹿張巧害之法以困民民其能免乎更恤海運之苦如一夫航海家人即懷其別每存獨由已溺之思傷從征將士多在暴露竟背肝愛動之不遑不宥自爲過舉上有奸猾下必枉焉即像學士廉貝祥之對亦曰受命不于其天于其人休符不干其祥于其仁諸

如此類未可悉數况在行軍諸將尤各奉行惟謹人之固封府庫籍圖書不曰無事則振秋臺莫犯則曰市不易肆民不知兵攻戰凡數十餘年止求克地攻城並不殘民虐眾寬仁若此自其天性固非可矯強而至也然豈如元王之以縱弛為寬乎兢兢業業日夕靡聞且不必悉舉其事即非征一師何如慎重當吳漢既平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乃或勸之蕩平羣寇後取元都獨常遇春又欲直走元都兼舉肅州皆未許可必命將先取山東次及河洛使先聲既震幽朔自傾且如張李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曾遽降若悉之并其走元都則西走隴蜀併力一隅碎未易定說出其不意反旆而進元衆瞻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望窮勢迫不勞自克惟王保保猶出師拒我殊為衝突今未定元都而先與角力彼人望未絕固斷難擊勢相間勝負未可知哉庠謀妙算先後懸斷若神厚澤深仁遐邇悉從寬政平胡曾幾何時也即又念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欣然來迎餽糧給軍不辭千里謂民當元末疲于徵歛今既效順何忍復勞且用悉蠲新附諸郡秋糧以與民休息仁義立國愛民惠下自昔開創之君孰有如此者乎不寧惟是且尤于我死事諸臣舉義亦薄大小將士無不贈賚有差如元主之待其臣劉濟父子忠孝不蒙上

賚博霄兄弟殉國未見崇葬一脫脫不使成功充辯辭以效至若星吉李齊肅祖述等不下數十輩悉如石火電光螢虫腐州大可歎慨即以福壽俞闕李輔死難三臣幸遇我聖祖得禮葬而祠祀之夫闕則舉家死節輔能臨難殉義皆屬傷漢事厚報之固當若福壽則固守金陵以抗我師戰死者也凡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一旦自敗不喜其敗亦已矣况嘉其能盡力而葬之如禮乎此猶曰竊國死節臣也時有民徐允讓與妻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中遇寇所安頸流血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毋害吾父是捨棄殺讓將辱潘潘給曰未死從汝固也若能殺我汝無憾焉信之殺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歎而去安以是得全有司以報詔旌其門嗚呼讓之捐生救父潘之全節殉夫雖大足稱奇行然不過民間事耳于國政何與焉乃乘創國艱難之際亟亟焉優獎之不置何哉發死所以勵生與性所以勸來蓋撥亂救民顯忠勤義真帝王規模非專以寬得實則未嘗以寬失也其代胡元以得衆得天下吾無間然矣

征傷夏秦

傷夏。西明王珍乘亂僭稱。擅立國號曰夏。故亦襲以爲名。非正也。玉珍屬餘善輝部將。同事有倪文俊。昭川蜀令王珍守之。至正己亥。文俊歿。珍遂自據成都郡縣。皆附。延及癸卯。稱帝焉。以夏爲號。改元大統。丙午。玉珍卒。子丹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亡何。即遣使來聘。因命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書工借。學關其山川險夷。以獻。上覽而嘉之。遂爲取道伐蜀。張本已酉。中原南北皆定。惟傷夏主明升竊據巴蜀未下。上命楊瑄招諭。時昇年尚少。國事皆決自母氏。及僞丞相戴善璋至境。曉以禍福。昇欲奉國入覲。牽于羣議。不決。瑄將還。復以書示之。備言順逆。與亡間不容髮。使議機宜。早圖歸附。昇不能從。庚戌。大將軍徐達移兵伐蜀。遣方德領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開虜其守臣蔡琳。遂入沔。分兵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饒運不繼。還軍西安。僞夏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將金興旺張龍出兵擊却之。翌日復來攻。我師與戰。興旺面中流矢。拔出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僅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等以力寡。歛兵入城。遣使間道請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潦填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蔡巨礮。擣石敵兵多歿。傷。達在西安。得報。令友德領兵三千。

運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中山岩下。使軍中人人持十炬。焚列山上。敵軍見列炬起。大驚。棄宵遁去。辛亥。上乃祀告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蜀。湯和爲征西將軍。楊璟康永忠等副之。由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汪興祖等佐之。由秦隴。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復審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意恃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臨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拜命疾馳至陝。聲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即引兵趨陳倉。選鋒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敵兵據險。阨我興祖。躍馬直前。中飛后。死友德奮攻拔文州。時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道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飛天張等益兵爲固守計。仁壽于錄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整兩岸。鉗引纜爲飛橋。三于上。平以木板。置砲石。本竿鐵銃種種諸物。倚橋兩岸。以拒我師。遣章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又遣將出白鹽山。逼奪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泥江之衆。戰不利。赤甲白鹽兩師亦退還歸州。和永忠等自夷陵入峽。攻夏。值江。

水暴漲不得進。亦暫駐師。友德既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以自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聲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濤奔湧。乃為木牌數十。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卒逼漢州。敗其將向大亨。城下。夏丞相戴壽及吳友仁悉眾守壘。塘開我師破階文。擒江油壽。攻仁。分壘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眾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擊。壽兵敗之。援其城。時湯和軍駐大漢。僕水退還師。上恐其逗遛。緩事引友德。冒險克階文。功賞和。詔以傳將軍率精銳。破危深入。陷諸州。今次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和聞詔且已。獲友德所書木牌。送帥所部。令永忠等急趨夔州。守將鄒興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陣。前陣既接。乃遣後軍兩翼。突出與兵戰。敗。因進兵至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鉄索飛橋。截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募道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人多艸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而進。石間蜀人不覺也。度已至。

乃率銳師出墨葉溪。分兩道。夜漏五鼓。以一軍攻陸寨。一軍攻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罷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攻。而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舟舟出江者。一時俱聚。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器夾攻。與中火箭外。遂焚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斬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始得與。和分兵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揚帆而上。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恩。劉仁勸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勝破心。苟能効力。若輩之拒戰。終亦不免也。不若早降。以先生益于鋒鏑。昇遂遣使請永忠納款。永忠以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和至。乃受降。明昇面縛解臂。與母彭氏及羣臣奉表詣軍門。永忠解縛。永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而友德亦克成都。先是友德則成都。壽大率眾迎擊。以聚載士列陣前。友德命以毒矢火龍衝之。眾中兵却走。自噪其陣兵。死甚眾。會重慶報捷。壽等無鬪志。以城降。蜀中大定。凱還。上大悅。曰。友德冒險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永

忠破聖塘下重慶。致明昇出降功。並最大各賜金綺人。猶以焉。薄未服。云是時劉基達平蜀頌。上不自居推勞。諸將臣別爲文首。褒揚友德。而永忠次之。獨和不與焉。蓋以停師逗撓故。

顏季亨曰。甚矣明玉珍父子之愚也。不自揣何如吳漢。乃亦雄據一方。擅立國號。早自稱帝。以安忍猖狂若此。哉。不數年間。而天奪其魄。弗克厥志。然亦得以壽終。幸也。及其子昇立。不過一孤雛。相若將背井蛙耳。彭氏一婦人。何能爲本。亦無意射天。身之自恃。固以苟延歲月。然當我聖祖。極陳扶危。已校者。稍能知識。視遠。固宜漸款。豈是以早奉正朔。乃至楊璘奉命報諒。而猶狐疑不決。倚璘。璘母氏垂簾。臣工莫會。至沙國。獨許人與。璘當特好。語。璘之素。而曉暢。以示無異。皇漢。可得其萬一之悔。悟。願璘。非說客持論。雖正。似不甚得。要領。終無成功。以致帝赫斯怒。爰整其旅。嚴罪。致討自天。而下。傷夏。將吳友仁。其天壽等各出。或力。或以戰。或以守。負。陸。奔。兵。既。擾。我。漢。中。復。敗。我。赤。甲。白。盞。等。師。則。騎。扇。勢。不。終。下。益。嚴。閉。關。守。寨。備。橋。索。設。矢。石。期。欲。兵。分。鎖。鍊。死。衝。擊。以。與。我。師。抗。我。以。兩。路。數。將。軍。之。帥。各。相。持。數。月。殺。人。如。麻。友。德。乃。始。得。進。綿。漢。階。文。永。忠。亦。以。次。入。聖。體。建。府。幸。先。後。分。刺。之。而。我。軍。亦。已。

疲。甚。至。天。兵。畢。集。而。彭。氏。始。頑。足。知。懷。惜。子。昇。斬。臂。乞。降。噫。亦。晚。矣。設。我。師。憤。其。負。固。大。費。征。討。甘。負。致。降。之。名。以。坐。制。其。死。命。可。若。何。彼。蓋。熟。計。之。矣。知。我。聖。祖。信。義。素。著。凡。所。遇。敵。叛。則。討。之。不。赦。服。則。待。之。不。背。以。爲。我。暫。且。保。其。所。有。即。至。事。窮。勢。蹙。無。過。一。款。降。完。局。尚。終。不。失。我。族。故。因。循。觀。望。至。此。噫。彭。氏。雖。婦。人。若。此。者。可。不。愧。女。丈。夫。吾。始。以。明。玉。珍。父。子。爲。愚。也。非。也。彭。氏。蓋。智。者。也。果。爾。則。天。命。所。歸。人。不。能。抗。彭。氏。宜。知。之。何。不。早。爲。計。乃。以。最。爾。一。隅。自。取。坐。困。幾。令。我。爲。肉。而。人。爲。祖。夫。亦。其。國。之。臣。善。自。爲。謀。恐。早。來。歸。附。則。沐。免。爲。我。所。制。則。不得。遂。其。子。者。也。可。不。規。女。丈。夫。

臣壬子歲。上以天下一統。梁尚負固。特遣使臣王椿。持詔往諭。六月至境。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者。欲以一隅爲中國抗。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欲燬于鋒刃。故使予爲祭告。汝曾不聞。元綱解紐。羣雄割據。天兵下征。不四五載。膏鐵飲天下。大定爾特險遠。屢拒明命。龍驤萬里。會於是。明爾如魚游釜中。不亡何待。梁王駭服。悉獻納款。即爲改館。厚遇。舊故充太子。自立沙漠。遣使脫虎狼懷。雲南且約連兵拒我。規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夾。匿禮民間。脫脫聞之。謂梁王不得已。出犂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羣犂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寶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太兵旦夕至。梁王冬遂被害。禮奴之明年。上謂宜興吳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朕作陸贄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典師未晚。甲寅九月。遣行適雲南。使鎮知院等二十人。使漢北爲我護。上釋二十人與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

不達中道被執而還。公歎其說誘雲令胡服辭詐爲元使者又逼令改創生雲不從以次自營竟亦被害自是議征雲南丙辰命巡行川蜀承雅捲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輒納金帛諸土酋皆納款時惟雲南恃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通計累歲不臣辛酉遣友德出師率藍玉沐英等諸大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軍行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謂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沉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此屬雲南喉嚨彼所必爭地下曲靖三國勢式功甚速考主將軍以一重起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趨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先聲已振勢將瓦解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等受命畢旌旗蔽江而上師行二十日至湖廣分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永寧趣烏撒而友德自率大軍由辰沅趣貴州進攻普定克土酋安潰羅鬼允狁諸苗望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遣其將達里麻迎戰英策我師倍道趕進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微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舍皇夫措我軍揚聲濟師達里麻擁兵陣南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

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逃出賊後以掩其背吹銅角料糧
檣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寨之舛上軍
心動而陣亂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泗者尤之長矛
蒙盾破敵軍敵氣奪却數里而後敵陣我師既濟整列進
戰矢石砲鎗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搗其中
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勁戰自且至哺敵衆披靡遂大敗
之生縛達里麻死者不可勝紀僵尸數十里俘其衆以萬
計友德縱使歸農離呼聞遠邇軍聲益震友德遂自率衆
數萬搗烏撒分遣英等趣雲南梁王聞兵敗奔城走滇池
烏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
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金印併信
符圖籍撫安人民遣曹震等分道徇來下郡邑友德兵已
抵烏撒欲遁胡海洋兵循格挾山而南諸蠻皆走逐城烏
撒時元臣賁卜聞海洋兵進自承寧乃乘兵乘河水拒我
已海洋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連師而友德亦至兵威振盛
賁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級鋪方集蠻復大至友德
屯兵山岡持重不戰以老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踴
躍各奮思致效力友德度可用下令我軍深入有進無退
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且久可破若使彼據
險自固猝未易克乃前為陣慶慶集賁卜合勢迎戰我軍

鼓噪皆之趣士騰赴戰極師其酋長多中輟墜馬死我軍
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遂斬首三千餘級毀復通達城
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
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土戍英等率兵略後江臨安諸
地次第皆下復進兵攻大理其城倚點舍山上下二關險
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衆聚五萬阨下關英自將攻之
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
為犄角勢別遣海洋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舍山
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凌晨我軍勇奮大呼賊衆驚
亂斬關而入山上軍下攻亦力賊腹背受敵大潰援其城
下金齒由是車里平緬諸部不戢且皆相繼歸雲南大定
亡何烏撒諸蠻復叛土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
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衆大軍肅清諸寇賊其酋長使
各畏威方可屯兵守禦友德奉詔徵英會兵進討大敗其
衆斬首三萬級縱兵搜山谷亡脫者其強酋雷翠亦降蠻
地悉平又亡何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平之先是太軍既
克雲南即分兵四出攻諸未服蠻部城守虛弱諸夷因相
煽為叛謀有土官楊酋者尤桀黠結其下曰緣兵官已領
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圍也糾集蠻衆二十萬數致進逼城

下守將謝熊馮誠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爲圍城計。時英駐兵烏撒。聞熊誠告急。精簡萬騎馳救。至曲靖先遣一健卒飛報。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聞。援軍有通安寧江州諸路。復守險。斷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賊之室兩復平。是年命諸將班師。獨留英鎮雲南。英鎮之三年。平廣南蠻而破平摩沙勒。又越三歲。戊辰。麓川宣慰思倫發舉衆號三十萬。戰衆百餘寇定遠。勢甚肆。英自將精銳三萬騎拒戰。旬餘抵賊營。遣馬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衆萬衆乘二十衆來戰。誠一交刃。殺賊數百人。獲牛馬糧食甚多。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下令諸將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將士作三行俟彼衆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衆未退。則續發者繼之。至再又繼之。至三銃聲不絕。衆必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明日賊悉衆驅百衆來戰。衆皆披甲背負鐵樓。若欄柵然。懷大竹筒于兩側。置短銃其中。乘以擣之勢。恃以張英復分軍爲三。馮誠領前軍。算正湯昭分左右翼。更申今日。今日之事有違無進。而捷者一伍。必重賞。退而斬者一隊。必盡戮。于是將士皆鼓勇而前。陣既交。彼衆在前。我前師火箭銃砲連發。星流烟飛。雷聲走霹靂之聲不絕。山峯俱爲

雲動。衆皆驚奔。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我左軍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帥。取其首來。左師退。見一人拔刀馳下。即壓衆復前。英督戰益力。三軍大呼。而壓不移。時賊大敗。俘斬數萬。生獲七十四。衆餘衆皆被矢如刺。竭以灰巨師刀斯。即斯等各中百餘矢。斃衆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服。平細歲入貢。賊誓不敢復反焉。

顏季亨曰。梁王恃險遠。恣肆不庭。以與我中國抗。殺信使。納逆臣。自以爲無患。可旦夕剪安也。乃天兵一至。措手不及。遣其將達里麻出師迎戰。亦殊。亦殊。已無救。乎滅亡。

掌大小蠻。恨天作仇。覆不旋踵。豈非天乎。獨王齊吳雲兩天使慷慨赴歿。骨骸異國。爲可恨耳。雖然。美夏與華爲氣。數一大乘。除諸渾亡。奴臣各自殉節于聖世者。連相接而出。使奴臣似亦不可無一二以點綴其間。則兩使臣又何足恨哉。此論一出。吾恐犯難王吳兩先生。可怡怡含笑地下矣。後五六年。而有濮真出使征高麗事。高麗王初執真愛其驍勇。欲俘之。真厲色曰。吾爲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夷虜爾害吾。吾王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奴王初意正欲迫脅真耳。不虞真之

征沙漠案

元順帝既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居應昌，爲李文忠所破，遂北走。文忠遂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議者疑有後患，于是始定計征沙漠。歲壬子，上御武樓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似可息肩，但前元太子竟不聞音問，曠廊游魂，尚出沒奈何。徐還請日，亟發兵坑斃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上曰：「吾與爾十五萬騎。」遂出中路。文忠出東路，馮勝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達抵山西境，藍玉爲前鋒，敗其游騎于野馬川，復敗擴廓于土刺河。擴廓遁，與賀宗哲、金滿、郭子、橫北特師數戰，銳而易。慶與之戰不利，達圍慶，帝幸之，慶亦不敢入塞，而湯和分逆擊賊于斷頭山，亦敗績。章存遁，死之。文忠師至哈刺莽來，虜先遁。文忠計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輜重驢馬，河人濟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刺河，元將哈刺章望子悉眾渡河，留其妻、子、北衛而嚴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擴廓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通力戰，虜却。逐北至轉海，虜來益衰。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切虜，虜疑有伏，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失敵道，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患之，獨寬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土，泉隨涌出，士馬賴以濟，乃自

爲文刑，性禁之。與順時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士卒復大振，後軍爲虜所掩，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力戰以死。是役也，文忠軍獲全，雖所失亦多，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當。獨馮勝師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脉至蘭州，遣傅友德率騎五千爲前鋒，馳趨西涼，至永昌，各敗其守將。進拔肅州，手射殺不花，降鎖納兒等。至瓜沙州，取亦集乃，路次別駕山口，遇元岐王兵奮擊，敗之，分布戍守，扼塞關隘，以提聞。是時師出，三趨夜德，斬都魯，勝師進將勝，有言其匿私虜，察驍馬者，生是小法，併爲德，雅以故不殺，賞賚。年大軍復出，屬門，延長城外，文德爲前茅，虜聞之，絕漠往去，追獲其將，鄒李羅帖木兒，復以陳德爲總兵，節制諸軍，仍出塞外，敗虜兵于三岔師，還駐陝西，秋師再出，合戰于亥刺河，大敗其衆，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白塞上，請開東，自承平，薊州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並繫衝地，若柴荆關，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各宜增設兵守之。達又遣李玉入奏，令文忠統兵分駐山西北平諸路，相機招討殘胡。上遣人責讓達等，師久無功，詔以卿等平定天下，勦業已成，而環堵殘胡不能盡討，致累歲出師勞民，授衆，誰任其咎。昔明軍攻敵，久之

石下聞計當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與士卒同甘苦身
先矢石所以致勝今將軍權操輶馬逸矣忘勞有生之樂
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心昔
目艱難其有如仲連所請宜益懋其功以克終厥事達等
受詔惶悚文忠將兵出朔州擒元伯顏不花涼州虜烏達
惠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地斬也達見擒殺甚衆甲
寅文忠駐代縣分遣兵出一至三不刺一至順軍陽門一
至白登各有俘斬又破大寧高州新元宗主孫朵失理併
由子女人畜歸虜益進邊境無事師至豐州魯王敗走
追斬之獲犯蒙哥及其金印此金印乃蒙哥所賜上命何文輝代北平守將
雲龍遣元王孫買的思刺北還因以責張昞君曰君昔
在鹿昌所遺幼子南來欲得以求禮已及五年今聞魯魯
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辜廢嗣未有故特遣歸
君誠念至正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敢過快兵多者
溫養慈溫之志失者顛覆互相攻擊日廢生民下者東逃
歎西歸附剝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出一令而誰何之
與今事已如此何尚迷而不省即所擁衆壯弱不過二萬
源流塞外意圖中興願自靖諱畧如何不若悟我所言曹
爾保持以留其衆庶免他日加兵于汝禍由不測君其審
之乙卯秋元將撈麻卒與妻氏自縊死十月元納哈

出寇延東守將馬雲葉莊知其將至命蓋州將吳立等嚴
兵城守虜來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
敢攻徑趨金州城壘未固守將王富督勵士卒分守諸城
門選精銳登城禦之虜部將乃刺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
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箭射之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
沮且虜援兵旦夕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犯其城
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逆歸旺策虜將退先移兵柞河
自進要島至窟駝壘十餘里沿河壘水爲壘以水淋之經
宿皆凝阻隱然如城沙甲燕以釘板設陷馬奔于平地伏
兵以待之命老弱擄旗登兩山間約以聞炮即擊旅令周
備等各肅兵以候四顧寂無人已虜兵至逼城南炮發伏
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騎倉皇北
奔趨連雲島過水城馬不能前皆陷入阱中遂大潰雲亦
從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秦河新殘虜人馬及凍死
者無算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峽納哈出僅以身免上
遣使勸勢遠東將士加雲旺官丙辰命湯和帥師往延安
防胡虜接境恐入爲寇兵至界元適臣伯顏獻木兒孺請
和因陽遣諸將還獨留友德屯兵以備之伯顏果犯邊友
德設伏縱擊破獲其衆戊午元嗣君殂子脫古思帖木兒
立庚申元臣脫火赤等屯集和林爲邊患上命沐英總

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擒伏聽者，得等廬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營，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自率精騎衝中堅，夜衝其以進，合而圍之，虜駭惑，不知所措，皆俯首就擒，遂覆其全部以歸。辛酉，虜乃兄不花冠達達率友德等將兵出塞，抵北黃河，夜襲其灰山寨，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而驍公主山長策克高詮率諸部過驢駒河，大獲部衆而還。越六年，丁卯，殘元遺孽故臣收服殆盡，惟納哈亦尚擁衆金山，數窺伺爲邊患。上命滕友鶴玉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陳鏞、趙庸、常茂等皆從軍。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利華率聖旨諭之降，滕等至通州，謀虜有屯處州，遣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衆來太獲主馬，滕出松亭，分集太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時陳鏞所部獨與滕異道，相失，因虜死，喻兩月，勝留兵五萬守城，以全師壓金山，納哈出見乃利華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利華述上恩德，且欲以富貴，納哈出喜，即遣使至滕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措林，一曰養勢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高輜重，富于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滕大軍直前，過之，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利華請降，遣使詣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滕覺，遣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知明兵盛，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

大喜，出酒與飲，甚相歡。納哈出別酌所携耐醢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卽先飲，復酌耐玉，王解衣衣之，曰：「請摩此而后飲。」納哈出讓弗肯，衣王亦持弗飲，爭讓者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願其下，出咄語時，常茂亦在坐，茂者滕子婿也，滕故欲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追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朝孫以告茂，謂此且欲遣也，茂遂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滕，其將士妻子悉於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滕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併得其各愛馬所部，凡於手餘騎，爲驍騎，滕置百餘人，納哈出有猶者，二不肯降，滕復遣人往，乃始折弓矢，擲于地，併就，滕以禮宴待，納哈亦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以捷聞，兼上茂驚潰虜衆罪狀，遂班師，悉以所降將卒妻孥及輜重南行，仍令漢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始納哈出降，潰衆皆竄匿，及聞勝旋師，與其降衆俱甚憾之，乃設伏于途，迎襲大軍，適英等後至，伏盡發，英奔爲所衆，衆寡不敵，英復馬踣，遂見執，自剖腹而死。時縣械茂至京，滕自恃爲茂婦翁，每挫折茂于衆，軍中茂不堪，出不遜語，滕叩之，及納哈出降，而衆驚潰散，滕欲自解，故歸告于茂，茂既至，會有言滕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算者，遂失機，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

搏納哈出故且許勝過。土勒論勝曰：古名將爲國效忠，勛名千載，近以沙漠未清，出師征討，何將軍專爲己私，捕惡胡中人人切齒，及師還，部伍無法，致使漢英等八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遣破胡後患，律以國法，皆在不宥。姑念將軍嘗有戰功，許即自新，以圖保全。于是內召滕還，諸將士各無封賞，戍戍故元四大王來降，命藍玉等復統大軍征北虜，師由大寧，遂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趙兼程疾走，師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王賜謂吾等率勁騎千餘萬，深入虜境，令畧無所得，恐有班師勢，須養財，何以復命？玉頷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營，并令備至是，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俱知虜主皆在海東北八十餘里，遂直前薄之，虜始料我軍之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衛，又大風揚沙，盡殲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不虞大軍至，大驚，其將斡子經求逆破而戮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等數十騎遁去，獲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官主，併傳聞璽寶玉金印，將相官校男女輜蓄車馬牛羊各有差聚，其鎧仗而焚之，復破降其太師哈判章，捷聞，止悅甚，大宴征北諸將，諭以先過，既終，天命廢朕，何疑，胡然，知蒼立王，欲爲不靖。

故命爾諸將征之。今幸漠北，遂空邊庭，無警，民罷轉輸，軍停戰伐，實由爾等克用朕命，以成成功，時惟主將藍玉自恃功高，頗傲，而淫私元主后事，露后自殺死，上雖厚賜金綺，然猶面責數之，以歸，其過後，聞虜主走至也，遂送兒之地，遂爲所執，部屬皆散，后裔自是日微矣。燕王師至遼都，故元臣乃兒不花及咬住、阿魯等皆降，於是燕王出古北口，論友德等曰：吾與諸將軍受命，復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窮處懷于遼都，遂進，逾大雪，諸將蒙難，燕王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遼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觀童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泣，倉卒問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毋恐，乃兒不花素聞燕王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即降，辭色待之，且賜酒食，慰諭遣還營，虜驚喜過，遂無還志，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者三，因悉收其部落，馳馬輜重，報捷，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辛未，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朵顏山，友德總兵討之，師至哈者，舍利王遠令班師，虜聞之，信爲果然，遂兩日趣師深入，至黑嶺，鴉山諸處，次泚兒河，俘獲士馬甚

黠壬申。這周興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兵至徹徹兒山。太敗之。由是胡寇不敢近邊。又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使藍玉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大破其衆。月魯走相與。玉遣毛海以計誘縛其父子。檻送京師。斬之。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人爲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是後邊境宴如四海寧謐。上亦深念民服兵革且苦勞費。兼納山東監生周敞心疏。陳連年遠征。爲民積害。辭極慷慨。激切以故。北征之議遂息。顏季亨曰。君之立國。如天之生物。然立國之不能無征討攻伐。卽生物之不可無雷霆霜雪。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時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君之立國亦猶是也。我

氣。天誥諄諄。豈樂動兵。子遠者特神謀遠望。知我國家后患實在於此。以故聖書屢頒詰責。備至有項瑣殘胡不能盡討等語。一切懸斷。數千里外。纖悉中款。諸將亦各奉行不敢爽。如射殺不花。降鎖納兒。擊敗岐王。獲鄧字羅及伯顏二將。斬也。速兒暨宗主朵朶失理。敗走魯王。獲妃蒙哥。隨得擴廓死。妻毛氏縊。納哈出走。其部將乃刺吾庸元嗣君祖脫火赤。併乃兒不花。敗朵朶被殺。後納哈出。與四大王乃兒不花咬住。阿魯等皆相繼以降。虜主走也。速迭兒地窮所執。遂得大定。嗚呼。此亦可以已矣。顧我聖祖猶不能頃刻忘情也。載之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輕伐。惟北虜爲吾世仇。不可不嚴爲備禦。則當日屢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我成祖善繼厥志。威振虜庭。豈不可以垂休萬世乎。之二百年間。四夷雖有侵陵未足爲腹心肘腋之大患。而已已變生也。先敢子犯順。致國有不共戴天之仇。則開國時所爲深慮而遠計者。至是可爲大驗。嗟哉。國初東據遼東。西抵甘肅。而大寧與和。隔平東。勝又相聯。終其間則藩籬固而備禦此虜者非不嚴也。其後大寧移而薊遼之道遠。東勝失而河套之患殷。與和開平沒而京師之屏薄。又哈密魯番日肆憑陵。而包奴之右臂不可斷。至今日則薊州之防甚危。而宣大之微

八潰又岌岌乎剝膚之災矣。詭嬰猖獗日異而月不同。雖冠盜竊發于中土。倭夷跳梁于海濱。而國家所最當介意者。莫此爲急。杞人之憂。誠三復聖謨而有感也已。

征洞蠻案

洞蠻非一地。亦非一時。作亂固不相同。平治各自有道。自右爲然。匪由今始。縱小有寇。曷足慮哉。然我太祖滅吳。漢定閩。蜀掃靖胡元。普天率土。卷爲我有。猶兢兢安不忘危。邇不遺遠。凡令將出師討所以征討洞蠻者。不一而足。按之歷歷可考。歲壬子。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等蠻爲寇。連結相煽。侵掠旁郡。上命鄧愈楊璟等討平之。復遣吳良。率胡海等。攻銅鼓五開潭溪洪古州諸處。餘寇悉平。繼使復業計。平洞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自是溪洞蠻獠畏威懷德。輸租稅奉法。今惟謹。甲寅。遣吳祿往浙東。收瘠方氏台溫三郡。故兵禍既至。無賴少扶私逞。怨戾引平民富室爲兵。湖海大擾。幾生變亂。海縣尹王士弘曰。吾寧獲此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即上事辭極懇切。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亂本息。丁巳。吐蕃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備重寇。率沐等分兵爲三道。深入其巢。耀兵追至崑崙山。轉戰數千里。斬首捕虜以萬計。四川松藩等處。蠻寇作耗。命丁玉師師攻破之。戊午。愈討西番。降乞失迦夷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悉俘獲無算。平朵其納降七站地數千里。歸于職方。築城東麓山南。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辛酉。湖南五溪

製作亂議與師征討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報
可德興請益力且彰其憂樂狀上壯而遣之賜手書使
往靖南服師至蠻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德興正
搜捕五溪會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亦孔恭肅附
近郡縣上親詣師龍江命德興移兵進討兵至悉平乙
丑思州及五開山獠亂湯和以兵討之時蠻寇出沒不常
聞王師至輒寬匿山谷退則復出剽劫師抵其地蠻大驚
潰乃于諸洞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斬四萬餘師旋上
念天下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從容爲上言臣
老不敢稱著續願得歸款鄧爲客館之墟以待諸土大
悅賜鈔五萬治第中都歷樓處遊歷而謂和曰日本威爾德
屢擾東海數爲侵盜我欲圖我封戌卿雖老耄爲十行于
是使和行視山東登萊撫撫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
數十民四取一丁爲兵戍之成廣東川蠻叛掠烏蠻山道
路傳友德等將兵討平即移師討叛首阿資通緝手夷以
其山勢峭險密運龍海宜築堡兵屯守以捍夷寇遂還
其山民往居早上村留神策衛裨將劉成等領兵千人樹
柵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衆寇普安燒
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友德等以特兵蹙
之蠻衆皆獲堡麓崖壁死者不可勝數率餘半餘阿資遁

還越州沐英遣部將審正從友德等擊賊之斬平其黨阿
資勢迫偕其母請降初阿資通揚言曰國家勇有萬軍不
知吾地險有萬山何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
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窮蹙遂降夷入朝宴普安
白金幣鈔各有差陞辭上撫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顧
憂者爾也明年遣使命諸將還軍分駐要地論友德等曰
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何以故其高山深林草木叢
夏多霖雨地氣蒸濕蛇虺蚊蚋之毒在在而有之以故人
其境多生疾疫不能成功今大軍所至已平東川降阿資
大勢已定然諸蠻易變生亂朕恐大兵一撤彼復聚
聚不重勞吾輩出乎今春總兵分鎮邊警以解邊患
實爲控制固守使至悉如所備無何復洞黃平善作亂友
德討平之又無何權臣賁政從征雲南諸蠻還大營安遇
寇與其子璽並死之又明年貴州苗叛賊湖蠻亦叛唐
宗勝胡海等分道勦捕各以次討平甲戌阿資復叛英
沐春討之阿資走以次年正月捕斬阿資先是越州蠻龍
海子阿資據龍窩殺掠累歲爲民害諸將率兵數萬征
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春復討之衆以爲難兵進至
溪山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由其地多險阻且各土酋
皆姻婭互相匿之今調土酋爲從從衆謀緝復多阻

望相倚角其出入投首可翹足而待乃進兵至赤高果獲
阿資皋其首以殉併誅同惡數百人蠻夷震服是平唐經
帥師討廣西龍州土官趙宗壽宗壽趙貼堅之姪也上
初即位貼堅稱藩納款怡盡臣禮及故其妻乃與帝茂結
婚頗誘合諸酋肆為不道朝廷諭宗壽捕茂茂延緩會
故與使聞罪以有是討貴州土官阿王作亂守將顧成討
平之成有勇畧即帥貴州軍馬勦水西不納剽差蠻襲及
前後掃平洞寨擒斬蠻賊不計勝計共鎮守二十餘年落
夷遂定古州上婆洞蠻林寬錫亂聚攻龍里守將吳得并
平蠻城因守令人馳報貴州都司以持援賊縱火燒四
門攻城急得曰我等為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令賊勢
如此徒守無益即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賊謂得曰賊
勢方盛宜俟其怠擊之得曰城破頃刻何候之有若城不
能守父母決不可保是為臣不忠為子不孝何用生為即
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得戰不已遂中毒弩死乎
羅戰亦死于陣事聞上曰立身何先忠孝為本律之古
人性能克全今吳得并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真烈丈夫
事命各追贈加官令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示不忘報
焉踰年徐凱等亦執水瓦寨叛首賚哈剌達京師伏誅初
師克建昌授賈哈剌以指揮俾領其部落後與月魯帖

木兒班走據木瓦剌其地峻險官軍不得進至一泓用計
就之白後關舉安鼎棄隙全消建萬世不拔之基實由
此始
顯季亨曰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群習並起黎民皇皇我
聖祖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影附鋒矛所向
戰克攻取初下荆襄再子江浙無何而閩海率從又無何
而全齊肅穆已則定周梁取秦晉舉燕趙掃清關隴底定
朔漢以至南蠻北竊東夷西逐海外之邦莫不望風奉朔
拜伏闕庭戰戰兢兢不敢言之矣獨財附載白溫一事
更不更極將方氏為亂應家劉盛英注及其既降兵事數
去乃復徵收其故兵甲中有險人者乘間生奸挾私憤而
引入平民其貨財以妄辜富室民大不逞幾乎生變寧海
令王士弘力持不可曰吾寧不得保首領誓不使吾境有
冤民敢言直諫事亦旋已三郡良民賴以全活者無算海
警亦以故令消同時有方克勤守濟南多善政值朱亮祖
北征統舟數百艘揚帆而上河水涸舟膠亮祖師即趨
五千夫浚河不則以軍法從事克勤不忍勞民泣禱于天
夜大雨數尺舟竟去費震守漢中值大軍平蜀後陝西旱
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或是時府倉儲糧十
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攘竊之盜與靡境之

民來歸者。今爲保伍。驗丁給之。民多籍以不死。至秋大熟。
民悉以粟還倉。帝聞而嘉之。後震以他事。被遷曰。震良
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如此三臣。真能曲盡帝心。惠
民愛衆。庶不負我。聖祖時。用兵時。禁諭諸將。每以
不殺爲戒。不得已爲言之。積念也。故附舉而及之。以稽寓
閭閻之微意。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一終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之二

延陵後學草莽臣顏季亨輯著

靖難上策

嘗讀書至靖難功臣傳詳核姚廣孝事皆當我成祖文皇帝在燕召而見之問曰爾能卜乎對曰能以三錢投上密祝而擲之曰大王卜天子乎上曰咄和尙勿妄言廣孝諫然而退嗚呼即此一言固知靖難兵大非得已也實由齊黃諸人激成之耳建文爲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太常卿黃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繞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建文時諸王僅有護兵繞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滅亡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具也 太孫言追我太祖崩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輔太孫值諸王果各擁兵專制地嫌勢逼詔令哭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軍吏悉聽朝廷節制上自燕邸入臨至淮安奉言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子澄走策凡親王有罪國輒除以故諸王皆不悅燕日選兵練士以勾逃軍爲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言天命有歸由是靖難之志決矣建文即位燕齊皆有告變者問子澄執膏先討對曰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今又大修武備機已彰露不亟討之恐變難圖又問

恭計將安出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爲名察軍成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也若今不爲計其及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因出侍郎張局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爲守將並受密命伺府中事日急元年正月燕遣長史葛誠京師奏事併覲所爲及入見開府中事誠不敢隱遂密有奏託使爲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上覺其有異色深疑之越日來朝馳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建文以至親故勿問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膽類兇豪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從燕願許朕應福泰去廣濟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運動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神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戚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默然燕又遣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燾至京師五兄弟皆徐輝祖甥也輝祖請收之且言高煦勇悍無賴倚驕射能擊惟叛主且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它尋遣還漸行則竊入輝祖府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燕上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後靖難師起高煦宜力爲參朝議雖不用輝祖言三月齊黃散策勅宋忠檢邊兵三萬屯開平置簡牘府護衛壯士

從忠北平王文興臣陳瑛開童等或以違武以召入京師
蘇兵將四出徐凱屯臨清耿繼屯山海關與忠相犄角約
馬青等密覲勸定應期俱發都御史暴昭則充採訪使巡
行天下至北平具得燕藩情事密封以聞力請爲備會相
王伯鶴遣寶鈔乘夜殺人降勅切責王怒自焚宮室美
人遂乘馬執弓躍入火以死且先廢周王懌已廢齊王榑
及幽代王桂岷王榑于其國是爲庶人于是廣孝乘上
命下時再拜曰臣幸居燕亡左右獲聽故敢畢其愚至
肅宗室侵瀆齊藩所戮辱四首親士伍張五王夫太王
先帝所最愛也燕民仁明昨常英武冠世得士衆心注
所最忌也注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越其民驍勇爲地
隆襲衆悉雄創屬郡之村官良家子投甲可三十萬乘
十年大王之裝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
走山東略河南此等若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王即不南
機先發欲高臥得耶且燕臣耳臣竊謂太王才之盛與
臣卜無異也上曰子休矣對曰臣有所與相者表瑛請
以決曰與借來瑛至就傳舍上從視類有十餘人往視
相曰吾等俱護衛彼耳瑛獨起揖上跪拜上止之
稍開命入宮悉屏左右瑛俯伏曰太王太子也臣雖
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接則皆以太王故適燕山有戶倪

詔告燕變六月詔責燕益急上因託疾伴狂久之大稱
病身月圍爐輒握頰言寒官中亦仗而行三月官入問疾
謀密告曷殿下無恙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又密疏內
聞血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密謀踪跡即發符遣府
官校又密勅張信手執上信日夕憂憤不敢言以告母
母驚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燕王當有天下吾聞
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去何有勅使趣信信絕
然曰何太急乃往燕邸請見祿得入乘婦人車徑至宮門
上見其挺身來乃召信入信拜床下上伴爲風疾不能
言信曰殿下無恙也有事當以告臣上曰誠然信曰
下不以情語臣臣等朝廷有勅檄殿下殿下果無它當就
執如有意勿諱臣上見信稱臣又意甚誠側下拜曰生
我一家者子也疾召廣孝密議或數息泣下廣孝曰天之
所與誰能廢之因問師期曰嚮固未俟吾助者至助者吾
印也今可矣言畢忽落瓦墜地碎上不憚廣孝曰無異
是欲易黃瓦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上曰今不遜順天
隨人猶安坐何爲上叱狂夫何來妄說二人曰臣布校
司吏李友直與伴李平向藩臬諸臣以臣機警可奇心腹
常令調府中事今當跪殿下欲大舉得肯遣殿下脫不信
詭草圖在請閱之上以藩臬吏恐故遣來探已怒逐使

去二人曰遂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不出乃留匿邸中急呼張玉未能等至出跪草示曰此何爲者能曰先擒貴貴餘何所持上曰不如以計取之依內官來逮所坐名救下就令召貴貴付之將必入入則可成拘于于是盡縛宜校置廷中言侯貴貴來與械去時貴部置北平七衛兵披甲執杖鉦鼓呼呼布城中圍逼王城盡相端禮四門與貴商確度上見兵大集驚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防守遂弛不深虞伏兵左右果至爲壯士縛上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迫耳誠貴貴三人皆不屈死國者驚相告稍稍散去遂命張玉帥諸將攻九門貴同官彭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人將入攻遇府中健卒雁來興丁勝出格殺二馬宣亦巷戰不勝走薊州靖難師起王謀畫爲多事可否止衆論未定者王止色數語立決首用王策撫順鋤強三日北平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至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上親督師特設祭見被髮而進旗者蔽天上顧廣孝曰何神曰衛同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上亦即被髮伏劍相應兵初起暴風雨上心厭之廣孝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乃大喜師行馬宣起兵西逆遇爲王所敗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執殺之罵不絕口曾濤同守州城攻之不能下招之降不宜

出兵奮力不能支被執不屈死城遂克玉是夜急趨道化戒將士止殺日師行以得人心爲本簡敢勇士四鼓登陣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執殺守將徐不傷一人分兵通州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是時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值余瑛走居庸忠承制即令守關相爲聲援瑛簡練關卒得數千人討進攻北平上曰居庸險隘北平之襟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瑛若據此則我肯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遣將徐安等擊瑛與且戰且守瑛兵不至燕前徐祥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瑛棄關走懷來保忠上曰不忠提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忠輕騎驟然復自用疾趨先擊可立破也遂率精銳人千急軍倍道趨懷來獲譚吉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盡爲燕府誅滅委尸積滿道路盡力使家報國恩上急令其家人張放旗幟爲先鋒衆還識之呼其父兄弟相問勢叩無不應皆喜曰我家固安何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到陣未成一上一座衆悉渡河鼓噪直衝其陣忠敗奔入城併余瑛同被執死是役也惟莊得一軍獨全餘如孫泰並從忠戰先登頗有所獲靖難兵擇善射者射泰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與彭聚力戰各奮呼陣死大同守將陳賢引西師來援不能

救退師當是時諸將校爲難師所停有百餘人皆不能
降皆死大半不可考矣自是懷來既克兵勢大振守國
平龍門上谷雲中諸將相繼降附大軍守將上萬謀勇自
負一心爲國效死無恨每戰輒先驅諸難兵長萬部將
劉貞性異不斷陳亨有二心欲降燕長萬不敢發上用
反間計貽萬書盛稱萬極堅強亨誠誠半密召所獲大軍
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寄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
亦悉行許得同歸獨無賞心懷不平至即發其事貞可登
執萬萬極辯不能自竟下獄蓋大軍已自生變似不能守
矣八月朔命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竊思李堅等左右副
之同吳傑吳高吳廣楊松潘德徐猷顧成等分道北往州
支兵次其冠牙遺虜將徐猷顧成等分道北往州
率銳鋒九千進據雄縣約思爲殿節屆中秋上度松等
夜飲不備率衆渡白溝河夜半來圍城攻破盡屠之九千
人皆殲歿忠來援松上先遣譚淵領千人伏月深橋水
中忠至伏發突擊忠俱被縛張玉進曰而扼吾前
膝今先擒之可喜也但炳文率兵三十萬屯其定願請月
往此敵還報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上至無
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
否衆未有說王曰今當得趨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一

戰可破也上善之曰吾倚王一人足辦吾事師抵真定
王曰炳文不虞我至可由間道破之初炳文兵營據沱河
南北其部將張保降燕言狀上厚撫之遣歸詐稱被縛
脫還又言雄縣破降燕兵且且甚至若河南兵北移庶可
併力以禦炳文遵用保言移營至是遣丘福以奇兵出其
背而宋能率敢死士三千騎衝陣炳文大敗奔入城盡力
固守李堅中興與忠同被執斬獲無算併敗吳傑援兵炳
文夙稱老將善戰渾沌攻剽報聞遠邇震恐建文大有憂
色召問于澄對曰勝員兵家常事今天下當憂兵糧食足
區區安瀾豈能當吳王金帛賂誘五寸萬鈞而進討
且成擒遂請李景隆爲大將代炳文九月永平脫報言吳
高等以逆來兵圍城急又謀報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餘
衆併調各道軍馬進營河間大衆鐵鉞飛騎戰栗水陸並
進軍輿賴以不乏計將大攻北平上聞之呼景隆小字
曰九江青梁堅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伎倆自用苟克
任事以敵十萬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
在此夫不敢至今須往獲永平彼乘吾出必來攻堅城在
前大軍回擊可立戰也諸將曰北兵少奈何上曰戰則
不足守則有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爲永平也直欲
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倖不能戰聞吾出援必走是我一

聚而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與張玉謀送東援示平。既至高平。果望風棄輜重。遁追斬甚衆。玉因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克。後願上領之。十月。議攻大寧。請將曰。劉貞守松亭。急未易破。安從取道至大寧。且景隆必擾北平。不如還師徐圖之。上曰。今劉家口徑趣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兵壯者悉聚松亭。城皆特老弱易敗耳。拔城之日。撫安家屬。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而吾以大寧既破之勢赴之。其奚不尅。第行亡捷計。貞若陳軍。知靖難兵至。急趨援大寧。時十萬被反間下獄。亭久已生心。又大寧被逐。則劉克附。盡潰。不遺。其自悔曰。吾失斷也。夫不得已。浮海還京。是時朱鑑握力戰多斬。殺既而又不支。被縛罵聲不絕。死。大寧既拔。上駐師城外。以車駟入會寧。王執手大觸。惟諸窮蹙。請甚切。寧王爲之草衣。原副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以漸入城。陰結諸胡。併思歸之上。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大寧城爲之一空。靖難兵至此愈盛。自後大寧棄與塔顏諸虜。其行都司遜于保定。而京師東北遂失一藩籬矣。景隆聞上在入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迤州。又結九營于鄭場村。觀督之以待北兵。還

今壘營人各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成門。燕守臣郭資及將弟銘。偕廉廣李讓等日夜防禦。斬捕兵民。轉給饋餉。世子嚴肅部署。又夜縱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遺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促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使自擾亂。退營十里。劉璟夜半渡河。水陷馬。斃。環力破水跳。躋岸。肩雪走良鄉。則裂城行三十里。遇子病翼上馬奔還。獨曜都督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散入張獲門。繞不可當。殿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齊進。城中于是連夜放水灌城。天寒水結。明日。前兵雖欲攻城。不可得矣。是舉沈後。拒許。多出廣孝。孝餘眷附去。並申機。適以故內外應合。無失。若驛問廣孝。餘眷附去。並申機。適以故內外應合。無失。若上至會州。立五將軍。各置副將。分領大寧兵衆。計與景隆大戰。景隆方宵旦戒嚴。士卒極疲。雪中苦不休。凡凍死及墮指者甚衆。上諱知之。謂彼虐用軍士。人心憤恨。剝骨誰官出死力以博一勝。乃師莊鉅攻一營。盡殲之。莫有敢者。連破七營。張玉等請直搗景隆營。列陣而進。至城下。北平將郭資等先預設伏。截南兵後。至是城中兵亦鼓噪登城。大呼伏盡。發急開門力戰。表裏夾擊。景隆軍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聞景隆

敗走委業兵。越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諸將稽首賀曰。前臣等請先破景隆。然後攻大軍。而殿下不從。齊謀料敵制勝。無一不酬。何其神也。上曰。此道中。晉智臣等所言。皆計出萬全。我所以未用者。度有可乘之機耳。要不可爲常法。但後有商畧。無難于言。自此北平。固解。用軍潰敗。大勢已可知矣。乃我成祖。猶克盡臣禮。再上責自陳力。難延臣所任。論人事。且傳教天下。以歷叙不得已起兵之由。嗚呼。此真聖主也。易嘗有利天下之心哉。故曰。靖難兵。大非得已也。實由齊黃諸人激成之耳。

顏季亨曰。余小子。竟無知最喜究心古聖人行事。每于周文舍。僻邑者。而立武王。竟不能無疑。且如身在。陳蔡間。既而瞿然大覺曰。待之矣。文王意固在發也。即體其祖古公亶父傳位季歷。以及已之微意也。若我。

太祖亦何嘗不屬意。成祖嘗與劉三吾。密議三吾對曰。皇孫年當世適之子。子沒孫承。通統禮也。即立燕王。置泰晉二王何地。太祖領之事。遂寂然。意終未釋。封之燕。夫燕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如南黃州。真係順平大名諸所。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賦饒。街北雖沙漠。不毛。廣著馬牛。其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遂金。殘元。藉之興業。特以燕府王之者。固欲其護中國而屏四夷也。

及將勝。或有言密授。太祖一節。封識。年。日。後遇大難。啟視得脫。靖難師既入。勢甚危。乃始啟之。得度牒及免。繩立召僧判。髮出亡。免患果爾。則後日靖難。氣。雖事在未。然乃國師劉基。必密與太祖預有成策。特在周文。則順行之我。太祖則默聽之。兩以故。武王亦顯受之而我。

成祖亦默承之。兩者上下千古。如出同心。一主救民取。一主除奸靖難。皆出自大不得已。設今商季不至。大無道安從有東征之師。而齊黃不至。太激愛亦安得有南下之旅哉。何以言啟發也。初。放于不近人情。再放于驟許。則。情。執。于。變。也。然。太。王。皇。考。所。家。道。也。

以爲利起于戈。于苦塊之間。明矣。何虞之謹也。已則示人以猜。而能謂人已平。况大臣無將。則誅周王骨肉至親耳。罪止不能統統。微。若。叛。謀。未。有。聞。也。胡。遽。遣。李。景。隆。訊。問。景。隆。者。又。不。能。曲。全。其。間。反。大。索。金。寶。以。不。遂。忿。怒。強。坐。不。原。逼。一。玉。而。諸。王。心。戰。矣。相。繼。告。變。雖。懼。龍。爭。卒。成。大。故。伊。誰。咎。哉。御。忠。韓。柳。上。書。何。不。聽。焉。昔。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則。舉。虎。手。足。尊。則。臣。中。叔。父。使。

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弗告。子遭殘戮。其心安乎。臣竊念之。未嘗不流涕也。此皆堅偏。偏見。病澤。封太。重疑。應太深。至此夫辱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質。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害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來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不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方深而出入難。雖國事有方。且揚揚自得。使其勒。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劍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使不深察。無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鑒。聖代王之國。封湘王之墓。還同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尉公。俾其各命世子。持青勳。燕罷兵。守藩宗社。幸甚。如此畫表。極爲懇惻。深切而達。文不悖卒。致滅亡。天耶。人耶。即不然。如高。魏所稱。諸王分封。星羅棋布。比之古制。不無過當。故多驕逸不法。此所難處也。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縱恣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察之。再犯則教之。三犯而不改。然後令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魏言果用。可無靖難兵矣。奈何哉。大臣生事禍國。騷削諸藩。亦有勸于漢。晁錯計而卒用亡天下。想之迂。近舉古不虛。后慮實趙亡之器。豈

保定之才也。庶幾若曾。鳳。詔侍班會。上以藩王自北平入覲。馳皇道且不拜。屬聲言不敬。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華加侍郎。又不至。刺血書襟上曰。余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爲之。辭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繼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大天。解屬妻李侖子公望曰。我死勿易。丞遂自殺。嗚呼。語有云。慷慨赴死。乃死。空就義。鳳詔可謂兩有之。即于國事無裨。亦可一死。奈其矣。其餘死事大小諸臣。肩摩踵接。寧惟是鳳詔一人已哉。或于城守間殉節。或于聞變後自經。或于革命日就戮。比比是實可勝數也。悉爲叙列于後。

靖難中案

景隆既從北平敗走。駐兵德州。銳意後舉。我成祖文皇帝諱知之。曰。我先趙大同。彼必來援。南兵脆弱。不堪此苦寒。地疲于奔命。不戰而屈。其兵矣。遂出紫荆關。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時有河止。將張倫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感劉州將馬。官。曾。濟。等。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大。際。憤。合。兩。所。官。各。率。其。兵。南。奔。諸。盟。報。國。即。命。從。景。隆。軍。景。隆。敗。則。貴。子。澄。曲。為。隱。護。內。不。得。盡。開。反。加。身。隆。官。令。高。幾。從。之。出。師。參。贊。軍。務。幾。復。上。書。言。臣。願。使。其。被。忠。膽。大。陳。義。禮。應。以。楊。福。送。還。往。燕。稱。圖。朝。庭。士。臣。幾。注。書。燕。屠。太。王。其。桐。海。濤。傳。達。子。善。與。人。謀。變。解。紛。我。國。家。內。有。聖。明。君。王。外。有。尊。尚。藩。翰。聖。治。可。待。今。大。王。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王。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勤。于。戈。執。若。知。解。用。是。得。奉。明。詔。置。死。度。外。求。見。大。王。如。得。盡。一。言。即。頸。血。污。地。所。不。恤。皆。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先。戮。秦。閭。或。解。去。護。衛。或。所。愛。子。孫。釋。至。親。猜。忌。之。疑。塞。謫。賊。離。間。之。計。不。與。周。公。比。隆。森。慮。不。及。此。聖。懷。遠。通。大。與。甲。兵。籌。議。字。任。事。者。得。藉。以。銷。毀。下。殺。跡。在。班。文。臣。實。欲。效。漢。身。王。偃。七。國。以。誅。昆。錯。為。名。家。必。自。毀。然。後。入。殿。

之。恐有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勢。率眾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即今大王據北平。掩襲郡縣。易若建瓴。然與兵數月。尚不能出。茲爾一區。較以天下十五。而末有一焉。將士殆亦疲矣。不如信臣言。上表辭罪。按甲休兵。朝廷寬有再修親好。庶天意順。人心安。不者。執迷不悟。僥倖倖事。視夷齊。泰伯。諸賢。為何如哉。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代。悔何及乎。幾曰。髮書。生。輝。輝。微。命。誠。生。死。不。思。敢。竭。其。愚。衷。若。此。書。再。上。不。報。次。大。同。益。急。景。隆。疾。引。兵。出。紫。荆。關。上。自。居。庸。還。北。平。不。得。戰。內。兵。果。死。無。幾。罷。香。奉。貴。子。澄。仍。留。京。師。二。年。庚。辰。夏。四。月。景。隆。合。兵。德。州。收。清。平。號。百。萬。與。郭。英。等。進。兵。真。定。以。圖。燕。上。車。泉。渡。馬。駒。橋。南。駐。武。清。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平。安。先。至。白。溝。河。吳。傑。等。自。真。定。核。營。保。定。朝。白。溝。河。會。集。上。進。至。固。安。謂。丘。福。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眾。郭。英。老。邁。遲。鈍。平。安。使。而。自。用。胡。觀。驕。視。不。法。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其。來。無。能。為。也。惟。恃。其。眾。耳。然。眾。不。可。恃。也。人。眾。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前。復。不。相。救。左。右。不。相。顧。徒。多。無。益。也。况。彼。將。帥。不。專。而。政。令。不。一。紀。律。弛。馳。而。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之。戰。眾。非。不。多。兵。陣。非。不。利。運。之。即。敗。而。風。行。也。

假其摧敗。獲矢志喪氣至。今竟號令。夫將有三軍之
司令也。將志衰。則三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形矣。其兵械糧
餉通焉。吾資爾等。但林馬礮兵聽吾指揮。舉之如拾地芥。
張玉白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駢白溝河以逸待勞。

上稱善。是日即率兵渡王馬河。駐營詠家橋。夜大雨。平地
水深二尺。軍士疲不能寐。上坐交床待旦。凌晨渡白溝
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上曰。平安堅守。往從吾出塞征
胡。敵吾用兵以故。敢為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落。
安驍勇善戰。互有勝負。北軍屢却。安收兵還營。時景隆等
合兵六才。萬勝官白溝河。藏火礮一窠。蜂蟻馬州地。計入

馬遇之。輒燭夜與北軍大戰。上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
馬伏地。視河流以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復軍
房竟狼狽走。平安善鎗刀。斬北軍陳亨。已得高顯帥精騎
數千。合上接戰。兩軍相持。南將輩能引其子及精兵萬
餘人。杳躍而前。大呼滅燕。斬百餘騎。景隆遂麾諸兵乘敵
夜。上見玉等陣動。急又見陣後塵起。日敵繞出吾後矣。
急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彼眾吾寡。奈何。宜退就玉軍。
可以併力。景隆等叫噪益進。矢石俱發。注如雨。殺傷甚眾。
上三易馬。三被創。三服矢都盡。乃持劍奮擊。劍又缺折。稍
却馬。瞿能幾及之。上急走。陞登高處。伴鹿鞭者。招後繼。

者。景隆疑有伏。怯不敢前。上還率眾馳入陣。陣動會旋
風忽起。折南軍大將旗士卒大亂。崩聲如雷。單能父子。皆
命通淵。勝聚等殊死戰。並歿于陣。上因命乘風縱火。燬
諸營。離河者是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蕘器械。
輜畜萬萬計。斬殺溺死者二十餘萬人。北兵又追至月餘。

擒降十餘萬人。景隆單騎走德州。初景隆在師中。內道中
官賜璽書斧鉞。渡江忽大風雨暴作。舟破盡沉。諸江夏四
月復賜之。至是又盡為北軍所奪。景隆素專恣紀法。不嚴
號令。頗數譏去。以為將非其人。天之不假易耳。白溝春骨
如莽過者。悲焉。是役也。徐輝祖奉勅帥師來殿。獨得全軍。

以還。先是靖難兵起。選募諸勇士。楊本情應法在所募中。
會吳王撫軍本請登將臺觀兵。見大水淼茫。平附一軍皆
不見。王駭而問之。本曰。此水通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
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被壓不敢前。屢取勝。景隆
忌本不上功。本約日出戰。請繼兵。景隆曰。今日暑之一。因
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驍大
畧謂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
今袁宇與耿炳文表軍士二十萬子燕地。陛下條其舊臣
宿將。不忍加刑。徐輝祖從燕亦復誘喪士馬。陛下召回。仍
命教場操練。李景隆進其喪失兵馬無限。朝議皆同。乃歸。

罪羣下乞假臣爲大機兵用能官一員召募募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當自保舉用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直趨則可免生民于塗炭矣宗社于泰山議甚仇切不能用本遂帥孤軍獨出無繼被擒繫北平獄五月靖難兵攻德州景隆度餘不支奔濟南遂克德州併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執教諭王省旣而釋之歸生明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而死省文靜剛毅難兵入濟陽量父必節死預遣人求父遺骸竟得之歸葬省子預判養劉亦抗節死賊中表其墓於南校後陳思賢舉行俱優差遣林講士亦素懷忠抱義率命詔至思賢臥不起迎項之召其徒謂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從容設舊君位哭拜如禮遂見執死于道論者美二公不過廣文先生無城社寄託當日自將相而下各繩以大義何暇毛瑣及二公乃從容論論乎格生徒一觸柱以糜軀一哭位而就縛蓋亦一時天子敦尚禮樂廣教化之明効也不然胡以蓄厚而勝茂若斯夫建文竟慈撫世而禍祚不終幾爲後世細笑獨其人心慷慨殉節爭先勦出一時標貞千載建文若增而重焉嗚呼亦既食其報矣景隆既敗奔魯軍高麗自板南歸遇督餉大叅鐵鉉于臨邑相持大慟慟已方對酌端

午復悲歌涕泣以死自誓相期協守濟南以須後援遂趨入募兵併集潰亡士卒景隆自德州來就鉉上率衆攻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益急鉉雖備盛庸等悉力防禦大挫北兵上肘書招降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諭荅附請罷兵賢寧即濟陽學生素受業于王省者也時偶在濟南城教特作論以答之省之感化如此上不報命其下限水灌城中城中人大惡鉉曰無恐乃詐令軍民出降上大喜下令止灌鉉伏勇士急開城門俟上入隨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上窘甚大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鉉奮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夫幾擊北兵皆破之止情慟然無所出然圍終不解子潛等計請和以息燕李得威據觀前見上濟南軍中上執詞得齊黃乃解兵歸報以爲辱命下獄尋釋之秋七月平安率二十萬衆次軍家橋欲分兵出御河奪燕餉舟聞高繼出單良鄉遂不攻進上圍濟南日久城極堅百計攻之不下上不憚姚廣孝建劄曰師老矣請暫解以圖後舉遂令之南去鉉庸等奮力合兵進復德州勸稍振宋泰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頽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

定南朝諸將潰退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
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署部號今招徠之北平可
破也北平破北兵同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勇大
叅公檄諸守臣倡義勇侯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
驅之大叅公館殺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
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
甚而南將皆弩材無足恃其若固守濟南率北兵使江淮
有備北兵不能趨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激之以待客全
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若連賦廣歌激發忠
義以再為後圖上聞是濟北向欲出師攻滄州恐南兵
為備乃伴言使遠東將王聞之不樂至通州張王請聞曰
今當遣大敵而勸師遠征況遠地早寒士卒不堪此行何
意上屏左右密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德州平安吳傑屯
定州俞凱陶銘城滄州稍與足為吾梗德州城壁堅半大
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定急未得下獨滄州折築東土易敗
我乘其不備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可旦暮得兵貴神密
聲攻遠東者使彼懈不為防耳玉叩首稱善遂循河而南
渡直沽晝夜兼行抵滄州城下列營觀等始覺倉皇收兵
具出兵拒戰敗績入城守北兵攻破城東北凱等皆被擒
械赴北平時濟南捷報至京師封盛庸歷城侯克平燕將

軍兼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叅盛庸
軍務召景隆還救不許夫景隆皆備忘刻戰輒敗棄其師
遁召達京即頃刻論死尚不足以償數十萬人之命何所
顧恤不以背矣鉉乎子澄愴哭曰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
不亟誅何以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
之不聽憤激痛哭言此青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降奸誦
失伏誅子澄復指庸愴哭曰誤為景隆死不足贖誤國
之罪終不聽冬十月平燕將軍盛庸左右副將軍陳璘平
安泰軍鐵鉉等督其非進庸駐德州靖難師後直沽之舟
重長慮戰降獲輜重順流而下上自率衆南行庸兵變
其後不克遠至臨清也館陶掠大名獲南軍糧餉轉至汶
上掠濟南庸鉉率兵驅其營東自道充鋒燕營營口北
將朱榮劉江襲破寨寨走唐禮被執進攻東昌庸督師勵
衆簡閱精銳背城而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北軍方恃屢
勝直至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併以數千騎繞
出陣後庸麾兵圍上數匝合平安兵亦合庸益銳殊死
戰上自衝擊不得出朱能在諸將中最年少善攻戰是
時奮率胡騎擊南軍東北角于是西南抽兵漸薄能潰圍
而入竭力死闘上易服奮躍馬以出張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竟被創殺北兵為

火器所乘大敗走庸軍復大呼噪斬萬餘人北兵遂北
庸趨兵追之復多斬殺越日再戰北兵又敗步卒先走庸
乘勝追擊僵尸盈野北乎震動始庸銳聞哨難師至先精
練軍伍重懸賞格盛衛安將士人人思奮遂大勝燕出師
以來未有是也當北兵敗走時上獨以一騎殿後通高
烈兵至獲庸部將數人而去靖難兵退駐館陶庸遂飛散
莫定於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燕歸路竟不及然燕大喪
氣矣既旋師諸將皆及東昌事上曰勝算兵家常事
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之如失吾左右手今吾懷不帖
嘉食不下咽耳蓋玉嘗謂虎下曰為將當戰血戰死乃能
日勝武臣庸庸者二
已祭陣亡將士張玉等上自為文祭之涕泣如雨自彼
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廟謂未能日上憤甚志
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王戰愛後軍旅之事一以裕能
能力勸整軍再進上慚思且有憂色廣孝曰前固已言
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上遂
命召募勇敢士謂能日賊勢踴躍漸來兄通莫如乘其未
出先進師擊之不可坐受兵制乃戒勵將士遂出師駐保
定真諸將議所向衆言定州民新集攻之可拔上曰野
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千枚效況彼軍相為擊援攻城

未拔頃師城下必合勢來救勝負未可知也今真定距德
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出迎戰先來擊者敗之餘
自勝諸將曰二百里豈遠哉軍分兩陣賊聞彼合勢奔
進我腹背受敵矣上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
勝敗懸于頃刻雖百步敗不能救況遠至二百里耶爾等
勿憚試觀吾破之庸出兵德州至單家橋營于夾河結陣
甚堅北軍後至掠庸陣陣有火車火鏡強弩戢盾固不可
可動乃退庸出千騎追之北軍率來半薄庸陣終不可動
北軍步卒攻左翼騎兵搗中堅庸始揮部將莊得力戰斬
北將譚淵北軍小却止更以勁騎出庸陣後乘其搖擊
得信統將楚智重被執不屈死張車旗充偏將力挽千斤
每與靖難兵接戰輒麾車旗先登軍中呼為車旗張轉戰
山東屢有俘馘至是力戰死猶執車旗不介北軍皆異之
是夕賊驅追各飲兵入營上以十餘騎通營野宿明
旦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士相顧遲疑不敢發一矢以
朝廷有古無使全負殺叔父之名也上既還營復嚴陣
約戰北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互相勝負屢遷
屢退將士皆疲各少息頃間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
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北兵大
呼乘風縱擊庸軍大敗踐踏死者相枕上追奔至海范

河衛力走得脫遂還保德州當是時肅特東昌之捷未免輕敵謂此舉必破燕將士咸携金銀錦綺曰破北平張廷痛飲至是盡爲北軍所獲既定諸將平安等率師駐單家橋與北將薛祿大戰祿馬蹶被擒脅脫縛技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安軍初安又與吳傑約合兵盛庸協戰比出真定聞肅敗乃還上謂諸將曰傑與城固守共爲上策若軍出即歸避我不敵是爲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乃設奇以誘之是日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令校尉荷槍抱梃見佯作避兵奔入真定城中報云北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傑等信之乃謀出師掩其不備遂出軍漳

風蕭蕭哀鴻遍野

沱河距北軍營僅七十里上聞之大喜夜遣兵渡河諸將以時日不利爲言土曰拘小忌者漢大謀遂遣騎兵過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遂進與南軍遇盡滅傑等刻方陣西南上曰方陣四面受敵乃以軍廣其三面悉指銳攻東北隅復自以驍騎衝渚沱河繞出陣後傑發火弓火弩射上矢集旗竿斃于羽毛竟不及時安于陣間轉樓高數丈登望見內軍殊喜麾軍力戰無不一當十上望見安樓疾率精騎直趨樓攻安安不自持急下樓隨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樓傑軍大亂追奔抵真定城下俘斬六萬餘人南將鄧說陳鵬俱被執安餘入保真定南兵來

斷力行欲往援平。諸將曰：以北兵少，則曰戰則不足，守則餘。欲趨攻大寧，諸將議旋師。則曰：第行亡捷計。師進固安，則謂諸將：爾等但殲兵林馬，聽吾指揮，師出真定，則謂諸將：爾等勿憚試觀吾破之。諸如此類，未能殫述。四載行軍，問誰事不出自聖策者？手無有哉？建文則日與李福輩希古道，弄柔翰，注思講學，恬武範，文性佳，親縉紳而靡介胃。一切軍國大務，視若等閒。悉令方黃決策，蓋以屬之景隆。其以敗餉報者數款矣：子澄秘不上聞，反令督兵如故，龍錫加官，竟辱國喪，師無過。召完房，致使武臣盡弁憤憤不平，望懷我武，謀所無凡，臨陣生心，身爲廢將。昔可以千計至，極極潰潰，增國壯烈，自謝其爲宣朱繼張。倫數十輩外，又幾何人？嗟嗟！一時內外文臣，懷忠向化，非不踴躍致身，越死如鶩，痛瀉者兀節者，無慮滿百數。蓋振古一創見焉，亦奚補于興亡之數也哉！我太祖起布衣，漢上奮一劍，成帝業，是時左班不得望恩，幸且亦無短長可效。不過定制，度修諸章，兢兢奉明旨而已。上下十餘年，專意右武，而干城爪牙，相繼輻輳，歸命各爭先出力，願效死以集事。勛名燭然，可親者視此爲何如哉？兩朝相反，曾不甚遠。文武雖合感化，現異信哉！人至意有所向焉。下者環而應之，捷于驚轉，神于鴻化，有然乎然而莫識其所以然。

者耶！此猶平日感名苦此及兩軍對壘，關係匪輕，將士生死懸在須臾。家國興亡，決之呼吸。此何時也？兵法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正爲此也。乃亦狃于不忍殺叔父之一言，自夾河戰後，成祖直抵京師，無退計，或挺身當前，或單騎殿後，衆皆相望，錯愕莫敢以一矢石相加。建文救之也，內兵心忌壯師膽張，此急而後奮，此暇而倣，堅又何俟接戰，現勝負哉？夫不忍叔父，蓋自忍也。與宋襄之仁義何異？若欲勿殺，則如讓之，飭兵無害，則如已之。讀史至此，而不啞然笑失聲，憤乎其時在廷諸臣，獨不出片語相難，何與雖然，建文之不終，成祖之嗜難，其非天也，即于歷之薦景隆與景隆之屢敗並稱，誤國亦孰非王蔽厥衷，以惑相暗難之成，無如猶曰：誤也，非天也。則白溝交河，魏城三大戰，靖難皆有風助之，真先敗后勝，天意所在，不見而章。南北成敗之形，于茲成矣。噫！督漢高以天風而脫難，木之固武，成祖以大風而成屢勝之績，從古帝王，得天下何者，非以得天爲本哉？天將有所成，則必有所誤，故子澄景隆輩之誤國人也，亦天也。

援城下糧糧清出兵追之輒引去城中乏薪至星伏上遣人招清清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殿不至今爲朝廷守封疆其敢棄命失職上悅清言緩其攻平安率兵攻北平管平村離城五十里援耕救世子督東固守遣人如靖難師告急上召將劉江問策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高胸請與江先往江曰殿下如何兩處顧得徒困走不定焉敵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上喜賜酒送其行江約曰臣至北平以砲爲號一次砲響則水關二次砲響則進攻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戰死矣因若入城中既而救至則等敵軍勇氣自倍宜令軍士大舉圍城三砲響之後爲殿者放砲不絕則遠近皆謂大軍繼至安軍必駭散已而果如其策安敢走還真定朝議遣張安鼎燕世子書先是孝藩門人林嘉猷嘗居北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與世子不相能內臣黃微素奸險亦惡于世子微方辦事三郡王佐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軍中時時預世子孝藩固知之因請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也用間兵家所貴世子誠見疑燕王必北歸王北而我餉道通事乃可圖建文額之至是乃令孝藩作書許王世子燕王命安貴至北平世子得書不啟封押安俱致軍中三郡王及微先已馳使告世子且反上疑之

爾高煦封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書至敵視曰嗟乎幾殺吾子大同守將彭昭引入兵紫荊關掠保定駐易州水西寨約期進攻北平上聞之即日遣兵援保定留將孟善守之即渡漣池河真定裨將章諒率兵餉餉援房昭北兵圍水西寨遣別將朱榮圍定州時昭兵糧乏兩軍相持急不能破因暫解水西圍并力攻定州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真定遣將花英鄭瑄率步騎三萬援昭水西寨上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齊眉山北兵港出英陣後合戰英瑄被執昭脫走遂克水西寨師還北平時諸難兵已起三載所得不過永平保定數郡縣至此中官出使以約束甚嚴往往奉氣有密謀北戴約爲內應者臨須而揚京師天下可定上以爲難既正位內臣多父子兄弟相爲遷善鎮守悉以是故四年壬午靖難師復南下廣孝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學行負盛名即不宜降幸勿殺殺之恐斷諸書種子上心領之師破東阿及東平守將急環被執吏目鄭華死之而華以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元年誅諸請是官兵起極謂其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乃稱病送還家時州長武知北兵薄城悉棄走率獨率吏民憑城守力不支請援山東又不至不食五日死師攻汶上執將薛鵬所過

是文推重所言悉從後爲有司所軋則請見曰臣愚猥承
顧問既倍座上聽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晨何以信天下
至是朝服躍入河死自是而兵益衰識者知金陵不可守
矣御史尹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每以周公
輔成王爲言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使既欲申大義于
天下不應便相違反設有踐跌便當讓位不失守藩者所
吟不辭恐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舟徒布衣不可
得也不報用者黃謙調遼東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鉉合力
以絕北兵後德兵移次御定至直沽遇北將宋青等衆殺
遂大潰溺海死者衆莫能計凡劫掠自汴京飯飽殺劉美
者耳與口授各謂曰劉美與劉平前殺劉美與劉平前殺
不得道淮矣乃渡泗水破肝胎淮河守臣樊士信死之
上率衆趨揚州守將崇剛募兵清夜不衛御史王彬
所任之會裨將王禮有之心秘通靖難師欲歸降影刺覺
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月甲不解嘗隨以千
斤力士壯將飛書城上有傳王御史來降者官三郎左右
俾力士其敢縛禮弟宗厚將千斤力士母誘其于出適彬
解甲浴盤中爲部將徐政張勝所得直至城上被北兵中
不屈死政遂出禮等于獄江都令張本欲守節不附其母
曰天命也可違乎建與政以城降本故不善則剛亦不屈

延靖難兵至畿真計趨京師官兵從靈歷風陽渡海守
臣徐安謀知之折浮橋絕舟筏死力拒守以斷來路北兵
獲漁舟以濟詔天下勤王詔曰燕兵勢將北關中打臣民
莫忍坐視余固宜即日收援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余不敢
忘報詔下文武吏民無不愴哭祭酒張順宗侍郎黃觀修
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募民出粟給軍餉各不顧
家然已無及矣蘇州寧波守姚善王璉及失姓者松江同
知各率師勤王先是給事黃鉉外艱將歸孝孺屏左右謂
曰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氏朝廷近臣冷難去何以教
我鉉曰丘郭推轂江嶺環等時其以要敵難敵以弱敵
也守將童僕殺捐不可謂調然則知府總督必皆敵也
國士風能當一面但紅蓮有餘卿下太寬此殆部之良才
恐不足定亂然爾家六藝本在江海我輩至此而棄之瑯
矣孝孺因附書致善善得書勸與越相對數泣以死自
誓善河達政體張弛寬嚴尤協時宜數造簡郡賢求治
道稍因俗改正吏民回轡轉解大治焉則郡長任侯德士
王賓臨悲舍車詣門又候華雲遂入太湖尋數韓先生
名可閉而面不可見素重俞貞木嘗饋米一日史澤遂錢
若所肯受之史覺其謀請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自守
甚高不苟取與今受不辭然即府公賢耳善知之使人爲

先容備道請見追切芹曰誠願見然芹民也若明公弘下
士之風請俟月朔會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黃經
義芹曰此士子輩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善益起教請
問今日急務芹出袖中授一簡竟不交一言而出善視之
皆戰守制勝之策善至是密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臣調練
民兵相約勤王為麾下許千戶等糾獻上詰曰若一郡
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現任寧波廉廣陵
靖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令撤而麾之號埋美
太守靖難兵至江上進多方料理造大船取海道勤王
善更率朋謀為所縛上聞之怒何為對曰臣等欲勤王
辰州被陷王釋還田里又有快法同知素忠勇勤王請至
楊募死士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後聯于南非兵既入
侯其孝儒曰事迫矣得骨肉至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授
兵幸至相與夾擊江上非單不長水戰事未可知乃以
太后令處成郡王如靖難師議和請割地分南北上
笑曰直殺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時六月酷暑
也有樂平令張芳方料聚勤王為燕游兵執至本邑梟首
暴死誣構殺何如生面無端集皆以為忠貞之報靖難師
至浦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上欲且漢和也遂會高麗
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按甲伏鐵撫照背曰勉之太子多疾

于是高煦殊死戰上率精騎直衝庸陣內軍小卻內遣
將陳瑄率舟師往援庸不戰而降少司馬陳桓督師江上
麾下海狗謀迎降金督將為首植黃以大義寬為所殺金
率衆奉迎自陳邀賞上命立誅之其棺欽植遣官護喪
葬之白石山莊軍得陳垣降遂渡江庸率海艘出戰高資
港嚴陣以待上奮力先登大戰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
來降初黃鉞言始驗城開地善死登岸用橋西向再拜祀
善泣數行下祀畢給家人歸祭其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
死鉞友人楊嗣其棺矣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尸不得更
數日尸忽自出立水中福大哭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
禮是之福父崇早棄鉞與福共學人多稱福有古行
靖難師至龍潭家昇與家入勸試自縊死朝遣李景隆等
至軍中請和分遣諸王守城問景隆請單但伏地稱臣進
天命惟戴薛薛納欽上曰不得奸臣吾必不允歸舊言
狀逮文集率臣大泣或勸幸浙或勸幸湖湖孝孺請堅守
京城待援遂不次揮祖等分兵出師禦寇退入資壤書四
出迎援兵為其騎所獲靖難先鋒劉保華聚哨至朝陽門
視虛實上親督兵直至金州時谷王與景隆守門谷王
登城望見塵蓋頓開城門迎入守卒莫不感大恸而去逮文
子殊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始得金州增壽即謀迎降

戰栗之山上南畢廖氏亦見牧雨子逃去後被獲論死劉
政亦孝孺試裁輔所得士曾喻以鳥中孤鳳志喜比時亦
慟哭不食以死相報魏澤以尚書請官宦士海當捕方氏悉
力保護周旋使得有遺育謝文甫詩所謂孫枝一葉有澤
之力也劉端王高並坐縱孝孺息村陰刺鼻而終上命
孝孺草詔不得改命樓建瓴惶惶不敢解歸而憤悶妻子
曰得無傷方先生耶連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
耳遂巡一夕自經死練子寧名安方靖難師將至京周是
修上書陳說國事大計指斥用事誤國用事者悉共誅
之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盡言者乎詔有愧而止臣是
傳見上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獲周公輔成王子寧去
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是修常曰忠臣不以
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者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
不果因是以建言遭挫折吃不~~後~~應天府學自經
死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
盡其心勿問瑛原為北平按察使以食事湯宗帝言其密
受燕府金錢有異謀被逮誅召還後修經府治建文諸臣
多坐其減恨宗論死同時余達辰亦遭書戒其子自公
死果泣諫死之時孫泰奔王叔英曰泰二心矣急擒之至
密問之乃相抱哭相語共圖再舉已春被執族誅叔英知

不可為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帶間又題其案曰生
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從自經于
古妙觀銀杏樹下道士盛希年牧羹城西五里地二女赴
井死黃子澄避姚善所約其航海吾辭以職導守士義舊
與城存亡公朝臣可四往流召因與後子澄逃去被執責
問不服族誅之併戮戶工兵禮刑卓敬郭任銀鉉陳惠
昭等五尚書初羣議討諸藩悉不及燕敬獨奏燕王
智勇超絕且據強地宜徙封南昌後又不未起上怒欲
殺而憐其才謂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先害朕惟教諫使
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
流金陵加其特稱愛取物使放言誠恐豈有今日敬遜死
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畢無經書敬死有餘罪神色晏
然經日猶如生夷王族上常日闕家養士三十年僅得
一卓敬任曾奏天下事先本而後末今日釋休果以備軍
實果何為者然而非討周南討湘除惡不務其本非上策
也且兵貴神速有持久忍耐彼勢已就有坐困耳上素
惡之故加誅鉉有濟南大功北師既入京城鉉尚擁兵
駐淮南大感憤飲自裁未及已擒至不肯屈令一顧亦不
可得剖其耳鼻竟不肯願勞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始
督軍儲于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上召迪詰問

趙授罵不屈與子鳳山卅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則鳳山
呼曰父累我此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斷肉食
趙唾之益指斥遂俱凌遲死各頭處來保拾遺骸歸葬照
曾爲止平梓訪使力請備撫至此以兵入出亡校洗見
上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猶不絕罵至斷頭乃已瑛請追
戮建文貴親諸臣上不許觀勿頒敏受學元貴輝惶死
節觀益極稱上舉兵索齊黃時親官侍中在趙文朝事
谷紹極其誅斥已奉詔募兵上游併督諸郡勤王至樂慶
聞變親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覓美之江
上明臣家人奔自京師曰翁夫人與兩女同被執有象奴
得之翁持劍劍傷其胸清殺夫人遂急携兩女尋家屬
十餘人投通濟門橋下死親至李陽河知建文已遜去即
朝服東向再拜亦自投羅刹磯湍流中藉其家嘉幸得免
追戮聖澤及枯骨矣上臨朝詰責建文中樂亂官則
顯侍太息曰若此何開利害亦欲改易且陛下未乾河志
紛紛爲又謂張桂卿久事皇考習知典故視時政有異
舊制者宜告朕無隱桂卿出遂自經吏部后堂死同官毛太
亦死陞義義代統爲尙書命盡改建文諸制一復洪武之
舊義從容陳曰聖威處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
聞衆數事陳說本末上從其言先有是言文而犯帝

座甚急一日早朝都御史景清獨緋衣入意欲犯一駕命
收之得所帶劒清曰方練諸臣俱已就戮我獨委蛇侍朝
不忍即死者爲此耳今事不成天也毒罵不已決兵齒嘆
血御衣上大怒命錢帛割其肉肉盡罵已足後精靈迭
見族其家已又時入殿庭爲厲又命藉其鄉轉相舉誦
之瓜蔓抄村里爲墟上清宮三日詰詢建文所在官人
指后尸應焉上遽出尸煨爐中伏而哭曰小子無知乃
至此乎用王景徽義如玉子瀛因大封靖難功臣陞賞
差
顏季亨曰生死之際義氣最重武臣不顧死生
難也兄文臣乎獨建文時諸將皆臣似春以死爲義無
高其高飛遠舉者又無論已考之固不能悉記之亦不勝
書然一復慷慨激烈之氣宛然可感余感禪精竭忠
詳爲叙列云亦豈能逐無添漏哉君侍耶王長曾專職刑
曹問燕國人罪從末減以故左遷靖難後詔召長欲用之
也長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
其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
飲飲置池旁自投池死長殮妻畢自刎耕于戶嚙道細子
匿它所送舉火闔室自焚死徐屋全家覆及京師怖不爲
意義舉侃然杜門終老給諫韓泰聞上凌江與妻訣曰

事至此我自分死爾若移勿推歸不則俱溺并無辱已被
執以非奸得釋自投城死修撰王良憂不食日憂愈閉門
涕泣不已服毒死御史童錦忠事建文諸同官有志節效
忠者時時會諸所將校懷感不力戰輒露章劾之遜位後
爲衆所持論死知府黃希范以政令嚴明士民信服北兵
入京素服不汙事後藉其家鳳陽守將孫岳嘗北師初起
大修戰守器械散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劉業維
西水陸有備北師竟從下流渡淮至斯胎金剛門不守岳
猶堅守中都後遺有死或置壽南谷府長史劉璟嘗至燕
與上奕璟勝上曰卿獨不效讓朕耶璟泣曰河漢
不取不讓不取讓處璟不敢讓至盛滿敗走還家委
疾後法官希有論璟逃叛逮至猶稱殿下招繫獄辭髮自
經死人成稱劉基有子前此皆有官守者也生員高賢宰
被執上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學固辭
其友紀綱勸就職賢寧拒不聽曰君以軍旅發身我本青
生食原有年干義不可然猶讀書知大義如樊翊羅義儲
福不過守門戍衛諸卒耳朝開雙大哭後問忱兩薦爲官
謝曰胡仕無害于義恐羽往日城門一暢竟隱終身義以
靖難兵動諸閣上書乞息兵講和又錄其上燕王書言
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

王之義殿下今以清國故朝廷即遂其願猶爲不可死萬
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福原衍燕山使
調雲南即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丹
中日夜泣不止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爲營地墓福竟有
姿色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飲使姑聞
官有聞其文欲委禽問所自來則曰此節孝婦安可犯一
日往湖邊浣衣見水邊有草類蘇席因取以纏席告之妻
始相繼以壽終終後席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即葬其居爲
庵名崇孝焉是三卒猶在建文未遜位時也釋外者謂以
其身從君逃難至痛數載其志家忘親忘身之忠孝和
是當日同事高擢以我身爲忠反使沐屬之親顏孝之骨
亦不得免齊以智術爲忠乃能致其玉脫走避于物外
老送歸關還莫西山是旬心之最忠應之最遠所全最大
乎然猶臨難從行不得不然者也事往矣時遺臭即存忠
心亦且灰冷矣尚書嚴震直奉使安南至滇中見建文忠
情不食衣金而死太監吳亮爲建文中官後建文臨寓宋
興隆寺朝廷使亮審問一見即曰汝吳亮也亮答非是問
我昔御便殿食子鵝棄塊肉在地汝暗手執壺狗姑之宜
遠忘乎亮伏地哭不能仰視使命畢自經死此輩猶等臣
耳非親也徐輝祖係上妃弟即畧敘推戴因宜而堅執

不屈恬然趨獄一何大也子建文爲統臣于中山王爲今
子矣故上曲從寬政使得病死以全輝祖之志而弗奪
其爵以報中山王夫輝祖不負建文人知其忠而且不負
中山王人莫知其孝之大也顧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寧惟
是輝祖一人哉侍讀唐愚士以父肅仕金陵嘗過游公卿
間得方孝孺名召爲官追肅前死陳濠奉表歸吳求父道
文雖流郵敗壁高差斷石靡不募錄什襲時時伏誦聲
妻切聞者皆掩涕蜀王敬授王卿痛父律遺骸未返丘
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即莫死所仰天一號幾絕
漢人感德稱王孝子是文初止言父死節狀降制贈學士
謚文節國朝以來文臣有益自律始是後痛念父歿食不
兼味子餘遺教凡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子孫相承其
十年不變若此者孝以清忠者也更有王遼曾爲大同副
導過北平私自進謁上大嘉禮建復又姚廣孝力薦
陸侍講上嘗問過建文君事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爲善
顧輔導非人耳上終薄建文無何建文服銀屑死嗟乎建亦
非因顧故主曲爲掩護乃建文真可與爲善者也爲太孫
時有陳理以子弑父逆坐大辟太祖命太孫處分蓋理
父患火症抱病經年庸醫誤認爲寒投以附子康一藥而
斃繼母素憤其子因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詳審其實

爲之平反一日遷者獲七盜已定罪送太孫覆審即焚首
盜非異訊之果保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
夜謀劫商舟遂強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得其情釋
之別府聽微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楷建文以見貌
釋色雪兩人之奇冤誠得之矣何獨于詩書所稱繩其祖
武監于先王全不究心今日併州縣術所明日更官制翰
階不四年間悉取舊章而紛亂之此豈應天變之危齊濟
時艱之畏讓耶若無益成敗之數而祇自速戾招尤徒使
靖難之師得藉爲辭又何利而爲之耶答在墓古之過
也善法者師意太祖經緯多年百疾貞密衡遠不如使
陰然變更乎說者曰後世民殺于多牧祿廉于兇具重以
中貴出使道路釋驂則次官省邑固有足米抑不思當其
靖則何時哉南兵屢替北師漸逼于戈陸德日不暇給國
勢危如累卵矣而猶以改更制度爲事曾不少休揚揚若
無事時管人燕雀處堂之喻其建文君臣之謂也事迫勢
急無可如何則惟有罷誦齊黃論燕息兵及致書世子開
其骨肉二策夫以成祖料敵如神明燭萬里豈其爲區
區淺術所眩自弛備禦而使敵人得乘其欺耶必不然矣
且誘子劫父益見計出無聊急而走險先以逆教天下耳
幸事不成成則貽羞萬世孝孺生乎守正動輒聖賢何相

背之戾也。顯沛必于是其謂之何。顧孝孺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有斷然不可泯滅者，可以無罪不贖，惟是泰奔窮德，子澄奔茹蘇間，難曰徒死無益，不如它之以爲後圖。噫嘻，怕死耳！何後圖之有？泰子澄可無奔也。仰天惟心向闕，大恸曰：臣不應誤國至此，萬死不足贖四拜引佩刀立白決其腹，幾乎被執然後死。雖云不屈，陋哉！晚哉！悔何及哉！是故亂其犯禍乃底滅亡，非盡君過，臣實與有罪焉。若我成祖則誠聖主也，既登極後，命蹇義悉革建文諸新例，義從容爲言：遂嘉其忠實，或有諍以不忘建文者，不聽。可謂公典虛極矣。又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留軍馬錢糧數盡焚諸言諍于犯者，因問諸臣曰：爾等實皆有之，衆未對。李賁獨預首曰：賁實有言，上固爾以是爲失耶？食其腹，思任其事，當國家有事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惡導誘建文壞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處于彼，今日事朕，當處于朕，不處向自違敕也。尹昌隆名在奸黨，舉出就戮，當陞大呼曰：臣曾上書勸讓位，泰旗尚在可援也，檢有之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非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遂貸昌隆死，錢習禮名在練黨，以未義，遂爲卿入所待，恒懷不安，以苦楊榮乘間以聞。上默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側，當

用之，矧習禮乎？時以廣孝孺殺之和尙，且于孝孺一人亦深勸。上以勿殺謂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後更生因此類推我成祖故多曲赦如有呂隆習禮輩者，遂不一而足也。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以至今日士安于飽暖，人忘其戰事，孰非我成祖與廣孝之力所賜焉。以視建文君臣不尤相徑庭也哉。雖然，仗節殉義之君子死于其時者亦多矣，承順則爵賞刻期拂逆則誅夷立至，而人各有志，往往甘死如餗，當其若免我國徼天下人心，慮倖自南，頑民後不多見。

征交趾案

上既登極爲永樂元年。安南國王陳日熿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上表獻姓名。爲胡一元子。詐稱陳氏嗣絕。奎爲甥求權署國事。上從其請。封爲安南王。除年甲申八月。老槐送伊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具奏黎季犛及其子舍。秋君虐民大惡不道。南興師伐情辭哀懇。上憐而納之。賜居第有司。月給廩食。其國故陪臣裴伯者亦來告急。自比于甲。包乞師興。裴繼絕。上憫其忠。給衣食。留之。十二月。安南遣使來賀。命出天平相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稱感泣者。亦貢以大義。惟恐不能對。上開之。謂侍臣曰。初胡奎言陳氏絕。彼以甥權理國。與諸王封朕固絕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金曰。陳氏以相得國。今奎以甥襲之。于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弑至。篡位暴虐。國人攻奪降境。此天地鬼神所共憤也。臣民悉爲蒙蔽。則一國皆罪人。如何可容。乙酉正月。遣御史李瑋等。賁勸性問胡奎。俾悉其篡奪。陳氏之故。以聞。又五月。安南遣使阮景真等。隨琦入朝。上表謝罪。迎陳天平歸國。上未知詐。以丙戌三月。命廣西僉臣黃中等率兵五千護送。天平還安南。時大理理卿薛鼎。請廣西中舉以輔行。既入安南境。至五溫。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以獻饌迎候。及牛酒。

橋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百拜舞。廟中遺勝前視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盡聚相屬於道中。以爲。遂從。度隘。留難陵二關。將至片站山。路險峻。林木叢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添忽伏發。大呼劫天平。遠近相應。寇且十餘萬。衆鼓譟。勦山谷中等。盡整兵擊之。寇已新絕。橋道不得前。天平與諸將死中等不得已。引兵還事聞。上震怒。召朱能等曰。甚爾小醜。罪惡滔天。即格奉明旨。尚難輕宥。別敗潛伏奸謀。肆毒如故。朕提議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度用師幾何。對曰。臣聞仁不可爲衆也。仁義之師。天下響應。前使天威。六軍。滅之。師之多寡。惟命。上遣夫志興師。命能爲征夷將軍。張輔副之。統大軍由廣西。從思恩府。憑祥州入。冰威爲左副將軍。調四川都司。率七萬。成都三護衛。選率五千。由雲南。從臨安府。復自縣入。今彼此將。角勢相聞。協夾成功。併勒合用。糧儲須預爲會計。規畫輸運。不得後期。秋七月。大發兵。督師能帥二十五將軍。督兵八十萬。分道進發。師驗更。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辦斯事。莫慮氣候。非其習耳。冬十月。朱能果有疾。留龍州。輔等率師。將憑祥。度坡。連關入。安南界。前哨破隘。留賊。勦陵二關。賊敗走。輔遠度片站。至昌江。市橋造浮橋。濟師。並泮。廣新。廟。

縣駐營時賊傳爲東西都及宜江沱江沱江富良江以爲
固于江北岸緣江橋欄多邊陸增築土城城欄相連且先
百餘里畫發江止諸郡民守之號二百萬又于富良南岸
緣江置柵悉取國中船艦列置柵內諸江海口每下梯木
以防攻擊使我軍不得逼近水陸拒守賊東都備禦亦嚴
且設象陣于城欄內欲守險以老我師予何未能卒能驍
捷大有膽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驅以一當百敵皆辟易餘
聞上震悼極其悲愴即命輔代將官兵進討輔等遂自
三帶州駐市江口造船圍進取合裨將朱榮敗賊衆于嘉
林江左副將軍沐英先軍雲南發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
經野蒲新水通達溪入前鋒奪猛烈橋華閣陸賊潰散連
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擒擒湧沙舟舟夜出泄水步騎夾
之遂渡富良江會合輔兵與參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城
井之沙灘與賊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
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勢如蟻
輔下令軍中日賊所恃者此城大夫報國立功名在此
一舉先登者賞不次于是將士皆鼓躍用命期夜襲城
然火吹銅角爲號是夜四鼓遣部將黃中哪放昇攻具過
重濠至南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等先登以刀亂砍
賊衆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角號響城下將士各奮勇繼

登賊倉皇失措矢石不能發皆散走我軍遂入城破其堅
壁賊復巷戰列陣相撲驅逐當前輔以畫獅蒙馬神銳真
之而前象見之皆股栗又爲統前所傷皆退走奔突賊陣
官軍長驅而進覆其巢穴賊衆潰亂追至拿園山賊死者
不可勝計西都賊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所屬州縣
悉次第詣軍門降丁亥正月輔調兵襲破安南桐江寨及
萬劫江普賴山等處又敗賊于本凡江斬獲溺死者各
無算三月輔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衆拒戰每舟聯豆十
餘里橫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立欄以拒官軍輔乘欄未
備躬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連都將都升等繼以舟師襲
擊之賊大敗殺數萬是江永爲奔飛風長驅至貴州直抵
閩海口大獲賊舟船李輝史率僅以數小舟進去輔等以
捷報聞者數數矣至是奏官前蒙上聖諭安南平定訪求
陳氏子孫俾繼王爵今其國中老老咸詣臣敦陳情憫謂
當黎賊篡逆時搜求陳氏子孫誅夷已盡莫可繼承又謂
安南古本中國地其後淪沒化爲異類今幸掃除寇賊再
睹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洗滌夷習臣
伏計黎賊父子旦夕成擒郡邑既平宜有所統陳氏既絕
無可追尋必開設都布按三司統率州郡撫輯其民奏上
羣臣亦以爲請上曰侯黎賊父子俘獲而後處置輔因

司土人其逐等爲衝學分道窮追師過清化府蘇江城賊
集采來禦復邀擊破之夾岸被靡而通暨舟師過海門涇
涉淺清晴久水涸賊棄舟遁去我軍以舟膠淺不能前進
而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大喜曰天贊王師滅賊也及
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餘賊遁
輔乘勝追之又敗之日南州奇羅海口賊屢敗困泉遠漢
生擒李聲併其二子茶澄交南悉平得郡已一百三十四
戶三百一十二萬上議復古郡縣署交趾都布於三司
秋九月輔展等遣官賞露布撫慰黎李岸父子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賞以執王基圖爵號紀元之罪竟不給
許謂使使時責以肅清南裔使及陳廖廖與項理等
軍前凡與特王功罪建授至餘經理兵食分守陸塞皆中
節適洽陞侍郎福以尚書爲掌交趾布按司事即以安
南歸附臣裴伯督爲交趾左表歲戊子正月福奏通是初
平其地微欽不一諸酌量輕重馬定制上曰通除夷
趾守令朕數諭之爲政務寬恤以綏集流民無事苛刻福
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福以故傳
視民如子勞來安輯窮勸不倦又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日
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務益盡並宜寬簡中朝士選請至
者咸見沮憚間疾周貧處賢雪罪兵民感悅吏蠻欣附後

中官馬駙佑恩肆虐誣禍有異志上曰此君子不容于
小人不問是年三月輔展等班師至京上交趾地圖
上問夏原吉曰陞與實孰便對曰賞賈于一時有限陞賈
千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上從之于是惟陞元功餘
皆班賚八月交趾賊簡定復亂定原陳氏故官先已歸附
將遣赴京紇復逃去與其黨鄧悉輩糾衆作亂悉等推定
爲王寇交州近城擊賊餘黨悉之勢日盛官軍屢出無
功奏請益兵遂命沐晟發漢陽蜀三有兵數萬往征之十
二月晟帥師救定生賊江敗獲次司馬劉綱大總劉星輝
將呂毅等善戰寇于悉賊餘黨悉諸郡縣皆平賊餘
補爲大將軍副以王友師師三十萬督兵征許已盡七勝
輔兵至交趾敗賊衆于鹹子洞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溺死
各以千計生擒賊黨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十一月追
至美良獲簡定及其僞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
陳季擴卻景異逃入安未獲庚寅二月簡定伏誅輔敗賊
餘黨阮師拾千東潤州斬首四千餘級溺死者倍焉生擒
半之勅召輔還輔奏留沐晟陳旭等討餘寇自帥師還京
初陳季擴等上表請降而中懷反復上許爲交趾布政
司其黨鄧景異等皆授官季擴疑恐不受命至是於兵劫
掠勢漸滋蔓官軍不能制辛卯正月上以輔爲交人所

何靖即非輔不能故仍命德師往征會晟等勦捕叛寇秋
七月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于九真州月常江尋復敗黎
德兵于隔安所之十一月輔率舟師追捕陳季擴等泉賊
首千五百人以殉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送殺殆盡自是
慈康福安諸州縣皆平癸巳十二月輔出師討賊賊走海
洋掠險衛花口輔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
俟我輔偵知之戒先驅曰軍象來衝一失落象奴再矢披
象象象奔還自相蹂躪賊夫敗殺死甚衆李擴走追縛之
檻送入京交趾獲平甲午八月陳季擴伏誅乙未四月余
留張輔鎮守交趾盡平蠻寇輔前後經營凡十年至百戰
四月召還十一月復命李彬鎮守交趾主官黎利始從
季擴反充僞金吾將軍殺脫身歸降以爲趙汝談中懷天
劍至戊戌正月脩稱平定王以弟恭石爲衛丞相聚衆劫
掠彬遣部將朱廣討敗之擒斬數百人利遁走於我
成祖之世凡征交南者三生擒其王者亦三可謂大有成
功矣
顏季亨曰人情有所不敢忘尤有所不能忘不敢忘者威
也不能忘者德也畏威懷德所自來矣以余親交人所長
懷成孰甚于張定興德孰如于黃太保張輔用兵如神威
鎮殊俗故三定交南皆與沐晟偕而張繼指示輔功爲多

當日交趾既平即仍命輔永守之如洪武中故事沐美既
平雲南即命美鎮守世世不替夫然後諸夷屈服而雲南
版圖纔得永隸吾職方耳今交人之畏張定興何其簪日
西南夷之畏沐餘孽哉其各覩它將茂如未可易爲彈壓
固也試觀交南三叛非定興提師弗平定興三召還而叛
亂俱不旋踵復作已事可懸見矣使定興不遠京師得長
守交趾以至正統十四年乃卒則安南豈有先定興而陷
沒者哉且黃福善撫平惠流還裔交人戴之不啻其父母
詔以陳洽代福父老扶杖走通號泣不忍別則太保之遠
愛在交與交之歌其樂以奉志太保真有可思宜德九年
其內官馬興等欲謀殺定興再奏令太保在撫慰可
及止也奈何竟至洽戰害情賊殺甚設使誘我洽爲養
身力豈不支養養不厭置賊死乃始出福以尚書兼詹事
領交趾諸事比至擗搥兵弁賊死福亦被賊執賊驚下
拜曰公不非歸我曹不至此僕白金僕糧肩輿衛送出境
至龍州福盡取賊遺還官時交賊之脅太保雖家人父子
不足過手然以不克人留哉終無救于後之淪亡矣嗚呼
張定興不死于交趾以爲忠而死于土木以爲不忠黃太
保不使生以撫交南而使陳少保死以殉交南南足悲也

嘗見漢高帝百戰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及尉陀之亂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我

成祖文皇帝南定交趾即以其時北清沙漠當日威德所
加不超越漢高遠甚哉永樂二年甲申十月山西按臣張
蒼言該省都司所屬地方逼近沙漠軍衛買則虜不敢犯
比軍人徒流罪者悉徙與州屯戍恐邊衛軍士趨易避難
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降伍日減邊備不足乞令歸還衛
所軍人犯罪止從法科斷防留原衛戍守從之是時倭寇
非虜生心起衆人等驚惶遂殺以備禦爲事矣臣等力
言其非遂日益猖獗邇邊地甚屬驚疑竊慮邊人難以朝廷威
德鼓勇首犯把都帖木兒倫都兒反率部衆五千馬駝萬
六千來歸上大悅賜酋長部屬等姓名官爵賞資有差
居之涼州選其中勇壯數百募以官軍三倍于塞外偵邏
非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者如疊羅集所謂降胡義渠益
以邊郡良騎兩軍相爲表裏之術併勸助獎宋晟招懷有
功丙戌五月遣忽都帖木兒答剌罕賞勅諭兒力赤部下
可魯台曰爾者丑聞回言爾識天命有歸附之誠近忽都
帖木兒大有言爾等子同心自古名世之臣知微兒遠去
楚歸漢則有王陵陳平合階歸唐則有尉遲敬德李靖安

身事宋則有豐登之望此數人能審時宜議去就故得
功成名遂福嗣子孫况兩明達不下吉人命危則安在此
一舉不則它日建退維谷悔無及矣宜熟計之戊子三月
阿魯台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理先是建大末處虜王坤帖
木兒被弑晃力亦立非元裔也郅下叛之阿魯台統有其
部落至是迎立本雅失理而晃力亦爲其下所戕戕刺云
以次文文亦
首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自相警殺乃末朝貢詔討馬哈
木爲順罕王太平爲義義王把禿李羅爲安樂王冬古烈
前居涼州難言子吳答蘭柴刺力哥等自陳款朝廷厚恩
久居邊境願率精騎赴邊塞非以割地致我兵馬爲上計願
月達科臣郭職等實爲便非虛論全通城將軍福木思所
殺六月勅其副將桑哥歸曰爾郭賊性使率雅夫里爲所
殺從行者千餘人皆雅夫里副將所俱爲剋刺所敗餘賊
竊奔原腹河欲求潰敗之衆大寇此虜屬屢戍殺使
臣天欲徵造罪不可貸爾且整飭軍士以待令立歸爲德
虜大將軍帥師北伐王應大具左右副之王忠李遠等皆
從征福僧前將陛辭上密授方畧令偃行之福率將校
千餘人先至腹肺河遇虜遊兵與戰敗之遂乘勝渡河遂
獲虜尚書一人福飲勞而問焉言虜知大兵至僅思欲北
遁去此國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矣馳擒之時官軍未到諸

將皆曰虜最狡恐故遣此人誘我未可信且駐兵候前軍
畢集先遣騎往覘虛實然後擊之毋聞虜計福不從令所
獲爲嚮道率衆直薄虜營與戰初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成
引去福銳意擊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謀者徑渡河懸孤軍
至此虜故示弱給我若深入必不利吾等奉命而出聖
綸諄切戒以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爲虜所給一舉未捷使
再舉將軍獨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
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既行虜衆奄至圍之遠聽
率五百騎突虜陣聽戰死遠從福及忠貞等並爲虜所執
皆死之全軍悉沒虜封道善黎聖狀于曰逆寇兵福
兵非計以其久從征伏莽以爲略謂必克任厥事及兵
阻彼違棄朕言拒撓來論不待奉軍齊至輒犯虜營諸將
泣諫不從無奈隨往皆沒于虜積威辱國殊甚若不再圖
殄滅之則虜勢猖獗爲禍遽繁今運將練兵來春朕大
親征凡國事爾當慎事無怠令而京師所及漢中齊楚
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皆以去年三月至北京
隨征十月令大司農夏原吉議糧運上曰工部所造武
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
城貯之留官軍半護以俟大軍至法極便于是原吉等議
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墾軍而行過十日徑

第一卷十月還及第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
留軍守之如虜寇過則驅其衆亦如前法築城貯糧
上然之各所築之城曰殺胡平胡度貞二月上將親征
命原吉輔太子孫毓棻率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胡廣楊榮
奎初夜金純等見從後視德胡廣詔告天下三月大閱于
陽臺成駕出塞至塞外其地有鹽池附近水竹鹹豈
不可飲人馬皆喜胡廣等奏里許忽有清泉湧出
止命取觀嘗之不曉胡廣等奏願賜給足賜名神應泉駕
次表霄峯登絕頂望塞外顧胡廣等曰元龜時此皆民居
當爲聖廟朕何所恃哉因問廣等曰諸將此
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莫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
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何兄君
臣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人之情曷
嘗專任一己以掩羣策對語移時忽已昏黑廣等四人失
道 上令中官二人及傳令者道尋得之中官疾馳復命
四人復迷入窮谷中金幼孜夜馬胡廣金純不顧楊榮獨
下馬爲幼孜整鞍響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即以所乘
馬讓之而自乘屏馬從宵至旦登高涉險將午方睹中軍
上久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狽非楊榮殆將不免四月
駕次玄石坡已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已又次瀾澤海其

水周圍千餘里，幹難廬胸。凡七河注其中。五月，駕至幹難河。即元太祖始興地。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應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棄輜重牲畜遁去。六月，班師。王靜房鎮阿魯台，復來襲戰。上率銳騎徑衝虜陣，大呼奮擊，虜敗走。翠峯屬遠遁，時熱其乏水。軍士飢渴，遂收兵還營。駕次檉胡山，已又次清流泉。軍糧匱乏，上即召乏食者，刻期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鈔散給。併下令凡軍中糧鈔多者，許假貸回京，償三軍乃獲全濟。上在軍，每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午膳。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壯平宴勞軍士。」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壯平宴勞軍士。」

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爲和寧王。母妻皆封夫。人賜金帛，仍居漠北。十一月，瓦剌三首叛。甲午二月，詔親征。瓦剌命柳升領大營，鄭亨領中軍，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譚清領左右披劉江、朱榮爲前鋒。三月，駕發北京，仍以廣等扈從。命太孫侍行，謂諸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其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五月，駐蹕楊林。上問武之威，隨訓詠。太孫以軍國艱難，兵辰疾苦，周悉懇誠，靡所不至。六月，臨撒里哈兒之地，瓦剌三首帥衆進我軍，祭神機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刺河，復失敗之，殺其酋長才餘級。表

誓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祭祭左右請遣代曰上以
 令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循體疾迷愈前後每違轉
 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上曰此子
 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亦皆重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
 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致一陛下付託上怒悉解乙未春
 二月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丁酉五月馬哈木寇以
 其子脫歡襲封順寧王戊戌春二月亦力把刀力至懸武
 其王納里失只罕而自泣泣聖恩厚阿魯伯克望其亡
 又數寇邊上以其誘誘我實親征大將馬衣寅自卒
 程詩本起李祥興順寧王親征大將馬衣寅自卒
 番席吉降遣使來朝進修結紵並備糧之師不足勝
 大軍且乘年節出無功我馬歸于表衣衣與音問作內
 外俱渡况聖躬少安尙須調護勿煩六師上震怒賞
 懇自殺下原吉內官監獄得楊榮爲保其無它釋身歸王
 寅二月命張輔等同六卿議非征復還分爲前後前還隨
 大軍行後還稍後凡事連驢運各分領以多官三月阿魯
 台寇典和殺守將王煥上遣失意親征飛督將士詠
 啟行駕及鷄鳴山虜聞之宵遁四月次龍門雲州聞兵
 肅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簡擇初來若不聞習何以無敵
 其法以虞待不虞者毋又曰設備于己失之後者非上策

朕所以懷柔而不執怒也五月節局端陽駐蹕得石賜隨
征文武羣臣宴駕爲偏頭命將士亂于邊有山下上
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願惟收獵可以馳馬振旅掃武事
作其號勇之氣耳因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
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
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得遇寇至應之左則左右
勝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微不至矣笑曰觀士卒射於小旗三
發皆中賜羊各六鈔云蛇蟻蛇已叩賞通則人勸是良
親製乎唐之曲徑將士歡喜自謂名各將就營中飽村觀
往觀之將士皆飽也後唐書後唐書後唐書後唐書後唐書
元在末處遇逆所至無不獲勝遂服水書然其後
氏創此將遣乎孫以孫打豎計勝今日書姑常勝德保
位廣德康常九有以云況乎爭乎可爲殷鑒即下令禁
士斬樹伐木爲次閱矣文慶承軍中收放樵採者皆得
由長圍之外更諒諸將將兵之略皆在勇先取東國須
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止下之心乃充有解至于同輩危
須計和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陣之同奔通風齊力以奮
滅漳擊險可以無患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全上甚驚
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遂擊之至四不然而此詐謀也唐書
我大軍徑據巢穴故爲此率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定軍

非行必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七月次殺胡原獲
諸者言阿魯台聞駕親征大懼盡棄馬驢牛羊輜重根
草于湖深海之側携家屬遠遁乃發兵襲其輜重收其草
畜遂命班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為悖逆者凡
長哈之寇也此寇向皆為本雅失里所有掠我邊卒當遠
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邊聚驢牛馬
車輜先奔上應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追奔數
十里直抵庫倫盡收人口牲畜十餘萬而還九月復還
京師十二月阿魯台獻其空帳雅失里自稱可汗發那七
等皆其臣也

賞各破格加倍甲辰正月金忠極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
天違命數敢寇邊請發兵討之願為先驅自效會大同開
平字將報聞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遂勅諸邊將整兵以
俟四月復出兵親征胡台五月次長樂鎮已次清鎮即元
之應昌路已又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六月復次蒼蘭納
木兒河溯望惟荒塵望草虜影不見諸將引兵抵白印
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
類季亨曰兵凶戰危自古記之非不得已不可輕用咸
成祖自起事以至入金川門凡大小百餘戰未有不身自
矢石即位之後三定南交雖曰命將出師猶非躬親下之
顧何者不無自聖聖聖五出陳涉注陳涉起事時無不
其勞費然迄今五百年其所以不敗者咸謂成祖者則其
咸之振后世所賴賴不淺也咸謂成祖在當時雖不如此
固之物力且大驅兵民千餘萬亦得人所謂平先而後
強有不得不然者耳設今可退則先已也矣要待其司
夏原古大司馬方質力諫不從且加之罪然我成祖
亦非樂為拒諫者也如底吉士王其從征胡至調樂兒海
旋師至咸慶命碎李陵臺釋今牌沉河中絕虜爭成祖
顧美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用宜宣力
勿憚勞其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成祖笑曰朕為天

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欽。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
 諱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
 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大怒。英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
 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成祖喜，立命給餉，及糧蓄由是
 觀之，何嘗不以愛民息兵爲念哉？而變累親征，不一而足。
 匪但振武揚威，窮搜大索，務絕禍木，以貽萬世子孫安夫。
 亦因時取勢，摩磨固，有可乘之隙也。馬哈木有慕逆之舉，
 阿魯伯克從而傾之，故我師得以摧瓦剌之強，及阿魯伯
 克守瓦剌而先主于我，故我師又得殲其殘孽。
 臺之跡，大都畏無警，中斷之利，漢宜所以致勝。
 款塞者，猶是道近時諸房中亦有最著者，爲我邊患。
 創然聞其國亦自不睦，我固憂其萌，而後其萌。
 忌之，此中兩取事之機會也。儻有能如茲者，其往偵之。
 豈無得其要領者乎？雖然，今
 處堂十人而九獨愚，竊以見
 且亡不旋踵而北虜爲心腹隱患，不預防之，後悔何及。
 我兩廂不憚辛勞，以禦虜爲事，見誠也。惜當事者
 皆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無成祖所謂如立高岡，無遠
 不見者，吾之耳。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之三

延陵後學草莽臣顏季亨輯著

征漢王案

漢王即高煦後建廢爲漢人。以曾有封國。故尚得稱王。其爲我。成祖文皇帝子。獨有成功。最蒙愛顧。倖得狂詐。自其天性非我。仁宗諫李榕親其能免。于被譏。蒙難。而國幾傾。乎不得于謀。則恩寬而逆取之勢所必至。矣。怪其未嘗一日忘反謀。故永樂丙申。駕方在燕。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召楊士奇問曰。昨聞美義漢府事。美對曰。不若。是廢親戚。刻薄親屬。南離間不厭言。冷既知。美言。之何害。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圖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成祖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數具。大怒。執其衣冠。繫之西華門內。以東宮力故。解乃免。命削其兩護衛處之禁。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遠。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及仁宗嗣位。未久。即崩。高煦瘦弱。生心奸謀之。往還京師者。已夥。終不絕矣。至我宣宗即位。爲宣德元年。高煦叛謀益發。遂搆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爲僞都督。舉安州守。臣

朱坦爲僞兵部尚書稽攷遠近以輔臣寔義等邪耶亂政
爲辭併指夏原古復徵殺租爲奸臣首大議典師中付悔
懼更遣人偷鈎張韓等俾爲內應朝野賢令輔維其人白
于上得早覺上夜召諸大臣議原古免冠頓首曰臣
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等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
榮首請親征皇太后及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
下折立必不自行故取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
不濟臣請先行皇太后壯之乃稍顧原吉云何對曰臣
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諸臣兵事數泣臨敵可知兵貴神速
宜急取賊以復社稷還蒼生所謂先人有事人之心也
榮言是上遂遣張瑄伯孫春官親征輔諸將乘勝自効
上曰卿誠足辦此事朕新即位亦試汝心行矣矣今
大索旁寨奸謀勦盡得濟濟遂從大將陳瑄防卒淮安令
勿南走遣將苻助午屠扁舟令北入胡勦法祠盡拋軍旗
刑徒從征命功臣徐景昌等守皇城張瑄等守京師又令
文武臣李賢郭建等督軍餉時榮已先起行晝夜疾馳至
即合頭督軍士築土山山城而候大駕至八月辛未節
孫京師帥關部候伯臣義原吉士請榮衣衣鄭寬山雲澤
各扈從命薛祿爲先鋒督各軍程而進駕過楊村馬陸
顧順從臣曰試度高麗許安出或對曰樂安城不必先取

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上曰
吾亦思之今欲封某示之今日處士奇曰書更符一
聖書讀之尤好上顧之使至趙王得書書曰吾生矣即
獻漢幣上表謝恩而古者須息久之上復召士奇諭曰
吾待趙叔不矢親親之禮卿有力焉
顏季子曰樂安之役兵不血方師不誦旬而蜀人斯得
夷大舉以致四海承清天子處定即舉光州兵無以過
費之力王親征原吉實從而贊助之兩者可不謂功之首
神心公比無恙矣否悉地當時事起倉卒以公獨而
意前當機斷事敵將所畏者我公重義無欺然
馳驅擊賊遇害不旋踵耳設今精涉猶深不躬
躬之責效賊不難得而無能類耳說今精涉猶深不躬
親臨師而專恃命將天下事固未可知也語不云乎為
弗推為蛇奈何高麗雖九州孤城使得假數月之期從容
籌畫日久計生果克克濟南以為固雖終無能為亦豈
滿其安能若此之折筆立下哉再不然如朱桓所策遠統
師宜然金陵力而取之漫漫乎有難克之勢矣即不然
安因薄凡進耳然戰不足而守有餘兵資盡有不乏能
此以左防右禦亦可久猶天誅而竟欲坐制其死命亦
未可必得之數也惟長失意親征遂使覆不處理生故雖

功干楊夏兩君子雖然臣之賢亦君之明也宣宗御極
十載凡巡邊閱武者四所為警肅人心振揚威武餉賜邊
防大有賴焉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無虞端實由此
即其命大司寇親治光祿魯曰昔華元殺羊烹士羊斟不
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遂成霸業所係豈
淺鮮哉噫大哉王言即此可知善用兵矣

宣宗壯年登極何不十載而殂蓋天季之速也雖我
張太后稱爲女中堯舜委任三楊朝無廢政然我

英宗以幼冲嗣位王振終於擅權自此倚恃承平紀綱有度漢以愛易急矣自此委頓武備胡虜蹂躪而邊患日作矣以故即位曾幾何時也爲正統二年丁巳歲即報北虜阿台罕兒只伯數侵盜并掠諸邊成殺掠吏人時王驥爲大司馬南北多邊警則散勞午兵却最爲要重張本柱而廉朔以劉淵甫廉惟德獨遷而繼代之始撤朔有風望今左右副總兵希甯杜繼等少數不相下依就美榮于是

中 70-94

勝授賁貴使爲前鋒且與約曰勉旃期即成功矣精銳
遇賊不能動殺毋得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無遠趙安幸
兵由東涼州逾白楊孤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爲學援貴
遇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虜尚數寇追驍曰虜未大勝不
畏我不退去我則衰於今乃謀知虜巢所在復用貴事
兵先驅而自與任貳將以大軍繼之分道出塞候諸亭澤
某期以捷心山舉火爲號協力夾攻會虜食盡驚兀魯
地貴以精騎二千五百出偵獲問道兼行三日夜及而次
賊之得其在退脫履及厚莽虜人斬首正百餘獲金銀
甲各十餘焉衆軍以爲貴死矣出而遇虜皆敗虜遁去
賁死而任札亦會衆相持於此戰虜虎狼焉降虜十五
人復進兵至野狐心貴等山轉戰二千餘里至赤泉乃地
得傷萬戶二人以爲糧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
其平章阿的千併部衆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
刀力溝得石玉連骨花赤三十九顆焉其甲冑是提督等
視者進封伯烏而擢兼大理卿部選理部事餘各授賞有
差

類季子曰昔劉延於西事之費重池嘗省勤兵任煩
欲以安內而懷外顧其間求忠君爲國無兵恤衆者有幾
以故迄無成功迨天子赫然震怒軍勅大臣行邊躬親

殊優凡將帥偏裨乃始人人戰兢不寒而果稍知有國
法威恩奮其材武以從征伐立功名於是殘虜影滅跡絕
而又威震動於萬里外矣當日文武諸臣功固不小但王
振由此驕恣好事大欲彰威遠南摩巖川之擾北挑瓦剌
之釁卒致已巳之變神機營提督雷繼德則民疲數勝則
主腦又聞有小言者必有大憂此之謂也

征麓川案

沐氏鎮於流。屢有平蠻功。厥子晟。少有才武。爲世將。我太祖高皇帝。絕濠愛之時。岷王之國雲南。與晨交惡。即監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當別脩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晟自如。道我文宣。信愛亦復如是。蓋由旗人。憐服晨父子。咸信壯事之無異人。王每片紙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遂盟。而後夜曰。此令旨也。晨之得君。恃衆不數年。如一日。裁獨至正統己未。麓川思任發反。使星屬衝南甸。晨奉命征討。師次潯江。思任遣其將。緬酋。關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才廣玉嘗遣諸晨。晨見子言之。至是晨遣使諭降。思任伴許諾。故晨無渡江意。緬酋數挑戰。都督方政怒。欲渡江攻之。晨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酋。敗走。被賊扼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二十餘。乘勝深入。政恃勇直前搏賊。遇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頃伏兵四起。政求救。晨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遠。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晨不力。援已乃遣其子英。連日汝急歸。吾欲分也。遂策馬突陣。一軍皆沒。晨聞敗。內慚懼。適奉募處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責狀。晨追悔無及。知必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貳。遂飲藥。至楚雄而卒。晨每戰數不利。

朝議。以麓川。且念伊父兄功。藉而隱焉。晨弟昂代辭。復討麓川。亦敗績。又明年辛酉。命賁貴爲平蠻將軍。總大兵討之。以太監吉祥監軍。大司馬王驥總督軍務。便宜賞罰。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俱從征。侍講劉球上言。帝王親夷狄。不窮兵小敵。歲客生靈。惟日夕防慮於大寇。以莫安中國。今北虜腹歎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恃通乞降。議者乃難對。復攻大禾。舍門底之近。圖邊。微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即叛服吳足爲吾重輕。決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若西北諸邊。宜謹警。修教。生選。精。整。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少司寇何文淵亦謂麓川遠寇。往發兵爲費不貲。宜置勿問。獲舜舞于羽格。有苗事。請使使撫諭。驥與張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欲示威。四夷遂縶珠文。淵兩說夾意。出師大舉。兩都諸鎮土漢兵合十五萬往征。潯行。賜驛資。肯金。雞車。細糧。帶繡。緋。天。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畢集。大暑康。諸且檢兵。驥曰。賊方熾。毒吾民。行不可緩。敢沮軍者斬。會敵首刀令道等。以衆二萬。衆八十抵大板州。欲募其東。諸處衆軍兵部郎侯選等。微破之。驥乃奏上方。暑請遣季將丹保等。由栗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

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驍等指金
酋其別酋陶五刀門等以鎮康降進再保等率輕兵五千
受之因其衆被背刺窮進攻孟通而驍等以兵二萬水陸
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將劉聚禪將官聚兵
亦至夾攻三日不克會天大風驍縱火焚寨乘勢力戰進
大破之殺其將刁放等乃招漢父子盧刀門項新誠五萬
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發聲
衛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殺達那將江洪等八千
人為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奔歸孟弄者軍亦等以王莽
餘衆乘虛進至木籠山相殺殺其衆數千級乃還
驍等進攻之不日自率驍軍進至木籠山相殺殺其衆數千級
等乘勝進至木籠山相殺殺其衆數千級乃還驍等進攻之不日自率驍軍進至木籠山相殺殺其衆數千級
泥溝等復敗其衆降於木毛產泥溝等復敗其衆降於木毛產泥溝等復敗其衆降於木毛產泥溝等復敗其衆降於木毛產
合木邦兵降其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貴賓等
破烏木弄曼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驍等遂進圍臘
縱火焚其門併庫藏盧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
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昇都將
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率
羅摩廣新王以叛詔驍旋師討之驍曰此不思孟弄亦
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等皆降

走安南傳檄擒之安南王懼斬其首併得妻子來獻廣南
當州土守據經十餘年不解驍前之立驍師還上遣少
司農王質齋羊酒迎犒數百里外既入見驍勞有加驍封
伯貴進封侯聚等陞貴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竭用
而驍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
將猶推鋒陷堅驍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驍
始能奮發得自見也比思任發尚在窺其子思機發復來
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驍總督雲南軍務率將丹保毛福
壽等以兵往圍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驍至思任發復
走緬南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弱不能戰思任發亦
歸復遣貴以兵五萬會驍驍乘機進剿令驍思任發復
人懷詐黨惡竟匿不遣以思機發致爭為解驍遂都之
何乃縱兵擒思機發殺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人
十一班師還京仍加祿賜金鈔幣如故入顯以驍老師亡
見績而中貴人懷內王弗恤也越六載戊辰麓川賊率
機發偕弟思上發復窺之孟養驍眾為慮孟養與相比匿
不肯捕送于是命驍復總大軍偕官將軍聚左右副以漢
航田禮調土漢兵十三萬以行我師甚金沙江賊立檣
西岸為拒驍作浮梁渡兵二鼓攻破之乘天兵大捷直進
至孟養賊獻來擒鬼哭山遠甚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

無策而將將洛宜重亨等亦戰歿於陣二輩竟失所在或謂成於亂兵也我師踰五營直至五郭五營在金沙山西去應川十里諸酋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亡何而酋過前皆解剗平王驥元征將軍討之俘獻京師驥成名故世盛前從几三車師而兩動輒以數萬計然竟不能斬發思任發父子與孟養酋徒以克被為名還別封賞則至今不免有遺議云賴李亨曰廣川健處極南計地與人不及中回一大縣方其初叛恩係養無過一小驪耳若以沐氏族令臨之西阮夫之康生養無過一小驪耳若以沐氏族令臨之西阮誠坐是養無過一小驪耳若以沐氏族令臨之西阮者營令該地守臣力加防禦勿違養基惟象之以靜慮之以漸最爾一聞自將坐困攻不須勤兵於遠乃值王蒙擊相急欲示威即延議多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牛計悉相不納獨與大同馬謀會王驥伺其意銳志舉兵就令驥督軍起點漢兵十五萬給餉如之將其巢穴而掩首思住發不可得徒以焚寨為功殺無辜千數萬墮實對養不肯未幾寇勢使驥再出師始東南驥據軍武藏驥始不可言復窮其所應首思任發父子又俱不可得墮休肯養不

滅於前大以應川三大役金炭幾天下半驥實王之驥何如才也國家用人惟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能自用卒自詭於中費人有援力者以自見當日為宰相家宰本兵李驥謂其懈汗瀟面愧歎無地誠不免矣預一時平蠻禦唐之功惟薄養差可人意彼起自行伍一卒之役焉將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任天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首使廉子弟若士卒如蟻追隨以效商敵用是往往取勝獨以未嘗學問以此坦於謀暴必得軍師而后成功然其激烈慷慨出自天性驥驥助驥竟相倚終身願品格各別未可以同論而並少之也

征閩寇案

英宗初登大位。雖屬初冲天下。或多生心。竊伺顛陷。燕方深承平已久。有內治自可必其無外憂也。乃麓川之役。內有王振擅權專政。外有土蠻好事。武功遂至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連誅將士多。疾傷大軍未。班則衛若。捕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凡王師所至。全無紀律。賊亡相仇。將帥僅以身免。城之被圍者。歲餘始解。餓殍幾大半。而東南亦因之騷動。如福建沙縣邵茂七亦以反稱。且脅據閩王夫以當日。廣全盛之勢。又閩中尚稱內地。何物奸民敢為戎首。此真谷匪不。解地。再四考之。蓋亦有故。如延閣。按臣鄭華。微名郡縣。彈指幾置。陞門。聖德。鄭華是為什伍。設提小甲。純率之以防禦寇盜。不從。海者。即聽寇治。由是提小甲各得自恣。張召鄉民。無敢違。茂七與弟茂八各得編提甲。各佃人田。側於輸租外。能用主薪米。雞鴨。茂七始倡眾。章之又以輸租違者。令田主自運歸。田主不。訴之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司追攝之。拒殺弓兵數人。縣聞於上司。謂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鬥。教傷頗重。遂。刺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他縣鄉民皆舉金鼓響應。應之。會同有大奉宋彭。肩交。壯入與中官多親舊。侵盜得報。以萬計。總送及。據得陞方伯。追抵任。計營所費。驗戶飲之。貧之不

者。大為所苦。因各聚眾為盜。一聞邵茂七反。無不舉八口相屬。因勢而起。竟莫可遏。烏合至十萬餘人。僭稱王。官職。震驚八閩。不兩月間。天下悉為駭。浙。聞風而作。如火燎原。未可撲滅。人心之易搖。固如是哉。迨處州賊某宗留。憐其黨陳謙。胡。南得二料。眾作亂。屢改官兵殺守。將紀綱。遣周明松等四出剿掠。征閩官軍遇之。輒不利。都督陳淵。戰敗。賊時治安日久。四境晏如。民多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人人性懼。朝廷處與閩寇令大發兵征之。且命御史周琰與中官分守要地。竊即。衛。論。脅。從。示以福禍。與者甚眾。以昔。並。致。明。轉。傳。數。狀。械。於。廣。元。據。賊。首。黑面大王。領眾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可。即立陳明松等。懸。庭。于。市。賊。聞之。遂。巡。遁。去。初。陳。淵。既。數。與。大。將。軍。以。梁。瑄。陳。璘。左。右。副。之。先。鋒。則。有。范。雄。董。興。二。將。參。贊。軍。務。則。有。大。司。寇。金。澤。監。軍。則。有。太。監。曹。吉祥。陳。某。紀。功。則。有。御史。張。海。丁。璠。大。出。師。在。討。師。未。入。境。茂。七。又。寇。建。寧。守。臣。張。瑛。率。兵。拒。戰。陷。陣。身。亡。無。何。茂。七。又。寇。延。平。中。流。矢。成。賊。黨。推。伊。兄。子。伯。孫。為。王。時。懋。等。受。命。前。征。至。建。寧。茂。七。已。敗。賊。伯。孫。繼。之。勢。益。張。豪。不。滅。於。茂。七。燕。等。乃。精。練。通。衢。通。為。招。輪。大。立。賞。格。亮。自。相。擒。殺。衆。匪。

者與新敵同實於是禽斬歸降者頭相接有千戶簞送榮
突入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伯孫勇而健聞
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遺伯孫許其自新使
議作若誤者傳致伯孫伯孫果謀留孫殺之自是賊將無
不自危且疑且懼素伯孫來降遂遣兵沙縣破資州掛口
陳山諸寨伯孫就擒乃分兵解江津之圍八閩悉平先是
勅令往討處賊者太司空石瑛都督徐泰各奮力攻擊敗
績三司官沈騰政定王成皆以戰歿榮等屯師日久賊深
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調第又復遠遁師老則置計威莫
知所出成諸將論也乃殺獲賊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之勅
令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膝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聞得
一不受殺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然自此亦不復爲患
順季章曰國家安危全係用人正統初榮等主得武定
張太后同聽政三楊居輔弼品朝廷大事數由處分數年
政治清明爲本朝之極盛乃自李太后崩楊榮歿士奇以
子獲罪放堅閉不出溥惟一入當事亦年過勞孫繼登廣
者皆委靡不克自振嗣於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持生
殺予奪盡在其手因之朝政既蕭邊釁悉啓思威素難於
南也先零禍於北而閔漸諸寇相繼生心犄羊倡亂動輒

謀命勝出師勤兵遠役天下始有奇事矣可恨爲振者
最喜用兵而又不善用兵一時本兵大帥惟恐稍拂其意
肯肯且經傳專用之先機順迎不用之多方規畫如南兵
冗濫而不知減入屯田並儲繁多而不思汰爲精銳種種
失策未可枚舉幾何而不至蹙蹙蹙蹙蹙蹙蹙蹙蹙蹙蹙蹙
凡兩年而茂七伯孫始得相繼歿亡宗留亦以是時納款
聽命連歲與兵軍需所費甚各以萬萬計噫亦難矣哉且
也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啟之按厥所自極之
約不足食已

征瓦剌案

景帝以邸王代德國政。即登大位。凡七年。最信任忠肅公于謙。以故謙得行其志。大有武功。不寧惟是。當宣正。同先以御史扈蹕下樂安州。高煦既面將謀承旨數其罪。肆口而成言。皆正大剴切。高煦傲首戰慄。稱萬死罪。論逆起拜少司馬。兼治河南山西兩年。僅三十三謀。威知惡風。夜拊循鄆邑。延訪父老。以偵盜。病苦。歲。懷刺多出官。竊釋民累。歸度。偷則度。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磨而於下。尤利濟。善。其。大。堯。者。謙。各。給。田。與。之。牛。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負。主。若。滑。河。勢。將。濟。謙。厚。築。美。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不。亭。亭。有。長。堡。卒。真。以。修。補。乃。至。所。過。絕。由。官。道。俱。有。種。樹。開。墾。井。以。蔭。行。者。而。飲。清。者。請。于。吏。衛。民。事。亡。所。不。精。創。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懷。綱。犯。為。急。當。是。時。三。楊。居。政。本。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入。朝。議。事。人。謂。即。不。安。金。性。掌。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謙。笑。奉。其。兩。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會。中。貴。人。王。振。特。乘。勢。張。甚。以。謙。無。私。請。謙。之。枉。坐。繫。獄。尋。得。釋。而。所。省。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于。數。時。與。謙。先。後。繼。起。則。有。王。邦。周。悅。陳。繼。揚。信。民。諸。君。子。並。為。當。日。救。時。名。臣。初。撫。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

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遠定。遼東法今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此。勇至不戰。戰亦不力。期至諸將底。參責其玩愒。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栗。頭搶。地。言。自。今。效。威。用。命。得。釋。期。即。出。巡。遼。起。山。海。無。開。原。繕。濬。濬。濬。五。里。為。堡。十。里。為。屯。每。城。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哨。皆。走。期。益。簡。疲。卒。低。販。關。牌。之。配。偶。銀。察。人。情。大。悅。遼。東。孤。遠。軍。興。輒。虛。煤。多。立。法。緝。大。放。贖。十。數。年。間。得。金。銀。馬。牛。羊。數。十。萬。進。用。充。饒。恭。祇。明。制。士。皆。飽。愛。驅。出。死。力。為。王。都。堂。一。戰。連。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新。首。子。報。此。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期。威。望。已。著。諸。蠻。聞。期。舉。未。敢。叛。期。舉。未。敢。叛。期。舉。未。敢。叛。止。息。首。領。信。向。期。實。事。無。我。撫。撫。各。有。機。宜。用。是。川。廣。得。免。瘴。癘。之。患。有。費。以。廣。營。無。微。不。慮。要。輕。而。兄。也。直。其。受。敢。施。古。三。不。屈。於。今。見。之。人。皆。以。為。難。論。悅。無。江。南。僥。有。惠。政。前。撫。胡。泰。用法。嚴。刻。悅。濟。以。寬。或。面。詰。悅。不。及。開。期。笑。應。之。曰。胡。卿。勅。有。杜。除。民。害。語。我。勅。但。云。無。安。軍。民。期。廷。委。任。自。異。時。吳。多。進。稅。悅。問。縣。大。異。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豪。富。有。力。者。不。出。稅。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脫。稅。忱。創。為。平。米。官。田。民。因。并。加。稅。又。疏。減。定。額。什。二。舊。額。不。得。團。局。收。限。悅。令。舉。立。便。民。倉。水。火。每。鄉。團。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辦。團。里。大。夏。秋。雨。稅。加。耗。不。得。過。什。一。酌。

量支擬京通正米其美餘各存補聚倉儲餘米倉各預備
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綱運風浪蓋者國服轉販
至秋抵斗運官若修圩築岸開河灌湖入支口糧以爲養
事故不責備時辦時農借貨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
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熟不能者來歲不復給民間
爲章歲運兩京勞費不貲伏諸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東折
銀三分千東銀止三十兩南京輕審赴買上北京又諸江
南重額官田撥倉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解京折支官
俸蘇有官布定例足重正勘枕官長聞布疋動重紗輕額
幾抄細布輕價兩項稅物輕重移在吏關如式傳中馬家
被諸唐客者復皆領馬頭與頭乘者糶科新舊糶產既
今田畝收米升允合與糶保從馬市上中下價重給米准
場安鹽課折稅奉令吳中糶米糶米五萬石運歸
鹽課奉爲明年田租糶米上私鹽給米時米未盡鹽課
官得糶鹽民得食米公私太濫糶給官殿計用牛膠萬餘
船連官勅忙供應會忙隨事赴京通諸進勅使速忙且隨
若忙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
市皮還庫運軍急工部索兵仗數萬萬枕出餘米絕止明
登者涸水磨非運歲片不可枕令且及錫旬日早辦每遇
凶荒糶便宜從事得以來百九供其一勿取粉之虞不

下萬計諸所策畫遇善謀者準平官廢吏去虛糜開心
訪納江南之人無不受黨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念周
尚書文襄公無時去口去心也蓋撫陝西兩縣時若教典
政理每入朝民必送道送不忍舍比還歌迎父老或走數
程久旱至即雨雨久至必霖人益仰慕之信民撫府
東宜布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數萬人初爲少者
以違言被建中繼千九走萬里諸國族民小動應
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率於官濟人手香燈示獎者幾萬
人其善民又相率志來謝生祠祀焉者視與齊如堂
德者者以此爲國恩是時新歲相與哭歡
趙厚大司馬歸堂以養終喪而諸少司馬佐之陳陳
邦事願輕稍飭願所托於中肯人振不能大展職發爲
正統八年元刻太師順率王脫歡疾子也先嗣位蓋自
歡救阿魯台併不諸部勢凌盛至也先益積屈塞北
邊更爾多事矣越四載丁卯大同撫臣屢有傳報解庫
也先享侯數端圖爲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
修各衛土城備之召者恐貽太患不報明年已也先太
舉入寇鋒銳甚大同兵失利遼塞城壁多陷關者輕
接至秋破界獨石馬營諸堡益猖獗振遂獲三天子關
親征諸與鄭望上言也先願監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

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大乎角乎
不聽望乃從治兵而留澤治都事車駕即行命太監
英輔 祁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勿勿失措肅侍官軍及私
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廣關過淮來至宜府連日不風則
雨人皆淋淋望息急進將并原等敗音皆至隨露文臣
建章惡留振怒皆令撤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盤局
將苑亦欲備特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未行望急
陽朱勇勝行總令計臣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與天監重
彭德清乃振曰象鼻不奮不可復爾若有陳處則舉兵
望遂率衆與魯仲實等約拒守固不足恃也土師乘
安危甚可概進擬起曹之曰請新地亦足恃也象鼻將
露如微雷雨大作滿營人皆驚懼望惡之連前帥宋瑛來
見全軍覆沒集守大同中官郭振露言於振其勢決不可
行振始有回意倉卒議班師守將郭登告張益等駕入望
從某荆關底係無度擬不聽師過雞鳴山虜追至道原將
兵五萬望之身家謀進軍雞兒樓房子山兩翼迎阻夾攻
殺我兵殆盡望前車駕疾驅入關而虜兵爲廢振怒曰
爾豈儒安知兵事遂至土木日尙未曙去鎮來城二十里
飲入解後來振輻重子餘福在後未至館待之遂駐土木
前無水泉師欲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八月既

望人馬不飲水已兩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
不行爲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駕草勒與和遣二通事
隨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
四面追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到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
而入奮大刀以砍我軍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殺求裸袒相
蹈藉以蔽野塞川宦侍虎賁失被體無完膚上與親兵
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外者張輔 鄒望王佐曹
寶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盡頭赤身踰山重谷連月
饑餓始得達關驛馬工十餘萬併衣甲器械輜重悉爲虜
人所獲滿載以歸自古胡人得我中國之物未有能若
此者胡人亦自謂出望外呢其禍至此樂矣豈偶然哉
我師既敗機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虜余衆圍不
與將爲不執其兄來曰此虜乎等舉動自別乃以兄也先
之弟豫州王上問白子其也先乎伯顏帖木兒子賽州
王乎大同王乎王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都下獲二八
異其得非大明天子耶也先乃召先遣中國二使問是否
一者兄之大駭曰者者何語云者者是也也先曰我嘗說
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來何以爲計其中二
胡名乃公大吉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
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都領華言太人也安用此人

在傍開口推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
雲端裡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家灰土之中錄矣不
沾寸兵不染固知天意有在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蟠天
宛然安得加害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生實位
豈不留美名貽之萬世哉衆皆曰者於是也先即
是日遂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專令保護伯顏亦也先弟
也越兩日報至京師火裏星太后即遣使齎黃金珠玉
哀寵殿足等物馳以爲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明日
太后召諸臣入集議諭伯顏曰王爺總萬幾於手門面
視次非臣工敢奏奏伯顏曰王爺總萬幾於手門面
太后部史王皇亮等列集及孫殿不能盟國使館
王攝政以輔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雄以獲虜中尉張
而欲食其肉諸九卿臺諫交章廷劾振雄權誤國罪請用
反法於其家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衆具言機罪惡烈
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備惑人心
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門門衆隨獲大臺
傳令旨且遣家畜欲排埃瘴復傳旨言將及王振等家
脫身先入而歸矣衛指揮馬順者漢黨也從旁叱言官去
給事王埭起直請撻順曰此真奸臣正所謂翼虎者爾
皆助順爲惡禍延生靈今日猶敢爾尚不知警當誅矣

爭姓之戰路槍裂項刻立斃又宗王毛二關之嘗私振者
共擊至流血清丹陛內臣膝血左長史儀銘曰勿譌爲若
曹堅時衛卒率胸胸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題
者于謙獨直前披王且啟以下今日惟願與二關成者
義激無罪少頃俟得請於太后即族振且將順弄家果
始遣自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大家宰正真者最
爲篤老臣執謙手而嘆曰朝廷正籍公耳今日雖百王
何能爲語日晝晨移王座入奉議門左受朝由此即真
之議益急是時陳鑑已召兵臺馬左都御史奉命籍振
并與陳鑑至在京籍振計凡數十所重望選留振牙旗
而振服綈履過之舍銀十餘兩珣珣約高六七尺及玉璽
經尺者不可勝紀他物稱是悉沒入官時振姬王由子
族屬無少長皆斬尋建謙大司馬謙謝弗允乃止言罵
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既歟亦不宜濫罪
可朝議有謂當日車駕道宣府北符去使守將楊洪若
能抱忠奮死陣趨捷之兵以急君父或遷其前或截其後
則虜首可擒辜華可返而受國厚恩賜敵還縮閉門不
驚惶無指安用洪握重兵爲且洪特畏收耳必三尺法執
若欲敵遂廷劾之逮繫詔徵追論正統初內臣韓政阮寬
臨洪垣上請二關曰此必小人左右汝等舉衆蔽功

勵諸將故洪洪自營守邊屯營專用鐵索繫轡石敗
虜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同台打刺花斬首勒二百房
畏之呼揚王故時伎倆何在乃竟前虜而令快若此斯與
郭登守大同事殊而時更異大同堡塙皆係城門盡閉人
心危疑有愛登者泣謂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祐國
家必無可慮若胡勢莫過吾誓與此城共存亡嘗不使諸
君獨死也登疎庵危困而氣益壯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
循士卒呼號同傷寒創傷寒來皆感致亡何虜奉 上至
城下索食帶勒登置歸登誓閉門不納 上曰朕與登同
烟何忍棄之登遂以得勝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
顧利害不出臨陣殺賊食糗啖薪以頭觸門大呼不休劉
安孫麻登道出見獻 上金帛登尤効力及虜閉往虜笑
不應竟難奪虜虜求索略登曰虜給我莫若以計伐其
謀今即劫虜營奪其入城此爲生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
人餉之食令奮力執矛矢直前因擄駕還召壯士與之盟
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暮奔給之
會有阻者既久虜驚擾而去自 上既陷虜營也先屢
欲謀害一夕忽大雷雨震歎也先所乘青駟馬 上令枿
出帳房外窺視但是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晝夜令
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遮護帳外是飾以去處由是益

加散禮兵在也先父伯顏營各設宴令妻妾以水奉酒歌舞爲歡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送駕還京使歸賜也先金銀綵段各若干先一日太后遣瑛侍旨言皇太子幼冲未能親政遣理萬幾鄒王年長宜早正大位無妄天下衆議亦以瘳方多故人心張皇思得長君以彌禍亂于是少武百官合說具懸擇以是月六日耶王即皇帝位追尊上爲太上皇帝頒行赦與改號景泰于是天下及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大行也先復遣使至書詞倖使將于謀已據兵政府外汪祝尙爲兵城帝亦特加賞恤已要爲入對機宜茲奏曰虜賊不道得志滿堂快哉汝爲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來繕械九門晏地宜令都督孫鑑糧糧雷通張軔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壽幹事王並等參劾凡兵皆出營郭外尋令避而示竊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置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典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歲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藭臘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母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洪亦以還遣官諷諭惜其材勇請赦之令立功贖罪柳澤爲天驕而身提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帝皆嘉納

之而侍衛除理后改名有員者以應暢軍事關且好言天
象帝使中貴人奏召而詢之則力謂衆微中宮有變必
反故都而居吉諸中貴人之見策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
縉紳士人多逃其私重歸謀乃輔英廷計曰京師天下本
宗廟社稷山陵寄此百官萬姓無不賴之原卒此而不守
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
足畏也帝聞之曰善其上聽議處分十月也先彼上
皇破紫荆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弟堅壁以老之議曰
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乃躬擐甲背
披鎧六軍我固難矣且曰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
死以是人入感奮勇氣百倍遂立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
諸門皆有兵扼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不敢輕犯以
數騎來嘗我謀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遂以萬騎
來薄我伏發敗之早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
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從子彪又持巨斧率親兵從之
突入房中所向披靡諸軍惟呼躍躍登城天地晦却而西
亨等追戰城西祁連毛福壽復敗之西在門虜復却而南
亨今彪率精兵千人禦虜彰義門虜壯彪兵少直逼我軍
彪與戰數回亨率衆乘其隙虜大潰謀始以上皇在虜
中雖遣兵四出心懷疑懼未敢大創至是始露其驕悍

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虜死砲下者以千計虜大沮遂南
奔五日夜追虜二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荆關馬關
我臨其後軍用間給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
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
陣刀斧齊下擊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前報者欺我大
亂相蹂躪亨悉衆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爲我得虜
去越數日謀又遣楊洪范廣等統兵擊未去餘虜遂至關
安大獲遂出關捕虜聞歸等四十人有奇斬首功四百八
十遊還俘掠人萬計首類弓刀數萬長其餘虜不過數百
擊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撫撫之若萬衆然從此虜
我軍威勢大振虜向後不敢復窺蓋深人十一月以虜
退京都解嚴論功進謀少保亨洪等徵伯餘各陞賞有
謙獨固辭不許客有言少保功高榮李綱不能及謙謝曰
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城下不盟幸耳今謙不能死而
微功實謙則何心能無愧乎復上疏固辭不許時大臣有
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在
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葉荆白羊不破則
虜騎何以薄都城薛寧之不忠彼事之師也若邊關不固
寧守京師不還保大門耳何以護陵寢及郊社壇壝併置
田野生民於僥倖宜固守府居庸懷柔從之先是土

再敗虜勢雖云靖和變態豈能預料僅收前圖則大同一
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
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傷已深邊事豈容再虞諫因以
承易真保諸州郡為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備兵使
陳旺等分辦之久之皆成然重鎮俄謀報虜通朱諫於關
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于鴈門關烽火連屬眾皆恐請大
發兵援之諫美大虜尚遠差必張疑兵以屬眾乃上方暴
授亨等使皆固守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
而賊果不至人皆服其謀六月王直等請遣使議和迎
土魯番和山王意不釋曰賊非貪財位利等張新焉而
皮作粉紅既來不知所封諫從容曰天位已定早復有他
言和者緣邊慮不測觀以解目前而得為備耳上顧而
收容曰從汝從汝于是議遣楊善往基漠北之役初遣武
臣李鐸岳謙而虜隨入寇再遣京卿王復王榮而不獲微
一信三遣給諫李賓陞少宗伯以行方得一見上皇頗
解而其辭頗虜始挾上皇請降不甚警歛奉之還而朝
意更緩至是七月虜酋貴復等非大臣延議亦以前遣使
皆屬庶僚脫脫帖怯不得要領故復遣善然絕不為奉
迎計亦不予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
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鉤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

者來與飲帳中詭喜曰土木之役為何六師抑何弱也善
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上皇幸
故里初不為戰備況此行原擬扈從非選裝攻擊何得不
敗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
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等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腰
透七機又用盲者計沿邊要害皆懸金犍三又所值歸立
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寨若猿猴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
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語之
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略也先也先喜坐定
善乃前貢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
必拜頭彈子仁弗齊者金帛器服絳纓纓道太師乃背置
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則我馬價又予我帛時
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敢削馬備也太師之馬歲益增
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
執多也先曰善復曰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
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細皮
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善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
兩矣所獲殺剽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罕無有血
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聲今者龍
奉 上皇歸我和好不絕需幣益于穹廬而黎庶復此俱

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 上皇有重
實來職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上皇天下后世謂
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后世以太
師貪信義而殿食讀令名奕奕何况我之視太師無已而
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 上皇善再
拜遂辭稱萬壽侍立不取坐也先歎曰 上皇上皇親
善太師與放坐則坐善頻首曰君臣之禮雖早野寧敢
廢哉也先指顧其下曰噫出放曹中國禮乃如此遂以
其罪奉 上皇與善歸初放曹國禮可謂之難其人來
相繼不能決中曹國禮遂被殺在太師之側也
贈金幣之曰子忠教人也 上皇至京善與善遇
宜厚會有千戶募送榮役匿名善殺所殺禍入朝傳不拜
公舉俱不放出一言獨王直曰此所謂難失而求善歸
諫林鳳疏聞 上怒諸臣名書從何所得數曰得自臣所
送榮悉累教挺身自縛圖下白曰迎 上皇履不當厚送
榮投此帖其感動無他歸身死無悔下即飲藥復言 上
皇北狩與 陛下弟製書社稷廟堂大計宜厚無他日悔
竟從其議 上皇既歸奉居南宮 上以善之迎駕非初
遣百將其寶還左都御史公行寺事而大司馬諫心許
之先朝處房廷議也先入寇多從之而 上會西南方用兵

謀與 上謀算征行 於其精略以佐厚與之實有功則
官之已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慮二年正月 上皇
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訪善復汝然曰 上皇不
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三年少司寇耿九疇
南鎮陝西除弊屏食威皇天者故例巡撫多都寺司堂上
官文善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僅悉不肯受約束時奏得
徑下邊將諸增臨諸衛皮兵下時議為言邊城士卒不
為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鍊氣加以
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食耳竟不增成初撫江北
嚴山盜起善為循撫旋與善解者主善家以勸錄精練
閃亮得釋者二十六人為兩淮鹽運使童子坐恭勞曰水
清不如使君清隨此重誼也豈敢阿所好哉揚洪始自衛
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故亦不危守漢
謂此宜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孫安計使以精兵由漢
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來
平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領之謙曰不設
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漢道且無故而棄 祖宗
所設地不群逐寢當此之時聞浙楚廣諸盜處處蜂起前
後命將將兵皆出謀旨號令明審合機宜雖宿舊款臣
小不中程即請 古切責突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煙

景帝不備信放力母敬備虛詞以欺者以是天下咸敬
景帝而歸景帝能用人是年五月易景太子謙以
非所職不敢爭後遂以此為謙咎嗚呼景帝之信任謙
誠專矣顧止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駭
得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揚之
謙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論歸上皇功則楊善為
最論定社稷功則于謙為首兩者奇勲異蹟誠千載不可
磨滅乃謙竟以冤或不與善共膺封賞並以壽終至今
令忠臣義士聞風悲痛不免淚盡而繼之以血矣
顧季子曰王本之役由奸臣讒譖而外侵致我
英宗北狩家歷出意想所不及誠曠古一大奇也論年間
庸人侮禍隨來歸歸以旋乾轉坤撥亂反正尤出意想
所不及更曠古一大奇也斯時調停曲折大費苦心獨于
肅愍公一人主之中懷時刻不忘君之忠憫而伴示以中
國既有君之權宜似若為不從意者以緩虜以彼虜獲
駕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及
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語復如是再至京都而京都人登
陴之語亦復如是而謙則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
輕斯言也有謂功以之成禍以之生信然哉憂之不居功
不避禍則又其社稷為重身為輕之極思耳論者謂肅愍

得君極專何不及漢諸景帝以迎車而不知敗惟其以
不請迎駕者結景帝乃其所能以不迎駕者歸駕是
故太上皇之得還自不待迎而自至蓋虜所以必欲留
駕者豈有他哉不過挾為奇貨以沐中國如宋徽欽故事
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卒委骸沙漠貽羞千載我惟絕無
迎太上皇之意則虜思抱空質而負不義于天下不若
早歸之以樹恩是舉也即晉人執鄒伯公孫申謀出師以
開許為將改立若者晉以是歸其君之微意亦漢高帝我
翁即若翁幸分我一杯羹以謀敵而致太公歸之謠語也
肅愍豈無深思曲慮於其間哉特景帝知其不請迎駕
以為忠於我舉朝如其不迎駕以為忠於景帝即同心
楊善等亦知其忠景帝以為忠於社稷而其一種急君
愚虜竊有意于無意以忠我太上皇之苦衷當時后世
誰則知之即間有知者亦從來無人剖破嗚呼此亦肅愍
所不欲人知之功也姑舉人所共知者如召募義勇保練
京營徵守邊疆疏止南邊以至運糧粟為預支月糧不待
詔焚倉竭草束創設步騎團管統領之制通融軍衛清勾
補伍之條死虜于砲絕慮以和泣論軍士以恩義奏申將
弁以法律計謀善事以永絕通虜虛實之隱好策連降胡
以保無西晉陸沉之顛禍收復獨石八城固留懸省懸泉

世武穆曰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要錢斯兩者自古難之蓋
言武官難在不怕死不必責其要錢文官難在不要錢何
取論其怕死者考國朝名臣武官若山雲爲宣德間名
將其後身入賊境身先士卒大有戰功不怕死也
而且不要錢帥府有郎牢者老諫也每直敢言雲呼牢試
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饑民我亦可食否牢曰
白袍無墨終不可前雲笑曰人言王美儂送奇不納彼疑
且公奈何牢曰居官猶貨國意甚憂公不不畏朝廷乃畏
錢子則雲集年禮年則教曉曉曉曉曉曉曉曉曉曉曉曉
忠臣身無長物底滿然兩袖清風終身一日即王前
後所賜重寶袍冠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
歲歲時一謹視而已不要錢固也而且不怕死社稷爲重
君爲輕之說諫官倡之厥後英宗復辟石亨輩復奪門
有功誣諫與王文通誣道入齊金牌符勅取襄王世子嗣
位陷以立外藩侯謀反律處死法司勅得牌勅宛
然實無跡跡徐有貞今廷鞠日加鉗鎖煅煉如泰榆坐武
穆須有故智以意欺二字附會成獄文不勝憤反覆力
辨諫官首無辭笑言亨意欲死我辯之何益廷懷恨在
新諫作事有不如意輒指磨分曰此一腔血竟濕何地人

以其言爲諫蓋平日有視死如歸之志故臨難有義不反
顧之勇嗚呼難矣然此猶無過一死完局獨未死以前艱
辛萬狀有不甚言者已之秋八月既望土木告變人心
土崩一時文臣武將輿輦廢落無任張皇諫獨抱洞識卓
見鎮之以靜不震不聳屹然如山與中官金英與安等監
定以固帝心相與內外夾持不少爲浮議動搖因出其
餘力以選將練兵委任戰守各無遺算使神益幾危而復
安天下將亂而反治不者宋南渡之禍立至矣且匪特此
也一虜有難作偏裨寇聞風效尤聞則先有都震七浙則
有葉宗留陶得正而兩廣黔楚之得苗寇益在在舉起
國難或則劉鄩通年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以足月廣州盜黃蕭養聞郡城殺大將王濬僑東陽王
諸君者何物南海冲鶴堡人貌甚醜眇一目而有智數坐
強盜在郡獄輸年所臥竹床皮忽覺邑斯生竹葉同禁者
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群瑞也因報以不軌使人藏刺奔報
桶中破腳錄趣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停艦舟以待遂通
入海嘯聚郡盜聲勢張赴之者如歸市旬日闔王萬餘
人至是攻城官軍禦之輾爲所敗城中餓死者不可勝紀
賊制雲路呂公車衝城幾破攻後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
清目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浸水有小艇載米及
鹽魚者奔逃者避賊狀冒兵同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

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臣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更復
汪后於中宮。以正盛儀。從沂王於東宮。以正國本。疏上。詔
獄地。烙煨。燒迫。輪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
徵殺之。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先有御史鍾同當易
節日。每獨生澤思。於下及懷慶太子卒。同與禮官論。諸位
事懷。懷涕泣。欲疏請復立沂王為皇太子。聞安宗祥大
皇伯胡濙。濙有子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械骸極
苦。林驚獄中。趨亡。盡得諸遺骸。出關土。歸葬。血漬臂。關虎
出。俗加鮮好。嗚呼。一時虎臣義士。誓死力諍。以至內外太
小臣全。誰無怨怒。於皇恩。怨怒。和季。發拘後所云。建
可奉門不可。值無機會。可乘耳。天順元年。王正月。景帝
不傳。然朝數日。儲嗣未定。人心皇皇。聞臣王文與軒官王
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為東宮。于謙實不知也。事漸洩。內監
與安諷羣臣。請復立舊東宮。食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文
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未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
異謀矣。十一日早。百官集左掖門。食奉乞早建元良。以安
天下。領院事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為擇。奏入
不允。且言待十七日視朝。議者請擇之一字。非復立意。李
懷疑惡。因會議章奏。便出朝。日令辭。懇請復舊太子正位。
東官議已定。而石亨知帝病且劇。必不起。乃與掌兵張

凱強親左副都楊善。條有貞諫迎上皇復位。通陰結中
官曹吉祥。曹白。皇太后及通報南宮。各許可。十六日既
暮。輒等會有貞所。皆建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計宜乘此
以備。非常為名。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輒首肯之。有貞復升
于屋步覓乾象。並下曰。昔在今夕。不可失矣。遂往會于夜
諸門。暗開門入兵。納近千。人夜已四鼓。天色漸亮。亨輒等
惶惑。問有貞事。當辨石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遲。遂薄南
宮城毀垣。破門而入。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為。亨等執
令聲請。陛下登位。遂共待。登輿。有貞等前導。忽天色
昭明。星月交輝。上皇顧問輿等。各對珠官。保衛
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諸臣。紛紜是。非。並入。俱
朝。所達前議。頃之。南城呼噪。震地。諸臣失色。須臾。繼鼓
鳴。上皇復位矣。大小臣工。各進班入賀。始車駕還
鎮守太監張當問卜者。全寅筮得乾之初九。寅曰。大吉。龍
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隱必以秋。應以庚午。庚歲而更
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城。駕其通乎。通則
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成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
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下五月壬寅。月壬午。平
自古歲數更久。昭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于衛午池
其君位乎。至是寅言悉驗。寅久在石亨幕下。迎復之樂。變

亦從中贊成。故事，違取託意與有貞叶謀害之時，中等刑以不大殺股肱大臣，則威不立，不猶威黨避大獄，則權不專。于是爲飛語謂于謙及王文矯取金帛勒脅進義世子，即逮下獄請殺之。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不遂，並論著者賜謙家自御賜針，無畏物死之日，陰遣歸天行路，嗟歎吉祥庵下，有連官指揮梁昇者，臥于榻解其地，而僧吉祥志朴之，明日復詣如故，始知之。西瀾池龜底孫原貞時與其地，語人曰：吾其妻乎？吾其庚于公已而果然。是時開輔大臣流放，寢猶畫有貞得爲首相，併取太監李賢，賜妃嫡庶民等，自書以賜葬，葬於原貞墓，日一立，即不得忘。况之太皆幼可憫，上撫然乃免。享自此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竊弄威福，進退文武大臣，畫聖邊鎮，擢奪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可從子處，在大同亦益驕橫，凌鎮守官有貞初與吉祥交惡，已欲立功名，自異，稍稍相左，賢有爲助，凡用人行政，暴持正，亨不能堪，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墨，理事歸司禮力贊。上事須經內閣，意寵絡有貞，華使辭，是後吉祥薦用，義人內閣輒相阻，故祥固不悅。會臺因陽寇等，祥幸幼石曹工，既舉出，有貞與祥言，官衙便利，性與書，初學，賢利不權能，是進合率。

上丞哭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伏地哭不已。又言等門皆出萬死立功，今爲閣臣所排，王使官結黨誣陷，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理，瑄與同官周斌且謂且對歷陳二囚罪狀，甚悉。下瑄等又有貞賢詔獄逼瑄，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滿死，卒一諱不它。即日雷電交作，雨下如注，大風拔木，壞屋，承天門火，二囚家大木皆折，水雹尤甚，京城水深三尺，人心震恐。明日赦，諸有貞等皆奉政。又明日特旨復留賢等，言其處有貞復起，傳爲匿名書斥朝政，先投入諸機，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出爲此，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執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衛事門達，承旨意旨極刑，榜掠士權抵死不承。以是有貞得有編置金蘭，匿名書事終未明。吉祥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三品爵。奇正呂原凡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奸兇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捕，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殺則人情急，忍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恐愈求窮，勝。上曰：正言是也。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新首甚衆，皆果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輩首置何所？其人不能對，正問爲。上言：曹石旁，豈防有樂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意，嘻，成祖之體，值楊榮仁宗之體，慎揚士奇可謂委曲周至。

張威賊賄狼籍子廷尉參勢稍熾均舉朝側目天下未心
以致上干天象等出星變日晷數重數月不為益詳陰
節太陰之象也又明年己卯享朝退歸私第語其無經
臣者張杜清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為者乎眾不知
所謂皆對曰某等猶公寵靈得此過望三公之位敢安
哉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
爾官也衆股栗莫敢對先是亨門下有警目指揮童先手
出執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信之
因曰計大員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辱今應從後發符
日命處代李文挂微羽將軍釋其禁業制關東出山東
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師可不戰而覆遂請以莊等中表河
一帶良有深意當虜虜是孫登亨即請禁之童先功勳
威前謀亨曰為此不難天下各處郡司除代未應待過
之未晚也童先曰時若難得而易失也恐時計失不可復
得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
既至京上憲察其凶暴貪婪包藏禍心果有其謀
御史按劾即日得處臺市籍其家罪逆亨等上急狀功
欲宥之惟罷其兵權命以奉恩歸第亡何家人傳該總
遂逐其不軌之謀于是處亨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
殊亨屍問賢賈南盡法斬首上不肯竟舉亨都御史

深等素惡亨論處大逆故亨家財產悉沒入官親黨各全
斬成不宥指揮劉敬生恒房過亨午具用朋黨律邪死
批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嘗之恐過重亨
時人爭趨附如驅鰥服即大臣中固有朝夕至其門者
且累時今不至獨坐獄何也敬得不死吉祥與石撫兵共
事初吉祥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鞋官驍勇善戰結以恩澤
收為心膂奪門之舉呼召此輩迎駕俱陞職論分石亨事
發冒功者悉以誅革去此輩獨為吉祥所庇不動如故
伏誅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越
兩年辛巳吉祥從子欽恭橫殺公事臺為御道所勒
原之而下詔戒諭嚴備之臣欽恭懼遂與吉祥密謀
不軌欲幽上于南宮而立皇太子會房亮遇命大司
馬馬昂與大將孫鏗出禦虜期以七月二日出師先
夜初指揮馬亮走告鏗言欽反謀乘機先誘殺鏗及昂
其軍攻皇城統擁兵入宮為亂而吉祥為內應披衣起
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關人曰與爾奏疾速上前告急
稱還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是晚吳瑾及祥將党者
悉亮知其謀亦詣長安門告亂內廷始得舉兵縛吉祥
為僞監微服至功臣張瑄家議討賊服已舉兄弟鏗鏘
及斃官伯顏也先等合番漢兵五百騎呼噪四出劫殺文

武大臣寇深過求凡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悉戕害之執王
翽李賢擊賢傷首及耳時葛祺在傍曰公勿負國家宜以
戚上謝則自求多福且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勿忘父
欽使首再賢謂曰我等迫于謹聞不得已爲之請入疏申
救我賢曰爾既救學償德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出
密帋暗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鏐云何能報鏐善此賊
上喜手勅鏐父子爲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
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黨率胡兵直趨東華門發火力攻
勅臣侍散上又勅鏐賊犯關急可爲朕努力殺賊俄又
勅鏐鏐盡殺各營兵殺賊北勝王師畢鏐詔承繼宗將之
鏐督諸軍先登理及諸將分道逐擊以精兵殿之大戰
于東華門外自辰至午鏐敗走斬之瑾爲狀所殺相拒至
酉鏐以百餘騎突陣鏐發箭皆射之斬鏐及鏐子輔
子軌追賊至東市殊死戰斬齊刀入陣砍飲兩臂傷賊兵
并力圍鏐擒殺鏐鏐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大司空
趙榮亦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
賊子當共勦殺陣前大喊滅賊士氣百倍捨命奮擊傷
逆歸家投井中伯顏也先擬城遠追獲之餘黨悉擒上
即問御午門前百官下吉祥等千獄皆伏誅特欽等家以
實將士黨屬悉流嶺南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先見欽整

勢張甚料其必敗絕不與往來欽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
及欽反凡親戚族屬無會三老獲免旌旌死事文武官深達
等併論敵賊功如繼宗鏐昂等各贈謚陞賞有差賢隨手
疏上言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遑之務奏
皆停罷且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奸欲塞之以
遂其非可以肆行無忌莫敢諫何自石革輩排勸諫諫言
路閉塞反逆繼起至此已極若不未言前轍可鑒上悉
報可降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殿焉門達初訊有員以亨故
由加嚴刑得亨吉悅權傾中外留陷害人事敢違慮有憂
形者隨駕謀非有獲獲功恐其遇厄又畏賢得士抄擊
數進者日懼撫發已過並謀殺之乃令通卒先發彬
陰承欲殺之承並脫變彬矣尋法不行但論之曰從衆
率去問只要一簡居漢彬還我彬既下獄彬訟苦楚莫能
自白時有一藝人楊順善候漆畫春幾榻路者相識彬
也素識彬因抱不平爲彬訴屈順論彬來建法之平
餘事奏入上令達達問順至神色不變作若無所異者
達達誦其事皆曰不知且日順職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
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順以實告因告曰此內
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爲此奏候順按達達實不知實言
者何達達聞是喜而合已意方復至即以酒肉賞之順又曰

我言于此無人証彼不若請會多官廷諸後對衆言之李
無得辭達信之早朝悉以其情奏上命卿諸大臣會問
午門前進達二官投要李出午門跪對方引跪至達向賢
曰此皆老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驚訝叩頭大言曰
威則我成何敢妄指雖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見神
恩鑒此實達以酒肉賜賄使聖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
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無餘漏達失色計沮押官與太
臣皆曰達不得辭其罪矣錄辭以達上命法官正達罪
滿成廣西以成達得脫城後寵任如初迨達以南成行拂
已復職後達出城如前亦人所難矣

類事方曰李文達言正統十數年間辦事減省農民休畧
爲天下人心所歸前數諸大中丞會所以最得民心不知
復辟之後殷憂啟聖惟唯美政比前更相退矣茲初以幼
冲嗣位偏聽中貴人王振而後則備嘗險阻洞悉情偽雖
有石曹輩冒功用事不深爲所惑耳雖然振在當時固
人人恨欲食其肉乃無過好勝喜功力主親征以委乘輿
于草莽卒之亦以死殉稍可自贖猶未若石曹之身爲戎
首也石曹身握兵權在京應勇之將多出其門且計各邊
鎮精兵大同爲最彪又得出鎮之儘早從童先奪莽如期
大舉其禍可勝言哉非宗社有靈必除其患天下岌岌乎

雖不保矣不兩年而又有事吉祥事吉祥驚見遠不及事
即欲所素結奢漢將士亦何足當大同之什一况朝禁肅
清有何可乘之隙竟無故而大發難端此必不可救之數
也王師備謀與孤豚腐鼠何異要亦幸其謀之早露雖理
筆得辟暴告變願查素入內廷始得預爲之備不則今左
右門啟欽等得人事起倉卒殿陛間吉祥又未經就轉更
奮力爲之內應雖天祚之皇明諸兇殄滅計不旋踵而軍
國體所傷不貲矣其得登發密防果誠祥逆人也即玉
池沈不恨者問處何物初承亨處機餘有自得焉士權承
獨而免免以爲重欽賜榮賢錫錫錫不顧而免而免
義士遠颺之當愧死矣刻且欲民憂影下死而得已風謠
廣西及行形又幾逃出城如禮此時遠將置面孔子何地
耶使送之者正愧死之也

居中調度則誠可平。華入聲求會說不果行。感不得已。乃
益請兵。制命部督。顧率兵赴之。感與處。謀賊者八
百所斬。首萬級。先朝處降。降幾何。大爲可虞。得于謙。深計
乘隙。楚諸省。用兵相繼。散遣使。陳改言。代起兵。政何順。惟
宣。仍各取回。勿讓。滿賜人心。痛憤。賢爲。上言曰。殺人非
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愚者。今散遣方深。以爲幸。今復取
來。貽禍不測。上曰。吾亦悔焉。曹吉祥。反果。皆何用。此輩
敢。然。賢言。悉。給。謀。使。得。賢。其。可。爲。千。古。知。已。他。年。請
復。其。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良。有。以。也。議。者。楚。之。十。月。之
主。親。御。李。矣。出。遊。南。苑。苑。中。有。禁。嚴。嚴。禁。樹。梢。海。修。修。
元。故。址。本。朝。稱。增。高。之。開。四。門。樓。以。周。垣。康。康。地。地。不。可
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寬。備。此
善。職。則。海。戶。合。國。練。軍。士。騎。射。千。中。所。以。訓。武。也。是。日。長
閣。既。合。羽。手。畢。集。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後。輒。獻。之。以。寓
觀。武。校。藝。之。意。云。未。幾。李。來。寇。延。經。楊。信。爲。守。將。張。欽。副
之。房。至。神。木。縣。欽。出。兵。禦。之。衆。漸。斬。獲。甚。衆。既。而。房。復。入
安。邊。營。欽。分。重。以。拒。遊。戰。于。野。馬。酒。等。處。俘。其。將。鬼。里。赤
獲。馬。駝。兵。伏。比。衆。滿。倍。之。李。來。者。哈。刺。所。創。也。哈。刺。教。也
先。自。立。尋。復。爲。李。來。所。殺。諸。首。送。爲。遊。長。自。相。擊。敗。且。久
始。定。于是。李。來。毛。里。孩。阿。畢。出。字。羅。忽。等。相。繼。入。苑。東。拉。

廷。軍。甘。涼。西。使。宣。大。北。邊。無。寧。歲。矣。明年。已。第。十。月。房。寇
宣。府。又。明年。庚。辰。月。李。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推
衆。南。行。達。將。李。文。按。兵。得。重。不。敢。當。其。鋒。已。房。衆。五。萬。歷
門。關。代。朝。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炮。火。徹。京。師。人。民。驚。疑。素
家。走。避。撫。入。都。城。勢。莫。能。止。上。初。謂。此。房。所。乏。不。過。在
邊。掠。牛。羊。以。去。不。深。爲。意。賢。曰。京。師。宜。出。軍。于。紫。荆。側。馬
二。關。駐。劉。非。敵。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房。知。懼
不。敢。深入。次。停。趙。樞。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應。援。
上。曰。緩。不。及。事。能。勞。人。馬。耳。駭。關。之。說。可。行。因。遣。顏。彪。領
軍。赴。雲。朔。邊。備。軍。赴。綏。德。兵。拒。守。乃。房。既。有。獲。見。我
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初。二。關。軍。赴。雁。門。人。民。皆。以。無。恐
房。亦。引。去。九。月。卒。夏。守。將。張。泰。殺。房。于。東。壩。十月。上。御
西。苑。問。將。臣。騎。射。令。三。營。管。帶。大小。帥。弁。皆。射。以。三。矢。爲
率。上。親。按。籍。記。中。否。賜。欽。有。差。再。試。御。馬。監。勇。士。亦。如
之。有。畏。避。不。趨。事。者。照。自。是。將。士。咸。加。警。畏。知。所。奮。勵。矣
房。復。寇。掠。內。地。勒。韓。雍。撫。大同。命。之。曰。善。爲。朝廷。守。北
門。陞。辭。賜。宴。及。鈔。糴。至。則。房。已。遁。修。戰。守。練。士。卒。固。城。堡
爲。一。時。北。方。之。重。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上。喟。然。曰
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趙。帥。乃。請。領。王。趙
官。見。便。服。趨。殿。拜。膝。而。短。其。袂。上。熟。視。許。久。曰。非。彼。快

御史則可使升而將也。選超擢以行。值虜稍徙去。越乃修兵簡士。繕甲修寨。爲經久計。大有威名。踰年辛巳六月。李來寇。西涼等州遣孫鍾帥師禦之。議以馬昂親督軍務。賢以百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使都御史王城參贊。卽京師與少司馬白圭分道督兵。無虜竄等至。虜引進項之涼州。守將毛忠爲虜所圍。甘肅大將衛涇提兵往救。大破虜兵。全師而還。壬午三月。陝西運餉少。參尹曼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大轉輸困極。請乞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衆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不令其創更無休息之期。況關中人民疲于供億。若不少寬。日滋逃竄。誰得耕牧。以給軍餉。大軍之不能得腹而久爲難。對明矣。不若早赴河開。班師使得屯種。備食。王上命是議。卒從賢言。蓋終賢之任。所遺邊將完克。未嘗一大挫。虜頗慚。未幾。經兵驅直入。大敗我師。重爲患。思相業。若此。亦庶幾其可乎。八年甲申春五月。上不豫。臥便殿。召賢。曰。今日庶事頗繁。而太者反。議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關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曰。期首賀曰。宗社幸甚。王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太子謝。上抱太子立。足疾。原上來。法。誠。意。和。穆。得。此。故。爾。根本以安。天下尤

爲社稷大功臣。區區禦虜不足道也。顏季亨曰。李文達之得君。行政不減于忠肅。李文達之遣將禦虜。則大不逮于忠肅。才固不可強也。況忠肅禦于難禦之時。而文達禦于可禦之日。易地則皆然。愚不能必之矣。但當景帝易儲時。忠肅何無一言及未奪門之先。又何不早爲迎立計。而文達則以國本動。英宗立。太子。隨自爲宗社致賀。又即扶太子以稱謝。不知費幾許心思。似大勝忠肅一籌。且可做得文貞于成祖前保護仁宗。過意論相業者三。楊後推一李信然。信然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三

懷州軍州環邊民多曉勇習見胡虜敢爲戰聞者選作
土兵諒習聽調必能奮勇竭力各盡其責有不煩驅使者
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壯健民丁編成行伍設爲土兵
原隸民壯亦改此名每名量免月租六石就令食之以爲
優恤陝西土兵之設自此始故創募一入寇不遠京軍厚
出資資大同兵赴援不知京管之兵素爲怯懦臨陣退縮
反與起兵之功望敵奔潰大爲虜人所侮此宜與募兵
以壯根本顧乃輕千鈞以募民壯且乘統遠急募兵
還宜大亦邊也去京最近就有門塞之險無險無虞
可募朝出塞去晚歸邊防以重邊塞而保京師矣
住近不遠人心厭于轉輸馬者勝者奔馳利於東
首奸態待虛批坑兵家與養精銳既重而西老弱乃得
北萬一非或有警役未可難有見受敵近近坐困商爲得
計乎自祥等此議出庫單無遠慮之勢官無養兵之費可
徵古昔募兵于農意云亡何駕部郎楊瑒孝延慶二城
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近疎
兵備稀少以致寇虜乘隙進近有裨將朱長年七十餘
自初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闊亦有通達庫子
陝州等民多出徵外糧食正統中有寧夏副將賁德欲
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顧樹起至龍溝遠近都

六營沙河海子山火石關見縣石海子同同基紀鹽池百
眼井井水并黃沙障至寧夏黑山背馬營等處共立十三
城堡七十三營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寧夏相接惟
隔一黃河耳當時藏者以爲地上平漫難諒已之後石中
又夾欲將延綏一路管堡移往宜道是一時軍民不免暫
勞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瑒所奏移堡防邊大
有證據該部即會官議處以聞延安守臣王鑑又奏府谷
神木等縣堡以延安爲定邊等營者相去千里而延撫按
監司等官罕有至者其邊塞士卒爲官旗侵逼虐使以至
衣袋不結戰馬不馴制改器械不得修葺萬能禦事況
各職官轉輸行遠難軍新與從之未嘗何不覺等上
唐故渠不遇中國大郡連年被兵侵擾往往獲利以去
且河套與延綏接壤非朔方渠穴今毛里孩等居處其
中出入無常古云不一勞者不聚是今欲安邊處邊大
捷之然復可保長無事乞令極巨會文試百官博議建兵
提勵務在規度始盡老健制將官凡出兵事宜保預備
處去又欲不方邊防必入掠而延即慶環要地宜備選
式將一人兼步騎精兵萬餘守防庶幾有備無患于是奉
兵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請以渠設安必主將得大令
鎮守大同前將韓信黃瑛延綏徐凱趙判陝羅鳳雲劉雲

其美其昭中延至甘泉宮大興起前宮亦須勅令整飭然
士候至則謂察詔允其請即召信使諭旨曰數日之內
中官奏言協謀征勦河套信奉命至境過七里蒼危走
命起祥等慶賀之唐復引去是後即令王役整修之軍
東邊備使曉稱臣奉告防邊東有黃河兩岸谷地西止
過營東西築紆各十里許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
止精拔守營舊城堡參差難乳道路不均遠勝百里近
者半炊矣若取來遊騎扼塞而以民屯出資耕牧邊房
又界特種兵食事關調兵策定則軍至莫與支無邊張
皇軍為之慮故臣竊謂宜於邊境築黃河兩岸各設一
關以禦寇而後邊境而後築處極險空關勢難險臣與延
慶提撫臣會計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新建應必增置那
蘇麻義可年赴今牌應相章先行補築軍餉採辦木植俟
各堡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芑州舊城東村堡移出
高漠嶺營水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頭坪太荒鶴
堡移出響鈴塔日落成堡移出脫營兒塞門堡移出孫柳
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勢亦各利便的高家堡至雙
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定二邊皆相去遙遠各于各該地
名屋寺子三眼泉柳樹關无創築各降哨堡計處統于邊
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墩及天安邊營起每二休堡築墩墩

一處共二四座。連接廣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連接環縣。俱于附近官軍。置撥中隊。北面沿邊去所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塹。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固其營壘。以廣制度。必須寬大。足以積糈。容客兵。庶堪查柵。密營。堡聯餘而糧。急易于策應。可以選震軍威。夾探斯地。營壘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性近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捷報。報飲人資之外。一義其展報有請。樂繁頌之心。而委任權力。刑責有障。官之督辦。漫不爲意。求如王復者。實可多得哉。歲丁亥。虜寇榆林。孤出。牛諸。亂動。力戮。致于陣。以破開城縣。縣令于達。故死。比後。期。劉。原。陞。故。死。率之。皆。體。況。施。此。其。餘。道。將。征。征。征。步。黃。銀。年。連。舉。一。無。計。功。或。清。假。而。歸。或。要。行。以。足。從。來。有。生。傳。將。發。辭。朝。行。營。鼎。與。金。元。初。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焉。乎。陞。推。官。爵。輕。投。殺。傷。我。士。卒。悉。混。井。間。振。拾。彼。無。補。虛。張。勝。勢。至。至。置。殺。殺。虜。平。民。妄。稱。連。虜。首。給。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新。獲。繼。以。鉤。搭。爲。解。考。其。功。績。所。載。實。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取。販。血。膏。野。少。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滿。漢。日。深。誠。非。細。故。良。可。涕。也。改。歲。戊。子。科。臣。程。萬。里。跪。稱。性。年。虜。賊。侵。擾。斯。

雖猶寧不大創必再至勿延爾無事況今黃河欲決毛里
孩法是不速軍無計又常往來重其情臣測萬一有
變警憂後內不若急為勦除計以先制之臣愚意其有
三可敗距我邊方二日程是彼為客而我為主以客就
主可激者一身自持國象併添諸部志清氣壯兵輪必
五驅馳不恐人馬疲勞可敗者二北來邊款見賊烟火或
一二百里或三五十里數逐冰外兵力四分可敗者三為
今之計宜選京軍精騎合宜大壯銳各萬餘乘每三千人
為一軍統將計人統之選其勇毅者使人揮毛里孩所
出德不遠數千百里之遠其勇毅者使人揮毛里孩所
以勝其軍則敵無所恃矣須乘其冰動舟車之所然
敵則無所恃矣守則敵無所恃矣守則敵無所恃矣守則
行拒部冷票是臣議以清近海冰死是今無敵典而開
建特抄復必非萬全計請勦東非洛邊時臣特將賊
以備上可共議龍江廣庚寅惟恒島文升並標旗酒
三邊榆林最需警備可以堅壁清野而望稠密地率
夏可以特山阻河而守禦板塊惟榆林河空山澤之利足
以資唐又兼入提抄掠常獲厚利以故教散我邊曾無
害民我邊最清無難法虛實對難但今客軍誠其有過于
是將禦其意財及清諸勦苗部各歲秋初遣曹一官

軍計辦糧中事幾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
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計部覆奉旨陝省稅糧
及部運銀兩彼處支解折作通共止用其二尚餘其一可
供軍需乞移文量為派給不須借挪他省別為措過從之
大軍旅之用餉食為先若延緩之地兵馬屯聚軍需之費
則類皆給普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箭馳果之役仰爾而
可俟步千里未運而真供發饒而子有還路怨非落空
虛幸而至也東粵有銀斗米估宜不幸懸賊身已瘡矣他
尚何計餘將不定則有輕者輕者不足又有預徵馬料
得不阿先知糧款終能計知之新謀可斷也臣謹
得已則今民雖窮果以捐官給銀糧資稅稅或派兵出
勝而授之而倉庚無升冷之久久令民輸餉果而糧豐然
件案右軍請死者半沾虛名而斷之而商賈實獲之利
官級日隆鹽法日沮而邊備不充如故也又朝走出督
歲以給邊者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糧邊者
者幾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益而多則飽益發果日數而少
則果益貴而不知者幾于林兵之中為其嚙祖之習賊以
茶鹽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糧價實則侵蝕軍儲故朝廷
有康康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于還餉糧及必有兵馬
隨地經行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月之數人米一升馬

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宇彼或往來應接馳驅
或掩襲安撫我則應付首安望于或轉中周復至于大
朝失生勝之機則覆及之機必矣二薛非吾所敵及也無
已則有一焉庶幾是擇設營軍之說切實可行于是有方
伯余子俊者出據焉延推置衛不已諸復廣榆林城增添
三十六營保靈州陝中伍赫之脫落及罪諸兩以子孫不
能南風土者諸縣還徑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釋其貨少
者為弟仔頃道是處有賊黨軍士時動勿數射鹿泉諸
界石外地使與也日敵野糧計餘萬石又初幾邊地瘠
行教士里盡得形勝之險要而有三處是安得夏
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今勝久勝河答我軍及列府為
屯中臣以為其若干治邊一帶敵臺空處築為邊墩以
若堡其背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壁依山形隨地勢或削
或果築或枕壁綿引相持以為邊墩實任報可遂東起清
水營築城營西接單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
為對角敵臺若連北不絕空處築塔如新月狀以偵敵
射凡堡十有二座若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
十五墩兩月而功畢由此邊寇漸稀榆林始為重鎮千
諸是從前如王慎城榆林功固有之若事皆悉心經理煥
然一新衛子俊之功為最初榆林皆治發德而棄木脂魚

河等處于升幾三百里處輕騎入掠練兵出擊之每不及
而返唐得牧隙焉至是子俊建樂徒樂榆林城壁山徑谷
還數勾堡精絕河套之騎凡千餘里要害既據腹內遂安
彼時唐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中益以樵採開墾之利地
方富庶誰之力能未幾唐寇臨流單昌督臣馬文升建其
還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逆送列孫唐俊寇草州深入固
原及折水則文君撤肩諸將兵時伏陽羊營唐逆伏擊
道斬首獲級三千有奇獲馬滿重不可勝計固改其舊
曰得勝樓勒石以紀唐逆及河套兵出少司農唐俊督
土便強為騎將騎將經遊騎下飛龍軍與不之榆林大
捷唐軍奔逃唐軍是後唐軍無不設伏復唐寇之俘解更
以獲馬半半單伏解是後唐軍無不設伏復唐寇之俘解更
蘭三首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于紅鹽池為年
大將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五十五里
其地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敵而身與軍等分兩路潛襲
唐逆夜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文釋戰馬千余悉拔
軍其其唐順而還時諸將皆等行刺至鞏州顯存所獲
遇諸鎮兵遊賊之斬首竟與前好李所首男婦馬驢牛伏
循之賊既以失利失歸而唐寇手高在皆為盡乃相顧
慟哭遠徒不敢復屠河套故地捷聞賜唐書褒賞依召還

京久之詔邊軍如曾過虜率來對敵值衆寡不支者罪失
刑勿罪其開門坐視見賊先遁者坐以失機律矣我
朝建威所以敢深入綏懷率然無忌正以奮勇先驅偶
損軍者法無赦而生視先退之軍則反從末裁職此之故
軍伍短氣若此今一出今而後事可知也奈何哉玩愒成
習後竟沮挫不行以是虜寇屢為邊患有加無已時刑曹
郎張傳陳西北邊事宜大畧謂臣生長陝中比見邊番
殷水旱繭絲隨陳其累以備探擇一日陝省入府三竟腹
裏俱有銀穿滿邊番臣多不損銳久待一見遇事不相
斷而後下焉雖陳其累以備探擇一日陝省入府三竟腹
者統統義源則自自後齊賊練宜後肆倒料斷三日今
官軍臨陣兩有克捷義源則自自後齊賊練宜後肆倒料斷三日今
動而進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督加撫
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勇而鄉導可得四曰近者邊將
上下相蒙互為欺用遇虜入寇閉戶高坐或有性失要
下皆遭備禦地日甚一日且古以與士卒同甘苦稱名將
而今以供餽勞人子教子星外則保官更司刻齒痛恨大
宜禁絕焉余子使陳從德德與張子補林更築邊城千二
百里會邊境交並軍民懷死者萬計皆亦能築旅何虜克

入寇徒以違節目廣非經久計是時言邊事者不少獨此
奏其功懷直大裨軍政士論輿之繼三年丙申朵顏三衛
夷人以請關馬市不許與非虜交通鎮守劉州嘗焉宗
朵顏等由善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今與虜通大為可
慮宜整飭兵卒以戒不虞劉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三萬
今逃者數十之一乞行法司問擬請成因從量充補備且
羅支谷黃煙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樸林口等關俱係
通寇要路官軍防守不用散還所屬軍務有司合營民壯
編戶秋練過冬協守留下樞部酌處行之又越三年己亥
命徙巡檢定邊營年仲洪城先是予使撫按中無精銳
營平曠地空選守中出地廣闊得百里復以幾邊營
為便而按臣李敏亦言此封疆百里截池三崖豈可輕棄
若日地曠難駐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日糧運艱阻
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今主天子使為本兵因
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蹟安邊及新與永濟等
處水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永樂間葉家堡不
守亦其明驗況今實未嘗棄乎諺可夫以朵顏等衛忽與
虜構合因達有欲大舉兵以建奇功者謂必除朵顏之徒
剪建州之衆乘勝而西疾平河套顧祖宗之于朵顏諸
衛不遇羈縻保塞以固吾國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滋
虞

頃壞壘。華。難。盡。棄。多。趣。東。何。知。誠。爲。難。者。後。泥。子。從。衆。皆。中。其。之。議。至。欲。併。延。緩。而。棄。之。謂。有。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緩。不。易。守。不。若。棄。延。緩。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大。一。民。尺。土。皆。受。之。于。天。于。祖宗。不。可。忘。也。向。大。東。勝。故。今。日。之。舍。卒。于。延。緩。而。關。陝。要。動。今。棄。延。緩。則。他。日。之。告。鍾。于。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其。支。廟。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關。大。誤。嗚。呼。一。倡。百。和。李。不。忍。殺。他。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詳。萬。說。莫。取。焉。若。以。邊。澤。難。進。則。今。關。陝。所。當。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竭。無。近。資。河。其。間。難。矣。五。門。折。龍。門。之。險。然。管。漢。唐。僅。無。此。而。過。則。今。壁。胎。亦。往。來。無。濟。且。以。金。骨。節。所。籌。山。西。米。豆。必。本。運。貯。榆。秦。原。係。德。州。諸。倉。河。南。米。豆。必。本。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新。地。皆。漢。河。可。通。舟。楫。理。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分。糧。之。利。奚。啻。萬。萬。也。則。今。河。東。當。潼。關。之。北。數。千。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華。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延。涇。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延。陽。又。龍。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緩。當。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勢。昔。古。來。跡。其。處。避。險。可以。陸。運。其。處。事。立。倉。以。備。倉。運。其。處。可。造。船。

以。備。倉。運。其。處。事。立。倉。以。備。倉。運。其。處。可。造。船。可。收。永。久。之。利。趙。歲。庚。子。中。貴。人。汪。直。用。事。最。得。寵。專。事。事。開。邊。用。趙。樞。朱。永。陳。繼。破。建。州。失。陞。貨。優。趙。王。趙。心。斃。之。乃。謀。于。直。以。虜。西。北。邊。直。薦。延。爲。總。督。仍。命。永。爲。平。虜。將。軍。統。兵。而。西。未。至。界。虜。大。掠。出。塞。趙。曰。受。命。討。虜。無。倖。獲。何。以。報。班。師。遂。與。直。密。議。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大。俱。會。榆。林。既。至。大。同。虜。營。帳。在。威。寧。海。則。是。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首。四。百。餘。級。酋。子。文。馬。富。旗。甲。各。有。差。以。大。獲。報。聞。封。貴。賚。格。當。是。時。永。師。至。榆。林。前。三。日。盡。勦。驅。趙。再。趙。歲。辛。丑。復。命。趙。等。出。師。至。大。同。道。虜。從。東。山。轉。入。境。則。掠。越。殺。兵。華。之。擒。生。人。斬。首。百。三。十。級。獲。馬。七。百。餘。匹。是。役。也。斬。級。少。于。法。僅。下。賞。而。封。拜。亦。使。憤。溢。則。主。以。直。在。事。欲。責。重。之。故。併。及。趙。尋。復。命。趙。等。宣。府。滿。慶。擊。虜。虜。已。退。趙。等。請。班。師。不。許。遂。延。延。緩。而。虜。入。寇。河。西。肅。州。等。處。趙。使。都。督。劉。率。敗。之。塔。兒。山。支。玉。敗。之。大。廣。梁。延。緩。守。將。許。寧。敗。之。三。里。塔。塔。兒。山。斬。首。三。百。餘。虜。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趙。則。解。賄。賄。賄。改。趙。與。大。同。已。復。移。趙。師。延。緩。已。卒。以。汪。直。事。敗。詔。趙。官。爵。從。前。安。隆。州。一。時。朝。士。大。夫。靡。快。趙。之。卒。亦。有。錄。其。詞。大。意。傳。平。若。

趙毅名能知人在臺所挂後御史屠漢仰鍾學肯為大
官以至河朔而故吏將佐多門賁時時得越才越居常喜
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惟下財往來若流水置單
豪傑不如此所從入皆願為之死北代時嘗觀諸軍食飲
數賜酒肉勸必為其情至犯令不少貸年暇命出獵計
矢以會之多集于敵陣為先後有將官告奸受金者許出
是乃不問將士無不感泣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
凡軍行趙開中秦王歸宴奏伎趙王下官為王吹火久
矣軍有以相繼者趙王乞其伎女賜一日大雪方盡地盤
使妓夜起琵琶獨待而一千戶頭榜趙即影與敵將
而備酒即併金厄予之已又敵尉又喜指其巾囊殊麗者
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敵死力一夜襲虜帳
將至風暴起鬼併目來應欲歸亡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
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越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濟皆是
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平功以為千戶趙之在安陞
典選濟回泥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又有云趙始與朱永帥
子巡邊虜得至主客不實承欲走趙止之即彈兵上山
為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虜謀令騎皆下馬奮放魚貫行
及反顧自率驍勇殿後山後走虜不覺行五十里抵城不

失一人趙繞日幾千落陷寨明日乃謂永曰我一騎虞驍
擊無唯類矣結陣示服形也以惠之也次弟而行且下馬
無軍聲故虜不覺也趙念年應變之機從未克濟而紅鹽
池威軍海劫虜取勝宋兵家奇術當越時天下風貴其才
西北邊所屬良將孰有起越而上者哉其奉選士在景奉
朝少善騎射為人多方好說說經濟大軍驍勇野有天
下志方對笑次延忽有旋風起無其集雲表已而不見
皆怪異之及秋而郡津貢使附趙乘車而日其至觀
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取以歸景帝聞姓名謂
金將曰識之此當任風意王北以文臣清胡景帝曰
國其所也迨至至貴鬼虜復獲宋定大同初虜以子俊奉
遣日久熟知虜情及賜救勇往地星險易遠近虜所由入
故凡遣臣奏請同者復中閱度無不機宜今遣將與戰矣
利仍遣子俊以太司農提調諸軍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奉
命入境分兵戍守關要虜遂引去子俊又官禦虜利用戰
車徐式奏上謂運有足之策策不餉之馬詔可之子俊又
以本兵改計師能知機變經畫籌策縮軍用竟使諸吏
少年敏悟者皆自謂不及也大抵北虜自子俊城榆林不
大入寇邊者幾數載茲因威寧海子之懸復遣龐大套情
深入邊境橫還茶等野有暴骨矣趙功厥業新聞汪直之

罪其又奚道時何齊新巡撫山西晉三關兵事虜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戍清涼新虜大敗去次年奔邪虜又寇大同張遇將紫荊居庸告急義內震發勅齊新巡遣隊既虜營右邊守者皆者弱聲言選精兵遣從關道得其果虜思不戰遁去因止書關臣劉瑄曰竊聞之戰不可數數精則民疲正統至今北虜寇陵中國久矣邊將懷奸不肯殲身以禦虜每歲虛小入輒張大以開朝廷遠出京軍以征之成功則同臣賈價事則有所推託此邊所之奸謀也數年來京軍凡幾出而幾戰平京軍出則虜退京軍歸則虜來是虜得虛傳而臣得實報也臣等不識朝廷遠出關則爲平使京軍盡去本會關者事關重輕頻頻奏請應乎望賜裁度臣等恐關河以對關同官惟爲安事國成胡素鄙薄安者對塞獨安則無難而犯終不先一展所爲吾新即書及之何益可慨哉是後虜寇代州與奇副將周璽分兵三千半懷仁寇過夏米莊中資大潰璽退兵內捷夜他直虜營時賊乘勢銳甚璽大呼厲勇士曰今日之事有送無退是則敵乘吾性不存片甲臣焉矣如是衆爭奮死戰賊等齊呼震天地璽臂中流矢卒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得將兵至合爲一營中軍實卒多永歸兵勢乃振賊既退我師皆皆坐罪獨璽得免且

賊不次來廣恨虜又大入邊寇大同命文武大臣余子從蕭瑋帥京營及各邊諸將兵禦之瑋等至鎮出野口門虜已徙較而北瑋斬其哨騎十餘出臨大邊燧岳而還頃之瑋復督兵都出邊鎮欲推榆林法蓋修大同宜府兩鎮邊牆軍務會同宣大山西諸文武守臣處方經畢躬率士馬通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寨來自四海治起西至黃河止長渡一千三百餘里舊有墩臺七十座內以增築四百四十座計九月可竣事詔充其奏勅所司預備軍餉刻期舉行會查省交章奏請子從報廣督勞勞廣應邊防爲實兌得謝誠之辭報與廣督勞勞身督邊防

瑋在綏德子從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募重廣千里丘墟孤兒寡婦哀哀日號哭于軍門者屢月瑋墮埃街塞途向使其構鎮河湟通遼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顯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蕪勞師戍守歲費不貲德澤難免大領鎗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又有論子從修築邊牆先從相隨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惟創創設險之法則或有行之邊巨要以藥塢爲言朝廷屢屢命全堂觀相繼並無一人發言邊牆虛費若此誠不知何謂也夫秦築長

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堤也哉護者紛紛指撫
日衆子俊竟致仕去傷哉子俊鎮大同修築邊堡依故林
林所已行者爲之如駕車就熟路而沮于澆忘功有藉道
不能就惟鎮榆林時怨謫叢起聚蚊成雷獨堅執不撓卒
能成功利百世也同時有徐廷璠撫寧夏亦浚濠築城
繕亭障有功賞而文升撫陝西亦大有名故解關中三起
撫云
顧季亨曰河套古則方池屬中國故漢界以黃河沃之
天之所以限華夷也魏晉危胡徙跡其在北宜棄而不守
藉寇資盜故漢者謂之胡漢西等爲邊境設爲邊備尋漢
漢故陳後復建郡縣其地胡漢界之界也
全漢之利也又有子俊西伏集者得人功蓋關中之三邊
軍餉不煩魏延自慰使秦蜀諸國者何不效其辦行之
而徒令壯士終歲脫巾博腹致款于米珠草桂也哉顧我
歲廩窮仰六聚三罕房庭其虜既死歟亦未暇舍黃河
而計東勝計則備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將臺地逆論之
大半矣夫距虜河外猶不能因死復棄地與之而欲需中
境內通虜之驢不亦難乎然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兒獨
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我猶得以復之乃究得
備歲月相失邊之險夫沃野之劉劉套花馬池一帶虜反

入吾內地而吾軍夏之屯生反在其外焉邊我慕宗鮮
經虜虎得以潛伏剽掠矣乃猶不趨何從復爲出沒耳未
敢長駐耕牧也于時整我師旌旆充擣虛絕之漠非以復
受降之守可或以河爲險開府鎮扼之可或沿河之增增
設營壘防其徑渡可辟之滅火于始炎救水于涓涓度不
濟矣余肅敏置鎮榆林趙亦有志斯舉而奎卒未復鎮關
空設關壘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砂磧爲虛外之不禦
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
聚衆固基于邊謀并時或有雙旂而未耕厥志耶然終以
塞廟之世宰相親督前不勝其苦大抵邊塞之難其難
蓋難者難其難後我謀日疎任虜使邊塞之難其難
塞難所顧忌甚且盤據其中臣以爲家矣乃故提兵深入
一舉而復之我勞而性彼還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復
騎遍野一呼而集試與之突擊于黃沙白少之間得矣昭
然形勢不大可慨見哉故曰終虎者易李虎于者難李虎
于者易李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李其子欲處其
穴必不得之數也然則奈可無復乎曰當復弟朝議屢失
機會耳天順初套地雖失虜尚未踞而智勇如郭登者何
讓于古名將使命之經理此地固何爲塞以戊守東勝特
在反掌間乃竟袖手而失之矣再則成化時輔臣彭文憲

商文毅重義與十萬之師接勦之設即令馬項諸公任若
事虜在耳目中矣乃竟為本兵程某殺阻推不行又再則
嘉靖中按臣陳豪言言套虜極為邊患宜亟議討復以固
邊防無巨骨銳亦應請擊虜出套並河為塞詔可其奏
且曰廷虜復套厥敵甚壯本兵何無定見夫以世宗之
嚴防其斷而首輔夏言又從中主之復套有幾矣亡何次
輔翁同山扇之興起私隙之圖疏幾開邊起棄官獨徼
爾年邊師傳奉節中還逮矣後督撫承旨許統諸司不
忠敗軍無法輕舉妄動機臣則謂亮官聲節西京
貴族有何望後賜得至可取復而也夫燕處燕以
之誠恐帝豈未起而景穴之虎至矣然則套終不可復乎
曰可復事變之來至無常也秦處胡而終無非警漢防胡
而後乃款順又甚則自相攻擊如角放之南北薦遭疾疫
如先零之殄滅復有隙而我乘其敵復之此其時矣要之
君子不可有微幸之心亦為其所可為者曰重將權以十
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壁斯斥堠以保眾而疑賊曰募民
壯去客兵以彌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開濬以立兵紀而
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清理以足兵食而紓民力為是數者
以待之而已矣

征廣蠻案

憲宗初即位收用名賢任王竑為本兵無肯快之太
稱得人城性剛毅少豪傑尚氣譽義所當為者生直前生
長西陲有志功名居官路見事有不平者輒自廷
擊焉順後所至奉行禁止人逆而長焉曰此移
竑名自是滿天下真一世之人豪也乙酉歲為成化元年
兩廣蠻寇大剽作亂蔓延廣東而廉甯之境所至蹂躪
憲副毛吉奏請令王祿輝官擊理隨軍經賊者不顧身其
死之事聞省贈官賜諡以褒其忠上遂從其南討集廷
臣會議竑言賊賊稱亂其始由守臣任伏焚以招撫為誘
安長其然驚警諸蠻予意信急嗔非流血捷之喻不止為
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陳雍文武兼濟才氣無雙屢
以討賊司紆前顧憂而諸將中勇畧可任惟趙輔為最竑
竊知雍少以御史按江西振刷精神經措宏久會盧蔭飢
盜大起雍從撫臣楊寧謀設伏捕言虜二百餘餘孽以次
伏誅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即少而老于吏是聰明百輩
何可當竑以故極力薦雍而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天
子方素環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竑不以罪廢耶議餘定
于是使使就浙江拜雍以奉政超遷巡撫督理諸軍務拜
輔為征夷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以行關外之事一以

屬雍雍即日拜命合衆議連取或請分軍感賊入廣西可破衆曰不然古伏越臨我割關外謂利國家得單之也夫兵存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都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乃分兵以起未分兵勢弱起未謀也反今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傷殘所謂救火而噬之也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摩援高衆雷求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朔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可以舉無不克腹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何須于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懷之戰勝自我叔教曰單我薄入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之也兵貴獨速不尚巧避速擒節諸軍業經而進兵至全州會陽兩西是苗爲梗擊滅之斬失律都將李英等四將士段標九月至桂林雍按圖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湖藤峽之羽翼也不剪除此藤峽勢不孤遂用土兵爲前鋒大兵分道進擊窮追至力山賊大敗隨至洋州走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巖窮膏人不旋踵且瘴癘爲毒不可奈入賊聞大兵至爲備益堅莫若屯兵固之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遼遠紛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固也屯兵日久將士懈弛晡晚衝突豈能防哉今我軍新破府江士氣十倍賊聞喪氣流魂矣乘此破之可計月以待固督衆

疾趨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曉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賊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賊中刃刃出乃悉斷頭散手足剗腸胃分掛菁棘中衆聚相罵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大破之覆其巢穴奪其險寨焚其積聚四面夾攻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湖阻縱有崖名九層樓尤爲陡絕把官軍直抵其上前後斬俘四萬一千有奇餘黨悉降斬映藤斷之易各斷藤峽置藤縣于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復遣將四出肅清諸寇以次剿滅時少司農督糧調兵食諸軍能破賊者即有其功人奮勇至界賊平自此蠻夷畏懼而莫敢犯先是竊至東撤新會丞陶曾謙麾下雍威嚴機玉公軍門談劍談數千餘節詳翁三司長吏見長蛇白事促縮如小吏常畏若不自勝一日顧明賊最強險巖下者方說笑曾將直勝侍左右浸謂曰丞相我何意曾曰得其賊耶雍曰然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竟甚天風險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奇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果能之耳衆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矣曾督魯不拜挖曾曰大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曾解食衆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

詔飛上駕遣使即詔飛引疾乞歸後二年宋英爲督撫代之專意安輯民得休息賊得廣西程德振服罪常舉亦人類可化臣與鎮守官會議招撫方揭榜諭有去順效逆者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過本貫者聽時有荔浦縣賊首李扶實率衆四十餘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其故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行三司完勘分守柳慶諸處奉副等官表慰謝綾范鎮共招出馬平峯梧楊朗等縣程德振陸續聞報三千餘亦漸可招撫俟編戶具籍奏處既入賜勅嘉獎英編獲復僅兵荒之餘民多橫死餘鎮及走散岩谷至連城數百里新州火錄賊歸妻孥劫掠小寇無張大賊勢銳用兵得賊其秘英通知僧歸盡友前攻竭力勞撫程德振有倡亂者誅誅首惡其屬獲者釋之悉令輯墾之衆化爲編民一切征需供饋皆其牛數年間流人復業者十五萬家增戶口四十萬視使勞師殫費僅成撲却之功者損益大不侔矣

顏季亨曰兵凶戰危自古記之王者命將出師動輒懸生民于鋒刃豈得已哉不得已而用之則如管賊流劫廣無完都故陣屢敗不得不奮揚威武勦蕩寇創之非驕武也恩報寇以毒吾民也惟不得已而用之則如天威已震情願既偕大衆之後必有陽春故朱恭簡不得不加意勞來

鎮靜招安之非姑息也欲撫寇以安吾民也兩者並立功二廣並得名臣此外如陶公等亦先後督理其間兵威律伐豈可多得哉是役也更有一死事臣毛吉可異焉吉初出軍官給千金充軍餉要官余文司之已費什三文憫吉死無以賜出餘銀密授僕婢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報正席生舉止如吉狀顧其從者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食憲胡禁逐來視之睜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厚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遺憾但余文所存官銀已付我家雖官所無所惜者彼鎮將得于地矣願亟以還官毋拜我官畢忽仆地少頃歸起此其清純死猶不忘累自不可多得故併附及之以爲世勸

嘗考流徙從古爲患自東晉時廬陵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併置滋縣于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來遂併于襄陽迄今千載寧論如故此前代處置流民者其得其道我成化初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大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遁藏聚爲報若聽其近詣縣者附藉遠詣縣者設司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釋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至蜂起蛟聚而甘自絕于盛世以倡爲亂也當時有鍾表千戶楊英奉使河南見北方流民聚聚鄧山中不下數十萬潯陽以爲者不早除反叛免矣遂上疏言流遁之衆宜速良吏賑恤其飢漸圖所以散遣之顧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絕外民交通使不得食勢自不可久辭其苛切不報後德副鄧本端進論英之先見稱英一言之功可當十萬之師誠哉是言也元年乙酉朔議以襄陽多山泰楚之流民萃焉礦賊天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方伯王恕首得之勅令巡撫南陽襄荊諸府隨會兵擒獲盜平其巢二年丙戌剗千斤反剗襄拜石和尚爲謀主特剗長子苗龍苗虎爲羽翼每戰輒勝逆借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命朱永爲平虜將軍大同易白圭提督軍務總帥西京及

史 70-139

覓得重三十餘年賊不起而滿省稍捕公安彼賊干天和
德誦騰起交章論奏科臣果環等言頃有荆襄盜起命處
往總軍政論令周及非事後賊首王彪就捕查亦漸息宜
今附藉之果就近撫綏不若酌量量遣今偏聽李侯等貪
利要功下令有司一禁遠之又縱兵驅逼暴無紀律以致
冤聲震天肝腸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不聽忠亦
隨有罪蹤其累古臣忠肅清天潢克平逆寇不意媚疾流
言仰廣宸聽今廷臣之所推兵科之所科兵部之所奉
取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賊京以無罪編民俘
從賊竊以變幻累害無窮其作無稽經難罪臣竊疑其終
甚于夷狄豈出卑僭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將數不
符不宜陞賞臣若不難何由自明竊惟刑要自勸守其
和尚王彪就捕而後有李勣于王洪燃燭燭兩千百賊軍
遠近茶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康僭首餘
請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畫良家子而法目聽其翻異不
知前巡撫楊璠將王信等屢奏招燭難擊有謹耶其餘
賊黨不忍濫誅備其丁壯請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
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于藉雖有之然占
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家爭鬪劫殺無日無之肯
以久居之故不遺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耕藉而來

害連也臣始因噴聚揭櫫論之謂荆襄山中已幾數千
張處群林之使解故耳後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死
者實不過千較昨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茂科臣
臣乃謂慘于夷狄而致生早傷亦誠厚誼矣軍中報捷
初未及詳新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藉百不存一
舉擒李勣于王壯章以將士爭邀言功臣皆革去不錄如
功少報多致日無與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取
以服人且本兵自圭亦嘗親蒞此地親在此事夫今日之
舉乃主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從擒
劉千斤而遺患患而得高擢展賞實亦少忍乎臣臣已
遣同流民一百五十五餘萬滿漢賊黨一萬二百有奇處居
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患荆
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屬反以臣為口實
昔馬援征南蒙意苒苒之蒞鄧艾伐蜀來糧車之費非推功
不見錄反致身止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開
賜臣致仕奏入隨降溫 旨所辭不允十二年丙申諸省
流民復集如前命撫臣原無往撫其事係受命馳至編歷
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欣然願開
耕為良民餘于是大命湖陝河南三省撫安藩臬合謀會
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開墾田畝今開墾

以無賦役建立州縣統治之設建中郎勝縣及竹溪鄒西
二縣開中商州及商南山縣白河三縣中州桐柏南召伊
陽三縣又置樞治行臺併立衛于鄒陽以爲保障經畫已
定乃號稱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義而好德也
某廟後之黨豈肯登耶設若增置郡邑簡任賢能輕信薄
稅先以感廉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則條羅土
入貢于版籍之間反側若生安枕于閭閻之下撫安之策
莫良于此詔可其奏十七年辛丑王信疏言朔方蠻夷雖
服中之姦賁無能爲但我軍駐紮之徒刑其稱強可以避
寇今但選精銳常加嚴防勿謂非其患自是則其流遁
本處遠跡無從長下也爲已既而嚴防加殊殺恐傷和氣
南祕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竟候糧已空機杆暫停布條
何在乞還公正仁惠乎今大加存恤置陞官員無慮千百
無亡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制奪三司方面所以抗
御禦侮承宣激揚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
朝廷而已上嘉納之下其意虧勵來職信康公有威雖
望夷亦信服之永順保第之美世相警信疎以威福尋亦
嚴不爲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騷動之信建邊面
諭竟不煩兵而下召諸酋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積
鎮降服歲苦虐使微服微服能令衆軍特我如此我方願

爲馬役尚敢反耶因請爲信康肩輿以示敬信所部福將
劉斌張全智勇過人爲之力薦于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
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事若不曲加提訪則賢才多
隱志士沈隱任用何能廣乎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
上道常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
肺腑少盡區區終其身不替私恩自謂餘足以久死之後
豈阿私所好哉亦非以其大有所造則義流遠故曲意頌美
之也
顏季亨曰流民貽患何代漢魏西晉處置失當遂致本
據有巴蜀能亂天下我朝劉季權起流民有異志劉
西晉者楚髮所恃禍祚無疆天心厭亂白司馬朱撫罕勸
平之于前項襄毅又調遣之于後得楊干撫若不早制反
形已兆一瞻觀影知形具有曲突徙薪之遠謀而原子英
民性好德勝從非盜及王君實我軍駐紮利其獨舉兩賊
曲撫戒殺大爲亡羊機牢之至計故能保舊軍輯休息無
爲感鴻哀鴻而安集之豈其使周宣王機得專美乎世接
地志荆襄進西多長山大谷土壤肥沃物產富饒樂者易
以爲衣飢者易以爲食此失之自然之利也利之所無民
爭趨之往歲流民濟衆去而復來困其所也磨鍊者奈何

捐利還天地而拂民之性乎原公增設郡縣撫綏流移亦順性以導因其利而利之耳贈至今日山涓屯聚新附土著之民其不相生相養長久無事以爲國家萬世利者問誰之功忍忘所自

征建夷寨

遼人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女直各部畧有三種而獨建州爲最強國初遣使招諭即歸順未刻因悉境附于何遣中使治巨艦勸水軍江上召集諸酋宴歷以官賞賜勅印又云何許從開原入朝貢併立馬市歲時賜予甚厚諸酋亦奉職惟謹征調輒赴久之開原降虜楊木答戶率數百騎奔建州震馬遠患嗣是數寇掠後自相擊殺云其印詔更給及得故印詔上更給有匿不出乃分其地爲二割兩印今左右各鎮之土木之難建州首董山與李滿住等並附也先爲耳目抄掠遼東撫臣汪翺歸所掠諸譯譯敗而中必實以入貢賂其酋使歸其地唐得偽制疏請先發伐其謀遂遣科臣使朝鮮募其地唐得偽制疏請先承出偽制示之皆得恩澤化三亭數丙戌領院事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野人各部來貢遣臣索驗郭皮取統黑馬取贖壯否即拒之非厚往薄來意且郭產黑龍江過非建州毛憐所有宜勸守臣驗放無過苛欺蒙下兵部議如東言而董卓來朝語不遷糾諸部彥頻盜邊三年丁亥命趙輔充靖虜將軍兼清軍務率漢齊京邊官軍五萬往征之山憐自歸詔賜席宴奉伏誅隨分三道揚其巢左軍出

潭河。越石門至分水嶺。布軍由鴉嘴關。春昌口。踰鳳凰城。摩天嶺。至發豬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剿。朝鮮亦遣將康純等。佐兵萬人。追東走路。俘斬千計。併誅李滿住。會積雪。乘裂膚。逐班師。五年己丑。太宗伯郭幹等。奏稱。向因建州海西各夷。來朝日衆。供應浩繁。勅令朝有常期。人有定數。今宜移文。通事武忠等。諭諸夷。修遵故例。常貢外。無違海東青。免餉。併皆諭實。使無溢額。六年庚寅。遼東以提撫官久不相能。不以通備爲念。倉無再歲之支。虜覘得之。謀作亂。新撫彭韶。獲其謀。訊之。盛稱林警。所阻且言。探知。既獲少士。他日故無。恐令斬首。懸之軍門。乃叩首求免。遂以爲。中國持釋之。于是即反。譚語之曰。汝虜恃林警。汝不見中。國底能制。木器乎。遣萬卒。各持利器。使入朝之。雖林木。障天。頃刻可立。晝也。移糧入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山斯爾矣。汝虜何所恃。而不恐。謀報。虜猶在疑信間。尚思謀亂。故檄轉餉。實鐵嶺。濟陽三萬諸衛。相繼于道。乃還將調兵。走大將旗鼓。出遼陽。塞部次嚴整。旌旗蔽野。命福將崔勝。道兵擒斬之。奎其馬匹。器械。輜重。虜奔潰。朝廷因示。勸廉復授董山子。脫羅官。他使叛者。得降。秩獎請。美復貢。然往往聲報。董山。糾掠。塞上。得誠。從。東。幾十年。歲武備。實倉庫。鎮靜有威。自

小黑山之捷。虜寇逃遁。不敢屢犯遼東。方無事。昨鎮守內官。橫徵諸屬。衛盜乃今所屬。凡有移文。未經本院議處者。皆令覆請。違者。以軍法從事。虐陷項息。遼人德之。十二年丙申。查告歸馬文升。以少司馬。出傍。龍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十三年丁酉。文升選部陞山東。方伯陳越代之。不免。詔功外。夷。爾奉中貴。益方多事。豈復如前。氣乘。十四年戊戌。越等。多謂。何將。董小異。販運。違。販。關。馬。而。釋之。將。史既怨。且。刑。法。而。爲。僞。亦。賄。貴。文。升。上。邊。事。十五。餘。因。衆之。鐵。以。是。爲。文。升。時。海。西。諸。酋。聚。衆。叛。文。升。遣。兵。討。之。驗。實。勸。吳。珍。張。豹。虎。龍。都。在。越。勸。越。能。越。虜。衆。聚。衆。叛。除。率。所。部。十。餘。軍。由。撫。順。關。入。守。將。以。非。虜。衆。彼。道。拒。衆。新。散。亦。哈。因。藉。公。過。經。文。直。建。州。王。許。與。哈。繼。三。營。糾。押。皆。誅。董。山。說。不。平。逆。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乘。虛。太。振。鳳。集。諸。堡。衛。道。寨。者。僧。格。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狀。越。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兩。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提。且。請。大。發。兵。議。勸。撫。巨。增。汪。直。移。過。事。王。英。等。志。方。銳。欲。自。往。冀。邀。功。賞。焉。言。上。遣。中。官。懷。恩。軍。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補。臣。萬。安。素。阿。附。直。相。顧。美。發。兵。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將。

衆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極猖獗殺虜男婦皆支解以殲或確春大寨以洩其忿擒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遺將皆歛兵自保不敢與戰陳越以功賞在卽乃隱匿虜情不報恐阻其賞由此遂地蹙然屯堡屏跡弗克耕種矣至是接臣張珍奏劾陳越意在陞賞故將失虜入寇怙殺情事臣不以間直待陞賞事畢然後陳越掩飾十報一二欺君罔上皇不容誅賊人越等被旨罰俸越王越縱勢而汪宜尋遣還京越出迎五十里前導旂珍率王越風旨以此効直大怒至三十里所王越亦來迎還不容見詰且即遣六心腹官在周王宗彝眷勸俱所直意誣珍越赴京執入內監刑嚴拷逼招受越陳越使珍抱虎不承下錦衣衛令各官廷勘其欺與罪乃請成達東時安南黎影破侵佔城地西暴諸土夷敗于老撾直欲乘間討之陞黎有安南臣服已久叛形未見今忽加之以兵恐師出無名道禍不淺直意猶未已傳旨索張轄下安南廣劉大夏原帑千大司馬爲傳吏至再大夏密告曰囊一開西南立宗廟矣大司馬悟乃已及時東構怨于女直北挑禦于韓趙俱直主之二方已兵連禍結殃民厚困矣安南之役從直復得還志天下安南未可知幸他部力沮其謀軍民大幸初項處爲本兵以職方最屬要樞則調客與大夏爲聯臂之和在

右手至此果各得其大力時論服兩人之有主持以道美項忠能知人善任朝鮮貢道由鴨綠關迂越數十程又時爲建州逃劫亦清由鴨綠江使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議將從之大夏執不可謂由鴨綠江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乃弗許十八年壬寅京營官馬儀奏陳越撫遼東時奸貪欺罔玩法弄權越使邊餉管束陞職馬文升先發兵散交夷情強強隨劾其失機欺匿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級越輒賂直各加誣陷滿慶降官舉朝側目天下寒心止免越勅開勸諭致仕又有臺臣徐燾等交章論直欺罔專權先結王越吳經戴綱等爲牙爪大肆羅織使臣民知有西風不知有朝廷如長汪直不知畏陞下橋又偏聽陳越越執建州貢夷人請其征勦兵報功次傾竭糧餉侵盜庫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即報督軍民被其屠害陳越等冒陞數百人獨王越不得與此乃爲別着密謀汪直借往大同肆見楊狗偷之謀爲要寵陞官之計暗地發兵星夜出境至威寧海子逢賊家口休沐處所殺虜老幼婦女虛張勝勢妄報大功冒道陞賞不顧陞衆致使北狄積憤招結颶頻頻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其民積羅鋒刃樓外隨處缺乏致項九重膏肝之憂而直等若罔聞知恣肆猶故阿媚者立蒙顯榮違忤者即遭禍譴權

勢傾人前豈容貸伏乞將直筆則正典刑錄沒家室以盡
忠奸臣結黨擅開邊釁上納其言命法司舉擬運直其
黨如兩趙輩宜斤殆盡中外莫不悅之十九年祭那復項
忠官尋起文升復爲巡撫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掌喧舞
蓋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皆樹奇勳故東人無不忠之會
其時美酋完者亮貢馬復總裝修貢如例泰上寵益希至
今該遼事者尤多頌文升之功不忘
顏季亨曰遼夷近邊非不爲患第自李秉趙輔至虎城一
挫之又得彭誼輩時出遼塞再創之已稍稍寧戢夷無察
注直好事務勦遼前復希趙誼以掩殺貢使襲揚美
泉兩遊擊趙輔無已直之作備召趙趙之從吏戚好遊
宜服上刑者也不寧惟是直初進嚴士大夫無與注是惟
王趙日往來之滋久相得尹吳備諸卿貳欲前直屬趙爲
小私問趙趙否趙曰安有六卿號人者乎趙先入是陰窺
之趙號直叩頭出是等以見受先號請見者皆跪直大悅
既出直尤是是日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夫以官保何
其重銓宰何其尊竟耳心奴顏婢膝媚事閭閻而不較矣
問其他及直巡邊所至皆撫背鑑甲戎裝迎迓至二三百
里望塵跪伏馬過乃與迨駐館則易小帽一撒趨走唯諾
叩首半跪待語云都憲頭如掃恭侍郎扯腿似燒葱宜

官勢讓士風漸倒至此已極當時獨項馬二公正氣直節
磊磊堂堂卒以忤直故一除名一謫戍夫權素垂近代處
極力譴毀與是以忠勸直疏乃先遣報直腹升章瑛坐是
落職固也若林聰則所解邊卒守義殺不可撓易儲杭言
直聲大振者何曉年亦彈直之積而不能爲文升自寬傳
謂聰再起更爲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遂疑其迹涉浮
沉所自來矣嗚呼項馬今日去矣爾矣他日冰山見觀如
趙吳輩之含羞忍耻持祿固位者獨不去乎諫乎而此勝
一屈不可復伸百世之羞不可復贖視二公之傳列名臣
聲風斥敵者爲何如哉當與卿等無蓋藉爲諒更勝好必
不肯以彼易此歸出塞爲臣職爲先徐留寬寬

征李賢案

大學稱一人定國千載至言姑無論其遠者即我
憲宗御極之初緣天順初以迎駕奪門功遂至武弁各
肆志以逞徑開邊釁此比虛報功級目溫陞官閣臣李賢
熟慮及此方石曹事敗已乘間力言不避怨怒凡從職者
四千人有奇至是時會奪門功月陞者又羣譖訴上賢
復言曰自石曹事敗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輩
幸有事早治之一上亟是賢言令樞部按以迎駕奪門
陞者自侯伯張瑾陽宗以下俱奪爵褫職欲消患于未萌
款下上即位極言之由是禍漸者衰息有識睹至今以
爲難此元年乙酉事也改歲酒既賢齊父喪詔起復建康
官林典輔行抵抵家喪事具即日復賢上進至京未半
賢感疾卒後有爲賢傳云臺知起復到京即病故不數
日年喪矣然此人不壽非國之福也誠有然者賢之死集
衆幾何時哉天下自此春春多事矣蓋廣西屢遣夷事使
劉亮侯大陶作備大發難端于兩廣流通劉千斤故尤聚
而不斂于楚漢而黔蜀諸酋營亦接踵以起雖先後出師
剿撫檣城顧無地不用兵無歲不運餉亦豈盛世所宜有
哉再適放丁亥四則貴州山林李賢叛遣李理爲將軍徑
徑信以太司馬提督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平之初兩鎮

字將不相下與久無功朝議遣風憲大臣督視科道官在
軍中者慮台捷得實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菁陰破令
江上尤縣乃以遠信信至不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
池蜀軍由茂縣除軍由芒部滇軍由由普市入期會大壩
大軍進至李于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樓下礮石如雨
我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遂擊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
背夥尾二寨賊退保大壩縣軍已斷其後漢蜀軍角其進
佑失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
走入天弄水磨二湖洞聚而暗不可入室洞固守月餘賊
施藥盡九姓王孫潛賊乘運餉殺劫以大捷請殺逆類
獲賊酋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續派軍告諸蠻其境
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幾年法帖賊本起家賜都御史齊
明勅便宜討賊明力疾赴關先擒撫賊降賊酋降不勝
兵擒其果大破賊俘四百餘誅其渠魁十一餘並輕重
上枕溪南里爲永定縣轄賊海口民皆奉其令謀不遂
明不欲再起大獄或至加兵生誅妖言果遂定先是楊州
鹽寇起守其失利勅信勸信造巨艦榜善卒往來江南
非督軍又授方畧御史戴琥願以山擒賊九百餘人置江
置運堡高山望候賊出沒露踪跡不得逞江海關務稍後
兩年已丑鹽賊錢厚雖糾衆在亂江上傳稱紅海上公憤

便宜處置計擒之刻期平定又兩年辛卯癸信賊兵事
 可更張者四其獎可伸理者五其大者延緩兩廣歲遺殺
 掠地以提聞朝以提督上下相策戎夷益肆四方流民重
 聚刺裏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駟輕居重京營
 壯馬疲耗器甲頽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邵廷璜亦撫貴
 州通黑苗久叛勅令往視兼提督軍番初撫不從始合衆
 謀調兵食失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
 洪將獲二千械首悉俘京奏官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
 光張官司其人世疎驕縱驕惡驕思致夷人侵田奪貨已
 四計縣拜原表午戎存民翻呼轉輸冷降黨惡消除辦本
 更張不可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
 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請無不允由
 廷璜曾知本省程番府程番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廷
 璜悉心規畫凡城郭衙衛廟宇屏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
 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
 四境晏然將如中州廷論以其夙有政績噴噴庸矣人口
 故至是悉從其言不寧惟是後出鎮梧州率營以劫掠爲
 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璜言金澤巡撫偏古非宜宜以
 江西一省付之使三司聽節制底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
 于湖廣衡州設兵備意臣愚治所柳州便又以廣東龍水

原缺第五十葉

開城納銀房益張人心益危趨錢職必效死力此何等擔
 當哉及後征南蠻制詞官殺皆得專斷近班師不兼賞發
 一人曰刑賞天平大柄願闕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求攝
 人即幸事集採自享非分也昔斯者真不愧名臣此外拊
 何可多肩

征土達寨

憲宗御宇其任用輔臣雖不及祖宗之干楊李願以彭
肯商韓富國亦何嘗拂其所請哉大者如並尊兩宮之議
時為政給佐之早建儲貳之疏駁為政時佐之而土達滿
四伯亂則兩人協力主持堅執已見不為本兵程信所挫
惑而能點助項忠以成功何以知其然也國初殘元平
京剽戶把丹孛兒密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
獵為生天順末孛酋等來毛里孩內侵把丹孫滿四與其
黨李陵輩有北從意乘時劫掠藏庫通逃事覺所司捕之
守將劉清馮傑等復遁索各逃建朔物各土達怨之因反
滿四達糾眾以叛據在城石城四面皆山峭壁高數十仞
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清領軍與戰不利陝撫建將那
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澄死之靖遠副官軍大潰
遠近震駭事聞上命陝寧延慶撫撫官陳介任曉吳瑄
王銳等各統所部會計之已而聲息益急使請調京軍以
往勅劉玉為將軍以項忠提督軍務忠方行未入界陝
二鎮官軍先至介與瑄皆不知兵不虞延緩兵集應兵重
趨石城軍士勞困飢渴為賊所襲王師大敗死者不可勝
紀軍容悉為賊得賊勢益猖獗詔遣袁師德撫諸臣下
獄而又即家起拜馬文升代為巡撫佐督臣項忠討賊文

升急馳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前後者申約東
通轉餉五日而展馳至軍賊謀知朝廷遣將出師大舉
征討亦甚驚恐遣退保石城官軍居周原分兵七路圍之
賊前倚深溝高壘不經與戰而副將毛忠素特勇敏亦不
須大軍畢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山勢險固賊據險力拒
忠不能支復致敗躬身殞賊果我軍遽退項忠即陣斬一
指揮以殉陣乃定京師士夫聞毛忠軍敗益危駭科臣程
萬里疏言陝中重鎮喪朝安置土達干軍夏其涼等處
種額蕃衍往年虜賊侵擾令歲亢旱飢饉有司失于撫恤
以故滿四章特聚眾劫掠細細殺師討之累累敗績
由勅標失著獲實賊勢即今兵驚之後民窮盜起宜勅有
司存名賑貸仍遣一二大臣率勅往徵與守臣會議招上
遊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曉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
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欽動衆心澄消其患不勝
大司馬程信與侯伯朱永郭登等惟議滿四驍勇恐與北
虜連兵聞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堡出西方中外
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滿
天今仰仗皇威與兵問罪師直而莊兵法曰禁勝去疑皆
李晟討朱此契感守機幸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俟援而
至即移兵據賊水口道于其傍近地為賊所嘗夜沒者設

伏擒之賊人馬飢渴勢日益困朝議尚慮師淹歲月恐貽
來乘詔問忠當濟師否忠不謂濟師即上疏謂京軍怯不
諸戰益之無補程信思賊乘勝恐劉王等不厭任請遣
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永難之奏定賞賚謂必如生擒賊
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賞亦然
關臣彭時知賊固可平也見永張大其志心其厭之又難
于遣止第擬言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啟行項忠知
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儻不日破賊
則一面奏報止命太監顧恩等召民兵至開計議信謂
事是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出勢不可緩今入仙伯
係我軍國等甚關本一月月益為難爾等擒賊也京軍何
用再行商榷亦曰觀項忠等豈賊不楚愛矣時因問信曰
京軍若往何日始到信曰來年三二月時曰益緩不及事
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為宜請大監督日然因問
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給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
邊軍行留京軍而任營將不違信又請差錦衣衛千戶一
人去看守動靜時亦止之曰去看無益後失將士心信以其
言不行殊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
發兵去廷臣羣然附和以為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威光時
味勢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決不可平保無虞也衆

猶不信普項忠方在軍初以官兵屢敗後又走騰勢益不
免憂形于色文升慰解之曰勝敗兵家常事況賊死亦多
勢已不振此時黃河雖東水尚未堅賊不能北徙勿深憂
可徐徐圍之忠曰督兵攻圍賊堅壁不出相持百口有奇
賊稍急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少若絕其
樵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于是盡焚城傍外斷汲路
會余子俊知西安從督餉賊惟恃一泉為飲子俊帥健
士三百往探其源而鑿之賊遂踴躍且令官軍掩掩樵
汲者多陳擒諸也官軍賊衆坐困亦芻俱之八馬死者過
半我軍圍之甚密忠聞之乃請在賊寨示以利害諸將
從賊日相率降賊寨遂空賊寨遂空賊寨遂空賊寨遂空
為謀至至是見勢不濟盡棄寨出歸軍門降為擒獲未
失道為我師所擒忠脫軍斬頭來虎徑伏地乞宥死自效
忠即假以辭色厚慰勞勸許令立功解套歸來賜之金共
回秦擒滿四來獻虎徑許諾諸將遂出敵擒之遂遣虎徑
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口滿四來為虎徑所誘
挺身出戰遂敗官軍擒獲陰黨所走發兵追捕之所首七
千餘級俘獲男婦老弱二千賊寨悉平捷聞諸臣皆歎服
時之遠見軍言始息隨賊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觀
問之併追虎放焚之故云某等被劉清及滿四刺刺不通

且又追捕為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賊既伏誅因下清
條于獄鞠問得實斬之遠近稱快 上大書論平滿四功
各文武官陞賞有差忠因陳軍務為經久計大畧稱固原
地方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為土遠巢穴外為北虜
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用是滿四陞保捍禦無
承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于
此添設一衛所以振其要衝從之是時兵事急詔言薄歷
忠督軍失石雨下無憑奉旨數日未命計賊久無功其心
效死矣文升服忠勇獻壽每語人曰土寇猖獗關中根
本肅清未平則野無寧日也 帝不悅其言公舉
場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年餘身矢石者二十餘戰
始克獲麟獻珍平巨寇嗣止邊一席較諸趙輔劉聚王
趙封拜如寄者寧無功懸賞之無哉劉大夏亦曰項公
平土達功較諸臣為最而官未延世奈何此可以見公道
矣雖然忠即不克大庸封賞顧其功得有藉且安厥終者
亦幸有彭商兩輔臣代為據當以底于成耳不然者別選
他將至為掣肘又甚則以財賈師老曲加誡責刻期召還
今不得竟其所為使從前勞費反以資忌者之口貲方且
負罪不遑即欲成功得乎愚因知彭商所以贊助之者多
也此共事在成化四年彭商真可不愧古大臣章但此耶

先是 上初嗣統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又時倡言只專
所生母為太后李賢曰今日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
法時曰李賢是也若遺所當尊尊豈不乖是夏既入少頃出
傳言如初言宣德日有例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
同 嗣后曾上表議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
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議表時曰正
乾天順初未曾如此者今日華表擬寫是日同議者心知
不可而不敢發言夏此端久蓄言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
心恐追究來不好 拱手謝天大言曰太祖 太宗神
靈在上誰敢二心 較張璁老無後利便而為之乎
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微金半道遂聖德也若擇大孝之
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 周娘頗已蒙命兄矣朕
執筆將草詔又曰須照 止聖制加二字不用無分別仍
以慈懿二字加其上其是舉惟賢稱端而排極力擢之類
上考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萬全以成大禮及 慈懿
太后崩諸大臣議葬所眾相視莫敢先策時曰梓宮當冷
葬裕陵主當稍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
仁宗合葬劉后故事大宗伯姚夔亦疏言 先帝治命
錢后與我合葬內閣無忘朕言 上猶遲遲毋后之意將

職焉得失。忠宜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縱得珍瑾于國家。得不償失。此一時笑政。蹟即在尚宜毀之以救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襄毅從然降位。辭揖而謝。指其征曰。公達大體。此不久屬公矣。嗚呼。只此一舉。忠宣陰德無量。夫又孰非襄毅之所貽也哉。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之五

延慶復學草莽臣顏季亨輯唐

征土魯案

哈密在廣州西北千五百里而遠。本古之伊吾廬。唐之伊州。魏朝曰回鹘處之國也。其非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卽其地設哈密衛。封元前王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國號異之。子金印化率其長城哈密以居。爲西域喉襟。以通諸要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傳其子卜者失里。以及李羅帖木兒。會乏嗣。王母當國。庫化初哈密爲北虜亂。加恩簡俊。王母率衛屬避居奔斤苦峪。後虜既退。詔從樂善所奏。勅王妻及還無愆放地。散其衆以衛邊塞。亡何哈密復爲土魯番領羅阿力所侵。擒經甫入。害併奪金印去。其衆遂居肅州。及嘉峪城。累求救援。本兵嚴哈密乃西域諸夷咽喉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平東。則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隔。則我邊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濟以河套之虜不遠。關中供億金銀雜矣。朝令集廷臣會議。晉孫繼宗等謂宜及今嚴勢未遠。遣使往勸衛衛。請以大義。俾知厚仁。出未之勢。且願羅阿力今亦遣使。是貢關賜之。勸使悔過。自新。庶可假散其姪謀羅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

衛內衛之志。雖奉文武大臣劉文李文學等。習知美情。堪委使事。今並往其處。規復哈密。自是屢命守臣繼舉。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尋亦復歸哈密衛印。已領羅阿力死。子阿黑麻立。甘肅守臣乘間請以王母甥都督罕慎襲封爲忠順王。罕慎畏吾兒推也。于是遣兵送入哈密。其肅樂走而下。皆以典復哈密。對受賞。追我

孝宗嗣統。歲戊申。爲弘治元年。阿黑麻以罕慎非脫脫裔。族安得王哈密。哈密致書王。欲殺罕慎。長未敢發。乃好焉罕慎曰。吾爲若婿。姻若爲王。益安無外侮。罕慎善。因許焉。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縶經打。假假結。而假之。獲據哈密。遣使求封。不許。因集罕慎王母巴故。阿黑麻乃以金印狀。跪賜我。會自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皆蓋新人。教之。其賞非也。五年壬子。馬文升爲本兵。嚴密有回。同是兀兒。哈密及三種。共居一境。種類各不相下。非山又有小別。野也。克力能羅強。唐骨揀哈密。蓋由罕慎委非。蘭王後。故來不服。今許得元遺書。不足。以備服。許與復。哈密因誤。舉三種。頭目舉保。言安定王者。本脫脫種。遂立其王。廷臣已爲忠順王。其肅守臣急欲成功。食辛。遣使送陝。已併今。毫克字。賴阿本。歸王哈密。識者謂其虜貴種。賴曲先本。西庚安定本。後觀則部。強合爲一。取

與罕慎其失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憤憤絕歸
印跡我賞焉且信陝已脫種也亦安得王哈魯六年春五
月兵入廣陝已及金印去報至通阿黑麻先所走窟亦
滿達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少司馬張瑄武
將疾誅率同貢使往撫處之海等至甘州遣使書勸諭阿
黑麻順天通歸陝已及永報七年春貢海等說將走使不
肯加兵求則撫是款則拒絕之而已遂得旨修嘉祿關
指通阿黑麻監許同義教本反覆為計者二十人有奇發
成廣西海等處以無成功下獄尋各降任文升自此唐既
遣使貢復唐快允金印臣勸使往又不奉命惟謹心實
輕中國不火創不殺諸親屬亦滿達兒等皆安置關廣開
閉嘉祿關是不與通絕指番貢海西域歸總阿黑麻以榜
其黨從之阿黑麻緣是益驕橫許得領兵萬人用雲梯
攻肅州城併歸其州報聞軍機驛文升計主脅番至哈
密十數程哈密至寺哈又數程道之冰草關矣使來貢冬
寒水行今進步吾地使肅州有備後登程坐路此必不
能至虛聲恐耳已而果然歲末年已邪阿黑麻遣驍將牙
木蘭率番兵三百騎以駝馬驢牛文升曰事迫矣用兵不
可已也願方春開河開肅州城矣將番兵數萬突虜摩
乃今牛臣進言其來奔突虜諸國使使來肅州之矣

在罕東衛王哈魯道驛復捷若謂罕東番兵三千為先
以漢兵三千為後助各將數日熱糧兼程襲之取之必矣
文升大喜廣許進糧其前偕大將劉軍帥師經畢哈密而
秦諸勒如者焚連至銀陸結赤斤諸夷為援又結小爾
叛土魯番後言遠在不惟浮議駐師嘉祿關外罕東
其久之不至乃與劉將彭清潛度廣漠衝風雪夜行出嘉
祿二千里許直衝哈密城所亦滿達知之率眾遁去惟餘
番兵八百人登蓋泊將滿達諸將之可得封侯遂不可
日吾將屠殺奈遠久期將焚棄而止事忍以多賊為功且
上未許生進兵皆無效其謀遂冷焉斯乃建人論說
使下八百人竟得不派獲前首六十餘級獲牛馬駝數千
而邊四遠諸惟罕東諸寨相援以離土魯番黨與而張
其勢自是西域知長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
木蘭首未足為功進罕等不遵節領徒取空城無益違事
衛軍士迫征勞苦宜厚給賞上念邊臣出塞久遠量示
慰勞各加俸陞職有差時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
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相擊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
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為赤斤衛兵所微殺以是不得進
九年丙辰土魯番與赤斤衛用兵稍息復乘間出師據哈
密十年丁巳召王起魏劉陝西三邊軍番程界哈密起魏

有威望天下咸賞其才當時西北邊疆異將母如趙者通
再起益奮勵勅令諸鎮守巡撫悉聽約束仍許以便宜行
事趙至即據賀蘭山之別部行刺者廢之斬首百餘級李
還所掠人畜甚衆阿黑麻計害今人送陝巴于哈密其兄
焉無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趙阿黑麻今韓界乞許與
黑妻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達兒等文升言此唐故詐侯
陝巴金印至井州取寫亦滿達兒等子圖廣趙二年已未
阿黑麻果遣使將陝巴沒金印送至井州以求寫亦滿達
兒等復通貢如舊先是趙在嶺南奏哈密爲土番脅所聚
以難繼近者首引罪趙所據地請復哈密對以兵戡其正
還國至是文升因趙奏乃請乞陝巴襟衣冠服令其肅
巡官護入哈密併奏還其貢使酌以少金帛而哈密復再
趙五年甲子陝巴皆酒家趙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
黑麻次子真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
罕慎外孫也年十三不肖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
城恐爲野也克力達子所據真帖木兒始至刺木城其
凡滿達兒乞守臣今人來守哈密真帖木兒自刺木城入
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字刺住哈密撫表衆諭迎
陝巴還頭目阿李刺不羈必欲立真帖木兒爲王奄克字
刺與傑等擒殺阿李刺等六人餘黨是服守臣令部將朱

連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真帖木兒還上魯番昨阿黑
麻死諸兒皆殺真帖木兒趙不肯趙曰奄克字刺我外祖
願依之趙慮陝巴疑取携真帖木兒居井州哈密趙定大
顏李可曰西戎爲患所從來遠矣始子三代處于漢賡子
唐稍順于宋而馴服于明非向背異情實勢有強弱復恐
考西番古吐蕃地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至
唐皆併吐谷渾始盛唐末復張宋入貢不絕元世祖鄯
其地以番僧八思巴爲太寶法王帝師領之佩金玉印明
與洪武初遣使持節諭之趙德福遣守將章正蒙之將河
水未合節不得濟正蒙欲殺之趙德福遣使謂趙德福
如巨室自上流而下風雨迄未合即渡河濟其營賊上驚
請降自是諸部相繼來歸學於諸酋率故官授職以攝番
帥置司府官以章正爲河州使統之封番僧尼七王各給
印誥俾導其衆約比歲或間歲一貢已川藏族殺我遣使
令鄯食借沐英討之師分三迭進覆其巢窮遁至崑崙山
俘獲男女馬畜無算已洮州十八族番酋及三剛侯等叛
掠納降七站英復受命討之其至界賊遁去叛叛逃土官
阿昌失納等築城于東龍山南川留兵戍守詔聞詔謂洮
州爲西番門戶城之是扼其喉矣命置洮州衛後勅令番
人計戶由馬克賊名爲差募又禁番使開出麻鐵久之大

將監玉。喀西番罕東地。兵方入款。番衆皆遁。通而會
蜀故叛。肘月番帖木兒反。使玉師討之。至則釋其罪。能
等已大破其衆。賊走相與。玉以計誘其父子。送京師。伏
誅。而盡降其餘。黨則號蜀中地。嶺山險峻。扼蜀。番連歲
夷。梗化。益由軍。少而備。無矣。也。便宜請增設屯衛。且請
籍民人爲兵。報可。設衛而不許籍民。云何。製金牌信符。遠
使頒給。諸番。論以往者。朝廷有需于爾。必以茶償之。永
管。暴有徵也。近聞邊。番。假朝命。漁獵爾。夷。今復遇有。蓋
察。必合符乃應。不者。械距。郭。舉之。廣立茶馬司于。沱。河。口。
州。總。署。以。取。焉。茶。我。得。販。市。建。增。死。建。茶。署。至。建。
市。馬。獲。焉。甚。衆。有。結。茶。價。自。是。番。衆。咸。稱。首。率。稅。制。焉。俗。
貢。茶。法。大。行。益。充。夷。我。非。素。有。血。氣。若。親。之。愛。故。徒。以。
資。茶。于。我。絕。之。則。死。故。使。肯。服。與。此。制。番。衆。之。上。策。而。
代。所。界。而。我。明。獨。得。之。者。也。迨。自。茶。政。稍。弛。私。販。盛。行。雖。
有。巡。茶。官。卒。其。能。禁。番。馬。身。不。至。以。坐。失。重。利。乃。論。者。
追。咎。于。金。牌。制。廢。不。知。番。人。納。焉。欲。得。茶。故。誠。嚴。關。出。之。
禁。雖。無。金。牌。焉。將。日。集。不。然。者。其。何。益。哉。願。成。化。以。前。即。
叛。服。不。常。向。入。貢。以。得。上。貢。使。多。人。前。後。轉。輸。所。至。騷。動。
貨。賈。不。貲。然。猶。未。敢。生。心。抗。今。至。後。則。有。生。機。番。者。日。益。
強。控。弦。可。五。萬。其。首。領。擅。內。力。肆。勢。特。甚。銅。糧。華。言。王。也。

攻破哈密。親王母金印去。命將李文等計之。至則無策。而
身自歸朝。阿力達輕中國。益肆侵掠。傳子阿黑麻。教掠哈
密。爲邊患。昔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也。乞里諸夷。怨上。尊
番。次。骨。我。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扣關。倚市馬。
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西域。毋與通。彼府而歸。怨皆吾。聞。
也。如是。則土番番勢。孤。又以絕。貢。失。互。市。寢。方。自。保。不。服。
烏。能。有。哈。密。哉。後。雖。稍。用。其。策。而。哈。密。夷。衆。久。苦。兵。困。甚。
不。能。支。豈。焚。其。廬。舍。內。徙。蕭。州。是。始。欲。立。哈。密。爲。外。藩。而。
后。反。爲。哈。密。所。勞。矣。其。哉。諸。臣。議。處。此。舉。大。爲。失。策。少。議。
徵。功。設。國。年。受。戎。醜。之。數。以。而。不。移。也。夫。哈。密。西。北。
散。外。去。關。中。五。千。里。其。存。亡。絕。續。豈。不。足。爲。重。輕。乃。教。什。
年。間。西。陲。以。哈。密。城。印。爲。一。奇。貨。土。番。番。牧。之。以。邀。來。往。
玩。我。邊。臣。藉。之。以。作。功。取。貢。罕。恤。朕。已。冷。秋。方。入。哈。密。而。
來。春。已。爲。彼。凡。上。肉。矣。與。復。哈。密。之。實。方。頻。而。奪。城。池。金。
印。之。深。又。踵。至。矣。納。幣。之。使。未。旋。而。乘。衆。之。師。已。抵。于。郊。
外。矣。廉。費。兵。財。何。啻。萬。萬。許。乃。竟。不。得。哈。密。豈。不。難。之。
力。而。反。爲。西。陲。邊。寇。禍。胎。此。其。視。周。初。爲。何。如。耶。噫。幸。
宗。時。且。然。它。日。又。可。知。已。如。必。欲。制。其。死。命。則。有。聖。皇。
之。神。謀。具。在。幸。毋。泄。泄。然。忽。之。

征火備案

北虜自毛里孩請酋，屢寇而後，則又有人歸者出，火備本小王子部，落而強悍，我孝宗御極，大為遠慮，侵獲財富，日廢盛蹠，與小王子爭雄長，入寇近邊者，數數矣。元年戊申，馬文升以南大司馬召還領院事，侍上躬耕藉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聚淫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漫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難而已，廢語何為？上以此嘉重之，適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會文升有疾，上使中貴人扶書親疾，賜備體因問計，文升謂此虜防欺行，陀部已結無能為也，請密為之備，而移聲，適之，虜果從去，令計進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營治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无刺二種，聞進減名，遣其酋長哈爾察察少保等貢馬，三年三貢，每貢不下二三千人，由猶兒庄入，此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亦皆與酒食犒賞，華人盜虜馬，請斬以徇，雲中上谷，河曲諸塞，皆無虜患。八年乙卯，虜復擁衆入河套，往牧，時虜新天鼓鳴，十年丁巳，虜入塞，行師之軍，與遣少師農劉大夏出治邊餉，頒行，大司馬周經謂曰：邊糧草牛屬京，背子弟若君，今此行，剛且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

下事，近不在遠，侯至，拔圍之，至是，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楠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務官銀若干，凡封圻內外官員客商，願輸者，米自十石上，以百石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昔糧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教貴子弟，相為市，轉買進人糧，草積運，牟利此法，立有極，草家自得舍，輸貴子弟，即欲收，獲無所得，進人言自劉侍郎收，而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利國便民，錢以加此，頃之，宣大諸報虜犯邊，命官武臣，練京營軍以待，出少司馬李介提督軍務，介至邊，虜已引去，夫京其止，宜屯，近地，以為邊，軍機不宜出，往若介輕出，則結輪實糧，備沿途搶掠，且安使日夜巡，或陣，隨不變，人馬辟易，杜絕，則首先逃避，以種人心小勝，則強奪有功，以為已利，況邊果有限，餽餉不繼，處生他變，近則將役稅門，願借代操，益不可用，終不若弘治二年，選取民兵，以做古，寓兵于農，遠意，庶幾為更化善治，可久而可繼也，冬十月，大節又寇大同，有臣許進，率師禦之，十三年庚申，虜破神木堡，入寇，宣大諸塞，進，擄軍務，附大將陳統禦，虜敗，通虜畏怯，嬰城自保，無功而還，時火節既屢寇邊，益驕橫，不可制，京師以是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各鎮守關隘要地，修城繕器械，集糧練兵，以備之，未幾，虜果寇偏頭關，火節入河

也。上曰：即爾。太宗何以屢得志于虜？大夏對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首丘福一小，違節制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有守耳。領院事戴瑋亦從有贊決。上遽口欲二人，吾幾爲所誤。偶語及大司寇閔珪，持法忤言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上似未足深怒。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衛者臣但言民窮而卒，則怨甚。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因轉漕江北，因涼極它困，久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將，將爲朕室居數日，今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或能濟封疆，朕將爲其肅副。將求大將軍，得恃其部將，遠屬莊厲，似于切諫。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吏之數地者。上問大夏對曰：彼貪虐不若用其衆，且其權已去，何能爲？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注召之不至，損威乃爲，殊獎其先世之忠順而樂其就閒，幸使快病死。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臺臣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鎧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辭州以爲東衛。報可。中有人監京營者，悉失兵，造飛語謂之官中。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輩子不利干失兵耳。

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對曰：臣無暇及他，饑臣在虜，所之會城，推接糧兵三司，供使不能數一，中實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未設置已久，安能遽創？今必令廉如鄧原泰秀者而後補，不則姑闕焉可也。後二年甲子，虜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求，有走回男子，報稱虜中有異謀，欲擄黃臺，黃臺者謂京城也。又示京師衛頭目可兒乞魯，領三百人，糧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等，似有引誘入寇之跡。于是遣樞臣閔仲宇、京師總管任谷還屬，預整糧，以以待出師。有頃，虜果窺大同，勢甚張，領總官泰房，揭殺敵軍，遂掠遼東，遼東未至，起精兵稍屬，據鐵嶺，勢甚壯。李東陽曰：近北虜與泰房通，湖河川，古北口，大爲可虞。今開房在大同稍遠，欲從東行，正不知向誰侵。犯若從泰房，擊東而我軍輕出，則不免顧彼失此，須待其有定，自可徐徐圖之。謝遷亦繼奏，遼事固急，神京尤重，居重取輕，未宜輕動。劉健尤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湖河川去京師僅一日耳，最爲密邇，取諸先處及此。上意未釋，尚欲出軍，召問大夏，大夏力言不可。上曰：表。太宗頻出兵，遼虜數百里，未嘗失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程頤尤裕兵馬精強，戰將謀臣如雲如雨，視今兵將疲敝，法令

征羣寇案

孝宗在位尚德緩刑不動遠累即如西番非虜不得已而用兵亦僅以薄伐爲威從未有入老師置財殲民屠國之覆轍一時外安內寧與民休息間有盜起覆不旋踵且多向化自新不挫自戢真可以駕三而並五軍惟是天恩威德哉當日勵精勤政從善納言千閤臣之劉從諤謝堯舉東陽邵院之馬文升劉大夏戴珊諫行言麗殊禮優詔即以三楊當國暨于謙李賢之過時遇主亦無以過之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從宰三公入同議政凡選用大臣至政事臧否反覆侃侃竭忠留常屏左右俾其得聞但聞上數數解書安南使臣城關王來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偏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旌德旌德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控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會二國各入貢文升即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論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趣其畏地廣西土守岑欽與姪瑪相擊殺撫臣欲討之文升不可奏令弟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蓋所言無一不嘉納也上念大夏理精慎存延宜接應而各至務擊刻引疾求退必溫言勉留令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一日各手

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毋延謝恐也人或生歟望偶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見次日論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札故已之且恐汝同列有忌者璠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史 上謂璠卿何以亟求去璠不敢對大夏爲言璠貴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謂病弗勝從史當見彈射不便 上曰主人留奏整客且爲強留璠荷不能爲朕留耶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大平未幾何忍捨朕先歸已法然者久之璠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其君臣相得如此以故人心各齊名臣並起三年已酉孔鑑知田州府順黎倉卒犯城鑑莅任繞三週郡兵遙記調發衆議閉門守鑑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慶諸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諸曰然則束手待斃耶衆曰即爾輩當往鑑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阻鑑即令騎今閉門去衆請從以土兵鑼笑却之獨乘一馬以二夫控轡而門底隨開賊遽馬問故鑑曰我新文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政言爾當導我賊巨剽姑導以行適入林菁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逸賊地一亦遁去賊控馬入山林夾路背探人于樹者廉望見鑼吁呼求救鑑問何人乃庠序士前朝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鑑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逆有羣衆擁如

林至巢穴。鑄下馬立其庭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
來。爾等來見。賊取梯置于中。鑄呼衆前來，衆不覺相
顧而進。衆首問鑄爲誰。鑄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見孫
耶。鑄曰：然賊皆羅拜。鑄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延于東餒
寒，此苟圖救死耳。爾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動絕汝。我
今奉朝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汝若
信能從我，當有改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資汝。爾後無
復事劫掠，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衆錯
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復犯。鑄
曰：我子孫定。劉必多疑。衆復拜。鑄曰：我餓矣，可取食來。
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鑄飽笑之。賊皆驚服。日暮，鑄曰：晚
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庭，設床席。鑄徐寢。賊
近疑侍衛，詰旦，賊復進食。鑄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
巢窟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鑄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
效順，可得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衫履諸生奉執去。
鑄接響出，聞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鑄呼城中。城中
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長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平問
故。鑄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鑄笑語賊：爾等勿入
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鑄入，復閉門。鑄奪
殺，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是後，件不復出。六年，癸

丑，貴州都勻庠平之夷叛，詔平蠻將軍由湖廣之師征之。
是歲冬，師集黔中，令鎮兵皆其落仆之地，從事于賊。蠻
將尤禮等，皆本將士姓名，于一卷題曰：前非紀續。指日而
誓于神曰：此非大丈夫分功，皆乎。有不協心，同力以殄寇
國，報者有如此。日衆志既諧，乃受大將軍鼓旗以進，薄其
巢穴。數與賊遇，奮旅謀勇，無不一當百者。由是殲其衆若
千，俘誠其黨若干，獲其軍實而還。其所掠人畜若干，煙
廬房居民安堵，棄焚于朝，各加祿陞賞有差。八年乙卯，汀
漳多盜，新民聚合爲寇，其始甚微，守令無遠畧，不急捕其
萌，而漸前剿，御之不及，遂成。衆和之，四出剽掠，劫富
室，燔民居，掠奪無算。殺官軍，開縣爲東甌郡，縣志有焉。賊
而圖之，備其巢，則發于西，則其南，則其北，都而三司
謀盜之未平，由政令不一，而衛境守官不奮，勳力宜設，無
臣節制，而割階近屬地以緣之，則盜自息。詔可其事。遂
府于南，鎮制江廣，兩軍番，撫捕羣盜，盜亦等賊。時賊
數毒撫陝西，有妖獠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周文升曰：我
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數華果投計山中父老，釋妖獠至
妖情者。即張金臺輩也。金峰初遊陝中，朝邑縣以華僞符
水惑衆，縣令逐之，乃往終南山。衆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
出世，其徒行安行與等各有名，獨梨布甫爲首，衆以梨兄

刻日爲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唆以狂藥。今日起拜舞。欲歸則呪虎當路。不能去。有雷柏川者。不宜飲藥。乘宵遁歸。亦不敢首官者。行道有薪炭者多。被遇脅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于樹。前後被殺者若而人。人民居被殺者若而家。守臣調兵捕之。金峰與行典等拒捕死。守臣以聞。注司言行安等五人在獄。罪應凌遲處死。上登候律處。夾以柏川知情不首。併家屬抵罪。口外充軍。各官從捕賊有功。下勅以次勞賞。十年丁巳。楚方伯兼粵中憲副。聞書卒。魯爲兩廣保障。垂四十餘年。督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率調兵。金或先數月運軍。賊多疑其多。施藥致作兵調。遂無常數。運糧聚兵。惟曰戍守。賊預爲之備。或通兵。則不進。賊恃弛備。或遁久不得耕。以食或歸。則數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疏魯行兵。散釋將不先知。惟撤而署曰某封某日某普發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待殄。故魯征賊。賊無能通。嘗募客構組。未撤賊。賊已報捷。生客驚愕。詩且賀曰。聞公神莫。魯殺兩廣賊。復熾焚民室廬。汚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老稚流離。守令不以皆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警藩省。乃議征。司府上撫按撫。按復數月。乃議奏。復數月。乃得報。又數月。乃集兵。迨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無藏功。乃戮通賊之良民。或

萬及千。以認功殺括其妻女。爲汚挈撫按官。率幸功。亦有仇無戮。則經狼狽。殘郡邑沿河之居民。故凡兩廣兵興。賊未聞兵。期里田已。賊兵未及賊境。良民已。兵退。實未。賊已復出。焚劫矣。魯之功由此。乃益著。爲不可磨。賊云十五年壬戌。王哲按江西。值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鎮守官估勢。凌侮緝。至匪盜賊。不以報人。其敢誰何之。哲首勅其不法數事。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哲。嚴限。所司遂擒盜魁。賜勅獎諭。會天旱。種不入土。乃親條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翼日大雨。是歲有秋。且善。斬。賊民有女奴自逃。其警指爲奴殺。訟于官。獄既成。哲獲。之見有。免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証其所。總者。路鎮守。微置諸法。哲察其証出之。鎮守怨。衆亦以爲疑。頃間。眞盜得始。皆愧服。以爲不可及。民爲之。謹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雲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至今論按臣之賢。必稱爲首。十六年癸亥。少司寇樊瑩出撫。潯。單車屏。從躬訪利病。雖險阻瘴癘人跡罕到。若悉履其地。修城池。厲兵馬。賑貧窮。撫流散。成惠大行。有奪人牛不還者。聞瑩至。走。之。瑩曰。汝弟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詣堂服罪。瑩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警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敢然耶。不去。

當直擄其巢穴舉其族覆之聲聞即歛兵遂其爲醫夫畏
服乃爾貴州女酋米魯作亂命南大司農王斌出爲督撫
帥師討之米魯晉安土知州事也知州死晉主州事殺其
世子翁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奪遂反因鎮
守內臣收假文武藩臬官兵勢張甚事聞命統統楚蜀五
省詣路漢子官軍共十餘萬往攻斬首五千餘級詔加賦
官各省平定此之封疆卓戰海宇晏如庶足見我孝宗
內修外攘任人得當確有明徵大可以光前而裕後矣不
意惟是一時大小臣工應運繼起凡有言實官守者各彈
厥職若大司寇陳瓚爲官官皆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
曰吾父戚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
言文義公曰宋玉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各事之首當爲
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
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奪得之矣至其廉名
最著老無所歸歿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隨其喪諸子
族過輒消釋種困若是又其刻節耳賀欽以給諫爲閩中
少丞備陳中貴諸獎謂內所監司局庫衙門蔽之祖訓
內官條其職掌不過應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
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
輩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兩內或謀爲

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敗壞流毒過微或恃能招搖納賂
不貨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以疲
陷君謀國盜攻殃民耶耶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微內
不可使職掌素庸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其
權則國家幸甚宦官亦幸甚辭極痛切上論題之南家辛
張悅改本兵恭替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爲至
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後律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
猶恐不至况復濫以私乎或言有善請善不善作官者悅
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前少司空黃孔昭爲文選時汲汲
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
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治名以
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每遇客至輒見詢訪
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奉之典論薦用各當
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私人輒力辭不可人言孔昭爲
銓部郎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選見其憂則知小人之
不得選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更軒撫督松潘
軍務分蜀處役爲首舉荒政設粥以得飢饉給糧以歸流
移平訟以戢久禁有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要政復
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歲軍糧儲備實非計泰
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又處其地險遠蠻夷難

居疏稱松茂威盛茂守甚嚴而查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備將守之四處要路各設舍以便轉輸出兩司一官督其事復官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中半賜一線之路則關係愈廣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實有坐困之機事平所可議行周經爲大司農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及中官出湖直織造者請墮引竹木稅悉赦不與上悅其言併侍燕造力阻括諸省稅役金銀輸太倉曰國用不足宜餘手國不宜浚于民齊鹽土木賞賚廣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常餉船車中費再益非與約稍得清源欲治源三萬兩錫經費係內監鑒茶增酒稅等項應悉赦不與張修清寧官調役山東七千人以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爲請即出計部奏銀兩役外原有河間屬田乞依加稅度疎河間地冬沮如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荷指目萬縣增訟稅胎累貧民轉爲流徙力執不可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陳官莊者上令臣言據其奏抵罪噫嘻有臣如斯豈可多得乃改不難于多得是不可以彰一代之盛乎雖然設非天王聖明能諒其忠亦孰使之各竭心力以得行其所志也哉

順泰壬午日李賊猖獗何代義所宋夫隨起隨滅如我

孝宗朝不爲大患者蓋其難哉乃當日論者猶以爲無亂之形有亂之機謂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億萬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百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探殺人劫縣焚村剽掠婦女日相聞也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飭賑濟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俟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意外之警有如平原雖勝之倫乎此忠臣爲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知者深慮見在未然不在已然之極思也愚竊以盜之起在兵窮夫盜者非不知法償死獲計姓爲食窘矣今盜而得之即死猶愈于凍餒也佐得租調官之給矣今盜而得自由猶愈于追索鞭笞之也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僂皆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耳今既死而愈于凍餒鞭笞則彼亦何所不至歟不爲盜得乎而民之窮在兵連禍結供應無已如邊境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廢用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垂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誅以自解是倉廩不足不日兵者廢之也而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所也于是始請內帑之銀請帑而不足于是始有加編之議夫至請帑則太倉庫銀消耗無

餘而且加派財閭閻膏血剝削殆盡民雖不欲不窮不可得已蓋疆土不處于前也又鮮大寇非若匈奴突厥者也
廟天下之力以供邊而且猶不足則匱乏爲盜賊漸熾
有其知所稅駕者視孝宗時兵不大舉餉不多費不內
取以竭帑不外因以飲民盜竊乘何隙而發即間有之亦
祇不驗時或納款恐後摠類諸君于聯翩繼起相與矢心
協謀共佐昇平至今按蹟考之何能悉數即武舉此未竟
願彼如張吉以寇剛備兵府江教士習射懸金爲的中者
與之所屬地山川盤結草木叢翳多扼要害縱斧斤以奪
其蔽蔽之所賊特無術守備必死焉是教養之盡而
厚重實開謀逆殺出入且以該地東西二賊稱爲衝角而
東賊悍尤甚遂併力于東數月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
聞之亦皆自戢雍泰爲浙江右方伯時勢家猖獗私鹽解
人效尤盜竊橫行泰乃先牧勢家人抵罪盜竊稍息撫宣
府恭將李壽不法部下衆共惡即具草且上裕覽堂下乞
受責泰曰此亦軍法藉下杖之三覃朕懷此兩公者即奉
之不能盡者也因脩武之以志一代人物之盛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之六

延陵後學章春臣賴季亨輯者

征流賊案

武宗朝政在宦官多苛暴飢民乘間爲盜四方聞風騷起大野征勦殊無寧刻營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地屯軍雜居其中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獲號爲響馬賊至正德四年己巳歲聚黨益熾尚未誅滅方張輒不勝憤欲亟除之詢用人言達臺臣竇果之其定殷敷之天津薛鳳鳴之徐淮專捕盜故制御史出差不得以家奉職獨提役許果等令携家資以賊賊事其時鳳鳴在歸德與會黨者董會飲令人歌謠爲樂遣盜爲期鳳鳴在歸德與會黨者董會飲令人歌謠爲樂遣欽惟果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柳絮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朔月不絕由是好入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思姪張茂爲劇盜巢穴果親往捕斬之或共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秀名因是集衆爲亂瑄以捕盜有功陞果與瑄皆爲御史中丞仍專督捕盜有瑄四川保寧流賊劉烈及藍廷瑞鄆本恕廖惠等倡亂亂結黨衆衆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廷瑞等僭稱順天王利地王據地生聚至十萬侵入湖廣勦賜五年庚午陳竊以江

右大參晉楚中方伯會漢西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環附其間徒黨日衆竊設方營督官兵以次討平之盜賊未盡剿命即擢爲撫臣歸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于是移檄諸郡令從者不治湖湘素服編感信兄徽即盡散歸農盜召固阻深者喊喝有更生之樂矣當是時四川告急勅大司寇洪鍾出爲督臣總制軍務督川湖陝三省兵征勦流賊六年辛未川中江津賊首甫又作亂督稱順泰王攻圍聚治殺會臣吳景題撫軍調兵討誅之亡何江西賴賊犯新塗執泰政趙士督南宏賊據越王嶺瑪瑤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臣賴卿賊據源洞等賊亦共爲亂總制陳金督撫會謀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賊亦共爲亂總制陳金督撫會謀奏調廣西牽制每不得刻期進討廷瑞等招集散亡聲勢大振攻虢營山縣治殺會臣王源鍾會倭督四川兵賊撫藍章督陝西及撤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勦鍾與倭親監督之湖兵先追及于陝中石泉縣賊鬪于坦賊見官兵追急求招撫至川中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示併徵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旬日始至依山駐營廷瑞本認俱不出但使人來言欲待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鄂奉忽來見同營藍

省以安民。追領無已。至是命下。制諭大略。以爲蜀賊餘黨。猶未平。臺省交章保衛。不得蜀人。發遣逐者數千人。後去蜀。曾幾何時。而兩川之寇。復作矣。王散生流賊日熾。束手無策。改降通使。謂大司寇何。登爲本兵。還馬吳爲寇。尉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撫臣高崇熙謀于監司張思齊。招諭賊請降。而乞臣制臨清市。空其民。吳曰。臨清市蜀。然。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其地衝當。決行胡可。委賊自困。獨愈。僞治兵募召豪傑。賊因不敢。東伏漢州。平壤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賊遂圖中江。因謀竊成都。吳以五千騎。馳赴車江。賊走。與督臣彭澤合。破之。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輝如也。平陽解美。容即與高偶語。叱叱。澤若晉。雖出自文紳。其威名出甚。于名將。會蜀寇復發。鍾楚不復能將。詔澤充提督。帥統吳悉兵計賊。殺摩麻子。賊黨尚數萬。避竄東鄉山。寨推喻老人爲帥。王慮我兵窮。追多伏弩。棘中吳。甫于澤。因山隙不便。騎射。深入賊爲王。或反失。使顧發步。橫立萬濠。其隙。要分兵。搜出入。奪水道。賊當自餓死。度。將開一面縱夾誅之行。且盡澤如吳言。賊果危困。遂將喻老人請降。而他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獨流賊劉六。劉七。擄趙風子等。分踞宛。掠河南。山東。風子名。遊蜀州。文安。庠士。有勇力。好任俠。

六七。彥名督那老虎。楊鳳舉。東。萬餘。攻掠文安。遊。衛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浮之。趙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六。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六等。日集衆。爲寇。于是六七。與彥名。風子。虎等。各爲一。夥。分掠。郡縣。勢極昌熾。詔命撫臣馬中錫。衛大將張信。督軍討之。二臣所領京營人。俱未經前。聞中錫。書生。儒弱。好名。欲效。史。通。化。渤海。盜。寧。下。教。招。撫。以圖解。散。會。統。紳。于。亦。不。知。兵。既。出。師。中。錫。遂。散。諸。道。衛。局。劉。六。等。輕。行。所。在。官。司。不。得。措。提。許。供。應。食。食。若。難。堪。待。以。不。死。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尚。疑。信。相。半。中。錫。至。德。州。系。兄。國。駐。兵。六。等。來。謁。許。錫。劉。誠。撫。之。岳。遂。散。衆。欲。降。七。曰。今。內。臣。王。國。事。馬。提。督。豈。能。自。願。其。言。將。滑。使。人。至。京。師。無。諸。中。貴。絕。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募。金。銀。量。載。至。京。魏。權。幸。求。赦。不。得。蓋。是。時。畿。甸。群。盜。勢。甚。熾。大。王。師。屯。德。州。常。促。縮。不。敢。出。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所。脅。制。故。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示。以。問。東。陽。東。陽。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非。吏。狄。比。今。攻。破。州。邑。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荷。國。家。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軍。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揚。一。清。爲。大。氣。幸。亦。親。不。可。言。中。原。百。姓。敢。稱。兵。熾。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殲。滅。乃。已。六。等。播。知。之。

自料決不獲有遂大肆其惡聚至數萬益縱肆突中島故
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切馬營惟家房宇樹物由是
遠遁騰諄謂中錫懼賊害已私家故爾玩寇殃民遣官搜
捕逮及倖下獄處死乃命少司馬陸完出督督臣僧太游
毛鏡中官各大用帥師往討許調領諸邊鎮兵潛入徑內
地凡部將計奉御承等悉聽帥制調遣掘山東樂陵令許
建爲本省倉臣備兵武定州建令樂陵界月令行禁止僞
賊勢猖獗遂預築城後陞倉官均役踰月而賊又使民各
造塼屋高過其舊仍開塼實如主僕可客人家令二壯者
執刃候于實內餘果各瓜隊位驗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遂
前而賊果是也

聖邑令陳伯安出城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
伯安不從劉三欲殺之風子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
肅楚居民就處成縣今釋之攻破歸德府守禦萬都司率
衆追至亳州武平衛守將石堅率兵千人偕兵三百人邀
戰皆敗殺傷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板兵營河
上虎大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上石擊殺
其舟虎死風子等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風子更
疑名爲侯恩擢州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役軍細資左軍
馬武右軍那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流特謀軍國元帥
長史其餘皆有各執分兵十小營應王討八諸各登大旗
爲號置營廣遠大者虎黃三小者黃三黃三之號龍飛九五
重開混池之天又造釣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樑箭
酒無供軍進降者殺毫無犯拒敵者討草以遺辱再攻
徐州淮西季又被舞陽城劫庫縣因有僧德靜爲鄉
唐席客入子因留之至其執邑令唐天恩及學官釋之德
爲諸細賊所殺攻襄城襄城人僞銀馬不攻攻破曾豐縣
金事孫登齊黃樹撫賊風子復書曰群奸在國舞弄朝政
禍亂海內詠懷謀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群奸之
首以靖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營中見撫椅進者百餘人
賊有掠縣令妻于者風子殺之攻城宿州殺守將唐濟等

數千人。初庫釋四唐王道人語風子曰：「靜非吾子，任若等殺之。」攻唐縣不能破，觀賊數營二十副，曉民居去。又攻執上蔡縣令霍恩，與前統宿州丞郁崇俱不屈而死。軍定襄強縣令侯勇與賊力戰死，朝廷憫之，各贈官褒賚。大都風子自與六七分衆爲寇，增至數萬，漸引而南，所破州邑不下數十。聞官軍追討拒戰，雖互有勝負，惟以金幣道賂，求免攻城者，則歛兵而過焉。然河南北山東兩淮諸地，並遭其毒，中原大爲震動。失時解賊帥劉三趙風子出京城太行，統劫入河南境者，有十三萬五千騎，尤復甚。而舊臣彭澤常大將仇誠奉勅帥兵擒之。風子劇至鈞州，以敗軍爲文升家，推恩授官，攻陷陽武大營，士傑芳已馳匿，毀其家，殺其先世，家墓無遺骸。芳德取擄衣，冠紳輩若人者，傷之庭樹，歷數累，而辱殺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海內聞而快焉。七年壬申，陸完與毛繼各大用受命，久駐臨清，代中錫偉等征討六七完，固風有威望，少爲諸生，奮圖激括，奇貨江南，張張甚，過蘇常，近曳儒生，完倡同僚，統擊之，後舉進士，王恕爲大冢宰，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闖人者耶？」權御史富已又累遷其官，至是爲總督，朝論共爲推重，咸望其早綢中錫之敗局，立制六七之死，命朝奉令，而久奏功也。乃其所領京營兵如放京兵之末。

經操練又如故，濟以大用，賄貴衆，恣擁衆自衛，高坐堅城，銳又衰老怯懦，迨長綸帥師至，真定遇七等與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頗重，不可勝紀。幸宜府守將許崇寧兵救援，縱傳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罷還京。時六七步名子分寇山東者，雖亦號稱十萬，然多倚掠，隨從之徒，其過在兗驍勇善騎射者，不過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脇從良，與相與對敵，斷棄所載財用誘我奔逃而去。官軍爭取財帛，沒斬獲，隨從首級屢報捷音，降勅獎勵，論功陞賞，完大用各得勅獎十餘次。前後獲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也，遇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用守將江彬至賊也，遇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用守將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報完，實不聞大用等復帶權勢子弟，僅從數多，冒功殺，且費靡，賊自出師，頗費犒賞，至費太倉二百萬金，而冀府庫爲之空。有次監陸問者，傾基大用掌握兵政，安享尊榮，藉口完等討賊，無功乃創立監鎗名色，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觀望依違，不敢決。大宗伯傅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賊口熾，直以冒功者充，偵事者溺，罰致失士心，賊今在都，折肺腑，聞民譁，恐恩亂禍且及矣。」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首鼠，將何待乎？」明日竟遣問監鎗，傳旨令珪致任，是時李承勛爲南昌守，南昌難治，劇賊騷擾，內外孔棘，承勛

務能廣調謀結登壘扼溪澗諸屬邑盜互起屢與拒戰破
之山麓又破之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擒胡雪二繼還
府華林賊丁大全等又叛總督陳金檄憲副周憲等分兵
三路討之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擊獨派
入山谷峻險賊乘高發礮石下兵敗憲被殺死之子湛從
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官軍大潰金檄承勛
軍騎入憲軍營其狀衆乃定使賊資奇米毫無復得其衆
刃不加督過反置麾下承勛所親有智畧信任者諫以宜
防不測承勛置若不知益親信奇令宿帳中奇脫賊營擊
番以死報乃奇奇以敵無說其黨陳羅等多來降者與訂
期俟候期期承勛令土酋吳信選精兵五百入敵巢與
望山下承勛令奇奇入寨誘所與約降諸寨既見其衆
通令爲內應約我引兵舉火爲號承勛潛與狂陣五百人
夜卸校登山壓重險土酋與賊人前等正置群賊方軒
重夜者望三更奇投擲草衆入火大燄五百人奮刀斬之
內應降賊亦分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求甲仗皆不得
俘斬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堡乘宵遁匿山谷候賊搜諸山
又斬獲千五百人有奇擒散者二萬餘賊遂平封內安縣
同時王以新令上意流賊入江賊舟揚揚劇劫庫賦以益
秦湘兵要管處置軍機表報以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

已又生擒流賊伍慶等數十人聞境佈然以旂益省邪紆
賦民休息縣大治趙拜御史臺長彭澤最需重之二日
指其坐曰當拂拭符子矣初澤分捕河南賊時甫至界則
大陳軍容援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領軍正論行法建
憲諸大校無不惕息惟寇頭首請自效良久乃釋澤期以
滅賊情幸至是賊已大寇河南大將馮相以賊死賊又愈
積忿楚撫馬炳然勢家赴官賊遇之于爛泥頓與與至
留都炳然怒罵之遂被殺澤聞之輟轉等處不遑發難日
操備士卒而教育之度其可用遂鼓行而南賊孔數戰
皆大捷殺虜以萬計餘多散亡劉三楊成等皆擒賊
子走至南城知事已無能爲過六節極其變賊賊賊
督飲渡江投西江賊導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武等執
爭伏莽于是臺右諸臣上官河南賊平陸完督紀督
詔切責元禮晝夜督諸將微賊而賊隨勿隨隨擊運賊
掠臨清移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總山高沒
坡會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貝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之
六七名獨快號勇三百騎資聞出星馳掠河西務清非
就達粗厄關險不待道度河南剿刑楚查艘瓜州掠泊通
之銀山寨完射追殺水陸並過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
溺六七先後入水延榮者斬首六百俘二百溺水死者

千餘。建朝完澤等各加官。蓋子陞實有差。初賊至京山。一清路。普于完。願以孫湖散焚為念。星馳前去。蓋希西北勒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為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德兵。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為瓜真二壩之防。又思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顧壽宇。開封正。值盜起。率前流劫中土。所在蹂躪。澤南兵壓境上。簡壽貞。補壽練兵。專餉。取具呼吸。折衝。亂謀。盡居多澤之平。賊河南。不可謂非壽有以成之也。先是。青州賊李琪。與壽。王。副使。良臣。分部等之。弗克。威。將軍。景。道。微。得。樂。李。興。奸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現。夜。至。代。奸民。合。旁。遂。食。破。至。後。賊。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道。嚴。守。鄒。以。七。百。人。堡。入。門。者。募。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聚。吾。第。宜。避。諸。景。道。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聚。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陣。以。待。賊。擊。却。之。進。入。都。登。陴。警。衆。嚴。守。備。一。日。師。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陣。如。前。遊。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復。果。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僞。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道。曰。傳。賊。國。主。名。與。吾。俱。者。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等。顧。竊。之。耶。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

力。遇。賊。輒。有。功。以。故。卒。不。為。賊。所。挫。當。成。化。間。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被。重。賞。遁。去。其。孫。李。玉。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地。坐。臥。一。深。室。內。令。其。徒。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人。當。為。文。武。將。佐。某。女。當。為。后。妃。頗。御。置。木。一。盂。令。各。自。願。果。見。各。樣。官。服。于。是。人。皆。信。之。不。疑。凡。愚。者。置。法。轉。轉。誑。誑。召。約。參。財。共。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避。淨。所。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為。多。寡。至。有。千。餘。金。者。雖。貧。家。廢。產。亦。所。甘。嗜。或。行。衣。或。尋。物。獲。運。而。至。所。積。輒。重。陸。續。登。籍。他。所。難。留。聲。勢。數。眾。初。縣。賊。以。及。宿。匪。數。百。徒。通。定。氏。年。於。西。胡。世。襲。為。西。家。奉。宗。處。置。應。得。元。家。官。苗。曾。性。輕。亂。而。黠。好。表。其。忠。先。所。多。難。之。世。罕。敢。以。威。信。去。文。法。李。海。太。平。首。豪。也。叛。教。掠。吏。士。積。不。服。茲。事。誘。誘。中。表。兄。趙。元。瑤。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恩。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士。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賈。賜。更。服。事。之。至。是。畏。慕。世。尊。欲。來。歸。守。將。康。泰。因。道。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反。來。李。世。襲。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皆。敬。其。德。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戎。甲。滿。山。谷。于。是。文。昌。請。降。所。侵。地。而。貢。賜。宅。為。世。尊。奉。子。矣。土。官。世。襲。展。轉。勅。索。賂。出。夷。土。東。以。改。祀。觀。益。聖。車。朝。八。士。世。尊。令。

士官生于即開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朝聖或有事調
集皆得見太宰太宰為議年數狀祝父兄有故按籍為
請士官大悅尋擢江西憲副治兵撫州爭泣留弗得也值
華林瑪瑞姚源益王浩八等復叛詔命諫仍督近地兵討
之世罕以備兵使者從賊氣勢相連將覽數十萬江西兵
素卑弱應募及土兵嗣者又桀驁不可使世罕日夜拊循
漸為勸束陣法陰募抵賊降者散為農而擇其勇健置摩
下兵始強乃大營憤與大寨兵延舉欲設奇取捷平賊盡
使解散延舉反為賊得賊切之求誓詞色不悅每目賊盡
賦詩意以自遺賊不敢加脅故之利得賊冲懷頗固賊
左右之有謀而動者誘世罕之懷其機竟首應世罕遂大
入擊賊凡十餘戰乘其疲憊絕大破之所殺虜酋復業無
慮數萬人而餘眾棄寨奔突四出者輸饒趙信斬掠無
謂諸縣江浙間多被其害諫請遣兵勦賊季承勸曰賊之
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諸兵自備與南胃兵自吾亦亦而裴
伏裴源而今遠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江賊復平
十一年丙子青平衛車拔等寨酋反其酋阿術阿等阿華
皆係稱王據香爐山為窟穴糾合諸寨焚劫居民屢受與
摩偏頭平越新添龍青諸鎮道阻不通撫臣曹祥同鎮進
諸臣微諸路兵以裨將周告都御史參蔡開整頓且勸且

撫會祥還秩去代以鄒文盛諸苗有固不聽撫事詔文盛
勦賊別勦楚撫秦金大將楊英以兵來會據楚蜀兵未至
先集黔兵令部將潘觀會大倫監統大參胡濂等督率
諸將進擄砲木寨伏兵計擒賊首阿華連擄羅漢寨擒賊
阿義阿黎蓋駝地扼應險阻林青宋容易殺匪為寇諸苗
生長山谷性警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役徭民並爐苗奸
科故諸苗輒相煽為亂至是討平之歷乎前後無慮七八
年間賊何地不起兵何月不用不知殺傷幾百萬殺戮畢
民士女幾十萬雖曰殺不旋踵然所損于國體多矣
顧季李自出東群盜特御風之雄逆身無斬而無難
而起志豈在大哉乃墜隣相襲臨步大患至侵薄兩畿蹂
躪數省從前蓋賊倡亂未有甚于此寇者雖漢黃巾何加
焉始未嘗不滋蔓而后乃蓋平者祖宗之慶隆長天命之
祚祐篤耳當日諸臣所為控制方畧有持必勝而得萬全
者乎無有哉初馬中錫張偉固失策玩寇而繼之陸完各
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曾何彼此卒費朝廷擊出門命將
出師散中錫銀帛不下數百萬而究竟借邊徼之兵然而
山東西兩川河淮南北城陷者十三死者十五僧尼成山
流血成川使天不愍禍大有隱憂者矣然則成敗運也運
速數也及中錫輩下獄論死而完等各封拜崇顯足為

賞罰定評否耶要以各邊卒摧敗賊鋒衛守臣勦擒盡定彭濟物澤則驅鷺中土身當其難勞勛似不可誣而皆實獲所後也幸哉賊無豪傑遠圖耳使各據形勝按紀律相爲犄角國家亦何所恃以制其死命哉計中原盜用邊兵討蜀盜用苗兵討江西盜用銀兵而兩京各省官兵奉無一可伏肉食公卿奈何哉不熟計之也更不可解者兩中操江之僑所從來遠矣太祖自淮西渡江以定鼎金陵江防比前代倍嚴操之日艤艦相新旌旗蔽空所以儆奸宄莫敢南服者恭宣自成祖徙都于北而兩操稍弛日玩月忽致賊具悉取楚者雖操艦無所而無其寶初盜匪附其羽翼而後起者不離舟楫不習水戰是誠送死之秋使我軍稍有戰備圖而操之不啻如熊狐豚然乃縱寇往來如入無人之境設非天欲絕之令颶毋效靈亦魯命渚之民其不又遭荼毒者幾希雖然盜賊竊發自民各爲亂始顧與其亂而討之不若消之于未亂此其責在有司與父老之有智勇爲鄉里所取信者吳履爲南康永里豪羅玉成玉汝仇患民王璵輝集少年千餘人圍其家縛出道塗之濱死璵輝兄弟五人旋訴解指出血誓與羅氏不共生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召語曰辱汝者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願死盡殺爾家而就逮

雖有法汝悔當何及因其暫曲爲之解有民若轉輸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勸令令怒欲遂論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錮之又性猜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此獄辛擇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正不變者也事得已陳灌守寧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得成藉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達宿弊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得祝願慶儲民聞爭輸納及期慶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數十人以劫灌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撻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爲比乃獨坐首者餘滅苑金華汪慶能急人難守善之歲惡饑民群起爲攘寇以攷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弓升斗活命下片符可致股兵出則撻而搏矣守即遣灌以數輩持符還至時畢集吏觀功悉論死灌請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東手隨檄來未嘗枉法也今以逆論之復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諸不具論即此之所全者多矣不則幾何不激變致亂又費公家幾許兵餉乎

王儲瑋案

慶府宗室安化王名寘，鑄固曾集兵謀叛，然與劉瑾事不相涉。何以並列一案中？其起兵伊始，以誅瑾爲名，則寘鑄之反實理有以召之，是亦瑾激之使反也。光瑾又自爲戎首者乎？其克舉悍變，可勝道哉！我武宗初即位，輔臣劉瑾、謝遷等以順命大臣翼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第青宮舊內使馬永成等大知劉瑾張永趙彬、羅謙、丘聚、張興等，所夕近侍，與上同臥起，宴游謀議，共稱爲心黨。惟導上大馬鹿兎，舞唱角觥，廢萬幾，如延諸歡月，納劉瑾通紋墨，惡世故，而性剛褻就，置瑾爲極，尋無忌憚，結黨盤據國事。日非至丙寅歲爲正德元年，從遷併同官李東陽，自劾上奏，大畧謂：陛下登極，天下延頸，想望太平，乃通者詔令，齊格變易，殆慮憂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侍，貴戚字不可破，或言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臣等職叨輔導，各將誰歸？用是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憂，事非獲已，若因循玩愒，竊諒苟容，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措，臺省各官亦交章論劾，備極痛切，諸奸聞怙寵如故，大司農韓文深愛之，每朝退，輒泣，亦雨吏皆擗膝泣，泣甚，懷共休戚，徒泣何益？此言官交劾諸內侍，草下閣，閣者并劾，草甚力。

公誠及此，昔幸諸大臣殊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也，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毅然改色曰：善，事若濟，國之福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况吾年足死，不足死，以報國，遂令嘉陽耳，疏稿文讀而笑之曰：疏宜直而簡，多則覽弗竟，固合九卿上言，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瞻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更，秋來視朝漸晚，仰視聖容，日就清瘦，皆言太監劉瑾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擊想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至等萬乘輿，與外狹交易，御膳雜發，無復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氣，使天如旋磨，地如飛，臣等懼與皇變，樹李秋華，孝廢，否德，非音微，掛錄此等類人，惟知盛惑君上，以便己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諸嗣未建，萬一定居失節，雖將此款，登粉菴，臨何補于事？替我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事置之左右，累聖德平今輩等罪惡既著，若從不誅，將來無所畏忌，爲患非細，伏望睿剛所創，親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若輩明正典刑，少回天變，以渡神人之憤，肅清肌體，以保靈長之業，跪入。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惡初，聞諫，并言官。

章不肯下。諸閣業已啓相對涕泣會諸大臣議又下于是
遣司禮監八人詣閣會議一日三至閣在持議不肯下內
司禮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頗剛直涕泣其情所屬獨
是閣議明日召文等入健語少氣爭王鑒曰事且十歲七
八諸公若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跪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風是若奴僕事上久不忍即置
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董等益窘自來去南京突
因閣堅持猶不肯下會日暮候詣且捕下獄理等無奈何
乘夜趨繞上前環跪伏哭願觸地訴岳同范子徐智等
交通奸臣縱橫等語岳等應教止恩叙僕臣碑像前
上邑勳璫等益發伏地痛哭不止曰狗馬腐兒何損萬幾
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前禮監無人耳有則惟上所欲爲
諸敢言者上震怒立詔遣入司禮監傳旨捕岳等繫獄
諸大臣連章時九卿中獨太家半焦芳燭理以健不附已
力攻健希入內閣又事等先嘗奏聞臣納賄行私欺壓內
官軍職形干劇戲土久信之主要是速令健還自陳致仕
止留東陽港南閣中集議健等推案哭還亦營理輩同休
惟東陽不出一語還得旨固留既而岳等俱發南京先
爭軍遣仍遣人縱殺岳于途由是大權悉歸理勢傾中外
其敗誰何矣臣等謹此始末奏聞與攻璫等欲誅之聞

議堅持在必克本兵許進曰此屬得勝斤足矣果曉其事
恐有甘露之變時不能從已果如所言卒貽縉紳數年之
禍議者恨之健還既罷政歸衡行東陽阻錢欲飲泣健厲
聲曰使當日亦肯一欺齒則與我輩同去矣何用今日哭
爲東陽得不去人皆以其門生故舊最盛且素有文名故
獨彼等留及後建于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爲者碑
文極其稱頌乃始議其泄捕璫等之事是或者以小人之
心度君子之腹其然豈其然乎是時璫與焦芳和善璫引
爲相以遷曾薦王鑒自代趙俱召入閣璫恃芳養璫爲奸
凡發奏成意極拾臣王杜璫等語詈罵軍民皆璫等之詞
此各省境地太監數更換天下銀守內臣紛紛回給
諫劉應有用新人不若用舊人發飢虎不若養銀虎等語
疏斥權奸極其剴切璫捏旨詔獄人共悲憤又降勅南司
馬林瀚爲浙江大叅致仕會逆璫側目方正士通南都臺
省官建言被逮瀚獨往送璫以俸金且議上章直詣言官
璫聞之恨勒臺省招辭逮瀚爲黨恨猶未已復矯詔指瀚
與聞臣健還部臣韓文等相倚爲奸榜示天下指爲朋黨
悉奪其官嗚呼傳稱瀚云賤者即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即
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竟
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寡然不可犯也典謚謚稱文愚同密

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于學北戶南兵各嘯氣
節具如雁行翩翩不相上下乃竟各以忤瑾降謫詩云長
今方殆視天蒙衆此之謂矣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
缺薛王政張偉爲選卒誣執璿素倚長安門幸閣部院
大臣東陽等上疏力救乃得免死戌邊南科戴統以勅瑾
逮繫拘曰武選郎王守仁疏救觸瑾怒杖之閣下絕而復
甦謫黔中龍場驛丞後在途瑾遣人隨偵將置之死至歲
瘡恐不免遂乘昏黑伴投江中冠履浮水上遺詩有百年
臣子悲何極夜夜落聲泣子胥句浙司守官皆信之命漁
人索尸禁江上家人俱哀經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
武夷山遠遁或告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爲累乃赴龍場虐
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爲講官每附經義規上闕失及諷
時政久之傳言俱陞南部侍郎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
達否廷和曰不可人知之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廷和
密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自後瑾延厚廷和
而疎忠時劉字爲本兵託瑾所寵朱瀛者交通無日不至
部廷和弟廷儀爲本部郎每俟瀛出入同署曲留款洽
遂藉端得通瑾因罷南大司農秦民悅代以廷和嗣是不
再建歲以通瑾故即召入閣起人之疑皆人謂舉共雖者
必非正朋邪躋者必非解廷和以周旋瑾輩位高誦典傳

哉廷和少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子俊戚重
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公當指天下爲我熱此
以助他日謀斷後同東陽辦開事當華璿之烟毒蒸寰宇
數年內敬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暫欲而長沙亦倦念去
欲令廷和代已嘗語人曰吾于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
事須歸廷和天子俊識之年歲東陽察之同官非楊氏之
鮑叔哉乃竟以屋官太驟憎滋多口長耶非耶大率南官
爲閑秩居官者自名吏隱忠自違宗伯再改篆宰毅然持
風裁越閭胥人草役者貨縣胥實名吏藉中上郡往往肩
官去忠命四司稍厭藉年經月藉竟授代兄輩罷千人
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休滿秩爲署考必當實一御史特
勢驕橫忠署下考一郎中瑾黨張孫私昵者也署考曰守
已乖于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倚者咸備備巧
忠嘗語所親厚者曰古稱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敢非
義取財列居位祿食者乎人亦嘗相謂曰翰林惟劉忠一
人耳其相期嚴介及見重名流如此故事六部委准差官
蒞勅冬備事出送進內閣撰寫未有不由該部徑自內閣
出勅者至是瑾遂令東陽撰勅增人鎮守太監干預刑名
諸政以此中官挾勢刻害憲臣始不能禁其最爲害者廖
堂畢真堂竭中州財貨獨鄉野輦送數十萬于京師監初

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勅目齊吳越關所至括盡民財凌辱
官府莫敢言者。瑛極南直有勲戚家與無錫民訟田瑛
承勘悉以還民執戚賂瑛復訟使者再勘承瑛風旨乃悉
以其田歸勲戚且勅瑛前勘非是逮赴詔獄訊之瑛不屈
曰貧民田也瑛怒極之幾死數日方蘇獲職發海南寓民
晉府鎮國將軍袁樞路瑛求封爲郡王太宗伯李懌持正
不與瑛對之罷去復起前宗伯張昇代之事亦以忤瑛罷
是時遼患方熾兵權大分朝令督撫楊一清提制全陝三
邊軍馬一清以享夏花馬池要害虜數由以入率官屬沿
邊巡視遠處方界上疏備陳戰守之策乞修濬垣整以固
邊防增設衛所以非邊兵經撫禦夏以安內諸整饬軍州
以遏外侵極有端緒奏止報可。清遂與蔡遷等起期免
功朝守翕然稱之瑛罷不先白已內批罷役。清遂引疾
去位。江即停罷僅第四十餘里。議者每以爲恨。欽天監五
官監侯楊源先上疏言占侵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極天旋
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
毋輕出入開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
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占候之言深切時弊
源復疏言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月于陽臣欺于
君小人擅權爲下振上引譽甚力瑛怒矯首杖三十源至

此又疏火星入大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
思預防瑛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矯旨又逮
三十前戍肅州死于河陽妻度氏斬盧秋居尸葬之驛後
源即故御史瑛子瑱以論曹石事請斬外領幸生還源果
疏之忠不愧厥父而身遂不免千載之下令人有餘悲焉
瑛引大司農兼奉以與瑛同鄉不啻相親欲取回各省撫
臣瑛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乃稟旨除會邊防及漕運餘
悉召進又有與管糧郡官同逮下獄者瑛素知邊境石商
納糧少倍與固有奏糧租批尹泥糊者故有此逮且押至
所任職如倍嚴償凡商入納過邊防短少償值皆毀棺不
給由是商賈困疲邊儲匱乏瑛後日益恣橫不但慘毒文
紳兼且沮抑同黨各大用欲于臨清開設皇店瑛息捕其
獻計者罪之馬永成欲陞武弁邵瑛官瑛力爲嘆拒勅丘
聚交通外臣謂南京柳王綬所奏名獲納戶數人于戶部
門外不許包納京庫糧少給諫徐昂以論救韓文罷歸或
問以瑛後來事昂曰予見瑛等非能以正相助者不三五
給必互爭後自相屠戮矣後果如所言三年戊辰瑛以
者韓文疏章實出李夢陽手年已誦出之猶不快前念雖
以它事械至京遂下獄意不使復生矣有修撰康海者與
夢陽才名頗顯瑛慕海嘗欲招致門下海不往瑛恒先施

以必得見爲幸海每聞王卷之竟不一入其門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聞之特詣獄視夢陽徐語曰子生路已絕惟康子可解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將死乃始託之獨無愧于心乎吾寧死耳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獨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辟乎遂詣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席海不少延瑾曰今日幸得見先生先生何以幸赦瑾而賜之來也海曰吾有苦語松如不鄙笑而聽之當爲松瀾不者得且去瑾曰去矣海曰符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未瑾曰瑾即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夢陽高白最信海固萬不及一今在獄公不爲拔奈何欲爲白等脫也即奮衣起瑾同索而止之曰此朝廷事既聞命即當旋以報海遂解帶與痛飲爲長夜之懷夢陽得釋歸海自是與瑾往還催清議蓋瑾之厚海實雅重其文名海于書苑而不誦其論書義曰經藉古人之魄也有寬焉吾得其寬焉已矣其論讀書曰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暑而冬雪佔俸焉不足而繼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襟寧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矣其論文曰古人言以見志

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裏得文王也故晉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傷人門戶效顰而學步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矣哉海文草固佳氣節亦勝其交瑾伊始特以解夢陽之困後遂至不可拒絕雅非其好也究且以故蒙諸大爲可惜乃瑾之惡日甚一日三絲事許天錫開鎗却藥或自經死或自刎死死等耳叩其故則以瑾不得路也谷大用忌路瑾遂通平關樹劉訪江右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來于端午歲歲以擅造賊舟捕之藉謀家半以獻瑾自此獨州下邑現有華承怒局作京師語首輒相驚告官司密賂之莫克滿始人人不帖席矣天下官入觀瑾索每布按銀三萬兩皆稱貸京師富室及同任飲民贊償之劉宇欲代許進爲冢宰尚事瑾素託朱胤爲紹介弟進不媚瑾亦不與抗事多調停其間無隙可伺胤百計傾之衆聞爲言瑾曰許尚書伴爲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符剛暴屢遭貶謫獨復欺公舉用却又揚言曰公與衆同桑梓故累遷其官何遽奪之速也喜怒不常如此哉瑾尚憤者未釋更聞此逆耳之語遂還鄉于進勒歸罷職御史徐積愷長蘆鹽課瑾欲令劉道餘鹽銀用頑弗從瑾深銜之積復命伺朝門適遇瑾又不爲屈

勝擅立下獄延杖三十誦戒未行死于獄憲長臺省官劉孟安奎張或等偶忤理荷校得東陽力救乃解理又修前怨于一清怒未平責以節者筆過太貴逮繫至王蔭言于璉曰一清才高望重爲國修邊未可爲罪東陽亦力援之始得釋是皆理行事益嚴刻文武百僚垂首喪氣斤斤惟恐獲罪忽一日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于丹墀皆是專錄理等過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理等面詰何人所爲衆目署忍飢久跪隨有什地僱死者數人遂命搜出中官黃偉念曰你帖子說的都是爲國爲民事挺身出頭認死不屈了好男子在果他人瑾怒遣議衆無敢言者

錯註誤候以姑免提究爲各各聚米煮鹽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理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預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大輸邊之勞東陽隨事應變消然奪不可謂天下不陰受其福也初劉大夏爲司馬議革騰驤四衛勇士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府庫數百萬近幸者故不悅大夏既歸有激怒于上者將禍及中貴人奪瑾素重大夏叩頭陳曰此先帝育非關本兵建白乃竟理日誅求臣察劉守固忠貞與衆無嫌

以成服。鑒言服可以不成。終不可以。荷景泰汪妃薨。鑒言妃廢不以罪。宜服其故。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貴瑾權傾中外。然見鑒開誠與言。始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始阿鑒阻之。不能得。居常戚戚不樂。遂懇疏三上。乃得許。南臺憲長張奉。成化中為御史。建言官開預政。被極幾死。累遷今官。所至有聲。至是奉表入賀。止以土葛布遺瑾。瑾明知其清介。然猶銜之。乘推陞南司。勸令致仕。南司督學臣陳琳。論瑾陰排與臣。顯控臺諫。備言老成不可不備。在直不可不有。極其切至。瑾入將旨。簡縣丞學士張簡。修撰何塘。並以風性料實。莊簡。簡避見瑾。長揖不拜。出為郡丞。舊例有商人赴進納糧。瑾遂改納銀。應司分解各送。送有年。例銀兩。送銀各處。而進方本價。商賈市報艱難。提不若令商人就本進納。本他之為得。策也。冷瑾羞責計部。悉從罷革。遂餉日消。月乏。寬不知所底止矣。設本當理查問。昔答曰。督鹽課在各處輪納。故無每年送銀例。迨改鹽課。銀解京。故不得不送。各處如此。理必不怒。邊方撫臣而鹽法反正。邊儲得實。一言之關係匪輕。蓋可以忽乎哉。四年己巳。璦州總副吳廷舉發。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者解京。皆非正費。曰貢應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解進也。又據便庫事。悉亦訂廷奉。璦總辦品坐延。

承枉道。荷彼不死。戾雁門。廷舉者。即為順德縣令。昔有中丞召見。甚溫。廷舉請事。中丞曰。該縣大瑞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葺之。廷舉謝曰。令非有。故何新恩。一大不敢役一。廟不敢費。市舶太監出銀市坊。廷舉即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舊留產。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會廷舉壞汪兩。據其材作土堤。葺院。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廷奉因服。信手日請。該所士大夫羣訐。許其亡。私盜狀。御史大慚。釋之。至瑾專政。廷舉歷官二十餘年矣。猶侃侃直言。氣察始終不變。蓋其難也。郡賢為嘗得臣在江。概不事。辦諸大。少將發。嚴厲傳事。臣與願焉。其士夫不顯。為假道學。大有清譽。以故瑾復權。為其所。深以為恨。數令人示危言。掘之。不為動。乃拒言。助勸發在。錢越撫河南。下從民便。改粟為梗。以給崇府祿米。焦芳。職瑾。謂越交廷王府。改戍成注。遂被逮。藉其家。六子俱戍邊。永冠莫不傷之。方伯李瑁。流涕不忍旋。劉麟守相。與漢劉龍故處也。在那精核廉敏。不數日。郡聲大和。連街驛出守。不修。謂猶擬為比部。瑁細歷為編氓。郡人爭致。驛曰。勤若諸君。吾治不逮前。瑁敢索一錢。惠耶。先是廖堂鎮守。映中暴虐吏民。陳壽為換。鎗。畏欲執以抗。疏特放。勅瑾被逮。

諸言官。理怒。奪職去。陝人溺哭擁護。不得行。夫理雖尚在人心。國政若擢爲家事矣。蓋理權日益重。身處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苛禍。相逢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惟其意旨。獨東陽善爲說曲。釋其言稍見聽。蜀中鎮守太監羅倫。請便宜行事。理主之。取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官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官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雖無其事。而置鎮守提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勸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初。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尉。皆其緣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衆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今既革去撫臣。若併什鎮守衙門。任其進止。寧惟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設。乃止便宜。陳俊得罪。連累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生多買田宅。侵民利。遂致大獄。必欲真以死法。東陽力爭。連言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是誠姑息。但非姑息陳

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偏武臣之心。遣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郭愈。湯和。華。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厥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斷殺。但因供餉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日餉餉不絕。雖百疾長十。信豈能助漢。蕭何餉猶是一時平戰之日。陳瑄通南。升財。通每歲四百萬石。至嘉節。歲國家舊之利也。瑄不吝。止享熊爵。初瑄既止。各處送銀。則又禁商人報納。進儲太監。獻職者。謂國初終備祀。數軍食餉給。已爲勢家所占。軍不能支。瑄遊慨然修舉。屯政分遣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順壽等。駐各邊丈量屯田。以據出。訟數多寡。及追完積逋。遲遲者爲殿最。于是紛紛舉。民田多增至數百餘頃。悉今出租。周東在寧夏。與督臣安惟學。征欽也。捷倍加嚴刻。人心共憤。無不驚疑思亂。釋將何錦等。遂思與安化王。宣錄謀起兵。以誅瑄等。爲名。理謂自此始矣。義州值守臣舍構。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警賈黃門賈黃門者名欽。即居常論學自歎。言至性不顯。賈藏猶霍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後任少恭。備疏諸奸。聞情獎者也。欽正家食。聞變。住諭之

口。渠等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與城宿有人至。而等上拜。跪求生。慎無殺人。率撫數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勸者。來復呼。詳曰。賀黃門無殺語。又趨。跪伏里門。欽曰。城中擾亂至此。與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輩弟不殺人。必有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傍一人報聞。理全不悔悟。惡大家宰。累儲不附已。指摘會典。總總更爲搖撼。孽孽隨調南。衆部人爲不平。又以朝陽關外播行。厥地。給付支明官。是地。又爲民。遂募不下。衆自此民皆他從。其所募骸骨。力。其。其者。亡幾餘。皆發。葬。露。哀。新之。屏。涉于。郭外。理。皆。其。逆謀。不欲天。橫。血。屬。在。附。展。間。逆。典。家。率。叛。孫。謀。越。其。之。管。留。京。邸。者。能。因。其。德。終。神。篇。文。選。陳。焦。勞。操。之。摩。子。理。故。得。縣。歷。顯。官。會。芳。以。老。病。乞。歸。召。劉。宇。代。芳。入。關。隨。即以。錄。代。宇。爲。大。冢。宰。絲。密。規。理。禁。絕。僥。道。官。天。下。諸。司。所。取。足。于。此。者。不。官。則。民。侵。官。不。祥。飲。民。多。怨。遠。銷。其。言。得知。山東。按。臣。卞。師。等。奉。差。還。京。欲。銀。便。送。者。連。奏。各。取。其。銀。于。承。運。庫。重。則。捕。獄。輕。亦。降。黜。一。察。治。罪。制。創。積。弊。爲。之。少。息。終。又。爲。言。瑾。公。左。右。用。事。皆。榮。財。壞。法。重。違。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冠。紳。之。禍。少。減。然。終。掌。銓。專。止。奉。違。惟。謹。諸。宦。者。謂。陳。陳。片。吾。儕。若。絲。所。救。厥。後。同。黨。相。成。之。毒。此。實。始。鑒。之。矣。五。年。庚。午。瑾。欲。盡。陰。制。已。者。與。張。永。有。

小。欲。伺。伺。間。言。于。上。謂。永。南。來。奏。既。可。即。日。逐。出。就。道。樹。諸。禁。門。不。得。放。承。入。永。竟。之。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爲。理。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承。即。憤。拳。歐。之。谷。大。用。等。力。爲。分解。令。諸。近。臣。皆。置。酒。和。釋。永。不。果。調。然。以。此。恨。瑾。刺。骨。亡。何。真。錯。果。集。衆。反。封。拜。何。錦。爲。偽。將。軍。周。昂。丁。廣。等。副。之。救。鎮。巡。守。臣。偽。鑄。印。章。藉。口。誅。瑾。傳。檄。境。外。因。遣。人。招。單。夏。宰。特。仇。越。令。以。兵。來。會。越。伴。許。之。師。泉。還。鎮。錦。令。釋。兵。仗。而。入。入。即。奪。其。軍。銳。車。騎。陷。賊。中。京。師。龍。言。越。從。賊。典。武。營。福。將。保。勛。者。又。與。賊。聯。類。爲。外。應。東。陽。曰。越。有。機。權。必。不。從。賊。勛。以。賊。故。相。越。殺。勛。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應。不。復。歸。正。矣。白。上。用。勛。爲。參。藩。以。越。爲。副。總。兵。討。賊。命。下。幾。數。日。勛。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越。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楊。真。等。百。餘。人。布。中。外。候。保。勛。楊。英。謝。兵。至。河。上。乃。從。中。餐。爲。內。應。俄。蒼。頭。書。童。泗。水。潛。入。見。越。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越。賊。人。給。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越。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越。又。稱。病。亟。昂。來。問。病。越。猶。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擁。數。耳。斬。首。越。走。披。甲。仗。劍。踰。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畢。集。遂。奪。城。門。擒。真。鑄。乃。遣。人。詐。傳。真。鑄。令。召。錦。引。兵。回。城。錦。

方帥兵起。城中事定。衆已大潰。歸與與黨丁廣等乘勝馳走。至賀蘭山外。欲投虜爲邊卒所殺。械送軍門。昔已先令太監張永計賊。永奏須擇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衆論其推一清。理值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仍令機制陳雨。延寧井涼。各處軍務。前同計賊。遂與永刻期而行。一日歎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寧夏事不足。平但越莊。彼非久。當有捷報。蓋越從別枝。自戕敵。技以起。前番。若知其能。辦此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伴若不知。機入陳。果聞仇越已擒賊。永見一清科事如神。張永內變。事計。清曰。公草一日忘猜。相繼能爲公笑者。還手。董璘字。遂曰。黎因。宋在。上。不。不。上一。皆不見。果不。不。其。張。警。救。遂。歸。已。賊。上。左右皆彼手。日。安。從。得。片。首。不。平。清。因。公。亦。天子。第。事。夏。此時已有間。可入。觀。計。賊。不。付。值。人。付。公。意。可知。矣。當。已。即。就。出。二。奏。與。永。一。言。事。夏。事。一。言。內。變。事。獨。永。自。公。張。師。入。見。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說。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清。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清。不。清。永。可。知。言。出。公。必。清。第。公。言。時。須。有。端。委。且。婉。而。萬。一。不。信。公。公。可。預。首。請。上。即時。召。建。設。此。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僱。狗。又。須。有。深。計。上。處。未。熟。理。達。諸。公。

必大用。益。所。爲。臣。張。承。業。登。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情。餘。年。報。至。乎。迨。寧。夏。提。閱。理。復。處。一。清。機。制。復。至。勒。改。專。在。寧。夏。撫。馭。靈。州。土。人。業。苦。漢。官。科。虐。一。清。行。時。多。所。釐。革。已。復。踵。舊。至。是。紛。相。訴。訴。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閱。舊。築。邊。牆。自。紅。山。構。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陣。命。賊。功。之。甚。難。歎。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死。義。之。難。難。了。餘。忠。復。入。城。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其。重。之。請。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間。爲。樂。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通。逃。溝。數。而。新。地。海。鹽。年。爲。將。領。所。據。反。役。軍。未。取。以。自。封。殖。于。是。銀。牌。將。臣。與。大。將。武。備。各。邊。出。衆。占。軍。士。及。所。牧。少。離。銅。地。清。因。條。陳。疲。勞。急。務。寸。數。上。奏。皆。與。理。件。參。滋。前。念。夫。條。用。之。意。又。有。方。爲。奇。籌。計。矣。初。真。鑄。變。起。內。閣。草。勅。分。濟。出。師。詔。告。天。下。自。一。款。乘。回。各。省。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條。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而。天。下。奸。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僞。其。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傷。若。無。所。害。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歸。案。至。是。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永。待。次。內。乘。間。訴。言。瑾。罪。推。五。年。觀。政。

亮從流毒海內人心愁怨大亂將起今因激變寧夏愈不安降謀反叛其形已具宜早擒之固出懷中疏奏瑾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曰少遲我輩皆齎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乃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須臾即命牌子頭往召瑾永請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適漏下三鼓瑾方解睡令牌子頭入問曰在上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即執之下內獄隨有別旨差人抄沒其家然尚未甚信及登城聞所抄兵器纔無不經始吐舌次早今太監溫祥持永膝至

前請赦免餘囚曰今猶知卿尊貴日更求進策永曰此聖政也天下至此久矣王法詭譎連于午門外大石冠劉瑾長瑾殊甚噤不能出一言諸公却列刑俱各退却獨顧馬蔡震折斥之瑾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固咸何賴汝呼官校前撈掠之具得反狀降旨凌遲三日斷被害者爭摘其肉嚼之不啻如市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藉瑾家金寶無算檢書籍中得秦府永壽王為瑾祀壽詩序中間稱謂過乎卑誦之上震怒欲除勒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苟正名定異諱止其身符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二省視會諸將覘之曰本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為盛事當遣擅權專取假託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
周意待之往來書信雖千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
已況王府懿範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勅切責則凡有
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輦駟各不自安或規思終身
或遂致失所今瑾已正典刑伏乞廣大涵容將此審詞置
之不問一施文書併行燒毀以滅其跡使人各安帖詔可
之悉焚其往還文字無延及者有戚將軍景通長幹修其
智勇絕倫瑾先結豪傑爲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
難若此者爲劉景通即日爲黃冠遁去將軍大討吳衆子
赴不測瑾歎乃還同書遣擒瑾黨張綵補死獄卒劉宇
元有罪俾免前輔臣焦芳始媚瑾求得土官參議沒入家
口大有珠色厥子侍讀黃中性尤狂恣無耻乘父臥病違
基爲聚麀之醜遠遁咆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各職職
卑陽奏言旬日之間二難交作悉獲戾定皆永等大功
上覽疏極其褒嘉賜璽書諭意論者謂瑾竊柄臣民受其
荼毒如在膏火永能以計除之大可快心一洗凌鏹公卿
剝削軍民之慘不知幾何腰動社稷幾挫微禾此舉即天
下事克未可知也瑾有凡剗量祿辛以遠故賜尋祭加等
百官叩瞻恐後車馬填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捕瑾之夕
密詔封瑾門曳出景祥視棄下路既而退問其官焚其尸

聞者快之。始京師里巷，私語藉藉，言理與二三同惡，密計至八月十五，傾朝送罪，乘機為變，皆夜禁甚嚴，犯者死，星出後，寂無雜大聲，有中夜竊聽者，聞甲兵聲，然相繼至，理繫獄，期十三也。先景祥薨，期二日，云又曹雄附理，為陝中守將，與摠制才寬不協，會虜寇寧夏，雄權兵不從，寬被殺，言官有糾其罪者，皆被切責，理愛其子諱，復以姪之女妻之。父子皆府崇爵，凡雄所請，理無不從，彼此相結益深，密訂內奸，協應人殆莫測其謀也。如是，則頤承功者多，溢美之辭宜歲頤承非能自設謀，乃一清投之一清，善為謀而不自用，乃藉承成之一清，盡熱毒之疾，此策出，泊承放行，不論肯而出一清，則仍前奉職，詎意如故，萬無一濟者也。蜀撫林俊之疏曰：督風沙衛殿，國揚恩，易平亂，春秋猶日背之，以為功出闕寺，因為無人，今賊瑾謀逆，危于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承，傷文武之無人也。文武無人，以陛下信文武不如信承也。信文武臣如承，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數語激切，侃侃直深中，竊察可為正德朝一大公案。

顏季亨曰：瑾非習而為不善者也，驚悍陰狡，自其天性，有口難言，甚王振所為，切抑鬱不得志，每切齒文臣，思幾何時，得微寵，靈以揚眉吐氣，恣為一逞，而快所憤久矣，迫

武宗登極，瑾結黨設策，舉眾共攻擊，危在頃刻之際，即有泣求謀入司禮，即搆知上意，厭苦言者，巧為迎合，日變監大臣，肯求官修瑣細，深文刻責，言官小有觸犯，輒中以苛禍，散遣官校，遞遞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違言，如劉進、戴銳等，凡數十人，皆以言事下詔獄，得歸，承平，就輕刑，發械，曲為申救，任御史者，自想諸條上奏時，置其名，彼實他出，故曰：古人耻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耶。瑾令復欲，託去統，疏首權閣字，誠不從，謂其條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也。日督宋都道，期以先原奏被害，吾條，每自為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誠疏言官，矯旨差杖，誠幾死，陽乘公抑彰出自文，樂也，奪得之，武宗驚，是身，故武臣不怕死，止謂不怕于封疆，對敵之背，而今併不憚于朝堂，粉飾之，日背之中，抑又奇矣。一時藉口結舌，間有一二言者，猶之空谷足音，日漸稀少，上喜謂瑾可任，悉以機務委之，奏章出入，盡屬其手，璽亦以故益驕橫，日事繁修，即恐無小大，必報人，無新故必斥，即以劉大夏係先朝者，舊愛民如子，身如女，晚際廢木，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迫膝之語，少有傳者，偶聞孝廟每欲以別部事召大夏，議以各有專司，中止，諭曰：彼有常行罷者，賜得帖殿朕，大夏對不敢口，臣下以捐帑進，朝廷以捐帑顯行

排。又由津而北。土益疎。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于是夾而奪。津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流。既清。紫淤。則盛。早則潤。此清途。所由阻。然欲築堤。則清者益清。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失止乃疏。多為之方。以時。節宜。俾無益。潤必如長。而後有成。制日可有貞。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開疏。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濰陽澤。又九里。至博陵。廣又六里。至黃沙。沙河又入里。至東雨影塘。又十有五里。至于白荷灣。又三里。至李埠。由李埠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里。至大豬潭。乃輪苑既濶。又止而西。先教百里。經濰湖。以接河沁。有貞計。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開名遼源。渠有分合。而兩有上下。凡河流之有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清渠。阿西郊東。曹南。靜北。出沮如。而資濰。既者。為田百數十萬頃。有貞又泰。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桂以水門。下捍以長閘。渠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閘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濟截流。欄水。絲竹。實之石。而鍵以鐵。基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源。出諸山。麗漣瀣之流。納諸海。又濟清渠。

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于東。冒龍灣。龍灣凡八。為水之度。共置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草疏河。有貞因奏。獨潮河民馬秋。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水部請加有貞言。以得成功。是役也。聚而問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木。木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二千。輹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制倍之。柴枯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于官。僅五萬石。為日五百五十。五君平日。元武之。役于是役也。白渠既而不漕。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銀子不脫不漕。又不以貢。久役勞人。至動萬來。嚴壁馬。衝時。脫張秋。輕重難易。何如哉。夫以有貞比石亨。陷于忠。肅以死。朝野共為腐心。及後與亨作。連繁極刑。拷治。論斬。奉念其治木。異績。有戊金齒。有貞何如人。尚罪不掩功。如此。况瑣為瑣難。一大功臣。生平分毫無犯。傳其子能瑾。以情索金錢。不得。乃竟殺其先世。治渠之功。奪結券。而消淳前手。即得氏。猶賴文正。極力救。雖不然者。久已為黃壤中白骨。縱使承事得濟。瑣詠矣。欲起能于九原而復之。豈能乎哉。永是。誠善。極厥所自。則以承命往討。異鐫故。

得受算于楊文美乃未至陝佐將軍銳已不動聲色而能
得虎子于虎穴其偉丈夫也雖然其鋒腹心既距悉遣之
出而獨留一州耳又復無備其輕銳寡謀實天奪之魄使
銳得以匹夫而建奇勛耳異哉其鋒以誅璫為由而首亂
仇銳為真鋒所獲而成功張永以督師討真鋒之叛而反
歸以誅璫然則永雖不及手縛其鋒而歸得璫于死尤
勝于誅其鋒也其鋒雖不獲手刃璫而因其亂以遣永因
遣永以乘間誅璫用若其鋒以已之死易璫之死也其
鋒于反叛為弄魁于誅璫為功首矣永于討其鋒不許為
首頭禍賴于誅璫足當曲突徙薪若夫璫未也楊文美明
于知人神于料事佐使趙官于列校而其鋒伏誅獲張永
算于途次而劉璫就戮清變亂安國家不謂之壯猷臣而
何

征江盜案

王新建守仁勦滅宸濠有大功乃忌者舉起有目為儒學
者有以下南昌縱士尚掠及得寧邱之金寶子女者至有
謂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饒不可問夫道
高毀來功多諂與比比而是寧止守仁懷固不服亦不
足辨獨初通宸濠謀之議識者竟之云果爾則方茶聚賊
起時宸濠正與賊交通守仁又無兵柄亦袖手勿觀任其
所為已耳何故脫就以助珍為念討之不遺餘力似必滅
此而后朝食哉此其事殆歷歷可述也正德十六年守仁
以兩卿權撫南贛汀漳至任置三邑行臺前植白象蓬尾
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憲皆中制盜
出肆劫掠焚官府募獄囚楚粵江右諸撫臣相觀望久之
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謀幽鹿賊明年守仁欲討
賊請提督軍務本兵王璫素青守仁請止即裁可隨與
守仁兵符改提督是秋茶寮大盜竊發江美湖鄉騷然
上命三省會征守仁已先練兵教射首且諸盡不遑宸濠
未數月得精兵數萬郡具糧草租衛送大營憤首誅逆賊
監生吳讓尋徵湖廣兵夾攻相圖而橫水左溪在其東寧
仁與諸將議曰桶岡地險被賊為難且特橫水左溪等寨
為羽翼不先破橫水左溪勢不能窺楚兵合若進兵兩寇

之間腹背受敵不利也況賊但聞吾糧楚兵來攻爾爾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審出其不意可以先破橫水左溪破此而移兵桶岡破竹之勢也乃遣偏裨許清邢珣王天與各率兵千餘自南康上猶入令皆會橫水又遣鄒文唐淳李敬舒官各率兵千餘自大庾之義安縣都麓下上猶之金坑入令皆會左溪而命伍文定張戰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逼奔轍守仁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趨橫水與諸軍會分布既定乃即刻日分道並進橫水賊諸志山蕭貴模聞官兵至倉遽棄衆禦之各險隘蔽溪木隔石守仁未至賊巢已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鄉人各募一旗檣鏡砲由間道舉崖入險分布近巢左脅極高內環伏倪賊今度我兵至險舉砲應之又先遣壯士梯崖上奪險盡登其溪木隔石仁何守仁進攻賊據險要堅拒迎戰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若雷煙焰蔽天起似神兵從空而下守仁急麾兵逼之賊大潰走愕然相視以目謂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矣官軍乘勝直前協力奮擊遂破橫水大巢志山貴模初以橫水在衆險中官兵必不能至及見我師四集重圍密布亦棄險跳各哨兵乘之皆奮勇力擊唐淳等又破左溪大巢是日俘斬甚衆遂屯橫水左溪會天大雨雨聲休兵士俄謀報諸潰賊收集于麓險立寨然

皆倉卒無糧殺守仁乃下令各營分兵爲奇正二哨前攻後繼用土人爲嚮導分捕諸賊復破二十餘巢是時已約湖廣兵善師夾攻桶岡矣守仁集議以桶岡尤險阨而橫水左溪潰賊奔入爲守益力移師臨之賊重險之固駭難取勝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不若乘賊勝之威遣使諭以禍福招之降附彼聞我兵連破橫水左溪諸賊必驚怖自恐方懼不保且募忽得招撫之令今而後事可知也使大請命或有不觀必反嚴籌議進退或有他虞退又慮拂吾意二者交難未能自決乃乘其猶豫賊之寡以得志至是遣劉福泰劉福泰稔熟無畏夜襲賊入賊巢論之賊方慈平見使至果大事皆憤呼願受守仁日遣使手鎖匙籠促降而別遣那殉伍文定唐淳張帥兵分馳冒雨而入賊首藍廷鳳方于鎖鑰驚候命猝報諸兵已入險皆震駭狂奔亟入內隘遁水爲陣感勢破具大拒官軍邢珣唐淳凌水前擊張戰衝其右伍文定又自應崖下攻賊脇賊三面受敵力不能支因大敗遂攻破桶岡大巢而湖廣土兵亦至賊衆遁入山谷者守仁復遣將分兵捕之先後擒斬俘獲及飢餓墜崖死者不可勝紀自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略盡計出師僅兩月餘凡破

果八十、四折首三千餘級，俘囚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脇獲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塞山開道，夷其險阻，獲聞聖書，褒誦先是守仁欲征橫水桶岡，慮淵頭賊尤悍，點撥官僭號勢極驕張，必乘虛出沒，乃使人諭之，賞以銀布，各爲招降，賊頗聽命，惟賊首池仲容不從，亦遣使至守仁所，陽應而陰規之。守仁度兵力未暇，反示羈縻，令勿出爲亂，及官兵破橫水，仲容懼，遣其弟仲安帥老弱二百餘詣守仁求撫，即願從征，立功賞覲，慮實欲乘間內應也。守仁厚遇之，令從別哨以遠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屬，頗諸鄉邑被害者至，詢之得其實情，密授方畧，遣使歸，令舉鄉保，俟桶岡後報師期，迨平桶岡，仲容極懼，守仁遣使賜賊牛酒，見賊嚴爲備，益增機險，毋妄虞王師，乃龍語使若曰：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欲仇殺德議，故備非敢有他也。守仁佯信之，怒盧珂、鄭志高移檄龍川，令廖二人擅兵狀，且令仲容除道候事，平還兵討之，賊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人來謝，無勞官兵，當自爲防禦，蓋諸鄉民皆爲仲容所煽，而二人獨抗賊，賊仇忌之。守仁還兵，二人來告，言仲容反狀，時仲安領兵在守仁所，守仁恐起其疑，乃陽怒二人，仇誣收縛，將斬之。云彼方遣弟領兵報效，烏得有此。仲安伏涕訴，辨列二人罪惡，守仁陽示懲信，令仲容具狀訴欽。

併拘其屬悉處分械，珂等莫不戰而密使至孫中諭，盡珂等令勿恐，且令遣使歸，集衆以瑛守仁至，請歲聿云集，張樂大嘗將士，置酒高會，無間晝夜，共爲權貴，下令橫水桶岡，業已掃平，淵頭又復歸順，境內無虞，兵事可撤，民久勞苦，宜及今解甲，頗戈乘時爲樂，遂休士卒，散兵民，使盡歸農，若不復用，兵者乃遣仲安歸，仲安久客外，甫抵家，仲容迫欲得守仁兵意向，乃仲安報其兄，以珂等被繫，且且懇守仁寬會休兵狀，以是仲容意大安，絕不爲分介。守仁又別購賊所親說，仲容令自來投訴，言官府勢衆，意良厚，何可不親往一謝，如此則珂等所言在無自入矣。仲容頓首謝，其衆曰：欲伸先屈，諒州伎倆，爾往觀之，遂舉數絕四十餘人，自詣嶺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珂等勒兵候報，至是偵知仲容就道，亟發諸路兵，刻期會剿，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齎一檄，爲桶岡、鄭志高、鄭志高、鄭志高、鄭志高、賊衆問使何往，因見檄遂不爲意，仲容來，齎謁守仁，稱軍門，無用兵形，又况知珂等在，賊意益安，遣人歸報，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容釋珂、志高，使乘昏夜從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仲容緩其歸，又明年守仁度珂等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乃設犒于庭，先置伏甲士，俟引仲容等入，想濟之出，珂等狀聞，賊謀逆罪惡如。

列眉一訖皆服遂收擊獄中而趨諸將兵直抵賊巢皆會於三洲初賊過信招撫已大弛備不虞官兵擊其懈兵各散處至是發聞諸屬地遣兵畢集皆大駭愕以爲必踏橫水桶圍之覆敵絕無關志遂大敗走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通道賊散漢木礮石拒之官軍不敢近守仁乃選勁兵數百人皆衣賊衣俟日暮詐爲賊敗奔者山上賊見之果招呼入官兵乃得入及度險遂扼其路賊始知爲官兵欲拒之則大眾繼入矣賊不能禦乃退走潰出我師連破三洲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衆事竣旋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盡爲治境慶古人皆爲守仁立生祠歲時祠焉

顏季亨曰王新建功名昭揭莫可蓋覆至夫不諭旬朔力轉寧王人尤多其功食謂千古不可磨滅不知新建變難險阻削平諸山寇無不動合機宜卓有成策况寧王以烏合之衆皆僑之才曷足以當之蓋新建社稷之功固在討寧王而其用兵則不若平諸寇之難耳如新建者則稱其失教天成機權莫測智計超絕用兵神祕嘗對客笑談萬衆趨集擒酋斬賊獻凱轅門左右向不知者蓋善矣若斯之奇妙也而或有罪新建者則不免如前所云且更議其學術未正指斥爲異端陸子靜之流夫千靜非異端當自

有罪之參攬文成何如人哉少任武選王政抗疏觸逆請龍揚驛時席太魯書以憲副督學餘中轍事龍揚爲師當足時公之導信朱子猶夫子也而能識朱子之非夫子惟陽明之學乃真夫子則其識見爲何如者然有識而才不充膽不足則亦何敢建排衆好善時論而遂歸依龍陽以驛丞爲師也官爲提學而率諸生以事驛事奇亦其矣細不獲理賊之虐其後乎愚于太魯師事龍陽已知其才識超羣當世罕有新建能冷太魯師事蓋知其學術足養吾古衆輩獨新建功業河清不朽哉即功業亦非尋常可比倫也先賢有贊美詞容延譽者詞大臣持齋茶路撫撫固欲其咸望素著然必有恩信焉非將已殛人與上同甘苦與農畔共休戚而徒欲以武健聲夷疊金壁煩渾要數月日幸無事得肉遷即朔祠祠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若此輩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敷布沒世不忘草乎不可及矣愚于王新建亦云然同時有劉都督璽亦值江盜橫起時督運江西巡河凍舟阻根柢于朔璽以兩昌衣夾木船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于罰漕卒依若父母然時惟好用事幸以管入之貨通督漕總領俟各船而倍責其息遲事困憊多緣此故璽乃預真一棺舟中右手持刃左手招權奸狠幹言若能死臣吾舟吾殺汝即自殺財

1

武宗初御極宸濠乘群賊之起者如蠅毛而起亦多養死士爲盜江河間及切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衛士李自然李口者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快之時詢中朝事聞南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大治即怒不應浸淫有不軌之謀矣字序原有南昌義衛及屯田天順間以事革去後

如差必爲梗乃審謀之章乘延試進士關部院臣俱在東閣請卷遂投覆掌王請復護衛疏時宰等入宸濠力爲規復首輔楊廷和附章稟言可其奏宏至前卷完始知之出言納王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疑必安賊之固有同列嫌未而觀其位者陰助宰乃忽傳旨詰責宏即引咎力請退還令致仕宸濠既得護衛益恣橫虐害軍民右方伯鄭岳每事執法相左大致怨恨顧宸濠最傾慕文人學士多欲招致幕下會李夢陽以急副督學江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既材高又大幸時名宸濠每折節下之坦以求托詩文文體爲後嘉爲達所陷而聲陽與岳素不相能每既行罪請夢陽解之也遂相引奏蓋夢陽素有意氣雙瞳炯炯如電議論是已非人傲脫一世忌者咸嫉之如讐以故多左袒每議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尋亦開任當是時宸濠已大蓄異謀貪竊爲伎害取祿米過倍官枝豪奪民利值林俊爲巡撫約束之不爲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爲替令已濫奏府殿請易琉璃瓦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與王凡杖之賜濤深恨之然濤雖暴橫乃並萌未彰或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識十年乙亥宸濠愈益驕恣日甚一日外誘聚天下亡命內交結李雄輩晝夜詬

宸濠逆謀急恐變起不測雖屢密疏言宸濠必反乃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即達上所又爲諸權作盜致宸濠所索金壁謝疏凡七上不得通燧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勢數月髮盡白會江西大水宸濠所蓄贖有變十一兵十三閤念四出沒鄱陽湖肆行劫掠而歸其財于寧府宸濤與民爭田不得必使盜屠其家特章等金帛厥爲巢穴官府莫敢問燧與南昌備兵憲副許達議調民勦之吳十三等已獲繫南康府獄宸濤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獄奪去三賊悉遁沙井逃出得意乘舟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濤林墓中不可踪跡達曾合樂陵趙瀛賊賜強他縣閉門自守或遣賊竊果伙食弓馬或焚城走達募死士千人持大捷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累遷至今官遇宸濤害述述無繁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奮勦燧先發后聞燧以爲不可使賊反有矛盾亦重奇逢凡規防機宜悉與達議宸濤末威屬方面守宰獨疑忌達知多協計于燧深銜之日謀去燧以息罪明年已卯宸濤以逆形稍著思暫掩飾乃復令南昌師生頒已孝行申燧及按臣王全保奏乞朝廷褒獎以固寵眷達使仍齎金寶珥置賢家營略權門且囑之曰事在司禮監可致懇蕭敬若事得濟即爲言銓部陸完急去陽

燧除昇廷舉外可以為漢梁宸代之緣是舉疏言六事皆宸濠變以此惟恐巡撫江西時江彬寵方隆中貴張忠附彬則卑有隙者欲借彬以領卒及江西奏至忌因譖言于上曰宰賢等交通寧王謀叛陛下不知乎奏內稱王孝陛下不孝也稱早朝勤政議陛下不朝也上顧之掌東廠張銳初亦黨宸濠助彼護衛已如其有反謀即經之與廷和俱欲復華護衛以消後患乃密授意于御史蕭淮使論劾宸濠前熊煥及蘭等遂秘搜疏草上之大暴言宸濠濫刑立威聚兵構謀謀反形已具諸鎮巡按奏奏孝乃宸濠逆謀不可從就忠彬等亦交口力言之將淮奏今廷和與忠彬謂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與臣何涉惟行奉援送勅諭廷臣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兩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等往諭華其護衛義等遵行是時京師盛傳以為必擒治寧王不知止華竟爵亭府領卒林華在京即差程飛龍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誕辰大宴會集巡三司官宸濠聞報大驚宴畢即召素所親厚致仕御史中丞李士賁安福舉人劉養正及奉奉內官劉吉等與謀士賁南昌人能文章細手欲事以詩畫聞者其刺殺宸濠素慕之與交密以其子為寵養養正夙說逆孽矯情不仕曾從王守

仁遊頗通天文及兵法蕭淮宸濠所致之言帝星明江漢帝勸宸濠圖大舉遂相親信至是聞賴義等且至發正口事追矣詰朝省中諸臣必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昏暮集後十一吳十三等鈔兵畢待旦議既定夜半遣人急召士賁復遣數輩起之士賁知有變歛自裁家人守之不可得乃不得已入寧府即以所謀告之士賁唯變發各守臣入謝左右帶甲持刀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對傳臺大言曰汝等知近事否繼而不語宸濠曰太極廟寧言我起兵監國繼教應曰汝等有各言者又曰未詳語移汝獨不知耶繼益虛應曰汝等妄言朕死又曰賊敗南宸濠保無否繼益怒殺繼繼發書罵大罵遂殺繼而武夫與繼二時各官竊謂相繼連累事官都御史朝廷大臣爾安得傳無繼發書罵大罵遂殺繼而繼有赤心豈從宸濠或時賊得連累殺之繼又繼曰惟有汝女傳無及賊見二公出繼且出且罵賊斬繼法屍陳汝女傳無及賊見二公出繼且出且罵賊斬繼法臂連顧燧語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是民門外宸濠命並斬之遂推立賊刀前其頸賊不動賊索共拒初令曉竟不傳一曉連連傳死遂父家居聞江西有變被擄御史顧德忠公即為傷服哭人怪問故故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是日烈船中忽

陰險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執紼守內官王宏及按臣王金并公差計都王政馬思聰金高及三司等官並枷鎖於獄令大參李教會臣潘騰持轂前降諸郡縣以士宮養正爲軍師左右丞相參政王給爲提督軍務鈐元帥大司馬用開念四等三賊僞稱正副左右將軍首遣妻伯招誘賊黨至進賢劉源清爲令斬伯來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黨賊黨有官司在不得發宸濠大索兵營城中不得賊不得兵謀皆持提半宸濠于是大營戰具據庫募兵密奪糧艘期順流直下建業遠近震教會朝廷以楊州軍亂命督臣王守仁往撫取道吉安趨贛剿賊而宸濠已敗

國朝或謂贛屬南贛軍大營

遺內官喻才卑邀之豐城令顧泌奔報守仁遂指心額天誓不與濠俱生乃棄所乘巨艇急走小舸返吉安與守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郡官軍共征之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屬謬託心腹云吾直應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得遽進兵乎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又喜守仁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始遣賊首吳十三等先出南昌攻掠自南康始府守陳霖等遁走城破進攻九江城亦破諸屬縣皆陷已馬思聰與少參黃宏俱憤慨不食死瑞州守

宋以方爲賊聚械至舟中罵賊不屈赴水死寸三等既犯兩郡往湖口旬餘候宸濠不出衆心稍懈遠近因得爲備而守仁之兵亦已大集矣先是費宏在內閣以力爭宸濠謀衛事忤旨告歸居鄉後群從有與鄉人爲仇者赴懇會城宸濠知之招仇家人令拮據入奏欲以驚動上意泰又下都察院恒大司馬彭澤兼掌院事洞燭其奸既駭罷又欲加罪宸濠知計不行乃煽群兇嘯聚奸細焚掠其害盧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宸濠恐避處衡山縣城自宸濠稱亂宴殺撫道孫燧許達發兵反賊道數寸騎旗有圖表爲蓋賢令所斬不果遵守其訓須微徵兵刑郡信符副朝在節

國朝或謂贛屬南贛軍大營

本杜民表等皆率兵往安爲贊畫方舉進八開道致奔守仁矢助滅賊吉安兵已先集袁州府守徐達臨江府守鄭德儒贛州府守那珣各率兵至南伏同袁王陽備正督飭留都至九江聞變迎賊欲入武昌約等臣起兵討賊以與守仁爲聲援中丞林俊向勅再撫江西恐爲宸濠所誘離力辭不赴至是家食聞報即夜使人覓錫爲佛郎機鎗併抄火藥方千書致守仁馳令竭忠討賊守仁數調既足部署甫定即俾徽罵宸濠賊遣人密書與賊心腹出資養正及念四十五等若有約兩處者皆既發故令八渡之賊黨書所過處賊黨以爲宸濠宸濠遂得致書入及書遂疑士

資等士資等勸宸濠舍安慶直趨南京不則徑出蕪黃趨
京師宸濠悉置不議已決志進攻安慶乃始調兵議辭大
就改年順德命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留其近臣宜春王
拱徐中官高銳等居守自以妃嬪世子登舟盡奪官民廩
載賊衆數萬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金陵適經安慶守
將楊銳與府守張文錦衛將崔文集衆矢死固守銳初督
造漕艇于淮浦歲計費有贏且揭江西十二縣所儲運糧
輒聽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後奉簡書守備九江安
慶諸郡駐軍院檄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尋
盡獲江賊千蓮花洲監司事以事上聞倭曰江賊奚足
憂所虞者豫章耳意掠宸濠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
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嚴置戍于湖口縣之
高領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
本呈南都機務司馬重臣及南院司江防者又請速置鐵
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更與臺院會議兵金樁院城周城
中多淺井至比宸濠製作即令愛京師先引軍設鎗距于
江湖禁勿泄賊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
以千數銳坐城上與衆營勦逆當得大功各文錦俾發府
庫金懸以示賞令軍士鼓譟大罵之宸濠怒遂脫師督衆
運土填壘內薄攻城城上矢石如雨下賊衆多死傷有賊

衣緋者稱愛十一先登銳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
而斃于是儒者皆起城上是大旗青勸逆賊以壯士氣有
安慶人前降賊貪臣潘鵬待黃紙衣緋擁騎至城解後兵
數十萬能以城降行不死銳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視顏爲
悍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手斬之支解其姪投棄城
下以殉鵬乃遁去賊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閣折
外持鉤距大呼銳發矢中左腋衆火亦發頃之樓燬死者
不可計亡何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發憤本衆分攻五
城各百衆木爲蔽甚急銳製方布屢絕是舉火千數散投
所蔽木上火發盡者七次是周匝不絕賊無所遁又詔
賊于非濠結木爲樓與城接換兵而過城中夫驚銳曰事
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銳實石後緋金鼓置城上向賊兵
望見大旗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樓絕賊衆解體且晝其
渾力恣夜軒騰主銳募善泅者數人于船中間軒聲驟斬
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悍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燬
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又知
守仁兵攻南昌舉輓順風而返奏捷上賜璽書褒之曰
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勳我國職守奇
功二特加官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銳疏舉鄧岳胡世寧
當大用蓋岳嘗爲父伯世寧嘗爲憲副以拒濠諱者又舉

御史楊必進言其亦嘗與謀于未幾時以故延臣多驚之
初守仁兵至豐城眾議所向或謂率王經畫半月日始出
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卒拔今賊攻安慶久不下兵疲
意沮若以衆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大敗率王敗南
昌不攻自服耳守仁曰不然我師趣南昌下與率王持江
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拔我于中流而南昌之兵
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來之腹背受敵非利
也不若先攻南昌率王久不克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
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率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
慶之圍還兵自救暨來我師已克南昌彼聞之自奔氣
遂率制此成擒矣遂儲各鄉兵分廿三哨而進大攻南昌
賊黨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退潰我兵薄城下城門既開或
閉進衝之率府宮中眷屬皆自焚各哨兵人城大縱殺掠
爭取金帛贛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首乃稍定擒督
守二賊春洪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會宸濠攻安慶聞而
屏閉回顧根本守仁獲報乃集眾議有言率王兵威眾威
彼憑其憤怒悉甲而來我援兵未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
自守以待四方援至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敗亡可
待守仁曰固也但率王兵力雖強然所至徒恃焚掠劫眾
以威未達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一殊死戰彼所勝惡其

下不過欲以事成得封爵富貴今進取不能果穴又腹沮
喪退歸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自潰也
遂趣各哨兵併力迎戰遇于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
爲後繼諸兵奮斬賊首吳十三賊眾敗走宸濠大恐退保
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
焚之賊遂奔潰宸濠爲兵士所執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
世子諸子及士貴泰正等皆被擒賊眾殺溺死者萬五百
人有奇方宸濠將反妻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權車止
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
我不用婦言而亡國家是悔何及時聞臣楊士清家居鎮
江以京師爲江南首地輒有僭則三吳無虞乃親閱城
設險出果腹軍即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
內應故城內外特以無器太傳席書時爲閩方伯亦募軍
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歸河南鎮守太監劉璟者宸濠黨
也省試期至璟以宸濠叛乃倡議罷試按臣王以旂言江
西去汴遠且宸濠據據誠罷試無名違事事故故當是時
南京大震非守仁在上流疑賊不犯南京必走蕪黃守仁
既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多退所見宸
擒宸濠策上亦欲假親往南遊中貴張忠奸將許泰等
見錢寧賊黨輩悉以交通宸濠詔下獄籍其家臺省王紀

楊必進等又詣宸濠特好闊學真爲虎從故真代宰王椅
言官以快仇念舉孝行以釋王疑賞軍士以行私惠又令
都史發官軍器具器械期三鼓入侯三司官期四鼓入揖且
欲收各城之鑰送至城中士女驚懼奔走哭聲動地三司
擁兵自衛若非接臣張縉破其奸謀干按察使梁材材即
就案草檄調兵方畧布置一日悉具又即往規真令撤兵
獨以內沮奸謀究竟不知何爲且假名資金帛賀壽送弓
匠十二人詣寧府今雖調浙江其隨從親信仍皆江西奸
宄初至漸出軍路堆積如山縱僕從毒虐軍民况真乃建
餘黨漏網已久宜舉正典刑詔取回京候勘等因此疏
事敗欲繕是舉邀功上出師詔良卿而守仁捷奏方至
詔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初守仁上宸濠僞檄末謂陛下
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擾尚爾巡幸不已以
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觀觀伺特
一璋王天下之奸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此棟骨寒心昔
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
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繡好讓以回
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遊以杜天下奸邪之望則太平尚
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
能難也至是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

率京邊號卒數萬南下使忠等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
昌守仁乃囚宸濠將取內道以獻俘闕下忠等謂當縱之
鄱湖且俟車駕親與遇戰而從奏觀論功使人晏之廣
信者踵相接守仁不從乘宵過玉山直抵錢塘遇張永武
林永時稱提督以中貴贊畫機密軍務在忠奉章上而故
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賢守仁夜見永頌其巧永大
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又早失繼之供京邊軍餉民
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昔助濠尚爲脇從今爲窮迫所激
必起梁山谷爲亂萬一奸黨群起天下勢成土崩再欲興
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辦小在側欲左
右調護聖躬耳非爲掩功奏也第事不可直致先生功
吾自知之守仁信其無他乃悉以宸濠等什承而身至京
口欲請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
等前已駐師南昌羅織平民搜求微隱妄置誅戮沒入資
財軍民遭毒不減寇盜且街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
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
于守仁而歸復諧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于
是守仁肯服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劫語極懇切皆報聞
是役也宸濠既擒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數擾守仁
功深忌巧謫百方欲去之况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

杖而死者至今且有餘孽也。建寧澤果反。王守仁已奏音捷矣。無奈楊等之欲貪天功爲己力何也。必欲導上南征。遂命廷和居守。儲見皆從。自是彬日益橫。故縱旗牌官拷刷郡縣長吏。通州守胡宗不堪其慢。因而自縊。將入南京。守禦成國公朱輔見即長跪謝遠。侯顧仕隆稍不爲屈。即若辱之。又遣官校索民家鷹犬。珍寶古器。無得免者。前後經行。去所積。止旨制處子娶婦。因取其金。無金者悉聲在道。至數十事。日有死者。其敢以聞。自在途至南都。備見凡七請回。變不報。踰年庚辰。會南壇且郊。備見疏稱兩都郊祀。祖容配位不同。乃不果。彬嘗統領邊軍數萬。特恩賜居潛懷吳志。喬宇爲兩兵。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爲重。守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爲裁抑。彬亦敬憚。不敢恣一日彬遣兵官索各成鎮鎗。城中愕然。督府誥之。字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誰敢取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即以字言拒之。竟寢。彬每藉口內古有所求。爲字必請。而奏而行。彬計以故多沮。時河南鎮守大監劉璉外黨。澤內阿彬。乘隙之敗。欲厚結彬以助矯傳。上親征。道出汴。輒下驛取幣銀四萬。備供其所。司莫能應。按臣王以旂號不可謂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勅至國之未晚。今預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璉爲

之懷。然事起已是年秋。上復欲南下。諸見手執京奏。曉諭于行宮。西僧自鄂至。再汗浹背。中使傳諭。且對曰。臣未奉命。言不敢起。上諭曰。不南行矣。諸見乃起。適以冬十月班師。次年辛巳正月還京。自上海廷人心皇皇。伴臣篇國柄。有征生上書廷和數其過。廷和廷禮。征生泣下。曰。久當不負。廷規至是。駕崩于豹房。安危俄頃。崇從兵悉屬彬。廷和與彬永謀。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實所。彬覺。顧無人逮就。彬初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千總馬永。自稱疾。請不諱。彬克以此得先。彬雖處自宸。嚴稽。能者誠結。包藏禍心。皆可重防。衆心漸潰。大禁。將領往來。謀同。彬之特。彬之變。此彬之景泉。廷和血誠。莫影。周旋其間。竟無過。無端。彬之安子且泰。侯駕之。回及至通州。事勢愈急。四家說卒。愛布肅密。臭狹在側。磨牙。談舌。僞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之將及。可忍言耶。廷和對外示安。徐密祈。內旨許其從事。乃殫厥心。始以一封。柏彬入賀。生掩狀。吻。將之。按御虎之機。此。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俯思。歸官。卒今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用。勃。牧。軍之勇也。軍收而司張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郡攝之。膽可不寒矣。嗚呼。可不謂廷和之功乎。而何獨噴噴。稱。事。倘也哉。

征江彬案

嘗考江彬雖密構無過一奸邪小人耳。何以亦列之諸叛。逆輩附丁鐸璉。流賊。底涼之後。載陳建曰。正德間。潮危者有數事焉。逆璉滔天之黨亂政。無異于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非露之黨也。流賊之擾逼及兩畿。山東河南四川蜀江西之境。無異于漢黃巾。唐青果元紅巾之亂也。竇崇茂。陳之變。無異于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遣兵入京師。無異于何進。及董卓之篡也。武宗之贊。益朝政在臣下。逆輩舉荒荒。無異于秦隋。唐肅之季也。嗚呼。前代有之。皆此水。或不亡。豈獨我建始者。而國家安知好。不整非。意敗運中興。以鞏固洪皇。時并不振。吾聊然矣。惟姚又曰。自舒閣谷太用。庸人思疊君。財權其威。而無遜起。人又進劉瑾。使攝是端。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之爲宰。而鑑與分。自理廷少。師劉德。而相權失。自杖斥官。而言路塞。自遷秩免罪。以勝。而刑門專。朱季述。而宦官秉。江彬入。而巡幸與官。惡而類。民窮而盜。禁犬。恩亂。騎滑。陳。而心。宸濠叛矣。則世取曹魏之持法。孫越。許處之托義。豈我君人政。兵有威于據。概合而言之。竊難志叙。以誅理爲名。底薄之變。何從幸。而惡惡則墮。覆政克恭于前。彬倡導淫。淫于後。而奢弊在一律。而兇僭外。衆以生心。權內兵以自衛。

人禁中莫敢言者十年乙亥浙中方伯方良永疏奏未嘗
贖貨無贖以鈔一萬發兩浙十一磨易銀三萬兩令四方
羣盜雖息瘡痍未起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
雹爲災麥麥失利待哺之民熬熬千里此何嘗也堪加科
歛民惟拜本抱恨利胥大爲可虞伏乞割備私之愛下卑
詔獄明正典刑急令將已歛鈔銀盡給羣民則民怨猶可
慰解臣死且甘心如其不然日復二日尾大不格委令天
下變生意外追悔何及疏入寧頗慰乃委過從人逮解卒
追所發鈔而以償還民羣軍方常能忘機奉朝韓口結
舌衛良承攻之甚急羣憾至置良承就死乞休以避其害
臣竊謂列朝風廟神聖不測
士論共稱此疏足落權奸之膽信哉越二年丁丑科臣毛
憲疏言奉命往湖廣巡撫壽母令始入境見沿途老幼士
女掘食野艸偃臥呻吟死者枕藉由連遭洪水田多拋荒
而督征部使方且繩絲不絕鞭撻日加重以採木銀辛爲
害非小乞飭所司連行議處賑濟俟悉量蠲寬減更蠲罷
工作以息勞費節貲資以惠困窮竟爲彰等諸權幸所阻
不報皆本兵王璣以帑單單得幸陸典厚給所言無不當
事每藉之以成功憲臣彭澤奸因酒使氣時時由璣土
現切齒不能平聲人崇執威小婦威使首飾澤意獨然
撫之者與訕官論及畢即忿曰吾恨不手及此奴有白干

史 70—203

漢者現以語草且曰為君致彼來君私察之于是匿寧屏後澤過境現留與飲漸以言激其怒澤醉樓罵朱軍奴才壞天下現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派衛之會澤以經累哈密事失計寧大修都于澤內批就職為民後復追論死罪得閣部大臣力救乃免初補臣楊廷和以父艱去位至是服闋同官保儲諸達行人慰諭命有司即其家督促止道復入內閣而已繼居其下朝議多之適陝中氣隔秦正者輩請邊境漢洩為牧地彬草及宣幸張忠等皆受賄請置許之惟都監臺階文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時不將邊境漢洩為牧地彬草及宣幸張忠等皆受賄請置許之惟都監臺階文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時簡言廷稱職當革爵恩念恭遂封爵界地秦藩恐陷後處執不革制則符上憲惡辱臣淵遂與次輔蔣冕皆引疾不出儲曰公等皆托疾如國家事何是時上怒甚令內臣督促革制儲承命上制草曰督太祖高皇帝若今日此地不界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獲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騎野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所懇篤朕念親其界地與王王得地宜益謀毋收聚野人毋多畜士馬馳狂大勦為不軌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昔雖欲保全親親不即得也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弊與事遷廢斯舉也廷臣交疏力諫終不能回儲

不願言直諫而托辭悟至回天之功決于草制數語善哉諫乎以不諫為諫乃深于諫者乎匪直納約自贖真妙轉發之機于不言而喻者乎是真不可及也云何上將出居庸關欲至懷來宣府諸鎮遙佩廷和見皆在告中分洩洩莫敢先發儲偕大學士毛紀泣諫于左順門內既而紀亦儲獨廷許累日不得命車駕竟出廷和等聞之屢疏請回鑾以安眾心且言一出居庸北虜不肯出沒英宗于正統末年誤為奸僞所欺妄言親征遂陷于虜事未遠可為明鑒詞極懇激置若罔聞夫彬等始止導上出官遊戲至是遊遠出關外者何意以彬原籍宣府國戚上自恣誇耀閭里故諺為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遊營挾上自恣誇耀閭里故諺為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遊營建築園府第不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宜共婦女于是富家巨室厚賜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怨聲不絕至癸民室廬以供養焉又云何幸大同陽和衛挾乃九月二十七日也方獵天即大雨水雹深秋不啻如嚴冬軍士凍死無算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起大同又明日變賊以眾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亟令諸遊將擊之賊始引去天若以此二具示儆天心之仁愛從可識矣南科孫懋遂疏朱彬以梟雄之資懷貪食之志自捷連用疊感聖心去年陞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諸地游樂無節

形之不可別。寧有來于達者乎。夫形屬大同。裨將。其以遠得入京。自近幸有缺。密計調各邊軍入衛京師。始獻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宜大邊軍。各三千人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教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達谷大用至。聞議。李東陽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即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往還。再略略陳其故。不聽。復遣官至開道。令提票去。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令夜批出。東陽極言其十不便。狀異日。乃以內降傳首行之。而形自是得狀。阻有寵矣。彬與邊將計。劉驥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遂各求犒于上。以是上亦寵愛之。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若其侵暴無已。上乃于西內練兵。令彬等督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于宮禁。彬等日相狎昵。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爲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奏驛卒皆賜姓朱。與中貴人昵。虛明泰用。蕭敬等。及優人臧賢。表徑爲奸擅。惟市利。諸司章疏。多沮格不上。然諸奸寵皆出彬下。彬等又等。止開出官外。辦獵近郊。當日時事。益發。累乎殆哉。不寧惟是。且等。上崇佛事。創梵宇。引番僧出。

輕囊至草。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復導出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虜寇深入。使領兵不集。狂虜奔來。其不陷土木之往。敵者幾希。是彬在一日。召禍一日。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又聞都院寺。大小臣工。俱至居庸請駕。有禁不得出關。快而還。明年戊寅。駕還京。尋復議北征。廷和諫。青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巡遊。又欲以彬爲威武副將軍。尾從以行。詔宰臣尹勅。廷和殊死諫。止不從。促愈急。又偕見各引疾。上御左順門。召儲面督費勅。儲奏曰。臣不敢。勅。上震怒。手劄立曰。不刊勅。無此勅。儲竟冠帶伏趨。彬說曰。臣避命有罪。今日願戴德歸。臣若還。以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上乃察其諛欺。擲劄起。不使促草勅矣。顧猶數款。念宣府不置。以彬曾勸。上治宣府行宮。越歲乃得竣事。靡費不可勝計。復營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快之。每稱曰。家裏還宮後。無昔去口去心。彬亦欲專寵。寬上厭大內。始以豹房爲家。後又以宣府爲家。故導之再往。使諸宰臣不得近焉。再幸大同。至綏德。又至榆林。復至太原。凡所納女。以充幸御者。累索相繼。不一而足。又明年。越邪。駕務太原。復至宣府。往還數千里。皆輕騎戎裝。日。

風雲以行有司焉其勢却弗與事即還來未幾辭又事
上警道東進應龍儀宗諸名山歷徐揚抵遠索下姑蘇復
湘江浮漢登太嶽具通中土紫庭而江西寧藩久蓄異圖
俟雲而動中尉成以爲憂皆正謀以侍子入朝特彬宰陸
完爲內應此南將都下彬幸得便窺伺思中阻乃爲危言
撼衆衆亦相視握手咸莫敢出語甚則以諛言煽彬彬復
愈盛完亦智將俸高使官至大冢宰利干主上遠出則
已得以肆志或陳之謀修德則已又有非望之禍故建爲
惡督道拘諫者假在監開直疏便舉刀爲劍狀且曰今散
類與初知修德猶欲就道散類遂殺之聖書載此之事
朕臨軒親不修故以疏諫之類復以此風言微諫者亦
嚙指與疏太甚謂有痛天沙無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
親王倡吳淞之計大臣懷駕道之心陸完以蘇位爲故物
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英傑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
復痛刺閭中兩一切危亡之迹不若言以教而勵主上
之自裁言詞激烈特甚疏先入後進考功郎夏夏勝俄制
郎葛潮大常博士陳九洲至寓舍酌以酒且贊之曰匹夫
不可奪志又連疏入職方黃華疏尤詳切言上巡遊本
起彬誘惑彬方嚴備糧兵無敢斥言彬吾不可舍彬爲支
議恐上不信獨疏六事共決無云陛下臨御以來祖

宗之統綱法度一壞于逆璽奸孽于侯幸又再壞于邊帥
之乎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
下寧作陛下而不敵件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
禍變漸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其六一崇正學背
闕先儒開教願有曰吉甫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
慎乎故惟聖人爲能慎動伏望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
華遠佚人二通官路夫官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昔
泰簡問官及府政或事關權臣則俱留中不出而中傷以
他事由是障有必亂之事不統之臣何由而知伏望廣開
言路庶亂臣賊子無有斯畏而不敵件矣臣等謹類此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陛下近日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
師鎮國公竊歎以爲怪事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
陛下者伏望早自削去以正體統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
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痛深恩竭四戒將幸皆
闕大禹同游于侯國淫于樂聞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侯
于遊于田陛下始皆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
者猶謂不可已幸官大幸太原榆林所至費財動衆郡邑
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虧損盛德貽譏萬世近者
又欲南幸民爭先望妻子避去流離奔路敢怨而不敢言
即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儻車駕既出奸雄竊發變

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斯言悔晚矣
彼居位重臣用事中官視聽小肯欲陛下遠出而後
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再則袖手旁觀如泰人視越
人休戚不相涉也不然者何獨忍陛下親臨榮座而英
之救止也伏望聖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再出發內督
以賑飢散逸軍以歸伍違不御之女以完其室家雪既往
之譴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去小人嘗聞
開國家承小大勿用今欲弄威復首問邊蒙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力賜財紛紛末也則形之爲也彬本行伍流克服
微誕今既射被邊莽內擁兵擁騎流之勢不止永可
之人切齒嗚呼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諱天下之亂必自彬
起伏望大誓乾剛不借卑謀一彬以謝天下六建儲貳漢
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一推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推
尚不免于震况無本乎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
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伏望早出走儲章疏宣付皇
親勅舊文武百官共圖大議選宗室親賢一人養于官
中使讓體有託以繁四海之望待後誕生皇子仍令出就
軒藩如此則國本以固休社無疆惟聖明留意草駕邸
陸震兄筆端即碎也疏力曰願同署名進是疏入諸曹稍
稍體之上志罷等彬復揚言羣且旦暮死其以胸臆營

信作功微以厚幣附之賄取城印以致敗張必不旋踵
金猶徒棄撫而哈爾城池不可復贖大貽四夷之笑以爲
百世羞固也即使得幸成功亦已失中國體統聚天朝威
重甚矣春秋傳謂以諸夏而親戎狄敵金縢之奉首顧居
下其笑不可施也况賊日迫蘭州城下爲請和而陰約諸
降夷及夷使爲內應則陳九疇廉得其情故紫桂救之
且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金陵重寄不能身任利害致道
使約和訖不得要領徒模稜要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
勵士卒無坐望嬰城固守而遣使構寇刺建兵掠其衆常
是見根走我衆定期可復蘭州事也又言可學則事
之瓜州遠見復請和實無濟和又竟不歸拜牙眼九疇
計夷兄弟方營投爲亂滿速兒者即能定固札而自立然
內訌正熾安能加我且修無積聚師行則發發所擾未戰
已先困矣我內地早收堅壁待之可坐破也宜絕其使勿
通撫臣李昆異議謂不宜絕大司馬王璉右李昆議從之
出璉素欲修睦彭澤又心害九疇能日縹繫西北事軒夷
視知本兵指又度天子多嬖臣可以助中則相與關通上
書訟九疇激發遷先後諸守臣逮下獄澤奪官昆請參政
議發九疇部院大臣石琚毛澄章持不可乃削籍後一
刻房傳論遺音奉金符至興邸叩我世宗登極爲

府晴改元乃遣王璉戍之起澤爲本兵九疇撫其肅三年
甲申滿速兒因窩亦虎仙等皆死遂聚兵三萬餘深入甘
州寇掠以殺將爲詞攻破堡砦屠殺人民甚慘九疇率兵
先登殊死拒戰解甘州圍又夜間道兼行甘肅州陰磨
別部內外夾擊敗番兵殺火者他日丁虜退去聞中守臣
亦奏河西危急乃遣司馬金猷民大將抗雄帥師西討猷
民遲延不進及至蘭州諸番已敗出嘉峪關傳聞滿速兒
死遂以捷聞猷民因相左降議滿速兒使閉關絕貢致
列兵還初哈爾爲土番番所破餘衆走入塞散處諸微並
觀遂以落贊和以辦邊臣因極宿之許其酋與奴顏觀
足塞諸酋給帝臣王憲言玉簪番獻米和哈密與實計
日可待而酋長忘其故國妄有所求且夷性無厭將來何
極從之乃哈爾將弟得番當日猷民等實不見賊滿速兒
故亡恙事頗上聞議禮新貴臣張瑄會以上以興世子八
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猷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
乃上書大畧言上以世子入繼武宗皇帝帝統非繼武
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
何論猷帝弗善而考孝宗使猷帝有子而無子
豈有哉而無父哉後復以事爭諸孝宗法得稱皇帝伯
考不得稱孝猷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桂華亦上疏具

如地猶大得。上心各以南刑曹郎起拜翰林學士。聖
雖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饒舒下新
聖天子愈器之。舉擢掌都務尋又召入內閣以才受。上
知資深名寵無出其右。顯聖故善王璵乘上魯魯尚肆
危掠請急用璵以安西鄙。又知璵素憤澤九時代爲責求
使錦衣官王邦奇勸奏之。上震怒。首輔楊一清爲請。不
能得。下法司議。勸澤獻民歸里。九時以義功誤。建輸誣罔
等孫備至。楊坦不測。司馬世章力言。光緒。摩輕信所部
上功不肯然。其人志力茂任也。且土俗。當所忌。惟九時。澤
詞反以調。許。下。即。其。九。時。是。欲。策。於。自。陳。子。城。大。代。其。臣
戊之崩。遠天下究之。是時。澤。肅。米。情。仍。其。世。章。又。白。祖。宗
皆。邊。貝。美。悉。精。壁。法。當。商。利。于。輸。粟。易。引。集。東。邊。鄙。自。行
排。擊。兼。築。堡。梁。以。此。兵。強。食。足。迫。至。發。法。輸。金。商。賈。不。復
屯。聚。易。梁。稅。進。艱。難。益。以。飢。荒。復。遂。騰。湧。即。令。斗。米。五。錢
兵。民。枵。腹。殫。殫。載。道。宜。復。監。制。以。紓。過。因。詔。可。其。奏。厥。後
哈。密。已。大。殘。而。滿。達。兄。敗。降。亦。數。遣。牙。木。蘭。討。關。求。貢。六
年。丁。亥。乃。遣。馬。黑。斯。虎。力。額。舒。來。稱。貢。隨。令。牙。木。蘭。入。庭
于是。留。其。使。肅。州。七。年。戊。子。牙。木。蘭。率。衆。內。附。上。以。夷
情。重。大。令。要。親。詣。其。地。會。守。臣。參。計。以。聞。滿。達。兄。遂。以。討
牙。木。蘭。爲。名。遣。虎。力。納。哈。兒。糾。其。別。入。寇。庭。則。遣。黃。擊。敗

之。滿。達。兄。寇。度。不。能。支。滿。歸。哈。密。廷。議。有。言。哈。密。雖。守。不
宜。復。而。唐。事。舊。朝。力。言。其。當。復。世。章。則。力。言。其。不。可。復
謂。先。朝。不。情。舊。交。廷。何。有。于。哈。密。且。我。實。封。虛。忠。順。王。以
爲。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立。三。爲。虜。後。遂。與。我。非。而。我
耗。金。帛。勞。士。馬。無。尺。寸。功。徒。使。我。得。技。以。爲。資。以。邀。索。我
臣。愚。謂。宜。謝。哈。密。專。守。河。西。安。須。應。中。國。報。聞。滿。達。兄。時
往。來。關。下。遣。入。索。前。使。及。欲。得。牙。木。蘭。釋。僱。而。大。臣。至。議
欲。即。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將。報。可。世。章。信。言。土。魯。番。等
曲。虎。斯。人。牙。木。蘭。爲。將。曲。先。將。本。中。國。屬。牙。木。蘭。無。嫌
肉。使。其。主。親。詣。哈。密。而。會。當。當。控。報。哈。密。無。益。事。實。其
國。爲。彼。欺。今。欲。實。心。解。米。蘭。以。得。賊。賊。竟。而。以。解。賊
爲。解。約。大。利。宜。勅。王。璵。爲。圖。志。諸。先。盡。復。仍。瓦。羽。翼。遂。遇
將。牧。主。失。屬。夷。封。植。哈。密。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后。請。解
降。印。度。不。辱。王。命。且。土。魯。番。亦。例。中。國。應。得。諸。其。臣。等
總。流。沙。烏。金。難。久。我。大。震。滅。暴。以。降。其。黨。勝。實。義。將。臣。相
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爲。金。帛。上。使。忠。義
要。氣。壯。才。華。皆。欲。通。入。條。塞。等。語。土。魯。番。境。劃。聖。德。初
有。次。子。繼。切。不。能。解。讀。爲。要。而。葉。王。日。世。章。謂。其。臣。等
其。臣。等。欲。盡。其。見。無。嫌。與。葉。王。等。安。能。見。我。使。臣。兵。臣

跪請赦，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悉。凡三日，而世望歸國。大異之。願兵官非能曉此者，以結不能諱，具實告。世望歎曰：「我有子，自不議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世望十不失三，繼方十不失一。也有是父，必有是子。然歲八年已丑，李承勛繼世望為本兵，不獨土酋寄客我哈督，繼勛而繼諸如田州沙保、芒部、小王子寇，叛踵接警報。有子承勛，聞夜警，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處冗食為靈。奏革各酋，與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歸衣官校，旌勇五百人內府，詔更教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生耗國儲，腹民膏血，大索東來，手閉自其家，向同案，承勛特上，聖明深賴，臣等與中主，持得悉剪剔去，一時尋定，肅然肅，四衛者，望月依辭許款，不可詰，承勛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應清異，並如族手等，衛制日可中貴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孟內故，得號召易集，下，臣部系議，承勛執言，任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閣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上悉從其議。十一年壬辰，科臣夏言疏，各夷朝貢有常期，夷使有定數，載在舊典。今上為番投，撤機二百人，以索牙木蘭為辭，要賞不貲，宜勒該撫趙寬查酌定款，勿貪納款之虛名，失禦夷之上策。允之。明年癸巳，越滿兄奏請三事：

一、城治九，噶異二欲遣人和，奏三欲歸彼降人牙木蘭，惟部言點夷，資奏漸不可長，請傳諭宜修職貢，毋得招離。又三年丙申，甘肅撫臣趙載，條上邊事，內言土酋蔡素待毛刺為逆，今聞與瓦剌有隙，若乘間招之，必當效順，可以制滿達兒，使不敢叛，且滿達兒素懼之太過，信之太深，反令彼志益驕，恐今宜俟彼犯順之日，即戮伊使人奸黠者，餘悉遷之兩廣，即彼悔罪，止許通貢，不得輒處其使。兄前屬夷人，皆我屬藩，宜加嚴賞，從寬其應，蓋者係慈承襲，長服者宜授官，使終賴心，向化，為我藩藩，都獲所奏，撫臣等，親到該處，查核，具奏，奉旨，如議，欽此。丁丑年，庚辰，甘肅近邊各番，奏稱，樂來將莊寨殺掠人，言，據險抗拒，無臣，臣等，欲乘時追勦，以禦寇，悍，除民，官督臣張希，則欲宜，有恩威，待時，款定，大司馬毛伯溫言，番夷，梗化，實切腹心，急之，則驚變，緩之，則滋蔓，宜治具，陳兵，守固地方，一面遣人，陳示，威德，曉以禍福，若各番悔罪，許令獻出首惡，追還原搶財物，以贖前罪，如怙終，負固，務悉勦捕，不得自相異同，以致失誤軍機。上從部議。是後滿達兒，亦悔悟，修省，以哈密歸，而我竟不能有至。二十五年丙午，復為土番番女子，馬黑麻所掠，是哈密名存而地久沒矣。土番番，世濟其惡，日以金印為市，通歸，通番，而我重棄之，遣將召

兵迭無虛歲而金印竟不返雖世罕發憤力諍終不能格也再三年已酉肅州邊外哈密屬番掘牙日羔刺等舊爲王魯番所迫欽求內附已安營于肅城北成唐等地于時米築城堡保衛侵掠乃相率環附鎮城雜居至是監生李時賜疏言不便悉胎內地應詔守臣經畧其事自是督臣王以旂偕撫臣楊博廉開外鋒和寺旁可田可廩撤副使楊儀守將劉勳召諭諸番爲結家廬分比令即口授田示之生計也約期望族首肯入關爲市諸番感喻稍育藥命遂徙帳房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而數十年種穀爲之一清當是時師師濟濟朝廷內釐登日乏人獨所爲處土番香事漢者既無定見任者亦無定力用兵不休轉餉無已恩督封植哈密使得朝請夷以爲吾外蔽而茲且勞役我中國無窮期失會唐澤劉漢土脈云今之取土魯番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當然勢有必然撫之以惠則驕恣震之以武則力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剛綏之而備愈嚴進則禦之而武毋驕此當然之理也措置得宜則彼此俱寧不則禍速而不解此必然之勢也開陳利害甚爲明悉當事者亦心知其難遂藉手請從澤等議追隆慶後反不復言哈密事而土魯番亦數東戰兵竟不復爲中國患然則禦夷之邊豈必日尋于戈以示威哉

曰索金幣則曰求進貢不曰索金印則曰還城還管之以
果明兒舞弄在手抑何解于捐厚貨以市空城則根本而
補枝葉之謂也哉假令當日不書哈密與復則彼亦無所
挾以爲奸利矣且即欲復之亦宜大奮乾剛烈日誅勦非
僅僅以何爲無以倖爲戰遂可同循歲月苟且塞責爲也
況彼所恃者不過屬亦虎仙火者他尺丁後皆斃而牙木
蘭復來歸是無奈何我料兵食以備之結瓦刺以提之
折新所實有功內治既修何憂外患計不出此而使事
文無得實用迨後土魯番以哈密城印歸而我終不能
盡觀其轍轡半無費又何如早日爲謀委而棄之以休息
兵民相安無事之爲得矣

征諸虜案

國初以至於今虜勢強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固相爲終
始而不息亦屢變易而不一矣雖以我
世宗之神聖亦嘗有虜患蓋由正德間邊防大弛我心遊
厭以此久不得休息輔臣楊一清初提制三邊軍務時曾
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罕夏耳肅河山四隅城雖
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廣城堡
疎兵力單弱一或火牛虜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
原深入我早鳳臨聖共間漢王舊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
本據動靜難測故前番遊虜在秦未有邊牆恐肆出入此
得番臣徐庭章余子僕等據理究其原委知不能
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日久偵探者漸漸壞虜果屢由
花馬池拆牆而入賊蹤漸近止屢次宸廑初臣親視廟念
腹裏頻年旱荒食靡虛虛饋餉不繼虜賊動搖教萬餘衆
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以徒費旬月既至而調兵應援則
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遠則使或不久持久則我師
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
之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但陝中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
多無厭然而利害有輕重關隘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
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卹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除定遠處雲集河道而身百餘里先士卒不日而旌畢交
城中國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薄河塞女直寇據撫順
道建州貢諸要客悉復追嘉靖改元北虜太師亦不剌殺
小王子長其子報仇走涼州與阿你秃所敵萬也我虜土
住牧守將難之亦不剌怒大掠堡砦往西寧外境攻破安
定王族監據西海其子麻人台復侵番落諸部斷涼西境
科臣張紳言西土諸番南距松潘西距甘肅同區千里止
唐人稱固初原以爵賞與以茶利并徒誘其五市亦漢人
斷旬取右臂也今虜乃併而有之踰秦隴則可以燒關
中出隴則可以入蜀其勢甚不慮焉有之疾卒雖壯亦
以遠東鮮卑西併諸羌遂爲隋唐歷世寇虜能存定矣
且復兼以宿強之種落說及今不治貽患非淺疏下本兵
亡何虜亦不剌果自西海犯松潘蜀大震撫臣馬吳招土
番爲同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器事聞加嚴修
一高珠鎗雙人普法冠倡諸夷部立寨備獨攻劫吳率兵
奔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吳行閱視無回此固高
紀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漸南方固待之兩月賊
渴說南固薄夜走兵從後追斬首虜又萬人執普法器誅
之即遷官于薩銘吳郡攻名文獻計松潘夷不勝遠誅獻
罷是司馬胡世寧處言于朝吳名將可用也其撫蜀亦欲

平松潘夷日具長用兵輕用其長於欺臣短於兵臣
短必勝嗚呼名言哉當是時聖明在上舉用得人仍擬
一清提三邊軍務召入閣難其代月議禮新貴臣張瓊
薦起用王愛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會虜大入陝教
掠吏民瓊督軍備禦箭筒逐虜去斬獲累二百餘獲因言
鹽池非處虜虜絕商人過輒入剽掠所以是絕不介來請
外修鹽池之然漢風沙易漸改築塹房既阻塹不得進前
乃稍稍復來過人以配之清時周金撫延緩宜府有鉅臣
體識又導諸遊獵客在兩畿人見其色辭業已心矣乃益
爲說人以爲難是豈欲諸君之難於金撫乎金撫
然即惡人審乃若是處不忍等而自方爲之拒商聚果
也積習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養生之心又爲之拒商聚果
石果期于刑盡而人不外遠人益受金金即正德朝以都
督馬昂胡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張時奏請許昂而連其女
者昂雖不拜而女竟賜及金沒禮部爲金請贈諡亦兩以
金爲給事時能除銷兩弊指此疏也五年丙戌虜亦不剌
往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永浴渡河入塞督臣王憲守將
抗雄却之率犯宣大各守將朱鎮霄鍾力爲禦擊虜引去
六年丁亥虜寇宜府於大白陽堡陽將剿追戰獲所部率
殺傷諸軍按臣杜民表以聞上以該鎮連喪兩軍填責

與守內官王玳及督撫諸臣。今立功贖罪。七年戍于甘肅。陞擊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固初設東勝衛。控扼之。自後棄入虜巢。其地夏邊地。最爲虜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牆低薄。壕塹淺隘。虜每擁衆恣入。前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將延綏定邊營。進東石勝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牆增築高厚。會爲忌者。所中事不竟。迄今議者。多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然前所築四十里。計今且二十年。屹立如故。則斯言之謬妄了然。上命如一清初議。速發帑儲佐之。勿靳費。仍勅守臣劉天和等。身親督課。務底成績。八年己丑。虜犯寧夏。守將抗雄。率兵禦之。亡矢僅萬。誓不以聞。遽聞如法。冬十月。虜酋吉囊僭爲庭衛。外尊夏王。囑督兵禦之。虜得利去。璦請自廟洮。盡榆林。三千餘里。築塹堅固。民賴以安。頃之。虜又寇大同。偏頭諸關。本兵推臺長王憲。提兵出討。憲抗言峻拒。科臣夏言劾憲臨事畏避。失色調走。上怒削籍。老寇聲昌。命璦督軍勦平之。初烏思莊。朵甘諸羌。受官入貢。世爲藩籬。後稍稍爲邊患。上嘗遣將鄭卿討之。不克。由是歲入殺掠。脫右驍然。璦議欲候彼入寇。即以太兵擄其巢。寇人畏之。是歲官兵非征寇。乘虛入寇。璦計欲撫四千戶。必勦先零。乃遣將彭械。劉文。率兵自固原。至流坑。分據要地。且撫且勦。定六十五族。勦破一

十六族。斬首二百七十。奇西番以寧九年庚寅。虜入大寧塞。璦偕大將張鳳。上拜將王効功。言効于神木境。將斬首虜三十級。虜退去。命神木人薛添祿。請闕奏効。積批胡虜。匪所喪失。不報。而掩殺非我。驕驕上功。上令撫按官覆實奏聞。是歲北虜小王子。與西海亦不利。糾化結親。往來延寧境上。按臣范安以聞。且及守將陳廉。隱匿邊情。罪狀。上令勘處。後廉竟作免。當日請將帥。皆贖貨結克。掩敗冒功。加大同撫臣蔡天佑。科罰商銀巨萬。爲商人通奸。遁明以餽遺資。資自解而上下相蒙。觀望張縮。請邊北此有之。寧獨快撫爲然。寸年辛卯。虜犯大同。守將彭軼。稱疾不出。部將張銳陷虜。亡卒悉千人。虜又犯龍州。璦巡諸臣。報斬虜二十級。事下所司。樞部言虜所殺被者數十處。勝不償敗。請官會勘。已科臣張潤身言。羣虜侵掠時。有溺死者。有情歸者。有回失印。願獻賊首。以自贖者。有棄兵馬而泣哀乞降者。乘此勦襲。當得全勝。乃諸將曹勛等。殺降虜千應州。彭模。翟江。遲遲不進。所獲首級多殺降者。以觀寒責。若復令按臣會勘。必不自相矛盾。當開遺制。史以性詔曰。可十二年壬辰。虜小王子。以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寇。德綱唐龍告急。上命督臣張瓚。發銀神廟。趨往調度。塞京營兵二千。及保定兵五千。李副將趙謙。統以應援。已龍

疏至。為虜乞貢市。上命相。機戰守。勿因循。為目前計。虜
爭以厚得。請引去。十二年。虜已。督軍大將張晚。奉勅。統
兵。赴剌。獲助。殘。奏言。剌州。一領。分為四。派。雖低。根本。落。敵。
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銀。海。所。天。壽。山。諸。陵。針。薄。虜。巢。
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為。要。害。本。銀。地。虜。兵。少。不。敢。戰。守。其
湖。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遂
者。三。衛。乘。隙。竊。路。道。路。登。關。萬。一。勾。煽。北。虜。擁。兵。直。入。單。
縱。騎。入。馬。矢。應。恐。緩。不。及。事。而。及。今。預。防。防。禦。備。條。便。宜。
六。務。從。之。虜。又。犯。軍。更。將。王。効。刺。將。果。慶。擊。敗。之。斬。首。
百。四。十。餘。級。是。年。虜。酋。官。雲。鑾。兩。節。將。馬。首。子。兒。移。借。旗。
止。地。部。差。勢。益。強。時。將。牛。河。酒。醉。散。應。次。莊。在。寧。州。腹。間。
矣。十。三。年。甲。午。虜。入。輪。林。塞。大。將。清。龍。殺。其。尾。之。弗。敢。射。
古。囊。半。東。出。花。馬。池。乃。邀。其。老。弱。及。將。我。人。畜。斬。首。四。百。
五。十。四。以。大。捷。聞。命。清。龍。等。有。差。將。臣。以。日。功。勳。不。同。十。
四。年。乙。未。夏。復。繼。張。文。股。奏。吉。囊。修。營。等。糾。眾。千。花。馬。
池。等。往。牧。意。圖。入。寇。所。有。邊。警。俱。應。修。築。第。該。鎮。官。軍。勞。
應。不。堪。與。作。乞。量。起。內。郡。派。火。克。臣。衣。吉。囊。復。入。輪。林。塞。將。
掠。內。郡。釋。解。魏。祥。死。之。詔。誅。其。忠。計。五。年。丙。申。吉。囊。舉。求。
牧。黃。蘭。山。後。分。庭。將。州。副。將。生。補。統。兵。逐。逐。葉。計。派。山。牧。
牧。首。長。去。大。斬。首。五。十。七。級。獲。馬。百。四。十。四。匹。已。虜。復。入。

莊浪境。大將姜英。馳上再戰再勝。虜騎大集。與伏兵分士。
悍壯虜追之。遂陷伏中。斬首獲馬。加倍捷聞。賊劉天和。為。
德刺。賜。顯。重。賞。加。餘。各。加。陞。賞。天和。周。疏。陳。戰。守。要。務。以。
圖。禦。虜。實。効。大。畧。言。中。國。長。枝。輕。車。強。弩。是。已。而。據。險。設。
備。之。要。修。造。牆。壕。水。路。是。已。用。兵。步。不。勝。騎。騎。不。勝。車。我。
國。家。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德。臣。奏。在。
改。造。輾。輪。小。車。最。為。巧。便。合。法。故。取。名。全。勝。車。今。幸。寄。入。
輾。雖。不。無。損。壞。然。是。循。規。制。宜。依。倣。制。造。可。據。現。邊。境。以。
邊。虜。入。據。輾。據。要。以。邊。虜。諸。是。佛。郎。機。流。星。炮。二。高。峰。
炮。品。字。號。銅。鐵。鋼。騎。現。貯。於。沙。溝。不。足。用。近。見。陝。西。省。中。
城。機。貯。有。鋼。臂。弩。可。及。三。百。步。宜。效。漢。耿。恭。法。箭。鐵。開。四。
尖。又。傳。以。河。南。嵩。縣。射。箭。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更。修。
築。邊。境。挑。花。壕。壘。以。刺。虜。入。與。武。官。南。有。鐵。柱。泉。方。可。百。
步。虜。人。反。歸。必。至。此。飲。馬。飲。其。泉。舊。有。小。堡。議。增。築。高。
大。包。泉。其。中。今。兵。練。等。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
自。不。能。深。入。部。覆。謂。如。所。奏。克。之。甘。肅。撫。臣。趙。燾。亦。陳。邊。
事。急。要。謂。奈。虜。吉。囊。屢。犯。邊。境。且。有。併。吞。小。王。子。之。心。宜。
初。本。兵。會。議。戰。守。防。禦。善。策。且。凡。將。官。遇。賊。敢。戰。必。有。傷。
損。輒。坐。滿。成。之。律。以。故。人。求。自。全。通。賊。難。避。須。申。明。定。例。
以。致。戰。為。功。不。減。為。罪。即。有。損。失。亦。無。殺。虜。多。寡。務。別。情。

降。至是，虜將擄金行修，虜無遺。金行創築，虜入見行十六年丁酉，虜犯大馬，大將梁震擊敗之。虜初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又出黑山門，擒兒孫各斬首八十。虜尋犯寧夏，我兵阻虜伏中，溺傷無算。事聞，權臣張文忠等，各以次降。十七年戊戌，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十級。隨天和以大司馬，搃制如初。山西按臣何奔言：「河套沃野，幾二千里，為中國門庭之險，近為吉囊所據，併吞諸戎，兵力日盛，外連西方，海賊內通大同，邊卒虜兵一出，莫敢禦。宜亟勦除，庶中載有兩策。」一日計以破之，欲使西北諸寨各出遊兵，奇兵分爲數隊，領以馳將，數往侵擾，使之分救，不暇，其北寇宜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搗之，西寇全，則宜大二，繼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所其營，用間謀以離其黨，二日勢以走之，欲千邊境，多置墩臺，并城，盛陳輜重，犄角相援，不致相聞，雖兵牧馬，不却，不示之以戰之形，而又時下詔，官以督屬將領，量頒犒賞，以振作師徒，待其兵欲解散，勢有可乘，諸堡各以大兵臨之，少幾禽，獨濟今，隻輪不返。然上要在久任督撫，以責成效，典復屯法，以款邊儲，如此，石盡墮下，木兵克生，溫格不行，是令虜又犯宜府，等將則見，借部將韓綿死之十八年，已亥，虜青台吉，朔林台吉。

也牧塞外，入海宣府，諸路守將，實矣。虜兵而前，伏徒殺掠，士馬不可勝計，得震楊平，給餉修復，五堡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克復，虜不敢近塞，震亦罕卒，震歿後，五堡亦旋廢。十九年庚子，大同叛卒，逃入房中，如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爲首。月餘，皆偽作僧道，流丐狀，爲虜偵，詞說我情形甚悉。至是，虜入界，鎮卒陰與約，勿掠人畜，我亦不汝阻，嚙指折箭以誓。乃由井坪、朔州、雁門入，皆流與縣交城，汾州至平虜，殺掠殊多。假道大同，過其卒，則以所掠遺之，撫袍荷卒，無事而宣府亦延望，不爲應援。山西撫臣陳謨言：「虜誘言，冰霜驟入，十日不起，嗣且不測，而卒兵張，亦乃曰：虜且退，虜將張過三邊，督臣劉天和，虜將入，皆請將以矢劍，兩院而守，陣者，酒酒不，虜登岸，入大掠固原，乃召勝帥，立斬之。三軍敗，探率精銳，沈千，虜而散，延綏、寧夏、固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雪，雨虜弓解，馬斃，斃軍中死者，相屬。我兵分左右翼，奮勇夾擊，擄卒大，如兩虜奔北，不暇殺，吉囊子一首，功五百，虜大哭走。為攻虜一大攻捷。上聞報，喜，勅發，蔭子陞實二十，年辛丑，虜修營，遣使，使石天爵，欲大同塞，求貢，撫按史道謙，學各疏上其事，廷議弗許，請設威，望重臣，臨邊防勸。上乃命樂繼祖，以大司馬，往督軍，政而天勝，仍趨撫，按官，馳奏。

道得報。道遠天爵。又陰勝。勿令驕。已所部。于是虜遂由大同塞下。石嶺關。徑趨太原而南。吉囊由平陽衛入。馳蹙數百里。又數萬騎掠平定諸處。漸逼真定。守將丁璋部將周宇。死之。宗室儀賓。被虜有五人。軍民被殺虜者。五萬二千餘人。諸所焚掠。稱是繼祖弟與諸將堅壁自衛。而先後所報。乃五百餘級。臺省龍運。傳鎮等言。繼祖累戰。奏捷。盛張功伐。而按臣王廷。則曰。虜從容出關。談學。則曰。虜回兵未戰。繼祖事涉虛誑。上令紀功科道。勒如遂等所言。令視繼祖。各官分等。賜降。仍遣官。順山西被虜郡縣。撫流亡。時北虜孔練。張瑄。統兵出禦。乃于會推賢。臣疏中。歷舉往年。無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所司文選。師曰。往是事急。報捷。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非都御史。深負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為此奸巧。渠獨不知虜。本兵。當自出。于王驥。金獻民之出將。皆本兵也。于謙亦屢自請行。通此。獨非故事。耶。遂首推贊。內批起用。聖賜。冬十二月。胡守中以少司馬。提督前。進至鎮乾。沒幣金。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于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扞蔽。後富商宿將金錢。按臣洪源。劾之不報。後臺練。遂疏入。逮訊論斬。二十一年。壬寅。命築大同邊垣。議者。以虜驟。不能築。才兵言。大同。先年既設。付

邊後。設次。邊以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不修築。恐。虜。竊。按。無。恢復之日矣。晉河套。秦而陝右。晉西河。秦而甘肅。大寧。秦而薊州。通三金河。秦而遼東。保乃雨邊。修築。亦一時權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為力耳。上命整兵。慎守。修垣。姑已之。虜擁眾。欲萬至。廣武。天吃。此。攻。增。我。兵。敗。續。修。垣。姑已之。虜擁眾。欲萬至。廣武。天吃。此。攻。增。我。兵。敗。續。所掠。大肆。焚。燒。王。倫。等。率。壯。夫。以。矢。石。火。器。驚。賊。十。二。人。虜。復。焚。演。武。場。督。南。走。科。臣。劉。綸。初。山。西。無。臣。劉。果。前。隨。侵。督。且。捲。敗。月。功。宣。府。撫。臣。楚。青。沈。殿。高。計。致。將。士。離。心。部。覆。分。別。率。調。得。音。如。報。二。十。三。年。甲。辰。宣。大。督。臣。程。鵬。以。虜。報。有。牛。請。調。各。鎮。援。兵。聽。用。撫。部。謂。盡。掣。全。陝。對。邊。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顧。之。心。輕。惟。延。緩。遊。兵。二。枝。可。聽。徵。發。大同。順。聖。川。卒。劉。伏。杞。擒。獲。叛。酋。王。三。以。獻。命。磔。之。冬。十。二。月。大。將。仇。斌。奏。虜。大。入。寇。督。兵。出。禦。追。至。朵。顏。及。之。一。日。五。戰。五。捷。獲。賊。百。餘。併。斬。吉。囊。子。狼。台。吉。有。擒。王。功。不。兵。功。其。時。多。虛。構。仲。冬。月。短。方。及。午。時。質。明。聞。警。趨。及。于。沙。河。直。至。朵。顏。軍。行。既。遠。而。加。以。五。戰。登。雄。捷。若。是。且。往。年。黑。山。已。誠。吉。囊。子。大。不。夜。而。令。又。謂。斬。復。台。吉。濫。引。槍。王。功。妄。意。封。侯。賞。宜。嚴。之。上。以。斬。獲。既。多。厥。功。可。嘉。毋。

官蔭子逾格嗟乎。若渠震之功與不呼沒。祿賞何嘗。天壤
自震死。修答。阿卜刺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宛平陽。
震不死五堡。不再廢。亦不敢輒輕入。月後雁門。河東雲
中。上谷。殘破。朝廷亦思震優。師時。然久而後知之。其不
及震。矣。震在邊。事緣家。丁時。出塞。劫。營。房。不。敢。輒
近。塞。得。虜。營。馬。盡。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
以。故。益。畏。震。或。謂。震。出。邊。起。塞。者。起。塞。律。有。之。謂。承。平。時。
房。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震。數
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七。八。我。曾。擄。果。否。也。二十
四年。乙。巳。山。西。營。提。陳。慶。言。非。虜。王。犯。塞。有。殺。掠。百。萬。計。
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功。論。者。動。稱。也。守。而。虜。之
內。侵。背。儀。擊。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安。足。恃。更。濟。以。三。命。
習。導。譯。語。和。同。錦。辛。扶。虜。爲。重。多。囊。賊。刀。賄。虜。自。媚。虜。既
深入。漫。一。舉。烽。以。塞。責。遷。延。歲。久。禍。不。可。言。乞。速。議。萬。全。
期。于。必。戰。盡。復。塞。地。以。固。邊。防。直。隸。河。南。山。東。督。臣。張。漢。
條。陳。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奏。自。防。邊。之。務。選。將。爲。要。
宜。令。各。邊。撫。臣。以。實。事。觀。之。其。行。軍。肅。陣。勇。法。制。嚴。明。
士。馬。精。健。者。即。行。薦。拔。不。則。亟。加。汰。斥。則。真。才。見。而。將。可
得。且。廣。招。延。之。術。畧。其。流。品。寬。其。文。法。使。凡。懷。才。藝。志。功
名。者。皆。得。以。自。顯。小。則。充。入。行。伍。太。則。授。以。將。校。以。收。所

跑之用兼開使過之條凡罪廢將帥才勇可任者悉爲除
棄。瑕。責。令。自。敗。以。首。功。數。目。爲。贖。罪。差。果。者。肯。難。必。加
異。權。如。是。而。不。人。各。思。奮。者。非。特。也。夫。卒。不。精。與。無。卒。同。
以。今。所。稱。練。卒。則。隊。宜。結。算。像。房。置。百。步。外。爲。鵠。以。習。士
馬。耳。目。而。戈。矛。火。械。等。令。擇。精。于。藝。者。立。爲。教。師。隨。人。所
長。分。藝。以。訓。如。是。而。不。人。百。其。勇。者。非。卒。也。夫。士。非。賞。不
勵。今。欲。練。卒。則。宜。厚。其。賁。藝。之。賞。使。人。知。獲。利。于。上。者。非
習。藝。則。其。道。無。歸。者。莫。不。競。勸。于。藝。藝。精。則。各。兵。可。免。調
發。新。兵。可。免。召。募。以。其。調。發。召。募。之。費。而。養。此。武。器。計。莫
便。焉。夫。戰。危。道。也。選。無。必。死。之。法。則。鼓。勇。戰。敵。今。法。施。甚
矣。宜。申。嚴。禁。令。得。大。將。率。隊。得。勝。給。賜。勳。章。而。不。用
命。者。悉。得。立。斬。以。殉。而。督。撫。節。制。將。使。人。知。知。知。
步。必。死。則。赴。敵。者。必。爭。先。焉。詔。急。振。行。秋。七。月。虜。入。延。綏。
被。掠。順。聚。督。臣。張。珩。習。于。賊。誘。猶。以。擬。奏。按。臣。曹。邦。輔。請。
其。狀。科。臣。鮑。道。往。勘。實。速。建。珩。及。大。將。吳。瑛。等。悉。置。重。賞。
大。成。快。之。西。海。虜。首。整。克。者。其。初。止。虜。小。王。部。落。也。因
襲。巡。探。西。海。有。年。及。是。遣。其。屬。阿。都。赤。赴。虜。刺。殺。未。得。
內地。而。居。之。守。臣。奔。整。克。精。兵。萬。人。若。不。得。諒。必。爲。套。虜。
所。奉。與。精。寇。兵。何。異。不。如。俯。利。以。羈。縻。之。又。借。其。力。以。捍
禦。套。虜。便。上。命。相。機。酌。處。仍。整。朔。去。馬。嚴。加。防。守。勿。隨

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請殺許之上曰何謂殺許曰
遣稱士風論以無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于脫脫
爲外臣通貢市往還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虜且退不
從而拒之其勢必得所欲上稱善因請上視朝會廷
臣議授劉令各書所見日中奉臣相顧美敢奏少司丞趙
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傳城而軍我乃城下盟春秋耻
之且虜太舉不庭僕官關乃許之貢則虜必入城要索不
已即肉外夷攻何禦之檢計毛起強嘴言謂時事孔棘
宜暫許俟出塞而後却之貞吉叱起謬語階語貞吉曰是
下必有會書時臣密請各閣上矣諸卿入時已暮
上應曉騎召起至西苑賜酒饌令修奏貞吉復抗曰
下宜出御正殿下詔引咎緣岡尚文之功以勵功臣釋洗
束之獄以釋言者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修文武百司
共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士卒力戰夫士卒所以不
力者以至將多月有功故今誠舉一首千百金捐十萬金
席且立盡其他無可爲者上已信知貞吉言手詔嘉其
壯猷加官坊諭兼御史蕭萬全往募首功領劄宣諭併給
銀惟所措然勅未有督戰語可統攝諸將以行也貞吉以
諸千滿萬故有卻又其黨趙文華素銜之其相歸駭而其
心焉汝汝不與事權即兵曹一錢卒不可得值虜騎充斥貞

吉單騎出城先請營營次過諸將宣上言激勸付賞功
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則屬營傳
諭而貞吉以詰朝入城復令舍虜出擊華城犯諸陵掠
山西夏鄉保定皆震上御奉天殿勅責建繁王儀王茂
孝大將羅希韓即訊汝孝道梗不及遣儀在通州屯兵城
外而閉城固守適駕兵掠食諸村儀令人捕之能詣獄驚
兵大譁爲臺臣所劾逮至以恒怯不戰削階趙遷王忬撫
通州當上下恬熙忽遊變本兵丁汝襲宋手無稍即偵報
無一當者凡往偵不十里遇寇寇者詔言即返報汝一
卒亦獲如是且數子報即被殺數子驚于其大回軍故焉
惟營掠村落無所忌即捕之賊自詭曰汝東軍勢勇策觀
吾人不敵忤大同軍而上以其入援爲諸寇先即掠食
足獲營亦自私其軍不擬以法汝襲無可奈何賊今日勿
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稱追陽軍入逮訪汝襲藉
山東以曲庇其鄉及虜薄城而汝襲受計于嵩令諸將勿
輕戰虜飽自去諸將困怯不敢戰乃語曰汝襲禁勿戰語
稍稍聞禁中而營率兵故遠屯郊外虜薄城楊守謙屯城
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驚遠避無從驗自謂
繁虜酣戰不能回薄城也乃虜多殘中貴人莊墅中貴人
遂詢汝襲守謙貳千虜上遂命執汝襲下獄而遣官自

軍師遣守謀即訊三法司會訊二臣罪狀其差審少違害
刻上生西齊宮越其獄不至起法利此則故嚴嚴觀
傳免亦遣獄廷杖降降皆傷已東京師解嚴罪新次變守
謀于西市梟以殉仍追訊貞吉足議多航機方貞吉之自
城外入也仍欲自請督戰已振有疏少失而驚陸畏其至
遂令人請循磨跪救為羅之貞吉入朝燈疏不求獨以宣
諭事畢奏聞上怒爾貞吉頓銀沐親指置弟病尚次承
逆致招杖訖子降職節務通典史旁已懸袍履足計將登
舟以高舉法飲而海約并口出墓而留餘德機計以嚴說
軍師新集時是也

可置之不邪不若齊以抗降失職使彼易受而後繼之
上以為然先是深陽令沈鍊以憂歸服除赴京陸炳聞而
賈之清廷那得錄為經歷至刑與鈞曉終不敢以分加鍊
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鍊問從世著酒所世著嚴所
御客給事者飲其共任深澤之鍊即以雅世著曰吾代客
酬也吾從尚質丞張繼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呼
出師二表亦壁賦已慷慨聲長當立數行下至是唐傳
京師掠近郊都門不啟鍊急語炳勿閉門閉門于敵民失
炳為言于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仁萬計會唐進提者
求賈貞吉執不釋能絕是請諸警署辦錠沈起等是也
而鍊復為無辜趙刑則不恤夏太宰某怪而問曰若何市
吏也鍊曰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
主辱臣死耶當是時鍊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
面畢見其兵乃上陳言請以萬騎護陵殺萬騎防通州輒
而合勅王之師十餘萬鼓而進其佑歸必大勝報聞罷由
斯時相為獨貴幸用事數殺抑邊務不以報而見事急則
若為開言路有所除遣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賬居間
尚以免而其進有時斯斯謂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
朝是事已大不可為矣趙時春者切與羣臣戲每列旗部
署自長御之及首舉南宮則嘗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

士不敢言。遂坦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道猶今虜以牛羊入市。臺諫力止。虜又請開市邊東。撫臣許營。遺書本兵力阻。得寢。虜又以市利薄。三寇大同。按臣李達時乞速償之。仍宣示恩威。今彼約束部落。歲以六九月通市。餘不許頻入。如函從心違。當嚴絕之一意。戰守。本兵亦云。虜廉非笑。上命守臣偵探防禦。嚴通虜禁。踰年壬子。虜侵大同。益數。虜內不自安。乃上書請出邊。正罪。虜又寇薊州。甚急。虜病疽。請與疾出。錦泰。強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往代督督戰。上謂本兵不當輕出。命少司馬將應。督掌我致。獨倚陳。時賊之。薊。命。死。陷。因。密。虜。武。軍。來。七。虜。京。防。守。官。軍。分。調。住。劄。包。藏。禍。心。語。合。主。大。營。命。陸。順。會。法。司。擬。罪。奏。得。謀。反。待。高。進。發。得。省。制。指。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斬。沒。其。資。虜。分。哨。攻。山。西。三。關。三。日。不。克。尋。遁。上。思。將。繼。盛。馬。市。雖。皆。驗。不。一。歲。四。還。其。官。校。武。選。郎。御史。王。宗。茂。劾。尚。負。國。八。大。罪。併。遷。郎。萬。案。附。權。納。賄。坐。誣。誣。餉。貶。喻。時。亦。奏。尚。數。君。誤。國。致。貶。虜。患。再。踰。年。癸。丑。楊。繼。盛。以。慶。還。感。思。臣。思。爲。圖。報。地。遂。論。尚。專。權。誤。國。十。罪。五。奸。上。震。怒。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以。疏。內。引。二。王。附。許。傳。祝。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前。衛。受。杖。背。杖。漸。生。者。飲。之。

酒曰此辨蛇膽酒也可。張繼盛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辨蛇。哉。遂談笑赴杖。血肉盆起。杖畢。下刑部獄。死。復。越。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有。吏。應。生。頗。爲。用。且。欲。具。申。救。不。果。時。刑。曹。邵。皆。憐。萬。繫。之。甚。因。繼。盛。自。剖。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比。部。王。世。貞。爲。奔。走。求。救。少。司。丞。王。材。請。萬。爲。力。解。輔。臣。屬。出。疏。許。諾。而。爲。千。世。善。及。門。客。所。待。竟。不。上。封。疏。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斬。先。後。論。當。者。科。部。屬。改。逆。徐。學。詩。周。見。等。劾。其。貪。污。未。及。遷。事。獨。吳。時。來。張。繼。盛。得。策。力。言。自。滿。爾。東。督。府。將。帥。並。行。請。繼。盛。推。之。姚。不。論。其。不。但。通。關。者。乃。得。推。繼。盛。之。後。論。其。功。臣。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逆。者。非。實。修。逆。以。繼。盛。也。托。名。筆。筆。者。非。實。筆。筆。以。繼。盛。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適。獲。沒。全。軍。者。得。以。臨。子。戕。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日。甚。虜。安。得。不。橫。右。衛。安。得。不。困。併。言。將。師。既。以。貽。辱。焉。事。必。至。廷。裁。軍。輸。沿。邊。將。士。東。餒。不。保。朝。夕。且。及。人。才。敗。壞。無。有。底。至。萬。不。顧。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無。賴。倚。藉。父。資。一。時。無。耻。之。徒。如。果。搜。括。如。蛆。蚋。蟻。或。在。內。也。則。國。爲。敗。官。將。日。于。萬。千。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爲。遷。秩。終。歲。打。點。京。師。乞。哀。黃。骨。公。行。白。日。靡。然。成。風。喪。心。

狂病如此指節中錢竟被延伏以總虜犯延東大將岳松等擊敗之虜掩答把都兒等入寇攻捕前諸略關南大震固順軍夏守將陳鳳朱玉等援兵夾擊之虜前哨馳去迨至三家村大賊竟日殺傷過當虜大恩以騎兵綴我分道遁去虜犯山西極巨趙時春檄將士禦之代州身甲冒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大將李沐乘勝入虜伏中與其子松陽力奮擊若死之繼而年乙卯虜攻新鎮過境警報寄至上道嚴校往察賊見督臣楊輝檄甲發陣宿止古北口垣止將士守禦甚力上大喜發萬金犒守將將士賜得吳快槍則益勇各戰一捷虜犯則驅馬漸駭守將趙

不滅則具是侯已矣下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意其出端然過我而集于西第何也且夫杜援何類焉乃抗旌相嵩父子真虎狼鼠謀國大計請停之以謝天下太宰即私亡所與同宜從坐詔以練督歲誼諱下人臣歸朱德誼大臣自為名延悔之數十請田塞外練督即保齊寄妻子廣柳軍未有舍而保安賀某者仿則練曰雖是書請誅臣氏人即得之入從家而家練練始有居矣等語老問練欲成大志則新築而遺其子弟米從年練練忠義大節則派大軍而塞封大趙海為練督相繼以練練亦大喜且相與密謀以成其志練練亦大喜且相與密謀以成其志

以奉制之。虜果很背西顧。自多事來。我兵積備。虜嘗朝集。並塞無一敢問之者。漢乃始倡為之。自後各旗往往乘間出動。虜始有戒心。稍徙遠其營壘。漢亦可為大有過功。後辛以小性被職士論惜之。四十年辛酉。虜渡河掠五花營。又犯延綏省臣鄭茂言。以虜患猖獗。而軍實日蹙。內務出給。頻繁諸邊臣率急侵虜。以供助遺。充私素。遂備論各邊侯目之。與謂宜較數歲之中。酌為定規。虜邊臣不敢幸求。計得有定。旋從之。始宣虜邊外流夷。求大史二事。然黃台吉淫虐。凡屬之。史云。虜故以所部夷婦有絕清。為所漁史。其恨之。求內附。塞。邊臣疑其詐。今校虜徵信。史夷兄弟。乃新台吉頭目恩克等。十餘級來獻。詔以次給賞。越歲壬戌。楊博言。宜前三練。通隣虜境。十室九空。牛種不給。請發給馬價。以資方春播種。許之。廣東邊外屬夷王果等。率虜入寇。一自東州堡入。一自核桃山入。副將羅春輝將徐繼忠。劉普芳。各統兵分禦之。各有斬獲。虜遁去。捷聞。諭賞。又越歲癸亥。虜寇遼東。該鎮邊垣久圯。士卒物故。楊照在鎮。以智勇廉潔。稱虜不敢犯。後為邊儲所傾。上用撫臣吉澄。為大將。照堂忠報國。千甘誓以死。至之。虜出塞。乘勝追之。伏戰。死事。聞邱養有加。虜

寇京東。勅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趙諸鎮兵入援。時牛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疎急。少司寇徐樞。以博習邊事。而上方創虜。切責當事者。雖入必愈激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語呼者曰。兵即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謂諸將。以應之。大將馬芳等。稱兵至。遂虜通州。福將孫振。乘勢逐斬三百級。虜遁去。事竣。告廟。因賜植等祭品。勅芳等回宣大備虜。勅諸勳王。功。冬十月。兵科李瑜言。虜往牧順義三河。已八日矣。諸守臣擁兵遲疑。怯不前。力戰之臣。自胡鎮外無聞焉。當令不。大創。俟虜自出。豈所宜哉。伏請嚴諭。刻期勦賊。五日不。則降殺奪俸。十日不出。則議罪。行罰。庶人心奮。而通。可追。詔今如議。嚴加勅責。而虜阻白水河。退掠。河。輔臣徐階。請先備順義。而以音兵邀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不能出古北口。又敗改歲甲子。京中有呂姓者。以白蓮教惑眾。陰結亡賴。偽授告身。約連丘富。糾虜眾入寇。河南有李應龍者。影一日。兩手溷日月。置太白旗。懷衛間。不。是以為王。亦相約擇日舉事。官校逮獲偽告身二紙。附以其事。聞。呂伏誅。應龍逃之山西。朵顏三衛。素與虜通。朵顏夷曹曰通平者。尤為桀驁。督臣楊選。訪執通。二子繫前獄。為贊。如有虜來犯。前則殺之。通平。稍恨。益。虜為寇。

偶虜騎挾詐東行撫臣徐御各請還宇堵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綽躬領兵赴堵子嶺選又以共違節制也却問之虜果規伺乘我無備突攻堵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諸雲三河順義諸縣至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水東而還時選押惶惶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為名本兵楊博論以京都有備須速回截殺于是薊州胡守將率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為虜所圍盡沒于虜無一人存虜竟得志復由堵子嶺出邊去虜犯山西釋將京平祁謀等戰死再越西歲丙寅虜犯延綏延綏內地六日攻拘靈署舉寇又犯大同威遠諸處守將董倫榮功戰死之虜黃台吉等輕騎自宜府洗馬林突入將永三五散掠牙將江汝棟銳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為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首舉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墜馬幾為我獲部眾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盛刀而還自是愚不敢犯邊者數年

顏季亨曰自古禦虜者皆拒之境外勿使近邊以是內地晏然乃為萬全要策今九邊之守返還內地則我之險不惟與虜共而虜且得乘之凡虜一舉足即在我腹心虜患之熾所從來遠矣顧在嘉靖間特甚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蓋無歲不入也始分布邊兵曰防秋已則乘間抵瑕四時迭至蓋無嘗不入也我世宗廟居西內加意防

邊每風塵時作輒行戒備諸兵請餉修邊修壘勅司農司馬司空集議而分給之惟恐後期乃諸臣在邊者固疎虞龍捲充用事在左右者招權納賄功罪混者習以成風互相為奸遷延歲月恬不為怪問以各鎮主兵則額餉尅減倉廩不繼致今逃亡提解老弱行乞無有得其實用者不得已而調用邊兵則一鎮如是它鎮復然其率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拳裸體雖為其半皆費用之無以酬募平募兵所以捐妻子棄陳墓經去其鄉以應募者不過希安家行糧之厚貨耳乃候領口火候和數多室家仍若凍餒其身不免空腹使之相率而趨焉而前行惟有內顧憂傷兩念甚者愁歎怨恨不遑號咷出死力以圖報效耶夫安家行糧猶可曰兵既出矣邊恤其家兵入伍矣實計兵往若月糧則斯夕所藉以舉火者以月給數斗之定額加糧稅沙土之種和土著者勸瘠終歲不獲一飽調募者聞關千里莫保旦暮聞之心痛而莫忍言如是而兵尚有肯就募標者手無有哉凡募習士卒必兵衣食足器械備賞罰嚴明然後人自為募伍自為習比長較藝樂子爭先若今懸鵠榜腹手持敝裘養之久茂疲勞負戴艱苦司兵者即照照魁指猶思逃散其不能申法今以教演之明矣望其臨陣有法割虜死命必不得之數也又有謂兵不足恃藉以

自固者。修壙濬溝。設攻築室。星羅棋布。遍滿川原。然虜一
入。豈風瓦解。村落空。邊堡棄。潰者宜下。謀其過虜。更有謂
守無可恃。倡爲血戰者。惟以戰勝爲功。不以亡卒爲罪。不
度機宜。輕易嘗虜。良將助平。殆廢子遺。凡此之計。日見其
固。宜乎虜成而後。繫繫內侵。此款彼叛。朝市暮寇。如循環
無已時也。然則如何而可。曰。料理兵食。振揚威武。使虜知
我有備。陰降具志。不敢痛窺。計之上耳。

征軍變案

國家西北虞番虜東南防倭夷而中原流通賊寇之患亦
所時有顧從未有各邊皆軍敢自爲亂者至我
世宗朝兵騎卒悍傲效成風類以月糧不時藉口動輒倚
竿鼓譟群起稱亂者在在而是可謂羣威矣開謀作僞
則自正德時之閩南軍始已邪四月福建福州軍亂誅其
首惡逮賁等夫間軍縱恣騷擾已非一日既無漸遷之勞
又無征伐之役平居則服民膏血以供其糧有事反難民
子弟而爲之鬪有司饗養若驕于稍不如意呼呶聚而
起焚掠居民鄉官吏家緣所加惟其所欲而後已始發
自前式罕肅軍道史乘

近計部會奏遣運銀來到有

遲速給發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定罪終當議撫。上特命法司會議。開頭年王將因循政多姑息。今不應創惡煽亂之風。日熾。願欽言是。謂戮戎首五人。除調極邊哨守。似已稍正典刑矣。越二載而大同又有殺黎撫之大變。甲申歲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撫臣張文錦嚴令起之。泰將賈鑑杖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鑑柳忠等遂作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上屯于焦山坡。文錦慮其勾誘。使副將時陳和將華宗招之還鎮。已文錦督隊官關山等。漸得其首惡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眾焚大同府。次行都司。擬欲改國文錦文錦聞變踰牆走。匿宗室博陽王所。叛卒擁眾圍王宗之宅。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公署。出故大將朱振于獄。逼令爲王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屬時陳紹泰乞若按臣王官。以事聞。詔各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令開都院會議。具奏。朝議多欲出師以討之。輔臣費宏曰。變出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計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抗城拒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小司馬李昆往諭以觀其變。而以蔡天祐爲撫臣。命桂勇靳英爲正副將。代江桓時陳各起。令速往。公忠協濟收拾人心。稍稍安定。亡何會虜犯井溝。方遣大司馬章獻民西征。叛卒聞

之。益自疑。復相煽。聚股大同。令王文昌城門苦閉。待兵。哨呼威嚇代王。率走宣府。天祐晚請再降。明旨撫諭寬宥。遇叛卒稱亂狀。疏不敢盡言也。都議大同反側迄今未定。不誅元惡。禍且日滋。若仍前專意招撫。則聲威損于九邊。紀綱難以復振。因舉少司馬胡璠爲撫。制以營獨爲大將。領營兵三千。鎮鎮精兵三千。併發宣府銳卒。近營近地。相機撫勸。宜勸諭諭人。擒獻首惡。即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若捕斬無赦。等奉命。日啓行。王官奏曰。重兵壓境。人心動搖。乞且暫緩。姑聽與鎮撫官密圖補苴。而叛卒殺大同令。事官至是。悉落。起。起仕貴其家事。雖延經。與相。奏前進王官協同齊。毋得狐疑觀望。已極部。發故將江桓時陳等。各隨叛軍首領姓名。前勸。往勸。蘇寅以桓陳身在行間。所見必確。遂召陳名。榜捕。聚示正法。遣往勇平于將箇登王神等。率賚將校計輪郭。等十一人。揭示衆斬。隨推定五堡軍士。又亡何。堡軍郭巴子等。以計斬首惡。故長督。理憤怙終不悛。復起拒城。殘勇家。登帥等家。賚前平兵。臨境設法。擒。上勅責天祐等。叛亂與撫。給無策。反請發兵。以安。此土而軍士愈譁。大馬失。勅令裁罪。擒賊自。令璠仍暫駐軍。有召勇。以朱振代之。明年乙酉歲。天祐等。擒叛。奔奔。等四人。錄。又。關。道郭巴

子流四人助逆焦隱雲等三十四人詔令分別礮斬有功之役俱候蒙降旨處四載而有洪中之小變已丑歲雲南撫臣歐陽重計備軍多異姓月伍以饗餉者今歲之苗月者悉衆衆無隙隙門重至遠給印如初按臣劉華幼重等取軍無術勒令致仕卓亦以糾劾過官請補外任科臣夏言曰撫按卿命萬里之外操縱舒徐人莫之逆者所以尊朝廷重名分也軍卒一譁而撫按皆罷明紀律養廉何上切責之再越四載而大同又有殺王將之變憂已嚴屬自秋邊報也大同總督守將李瑾議于城左沒敵四十里以還廣陽而劉親督校精楚殊惡殺李王保等環堵集衆思亂往者七十人共投珠樞臣潘倣陳驥官苛刻以激兵變請豈勿問督臣劉源清請討之本兵王意議討果壯寬臨從降聖書責扼撫協力勦撫倣乃計擒首惡若干人時源清駐陽和下落曰五堡之變朝廷太寬今復饒主帥天討必誅自是五堡遺孽皆懼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師不臨城致有人言我當身討之乃率甲士三千人捕而所捕乃皆捕賊者因故誣之耳倣乃更捕八十人既久諸卒拒不納源清乃督兵入先進食臣孫允中諭令釋兵以迎城中就傳兵來降城更振威報允中又捕二十人餘稍勝狀黎明源清斬關大殺五堡遺孽俱順頤之副將郁采

兵至亂共迎改殺付一大微馳往諭應曰城外虎恭道未尚給我耶時本知欲大發兵征討乃請華學祖爲糧臣故帥江桓爲大將出師勦之既至鎮撫祖請假金牌入城撫肅誠慮其北連虜謀也源清乃言宗室諸官悉以從賊承其議進攻之源清令唐即李文文之主政楚書穴城水灌之城守益堅復潛出誘虜入寇以脅我師卻未禦之不利諸卒鼓譟應虜引首入城指代府爲副虜留精騎待府我師而分掠應州等州諸路戒嚴上納夏言議曰叛卒謀殺我至帥法不可縱然特赦人耳源清采貪功背殺傳虜城以致却因虜大同北門變害相宗所遣必欲城破大城同虜兵謀殺源清等事之詳見前

張璠應州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謀以重使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自夏言以撫之說進而源清采已大屈併恐亦折屈矣源清乃始乞休命以張璠代之璠甫至即下令曰勿攻城城中卒登陴慰曰吾等非致主帥者畏死自保耳璠令楚書入諭用兵非朝廷意速獻首惡免死是夜即斬伯龍三十級獻軍門璠祖乃入駐即撫諭賊將璠馳至退兵三舍外將士以次上謁璠明按臣蘇佑亦至城中大定虜聞之亦引去事關璠等

實有差蓋大同兵素驍悍自江彬擅調彼益恣肆繼以五堡之役殺撫臣文錦將繼又以沒沒故殺鍾繼巡每甘言慰之稍不如意即反唇瞪目或飛章詆訐以相挂撼甯將梁震爲大同帥既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虞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賄時曰鎮女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夷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共泉自是鍾其精稍缺鍾則震之功居後焉先是文錦被擄適周金撫延緩宣府報至金愕然歸關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率軍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撫臣呼衆曰知之矣曰若輩以縱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金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越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恃以爲命縱投之亦使投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遂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府督臣以苛刻失衆金數爭之不得督臣又以引鹽數萬與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諸教請控不從且欲鞭之泉遂憤然面罵四圍帥府金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金金自尋在也母恐即便服出生院門召諸將官防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欺騙哉之軍士聞金不愛罪

若也氣已平乃擁旆而前爲諸將官謂曰非若輩罪也是提督者賄利不恤我衆耳金從容懇諭以利害衆曰公生我始慰解去而督臣自是亦心悅金延宣府舊衙金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開城舉開達時撫帶四五年訖無賊事人益以爲才至是金去宣府已八年大同復殺主帥據城亂金時起撫保定矣遂往扼紫朔榆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按臣李新芳者有疑疾入其邑卒安礮聞之驚悸以邑令周謙謀已散之死庚午守李騰霄爭之又以守赤澤已先牧經歷吳尚質榜掠備至令吐騰霄叛狀不從播至死且遣吏發卒捕守一城盡空金聞變星馳撫定之上帝被臣罪狀而臺長底其屬爲之訟免金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金而需新芳金不但大有造于廷宜即真保亦厚被其福蔭矣更越二載乙未歲而又有遼東之變夫遼軍何以又稱亂也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所從來久矣操臣呂經敕行清革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樞冊追牧馬田召個徵驗由是衆怨之會經巡視庭陽總將吏並城築圍牆及臺滑吏希經意督役嚴急諸軍遂大嘩群擁詣經正罷士及免馬因租劉尚德以中軍爲經信用時遂在傍叱衆退不應經怒告者將皆之衆益閭爭起歐尚德經倉皇踰垣走匿苑

馬寺幽室中衆軍遂取僞役給焚之鳴鼓鼓糾衆段途人
投之械刃盡閉諸城門由故將軍高大恩於侯欽據以爲
生尋圍苑馬寺得經盡裂其衣冠執付都司王傑守將
劉淮以狀聞卻請令按臣從實查勘先令訓導李鑑入城
宣布恩威令衆軍悔罪守法各歸營伍毋得聽調估終官
田仍令照舊營業尙德革職監候聽勘經改多計偷生
畏誦宜取回別用部俱如擬時曾欽廉部撥務撫安凡經
所指蓋爲衆不便者悉罷之于是亂軍稍就約束城門燈
開高大恩自投於獄就逮被逮陽分部將士令崇宇延學
如故乃奏尙德等是逆經失經字狀而爲軍士乞原罪下
都察院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賊害主將罪在不宥海
臣願爲請赦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令軍士未有返
叛之迹而乃罪尙德以激變情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
正罪而各官參論大小不遺非法詔下樞部再議以聞部
終以銑言爲是請即懸榜省諭其開端誣譁者不遇數人
擬按臣查資遠問部從部議尋陞韓邦奇代經經既得報
遂入廣寧治衆中軍表請者素語事經振扣諸軍月糧草
價爲飾裝其悍卒於營壘等租違陽前事復鼓衆倡亂出
獄囚囚中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爲經摘發因恨經遂率
衆特挾搭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尔汝我餘丁微僞役

銀印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後能虐使我衆增種村耶暖
所拔髮裸而置之衛獄取媚婦一人同桎梏之據守五門
復入院聚諸公謀併獲私籠線火熟之延燒公署及儒學
東廡一時俱燼遂破庫切旗鼓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
日夜明日經經及瑞因首揭標遊五門間孝兒且行批
其類密辱備至隨復繫之獄有管糧戶曹即率欽吳案經
所城草價及冬衣布花等類且要給贖濟貴希銀幾萬兩
殺將領將沐監王經及將劉鑑等各取言珠阿經激變
遂率衆而亂故將郭永少司馬周述赴追撫無少宗伯
黃宗明督前將遼陽史果圖注于清激冷重獄苦役始
更正置然而起誰殺之此正法不宜復寬貸即獲得
竟棄斃將諸連官散處經瑞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遠問
近奉請進大臣經勅部命少司空林庭樞出爲督臣以行
時將順城郭將劉雄亦爲其都平王經等所囚雄以行
壯歎絕望等夜縋衆入其室書掠其囊篋執雄與其子數
進頭反對之還諸生皆開城門鳴鐘鼓一如廣寧而官軍
驟見經者遂將經縛獲許爲天授謀脫經也復請馳捕
經及事敗重罰經經亦論以初福乃出官校越三日力
自盡村實經等以其事聞經案校被獲等疏中來之

有楚軍之變湖廣承天衛卒以求需日糧推知入府邸擊
書史府卒郭文茂廉得其首倡者執而鞭之至死諸軍金
益憤因大呼晉屠文茂良久得解事聞詔以軍士玩法厚
及卒臣漸不可長遂令嚴捕究治如律前後參考凡途陳
宣大義旬間濟軍亂之變無地無之然不久戾息無推盛
治蓋亦一時氣運所致有不得不然者與
顏季享曰國之有軍以威亂也而反以作亂何耶不以
餉丁田爲解則以違戍候役爲名而倡禍西北效尤若
皆曰不知其後視其前從衆軍亂朝廷即大振威武豈未
嘗懲吾輩而殺之盡無遺一德完局治何畏焉噫是亦
注輔時有難處事集上議
不擇賈生愛之防微杜漸早計爲得以致交銷之變易轉
軍永力言不可撫他日尤應督集將有河北諸鎮之番信
也弗緩而不問將米肅不可謂是之致變目前慮且立至
即首中丞錢其大方舉綱始未嘗不撫而後乃稱相正其
法然則周鼎鍊金之製宜平片言解疑陽歷將領與李可
馬達之戰而兵克以類名給金補餉不可謂非亂源變之
大權宜乎哉

征土備案

世宗自與邸入正大統將至京輔臣楊廷和請由東安門
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從行殿受篆由大
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郭中具儀汪途激上謂長史
袁宗舉曰遺誤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
聖天子作用已于此窺見一斑矣以故終其世西番東倭
南蠻北虜未平之亂悉以次底定而田州思恩並得安戢
則沈希儀之功最多天下罕知之即有知者亦未悉其德
極矣幽苦心也希儀自製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驅馬手搏
賊在永安堡陷而舉中應而漢王首前趨之希儀無
顧慮以過錫排右足履乃顧希儀者中決項死之誓乃所
首于鏗間斷其頸車又射其首竟却其遺兵而窺義軍
賊寇臨桂掠而還舉希儀追之果有兩腔賊伏兵丁數腔
以伺使熟搖以某腔閉告而導官軍入丁橫希儀擊之斬
開隙而入果無其守於路擒賊者數人以丁橫之賊告遂
率以導果而熟搖亦以希儀斬閉陞告丁橫之賊賊遁趨
巢大破之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讎者告希儀倉卒
部五百人往扼之待于江岸駐白而寨去蛟龍滑石兩灘
各數里諜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希儀曰滑石灘狹行
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鼓能灘潤泉成列難圖矣吾欲系

其羽而王之扶令製旗軍中扶唐竹馬辛岸上綰
 我以為緣頃刻成數百旗樹之蛟龍灘今羸卒數十人守
 之燃柴煙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希儀分兵兩岸
 而潛以小艦載勦卒伏葭葦之中賊濟旦半希儀以礮乘
 流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水陸夾攻賊後行擠墜淵盡俘
 之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希儀用奇往往如是嘉
 靖六年丁亥冬羣叛督臣姚鏐奏行誅一日召希儀與計
 曰歸順學璋狂婦翁也當助猛奈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
 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狂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
 乎鎮復曰猛乘上銳之勢據其下如建銳則豈得諸邪厄
 矣素何曰此不足憂上實大衆鎮復鎮復素與素交所為恨者
 懼謀耳非有遠志也猛難田州而平女玉帛皆在彼或乘
 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鎮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
 閉不能歸矣猛又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希儀所料而學璋
 懼敬希儀希儀潛使人于璋于是鎮進兵五分哨入猛勁
 兵盡在工竟請將莫敢當猛者希儀獨將中哨當之去工
 堯五里而軍進攻猛堅而糧盡乃潛渡江前左哨將乞
 發請併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為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
 足試君心耳遂還夜以奇兵千餘騎令從間道繞出工堯
 背立帳為號而黃餘糧為稀糜食士黎明合戰賊殊死鬪

我軍却磨而返又却希儀說斬却者一人恨其首以令軍
彼麾而進乃先所建聞道幸則皆已至登工堯山頂立纛
矣初瑋院與希儀約使圖猛以故遣兵二千人勝爲助猛
守工堯遣精卒千人名譏女居猛左右實爲間瑋兵在陳
後望見山上纛大驚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
陳却亦驚而却我軍乘之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遂入工
堯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奮甚欲出走交而瑋卒指猛
所欲走給之曰此路背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
不得已從之瑋待于境陽淫而迎之奉之別館以子女歌
舞飲食慰留之而陰遣使報希儀於田州時瑋使報猛新
降劉式瑋恐其連及希儀故遣使報希儀以萬人得歸順
在者事順洩而諸將煖希儀樹彼復據坊以萬人得歸順
急索猛瑋先覺之以生勸獨軍而告諸將曰猛誠有之公
無急也於是辭猛斬其首張送希儀斬他首賞猛屍以
與諸將諸將喜於得根而擲軍廳繞軍門則希儀已獻猛
絃先泉一日矣猛死田州希儀置猛子邦相於關中而猛
說流官希儀曰思思說流官反側至今未懲田州彼然爾
賊行合從且復起鎮不聽十何田州首盧蘇果思思首
王受連兵劫城希儀又曰爾首能用其眾以復故主爲名
今若返岑邦相自聞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首處
受縛矣鎮復不聽而徵兵于萬征之輕率寡謀振莫果

府衙撤下我府按史知之多人知則沒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喻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果給經能保不爲賊得自後遇率兵入巢未嘗先期脫勝則上首房督府而以避遠追賊至巢爲解督府亦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者僞嘗欲動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伴卧病所部入開病謝不見明日又入問希義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退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僞也希義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期後則又走之他巢他巢之則又走之此以爲政經稿蓋谷者俄每出必先驚其尤賊猾善戰者支毒也四應城內見者股慄常以甚廣要隔遠其夜燃油所止布散遣人薪火若地以時貯火衣襖及糧食與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盡驚曰老沈來矣舉妻子潛避伏上山頂兒啼女曉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會且虎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何利至此安處下山謂之則寂無人陰使人至城謂之時希義所遣示稅者四報諸巢同夜舉砲明日諸巢所使爲謂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巢人亦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既而謂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他府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砲者誰耶鬼耶自此賊益膽落或易

面爲好婦僞而柳城一童子率牛行深山無敢謂者矣希義在柳城先後十三年名賊宿將幾盡而羣扶諫者馬平四都陷賊也兇猾殊甚嘗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匿巢三層巢者乃誘率兵勦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集時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又陰使殺兵怒而挺刃徑奔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殺狀希義伴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夜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殺聞之以繫其心及後熟僞謂諸狼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章扶諫則還汝妻子矣僞謂四五人來投希義僞爲爲之盛饗稱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與妻曰弄沈公吾爲狼兵殺且難矣矣巴而想相誓曰唯扶諫非汝妻汝娘何不縛以贈我諸婦心到而別復見希義希義曰欲得扶諫耳諸婦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獨共也吾且爲公緩圍之希義曰諾備而去之諸婦踪跡扶諫所在雖往各以言觸之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婦因曰我輩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耶扶諫喜諸婦乃解之曰余官府房我妻子而穿山竄與守堡百戶及把司俱在山晚今往劫之三印如賊耶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爲憂

妻。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醒，則當益氣，諸衛而傳之。置嚴洞中，而使熟衛嚴希儀曰：「得扶諫矣。恐見事可遣吾妻子于三十里外，相見希儀以爲苦，不遇諸衛且謂吾亡。於是銷諸衛表，刀快之以行至三十里，便熟衛諸衛曰：「爾且切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殺諸衛。諸衛曰：「吾獻扶諫，懼公可遣吾人至嚴洞，自取之。希儀處諸衛有變，乃選健卒十人入嚴洞，是日得扶諫。吾且責汝若諸衛殺汝者，吾且重賞汝。汝以十五人升之，熟衛而責其妻。子曰：「十五人者，爾於汝妻，浮塞稱矣。至嚴洞中，果得扶諫。以出諸衛，則嚴希儀已死。而妻子亦至。復曰：「必得易。希儀處諸衛不待諸衛且謂吾亡。先遣諸衛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刀快諸衛女，欲諸衛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則月獻耳，則心手反新之。而懸其首于城門。諸衛出，及城，乃見之。無不流涕。諸衛既熟希儀，威信希儀，嘗謂十襲征他巢，雖難，然不敢不往。牛畜盡，得以待。得首，勝生曰：「脫拔兵爲少，希儀亦盡以所俘牛畜賞之。自此諸衛互相攻，則不復爲患矣。十六年而有岑金之變。勸恩厚仕官，各解族，而立號官，以其首徐五章，貴爲土都檢，分掌其兵。勸恩于紀有德，夷民皆得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終反，創不

靖常破漢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恩生口以歸久之，中一人長大而敏，因詔言諸子而名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首，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首咸然。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首聚兵，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夷人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將既誅其首，楊蜀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詣賓州，應某爲糧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欲往投金。時希儀與諸夷酋皆在賓州，蜀人言曰：「蜀小主人在，則往希儀方處，金之危恩，思未暇慮。蜀之在別腹也，聞蜀言，蜀心駭然。金與賓州數有難，蜀則以此族張朝，蜀州危矣。然則蜀則咽喉嚙嚙，嚙嚙則摩右盡驛，而何有于恩。恩此事，不可急圖，蓋以計款之。乃換色好語，謂蜀曰：「汝等往我夷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海第九子也。蜀聞是言，固已刺心，希儀復低聲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蜀而呼至。岑所曰：「爲我語金，若欲官，必毋殺入初城。金能聽我，言可以投訴我，及諸上司，蜀唯唯。遂予蜀十金，而以花紵約蜀懷中曰：「爲我寄金，得官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復給蜀口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蜀曰：「金誠當盡力，然彼方倖德，安能辭此。希儀笑曰：「吾豈遺責金耶？且欲得一衆爲信耳。自是益信希儀，無他腸矣。蜀出又呼反，謂之曰：「我果

忘之。輩貴徐五。今分將恩惠。素使汝亦化金。可養備之。請金。其如希儀言。金大喜。因率兵五千之。解國歸。以是門者懼。急入報。請無納金。希儀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納。視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眾散入城。因與諸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裹甲。見希儀。希儀曰。金來乎。曰。來。大金叩頭。潛以萬金幣于奉希儀。希儀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公不敢忘。報公于孫希儀。然曰。汝上官多不知恩。汝得官。日忘我矣。死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希儀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出一征。乞金功與汝。頃之。而爲金辭曰。汝賂我備其。憲公。獨無賂乎。金對不。希儀曰。衆罵。子吾爲汝致之。希儀以兩帖子示憲。副笑而焚之。于是始遣金詣道門。明日希儀遣金。餽之五十。酒五十尊。又明日。憲副猶之。如希儀復召。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我殺金。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今以什汝。留乃日夜甲。而饒金爲備。希儀遣其姪至金營。與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于希儀矣。希儀欲縛金。而憚其衆。群按。既在南寧。將誘金至使館。執之。乃請憲副。先請按院。各語之。故始謂金曰。吾早欲訴。公吾代詞。因爲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于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于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

上官。裝衣青衣。羅採中。而先我。馬今五千人。役行。全如希儀言。路中飲食。希儀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吾。使毒汝。則奈何。今而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金如所言。且益以希儀。爲安。已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希儀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惡。以五千人往。則人亦疑汝。不若散遣三千。而選心腹。使辛二千。以往。是汝不微。而坐息。人言也。金從之。選二千人。往。復行一。去南寧百里。又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使人衣。糧。不給。不若以千人。管于此。而以千人。從爲餽。金又從之。尾而至南寧。希儀。金入見。希儀。按。臣將。慰曰。吾官爲汝。奏請。至日。遣人至金營。備其衆。因留金以待。命居五六日。希儀度金衆衣。糧。且盡。使語之曰。思思去南寧。近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可復遣其半行。金所遣千人。營百至外。拈久之。亦以乏。糧。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散處城中。希儀欲縛金。而又計五百人者。迫死。而根。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迫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希儀請于按臣曰。今且去南寧。而以金。能可于路。國之。至思龍驛。忽報。希儀。將萬人至。賜以迎。按臺。而陰襲金。金驚而逃。希儀聞曰。禍矣。亟呼徐希馬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

汝安得私擊之。是時金尙駐近地。聞而驚。徐都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希儀言。乃復還。希儀行三十里。金遣伏候希儀。希儀曰。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府。則貴五且奈汝何。金馳入賓。希儀復自按臣曰。金入賓州矣。院道至是始有人也。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希儀。居數日。幕徐復私希儀曰。謂甘心於金。希儀又怒罵。希儀亦莫測。希儀計所出也。希儀尋請於按臣。散遣貴五眾。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人。與楊留所將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希儀遣留殺手百人。護按院往郴州。而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按院往郴州矣。以盡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衛乎。至五十里。金欲迎希儀。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希儀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遠。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留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首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于路。躍馬而進。希儀以機責其首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病創臥然。尚以希儀愛金。故被扶不敢志。希儀金至柳。入參府。希儀命夫人見之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首。是時諸大酋共五六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皆營于城外。柳城故

有衆兵二千人。足以虞。希儀將鎗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按院三百人。護金。而以三百人入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獻謂金曰。卿見于汝。往時懼謀。又懼貴五。通意嘗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飲至醉。見役送狼兵鎗之語。且使人召留于城外。狼兵夾其左右。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希儀。希儀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千金。勞留。留愕然。希儀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固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爵之。留大駭。泣下曰。留主人也。希儀曰。汝爲之而欲誅衆乎。希儀意又欲以衆留于其黨也。留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戰栗。希儀復曰。我請封武。希儀遂令希儀。其爲留奏。初矣。因見留于按臣。勞賞之。如希儀見。副憲。副勞賞之。亦如希儀。勞。外二百人。并酒而令帥之。還賓州。遂令留。擄散。散遣金。共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他無所及。留既擄見。始又慮同行者。將已賣金。相殺之。途日夜。馬蹄。備奔歸。顧之。遂發病。死。金共聞。覺。散去。乃以金。械送按院。按院之。恩恩。復。早。希儀。見。督府。於。檣。時。鹽。船。八十。餘。但。映。賊。不。能。前。左。江。孫。泰。將。千。人。送。之。不。能。上。督。府。以。命。希。儀。先。時。希。儀。所。映。賊。中。太。首。侯。介。下。嘗。出。謁。希。儀。寄。云。羊。令。公。丁。牧。之。至。是。遂。入。取。羊。公。丁。奉。奉。至。希。儀。命。諸。鹽。船。并。船。公。丁。而。稅。之。護。船。上。映。

公丁身居希儀舟尾命其從乘小舟護船嘴曰吾以身質于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希儀因遣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時左江憲臣聞公丁在官舟欲掩捕之而密言于希儀希儀曰人信我而我許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憲臣猶豫未決希儀陰摘公丁告之故曰可遂歸矣公丁泣去而後所遣班首護船船上駛者亦主不失升斗解所聞之者曰孫泰將千人乃不如並募將一班宜希儀勇機警善撫士其財與所得俸祿賣馬牛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索私財以行先登事斯首有就應發賞不決頻刻數然希儀此力希儀嘗笑曰人以貨財積貲而得官吾以貨財積貲而得官豈高非計哉諺者謂世宗朝名將數人北則馬承業震而南則希儀承魁喪長觀而氣特沉毅見人頻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而精悍目炯炯獨人議論磊落激發皆附謂偉男子也希儀嘗言當世困苦良難是在幸聖嚴嚴不能展曉嗟若希儀者猶爲未盡其用職

顏季亨曰論者謂自廣西爲將觀山雲之倫能使衛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番人攻番前此未有也愚則謂自爲將者不忌貪故岳武穆止厚俸以不怕死而薄賞以不要錢獨山雲者感于鄭率所言白袍點墨終不可渝居官賄

貨國密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望子尋前後數語遂舉手肅牢曰教我教我終身不改其操然止于不納賄西珍貨土夷饋送耳若希儀則多蓄財以出兵就陣希儀死其夫人又嘗脫簪鉅傾筐篋給賞諸僮婦以佐希儀所不逮尤願古所未有也傳聞希儀在滇中入銅平果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即所可知如計取草扶諫義豐船上賊已大驚人所不可及矣况轉奉金千餘府而莫思思以承安謹有能出幾許深許如斯者哉當是時使希儀不先款留則金必不至且攻城殺人貽禍無已即不然使希儀在南寧病金賓州病金則困獸之鬬何所不盡又不然國朝吏才稀薄連坐幾多使希儀聽命徐升心千金則兩卷相聞而至亦不免受其要性希儀緩之又緩以漸脫金千五千人之手若劉蕡然待其爲一夫而後辨之人以是益多希儀之算而希儀諸士首亦益謂希儀不可測也乃其所最得力者便在大得士心希儀常集危病所都卒至自戕于神前以壽字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備最後一人至以箭穿喉呼希儀何以得此于士卒哉驅之臨陣死敵不難矣

征安南案

安南即交趾乃秦皇所併桂林象郡地。校林爲廣西象郡。則交趾者是彼其地自秦漢以來皆爲郡縣矣。五代時爲劉隱所據。趙宋雖未能收復。而章泰文移猶稱安南道。至孝宗始封爲王。遂稱國矣。沿習已久。人不知爲自郡縣之地。遂以高麗緬甸等視之。何其舛也。國初嘉安南王陳日燈不侯。往討。首先納款。順以其國與之。假以王號。使因俗而治。作屏南陲。不侯衣冠垂之祖訓。桑遠能遵德。是尚焉。厥後陳氏徵黎氏。無以臣款。君抗。後天便玉臨。屢加不允。參謀諸員奔走。赴難。黎氏中。當是時。休惕。水。未。無。而。有。之。誅。其。君。而。其。民。爲。之。宰。制。疆。界。提。院。官。吏。龍。編。再。觀。官。儀。赫。手。振。古。無。前。之。績。也。雖。典。味。精。廉。徵。求。太。驟。爲。美。醜。所。弗。堪。而。薰。以。學。校。風。以。詩。書。規。模。亦。弘。遠。矣。奈何復古郡縣之功。而變而棄守交南之議。與。造。我。世。宗。御。極。復。有。出。師。征。討。之。舉。蓋。由。宣。德。初。黎。利。猖。肆。舉。兵。煽。亂。南。征。累。敗。殲。我。元。戎。出。掌。交。趾。有。按。大。司。馬。陳。洽。以。被。執。不。屈。罵。賊。死。大。將。柳。升。以。渡。橋。伏。發。被。創。死。副。將。崔。聚。及。史。安。陳。鑑。以。招。降。不。辱。死。李。慶。憤。病。死。蘇。江。府。守。劉。子。輔。以。城。陷。力。屈。自。誓。真。不。汗。願。手。遂。自。經。死。先。後。文。武。官。吏。死。于。黎。利。之。難。似。此。數。君。子。而。外。其。百。千。湮。

沒不傳者何可勝紀。斯時內外洶洶中園厭矣。善矣會聚。利遣人進前安南王嫡孫昌表乞立爲陳氏後。左右班大臣張輔。慶義。夏原吉等皆言此黎利之禍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弱。而輔臣楊榮則言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得士奇。即云。榮吉良是。初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郡振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于交趾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元帝棄珠崖前史以爲。莫何謂示弱。請決計允從。于是冊封陳昌爲王。罷征南兵。既封昌。又表昌。卒。色。字。國。侯。命。給。於。壽。壽。而。自。立。也。因。遣。使。來。貢。謝。罪。諸。封。廷。臣。又。請。與。師。討。之。詔。不。許。遣。官。封。利。爲。安。南。國王。自是朝貢弗絕。夫士意以求立陳後者。祖宗之初心。乃今而後知求立陳後者。黎利之託辭耳。實則利專國也。久輔等謂此出于諸斯言。驗矣。其如朝議之志在息民。豈非問阿。乃天厭凶德。利亦卒。廢子狂。惟奸臣擅權。操。當。督。殺。良。民。享。國。豈。能。永。久。延。及。正。德。末。年。不。敵。十。載。其。孫。黎。淵。又。爲。昌。子。陳。水。所。殺。國人共推立其從子黎譔。治。國。事。果。出。據。諒。山。諸。郡。黎。譔。稱。王。至。嘉。靖。十。六。年。安。南。有。其。登。庸。者。始。以。漁。人。事。昌。克。歸。黎。譔。屢。立。戰。功。封。武。功。伯。

鎮海陽以計略應左右得典兵柄妻謝母生子應乃除詔
左右兩軍橫過攻之不克敗走華清登庸遂立其子應已
而訖庸自立爲帝收元明德復傳位子方流自稱太上皇
乃奉檄清華謝走化州又追走老嫗成故臣黎嗣等立其
子罕甫七歲居木州是時臣鄭維衆未奏貢不道由真登
庸不執道路賊併索則集逆狀請天共討之 上遂命
大司馬毛伯器帶威儀與大將仇寬師師征剿兵至廣西
偏溫微兩廣同差銀士兵及徵雲南進兵又徵陽遠鄧縣
各備諸額分並兵爲五萬八千奇兵三哨四萬二千
雲南兵三哨五萬計共計三萬一十以大衆
萬進等參置糧運仍兼廣西自甲辰會滇撫汪文徽
與黔國沐朝輔重募南兵爲前鋒後其諸老阮景等八名
僞印一亦太蒂一通奏聞 上以登庸燕並僞作大莽法
在不赦起伯溫等速提兵討庸伯溫乃馳檄安南諭以朝
廷與絕繼威德意安南吏民能以郡縣歸者即昇以郡縣
伯溫登庸父子者予二萬金官極品其登庸父子能率籍
衆赴亦得以不死登庸懼與其酋阮阮如結誓乃肩輿
頭詣軍門降獻上軍民土地圖籍請奉正朔及改印以守
國祚開 上乃授登庸加統使給印世襲文移往來開道
登庸已死遂授其孫福

復逐黎氏而有其國傳子茂給一切謝恩辭如初廷
義使仍故弟罷賜宴稍減供饋以示非陪臣體竟安
南疆土則固已洽于夷矣
順季亨曰交南之役追悔已事一誤于張定興輔之召起
再誤于黃太保福之得代使交人懷畏使德兩失之以委
棄封疆前已反覆置辦詳哉其言之矣茲不具論獨安南
棄守之議二場意在息兵養民則諫善也然當時安南設
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九十所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安南一系數萬生食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其忍之也書之鄭縣按察使兼署安南而仲調之矣則
意中國之人物以爲僑寓之臣僕爲生而固足惜而操
天朝威重則尤可惜也當日南疆之所望而震焉者定與
耳定與固者飯無恙何不使伴爲出師以與黎利約使必
盡歸中國之種類然後從其請而封之以保全此數萬生
命斯不爲仁昭而義著乎乃峻拒無名示弱之至言而過
德往權掩而撫夷使我數萬生命委爲異御枯骨千載而
下猶令英雄墜淚無已時也而說者乃以我 宣宗之過
信黎利併疑我 世宗之寬貸登庸則非其倫矣夫莫氏
不道試其主而奪之位罪誠有之顧其西之臣民帖然比
輔感其惠而忘其讐則其禮遇于黎以繫結其私者非一

張左右翼夾擊之殊斬萬計而八寨悉平八年巳丑歲鄒
清改左江備兵剛愎忠州龍州土官罪惡日甚清不勤一
兵而坐擒之盛圖晏然九年庚寅歲頗毒爲浙中方伯若
賦發科誦調補吏皆吏蠹結而政所不敢問者悉拊
根絕蔓振刷不少微文麻料紛隨事刺裁司無留政先星
守台州故事台武衛諸城郡治修築費率爲王右乾沒恒
歲二築築輒壞獲鈎待所侵應悉沒入爲城費罪人經
故所諱三城特完郡湖海盜賊不時出沒貧民業遭飢
苦避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彝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
轉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貧軍僉得肆侵至
開陽定興縣會李參政
支楚有期軍皆給足而貧民無所牟利矣鄒南湖江多水
患有中津橋且壞彝修復之因築石堤而廢其上凡數十
楹人莫喻其吉巳夏潦水警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陷以
千計乃服其先見云越十載庚子歲江上大盜黃良泰等
等聚眾馬駝沙爲寇仙丹陽迫於滑舟由孟廣渡江夏初
舟粟七艘殺運卒數百人商船被掠尤盛執捕官繫橋半
射殺之遠邇震動南科勅該府官不溝渠以政官體遇
乞置之法上以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職譴何令各臺
俸置理有差再越三載癸卯歲湖貴苗久結山嶺以叛守
臣不能討以聞特起萬鍾爲書撫開府廉州徵諸路王兵

攻之不克至明年甲辰歲苗遣人誘苗歸龍來以一千戶
爲僑龍至遂殺之彼亦獲千戶相當乃遣監司備諸土司
以牛酒魚鹽粟米官具慰悅許保湖苗暫息苗苗強如
故錢遂離平班師功賞還叙有加又明年乙巳歲是無以
淮楚間郡盜蜂起嘯聚漢江攻剽州縣請設憲臣專理剿
議推刑曹郎卜大同爲斯黃江防分臣程符在黃髮
經防甚具盜屏跡焉越五載庚戌歲撫臣張岳至校勘
兩省官議皆謂林菁深密聚討無功撫之便即不繼撫以
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移縣
令徐文伯去出府署黃苗苗知無益久戍府亦疲
乃大興漢官兵以進時守將石邦憲以印江失機被前
劾制下當解任聽理岳歷叙邦憲功次上疏留之遂屢破
苗寇岳乃旋職各有擒斬俘獲二千入賊首有名者五十
人擒獲能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弟未逮
至餘賊逃匿林菁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發所窖
藏米穀殆掘無遺具以捷聞次年辛亥歲龍許保昇昌苗
等糾合湖貴叛苗出劫思州府殺吏民掠奪載稅去允簡
諸官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懼允簡等
遂歸由小徑各逃入林等岳檄諸將追捕之未幾各兵擒
新湖苗渠魁數十級再越一載壬子歲苗安邦憲陳擒龍

許保吳黑苗二賊首邪憲審遣使入勸諭前將得許保知許保至烟家會聚紉至別所辭歸以獻岳岳之黑苗經深山乃故後獲之令尋釋諸繫者使偵知匪所命劉南等入岩襲斬持其首出諸苗據去極爲乾脯索價相百金得之以自低乃泰聞其情揮田應朝受委緝捕會警詐虐有司不能制及官兵討諸苗多方阻撓此徒恃其叔田勉勇耳岳以計執勉杖斃之應朝懼意臣苗若遣使自釋暫令自效以贖不從既而土目共擊之乃皇遽求贖岳伴釋之令從征追諸苗破併數以殉湖貴苗悉平又越二載甲寅歲歸德守尹仁以師尚詔爲河市老人任以捕盜遂積謀逆叛給衆危日舉兵都以他事遣卒至鎮尚詔疑爲偵已執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時已有中譟矣開閤納之初庫獄稱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宮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宮以免而尚詔家多金珪錫姬尚詔既出城而柘城亡顧子乘虛掠所蓄諸其姬姬識其人以語尚詔遂圍柘城索之不從乃破城獲嗣之因與公私格度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二人縣令執其人縶城與之各斬首撫臣楊宜徵兵勦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人後以次誅滅時胡松撫江西值流賊突殺長吏松受命即率漸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始廣西賊帥張連

者縣懸獲得爲諸首賊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群盜時出寇掠邊郡苦之諸路共攻討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松之功居多云越十二年丙寅歲南嶺督臣呂朔言江南賊首謝允棟賴清規等聚黨構亂攻畧城邑衆且數萬請任臣誅剿不效則治臣罪從之果不久討滅顏季亨曰善哉汪給諫應翰之言曰得盜大畧止于安之勝之而已竊以爲勝之又不若安之而其所言安之之策無過擇守令此千古至言也蓋所自起迫于饑寒者過半若守令賢能爲愛養撫育則所消之千未然者多矣我世宗歷年最久聖化所感賢守令何可勝數以所聞徐九經者初今句容諸所僕科受役預爲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遺一隸卒下鄉落謙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點者多自引去凡從賦運解費自不同點家趨輕而資重久不相當九經審得其罪要諸豪頑之神而審劑之既定爲闕使柘各以分去毋恨色平居謂即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祖爵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結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遠歲大稔穀價賤貴民至肩輪而食御史中丞發庚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糴取其直千官九

經曰今流革數述數百者幾何而徒以縻縻者皆
豪也于是從時價糶其半還直于官而取餘米糶者三
老受而分食其餼者居三日報餼者起矣報按糶餘尚
多使糶力分員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傷富人殺而
取償于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糶有十七人無貨而
還糶者捕得立坐之法曰是非饑民乃風益以熾文其惡
者威備相戒道不拾遺九經于單亦無所不極意而取
索乃特嚴視諸博士弟子歲時課藝論文僅粥膏油之費
不貲而其郵郵駐者德之又方干事上幾用此得罪會偶
與京兆仲史中丞佛然乎處米之不平價以糶也而諸生
見德者乘間中以蠶絲中必盡其見辭色父老數千人擁
而廷見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
已中丞意稍動下曉將曰今不宜若等敢且移之胡謬無
也眾遂大哭曰必殺令請死于此因極叙九經救荒諸苦
美與居恒香狀且底無耻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懲而
中民父母民豈不與俱生中丞意解東走終不釋謂此強
項更好以抗上自為名喉中丞報命入所制中事下餘部
大眾幸無決厲色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
舉而制耶乃論論甲丞平外而特留九經時謂中丞力不
能勝一縣今也積九載始遷王曹王政將治行而民無留

之彌月不得發爭延前過令臣應矣臣能抱米而泣曰公
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
公九經亦揮淚曰愚以訓而曹惟險與勤及忍耳食則不
費動則不應恐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啻肉食
惟酸菜做脫粟嘗園一菓于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
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九經所立某而曹勤儉
于上曰徐公三字經又如襄陽守徐威值妖民感眾禍巨
則成計際際魁首從不問悉解散武定州守唐侃居官未
嘗一日勢去平糶組衣數會章聖梓官募承天道憐州
諸內閣界穀粟此諸太東陳楚州縣官宜官供養不勝
死欲以恐嚇錢同事者並逃去能獨不去昇一穴移移舍
中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諸錢所受錢乃指指示之曰已
謝死矣矣錢不可得也于是諸閣傳報相視真能難一事
辦廣東方伯梁材為政一以便民為務頒發載遠凡入民
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視為監督主裁者不得高下其手
當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提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貨
弊曉守令而下使實盡若此劇盜且轉而為良民矣此以
知終世宗之期由守令多賢清消賊盜即間有起者亦
覆不旋踵問不其為民意也

征海倭案

倭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元初許其貢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貿易不請所欲輒輸城郭抄掠居民為害最大世祖乃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范文虎將兵十萬往征之至五龍山颶風大作舟盡覆焉于是終元之世不通中國矣
初洪武二年倭素出沒海島中侵掠其地殺掠過常守將翁德率官軍出海捕剿及其未陣揮眾衝擊斬首生擒無算盡得其海舟兵糧詔加陞賞自是倭眾皆畏懼不敢復出沿海遂寧至四年趙良弼其王良懷爾能臣則來降
思苦吾邊不能則善自為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誘我襄以兵今使得母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牙之族為其言所以來宣固宋威德皇祖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未幾復入寇侵掠自如瀕海迄無寧歲命廖永忠吳禎等先後往捕大有俘獲已又以丞相胡惟庸謀逆倭乃匿兵貢艘中以為助通計高帝知之大怒示後世永勿與倭通著為訓永樂四年對馬岐臺諸島海寇劫掠居民詔勅倭王源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成祖嘉其忠勤贈書褒諭仍賜金幣器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山立牌製文思

寵殊渥倭性貪婪不恤又寇內地至沙門島陳瑄督海遠至遼東舟還遇倭率眾追至朝鮮境上焚燒舟船盡殺溺死者甚來鎮守遼鎮大將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場初江至這時更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川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場築城堡立煙墩瞭望茲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為瀕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來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場上小集備之翌日倭賊數千餘乘海潮直逼場下登岸魚貫而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眾如入無人之境江令騎師秣馬暴不為意以擣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自日暮陸軍壯士潛燒賊船載其歸路乃與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場下江被髮揮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眾大敗死者橫什草莽餘眾奔擾桃園空堡內表師追而圍之諸士皆奮勇而入鏖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聞有潛脫而走竊者又為陸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日明公見敵意恩安剛惟他中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壘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刺敵之道賊始一貢而來蛇陣也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事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壘

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故縱其生路，即
圍師必困之意。此固兵法。諸君未察耳。當是時，我方招來
諸夷島，絡繹海上，倭寇來為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寇害
屏息者數十餘年。宣德時，久不貢，遣使責之，時即入貢，亦
不違約。成化時，延臣發憤，有議郭其貢者，竟不行。正
德四年，倭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實郭人，朱納
也。遊入倭，有室于其王，遂易姓名。充貢使，其族人相為耳
目，為奸利。守臣白登之，雖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同。素卿厚
賂中閫劉瑾，賜飛魚服，建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
王源義澄屢甚，諸島爭氣，以邀利。大內鑾輿，定宗發先素
卿至，俱兩軍旅故事，裝饗以燕復。嘉靖市船中官顧恩，豐
素卿財，先素卿宗族大益，稍管糧。成化時，復建劉燾，大掠
寧波，紹興，逼令獻城。關防，兩為守臣奏，城雖焚，切劉燾
以城門之鎖鑰付之，賦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湊西
市日掃視而去，接臣以聞。顧臣仍右素卿，以登省言，乃更
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有十餘年。嘉靖十八年，已亥，是
王源義澄復貢，乞賜勘合。服素卿貨，不許。乃串納賈，與如
期舟三百人，不者，却勿受。奉月兩使，使爭坐相攻，而市
船，國內地好豪，性性與為，前得王看貨，而得其實，夷不得
已，轉投貴官家。及又不備，貴族其子，好商，人求遠，庶

雖不去。問為盜，乃貴官家，無以危言，明官所，以縱盜為
辭。急令官兵遠避，而奢然，追與出，則又陰遣之，番入，還其
去，且割德也。如是有久之，番人恨刺骨，遂不歸。久，願各島
中而我亡命，無賴，與小民迫于貪賂，饑寒者，咸相率從之。
得僑橫海上，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統以撫臣蒞治之，繼
日夜飭兵，嚴糾察，上章奏，勢發交通，罪且計其出大洋，動
之，捕獲通番者九十餘人，奸謀稍解。而閩地處右，以失利
大譴，建典賊比，盡書前報，執送仰華死。自是華夷
盜，雖手肆起，益無忌憚，而官月費和至，蒙古其禁矣。云
六年，丁未，朝鮮國王李報，國大馬，報等貨物于遼東，經
本福清人，販繒綸諸物，售倭，為大風，驟入，伊國，按臣奏，得
上以通海玩法，反為外夷所籠，何以肅紀。其嚴以報，關宣
大秦王，懷中書以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起，猝
上，通逆，錄其是為大惡，泉因濱海，且與倭隣，深為可慮。在
州為八閩上，辭吾皆有危于此。其子聞之，乃卜居焉，復得
忠作，一如所料。三十一，奉壬子，倭馬百餘艘，率萬人，自
之象山，登岸，殘浙東，犯太倉，破沿海諸郡已，惟時撫臣，題
李天寵，元戎，則盧鑑，湯克寬，俞大猷，屢戰皆不利。使以南
大司馬，張經，為督臣，繼前督兩廣，有威惠，朝議調廣南，張
士兵，勦倭，遂特命為太師，節制當天，下半，得便宜行事，關

府具中而經故臨事踈緩如平縣且稍自貴會少司空
趙文華來督視文華素貴緣輔臣嚴嵩貴幸乃願指經
自以大臣位其上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各調兵尚
未集止狼兵先至狼兵中曰田州无氏兵者雖畏悍然當
其初至時衆新集溫澤險阻多未開督府惟不輕以一旅
金注而郡邑大夫父老實苦候發師不能忍派史報嗟嘆
奈何安生武裝中置萬里來略使辛廣協餉不令發云
失也而狼兵故貪利規倭賞鉅萬可獲而有摩奉思齊
戰是時表情故請大抵欲伏誘我軍使不得成列而以數
騎忽馳出兵後即勒至不得據其技要督府姑念先嘗
同調武將與國討平賊云

賊順敗績辭侯圖无氏數匪散其家王數人及頭自鍾
无氏被髮舞刀往來夾陣中所乘馬尾標爲倭拔幾落
血奮鬪而出馬止大呼曰好將官好將官蓋憤當日諸將
擁甲不前救也夫集卿兵爲響導各浙兵爲應援王客相
錯而后可以制萬全豈謂狼兵無轉鬪力哉誠恐勇進而
易計一挫何可支也必欲其畢集而圖之政須有待耳乃
文華既經寇賊屢失進兵機會且言欲俟其飽戰由
洋以水兵掠餘賊塞責併及天寵都憲訊時經已督各路
兵及狼土兵擊賊于王江涇大捷斬首二千餘級會大猷
又奉經檄乘賊屯于陸經壩乃伏船其河中候賊渡壩將

藍漆斬首千級焚其資三十餘輦而賊之知餓自此始文
華盡匿其捷書不上級至京上疏自理及科臣爭執不能
得竟置經于戮大猷亦以嘗論柘林用兵十難聞于次輔
徐階階松人也宜詎松戰事而滿以不白已爲恨遂請其
初守金山經撤之出戰有米可殺決不可使擊不勝之語
以爲按兵死寇併速擊落賊方王江涇之捷或謂胡宗憲
功頗經遲疑及結蘇分遣諸將卒用所謂永保諸衆其
犄角而感之斬首其衆得難力也果若文華微作台
以新集之兵贊討東南軍實既幾文華會諸國不居
獨結諸將情以圖定賊所不防也者經而領于其
頃田參將去論經之兵自經經而前而狼土兵散無統
之人又曰是實滔暴而敗賊寇也王是然映無功而去
然權責人罵罪狀手經言无氏諸不出兵自言千里時
糧來而袖手無尺寸勲何以歸見卿里故王特諭无氏
効勞被溫厚犒銀幣以旌其勤抑狼其何以獨驍勇能戰
哉其部署法七人為伍伍相爲舍舍六人擊刺一人割殺所
獲功級七人共分之凡以人赴敵一伍事殺若改一人必
斬一伍其伍之千之隊亦然戰沒殺止賞賜陣推敵亦受
上賞斬級者以爲存虞以差斬級而能寇同俱者報以其大
領之其其可死而不得賊殺者此而此昨雖殺敵餘廣狼

其實服其威名故微而和經既結去而復有代者周瑋
楊宜輩卒莫能用也二十二年癸丑海賊王直等糾漳廣
群盜大衆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南自寧嘉湖至蘇
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倭又犯松陽縣令羅
拱辰率部之季攻上海燒縣市縣令當顯科遊匿情丞宗
奮及將武尚文戰死時我兵皆烏合又江南人乘軟蓋風
賊沿海東西相望新舊倭結釋無虛日武弁隊長之受
刃者不可勝紀自焚計無敢言禦賊而任其縱橫海盜
賊愈突望而欲入任其焚掠常出禁物市西洋諸國夷人
相之直既嘗平海以兵無畏正人得嚴王固都領其
據諸州之松浦津口爲閩浙通途敵是時徐海有少爲
杭州虎跑寺僧代署其叔徐碧之泉雄海上潛稱天差平
海大將里而其黨陳不離之又倭奴惟薩摩人最喜寇遂
引之入錢賊港吞食兩海村聚顧直不欲召叛逆名多託
言畏寇偷而陰主其事天子以連歲倭寇劇具題之賜
日玉遂復大猷漸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
急于陸兵倭奴長陸戰今陸船高大集萬艘其上後船
遇之輒推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
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就令以大舟勝小
以多勝寡耳故嘗用舟師戰得利仕環以蘇郡丞還備兵

使者爲練民兵躬介冑策馬與倭力戰嘗偏身書姓名曰
死後職也爲二親祀此髮膚耳聞者壯而悲之環治兵日
夜操練草野中與士卒同餐食俸入悉以餉戰士上樂爲
之死嘗與賊戰敗追幾及公中之創庖者徐瑛手持賊以
免瑛瑛竟死既守太倉勞于兵緊寇聞賊至襲番出海彼
風海而擊之賊大敗俘斬百餘一日追逐殘寇值暴雨
師無巡乘城督兵而擊寇矢如雨我衆連呼戰者三日今
日我任父對敵所招生以報者有如此日由是士氣百
倍奮勇攻擊特收其功賊每望環旗鼓輒駭曰復官來矣
浙兵又殲倭巢于跡山賊無所藏匿突走吳並海諸鄉
國軍武功廉慶通志卷七
落旅爲巢四圍行傳人命如草官而備倭官軍閉城
首不敢出一息南甯一帶地方溝壑縱橫荒蕪賊
反爲主而我爲客輕捷善鬪衆請百出勢莫相當督
委都司鄧璽率客敗兵及少林僧兵百人視賊出沒以圖
便宜遂進兵破其三繼焚之賊部署自沙灣與賊遇賊爲
長蛇陣前耀百旗旗魚貫而進有紅衣巨人爲先鋒每刀
而來領兵僧月空和尚指視諸僧皆失色獨一僧名智靈
神色不動即遣拒之兵始交智靈僧提鐵棍一葉躍過紅
衣倭左隨一棍落其一刀賊復滾轉又躍過紅衣倭右又
落其一刀倭應手斃矣群賊皆跪乞命或潰散走而所屯

巢寇空中有四僧乘勝追斬其級爲賊所乘被殺是日生
大勝而四僧兵不免則以貪殺不設備故也都老諸兵事
者言賊之技跳躍飛舞尤長于陸故陸戰之兵以此爲第
一捷云斯時調遣諸將無不用命而守土之官未有肯出
死力與城相爲存亡者階因上疏言將校主戰而守令主
守令將校主戰用軍與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失復坐將
校死而重上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遂止觀
守令不親將帥令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
校履肝膽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
令勤則帥時其守令怠則帥懈守令將則閒不若將令
則閒兵將亦閒是軍爲廢軍守令閒也戰守至十三年甲辰
倭犯上海會邑城新築賊首蕭顯駕七巨舟逐東門外穴
樓壁以瞰城中城不覆者一髮矣僉臣董邦政用神鎗手
應賊賊稍退去邦政應捕未剽東陽兵驅之兵放屏見賊
輒潰東陽遂戰死于太平寺里父老曰傷哉丞不謂兵而
械之兵且過歸寇忌也故至今官有司死事必痛劉丞不
置矣詔羊湯克寬職令戰罪立功而以盧繼代之鎗以大
將守金山倭數百人猝薄城下作進攻狀城上以乘樂懸
說不能下矢石零星頃刻鎗矣觀有帥率兵從東南來鎗
也隊伍整肅適遇薄賊陣陣以長蛇陣持之突既接一倭

躍而前鏖撫其勢。健卒曰：吾兄當向前，吾則從卒應。遂擁旗牌斧刀而入，立新號。倭已又還所，二寨倭候。前衛健卒死矣，而聲兵衆勢新擊。群倭大敗，當是時，城上伐鼓，誰謂動天地，兩陣塵沙，應天不辨咫尺。惟聞刀棚相磨聲良久，塵始定，而賊救扶，扶偏遁，追奔數十里，乃凱旋入城。父老持牛酒迎勞，謝再遣恩也。故諸鄉黨爲將與士卒同其苦，得行陣心，長夕軍士未暮食，燈勿飯，營于野，軍士舍火炊，汲米，釜初就，帳中息也。蓋大將方易多難，此倭犯嘉興，守將周應龍、李元律等死之，侯薄通州、楊州，倭將洪伯率兵來援，殺獲倭後，裴崇明縣縣令，庚子年，又突至太倉，撫臣蔡克廉走眺蘇州，知城無備，星馳入，州躬乘導，冒矢刃督將士固守，飛礮擊賊，賊三十餘人，賊乃去。許海賊，諸苗，掠嘉禾，初，戶枕于原村，居百里絕烟火，幸克廉快觀，遣難調度，有方散集，得人跡，逐振相半也。至一四年乙卯，徐海借麻葉，說知嘉杭兵調松江，壽樂率眾數千人水陸並進，時杭城無兵，可恃，人情洶懼，宗憲方巡浙東，台溫諸郡得報，連日夜馳至嘉興，會賊從嘉善味前驅，薄城外，衆懼甚，宗憲曰：兵法攻認爲上，用力爲下，乃取涸百餘壘，投以毒載之，兩舟連卒，趨而猛者，假冠服坐舟上，伴作餉軍狀，向賊所從道，見賊即棄舟走，賊信不疑。

低被寇宜最先尼要營之地宜增兵把守爲民官備而政
調兵設而餉餉最難軍將沿海邊事大舉可知矣賊
入紹興宗急親提容美兵往截之遇賊江橋僅隔一河宗
志謂諸將曰賊見我不顧而南其氣未可乘若稍止觀望
可圖也乃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揮狀賊果疑宗志笑
曰此易與耳乃令土田九霄邀其前同知曲入編議其
後賊見用兵復何大怖而走至後民家宗志復大笑曰
賊若果我兵半渡迎擊舟楫未可量今已投死地無能
爲也悉聚圍之三匝旋焚之死者幾半三千餘人反
獲寇區州郡悉創死之其獲賊屍屍骸遍野皆賊也
其九百餘人宗志王瑄王德用等皆獲其將將獲其將
其令楊陶軍清源等皆獲其將將獲其將將獲其將
功顯其時浙中候報日急朝廷遣使臣提兵以東寇良之
抑以阮鶚伐宗憲先是海賊被俘獲焉穴又結果手松
之柁林白刃橫城柳巷屋廬燒燬平田垂靡民不堪
命者五六載而浙河朔將宗憲及獲其道于阜林至是賊
聞新提督即故御史所督提兵助戰于王江而憂之者氣
稍沮然獨初唐費命亦曾振兵馳赴林令善射者且殲
止射賊怒甚鼓噪而前勢愈嚴走保桐鄉賊衆勝即
闕賜于桐鄉宗憲畏其難救也會有詔諭日本王宗憲知益

惟在直與海而直與海皆可以勝道設科即因使使營職
直與海直道養子毛臣欽定海關謝罪宗憲厚待首許以
事成爲海上市舶主而陰令營中虛軍客私謀首故縱首
賊之首師且感海亦遣使至宗憲厚待之如直使歸以報
明日復來言海願爲幕府死而宗憲待如初且飾美妓二
人黃金千兩綺縠千疋月下昇蓬海而不及其案麻葉壯
數往復而海遂受命矣是時東爲撞竿百計攻桐鄉城而
海罷關道崇德而西業知之疑有異志遂召葉歸而阮鶚
買解宗憲又遣人說海擊吳淞江賊以自衛而海聽不從
丑海以督府歸重而言洪勝而賊宗憲遣之乃以海爲
海誘傳葉麻欲幕府而海遂歸心于海又以營中遺海
兩侍女綠珠翠袖兩侍女日夜勸海陳東而宗憲又出
葉麻田中今詐爲書于東約圖海言故陰茂于海而海遂
厚賂薩摩王弟請東爲書記稱以獻自葉麻陳東縛而海
勢孤矣而海自念數有功又負前罪持兩端而宗憲又遣
人促之欲海來一見以報天子海聽其計約以八月二日
入謁而先期帥其黨數百人曹而入平湖城時宗憲與督
視提督直指三公坐堂上詣首北向稽首呼死罪海欲再
祝宗憲而米之謙謙目示之則又面宗憲稽首呼死罪宗
憲下堂摩海頂慰諭之而出然四臣惡其狡不除恐爲後

日患海亦知耳目非是。陰收陳東餘黨而宗憲又遣使在解之遠求舍便地乃聽其自擇以西沈庄居陳黨而居海東沈左則又出東因中令許爲書遺其黨謂海且約官兵來剿若輩東黨疑而夜伏卒偵之海。楊雨侍女走幕府自託而陳黨遂募兩侍女過海所罵曰等死乎若何陷我爲將而聞海中稍大亂明日官兵四面薄之少頃振甲直入會風烈縱火焚之而海沉于河死兵官俘兩侍女前而問所沉處遂斬海級以歸也。初王直坐遣諸島寇而東南未嘗聞直來。胡宗憲先間使檄州求其母妻及子而至是出之獄中厚奉之以爲償復以諭日本。遣生員蔣洲陳可願行而密授計于兩人令誘之出此兩人至五島遇王直道以移書事。激曰無爲見國王也。此間有振王者令其傳諭足矣明日直出見洲等椎髻左衽旌旗服色擬王者坐。各器酒食方洽爲道總督胡公憲直自緯高國罪盜非爲盜也。兩人曰足下斜島夷割中土而坐分肉獲何異。昏夜操刃以臨人池而曰我爲君養魚者哉。直語塞兩人則又道中國兵力強盛辭職戈矛雲也。直注若一島可能抗顏行是聘壘臂以臂中敬也而總督推心置人腹脍殺足下。母妻兒甚厚何不乘機之功以自贖直默然而竊喜。母妻無恙乃留蔣洲在島以宣諭列國爲名而令其親信

葉宗滿王汝賢王汝澄周陳可願回但六成功之後惟顯開市而已。宗憲始從其請且時對將吏曰直非反計無聊耳一見我便得得而直聞之遂決棄渡海。宗憲以俞大猷先扼直于烈港乃移之金山而以盧經代之。鏗先與王直從事山同飲食素厚直遂不疑惟日聚羣倭礪兵刃伐竹木爲開市計且索母妻十弟求官封也。上下詔曰王直既將投順却挾倭同來以市買爲詞胡宗憲可相機擒剿不許疎虞。致謹賊計宗憲事詔秘不宜而先馳至寧波謂將設伏又以夏正爲死期諭其往見軍門而身與王教素宗滿同臥帳中而露鋒將殺之。結穴餘篇于孔彥敦等。絕驚怖宗憲爲珍饈設饗我欲活汝汝不來修怨。而激端之于直宗憲使其子刺血寓直書又從其請遣王直攜其軍直遣諸軍門而馳赴獄議爰奪法當坐斬遂得。直戮直寧波市而王汝賢葉宗滿俱遇克軍時三十壯丁已十一月也。彼倭巢中敢久其族于女王帛率飽饑而出洋而浙兵伏飛縱海上大抵擊其舟不得渡遂還巢。承久居無去意而貽禍益熾夫今窮寇歸既不得住又不安寧閉虎牢中嗟人必甚然危他往往無生還者海上。擊其地宿寇幸而謀者御海之偏裨也與陳東葉宗滿。游軍同巢林爲難于官浦倘鄉間勢甚猛矣。胡宗憲欲

滅之初徐海受命擒其所忌陳東蘇軾等而盡其所欲以
歸倭島五郎與船司令憲密令命大猷等分布海洋要衝而
五郎則責之虛銕銕受檄時方對衣食忽命治艦之金瑯
客莫測其意雖自乘兩船令諸將率哨船若干以行次日
至金瑯瑯見其洋有大舟揚帆而南令哨船四散游泊少
頃大船鎗金瑯之艦賊皆登越銕知其為五郎也令哨船
聚射之鎗以鎗砲賊以手且撻且招擢者示勿攻擊招者
示有所言也哨兵跪言曰欲打話須去兩兵艦則拍掌示
無而呼十釐有華人從施者曰吾乃胡德督督幫安故爾
者也哨兵曰有解船乎曰有解船來賊至兩兵艦賊之
五郎與船司令憲密令命大猷等分布海洋要衝而
之遂起五郎同舟餘漢哨船分載每載不遇三四人多則
不能容也五郎辭從厚加禮貌五郎不疑宴至夜深堂坐
廟船上層將臺侍者引雙燈主燈俄而哨船集銕問之
曰如何解應曰是了五郎大驚請下哨船與衆同宿銕曰
諾令左右送之宋歸而下至是戶望外推海不見五郎歎
赴水死左右不許曰臥塌在地平下五郎度不能免浩歎
就臥追縛之翌日入定海關乃知賊徒俱已焚盡即前夜
起雙燈時也後獻俘告廟恭旨直既光上激毛臣憤甚遂
殺夏正焚舟殊死戰且車餘覺據舟山復為倭掠三十七

年戊午倭大犯浙閩浙海郡邑陷福清執縣令葉宗文攻
惠安殺縣令林咸浙西倭分掠華清金臣王德等死之當
是時海上備兵愈衰弱而士終不習戰卒倭縱橫得志出
海去而沿海恬若無事倫安且久不修戰備甲乘以故屢
屢挫陷宗憲思為卸肩計又以大猷曾爭王直不當紹
海市不宜許大相忤遂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為解
而論死逮于獄羣錦衣使使炳素侯烈急大猷之難欲
千金援而出之以五款而與嚴府中兄相善父子于雖天
未許聞告倭耶曰吾輩而求謂卑處倭耶必得所請是語
以解俞帥故倭耶初不許既乃許之謂久相持耶姑然
日登齊而七請卒始太師徐爵侯漢海也為奉帥請太師亦
不得已許之而兩出至呼大猷果歸倭耶已歸太師處中
數十叩頭而走高父子色憐之而大猷活矣有云相辭情
大猷村父論其勞于吳也蓋借力于炳乃炳其快然
三十八年已未倭寇江非分數道入淮撫李遂馳至如
與賊遇于白浦諸將請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賊貴得地
賊方饒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即小挫難復振矣物取中毋
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遇如阜必且合合則道
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即星陵震營最要自貴橋逼
瓜儀抵南都而極滑次之若從富舟而東海濱荒涼榜掠

無所得。至廟澤絕矣。乃吾得地時也。于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縱賊。後賊果走廟澤。遂欲以策困之。而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衆顧之。度不能允。釋主遂益合兵。攻圍賊固甚欲遁。死副彭景韶。有兵焚其舟。賊散。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清斬首八百級。江北僑悉平。始順之以職方。即初視師。浙直查繼請曰。一月賊不平。請擊。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擊。郎中深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與宗憲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圖日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迨遷淮揚。樞臣值歲獻。以仁心不忍見民之飢死。又念淮揚所轄天下要衝。即有變。予內保寇衆之胎。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平居視民有瘡痍困頓。不啻痼疾。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纔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猶慮之晏然。舉天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第一豪武子之。愚益自況也。議者以順之晚節爲其所薦不免以汚疵論。不知唐梁公裴師德。周旋女主之朝。豈誠惡德于唐。以者流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清濁。同志在天下者。所不出也。初烏夷驕姑蘇。夜嬰兒爲戲。順之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證。履之節。絕之乎。即宗憲當年過清。父子枯

權文華挾寵出督江南師。而賄德大彰。將不得不醉酒嫖。罵而揮之。四十金謂不予。則無以飽其望。而生得失子之別。無名而已。有所弗甘也。然而賄之賄矣。其于諸父子。衆之令爲。我用亦賄也。賄乎大將立功于外。而借賄賂以結權貴之校。豈正法哉。然而宗憲功高。亦以賄費不免焉。不賄則身。而功不成。斯則幸成功而受惡名。以死。雖揚之。臣難言。故益千古蹈斯弊也。五十九年庚申。能平民張連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誣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得時宗憲尚未以原軍與金錢論死。連猷則固已奉勅兼督江廣矣。聞連出行。剽下徽。古賊素巢。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逆節。創見歟。幾得罪欲育。總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連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豎鹿而還。還而虞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固走哉。遂引兵萬人疾走。相善。領賊果歸。歸作巢。而大猷出擊。俘斬千餘。聞潛使說連。黨執獻。連四十年辛酉。倭破寧德縣。殺守將王夢麟。縣令李堯卿是歲聞之。與泉漳三郡患倭殊甚。城外皆爲賊。數舍屠懸岩田野。高萊諸貧民無賴者。咸竄入賊中。爲

謀導甚且掠行人登城望其家貨棄賊持贖往來惟不
為怪諸將冒功虧敗賊歸者指為逐逐阻風旋者指
為逆擊文府城寨從容引去備兵官以赴復為功上下相
蒙遂成故事先后接臣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璋之會
縱欺誑科臣馬出國等違章論訟猶得以風上不便調外
則由賂相將父子云許賊據寧德之橫與阻水為營路險
隆官軍生守踰年其敗進大將威繼光奉命往援上練兵
累日無兵而賊亦猶入無背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
張微謂者不戰吾不知其可也請以素所操練浙兵往繼
光軍今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果草填前進力戰
大破之擒斬二千六百餘人焚溺死者倍之師旋棄等難
破應清十田諸侯初繼光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
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緩圍之賊偵者歸告不為備其夜
督兵行三十里令鷄鳴聲食晨壓賊壘而徹之賊倉卒大
亂自相蹂踐逆獲之無遺者至破其巢穴邑人尚未知
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年壬戌攻陷興化計部請
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師入援援之時新漢又自福清海口
入寇遂圍興化府城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而軍按兵
不進至欲掩退留之罪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舉兵越城
擊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

分半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覺驚釋奸細五
人詐為劉幸齎入北守將畢高大舉發時畢在城信之至
期賊冒劉兵入城人真之疑賊既大入忽爾殺入城中警
亂高將器及衛軍印官徐將等皆星遠銳城走坡遂陷賊
據城三閱月往擄劫掠焚毀慘毒備極頭乘亂擄掠在城
逆出婦女會有閨臣王鳳靈繼室少艾為斯擄匿
以行賊既飽其所欲始如平海衛欲擄船泛海去泉州將
歐陽深討賊賊于東蕭力屈死大獸自聞報晝夜馳赴
之馳秀山顯移駐明山而繼光提浙兵亦至上忍督辦
失泉城實戰急而蘭士快沒殉殉盡劫失獸合賊且薄六
國關武事與繼光等考心謀
能入死地官軍數能相嘗若過城而攻之彼實我虛數
飽我饑彼避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別營以割
之彼欲攻我則我無遠且速戰勝亦可通貨亦可通此
師特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可通貨亦可通此
賊之利也理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在困敵以戰
為守我以守為攻於是星布兵營查地擊薄今東西通而
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松井節病之已免賊賊皆
將各加秩而大獸上賜金幣蓋閩士夫業已為施官聞之
謂矣倭三萬寇潮州與臨吳平相將角為廣鹿部移鎮潮
廣祥盜憚大獸名號出降與平跡不能堅決然亦能殺倭

自效遂與倭人絕大猷請于督府都御史具佳芳曰龍賊
以出遼海生路山賊以歸巢馬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
益深則益以聞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國五攻巢使
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父散之令得遁去則遼曠日
久爲勞費無已也乃將漳兵二萬以來求破平而御史以
招吳平爲大猷員生免官都御史爲抗言于朝乃得留
源山袁才里賊據順如降房水齊介三郡六縣之關而蓋
漢尤固大猷曰此當勝而棄之老也遣王崇和盛賜從
解將焉北陽賊得驚自散而大猷日發兵擊有苗巢之沐
下者以應之諸賊果降雲漢縣討乃陽諸族存期
雲漢賊出平海歸兵獨與兵爲擊破之自是貨先登
翻亞間而東嶺遂平桂芳止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
如奕棋看者先手剪三郡六縣之敵逆如振落決次剿平
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爲將有容善惡還部將以罪
被逮請保任不效其同罪妻子悉斬周其息偶有遺以數
百金者即立與之平生湛官警衆陳師勒族一決于理
支干抵虛雲物氣殺堪與許通兵家以爲務者宋督一訊
爲前倭子具趙閭探聞殺賊萬計而暗樓船爲多次賊真
宿將也戰然而亡夫決敵老將平問漸助最者噴噴惟獲
此不蓋謂微維地獲其關矣未幾廣東集亦爲官軍所破

進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留
屯海豐大猷說圖之賊食盡欲走副將湯克寬伏兵待之
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
間中外騷擾財力俱困生靈之塗炭已極而倭亦大傷至
盡島不返焉
顏季子曰國家自賊運流禍天下脊脊多事若垂數中載
東西番夷南北蠻貊中原寇盜何歲蔑有耶我世宗繼
統尚不覓有遺患焉直待大奮威武過費金錢而後乃始
得次第掃平之高力難矣顧我吳獨幸無事以安享承
鑑聖廟大猷擊盡倭安知兵韋廉毅共自倭之紅
嘉靖三十六年壬子始而吾吳建業兵船并發丑之二月
閩爲盜藪浙開福先倭與與臺民市于內地而却端不可
制民固特之浙角之窮寇漂蕩無歸而流劫之禍中干與
自乃在原白骨在野戰則無卒賊守則無杆橫生民以來
未有若斯之酷也倭安一起而鯢鯢焉諸海防者謂防于
海安防于陸危而防海有二出海會哨毋使入港是爲禦
海洋沿塘距守毋使登陸是謂固海岸兩者防漸近禍漸
逼矣微人不戒而冷賊蹈瑕以登規于原勢且危于城郭
而守何暇臂而角我觀其藩故坐自困也語曰天下危在
茲將顧將道難言哉壯往者莫慮而失情脫身勇若婦功

自以存公道或洗滌以全器使故磨礱則徐文貞相公
階之力居多功歸宗社澤及桑梓所謂吳人能成吳事也
獨多遺一趙文華祭告海神今大會文武將吏戎服臨列
三軍鉦甲號戈戟樓船旗幟蔽日耀天以爲相習放倒而
未夫國家軍興之際當省事而督官道一使而郡邑兵革
不服治顧且力疲于供帳原餉不服給又且財盡于途迺
官詳餉置是非將士莫必其命此際寧堪再擾耶其聲勢
頗憐東南吏而惟勝衛是聞東南苦祀海使者不減海矣
所云以亂亂其去能幾何矣愚尤悲復軍殺將以忠憤
和兵事如吾邑令魏父驤驤驤焉可勝言且有身當洪野
而名城無效信更烈士所深痛也又如下千石馬八匹諸
勇士之死豈皆慷慨壯義憤不及謀者乎然此輩多燕齊
秦蜀間號勇習騎射馳突令御以善將善勢料敵而應其
長寧至以七尺蹈死地者此由統領無紀駕馭無術寒處
無情第令忠勇數輩慨然以身嘗而委肉餓虎之蹊傷哉
且當日大帥奉簡青專征伐而失事兄報噤不敢一敗
將潰卒使潰者生而忠者死是不免于吊忠魂而失息也
已至若民之死更不可勝紀噫嘻倭蹢入海濱而海濱民
不知聞望風先潰而長壘如掃葉夫愚民知潰而生孰知
郊立擁聚而亦未必死則御我之策固莫若團聚鄉保人

自爲兵以伍從其所親技習其所便豈不可重前林闕而
取首功哉兵家成敗之故千古有若斯矣故曰慮周于微
則竹頭木屑皆可以佐參軍謀定于豫則七兒屠夫皆可
以備行陣特在善用之何如耳用兵者其知之

非諸建康之力也。越歲戊辰，太宗伯趙良吉，原以南禮官得南臺，舉用中李惟觀等，文章薦沃之任，可以於心。贊治不宜置之遠地，遂召還京。通文武選，臣會議欲招練而兵十萬于張家灣，良吉執不可。曰：「靈南京也，良武營致大變，今乃營走十抵武營于郟城側哉！」良吉地乃戎馬場，豈藉南兵常事者，若遂議如輪繼光，所謂惟練兵千兩鎮及棟南兵三千教為銳，議者謂為得算。初，大同有丘富者入虜中，教為城塞宮室，布滿豐州川，名曰板升，以居中國，被虜卒命之東，每人施，無使有驅，為旗頭，或為銳鋒，邊民苦之。上登極之始，即懸賞格，招降人處募者，以千計。而向者魏氏相時，汝洛韓彭雲齊郡落，有建康宮至是開風鼓舞，各舉求來降，隨表授爵，各爵賞有差，仍題格以示九邊，悉如例。邊臣又報僥倖，各舉西行，潛踪會格，免刺諸部。撫臣王翰今尖哨至，嘉略亦斥，不得其聲息。有臣請嚴兵以待之。上大同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觀，稱慶。時以馬喇云：「越兩歲庚午，良吉入輔，大攻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我朝內外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許俾能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文皇帝因聚府兵北伐，建師後，遂精營團練，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續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嘗變為十團營，弘治

朝又加為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彌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能勢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精，歸總督或收印授督，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而耗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而使誅罰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盡令開營教習，仍以家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召軍士勇怯，校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練成精銳，有舉則頒勅將兵于關外事，舉則歸本所管，庶如是則太廟廟社而豫設下有禁為精兵，隨所用而可矣。竊查馬喇等禮亦疏，國初制虜，內恃雄關，外聯重鎮，雖然天府之固也，自太監內使，京師遠露，左肩所恃者，眾額三衛為我藩籬，而夷情漸異，閉道交通，于是虜日窺邊，而登陴戍守，無辜刻始以倉猝調陝西客兵，謂旋練生兵，即當遣還。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起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矣。豈土兵皆不可用矣？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訓習，以備戰守，毋徒調掣為也。章下所司宣大督撫王崇古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吉等入降，時把漢阿吉者，官糧所鍾愛，以部主僚首，授其妻關入邊，崇古留之，邊吏諱曰：「此狄

聖無足重輕宜勿視。崇古曰：此奇貨可居。傳者即急之。而爲市論以執迷叛人趙金等。還我乃倭寇以慰其醜。猶之愛而與其令其弗是。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賈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僉商老且死。而賈台占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各盡扶置。塞外其與黃白吉。攝剛而利而保。存之弗攝剛以師助之外。以博與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驚然以爲不可。貞吉語同。韓李春芳曰：此邊疆幸事。既本兵止。春芳果言。僉曰：是貞吉曰。大約洋言謂。邊疆幸。然自僉答。實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萬。何至無。崇古在朝。僉也。推賢。崇古與韓李春芳。其。制虜機宜。付之曹撫。乃同敗。果如貞吉言。時僉青。極恐我然其孫。日夜濟。僉亦悔且念。乃以秋來。而獲十萬衆。壓境。崇古固論。以存。歸。而妻其婢。疾示信。首。感且僉曰：漢乃肯金吾孫。吾且。囑。誓。盟。世。服。屬。無。貳。莫。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時。物。顧。市。僉。答。乃。款。塞。得。叛。人。獻。關。下。伏。謀。封。僉。首。爲。順。義。王。諸。虜。皆。解。辦。受。封。北。屬。國。而。僉。首。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護。盛。舉。與。僉。答。會。盟。上。谷。論。師。帥。務。以。再。中。之。飽。其。款。自。是。利。漢。財。從。僉。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老。首。益。驕。時。有。所。授。以。財。貨。無。算。老。首。死。其。子。故。誣。爲。中。國。所。虜。索。賂。乃。

已。而。少。子。滿。五。大。都。禁。警。巨。測。盡。有。其。父。職。騎。時。時。過。塞。爲。患。將。帥。力。咬。之。匪。不。以。聞。黃。白。吉。等。又。犯。遼。東。大。勝。堡。大。將。王。治。玉。及。福。將。耶。得。功。死。之。春。芳。由。奏。北。虜。封。貢。事。雖。外。示。驛。驛。宜。內。修。守。備。未。幾。僉。答。與。黃。白。吉。把。都。阿。吉。等。各。具。表。稱。貢。悉。加。賞。養。崇。古。疏。陳。北。虜。互。市。事。竣。馬。市。無。擾。加。官。蔭。子。賜。蟒。衣。白。金。飲。至。告。朔。都。臣。還。賞。如。格。自。僉。答。等。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幫。以。削。虜。閒。以。覬。覦。京。貴。近。邊。卒。條。卒。無。復。生。理。而。板。升。生。齒。日。盛。強。梗。無。賴。深。計。者。大。以。爲。憂。崇。古。殺。宗。之。朝。醜。虜。歸。款。是。境。貼。息。不。前。此。所。罕。視。矣。

崇古曰：國。自。不。棄。出。塞。遼。虜。以。後。至。隆。慶。間。垂。三。百。餘。年。絕。策。窮。征。耀。兵。保。境。以。守。爲。得。計。矣。而。胡。虜。之。生。養。愈。繁。塞。口。之。茶。事。漸。甚。僉。答。把。都。白。古。五。大。每。一。入。寇。動。稱。十。餘。萬。騎。揚。塵。亘。野。聲。鼓。鳴。箭。急。意。南。視。茫。無。休。息。何。嘗。一。日。不。爲。中。國。患。哉。蓋。計。我。遼。東。東。則。起。自。遼。陽。西。則。至。自。臨。洮。所。守。之。地。廣。也。笑。我。備。禦。嚴。則。自。春。至。冬。人。則。自。幼。至。老。所。守。之。日。長。也。地。既。廣。安。得。有。千。里。之。堅。城。日。既。長。安。得。有。千。日。之。銳。志。胡。虜。以。馬。爲。家。與。我。軍。之。飲。戰。而。后。索。焉。者。異。虜。以。射。爲。食。與。我。軍。之。董。勒。能。以。爲。技。有。亦。異。且。其。虛。草。毛。髮。長。卷。乎。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

雲部龍論降二十三日承恩見遊擊葉琦守備馬承光並
至心疑之。賊雲文秀殺兩人迎入城計事二十五日索維
忠勒印與之。繼東賜遠遊總兵任聽拜主謀僥倖承恩許
朝左右副文秀雲各舉將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
據城堡會張雲等至招諭不從承恩徇玉泉營中衛廣武
各守將武被執就繫武棄城匿河西望風靡惟文秀徇平
虜將蕭和董堅守不下王虎等隨略鳴沙州將趨河東
全陝震動先是總督撤副總兵李駒進勦乃于三月四日
統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州張育兵沿
河扼賊南渡時靈州都司吳世顯棄城約是月九日陷
州參將來保據元守張藻背詐門拒擄之李駒聞急與
顯乘程馳至逆謀始折翼日趙武兵亦至鳴沙州轉戰
賊八人及炮煙十八艘賊鋒少挫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
蒲紹成陽以修渠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叛人馬世傑率
金帛勾者宰等首以拒我師當是時者力見陷賊金帛與
打正先引眾盜邊獨切盡批吉止勿往而我調延綏蘭靖
兵稍集李駒乃分發渡河剋復各營堡十五日靖虜參將
吳繼祖濟中衛勒捕王虎來獻石空寺亦下獲偽守備何
安二十日中衛圍堡遇虜千騎千總汪汝漢王矢墮三虜
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虜復學堡四十七河西惟鎮

城爲賊據後三日拜聞虜且至屬文秀許朝分馳玉泉營
武迎虜二十五日虜馳金貴堡隨移鎮河堡入屯演武臺
賊益括城中子女婦孺至奉河東西地圖虜言已與呼
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解髮胡服料虜攻玉泉急趨兩日
雲引虜攻平虜堡參將蕭和董伏兵南關伴敗誘虜入伏
射雲死虜遁走塞因掠糧道趙武等駐玉泉營被虜困四
月二日總督移師花馬池因撫切盡批吉諭虜無助逆急
撤李駒赴援圍始解駒隨省六路兵于翼日抵鎮城于是
時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以激忠義僉
金獨士設招降一營解虜殺以麻貫勇且多恭願軍起自
鎮城代李貴爲副總兵駒等脫擒鎮城賊各出集驛三任
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初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餘輛
追奔入湖溺死賊無算明日許朝文秀膺慶王及原基
鎮被劫通政穆來輔命事隨府至求城土總乞暫罷兵願
縛獻首惡承恩于南城遙謂我軍曰吾父出焉死焉國
師曲待命當路不察反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偶亂
罪賊亂吾輩保此完城結匈奴自全耳因投詔勦賊下賊
既甘言求款會軍中糧乏遂假此休士近堡
顧李亨曰吁拜胡人也又甚驍勇最難制賦任遊擊時循

故例得列名人衛當事竟以降夷軸之此可謂知幾遠見
有曲突徙薪之慮矣始塞上以夷丁敢戰厚精收蕃軍鎮
爲甚而呼氏父子與土文秀等並以降胡提重兵尾大不
掉率致叛逆看其舉事主意全是倚虜爲重不從張雲等
之論降欲與虜馳瀾關正此見也後果以全帛勾着力鬼
打正等虜乃虜亦果數來犯邊拜聞虜至分兵馳迎且媚
以城中子女奉河東西地圖與文秀並解髮胡服至雲被
射死虜俱遁走大兵抵鎮奪賊火車百輛追奔賊入朔溺
死甚衆承恩已乞請招撫極追猶曰吾寧保此完城結何
奴自全一腔心事至此舉爲矣使非拒虜于平虜堡傷
賊吳赦矯使之遁走及撫切盡婉吉慰其止勿往之初心
以離其交何以絕勾虜之路爲後來擒勦地哉惜也總督
魏學曾任運籌之勞費幾許遣調苦心總兵李駒著決勝
之績出幾許捍禦死力乃以軍乏現糧棄承恩之甘辭求
款不爲刻日攻取稍稍休士近堡逐啓御史孫琬給事許
子偉異日惑志招撫上功非實之議相繼罷秩被逮身幾
不免以須臾立就之功委而成之他人之手大可痛悼然
衆將肅如薰之堅守平虜來保之死守靈州並爲奇功論
者至今猶壯其事以爲非僅大厦之一木可稱中流之一
柱向微二勇之矢心竭力兩者失守西事去十七矣欲奏

截亂賊俘之大器不愈難乎

征字終案

總督魏學曾當此承恩事急請撫雖因糧竭士疲暫延緩
師乃日夜促督餉調延緩壯浪兵而着力兗于四月十四
日據三千騎從花馬池西安定堡援我以奉東渡會順義
王方會史官求款請謝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報
可今軍中五日一奏聞而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
務由宣大濟師御之梅國禎監軍國樞上書請茂服督戰
先同宿將降賊衆馳軍中野已推朱正色撫寧夏矣乃甘
肅都知事葉夢龍上書願討賊詔嘉獎能懷慨今同督
撫併力先是總督已徵肅靖榆林兵追回遠所治舟伐梓
國備處叻處備處
難辦乃壁花馬池候軍至即移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
鳴沙洲漢河一草可渡賊窺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
也時從大司馬石星之奏慮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賊
或由中衛移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令陝西撫臣移
下馬關聲援因移保定山陝河南各撫臣備潼關頃之各
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以二十一日進兵復抵靈城下
聖濠暨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又勾虜東援橫城賊勢
交浮可掠秦塢等堡劉東賜偵延綏榆林兵調正密密賊
酋帝黃台吉表繼男任掠舊安邊磚井堡以圖牽掣二十
七日貴等選士結營一攻西北一攻東北賊亦以步兵執

埃牌進護騎兵來之馳突從未至東復級十六而承恩與
東賜勒精騎同虜潛伏漢延果圍我糧餉二百餘車是時
總督從花馬池還靈州亦被圍糧援至得解越兩日中夜
貴等率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泊滾木坐石待
掘入燃燒我兵千數益出賊截餉道五月七日我師見西
關可擊敵採柳稍補草及土脩壘馬道覺牛渠忠右股中
流矢幾死承恩因卒虜從唐梁攻重一奎營以火果燒柴
草我師還休魏信壘而呼拜亦率虜以五百騎圍平虜堡
急麻貴選精卒三百間道往援卻之十五日巡撫渡河督
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說請降以甘州調至總兵
張傑管總寧夏兵迎入城招安條單騎往竟就繫賊亦先
後縛送常達子等十人總督檄參政陽時寧同麻貴往橫
城撫虜許朝恐黨與日落好謂有力兗曰幸爲我主招撫
後往受賞也是時頗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衝恣逞無
成功而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大司馬疏
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套酋回巢重懸賞格如東西各部能
縛獻賊首從以次賞封發金懸宣大督臣肅大亨懸購御
史蔣泰芳亦疏請厚市賞虜虜決黃河大壩水灌城賊可
立破也詔賜總督劄一申令達者斬御史奏總兵李如

上幕府功非實賊劫我糧草二百桶。詰逮問已難報免。然軍中愈奮。刻期殲虜矣。六月六日。都御史葉夢龍至靈州。從甘肅帶神砲火器四百草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都御史常居敬募湖兵千人。授糧自辦。詔嘉居敬忠。我調赴寧夏。於是分爲五軍。四面分攻。而麻貴率遊兵車待敵。希將孟孝臣護糧草于二十日。並逼賊下拜。自出戰。親往勾虜。苗等先登卻敵。遂拜入城。我師以砲箭燒城。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寨相結。日夜從着。中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監軍督和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屠集。軍聲益振。我師用糧。築二萬。臺上環集。登城爲砲石擊。都後三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上南城。城上砲發。梯墜。翼日。遊擊龔子敬。督苗兵攻南關。和松乘勢欲擁上城。城上箭砲多擊傷。已斃我兵會食。延下。奈梯深難。是夜指揮趙承先。武生張選。餓百戶。絕飲。約爲內應。夜半四而並舉。烽火城下。兵趨上。而樓火過。晝雨。火弗起。城中果鼓噪大呼。假賊飲使。還齡。鎗城。各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還歸。鎗鎗承先去。欽亟跳下城。言城中入欲藏賊也。賊遂偕同事。取卿等。許朝回。欲開小南門。逸見兵警。嚴復返。自是之後。益嬰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更覓格。安望虜。

救。然城中糧久罄。銳氣亦消耗矣。七月二日。朝等至南關。請款。總督等決東水攻。總兵劉承嗣大治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養子克力益往。調着力免。如松調知狀。使裨將斬賊二十九級。獲印符令箭。東鳴承恩。竟與着。黃金。蠟。蠟。致上失免。日事急。幸佐我。狗靈州。先止壁下馬。關阻。饒道也。居有廟。虜舍部落三萬。果先犯定遠。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井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首創道重。一元。乘虛。揭。擊。虜石。濟。勿。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因令遊擊龔子敬。提苗兵堵沙。井口。東趨定遠。與元合。公。一。元。報。橋。上。膝。巢。新。虜。百。級。虜。引。去。而打正。還至沙。井。苗兵前。把。虜。爲。虜。圍。十。餘。區。大。潰。子。敬。陣。歿。然。虜。竟。以。揭。巢。解。散。賊。既。絕。援。我。師。益。夾。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是夜賊遣小艇挖堤。洩水。我師多斬獲。生得一。人。爲。言。城。中。乏。穀。土。盡。食。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翼。日。城。東。西。堤。崩。總。督。以。暇。飭。斬。所。治。堤。吳。世。顯。衛。行。間。未。保。以。靈。州。功。免。賊。數。出。射。師。過。補。堤。不。得。城。中。賊。民。擁。賊。求。格。安。十二日。都史。撤。賊。開。關。迎。大。兵。入。賊。不。應。虜。亦。數。開。入。李。剛。堡。會。上。念。師。老。無。功。依。給。事。劾。總。督。學。曾。威。格。撫。罷。秩。以。愛。熊。

謝承恩... 謝承恩... 謝承恩...

代賜初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益肅肅謀知賊重門勾房承恩東賜方從城上鳴砲侯房衝突越四日有首果分邵渡河如松乃大勒兵遣將馳赴擊房身往策應房甚銳翼日黃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裨將李守手瑄二房房遂却追奔至賀蘭山房盡走出塞我師捕斬百餘級函獲駝馬無算及移房級示賊賊為短氣九月三日參將楊文振浙兵至巴苗兵及莊派兵至大治臨衝船後刺日攻城後五日水浸北關城陷南關居民內受我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果越北關擊戰而肅如蕭等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繫梯而上賊驚散總督遂以勞晉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縱飛標下城懸賞元縱督陽諸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燭書行間已開民辛登執原給劉潛論時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劉愈迫東陽頓足而歎伴為風疾殺土文秀承恩走南關殺許朝及于萬鍾畢邪氣走北關殺東陽皆懸首城上于是如松等先登貴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所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字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字氏以賜劔從事翼辰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恭將楊文軌之如松等急圍呼拜家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捨乘忠趨出拜倉皇繼聞室自焚如樟部卒

李世恩從火中新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養子洪大文秀弟士文德等總督等隨入城問慰崇室士燕寧夏平捷奏上御門受賀已復與致承恩等隨侍承恩當極刑承寵等駢斬長安市領示天下及四夷君長恩慶諸復寧夏今年祖王北方氏不受汚蔑進土告中特詔褒異從大司馬議各文武官如總督葉夢熊總兵李和松等與死事龔子敬各遷陞有差魏學曾初得克為民已以原官致仕而如松以方征倭特加官保示酬肅如蕭守平虜時妻楊芳贊制勅旌獎尤俱異數云久之虜者力免宰僧亦縛送版入馬世傑張勳等請市宰僧即打正也

顏李亭曰塞上每多厚養夷丁論者以非我族類久必多受自今宜用羈縻術分處以呼氏為鑒呼家父子殺其初發難詭劉許以為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則二千夷丁亦足制劉許死命不失仇鉞之功此實其本謀方賊恣時久積呼帝劉王迨各相殘滅劉許已就誅呼氏乃揚揚謂上賞我將士誤信權飲其家不已疎乎若非督臣且日不滅呼氏以賜劔從事之今未必可刻日奏功且日寧負殺降名以緝嗣本真主特大力者哉寧夏大壩水高西塔可數丈其地勢西南唐果東紅花渠形如釜底西北最下水攻一決呼氏遂無噍類而得善乃在絕勾虜夫勾虜之絕

亦恭難矣一絕之千逐拜入城不得出從行帳中調度再絕之千乘虛過虜搗土昧巢斬首百級使虜驚引去三絕之千追至寶蘭山虜盡走出塞且移斬級示賊而後乃短氣始絕望千虜之援也其間以治堤堤崩斬世顯以管死靈州免宋保及因居民內安襲南關以帳書用間誅劉許新舊督臣各與有力焉又如監軍御史梅國楨之上書請戎服督戰浙江都御史常居敬之募兵皆自辦糧糗三三忠義諸臣並時而集以成厥功並大有足嘉者葉夢熊朱正色等之以次陞陞固宜獨惜魏學曾一人功虧一簣委勞前勞不得叨分毫之恩寵而僅僅以原官終然固命也豈戰之罪哉

征倭前案

倭于島夷最難自唐更號日本初于百濟國得中國文字併傳佛法故浮海朝貢皆僧云洪武初寇瀕海諸郡潛師助丞相胡惟庸不軌事覺上著訓世勿與通 命信國公湯和築城堡海上島之備永樂四年以其王歸道義有捕海寇功賜金印封其鎮山碑而銘之予勘合令追寧波十年一貢後竟貢寇無常十九年犯遼東都督劉江千金祿島西北望海嶺設伏殲其衆遠海自是無倭警而東南至嘉靖歲苦倭海上奸豪營私殺市劫掠無憚不遠逐深入浙直閩廣巨酉陳眾皆海寇都督張瑄總督俞通海諸將意謀討之而瑄等後囑內地垂十餘歲東南亦鼎沸矣嘉慶壬寅西夏方用兵而倭大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即古高麗與壤接壤修貢謹與地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年風然承平久備不憂關其王李昖面于酒而倭酋關白輩秀吉起人奴羅茲以晨無雄志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月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問朝鮮弛備四月分建長島行長高正表督妖僧玄蘇宗遠等操舟師數百艘脅陷鹿尚道逼殺白鯨潛渡膠津掠開城朝鮮望風震王倉猝棄遼寧今次子璋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

內屬倭遂渡大向江繞出平壤西界當是時朝鮮八道幾盡及壬子就俘倭且暮波鳴線則釜且申于建請俄之使阻相錯也延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藩諭其王臣復揚言天兵十萬已保甲方撤海外琉球遼羅諸國揭倭穴遣鎮分遣將士先防義州已渡鴨綠七月十六日抵安定嚴兵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諸地利馬奔逸入淖不可止為倭擊盡殲游擊史儒死之副總兵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奉朝奏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惟務所在添募設防時西夏叛卒尙晏城守大司馬石星茂巡撫事倭且罷奔命乘龍入營關說者于是游客沈惟放驛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利情形歸報府及盛京以疎倭緩急題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開侍郎經略宋應昌以十月抵抵山海士馬匆遽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謀借惟倭康倭西向十二月初上欄東征將士與苦特於金十萬兩糧慰且重懸賞格而惟倭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時李將軍已至軍中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置惟敢標營于二十五日普師渡江開敵於四日抵曹草館倭酋遣人來賀寇聲地惟倭寇虛實李將軍微將監傳之六日抵平壤虞地形取阻北臨西枕山麓寧而扼北柱丹

臺高是叢叢要害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倭退是夜倭襲李如松左營擊卻之委屬軍因部勒諸將論無割級攻圍止飲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峰陰取西兩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偽効裝潛伏八月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卻李將軍手戮二人我師氣奮奮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為麗兵朱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中軍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如稻等隨後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殺空方戰酣時惟忠中鉛洞胸血脈噴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炮易為馳逐重傷輜出穴處與愈進戰師無一當百前隊賀道後勁已應與舞十壕倭遂棄奪官題斬千餘級藏首宗逸等餘死毒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算歷聞十里真奇捷也李將軍等乘勝追襲十九日如栢奪開城復各得緋有差朝鮮郡縣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威鏡道為倭清正拒守聞開城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李將軍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督將士殊死戰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額指揮李有昇以死護刃數倭竟中鈞槍為倭支解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欣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冰鮮泥深騎不

得戰後奔山面水連珠布管城中廣城飛樓為鏡自穴中
出應時覺我師乃退駐開城二月諒王京後二十萬且聲
關白揚帆入犯經略急嚴劉經陳壽水陸清師李將軍分
開李寧駐開城命楊元直平壤扼大同江渡輪道如相軍
寶山為聲援查大受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
秀嘉掠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大受遊死士從開道
縱火焚蕩略盡倭之食三月三日沿江得箭書乃與惟
敬中前款議初我師捷手與鋒銳其轉戰開城勢如破竹
全羅麗兵亦報復殺不復問款及若蹄敗師氣大索久頓
師絕域海氣蒸濕瘴癘大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敬款
議始用而後蜀糧並燼衆生惡瘴聞我益發虎賁等袍及
城車列江上聲日張其酋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惟
敬古端孽靡可聽因得乘機張會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
略既得請于朝故不窮追且得倭報書乃益令遊擊周
弘謨全惟敬往諭倭感王京返王子如約歸倭果于四
月十八日棄王京還真日經略與李將軍入所除本留豆
谷四島包內以人兵渡漢江尾倭後計乘間擊情歸而後
步步為營用分番休迭休法以退別將劉經趨島嶼倭向
拒險而祖承訓等由開道諭梟山出島嶺後倭大驚前移
駐釜山浦築居屯種為久成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縱承

欽定四庫全書

朝鮮紀略卷之六
倭寇之亂
倭寇之亂
倭寇之亂

訓屯大丘忠州徵調全羅水兵魁船分布釜山海州時倭
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料
給事侯慶遠謂我與倭何營為屬固勸敬道之師以力爭
平壤以權收王京罕兩都授之存公與滅義聲赫海外疲
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
以次撤歸經略疏稱釜山雖隔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疆
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貴前功且慮倭與日本對峙
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峙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
至西海蓋全羅地界正當倭船進退西與東朝鮮對峙而東
朝鮮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
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獨關比今日撥兵協守為
第一策即請撤兵少需時後倭意雖開防戍部襲南
兵暫留餘盡撤六月廿五日倭報歸自釜山向倭小西通
彈守來請款而後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
以王京漢江為界李將軍分兵移陞已倭果分犯我師並
有斬獲都給事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伴退誘我撤兵圖
漸退無故誘真非人情今梓犯晉州情形恐實宜節制征
勦與遣鍾撫臣趙耀報合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
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駐露無聞倭勢難久羈從此

不能先議封貢而後撤兵竟不失先後有矣
顧季亨曰歲丁酉恩生年十七甫入膠庠以父命卽赴選
才考時邊太府有檄守吾常泰以邵司理輔忠振飭首眾
題印同征闢曰救朝鮮之策如何惡處而對過榮與可先
是孩于海上勢甚熾駭駭降矣揮羽請饒重而有之卽
雷心逼情日本顧未及防倭奏議知倭之封馬地並山岡
不產五穀向資食米朝鮮缺奄而有之久矣況該國釜山
與馬島相對素爲倭戶往來往還探聽備施遂有與師掠
陷之禍然自去王京也釜山首尾將五歲如驚鳥匿形因
德永故是遇見與風聞自忌清正世臣猶兵爭出之
全慶簡姑翼以弄臣行持勸廉其用此南屬遙隔沐必不
然不必然但一時據理據議有曰倭初固輕朝鮮故輕入
不及兵後朝鮮殘破無見獲倭雖六十於州地鮮所備倭
輸猝難取給且航海運糧最不利倭果支一年有進無退
或有曰沈惟敬許倭七事的以割地朝鮮王親往謝小入
辱國至有不忍言者倭生獲全奔可無戰或又有曰倭
懸平壤控銳借封貢以愚我撤兵取勝十全釜山南連對
馬北通全慶東西有襄萊安骨等處爲左右臂聯絡犄角
可攻可守倭因講暫退以愚我援兵盡撤始借譽朝鮮負
約杖筭立定凡此皆倭得策若專意以併朝鮮者也傾朝

鮮若折而入于倭王京之漢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江漢
平壤之大同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登萊義州之鴨綠江
不百里入海可窺天津陸由義州窺遼陽曾不尺咫而我
渤海奸民開出日衆勾通之漸識者慮焉以爲燕閭閭
必爲震動將憂豈在朝鮮也卽恩時口尚乳臭度倭非有
大志必不越海生心封略所憂真不獨在朝鮮也當事
卽矣志主勦猶懼不克朝日奉功以爲雷天討餘
石司馬星備惡沈惟敬無賴談中其游說借款恩兵
雖爲國而墜于持議建誓通國之言藉口官餉盡撤
兵後荷小人舌端成功難矣早知建誓無官罷遣而
倭失惟忠等防成不盡撤亦何至講張濟樂也大臣謀國
惟公與虛難矣哉蓋前後凡七年而邢司馬玠奏破倭海
上然經略尙允訖不得要領不然者又何至師老財匱直
待關白死而後貪天功爲己力以視然受上賞爲後來效
尤張本也

征倭後案

倭自釜山再移大司馬石星意撤兵乃經略尚書謂成
全羅慶尚云全慶二道朝鮮疆曰二南此倭犯必由之路
爲該國門戶以聯王京平壤則堂與也釜山遙接對馬倭
可乘舟復犯亦宜區處議爾劉綎吳惟忠川南兵合竊遣
共萬六千人分布仍各國王募武健赴訓練全羅諸道產
皮錢宜裁減火炮併及時築壘沿海扼險其世子璵英發
諭令居全慶間督師計兵餉月五萬朝鮮瘡痍未復得量
給衣鞋費更請乘小西飛乞貢緩期數月延至春汛後面
成已定規進止而本兵議開總部川兵五千留該國訓練
責自供餉量茲惟忠南北兵符行長歸議撤是時石司馬
一意主款議散兵省餉而經略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
退馳歸因膠依違其間然東倭多詐每隊兵難盡撤狀陰
事款而肆言款局奏揭前後異同終無堅決癸巳八月扶
師克渡江歸各鎮已得旨許封不許貢經略乃遣沈惟
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悉圖完局及部再議併撤惟忠兵止
而經略於擊逆與李如松並取回甲午正月以總督侍郎
顧承謙代矣應昌值刺大兵不可撤前請款倭小西飛
適聞唐寧叩謝爲言請封已石司馬因朝餉餉不給併議
撤劉綎兵而總督疏所去月並許寬籌即經略應昌皆有

終始謀貢之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和親之說云
和好親密儀制即中何處是等語請能封遣撫臣韓取書
頒倭情未定請封貢並絕石司馬亦張皇恐聞白不能就
罷席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詔小西飛入朝決計
時改總督侍郎孫毓新受事大學士請封如石司馬言十
二月二十日乃定封議命臨淮勳爵李宗城充正使副以
都指揮楊方亨同惟敬往乙未正月禮部議日本原有王
未諭若恐關白或另舉二年改即以所居島封之不從已
總督傳諭行長語被報稱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廟三年
漸可修築川西鐵礦開採爲積聚所秋源堪選撫臣降化
龍疏謂倭不識懷于恐中聞兩相欺給請從禮部量封系
省朝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
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達論無精計時封使已發又不從石
司馬信封事必可成乃封使久焉觀望十一月始抵釜山
丙申正月惟敬同行長先渡海與倭合宗統統棒子鉢親
從官接臣側四月三日乘夜易服乘印物進登撫奏
詔達問議戰守令方亨受惟敬誠揭倭情無受改令方
亨充使惟敬爲副因得算智撫摩乃完封局并司馬股掌
矣然倭貢朝鮮王于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
方亨徒手歸丁酉二月惟敬續投表文乘驛遶草前折用

臣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竟其副兵馬棟輿正
業機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柏直吐顧末委罪惟數并本
兵前後手書進呈
即覽始不得不復議用兵而我防戍並罷平壤南兵撤回
以攻牡丹臺實不給鼓噪石門寨總兵王保精銳誘殺之
徵兵備使項德楨撤止幾無寸遺後鮮麗有開日發兵
聲百萬清正語狂詩不可聞時以總督尚書那外經略麻
貴從廷緩改大將軍而總辦朝鮮特勅金都楊錦天津亦
申警備麻將軍以五月庚辰抵釜十八日登鴨綠取登
所統兵少請兩師經略疏請派兵州府朝鮮宣大
陝秦朝鮮惟開山水其天敵難防請益兵備海來兵
而劉經督川漢兵總防勦其摩貴等處牙黃登華候宣大
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經略請神機營參將則行長槍清
正走此奇着快人而勢水可乘我計月此界歸計至惡
去釜山千四百里而南原忠別並相去遠等語經機機進行
長營釜山清正當面生潮如破釜山陸必出崇山崇山由西
北有峻嶺止客便馬路險絕南有釜山江連金海打
馬皆咽喉地倭並伏助兵水必由巨濟加德安骨亦咽喉
三處有倭船歸鎮是海向要害處此處先據恐平壤釜山
三派倭機未降各時按在釜山東西要害處倭機再

益以機張兵東來益不可當如破清正陸首西而東由東
萊機張自北而南由慶州蔚山此路東南大海西北山嶺
稻田止可用步兵水必自東而西由長營甘浦開雲長營
水兵極單弱倭所像者水而水戰不利正兵須東西各水
兵一枝守其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仍一軍機全羅一軍扼
慶尚一軍爲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陸路水兵東西
四面齊發此正着而兵糧不齊華輕動亂開土論與經理
圖進止大學士張位等請于開城平壤開府屯田傳示朝
鮮其至疏稱小邪形勢全慶爲重慶尚門戶全羅府蔽也
無慶尚則無全羅雖有他道無所資爲根本斯乃倭所必
爭我必守倭若移全羅則遠之西海一帶近之珍島濟
州皆爲窟穴縱橫無所不通便風一二日抵鴨綠即開城
平壤不足爲固今倭據慶尚左右道而釜山西生浦爲其
巢穴對馬釜山間海洋數百里爲其糧道得于慶尚要害
設險屯積兵糧時以輕兵相機攻勦從陸地以壓其勢而
又以利艦銳卒出沒海上邀截其後庶幾有濟若屯田則
地土雖饒終不如南方議遂殺六月倭數十艘渡海分泊
放尤如雨初惟救平營兵二百出入釜山接事不諧漸移
南原經略素切商請爲慰藉至是屬楊元走假更換撤其
管兵後聞罪石司馬乃爲赴宜寧會行長暗欲走倭元聞

即焚之惟敢抗而後解導始絕後已奪梁山遂侵開山
竟為所破開山節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為全羅外
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
浙三千南抵旅順經略撤且哨且行赴開山協守既破則
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倭趨于
八月十六日夜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偵帥無固志驚起
帳中跳足遁全州相去百里勢相犄角陳愚衷切至無斗
糧及勤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豆弓矢益朝鮮苦我兵甚
千倭不欲在州遠貯山谷者恐倭至反為寇助也南原告
急愚衷懦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棄城去倭遂犯全
羅連王京王京為朝鮮八道之中自之城失東西皆倭我
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造筏通我師
防倭暗襲朝鮮亦調將由島嶼出惠清道通賊鋒經理身
赴正京躍馬論以死守人心始定經略又聲言調南北水
陸兵七十萬且暮至福興浙直兵直搗日本倭聞遂不敢
進十一月經略渡鴨綠二十九日抵王京共議進剿而所
調宣大延新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貴督左右協專攻清
正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兩扼全羅援倭又同朝鮮合
營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我師陸路相備獨
水兵屢撤不至既大聚兵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島山並

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蓋其陸路則由彦陽
通釜山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彦陽來援今中協扼釜山
左協赴南原張疑又遣右協也西江口防水路獲千十二
月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先以輕騎誘倭入伏已破倭奔
蔚山共獲千餘級倭堅壁不復出島山脈蔚山高石城新築
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曰倭艱水迫餉難繼第固守
之濟正可不戰縛也徑理以為然分兵圍十日倭至盡
紙充餓飯先用礮者倭從隙用礮發命中彈皆碎鐵為之
中多疊雙戰我師稍息倭約降緩攻而行長東援行長亦
慮我募金管止還銳倭三千在張戰敵江上是時戊戌正
月三日經略聞報即分益糧兵倭棄兩橋棄輜重無異經
略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下應泰疏勅緩理楊
鎬夷師黨欺詭罷伏併以大學士張位密揭薦鎬勒開
住經略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為
持久計二月別將陣陣劉銳等以川廣浙直兵先後至而
天津撫臣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略朝鮮地里隔越山水
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為戰守經
略然其謀分三協為水陸四路路置大將各守信地相機
行動倭亦分三窟東路據蔚山以恃釜山為根本西路員
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據泗川為東西岸援薩摩州兵

劉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奮休濟南往來如駛尤倭緊重
經略懸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九
月二十日分道進兵艇逼行長營挑戰奪橋斬級驅入大
城殲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貨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
險剖其糧稍焚溺甚多董一元進取晉州板望晉東勝渡
江南嚴二寨倭退泗川老營疊戰下之游擊盧得功陣歿
前遁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退陸引海為濠海艘泊寨下以
千計築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中通東陽倉十月十一日一
元分派馬步協攻步兵三營前攻城騎兵四營後應又步
兵一營攻東北水門一營嚴破圍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太
槓擊寨門碎城寨數處步隊齊至壕破護城欄塙入忽營
中預破火藥發烟漲天倭棄勢衝殺圍城搜倭亦至我師
騎兵先清遂奔還晉州經略查森諸前衛草降有差許
戴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久無功洵南撤兵會福廷權臣金
學曾報平秀吉七月六日死各倭棄有歸意我師因水陸
東勢大擊捷音日至十一月清正發舟先遁貫入島山西
浦艇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石曼子引舟師
救行長遇濟半洋邀戰行長乘小艇逸焚死石曼子水為
赤副將鄧子龍朝鮮使李舜臣銜鋒陣亡南海橋平倭遁
錦山藏焉東征柏統局捷聞發金鑲賞丁應泰再疏賂倭

賈國情事
上念將士冲冒矢石特優叙應泰回籍聽勅來征勛功改
給事楊應文是歲已亥揚州復用兵艇督川兵先發餘三
帥撤回以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景深傳九
邊因題叙四帥首功次艇又次責而一元始破三寨終掃
諸巢功亦難泯
上同那珩島世德諸文武官各以次陞陞叙擢再叙叙尉
功各將賜金前經理楊鏞以原官叙用素師楊元通倭
辱國沈惟敬先後棄市彌縫謀國石星久勘問如律
久之留成朝鮮禦營兵缺嗣後同經撫失事國自沈
行二首貳倭未能糾眾再來惟對馬倭倭苦難飽生必肆
掠况昔年釜山為倭戶住種似屬必爭計留兵萬五千歲
費不下三十萬應從長計處而廷臣議留十三議撤十七
庚子三月初王請止留水兵三千認餉八月遂盡撤
顏季亨曰以生親倭相持釜山前後用兵大類持重我出
師之初一挫于平壤再敗于碧蹄三失于開山南原及島
山之役追奔圍守動輒合宜功垂成矣乃經理楊鏞倉皇
撤兵竟以其故復成敗局直以樓船橫海之師四將軍二
十六偏裨費金錢數百萬尚幾不免于損破失者竟結局
一死開白天方贊我倭小醜何能為一時文武大吏且以

司久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遂反遂應龍覺其不附登
結關外生苗爲異肆行劫掠已至所部何屬宋世昌等及
張氏叔張時鼎上表文告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親討大
征而蜀三面臨播土大夫率請擒解處西南兩屬夷以十
百數皆其彈壓兵勇數赴川貴軍門訓有微勳剪除未
爲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而黔主勦朝廷乃行兩省會
勘應龍願赴蜀亦赴黔反遠詣重慶對簿繁論法皆新
請以二萬金贖歸吏服爲鴟旁嚴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
徵天下兵應龍因勸辦願自將五千來報効詔可釋回
播磨行年七載龍歸近龍死至最獲勳結遂抗不復出
蓋應龍居相自創爲黔撫黔民皆賴其德其子應龍亦
重宗金藏上下輕重萬端殆不可堪龍前前後後頗有功
千漢繁七姓實我性使即君受獨得並裁其滿亦何至
爲漢法過持助若願與我爲難也於是脫龍輕去不
欲就吏而漢時想尋復請券乃楊光元遂止勦得
省戒以貪功妄殺甲午春至正月繼允親至重慶與總兵劉
承嗣議分軍一軍川南一軍川北以軍前東道並建前
拍婆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待勦得獨斷諸兵備調撥
萬弩齊發都司王之翰軍覆餘多殺傷會龍死於敵
兵委棄鎗重炮燄悉逃斷協助亦無功御史葉經繼成乃

主撫詔移蜀新撫臣譚希思上疏赴任與承嗣同驗
鎮相機征勦頃之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無堅決詔
遣少司馬邢珍總督來傳至察米寧酉陽暨馬千斛皆與
龍通姻摺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仇讐計先剪其枝黨以
微曉覽應龍大略稱引李劉王吳事宜國威後龍來當待
而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爲計吾不而欺
也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公命聞匪其聞
父幸龍反因以爲利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龍
所問狀檄檄茶江烏江兵諭泰民勿援龍漸有悔心矣會
水西宣慰安蠻臣請父鄭典太司馬石星示手札趨應龍
就史得首罪時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心微之羅
臣益自厲奉札至播格應龍低回久之而驛報重慶王太
守且至太守土瑯多大略總督持檄諭茶江趨應龍安穩
聽勸太守屬茶江令前往宣諭應龍令其弟兆龍等至安
穩治郵傳儲侍郊迎叩頭致饋資餞率如禮曰應龍久縛
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泰民也使君
幸枉車騎臨脫松坎教布腹心茶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
松坎亦憂泰勸地也即以五月八日車騎往應龍果面縛
道周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早國早
囊亦被許懼罪不出界上太守爲請總督委各官以七月

二十四日。詔安悉應龍。因服郊迎。肅侯傳。獻寶元等十二人。乘驗抵應龍。斬以黃法。得論。贈輸四萬金。助沐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竊府追贖元等。集斬奉聞。是時。信侯未靖。石司馬欲殺應龍。文閉事。事東方。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賜總督以下金士琦。即陞川東兵備使。彈治之。

廖幸。子仁。長考。僕首察。其終始。信恐毒于人。為甚也。首始因。緊重慶。踰年。耳。乞憐。豈有意反者。實激之。使然耳。即白石得志。猶然難伏。以一太守。單騎幸臨。皇途請罪。時即按之以法。以絕禍本。何至如後之。臨張以八路五將軍之師。相持數日。殺人如麻。僅乃赴之。誰生厲階。得不償失。嗟乎。天下事。莫不轉于微。而成于微。大率類此。

征播宋案

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悅。每念五司七姓奴輩。著我必盡。刀俎釋忿。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捕分道。夷日置。開據險。僭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戮秦民。劫掠。並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推鋒。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門事諱之。沒其家。以養苗。諸苗人。願為出力。丙申秋。夥餘廢土吏毛。乘雲梯。燦其屍。丁酉秋。臨合江案。其警。震子升。絕城下。備割之。冬。石社宣撫司土舍馬千駒。入播。先是。千駒母。草與應龍私。單龍千駒。謀奪長子千來。曾于是。聘應龍次女為警。後因。錄。朋。所。從。陳。太。及。兵。獨。據。王。士。身。調。征。雲。應。龍。益。銳。苗。兵。大。橫。盡。離。應。已。又。從。楚。想。塞。驛。站。調。原。聚。民。宋。世。臣。父。雲。及。羅。承。恩。等。率。家。隱。匿。橋。衝。城。裝。執。指。擯。陳。天。龍。等。大。余。城。中。得。鑒。承。恩。及。子。黃。隆。致。以。拘。令。諸。苗。對。父。姦。女。面。失。淫。妻。或。裸。體。坐。木。巢。射。矢。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暴。屍。屍。灰。飛。蔽。天。然。撫。江。東。之。等。疏。請。防。禦。蜀。撫。譚。希。恩。等。請。于。合。江。縣。江。各。置。將。募。兵。配。國。門。安。撫。卻。覆。如。議。而。經。歷。潘。汝。賢。好。諂。兵。點。撫。奇。其。意。已。亥。二。月。令。同。都。司。楊。國。柱。等。部。兵。三。千。往。勦。應。龍。遣。子。弟。迎。敵。千。飛。舞。鎗。伴。走。天。邦。國。誘。龍。我。師。微。之。國。柱。罷。賊。不。屈。竟。脅。跪。斬。與。汝。賢。等。俱。死。千。是。點。撫。

臣平浪賊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待起李化龍
兼少司馬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是時東征業已完局因
移劉綎督兵還蜀議大征總督五月號至即請設標兵益
調募浙閩滇粵將士六月初應龍來我師未集大勒兵犯
基江遣將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守沙溪緝麻山防
永寧宜撫與貴州十七日遊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順有
新獲二十一應龍督苗兵圍基江城數匝擊房嘉龍
族彝火碑及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龍率師巷戰蜀兵
爭謀走水上乃先焚其妻與度賢赴敵死應龍因却令綎
因黃掠基江失守則賊勢如閭柙乘勝長驅計半日取基
重慶重慶失則蜀門所去矣聞賊於基江城庫備師依食
就食盡取于女金靜去機老弱殘疾破江門水為飛渡
三溪立石為橋界號至慈雲莊邊圍寨匪楊督乃得脫
欲調漢土各兵守渝城獲妖婦千六人游于江中賊
合江瀘州勢漸張賊亦還邇不遠被賊本意意將大德以
安忍猖狂既覆我師策則騎虎勢終不下益結九股忌
苗及紅黑脚等苗自險弄兵然猶時與我如往屆而賊未
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應弁索姪姪而總督因我援師
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師共甫出門即欲撲江不肯東
亦時時移文詰責示無處施意計以緩賊賊果求撫

不復言臣總督所傳作好語廉之止駐合城調度示賊無
張皇也
上聞破基江應龍督苗總督益調治江南兵及武岡麻陽
兵移總兵陳璘等分駐偏橋平越專候大舉已劉綎以十
月至蜀總督亦就近移重慶而賊復聞
上無意肆赦益結生苗大治扼塞總督前撤水西兵三萬
守黔省斷苗苗路十一月應龍乃屯官場盤踞苗已邊
東坡爛橋楚應龍投已足接取九股生苗出投地所存
告急黔危于累卵總督以重安等三處實苗賊滋蔓者
尋賊據則楚不得入黔賊不得出楚解無黔且無楚賊
勁兵斷路通楚則黔無援楚則黔無援黔則黔無援黔則
黔大煩實務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軍勒兵數萬五道進出攻德泉司瓦月劉玉奎等子並
于賊龍長係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進攻聞劉金竹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切鄂坎馬子乘軍我師堅壁至暮明傳聲連破七寨復得
御龍進攻官場新開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奔龍泉通
基江提有以事之矣自春但春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
天津滇浙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總督令潘乃分為八路
蜀分四路一基江二南川三合江一永寧重慶亦分四路

紀頃而廷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兆龍等百餘人擄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計賊去歲破恭江亦以是日天追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將軍統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青生請自將士漢兵爲南川將士先入關長早九雄偉不羣譽不容口十二月獻俘請劉應龍屍陳朝棟兆龍等市泉示各夷播入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始以其地分爲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又專義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遠衛更學增驛爲育弁服並華風矣其地西南左接水西右通永寧大牙相錯水西伺侵播州水烟天旺及地既脫願聚蜀賊爭執經界數年始定後三年甲辰正月叙播功總督李化龍等總兵劉綎陳璘等各文武官以次陞舊實提安疆臣龍登母鳳氏多賜金前建治總兵童元鎮已請戌得開伍議者以國家用兵西兩夷未有大得志者也國初傅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而罪人終逸嘉靖初恩田之役以勦始以撫終至今爲諸夷口實是役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南踰百日程計三省征餉防守約二百萬而逆首援首關要荒爲郡邑遂爲西南一大奇槩非我

神宗獨斷督臣宜力當不至此或謂應龍終以智免其然豈其然乎顏季亨曰應龍非蛙耳何能爲獨不勝匹夫之忿與兵屬爲難徂於中朝宣諭故敵時擊時釋時勦時撫一逞于白石再逞于龍練三逞于恭江以爲漢終不奪我播事無過一撫完局乃敢螳臂當車甚至天兵四集而西頃足知悔脫矣撥虎阱像死不擇音然領竭天下之全力環而攻之以山壓卵其愁不尅而我亦已疲苦若賊破恭江後驍將軍師孫特奉之說先取重慶直搗成都虜蜀王入營爲實時蜀無重兵鼓行而前三巴沮屢不守遂賊目而乘其言不出此我得乘間厚集王師及用塔爾喀入關賊始悔失策欽此一處殊死衝突亦何敵于危亡掌大變崖恨天作化覆不旋踵豈非天哉雖然罔天命也亦人事有足多焉斷招苗以絕其援切水西以殫其翼且聞劉將軍經故騎志往與應龍交懼甚懼及抵師卽料舉賊罪督其後効斥若此類大得勝豈獨是役調兵最廣叛中國空內帑以至白骨山積海內騷動計豈王者得已而或者猶侈言開疆斥土以播駕說抑獨何與

補漏居士在京師。心如木門。如瓦。尤大從里巷車馬後往。觀之。居士神遊六虛。氣周百節。深矣規中。峭然物外。尤大問曰。居士以補漏名。殆能自補其漏者也。居士唯唯。越兩日。尤大又執野人芹曝禮往候之。居士葉九一束。生客四壁。送迎如流。旒旒不暇。尤大又問曰。居士以補漏名。殆能補人之漏者也。居士亦唯唯。尤大世家世儒。素身刷骨。志探玄理。神馳白鶴。玉至靈和。充豚豚浮動矣。又怒三床。以次月之朔。先與居士約。相與訂盟。謂聖神前以問。適與尤大欲拜之。爲師。居士止之。謂尤大曰。尤大欲四拜。以爲師生之分。居士必欲六拜。以爲弟子。第其來處。出所選標。六可。考卷各教以示。尤大捧誦。問。選集既工。品評更確。因曰。居士以補漏名。殆能補衆業之漏者也。居士答曰。然。因與其同行伴侶陳元復。高尼弟子。舉大行。並轡登馳。臥床夜話。以前聽後顧。左提右挈。不遠三千里。共詣居士之金閨客館。更見所選經史子集。已刻若文宗。刪補刻木。裝若國朝。世文。宗未刻若。鑑要說。備百世萬年諸書。令人如入萬花谷。種種可愛。又問曰。居士以補漏名。殆將欲補典籍之漏者也。居士又曰。然。未幾。居士下鳥程之相。尤大登會稽之舟。歸諡母氏。併撫婦子。旦則烹茶待客。夕則燃燭。

中 70—292

詞而起曰何謂也居士曰生母急吾兵言之而子妄聽之
今天下人人談將將不可得吾所言將敢言人之所不肯
言此可以補將之漏矣人人談兵兵不可用吾所言兵又
言人之所從未及言此可以補兵之漏矣人人談餉餉不
可聚吾所言餉又皆言人之所不能言此可以補餉之漏
矣是謂可以補國漏者三子不聞公甫文伯母乎其子死
不肯哭相室問之母曰孔子賢人運於魯是人不能今死
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者是其於長者薄而于婦人厚論
者以爲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
令吾不思于進軍以其言獻則出于公者欲因官以求用
併所言者又爲妬婦之口矣子不聞墨子之諫楚王乎曰
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
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糠粃而欲竊之此爲何
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今以吾玄修秘旨較之冠帶
儀衛猶文軒之與敝輿也以吾丹九靈藥較之烹鮮刺肥
猶錦繡之與短褐也以吾丹九靈藥較之烹鮮刺肥猶梁
肉之與糠粃也子欲吾舍此而就彼豈以吾爲有竊疾人
哉又不聞譚拾子之告孟嘗者乎曰市朝則滿夕則虛非
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今吾素以救人見
譚爲心之此則訪道者肩摩於此之彼則索藥者又踵接

於彼爲所求者存也今子欲吾應皇榜之招效死邊境
來者不幾以亡故去乎是謂不可以身補者三且吾年已
四十而髮蒼蒼非若子年未踰立正少壯帥王之時也吾
手不能挽半擔弓身不能仗五尺劍日雖習兵書而不知
所用非若子輜略素諳司馬素閑有可以禦敵之技也吾
父母之暴骨未埋嗣獎之貞節未舉山妻之糟糠不飽弱
子之乳哺不乳非若子之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可以效
用之身也是謂不能若子之以身補者亦三旣而又曰誰
有之船到江心補漏遲今國之漏其憂甚乎以補之者如
雨如林豈曰安人又安斯用么度子爲若吾亦急自補
其漏以補人之漏則已過矣光太拜居士亦拜光太拜曰
命之美屬壯拜曰而後乃今知之乎光太舉酒遙應而
臥而不寐不寐而復起曰此一番光景不可忘也遂詳叙
其問答之始末以附刺于後

同知布衣書光太記

擬奏簡

聖主疏

草莽臣顏季亨具

奏爲

急迫聞聞驚惶敢竭愚忱以效邊計事伏思自古麥丘邑人可有惟人爲寶之祝舍人孺子亦有

露沾其衣之諫不揣下賤引此爲義况我

太祖高皇帝舊制許諸人直言無隱敢不瀝血輸誠以獻

之

皇帝至聖陛下竊惟

之事日甚一日初以空虛無備

而

王師劔則舉

朝爲之動色而追後則已怡然先年又以輕出寡謀而

開鐵破兩師死則復爲動色而事稍緩則又已怡然

今春竟以關門迎敵而遠左沒拔將降則無不爲之

動色而今者見之偃甲休戈按兵未舉則似又不

免于怡然矣夫動色者三則已宜知所備怡然者又

三則亦宜知所戒而莫爲之備莫爲之戒者如廢厝

火之上而不去其薪載漏舟之中而不塞其隙又甚

則均救焚之役而私然援臂同遇風之載而舟中反

唇萬一更或有變其尚能止于動色而且復得怡然

也乎臣念宗祖連切甲第世受

國恩已身幼濫青衿曾在士列今幸嘯恩尚存能忘消

淡圖

振用是杞憂倍切惶怒滋深者爲鼓士氣蒐英雄固人

心事聞寄公任議急招勦露騰奔

兵聚餉豫備應本防海防江分練

復急切時務什之二三思獻之司

國計者以轉奏聞

皇上而末河必得也又舉其爲于論策之中更不盡于論

陳爲冷泊所不可頃刻緩不可因循廢者列爲三款

以獻

採擇伏惟

皇上斧斷而聖行之如日月之布雨露之施雷霆之震使

山谷應時普照草木應時向榮百物應時生動未必

非一資矣一曰議兵餉于實則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以孔子大聖之言尚值平居

論治之日猶必以此兩者爲急務而况

之勢更值中國喪敗之餘庸可以此兩者爲緩圖

但今何日不談兵然不過曰調士卒募民兵亦何日

不談餉然不過曰請

內帑議加派額調如率處易以滋變集似均沙未必濟用而且供應濫賜遺調旬午金錢耗費郡邑解縣則伏我之慘不在外面反在內又督非淳泉

國阿能繼派非長象民必不堪而況里老追呼戶丁洗竄雞犬不保鄉井蕭條則空虛之患不在上而卽在下惟臣所對策中于士卒民兵之外別有取兵之一奇以無碍于調之與募于

內帑議派之外別有聚餉之人便以無待乎調之與加具有便乎國而于民不爲怨府亦甚便乎民而乎國不爲厲階此誠可以接實而試之有效刻日而計之

有濟者也葉開陳寶琳等奏請募餉限恩防邊天下同餉實在司馬而司馬亦難於力周策應餉餉者兵御兵者將而將之在餉者何進在餉者何退若山林草澤之將不可以無異而聚無脛而走以自叩乎

朝關以致死乎邊疆是必有求將之官而後將可奏用必有取兵之官而後兵可見藉必有聚餉之官而後餉可裕邊此將任之在

軍御之下者乎則各有職事而亦能御將任之導地方之新者乎則各有官司而不暇兼顧自謂說焉一曰

舉廢官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以今

皇上任賢如不及推無不用用無不宜相臣如斗部守臺省諸臣如星賢聖在位才智充

庭不啻舜之五臣不啻武之九人可謂千載一時人夫極盛凡我國人鮮不傾心往仰交口稱揚矣而微者不慊適者則獨以清靜和衷若生懷飭之德節而重臣孫慎行而不得則爲衆相以忠計義廉節在而奈之刻節特節臣等尤無識不覺原爲吏部擬請辭

世騰略過公之南太烈卿臣周應秋而添得使任現政以執法不可纖塵亦未遑朝京舊禮部侍郎臣朱之番而不得止持火繼以危言不隨危行不隨危志朱

傑少卿臣何士晉光祿少卿臣劉元珍而承即任在以晏地巡撫以在朝如失在野如失之御史臣吳漢

鼎吳亮主事臣岳元聲而不得即起之爲添設經略以一天兩需措置得宜之王部尚書臣丁可憲之四籍而

參酒臣湯有尹便之案究而南展又有案解烏之沈何知刺何不特赦廷為選將之大總裁以新天下之耳目夫以大臣如丁如湯臺臣如凌如吳雖未免多口滋懼不能如尚書孫之白璧無瑕待卿鄉之誅也無間類獨不思今何時也今之用人宜何如也而得拯溺而救溺規新定例佐備而先設案指之幾幾未待此也臣臣藉吳中書又歷學于越故遠不及知悉吳越廢官之用則得乎以律者則略知之孰故委委無入孫官之義為吳案士而備陳之如常用然政則使臣陳本教養之臣郭德隆知府臣陸次安莊事俱大

行人臣洪鼎祖知縣臣余恩冲紹興推官臣王思任衢州參政臣葉秉敬或以言責致歸或以官守告病或以小失槩其生平或以以前愆阻其後效所知如此則所不知者可知浙直如此則兩京十三省豈可知彼素受國家之恩原目矢心報効况久居草野之下益且熟練機宜隨地擇才因能授任有鑑空衡平之識者即彼之求將有察淵蠲錫之智者即使之取兵有恃奮銳之能者即使之聚餉得兵將多者最之得兵雖少者廢之得餉備有餘者甲之得餉備不足者乙之類功于各部而皇上自考成焉人人竭致身致命之忠心在在獲足食足兵之實效此誠可以使過為功轉敗為勝者也第今日用人之不效固多起于議論之不一而今且議論之太煩近尤甚于有罪之太寬則又自有說焉一日請刑誅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夫以先年王師之敗歸杜松渡渾河遇伏而陷力窮矢盡而死劉挺轉戰

孫皆戰死王宜趙夢麟之爲備帥而死濟宗顏重福
稱以監督文臣而死當時馬上督戰之罪固自有主
之者一時雖可遮掩萬古難逃定論而畏師辱
國之經略楊錦袖手失地之總兵李如楨損我
國家數百萬錢糧殺我邊塞數百萬性命即今春有賀
世賢之叛以應李永芳之敵者總于此時釀其禍使
不誅此兩人則何以肅劉杜諸死將之魂于地下使
朝廷前

朝廷前
上自裁非殺不殺楊錦袖李如楨也即近者杜松之疏亦
非與都察院有隙不遺欲

皇上必殺楊錦袖李如楨也又近者臺臣之疏亦以明都察
院之無所意必于其間亦非欲

皇上必不殺楊錦袖李如楨也天下之人皆曰舉

朝皆事小謹而不顧大體臣則曰正爲大體而因以生

私忿天下之人皆曰舉

小嫌推
皇上急賜行誅則臣工之忿且爭者息而機軸可爲成功

小羣悉舍大羣矣乃

皇上不卽行誅者不過念李如楨之父

其子

暫從寬處此誠

今殺

皇上好生之聖德釋罪之仁心國人之知其事者無不仰
天子之仁聖矣但謂此可以寬李如楨而決不可以寬楊
錦袖也然又謂此若可以寬李如楨而益以見如楨之
不容寬也

皇上尚念其父以及其爭彼何心哉當日尚臨伊兄弟如
相違留不違之故智獨不念父之遺訓以念其

君乎其然不得爲善哉

國不得爲忠臣既已爲誤

國之賊臣卽已爲逆父之賊子設令其父復生必且請
上方之劾以誅之不則亦以家法桂督殺之矣其父不

以爲子而

皇上尚以爲臣乎其父必欲殺之而

皇上尚不誅之且併與楊錦袖同寬之乎竊願

皇上上之早計之也臣聞

皇考大行皇帝憑几遺言曰鵬諸輔臣曰卿等盡心扶持

皇長子做個堯舜夫

皇考以堯舜自期故用人行政惟日不足乃至彌留之際

以此屬望

皇上伏願

皇上體行

皇考未酬之心未竟之事思昔舜何以大用禹而又殺鯀

子且不得以庇父今則何以固如損之父而不殺桀

乃竟因父以庇其子臣願

皇上之爲舜故以請刑誅之說進又願

皇上如堯之舉元舉八愷故以舉廢官之說進而更願

皇上之訓將相足共食

之說三苗故以議兵餉之說進惟冀

皇上急行前明

諭以破例舉事勿以技師遂就

論以廣蒐格外之奇才勿以偏徇局中之成見又下幸甚

萬世幸甚

擬票

閣下兩京六部法司臺省各標巡撫按布按使司郡縣諸

草莽庶人顏季亨具

稟爲東隅既失桑榆可收懇乞寅恭同心恢復事伏思

髮髮吐哺千古爲待士之宗法設棚閣蓬至今傳結

客之高風季亨志切報

主人屬非才不能以其身冒死馬之骨實願以其言救

九之能先民詢芻蕘聖人擇狂言自古記之敢出其

愚衷以

獻稿惟鯨魚命在盆覆不能待西江之分慨江女食

無燭專以其與璧之餘明今邊事不啻枯魚之肆幾

邊事之待提父不啻掃室布席之急矣見食之與足

兵正在今日選兵之與選將更待何時器惟

相公鈞座閣下治國如治家務使主伯亞旅之得人愛身

以愛國勿徇彼我是非之就見籌兵略定禍亂無庸

之芳撤尚存善謀斷協師濟房杜之和衷可法違人

不犯邊疆天下共追盛美乎司馬唐介不終貶斥人

心已歎絕德于文公王文正極薦短邑之準自古稱

賢呂文穆不問非邑之入于茲爲列適今幸逢

聖主正可共濟時艱何不出經文緯武之獻期以建旋乾

轉坤之勛况今再登白鹿者素著安邦保治之宏惠
初協良弼者已有贊襄祛邪之大力既追六相九官
之感可值五風十雨之調值庭祿位正可布新慶矣
於同寅舜陛竟階何難起有唐虞于今日韓范克庭
決能滅賊于西陲富歐在位自致奏功于

北關滿江寧淨捷報而

六詔重安驚橫着消停獻而

九廟生色保國金甌銘勳寶鼎金望道切日以爲幸恭惟

聖部天家辛白仰天應育才非偶不必因桑梓以立歷其

難隨是國難隨是難在兩處格而驗之細驗

使岳牧變觀恭維聖道之廣鑄道由金鑄道由

疏附後先濟濟蓋古去之義郊例解以爲賢聖事責

自行焉持正衡以換舊蓋監遠是出材勉復各賢

有茹進之廣振疏掩滯人無新積之嗟當此太平多

變之日又值哀鴻載道之秋苟非恢大綱而羅網類

孰能挽熱物而濯清波務期分滯滯于九流且更別

戶部太司徒白正邊制方急宜籌濟變也謹軍需未暇

竭善後之策歷時已歷四年計費累止數百萬金

延助虧贖費之既美當并赤九切之難知旅易滋民

慈請發慎備

國處不試趨公之刺而半渡焉執何以克集何從同仇

之謀而竹頭木屑皆可爲參軍若求于慮之一得可

從愚生之入便增價減價或以蘇起之救荒者救荒

民果官果可用富范之餉賑有備也米運西輪茲穀

可積丘山左支右應轉輸如通米廣務爲勸諭

益無幾軍便而民恭惟

聖部大宗伯台下心上精經綸自任以三不重育中情

難問學爲帝者師直銓年而觀事可進求將之事

難覆以廣經聖師防避之對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防邊武備勝之秋也臣等謹說以爲聖部

里之國道使貴在廣也于花野邊百萬之師

詔書出在容臺我任同於難處終不趨至市之真境結

有化化民我我不出德德之與揖讓者曹可以爲秋

殺南官可以

恭惟

兵部太司馬白下陳餘聚左車之計而誰陰以釋轉師

取兩國東紹拒許彼之策而誰武以曉明追被

州指應實專任將坊父職掌爪牙鐵臂

國家仗精神于元老蒼松翠柏集美瞻氣已平長安孔明

渡瀘水而直捷擒安石起東山而討清生該精
罪等語游擊張殿良欲殺張崇心營督北門鎮總
辦吳納款于邊沁右地金湯護澤承風下內服務以
虎帳恩意寒破犬戎之膽必須覓旌雪刃生消鋒鏑
之現鏡歌詠功績美辭開紀蹟垂光恭惟

刑部大司寇台亦降德好生特隆救恤之典良臣師教爰
敷明允之仁去年出雲苦難宗正九州虛望秋臺之
多嘆濟以青華臨于符轄因海空最

天救之重意玉節高標獎師恩隆慶貴止誰鼓六
谷本風恭惟仲尼尚冠益散吾道之有具如同尚臣

治是可壯

王師于無窮起山林而勦明寇獲至

朝關以詳刑仁同解網筆前訓雄乘中驗後鳩鳩

都下筆過肉生白骨網開人脫精氣清獻典刑而三川之

琴有韻源溪行部而五樓之獄無冤春風屏影草臥

折楊花雨灑雲銷貫索雪冤平謝自幽幽警衛恩

活鉗賊蹤可必瘡痍受賜澤流望外仰觀驛馬賓流

恩出更生美侯金雞日樹反掌變榮枯雪薛旱中得

再揮毫控繯搜歡呼雪裏回陽恩林安陳入帶取兵
聊效一籌若肯殷勤五奏三簡之請圖石即是兵山

僅能出入九死一生之區困圍可為將腐政效輒薄
輝餘陰機暫淹聽轄竹霜駐機恭惟

工部大司空台下覆禹烈著成平亘古獨隆士安熟成轉
運入矣未見李員一相望之推甘獨擅于當年張忠
簡御書之頒行可觀于今日

都城富堂與之區任式隆平保障勉能開軍國之計才特
簡于濟川小東水東莊拜表刀已悉歸于供役經之
營之在目

國儲可暫移以克邊傍也金鼓每出于關律之萬機擊天
主杜河抗固

畿輔之百城用致安瀾至治能忘補石奇勲職掌鴻司解

薛宜杜漏厄淫巧之端階晉玄武冬卿應奏成風揮

霍之效通海道以聚兵可貞戊巳雲屯造戰艦以運

餉保無虞庚鼎沸勢擊莊水三千笑運范兵百萬恭

惟

都察院掌院法司卿寺暨各直省標撫大中丞臺下地陟

棘府秩冠栢臺恩分弄印以獨榮貴戚泥樓而相避

班紀專席以特峻奸回失若而自警生平笑比黃河

骨鯁霜寒青瑣遺直當論鄭叔清班暫列于兩丞偉

度須如九齡高秩應隆平三獨

金鑰之檢坐磨華蓋于天樞玉帳牙旌有播種風雨重鎮

丰采明三千組練草木知兵精神壯百江金湯山川

增邑必揮太阿而斷朽須鼓洪爐以煥毛蒼海萬頃

莫不欣觀臨淮之幟鱣堂千里相期再親保釐之勳

更新搜草澤真賢起樓近木先得月惟願存探訪實

意積山以上待與雲運經綸于掌上出兵甲于胃中

願除隨地之豺狼可安吾民于枕席抽毫當有班據

燕然之石可拔籌策豈無相者淮蔡之氛自熄悉維

六科入諫垣臺下青兗奮跡皂囊久待昌言黃麻傳旨丹

旌各知輒陳公陸君選得人濟濟羣雄公數難之難

陸無阻詞調泉庭盛

廷既聯玉筍之班應進金石之疏珥筆虎門頭正氣可排

山嶽我冠嶠陸尾英聲宜吐琅玕青蒲獻書霜是簡

上之花白馬繩愆春樹庭前之柳衣授五時豐稔發

管當陳加派之利害恒防刺內以警藩閭言兵將之

得失務使滋苗而去莠蒿堂風采閣君仁言利溥青

瑣霜明軔輪直節名香戟架已滿栖鳥侃侃乎正論

回天斗城暫留迴馬憂虞平靜聲動地

紫閣開扉求將須進以真才白簡待旦兵食務其里使

必令江海異類隨波各徹龍門立見山巖芳範飛鳳

竝飄矯屈屏成以人事君之忠不負勿欺後犯之諫

恭惟

十三道大柱史臺下瑞氣神珠共羨雅香之客貴聯仙侶

舊稱鯁骨之臣鳴陽威鳳舉首皆蘭臺霧擁應獻辭

麟列班悉滿斧風嚴彩筆驚雷驟雨魂搖境上豺狐

青驄烈日秋霜望隱在山虎豹慄慄慨彈文袖出奸謀

之骨已寒肝膽徑尺難批題直之聲尤著人驚片片

錦心自許稜稜鐵面立

朝俱關譽謗之忠棲鳥吐氣奉

使各顧敷揚之命別指舍簪行行且止見法旌振振而

辭辭靡及警墨更望風而去柱笏理輪三尺威高霹

靂擊輦筆筆六察望震震雷草疏多方見將銅肝亮

毫秋冷除彼獨新蔽賢石心龍劍冬寒庶以殿虎護

國可卜冠豸擎天恭惟

各布按藩臬暨直省巡守監司大方伯大廉臺大總憲諸

臺下萬斛壯猷拜楓宸之玉簡五兵司命莫邦國于

金瓯頃者飛符報警量以村僻典恩賜命遠頒岳牧

與藩侯具備龍輶試展旌旗共望聖堂新擁轡詢風

急張方猷于封內披蒙問疾各需惠于藩中冠冠

河內之撫裁入人馬仰亞天細柳之刁斗在在常嚴

耀日千旄須求義勇于窮谷流天風雨多布威靈于
遐陬選良歷塊車過能空凡馬鬣矚結緣刀下豈有
全牛勢易乎秋月寒潭之攝別照幾于甘露腹谷之
德施軍民荷挾纒之澤咸歌有脚陽春櫻升冷投醪
之惠不瀝不私湛露更期清引給軍不獨劉晏焦心
于一粒各各計司得使繼見富弼極口以萬家玄圃
積玉生致波恬海宇武庫陳兵行看鍾甕溷潮恭惟
各府州縣堂主丞佐太邦伯太州牧大邑茂諸臺下魚立
政舉方深兩處起行春載頌仁風忽興五榜之誦恭
辨賢書下求爲地應靈野乾山出湯衣以濟衆柔嘉
召父杜母
餘赤子僕抱偏裨求將若遇青鏡以自耐
水晶之燈省耕省斂民懷猶已騰謠餽饈兵處
國事如家事排憂至意來機宵旰草生色政燒金盡露
知杖鳩父老歡啼花榮滿地自盡馬駭與之馬麥秀
兩岐豈復有遊釜之魚必且裴崇三異行見舉起雙
丹香引清風袖不須琴鶴相隨惟憂身雨車安事察
漏爲智囊鑄足稱補袞粉社自有難豚之醉葉鮮可
試調羹誰應保無蛇虎之嗟仁風飄拂庶幾呂氏寬
刑玉露應施再見平公陰德矣李辛地似復舊枝第

跪見誠慚竊管習嫺翠旒無進退耳之言詎忘懷刑
之懼惟恃堯舜之
天子在上履契之臣工在下教養方隆好生伊始舉育化
日滿眼寬政不覺激忠肝而怒亂宵恩飢虞殄肌鼓
義膽以除兇但欲渴時飲赤愧之半擔之能不克射
賊于房中恨無五尺之劍弗獲獻首于
大內故敢以愚謀代勇力聊自以義憤發忠言而且屢遭
坎壈歷遍艱辛父母之憂棺未坦游魂其指獲嗣之
嬌節未旌倚閭無已百事灰心絕無干進求用之願
一腔熱血徒切動
王減磨之志伏望
若公碩輔連尊鉅卿諫臺旁史諸大人君子念大賢何所
不容憐孺子亦或可教不求爲死骨之無救但期死
盾石之楚服手所爲談士氣應英
兵聚餉等
擬奏疏一通以轉聞
聖上急賜准行庶不無
矣謹揭

先父最好讀書無所不有自幼得覽之無棄去不
肯讀然終不敢不珍也已以廢產移居爲人所封閉失其
什七已又以避難遠出爲人所搶掠盡失其什三每清夜
思之泣數行下自歎不才不能讀父遺書且不能守
之以俟後人與遇泰灰並慘矣客有從勿勒勿沙者問以
良田沃壤如茲名應之曰吾田久已爲人田矣則以崇樓
變牢如故否應之曰吾舍久已爲人舍矣及問數畝將種
物與女僕俱舍宛然如故者復應之曰吾田常耕種
已爲人玉帛千金矣客起而笑曰以子此變俱是棄捐而
何獨戀戀於敗簡殘編也生更起而泣曰政惟此等保已
棄捐而愈不能不戀戀守敗簡殘編也客問何以故對曰
今者東事大壞政急需用人時也吾身名遭陷家業蕩然
已無致身之資矣吾內養得力升藥復驗併無致身之意
矣僅得存遺書以暢衍之以上獻當道下授知己庶幾
用其書不愈乎用其身乎庶幾用吾所授書之人不尤愈
乎用吾身乎客曰信也第以子所言書與所授書者之用
不用視父母之喪孰重曰是何言也人之身天益之地裁
之父母生且育之恩且與天地並而況送死爲終
身最大關頭舉葬爲人生極慘情事何得與他區區敗簡殘

編此哉客曰固也弟若子之父碩果成而後果乎若子
之母棺果腹足而深埋乎爲孤獨之子固憐憫之人冷滅
之子若問問之爲人乎爲家陳方且吐號咷之不遑飲恨
腐心不暇又何能整日積眉壓額尚戀此區區敗簡殘編
爲哉聞言未竟不覺悲慟出聲杜客扶而跪且拜曰夫子
其有以教我矣自此以後再不敢復好天下書矣乃百忍
翻閱玄玄集抄本檢得數律紙見有數行故火燬刀法
督數字紙又見有數行故火燬刀法火刀不此
粉係此大脫獨能運發香藥如衣線之繞身以中及應犯
諸難難脫前案檢得諸書學費則手則式式難矣等八
矢以應時立發前後左右發無不中神醫可月騎騎
步射每用三矢百發百中奇矣哉技益至此升如法製
法書運用思得能者稍精指示開導之趣故友至矣自言
稱此刀矢諸法與參論果三科合與與習法果二應效其
天作之合耶其神助之成耶不然胡以今日見矣不得見
之書明日又遇必不可遇之友相與共成此妙技也又不
然胡以書之所載各之人而不與人所言合之書而不謬
相與共示此妙法也真天也真神也惜哉生之無心用世
無以承天眷而叶神靈也無已其或有志此術者肯下問
焉當不恤煩肝膽以告之矣吾目望之矣 顏季亨又言

自述生平

顧之先有進士名澤者。初遊雲南平洞。壁有仁政人共稱爲顏佛子。人名宦詳載郡邑志中。又有進士名瑤者。爲戶部正郎。以詩文名世。瑤之子以貢生爲經歷。再傳而爲李亨之父。名與治。少好學。能文章。屢試有司。不利。窮困得虛怯疾。幾死。遂棄舉子業。習醫。病以是愈。父善手談。後以醫奕遊越閩。李九我馮開之聞石質諸先生。意氣相合。收爲莫逆交。居家好施。子樂與賢家長者游。堂中坐客常滿。捐白金濟人急難者。不一而足。卽以爲請弗聞。自設局施藥。所全活人無數。子令者之。得不見棄于四方。異仕庠丹。樂姓碑復僕僕。有自來也。諒子最爲。大歲學句。諒十。明經學上三習訓舉義十五。勿通鑑史。十七游膠序。而得縱觀錢傳子史二氏百篇之盛。前纂卷古大曆。我己。有文宗。剛補椒科太奇。未刻有。國朝名世。文宗。靈靈。倘百世萬年諸書。再母十年。面凡如昨。未三十面。又沒矣。居無何。被使君至。里老以亨之。禍毀事聞。舉爲孝子。院道郡邑多給匾額。獎語囑然。亨不能辭。又無何。舉入鄉飲。亨不敢當。辭之。又以辭故益增。賢令君之愛重給匾如故。旌獎更篤。生找者父母。知我者令君。恩同罔極。沒齒難忘。時元守一編。斬得進步。以報生我。知我之德。不謂父遺。

南來在航中中度必不可守。棄之而逃爲居間者優其能
有人弗平也笑謝之。居間者弗善又曰虎兇狐心豺腹惡
慮爲所侵者之不能釋然乎侵也而其不釋然于所侵者
滋甚間以衆譴備之內訟復訟矣訟不服又中之造訪三
杆板慈母應南虎威德有信而何難肯裕之二訓。有人更
辨半也受笑謝之。兩年者走歸里者而人鄉黨若而風者
自其事中以爲害報德。其始與面約起一賢所獲而前
之亦足損於道德。則其意實非善也。其後其意實非善也。
其後其意實非善也。其後其意實非善也。其後其意實非善也。

二、者天維維者。是可不思哉。是以雖極窮矣之不求矣哉。
生之不振之以神觀焉。得安即取乎主之何以死固自
傷已之慨以爲憂其終陳情有期視無不諫之香烟攝不
望之主者四大體屬身者身非惟非長物一切供佛敬僧
甲經遠像放生布施修路築鐵鑪養濟諸社種種事力之
可及靡且不爲致志誠願齊誠奉讓禮全設傳戒之古心
明也。欽憲之王空拜雲樓七心朝陀之蓮池大師矢以
巨版墨之賜獎師爲熱祀者來之賜十法名符一題目若

日唐猶題目補遺也類類從事俾紙書陳列充爲常景

萬曆三大征考三卷

〔明〕茅瑞徵撰

舊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三大征考敘

皆在聖門亟稱仲由治賦而文學則以爲之游夏然二子抑唯吳讀書禮樂之斤斤發明而春秋端田望城之事曹一辭之吳晉彼謂破靡存魯者皆當言也固知文武其體聖門猶黑難之而況隨陸絳灌乎余反茅伯符以備良其等

詔入中樞與謀革國事伯符亦留宮院塞洛安陳諸指掌諸所學畫勳中機宜會有浮言侵之竟拂衣薈水上閩戶著書居恆
伏思

顯皇帝臨御久而武烈揚其最鉅者在東西三大征固端照其事業業如可味間出以觀余即今屬文拙尾班振揚管抑亦未能或先夫班振增損違書而龍門則采世本圖策上下其手今正史故失什不得九而伯符正據幕府之上功與

〇一二

廖育之報可者此第其語不提不允以成一宴言此又難之難

者至豫策軍事若燭照數計不可謂非文武兼材也夫以

顯皇帝枝戍四夷赫無敵而令小說陸梁侵入內地若萬無人之境雖雖禁驚不雷漢一大郎受壓東顧之憂運軍不解此何以故語云凡此蔡功惟斯乃成

顯皇帝神武不殺而猶遠一督府一大司馬竟用成功則亦有事之效也上州將忠顯故而伯符復用鬼方功待乎此書行且退御上益明習事故見施行當必有操肯款之頌獻之闕

下者抑余聞之漢曹生久歷外廷及宣室前席常數為不及夫其上車轡之望固與甥萬英風不同使生消融其氣以運格心之術而潛招其謀讓之志則帝方為生用而又何絳灌不無為吾法乎是余所望於伯符也進年其語於首

昔

天啟政元中秋日東周老人書於武林舟中

三大征考序

在皆銓次武功惟韓退之淮西一碑最稱嚴簡其墓書功罪本末統繫如列眉而下語亦具有鑒戒千古定為標準乃以歸美晉公先者戒竟生輕磨泐蓋楊雅若斯之難也

神宗皇帝在宥四十有八載武功惟乾而守端朝鮮三大役時著實徵實雖於今為然余嘗聞兩朝平壤殲顯類碑來小說擁拾多不雅馴已得聖持詔武功鍾指之所述字協情寧似為群靈而頌張周涉尾蔓不無近合朝鮮一葉直縮手祖龍遺骸跡焉不備任處歸舟偶習有本兵稿略因出次第訂僭為刊輯茲已久置廢荒頃

三二八

龍馭上賓方開史局編纂因念證據武功遺余舊業而以屏居荒野不獲從諸大天鼓吹休明卿復點寬前校奉揚

先帝鴻猷萬一所施材指猶芳無能與驛遠之為役而挾藻金石又敗妄希從文昌咀是乾從養書布帛

聖武庶今窮販不逞心寒膽落而臂磨武功罪猶鼓行間之氣其亦得權微意也夫肯

天啟辛酉初夏清遠居士題

出處三大極考目

寫上急公撰次

呼氏

倭上 倭下

播州

附

宇夏國

日本國 島夷入北國

朝鮮國

播州國

考文

始

神廟在卽久遠遺基知自西夏既卒後雖繼以倭寇以揚州海內諸州頗多損苦兵燹而自明氏父子時封割人之嘉時中七抵朔分號勇庫立功隆慶二年八月擊虜山後大青山斯其前總督時相王崇古徵賜金明年揚虜花馬池改應都指揮使萬歷五年以遊擊亮標下二營受丁十餘請得專校於東總督時相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鳳翔以聞報可於亮拜始授一軍十年授參將一切操兵練鋒麾下兵當是時軍練於清水中衛平虜並通省布套房均設營台書者力元打正各吉井

考中
十六
十六

松虜省元多至年八月美二十八校會德美遊擊郭瑞斌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指揮王文秀父本降胡璠遊擊涉陳守備協撫時十四年而氏十月已後三年乙丑巡撫梁問孟督加拜到總兵休致子永思襲孟懷悍過皆州狀之後二年辛卯洮河告急

上特選司會及耕臣史九達達各一人皆均以期時而實永周弘治黃御史姓李夏舉永思士文秀並拜義子于思字雲等項之虎營馬巡撫都御史拜雖請老平居恒多蓄養而軍聲振國永思自調赴青海還心器達平居立親喜自負而無臣督每加表抑且欲裁青海並報以此然則司會李雲文秀亦思營

考中
十六
十六

考中
十六
十六

考中
十六
十六

考中
十六
十六

以常許忠雲字楷瀚而文秀達遊擊舉優禮故也譽即將卒嚴劉練兩之計繼以軍法東亦不附明氏士辰二月與氏諸冬永布花及月糧未給并米思達東間激求作亂推軍鋒劉東瑞為會長劉東瑞者靖虜衛人狂易有英志而體兵張難忠向拜或望為求請於十八日東瑞劉東瑞入帥府白事雖忠驚悸不能彈壓東瑞遂露刀突執河面劉使石姓者操裝革門都御史督急臨水洞大索竟劫至書院因絕芳傑之立合許朝何厲時等逆賊焚公署收印符釋囚格城中聽封主謀初總兵張難忠以和勃激度振史將河東安事隨府通政降東瑞通并收張清知許忠安以援師二十日總督尚書總督曾封郭花馬池開警道據下張雲郭龍翰降二十三日呼雲上文秀統兵五百至日中街立市承恩見遊擊梁時守備馬永光並至心疑之張雲文秀殺兩人迎入城計事二十五日雲收印雖忠與之張東瑞通於翌日強總兵任聽拜主謀選城列馬牛盟偽殺永思許朝五石劉總兵上文秀呼雲左右春將周援應王代請雲梁永思切勤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坐會張雲等至東瑞曰必欲我降請殺我總兵許朝等劉奉事降軍實不許與唐就漢聞之承恩拘玉泉營遊擊傅恒拒守為千戶陳德武執就繫已向中衛衛廣武恭將熊國臣等棄城出河而望風靡惟小吏勇胸平廣恭將着如軍堅守不下達雲王虎等隨來鳴沙州將危河未全決

平定軍
內六營

索勒先吳德督徵討與兵李駒驤兵運動於三月四日規
道擊吳頭趙家州別道趙德武趙德武沙州張奇兵沿河抵戰
而漢德督駐下馬開徵調以副上將府李與軍攝而河逆務恭
政顧其志督鉤時靈州有都司英世額蒙逆約吳月九日陽州
奉將軍保格先守賊蘇書詐門拒卻之事聞吳與英額無往
馳至逆謀始折肱今靈州失守而事去十七日吳日進兵橫城
復靈城守備張永勳與趙武兵亦至陽州與賊戰于五等
八人及船艘十八艘賊鋒少挫又吳日原住屯西都司蕭和
陽以修委來營吳賊不脫此方遠度人馬世保奉命督勾著軍
等前以拒賊師當是時榆林賊門安台志等切有登有卜夫先

上

汾州縣志
新馬營
官去馬
河
地
地
地

傳調東而台志著力先薩先輪等據將封賊均聞即類不令出
是猶倭五六日馬肥大界鉤問者物穴地似鼠賊不奇之戰也
獨切靈地志山少往著力先心賊金常與打正先引眾遠而
我鋼是險蘭靖兵稍集李駒乃分發渡河也復各營營漢武為
遊擊張大統大嘴偶守備萬天爵與通十五日復乘圍聖瑞芳
恭將吳姓祖攝中街約捕王虎來敵石空寺亦下獲偽守備何
安二十日於知則雙通房千餘騎千總汪法漢三天隆三房乃
解以不脫至張營先先獲收獲營堡四十七河唯唯城為賊
據獲三日隨督移師小盤地歸開唐其王屬上文考計胡分馳
王泉唐武進唐二十五日著力先打正等引據三十號金費

北流營
地

吳有以
吳有以

初以城

沙

吳有以
吳有以

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漢武瑞賊蓋結賊中于甘胡唐至
奉河東西地蘭唐唐言已與營王于為一隊拜文者並辦裝期
服州唐攻王泉志二十九日守雲引著力先攻平唐堡奉將蕭
如教攻兵南開伴賊請唐入收射雲死傷傷賊吳瑞瑞唐逆
先塞則探獲直唐花馬泥塘是時吳武等駐兵最營被唐圍
督於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泥塘圍撫切雲批書諭唐無助逆意
李駒起復國始解州難與原任總兵中宋忠督六路兵於翌日
抵鎮城下是時兵部尚書石星請吳死事華騎馬承先鋒熊國
臣以激忠義併發回金二十萬兩招士從招降一營解唐賊而
總兵時已懼董一登李普為副王使回戰所將延錄勤卒五千

上

牛董忠老不任戰者非衝達才乃起亦貴自稱成敗皆以當勇
且多養頭軍也李駒等既林鎮城賊於東北二門各出數騎三
千騎戰步卒則大半為營四月五日賊師衝鋒大車百餘萬
追奔入湖湯死戰無算賊亦射逆劉應兵士通楊頭答頭軍
高蓋奔三人乘勝先登會榆林巡擊尉高德遠巡邏殺已
上有賊人給百金恤其眾翌日許朝王文奇會慶王見鋒通
政隨會事至東城上樓已督薩兵驅賊首自吳承恩於南城逆
據我軍中難引李說曰吾又出萬死為國好唐忠思王上將
撫臣殺則激士怒自取吳滅焉父子勤勤由時命當路不容反
以為案今有惡果在乃不潔留非罪我執吾年保此完城賊勾

叔自金耳周收結城下賊既甘寸米款會軍中機校志述假
此休士近獎總督司日夜收勇餉則送饒蘇漢岳而有力見於
十四日據三才騎賊花馬池而奇究望援我以事東渡大司馬
上疏請懸令能擒拿耳寸世伯爵賞萬金擒拿雲士又青刺
東賜許朝世指揮使賞五千金與重將相擒斬除某給某門密
劉百會順義王方擒文首求款請擒今約松登唐出邊厚加給
賞

上英報可今軍五日一奏聞發同金五萬兩征軍營可以總兵
未如相督便西討這軍務由交大海師御史梅國桓監軍事關
楨上書請我服督我先同宿將李成器配軍中時已難求正色
撫寧夏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 聖嘉夢熊懷慨
合司督換併力先吳總督已旗爾請給林兵道同進研治舟戰
蘇難辦乃壁花馬池僅軍至即指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而有馬
沙州清河一葦可渡賊數窺伺以在河與寧夏相對之大司
馬則謂下馬則距寧夏不四百里應賊由中衛據開或固原或
由靈州宛慶陽疏靖陝而撫臣沈思孝移下馬則督提同招保
寬山陝河南各撫臣請渡河

上皆可其奏順之延慶近擊其兩葉都司著如意甘州原任總
兵張傑各軍並集別總兵麻音亦里乃以二十一日進兵復抵
鎮城下整潔雲梯夾攻賊之敵多數傷又勾虜二千餘騎來

李中樞文
有力大焉

援橫城失勇吳將河探泰瑞等望陽偵巡綏衛林兵調挺直
密哨首楊黃台言要戰勇擒連大徑大落赤鉄當探葛邊親
井獎以圖亭制二十七日麻音亦里與甘肅總兵劉永訓計
進百金之士七十八人越為四營從西北攻入二十四百人從東
北夾攻賊亦以步兵五千執旗許進獲騎兵乘之馳突賊未至
中腹短十六而思恩與吳瑞將將司唐滑收漢漢渠渠民獲
餉二百餘車是時總督從花馬池遣靈州亦被圍糧援至解解
二十九日中夜麻音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以先治
深水要石磨脚大然燒我兵千數益出賊我餉道時遇麻家正
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靈州總督亦於五月四日收州決策援

四廿七

三日賊師見而問可擊撤林初指蒲草及土併擊馬連覺半未
患石脫中流矢戰死承恩固率唐從唐導攻一營營以大礮燒
藥軍我師還休龍信堡而李輝亦率唐五百騎回平虜堡急麻
音遣騎卒三百問道往援初之十五日退接生正色渡河實賊
以

上命頒將士賞一軍瑞環賊開疏靖降以張傑雲總軍夏上迎
入城招安際於二十四日軍騎往克執繁賊亦先獲轉送常連
子等十八人二十八日總督檄泰政務時軍用麻音張橫城麻房
許朝忠雲熱日落好謂者乃克白音為成主召換後往受賞元
吳時頗兵數日賊陽指撫陰勾虜橫寇定無成功而日本育平

秀吉方破朝鮮東方獲洞大司馬此諸王諭序王嚴的松套
肯回軍靈應格如未而各部能轉校等拜父子骨二為金封
龍虎將軍傳獻劉東的軒到王文骨金封都指揮使校司
全十萬而糧食大皆臣前大寺總務即史將各官亦既請母古
堂慶房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可立破也

小島此

上乃賜總督德學貴劍一中令違者立斬以拘御史疏疏奏
總兵李响上軍府功非實賊却我糧等二百顆 詔連問已難
報允無軍中愈愈利期賊集六月六日離御史步監至雲州
駐甘州帶神機大器四百車至更新法監苗兵會浙江都御史
帶居敬薦浙兵十人換撥自歸 詔嘉居敬惠義調赴軍惠於

海軍水兵
馬營自

是分為五軍第一營攻其南牛業忠攻其東李响攻其西劉承
嗣攻其北而麻貴率遊兵專侍龍泰將五孝臣護糧軍於二十
日並通城下等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房麻貴率泰前馬
孔英麻貴等先登即敵退拜入城擒斬百十七級死部以收
箭曉曉城樓樓火起以水沃之先是與房深相結日夜嚴看
前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房不封亦不敢復渡河
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蘭相提督李如松既連東宣大山而金等
集軍聲益振兵師用布榮三萬城上填集登城為礮石李却二
十五日都司李如權夜率以雲梯登上南城城上礮焚梯望翌
日遊擊韓子敬拔苗兵攻南關和松乘勢破城上城城上箭礮

城東邊房
小島

多受傷已斃我兵會食地下李梯牌其戰大天辰梯牌趙承先
武生張退發百戶姚敏為內間夜半四面並舉梯火城下兵起
上而棋樓太過金而火弗起城中兵鼓大呼梯賊飲使退發
總城下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還將梯趙承先去致於地下
城言城中人人欲戰賊賊賊遠伴同事賊等皆朝同破開小
南門逸見門外兵整嚴復進自是之賊益嬰城守多以矢石狙
擊更銳招李從房救賊城中煙火彈砲氣亦竭耗崇七月二日
折刺等至南關諸總兵董一登報招急事須府來問將印司房
頭從城墮下城後地地有繁茂望日總督與都御史夢龍等決
策水攻慨總兵劉承嗣大治城十七日城成長千七百丈決水

九九

水抵城下賊軍夜驚先是拜使李元力蓋等二十九題獲印府合前東
詢知狀使律研等率連斬元力蓋等二十九題獲印府合前東
賜承恩竟與着前奉董金輝續致上史元司事急寄佐飛均靈
州先以壁下馬開阻御道也唐有碩房莊老刺與卜失元合部
落三萬先使王林科致雷等紀定連小鼓池而打正以馬騎敵
花馬池而沙游入總督乃撤麻貴領軍以李打前別達董一元
乘虛揭房唐貴擊房后海旁房指投分趨下馬開及為沙州總
督因令遊擊韓子敬拔苗兵八百諸沙游口乘趨定邊與董一
元合七何董一元報揭上環崇新房百三十餘級房驚引去而
打正還至沙游苗兵前泥房為屠園十餘區大潰無子數亦澤

致與虜竟以張解數賊既馳獲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
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啟恩忠賊遺小賊挖堤灌水如松水嗣
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官城中之教士盡食馬餘兵百騎民
食樹皮敗斃死相屬翌日城東南有餘大都司吳世順來將
來保所治堤亦各斃二十丈總督以賜劍斬吳世順拘行開來
保以靈州功免賊數出舟師逼補堤我師多斬獲城中仇氏擁
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檄賊以仇氏報為治幾無繼列
三日聞開迎大兵入張竟不應虜亦數開入李剛生會
上念師老無功於事中許子偉等仍總督學憲於招撫
畢之以營無代賜劍加之是月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茲

一八一

肅將謹和賊重賄勾虜承恩東賜方賊城上鳴礮倭虜衝牙二
十一日着力克票以八百騎入獲北壁已又擁衆萬餘入李剛
堡分剖渡河李將軍如松乃大勒兵遣將率等馳赴黃城
口擊虜而以鈔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二日王張虎堡過虜將
戰自卯至己虜甚銳如松劍斬斬胸二人屠麻首李如樟等皆
會張左右翼更攻李等手授二虜虜遂却追奔至寶蘭山虜雲
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自獲馳馬無算乃皆虜報示
賊賊為短氣九月三日恭將楊文振將兵至己弟兵及並浪兵
至大沽臨衝船筏刻日此城總督布告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
者萬金復五日水浸北開城廟南開居民向登我師陽調身獲

擊北開承恩許朝果起北開慶我而李如松蕭如薰等濟以銳
卒襲南開雲梯棧樓而上賊驚散總督進入營苦百姓承恩見
南開已下則盡氣奪乃急馳據樓下城態皆死總督陽諾蓋治
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已聞民李登執原哈約潛奔
氏殺劉許自贈十六日圍愈東城城民嘆曰逆臣是耶律為
風疾殺王是秀曰好頭頭母今他人攻之已承恩與妻却走南
開校許朝及其子許萬鍾已華邪氣走北開報東城皆懸首城
上於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黃劉劍等懸之大城
急定北樓大起李如樟馳往獲首李自巡撫周防並征而將軍
印各一而李氏為多雖答頭軍失久總督令下旦日不滅李氏

一八一

以賜劍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訪梅御史出恭將楊文
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李拜家時拜方與牛東忠飯聞承恩
擒東忠起出拜眾欲拒敵如松於前令印中拜倉皇趨圍室自
焚李如樟却平李世恩從大中斬拜首得拜子承龍義子李洪
大文李弟王文樓及何應時陳雷白碧陳德武總督李無巡撫
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進入城問慰宗室上虜軍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詔建前總督學曾得先為民已獲與致承恩等
獻俘冬十一月大司寇當承恩極利承龍等斬斬兵每方頒布
天下及曰兵君長詔慰慶藩提軍夏令并租王北方民不
受汚蔑趙王宮中將詔集英從大司馬議建李無石都御史

唐一子世錦永正十戶朱正色右副都尉史梅國補太僕少卿
各唐一子世錦永指牌同知以方征倭特加官保示酬勲如軍
署都督同知唐一子世錦永指牌參事各賜金紫麻賞劉淑嗣
永如指牌大中東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尚
書石星加太子太保唐一子錦永正十戶而蕭如薰平唐時
妻楊力登制執獲梁尤異義云初議棄夏功成封爵後更議
不一詔先行後復有勲龍大功與封典合者申時舉行無使
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給事中曹大晟等劾稱來輔逆府
依違賊勢連周竟通賄賂死事繫于數都督各事唐一子世正十
戶今朔方奉祀勿絕久之唐著力先軍備亦解逆類人馬世傑

張我霸等據諸市軍備即打正也如卷上以美丁賊戕辱輕收
養軍鎮為甚而學氏父子與上文秀等並以隆朝援重兵尾大
不掉卒致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久必多變自今宜用舊唐所
分處以學氏為鑒先是拜任道擊時擒敵例得到名入衛營事
竟以學氏之此可謂有從新之感也

外史氏曰甚矣學氏父子之救也初益難說劉許以為名事成
而唐之事不成則二千美丁亦足制劉許死命不與抗賊之功
此實其本謀方賊恣時久稱呼帝劉王逆劉許已就誅學氏乃
揚揚相上當我將士誼信權敗其家抑已疎矣晉臣曰事負殺
降之名以絕禍本美夫寧夏大壩水高西塔可數丈其地勢而

倭上

倭於島夷稱最強。自唐史說日本附屬百餘按史。其國有五畿七道。三島稱王。曰尊其後。以天皇為號。一姓傳繼。初於百濟國。得中國文字。并傳佛法。故浮海朝貢。皆謂云。洪武初。遣萊州府同知趙使奉。賀書。諭其王。良懷。入貢。已復。寇瀕海諸郡。潛師助。坐相。胡惟庸不執事。覺。

上著。到世。勿與通。命信國公湯和築城。使海上。為之。備。永樂四年。以其王源道義。有捕海寇功。

賜金印。封其鎮山。碑。而。弱之。乎。勒。令。令。遣。軍。渡。十。年。一。貢。幾。有。寇。無。常。十九。年。紀。遼。東。都。督。劉。江。於。金。線。島。而。北。望。海。均。設。

伏。藏。其。宗。遠。海。自。是。無。倭。警。而。東。而。至。嘉。靖。歲。苦。倭。招。邦。人。來。歸。危。倭。使。來。貢。說。某。書。卿。大。機。刺。去。尋。與。寇。宗。說。仇。殺。藉。死。

賊。首。者。十。七。年。其。後。海。上。奸。盜。滑。與。倭。方。巧。為。亂。終。倭。不。堪。遠。深入。浙。江。開。廣。巨。有。陳。東。徐。海。寇。漸。勢。張。甚。總。督。高。書。明。宗。憲。

以。計。南。渡。之。并。謀。奸。商。王。直。江。北。開。廣。以。次。滿。平。然。倭。前。後。踵。內地。垂。十。餘。歲。東。南。亦。歲。沛。矣。萬。曆。十。五。年。西。方。用。兵。而。倭。大。

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即。古。高。麗。與。遼。接。壤。於。貢。饗。與。地。延。袤。六。千。里。三。邱。八。道。饒。富。有。華。風。照。承。平。久。情。不。習。門。其。王。李。松。涵。

於。酒。而。後。首。問。白。平。秀。古。人。奴。家。立。以。最。難。難。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僑。戶。流。為。往。來。互。古。通。

一三八

婚姻。因。問。朝鮮。弛。備。去。辰。四。月。分。遣。巨。商。行。長。清。正。康。初。伏。妖。

僧。玄。慈。宗。遣。等。擁。舟。師。數。百。艘。奔。海。慶。高。道。進。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見。清。王。倉。卒。棄。紫。京。今。

次。于。彈。樞。國。事。奔。平。壤。已。復。長。義。州。頭。入。屬。倭。逆。渡。火。同。江。燒。出。平。壤。而。岸。雷。矣。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倭。已。募。渡。為。

標。則。整。且。中。於。連。諸。援。之。使。赴。相。臂。也。建。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連。行。入。薩。藩。掄。其。王。臣。復。擒。王。天。兵。十。萬。已。蹂。

中。方。險。海。外。琉。球。連。羅。諸。國。揭。倭。六。遠。與。先。督。歷。學。史。儒。等。以。偏。師。防。義。州。已。是。遼。陽。副。總。兵。祖。永。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上。

月。十。六。日。抵。安。定。嚴。兵。攻。平。壤。時。霖。雨。戢。師。不。踏。地。到。馬。奔。逸。一八。

入。渾。不。可。不。為。倭。警。盡。燒。史。儒。死。之。政。列。僅。以。身。免。報。立。據。朝。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振。順。淮。陽。所。在。海。募。設。防。時。西。夏。叛。卒。尚。

嬰。城。守。兵。部。尚。書。石。星。憲。越。江。事。倭。且。罷。奔。命。募。能。入。倭。開。說。者。於。是。游。說。沈。惟。敬。往。官。諭。以。數。將。走。倭。學。到。情。形。歸。報。石。

大。藏。之。會。中。朝。簡。時。郎。來。應。昌。經。善。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崇。質。宣。大。司。馬。以。惟。敬。可。任。緩。急。題。檄。遵。粵。赴。東。前。請。金。行。

問。應。昌。以。十。月。終。抵。山。海。關。士。馬。當。糧。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司。謀。措。糧。糈。唐。休。而。向。前。所。刊。檄。檄。

兵。上。萬。餘。至。者。半。請。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柏。將。成。張。世。爵。將。石。而。中。軍。則。統。於。楊。元。急。起。遼。陽。十。二。月。初。募。將。軍。已。至。軍。中。

一八

上開東征將士寒苦將餐而食十萬而搖怒且重惡營格而惟
敬歸自後縣行長顧平壤遠而以大同江為界東將軍某倭
多詐天方寒飛師利達或遣置推敬標營於二十五日營師渡
江開戰癸巳四日抵青寧館倭酋行長達將官兵衛三即餘倭
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結來安定聲迎沈惟敬覓覓實某將軍
繼道華某生導之德勝松門止獲者百三某軍將軍按寧
中分一軍股某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北山陡立
而迤北壯丹臺高聳最要官堡對拒為地城以特遠而無其
降倭是夜倭襲寧如相營某却之奈將軍因部勒諸將論無
別報攻固止非東南而為戰擊矣惟忠攻壯丹某陸取而南以
倭為慮兵分祖訓等偽設某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攻城下倭
瞰天如雨而軍稍却某將軍才戰一人我師氣聲聲震又倭
方輕而面為虎兵水訓等乃即某處明監中傳急分兵拒堵某
將軍已督楊元等脫小西門先登某如相等隨脫大西門入大
寨某督某樓藏空方戰時某惟忠中路河柳某戰陸猶忠呼
討我而某將軍坐騎斃於鞍馬馳遁某某出大麾兵倉進
我師無不一當百有餘皆首級助已獲某母於倭倭遂氣聲
逆已得報千二百八十五歲首某這平奇忠平與倭死番火
及從東城跳海無算程周十里其奇救也春將軍率某大受事
率騎將三十前收江東僻路復獲報三百六十二生擒二倍來

朝鮮志

平定縣志

平定縣志

勝是數十九日率如初逃辱開城所傳報百六十五朝鮮部將
如平安營海京營江源口道某提王端平報順成號道為倭酋
清兵拒守開城已破則某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在江源
古岳海而金羅某度而成就忠清為之皆月朔據有天險而我
師既建勝有報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某將軍引某將
二十前往營勒某碧輝倭逆倭某將軍某將士某死
我狀已至午一食中倭將某將軍某將軍某將軍有井以死獲
刃某倭竟中胸墮為倭之解某如相某將軍等乃並進獲某某
如梅翁中食中倭頭馬會楊元抵兵攻重圍入倭遠清而我將
兒亦多矣天且雨近又言平地俱陷水深難涉不得騎校
背岳山而漢水建珠有潛城中廣樹飛標為號自穴中出應將
龍我師乃退駐開城二月十八日據王京倭二十萬且聲聞自
楊航入北經某急撤劉規陳瑞水陸將師
上益發同金二十萬而佐軍與某將軍分留某軍祖康訓等以
為某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城大同江接餉道李不稱等軍
寶山諸處為聲援並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來而調度開倭將
平秀嘉越龍山舍積某可數千萬某命急大受進死士從間道
賊大焚某略盡倭之金三月三日於沿江得報某乃與沈惟敬
中前款識初我師提平壤修砲臺將開城勢如破竹金羅某
亦亦報獲報不復問款及營路敗報某大索久頗師吃城海氣

傳序上

傳序上

傳序上

傳序上

燕漢瘟疫咸作意圖休息結局於大惟教教始用而信焉種
 蓋噬亦生焉廢周我蓋若虎將身微足與平川江上聲日張其
 首行長亦皆平壤之敗有路志惟教古湯廢廟可勝國得乘機
 張翁而封官之議自此起然若既得諸於朝款不為迫且得
 侯報惟教書乃益令遊野周弘讓同惟教往諭惟教王京延王
 子如約縱歸惟教於四月十八日景王京通事將軍與惟教以
 望日入所發米兩萬餘已蓋又稱其司以大兵渡漢江尾侍
 履計來周界情勢而後步步為營用分番休進法以達別將對
 戰以兵五千赴高州馬頭馬頭廣立七十餘里懸崖峻峭中通
 一道路如盤道大難離勢不待戒列後而拒險而別特王京大受挫

一九上

小西原山
 原山
 小西原山
 原山
 小西原山
 原山

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峙和上故釜山鎮不能越金羅王而
 海蓋金羅地界直北正南延而與中朝對峙而東臨對峙與
 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之國也朝鮮之國在
 中國我朝朝鮮半島海門北朝鮮國則東倭國連並無屬京
 師葉於太山矣今日將兵楊子為第一策即議撤還之當時日
 倭倭盡歸雲留防戊部度而六暫留分布朝鮮雲留兵三千
 善後餘盡撤如前議六月廿日沈惟教時自釜山同倭酋小西
 秀輝等來請殺而倭國化咸安普州是金羅廢漢江以南以
 王京漢江為界李將軍計金羅號漢南原府領其間領乃命李
 平則立大受況南原祖求訓李李務成陽別規招洪州已後果

分犯我師並有新獲兵料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伴
 還誘中朝撤兵圖漸退無故誘首非人情今將犯普州情形
 惡露宜節制征勦連鎮都御史趙應泰報款首不可輕許會七
 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而北浦還回王于浩臣而兵師久暴露
 一聞撤勢難久為輕難乃請留成金羅慶高云金慶二道在城
 國極而慶高將金羅而朝鮮稱曰二南北使記必由之路
 為該國門戶以王京平壤則堂奧也而道守則朝鮮安而東
 保斯連舉釜山還接對馬倭可來舟復犯亦宜區區慮留劉
 擬川兵五千惟吳惟忠駱志高無二十六百合劉連兵萬六
 千人總別號分布慶高之大丘慶州全羅之原雲來諸路仍

印今與
印今與

光祿寺卿
光祿寺卿

梁國王蒙武使赴魏封學令顯諸道度飲宜數漢太殿併及
時至要濟海化險其世子先海名瑋輔基於諭令居金屋周皆
師劉魏時加聖優總兵劉永惟忠等並應調度本共計餉月五
萬金題辭瘡痍未復將重給衣糧費更請來小而耗乞有贖期
數月延至春汛復習戎以完現止而本兵備器兵萬六千預
轉餉非策別擬以備俸餉總兵量加府御部川兵五千指該
國訓練各餉稍節縮省以供辦或應行而尚未辦量量五兵惟
忠等南北各兵待行長賜識撤遣歸餉卒三千統以還擊二員
於膠州城汚站等處防守聽劉魏調取應援便是持石司馬一
意主戰議撤兵省餉而無若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遠地擔
因據依違其間集集多詐每保兵艱雲撤狀陰事致而謀款
局奏揚前復異同終無堅決是歲八月我師竟渡江諸各鎮已
得

上諭奉兵省許封不許賣賄卷乃遣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
圖完局及却再議併撤兵惟忠等亦止割魏直封制遂與李
如松並取而以應督傳即顧奎德代庚申年五月九日養德代
於寧遠應昌獨到劉大兵不可敵總督乃傳撤留各兵止大器
於朝鮮而南北將領莫惟忠等已先期而還前請款倭將小西
飛還留唐軍如揚為言皆封及抵遼陽撤開閘首未文且至始
主通言撤兵止華諭文嚴所傳倭多言與論行長并達通款

八月有
所議

後議

川中

周弘謀往阮得傳情甚悉

上奏奏請力主撤兵多懸略已石司馬周朝鮮餉不給直議撤
劉魏兵而應督阮請封有並計云沈惟敬初入倭即言封有倭
以是逆王京還王子麻路督命度周中朝無意許有違就以
報本兵在我不宜中變示倭無信即雖應器當有然若據有
之說有度宜定寧波聞自宜封為日本王將擇才力武臣為使
以惟敬諭行長部備雲歸與封有和約

上令九卿封道會議先夫惟敬歸自倭營即有和親之說說云
和好親密儀制即中何處透等官請罷封至矣給事中林封春
督臣則期御史唐一鵬卷李如松聞封當為遠鎮即御史鄭取

二九

善阮傳情未定請封有並紀石司馬亦張真恐周句不能就萬
慶吳歲上月宣平壤援會九月朝鮮阮請許有條同

上始切有群臣阻撓封有本兵不能去持遣視御史郭寶等詣
小西飛入朝決計時改應督傳即應領新要事李倬抵京石司
馬復通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極稱通閣不下既某多官面詳奏
以三事一勒倭雲歸第一既封不與有一世世祀朝鮮並無異
意以聞

上復諭於左閣議定於加周禮大恩主請封如石司馬當時甲
午十二月二十日也

上乃定封議命阮准執事奉京城先正使制使以都指揮楊方

雅是

深中情事

情有不
可待

言同沈惟敬往明年乙未正月禮部供日本原有王未檢存七
間白或呂振二宗或即以所寄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所
賞賚有差

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衣准授都督府事已總督傳諭行
長路被持且日本王見佳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而飛
據國王為信行所賦立異乃與達鎮都御史李化龍疏六可裁
五可廢指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結諸狀禮部量封者若
順化王最達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王素不服聞句無行長不
相能可用事仲達諭無將計時封使已發竟不從指倭坐營陳
密鴻報熱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瑞萊石司馬達信封事

一五

必可成以封使入覲親望能保不十一月始抵金山旋至而
中正月沈惟敬說云濱禮同行長沈渡海和奉壽王號王襲書
恭親及地圖武性又驅壯馬可三百南茂崖騎從陰賊奪要
阿里馬寺與倭合宗城統務于林親從官倭臣剛四月三月東
夜易服章印較道達鎮鎮馳奏併報惟敬就傳

上達問宗城統戰守會副使楊方寸受惟敬誠揭倭情無異改
命科臣往提臣交章請罪封

上責規避抗違下加史冊學拉於理竟以方寸先技如沈惟敬
神機營衙為副惟敬因好海好揣摩巧克封局弄司馬假掌矣
已楊方寸報封竣稿六月十五日抵金山渡海九月二日於大

公封事
年有大小
為倭所小
為倭所小
為倭所小
為倭所小
為倭所小

公封事
年有大小
為倭所小
為倭所小
為倭所小
為倭所小
為倭所小

改受封即以此四日回和泉州照舊舊朝王于不往謝宴金山

如故謝表擬時不替方寸使手歸朝明年丁酉二月沈惟敬
贈授表文案驗海軍前折用豐巨圖言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
寬真封賜兵馬陳報清王業繼二百艘名機旅營方寸始宜吐
顏不委罪惟敬並未兵前提手書退呈

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猶脫罪狀奉旨勒如律云初惟
敬本一無賴石司長發中其遊說得款息兵老難為國而整
於持強逆惡通國之言藉口者鈞盡徵兵兵欲將小入焉端成
功難矣封使人焉亦藉詞款款還心腹情探得解詞達復自甘
欺罔其欺罔

三五

上以珍珠賜沈惟敬官校漏言此真老而大奪其此惟敬小
人何所不至今早如達肯撫言罷達而別親矣惟忘辜沈氏不
盡微亦何互講談清製也大臣謀國惟公與庶難矣哉美前機
凡七年而邢司馬亦職倭海上

续下

倭去王宮。登山首尾。將五武。如驚鳥之匿形。測之者曰。倭初
問糧。朝鮮故駐入。不反。後朝鮮將飛。城無見糧。倭雖六十六州。曾
止及。中國一大省。賊給將難。取略。且航海。逆糧。風不利。倭東
走。一軍有逆。無逆。或曰。沈惟敬許倭上事。約劉忠清。全慶二道。
朝鮮王親往。謝小人辱。國所許至。有不思言者。倭使趙金屏。
可無哉。或曰。倭用羊。蠟。往祝。借封賞。以惠我。歡兵。取勝。十全。全
山。而達。到。馬。北。通。全。羅。東。有。東。萊。機。張。而。以。琳。琊。五。浦。爲。之。左。
臂。而。有。安。骨。如。德。熱。川。蒜。浦。巨。濟。岡。山。德。將。金。海。竹。島。龍。臺。馬。
之。右。臂。尉。略。將。用。可。攻。可。守。倭。固。講。暫。遠。以。惠。我。護。兵。盡。撤。刀。

三

范水吟
形墨志

借蒙朝鮮自約救義立定凡此皆係得策之封事此境丁酉二月復議用兵而戒防戎並罪平壤而兵撤回以收壯士重賞不給鼓噪石門舉雙兵王律律忿鴆殺之徵兵備使項境擅撤止幾無子遺獲各鮮應者聞自發兵十三連聲百萬靖五月朝鮮僧松雲大言曰本有天下以朝鮮先驅借路語狂悖不可聞時以愷督高書耶外經各疏音統延時改備倭為大將軍為經理朝鮮特設金都御之楊錫天津亦開府中營備森將軍以五月九日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江東發所統兵正萬七千人靖海師駐鳳凰踞跡卷興川浙并調劉達宣大陝兵朝鮮惟聞山水兵一枝稍卸靖立據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經督川漢兵六千七

百勝防勤與麻營各建牙寨將軍並報候堂大兵多乘機未備
先取金山經略謂一取金山則行長營清定此奇者快人而
勢未可乘初擬楊元吳惟忠分七全羅之南原慶高之大正屋
州大將軍駐王京唐中調度而南原城地盡艱易不健慶高一
道軍爲賊據孤軍難入乃撤楊元履物整理南原其惟忠元忠
州入夏南如法麻將軍七月初至碧蹄計度王京至金山十四
百里而南原忠州主相若數百里艱難馳擣且行長營金山清
正營而生浦如破金山陸路必由梁山梁山西北有嵯嶺止容
以馬路險絕而有三張大江直達金海竹島二處皆峭峻地接
并伏勁兵水路必由巨濟加德安晉三處亦峭峻如德安皆有
倭船編次巨濟而無兵也此應先據總一過梁山三張江傍水
陸各一援在梁山而而泥險者無援應援再立以機張等兵自
東來益不可當如破清正陸路自西而東則由東萊機張自北
而南則由慶州蔚山北路東南大海而北山嶺竊而止可用步
兵水路必自東而而長著甘浦開雲長著水兵極軍約陸所
險著水而水戰不利正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會其回顧陸兵
方可衝突仍一軍七兩原得全羅一軍七也立阮慶高一軍七
全慶中如晉中宜軍爲中堅照後分向金山機張而路陸水兵
東西四面齊登此並着兵各種不齊難較動既聞
上諭與經理圖進止大學士張廷等請於開城平壤開府乞由

八

而接鴨綠順之師東為王宮島廟之接周山鼓鑄以督軍興
又言招而兵不若求而得亦謂其王意 中朝亦許乃就
稱朝鮮舊有三都漢城開城平壤也今並殘破所居漢城亦別
謀未除小邦形勢全慶二道為重慶高門今金羅府滅之無慶
尚則無金羅無金羅則雖有他道終無所恃以為根本斯乃倭
所必爭我師必守倭欲據金羅則連之而海一帶迫之於島濟
州皆為窟穴縱橫無所不達便風一二日抵韓離即開城平壤
不足為固柱在士庶倭欲據平壤又取水犯金羅繞出而海章
舟師既於開山島合倭據慶高左右道而金山而生浦為其巢
穴對馬金山間海洋數百里為其糧運謀於慶高要置設險屯

之

明一
卷
法
和
月
城

山七月十五夜襲 川島統制使允均風靡逆景開山要宇倭
駐巨濟開山島在朝鮮而海水口名潭而原為全羅外藩一失
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搖帆而載水兵止浙三千間旅
旅順經各嶺且哨且行赴開山既使而下兼防遼遠而倭處於
八月十二日開而原守將楊元泰憤師無固志十六日夜
倭辭棄城元泰起報中疏尺通時全州有倭患慶州有兵難
忠各脫險而全州古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急加異州無所
糧及勤十數外山寨中多貯米豆弓矢蓋朝鮮若我兵善於倭
不欲在州遠野山谷著恐倭兵為寇助也而原皆急意震懾
不從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去麻將至急避擊牛伯英
赴援與急會合七公州倭迎犯金羅連王宮王宮為朝鮮八道
之中東道為島嶼忠州而溫為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
而皆倭我兵至弱自連王王宮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遠襲連
我師防倭踏襲而登兵守控山朝鮮亦謂都體察使李元翼而
為願出忠清道連賊鋒輕理身赴王宮擊馬諭以死字人心始
定嗣是九月到將解法遊擊中伯英願會於殺山水源設伏各
有新獲奉將劉文德等亦載追倭至香山獲賊百十六軍聲益
振經累巧移細中董漢儒七義州海防使蕭應宇也平壤大聲
言湖南北水陸兵七十萬三春且豆福浙水兵直搗日本倭
聞風逆不敢進行長奔并己離王宮六百里清正斷竹順齊慶

高麗王京亦四百里十一月略渡鴨綠二十九日抵王京共議進剿而所調軍大吏折將勝兵並集乃分三協左者如柳石李芳原解生中萬蒙正以副總兵分領時監軍為御史原致上復賜懸幕南方制軍事權懸幕計今麻童軍固監理督左右楊自忠州烏府向來安超廣州專政清正恐行長自而而果援令中協兵馬近宜城東援而協而扼金雞援援又於三協中補馬兵十五百同知糾合營由天安全州而康而下大張旗鼓非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我師陸路阻備獨水兵應敵不至既聚大兵輕器與麻將軍於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接忠蔚山蔚山之南烏山並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連金寨其陸路

一八五

是時所部
兵馬以萬
計

三六

藏江上是時戊戌正月三日總理閱報即倉庫藏兵健裝為協京籍重無算輕略乃移各兵回王京國再舉而察軍事主事丁應泰疏切經理楊錫葵師黨然上駭錫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勸研勦大學士張位閣位以位惡揚錫錫聲情峻接今乃聞欺情事故也駐營以前從賊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籌海邊為持久計二月別將陳瑞以廣兵別親以川兵郭子龍監方威以浙兵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錫葵語駭署朝鮮地理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是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為戰子姓思黑其謀分三協為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和梅東路麻童西路劉賊水路陳瑞各守信地相機行動時接獲朝鮮七井沿海十餘里亦分三處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若中路則增築而生機張在在克兵而特釜山為根本西路則行長據東林茂橋連堅若數重德順天城與南海營相宜自山襟水最據扼要中路則石曼子據四川北特清江南通大海如東而營據薩州兵則悍驍勁敵而行長水師著林海駒往來如數九倭營重懸懸島山之失特於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中路李和梅身謂遠帥以董一元戊戌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賊通行長營批飛奔倭揚新報九十二驅入大城陳瑞舟師協諸營賊倭船百餘麻童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則其獲船失溺者甚多責

一八三

又云二奇

再議城兵

并村忠堂
於山城

一、元進取晉州提督晉東路漢江而進順水各處傷亡甚慘連保泗川老營廉戰之下遊擊盧得功攻於津得賊九十二前進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渡引海為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築海國城為左右翼中通東陽倉十月十一日營將第一元分派馬步協攻步兵遊擊等國器封付古葉報營三營前攻城騎兵遊擊如三聘馬呈文師道立葉登科四營後應步兵遊擊藍芳成攻東北水門副將祖承訓殿攻西月展末到付付古用大順擊露門碎城探數處步兵齊上溪破城塞湧入忽忽中損破大華發建退天堡乘勢衝殺圍城援援亦退我師騎兵先潰逆奔還晉州縣署並奪 始新馬呈文都三聘以拘封付古等充

為事官董一元軍官尉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久無功汕汕撤兵大學士趙志舉請令總督劉鎮制屠以東方事專奉新經理萬世德重留兵將分布

上令府部九卿科道集議兵部都給事中張輔之御史于永清等疏爭乃一意進勤會福建都御史金壽魯奏去七月六日死各倭酋嘗有歸念我師因水路乘勢襲擊援者日至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營舟先通麻將軍等遂入島山浦劉將軍魏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我船獲銀百六十石金子引舟師致行長遠陳將軍瑞華洋逆我府長泰小報遠接洩露梁高數百艘氣甚惡陳將軍瑞華晚船遭擊并焚死石曼子

四八九

四八九

得銀三百二十四兩為亦制將郭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臣街聲傳亡而海陽平倭通郭山賊為而董將軍一元則報據海兵遊擊等國器撫奏捷文世用特經理諭文廷有石曼子則事郭國安內應石曼子道謝先撤各奔清東征始結局云據聞上發司金十萬兩給賞時應奉奏疏謝恩 國上令將士冲冒矢石特給優敘應奉回籍聽勅東征勅功改給事中是歲己亥揚州復用兵劉統帥川兵先登麻陳董三紳並職回以李承勳充禦倭兵營為萬五千人前進生擒倭六十一以四月十八日賊將平野政平正成並泉保得九連七月餘事中揚應文物東征攻次共四路擒斬倭二千二百四十八宣統祭

告 郊 廟如例國題叙四神首陳瑞決劉統又次麻陳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寨功亦難泯

工部那珣太子太保詹一子錦承世指授詹事 賜金幣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詹子入監陳瑞劉統各加都督同知麻陳石都督詹一子世指授詹事正千戶有差量一元准復職仍委給金幣都司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加晉升 賜兵部南軍田樂金幣詹一子入監兵部都給事中張輔之職方郎中楊應聘並提權再叙獲敵功 賜晉國公梁漢雲劉友捷等金幣劉統楊錫以原官叙用已獲念御史沐的增命統城詹一子錦承而乘師楊元進接沈惟敬先獲書方久之駐紮既換為成缺戶

四八九

部尚書陳渠議 天朝七八年宋所費本邑百萬折邑四百萬
萬朝鮮鮮餉方可議兵刑部尚書蕭大亨議向死諸行二首
郭倭木能州家再舉惟對馬郭倭木難有必封况此青年全
山為倭戶住種似屬必爭計當兵五十五歲者不下三十萬應
從長計度而受且議留十三歲撤十七歲子三月朝鮮王請留
水兵三千止起本邑口糧吳歲八月邊 音盡撤駐 耽羅後
八事一選將以朝鮮右文將宜博舉一縣兵萬人驚愕耐寒苦
而長衫大袖非甲冑則一守衛要朝鮮三面距海釜山與對馬
相望場帆半日可至宋入機張蔚山而開山唐浦諸所必經
我釜釜山險要如指掌而巨海次之宜各守以重兵一修險後

八。

朝鮮王京北倚麓山南環滄海海拆回塞而忠州左右烏竹二嶺
半勝眺曲其所指一夫當周焉人莫踰曰倭守此防俄南渡而
副將孫惟忠孤軍久戍傳不暇覽皆得地利也今營壘遺址尚
存亟加修葺一建城池朝鮮八道十九無城以避地為便而平
壤西北鴨渚二江俱而通海倘倭別遣一旅占據手義則王京
聲援既絕腹背受攻一逞器械倭戰使不便海以船制重大
不利攻擊今准福荒進十百艘為奇兵而滿造神機百子大箭
一持異材朝鮮俗貴世官戰世故如鍾靜自宜不宜一切銅之
一修內智 國家東南臨海登旅門戶鎮江崇喉應援派不
宜撤自此以後對馬島倭情智正務倭將平調得島王手義智

對馬島
島情不可
不察

丁巳六月

意時刷違所據請和蓋對馬地處山岡不產五穀而膏食不新
鮮自役倭後幾周市生環遼百計營款朝鮮王請裁 又朝鮮
乞量發水兵協防不許而平冬家康復奉朝鮮書要尋盟并轉
送據王京時登抵朝鮮先王兵暮既惜松雲往探家康云衣
身在周東不預其事周東兵無一渡海而朝鮮逆人報明倭請
島築城對馬島以主和平備防倭言和事不成則六十六州
半築城非壯戰朝鮮朝鮮王以聞

上諭知意倭防而對馬逆款不絕後三年已酉朝鮮議允於釜
山港開市本島有船歲以二十為率停泊即回海上嚴飭舟師
以待是歲倭并琉球磨其王聲取難龍溪水倭國廣又三年壬

八。

子曾琉球貢海上明年癸丑平義智達釜山市倭齋書登船
並請貢路 詔中務海防又三年丙辰倭犯南鹿外洋聞來告
急已而寂然初平義智將死命源家康顧東北三十二州輝元
傾而南三十三州協輔七歲以奇種有奇勇勝叛縣聞宋家康
悉兵擊破之盡其黨行長牙併戰輝元事國政秀賴固娶家
康婢女而薩摩州兵最助太子平義智獨與領頭及家康老兩
首戰不相下近聞家康物故身長時島外盡與其子為難勢且
中變往而平朝鮮復報家康已代秀智為王雲食前報達丁未
云家康傳位其子秀忠攝新聞曰移秀賴於大坂止廢唐金頃
歲後以兩府各禮來報無意宋家康情大抵聞自如漢大將軍

疏得去其國而山城者事不洽事此條俗民來逐其疏疎亦
我屬國在海外與朝鮮形勢殊自耕疏疎後倭於海上駭襲
却其而戰海濱奸民出日衆與通之漸熾者屢為古倭患
首以刀扇小物現大利唯中海禁通

祖訓說少與通倭入北風風自東北則北大小琉球風自正
北自北廣東萬里風自東北則北福建台澎風自正東則北浙
直說自東而則北淮揚登萊風自正南則北遼陽天津若朝鮮
折而入於倭王京之漢江不三百里不海可寬江淮平壤之大
同江不三百里入海可寬登萊義州之鴨綠江不百里入海可
寬天津而遼西義州現遼陽曾不咫尺其害重約苦衆說曰遠

● 卷九

東一溝外即虜一江下即倭可寒心哉可寒心哉以余觀倭相
持金山前後用兵大類持重我以提船樓海之師四研軍二十
六偏裨費金錢數百萬竟收功一瓦間白天主警我倭小醜何
能為一時文武大吏幾令天功矣左強人意惟平壤一捷而卒
以封賞故豈所謂進銳退俗者耶

外史氏曰今據倭強大無勇好思倭以海為穴素險多衝工固
於勢不順而智多出於寡舍壯勇朝鮮中朝懸略戰或托不
得要領或謂聞白忘清正世臣皆兵事出之全慶周其美以耳
臣行長生是款我立其不其無戰琉球遼東而聞漸為震動將
憂豈在朝鮮也余嘗案此有大志而不越海生心封略惟其第

島素艱我子女玉帛而奸賊入潛為自引假而大陰憂丁大耳
海禁為不可弛人亦有古急之通以生變變急操縱消養未可
在當事者自為深矣

揚州

揚州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撫摩為郡初郡居廣觀初分群野
北界蓋夜郎州領六縣已改為揚州乾符三年高詠尚太原
楊瑞應落法策馳白錦出守兵部定之授武略將軍復居亂留
據長子母居宋附屬縣外且大觀三年以楊文貴勳上置道義
軍九世祖授楊紹憲多恩恩賜于漢英名譽自不花封攝國公
國初楊臘內附改揚州宣慰使司驛四川其城廣袤十里介
川湖首竹間西北整土為周東南倚江為池蒙茸燒刺居界異
巨碩安平草塘二安撫真楊白泥餘慶重安各山六長官司統
七姓為田張袁盧韓羅英世為目紀大事誌決為田俸恩州宣

五

慰者永樂改土為流後人多入揚張赤龍虎山舍餘與楊世姻
姪嘉靖間楊相龍底子熱啟奪瑞捕妻張與子烈擁兵進利夫
水而各死水面空懸安萬餘焚崇水煙天旺地聽還算即
應龍父也自然仇殺長官相攻割垂十年楊督侍即馮岳計平
之應龍生而服精尤壯兵者殺陰慶六年襲職以兵精勞從征
判麻諸番先登多斬獲從征九條賊乃却敵捕虜亡算從征楊
柳邊却敵先登斬首數十級先後賜金幣楊意得萬曆十
三年進大木六十本

上特給大紅龍衣服加鐵板應龍寬勇兵約每征討止調三司
而屬將或從借航新騎寒莊漢法所居洛陽龍鳳槽用閣梓葉

此係故所
所有事

此係故所
所有事

此係故所
所有事

小春田唯恩致捕妻張氏村漏出之已飲用凡九所奏辭封具
取張並母首唐其宋是歲萬曆十五年也應龍在川專能殺樹
威有小服既即能害人禍怨初歲七姓處所為安手等五司
久而覺其欺稍介之權七姓逆反望應龍數戰不討益夥周外
定訪為集肆行掠掠十七年所部何思家世臣等反張氏張
時照上龍文告龍反巡撫貴州都御史葉澤熊疏請大抵而蜀
三面臨播士大夫率皆播聲虎而南陽屬英以十百數皆其彈
壓兵驍勇數赴川貴軍門調有微勳前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
按並主換而黔王勤朝議乃行兩省會勦應龍顯竟可不死於
二十年建播重慶對簿案均法當斬靖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

五二

鳴方駭問會倭大入剽掠利微微天下兵應龍固思辦願自將
五十兵報効詔可釋回播啟行舟報罷還撫四川都御史
王繼先主嚴獲勦賊逆抗不復出蓋應龍居故魯閣險塞如天
布已淹整一戰又得挫骨之生索金錢上下整蓋萬端始不可
堪應龍自謂前獲頗有功於漢雲七姓實謀我往夜即居長制
得生殺其屬亦何至為漢法急持助女若屬與我難也以是一
脫蛇龍龍去不欲就吏而張時照等復指奏關下巡撫王繼
先乃一意主勦尋得旨戒以會勦毋殺二十二年春王正月
繼先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以都司王之翰一軍
軍川南由黃平涇潭入剽掠兵曹各用一軍軍川北由永寧驛

一收龍台

石口

龍台

龍台

龍台

龍台

龍台

龍台

龍台

龍台

龍台

龍台

麻入恭將郭武一軍軍川東由安穩松收入三通並進前指基
山等間見白石口應龍伴令雲穆姑等內降自號為龍閣衛
報為安庫發之輸軍復餘款場大半令與吳桂光輪郭初撤兵
委乘船重署焉郭進師協助亦無功史薛桂茂乃叛主撫應
龍因上書自白已而郭御史與禮嘉郭武等決律

上謂本有朝廷原無必持大兵一主應自轉軍門靖元令即
史報與本有春辦順送恩錄行嚴查毋姑息郭武等軍任立
功移蜀新撫巨擘希思是馳赴任與劉永嗣同首州撫鎮相戰
征勤項之冰制以喉乞骸骨而省職無堅決 詔遣兵部侍郎
耶哈然督以車駕即張開道主事劉一相督會應龍屬揭景

白金入燕行間為原差何恩執請奉江蘇乙未正月為加吏正儀
德上書曰撫督書可罷既督來保至奉水寧前陽映馬千斛
皆與龍通姻嫁而無平白沈諸司久為仇舉計先罰其徒黨以
機曉應龍大暴發引李劉王等事宣 國威龍果常侍以
不死不者 國威龍萬金購而頭若早為計今不而欺也當大
將七姓唯應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七命開羅其間人幸龍以司
以為利縣通文移報從中阻絕督復使諸龍所問狀機據泰江
馬江兵衛泰民乃援龍漸有得心吳會水西宣慰安桂昌請文
關手即與兵部尚書石生手劄示種臣起應龍就吏將有罪時
御史吳建嘉以水面與龍世好心厭之種臣至自為奏劉至播

二六

三有云

志在奉天
示所為

招應龍低回久之而驛報重慶王太子且王太子士時多太
松總督特檄指泰江起應龍安總督勅太子屬泰江今且輕磨
亦應春遊學英士傑前住宣諭應龍乃令其弟北龍等主安穩
治郭得備侍郭迎叩頭致備省貌骨如禮曰應龍大將集龍將
罪松奴所不敢受安穩以安穩故多委氏也故君幸枉車騎臨
晚松奴散布履心泰江今矣太子太子曰松奴亦東泰動地
也却以五月八日軍騎往松奴應龍果面轉道周泣請死罪
行首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寺國寺果亦被許惟罪不出界
上今安穩乃泰江所部地廣大靖治公館執罪人及劉金獻度
中太子為請總督要兩營書及道府並以七月二十四日詣安
總應龍因服改迎肅伏縛獻黃元河馬萬等十二人案驗賊
應龍新以夷法得擒獲斬而為金助謀本仍某賊子朝謀以土
金受事次子可棟竊所遺贈黃元等為斬重慶市總督以聞矣
時倭亂未靖大司馬欲獲應龍文同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高而臺固議以黃平軍塘均泥險度
重安五司督改屬黃平將故事黃平將治撤撤稅而王司聚
督首馬泰漢消宣慰印符宣慰多以此難五司故也初川東兵
備巡揚州嚴最上吏給事中陳有泰跪如舊使總督請梓潼
家丁山赤水間設機突同知東漢與司移置松奴以見松論功
賞 賜總督郭珩以下全加珩右都御史歸 朝重慶王太子

琦即陞川東兵備使綽治之應龍再展寬政乃孟怡終不懷每
 營五司七姓以軍實戰必盡力以釋其功次子可標 死重慶
 則益心痛分遣其日置開撫法備立提督江內七牌江外四牌
 搜戰秦民初探七姓無虞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名馳于州人
 稍戒厚者則事謀之沒其家以奉諸苗人願為出力而中
 款留餘處土吏先來雲指碑其處已又探石村大都壩焚餘
 慶革塘二司通及興隆偏鎮都司各衝已又遣北龍引兵圍黃
 平戰反重安司長官張景泰明年丁酉春三月混劫江津縣及
 南川上月臨合江索其糧表于什壩城下圍割之十一月石莊
 宣撫司六舍馬千駒入播先吳十駒母車與應龍相率龍千駒

於上

其

其

其

其

兵黔撫奇其意明年己亥二月令同都司楊國桂指揮李興標
 知兵三千往勸應龍遣期林坤兆龍何漢良等迎敵於飛龍堡
 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俘夫天祁團營我師職之楊國桂馬賊
 不屈竟斃既斬與治資等俱死於是於撫臣安張載龍以罪予
 章代而蜀安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
 制川湖等三省兵事是時東征業已完而國勢對敵督兵運籌
 議大征經督於五月終馳至蜀即請設標兵五調秦浙關漢各
 將士先撤總兵萬基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守水寧秦漢三
 兵設防六月初應龍來我師奉集大物兵北崇江分屯燈水獨
 兒國遣基國等以師一扼南川一扼江津其子趙棟守沙溪
 縣麻山沙水寧重慶與貴州十七日趙棟張良賢巡視集家溪
 頗有新獲廿一日黎明應龍督兵圍秦江數匝趙棟率勇
 強義大敵反我城上兵戰秦勢登城嘉龍率師巷戰四時爭
 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勒令叛向焚掠秦
 江失守則我師如出柳表長驅計半日可抵重慶重慶失則
 蜀門戶去矣而賊方出秦江摩師不食就食盡取資財子女
 去老弱者數之投虎藏江下水為赤連光之漢以秦江之三溪
 毋渡南川之東鄉靖立石為瑞軍號官營營後營官江津合江
 皆攝故土統兵清理還回累日總督乃將日度嚴調漢王各兵
 爭渝城道斬初十六人沉於河分戍南川合江瀘州新津縣

亦遷走不進初賊不與意射又使以云思獨狂既復我師飛鏢
則將虎勢不然而下蓋貼九龍港而及江黑脚等處勇隊并無
猶持軍戎如柱局而敵未敢鼓行深入正言事界給募並兼計
奴而總督自我援師未集勇人畏賊如虎民都兵首出門即欲
投錦江不肯東亦時時移文詰責亦無違絕意計以賊賊賊果
其文求撫不復而自總督亦探作奸惡廢之止駐會城調度亦
賊無堪宜已上聞破寨江連院兩清諸巨諱毒患江東之各屬
民獎騎還兵捕使王忠德 賜劍懸賞嚴有運動縣督其捕
江南兵及武因麻陽兵移書而懸其陳城改湖廣鼓偏楊貴州
總兵奎元鎮張平越等侯大舉已剿將軍賊以十月朱蜀賊六

亦就追揚重慶而賊竄關

上無意歸賊並懸生萬大治 沅塞以黔兵防時預撥黃平手越
間結督前機水而兵三萬乎於有新招苗路十一月應龍乃屯
官壩聲窺蜀已逆焚東坡棚焚黔路設已又出掠倘與陰
鎮遠諸街接應九股生苗手越斯添營手龍泉所在亦急於尼
於軍師既督以仙陸周東坡棚格重慶三處實見賊匪要害一
為賊匪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黔無黔且無滇集置勁兵
萬餘通遠因訊悉黔帥奎元鎮撫兵銅仁不前
上想遠望賊立功以事應詳成而賊懸兵沈為文且賊騎逆
治見劉統亦以赴師踰期充為害官報効

賊等計
為害甚

匪亦計
不敵出

上以莫地遠調佛橋既設懸兵仍以文臣時周府縣帥又推江
鮮往是時撫兵唐集懸前大項實格為擒苗雖千廣招懸賊黨
頗携明年庚子正月五日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收龍泉司
守備楊惟中擁兵二千以勢不能先期北言戰事往黔邊止
小官安民志都卒五百拒守被得更日劉玉鑒要子並死於賊
龍泉係思南石片同惟一失則安州賊勢賊方移兵追收聞苗
金竹官壩擊機回不果金竹官壩南川佔地也二月二日石柱
宣撫馬千乘軍即賊賊束縛於三更時街頭賊軍堅壁至黎明
奮勇逆賊金竹首同首虎跳周上寨十四日苗陽官撫丹御龍
進攻官壩新開直上援擒斬三百有奇賊首龍泉逃其二散有
以李之矣初洪遠官懸家應將應龍長女自懸及龍及張忠
得誘而豪絕始於撫臣今未士兵三千協守烏江桃李營及失
應龍追楊珠芽桂師進襲初苗周中時二月上旬也旬祖冬至
二日所謂逆軍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漢浙粵而兵五者雖皆相
屬土司如苗陽石駐永寧天全強雄早泰色梅水而入在防守
烏雲宛州散充容美水順保靖烏羅獨山等先援振兵懸督乃
分為八路分四路一秦江以原任總兵劉殿將秦遠麻驛等
隸之督以秦遠張文曜一南川以縣丞馬孔英將秦遠周因社
宣撫丹御龍等隸之督以金事徐仲佳一合江以總兵兵唐哥
道等余世成等隸之督以秦遠劉一相一永寧以原任副將曹

若彬將受兵屠即制恭將吳文德重撫著世傳等錄之督以恭
張更報督而中軍率標下遊兵來應川東監監以恭張張林川
南監監以恭政謝德楚於赤分四路馳兵至元鎮統上知府龍
澄知州奉然無等由馬江恭將朱德於受元鎮節制先宣慰安
種且等由沙溪縣兵李順祥親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而偏橋
分兩路統兵陳瑞龍宣慰彭泰五等由白泥制整兵陳良此受
瑞龍制既至與軍宜等由龍溪以偏橋江外為四律江內為上
律五司遠種及九散營而監據設也督制龍馬江則恭張梅同
舉決議則制使洪澄源親監以將恭使楊富款興隆則制使尤
錫類監以恭張張存吉等由白泥督制以恭張張政東此功以制

四八二

使一應索龍泉督制以制使陳興相此功以制將路雲龍監以
按察使胡桂芳恭議龍泰家其於其是也郭子章擊音陽支可
大於沈州郭著已定應督大基文於重慶盟神作事奉登壇
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督每路兵約三萬出師之次進所
希有先是蜀土雲山恩聚會諸首年九然地數動始播亂平
前兆云曾未再次句而恭江投主恭江自東溪入播並受順茂
等楊木山羊簡臺等响奇險為賊日得均等並據制將軍銳於
十五日進兵連戰破三洞三月朔楊朝林等銳數萬分三路
迎敵鋒善銳賊師敗散陷津州陳大登清閣走賊為最獲始
恭江諸首自分往居城罪不赦又賊忌賊威急其首其修屬

水西走地
德清平賊
以矣

清江府城
之於焉也

親子忠鈞兵間通相角曰省破恭江馳南州盡焚積聚其能
為也及劉棟僅以身免賊胆破益為子崇計恭而諸路投者相
繼南川則百石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克桑木閣馬江則瑞陽永
順兵先登十一日遂克馬江開翌日克河渡開陳將軍及劉
將 擊四牌賊各披靡連登天都三百落諸國敗逃乃東
陳出奇兵前突馬江詐水而流澄會哨並請永順兵斬橋港死
賊師無算

上怒重元鎮失律遂至京武瑞搭水西倭賊者懸督徵詰水西
不自安會賊款其頭目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由民修好贈澄
澄新其仗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不贊漢自是

四八一

二氏交蛇制將軍親戰九製以二十九日入雲山間是為賊前
門萬奉插天十通一賊我師從間道襲藤魚首數柯入四月朔
克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開四面
合圍都司王分中流矢死劉將軍親到時衝堅以遊擊周致吉
守備周以德分兩翼進命至春馬城與南川水寧路協攻連破
龍小海雲陰固其壓海龍固而雲海龍固賊所倚天陰飛馬勝
據不能喻者已時偏沅災撫都御史江輝已抵 陳將軍
瑞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岡安疆臣亦以十六日率營圍龍主
大水田焚桃溪庄賊勢急父子相哭上聞死守每路進降文誘
我師懸督機賊脫降即新使焚書無為所貼虐與應龍萬級

無通戰報。賊某入軍門。旬明而無。廣以朔三日入。崖門。聞。營。水。中。塘。與。賊。力。戰。二。日。却。之。微。利。賊。受。降。地。賊。說。今。婦。人。於。司。上。拜。表。痛。哭。云。云。氏。且。降。復。許。為。應。龍。印。聖。死。報。廣。廣。駐。按。兵。不。動。已。現。知。由。氏。詐。降。賊。而。所。云。應。龍。死。乃。以。兵。攻。司。以。大。礮。擊。死。所。謂。楊。珠。七。珠。勇。某。戰。死。賊。勸。如。失。一。手。唐。覺。詐。益。厲。兵。協。攻。境。二。周。奪。三。山。絕。賊。根。退。八。路。兵。大。集。國。下。殺。十。八。日。始。築。長。圍。更。若。定。改。自。是。賊。坐。困。約。度。知。兵。在。頭。委。會。總。督。聞。計。疏。而。軍。撤。愈。注。軍。念。賊。困。前。流。絕。勢。難。棄。越。令。馬。北。兵。以。勁。兵。一。枝。壁。其。前。餘。併。力。攻。後。圍。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因。移。令。退。到。水。而。懼。曰。吾。不。為。亡。擒。將。乙。與。鎮。雖。引。無。尤。以。五。月。二。十。八。日。賊。營。去。時。久。而。士。苦。馳。驟。連。六。月。四。日。恩。周。則。五。日。別。將。軍。親。身。先。士。卒。遂。破。上。月。二。城。應。龍。官。先。夜。敗。數。十。金。募。先。士。拒。戰。指。節。皆。擊。散。無。應。者。起。校。口。旬。此。其。要。先。四。圍。營。火。場。天。燭。復。長。實。法。謂。某。子。曰。若。等。月。為。計。吾。不。能。復。領。若。某。製。日。凌。晨。賊。師。遂。全。司。城。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金。印。受。喜。二。關。室。繼。即。焚。其。將。軍。唐。道。育。子。朝。棟。及。妻。而。氏。急。竟。脫。出。渡。中。廣。中。火。毒。火。聲。震。絕。而。然。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夏。朝。棟。花。龍。等。皆。人。獲。事。傳。故。以。六。月。二。十。一。日。解。傳。重。慶。計。賊。去。賊。破。寨。此。亦。以。是。日。天。道。好。遂。良。不。誣。云。結。督。臺。布。以。聞。疏。道。建。勳。將。軍。戰。功。冠。軍。而。司。事。高。

折。技。以。書。生。請。目。將。士。漢。兵。為。兩。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元。牌。傳。不。履。舉。不。名。口。是。歲。冬。十。二。月。賊。停。關。下。大。司。寇。靖。對。應。龍。屍。揚。朝。棟。花。龍。等。各。表。其。忠。戰。死。馬。牛。劫。其。家。眾。恩。以。先。炮。烟。釋。勿。誅。播。入。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始。以。其。地。分。為。二。即。屬。蜀。者。曰。連。義。屬。黔。者。曰。平。越。連。義。屬。州。一。嘉。州。改。嘉。安。州。即。古。珍。州。縣。曰。連。義。歸。漢。至。茲。縣。桐。梓。為。嘉。安。知。縣。仁。懷。舊。為。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改。黃。州。為。川。省。要。隘。縣。二。湄。潭。餘。慶。而。慶。水。重。安。合。為。羅。安。縣。龍。泉。所。改。縣。屬。石。門。又。專。拉。播。州。兵。備。使。駐。連。義。重。慶。道。衛。建。寧。增。驛。馬。官。弁。報。其。治。華。風。吳。其。地。西。南。左。接。水。西。右。迫。永。寧。大。才。相。銜。水。而。向。播。州。水。噴。天。旺。及。它。說。說。龍。廟。重。蜀。於。爭。執。縣。界。數。年。始。定。後。三。年。甲。辰。正。月。敵。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唐。一。子。世。德。表。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陝。右。都。御。史。黃。岳。部。督。郎。偏。沅。泥。撫。江。輝。贈。兵。部。侍郎。各。唐。一。子。世。錦。衣。衛。指。揮。使。李。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唐。一。子。入。監。應。兵。劉。賊。陳。瑞。並。漢。左。都。督。唐。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校。都。督。同。知。加。當。面。職。二。級。世。襲。吳。廣。亮。應。祥。子。五。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濟。陰。縣。實。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楊。楊。官。秋。各。贈。大。僕。寺。卿。唐。一。子。入。監。母。羅。臣。龍。澄。母。馬。氏。各。賜。金。幣。特。表。其。前。兵。部。尚。書。田。樂。唐。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陳。渠。魏。世。卿。等。各。賜。會。審。斯。總。督。王。景。乾。

賜金帛飛虎服者本兵判部尚書蕭大亨此部尚書於歷歷
加親世襲賜金帛職方郎中用德惟是換與推用前邊得統
兵重元璽已擒戎得開伍議者以國乘用兵西南夷未有大好
志清也 國初傳反德親二十日得軍正言防守正統間麓川
之役用兵十五萬新騎平天下而萬人終遠嘉靖初忠日之役
以勦始以換終王令為諸夷曾畏其強期兵凡二十萬出師
前騎平日計三有以勦防守約二百萬而近首校育聞亮為
郡已遠為西南一大奇技也

皇上獨斷督撫實力當不至此或曰應龍升姓耳何能為獨不
勝匹夫之念與其為為難短於中則宣謝故戰時時轉時動

一六

時換一這於白石再這於飛線王這於泰江以為漢終不奪我
播事無過一換完局乃敢竣肩當事王王天兵四集而南順足
知悔晚矣檻虎神機死不擇音戰猶天下金力環而攻之以
山壓抑其悲不能為我己疲甚事莫不勝於後而成於敵方
前離伏以一太子軍騎幸臨王連請第及其賜張以八路五將
軍之相相持數日殺人如麻僅乃克之推生屠降得不償夫王
考楊首察其終始信忠幸於人為善也前始同聲重慶謝并輯
耳亡悔更有意及者矣

天子至仁且武方命再三赫然以故會功岳我目始用兵已奉
莽中陽柔初既已破泰江為軍師孫時居說敵國大事先取

重慶王揚成部虜 蜀王入學為曾時蜀無重兵鼓行而前三
已且幾不守幸魏自顧巢穴計不出此戰得來則原泰王師及
川兵日路入聞賊悔始失策顧兵一足錄死衝突已無救於滅
亡掌大發度假天作仇履不殺謀豈非天哉 國家十餘年間
更三大征十里轉餉西事凡費二百萬東事首尾七年增七百
萬楚後赤衛二百萬而調兵播廣廣中國空 內皆以事
烏夷漢夷白骨山集海內禁動計非王者時已而或者猶學古
間雖斥土以揚罵說抑獨何與

外史六曰初楊首就倖余以計得 閣下目擊其事已更從大
司馬長垣李公游讀所著平播全書詳與言之也應龍反狀安

三四

激使然而戎以招安為多方之策游濟師以遠之師未出而勝
書備矣況初水西以前其異外援既受不亡何待聞劉將軍親
故騎巡往與應龍交權甚嚴及城師即制泰氣罪增其後動孟
亦得將許微權為兵者臨款利變未可擬常矣役以不當為為
功差無氏謂應龍終以智危其然其然乎

陝西三邊東延綏西甘肅獨寧夏肅州甘肅開藩莊園原河東

通套中諸河河西通山後諸原

且德間有外邊諸山以東增每內邊

長城西起靖遠界通山接賀蘭山隔大河而南又東至定遠界

凡周十一百七十里

黃河為中國害而寧夏謂之灌漑之利本鎮西南一百四十里

有堤口兩山相夾河經其中月賀蘭山東北麓東轉復入中國

由綏德而南注焉

傳地則類龍東高而下九州龍前龍後雲前雲後龍前云後

日而大鴻溝摩居西為青陽縣居東為尾山城居中有彼國都

西北至高麗南呈統球必由漢州間海其前由西由博多間

延應王島而入中國及由經收長門而入龍則龍風所之大抵

果來地在清州後利東北風故防保以三四五月為九州九十

日為小混

日本地圖

月星北

宋國人名互北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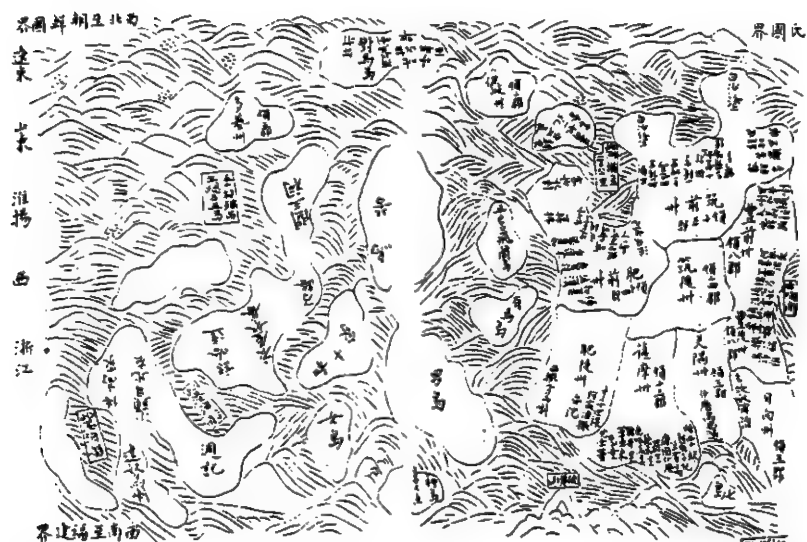
宋國女東至南東

人東面

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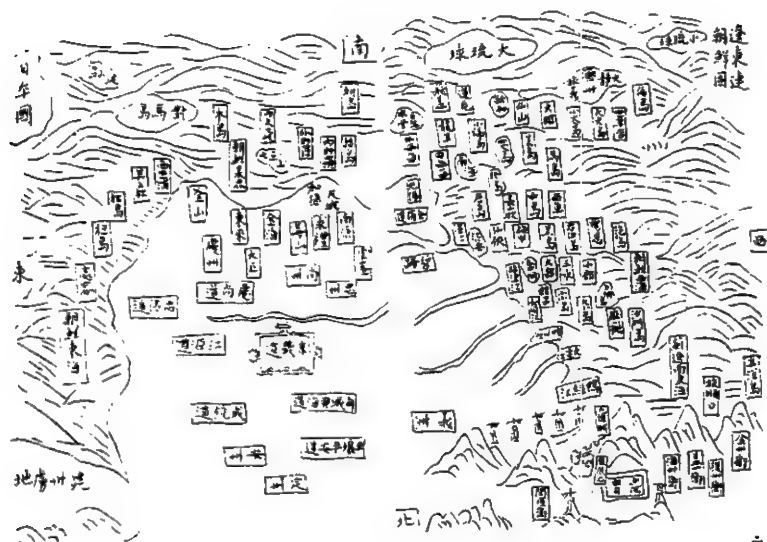
界國韓胡互北為

界國氏



界建端至南面

原澤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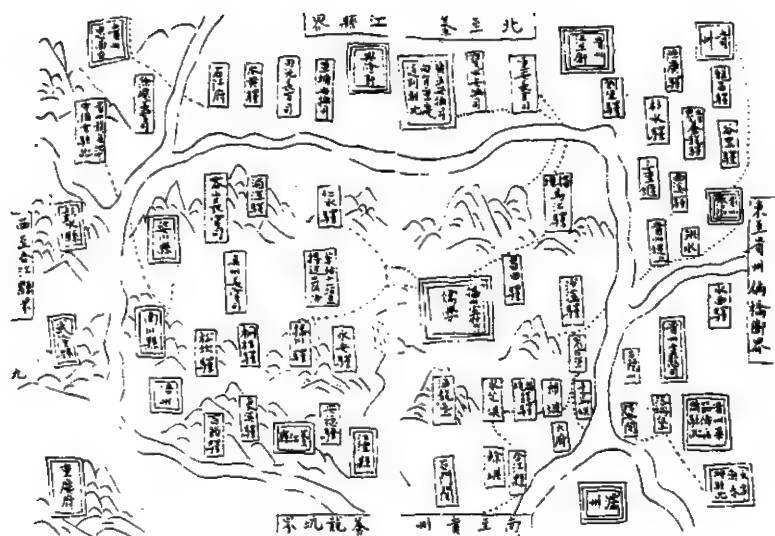


日本西瀕海至遼東古關漸近而入冠嶺廣肥後長門二
州人居多

倭好鍊錫礦之屬凡室皆足茶室中書畫立經則重古禮而
忽詩表秋四言則重仙詩樂廣而二三子

播州西連雙道南極旺柯望山設府為西首播州之勝天文井
邑分封其後數龍雲和理靜鎮信名許鎮始胡以銅器種刀等
矢為禮無樂以銅器鼓鑼為樂為樂會聚而漢服出入背刀
督自衛上座班竹文強班而丹砂厚自植黃茶窗鼓鑼杉標無

播州總圖



初成化間楊輝疏保小千度以宣撫管凱司增番古時降
安撫司居貴州及揭平改漢而凱里安撫司楊維多凱留原意擬
係應龍從叔再法委官司

一九八

三朝遼事實錄十七卷總畧一卷

〔明〕王在晉撰

清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明代叢鈔目

遼錄十七卷

影壇封疆錄一卷

東林點將錄一卷

東林籍貫一卷

東林同志錄一卷

東林朝黨錄一卷

天監錄一卷

盜柄東林影一卷

稽古堂論古十二卷

止生延鑒一卷

明稗叢鈔十六卷

四商考八卷

今言四卷

甲申紀事十卷

名山藏

兩朝從信錄



平臺

召對欽奉

御劄

聖諭二道

內閣傳奉

御劄朕昨平臺召對內閣府部科道等官輔臣鴻訓

面薦本兵王在晉清譽素著熟諳紹銘况曾經

卷連東久練邊務一切軍務可堪何任朕思累

能居中運籌調度殄滅奴虜恢復舊疆封拜爵

賞朕決無吝惜又給事中薛國觀奏蓋山海軍

竣具奏從處情形及軍中獎賞種種數陳剴切

朕已面諭仍着從實指名奏來以憑裁奪遼東

如此他處可知言官不徇情面克盡糾彈之職

庶積習可破軍餉不致虛冒矣至如宣大挿苗

警報已及半載有餘未見彼處督撫鎮道等官

設法防禦相機堵截一遇傳報動輒請帑為辭

希圖塞責平日職守謂何部發軍餉何在顯是

該鎮文武將吏不行稽核以致軍馬單匿糧餉

虛冒徒飽貪官黠吏使軍士枵腹何以折衝禦

侮見今內帑空虛非昔年之帑豈得頗請卿等

還傳示戶兵二部着多方設處務使足兵足食
毋致臨渴掘井有誤軍機等語諭來行故諭

崇禎元年六月

六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司馬掌權六師九塞之安危所繫督撫經
營各鎮四夷之叛服攸關僅兵實摺討不精則
軍興緩急何賴邊防漸壞敵愾奚張朕昨平臺
召對內閣府部科道等官輔臣鴻訓西薦本兵
王在晉清播素著提諸貽矜况曾經略遼東久
練邊務匈奴部落歷歷指掌一切軍機要端倚
任若果能居中調度悉力運籌殄滅虜虜恢復
舊疆封拜爵賞朕決無吝惜入給事中薛國觀
奏差山海事竣具奏彼處情形及軍中獎賞禮

種數陳劉切朕已面諭仍着從實指名奏求以
憑裁奪夫遼東如此他鎮可知若言官不徇情
面克盡糾彈之職則營伍虛冒可稽耗盡立別
矣至於揮酋市賞久在遼東一旦拔帳而西騷
動宣雲已逾半載不知啟疆之故的是何因又
未見彼處督撫鎮選等官作何設法羈縻作何
相機堵截一有警報動輒請帑為解希圖塞責
平日職守何在部發頭餉何在顯是該鎮文武
將吏不肯清核以致糧餉虛靡士馬單弱徒飽
貪官之囊罔恤戍卒之饑脫有不虞何以禦侮

見今內帑空虛憂非管比何得任意頻請者戶
兵二部從長計議多方設處務使兵食兩足戰
守有資又覽輔臣道登覽內所言三款曰守
曰東虛心曰責實効確於軍國有裨足見經濟
遠略諸輔始終據當朕自主持獨斷必使情面
破而欺宵滑兵餉足而醜虜滅使天下後世知
朕君臣令共倡應之効也即着中外諸臣一體
遵奉力行敢有視詔旨如空文而怠玩泄緩仍
前漫不經心臨期捉襟露肘此推彼卸坐誤軍
機科道官即時指名劾奏國憲凜然朕決不輕
貸爾等內外文武各官俱要體朕精兵足餉至
意力破積習丕振新猷仍馬上傳與各邊特吏
知道

崇禎元年六月十三日

在晉恭誦

聖諭受

知甚深為

本朝所未有矢忠殫慮仰圖報稱祇因

平臺激謀極陳時事史臣注記語至數千百言觸諱

招尤為時局所忌又緣南恒糾彈樞輔濫用金

錢

旨下兵部覆核水石相搏風波遂起於是吳乙合謀

借惠安伯張慶臻提督

京營增

七

初一事與晉為難夫投揭請增自慶臻

呈稿

批紅自內閣執筆增寫自中書兵部未之知也聞

臣自認罪矣故奉

聖旨兵部不具初稿不必奉違

聖鑒朗如日星部臣可幸無罪執意債師叛臣厚賜

言官吳玉甄因

召對值晉杜門詔籍護肆糾纏必欲逐本兵而後已

馬世龍以九月起廢直至晉二月離

京而蒙臣始赴訊馬張春一招奉

旨張春提勘已六月餘何得遲延至今且王在晉在

任何乃不奏就中顯有情弊該部還覈實從公

確議具奏此係黨謀驅逐為賊臣遺地之明微

吳晉素無奧援起任南銓守正忤權八推不用

其始也眾人舉之當違事極壞之時而特膺最

關之重其既也一人激之以

聖明昭鑒之晰而猶掛神武之危

思重如山身輕似葉戊辰晉任中樞黜虜十數萬

攻圍大同沿邊州縣衛所城堡共五百九十八

處並無失陷比年患虜屢發乎不能支矣老臣

八

衰暮犬馬無報

主之時而獨抱杞憂驚心宵旦痛念十餘年違事壞

於門戶之分岐用人一脉胚胎不可轉移肺腸

自是各別

廟戰戈矛機鋒威熾塗毒生靈禍移於

國讀是編者不能不按卷而三嘆矣

在晉謹識

三朝遺事實錄序

嘉江大司馬王公自壯歲登朝數歷中外其完名大業載在國史見諸文章者朝野咸得知之獨其經畧四鎮也未聚山川著著石室所當名王黠虜前後俘馘不可數計其降附諸戎合幾千部九塞稱元臣名將實無與均顧其成功所自乃得之康與公惟康故士卒樂為之死惟公故上下樂為之用蓋自公操甲而出以至解印而歸無或以故舊明珠誇者則康與公之微也庶幾哉汾陽之風乎公臥江上者十餘載而東事日改烽羽旁午虜且

闖入代上谷矣公生平古正不阿靖白自守無偷心無慙色一腔忠赤東志不渝聞警以來以昔時鎮邊實事囊而為錄示余謂老臣所服之衣先帝賜也公服之矣敢愛身哉惟是矜於赤心燒無

以報塞一生微畧盡在此錄以志不敢忘醜虜也蓋公之為大臣其官自郎署守長藩臬幾十政無所不周歷其地自畿輔河洛齊魯楚越幾萬里無所不馳驅其官蹟自籌餉餉穀河渠法律藝文軍旅之事幾百試無所不殫舉攷其夙夜奉公優游布政既為歷代名臣所難而至受事樞府為之省

浮美佐軍典嚴斥壞軍部所儲儲實充刀斗不絕視彼蒙安襲故者何啻足壞至若連與九邊等邊耳而孤懸千里地勢積弱軍不宿飽債帥為政公又為之簡汰訓練按堵幾十年皆公之力也余自公謝政後待罪樞府悉公方畧凡羽林期門無不道王司馬者媿余拙劣無似不能若平陽繼鄴侯之政規隨弗忘臨淮入今公之軍旌旗一變然其精心妙策可為萬世計者未嘗斯夕忘之今試一閱其實錄而星緯周回輿圖阨塞恍若指掌令公待邊至今日吳至晉晉多事哉余於此又有望於

公馬漢代大司馬稱將軍位在諸侯王上羣公不得與抗禮有大事下大司馬府任重無與均若趙營平八九十善用兵先人畏之兵事固重老成哉今公雖引年謝事

天子方登延舊臣公行以元臣柄樞建不世之蹟僕通侯之印則此實錄者持公之結餘耳功載盟府業著旂常方世世倚公威信為金城又何藉余老臣之稱述哉

崇禎戊寅秋日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御史

史管兵部左侍郎事整脩荊州等邊備兼巡撫順
天府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京太常寺卿
太僕寺少卿三奉

勅提督京邊東西二路馬政兵部職方司郎中吳郡

申用懋謹撰

清

中國

大司馬章

三朝遼事實錄序

昔班孟堅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一百萬言
太史公史記上自黃虞下至武帝三千餘年僅七
十萬言春秋三萬言而已夫紀事實詳則憑漫
而莫尋其要省覽尚簡或脫畧而莫溯其原今
遼事十餘年羽書之旁午封事之充牣還雜浩繁
至不可勝紀流觀泛濫如舟行臣浸靡測渙涯余
從如尊初起躬歷難寘旦拮据過事提毫循年
叢實言言有據字字匪誣解組以來如范榮登車
多年倥偬間嘗思小龍披猖憂勞

十二

至尊驚惕海內遼事不可不傳非親炙則疑於道聽
民間杜纂新編久之竄入正史而虞有魯魚之涸
也燕居之暇一一敘述如手繒紛錯參伍廣
杜羣議衷以管窺纂就一家之冗編謬擬
三朝之實錄俾將來爰米仰佐史宸用資謀野有判
如埤而合如珪者矣自東隅告急泛海飛芻或騎策
塞戎馬僊於疆場金鼓揮手帟藏殺戮遍於遐荒
謀議禁奴調遣四出搜括殆盡轉運如流一蹶而
清撫再蹶而開鐵三蹶而遼瀋四蹶而廣寧追鋒
抵振關隘疑騎景速奔臣朽甲收戈澤量山積流

民清平壤聚蜂也

廷議經邊案

朝政踏踏獲在後白川當前人避我趙排生員勇藉
而方之赫澤震通國之類應招集散亡整修廢壞收
復關前之棄地聯屬海外之孤軍採負固之限以
保前屯置吏番之年以守寧遠遼海島之儲精飽
我士伍市遠西之審票濟我邊民傳鐵勒川湖之
叛寇移師靖山左之蓮妖聲靈旣播虜部輸誠桑
類三十六家虎噬兔八大營取次受款俾關東城
堡復歸版籍物力軍需大從省約

中外要若

十五

朝者清寧訂盟據學識者占恢復之有機昇平之可
望也詎圖當局分門恤士鼓霧時人樹趙炎之幟
南觀裴垂成之功悠遠紛更亟圖進取此時狼煙
且熄胡然勞黃閣之憂虎旅方張碎爾似金牌之
召封疆重任

軒專委一旦傳宣整選

朝之鈞履余甫幸其急肩已矣而事出無因霧非已
作時乎時乎自茲以後誰能躡遼陽之殘塵寸壤
乎人經幾換薪火猶傳功竟無我陽河仍舊累挫

韓深敗氣大誰省營非常九家監臨諸鎮掣肘矣
究罪督寨謀潛通介紹違弔咥生降志嬰體奴使
潛窺單弱決災東使壞我藩籬禍移屬國諸虜兼
辱通官甘心從逆于是長昂先叛掃都西奔大害
一帶皆為奴地素囊滅而卜石克進三岔可以無
守而薊宣為直捷之途矣三輔傷殘肉林骨阜功
孽興華大將幾成釜魚禍起調後叛賊久為逸獸
五年奧滅奴之約三韓緩克復之期大都違事之
失起于同儕之搆軋壞乎大猾之鑽營東委罹劫
殺之運地遍干戈西壁開傀儡之場于提陳索貨

十六

即入幕債帥富權國人皆知不可彼卿獨已優容
陰盜國而陽益名巧取官而貪取利攀緣附黨且
至操戈力薦同心竟成按納明知尾大之不掉猶
然百足之不僅用人每入牢籠虛伍習成故套弊
實一開九邊效尤法弛兵弱長祿未識孰清登海
之波濤破甌難完屢竄虛龍之鎖鑰曠思至此藉
非身在箇中鑒觀獨斷誰秉董狐之筆而定千秋
之公案哉慨惟遼土沉淪英雄喪氣或長算偶昧
乎幾先或履錯竟罹于憤事或否臧而死法或捐
軀而死敵浩劫所臨什不存一而東忠殉

國文臣武士正副以及偏裨動至千百當事者掩罪蓋愆

廟廊之上又諱言失律名姓未彰草木同朽白沙黃壤怨尾長號赤菴青磷避寬莫返夷陵之土成灰莫弘之血化碧而簡史不知其人浩氣消磨鬱結爲厲且已午以後邸報不傳多識多聞統歸贅瑣集諸

廷則多偏諱筆之史亦至挂遺世道所以常存者獨此公是公非據日月行之若始而混混終而泯泯乾坤不幾乎息耶以龍門之撰述而是非頗謬乎

十五

聖人經仁義否正直而不叙其身成仁之美則古之良史其寡幾見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或于一家之學班馬之使傳及其世至唐用衆手人持柄鑒餘顧異同莫之能一說者謂三代紀綱至于八書十志幾于絕緒余之爲是編也急公死義之士必存其名飾非矯枉之說力開其謬博採衆章無我寵我仇之恨祇持

國是誰生瑜生亮之嗟不以

國典而失褒貶之平不以衆斥而新獨裁之義刑如

際督則余復

命之事曾幾其輕追罪若叛臣則余

平臺之對雨刺其奸貪富事寔爲腹心公論寡辭斧鉞孔子之說夏殷也而憂杞宋之無微區區謂陋惟集諸郎鈔以爲當年兵書疆事之徵微信在我知罪歸人聊以存三代之紀綱而已兵崇禎戊寅季冬之吉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加陞一級原任兵部尚書前

兩京兵刑部尚書侍

經筵參贊機務以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十六

秋經畧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聯絡朝鮮

賜諡王 尚方錄提宜行事總理戶兵工三部總督

河道巡撫山東提督湖廣通省學政黎陽王在晉

撰

卷四

四

贊言

韓昌黎撰平淮西碑多歸功裴度李愬要祈於憲宗碑不實詔斷其文更命段文舉為之以晉公之勲望昌黎之文字當時有異議焉愬名位素微能忍恥辱厚自損抑蔡平度至以索難見度逡巡以宰相禮受愬獨相臨以分義或有所自居若夫

予重臣

而天

方隆要四鎮屬其掌機三邊聽其指揮即欲始功害成亦須因事轉移以歸中外之間難乃有意以引其所親遠無端以奪其所重謂為

上

指乎其出而行遵也自請也非專命也以高與論乎其以撫易經而廷議非之顧代督師也自薦也非公舉也視

若

命如弁髦而弄大臣於股掌不以強事為兒戲乎蔡之功愬之功也功成封涼國平章僕射節度使而踐父兄之兩鎮度未嘗掩其功朝廷之報功匪薄矣不薄於朝而薄於民石猶不能平婦人之忿控奏自鳴若夫聞東關土周環橫亘數百里連屯帶衛不唐淮西之小州而孽奴之尋食不唐吳元濟之頭危自樞輔出而前功并廢矣沿邊設帳之虜潛移山站

主

十二

買困之民盡墮覺華陷而卒來曙鎮之紛紜抑河敗而幾敗新羅之大清比再出而踐築後之議遂召寇而羅數月之圍大將計降萬骨枯而幸三人之得脫東帥調復登城破而墜七邑以摧殘後事如其初心大恃身雖退而用人必逞其機關罪已彰而逆復悉聽其線索竊念裴晉公之立朝李逢吉之黨以其意排之然愬之見用也用而成功也則逢吉力為汲引也汲引以佐其成功唐之黨妬人而非以妬國今但知有黨不知有國矣顯晦之關於一人者小安危之關於國事者大人臣受知

上不自量度不自主裁始以聲氣應求而擁戴終以坑塹墮落而沉寔大猾藏身業神忠胆根株互結經實潛通荆棘耳生藩籬鞏固瘠公肥已飽蝕兵虛九塞效尤威靈不振禍延於國莫可挽園

祖

宗在天之靈寧無赫赫天道容人以貧老而不容人以富全任人以拙成而不任人以巧攫踴獨行者或默鑒矣幽而翹翹自飾者當亦視其視余之貧也拙也獨行而寡援也燕居深念亦自信其昭昭不昧之

天道而已

明初老人自述於百芸軒

三朝遺事實錄雜引凡例

一國史有專成而今自為纂述者何也漢命儒臣編史于東觀而其後有東宏紀張璠薛瑄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之史宋范曄劉宋為十紀八十列傳劉昭復補為漢志史非一手所能成諸家之書正以助東觀儒臣所不及也非諸史後來何從改正乎

一國史非書生所能述仕未登朝總為塗說躬未親閱頗多耳食今時之雜編無當宵餐有假此索賄市恩求容于津要者且多倚傍門戶毀譽

失真非信史之必傳直付漁樵之論可也

一詞館編纂不過採部科之奏疏六垣架閣數條原本按時繳進而兵部之不存堂簿已三十餘年矣昨午之藁今歲無可覓者即詞林有專覽章奏之官恐亦不能書錄也

一近事莫大于連十載間功罪得失議論是非俱當備載今新編所註述者皆浮蔓之條陳及蕞事之筆舌不知揄闕何以得守弄地何以得復至于喪師敗績不復深言獲彼之短正以誇他人之長此皆山人流棍占風望氣逆與附種用

此書乃在乾隆中
所撰其書中多有
不實之處如云
有漢書卷一百一
三

意之深為將來澤報正史之地通閱諸刻雖無
一言之紙及于予而其所受護者顯然見于言
表矣此編一出必為邪說偏黨者之所忌然而
原疏其在

明旨昭然與諸大夫國人共贊之可也

一山海之距 神京所謂一重門限若無寧前關
門必不能守余為總理時抗疏爭之而黨人譏
為鹵莽之談旋責予為經畧不收復關前地面
則與要臣同罪也比余果踐其言而黨人之氣
塞矣既無可指摘以加之罪乃陰謀更換以使

三

之歸時局如此而欲望邊臣之樹功書伐其可
得乎

一海運最難始事者止十萬而頻加六十萬不知
幾費心籌事乃得濟而新編並無點墨所謂問
函決而輕飯散也余雖紀其事述其艱然亦僅
存節畧耳

一史書專為獎勵忠義若死事不專無為者史矣
此編必窮搜博載有官者書其官以旌其殉國
之節至于立祠賜諡加官予廕登墓從祀闡揚
朝典流傳萬載永慰忠魂

一史以微顯闡幽質疑辨難是以從井之妾必書
其氏殉主之僕務列其名當死不死而魁圖旦
夕之生殺不當殺而立染 尚方之劍死敵而
埋滅黃沙偷生而粉塗青史務求其實質之鬼
神而無疑

一虎酋為虜王叔強而掃眾欺掃則西虜盡歸約
束我可以專力拒奴奴之所寒心也至丁卯而
掃部西遠達不能紀綱各部皆違者之失束
五次入犯奴耶虜耶不能辨之矣
一辛酉夫遠陽 廷議以東征兵馬錢糧軍需兵

五

仗設總理三部侍郎此從來未有之官也海運
米粟山積盈甲等件萬千朽爛虛耗物力新編
盡為隱諱併新設之官與迷馬一人創筆捕影
者皆然草野之間附黨劇于 廟戰矣
一遼事起言路封章多為熊王爭戰守及廣寧失
後為經撫爭罪案自今觀之孰執孰守至其罪
狀已正于西曹贅談不必盡述

一庚申已後多紀余之奏疏似覺其煩然所紀皆
切要事也先儒胡致堂有云義不當隱者聖人
猶自序其績知我罪我其亦聽之然余署部有

一百五疏百存其一撫東總理經邊亦存什中之三四家貧乏剝削之資摘畧而非全疏也

連東為

本朝疆域其山川閭隘險阻及外夷往來聊紀崖畧以備開卷參閱

一敘事必遡原所始如孽之先播毒于前代其後自相戕滅倭寇盛衰易為典故余著其始事于篇端

一敘事必首編年如纂錄戊午以暨丁卯十年間邊事明註年月歷歷可按其或以後事註前則

為旁註另註某年月

章

三朝邊事實錄雜引凡例終

三朝遼事實錄總畧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輝葛父毅蘭

遼東

中國之通遼東止山海關一路遼地蓋為貢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暨無閭之地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戰國屬燕秦以幽州為遼西郡營州為遼東郡漢武帝拓朝鮮地并轄遼東屬邑置四郡隋初為高句麗所據唐征高麗復其地置蓋遼二州五代曰東京金曰遼陽國初改為遼東都指揮使司領衛二十五所十一關

二營堡一百七十一永樂七年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開闢即遼舊龍府戰國為濊貊地漢為夫餘國屬玄菟郡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虜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今則河東西皆陷僅存一隅此一隅之地又係朵顏受款之後在晉當關時收復發兵分守為巖關之障蔽繼之者修遠功驚捷代而未有一矢之加遼日事興築而大度之後釁禍無已遼思往事可勝長嘯耶

遼東諸夷

遼地東起鴨綠江西抵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起旅順海口北抵開原境外一千七十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境外有虜酋土蠻等部落住牧東北有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有朵顏福餘泰寧三衛自泰寧抵喜峯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迤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三衛俱立節度使虜中酋首以百計子孫部落以數十萬計其前代者為賴蟒等直寧遠者為撻兒拱兒等直廣寧者為小歹青以兒鄧黃台吉等折而西北則虎墩

兔愁為虜王而東西部皆屬之北則暖赤伯言他不龍等折而東北則卜言顧等又折而東則秋花等鎮安廣寧之關為西虜歹青虎墩兔愁秋花黃台吉拱兒等營錦義之關為小歹青營此河西三面虜也三岔河而東則額伯革等打大成等直海州西李兒敗伯言等直遼瀋西暖兒宰賽等直開原西北則恍惚大等東北則北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關鐵之關為暖兒宰賽等營撫順至寬奠一帶東南俱近海此河東三面虜也今虎墩虎愁而從宣雲邊外則虎酋舊地為諸虜之營窟而遼境諸夷皆為奴酋

新縣屬矣

建州等衛分處女直諸餘集而奴酋所居建州老營地即中國歲取參松處其地北屏長白山隔朝鮮東瀕烏龍西附我撫清寬綏等處以寧公塔寨為巢以五嶺喜昌石門馬多兒本其夾山兀鷲等關為要害顧稱險阻然屢叛屢平陽張為邊患不旋踵而滅其地袤廣不過千里僅抵我中國一大郡奈之何邊臣失策竟至西虜合併各邊被其騷擾不止為一隅之寇矣

虜之在西北者又撥罕兒即老王子土蠻哈係元後大都落在山後地名阿力素等處住牧離遼陽遠外三百餘里撥罕兒小部落在山前廣寧遠外青山住牧離遼一百餘里河東市口于南北兩關間原慶雲等處河西市口于廣寧國山義州大康堡等處

三岔河

按三岔河當全遼遼中之所為東西咽喉其上游為遼河分為三水俱出建州界內逶迤潛洄歷黃泥窪合而為一南行百餘里為三岔河又一百八十二里而歸于大海當洪武辛亥以渡海定遼之故附山東

而山東之餉遼者必取道海上由三岔河入路河以遼廣寬之二十里鎮此河為全鎮要害原不從今日始境外一帶向係款花諸部住牧之所搶掠不一最為衝繁自河東沒而盈盈一衣帶水且為今日華夷之界限矣河距廣寧百八十里而遼中門為西寧西平西興鎮武平洋等堡地勢卑濶陰雨積潦每成泥淖黃泥窪一帶入夏水淺易涉向以虎愁先諸酋為在昔所撫款朝効力協宗與奴阻隔今虎酋遠徙奴合西虜為一家既渙之虞豈易再合悠悠此河浮焉可渡三岔失其天險矣

南北關

海西建東處遼之東名為東夷海西者南關北關也建東者建州即奴酋今地也嘉隆間有王忠者為塔山前衛英酋部衆強或兄建州海西毛牌等一百八十二衛二十所五十六站皆畏其兵威于是悉得國初所賜東夷一千四百九十八勅因創寨于關原靖安堡廣順關外住牧以便互市入貢即開原所謂南關也當是時東夷酋首之黠者謀其部下無一人敢為內地志自忠死無子其姪王台不能輯和部衆遂各自為強勅書亦皆分散建州三衛四百九十

九道為建州夷勒勒把督玉果頭等分鎮今併歸

奴酋矣塔魯木衛夷酋授哈得勒勒三百道建寨于

開原東北鎮北關外位牧即所謂北關蓋金台失

白羊骨之祖也後兩關構怨南關為建州所據而北

關實為之驅北關不得南關之勒勒而仇建州不

可解楊錫三路出師奴使人誘金台約講和勿助

中國二酋云我金台白屢受國恩若有別心天地不

容金台又與虎酋締結虎酋在諸酋中特稱雄長藉

其聲勢為奴所忌奴以卑詞厚賄聯絡諸夷垂涎遠

瀋然未敢即發難者以北關東隣奴地西接新花寨

援諸酋隔斷夷虜之路畏金台之襲其後也奴攻開

原北關先期密報推官鄭之范不惟不信且報管之

御史陳王庭請宣諭獎賞二酋令多集兵馬札營

開原境上倘奴入犯或徑搶奴寨或共力禦防兵部

通置不若疏云北關始欲從征何乃臨敵畏約又疏

云北關蒙我保護而臨敵違約與御史題疏絕不相

蒙史屬夷之心而寡多助之勢萬歷四十七年八月

二十一日奴酋倂縱我師擁眾數萬騎直抵北關北

關原有二城金台失白羊骨分兵據守賊攻寨蒙以

牛皮用蔽矢石自寅訖午金台失寨隨自焚隨攻白

羊骨寨降之北關並覆老幼被擄挑壯丁九千餘名
分隸郡下八將剪平日之忌違薦食之謀違濫之心
于是決矣

王者守在四夷四夷不守而中國之藩籬壞矣
北關雖夷種乎而篤志殉義効死勿去紀此以表
其忠

按海西南關王台最忠順惜子孫無良以關牆引
寇北關怨毒日深遂快心于王台子若孫自相屠
割而奴酋袖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奴酋之黠
也今撫夷副總兵三世忠為南關裔朝廷用之

以勒四夷又給事中姚宗文奉命閱邊因訪金
白部落聞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男得乃
刺為奴寨而得乃弟二女長遠不他娶虜酋腦毛
大孫桑河兒寨次中根兒娶虎墩克慈會虎酋挾
賞密文達謀虜營特給二女四千金示優恤以康
其意因所達非人提許休養給謀緣此掛議虜賞
關端使成位例新生要索經畧王在晉力持革其
前實于是給諫之議論始息矣

山海關

山海古幽燕地星分尾箕在折水之次東三十里至

遼廣甯前屯衛中前所南十里至海北八十里至義院口關西九十里至撫寧縣北延袤之大縣也東踰關七里為關前瞭望地餘悉屬遼西南北三方雖山溪沙磧共一市一廛多為撫寧民賦地衛屯牧所散落僅十之一耳去關城六里為角山雙拳峰向宛如角立脈自居庸古北喜峰諸山東逶迤延亘千餘里俱鱗次設關陞障朵顏諸夷部聳峙而海而長城枕之控 畿甸界遼藩角山之北直抵沙漠層巒彌望邈不可窮矣相厥山川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臨榆山麓海濱不盈一視

扼而塞之為功匪易漢唐諸代建都陝洛據為荒遐有宋中葉委諸胡部凌夷之甚無復界限我朝掃遼胡元兩都定鼎即設衛建關以立中外之際關即衛城之東門為國朝徐武甯所建為朝鮮女直諸夷入貢及通遼商賈所由關法稽文憑驗年貌出入禁遼卒通逃并商貨非法者城周八里一百三十七步四尺高四丈一尺土築磚包其外承平日久土石剝落山海之人第知防朵顏諸部不知防建酋也至是而京東鎖鑰以為第一重門限城單薄而非可守人不能備列馬不能並馳在晉抵關正值潰兵離

披之後三水門衝成坑塹各堵壕多至缺斜於是築土加擊悉墮磚石整排兵仗壘置戎行居之以鋪嚴之以概百雉增高四隅崇峙流民集而結城外之遼廣商路通而東日中之貿易夷人載來以市布虜部列帳而守關欺擊既成人心已固山海屹然有金湯之勢焉關外卜築長垣九泥可封函谷祇緣樞輔行邊議築甯遠塞窟窿山而止今窟窿之新邊安在哉

遼海

國初遼遼故屬山東其航海自金州旅順關口南達登州新河水關岸計水程五百五十里而海中島嶼

相望遠可百里近止數十里舟舫停泊有羊場島石碣舊鑄可考先年由登萊轉運濟遼豐歉有無彼此兩利嗣因亡命竄入海島為患設禁始嚴遼遼遂坐困萬歷二十五年以來議從海運餉東征士卒其禁稍弛而旅順復設防海運繫以控扼之難則為運實以為防戊午奴陷清撫復開海運初始者登州道陶朗先也歲運十萬石者東撫李長庚也比長庚轉督餉而在晉代長庚以撫山東則歲加六十萬其數轉加難轉甚至庚寅沒而獨急天津之轉餉餉關甯軍民之令待食子一線之海道餉不繼則關甯之守立隳

危哉壽國者之疎也

建夷

女真古肅慎國在大嶺東北千餘里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唐謂之黑水靺鞨都落南者籍契丹為熟女真在北者不入籍為生女真初孫靺鞨或號渤海後靺鞨臣于遼遼避與宗諱更女真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江水微黑亦名黑龍江白山黑水金所由開國也宋為完顏氏金歸元設開元路改萬戶府五以總攝之國初分為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冠遼其一

東方諸夷之為術所者甚廣而建州頗其在并毛海曰建州女真即今之屬其一曰海西女真則開原南北兩間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

挹婁夷來歸直落山塔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海西女真始入寇屢勾建州劉統正德間統孔等為亂阻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捕殺叛夷猛克修貢誣賜金幣大帽其後王台益強能得農居開原東

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屬南關其遠加奴仰奴奴居御寨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屬北關開原孤懸扼遼省背東建州西悅德太二夷常謀窺中國而

台介東西二夷間奸蔽令不得合台最忠順因懸繫祖達黑忒右都督為之長東陸晏然耕牧三十年台有力焉國初女真悉眾來附還其酋長授官爵征

調惟命已建夷與七情相攻殺宣宗遣使招降遂以建州老營地居之名為東建州嘉靖間王果為健州右衛都指揮使賊寇剽掠數犯邊殺傷甚眾誘殺我裨將榮承祖等督府張學顏與總兵李成梁數行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奇萬厯初元侍郎汪道昆聞達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果東鄰兀堂去饒陽二百里方修築十餘口

寬奠堡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營環繞稱修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贖布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饒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跳梁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兀堂制之順遼漢法三年春王

果復糾廣盜逆劉總兵曹蓋厚市夷賞謀果匪首河營糾寨勒精騎馳勦果偽以蟒掛紅甲授哈納脫走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賀凌宣諭台遠與子虎兒罕執達境上檻車獻俘詔磔果加台龍虎將軍秩祿西虜二子並進都督俞事是時王台所轄

將軍秩祿西虜二子並進都督俞事是時王台所轄

將軍秩祿西虜二子並進都督俞事是時王台所轄

將軍秩祿西虜二子並進都督俞事是時王台所轄

將軍秩祿西虜二子並進都督俞事是時王台所轄

將軍秩祿西虜二子並進都督俞事是時王台所轄

東盡及兀判等江南盡添河建州北盡二奴延素
幾千里內屬保養甚盛王果阮據其子阿台潛倚虎
兒軍朝議方懸議會還加奴仰加奴強盛欺王台
老與虎兒罕仇殺果于阿台亦恐王台父子轉送其
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還仰句北虜數掠孤山鐵
龍李成梁乃勒兵出塞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
九始仰還二奴父都督視孔某一名為台叔王忠所
殺奪首勒并李初寨及台以女妻仰加奴那翼之
已加奴等結婚西虜哈屯慌忽太潛為嚮導勢新張
日伺隙修怨台子虎罕兒好殘殺那翼虎兒于白虎

赤先後叛歸加奴因盡奪李勒諸寨調兀利江上更
與虎罕構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還把吉把太
可五寨屬台他如灰扒兀判及建州莫不受鈴束南
關勢漸盛台竟以憂憤死上嘉台忠賜諭祭采
祭台有子四長虎兒罕次三馬虎次康古睦次猛骨
李羅而三馬虎罕段康古睦台好生子爭分父業為
虎兒罕目攝亡抵還加奴以女妻之猛骨李羅母溫
姐又北關二虜妹也因與虎兒罕借兵黃台吉復季
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貴陰收白虎亦等自益已虎
兒罕段則南關勢愈孤兵萬歷十一年阿台糾眾大

舉深入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威梁乃勒兵從撫
順王剛台出寨百餘里直搗古勒寨用火攻射阿台
元連破阿海寨錄海海毛憐衛美位牧莽子寨與阿
台潛惡亦集選也是役得二千二百二十二級論功
陞唐果子孫唐遠東夷震懾時還仰與白虎亦益借
西虜煽免恍惚大等騎萬餘騎猛骨李羅并虎兒罕
子列商日尋于關總督周諫因念列商弱猛骨李羅
嗣立眾未附請加初彈壓還仰二奴東水堅復糾
廣攻猛骨李羅大掠把吉諸寨巡撫李松密與李成
梁計伏兵中圍城去關原四十里新還加奴仰加奴

及白虎亦還子兀孫李羅仰子哈兒哈麻驍馬搜聞
賜爵有差自是海西警服台子孫恩肩可數年還遣
孽川寨仰還孽那林李羅日夜圍報父還西虜以兒
鄧侵掠都夷及列商數入威遠靖安堡而那林李羅
尤狂諍挾索貢款如二奴時萬歷十五年那林李羅
引西虜悅德太等攻把太寨我兵往援是時王台孽
子康古睦而奔還加奴者乘虎兒罕段即來歸已併
妻其父妻溫姐分海西業與猛骨李羅并商鼎立至
是以仇虎兒罕故甘心列商為北關內應因約列商
叛夷阿台十花共攻列商擄貨畜而猛骨李羅以母

溫祖故亦助康古陸軒收少商妻端謀誘殺開原兵
備王城乃機參將李崇召等勒兵執溫祖康古陸已
念我溫祖則猛商規釋之止囚康古陸需命而猛
骨李羅竟為北關誘脅從前失攻少商固自焚其
巢往十八寨并初溫祖去巡撫顧養廉奉率猛骨李
羅數萬勦賊玩寇釀亂遠問科臣彭國光為賊不平
以失事推諉論養廉上欲置于理閣臣疏曰先年
開原地方屬夷王果為患賴海西王台台擒獲王果
獻俘閣下達曉始安及王台既死王果之子連結
仰逞二奴為父報仇于是李成梁提兵出塞擒殺王

果之子後仰逞二奴見王台二子微弱欲行傷害李
成梁又擒殺仰逞二奴然則海西諸夷順即當撫叛
即當勦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違咎主勦之非
以血戰之功為妄以報國之忠為欺則邊將縻心
解體為害豈淺淺哉伏望皇上特賜體察寬王城
不死往事尤為妥當伏候裁奪次年李成梁從威遠
堡出塞卜寨棄其師入那林李羅壁成梁縱兵直搗
砲擊城裂二酋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二酋
不誅班師還開原釋康古陸使和少商王台子孫皆
全少商許建州奴兒哈赤婚內侍中國而外以姻

重寢北國謀令少商以叔事康酋以祖母事溫祖刑
牲盟遂為均兩關初蓋自永樂家哈海西為夷勒
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接勒驗馬入貢兩
關首領之視強弱上下先是逞仰二奴父強則北關
多及王台強則南關多至七百道北關以四百九
一今無論強弱與之平南關以五百北關以四百九
十九差縮其一存右南關意諸酋並羅拜服亡何康
古陸死威不救恩將顯為溫祖猛骨李羅無負國
又亡何溫祖以乳裔亦死兵備成避國令北關卜寨
那林李羅南關猛骨李羅少商面相結釋憾是時竟

十七年建州吳酋奴兒哈赤亦以姻少商先入貢且以
新板夷克五十亡陞賞加都督秩以此逆雄長諸夷
奴終姓建州奴部也先是年遠將阿台英其業
祖斗場父失並從征為滿道塔失阿台婿
也戰場擒死因兵火死于阿台城下奴方十五六歲
許元成梁妻之且虜各家初事無所屬悉以屬奴
奴雖得王果執人多不服乃結婚北關以資其勢
勢新強事中國頗恭謹後稍驕食獺海色犬諸酋
及與少商爭張海因約哈爾兵起二年少商死先是
卜寨亦以女許少商那林李羅妻則少商姊也少商

如酒好殺衆稍載乃商往小寨受室同過視衆中望
 耶川二酋陰令部夷擒恩哈喇爾達今屬察哈爾美指
 揮子直志即乃商弟哥把太當時逃奔內地正為避
 北關之難事在十九年正月時
 方歸天兄列亦為上寨所據取索之再三不與轉聞
 願為代索亦不與於是奴與北關絕二十二年那林
 李羅卜寨入剿西虜軍賽凌先悅德泰及東美灰拔
 兀堂與猛骨李羅等十餘營兵七八歲同擒奴首以
 兵進之于隘上寨馬賊被殺奴勢大振北關請卜寨
 尸奴兒哈亦制其半歸之北關建州遂為不可解之
 仇而東夷諸酋亦稍納背北關向建州矣乃北關耶
 林李羅雖心不已仍欲謀南關遠勒二十六七年
 間屢以兵使猛骨李羅猛骨李羅迫乃結婚建州以
 求援于是奴兒哈亦乘機擄猛骨李羅殺之而收其
 勒三百六十三道是據南關者建州而驅南關者北
 關自建州據南關來奴勢愈強後三年倭陷朝鮮
 中國徵兵奴以保塞功得加龍虎將軍校視王台時
 矣奴勢猖獗聞臣葉由高揭云今日邊疆之事惟建
 夷最為可愛度共事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
 惟邊左最甚昨李化龍告臣謂此首一動勢必不支

二五

十六

遠左將拱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乞
 下廷臣作何計較再行區處奴與海西夷恩刺溫約
 婚使朝鮮陷遼關堡又結西虜雷辰和恩龍江上諸
 夷窺其新疆居民六萬口逼奴穴位種參貂市易漸
 狎李成梁再出鎮後遷故土寨新疆為脫脫二十四
 年八月奴沿清河邊疆截參索價復爭入貢車價語
 狂悖遣文始倉皇請兵而朝鮮亦報奴貢席卷江上
 并圍其塔江夷卜台言急因率所部投北關金台二
 酋匿之修怨仇殺兵科宋一韓乃以棄地陷虜參成
 梁及撫臣趙楫矣尋奴兒哈亦日治兵聲震北關達
 子莽骨犬以萬騎修南關寨已又闖入靖安堡聞那
 林李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又勦騎往撫順聞脅
 驛段中酒入勾西虜軍賽凌先等窺開原遼陽邊吏
 倉皇告急御史熊廷弼按部請添募兵兒寺馬急撫
 北關且收寧遠以揭其交項之奴首導諭減車價入
 貢及還張其哈喇子師前成梁棄地也廷弼疏稱
 其地止一山溝不可堡奈何以一蹶了棄地之局科
 議請釋建州為外懼姑置侵地先許貢以霽東方三
 十九年都覆如科臣言報何奴酋忘其弟述說哈亦
 兵強計殺之復擄兵使兀對諸酋四十一年三月益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五十五
忠貞堂
忠貞堂
忠貞堂

堅南鎮地併列西虜軍緩下兒亥瓜兒兒二十十四
營至裏甲肥清河間以好語始都御史張濤請撫安
等區昨秋日久請奉約新整營寨添補情形上言北
關近且聞二營其一東苗求婚北苗老女復行併猛
卜計北關堅拒不與會東苗塔卜台苗求奔北苗即
許婚老女卜前進謝為別婚東苗乃忿號謂實匪伊
違嫁其一金台夫有女為兄那林李羅收養嫁寧塞
反日頃金苗故殺那苗妻即寧寨之外母寧寨乘隙
挑求老女賸罪老女矢以死守寧苗念相及北苗怨
奴苗賄結請釋二憾無養難東建也奴苗遣使于骨
里怨不肯漢額往明收折奈者宜撤請質子聽朝
議進止其北關匪如塔卜台立勒發完聚當永討遠
惡時濤甚傷其功未幾奴首度我弛備即嚴兵圍燒
金台十九寨總督薛三才疏爭往事失策若非開再
折入奴東方受滋大四十二年奴蓋勾西虜圖北關
而燒兇東機拔老女北關顧與燒兇子締姻奴狙詐
自善每發兵以圍獵為名不知所向已復整前能明
地參謀薛國用力主驅逐查勘符前四堡及白剎街
柳子二堡共立碑六大書各字碑陰明年永不致越
種而矣盜殺陽馬即殺碑下以示恭謹四十三年北

遼事實錄總畧終

關白半骨克以老女與燒兇子締谷兒大婚開原遣
諭不聽奴首發兵三萬屯南關氛甚惡在事率為寒
心而都御史潘綬中通官藉大成之魔為奴所惑隨
成大患奴遂驍驍不可制矣

三廟遯事實錄卷之一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必稱葛父較蘭

明

宗顯皇帝

元萬曆四十六年遯事起

四月十五日大兒哈赤計襲撫順得令部夷赴市潛以精兵踵後突就遊擊李永芳城遂陷永芳降奴去籍雙為夷與奴婦相百惟調度因以漢字傳檄清河骨併北關巡撫李維翰趙總兵張承胤應援二十一奴見我師暫遯誘之前到總兵顧廷相馬中矢易

騎追逐隱伏中承胤俱受困令發火炮火從後焚我軍辟易賊乘勢衝突承胤廷相遊擊梁汝貴與一軍皆歿○賊謀犯清河調邊兵七千以大同總兵劉孔胤統之胤兵在路搶掠烽火連長安城門盡開胤兵徐定先分發遊擊張師領兵赴援軍援各營甫集河面虎驟赴東呵喝粉花亦屯鎮靜邊外○上特起遯東舊巡撫楊鎬為兵部侍郎往經卷○詔總督侍郎汪可受先出關李維翰駐遯陽保定撫臣駐易州御史陳玉庭代楊一桂巡接遯東以廢將李如柏總遯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

聽用遯報不至者三晝夜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

亦如血○開原以西虜窺藩懿諸城朝議懸發幣

金漆餉百萬僅以十萬與之謀報奴酋退舍三十里

虜二萬餘入瀋陽○詔新奴酋首級予千金職世襲

○汪可受稱夷虜更番疲我徵調未集請練土著人

自為守邊諸生暫停試各偏義援有功得破格賜科

名并亟通登萊海運濟餉○兵部引征倭征播例調

兵十萬度需餉三百萬請帑不允發

閏四月大兒哈赤漢人張儒紳等乘其不備自稱建

州國汗備選七宗惱恨呈按院陳王庭曰云先年李

成梁李如松父子無故殺我祖父教場奪我土地一

恨又差部趙國瑞界上殺我人搶馬匹二恨私自過

界盜斫粮草三恨求塔止間賴我親事四恨又將大

兵五百名助北關交戰五恨縱放遯民脫地盜去參

種六恨我與止間朝鮮同為藩臣他辱我薄七恨故

因動發兵馬叛搶是實張儒紳等係東廠差役奴酋

藉以行間言官糾虛受通夷事中格○滿酋寇馬谷

石塘路遊擊朱萬良部之○御史李微儀請遯治李

維翰

五月兵部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調兵○督杜松

劉挺出關給太僕寺金六萬兩市戰馬○十九日奴
酋晚來尅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西虜乃蠻抄花等
犯長勇堡

六月發馬價六萬付照磨萬有手往宣大買馬○經
署陽鎮兼程受事抵山海請託近徵調本兵請發餉
二十萬解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以四萬徵兵萬人延
寧廿四以八萬徵兵六千并摘調薊鎮臺兵○時奴
兵日盛每與八子登山密謀計定猝發疾如風雨兼
典寧援合衆近十萬且礮木料于烏龍江督匠造
船水陸告警○上命借大工馬價各五十萬濟邊

餉嚴飭各將防禦○西虜乃蠻抄花等處又糾衆使
犯天勢文江分兵應援

七月御史張銓言奴之山川險易諸將未諳深入保
無抄犯番薩胸河之戰是將不返奈何輕言今宜就
近招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國厚撫北關以堅其敵若
加賦運下騷動天下恐憂不止奴者餘又言李如楨
杜松劉璉以宿將並起勢不相下必背成揚鑣使之
約束張承胤不量而進喪師辱國死何足賤梁汝貴
頗延相突圍而出見天主將臨陣而死宜加優恤若
李維翰總不違法亦當視職以為失事之戒○賜死

陷清

事張承胤檢加祭二壇相名旌忠顯廷相梁汝貴併
恤張銓又論承胤不宜予恤○李維翰革職為民
○賜楊鶴劄飭諭諸邊時議謂鑄工于頗庸掄歐朱
堪任事○增設遼東巡撫周永春○朝鮮美州鎮制
使以奴入犯遽東謀來告○二十二日奴從鶴骨關
入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拒宗以火器殺賊千餘賊退
而復合援遼遊擊張旆戰死賊冒板挖壘城東北角
墮臺尸上城儲賢見李永芳招降大罵盡焚衙宇及
妻孥顧典戰于城上力屈死之遼陽應調營兵五百
併盡止打柴軍二十餘名從北門遁出清河三里之

城高山四擁北控寬奠南枕遼陽左近瀋陽右近鞍
陽皆相去百里中有小路抵撫順清河既陷我失險
阻城中僅五百餘家奴將丁壯盡驅北行老幼慘慘
踐其城自三公王孤山並遭焚燬寬奠望風驚遁矣
○楊鶴聞清河已失單騎赴河東斬千總陳大道等
議徙寬奠子女于遼陽奴分兵寇輯陽參將賀世賢
率衆營壘斬首百五十四連王清河奴兵方擬進攻
遼陽聞世賢勝遂整兵北遁世賢回援陽居民盡被
守城兵趕出人烟四寂世賢子樹青中將一二避者
斬首戮令回至空城惟馬兵護持步兵皆散○李如

柘固清河告急。自連陽領兵採獲。聞賊臨。不遠。連擊。要上郭自瀋陽。江萬。仍自寬。莫俱。未獲。○叔首復從。撫順入。李如柏。馳瀋陽。通賊。數千騎。拒却之。斬七十。六級。○乃變受。北虜。漸解散。○以麻承恩。為援。連剴。總兵。專管。東夷。事。李光榮。為廣寧。總兵。專管。西夷。事。九月。麻承恩。逗留。不遵。連陽。遣之。以副將。麻若代。領其事。李如柏。戴罪。立功。○叔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撫順。遊擊。胡威。翼。劉死尸。報功。經。累。擒。至。連陽。斬之。○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為。甚。及。蚩尤。旗。象。主。兵。星。隕。地震。報。相。踵。海州。遙見。白氣。軍。城。上。白虹。貫。日。

五

五

多。著。事。左。都。懸。缺。多。年。三。科。無。官。四。科。無。印。抄。全。之。規。盡。廢。封。駁。之。任。久。虛。掌。道。無。人。侍。班。無。人。巡。城。無。人。外。差。無。釋。負。之。期。兵。于。人。情。何。如。也。十二月。北。關。金。台。失。以。男。得。兒。革。台。州。勤。奴。首。一。案。賜。金。幣。時。御。史。陳。王。庭。知。金。台。失。所。最。賤。賈。韓。為。指。揮。王。世。忠。姑。密。說。艷。以。千。金。金。首。韓。之。遂。有。是。提。○兵。部。郎。董。承。詔。言。唐。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以。無。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連。事。正。多。可。憂。耳。○兵。科。趙。興。邦。言。近。者。賊。入。會。安。上。下。相。蒙。楊。于。渭。款。隱。捏。報。胡。威。甯。附。和。扶。同。有。旨。姑。著。策。勵。

六

紀萬歷四十七年

正月。從。連。遊。擊。佟。國。祚。降。奴。以。父。鶴。年。在。奴。也。本。月。有。催。兵。連。勤。之。旨。大。學。士。方。從。哲。不。能。執。奏。經。累。楊。錦。遂。決。策。于。二。月。出。師。兵。分。四。路。原。任。總。兵。馬。林。率。到。參。遊。都。位。擊。守。備。等。官。麻。若。鄭。國。良。丁。碧。葛。世。鳳。趙。啟。禎。李。世。選。江。萬。春。等。從。靖。安。堡。出。趙。開。鐵。又。令。寶。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監。督。者。關。原。兵。備。倉。事。潘。宗。顏。贊。理。岫。岩。通。判。董。爾。礪。也。山海。總。兵。杜。松。率。參。遊。都。備。禦。等。官。劉。遇。節。柴。國。棟。王。詒。張。大。紀。備。欽。汪。海。龍。楊。汝。達。等。從。撫。順。關。出。趙。瀋。陽。攻。其。

西征之者分遣兵備副使張鑑也連東總兵李如柏率副將參遊都備禦等官賀世賢張應昌李懷忠戴光裕為應魁尤世功余成名李克恭吳貢卿子守志張昌胤等從鴉鵲關出趨清河攻其南監督者分守參議閻為泰贊理者推官鄭之范也總兵劉綎率副遊都守備等官祖天定姚國輔周義江萬化徐九思周翼明等從涼馬仙出趨寬奠攻其東監督者海蓋兵備副使康應乾贊理者同知黃宗周也又朝鮮國王李暉願親到受州授兵令我師進剿以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統領砲投弓箭手共兵一萬聽

七

調隨劉綎馬兵復安營令鎮江都司喬一琦督之四路陳師可勝兵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松協助遼陽根本重地以原任總兵官葉忠遼東都司張承基領兵駐守又以管屯都司王紹勳總管運各路糧草分派既定擬二月二十一日先復出師將師期題奏遼通共聞而奴中調度安排機括周密二十八日杜公從瀋陽起行至午抵撫順星夜曉兵出日馳百餘里進赴二寨前鋒半渡渾河車營五百阻水松象醉呼丁亂搗原任參將龔念遂同諸軍填塞中水為之不流河

平松與衆渡賊以全塞設伏松營聞十餘陣自午至酉被創陷圍中欲周聚山頭衛殺賊從河畔林莽中起復對壘鏖戰良久抵昏松落馬後北泥殺王宣趙夢麟皆力戰而死師大潰賊乘勝合力北迎聞鐵兵馬林子三月朔從總路城進東三岔兒堡出口分為四營突與賊遇備禦不及被賊掩襲都位遂亂實永澄麻岩戰沒潘宗顏董爾礪死之林帶軍萬餘奔據張家樓經墨閑撫失利亟檄清河寬奠二路撤師李如柏如令退舍左次而旋獨寬奠一路去其寨極遠重圍疊嶺懸崖昨徑車騎難行劉將軍縱于二十九

八

日點發領兵守備劉招孫劉應祥劉吉龍劉恩勝馬進忠等至深河下營連攻牛毛馬家寨口寨入三百餘里劉恩勝魁十餘寨劉恩勝新獲甚衆劉恩勝殺死女酋火胡狸金白二首亦報奴酋男酋與犯犯中軍韋都男俱被殺祭偏師深入搗探不遁據援旦飽朔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賊膽中刀胸中矢劉招孫見主將墜馬突入圍中殺賊數十尋尸身被多創並沒于戰場矣是役也原任副將黃鑑參將江萬仞甯鎮參將李永芳留守李希泌延綏遊擊李鳴鳳宋得龍王培楊鈺姚國輔都司吳元先李走培潘龍麟壁江萬化鄭國良祖

天吏誓死焉而奮不顧身以王戰死者汪清龍麻岩
柴國棟張大紀共人也一杜松所統陣亡者千總劉
文中謝大臣羅四維王官紀總松美王家相紅旗官
趙文保李芳馨一趙夢麟所統陣亡者中軍統御旗
鼓羅通原任守備番鎮千總趙夢麟傳元說趙世
胤趙禮斌體元趙升趙熊趙彪把總趙勇趙堂杜同
加趙虎田秀實趙大化一王堂所統陣亡者中軍張
聯輝千總洪印旗鼓宋良卿把總劉維祖內丁千總
馮廷佐鎮國臣賈劍把總方實高文潤紅旗官張文
定郭彥禮新國臣郭尚仁王尚須旗牌官張雄龍應

九

科劉登科劉邦漢一楊欽所統陣亡者千總楊英把
總王汝舟柴志高孫夢芳王應科紅旗官李正陳虎
趙傳英白宗益王樂劉聚良廖尚賢一王詒所統陣
亡者中軍金復初千總劉弼齊進忠王象熊李錦重
升一江萬仞所統陣亡者千總張虎把總劉秋紅旗
把總王月王棟陳國旺江亮一李希泌所領陣亡者
千總李國良徐應文王卿把總王國光樊志道李標
李應魁劉全洪良機葛星章金子清周武德一天津
都司李為據所統陣亡者中軍施鳳翔千總王和英
朱忠督陣把總馬永壽一援遼總英官秉忠攝隨杜

鎮守出征官陣亡者把總張萬教談順德一遼陽張
勝兵原據隨杜鎮守陣亡者千總彭守祖把總陳萬
善休守威何一魁百總紅旗王友功等八名一瀋陽
遊擊楊世爵所領陣亡者千總高如斗一分巡道義
兵千總熊錦所領陣亡者督陣旗牌官高顯祖劉合
功郭承宗鎮鎮遠張有名黃加武劉夢麟李先實百
總王維孝一石營遊擊劉遇節所統陣亡者中軍王
廷用千總劉恩澤把總蔣守道李良棟王庭柱一車
營龔念遂所統陣亡者千總張天祚顏天祐王弘化
把總雷應龍丘起鳳劉友才子景柱楊朝武任運旺

十

一李永芳所統陣亡者中軍陳盡忠把總梁忠氏一
柴國棟所統陣亡者中軍崔成千總孫大江把總陳
忠孝馬曉一張大紀所統陣亡者千總高科把總張
繼科一貫紅旗官劉天熊一汪海龍所統陣亡者中
軍趙周賢千總王雄賢把總張大化東國輔汪宗弘
一馬林所統陣亡者守備馬熱千總楊一科李鶴祁
輝塔李日望張柱把總江應聘陳國王天台啞汗兒
李承恩姪馬灼子馬燭且力大海代割人什物楊登
科李凱樂王懷智劉南胤王效忠守備管坐營朱邦
孝登國輝千總杜福王國印把總齊和猛克虎魏恩

賢庫承恩尚志雄王應乾畢東德又據林男生員馬
煒奏報林長子百戶燃及祁煌等十一人皆死于戰
一跟隨開原道陣亡者中軍董引招降官管鳴官伊
潘聘執旗官康民望丁繼威答應官能惟英應襲李
漸茂王納薦經累督陣紅旗原任守備郭之翰監軍
察院督陣指揮劉興周一麻岩所統陣亡者中軍周
大威千總程康王仲賢冷載棠麻實麻進忠魏相把
總打代趙仲泰臬介哈監代李尚仁督陣應襲曹東
忠萬人英胡國弼周大受李天復孫冲良伯官免糧
流官褚道宗王溥梁世勳李應杰一郭國良所統陣

十一

亡者中軍趙廷蘭把總姚守冠曹文烈趙奎丁碧所
統陣亡者中軍祝世泰千總益祿丁堂紅旗官魏國
勳原任守備江萬泰黃煥千總陳王王學雄把總常
因泰何印王增陳一元一實永澄所統陣亡者中軍
李陣積千總刁國瑞把總康世泰一趙啟碩所統陣
亡者中軍胡邦奇千總閻有功鄭國忠高良王把總
趙鎮李之中宋萬與陸進忠一陸應選所統陣亡者
中軍趙祚一劉殿所統陣亡者守備劉元劉招孫劉
應祥李士王千總馬進忠劉吉龍吳志文把總劉中
二劉思勝王光遠劉尚易廷諫指圖泰百戶胡卿總

旗田見龍魯朝卿一姚國輔所統陣亡者中軍龔子
明千總張應豹徐國田楊連張成把總張登雲凌應
舉獲勝勝宗憲張得皋程東貴張大勝杜大和徐國
貞哨官吳大憲等一十四員掌號官陳孝一浙兵守
備周聖明與中軍周三賜郭繼千總洪大亮沈作明
上南唐汝賢葉文通楊國渭王五金俱陣亡一祖天
定所統陣亡者中軍喬一熊千總趙東忠劉魁夏時
王捕盜劉鎮連把總丘惟屏百戶張明遠一魏陽守
備徐九忠同把總李茂先俱陣亡一江萬化所統陣
亡者男千總江應聘中軍董孟泰千總王尚忠姜良

十二

相把總史一元劉煥劉朝貴金國棟一番一琦所統
陣亡者中軍金文麒千把總侯惟屏龐養德馬應瑞
以上各路除麗兵外主客出塞官兵共八萬八十五
百五十餘員名陣亡道鎮副協參遊都司通判守備
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三百一十餘員名并印信一顆
陣亡軍下共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名陣亡馬驛駝
共二萬八千六百餘匹頭隻今陣回見在并招集官
軍共四萬二千三百六十餘員名
朝鮮國王李熙奏稱小邦挑選軍兵一萬三千餘名
擺渡鴨綠江分作三營會同喬遊擊從劉都督大營

兵馬當先虜敵驟至劉番兩軍抵敵不住本國兩元
帥登山扎營賊鋒甚盛東勢掩遠左營將金應河奮
勇對賊依傍柳樹踞胡床取弓遠射發必穿楊應弦
而倒當有一賊從後閃入鎗刺應河腰脇搗發矢不
絕斃後投弓乃已賊悉衆合圍番遊擊自縊林間我
兵報解投危屋而死本國左右兩營盡覆姜弘立金
景瑞身爲元帥被賊牢監小邦二百年來獎飾名節
一朝汚蟻殆無倫理除令有司將其善孥監固待加
採訪從實科處外爲念賊兇益熾小邦危急懇乞
聖明亟圖守禦以保藩籬等因

十三

按三路覆軍殺將千古無此敗餉死難者若中軍
千把總旗牌等官全查即報悉盡戰書名以志死
事然姓名不存者多矣此一時也監軍猶敢以陣
亡職名報故得報抄錄嗣後功令益嚴敗多隱
諱沙場之鬼甯無夜號余爲經畧秋祭從前陣沒
文武官員分廠設位排列不可勝紀慘不忍視嗚
呼連禍之烈一至於此哉
先是劉繼出師日五星間于衆方杜松垂發牙旗
折爲二又大清堡軍庫焚夷器盡燬白氣竟天三
臣知爲敗徵

山東巡撫李長庚陞戶部侍郎督運餉○十八日司
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風雷晝晦黃塵四塞赤光
射天兩長安坊樓爲折其占四夷來侵○命總督江
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墩乘機挾賞中餉蒞品防禦
○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甘肅巡撫祁允宗爲兵部左
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瑞以職方主事充贊畫○
御史楊鵬萬前御史熊廷弼結練違事以所刊疏稿
粘揭進呈上遂召廷弼以大理丞五馳渡違宣慰
軍兵○本兵黃嘉善同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帑
允發四十萬募戰士○廷議謂李如柏納奴姪女爲

十四

妾生子逗遛獨全不堪大將違撫周永春請李如柏
代之給事中李奇珍謂李氏跋扈土人擁戴恐爲唐
季藩鎮之漸御史楊鶴請令在朝諸臣保如柏而後
可用上竟達如柏往如柏候勅楊鶴戴罪視事○
趙宣鎮總兵劉孔胤就道出關應援○給事中姚宗
文疏稱保定山東擁護家園集兵轉餉此爲咽喉鎮
撫固難經營不易宜亟推才望撫臣才識敏練者刻
期赴任以保金湯時江西布政王在晉兩經廷舉
車異擢爲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三月主事夏嘉遇奏方從哲受賄寬李維翰兵兵科

趙興邦為北不報吳亮嗣張廷登房壯麗勅嘉遇馬
○奴達奸細探三岔破聯紅陰圖金首寨以零騎窺
潘陽清河等堡入詐令郭夷降金台失為內應宰暖
諸酋並廿奴賄暖克伺襲沿河駐故○上命中使薦
陣亡將士卹故帥劉縱家屬及墾死事諸臣廟食京
師

四月望後宣武門外響關至東玉河水盡亦正陽門
尤甚○御史唐世濟劾方從哲尸位誤國○戎政尚
書薛三才卒○虎墩擁衆數萬臨廣甯邊○宣鎮營
兵鼓噪不赴調遂治總兵劉孔胤

十五

五月開原兵備韓原善領銀七萬四千兩招募兵馬
○奴酋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都衆萬餘于撫順
關外築城修寨并添清河路柵濠二十九日深入撫
順以偏師躡鐵嶺撫安堡李如楨方與經督講禮爭
抗未暇籌兵○朝鮮咨報奴酋僭號後金國汗建元
天命指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詞甚侮越○遼東
贊畫劉國鐸稱李如楨雄才大畧令其坐鎮遼陽以
樹威望而印文無破格語當以知楨為鎮虜將軍賀
世賢為征夷將軍

六月十五日奴酋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

開原總兵馬林等才引衆出防孤城立下西虜通市
慶雲堡亦結聚虎子河十九日以三萬衆圍鎮西堡
潘陽鐵嶺奔潰

先是備禦羅萬言高價易市馬東援赴署開原兵
備事推官鄭之范處領草豆並無升束馬食藁杆
一日而倒死二百四十九匹把總朱夢祥到開原
領錢糧一月不給各軍衣物盡變馬倒人逃離城
草茂之處起青餒養馬匹賊至猝不及救鄭之范
登城扼守賊箭飛集梯高數丈自卯至己攻衝三
陣丁壯奔避之范被傷下城乘馬帶五十餘人走

十六

出西門同備禦何懋官往南行道廳二印遺失賊
遂乘城馬林與遊擊于守志于化龍恭將高貞佐
擊葛世鳳招兵遊擊任國忠安樂州知州張文炳
經歷張奇策三萬衛訓導陳嘉謀中軍孫勇千總
卞萬壽把總主友功郭啓明楊承祖遼海衛指揮
俞承胤李為梁屬中寬等皆死難西兵無統大半
奔竄賊四下焚掠士民男婦不下十萬餘口生逃
者僅約于餘人遠撫馳書錫欲將牛車數十輛載
死尸于城外分別男女埋之無敢往者沿途各堡
居民逃避一空

經舉行至虎皮驛遇平夷營遊擊陳維翰駁載行李衣服戰禍等件又有大銀銀一百五十兩將維翰革處示衆○監軍御史陳王庭泰如積賈世賢均應叢罪聽勘分別議擬開原禦備何懋官三萬衛指揮徐大受當重究正罪擢官鄭之范當在任候勘經撫總督奉候 聖裁分別酌議以重疆場

開原乃貴龍府舊地東隣奴酋西挾抄花軍緩諸苗巢穴近北則金白二酋在焉遼陽所恃以斷隔夷虜之路聯絡北關至為聲援開原失而鐵嶺連瀋岷岷乎殆矣

按三路之敗開鐵之失監軍參疏俱以周永春汪可受為有罪永春逮矣汪可受死于戍而贈官加恩顯議何嘗有公道哉

楊錫疏奏開原失事起于鄭之范貪婪已據多人告發乞勘問以洩公憤復之范逮死獄中

上超擢熊廷弼兵部右侍郎兼食都御史 賜尚方劍代錫經畧○從本兵議達司屬魏成忠往浙江尹嘉賓往山東魏運開往陝西張時雍往河南招兵起泰甯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纘協理戎政○御史張銓按遼○黃嘉善以人言引疾

○二十七日西北白氣冲斗天河占云胡人暗兵來使○簡討丁紹武言遼事屢敗急須用人尤急于經畧而必取之四間豈舉朝皆巾幗乎開原道補韓原善而原善以資望辭今開原已失舊者胡為與之去以一番印推官丁之予武官即親喪不守制文官戴罪立功猶屬寬典違何時也今日准葉將養病明日准葉道臣養病 皇上不行詰問聽諸臣容容各順面情朦朧搪塞如用泥補舟不覆不已矣○三路敗績報至京師震動公卿有潛出其孽外逃者御失楊鶴極言伸正義聲催戰之失有撻拾他事欲逐鶴者

御史牟志夔救之○開原被圍時北關先期密報及寇至出兵二千來援至而城已失○戶部開款令郎邑捐助

七月抄化攻克十方寺堡○左贊善徐光啓使朝鮮宣諭應援○達給事中姚宗文查獲遼兵馬、熊廷弼貶至廣甯

時遼城嚴拘李佟二賊親戚發李永芳墓永芳仇我愈深與奴益加親信益回單借以激即墨之怒而我反用以速李賊之攻人謀不臧宵獨氣運使然哉

山東巡撫王在晉疏陳天下之大患有四隱要有六
內言白蓮蠱惑愚民古來隱憂卒發每乘人之所忽
一發便不可收拾為今時之最可慮

按在晉任內防範消弭靡所不至東人獲免于患
一陞任而蓮妖即發山左騷然先已燭其幾矣
戶科官應震謂開原被攻北關先期發報宜賜
撫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婚虎酋在諸酋中特稱雄
長為奴所忌奴酋以卑詞厚賄聯屬諸酋而虎酋猶
未入其字籠恐日久我不能用虎酋必用之矣
虎酋受晉款而關外靖虎酋為奴用而西邊接科

臣已預慮之矣

奴酋奸細在兩河者竊連斬二十餘人
東撫王在晉題東省運道之咽喉南北水陸之總會
是神京之左腋也登萊瀕海東距倭六百里東南
距朝鮮一千二百里東北直達海蓋遼陽三岔河烏
龍江等處一水盈盈可通舟楫是登萊又左腋之屏
障也真定山陝等處止于防虜南直閭浙等處止于
防倭乃山東則防倭又防虜矣奴酋犯順各省止于
調兵乃山東則調兵又東海遼東矣今天下最稱繁矣
首患被兵之處遼陽之外獨有山東善山東之全力

七

北可以衛神京東可以捍東舟入犯之寇而今竟
如何耶臣甫受事東省細查通省官軍兵馬數目水
營僅存一千八百名近來旨選調一千五百名所
存止三百耳日今議補六百連前亦共存九百耳省
會銜營合南營共見在兵二千七百名今又奉旨
選調二千名所存止七百人耳股肱肘腋之近武衛
單弱神氣不張恐來海外之窺伺長蘆符之嘯聚譬
之人身左臂無力其何以衛腹心臣甚懼焉當事者
以遼陽被兵亟如採焚球焚無如近水明知東省兵
稀不得不借資近地以從其所急彼時遼急而山東

三

猶稍緩也今開原陷矣河東諸城勢如破竹矣遼陽
危于旦夕其去蓋州不遠矣連船盡集于蓋州我之
海運尚覓船于彼處奴乘蓋州見在之船又駕烏龍
江新造之船東風入犯片帆直達即司馬穰苴而在
恐不能率此三百挑殘之卒六百新集之徒與強寇
相持對壘我無披堅執銳之兵彼有摧枯拉朽之勢
登萊之急不與危遼同一轍哉即不然而彼以一旅
之神乘船絕我餉道遼東十數萬之命懸于呼吸彼
時不戰自潰奚待破山海而復徐及京師也臣諱
觀時勢正圖補續而臺臣張至發建議登萊添設道

臣一員選募海兵之善識風勢水勢及上于舟舵者千名更調募浙閩水兵數千名擇南甯之善水戰者統領而以道臣專督操練若身履其地而灼知利害者是臣所敢言者臺臣已更言之矣科臣李奇珍疏稱連鎮萬有餘危楊陽而天津危登萊危淮揚亦危是臣所敢言者科臣亦更言之矣經畧熊足弼慮賊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是臺省所深慮者經畧併慮及之萬明登青萊三郡亢旱十旬萊陽水電三尺貴縣民家生豕有雙頭四耳一身八足之異竊恐封禪薦食亂家踴躍竭度於奔騰

王

之苦支離於頭緒之多人之所惕天意微焉可不先時預備綢繆山左之門戶哉夫募兵先須議餉餉何從處說者以為新餉之當留也以其原為禦奴酋而設也臣念遼師之仰需海運者甚急各府新編欲通融以濟海運未有贏餘而東省饑荒之後庫藏如洗別無堪動銀兩再思本省額餉甲丁等庫錢糧及紅花黃蠟等件或可量折一二年以佐軍興之急無已又有解部奉安香稅向因年荒香客稀少未能充額起解神明香火之餘似當留之本省以充餉兵之費至于解部助工銀兩皆屬可捐當此非常可懼之時

安得急土本以暖軍興重方物而輕疆土又安有香客望泰山而輸稅中涓執年例以求鋪墊者哉臣又念水兵與陸兵不同水兵必操演習熟曉可揚舠渡海衝鋒禦敵若臨期招募必不能遽集亦必不敢嘗試于汪洋巨浸之中招兵之議伏祈速賜允行事乃克濟若仍置之高閣直待事勢危迫而後行臣之言臣能為于可為之日不能為于不可為之日是以果者為孤注由此而窺徐兗以及淮揚河渠之梗漕運之憂南北支離之患豈待問哉

王

原考處俱平原大陸騎兵其長技也烏用造船為哉造船則明思渡海將問路于水濱其情形易測也我發兵以援遼而又運餉于海以瞻援遼之兵餉集則兵不餒兵不餒則防守固而奴不能卒得志于遼右之用兵者師行先謀餉遠其機關又易測也金蓋之東積兵只須奸細一星之火便可了丘山之積登萊之餉集矣只須海中一旅之師便可絕三軍之命中國之人怯而無勇暖而寡謀奴直弄之于股掌之上間原未破而奸細先潛伏于城中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成摧城陷陣之功奴蓋聞智而非徒鬪力也我

之聲力既拙而群策又置之不用事急惟有調兵之一著夫兵可易調耶兵一調而登萊之防守虛矣再調而濟南之武備空矣今又三調以及青州而東省險要之地聞其無人矣我之運官姓名防守倉庫官兵車驢數目奴悉令人偵探然則登萊等處之虛弱聲聞必入奴之耳甯不啓戎心以連挑其入犯哉今毛兒馬汗等二十人臣不敢值信其為奴酋之奸細萬一有華人之降虜者與之同來則我不能識辨不能識辨則不能擒獲內地之情形彼中無不悉知故防夷下之偵探易而防華人之偵探難奴酋之改元

三

建國孰非華人之教括升木今之隱然為我敵國者豈獨女直之遺孽哉故中國之防夷莫先於間謀我以間謀疎而有開原之陷覆轍在前何可泄泄不為早計今以異言異服之人二十成羣且得泛梓南歸如入無人之境則華人之往來執禁之執察之而能使之不通乎謂宜中嚴明旨救遼東都院凡沿海地方船隻下海無容夾帶一人糧船客船回到登萊等處仍嚴行盤詰如有私帶人口本船從重究罪既可以防奸細又可以杜私逃其于海防有裨兵

○山東發標兵二千援遼

臨城

周永春東人也晉興書囑之凡東省所發兵收募下得保全經畧檄取東兵三百往遼陽俱為沙場之骨矣

先是楊錫遠遼撫周永春書云鐵嶺處極北城已空虛李如楨必不能守再有差池瀋陽當不攻自潰速陽愈難保守竊意賊之所利者財物婦女耳如移鐵嶺人戶盡歸瀋陽瀋陽愈見充實移守鐵嶺兵將盡守瀋陽瀋陽自可保全鐵嶺但守留兵以供敵聞傳探賊知之必不攻是不守之守古之人有行之者李光弼是也奴酋有旦夕犯遼陽之信不得不與賀副

六

將族次南移以便應援蓋開原失陷之易以有裏迎外合之人傳言遼陽城中亦有大猾已面語守道急捉此人于是調賀世賢劉虎皮驛李如楨回瀋陽人民四散戍兵見賊即走我兵已奔鐵嶺

七月二十五日奴酋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至辰城陷如晝工間據所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疎一帶堅城相次淪沒矣

賊攻鐵嶺參將丁碧開門迎敵戰沒逃擊兵黃卿貽成名史鳳鳴李克恭備禦何懋官中軍張世祿千總熊鎮劉慎王用中李如楨馬遇施恩陣亡千

總盧孔時手執鐵棍打死十數賊被殺指揮況時
行撫安守使蘇國觀指揮蕭進忠趙世勳楚尚儒
生員孟道重王之屏潘桂鄭之良鄭紹慶李培原
督防判官涂必達俱在城遭害千總陳所聞李天
培與賊戰重傷突圍而出當被殺救獲官生老幼
男婦并開展及各屯避虜人口二萬餘初謂如楨
兄弟鐵嶺人以遺之巨族保遺之巨姓必効死勿
去乃如楨回京而如楨如楨如梓等一百七十六
名皆其弟姪子男或同族姻黨與如楨偕行如楨
所領兵有身家者盡行責放鐵嶺之亡已卜于如

三五

栢回京之日矣

時李如楨設防瀋陽距鐵嶺一百二十餘里賀世
賢在虎皮驛距鐵嶺一百八十餘里世賢同卜向
續等領部兵二千往援路過奴所借西虜兵千餘
賢奮勇頗有新級奴兵之在鐵嶺者多宿酒未醒
軍寨與奴酋爭鐵嶺財物人口相仇殺李如楨割
取奴首級死西夷首級一百六十餘顆報功御史
陳王庭恭李如楨勒馬不進罪在逗遛掩敗為功
罪在欺罔當依律擬辟以為吳儒蒙蔽之成

王在晉報東省大旱疏云東省昔罹大饑人民逃竄

田土拋荒至今未盡復業舊額新編業成里甲賠補
苦不勝言然猶望年豐歲餘借天遭之歲補民力之
拙孰意夏亢陽田間無米民情皇皇向冀秋苗刈
割可需一飽也乃自五月迄今久晴不雨夏日之煎
熬萬榮憔悴秋陽之熾烈品粟焦枯間或微風狂
括飛塵而眯目抑且通宵失燥裂微露以加乾素衣
角帶之官儉被勞瘁地繁而額額之蒼赤一任呼天
日今旱極蟲生幹枯葉萎或報飛蝗食稼或報異颶
摧城花戶背井思逃里長泥門速竄四十三四年之
災復見聞閭閻德萬姓之命難存小民擁門赴告者蜂

三五

湧磨至本省今歲之災所聞不獨在本省而在全遼
登萊青濟之間無不收則海運從何得餉海運無餉則
遼師何以得存所保安危良非細故又念往歲遇荒
議蠲議緩議折今議蠲而新餉且加編兵議緩而軍
興且至急兵議折而海運立需本色本色不繼難筆
金以赴遼陽而饑時不可以為食遼之患特深矣舍
議蠲議緩議折以外別無救民之術誰司芻牧而忍
牛羊之立斃耶當是時也兵經三調北海之武備全
虛天無二鬴東省之人情騷動且帑如懸罄而欲搜
括以招兵地或甌脫而思加編以益稅括船則遠通

淮海獨歷政宮轉餉則火涉波濤時填魚腹籍柔民而遠戍直同斧鑕之在前驅羸馬以從征不啻鞭笞之在後以遠方所未及者而齊首及馬以海內所不能兼者而齊獨兼有焉蓋以山左親遼陽原為唇齒今急唇而先令齒之受病於唇之亡奚堪以三齊視輦轂近在腹心今側肉而不顧心之受痛恐心之疾愈深以如水如火之施有轉熱轉深之苦乃蒼蒼之不憫而且降之割益之疾也恐憂不在強前而在蕭牆之內有非臣之所忍言者矣

三

三十而大半當衝支撐未易十取其二已覺蕭索且於頭派猶然未充合無于州縣民馬相兼揀擇但有馬則有草料有控馬之人則有盤費馬匹草料每匹日給三分計日通算約用銀三百六十兩有奇馬夫盤費每馬三匹用夫一名每天一名給銀三分計日通算約該銀二百兩有奇已將前項馬四百八匹兌買完備印烙造冊運一親自查驗俱各健壯堪以騎用責令委官白鮑等押解于七月十五日起行前赴前運總督衙門查驗轉發施行

八月二日熊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新陣逃避擊劉

遇節生營王捷鐵嶺參將王文鼎文鼎抵任一日城陷非其罪也隨投壇躬祭清撫開鐵元事軍民拜賀世賢以廟教戰○廷弼舉高出胡嘉棟佟卜年等為監軍調各邊勇將勁兵以實遼陽○十三日遼陽鎬○北關報奴酋計搗遼陽盡修朝鮮降卒以防內變○宰賽因鐵嶺陷引兵與奴酋爭關被執○廷弼參李如楨十不堪顧急調李懷信代將

二八

王在晉題奴謀義餉疏臣聞用兵者不攻其所守而攻其所忽強酋蹂躪之後遼左已無堅城矣遼左之命繫於金蓋教倉之積而金蓋教倉之積懸於一線之海道然則有登萊而後有金蓋之粟賊之脾晚金蓋側日以窺登萊久矣今登萊之兵甚寡且以援遼往船隻甚稀且以海運行欲撤載糧之船以防海則海運之糧數必虧欲將防海之船以運糧則海上之沉防誰守今日始議增兵增船猶為緩不及事創疏入未即下部下都猶侍議覆議覆而後招兵兵畏援遼未肯即就恐遼塞情形急於風而金州至登風播半日秋冬或色倭後顧此逆之時倘賊兵至而後借援于遼或撤回援遼之兵以自守即御展風以飛度可幾而及乎今為姑緩之說者曰腥羶習騎水非兵

長技也詎知為龍江造船彼豈至之不用亦豈無人
漢習水戰更聞有江夷慣海者為効命我中華亡命
實繁有徒從古虜騎而侵皆緣南人被擄者思歸軌
為引導今南人之被擄者豈勝數計哉臣又查問技
中道路清河既破之後自有一途可直達金盞彼出
其長技以攻遼而間發偏師以援我我之力既分則
彼之攻益銳登萊二郡為全齊咽喉之地為天津總
會之區為遼左命脈之源登萊少有疎虞則全齊擾
亂而金盞之巢必虛金盞倘有騷動則三軍朽服尚
全遼之地不守臣願 陛下母以金盞為可忽以登

三九

萊為稍可緩也抑臣又有說為金盞之巢發運甚艱
貴同珠王金盞之區收糧甚艱積如泥沙計登萊之
船運而未返者尚有二百六十八隻船歸既緩則發
運必至愆期今不謀金盞之轉餉而第責登萊之發
糧是徒望口吻之飲食而不思胸胃之痞塞也萬一
金盞被兵則此二百六十餘船且為寇籍矣 國家
欲飽全遼必當嚴督車徒陸運而以海運濟之乃為
萬全之策如以為陸行費鉅不求多於陸而求多於
海今歲山東大槩尚安得有餘粒以取足於一勝之
供億耶海況之當增兵海運之當酌議誠乞將巨募

兵處餉前疏一併 勒部酌議其 覆仍 嚴勸遼
東經畧撫臣分撥重兵謹防水陸必由之路預固金
盞積貯之區則餉運無虞而遼兵可資防禦矣奉
旨兵部知道前募兵措餉疏一併議覆

在曾題臣受 命以撫一方民有疾痛而不 上聞
臣之罪也海內盡苦加餉而二東殆有甚焉自四十
三年大饑以後荒年極目白骨盈郊 皇上愴然動
念大發 帑金截留漕米多方拯濟今日僅存殘喘
之民皆 皇上再生之民也活命雖及三年元氣甫
能平復流徙空存版籍田畝未盡闢荒責里甲以微

三

額職通里不勝賠贖人從而按數以加新餉馬廩草
經霜益之水雪其能有起色耶且加餉以為遼也而
齊之受困于遼則無所不至兵行伍為遼而空營藏
為遼而空郵傳之為匹民間之丁壯為遼而空令并
里杜按餉保赤之倉穀亦欲為遼而空虜豈而登萊
之防禦與遼陽同患虜返而登萊之轉運不得與海
內同休天下所共苦之征調東省全受之而不遺天
下所未經之海運東省偏受之而獨苦臣竊謂勞難
獨任苦亦當均東省既為海內擔輓運之勞則各省
當代山東任加餉之說此亦 王道無歧之言經

國臣干之論東民所不能控訴而臣代為之控者也
王在晉題臣奉 上命委以東方安危臣任甚
重臣憂慮甚殷 皇上既委臣以土地必與之以守
土之人必與之以守土聚人之財乃人財兩匱海內
有如東省者耶東省與遼相望陽斜對登萊旅順
至登州止半日之程耳賊如蠅連以及登萊則東省
為隔處之號賊如越遠以窺海道則登萊為襲趙之
井陘當連左之故兵唇齒之邦已受池魚之禍及閭
閻之既陷門庭之寇蓋懷履燕之危臣是以封章屬
讀而按臣陳于廷亦兩疏繼馬臣以為東藩重地

三十一

右拱 神京必朝秦 聞而夕 報可也孰意彌月
尚成築金耶兵法有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
城連兵之敗不伐謀不伐交攻城且不能守是為最
下賊之廣布奸細窺我餉道也謀者矣東西虜之合
併而攻也交成矣謀者交成而不知其所攻危哉計
事之疎也昔鵠岸之役雙無備而吳有功汝清之役
吳有備而雙無功兵之貴於備也尚矣諸葛武侯曰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失之亮麓差之千里覆軍殺
將勢不斯息故有患難 君臣野食而謀之今之所
云野食而謀者安在也如謂賊記虛聲使我之無不

備則虛而為實實而為虛在一轉念間哉何所容其
把握哉臣按登萊之形勢據遼臣陶朗先聞報登萊
各口周環繚繞在內地者約二千里而遙在海中者
約三十里而遼登屬極衝不下五千餘處萊屬極衝
不下三十餘處每處不能派船二隻每船兵不及二
十名未足當往來哨探之用焉能禦大敵乎今遼東
見在兵馬與續調出關者已逾七萬尚望風奔潰寇
至不能為片晷之相持東省之兵原不及各邊之一
二而乃與各邊同調遣也單而益單弱而又弱如屠
火將焚乃先撤水比至燎原不可撲而後望水於西

三十二

江不亦脫乎緩視登萊者大都謂虜不習海不知奴
前近造巨艦繫以長纜餉道一通往東如織揣彼之
意蓋欲投鞭天津問渡江淮非但窺登萊而逼青濟
也宋建炎四年張公裕引大舶擊金人於海此後今
人截江臨海如履平地誰為虜不習舟之說誤乃公
事耶夫奴酋之強較倭遠甚昔年惠倭此中隄防百
倍兵陣嚴密鉤戟森羅設將派兵算無遺策今以沐
府之兵赴調故之令遣下疲軍懦丁無裨於用東省
之危如一髮之懸九鼎可徵望奴酋之終不犯哉
都城有緩急將待援於山東今以東省之孤弱迫無

入援之兵遲無自究之策腹心有忌如手足痿痺之人不能運用惟聽人之加侮而已 皇上不付山東於一擲容臣移咨閩浙撫臣廣東海上善戰水兵打連整厚船隻酌量添設各遊守備等官分布要害官增募陸營勇健兵卒以壯軍威奴酋奸細聞之必消解此北代謀而先戒備之善經也臣見連事張皇陷一城則思調一方之兵馬萬一東省有警不識於何方調遣且臨期調遣何款於事臣請與富事者約女臣之議添兵投將地方安危臣任兵責儻不行臣之言置海防於不講擬重地於不顧異日有不可知之事

三五

臣不敢任其辜臣之所以為東省謀者思過半矣若三諫而不從不得不以 朝廷之地方聽 朝廷之自為計臣力無如之何矣

在晉乞減海運疏云連師待食於海運海運待給於登萊登萊二郡產穀幾何於是又議及沿海州縣乃州縣之沿海者青止四縣濟南一州四縣耳此九州縣產穀又幾何當海運之初開正值年時之豐稔登萊積粟急於易價民間盡發此時但憂無船不憂無粟然而初議歲輸十萬前撫臣李長庚猶慮額憂之今船之難致如初而海運之辦量幾盡兵沿海

州縣行令應納錢糧俱改本色起運人情驚然蓋新舊運餉各屬多不過數千銀一人挈之而趨掣批即可了事今責以千萬鍾之汎海抵海則多方以募舟登舟又守風以泊岸船戶既多便折糧戶又苦賠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間之粟須籍天生地長天地不能生長人力其如之何今歲登州及青濟沿海州縣多苦旱無禾則輸粟之難不獨窮於人力亦窘於天時矣以枵粟之軍控方張之虜餉臣急餉臣亦急餉餉臣願加倍臣亦願加倍斷無秋毫之抵牾致議論之枘鑿但據目前事勢如准船不可多得而造船

三六

於連運人驚震不可得船又轉造於天津往來跋涉每成畫餅則括船於海可不謂難乎餉船開洋海颶不常驚濤靡測深則虞汨淺則虞礁守伺動經旬月生死立判須臾近且慮成心脾晚運途中梗駕船於海可不謂難乎聞鐵既陷開風破胆北人每思南遁南人不敵北渡准商惟恐留船如脫網之魚遑商惟恐被兵如駭弓之鳥商途阻塞招之不至則通商濟運不亦難乎運糧運沙不能朝至而夕收返棹歸來或致此回而彼運姦弁動索折乾以欠作收其或索之不得以收作欠甚而攬水和糠經風曝日欲掣批

交卸不亦難乎有此四難人思退縮且四間無米市糧難招者以米豆多而憂腐爛今以年歲歉而需徵收即仍前以充十萬猶或難之欲加倍望種於東省恐不獨臣以為難即餉臣亦自知其難耳然臣不敢自誤其難督率群屬勉期及額且與遠臣多方區畫以固不孤皇上之任使第願主計者毋局臣以二十萬之數臣亦不敢自限於原議十萬之數銖積寸量臣力量之所能為僕或庶幾以如前議臣不敢自居以為功如力不可勉數不能充亦望裁今歲之歲補將來之益臣督群屬不得不嚴嚴則期於集

三五

事調小民不得不寬寬則可以奏功通融於彼此盈縮之間劑量於人情甘苦之際庶臨期可免捉襟而遇事無虞掣肘矣臣又思餉運長災陸運取必於人海運待命於天人可必而天不可必以可必者為經以不可必者為權勿因陸運多費而違其所安勿因海運偏利而行其所不測水陸並輸亦經權五用久暫可行之法也伏祈 敕部酌議施行

二十一日奴酋倭鐵我師擁眾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收白羊骨寨應時火發北關相繼淹覆老幼被擄執壯丁九千餘名分隸部下八將

上以還數告急起撥督善徐光裕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集練京兵○總督汪可受回籍○命李懷信到期赴遼○熊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朝議瀋陽不可朝棄上諭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過其深入○巡撫周永春以奴酋挾宰賽為質並連緩免諸營持諭帖邀殺抄花虎墩突以利及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 帝金二百萬

奴酋連破開鐵兵益強生擒軍器鑄制燭兒粉花數十營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視遼瀋直几上肉耳

六

部議罪弁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遼諸將多扣餉自肥遼左為甚經畧特新遊擊陳倫以殉國決策守遼陽挑濠築垣借水為防○戶部李汝華請發內帑○周永春題鎮江為朝鮮入貢必經之路又登萊之咽喉金復四衛之門戶也臣前疏有云奴以全力犯遼陽而以二三千奇兵由寬叡超岷岫四衛立潰而海道必絕伏乞 勅部將應添兵將即刻議覆不然鎮江不守而朝鮮夾難自存關缺失南北關亡非殷鑒乎○閩科姚宗文訪金台失有男得力革羈奴酋寨得力革有二女以四千金恤之起

義州而開塞相繼
見前卷市北關下

九月戶部先奉 旨張燁馬堂胡濱丘秉雲潘相徵收分進內帑及解上戶部助大工稅銀暫解戶部一年以充軍餉募兵之用東撫王在晉請留解部稅銀以充調募兵餉凡解監之稅像進內帑糧外省不敢請久之報可

東撫王在晉請罷臨清及六郡包稅云邇來遼事告急 皇上准留稅銀一年并已徵在官未經解監之稅解部應用詎獨司農稍釋橫局抑亦中外共欽明聖臣方章留稅以接濟軍興如飢者得食而忘其

三

哇敢固哇而思廢食哉無奈天降之罰久旱泉枯商塗盡絕漕艘數千沮塞於臨德之間外水蒿師舵工動集數萬人皆矯健猛鸞慣集江湖擄生亡命旗船久泊上食必虧釀成竊劫勢所不免月來河漕二臣監司府縣人人胼胝河濱倉庫獄囚屬之厮役看守巨為憂心惶惶既虞臨海之夷乘虛直搗又虞乘船之寇聚夥成羣盡則籌及調兵轉餉之艱夜則慮及新闢平城之易如坐針氈寢食靡甯夫漕河一線之水船艦橫梗帆樯如織即游鱗不能潛躍安所得商船來往以問賄清之稅哉行商奔跡而微生

賈生費日稀而微行戶被行戶者藉行商以為轉運者也辟之澤竭無魚而取償於網罟其為不得之數可知矧鈔關既抽一倍有司又抽一倍有十羊九牧之繁一虎二皮之苦利微則商自散商散而利益窮以此抽稅如眼底追風空中捉影徒托之想懷而已至於陸郡虛包代餉之稅言之真有不勝流涕者濟南為山左首會繁華宜為六郡之冠巨一入省城但見達門慶閉烟大盡稀敗屋垣頽風雨不蔽鷄豚不入市安問珍奇藁藁未充踴孰餘布粟人懷雲漢之數半入流亡家有米微之風盡悲調達出郊一望百

三

昌委頓滿目枯焦地徧沙黃野無草色據所屬開報斗麥一錢一釐斗豆一錢二分蒿秫糝粟之類比常價增二倍近河布鎮因水原淺涸而賈販不通沿海州縣恐海運留船而商舸久絕貧民食其土之所產土已無毛官司徵及田之所出田俱板瘠本方原無百貨何從得稅所謂包稅者稅之員擔及稅之酒腐飯店草履木杓一切瑣屑之物向雖議減絕未蠲除夫畜焉乘不察鷄豚豈以萬乘而使當墟荷簣之利哉往如癸巳等年海氛甚熾東方所憂者兵耳而未及荒兵猶可支也乙卯等年人類利食東方所憂者

荒耳而未及兵荒猶可拯也今兵荒並集為百年未有之晴而搜括與如蟻並行又百匱難支之際照田以懲額賦逐戶以課人丁如炊骨熬脂不勝痛楚尚可責以無根生葉無皮生毛以斃殘民于杖下哉不詰命而倖征臣有所不敢不罷征而強索臣有所不能若項項于草履木杓之無遺是以王臣而行稅監之事臣有所不屑自權事興而東肩撫按諸臣言之至懇唇吻之幾敝然言稅之有害也而未言稅之無利也言稅之害民也而未言稅之害官也言稅之害政也而未言稅之害國也何謂無利山東十歲

荒

九荒屢經具題蒙恩蠲免或小民逋欠除解部解監外貼司幾何處名徒存有司或借此而科徵實害匪淺竊民皆因此而失業稅之有害而無利也明矣何謂害官府佐輪委管稅如避湯火欲取盈則蠶商民之怨而終不能以及額欲短少則求上官之察而卒不免于譴訐通判柯時遇以違戾行張體嵩以奏論處萬言策以降謫去任諫展以考察罷王蒼朱朝臣以掛議縣州判高權以問罪斥通判崔一龍且因而畢命焉夫人之受官未必輕于受利一經管稅什無一全亦以高少稅補求全無計非多官盡為染

指也即欲染指而臨清鈔關之底簿可查此北過照集重抽何能尅減人雖至急何至以官殉利甚且以身殉利則稅之害官也甚其所謂害及于國者臣請得而竟其說臣嘗讀養生家言元氣足則諸邪不入元氣耗而後疾病乘之耗國之元氣者抽稅之一事也權事興而天下之財皆半歸于大內半歸于稅端稅耗民間膏血陰蝕無餘如人之一身四肢枯槁其腦血壅積處遂釀結腹心之疾於是王居有無盡之藏司農無應急之災海甸極困德之狀邊塞示凋索之形盜賊生窺伺之心夷虜肆憑陵之思

四

國勢之不支全受病于民窮二字而民力之告竭全受病于聚財二字外者悉入則禍胎隱隱殆批其入之根內者不出則錢神洶洶自尋其出之實蓋泉滿必溢水壅必潰活物而死錮之錢將攷其靈怨恥而懼享之神亦售其巧聚無不歎之理窮有必通之時乘兵欲歛徵通而我故其鎗歛之以為忍任其久關久壅而益嚴其扇積之乃成禍何者天之生財止有此數自愛其有餘而又求人之不足則有餘益見其有餘而不足愈憂其不足得于丘民而為足于丘民肯自安於不足哉至於丘民不司其權而致四夷

操其權倖入之禍愈烈悖出之患更危所謂聚財之
為國害者如此 聖心誠能悔悟裁去二十餘年
之病根可保二百五十年之大業滅奴制勝保國安
民必以此為急者矣

疏入久聞忽于除夕得 旨稅留東省餉兵此不
罷之罷 廟號所以稱 神也

延弼奏曰臣至各邊相度賊之出路有四東南為魏
陽南為清河西為撫順北為發河三岔兒間俱當設
重兵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不可少者此險
要之大畧也四路首尾相蔽每路設兵三萬裨將十

四二

五六員分奇正以當一面鎮兵設兵二萬裨將七
員半劉義州半劉鎮江夾鴨綠江而守此聯絡之大
畧也清河撫順三岔兒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常用
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綏林莽險阻可專用川
出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
兵將此兵將之大畧也各路領兵到邊盡地而守小
警自為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挑其精悍者時出以挽
之此坐固而轉蹙之大畧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
必立營酌放糧草兼作退步再設兵二萬駐遼陽以
壯中堅海州設兵一萬以備後勁金復放兵一萬以

杜南使此伍行居守之大畧也 以故南關商指揮

王世忠為遊擊風示四夷此在昔者劉鎮士人不能奪

十月奴達奸細說女裝謀焚海州糧草仍約日截運
餉 大同遊擊焦垣領兵八百援遼至懷安兵夜變

垣繞城進象兵大索守備實承憲單騎行亂兵中諭
之譁始定 經畧總兵兵蔡國柱屯虎皮堡以糧圍

撤回就食 奴酋達其塔好里於斗議和于朝鮮

在昔上異風修省疏內云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

夷之氣如舟船搖族颺風揚沙北夷之氣也今果年
赤地空嗟浮海之槎北海空營更切防夷之警天以

四三

異徵謹告明楊臣等之修備而無兵無餉又懼無民
顧藩之祇不如所自遂矣

發貴州兵援遼巡撫王在晉題青兵盡調僅存四百

彼處如安東海口清洛兩城石舊海口北海塘頭寨

海口幅員寥廓處處皆當險要之津而行伍極虛在

在盡場烽燧之警臣於東兵三調之後悉照戶部近

日題 覆登營標營俱以舊糧召補原缺然虜患陸

梁頻照往歲防倭兵額稍足支撐即青州一處往歲

軍兵七千有奇今豈一千四百人所能分布者臣等
查宋時兵制有沿海水軍馬軍騎射威遠安東水軍

壯武東而道遼海水軍密布如星然自天會五年十二月金石副元帥宗輔狗地青淄敗宋將李晟於淄州六年正月丙戌宗弼破宋鄭安孟軍於青州癸巳克之癸卯闕母克湖州甲寅宋將馬括兵次樂安宗輔擊敗之十二月趙愷執劉豫東土陷於腥羶勢如破竹偽齊衛令冠履倒置諸宋文憫乎有餘悲焉今豈能如宋室之兵制哉則宋未嘗通海道而今且開門以揖盜也夫虜非不能行海者也金人時獵於海島為以漁以畋之區完顏亮自將三十二總管兵由海道徑襲臨安海圍其坦途耳虜亦非但能從陸者

四十一

也金人分道八寇史不勝書兼習騎習舟之勇東西牽制兵再渡河而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張叔夜扼吭而死然則併力以固一隅抽兵以弱諸路豈稱萬全之完策哉臣等添兵之疏再奉明旨無敢多言然臣不言而或以不言竟置之即有觸山之力倒日之誠亦不能驅風逐影以制強苗之死命何不分遼陽之一旅以固遼陽接壤之區而付海岱雄區於一擲也

朝鮮國王奏東賊既陷開鐵旋吞金台專窺遼陽而或慮小邦之掣其後必欲先事蹂躪賊之朵頤最為

先慘況 天朝之寬輓鎮江等處與小邦之昌城義州諸堡孤邊甚危所在要害險阻賊必洞知若從緩陽進鴨骨關取路遠出鳳凰城裡其間既無間隘之既一旦長驅或犯寬鎮一帶或捨小邦昌義等處則各地方無暇據要而遼左八站外江東一城彼此隔斷無復唇齒之勢盡為豺豕之場言念及此待寇至而策應則遼水無掇于近大漏厄難沃于焦釜此小邦不遑整婦之恤緯而惟以誤邊境故國為憂者也伏乞請發大兵來住寬鎮等地仍與小邦速成犄角以重國防之鈴轄以絕狡虜之窺伺如或賊徑侵小

四十二

邦更請遼鎮發兵來援等因奉聖旨朝鮮告急應調援兵該部作速議覆

遼事實錄卷之一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二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必稱萬父

紀十一

十一月御史彭觀化言採遼之策有三一曰速充

國之疏七日報可事動經年人患其遲一日實宣和

之詔掛之牆壁而人不親以其文也一日斷宋雖議

多功少其君亦時出獨斷疏入不報漕運都御史

王紀奏淮船搜括已盡蓋沿海入戶每造一船費可

數百而官府額價不及百金輒稱僱募又非平價人

難樂從贊畫劉國縉所募新兵一萬七千四百餘

名分發鎮江清河防守一時逃散殆盡遼左大雷

多凍餓經畧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處皮驛各路聯絡

抗賊衝以糧匱請撤回遼陽就食

時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三百二十四萬金有奇糧

一百萬石馬九萬足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二

千一百六十萬束陸運車餘三萬七千輛用牛七

萬四千頭人糧牛料等費共一百三十六萬五千

七百九十九兩

奴擁衆入龍潭口結煖炒虎免諸酋且往開鉄駝運

害衆二十一日已刻日生暈兩耳及黑氣二道芒

色其異奴酋築城撫順遼外本令黃把兒等謀入

犯朝鮮亦報奴酋堅守牛毛寨萬遼頗廣造攻具結

連蒙古煖炒虎懸諸酋東西分搶已又聲犯寬奠鎮

江告急

東撫王在晉題齊遼接壤戍於遼者待食於東省官

於遼者帶銜於東省休戚相關安危相倚遼之事即

臣之事也運官傳來遼報更密於京邸臣有概於

衷久矣謹摘陳十要一曰嚴海禁臣見經畧熊廷弼

疏云營兵逃者日以百計五六萬兵人人要逃營

要逃雖孫吳軍令亦難禁止又民心無仇賊之義瀋

陽已逃盡遼陽先逃者不復返見在者不能保其不

逃夫遼非四遼之遼也山海關為咽喉守關而逃者

安能飛度然則軍民之逃將安之也逃於海耳自海

禁弛而遼人無固守之志土兵不肯守而募容兵客

兵又不能守而調各路之兵土兵豈不畏死賊至而

不肯相搏以瀋陽為死路以海為生門聞此徑實足

以亡遼矣然海禁所由聞者以通籍也今齊淮諸商

望遼則魂搖神蕩而遼人之望齊淮不脛而走矣

然則弛海禁祇便遼人之逃何濟於遼查往疏亦止

云暫弛不許夾帶私貨以杜通夷之實豈部臣亦預

人嚮導在昔已然及今禁戢猶云晚矣二曰繫盤詰海禁嚴矣曷云盤詰他船可禁也運船不可禁也臣自入境嚴檄登萊運船不許夾帶凡空回一查數然與其盤於抵岸之時莫若盤於下盤之日運軍得錢何人不可攜帶何船不可裝載一登舟開洋島可藏也朝鮮可往也江淮閩浙直廣可通也何必登萊此船不往有他船接遞何必登萊之運船藏於島則為盜入於內地則為奸細散於江淮等處則為通逃之民奴酋之耳目過於海外心腹布於域中可往可來孰禁孰止八月間兵部疏已有出關軍士從山東

海船逃散等語然則金復海蓋之間定當嚴飭該司於運船回空開洋出海之際查驗腰牌面貌放行倍加緊切有夾帶一人南行者坐以重罪則遼人有守土之志客兵漸銷而奴亦不得縱奸以窺內地矣三曰守金蓋今之策遼者謂遼陽宿重兵分布已定可扼吭而拊其背矣獨不觀項王之守雍塞乎雍塞守而漢不能東項王以為可高枕卧矣孰知淮陰侯信走故道襲雍而章邯司馬欣董翳之師皆潰三秦傳檄而定今奴酋之距金復海蓋明明有正路非若故道之為紆迴也奴如以數萬人攻遼而以萬人襲海

蓋則遼陽必不能顧矣如以重兵攻海蓋遼師自顧其積聚不得不發兵以救援兵出而彼以輕師掩擊於遼遼兵畏奴如群羊遇虎勢必奔竄遼師潰而金蓋亦與之俱潰矣奴兵每入犯不能齎三日糧故食盡則奔到處搶掠貨盡則奔今以四衛之沃饒踞我如山之積此處可久駐以窺朝鮮躡登萊絕糧道遼兵餒而遼陽非我有矣今金蓋雖添設道將調戍兵馬不識道將何時可道兵馬何時可集賊來如風雨寅不待辰似應嚴飭經撫二臣就近分撥截其來路防其奄至多樹兵以為犄角添備以為應援全

金蓋即以全遼陽數十萬人之命亦以保登萊天津數十萬鍾之粟勿謂遼陽為獨重而視金蓋為緩圖也四曰固山東遼待食於東省東省固則遼安東省足則遼飽矧登萊為江浙浙直之襟喉而清德為水陸舟車之孔道扼要路則可以保障東南列營屯則可以應援西北今括枯地之毛以供海運又竭窮民之髓以益新編東海內諸報駢集之勞當諸路紛至沓來之苦夫陽陽與山左非有星淵之隔也故之綱目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泛海至登舟責馬漢人馬植馬政高藥師呼慶自登州由海道通金金人遣使

入宗不絕後使李善慶泛海至登釣宋攻遼故道甚習蓋由登近而由山海遠也今以八萬兵守遼陽之一城而以新招九千兵守山東之百十餘城散如著面之黑子浮為滄海之一粟然兵雖擅矣船器於何辦盛甲於何造兵以實數加添餉以虛名相應如乞食貧兒猶恃空鉢一日無糧兵不可聚臣安得有點金之術耶再照旅順添兵一萬無非為保障登萊護持運道之計查旅順係一小壘恐不能容萬人虜如截糧道則直抵海州從海州直抵皇城島不必遶錄旅順虜如乘風而犯登萊旅順之兵不能救援且虜

五

之犯金蓋也從陸而水兵在船有難接應旅順汎地止及皇城島五百百之內未能護持運道登萊形勢蜿蜒海中四面皆海須得水兵防禦今水兵調發遼陽而新募之兵皆陸兵非水兵也合無將旅順萬人分其半以泊登萊與旅順兵互相會哨則長鯨不敢跳躍聲勢遙連金蓋而山遼可恃以無恐矣五日餌西虜以中國攻夷則我弱兵強偶詘而我當其害以虜攻夷則地醜力齊彼損而我受其益故或激之使怒兩斃而收卞莊之功或挑之使爭相持而收漁人之利今見夷滅北關而犬羊起狐兔之悲腥羶抱

冠擊之情東激抄巴西結虎愁使之攻殺策之最上不待智者而後辨之也通聞黃台吉差通事代叩願將精兵七萬再起虜兵十三萬與中國出力誓盟擒賊我不能搗勞而聽其與建酋相通奴與虜和而遼之患滋甚矣夫開鐵破瀋陽虛而賊不即攻非真惕我之威也北關雖平衆心未附能制金白之命而不能結西虜之懼恐雖胡之議其後也今以開鐵擄掠之財厭虜部貪饕之德取之中國者還結黨以攻中國彼無七矢遺旋之費而有引類呼朋之勢始投我而不收棄之以資敵欲殺彼而彼反納逼

六

之以操戈坐失事機害將益熾竊恐河東之棄地盡為群胡秣馬之場前門之虎方來後門之狼復進與言及此真堪太息國家雖空乏何有於數十萬金之費如有夷虜交訐將來所費十倍于此可不及時聯屬諸虜歸我戎索以從撫臣之請哉六日保朝鮮朝鮮全羅一道直吐正南與蘇常相對欲犯登萊天津由朝鮮為最便天護神京亘此一國于汪洋大海之間其在建夷則門庭之敵國也往金人入犯為先結高麗高宗即位慮高麗與金人通命迪功郎胡龜使高麗以問之又令浙東總管楊應誠諭高麗王

楷楷不受詔歲朝賀于金金史每至必書其為南北所重如此今朝鮮以一萬三千人死敵而我僅以萬金恤之以數錢之銀易一人之命我之恩未能使之懷而奴之威反能使之惕建首懼朝鮮為心腹之患必稱兵以去其所忌惡金白既亡之後即及朝鮮我不能畢力以固其存而且嫁禍以迷其亡萬一朝鮮轉入于建酋則登萊失一箇之藩籬而江淮浙直添三面之敵國此其所關 中國之安危者甚鉅須持危定傾多方存恤錄舟師于鴨綠可遏烏龍新造之戰艦演士馬于玄菟可備王京不時之寇患保朝鮮

七

即係我封疆既不失同盟相憐之誼又不失以大字小之仁在朝鮮必感恩圖奮奴亦不敢長驅以忘內顧矣七曰先激勸自奴勢披猖而遼左摧城棄地損將捐師 國朝二百五十年來有此勁敵乎彼東倭西播有此屠戮敗亡之慘乎曩議恢復朝鮮者封伯爵賞萬金滅奴者當議通候之賞而僅僅拘泥常格彼李成梁何以封伯而不以賞成梁者賞滅奴之人也都督劉綎之赴援也臣任江西布政力為趣行家丁無糧拮据以贍之在遼乏食又解銀以給之乃千百壯士以隨行僅一二孤孺以返舍身塗草莽悵馬

革之何存血染黃沙飽狐狸以充腹當其深入也破奴數寨見 中國之有人及其身沒也川兵二萬獨當關而可恃忠勇如斯勞動如斯尚新半通之 綸未聞萬戶之賚無信賞信罰之成規釀可逃可降之敗局何以慰九原拔三軍之涕淚乎臣屬都司周義原非海上練兵之官以義切急公勉之使赴奎領登州水兵出關應援清河失陷人民一空獨賀世賢周義徐九思三人死守本官似非畏縮者寬奠喪師以原奉將令剴營搜山護糧不即應援致被查叅未聞部 覆革職今竟以新官補缺矣俸廩既難重給

八

公署未免那移行者如在途之馬望萬里以奔馳居者為失策之烏繞三匝而無托夫廢官尚圖起官見任忽為原任臣憐其妻子啼號安得無一言為義剖明出處也其他非臣所知者臣無敢言臣不忍負經負義而已八曰恤軍士客兵與士兵不同客兵者撤妻孥離鄉并非應募則調遣而來者也計歲月而懷歸望天涯而念別人情乎我必如家人父子聯為一體而後可以結其心亦必衣食豐盈勝于故鄉而後可以用其心今也麻室靡家載饑載渴朔風凜烈九月誰為授衣異域淒涼兩歲不聞家計進則強奴之

暴畏犯其鋒退則 尚方之劍必加于頸開鐵成鬪
體之塚遼陽分人鬼之關乃漠漠悠悠誰為顧恤西
兵抵通尚聞露處征夫枵腹徒令風餐且新兵之餉
餉于本地之糧誰肯辭本鄉之有餘就他鄉之不足
餓則思逃恐東方之狗鼠滋繁極則思變若涇原之
菜餼可變臣不暇憂夷虜而深憂禦夷虜之兵當事
者弗以臣言為孟浪也九日廣官僚昔播酋楊應龍
肆惡一州堅距海龍國 自守之虜耳乃官軍分為
八路督撫設有四員監軍督餉紀功司道十六員監
紀府州縣官十員兵馬三十萬而會計川湖廣費止

九

二百三十八萬七千餘兩何兵多而費省耶上之有
督撫按監臨決之有司道稽覈下之有府州縣經管
官多則各持其柄而無所營私人聚則各蔽其奇而
可以奏捷遼陽用兵支餉紀罪核功四院不得不委
之司道司道不得不轉行府佐此二三同知通判推
官又多科貢出身限於資格賢者不得盡展其材不
省者或因之以為利線是錢糧積而收納不能以知
期軍民窮而沿海不能以偵登委多金於泥沙滄海
有尾閘之洩暴白骨於原野沙場有夜泣之魂向使
遼左不設撫臣則河西之地亦俱化而為夷今東隅

雖成缺陷西路尚保封疆則設官之明驗也至於天
津為 畿輔門庭亦宜添設重臣握兵北衛 神京
東捍旅順布置密而後可過乘虛之寇山遼兵勢亦
相聯絡矣十日防冬令防倭以春防虜以秋今云防
冬者何也因南人之畏寒知北人之喜燠今冰雪將
凝人以為虜怯冷也凍滑而馬不能行也夫然則部
印可封也兵防可遁也孰知倭虜入犯以時而建夷
入犯無時先臣馬文升疏云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
兵分三路以備外侮竊見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廣
甯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

十

人馬可行正統十四年虜犯廣甯遣兵據此已有明
驗未聞冰結之時虜兵不犯也再查宣和七年十二
月幹離不粘罕分兩道入攻北邊諸郡皆陷靖康元
年正月金人犯京師十一月丙子金人渡河折彥冲
兵盡潰壬子攻通津宣化門十二月閏門祇候侯章
齊蠟書詔盡發河北兵建炎二年正月金人犯東京
三年十一月元求入建康其在東省金人狗青淄粘
沒渴取濮州陷德州捷懶侵濟南皆以十二月窩黑
陷濰陷青皆以正月總之強寇方張須切震來之懼
四時已測皆非豫樂之時今賊來洶洶手足便見張

皇賊去嬉嬉上下同就燕逸洞觀往事可不念清河撫順開鐵之危而忘卧薪嘗膽之恨哉茲十款者言出傷時論多觸忌一矢口而尤悔隨之然臣為國為地方身且不顧又何知臣罪臣者之為介介也至於閣臣叩闕天聽轉遙司農仰屋軍興周濟言官落落蹇諤無以效其忠卿貳寥寥官守多至贖其職營衛向俱未練富民幾致一空垆國事如弁髦視邊警如兒戲倘明知其要莫之果行時事安知所底止哉伏惟聖明爰采設誠而致行之疆隅幸甚王在晉題留新餉疏云東省議留新兵九千戰之防

二十一

遼什之一較之防倭四之一地面廣而兵卒稀何能布置然臣極知地方塔經費艱繁得此稍慰其無聊暫安於姑與擬將州縣新集之兵方多簡練海上無能之將漸次更移庶幾整頓容軍旋修武備不謂餉兵之費乃結尾於香稅也夫香稅如有十餘萬之多前此置之何用至今日乃充兵餉耶自遼事興利孔百方搜括前此何置之不談至今日乃驟然充長耶臣等固知計臣之無己非計臣獨精於策遼而忽於策齊也然而兵與餉相為有無者也有餉則有兵無餉則無兵此不可以虛語相加亦不可以奇策相

二十二

難泰山之有稅經手者非一官稽查者非一處委官報州州報府報司道司道報院委官之作弊臣等不能保其必無如以極多為少極有為無臣等亦諒其不敢一經聞報俱有文冊為憑孰得而故減之凡百支銷俱有卷案可據孰得而故匿之香稅多不過三萬而支額乃四萬有奇出浮於入收儉於支本省徒有香稅之名年來反稱貸以補額支之數倘不以臣言為信司冊具存臣一面送部查覈夫安得有萬餘以充兵餉哉又安得有十萬以足九千兵之歲餼哉山左如孤臣等子操心危慮患深人亦知其所處

之艱然孰察其難言之若與之以石田不可耕授之以餒僕可使安得不呼號君父以希一體之恩萬一呼號不應事至危迫安知不轉為求無不得之時臣等不能為擅道濟之量沙甯不效申包胥之墮涕耶本省兵餉無煩再策只得分新餉之半以濟遼航海為兩顧之計存新餉之半以養兵守土為自固之謀蓋州縣招選之兵原題於加餉地畝銀給餉而今日留用之兵固山東即所以衛京地也山遼一體並重畢天下之力以全遼遼尚不能以自立留齊之餉以存齊齊尚出其餘以為人以連歲不登之

齊民不堪命之齊人已兼顧其所以為 國家效力者至矣盡矣倘舍此不從而徒托空言以飽士臣等即能以添兵之 令遂之 朝廷而不能以既集之兵還之間里兵不可弄內患且虞其決裂詎遠計外寇之加侮哉伏乞 勅部酌議將新加山東遼餉二十一萬六千一百二十四兩零扣留一半於本省養兵餘濟海運施行 庚子兇兇馬漢等二十名逃匿黃骨島居人島善友家催覓漁船送至天津誤送登州被獲巡撫王在晉題請行經撫二臣嚴加防範諭禁覺察

二三

十二月王在晉題減免牛隻疏云人身之有指臂也受指者必不傷其臂衣之有表裏也襦表者必先便其裏遼左之於東省猶指之有臂而衣之有裏也論疆隅則彼此並重論安危則彼此並急無允泥之可封有一革之可渡今之緩視齊者猶之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故謂之安而不知火之將及也自遼受侵而齊之迫如救焚紛如治絲有一不與遼同患者乎無兵而以為有兵兵之赴調者數無餉而以為有餉餉之轉運者繁無財而以為有財財之搜括者盡且請兵而留無餉之兵加賦而科而

田之賦齊事之難若此等 國者亦宜慎而少寬矣奈之何而有一萬二千牛隻之加派於東究也夫東省從四十三年大饑入類相殘天親不保米粟盡而烹頭畜頭盡而剝草根樹皮草木盡而咬及於人相食而父子夫婦忍供嚼噉饑民國猶在 御前豈民間尚有牛隻乃舍牛而舍人之肉耶四十四年又荒臣查兩院會行至撥耕牛召佃而牛種已盡乃動官銀於他處買牛給散而領犢甚稀兩年來牧養幾何孳息幾何田畝之拋荒者未盡闕人民之逃散者未得歸東省之多荒田匪獨民稀之故亦有田

一四

而無牛之可耕也今歲之荒東究幾成赤土牛無草料半歸餓死民間正苦無牛 朝廷忽有括牛之令此處之牛既稀他方之牛必貴不得之本方而欲買之他方且他方亦買牛起運安能買者省之有餘給東省之不足庄家即稍畜牛隻一聞括牛恐官法之苛取必將盡化為烏有無牛而東省之田益荒矣田荒而 國餉遼餉併浮海轉輸之餉益付之不可問矣青齊登萊四府疲於海運萬姓憂生東昌兗州即無海運之煩而今歲運河淺涘職官露宿河墻丁夫胼胝疏濬拮据五旬未遑停止數千糧艘得灌輸於

京皆竭矣東二府之民力目前田賦無償人民思覓粒米如珠野多饑孺民挈其子女轉鬻圖存安得令其賣子買犢以應 公家之急耶且物力有限馬代步必不責之代耕難司農必不責之司昏今東省既責之供海又責之供陸是不司昏之難代耕之馬也恐併代步司農而併廢之矣夫牛隻之全備未必仗以存邊而先以山東為殉東省之民何不幸而生斯世降割若斯之甚也據稱應用銀兩事急不便查發俱動庫貯起存銀兩查庫貯錢糧見微者已解未微者尚視田間之寸草今冬得兩其邊麥多未種其

十五

能括地皮以供牛價否無論無償即有償而萬二千之牛何處覓買何法立辦限以二月三月取之如寄遼臣索牛經臣即如數與之經臣索牛餉臣即如數派之臣等即如數以責成司道司道即如數以督責府州縣而空拳搏虎終屬虛聲虛飯救饑何裨實用迨至呼牛無牛無論住俸查叅即禡斤臣等亦何救子緩急安危之數哉故臣等甯冒控以受抗 令之罪決不敢輕諾以貽誤 國之禍伏念六合之內孰非王土勞逸當均今近地疊受艱繁貧土不勝紛擾當存一錢之生脉以拯萬姓之顛危有援山東之

例 請寬諸減者只問彼處曾否有人相食之饑荒曾否有歲不停之海運其口自塞萬無水陸轉輸舟車泛駕併煩一省之理 朝廷以公道使民勞而不怨當事者聽言思理必不以臣等為推諉矣咄咄東方溝瘠相望即海運添至二十萬俄而改議三十萬分外又議添兵召買三十萬當粒米狼戾不能取盈至糞田不足反至加倍強之不顧其安言之不必其竟當事者亦惟計窮勢迫出於無聊臣等非不禮亮慨欲驅子遣以殉而殉無可殉則臣等之計窮勢迫又不得不望於當世之體亮也奉 旨下部覆准減十

十六

分之一先儘其六照前限月日出關餘三分陸續解禍牛不足以贖贖代之

申 奏 恩 四十八年九月為

正月奴酋多遣奸細潛伺內境市夷數報伯要見抄花等與奴敵血約虜從三岔河起東截漕船 奴酋從清撫犯遼陽游騎往來撫順地方 朝鮮國王李璲以奴酋索和來告并報欲犯寬甸鎮江地方 熊廷弼奏言以遼守遼兵責精之說牢固不破遼陽瀋陽撫順清河雞陽寬奠鎮江皆當賊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攔入不多置兵無以當其聚攻而主責精之

說必屯聚一處其去諸處遠者四百里近亦百里如何能濟

二月兵部奏援遼兵剿鎮一千六百保定六百甯夏一千祁魯二家各一千起升廢將焦垣韓完卜達奇策李愈茂魯應熊各招家丁五百刻期出關

御史馮三元題遼東水陸兼輪召募並用一歲之中財費幾何軍興幾何士馬物故者又幾何進守者幾一遼陽與瀋陽耳而屯堡之侵克不與也使期年而守鐵嶺再期而守開原撫順清河尚煩布置寬奠鑒陽更假安排如此則用兵之期不下數年脂膏自煎

十七

秋潦易盡此立譬之術耳經臣長慮別自有謀非臣所知據其告病之詞艱難懇切似亦強弩之末也乞簡素望可任遼事者四五人一旦有急取之左右不致張皇而失措矣

王在晉題免召賈疏遼左失事以來封疆有至急至危之勢餉臣有萬難萬苦之衷此時即有恤民之心不得不體國之急臣等凡可效其涓埃其甯受夫狗馬惟是規為出于衡度之外議論入于渺茫之鄉揆理度勢萬萬不能又臣等所為動色而却顧者皆海運之議自舊撫臣李長庚始當時止十餘萬耳三

復餉臣撫東疏告禍而知餉臣之軫念東人者至矣餉臣一去齊而失哺之兒慈母豈其異視未幾而有海運二十萬之疏又未幾而有海運三十萬之疏又忽加召買豆三十萬共足六十萬之數源源而來視昔且六倍焉豈昔之難千十萬者今願易于六十萬乎豈難千豐稔之年者願易千饑荒之歲乎軍國大事臣等不敢以臆見相持第以餉臣之言還而質之餉臣豈自言而自悖之不過日前後之時勢不同耳夫遼左之時勢今昔雖迥不同然山東之物力難易則非有易且三路未敗之先兵非不衆也兵非不

十八

待食于東省也舊撫臣所不能為者臣等何以獨能為臣固知餉臣之萬分無己而姑條派此兵餉之數耳顧紙上有餉而遼左無餉何濟于遼此餉臣之責也餉臣能多派而不能多運則餉臣之自誤也臣不忍餉臣之自誤而因以誤遼也將謂道臣陶朗先極力擔當而朗先謝不敏矣夫朗先雖才亦人耳豈真有神輸鬼運之術豈真有扶山起海之能今當莊嚴之衆咻而罪揚子之岐路萬一運不如額則道臣無所逃罪餉臣以此責備于道臣將重違其獎借之初心而道臣之擔還歸于餉臣之負荷及今日言之餉

臣尚可區畫以分屬于他方今日不言至誤事而後言之即同詞以請罷斥於國事真賴焉餉臣疏曰山東派數較多者蓋緣山東海道最近臣請竟其說昔年征倭山東海運總加至二十二萬自登州運至旅順五百五十里緣旅順至義州彌串堡交割一千一百里合之僅一千六百五十里而風礁險惡甚難汎濟查閱舊卷今日報某船被風明日某某船閣淺舟子填于魚腹遊魂泛于波濤天風起于愴忽性命懸于剎時地如彼其近也運如此其難也今議海運俱至蓋州蓋州套窄小淺灘形如半碗而碗口礁

十九

石嶺岬勢同攢劍必小船方可進入而所泊僅可二十餘隻又必堅厚小船方可冒險一人之後水退撞礁每虞滲漏大船裝數百石者可入蓋州套乎合青濟登萊四府之船可盡泊于窄小之淺灘乎蓋套不能盡容而使各船蕩漾于巨浸之中或仍退歸金州交卸則進退兩難而嘗試于蛟宮鼉窟之間恐徬夷不能時時效順也蓋州距遼陽止三百餘里登距蓋已三千餘至其去萊則甚遠矣其去青濟益遠而不能以程計矣茫茫何有去莫窮其底止一運而兼幾運之程一程而增幾程之費臣等方有望洋之嘆不

知其近也今歲苦旱民間之田畝荒矣瓶罄罄矣因無米而改折漕糧因改折而反增海運舊四朝三所以悅租者加之疾矣夫漕運者運軍自駕船領兌我只憂無米不憂無船今歲僅而米安在也米即多方轉糴而船安在也問船則問之水濱計餉則計之筆舌六十萬糧須船六十隻每船計桅木二根必有一萬二千之桅木而後可駕六千隻之船山東向無木植亦無船廠遼餉地輸陸輓尚急牛車詎海餉浮虛駕空可緩船隻必海輸而後能陸運必船到而後可車載既無凌波飛渡之粟安用盤山過嶺之牛故今

二十

日以造船為第一義以車運為第二義不急船而急車難視陸而易視海遠視三百里之遼陽而近視數千里之蓋套則臣之所未解也至于召買三十萬之說則須餉臣及遼臣另為設法召買非道臣之所能任何者商非東省之商也既謂之商則聽其自來自至而非可以法令拘臣等之令能行于東省而不能行于他省臣等之搜粟能行于受田之民而不能行于遠地之商今之所云召買者將曰召准商乎准商懼東省之留船無出塗之想矣更懼遼左之貼危無海海之患矣將曰召遼商乎我未必得遼商之大利

而且虞遼南之大弊所謂大弊者挑過逃而來匪確黃而往是也臣等於召商一事悉心以問屬官謂該道揭示經年多方招諭並無一至該道極言其必不可招不得已而有准船運糧至膠州起運至昌邑搬入海船之議竊恐准船既運糧入海未必有用而不盡之船以供山東之運准船不過成山海船未必即至昌邑然則三十萬石之召買不幾為畫餅乎山東地方必不能召買臣道原無招徠之法必不能擔當臣等必不能歸雷同之謾語以誤餉臣而重誤軍國也至于山東添運三十萬挑力殊不能承然事關

三十一

國計當盡力以括全齊之粟使婦子負戴于途牛馬轉輸於路運至海濱以圖接濟倘有米無船以至誤運則其責又不在臣等也當事大臣虛心觀理共期巨濟仍勅工部速為造辦船隻轉發山東領駕渡海其登萊青濟四府既任煩難之海運希免重疊之加餉懷之以恩而後可攝之法鼓舞人心今其樂于輸粟寬民力以濟遼陽固今日救時之急著也熊廷弼揭稱自鐵關失後九月以來煖免炒花伯要兒等營住我內地絕虜糧食人畜報無虛日甚至東入清河二百餘里之遠三總設防虎皮驛一帶去

掠甚近若罔聞知趣之前進始各挑兵堵截于丁字泊地方新獲四十六級朝議以為挑驍不知日來為西虜擔愁費想如長甯堡報虜以萬騎南搶星夜調李懷信于首山進南賀世賢于遼陽近北及虜過而又以汎懿之報調兩帥回北以驅之空疲勤東賊之人馬以禦西虜而且得聞警之疑尋思五六月開馬林守間原宰煖諸首哄林助兵殺賊撫院力持不許乃林竟與往復講折恃不設備而開原遂陷此西虜之情也與我一心者莫如金白兩首當擒宰賽時即遣原任遊擊馬時楠同夷使往諭以擄壻之故

三十二

激煖炒報復而兩首以煖炒畏賊激之無益又求虎首救援而兩首以虎墩無情求之無益繼遣萬里侯往兩首仍不聽繼又遣馮時楠往竟與北關之難此又西虜之情也開鐵既陷開路已斷通使殺盡僅存兩三人間鐵兩道初遣祁科挑激炒首不動再遣張戶長往竟沒于虜至于虎酋屢次遣使竟不見面即王世忠遣家人齎禮物看金首孫女而虎酋亦不見面與之以諭帖推無識字漢人竟不觀看此又西虜之情也况查鎮靜堡各報西虜遣送奴首皮物馬騾講放宰賽且與賊約當宰馬飲血同盟奴兵搶遼我

兵犯廣其一一情節並日月皆在丁字泊斬獲之前
錄是觀之西虜之有二心于我久矣豈以今為釁始
耶 廷弼揭本兵黃嘉善報出關兵七萬僅少二千
請開除開鐵失亡併募兵汰逃之數目今半個殘遺
見在旦夕死生中而悠悠然似極饒極太平而不必
過快者至語之以用李氏兄弟催三路出兵旆各處
失陷之罪沉匿清河開原勘案致監院屢催不發惟
勦功則發之安視經畧下詔獄而竟縱兩帥于私第
不忍重言以聲其罪違事已失誤至此請此後勿更
支吾猶自以為勞也 御史鼓鯢化言樞臣萬千誤

二十二

國留用再三非宜給事中官應震言樞臣蒙面見
朝樞務承肩宜力合詞以攻嘉善嘉善不去
巡按陳王庭疏稱熊錦揚于渭下為鵬領贊畫新募
兵皆籍于南衛者李如柏遺下內丁石翼營趙率教
所領部兵皆籍于廣甯者俱違兵也無幾而熊錦報
逃者一千九百餘名揚于渭沙汰及逃回者一千五
百餘名下為鵬沙汰及逃回者二千六百餘名李如
柏原遺內丁報逃者四百七十餘名趙率教報逃者
四百九十餘名朝廷從戎伍募返故廬自往自來隨心
隨意何憚而不逃哉

兵科薛鳳翔疏云新兵全伍脫逃軍聲大損據備禦
熊錦節次稟報猶云兵以往家過節聞春再來為言
繼則以差役煩苦哭聲震天即起回覆去無復存留
矣甚有鎮江等處盡隊而逃將官不敢報矣於此而
為亡羊補牢之計必速出關之兵以補營伍之潰空
謀訓練之術以正脫逃之法劉國縉素負才名衆皆
推較胡爾爾碌碌無奇今既不能盡拘逃兵合無重處
一二百倡者責其按數補伍即以海蓋道將以作四
衛之防或可帖然無譁也 熊廷弼亦報新兵全伍
脫逃乞 賜罷斥以正馭軍無術之罪臣因是而嘆

壬酉

以違守違之說誤邊談 國而人卒莫之悟也夫其
初為此說者為用遼人地耳乃憚于征調者艱于措
餉者樂其說而演之以為違征不如近募也國存不
必違求也邊因是以緩于征調今其說屢試不驗矣
所云不如近募不必違求者亦可以退而止矣
戶科李奇珍疏言以違守違之說樞臣黃嘉善謂人
有丘隴廬室各涵血氣心知豈其終不可為兵似矣
顧海蓋清數家舍宛然非有千里從征之苦况值寒
水凜烈未有強敵壓境之虞而忽成鳥驚獸散此輩
果堪為兵否兵既不能取辦于違勢必不免借資于

調乃該省鎮兵之在通州昌平天津者經臣欲調之以出關乃應募之兵有先索不出關之照身而後行者夫親上死長總此一心未有不能外援而備能內衛者也今宜速勅練兵徐光啟就中揀其驍健者團練備戰摘其孱弱者悉遣為農與其以逃為散而庸法于下何如以汰為散而法行自上也

遼人冒甘言而怯強敵又生平習慣不能任勞晉在關修築邊牆募遼人做雜工曰吾不能勝拮据也用之為兵非逃即降是以任遼事者調募皆難戰守匪易用遼人誤遼事近事何徵矣

三十五

泰山青龍神于正月初九日口中吐火并各屬風靈災異撫臣王在晉奏報夫人之際感應不誣人主有淑慝上天有災祥上天有喜怒人主有昭塞漢重天官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轉相規切蓋人主所畏惟天天不言垂象見吉凶以代之言敬天而災轉為祥禍轉為福天心仁愛視人言之轉移何似耳祖宗朝凡遇風靈之變輒申嚴邊備自奴酋作難以采風靈示異匪一東土近遼數月間兩見矣煙埃蔽天隕土為君臣道幸之象天發黃塵四塞為兵革亂離之徵變

異召然步占易測然臣等不論占驗何如第以民饑歲饑之後雨旸雪少之時晚麥初芽遽遭土掩混濁之氣成屯生息之機漸否三農春事無望麥色之油油矣臣等正欲具題忽聞泰山青龍神像口出火焰通查志乘為從來未有之異夫神高二丈則非人力可攀躋法像莊嚴則非人情敢戲豫巡羅嚴密則非人跡可潛匿火從何來乃炎炎忽從口出可怪孰甚焉青濟之墟以泰山為鎮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以山川宣洩之秘靈為海岱休咎之先見凡物情所格政治所通有響輒應以今觀齊事之艱難

三十六

如火之益熱矣衝棚在野而傳烽守堦之無人彫服從戎而鳴鎗流礮之未息是焚林之災也銀糧在裏望塵市以鳴鑼箕斗空懸渡蛟宮而輸粒是沸鼎之煎也閭閻括窮土之毛加餉至再答杖流凶年之血疊比無休是砍骨之征也奪牛而存焦土田畯罷耕截流以繫行舟長年屏跡是燃眉之急也焚將及幕而不知其危燕且加薪而不虞其燎是厝火之危也被髮以抹鄉鄰不辭昏夜閉戶以跣同室未見縷冠是焦頭爛額之情形也且西方毘盧之殿金碧輝煌而東方青地之宮錙銖抽索針頭銷鐵誅求及眾施

之金錢佛面刮金鑲兵藉十方之香火官俸之供應于斯軍民之衣食于斯凡典禮工費項項靡不取給于斯而又科餉以爲地方之衛也神不能分身以應不難捨其身付之烈焰以息無己之求意者 神明有憐然欲吐之衷勃然不平之憤燥急心熱乃披露于口以令人之悟乎雖然 泰山非一方之首望而天之東柱也羣靈畢集氣化攸先 天子四望懷柔百神而岱則首稱焉其災祥關繫天下 國家之大而古來災異徵驗臣等不暇枚舉簣鼓聽聞聊舉其祥如雲成宮闕兆災祚之中興石然八日識石虎之

二十七

殞滅至靈至異非諸山可摹擬其萬一者今青龍爲鎮方之神神火爲離明之焰山曰岱宗門曰配天所關詎渺小哉火主鬱鬱而不宣洩則醞釀以至于焚今朝政之鬱何如 欽點之閹員遷延數月行取之科道淹滯八年九卿六垣之印信半置塵封連章累牘之奏聞益高 天聽泉石多深淪之侶廟廊懸虛曠之銜在 內之人情鬱甚矣九邊之兵馬半抽而折衝上下之魚書踵至四海之芻糧再倍而中澤哀鳴之鴻雁無歸轍蹄盡而無可望之菑畲丁壯空而無可徵之庸調官民總屬難支人畜與之

俱困在外之人情鬱甚矣肅毅咸庚辛之氣荒蕪拋戍已之屯珠犀充甲乙之帳介冑爲癸庚之呼於是少舒其鬱于丙丁乳虎潛伏於深山長蛇吐氣于巨澤燕雀怡愉于處堂羽林之仗飛不練而勾陳之備虛北門之鎬鑰猶懸而玄武之權失於是先示其變于青龍 天子者 天地神明之主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今 郊廟不親幽遠難于感格山川失職水旱見其頻仍自古 國不用賢則火焚庠序歲有饑荒則火焚庠庠師衆莫揀則火焚軍臺然則君不躬親祭享可望百神之垂鑒哉神之吐火其必有

二十八

以感之矣 人主雖至貴倨動之以切身之利害惕之以剝麻之聲勢靡不憬然悟翻然改圖今以一介之蠢夷恢張樹敵國之勢暴厲成跳梁之形鬼哭神愁而如白日不驚乎魍魎獸奔大突而欲安居以却乎豺狼天下者 二祖沐雨栴風百戰經營之天下聖子 神宗盤龍距虎萬世相傳之天下 國勢如磐雖似 泰山之難拔然 聖心匪石何難一念之轉移今東遼正值用兵兵猶火也青龍吐火其應當在東方 朝廷泄泄以忘 天戒則夷虜虐焰方張爲東事燎原之象我 皇上能惶惶以修厥德則強

首不戴自焚為東夷殄滅之徵禍福為一念之轉樞而善惡乃隨人之遷驚今日 聖躬修省之急務莫先於 敬天以勸民用人以圖治散財以得民以此告之 泰山之靈定朕脉為之昭格焉昔神降于羊而龍公奉社稷以聽命社妖于雎而宋襄用鄆子以釐歲是以怪益恠而以異成異 神明之所以警懼陛下者必不其然赫赫 天威萬無以無尋常之災而第責臣工青衣角帶之修省也除臣等待罪東土率屬嚴飭兵防虔修補過外伏祈 聖明省鑒幸甚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闔城驚擾工部發

舊賞 南戶部主事牛維曜言奴酋之必敗者地瘠人貧惟貂參是仰飽貂參之市奴可坐困四月諜稱奴酋潛犯海蓋且誘總兵賈世賢往援急攻遼陽抄詐稱奴酋死以懈我師運糧甲赴遼河攻贊畫為監軍并添設全復道刻期赴遼部文倉穀各糶一半將銀解部東省穀共積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石有奇撫臣王在晉奏東省地土多荒歲時所餘年穀順成未見簞車之滿青災偶值即嗟溝壑之盈有穀食穀無穀食人天下未有人相食之事而獨東省有之是穀者民之命也留穀者即所以留民之命也海運層累遞增登萊青濟之產粟勢必果遼軍之腹而東究二府又括牛以廢耕廢耕而賦無所出青黃不接之際年年發食賑濟揀餓惟恐不贍安有餘粟可糶銀解部乎他省無海運或可割其半以饗遼東省有海運自當存其餘以備用若概從一半糶銀之例非所以備齊之飢亦非所以備遼之急也奉 旨免糶 兵科蔭鳳翔參登萊副總兵熊大經一味怙怯人地實不相宜巡撫王在晉疏請調漳南副將沈有容駐登州防守有容在福建所收降寇袁八老等數百人出沒廣洋如履平地費銀三

千兩撥有容掣帶隨任越歲抵登一可兼十奴不敢興渡海之謀矣 御史周萬鑑疏稱登州抵旅順原無大洋順風揚帆頃刻可到聞奴酋用事多南人習水戰彼扼于遼陽兵不得進安知不以烏龍江之船從登萊入犯乎頃山東撫臣王在晉按臣陳于庭疏請增兵增餉皆忠蓋之極思老成之長慮非但為東方計也 御史劉蔚疏稱熊廷弼雖忠義勇敢而無米難快脫巾可慮萬一遼陽失守水陸並進北圍薊鎮則薊門驚而 陵京危東走登萊則山左驚而中原震即有黃牛千萬將安之耶

三十一

戶科官應震疏云金復海蓋四衛乃遼陽第一膏腴地我之糧草全屯在此倘賊以一兵緩遼而以脫師襲去四衛則糧去勢威雖欲不棄遼陽不可得矣朝廷刻下宜遣一大臣督一大將屯重兵守此四衛交四衛之士與此一臣聽其自為設法防守訓士屯田必必一一經熊廷弼但聽廷弼節制此有四說一則防奴酋以兵緩遼陽使遼人不能救四衛須此四衛自為戰守一則防遼陽失事有此四衛之兵可牽奴酋之后不敢直趨梁道攻廣甯一則護我糧草不至有袁紹烏巢之事一則此兵有海為后門可以障

登萊一路但令東巡王在晉早早招習水兵以為援濟他日有無限用處今尚未可盡言耳

戶部覆餉臣派運淮上則截漕三十萬山東則本色六十萬天津則運漕并召買三十六萬兼以協運薊永二十萬共五十六萬總派之海者一百四十萬而派之陸者尚六十餘萬量地分派可謂曲劑又如遼洋總從淮開洋則成山設有嚮道從淮抵膠州起陸至昌邑歷河入海則多助登萊船隻以便協運趨夷避險可謂周防餉臣一片為國苦心至矣盡矣乞勅淮上總漕山東撫按各照派運數目作速預辦如

三十二

議遵行 經畧熊弼因錢糧竭盡差官恭捧令旗令牌到部催取如錢糧委果難處希貴部亟疏停罷此後還守山海天津登萊一帶免外困內訌陷人于死地亦便計也兵科薛鳳翔疏參危遼兵逃當問馬死有因兵如劉國縉之全伍脫逃馬如閻鳴泰之飢死過半隲軍容而損 國威情職業而恣暴戾莫此為甚乞下 嚴旨 為後來者鑒

戶部等衙門齊集中府會議遼東一年需餉八百餘萬而兩次加餉每畝七厘不過四百萬近查湖廣議調土兵動地畝銀一十八萬而浙江而南直而山東

陝西等處凡有調募俱云動地敵銀兵部饋調馬步
兵若干安家衣甲又議動地敵六十餘萬即使地敵
加派盡行解到遼餉尚少一半乃四分五裂各分支
取其餘有幾今議每敵再加二厘約將一百二十萬
內分二十萬為工部器械之用其一百萬為兵部安
家馬價之用總計前後通加五厘亦時勢之不得已
耳奉 旨通行

巡撫王象恒疏云近日畿內募兵赴遼如就死地今
又取之州縣里閭之騷擾震驚又不知何如聞山陝
之兵自西而來者婦哭夫子哭父仇傷之狀至不忍

三

閔除正額給銀之外里甲幫貼一人不下數十金况
畿民習遼之情形其難又有甚焉者查部中原題北
直河南浙江山西陝西五省共兵二萬皆赴內地訓
練每省祇該募兵四千今 畿內八府忽改為獨募
二萬與原題已不相蒙又改而為援遼與原覆又不
相照該部何以前後不同而更朝夕改如此也職不
得不慮其所缺矣

五月王在晉題東省海運之艱臣等疊疊千百言具
陳前疏即餉臣前歲撫齊疏中所備述者也今當事
者不信臣言而信餉臣今日督運之言臣等具題

下部之疏該部不自主而仍聽餉臣之主議是臣等
可以不題而 明旨可不必下部矣夫山東海運六
十萬從古以來所未有之事也即三尺童子皆知其
不能登萊道極力招商終歲竟無商至天下軍民皆
有籍惟商無籍本方之土著有定在惟四至之商販
無定在商亦人也雖愛敗亦愛令視遼如刀山劍林
視浮海渡遼如揚湯燭毛彼遼中新募之兵挑選于
鄉籍名于冊且驚惶潰散不知所適况以僅來偶至
之商安能勢驅術使法繩利誘使之方舟結隊運粟
以輸塞下哉是召商之令斷不能行而臣不敢終持

三

不可行之說誤軍興之重事奉 旨之後臣即親至
登萊集道府各官面議曰今日之餉遼不得不可聚
兵兵不聚不可存遼危而危及于 宗社此何等大
事何容推諉部議委曲以完其數所謂委曲者或
于軍處以闕支岐或于絕處以求轉徑今不得不舍
商以責成民運矣于是又召民而諭之曰爾有粟勢
必發糶今商途絕矣加之以糶於民間已奉 旨
矣加值糶買加值轉運或不病民而民不願也臣再
四籌之自遼役繁而事事皆非民願事事皆強民之
必從又不得不以加價糶運責成于官矣于是登萊

濟青四府分定起運數目登萊任其多濟青任其少以登萊近海而濟青遠也此皆道府酌量分派非臣一人之私議也然臣雖強督諸臣分任其事而感額以憂運數之多真有萬難措處者登萊之間有米要換銀錢此以糧歲言也去歲止萊屬稍收而各郡多赤壤乞得 皇恩改折漕糧倉米二十一萬而今且海運六十萬是求改而反增避河而就海人情乎所憂在米矣部議准安造船五百隻每隻不過載米五百石大者數百石此為裝載三十萬之計耳且擬分擬天津而非盡發登萊亦莫當于東之全運耶臣檄

三十五

各屬分行催募而船戶逃匿或僅以年久不堪之船索高價以應急需然則六十萬之儲安能飛渡所憂在船矣每船用下手大約二千餘人四郡起運大小不啻千船須用二萬餘人東人向不習海登萊水兵無處招募且往浙以厚餉招呼安所得長年之能涉海者乎所憂在水手之難招矣餉船出海每船用桅木二根每根五六丈山東原產木大木必買于瓜儀蓬柁鐵貓鑊等具必買于南直水不能通則繼之以陸舟不能運則饋之以車凡百難致之物不脛而走皆藉人力轉移所憂在船具之難辦矣羊頭

四一帶路徑不一或出而由大洋或入而經沙淺自宗島至北套猶為淺濞時或鯨鯢為厄魚龍作難頃刻而蒼莽為昏須臾而風雲立變昨不知有今日之在旦不能卜夕時之命所憂在地險矣清明前有出洋之忌四五月有颶颶之颶一至交秋風逆水落如去歲天津之舡停泊于利津起剝于樂安寸步不能前進所憂在天時矣登州至蓋套萊州至三牯牛地各三千餘里涉歷礮礮間關天塹坎險難言今萊州至蓋甚遠青濟繇登及蓋更遠二千里路無窮而時有限或不能為兩運青濟之二船僅當登萊之一船

三十六

青濟之一萬難于登萊之二萬其轉運之艱如此蓋套窄小不能齊進此船候彼船之交收後幫俟前幫之出港倘多船併至無可停泊即使陸續開洋風候不齊勢難循次暴雨疾風之時至驚濤汨浪之無休海無繫纜批貓之處時有蛟蜃蠶颶之驚且起糧交納獎役需勒時日稽遲以急急行路之期為徐徐坐守之日其交割之艱如此瀕海州縣多緣河入海或距河三四百里一線之水時通時塞原非灌輸之地向無疏濬之功逢灘則淺闊遇涸則掘移紐白負載牛馬輓舡重蹀蘭足驚黑懷悍孰為憐憫其出海之

艱如此米豆下船既防船隻之淹溺又慮榜人之偷盜且官造之船版枋未必厚丁仄未必堅工程急則造作必屬倉皇船數多則彌縫必多粉飾數百石之糧係于船二十餘人之命寄于船一有損壞則黃泉不能以寸人鬼自此分途其防範之艱又如此夫海運若是其艱若是其可憂而其究有不可知者四東省海荒一遇雨暘愆期便艱粒食藉使地無餘產安能民有餘糧此歲時之不可知者也泛汪洋之漦則風后司順逆之權輸溟渤之糧則天吳擅盈縮之柄必滄海所不收而後可供我軍之嚼噉此天意之

三十二

不可知者也近因加編至再文登海甯等處之民視此硃碯荒阜直同散屣棄田不耕撤家不顧臣等極多方之撫恤挽既散之民心藉令民甯田荒賦通額拙將何起運此人心之不可知者也建甯得江甌為用履海如夷走死如驚萬一駕烏龍之棹泛橫海之舟阻截不必多人震撼皆能奪氣海波一揚運途自絕此寇患之不可知者也倘歲歲之倖可徵則滄海無盡藏之粟猶可養面黃無人色之兵苟漠漠之途難測則底事付于東流而浩嘆同于西柄海運豈可恃而浮海濟遠則為戰守經久之長策哉皇上為

目前十數萬邊兵計不得不急餉為急餉計不行不先恤東人蓋東人之苦海內所未嘗之苦也而東省之窮又海內所未有之窮也憫其艱危則當葆其性命軫其繁勞則當節其財力奪盤中餐之而又加額外之賦民則何堪查東省荒田最多有五十六畝折一畝徵糧者今以畝計則六畝當加四分二厘此甯登之民所以亟亟而思甯也臣以為登萊二府既多往海運須免其續加之三厘五毫青濟分任海運則當免其三次加編之二厘以加值聊代其初編而以減免稍寬其物力甘甜與辛辣相參民將樂于趨命此

三十三

減編之當議者也東省錢糧原係隔年起徵今歲所徵者四十七年之加編二十一萬六千一百兩有奇乃本年新編應扣運過透支及援遼兵養贍家口銀其五萬七千五百一十四兩零所存不過十五萬八千六百餘兩耳即合通省舊遼餉與新編併算不過二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餘兩耳計米一石抵遼糴價脚價約費盈兩是六十萬石之運須有六十萬金而今歲額徵未及糴運之半則京邊錢糧勢不得不扣留以充糴運此扣解之當議者也東省春熟為麥秋熟為豆粟南人食米北人食麥因土俗之所宜為

甘食之常性今獨徵秋收之米豆不用春收之二麥秋成有限運額難充何不兼二麥收之以從民便此兼運之當議者也山左一遇饑饉米價如金當以豐歲之有餘備饑歲之不足臣以為一遇年豐即當預糴以為明年轉運之地然後海運不因荒而廢遼兵不過荒而餒預糴必須多銀多銀必須先發此預備之當議者也金復海蓋多膏壤欲久守遼陽必先屯四衛今彼中地土多荒防守未備人以為險而難犯而臣密令海道差官偵之絕無險阻倘夷兵間道深入則棄膏腴之地而委積貯之區遼陽之勢勢中間

二乙

立苦無糧而登萊之禍害切身自當罷運則今日之以重師圍守大將營屯春秋急耕農隙講武似為經久之圖可戰可守此屯種之當議者也夫建非常之業者必有預計之深心成不世之功者須有廣大之局面以天下之大何有干登萊四郡必屢責其加編若當事者報拘擥而責成效臣無計以使窮民之不逃又何計以使海運之立就誤運兼以誤遼臣滋懼矣至于兼用麥以廣儲多發銀以預糴又事理之固然而無俟于周諮博詢者其海運船隻已奉 明旨着該部嚴催報完船不至則糧不可運船不多則糧

不可多運船隻報完不早則糧不能早運此則非臣之責矣

附上閩部科乞減海運買贖公書

晉惟 國之大事在遼遼之大事在餉當採焚之時詎顧焦頭爛額故海運自十萬石以加至三十萬而晉未敢爭也去歲秋收畝無升合民間括粟如金然不得不多方轉糴以輸于海其有不足則出州縣預穀以濟之所以督成于羣有司者倍至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孝教闕者不擗撫其寶樂于多言者惟是三齊之境民和陸而不知水萬難

四十

覓船蓬桅皆無所出而操舠渡海者絕無其人青濟一聞運事如投之陷阱其艱苦有不可勝言者通餉院差官往淮揚催船以濟天津之運大約每船及僱水手歲計數百金官為拘繫船戶以銀無所出差官踉蹌奔走覓船之難如此運豈易言哉為召買之說者起于永平宋正郎其畧曰淮船赴海口取麥豆者不下二百隻道府募其船運米于遼今經一載殊無一商肯應募而出他他官募則人有所疑畏而不敢惟有本地鄉官或富室大姓招商募運不用官票催督只作平常交易使販遼

之利稍浮于販淮于利揚帆擊楫者不可勝計矣
餉院信其言傳諭登萊道出示招徠數月並無一
至世無世害而不知避之惺惺亦無愛珠而不愛
身之賈胡遼勢如此商其可致乎矧本地鄉紳可
能強之使招不用官票可能約之使集乎今日召
商遼左則其勢權遼左諸公握之奈何以召買三
十萬豆併入山東總數聲影俱無何從捉摸頗聞
遼中米豆不乏則就近招買極為省費是可以濟
轉運之窮者也東省為海運一事筋骨無餘買牛
之役勢難兼辦從往歲大荒之後如沂州等處里

四二

社半消有田無種有種無牛括何可得假令牛盡
田荒則海運之粟益無所辦倘彼中驛車既足則
牛隻可減以此嘉惠東方庶憔悴稍蘇亦以為協
供海運之地耳至於蓋州套難以泊船查訪甚悉
語具疏中敬百叩以聞

四川石柱司女官秦良玉率兵三千援遼所過無犯
至通州偶與浙江相觸格鬪地方官諭解旋上大
同援遼遊擊焦垣統兵四千行至懷安因家人搶騎
馬匹各軍控弦露刃將領兵官被圍搜搶衣物兵
科薛鳳翔奏延緩之日之哭聲震天通昌已到之

兵不煇終日皆逃 經畧奏山西援遼總兵楊宗業
人馬一無銀給有餓死且逃者保定援兵不肯出關
畏奴如虎又聞援遼甯夏總兵張萬邦師行無律併
參將莊廷民下馮繼成柴祿袁文壽趙旗鼓等在薊
門路上搶擄財物姦淫婦女市集一空井陘道報定
襄兵搶掠傷人幾殲大變岢嵐之兵與冀南之兵經
過直定忽起相殺領兵官逃遁無跡獲鹿已殺傷人
命直定北關屋瓦皆無是時援兵逃者湖廣領兵都
司劉廷藩知州田萬年原領四千人到關止七百六
名延緩將官袁大有領兵一千逃七八百名李愈茂

四三

兵逃二百八十名保靖司兵逃二千餘名副將劉光
祚所領毛兵逃六百名援兵之逃援兵之擾此其大
畧云

廷弼疏稱遼陽城中獨一經畧臥理軍務請問 皇
上要遼東否再問朝臣要遼東否如要遼東奈何屢
屢推稱各道漠然問聞也兩月以來賊屯大衆數萬
子關上不動惟日以二三千騎時出時沒擾我疲我
頃見遼陽有備漸掠而南沿途擾夜及一二子遺材
屯往往被掠亟圖防守奉集而清毀寬鎮又紛紛以
零掠見報蓋賊欲誘我往南遠救而渠得併力于北

圖我遼瀋也

巡按陳王庭題廷弼初至厚集力兵團結遼城六七十里外分營列陣築堤堦濠併力防守由秋至春來聞虜騎入犯首夏草青馬壯恐賊圖瀋之謀就就未已也遂分馬步軍四萬俾總兵柴國柱李懷信賀世賢領駐瀋陽留監軍邢慎言固守其地相機築守旬日之間布置粗定而遼陽止遣步兵二萬馬兵數千兵力已竭又謂奉集為賊入要路復以柴國柱領兵萬象屯劉其間而以間軍道高出同彼料理而道臣無一人在矣至補分守開原兩道改營畫為監軍道

四三

新添置金復道皆救時急務何聞部大臣竟不推不補也

經畧熊廷弼疏稱自奴犯順以來我將吏自總兵而下副將遊都備守中軍千把總等死于清死于開與鐵者凡五六百員而降賊者又不啻以百數計今無主殘兵或數十人或數百人收拾一處無將領統率勢不得不調之各鎮今據道將各舉所知及職再加挑選訪得神樞營右副將江應詔等并各鎮各省共九十三人列名上請乞 初部調取來遼聽職分配兵馬隨才委任仍各帶家丁前來應用不勝感激

兵部奏總計調募水陸土漢兵丁一十八萬未到着勒限督催調取將領一百一員內陳九思沈繼業記病規避革去職銜永不叙用

五月王在晉題准船免起運云 國朝自永樂十三年罷海運而人不習海久矣嘉靖中從山東撫臣梁夢龍之議撥近地漕糧海運止十二萬石耳隆慶間從總漕王宗沐之議撥准大十四衛海運運止二十萬石耳然皆旋運旋罷海之不可嘗試明甚今議山東一省海輸六十萬合天下之力所不能為者獨令山東為之覓船則桂蘭其柁羅買則珠玉其粒徑

四四

使則魚鱉其民日泣鮫人之淚而徵海若之靈肝腦塗地不遑顧恤其視遼人之有米不運有牛不養捧腹張口以待東人之推食束手裹足以徒東人之搬運勝免蓋天淵矣東人苦無卸身之法捉人替死如被焚遭溺各救自身之性命此時安有餘力急人之急故齊自為齊淮自為淮淮糧三十萬數且定矣安得有一半由海一半從陸陸之說乎夫一船可行則千百船皆可行一船惜糧惜命則千百船皆惜糧惜命一半既由海抵遼則海道通行無礙矣此一半者又何舍通行無礙之海而必勞人以搬運也且由

膠從陸至昌邑淮河入海必准人先艤舟淮河以待運則可不知淮船至昌邑舍成山何遑之適從彼既有船可抵昌邑則何不載米以往若以空船泛成山抵昌邑以接運則虛舟之風搖不如滿載之安穩臣曾徧歷膠萊沿海之境有數里無人煙三十里無民居者間有草房土屋不過三五舍村集不過十餘食設使起米于膠膠必多造食廠沿途腰站必多設安頓之所計費甚鉅膠至昌邑二百里昌邑至海口尚遙在在堆積粒米狼戾准河海口既無天造地設之船則露積于沙灘石瀨之間水輪陸運前臨無地且

四十五

二三百里之程必須脚力恐遑陽之買牛僱車未竣而膠昌之輪蹄又紛紛滿擾矣臣一一咨訪遍詢海運程途膠為南海萊為北海膠州即墨之運船必應成山去歲揚帆無恙矣今歲諸城日照等船亦必由成山日照夾食口抵成山頭計程已二千八百餘里且難衝嶮胃險以期必濟矧淮船至南海僅五百里而憂跋涉耶若謂成山險而可慮則膠即諸日之船先須陸運宜東省之糧不起陸而淮糧乃起陸耶東省之船可渡成山而淮船獨不可渡耶山東最苦無船以淮船助登州不能越成山而飛渡若從陸起

運淮船仍復回淮不惟無濟于糴萊而且益甚膠萊之擾山東運事必因此就闕世未有舍可行之海道就難行之陸路耗有用之金錢為無益之經費置緊用之米粟從紆緩之搬運者從膠起陸之說臣前疏已折其難行非至今始有異議也軍國大事須博訪以窮其源委虛心以求其利害居中之懸斷必嘗採外來之見聞欲復遼洋例用官軍押運以二百年來未冒海之軍一聞點運勢必驚惶逃竄河運已苦無軍海運安能強致驅而之海非逃則死未必濟遼左之饑而先壞漕運之法夫漕運者國之所恃為

四十六

安危者也清事關係甚大臣等不惜為越俎之言無己惟有多屢造往膠羅販之船多招募淮膠習海之人厚其價值領運駕船徑渡成山抵遼交割彼既熟嘗海道久歷波濤隨船什物精堅舵梢人等慣習朝夕辨風雲之色鳥嶼識險阻之宜且淮船之徑捷愈于遼洋之遲鈍于運務或有濟焉乞勅部轉行總漕衙門募造淮船裝載遼餉照青萊船幫徑渡成山抵遼交納施行

疏入前議遂寢

遼事實錄卷之二

三朝達事實錄卷之三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必稱舅父較閱
懷六月奴首乘經畧閑邊離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開
萬騎由東川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紫國柱設
防瀋陽却之發同金二十萬關陝永保逃兵嚴檄
招撫時大將李懷信引疾歸周永泰聞難移駐前
屯薦表應泰巡撫熊廷弼以奴酋招降逆書上
書言逆奴以微缺見辱此正主辱臣死之時願內閣
兵部同心發憤毋為逆奴所侮廷弼以軍士勞苦
不堪痛哭之狀乞恩上命戶工二部發銀三十

庚申

萬兩揭之廷弼奏劉國縉報費之數既與餉司不
同聞臣復命之疏又與國縉揭不同多寡重複乞
行查算改正薛鳳翔言國縉兵逃失伍不見引罪之
章輒稱單騎之赴作非主非客之官不受經臣節制
當令速回聽勸從之保靖土官彭象軋兵至潯州
一夕逃散周永春告病不允廷弼以病告休不
許御史張銓奏國家之禍皆起于民窮財盡履
敵加賦七厘未已而九原窮民何以堪此大內積金
如瓦礫而發帑之請叫囂不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
豈財為皇上之財而民非皇上之民耶邊臣

傳言朝鮮私通建首朝鮮王遣陪臣春辦言不能焚
書斬使亦兵家詭計心實自明詔慰諭之王在
晉題東人一飽未能三征併急人心渙散亂萌已微
勢不成則曰奉募充兵勢一成則即聚眾為寇觀城
縣被劫倏忽聚散廣緝無跡召兵即召亂之先聲聚
兵釀聚寇之實禍東省距北直一厘進之則為北直
應募之兵退之則為山東思逞之盜矧歲時相迫若
驅之使然故舉朝憂遼左之饑卒而臣則先憂東
省之饑民也

撫臣不可不軫先憂預為消弭晉在任而遼妖不

敢發無幾何時而山東大亂矣

七月山東巡撫王在晉題請羅價云東省派運米豆
糴價腳價大約需銀六十萬兩年時豐歉無恒豐年
當發銀預糴以為凶歲之備臣疏已明言之矣今本
年海運見存新舊遺餉止十分之四耳尚餘三十餘
萬兩無從措處該部不發銀而且催司帑那解濟邊
豈以東省為金穴耶不惟不發銀預糴而且發碾積
穀三十八萬石豈以東省為教倉耶夫東省自四十
三四年海荒逃竄死七人類相啗骨肉相殘生齒已
虛大半所剩者逃荒之白土耳彼時庫藏罄懸所以

請及上方賑貸年來按括殆盡其無長物可知是那借之說未可問及山東以山東無銀可借也州縣稍有積穀未嘗不借充海運然須留穀本為將來借動隨出隨補流轉無情追憶昔年截漕抹荒發銀速糴顆粒待輸於隔境生活寄命于他方積粟如積金留臺石之穀即活三四人以百十城之生靈詎剩存多少之穀所能拯濟是發穀之說未可行於山東以山東荒多熟少穀未敢發也然而山東之穀不啻備東省之饑亦可以備遼左之饑臣為將來之慮且請銀以領糶矣豈可將見存之穀反碾米以輸遼

三

乎萬一歲穀不登六十萬海運米豆何方糶買何方裝運截漕則漕粟有限遠糶則腳價無窮且三十八萬之穀碾為十八萬之米此米可不胥而走以歸蓋套乎抵遼腳價須得十一萬兩倉穀非盡貯沿海地方多由窩遠般運迂迴道路以至海濱內地車腳又須一二萬兩碾穀用米之費幾與糶買相當此銀從何措辦東土與危遼相接外有不時之警民無終日之儲全藉倉穀以防緩急故他省之穀止備荒而東省則兼以備兵他省之穀止留濟本地而東省則兼可濟遼碾穀濟運非長策也再查東省錢糧例於隔

歲開徵今所徵者四十七年之額編也若將四十八年提起併徵則登萊之八厘為一分六厘濟青東充之九厘為一分八厘一歲而徵五次之加編民力能堪此乎通查關省糧額有一畝額徵三厘八絲及二厘九毫者今以原額三厘而加九厘則三倍矣二厘而加九厘則四倍半矣合四十七八年併徵則六倍而九倍之矣此令一行必無遺民即忍心以行苛政徒斃民於捉必無完賦頃據登州府推官孫昌齡揭報沿海之民全里全甲盡人逃竄臨歧痛哭沉子于池雖經於林即有未逃非退地於賣主而不耕即推

四

地於典主而不受民情既既渙官法難施恐啞人之慘近即在目前揭竿之禍遠不在日後齊其有甯所乎而三韓併受餒矣且以齊之窮年來義劫同仇心履國恤丁壯抽矣帑藏括矣稅銀首先起解矣各官如數捐助矣新兵集而歲餉猶虛其四牛隻買而價值尚虧其全軍器盔甲整辦新新而件件皆由措處城池堡堞修飾舉陞而般般勉有支持居平之用度每從博恤任內之資俸悉用扣存利孔已自無餘經費萬分周措奈何六十萬石之運偏任其煩勞而一畝九厘之編不損乎毫末今又責拙婦以無米之炊窘

荒土以用三之法夫此餉非齊之餉也即經畧所急之違餉也違即餉如疾風暴雨望而驚焉違急米乃以泥飯塗羹餒而應之只恐違左有銀山東無米十數萬之兵不能望海以呼庚亦不能削金以充腹誰實誤違而東人亦將有口矣再念海內皆有加編而無海運即有海運而無東省六十萬之多所謂加編者不生于本子生于母未有原額二厘三厘而加至九厘者今欲移于上地而上地已無可如欲存此下地而下地總入全額墾土多而腴田少山陂海磯磧确汗邪之地皆一概加編地不能責其生金產銀而

五

民乃代其椎肌剝髓于是他州外縣有逃竄之流民林下池中有慘亡之怨鬼斯民也即吾耕田給粟之民即吾浮海領運之民民逃民死而可占運事之不能矣廟廊之上必欲東人認六十萬之運必不能認一畝九厘之編必欲與天下同認一畝九厘之編則請兩京十三省盡效東方之海運然後東人萬死不解而臣亦有辭于二東之百姓不則泥勞逸于不分置甘苦于無辨雨露有不到之鄉而病痛有獨偏之處朝廷尚未棄違而先棄齊齊故而違不能存其為違計亦左矣至于海運應用銀兩伏乞

初下該部速查本省應解京邊銀兩儘數扣存或另發別省銀兩充用仍照原題每歲發銀二三十萬凡遇秋成有穀即先期收買預備將來荒歉運完之日總毋開銷其齊青登萊倉穀聽海運隨便借用仍留穀本糴補輪流接運以戒非常倘以臣言為然俯念東人之苦至議減編其糴運未數銀數容臣等徑自截留應解錢糧支用蓋今日千急萬急無如違急為違原以為國題明之後臣不為專擅計臣當亦諒臣不得已之心矣兵部黃嘉奏報援違兵數自四十七年十一月至十八年七月陸續出關過十三

六

萬三千九百四十九名將次出關一萬六千一百一十八名調募來報發者四萬八千

王在晉再請運價云今歲春暎無楚兼之海運括粟甚急民間突不得點臣備述民艱疏入不報藉有天幸濟南東昌兗州三郡秋穀已升少補春收之歉間有被災若蒲臺鄒平萊蕪鄒城沂費嶧等州縣臣諭所屬曰歲無全稔惟多方恤民民苟足存軍興孔亟勿以災聞也就意登萊青三郡春麥無收夏災更甚初已苦旱已復苦霖積雨衝垣破堰平曰立變陂塘山水激石流沙窪地頓成船塹高密紅葉之蝗種雖

難兩師以殄滅而沿海尺餘米電又因風伯以括傷甚而烏雲黑風震吼地之雷聲因之白禁黃殺成蓬空之波浪大樹拔根局間遺颺之殘粒生書創斃何有記蘆之淳其民方度海以運軍糈歸而視其田里則板蕩矣廬墓則成沼矣養生送死之需一無所憑依矣如是而民安得不逃民逃而國賦何從出乎矧新編又倍昔而為三也民逃而海運何從辦乎矧海運又倍昔而為六也括膏鹵之膏以充餉而天又靳其所生驅波濤之民以瞻邊而國又窮其所有東作西成之失望而南箕北斗之空懸彼天下之至

七

苦者莫如遼人然遼人賊來則戰賊去則休而東人之牛馬負芻無休息也遼人暴骨沙場遊魂有棲止而東人之餉命大壑無棲止也加餉則一例科派而與海內之樂土同輪抽括調募買贖則一律誅求而比各省之紛紜更甚六十萬石之糧不知銀於何出而缺責無米之炊六七八年之賦不度民之不堪而概行求顯之令今日之荒荒無告莫甚于東民所為如戴天之惟皇上之垂憐耳再查青登萊三郡原無增糧無可改折而海運濟遼又以地鄰壤接義難推誘惟望皇上暫免災地之新編量減海運之

糧數至于本省民間積穀原以備荒非為違餉而設今沿海既因海運儲動而內地又轉運煩難該部有碾穀三十六萬石抵海運米十八萬石之議奪吾民口中之食救他人服下之饑竊念遼左自有新編合天下以供遼奈何括荒地之儲益甚窮民之窘臣斷不能奉行伏乞分別災傷輕重災重者將新編違餉暫從停免仍于海運數量行的減倉穀存留發賑免碾米濟運其海運錢糧不足令該速速覆臣前疏亟發價值俾運船立刻開洋運至蓋州交割則臣得藉手以救危遼而不負朝廷之委任矣

八

海運艱煩人不習海既無舟楫又乏錢糧所以屢疏請此屬創行之事紀述宜詳以備東征之查攷云

七月二十一日酉時

神宗顯皇帝晏駕

皇太子令旨賜經畧熊廷弼銀一百兩紬絲四表裏總督文球銀一百兩紬絲二表裏巡撫聞永春銀六十兩紬絲二表裏巡按王陳庭銀四十兩紬絲一表裏鎮守總兵兵備監軍餉司副參遊都守禦把生營援遼等官各賞賚有差遼東鎮舊額官軍八萬二

光

千三百七十七員名今調撥官軍的計一十八萬共二十六萬二千三百七十七員名除先發銀三十萬次發銀一百萬今發銀三十萬兩六分充餉四分充賞

順八月初一日

宗貞皇帝登極 聖諭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馬堂胡賓潘相丘雲俱撤回應用

王在晉奏災異傷軀云海道之險海運之難臣等累疏言之不啻詳矣此非臣私憂過計也攷之元史至

九

應

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九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無暇達引即萬歷二十五年六年東征海運飄風泊浪之報幾無虛日臣檢查原卷大約什損其貳海之不可嘗試明矣今馬頭嘴等一帶海口為眾船灣泊之處原非極天浩渺無涯無際之中而為雲黑氣之冲霄異火閃光之照夜擊禍夷之鼓則海聲驚濤耳之雷揚風后之威則腥氣動潛鱗之聞波浪壓帆樯之上而舟杭投海害之間取之則粒粒如珠而棄之則飄飄似葉浮游逐浪誰從海上招魂變化為魚信是人間却然彼

艤漕泊岸之舟尚不禁風狂浪惡藉過颶于汪洋大海舟楫其甯有片板榜人其甯有噍類哉臣一聞報猶墻悚恆負罪倉皇轉念遼人果腹而東填填海果腹者尚以為勞而填海者孰憐其苦歸而耕田則三編立併流血于公庭出而浮海則一夕沉淪委命于大壑海若已收之鼎俎而長年共泣乎鵩夷嗟乎由海餉運是以死藥而瘵生人者也其幸而得瘵也是取蛟龍澆漚之餘分來以秣士馬者也先臣于運有言厭河運之勞欲舉丘丈莊之策但計漂溺之米不計漂溺之人一失俱失從茲而各路之運官運卒竄

十

然喪其魂魄矣且是日之風蕩搖海角合抱之樹木立見傾摧在野之牛羊半歸壓死原田枯于久暝已多不秀之苗而枝幹倒于隨風希有剩存之粒文登甯海蓬萊福山四州縣皆然至于青萊之被災業已具疏報聞于 皇上矣夫登萊青三郡海運出粟之地也今三郡並報災傷粟于何括即用價于何召買目下有萬分難處者蓋起運本色必徵本地之所生給價召買必買本地之所產本地豐歉無常然歲早則傷高田猶望窪地之稍收歲潦則傷行田猶望高田之偶獲今登苦旱矣青萊苦澇矣並高下之田盡

為海颶所損傷矣土人無食何以濟遼人本方無米何以供糴買今歲東荒濟秋穀頗登然濟南去登陸九百里海路一千八百里僅僅五州縣通海而餘去海遠矣登郡糴米于西則價值甚貴西郡轉米于登則車力其繁此搜粟之難也至于黃黑豈損于秋旱處處乾耗通省無收今遼陽甚苦缺豈微令東省所輸米豆相半以它年所易糴者而今歲獨難以它方所有餘者而東省獨番人之所急天故斬之豐歉各隨其時貴賤必因其地此處缺豆不得不通融以加派于產豆之方故或多截漕糧以省東方腳價之繁

十一

重或派豆于永平淮津等處以補東方轉運之不足是一策也或量減明年起運之數俟豐年徵解轉運遼陽以補凶歲缺額又一策也不然天不雨粟地不生毛別無強括之術六十萬石之糧談何容易今日不言而俟日後言之以誤遼軍之待食則臣罪益無所逭而臣滋懼矣再查漂沒船糧當海運之初原議意外損失准數開算即二十五六年海運失風糧未題過另冊開銷被駕船之人水漬不可問矣非官為銷算誰為代補乎

巡漕易應昌題稱淮南之海運三十萬不苦于糧而

苦于舡山東之六十萬苦于舡而并苦于糧以數千里之生靈試于風濤礮礮之中 國固有虞人誰無恐謂天下之食足恃矣山東報稱七月初七等日亥時聲龍爭鬪颶風大作傷舡一百十隻淹死水手五十四名不知下落者一百七十五名失去糧四萬四千九百二十六石督餉侍郎李長庚報稱天津糧舡北岸于八月初三等遭風漂失二十一舡南岸于七月初五等日漂損十舡又于八月二十等日發舡三幫甫發而狂風大起由蓋套回空淮沙等舡漂損一十六隻由天津裝糧重舡漂損七隻又據甯前道票

十二

稱漂來船戶報登州運舡遭風者俱漂至甯前地方又據甯前船戶尹思等報芝蔴灣運舡遭風三隻漂至天津止一隻見在隨接督臣書稱初九日南海口裝完糧舡亦損四隻颶風異變海上舡隻一任縱橫臣措躬無地何天之不助順若此耶又總漕王紀題稱改造河舡四十隻新造千斛大舡五十隻及應天山東運舡二十七隻于七八月間次第由海發行卒然颶風聚起舟楫四起漂蕩七十六舡相繼化為烏有且無論數萬軍儲虛擲海底而數百無辜赤子頃刻間尸填巨港此江淮間一大變也

光宗貞皇帝崩于本年九月初一日寅天

泰昌元年以八月起十二月止

本月邊餉御史萬崇德題遼東一歲約用本米二百餘萬石內運派過一百五十六萬石餉司單崇議請召賣米六十萬石今遼既旱荒無可召買召買行于順永保河及真定五府為數已多今勢急燃眉無可為計非再截漕米二十萬石貯于天津運抵遼陽萬萬不可乘今漕米到津便于截留是在該部之速覆耳召買豆料隨地酌量其打造紅隻并祈天語申飭不得悠悠泄泄也

十三

是時遼東石米四兩石米二兩一石不及山東之四斗

諭熊廷弼曰逆奴犯順特命爾調度戰守相機征剿暴露良苦特賜銀幣用彰恩施戶部查九邊十三鎮官兵暨總兵家丁并召募新兵共八十八萬五千合犒銀一百萬兩先是黃克纘建議調南京浙江營兵至京募義烏沙兵赴遼兵部初差司官繼遣科道然皆營差以便歸省所過驛遞騷動縉紳喜事謬稱某某可將取人重賂輒形薦贖將多兵少遊食之徒附會索詐顧募市井壯丁愈點羸弱代更沿路脫

逃以丐兒充項究竟遼塞無兵而內地徒滋紛擾本兵黃嘉善奏准各州縣招兵四十名里甲招兵一名費銀三十兩獨東撫王在晉令州縣縱招其部臣尹嘉賓所招新兵俱請留本省防禦已發在途者撤回山東免解兵之費亦免招兵之擾遼東按臣陳王庭勅東夷入犯諸將失事之罪廷弼言各官功過不掎于是廷弼遂思謝事矣御史舒崇都言遼事初興起楊錫于田間而以李如柏佐之非為戰也本無戰情彌縫衆議就中之微意既不可以告人各路之傳宣似有心于賣國鄭之范察處縣令賡傳入遼唐

十四

佟鶴年致養性外叛以陷開原起劉國縉于贊畫原餉十有餘萬一朝脫逃宜乘此時一大創以洗從衆積完黃嘉善參顧兵都司袁大有兵逃提究御史鄭宗周言不問李如柏之失機而問袁大有之故縱何以責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哉王大人等屯失事經畧與按臣奏報殺掠數目多實互異兵部請行再勘太常寺少卿姚宗文疏云六月十二日之失事村屯一空焚掠甚慘丁壯死于鋒鏑童稚盡于屠戮主兵者不勝虜倍數山城之案以成此番叙功之舉則慷慨任事者不宜出此職往者出

聞東閱見其兵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附戰不大入而大創小入而小創累疏已明言之至工作之無時而已刑威之有時而窮廢庫策庫力不足以圖大功惟獨智獨賢不足以成大事蓋職所取取隱憂正言順言而不見入者閱差之不行舉薦誠不敢以見聞真確者上欺 君父下誤天下蒼生耳豈舉筆艱難而受數行之墨哉如經臣能因此而懷然悟番然改圖以不負 皇上大賚之恩不虛海內征輸之苦則桑榆可收矣

閩科之疏出而臺省之叅經畧者紛紛矣閩科以

十五

此罷官且見排于輿論謂此疏發覺之遲耳第經臣之剛愎負氣當易多用兵馬錢糧虛耗內內當易彼時虜勢甚強大臣督兵在外安能盡保村屯之無失以村屯之失而遽易經臣亦議人議事者之苛耳

九月初六日

熹宗趙皇帝登極

御史顧慥疏曰奴酋發難以來始則諱言于守而以戰為輕嘗繼以失利于戰遂以守為定局今日經臣之所從事戰耶守耶出關業已踰年戰守豈無定策

乃虜輒出輒利未聞我兵以一矢加遺臣前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關外胡匪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斬一級獲一盛奪四蹄馬而遂張大其詞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萬明年八百萬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財盡民窮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也 奴酋入撫順大掠 袁應泰巡撫遼東 御史舒榮都劾原任巡撫周永春奉 旨永春功罪俟事完酌議 御史馮三元疏忝弋弼精神不以籌邊而意氣偏以角內才能不足勝敵而推扯用以覆短以殺為威以

熹宗

十六 庚申

懷拒諫人心不附方畧全無天下事已壞乃欲卸担而去之此可謂封疆之臣乎中外之人皆知其必誤遼事特懼其有阻撓之名而莫敢言也內言其無謀者八欺 君者三乞亟會議處分或令回籍或令聽勘速簡才望之臣往代保不為地方憂奉 旨着九卿科道會議具奏 兵科楊建疏云奴酋不長驅遂以為素無大志我可安然無恙而不知吾之塞日初也堡日空也人民日殺掠也馬畜日驅趕也我招獲之數不如喪敗之數樹無皮而不能生邊塞無屯堡人民馬畜而能存乎議經畧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畧

者亦難掩飾其咎職所以不能為廷弼諱也 御史張修德言經臣大誤疆事重負 國恩詭言謝病無人臣禮 兵科薛鳳翔御史張至發言合中俱有疏參經畧于是廷弼稱病乞歸

戶科王繼曾謂謂廷弼掛衆議有三以嫚罵為氣魄將帥不為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遠人客兵蹂躪遠地遠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糜財浩費過驛騷淫劫而北平山東最被苦楚人謠詠詠不能成功三至如樞臣黃嘉善當去三尺童子能知之不知輔臣留之何故乞簡方畧大臣事尚可支也 刑

十七

科魏應嘉疏稱中府會議詢及經畧應代否衆皆曰應代無疑以兵言之天下援兵的十三萬有奇遼東土兵的九萬有奇而皆不足供其用以餉言之除先帝所發三百萬外已用過八百餘萬猶曰餉不足也如再邊廷必為數幾八百萬而後成功耶以軍資言之年來買馬幾傾府庫而兵部委一萬有手捐數十萬金錢所買馬匹十不得其一用草料徒費馬又殺傷有兵無馬何以應敵即如前數十萬金大藥付之一炬至其殺人如戲不殊屠伯該鎮共痛舉朝共知以村屯言之花嶺王大人等處之殺擄陳王庭

經一指實即欲割刃其胸猶曰半個遼陽亡而復存不知清撫聞鐵之間所存何地所復何城何以謝三韓父老子弟而忍聞其野哭以道將言之道臣高出等皆係斟酌其才望以應遠急者總兵李懷信等皆像名將又為廷弼所取用者乃于道臣一言不聽于大將罵之如奴人人忿鬱氣滿腔腔憤憤信不勝其挫辱決意求歸聞其入關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為有病乎抑萬不得已而然乎監軍御史勒令走角門如史率差遣如有司左御史固為自失其體在廷弼何以悍然實行至此也

十八

先是給事中祝耀祖論本兵黃嘉善汶閣當機見指首鼠猶預病中膏肓李若珪論嘉善中實憤憤外復外復優優原無擔當識力但道勿事張皇原有畏避之私情惟曰事難推手屢失而屢不知懲愈危而愈不知懼楊廷論嘉善為本兵一籌莫展不知主領何事募兵跋扈行劫而逃總付之不問御史楊春茂論樞臣蒙面視事猶然葫蘆舊樣不見帷幄新猷左光斗言有東事以來樞臣誤國已非一日閹科姚宗文論嘉善為本兵議論紛而愈不能決事急而愈不能斷憂感兩岐遷延時日至是楊連再論嘉善併前論經

畧疏及馮三元張修德本俱奉 旨會議

楊建奏接總兵李光榮報奴首從會安堡連刀灣進入深至瀋陽城北遊擊馮大梁報東夷自蒲河北深至大鶴等臺將原設撥夜趕散至城北三里橋方止榆林舖等處精兵先數兵分兩路深入瀋陽旦夕存亡莫必經畧廷弼或能力抗強虜保全孤城亦未可知萬一瀋陽失守則遼陽危廣甯山海以西皆震驚矣乞 勅九卿科道會議作速擬備堪任經畧一二

一元

人面諭推左右司馬一人共從長計禦虜援遼作何方畧無得仍仍悠悠泛至斷送封疆而後已也 建論

本兵黃嘉善十大罪比之為象謂其昂然大然日但食厚侍班好看而他事事可增也 發帑銀一百萬兩與戶部充餉別部不得分用星夜解赴遼陽交與熊廷弼酌量犒賞并前發一百萬兩解九邊兩項共給價銀五千兩不許騷擾驛遞

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洲三岔河成為廣甯門戶也閩西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為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賊卷至京師而晝夜搬家春以私也中外謂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海州為遼陽退步戍金復為山東擔牌也即奴則謂遼必亡而日日報遼陽生殿以建都也其倉皇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為存地方安地舉朝帖席而臥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工作尚刑威者所以能致也職到任西北兵馬付紫國柱

二十

賀世賢李懷信守瀋奉川兵付陳策防守虎皮驛土兵不願屬漢將付高出暫理同川兵貼防山西兵付楊宗業存城操練真保兵付劉孔胤守遼城毛兵與贗畫募兵改付胡嘉棟防鎮江寬緩凡援兵隨到隨發可戰者發戰可守者發守與地方酌量緩急何曾一處一兵不調停各道新陞職僅與高出那慎言周旋一城相與如腹心手足此外則以運糧事惟海蓋道班軍一二事敵甯前道遼陽城池塌塌人皆知其難守紛紛私逃自挑濠築壩從十里外引水以護其外幫修理外城自築壕口馬道門關以固其內向

之私逃而去者無不人人回城居住肅奉之間向無一人敢往亦因修築完固商民百貨輻輳道途日夜不絕自斬貪懦陳倫劉選節王文鼎後復等問鎮江遊擊戴光裕細打送獄隨以病斃舊開原道募兵皆關內多叛出邊外一時陸續斬十三餘人近海蓋道獲其逃于南衛劫盜人財者十二人亦駢斬之又一起十六人逃出邊為長勇堡李國臣追獲十四人而逸其二職令俱斬之該道意不無少望前于京中忽得一單言五六月間奴賊搶掠屯堡三百餘處殺擄軍民近二十萬又被賊衆逼逃四五萬人且謂職失

三二

按臣虛報堵截以為天理人心安在世道如此大臣立功于外其可幾乎又云凡用兵將官得力方能濟事今總兵中惟賀世賢畧短取長敢于戰陣俾世祿精早而初臨大敵劉孔胤善收拾城守行伍而戰陣非長將官惟尤世功朱萬良等為軍白眉餘多庸庸碌碌求大將如前日劉繼華諸將梁貴徐九思輩已不可得各鎮兵馬四五等邊之餘無一非敗羣下細者謂援兵陸續出關必一一可戰而不能戰以為經畧罪而抑之兵馬之不能戰一至此極也熊廷弼乞賜罷斥勘問疏曰頃臺有諸臣顧慙等交

章論職職病甚有應有不應而臺臣馮三元辨言欺君庸才誤國一事數職八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能職而遠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職留而遠必亡職罷而遠必存計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遠必急急議罷職而不待言矣惟是無謀之罪職願承欺君之罪職不敢承請姑辨一言而毋嗔職怒人不怒庸也去秋開鐵委弁糧苗田禾職抵遼陽即行各總兵卒收割如不能則焚之又遣中軍官往諭數次而總兵李如楨李光榮賀世賢梁國柱等竟不欲往職為此憤恨屢見之疏牘而馮三元未及見也石碾研起火星延燒

三三

大梁六月陷開元七月陷鐵嶺八月陷毛關陷以是月至遼陽牌行開原道韓原善駐藩彈壓屢失按院道屬職勿令行北關報至藩官軍一呼而散即遣分守道閻鳴泰往撫之至虎皮驛大哭而返是時止此兩道而馮三元言道臣欲以一二萬衆應援全白而職不能用也不知道臣屬誰況職以初三日到遼二十一日北關陷無論此時無兵兵即有而相去五百餘里應援何能猝到且鐵嶺不能援而修言援北關此道臣欺三元者過也修守開原是要着任諸臣千言萬語職所為不錯然所役軍皆其守城不能戰者

如崇賀李三帥人馬實未做工即貼修瀋奉亦其步軍乃各帥自為營盤戰守計非軍自做而誰與做若云不惟敵是求而守之專事則令箭之催馬上之催亦為敵是求矣瀋陽王大人之役實係堵截徒以無斬獲功証為獎借語然以數萬賊平平受受而去亦是難事若吹索太過必盡失監軍道與總兵將官心近邊五六十里之野不必待職清自清撫陷後所在檢拾而賊為我清久矣違人與賊習除稍能過活者盡搬移外惟一二無依窮民仍依舊業抵死不去曰我搬在別處無過活亦死在此亦死賊來且隨之而

二

去即屢清之而不得也贊畫新兵欲回家過年一日而逃二千人王平胡國臣所領新兵乃贊畫疏稱練成一枝勁兵為高麗奴酋所驚畏者王平統兵一千七百餘兵自言挑選可得五百人像一當軍模樣胡國臣步兵二千札營聞江潮聲作賊至而奔潰微三元言而職不知違人可用也東山參礦徒趙利則有應兵則無人去冬已牌行劉國縉及原任推官陳光裕給與游都備中千把札付張紹募一番往返三月僅抄一沿門冉回報而竟不見團練一人何故微三元言而職不知礦兵可用也職不識秦楚事且聞近

年征倭征播用兵幾何查平播用兵二十餘萬人今奴酋視播何勢何地而評職用多也謂職無謀職當承五月間兩監軍道一駐瀋陽一往奉集按臣又因職請征蓋套催糧獨職一人卧病違人屢催急救違人命否請問 朝廷要遠東否情出危迫豈敢要扶無人臣禮而謂職欺君不敢承也違道自八月以前實止監軍兩道且各有分駐亦不得一時嘗聚海蓋道以一人而辦百萬餉運甯前道以一人而辦造紅鑄錢諸務馮三元不欲聽職自裁請去職以存違而各部大臣欲聽職自裁始留職以亡違也豈可哉伏

三

乞 皇上將職罷斥行勅亟簡才望大臣星夜前來代職職已不能批發文移惟一面知會將楚東待敵如馮三元所云保救殘遼急宜如此而不必遲回須臾者也廷弼又有行勅尚屬虛文之疏 上曰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畧熊廷弼屢次互相奏捷若不速勘無以明罪就着魏應嘉等前往進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 楊建疏云遼東之事即勘以言違事之人畢竟各不相下反滋多口成何政體力請收回成命 御史吳應琦奏勘官必須另遣勘之而實罪屬欺隱廷弼自當其事即勘之而不

實事屬風聞三臣亦不任其咎科道之中饒有風力者自不乏人各舉其一單車過往即可了此一段公案矣

戶科張國祥上言熊廷弼經畧遼左修築開濬鼓舞堵截是其一得未可盡以為非借使調無用之兵靡難處之餉不至疲敝間左以為根本憂遼之數年未能成功于勦亦可取效于禦惜其志大才疎氣高量褊諸臣論列業無剩義奉旨行勦無庸再贅矣惟是臣所慮者經畧更易之時乃敵人乘釁之際三臣並出冠蓋絡繹文移旁午聚族而喧囂者是何有正

三五

之策毋乃懈軍士而長寇志乎說者謂功罪不可不明據臣愚見此時喫緊惟敵是求即藉九廟威靈削平有日不惟廷弼可從寬宥即楊鶴何妨末減不然而蕩定無期變生意外不惟當局者莫逃誤國之罪即旁觀者俱有胥溺之憂奈何于免難之場作此援據之舉也

議論持平且得大體

吏部尚書周嘉謨等會同九卿科道會議得經畧遼東熊廷弼當三路敗衄以聽勦御史起今官授之尚方錫之金幣其沐國家之寵遇不可謂不隆矣單

騎辭家不避艱險至于駐親魯鍾形神俱瘁其拮据于遼左者不可謂不苦矣撐持一年瀕遼幸而無恙其守亦幾固而力亦既竭矣惟是人言嘖嘖率謂氣岸高而沉思寡隘集思而好自用經年工作未聞簡練之精中原驛驛無救城堡之陷科臣相繼論列豈盡無據而云然第事在彼中非得于勦議之確何以定功罪之案故謂廷弼為有功于遼者功難倖微臣等不敢懸料也即謂廷弼為有罪于遼者罪須實據臣等亦不敢懸料也今廷臣會集俱謂封疆事重烽火勢急且廷弼之以病告者屢矣據稱衄血嘔血

三十六

大瀉大痢肌肉消脫熱熾如火跌在公座昏暈不省僅僕門書環守大哭則其病狀之狼狽亦可想見即人或議其借病卸担而其計無復之之光景又可想見况強敵壓境聲報押至此何等時也尚聽其悠悠卧理以遼為孤注耶急議議代以重危疆其有無功罪總聽兵部轉行巡按從公勦議具奏定奪至于堪任經畧重担之仔肩不易殘局之收拾尤難必有異才濟濟以識必有沉思而運以機必謂練精熟神思周到而又虛心下士使人各得盡其情畢其策而又就近轉移方無遠水近火之慮且人情矢口易着身

便難人才探望易課實則難楊鎮既已債贖廷弼復無成效天下事尚堪再誤耶該臣先期發單各舉所知是日會議又互相讐難互相扣問業有成議此則候另日會推者也若夫添設兵部左右侍郎各一員平時可備帷中之運籌有事可為經督之後勁先臣高拱建議委屬老成長慮今值多事之秋更宜預會會議答同無煩再計候臣部另行會推請旨遵行又會議得逆奴匪茹東事方棘所藉居中帷幄之算正殷當此而議樞臣之去誠不宜輕第樞臣屢疏乞身情詞懇切所不即去者或以遼左未平尚欲效借

二十七

箸之籌亦以 山陵未畢未忍離執紼之役抑或明旨切責不敢乖賜珎之義然而樞臣之當去此樞臣之久自決也謂樞臣之當去又輿情之久為樞臣決也知邊事益急非中樞臥病之日人言紛至無復出就列之理似應 予告以全晚節但大臣去留應俟自行陳乞取自 聖裁非臣等所敢擅擬也十月初二日異風揚沙登州晝晦三日水怪盡行海上又招遼鄉民家生豬一首八足是日會推經畧以表應泰經畧遼東 薛國用陞巡撫熊廷弼與袁應泰交代上疏列人民城堡兵馬錢糧

杖械一一交有數并言自丁家泊斬捕而粉花不入犯自長勇臺撫而煖兔不復交過去秋九月奴言欲犯遼陽自瀋奉修一備而奴返老寨諸夷子返新寨合力拒守其大畧也年來裁巡撫添巡撫起釐書用閔料議督護何莫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此後文墨不省議論不寬則經畧必所所指手足臣為國家虜矣 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廷弼功罪南道李希孔論姚宗文閱視奸狀以夷攻夷之策並無要領四千金浪擲之虜穴劉國縉事事決裂而挺身護之用永春紛紛冒破而危言褒誦荷戈士二十

二十八

萬一日而閱畢太常非論列之時前此在閱就禁不言前此所閱何事失事始禍之李維翰不逮抱頭鼠竄之汪可受不剗今再置宗文不問尤而效之誰為國家任勞怨哉王在晉題全遼性命關于一線之海道故防遼者以保全運道為第一著以奴之強久不敢東向而窺登海者豈以慮不習舟乎烏龍江之造船見于遼報非臣之浪說也豈以地險不能進兵乎臣已令巡海道差官偵其地里繪其山川非真不可直達也當東兵三調之後處處存一空營民間一日數驚思避兵遠

竄臣不得已屢疏請 請留得新兵九千分散各路然皆田野荷耒之民也不能蹈海臣又不得已屢乞水兵該部三議調而三易其地不能得一水師臣計無所措檄道兵安家行糧自往浙直召募水兵一千六十六名精銳慣出入海洋捕舵目兵共五百四十七名到營操練造舟機礮火器葦墩臺整戎械列陣有銜鋒之甲冑揚旌有出海之艤艦登州二百年來未嘗有此軍容氣色籍令如防倭時再添兵二萬四布特角橫截島嶼奴如犯海定使之餉命海中斬奴首之頭醢李永芳之內以雪 國恥此臣安排措置

二乙

之大畧也奴中間諜無地不有其不敢興渡海之謀為飽糧之計亦此間聊有兵革預設以銷其萌然則東省之養兵豈真為山東保封域乃為遼東守倉廩而保其養命之原也故倉之粟不據則成阜之險不固事之不煩再計者臣固新兵無餉具疏懇 請

宗皇帝于四十七年歲除之夜傳 旨允留臨清六郡稅銀五萬兩香稅二萬兩以充兵餉夫臨清等稅係進內錢糧此二十年來所不易得之 旨而臣幸得之微臣何能感格 天心亦 聖明知東省不可無兵兵不可無餉又知東省隣遼留兵以固齊可

以護持遼餉耳 先皇帝登極 詔罷各路抽稅凡鄉閭市井一聞 詔音靡不泣下喜出向隅臣即廣播 皇仁令臨清六郡盡行罷權矣此五萬兵餉既無所出臣不獲不請 留新餉乃戶部謂新餉之不可留也議扣民壯工食以充之夫九千兵之餉所費不貲皇民壯所能分食以使之無餒者矧本省國課民壯即為民兵此外聽差民壯幾何工食幾何而可當九千兵之餉哉半餉半飽之民壯既不可以蠲盜賊無衣無食之新兵又不能以守地方此兩廢之道也又云如抽不足則以無礙搜括等項佐之夫糧非

三乙

額編焉能復有存剩東省年來浣餉額編之數什虧其三無額之銀百無其一矧扣除民壯工食及搜括無礙等項見准部文充東充買牛之費抽扣不足而搜括繼之搜括不足而設處繼之設處不足而勸助于民蠲助于官者又繼之今且虛二千九百餘兩來補牛盡而財與之俱盡臣疏在 御前可查也四十七八兩年已經押扣搜括辦遼左之車牛安復復有工食無礙等項佐本省養兵之費哉兵以防寇也兵無食即為寇而其害甚于寇寇尚有兵以禦之兵為寇而地方無可禦矣兵易聚而難散散則有獸奔

之患又易散而難即聚聚則有烏合之形遣兵無食
虞其脫中豈齊地之兵不能為脫巾之事乎遣兵脫
巾固可為慮豈齊兵脫巾不足慮乎戶部不肯留新
編臣豈不諒其無已之心然齊之舊兵總為防邊而
設與他省自是不同臣以無錢空手左揮欲發無償
之米豆以濟遼左之急右揮欲索不編兵兵餉以充
營伍之腹即朝習點石為金之法夜習神輪鬼運之
方亦不能取必此責臣以所難而臣必不敢緣旦夕
之卸肩因循以釀變從來兵餉起于田畝乃為長久
之計今齊地三編民命殆盡額外必無可加齊地之

三十一

稅未有不先養齊地之兵而獨急遼人之餉者也倘
戶部必不容臣扣留臣請將完全無缺陷之三齊交
還陛下勢必削齊地招養之兵停登萊海運之粟
如既欲餉遼又欲固齊則此九千兵之外臣尚思
請益而此九千兵之餉可不為地方一區處乎奉
聖旨戶部知道該戶部議 覆 准留事例贖罰折
蠲抽扣等項仍清查工食以應扣五分之數抵餉如
不足酌議量留加派

兵部尚書黃嘉善罷

王在晉陞兵部左侍郎張經世右侍郎着作速前來

協贊部務 以刑部尚書黃克纘暫署兵部併協理
戎政 經畧袁應泰奏薦原任甯前道察處不謹參
政張國儒可當撫順一路原任吏部為民郎中趙邦
清堪為遼東監軍以崔景榮為兵部尚書

十一月熊經畧與閩科姚宗文書去秋八月初到每
奏報必送書揭回札或有商量者查來書多言訪問
全白子姓稍力意急欲取 旨而愚不能會用夷一
事地方屢求虎首不理及差取別鎮往懸營講事竊
恐遊擊命官一有他虞動關 國體不敢不忠言商
確何意遂逆真指致以擅違屑屑是辨雖日後無從

三十二

下手平白送四千金與虜結訪問局而徒惹夷使一
場之侮辱必思當日言為不謬而出關乘興之初不
宜直遽以阻其趨此不接之罪也 熊廷弼揭開原
道韓原善新募兵馬多賄博棍徒响馬猾賊成群脫
逃全不聞報是時兵已逃過二三百名馬已死過五
六百匹而疏中混云招過兵馬一萬九千員名混
在一處劉贊畫兵雖逃猶歸桂田而該道兵不逃
出邊外則逃入南衛劫截財物其安家銀自招自算
不肯自求其清楚蓋該道心術險深操行醜昧職不
能復存厚道矣 兵科韋蕃奏遼右喪師首罪未議

參李維翰 御史王夢蛟奏撫臣失事之勤難緩參李維翰周永春 賀世賢缺望稱功揭云入秋以來無日不得憐無時不介焉奔馳戰陣斬獲前後六百餘級賞猶有待黃河之清可竣職之苦海難脫援遼總強半以病去矣猶職以不明不白之身居不進不退之地職力竭矣過身病矣功罪何居惟大昭公道幸甚 巡按御史申廷謨題自奴酋發難以來殘破北關 朝廷以興滅繼絕之仁寓聯絡羈縻之意是以有優恤北關女姓四千兩之賞以恤虎慙免之婦不過愚意感激以結其心乃犬羊之性惟利是視

三十三

忽四四千兩長賞三千人進貢之望王猷以細人浪子利于餌而輕于許致彼中以虛詞為口血去歲桃林口有講說至再之事附近諸虜效而尤之其又何弭焉 御史李應薦疏云西虜聚眾挾賞情形巨測收彼降夷因致藉口恤其女姓更啟釁端三千人入貢是為何心許三千人入貢是為何策王猷之首必不可恤虎酋之欲必不可拘桃林之路必不可通也兵科蕭基疏西虜生心屢年之款市結之而不足王猷之詐許挑之而益開張汝觀等四人之拘留作何結束四千兩利金三千人入貢之約作何彌縫今日

索降夷則黃把都兒犯搶之詞再至矣明日問殺命則乃蠻台吉等慢聚之語紛來矣蠢動之恩觀譽而發斬王猷首懸之業罕以斷其藉口之萌此保衛之全着也 基又參宗文失策者三冒罪者五 刑科毛士龍疏前門之禍自姚宗文用王猷之詐以歲幣餌狼貪以入貢開邊釁致桃林引路西都為騷則前門一帶岌岌不減邊東矣 南道王允成疏西平入犯王猷出使功不足以贖罪虎酋浪索諸虜紛講新賞是則專管西虜之明效大驗也又何言哉 宗文與虜四千金虜不以為恩反索賞挑釁直至

三十四

在晉為經畧力拒之威惕之講款多特嚴為杜絕蘇門之禍乃已事哉款虜疏中 十二月經畧奏應泰題奴酋初發難也始于撫順蓋撫順為奴酋出入經由之處是必爭之地奴酋以撫順敵場為屯兵之處如坐通衢所陷清河開鐵廷袤三百里殺擄官兵軍民數十萬而我叛賊李永芳終養性等日夜引誘籌畫為陷陣封侯王之舉今奴且威臨朝鮮兩特圍獵于開鐵汎懿之境矣職會督臣光球撫臣薛國用按臣陳王庭并道將諸臣問曰今日計將安出諸臣皆曰宜復撫順清河職曰宜用兵

幾何諸臣皆曰有原議十八萬之數在用大將幾員
曰撫順六員清河三員寬毅一員職以為說皆是議
于撫順用監軍道高出張慎言總兵官賈世賈李秉
誠張良策又以尤世功充總兵官朱萬良將騎陳奇
策童仲授將步各一萬清河用監軍道牛維驤總兵
官侯世祿副總兵梁仲善并見調姜弼各行總兵官
事內侯世祿姜弼將騎梁仲善并將步各一萬寬毅
用金復道胡嘉棟副總兵光劉光祚行總兵官事將
步兵九千騎兵四千并見調水兵七千共二萬外以
守遼陽總兵官劉孔胤統之尚少一員于續到副將

二十五

內選委以一萬守瀋陽一萬守蒲河以七千守秦集
兵將尚缺若蒲河為撫順後應為三岔兒要衝且兼
西虜况已殘破提兵應援非良將不可查得甘肅總
兵祁東忠智勇兼資威名夙著且多舊健卒應調守
蒲河而瀋陽奉集亦于續到援將內選委蓋大帥自
李懷信崇國柱去後止寥寥數人且其中更有在應
汰之列者故不免於捉肘露臂若此不得不調祁東忠
以濟急需外備兵一二萬為臨時調遣之用奴若攻
撫順之師我堅壁相持而清河寬毅出銳師以搗其
舊塞奴若此出三岔兒蒲河之師且戰守而撫順烏

其新塞奴若南赴清河寬毅我撫順之師直搗新塞
而蒲河隨為后援至臨敵出奇招降用間未可先定
若是而撫順清河可復也撫清復而撫清之內屯堡
皆復民間之稼穡終不為虜質隨即相地築城且急
議屯田于撫清一帶以充軍實然此言之似易而行
之甚難抗屢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利則難于進處孤
危之城而必久住計則難于守此二難者臣任之
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不應于手則戰難錢糧缺乏
而轉輸不及時則勝難此二難者 廟堂任之兵馬
錢糧足而戰不能用請治臣之罪若兵馬不足錢糧

二十六

乏則臣不敢以三軍為嘗試 國家為微幸也蓋奴
首舉動視馬力強弱其馬弱惟在春初我之乘時斷
宜在春而兵馬錢糧須齊集于二月之前過此而奴
不可復制雖極力支吾不過成一年之局 國家之
憂之擾之費亦何時而止乎其文武將士能守撫清
至歲終無失事者鎮道而下宜破格升賞其戰卒雖
比往時或開鐵者勞險更倍而亦止照其例撫順月
糧一兩八錢清河一兩六錢以示鼓舞大約能戰而
後能守能守而後能戰惟祈計出萬全而已耳
御史潘士良云經臣奏應奏誓不生還欲逼奴塞城

撫順而軍也豈非慷慨任事之壯志哉第議城則我必守我守則奴必爭奴爭則勢必戰據經臣所定之局是戰局也而度經臣所處之勢非處能戰之勢也年來水陸二運問舟楫于水濱驚馬牛于道路不啻三十鍾而致一石矣向第運至遼陽而止今議增撫順又增三百里之遙矣餉臣稱經畧資取小車八千五百餘輛推車夫一萬七千一百五十餘名每歲用銀三十餘萬兩欲加派于前派牛驢地方民生之困憊極矣故城撫順要着也凡要害必屯重兵但地太曠則難分守兵太遠則難在援腹背受敵兵家所忌

况奴酋最狡善用奸細我之動靜無不悉知安肯專意退守聽我修築乎

勘料朱意蒙疏臣入遼使欲城撫順然撫順當城亦必不能即城撫順去奴新寨約二十里滿奉約九十里我兵城此倘奴出鉄鉄截斷來路無論糧草不通即應援亦絕是斷送若干人也須亦漸而進乃有成績一鼓而收全功矣

禮科王志道疏云奴酋掠金帛則有餘掠鹽粟則不足貂參無所市則貨絕投降無所處則人飢山地硠确則耕種荒于戈屢興則士馬倦數年之後可不戰

而服也乃其要尤在于勿責近功勿首一逞苟非虜尉蹢入相機截殺願十年勿言戰可矣職嘗言國家受病止為八個字論文才則門別戶論遼事則黎庭掃穴張虛聲則聳耳聽之語實事則談而厭之遼禍幾于不可救藥皆不問兵馬輕于言戰之易也然則進城撫順豈非石畫職切以為未可耳

醉天啟元年

正月發內帑五十萬付經畧給散官軍

二月初三日日暈甚異

經畧袁應泰奏昨奴酋以數萬騎圍奉集自以為敵

無不克乃監軍道高出鎮定調度神色不變脫視佩刀即有意外引以自裁挺然義不受辱虎皮驛兵將赴援提慶大起奴遂引去所謂人有必死之心已足微一班矣

兵科朱童蒙勘遼東竣據實回奏一某處被賊殺擄為失事某處堵戰修守為有功勘得熊廷弼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到任至泰昌元年十月內解任其間奴賊入犯四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子花嶺等山城六月十二日子王大人屯等一十九屯八月二十一日子蒲河等處其被賊殺擄者共二十三處皆為失事

至于蒲河灰山的冲斬級二百有奇所獲馬牛稱是雖不可以言求而亦以堵截用戰者也遼陽之城環匝二十里年久頽塌當開缺初陷遼陽之人未幾思從者以城不足為憑也廷弼葺其外築其內繞掘兩河引水建閘城之上下密布火車火器分兵防守稽聞機絕奸細心思之巧經營之用有才人所不能到者至瀋陽奉集虎皮驛大小三城修工如是守具亦復如是此其修守之可言者也一某事為從實奏聞一某事為欺隱未報勘得疆場之事凡有查核經臣憑監軍道之開報監軍道憑府廳之開報亦或有據

壬元

塘報即入疏中者向來章奏似亦從實而無欺隱但其所報殺擄名口間與撫臣所奏稍有異同耳一城堡有無殘破村屯有無搶掠勘得藩奉之外凡有村落因山為居塚石為垣故曰屯曰寨曰山城其實民居不過一、二家三五家而為城堡者止有蒲河一處耳至花嶺山城禿老婆山城許毛子山城四十戶屯金剛屯全得成屯早生屯李二金寨李沙色屯王大人屯石廟兒屯劉善屯蘆尖屯白官人屯劉三屯頭目瓦溝子屯終弓二屯新屯趙官人壯沈寨雙樹屯皆其前後搶掠之村屯也一士民投擄幾何器械損

失幾何勘得三次入犯殺擄屯民七百二十三名口被傷十一名口被擄脫回四名擄民去馬五十四名牛一百二十一隻驢十七頭燒燬房屋八十五間山口窖二十九處此殺擄之的數也器械則失損盔甲等項一百三十四件槍炮一十四領一兵馬折傷若干現存若干勘得前後陣失折官兵共五百八十七員名被傷兵丁共三百零七名陣失馬一千五百六匹現在支新餉主客官兵一十六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員名寨馬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匹一錢糧實用若干虛冒若干勘得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起至泰

四十

昌元年十月十五日止存庫續收銀七百七十四萬二千九百兩五錢九分八厘除收過銀九千九百七十五兩一錢三分存庫銀七十四萬五千一百六十六兩四錢六分其一應出入悉經餉司與糧官收支廷弼原不經手故有頂名虛冒乃各營將佐影占之弊亦嚴為查處而不之縱也臣謹奏勘得經畧熊廷弼有揮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人之所不能擔聘其偏鋒亦有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饒十餘月耳而遼陽之類城如新喪胆之人復定至奉集瀋陽二城城今且儼然重鎮矣迄于今而民

安于居賈安于市商旅紛紛于逐而後之人因之以
為進戰還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還
道而代之嗚謂數萬生靈皆廷弼臺城之所留是精
力悉經于此而其得勝亦先于此也唯是致辦投擄
一節晚曉有花名無花名之說以爭多寡獨不思遼
疆凡有殺擄律令但論失事不計數目當日廷弼
所漏雖未必都中所傳為萬萬千而即其所報亦非
的數廷弼明知而敢自為隱匿是欺誑也不知而為
人所蒙蔽是聾瞶也廷弼必居一于此矣惡得云無
罪乎臣愚則以為廷弼尤有大罪焉夫封疆之臣與

四十一

諸臣不同尚方之授金幣之錫與委任諸臣亦不同
廷弼受 皇祖破格之遇即捐其頂踵誓以死報尤
不足答萬分之一乃滿河之役廷弼知賊志在攻瀋
策馬而驅以救北門何其壯也至則諸將被衝不欲
再戰威之以殺而亦不前廷弼見官兵之怯弱如此
已料後事無可感始灰心卸擔故借微恙乞骸以歸
耳奴賊未滅何以身為廷弼將置 君恩于何地乎
忠臣必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也然而廷弼之罪又
自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違人素習急
緩性不急則工不完工不完則無可恃以為守況非

常之原黎民輟馬凡借磚于鄰居採木于園林移石
于墳墓似乎爭民施奪其甚者督工修築刻期責報
鄉紳青衿役無割免又細打各弁斤逐諸臣能無騰
謗聲乎所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實諸言官得之風聞
腫傳入告而陳于 君父也然皆激于上為 國家
慮周疆土而以大義期廷弼耳及至廷弼勝氣相加
屢疏致辯既而一揭出一揭應愈出愈非終成罵詈
非所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也總之廷弼功
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 君大義實無所逃
此則 勅諭所謂罪浮于功者矣奉

四十二

聖旨這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
因言求去奉旨回籍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
急該部仍議及時起用以為勞臣任事者勸
經畧袁應條奏兵馬錢糧器械將吏應援太緩急則
搶地呼天或觸時而傷諱緩則翻陰覆陽且顧後
而瞻前臣雖藏三牙咬三足徒嘆曲高靡和獨拍元
聲也 廟廊之上勿先立一膠柱之見而謂奴不可
與爭臣前所請可以還應一差差池噬臍何及這遼
三年如金冠王表逮繫正法還縮好校如張超點革
永不叙用王錫斧臣等提究庶人情少肅可鼓後奉

耳

吳金祖的名劉光先又名吳太真以叛卒倡妖言惑衆揭竿而聚者不下千人掠子女燒民房奪牛羊車輜岫巖一帶大遭荼毒且十營上口自稱真命執紅白標旗為亂殺蓋州備禦營中軍秦顯忠把總胡靜岫巖備禦營把總張懋誠陣失軍士馬匹議者以海運入自蓋套陸運起自海州咽喉要地既當絕賊奔奴之路又當防奴乘變之攻皆要着也時鎮守李光榮與麻承宣黃承武黃璽同知張文達會議于二十七日分營圍山次日四面齊進至二十九日李鎮守

四十三

在南谷口正分派間而北谷口忽報賊出生懸童篋秀迎擊被賊斫傷衆皆却走賊追趕過河遊擊高中選參將胡國臣復回迎戰國臣中傷大衆斃殺李鎮守急率參將黃璽帶領兵丁合戰于是本鎮內丁守備等官吳登雲等十餘員領兵奮進不避矢石一擁上山銃砲齊打賊不能支遂奔回寨大兵遂入峪內實麻同王化溥等又從南谷口進焚其頂而賊平矣大勢約五百餘人割首級者十之二三騰山投水者十之七八吳太真羅守忠俱死兵中

遼撫薛國用劾諸將疏曰奴之深入瀋奉肆然無忌

良餘我之指揮者習蒙蔽為故智以掩飾為長謀烽燧每每不明偵探常常爽失故或醉夢終日而一籌之莫展或倉皇失措而站立之不定或虛憍恃氣而觀望為之不前是以來則不知進則不敢去則不追甚且張鋪滿紙掩罪為功任其大入大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創也奉集失事李秉誠匿不以聞朱萬良聞警赴援引賊深入賀世賀尤世功爭質虎皮擁衆自衛以大將之巨擘反善為奴描寫而張其勢可不嚴為處分以為退縮之戒耶

薛國用題遼陽主客軍兵踰十六萬馬踰六萬所需

四十四

糧料芻藁為數不貲其海運者由蓋套上岸其陸運者由高嶺發載俱艱而之遼陽且至奉集遼陽及威甯等處近者五六百里遠者千餘里皆用牛服載需人牽輓原派牛車三萬餘兩用夫六萬餘名額軍不足搜及民間牛驢牛驢不足又計戶抽丁以佐之名曰糧差夫銀差夫夫役不足復僉舍餘併伸紳供丁以益之初不過借役一時乃一經派運釋肩無期祁寒暑雨不得偷一時之安又所領之牛率多倒死一面雇工一面罪賤至再至三賣兒鬻婦凶年飢歲芻桂豆株每人每月計糧料割身之肉啖牛之腹

中人不免破產貧者鬻身以償以故擬及合戶累及親族計無復之惟有逃與繼耳近日妖民吳金祖倡亂遂以此挑激而號召之無知小民困于運役為其所愚惑而向應者不少則因運差之若而思逸逃者尚慮實煩有徒矣

表應奏題職兩待罪遼撫日夜思制夷之方無如招降為最隨牌行河東各道以招撫降夷而河西不與焉在遼如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李秉誠侯世祿行總兵事朱萬良姜弼此六人者各將兵萬人而又素善撫夷丁能得其死力故令各收壯夷丁一千名分

四十五

配各隊是每漢丁五十人夷丁五六人也內有形迹可疑不便入營者則又持委原任總兵麻承恩如賢遊擊王世忠備禦朱梅饒領關防察其無他可用以戰方始發各營此職安插之法也查降夷內東夷錢三百餘人西夷則五千四百餘人矣職讀漢書霍去病降匈奴渾邪王數萬自是匈奴遂斬石臂後趙亮國擊先零亦以招降卒使先零瓦解遂自開缺淪沒之後虜自十方寺等處投入奴寨至則納之今虜過遼瀋者則投遼瀋而近聞鉄者猶投奴寨若遼瀋不收能保其不盡由開鉄歸奴乎至養亮錢糧亦有可

得而言之搜遼初議十八萬今措餉如此之艱何敢登報成言因與各道議但以十六萬為準見調家丁及現收夷丁總在十六萬援兵餉銀內通融支領是養降夷之外尚減舊議二萬人之餉也今搜兵至遼者計每名之費不下二十五金至遼而可用者十不得二三若夷虜弓馬原其本分一為揀配即是選鋒而無安家行糧之費其利其害了然如列眉伏乞天語申飭各鎮將前調家丁如數速發萬勿執留庶軍聲益壯夷黨可擒矣

兵科郭允原云據經臣揭開總兵賀世賢招納夷人

四十六

共男婦三千八百五十餘名間以其強壯者補逃故軍丁之數李光榮收真夷一千一百四十餘名歸心主于熟食則歸除難以計多寡將却之乎則招之者何心將受之乎則養之者何術有如強壯補至萬餘則營軍大半胡虜聚之一營誰能範其馳驅散之各營逐處皆其醜類倘饑餓向人飽虜終當驅去是凶哉我為逆旅之主人豐年彼作還鄉之父老于時我可逸其歸而留其用否也

禮科汪慶伯云日者西虜降至六十餘源源未艾憂索降者謂啟郭樂師之憂憂受降者謂紀來欽之戒

連之恐羅悉怛謀之泰安之復煩江皖之論已而降
者在門犯者在閭如東西合謀可不為之寒心哉况
經畧所招者東夷諸部所收者西虜無損于東而樹
敵于西從此謝絕豈為矛盾耶

巡撫薛國用題奴酋奸狡每伺我之舉動反所行而
就中取事今日用夷必須頭目傾心方保無虞此盡
蠶食者不過涇邊零豈之窮夷耳無論饑則就人飽
則風去見今已領黃把都等頭目差夷索賁長安堡
已微啟其端矣將來一不與而頭目皆與我為難甚
則東西交合為患更大其可慮者一奴執宰首日扶

四十七

其旅黨代伊肆孽而卜兒亥之子又係奴壻今之降
者安知其中無牢卜部落而藉名別種乎其可慮者
二昔有開缺北關東西間隔而金台又時偵交通之
情以輸我今皆失陷矣東西口直任其往來又安知
非夷狄暫竄西部而詭以報我者乎且賀鎮風勇勇
名我倚之為左右乎奴視之為眼中丁近蒲河回鄉
生員唐元吉稱在奴寨時聞李永芳等日夜謀謀以
圖賀鎮而賀鎮以數千降夷圍聚瀋陽一有不測其
禍甯止一帥乎其可慮者三乞 勅諸臣至早議妥
俾遣臣知所遵守不致異日噬臍之無及也 時科

臣蕭基蔡恩充毛士龍曾汝韶趙時用御史王業浩
馬逢皋徐揚先各有疏奉 旨下部議覆

兵部覆奏奴降一事關係遼左安危科道諸臣憂之
者深故其言之者切向撫臣之慮尤非事外遯度之
詞臣部亦恐西慮因而擴釁或奸細潛伏其中已復
令分散安插以後勿復再收矣今經臣疏一切揀配
即是還降而無安家行糧之費每次收一千不獨屬
之贖世賢又將形迹可疑者委麻承恩王世忠東梅
統領關防察其無他可用以戰始發各營又恐我若
不收慮必投入奴寨前後所收至五千四百不為不

三十八

多以後東夷投降者經臣密察機宜無論多寡俱當
收納只宜防其奸細勿墮賊謀而西虜則在所緩蓋
自有遼事以來內外建議皆欲撫安西虜此等着數
終當照管兵機原不中制一見勝于千聞科道數餒
言之正欲與經撫悉心商確事求其安功求其安甯
有一毫成心作阻撓計耶

先時賀世賢久有異志廷弼心疑之使自為一軍備
調遣不使定駐時時饒勞苦之稱其忠勇當歲節
宴集諸將勉以同心出血共抃巴而諸將有密啟世
賢異者廷弼私語之曰吾向者歃血正為此諸君自

慎可耳及表應泰代任盡反廷弼之嚴而以寬收人
舉遂委任世賢不疑且懸招撫之令來投即納諸帥
童仲揆泣諫應泰曰我自收不戰之功何不可而強
阻為堅軍高出亦諫曰來降者必有所不堪也今
奴酋方強何故舍之而投我又何故如此其多應泰
不敢曰我國欲空其窠耳今世賢與尤世功並駐瀋
陽世功所將一萬五千人世賢報納降夷六萬世功
密啟應泰曰世賢所報六萬實十萬也城決不可守
願以所統率自歸遼陽應泰乃始大駭然已無可奈
何始以軍令今世功曰敢移一步者斬意欲留世功

三九

牽制之而勢已不能矣童仲揆前守清河間與麾下
四人拏產度鴉鵲關行盡箚中遇一人白奴酋老寨
逃出詢之乃楚兵也言奴酋諸子悉其精壯屯開原
新寨而老寨惟老酋獨居所俘南人置焉老寨去開
僅五十里耳仲揆請于應泰言開低見越以楚兵為
導願率所將川兵五千直入老寨可使奴有腹背之
患應泰以為險不應亡何而奴已增高關隘置守清
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矣蓋廷弼用權詐恩威莫測
故奴間不行應泰左右皆聞旋即有以仲揆謀報奴
也

聖諭遼左告急本兵居中調度責任匪輕該部尚書
等官請告杜門堂屬空署豈成事體尚書崔景榮著
力疾視事侍郎張經世已有旨即出供職職方郎中
仙克謹也著他出來不得藉口人言致誤疆事責有
所歸其未到任侍郎兵部移文守催就道特諭
奴酋謀犯瀋陽按臣張銓先下令遷除夷于城外賀
世賢不從將士憑濠而守降夷內應開門入賊尤世
功沒于亂軍賀世賢率其屬西奔 陳策童仲揆移
兵皇山以遏瀋奉之衝分營扎橫河南賀世賢突至
策聞營納之遂為所殺賊眾以仲揆所將皆川土兵

五

戒勿輕敵仲揆逐之大戰于河上新賊二千餘裨將
周敦吉曰我輩不能救瀋在此三年為何石柱司秦
邦屏先進渡渾河諸營畢進留戚金張明世統浙兵
三千陣河南諸渡河者未成列奴以鐵騎五萬四面
威攻之諸將殊死戰斬賊隨馬者三千餘賊却而復
前如是者三自辰至酉奴騎益眾仲揆奮勇潰圍出
遣將請援于應泰應泰曰奴兵強決不可救不必又
添陷一枝人馬差官叩頭流血披院張銓再三激之
應泰曰此天數也銓怒罵而起仲揆望援不至兵盡
矢竭揮短兵親斬賊十七名賊復圍之萬弩齊發仲

接死焉賊圍浙營浙兵以火器擊之賊死甚衆火器
盡乃復接戰良久大敗將卒俱殲初接臣張銓檄朱
萬良姜弼之兵屯虎皮驛為奉集聲援及川兵渡潭
河二將兵近數里觀望不敢動州兵既敗乃領兵而
前一與賊遇即披靡四散賊是以得卒力攻浙營是
役也以萬衆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力屈而殲亦奴
難以來所未有之血戰也

遼事實錄卷之三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四

黎陽王晉明初父編

男會必攝篇父教

閏

醉三月十一日奴賊數萬戴鉤梯傾巢而來夜半遇

渾河深入至十二日攻犯瀋陽被砲打退十三日平

明賊復來攻連衝百十陣城猶未陷已時以後賊全

刀攻東門打死賊難多賊俱不避大砲有數隨裝隨

放砲熱藥燃賊遂填壕墮至城下城不能守賊從東

門進入瀋陽遂破

巡按張銓疏云遼陽圍急陳策量仲樸二將尚在遼

疑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薄賊石柱司秦邦屏先率兵

渡河諸將雖進止留斯兵大封虎全然則世在河南

扎營兵既渡河營陣未就虜以鐵騎四面環攻諸將

奮勇抵敵賊落馬者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先者

三後虜兵眾諸軍饑疲不支遂被冲殺吳文傑周敦

吉秦邦屏皆戰死周世祿從西北殺出不知去向鄧

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走入浙營賊追及接戰良久

乃敗而大將裨將一時沒矣若朱萬良姜弼畏如

虎既不能解瀋陽之圍又不能救南兵之覆則將焉

用使將哉賊盤據瀋陽遼陽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

火斷絕胡騎充斥已撤奉集威靈之兵并力子遠一

時人清惶惑爭思南徙臣以為一舉足則遼非國

家有矣

張銓又疏遼之戰將勁兵半萃于瀋奉半分應援見

今遼城兵不滿萬皆真保山東之兵身無介冑器不

精利以守二十餘里之城分城布列且難況于捍敵

臣與經畧議急撤川浙土兵遼陽城守但士卒聞風

而潰武清營已報步卒逃矣今賊克瀋陽無數鎗砲

火藥皆入其手萬一用以攻城更可憂也

戶部王繼曾題云去歲添設兵部侍郎二員多官無

益應裁革照舊奉

益

聖旨佐樞添設屢經條議奉旨簡用未幾何又思生

同異朝廷政令朝更夕改軍國大計豈容輕率張經

世仍著署掌戎務不得藉以為辭王在晉著催來往

事○兵科尹同昇題遼事需人甚急事奉

聖旨封疆多事樞務需人已趨令即出張鵬鳴祁伯

裕王在晉都著他刻期前來到任○兵部添設左侍

郎王在晉奏為 主恩當報臣病難支乞俯容調理

以延微喘事奉

聖旨中外多事廷議增置樞臣王在晉以才望簡任

何乃托病陳奏著遵屢旨速奉到任不得再辭○吏

部題覆東事方在熾眉部務正需兼運合令張經世
照舊供職王在晉勦限前來到任以圖共濟○湖廣
道方震鑑奏大司馬既調攝社門從中調度決不可
無人幸未任協臣皆負一時赫赫之望宜馬上急催
赴任戶科越時用奏兵部左右侍郎俱非閑曠之員
張鶴鳴膽畧過人王在晉幹材迅發皆當速催其來
以佐兵戎以備緩急浙江道蘇述奏張鶴鳴王在晉
祁伯裕等皆員幹濟之弘才係中外之大望謀其一
腔忠愛不後于人責以不俟駕之義諸臣其何說焉
兵科蔡思先奏推用大僚如祁元棟王在晉祁伯裕

三

等輿論無間今夷虜合謀本兵偶反宜即起令東裝
戶科阮大鍼奏徐宗濟王在晉等皆夙抱經濟所當
再一行起共濟時艱山西道畢佐周奏惟瞻重臣任
得其人長材不為短畝王象乾而後猶有王在晉張
鶴鳴徐宗濟之偉抱堪任封疆之急南道曹谷奏大
臣之任無過政府與樞臣與經畧試問在景崇自視
與王在晉張鶴鳴何如在晉樞機周密鶴鳴膽力過
雄定當決勝千里中國相司馬宋以是憐遠人矣其
能任者斷然任之此用人之宜斷也○兵部題稱
主憂臣辱兵事倥偬宜臣子從容過家可以便安而

置君父子不顧耶須嚴旨切責并限王在晉速
來過則重罰無謂國法可執也○吏部題稱國
家日用用人不得人用違陽明書神至深怪大臣張
鶴鳴祁伯裕王在晉王紀許弘綱孫慎行包見捷等
尚滯家園未聞就道懇旨嚴諭切責諸大臣自無
不仰體聖懷竭蹶以趨者矣○科臣郭肇奏樞曹
例有四協有事而當可用之人不為私愛過則馬上
行催以備緩急尹同昇奏中外冗員應裁者多惟兵
部侍郎不必議減九列應增者少兵部侍郎似當議
增王在晉已奉明旨旦夕即到不必再贊郭允厚

四

奏添設兵部侍郎恐亦撤棄之計未上祁元方當此
馭而來馬上差人催取共理部務李春岸奏添設樞
或原以備緩急之用若忽忽忽忽首尾踴躍則添設
誠贊術而慷慨任事亦虛名耳今馬上之催宜期期
速至以濟時艱劉弘化奏張鶴鳴王在晉之屢奉催
趣而里居優游陳所志奏佐樞何官張鶴鳴王在晉
祁伯裕何以却步不前又疏云臣職曠廢可虞亟諭
簡用諸臣速來供職朱欽相奏許弘綱王在晉併祁
伯裕等屢奉明旨俱宜速言夙駕史孔吉奏建官
置屬原有定員惟督餉部院添設侍郎相爭以為不

可動祁伯裕王在晉急宜趣之還朝以需共濟蔡
思先奏許弘綱張鵬鳴祁伯裕王在晉諸臣皆當馬
上嚴催併行撫按促裝助限就道以赴同國恤又云
戎政尚書許弘綱兵部侍郎張鵬鳴祁伯裕王在晉
等屢荷溫綸百凡累足果畏奴患之剝膚抑蔑
君命于草莽一併差人督催令一一回話毋使長安
街上有調兵難調大臣更難之謂倪思輝奏張鵬鳴
王在晉等皆當嚴旨以促其來庶帷幄之共籌有
人即猝然有舉重地雄關之分鎮有托也明時舉奏
今日所重者才耳急簡人望所歸以置要地在籍者

上

宜催之出未任者當趨其來皇上宜特出嚴旨
差官守催令諸臣刻期就道後至者以故違論臺臣
張必奏張鵬鳴王在晉祁伯裕嚴限之兼程就道共
為披髮纓冠方震瑞疏王在晉張鵬鳴之當速來屢
奉明旨即三尺童子亦知當有馬上之催何勞再
議張論奏樞臣每日番報類聞門之誦經樞貳趙起
家園忘越人之肥瘠鄭宗周奏用人一節更屬禦夫
急著乃戎政尚書許弘綱兵部侍郎張鵬鳴祁伯裕
王在晉並庸軍國重寄猶然高卧家園于不宿家不
俟駕之義謂何潘雲翼奏侍郎王在晉何以屢催不

到豈赫赫之簡書不足為二臣畏也又云王在晉

未聞單車之信有謂張鵬鳴等宏才遠畧亟宜馬上

催來贊本兵而分猷令此誠有識之言急公之議也

浙江等道吳應琦等公疏云皇上宵衣旰食之時
正臣子卧薪嘗胆之日如王紀王在晉祁伯裕等久
奉簡命必且星言夙駕仰紆君父之憂若猶棲
遲里門忍以虜遺君父諸臣致身之謂何尚可若
此泄泄也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鵬鳴四十日祁伯裕二十日
兼此弼五十日王在晉已就道令其病馳視事

六

聖諭通覽遠在巡按報渾陽已被東夷攻剋奉集既
孤遼鎮益危防禦應急長策著廷臣作速會議具奏
一面行文經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制一切
事宜相機從事戎政尚書併兵部添設侍郎作速催
來到任餉務方急尚書李汝華即出料理不得藉口
侍郎且到推諉誤事工部買辦黃陸陸續解無誤
急需封疆事急大小臣工同心體國各行著畧共濟
時艱故諭又

聖諭朕見日日風霾時作日光晝晦朕心深切微惕
昨日覽達東巡按御史張銓塘報奴賊攻陷瀋陽遠

城萬分危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官職任封疆全無
備禦疏防怠玩應援各將擁兵結營坐視臨城威令
何在姑都著策勵任事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
撫按各官作速挑選精銳兵馬各隊方畧相機拒堵
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的即以軍法從事河西并
關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體申飭通察小臣議論
煩多無裨實用大臣止畏譏彈不任勞怨紛紛杜門
成何國體輔臣劉一燾尚書李汝華都著即出視事
無以浮言介意尚書侍郎許弘綱張鵬鳴王在晉登
推用未任各官俱著嚴催刻期到任不得稽延故諭

七

御史侯恂言遼兵十三萬以三百萬之餉餉之原自
不少况又加以內帑之五十萬乎太僕巡青三二
十萬乎客歲未完三二百八十萬乎裁漕三十萬石
可當三十萬乎鹽局洵河銀兩更有四十萬乎是皆
實數可佐新餉之不給者請嚴其考課重其恭罰俾
督催刻期起解嚴實用之二三間當可支持也○
督餉御史倪應春題遼報歲用折色三百六十萬本
色三百餘萬本色一石海運幾以二鍾致之矣舟車
腳價之費非七百餘萬不可國初以天下全刀海運
七十萬茲以山東天津二處之刀而運二百餘萬其

能辦乎登萊明習運事去年通發六十萬遼人藉以
無恐天津惟恃道臣賈之鳳今以病告矣倘至後期
三軍立獨諸臣能免誤事之罪乎陸通原該值僅至
遼陽而又責運潘奉以為長運逼近虜穴未免鳳鶴
人情短運易于弛担長運疲于奔命動有起趨須以
短雇更著之說行之應人心安而招募可行耳又曰
軍興以來部發銀一千一百一十八萬七千六百四
十兩有奇幾經清查曾未一報聞之蓋奎稟殺委積
者任范腐盜竊此斷斷乎不可不清者各道任勞任
怨與餉司細心磨算控李冊報一併奏聞庶幾歲

八

崔無所因緣為奸而一絲一粒皆有者落兵
兵部奏遼陽存亡未卜河西鼓援宜周奉
聖旨遼左望援甚亟先遣兵將及昌鎮挑選兵俱著
侍郎張經畧督催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暫著戶
部侍郎臧爾勸管理宣鎮等五處領兵移駐聲援傳
示總督文球巡撫薛國用用心料理兇守危強以妥
內地

遼東巡撫薛國用奏報本月十八日收攻遼陽二十
一日以後烽火不通音耗俱絕二日四日辰時據援
遼參將王興業援票到職稱十九日寅時分傳砲至

已時賊逼代子河經畧袁應泰即督催總兵侯世祿
李東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恭將周世祿等在教場
扎營與奴對敵彼時賊排七隊先出黃旗來迎相殺
二陣賊大敗而走官軍追趕賊內出白旗紅旗青旗
各一路火器齊發擁衆衝殺官兵稍敗是日已攻小
西門未破天晚在教場并城東西北面下四大營二
十日衆拉砲車過河在東山北一大營東西相對彼
此火砲攻打官兵逃散賊因乘勝攻打東門又以步
兵于小西門從閘口進攻官兵用火箭燒退至中時
小西門火藥火起燃及城上各軍寓鋪城內草場俱

乙

焚守城軍士潰亂賊又攻東北城者而小西門已開
矣經畧袁應泰見攻城甚急以紅旗令箭催各監軍
道赴城外督各營總兵合力救援即同監軍牛繼昭
出小南門衝出被賊將牛道刀箭重傷落水扶出帶
傷闖過重圍四顧並無各營兵馬時見城內喊聲震
動達城已陷難以回入復被賊追逐鞍山本日見城
兵萬餘屯民男婦無數一併擁聚東岸爭過河口奈
聯般塘板脫落本鎮親詣督領守河官員整理聯船
先放屯民男婦殘兵擁阻爭渡輒用弓矢亂射幾成
不測等情到賊該職看得彼中情形據此雖未真確

而達城則已陷矣本日午時有經臣門官監生陳應
階向職哭訴經臣封疆之臣應死封疆見奴攻闕西
門登樓引刀從容自盡階從重圍走出回首則已過
城火起職聞之不覺痛哭欲絕以經臣一腔忠義死
何足難但死而無救于存亡經臣死且不瞑矣口許
國用又奏報監軍按臣張銓聞收降夷心甚憂馬入
達城與經臣面爭又親詣瀋陽視賀世賢所統降夷
嚴為申諭收受方畧又于它總兵官密訪之及十九
日奴犯達陽按臣親與經臣袁應泰登城指揮兵將
經臣出戰躬身督陣則留按臣以守敵不能攻而我

十

尚可戰是以有戰勝之功是夜經臣卧營中不入城
至二十日經臣聞步兵敗攻小西門且急遂入城與
按臣東西分據乘障守之又出各監軍道于城外催
督各總兵趨援有馬賊復攻東門東西夾道火器且
審幾不可支經臣按臣與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共在
東樓慷慨欲死經臣謂按臣曰泰不才微 尚方寵
靈故誓以身許按臣無聞外專責尚可收拾餘燼為
退守河西地泰死且不朽于是聞各門併攻益急三
人復分地死守至酉小西門已攻破經臣登樓引刀
絕項以死按臣罵賊不屈死之何廷魁率其二女併

晏金氏高氏投之井中而自縊焉其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正貢生員臧愚誠等亦赴明倫堂堆經是時諸將統兵在外見勢不敵業已四潰各監軍妥歸乎乘夜西奔三岔至海上而賊且四出擄掠蓋冒矢衝鋒板嶺踏崖拚命而出以將領言潘陽之戰尤世功陳策量仲懷死矣今則有侯世祿姜弼李秉誠在以文臣言潘陽之役運草同知陳輔堯自在知州段展元矣今有傳國牛維曜在而其他生死逃亡俱未可必至于寬鎮道胡家棟則已從速陳隔絕落水教中道臣廉應乾與二三府佐又未知作何狀耳

十一

甯前道王化貞題遼陽城陷按臣張銓下城欲回署從者不可共擁小南門後竟回署中此比晚李永芳入見叩頭訴不得已之故按臣謂汝為我言我對推言今無及矣永芳聞于奴首遣人來迎共擁之去本官面不改色山立于庭奴責以拜本官大罵曰吾天子憲臣宜為賊拜奴謂從我與汝八人輪坐本官復罵曰汝小醜不久滅亡吾豈肯從賊願速殺我奴怒令人持去欲殺之北門復呼之曰又以好言慰之本官終不屈有奴子自外入者舉刀撲之本官引頸以待奴子手縮奴因曰送汝歸何如本官謂兵已潰散

力不能殺賊無顏求歸還元為幸奴知不能奪令以與送之不就與以馬送之不就馬乃今二人扶之馬上送送署中諸生及衛役從之者數十人至署望闕八拜曰臣不能報國矣及送拜其父母四拜遂縊死奴遣李永芳招而葬之至今遼陽之人及奴部眾皆嗟嘆思稱為忠臣

海虞野史記袁應泰舉火自焚監軍崔儒秀都指揮徐國全繼于都司同知冒日乾亦自縊銓為賊執送李永芳永芳曰跪我我官汝銓叱曰反賊耳何官永芳今驅之域外斬之數日間金復海蓋州

十三

衛志傳獄而隔

初報張公銓之死望闕叩頭從容就義後有從役逃歸歷城人也張公鶴鳴先任歷城縣熟習其人問之謂張公初見奴首及李永芳勸其早降張公叱之且令奴歸順中國奴不擇擁出後復邀至奴仍前勸之公仍前諭之復擁出是晚張公宿于中軍所不復回衙門矣二十三日再邀入不復冠帶以角巾常服見語觸奴怒旋被害余喚歸役問之語亦然總之張公慷慨死難被殺與自經一也此海虞所記合

王化貞揭報二十三日以下令民間馬匹財物散匿者新括民衣富室得留九件中人五件下人三件又于東西教場聚貨物分散西房二十五六日驅漢人從北城屯民歸村堡夷人乘機劫奪大半裸體婦人辱不堪言多縊死者潘三衛掌印官共八衛分投算民造冊二十七日先令西兵出隸瀋陽二萬餘人至二十八日逮之商賈死者四五萬人又籍東人之家但有五人出三名三人出二名隨營給配賀世賢妻于二十九日復殺遼人之壯大可疑者又遣叛將金玉河領千人南至海州傳諭歸順人民先判頭以待

十三

獨東山礦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剝頭者辱擊殺之徐公宗濬總督宣大題疏中屢稱賀世賢之勇其在遼戰每奉捷乃瀋陽陷沒巡撫薛公國用疏云叛將賀世賢妻等向在遼陽自費潛逃去擁降夷數千以自衛結營犁木山經臣屢遣人招之不應且給之曰俟奴來犯得當以報要知不觀望而投奴乎信斯言也以世賢為叛矣及余為經畧秋登陣亡諸魂世賢牌位在馬間之諸將同事于遼者謂世賢戰死也亂軍中是非還謀忠奸莫辨一至于此今查甯前道揭奴酋將賀世賢妻子給配則

世賢已死是揭其明証矣

東撫趙彥奏曰金復海蓋原無重兵即有兵亦不能守賊由蓋州而絕糧道在登州相望一水三日可到再或由旅順而繞登州止半日之程耳登萊危急不啻燃眉已屢行登萊青三道將海防禦比常萬倍加嚴海運糧船即有停止已發運者仍差人追趕毋資寇糧去後今據遼陽以失四衛望風逃竄勢必來奔運船投奔登州即彼中道將俱出避禍則人民共眾可知又要知無賊之奸細混入其中如瀋陽攻陷皆由降夷內應其明驗也又有吳金祖之餘黨數千人

十四

尚未平靜利于有事倘從中為難其人不歸還不歸登只以海船漂遊于海遠之間而人心即震動矣臣嚴行該道督副將況有容駕船前往皇城島耀共設防以壯聲威并示彼無可乘之隙以絕其闖入之思期保無虞外今准部文調況有容水兵三千赴天津則登萊二千里海口與首共之誰為防守今廟堂之上止知遠左不守前門天津逼近奴酋有剝膚之患不知登萊盈盪一水我可以遠糧首即可以窺犯既無重關之險又無大兵之防具關係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況有容應否調赴天津再乞裁酌除一

應招兵選將制禦事宜容臣查議另行馳報

御史汪泗論上言今日只在收拾人心為吃緊實著臣嘗觀之晉之壞不在太康之離亂而在太始之清談宋之壞不在靖康之蒙塵而在熙寧之新法大率國家之議論多而責成之調停多而振刷之體面多而直截之自古未有法紀不整頓人心不收拾而能操勝制虜者也

兵部題袁應泰招降失機焚身一炬功罪都捐不必深詰至于主客官兵身須沙場者宜設祭以慰忠魂瘡痍潰敗者議發恤以作士氣等因奉

十五

聖旨張銓贈大理寺卿賜諡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賜祭立祠堂堂葺尤世功陳萊贈少保左都督襲陞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贈諡立祠加祭堂葺葺在汝秀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童仲懷贈都督同知襲陞三級立相張名世吳文傑周敦吉後原職贈二級襲陞二級戚金鄧起龍泰邦俱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從祠附祭陳輔克段展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從祠附祭內泰邦屏坤土官秦氏特准加二品服色給與應得誥命子馬祥麒授指揮使以

示褒錄一門存沒忠義之意陣亡主客官兵除行原籍優卹家屬仍設壇祭以慰忠魂其餘死事大小各官議卹的確一體題卹

禮部題劉繼等加祭二壇并潘宗顏祠名表忠張銓加祭二壇并崔儒秀何廷魁祠名昭忠尤世公陳萊加祭二壇祠名忠愍

違事勘明將罪言御史蘇述請普示包荒曰未勘明以前之廷弼不惟言者疑即我皇上亦疑也不疑而何以勸也勸以後之廷弼不惟皇上信言者亦信也不信而何以更不言也從來無理衆口之豪傑

一六

亦無不坎坷之世界品經衆論而定功以勸誡而真事因操于獨運議不痛于互恭自今而後以言為戒是視廷弼為小丈夫不以天下奇男子待之矣更部欽奉

聖諭熊廷弼守邊一載未有失換遇袁應泰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痛稽何以懲前警後該部院即將熊廷弼更換緣由及恭論各官詳寫來者隨將原論官查覆奉

聖旨這查議熊廷弼更換緣由及開寫御史馮三元

等原本倡議遼事五攻建弼解任回籍後來料理疎
玩達瀋相繼陷沒斷送無萬生靈慘毒異常深為可
恨可憫朕心日夜不甯故著查議處你每部院大臣
當時既不從公主持今又含糊回奏且求寬解看來
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利害不若二三小臣情面
更重大臣任怨何得如是馮三元張修德親應嘉扶
同排擠致誤封疆都著降二級調外任用姚宗文陰
險傾陷實為禍始本當還問姑從輕革了職為民當
差永不叙用

福建道周宗建疏云當今用人如熊建弼之氣吞膺

一七

廣張鵬鳴之傷力行間王在晉之精折牛毛涂宗濬
之胸羅紫墨熊明遇之奇翻八陣李邦華之思入重
淵朱先祐之才足追風揚鵬之忠堪矢日俱可促而
備緩急之用此又今日一定之急著也○刑科毛士
龍疏今日要集人心鼓舞將士推判賊鋒如職所深
知者王在晉胸藏黃石儘堪居中禦外或今在晉主
帷幄張鵬鳴酌經畧督撫之用熊建弼鎮山海文球
鎮雲雲相為聲援應用御史李日宣疏危遼告臨怡
堂可虞催取王在晉張鵬鳴熊建弼等自是急著且
恐緩不及事耳○兵部題稱奴氛日迫則書傷午居

中調度事關重大本部侍郎張鵬鳴祁伯裕王在晉
熊建弼俱抱經濟之歡繫中外之望正當盡瘁報
國豈可久戀東山合定 欽限令其星夜前來助勦
國事臣部馬上差人守催刻期到任以濟時艱○周
宗建又疏臣前所舉如王在晉等此其名世久歸眾
望惟在用之處當其才樂毅以一人興燕廉頗以一
人存趙郭子儀以一人定安史之亂李晟以一人平
朱泚之亂軍國之主持宜定也刑科劉弘化疏強兵
無術仰干宸斷先移咨各督撫以待張鵬鳴熊建弼
王在晉許弘綱等經過之日速督隨行兼聽沿途招

一八

募總計優給南道何早疏頃者起熊建弼等回國作
周王在晉諸臣于道路帷幄得人定有一番轉危為
安之妙艱難不避沉毅有謀者無如王在晉也宜專
授以樞密重寄使之居中以調度威名素著人望咸
歸者無如熊建弼也宜專置之問外使之聯絡其漬
散御史董羽宸疏熊建弼張鵬鳴王在晉祁伯裕等
中外所倚為長城者也 君命臨之而弗應科臣臺
臣大義覺之而弗應何為御史徐揚先疏王在晉張
鵬鳴熊建弼猶曰家鄉猶遠祁伯裕不通數可里
嚴旨屢頒藐如故紙此亦當速治者也御史楊新期

疏張鵬鳴熊廷弼等皆濟邊之才可以永固派復應
展旨督催御史劉廷宣疏未來諸臣如涂宗濬王象
乾王在晉祁伯裕張鵬鳴熊廷弼遠如西江之水虜
如渡河廣甯山海存亡呼吸之間耳仍一面再下
嚴旨速催諸臣兼程前來任事庶樞部有人四夷咸
服矣御史徐景濂疏今日人心皇皇望樞部車塵何
當望歲若謂張鵬鳴來司馬門不閉矣熊廷弼來山
海可封矣王在晉祁伯裕來惟隨之筆借籍矣胡
明旨之誠邀如馬上之催猶者規避而北難容嚴觀
而忘國恤忠愛之謂何法國不能為諸臣寬也刑

十九

部侍郎那元標疏云侍郎熊廷弼業有德諳否無消
息矣英雄之氣要在張鵬鳴王在晉祁伯裕數月不
至急君之義安在三臣中夜深思君負臣乎臣
負君乎必有怛然不安于心者矣毛士龍又疏復
遼要著第一在文臣能謀武臣能戰如馭將運籌不
用王在晉熊明遇李邦華等則無必勝之算伏乞
勅下該部作速議覆不必襲會議套以致稽延也
聖諭朕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宜容曠廢遠來不諳
典制紛紛託故避事列名仕版接遼家園成何國體
朕冲齡嗣位方期大小臣工靖共修職而因循若此

宜朕委任責成之意你部裏便查陞補未任官員照
水程勒限催他到任有違限的照會典例查叅有官
品未崇例不疏辭的通政司不得代為封進本章致
滋滯擾其兵部在侍郎張鵬鳴代歸已久屢奉溫綸
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大義兵部右侍郎熊廷弼
功著存遼朕以洞鑒朝議會同特起用方今奴酋
海食狂逞忠臣義士宜無枕戈擊楫之思你部裏便
馬上差官齎勅前諭本官仍著彼處地方官敦趨即
日就道如不顧君命聖卧托辭國有憲章朕不敢貸
陞任尚書許弘綱侍郎王在晉祁伯裕奉命已久都

二十

著催促前來任事不得仍前延緩故諭
天啟初元春侍郎王在晉即戒筮北上閭戶垣有
裁減之議遂具疏請告奉旨速催到任以後四
奉聖諭嚴催及屢旨勒限催督即于四月八
日整裝抵蘇而瀋陽之報至矣抵毘陵而遼陽之
報又至矣差官奉勅諭綸釋於塗凡列大臣皆
肥簡趣行中外羣情嚮然如涕乃從准登陸于五
望日抵京聞熊公廷弼將至候三日而與之偕同
見朝次日上御講筵輔臣道及遼事謂二侍
郎已密布方略上曰昨見兩侍郎至朕心甚悅

卿可令他們用心料理并諭邊臣加意防守蓋

上心驚違事焚香籲 天將二三姓名及水程粘

貼 御屏此出自閣臣劉公一環語匪虛也二十

二日履任都人焚香簇擁入部觀者如堵次日面

恩臺臣丘兆麟有樞臣才望畢集樞政料理宜新

之疏又游士任云山海天津地應並重天津改設

巡撫矣山海何獨不然今倍道而來者雄才不止

一人某協部某前鎮某山海須一一安置妥當令

人人可以妥位行志此山海以內所當究竟之一

說也丘兆麟又疏云今遼東方殷需人正急祁伯

注一

裕原在近鄉張鶴鳴何為屢疏倘係間迫變而迫

留宵不對王熊而漸忤此當再申 明旨嚴諭起

行如再仍前怠緩便當徑行削斥者也臺臣倪應

養疏云自東事敗衄以來征書日責巖穴如熊廷

弼王在晉張鶴鳴等人心敗望不啻雲霓今且漸

次趨 朝矣不有居者時與運帷等而建折衝之

績不有行者時與整師旅而張鉞伐之威斟酌而

委任者俾才通于用用竟其施自是秉銓者之職

也劉廷宣疏云自遼瀋陷沒兩月來我 中國尚

未做得一事而召集船隻謀犯廣習之報又至矣

幸樞臣王象乾業已受事熊廷弼王在晉又相繼

入都人心覺有所恃與前番景象不同科臣汪慶

百疏云半月之間兵樞長貳源慨急義者又相繼

受事天日清朗人心漸帖此誠如社如怒亂厭造

已之一大機也蔡思光疏云督臣文球病苦之情

屢見乎詞藹遠何地夷虜何時而若留不放之身

何以震聲靈而展控禦今兵部左右侍郎張鶴鳴

王在晉祁伯裕等人望俱屬似當聽球乞身就三

臣中 特簡往代以新耳目而重彈壓者也科臣

周希令疏樞部才臣一時湊集正宜連日講求一

注二

二石畫如布幕已定後隨慶應手格于文移往返

此又臣已前建言之首及也史料給事中咸明樞

云天下未嘗無人也爾來 朝見本兵王象乾至

矣佐樞王在晉至矣舊經畧熊廷弼特奉 命至

矣三臣皆有事于兵者也應有奇策復我疆土公

應小醜一二叛因滅此何難方宋仁宗時歐陽修

言邊事言西鄙用兵以來聖心憂念韓琦范仲淹

備諸邊事二人才職不同常人宜加訪問特賜召

對使之盡陳邊事如何處置今輔臣亦當題破此

事令王象乾熊廷弼王在晉等面為陳說俾 聖

心豁然此乃為國家深慮亦可實實做事為相
臣者亦有餘光矣

是時遼事孔亟臺省苦無他策惟以急催樞貳履
任公言至于章滿公車臺丞諭旨不可頃刻待
比諸臣先後入都人情稍稍安重樞務同心共濟
拮据邊疆數載稍寬至于今功令恭嚴主者連
坐有可用之人而無敢推轂者猶欲其入而聞之
門也讀前章奏益切傷時之感云

戶科程註題遼事之欺非今日始自聞臣姚宗文出
關事事與熊廷弼相左甫入國門布散流言無端

羅織必欲激遼廷之怒張廷弼之罪而掩其保障殘
遼之功廷弼去而遼事已不可為矣袁應泰鎮塞小
心即其誓死封疆亦可為慷慨有志而降夷一節舉
朝爭之連撫爭之目道將官爭之而聖執不聽卒招
臨城喪師之禍又聞瀋陽陷後前日降夷四人仍為
奴作奸細潛至連城連人執送經臣竟置之不問樞
臣因衆怒而誅之懸首臺街嗟嗟破壞殘遼廷弼
任怨任勞百計拮据惟恐成之不足袁應泰難容坐
鎮養虎貽患而一旦壞之有餘宜非連人一大劫數
哉

遼東總兵李光榮准撫院手本奴賊攻陷瀋陽西虜
抄花等首環遼窺伺今貴鎮奉經院調赴遼陽然廣
甯精銳業已挑選東援所遺孱弱又分防衛遼廣甯
無一兵將可恃萬一西虜乘隙入犯何以拒敵且河
西一聞瀋陽攻陷人心驚惶不可不為提備煩為移
駐西平堡適中調度兼防東西虜警策應無顧此
失彼之患希示回照施行

兵部題瀋陽已陷遼陽不守遼左惟有河西一塊土
耳先是分遣總兵王戚遠奇勅王國梁郭增輝等各
調南北兵馬應援去彼今撫臣告急合將昌鎮兵馬

再挑三千星夜援追在宣大山西地僻甘肅保光調
家丁及每萬選調二百火速入遼合再行宣府巡撫
領兵六萬移駐昌平陽和軍門及大同總兵領兵七
萬移駐宣府山西巡撫總兵領兵五萬移駐陽和山
東巡撫領兵四萬移駐境上河南巡撫領兵四萬移
駐磁州以上兵二十四萬自足滅奴兵延緩甯夏固
原撫鎮亦整兵秣馬以聽再調先調援遼兵將連延
在遼臣部侍郎張經世親自督催送至山海關經世
不敢候旨即行其餘命下遵奉施行口援兵觀
望不前王戚加阻提督職銜總領全遼援兵口限出

開馳救奉

聖諭凡山林草澤之間有素懷忠義夙抱鉛鋒膂力過人猿臂善射可效一旅之用者在京赴兵部報名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起送來京不次擢用

兵部題請卹典奉

聖旨劉誕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宣贈少保陞左都督各襲陞三級仍陞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諡立祠加祭塋葬杜松贈少保左都督襲陞三級仍陞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立祠加祭塋葬趙夢麟馬林各伏原職贈二級襲陞二級從祠附祭藩宗賢贈

二十五

光祿寺卿陞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賜諡立祠附祭董爾礪張文炳俱贈按察司僉事陞一子八輩讀書從祠附祭江萬化麻展俱贈都督同知襲三級黃起子守志各復原職贈一級襲陞一級李某等二十員俱贈都督僉事襲陞二級喬一琦贈都督僉事襲陞四級與本衛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郭儲賢等三百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二級馬時楠復原職贈二級張奇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懋官等四十三員各襲陞一級萬邦甯等四十九員各量陞一級朝鮮官金應河等八十一員著

移文破格厚贈錄其軍兵丁吏俱照數行各鎮優卹祭葬而慰幽魂

四月吏部題兵部設右侍郎徐承宗奉

聖諭孫承宗講筵啓沃著照舊供事添設侍郎另推素曉邊務的來看○是日孝宗延陞僉都編理戎政添設管事初六日辭國用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經畧遼東王化貞陞僉都巡撫廣甯畢自嚴陞僉都駐劄天津王國楨陞僉都駐劄通州招兵練士少詹事徐光啓即令回京

總兵李光榮據正安堡遊擊王牧民稟稱遼瀋失陷

三十一

河東十四衛生靈盡為奴虜止存河西一線之路人知大路有三岔河險阻可保河西不知遼外水分數流虜馬易渡遼瀋離西邊三十里西邊外至鎮靜等堡僅二百餘里遼外猶近裏路虎首入大營離遼雖遠春實未曾差矣叩聞領討已首奴姪十營雖款尚有親枝抄花父子十營三年不肯叩關講加新賞此首殺猾百出乃河西大患遼瀋既陷抄與奴止一牆之隔萬一奴還軍賽再加財帛聯絡虎豹等首謀犯何以待之且正晏等六堡單弱極矣邊長一百八十餘里遼外乃諸夷牧馬之地日視垂涎係廣甯北門

鎖鑰倘一堡有失廣甯馬得無慮鎮靜正安有虎豹
已乃丑庫之扶義州大康有車關邑令台吉之扶錦
州有扶兒之扶犬羊無慮得河東失陷必擁衆叩
關要挾堡中無兵庫中乏餉危在旦夕伏望速為議
兵防守各堡處賞竊察款更以救河西生靈擬合移
會撫院酌議施行

武選司主事周鼎往薊昌真保武庫司主事王繼謀
往宣大山西廖起獻往延甯甘肅嚴催俱要刻期赴
援○錦衣指揮張懋中往通州天津萬邦學往宣大
山西招募精兵○刑科董承業議調莊浪衛魯都督

三七

原額家丁三十名雖兵已裁革開其私尚有十餘萬
人合宜查復舊額三千并給安家行糧調取備出閭
之用○兵科明時舉議調動兵日者調四川土兵是
也乃甘肅兵廣西狼兵俱曉悍當并議調用

監軍高士揭示遼瀋相繼陷沒以皆有內應也遣人
巨族通李永芳者百餘家約期舉事而經臣又不聽
職等固守之策必欲僥倖倖決一戰戰本敗而又詐傳
為官兵大勝以懈我守後晨合圍至申刻賊始攻城
而西城樓遽焚遂內潰不支矣職僅與一僕携關防
冒圍而出夫豈敢懼死而寧死法不死戰亦願有以

為國家計利害也金遼獨河東不思捨耳既淪喪
矣河西又不能存不如棄之而以全力守山海關乃
河西又不宜棄諸賊手似當明諭西虜啗之以此地
為餌使西虜相持不解而後我山海得守固也職至
海州而城已空聞三岔河賊已據不得已至蓋州覓
浮海之航而海蓋道與張陰二同知先期舟待發矣
瓦解之勢若此尚思言哉御史劉廷宣云棄廣甯即
棄山海棄山海即棄薊鎮恐當事不察一惑此言任
經撫之疾呼而漫然不應即應之不甚急天下事去
矣於是高出被逮

三八

以後奴兵過河取廣甯廣甯以西皆棄之西虜而
虜不利于得地晉任經畧虜受款悉以地歸焉今
之關外五城二十七堡錦州右屯大凌河等處夫
也晉與總督王公象乾客商結西虜則廣甯可裝
公曰難守得而復失之則難還于罪矣整五城以
衛山海守山海以衛京城此穩者也通國亦
以為然自樞輔代而哆談進兵經營許久所費甚
奢駐足猶然故地耳高監軍欲棄地為餌使奴虜
相攜亦未斷西虜之情也

劉保遠陽衛人舊充兵部長班再跟遠中撫道有年

慣于作奸飢法通賄賣官違陽將領藉為窟穴爰特提塘向與李永芳賀世賢通好每月送報至廣甯擺撥赤哈轉送張都司傳至李永芳逐月報銀一百兩伊子劉子簡供稱親為父答賀世賢書內開宗功到已知事體停妥但三岔河兵馬不多此時乘勝前來諒必無敗理如過三岔廣甯更易山海愈便如或取勝京師何難目今兵馬畏怯調赴不前大兵遠逐前來可也茲據宗功回達忙中單此密報如有云下另聞被中城御史梁之棟緝訪奏報劉保凌違劉子翰斬首傳示遼東暴白罪狀于簡及家丁另議正法

三

○原任通判苗廣甯人經臣委收糧于遼城城陷剝頭投降奴以大紅蟒衣之與膠一頭同三僕還招招市巷曰奴不殺遼人止殺西兵與前者川兵尤其所恨等獲川兵一名者賞銀十兩凡官民肯剿殺投降者即願用之三日不剝降殺無悔焚感群聽震怖人心巡撫薛國用誅之三僕以示

御史劉廷宣疏云廣甯望披如望梅山海談虜如談虎就近應手之人可朝拜 命夕抵關者莫如原任尚書李三才臣同官房可壯特疏奏薦奉 旨即議起用其才潁氣魄自可籠罩一世肝胆照人足鼓以

海內英雄若止用三才而內援不應付所談者天下事非一家事也 世廟丁汝璣王忬之偶必有任之者也

按廷宣之意急要用李三才恐用之不早任之不專以丁汝璣等語嚇本兵然而不果用也以晉為經畧 中外相安即樞輔行違還 朝報 命亦未決念易經畧久之乃有道路傳聞一疏疏中亦第云博太沉雄之未能耳夫博太沉雄之未能一見便自知之豈待傳聞又何須道路之口哉說者謂此疏出于某某其初心不如是只是東林欲用

三

三才耳不知樞輔與問鳴泰久矣不忘其為鳴泰又急于為三才振輔懼傷其意乃以鳴泰為正推三才副之以尚書陪少參吏部之詭隨為失賊且會推經畧而票擬 點用乃巡撫也閣臣之勉從為失體時經畧未奉 旨裁山海巡撫亦未奉 旨設何緣任意紛更舉筆遷就徇私情滅公典

中朝有震邊臣何以自立哉 兵部題東征三載調發頻仍獨四川兵悍勇知方藩陽一戰幾大捷而轉敗非戰之罪也臣方議厚恤其死亡而又欲急收其忠義已差官鄧茂官劉之鼎王

洪劉訓等調兵三萬期限六月中旬到京今科臣明時舉臺臣李達協志同仇驅車共馭率衆梓探纓冠念六月王師之征嗟萬里征人之苦今照往例會同撫按便宜調募其安家行糧俱從優厚嚴督疾趨無遲時日前湖廣調兵二萬浙江募兵一萬皆以兵到神速為責二臣不憚勤勞閭閻險隘必有聞命遽趨荷戈載道者矣

時都下人心震動京官皆思借差避兵川兵已先調矣只憑撫按自可相機調度臺省之行是亦不可以已乎明時舉等之招兵為川兵召亂之始二

三十一

臣幾不免焉即幸免而身名俱辱君子見危校命何容心之有

河南等道御史董元儒等為宗社要危閭不容髮懇請才望樞臣以戴禍亂先是方震儒請罷在景榮而舉少詹事孫承宗為代公論題之其後以少司馬廷推而皇上憐憫眷留不欲使離講席職等安得不仰承聖意復有漬陳今事急矣時追矣昨會議時求一署印之人亦不可得非暫借承宗以握兵柄則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即將承宗陞授兵部尚書諭令即日就任不得例辭仍舊供事經筵凡有

重大機宜許其面奏請旨俟違鋒少息方解兵權復歸館閣庶中樞藉其調度氣象為之一新矣

按諸臣之請欲承宗先兵樞事平而歸館閣乃承宗之意先館閣大拜而兼兵樞其違于得旨于出入將相之間一例用之耳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

聖旨邊事艱危卿職司本兵正宜彈力盡心調度使爾請死何為各督撫等官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尚無一兵出關顯是蔑音抗違不顧國家利害本都當速治姑著住俸戴罪督催兵將期限赴援仍報起程日

三十二

期有違悞的定以軍法從事李瑾近報援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否督發如稽延仍從重議郭增輝托故逗留律干軍紀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

五月御史劉重慶題近見樞臣在景榮一疏自陳其破壞封疆辜負任事請速正典刑以為人臣誤國之戒似亦自知其罪不容誅者若相臣劉一澤之身明譏暗刺已無完膚既進無鞠躬盡瘁之忠又退無陳力就列之義尚何顏居相位眷朝班而羞當世之士乎奉

聖旨劉重慶降二級調外任再疏引病辭職為民科道汪慶百傳宗龍李應薦安伸各疏救重慶語侵首輔皆奉旨切責不許演奏

時科道多人向樞部後堂羣評大司馬首先攘臂者方震孺也禮貌都廢本兵上疏請免乃司官耿如杞代筆疏上而本兵始愕然初不知其有此請也

馬逢昇疏云崔景榮昏悖過常若不去官必且誤國部臣耿如杞等為堂官求退一疏首擬斬本兵次擬逮本兵又次擬斬大將夫遺左失地擬斬大

三

將何以自朱為良等始而以國家重典先用之援遼之人徒亂其心而饒其氣亦持議之過也先是兵部尚書崔景榮奏稱御史張絃責臣四罪何敢置辯第謂臣巧于妨賢臣實不敢查得臣前疏乞求罷斥即以少詹孫承宗陞轉本兵臣未嘗不求去也科臣尹同昇論臣五體俱具一籌莫展無論臣為碩鉅可耻而奴首聞之以為本兵無人且將啟戎心矣乞早加議處別選賢才以充本兵之任仍嚴催張鵬鳴祁伯裕王在晉熊廷弼兼程前來任事庶樞部有人而四夷咸服矣奉

聖旨崔景榮解任回籍調理王象乾奉勅行取不必會推便著回部到任交代

諭戶部朕念遼瀋變起倉卒不時措辦不及已經二次給發益再發帑金二百萬給發該部公同確訂陸續支銷務裨實用○命議各鎮調兵限期四川漢土官三萬名又李乾督兵三千六百名限六月終旬再湖廣麻鎮五寨司等土官兵二萬名限六月中旬浙江調兵一萬名限七月初旬各還委廉勇將領及該土司目把等官刻期到京分發應援仍各委風力司道一員監督催發吏兵等衙門會議經畧之設以為

三

遼也遼事一日未甯經畧一日難已廣甯崇有撫臣并建或難于調慶然山海原屬重地扼要更易于控持且一以連廣甯之輔車壯先聲于後實一以固三輔之藩戶捍外圍于內甯非獨為山海策利害也議者以旅順一水盈盈片帆可渡且既設撫臣于天津須增一撫臣于登萊庶于廣甯有犄角之勢而于山海為臂指之資此會議僉同以為必不可已者也連東登萊天津三巡撫所屬俱應付經畧節制供其調遣山海既設經畧前連總督自應仍回舊會至于重地建牙應設巡撫山東巡撫自應仍回舊會至于重地建牙應

有監軍道府容另疏題覆

遼事實錄卷之四終

三

三朝遺事寶錄卷之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茲稱萬父較閑

醉六月兵科等科蔡恩充等題三部軍需相關分屬血脉未貫懇 勅議專設總理之臣以昭畫一以彰捷伐奉 旨軍興兵餉軍械相須為用事惟自當聯貫這所奏堂上官一員監督各部該司官受事深得權宜有裨大計科道官詢謀僉同便着如議推舉貴州道掌道事崔爾進等刑科劉弘化廣東道董翼兵部尚書王象乾各具疏懇 簡用大臣專督遼事佐以戶兵工三部司屬聽其委任此策遼急着萬不容

辛酉

緩等因俱得 旨下部酌議具覆

吏部為欽奉 聖旨事該臣等看得遼事之難在于內外異事彼已分營當局未總成謀分閭迄無勝算懋前愆後科道諸臣所以有總理兼督之議也夫兵農將作各有專司 祖宗創制寄意深遠惟是事變至今寢成底滯故必職掌如出一手而後痛癢相關事柄合于一人而後呼吸可應專設總理一官予以聯三部之脉而責其成因以通經畧之情而濟其用捷伐機括或出于此其科臣謂不誠增官于分曹建官之規未嘗悖而事留即止于推宜大計之 旨為

益章詢謀僉同 明倫具悉臣部所當遵 旨奉行

者也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推舉得兵部左侍郎王在晉克謀克斷允武允文巨器鼎可函牛裕調劑于借箸精心繄獨抽繭妙經隸于當機邈望二東之調繆不起屈羣策羣力而收上算籍以三部之聯筦必能合洩為汝翼而奏膚功諸大夫皆以為賢在 聖明自有懋簡伏乞 俞用奉 勅行事東方之事一以相屬至于一切稽核之宜及督輶之體自在該部議要非臣部所容贊詞也奉

二

督三部各委司官一員受事與勅與他

兵部左侍郎王在晉題為善邊正急百弛其按百盾莫支一官難以兼三獨力何能并攝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以安職分奉

聖旨王在晉以望遠推簡用着遵旨任事不准辭

御史游士任題職領 勅募兵風聞江淮已有俠士聚數千人以待若初到時便無銀應手候至半月一月無可給發則壯士與令健兒心灰後必有覩左足而先應者職心甚迫職慮甚周昨見 聖旨必欲王在晉遵 旨任事踴躍久之假使在晉以早來一二

月將四百萬帑金收貯一處一手提定只供新募急用則職安得效沿門持鉢狀日請求受此苦惱也請勅總理侍郎即日兌發毋再議履就延仍將安家行糧船隻銀兩一併作還移交江淮各衙門對會催處則兵可立集其於防勘定有實用矣奉

聖旨募兵何得久稽帑金即與先發餘仍移文催處前連總督文球咨大將李光榮速陽失陷不能救援砍斷浮橋竟截軍民歸路人多欽恨似當勅明議處員缺將援還總兵劉渠就近改補兵部覆准更代光榮革職聽勘○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以江應蛟代

之○張鶴鳴以黔功陞兵部尚書官左侍郎事○能建鄉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經畧遼東駐劄山海關賜尚方緡麟王銀幣宴都城外○徐宗濬協理戎政嗣後抵京見朝仆地次日即頌以陶朗先巡撫登萊文球准回籍調理

兵部尚書王象乾疏稱職視事二十餘日課績則毫無所長計心則一念獨苦今左右侍郎王在晉郭伯裕任事矣張鶴鳴且見朝矣徐宗濬計期當在途矣是四臣者久歷微塞著著要操邊事夷情皆所熟諳才力精神勝職莫啻十倍必能仰副任情伏望特

簡一人俾署部事使職得執役前推步經臣復少備半臂之用可仰答聖恩于萬一矣事下吏部議查得嘉靖三十七年兵部尚書楊博出宣大萬曆十六年戎政尚書鄭洛出西陲行邊先朝固有事例奉旨先行

時議以熊為經畧以張為總督晉為戶兵工三總理熊張之性嚴而樂王公之坦易矣欲出之王亦以目不能視不願任中樞故自請出鎮以張公視部事矣

巡撫王化貞疏云據回鄉及鈔化所掌臺軍皆營李

永芳因逐韓宗功至江上被朝鮮人打死斃子甚多永芳亦中彈朝鮮已聚兵江上矣南衛之中賊已多方布置聞吾兵至便有執叛將而應者即奴左右亦有機括此機會之不易得者也

韓宗功彈打李永芳皆係遼中訛傳後宗功為奸細被擒市俘其從奴有日矣奴再攻南衛喪失數千之語總無實據化貞輕信遼人此其所以致敗也

工科魏大中疏奏李成梁內云韓宗功者成梁之愛婿身為逆奴招降南衛者又宗功之姻親則如

賴姻族不獨失事實與逆謀矣如賴之罪無一而可原也

經畧熊廷弼題原任監軍道今被違高出在連三年
朝山暮危千勞萬苦諸所為修邊城復瀋奉召寬饒
鎮江地方以至管理十餘萬軍馬稽覈數百萬糧草
打造數十萬甲刀火器戰車之數始終拮据獨出與
刑慎言兩人凡臣之勞皆兩臣之勞也而出又有奉
集之功今職已蒙 聖慈體恤而出獨罹坐繫臣切
痛之望 皇上故此一臣與臣作幫手殺賊以終奉
集前勞海蓋道應乾以三年之副手處運海糧百

五

數十萬石與車牛同勞苦職曾有疏請之當南衛兵
馬盡數調援遼陽海復金三城士民俱已逃空將責
應乾為誰死守監軍道牛雖暇以腿病卧床竟以扶
掖買園被刺而出奄奄聞外亦苦甚矣此與康應乾
俱當原情寬議者也新餉郎中傅國出納杜清纖毫
不染本官無城守之責無可死之義仍應以原官駐
廣甯管新餉寬莫在萬山中監軍道胡家棟在彼屯
守僅存毛兵三千急援遼陽遼陽已陷再返寬鎮寬
鎮已空五據四衛四衛已降勢自不得不航海以全
師而經通金州一路橋賊奪旗亦非苟然狼狽而奔

者所當仍照遼官監軍而用之天津者也切謂今日
連官當分四等曰死曰歸曰逃曰投降不足盡矣太
上死之其次則東身赴 朝以聽司敗是名曰歸原
與外避賊謀內避 國法隱姓度服終不報而逃者
不同似難厚誅歸者以監逃無降之心況武將皆逃
免而獨責文臣以死將使武將愈畏賊如虎而望風
即奔文臣愈畏遠如算而裹足不前則訓勵之謂何
伏乞 勅下部院參酌議覆殘疆幸甚部覆奉
聖旨高出降二級胡家棟降俸二級俱戴罪立功原
任監軍

六

熊廷弼題京營選鋒及提督協理標下稍兵不下萬
人當于內挑選馬兵五千名擇用謀勇將官薛永胤
等三員分作標中標左標右標三營各將下中軍千把
百總俱一一掄選驍壯者隨臣標下以壯軍容其蓋
甲兵仗馬匹等項俱要鮮明監利肥壯使人望而生
畏其本等月糧給與家眷食用在外月報草料照援
兵事例一體從優散給念時事急更不必覆議伏乞
明旨即日批允以便遵行

經臣瀕行與總理索大弓五千箭若干晉曰若用
大弓弓不早言兩相言竟適給諫霍維華至謂無

弓當與銀五千兩往彼製造工部由處銀付之彼時經臣如驕子無求不遂比至遂則營兵大譟振聞甲仗馬匹俱去而不返矣又多用馬千匹駝載輜重行李皆付之何有所給五千金不可問營兵到關不堪用發回者十之二三耳經畧失河西奔往都城外營兵回者往彼索在遂未發錢糧重重圍臣思得而甘心焉余令主事彭克濟往候克濟將所來小輪昇經畧出衆軍以為彭也而不知其為經畧也索經畧不得久之乃散去

在晉之經畧也不帶一兵一馬不帶錢糧一分是

七

彼時閩鳴泰補監軍諸帑領兵部用存帑金數千兩而經畧未嘗請一金單車就道空拳應敵以為而不返也而得生豈非天哉

御史方震儒言三岔河亦不足恃河寬不七十步盈盈一水一葦可航全不見驚濤怒浪河之不足恃者一也聞奴斬木為排上浮以土而用多人推之即使巨津猶如平地况投鞭可斷河之不足恃者二也此河視代子河不甚相遠奴酋公然渡代子河矣我兵一十三萬不敢發一矢放一砲且今守河之卒不滿二萬欲望其半渡而遏之豈有是乎河之不足恃者

三也沿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用且工程浩大恭見敵而先渡河之不足恃者四也我之地可修守而最冲淺之處如黃泥窪張又站者皆虜地也我即欲修守而不得河之不足恃者五也轉眼冰合遂成平地即稀稀防守猶得五十萬人請問此兵從何處措辦河之不足恃者六也信如是也遂將半塊殘遺拱手而聽奴之盤食乎是又不然我以退為守則守不固我以進為守則守有餘我以河為界牌則士氣已頹我以撫順奴巢為界牌則人心自奮况天亡奴奴自亡種種景象又有顯而足據乎○邢

八

慎言政河南參議遼東西路錢士晉陞山東副使遼東中路梁之垣陞河南副使遼東南路胡家棟降山東發營天津楊述程調山東按察管登萊高出山西副使西平堡牛象坤山西食事盤山路各監軍胡嘉棟戴罪立功梁之垣宣諭朝鮮通州巡撫王國棟報援遼甯夏兵馬九百餘名一齋出城西歸領兵官李永培等禁之不上又昌平二千名逼討晏家大譟砍傷朱遊擊家人幾致大變訪得昌兵劉江等所至搶劫甚于夷虜不宜輕調順天巡撫李瑾報懷柔城將官郝繼高下家丁一百餘名有

高登舉等率領橫行搶掠強索大馬應付軍役俱被
打傷搶去官馬自大門至內室窓榻門扇無存○巡
按李凌雲報延綏守備陳應魁等所統家丁杜道槍
掠碑門需索開搶一空最可恨者挾妓于鄉紳之門
流連為三日之飲日中豈復知有法紀哉○兵部覆
達左盼兵賄將不啻雲霓而中途逃亡實有陳應直
始尤而效之逃之愈多鼓而漏之流傳更遠乞勅
下督撫將陳應直發回陝西撫臣呂兆熊以軍法議
處其逃兵為首者嚴辦處斬傳首發臨渑地方懸掛
餘分別細責貴耳以正紀律逃回兵數照額補解

九

兵科蔡思先題臺臣傅宗龍募有精兵五千名總兵
楊愈懋召有新兵三千餘名中願出關者不下七八
百名宜再行挑選務期精銳西兵之扎營于通州者
三千名雖日入衛中豈無投石超距志存立功者宜
令道臣周起元諭以急公之義欣以破格之賞據其
勇往者或一千或一千五百名令隨出關俟兵少集
掣回則于入衛之約束不與共議用監軍道胡嘉棟
領有毛兵八百名令扎天津毛兵習野馳驅宣習水
性并宜領赴榆關聽經臣指揮者也兵食甲仗隸在
三部者有侍郎王在晉總理司官三員分任似解乎

有餘領臣空拳而出其賄賂反顧在三部接應而三
部錢糧不敷伏乞皇上自為杜撰計再發帑金二
百萬總領太僕寺不許三部拍分聽經臣計費派用
咨行總理分司督催專應廣甯之急庶有濟乎
西兵入衛期滿兵部已題准放歸矣經臣必欲
挑選一半赴援余謂明旨已下眾兵歸心甚急
誰肯東行強人心而為之且非所以示信也科臣
具疏經畧果行西兵皆聞風潰矣欲問奔逃之罪
則奉旨在先無不行之法經臣以為縱也而與
極部參商自此始矣

十

經畧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綸起陞登萊招練副使俟
卅年陞登萊監軍倉事推官洪敷教陞職方主事經
畧軍前贊畫
七月總理戶兵工三部侍郎王在晉題國家承平
日久諸務積弛從臣抵都與熊廷弼及同部諸臣
密商方畧使晨入部竟日料理部務漸有條緒萬不
敵仍前情露以貽主上宵旰之憂目前鄂記兵數
內經部臣張經世親歷河西得于見聞之最悉兵士
未必皆精壯然間必有可用之兵器仗未必皆是精
聖然其間宜無可用之物撫臣王化貞身居危疆力

抗強虜朝夕有殲寇之形勝負係安危之數如入山而遇虎豹人無不疾呼求救者當至見至急之時誰敢為彼己之具視處極重極難之勢誰敢為吟域之分歧臣部即奉 嚴旨而心緒惶惶無一刻不馳聞外也然臣部不過調募兵將調募不通行移文案勒限嚴催邇來徵兵之檄急於風雨谷不在部署之邊發而在各鎮之緩視緩于發兵此督撫之責也自有違處之疏而咨報援兵起程者踵相接矣一經押發于速而日兵到處觀望領兵官到處遲延郵傳則苦其索勒地方則苦其騷擾視速如陷阱然視赴遠

十一

如湯火然出關兵已三萬四千二百有奇而旅廣甯者僅二萬咫尺之近亦能蹂躪其在遼方者可知此後援兵經行之地逐日計程今日至某處明日至某鄉州縣官用印鈐記明計有無稽延有無生事倘大逾 欽限領兵官輕則經撫衙門相打重則論斬其有依期早到在遼安靜者從優陞賞此中飭領兵將官之法所當必行者也臣部徵兵有見解 帑銀給發者有三部移咨查扣本處新編及料銀充數者又有調募兵多而銀數偶爾不敷或新餉料銀不能湊手各省布政司及直隸府分不妨那用可動錢糧可

從權暫給報部扣銷如指口錢糧不足以致遲留司府正官及兵巡兵備道悉任俸戴罪催償轉咨吏部停陞此中飭司道府之法所當必行者也蓋天下事非一人之事一人任之則不尺眾人成之則有餘府庫之財孰非 朝廷之財值非常之時則不當執有常之法適變可以成功協心乃期兵濟臣願在內諸臣常如身在廣甯莫厭河西之告急在外諸臣常若身當三部莫嫌臣之苛求則兵馬刻期而至奴酋即可登于組叛臣可繫于 廷矣臣又通查日前調募兵數似浮於額歲餉萬不能支但河西之能守與否

十二

總不可知後手之兵皆當預備尚如往歲兵馬一發無餘事急而始招呼近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非兩翼生風何能猝至前事之可為後事之戒至于經費大誦三部皆持空釜待炊米日何求殆不可問容臣等一一算明另行題 請以聞
王在晉題安家馬匹甲仗疏自東事決裂而羽書狎至檄天下兵誅鋤叛逆轉踵併集於塗丁夫接踵於路間左何日不憂徵調哉臣在山東兵經三調眾兵環立援例乞舊糧以安其家室而臣不許也第于奉名違餉內月扣三錢以給其家而妻子不聞有流離

之苦兵去而缺懸即募新兵以補缺至計遺餉薄而東省之原餉厚酌量節縮另設北營於省會添兵五五名食舊糧而已足矣何事西兵應調者即食本名之新餉其家口又支本名之舊餉是一兵而有二餉也今舊兵不歸懸缺不得不補補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餉是一兵而有三餉也夫遺瀆既潰援兵之去而不返者逃耶死耶抑削髮以從賊耶逃則為失律之兵無功有罪難以顧其私降則為背逆之兵家屬當連繫公餉豈宜養叛即戰死亦不過厚恤以復其家未聞以名種歲歲給死兵者且援連之兵未必人人

十三

有家小無家者餉存何處又聞月支舊糧亦有未盡給發者貯存何用不一嚴查不將化為烏有乎臣又查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募兵安家近者三兩遠者四五兩查甲器械給三兩四十七年七月調兵馬價十兩今安家銀調者五兩募者且十兩矣安家云者身奔于危連絕微背離鄉井所以要其父母與妻子也若本地招兵仍留本地廬墓安然室家無恙此不連給衣糧銀一兩已耳乃募其本土有執給五兩者又有應調之兵要挾以至十兩者臣未敢實算聞銷也且連兵既留舊餉以養家家已飽兵馬為又給

安家銀兩此一兵者身價匪輕明係金銀鑄就不殺賊而為賊所乘何以兵為臣是以于安家之給有遺議焉馬價每匹今發銀十二兩募馬有價至十五兩者夫調馬補價以營兵騎馬赴邊馬羣一空價其買馬之費也然必有兵而後有馬援連者向來懸額不補彼馬上之兵已虛無其人矣買馬將馬用之四十七年所發馬價馬匹安在無馬則原銀安在日前調馬又給價銀先後累積必馬有留良而今不可聞也臣竊疑馬價之發有漏厄馬又募兵有盡甲器械軍容不可不肅也兵仗不可不利也然總計之估價不

十四

過二兩多亦三兩而止耳而今且八兩之多矣此器甲必官為造給則如林介胃可協于大同未有人自為製而使之不參差者蓋甲原無可買之處徒給銀以責其買辦里巷軍夫市井窮棍白錘到手立見冰消安所得盈甲以連身弓刀以禦敵乎如是不不得不給銀之日即埋逃竄之根併安家銀一去而不返矣然則蓋甲器械給銀終為非策莫若于募兵之處責成于所司鳩工製造轉發之為得當也今天下兵雲屯鱗集上等中等下等造給名種法應畫一以示同仁乃人自為募募白為等上等等者為家丁用以衛

身而非用以搏鬪人有私兵而國無私法此處如增彼處必當比例減而增則衆心悅增而減則衆志聚且厚糈加于客兵猶曰酬其遠戍之勞厚糈加于近處之兵何以徇彼遠人之望王道貴于無偏作事必須謀始使川貴兵來自數千里安家器械僅十三兩之數江淮河南等處兵遠不越二千里而安家器械有十八兩之多臣初不得其解或曰此募而後調也孰知土司兵我未嘗以餉餵之安得與邊腹之兵同日語哉且西兵沿途泥擾抱頭鼠竄鮮衣怒馬之裝飾勝于蓬蓽漆幹之顏面乃強弱異形勇怯殊

十五

致是澤癘終不如就袴而遁逃乃勝于瘡痍此何以得人之死力宜乎閩內之七千所以決笑西歸而稅之不能留也夫召兵幾千里外而乃失之目前捐安家之少半定可遏其歸思而多方撫輯不如餉而加資定資勞之格行間出之恩則在經撫之善用其權耳還事未知何時結局外以永舛舛以襲敵不得不明言救正將來如有調募庶可量度折衷以明功令至于各邊舊餉果否盡給贍家四十七年例發馬價有無見買馬匹凡和貯銀兩項查歸着不得含糊同慶再買 幫金速滿陷後邊兵見在河西者若干

名如係見投或念其經年營苦仍留贍養以安軍心或令其親戚壯丁頂補名缺以支原餉陣亡者從厚優卹其遺缺即行募補逃兵革除投降降者自三月以後冒領着家屬一體嚴追追行還東經督撫院及各路撫鎮衙門逐一偵查則存亡逃叛終難掩蔽兵籍清而錢糧不致混冒矣奉

聖旨這所奏調募安家器甲馬匹事宜有裨軍國且計着該部照數詳查確議務求經久長便之策毋得苟且目前致誤國事

王化貞題死難總兵五員陳策童仲傑蔡仲善楊家

十六

業尤世功副總兵三員戚全曹登衛朱萬良恭將七員劉芳聲夏國卿李鎮中張名世黃正吳文傑王秀趙宗周王命詔都司六員張神武鄭起龍袁見龍徐得全王承祚秦邦屏守備二十一員阮承宗鮑得功劉應龍雷安民郭崇仁金九階王之謨趙建蘭吳應昌劉訓王蓋朱恩鄒昌錢奇徐一夔龐世恩曹相吳永宗毛煥然毛鳳文郝鳴時袁祿千總四十一員張野劉登謀唐士林冉呂劉世俊羅漢臣何達白蛟龍李應元朱希禹劉朝聘正邦龍羅仲文黃立志歐

應修高習年高遠尤大乾周華周坤牛繼先金承化表護劉時霖彭忠劉廷賓周上文陳上策都時有何成何獎周朝陞彭廷諫張成甯丁福順宗正林梁徐忠榮從魯宋允科李承業把總四十一員黃光前宗可勝揚再枝袁加春何奇瑞尚朝富朱美吳起升吳應魁劉文榮全安劉傑向朝允馬凌煙梅世芳余一鵬黎紹克周興曹有才周國才李繼宗黃允甫周應選張觀陳葵王建勳周正剛陳國奇黃運國羅恩易胤孝戴天恩郭起龍周成龍蘇可畏劉成曹鑾黑老虎周監曹興兆程安邦浙營千把總十員朱駒胡

十七

天祝黃惟峴吳龍喻文達施廷用黃汝勝楊得勝嚴用榮勝土舍五名李柯彭宗卿彭宗勝丹見龍彭相舟航海官五員副總兵趙率教遊擊魯之由都司許定國嚴正中王化溥見在官四十一員總兵五員候世祿李秉誠劉孔胤麻承恩姜弼副總兵三員鮑承先麻承宣周世祿恭將九員羅一貴黃鈺別鎮王興業黃璽羅萬言趙時雅馮大梁周守廉遊擊十三員李滿倉尚志弘劉恩孫慶張世胤高可及左輔王平祖天壽劉世功盧養材熊錦都司坐營守備十二員黃士英崔承恩金國佐張萬化史光裕王化準閔印

尤岱該免德景國柱李成龍楊如柏遼瀋喪敗之後降虜及死事各官功罪昭然無容別議李光榮赴援未見有功斷橋致起多議在李秉誠麻承恩前愆未贖後功無聞以為有罪無功其餘援遼將領各有戎伍之責難辭退縮之罪以俱應懲治其副總兵鮑承先恭將黃璽趙時雅遊擊馮大梁周守廉高可及左輔熊錦閔印備禦楊如柏等各守城守之寄即依律重懲亦不為違各查各官原奉鎮守調赴東援一聞遼陽失陷即奔潰遼河尚屬有辭似當稍從末減夫遼瀋之行大眾同奔其名為逃逃則當死願有末以

十八

戰而逃者有戰而逃者有戰而逃者有戰而逃者其情狀殊也有當死不死者有不欲死而死者有城陷衆潰死已無益而姑去以圖後功其心事殊也即此而諸臣當有定論矣以文臣言之袁應泰何廷魁名義所在不能不死二臣之見定矣張銓可以不死而竟死也從容就義為國之光此其最上者也其次則崔儒秀之慷慨殺身庶幾馬段展陳輔亮之死禍起倉卒而能不死亦無愧于守官之義已就生者言康應乾雖兵已盡調城已先空其情可原然奉命守土之臣也今其土要在應乾終欠一死此不可不議

處也季子傳國牛繼暉高出張文遠陰景仲李君簡等之不死也所謂可以無死者也胡家謀雖有地方之責畢竟監軍之任且創設尚無定居奉調已至半途聞變而返則已昏為美矣聞關而南執叛臣斬夷使人心幾為驚應竟徒死猶無益耳日乾先傳已死後乃知為人藏之得見與經歷謝懋功孫光榮陸續走回以武臣言之都司徐國全之自縊公署聞何廷魁之風而起者可嘉也至於張神武聞難疾趨直前搏戰與家眾三百人同死僅有存者此其死可與張銓比烈至副將戚金揮戰援止量仲傑要以俱死

一九

亦庶幾焉其次則總兵陳策梁仲善楊宗業等副總兵郭有光等恭將吳文傑張名世劉芳聲等遊擊周敦吉方承勛等都司鄧起龍袁見龍秦邦屏等守備阮承宗鮑得功等皆臨難不避冒敵爭先無愧死綏之義庶則累革之心內梁仲善秦邦屏之力戰不屈為尤烈楊宗業之父子斷死不移為更慘所當破格議恤者也至朱萬良見敵而奔竟為棄失所中死不償責賀世賢多謂其在瀋陽城西為亂軍所殺者想天假手以謀叛逆也諸將中惟麻承恩最先逃于二十日黎明即過河徑走芝蔴灣呼船欲渡蓋于十九

日出戰即行原未見敵此蓋不知有法者也侯世祿受傷獨重死而後勉姜弼遠陽之戰幸廣甯兵直犯重圍奴眾辟易經畧于城上鼓掌大喜以為大勝者即此戰也本欲雪澤河之恥成桑榆之收不幸大眾俱潰重傷不支而竟被以逃將之名公論惜之劉孔亂丁馬久完前罪已贖因部奏正罪于二月內解兵謝事候咨赴京則孔亂已為閩人城破不死黃夜出逃既有代事之人又有同行之侶可以執問似未可深罪之也李東誠原令守城隨眾潰奔罪無可原但奉集之保雖高出指揮之力而本官調度與有微勞

二十

西奔諸將者馬無踪而東誠陷于二十三日奔赴城下見經按各道照舊料理濠卒則與眾逃者殊糾至諸裨或有傷或無傷既逃均應議處若周世祿之死戰得脫殺傷過當既已加陞示酬此外則有何汝棟即為言張昌胤陳九圓單進忠楊子渭閔正官李大成魏相劉興祚劉大宗皆甘心臣虜為之盡力統候俘獲之日另議者也

八月王象乾以本兵行邊給帑金十萬兩以佐軍需賜蟒衣銀幣仍望兵部各部院官陪餞王在晉題戎國家幅員萬里聲靈赫濯祿遂首

為難致開鐵遠瀋南衛相繼陸沉二百年來生養積
罹荼毒衣冠化為髑髏名城遠爾兵燹殫天下之財
力不能立制狂酋之死命目前五空八竭之狀有匪
一言可悉者蓋自金錢盡輸于塞外上頒轉散于
行間決如壘棄去如流水而幫藏空賦稅既溢頭以
加編謫潦又相仍而不已煙寒環堵月照逃亡而田
野空少壯舍名以應募丁夫僇力以從戎比屋靡甯
窮鄉滋擾而閭閻空強者畢命于戈弱者驚蹙于
風鵲抱頭鼠竄暴骨如林而行伍空青園有勞人之
夢黃沙有夜泣之鬼婦子凄其暮砧寂寥而家室空

二十一

三路北而正偏裨將領死者三百一十餘員迨遼瀋
淪亡不知凡幾而將材竭矣撫順開鐵破而姓名登
兇錄者五萬六千五十餘人又殺戮人民不可勝算
而生命竭矣寬其敗而馬騾駝死者二萬八千六百
餘匹隻又東運買牛倒死數萬而草畜竭矣飛輓馳
零于激解轉輸汗漫于滄溪枯同珠玉委若泥沙而
易糧過矣催募則索難艱于海濱打造則傷材木于
江岸颶汎時使水濱其間而舟航竭矣人藥利器極
萬輸遼大統神鎗累千鎗冠我失其御彼得其寶而
器械竭矣蕪湖之銅商不至武庫之建鐵已窮鑪冶

空懸採辦莫繼而五金竭矣燕骨之謀求未已剝肉
之償補堪憐漁澤無遺焚林盡而民閭之膏血竭
矣似此五空八竭之形海內可勝憑賴乎今之策遠
者靡不以兵力單弱為憂乃兵不弱于寡弱於兵多
而不精弱不可以勝強寡不可以敵眾此兵不足之
患也然兵聚而食指繁勢必至于撙腹此有餘而不
能養之患也兵聚而胃凌起勢必至于蹶尾此有餘
而不能制之患兵聚而影射生勢必至于冗耗者此
有餘而不能稽覈之患也兵聚而羣心渙勢必至于
離披此有餘而不能簡練之患也夫不足之患一而

二十二

有餘之患四兵貴多乎哉廣甯一片地所容納幾何
軍民雜人馬縱橫民失所安居兵無可托宿者且三
岔通水漠地沙黃遼虛之安堵難容霜露之侵肌可
慮客兵之苦于無居易知也時入深秋蟋蟀風涼于
砂磧寒蛩聲徹于荒草草野孤棲寒雲草薄入冬而
嚴殺益甚水霜摧殘手足痺麻兵之苦于無衣易知
也路狹人稠商稱貨少米珠薪桂百物沸騰米草價
增栽培斗米貴至數錢月餉未能周身食力不堪糊
口兵之無以聊生易知也兵無以安其身何以令其
捨身以殺賊我未以恩義結人之心志何能以法令

驅人于死之故今日廣甯十二萬之兵未必人人皆一心人心不一衆亦奚爲乃其所大可憂者則在兵之衆而餉之難斷矣南衛未失之先海我之海也金復海益隘而大海之險我與賊共之賊常覘我之往我不能禁賊之來如泉既集糧其所大覘也我有一線海面可達廣甯敵之所大忌也彼如乘風破浪直搗津門窺其所大利攻其所大忌是爲引寇入門而天津危天津危而登萊而江淮浙直俱危河西之食可以立截山海無糧何能久守而京師亦危此時欲取給于車驛之轉運是以杯水救車薪莫十數萬

三

軍之果腹此必不多得之數也且昨年以十五萬軍取給于登萊天津二路之海運猶虞不繼今兵馬浮於往昔而登萊且罷運矣蓋奎既不可行覺華島又去廣甯較遠改卸于石屯海口右屯止收七分以二分卸芝蔴灣以一分卸柳河口柳河去天津千餘里去石屯又三百里以什一之糧給三岔守河之軍人多而食少路遠而運艱三岔河上得來三合便以爲非常之恩姑賜借種米而存活於是三岔不可守之說不知三岔一衣帶之水隔畫東西可以限狂奔之馬足向無此河則遠瀋之沒禍必及於廣甯廣甯

何以至今存也虜騎至河軌逡巡而不敢渡浮橋一斷河西遂得元全然則三岔雖非天塹而亦爲河西一路之湯池矣獨念柳河東岸卽爲虜地架大砲以擊灣泊之舟中國制夷之具反爲夷所用長年望之而色沮夏秋之際風順浪平海塗得達尚憂饑饉轉眼秋深北風一發舟楫不能行矣此時有銀無米有軍無糧庚癸之呼勢所必至故河西一有半年之積而後可救冬春之饑必有百萬之糧料而後可活十萬之兵馬海運望食於空虛而陸運取給於實地海運天司其柄陸運人握其權故海運不可廢而必

二

不可恃陸運不易行而其究必不得不行無奈牛驥之難集也車輜之難致也丁夫之難覓也今河西兵卒其中不堪戰者必多或今之飼牛秣馬擇車運米築垣負土轉無用之兵爲有用則化不足之餉爲有餘至於頭畜經寒輒多倒死馬牛力竭須用節宣牧養有人則壯口不斃安排有法則運用不窮三岔寬達先設更番守兵次設遊兵次設援兵次設伏兵念念必及於河而河底幾可守矣轉餉聞關先用船運次用車運次用人運次用馬驢獸運時時計及於餉而餉庶可可給矣

熊廷弼奏延緩人馬臣親自點驗每喝一名嘆一氣
驗一馬墮一淚汰退一千三百有奇律以新奉之
旨巡撫應降斥總兵應逮繫但撫臣張之厚素有才
望履任方新應重如罰治總兵杜文煥革去見任永
不叙用其原調家丁及退換軍士務選精兵着伊男
杜弘城親領來遼代父立功贖罪

部覆稍寬熊遂與張公鶴鳴大異矣

兵科蔡思充云遼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山峻
嶺惟海州密邇為必爭之地可復則復不然據鎮江
復寬莫約結朝鮮以俟大舉○奴戮金州旅順為登

三六

州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者是以奴
酋截守以隔絕往來之路也○遊擊毛文龍報稱早
職至朝鮮獨事堡潛令鎮江避難人民贈通士庶咸
其響應次日十總徐景柏差弟徐六潛渡通款且云
佟養鎮遣兵一百餘名抄殺黃嘴奴山歸正人民去
訖職與王一宿議謂鎮江兵止千餘壯勇既出抄殺
屯城城中必空正可拊其不備即命守備蘇其民千
總張振李景先張繼善何舉禮帶領家丁一百名屯
民在大等百名選裁去兵歸路隨令千總陳忠王
甫等把總王錫召一學張魁毛承祿尤景和許悌率

兵一百餘人及屯民高大等一百餘人直至鎮江城
外二十里上岸先令守備丁文禮賄通鎮江中軍陳
良策約為內應分布已定鷄鳴俱薄城下千總張元
社王錫號頭王承鸞等持鎗先登眾人一齊登城喊
聲大振一擁殺入陳良策同弟良漢蘇萬義等自內
殺出內外夾攻賊眾俱皆膽落四下奔命佟養鎮率
夷及家丁七十餘名迎敵被我兵直前奮擊養鎮被
擊仆地就縛其子佟學年及家丁斬獲殆盡收伏鎮
江軍士四百餘名當即進城安撫軍民秋毫無犯民
皆大悅羊酒迎勞者幾萬人數百里之內望風來降

二六

者給譯不絕

王在晉援鎮江疏云通聞遼東撫臣王化貞咨委
都司毛文龍收復鎮江擒縛叛臣四衛震動人心嚮
應報聞之日諸紳慶於朝庶民慶於野自清撫失
陷以來費千百萬金錢竿十數萬其力不能擒其一
賊此一拔也真為空谷之音聞之而喜可知也而臣
則轉生憂慮比來寢食欲廢此豈異於人情哉以接
應之兵甚寡也接應之餉甚難也大海之隔甚遠也
當臣之撫東省也屢疏為山東請兵而全不應也又
極口為金復海蓋請兵以衛運道以固東省之藩而

全不顧也且有謂登萊向不設兵者臣將全人侵萊渡海屢戰屢攻旋失旋復備述年月揭開當事乃以州縣不能招致之兵量留九千為東省防禦而四衛之無兵自若也運道之單虛自若也當時若多添兵旅以固山東則今日何難進取若嚴兵以守四衛則妖賊不敢聚羣倭以謀叛強莫不敢率一旅以收降如山之積不致委棄以資寇盜大海之險不致盡失以損藩籬連陽雖臨經臣尚可走海蓋以圖存何至一敗塗地辱國損威之若是哉有言不信臣知有今日久矣臣子彼時知通國之論不為齊而為遼遂

二七

亟亟以圖自為請戰將況有容以守登萊又知有容多收降寇幕下蓄敢死亡命之士臣又費三千金召之所挈五百人皆臨險如夷善洩憤閼者是擒偽官收偽示奪偽牌破賊船據賊馬獲賊械掠回浮海人民無算賊不敢左足而窺登萊不敢踞海州以興造且不敢長驅以渡三岔逼廣甯而觀山海懼登萊兵之襲其後也登兵正勁今據登萊撫臣疏且撥兵二千五百名隨王紹勳往矣部議又撥一千三百名隨梁之垣往矣大將且踰海從征以登萊為孤注矣登萊之水兵幾盡登而內地無能為守矣蓋昔年添

兵九千陸居其七水居其三能戰之每師幾何行人間路須問之識路之人臣習於東所稱識路者也即之垣生長彼中而兵數東能悉也今欲大舉興師動稱發水兵萬數是隨筆寓意之兵而非實在之兵也廣甯兵數雖多去鎮江則遠不能逐風晨以飛渡登津水兵既寡隔大海又還不能控長難以及腹竊計奴酋聞信必大集兵馬以圖報復孤城絕地勢難久支南有海而東有朝鮮大龍不慮無周身之策獨是鎮江皈依之眾四衛敗順之民豈能堪此猶首屠戮耶文龍登之早而涉虧應之難此臣之所以且喜且

二八

懼而無遲寢食也然臣之所憂不獨憂兵之不接又憂餉之不接兵渡海矣舟中裹糧有幾寬狹破殘民間必無餘蓄糾聚萬人何以食之即有銀而米無從救也之垣往矣朝鮮向不貴銀民間向不用銀朝鮮使臣見在可問即有銀而米無從覓也餉臣督餉既西顧以急廣甯又東顧以急鎮江登萊撫臣既治兵以圖進取久治餉以贍軍興民力已殫物料難辦即有銀而米無從致有米而船不能給也臣預知登萊之無餉苦留十萬帑金以應之撫臣以為續命之丹也臣又知天津之無餉議戶兵二部撥銀五萬以應

之諒彼中亦必以為救急之需也然大兵一動所為
十萬五萬者亦大官之一嚮耳何堪大嚼今所為應
急之著殆有十馬人情處常則當求其備應急則不
當泥其常登津水兵固寡然水兵僅能水戰也仰而
攻城及櫻城以守必藉陸兵矣陸兵即不能蹈海乎
擇其有膽力拳之偕行以助水兵之勢所當以急者
一登兵過海沿海必虛此際秋風漸勁我去則難賊
來則易恐猜我之虛乘我之隙陸兵縱不能防海亦
可防陸天津陸兵漸集憂在山東凡山東通省之兵
悉聽登萊新撫移會舊撫相機調遣堵截險要所當

三九

急者二登津與廣甯並急戶部亟宜三方並顧天津
近京接濟頗易登州則最遠矣凡有緩急聽其借
動司庫銀兩一奉公撤布政司即宜那發報部開銷
所當急三先是津撫有借用運船之疏臣頗難之今
事已迫矣有船可用不妨暫借以應王錫斧之來裁
臣即催工部發銀修船以補餉船之缺所當急者四
經臣按臣有三岔難守之議陸兵且不可駐矣水兵
可獨守乎聞遼撫揭有津兵早至揚帆直上沿海一
帶便當窩隱之語想王表管大藩等之兵亦可轉移
以援鎮江之急事在經撫計之所當急者五梁之垣

家丁三百衣甲器械工部且給發矣今援兵渡海在
登萊則熟練之兵也天津則應調之兵也隨身甲仗
想多具備如有不足先儘本處那移以待造補此當
者六廣甯距鎮江雖有崇岡峻嶺之隔然既先期以
舉其大事務宜後處以圖萬全多擇智勇出奇乘間
盡力救援興復之民必効死勿去所當急者七山東
設兵以登萊為急他屬可緩應令二撫會議登萊青
添兵若干濱州蒲臺武定等處分兵若干餘留新餉
外歲餉尚缺若干戶部速為處分勿使有兵無餉所
當急者八近聞西虜移兵助戰已駐境上虜兵一動

三十

我兵速為渡河賊東而我擊其西賊前而我後其後
彼必還而自顧鎮江之圍可解所當急者九遼瀋大
戶四衛豪傑采山礦徒二百年來生養必不肯甘心
從賊且遼陽將領目兵降賊者眾都罪招來來機鼓
動結縱固聚共圖滅賊義兵四出賊必自亂彼亂而
我乘之奴可襲而取也所當急者十蓋兵者機也機
一動則不可遏兵者氣也氣一發則不可驟談兵於
鎮江未捷之先策當從緩緩以待我兵之大集是為
穩著談兵於鎮江既復之後兵貴乎過過以應破竹
之先聲是為急著急不擇音臣是以謬聽管見仰佐

廟議至於宣諭朝鮮已奉成命時刻難違定則

有任其責者仰祈聖明裁鑒勅部施行奉

聖旨鎮江偏師取捷保守方可圍攻策應聲援前已

屢旨着經撫各官料理其兵餉事務又在你部裏主

持奏內急着十疑悉中機宜便會同三部作速區畫

接濟中外同心務收勝算

兵部尚書張鶴鳴題經臣三方布置聯屬朝鮮誠為

上計梁之垣之使誠當急行但經臣止請宣諭招

撫逃亡給銀六萬兩未嘗請兵也未嘗請餉也之垣

請餉二十萬請兵三千請家丁三百請服一品服色

之垣登州人請兼制登萊請府佐請材官皆經臣所

未請者何可不慎重且此行全憑王紹勳熱降夷

臣部已曾具奏御前此何等事又何不慎重前在

聞中同輔臣九卿科道議如聚訟然屬聲挽色殊非

朝端之體臣竊會議之無益也

王在晉再題安家馬價疏國家有一定之章程亦

有變遷之時勢勢偶偏重不得不與勢推移若今日

搜遠之兵是也自清撫失聞鐵陷而人情望遠惴惴

馬迨遼瀋相繼淪沒而人益視遠為絕地矣人誰不

愛身恤命而欲捐其所甚愛以使之赴刀戟之場此

非以生道使民也故有言百金買死士者有用二十

五金募一兵者有議安家給銀二十兩者千里馬未

至而千金之駿骨市價徒高比往歲救朝鮮征播州

募兵事例若相倍蓰豈昔儉而今費昨易而今難以

所值之時勢不同也今調兵議給安家銀五兩募兵

議給十兩亦體羣情之苦折衷議之衷不如是則人

不肯赴蓋漁民以禦變不得不以利為肴餌也各路

調募之兵今或抵廣甯或抵山海或起發在途行矣

勢不能復裁其所與之金矣惟是馬價銀兩於中有

當酌減者均是馬也調馬價銀十二兩募馬價銀十

五兩又同一募馬而有二十五兩之殊臣不知某

營應分上駟某營應分下駟則失其平矣彼在營之

軍與在野之民兵農異致則調募宜分乃營中之馬

與民間之馬價值相同則貴殘奚別如必以調良之

騎與應募之兵而以中下之乘補在營之缺九邊皆

重安得重彼而輕此哉查市價十二兩僅可易一馬

則十五之數當裁俾調募一律於軍需不無少省也

此後招兵凡招土兵防守本地者照在京招募例止

給衣帽銀一兩即收營食餉不得概用安家俟有調

遣仍照例給發至於遼東新舊兵有御史方震孺給

賞兵數最為數實廣寬原非無兵但汰其冒濫節兵
浮冗則糧餉可繼時加簡閱時加訓練則兵馬可強
天下無不可用之兵未有不練而可使之用者亦無
常足之餉未有不節而能使之足者今機會可乘便
當刻期進發若就延時日以待兵強餉足當茲征調
四出經費告訖之時兵馬何時而強糧餉何時而足
臣切有憂馬臣等多方計兵又多方計餉凡勦支
帑金每從節縮用過銀兩皆不得不用匪敢妄用分
毫時出而為濫觴之費也謹遵 明旨再三酌議具
覆奉

三三

聖旨今後支用錢糧俱照舊例有多寡不同的亦須
據例到明聽朕裁處遠近用兵三載內外郊藏所費
不資今大兵雲集豈得不預先計算兵馬錢糧數目
二部事均一體仍着會同商確務求長便不得臨期
倉卒致誤軍需

王在晉題近錄鎮江報捷臣部于本月初八日恭接
聖諭朕覽文書見連東巡撫王化貞本應稱毛文龍
領兵收復鎮江當陣擒獲叛黨解來其南四衛亦俱
望風響應化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達事漸有次第
但王師貴在萬全機宜難緩頃刻休部裏即便移文

天津巡撫專自嚴登萊巡撫陶朗先着將原設援遼
水兵星夜督發從海道首進策應其王化貞調度廣
甯兵馬相機征勦一面咨經畧熊廷弼嚴勅兵將控
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該部也要將具馬錢糧
甲技等項作速移催接濟毋緩事機特諭欽此本日
又奉 聖旨覽奏王化貞指授方畧毛文龍收復鎮
江克著奇捷朕心忻慰有功臣人員著即與查明優敘
該部還傳與經撫各官上緊督兵相機策應甲技錢
糧作近催運接濟共襄大舉欽此續該臣部題撫臣
王化貞奉又奉 聖旨鎮江奇捷遠近恢復有機但

三四

兵寡援孤昨有旨登萊天津水兵策應廣甯嚴勅兵
馬牽制賊首事在熾眉難緩時刻該部便馬上傳與
經撫鎮道將各官同心彈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以
圖進取梁之垣着則期領勅宣諭朝鮮分兵特角措
發糧及陞賞毛文龍等催解馬匹車輛俱依擬欽
此即馬上悉傳經撫鎮道將官各官式承 明命矣
隨據登撫陶朗先塘報內稱本月初三日奴酋將金
州城接壕口俱已折平其衙門房屋民居居鄉屯俱燬
又旅順口人張志剛報稱奴酋燒燬房屋上船拋泊
近岸將遼民老幼盡行殺戮少壯者驅逐出牆其各

各處糧米房屋盡行燒燬等情又聞王化貞揭稱奴酋之情形搜括盡歸新寨南衛之情形望兵不啻眼穿西虜之情形已歎血定盟河西之情形皆摩拳擦掌又撫臣自己之情形勞奔不敢言病身居虎穴不敢言危且云經臣貽書謂慈若進兵實實殺賊自不得不進則經臣與撫臣之見合矣又言鎮江一動南衛大擾管大藩舟師通至王紹勳水兵俱集奴分兵往禦遠陽遠空城門晝開則奴兵與我兵相持有日矣皇上念鎮江之初復一旅之孤懸冀應如此其急三方並進若不速再計者臣昨得登撫咨知登州

三五

水陸兵不過七千陸兵不慣涉海而天津八千六百之水兵其二千猶待借船以渡若登岸相搏須藉陸兵得城據守須藉陸兵則非登津所能辦也廣甯不發兵賊得專意于東日來三岔河並無警報賊之東內可知毛文龍之一捷適挑其兇鋒而觸其威怒鎮江其能有幸乎南衛之人心不忘中國思反邪以歸正吾安忍為隔膜之視奴惡其歸我而燒燬房屋屠戮生靈腥血偏于鄉屯盡燬于城市遠民搶地呼天投生無路桑麻樂土變為刀山鉅林黃白遺黎到處神號鬼嘯哀弘之血化碧忠義徒存田橫之客

殺身姓名不錄昔宋祖驚聞南漢之慘酷曰吾嘗教此一方民今聖主之仁達達于宋祖而奴酋之惡百倍于南漢即吾兵力未勝決難堅壁坐視剽劫此進兵則盡人皆矣也盡人皆奴之敵也百姓與奴不并存率其子弟以報父兄之讐人心有聖甲利兵矣夫用兵者時不易得機不再逢臣計此時兵馬漸集芻糧頗備器械粗辦目下又催發銀兩押解戰車以應急用臣朝暮心焦拮据三事冀少寬急緩之咎過此以往天氣漸寒海運漸歇兵苦無衣無食必多凍餒馬苦無草無料必多倒斃器甲經年踰歲必多朽

三六

鈍此時而再索兵索餉索器械物力大匡將來何以應之臣滋懼焉河水一合策馬可渡既無天險以扼其衝又無金湯以持之久進不能滅虜退不能守河臣甚懼焉南衛未死之民望救不至勢必灰心臣慮鎮江圍聚之衆勢力不支勢必望風披靡王紹勳之孤軍何以全於虎吻毛文龍之偶捷將不免于狼頭此臣之所憂也奴酋放歸寧齊結納西虜之心叛臣通賂素囊潛逞勾引之計延緩虜報日急伺我之單薄內地隱憂巨測乘我之紛紜此又臣之所深憂也夫聞外事柄經撫操之帷幄運籌經撫主之臣何敢

中聖旁挽但四衛水火之民決不可不救海外孤懸
之旅決不可不援登津前進之兵決不可不應東西
合謀以思發難必不可不防伏祈 嚴勅經撫諸臣
熟思審勢悉心觀變兵如可發也則當大舉以張捷
伐之威如其未可發也亦必潛圖以為策應之計毋
徒委成功于一擲置 屢旨于空言而第令水師之
進取置多用寡以希不可徵之倖也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六

恭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必稱舅父



辛九月巡按方震孺題遼瀋瀋陽張神武索騎渡河
明知事必無濟而不肯退步即所部二百四十人亦
知神武之必死而不肯潰散則非獨奮不顧身其忠
義乎結更有足多者夫獎忠之與查逆同歸一意惟
以神武未知名之將灑血沙場使登俎豆則二三大
帥抱頭而竄者知七尺殘軀不如耿耿片魂將慚愧
欲死矣 毛文龍先在鎮江等處擒殺偽官被賊大
發兵于二十九日將鎮江等處男婦一聚屠俸燒燬

民坊不以其數難民三萬餘渡過朝鮮村海一帶存
活文龍先於二日前過朝鮮去訖
史臣董其昌曰毛文龍以二百人奪鎮江擒逆賊獻
之 闕下不費 國家一犯鐵一求草一斗糧立此
奇功真奇傑絕倫可以寄遼事者如此膽畧夫豈易
得使今有三文龍奴可擄遼可復永芳養性可坐縛
而繫之鼓下矣且可就遼平遼鼓舞殘民用其必死
之心練成精卒不待四出徵兵擾動天下川蜀之亂
可以不作矣今棄文龍于絕地委忠義于虎狼之口
力盡而不救不費以器械衣糧使之坐斃以聽奴所

魚肉以為養其報仇佐奴苗而敗疾于我也豈不哀
哉豈不惜哉夫舍殘遼必死之精卒不收以為用而
遼募天下以致亂事奇策有數之文龍不採而偏信
一籌莫展之王紹勳恐天下亂盡尚不能越三岔河
一步而 社稷以危也伏祈 嚴勅經撫消融成心
亟圖援俾梁之垣冒險曲達將所寄銀兩宣諭
朝廷意偏加賜蚤早收全遼不至并壞天下 社稷
幸甚
總理王在晉議度利科劉弘化本會同戶部署部事
右侍郎臣臧爾勘本部署部事尚書臣張鶴鳴工部

尚書臣王佐集議外看得兵馬錢糧甲仗三部各有
仗屬向皆取諸類編乃遼事清而添兵添餉添益甲
器仗皆賦額之所不載者 國家原無此項經費來
時之急宜用之窮 皇上屢念升臣之無措而發
帑金以應之臣等多方撙節錙銖必惜惟時當遼瀋
初陷遼遼遼惟調募四出人情直同沸鼎政事有如
執熱只問徵兵不問兵籍所自出顧兵非吸露飡風
之可飽餉非量沙撮土之可充日令屢屢要辦粒粒
難處有不得不慮其終者計從本年三月以來遼腹
共調兵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四名各省直共募兵

十五萬二千五百九十八名調馬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匹募馬二萬三千匹又留山東本地馬五百匹此兵馬之總數也安家馬價除山東增兵五萬扣新餉銀四十萬兩聽其自行招募開銷又留本省馬五百匹無馬價外餘共該安家等銀一百六十九萬二千三百六十三兩馬價銀九十九萬四千五百兩此安家馬價之總數也衣甲器械船價等項除山東另行銷算外餘共該衣甲器械銀一百三十七萬六千兩船價銀八萬四千兩前鎮車營造車銀九萬兩又新舊水陸兵甲仗硝黃火器銀四萬兩此衣甲器械

船車等項之總數也夫調募兵三十萬五千七百有奇調募馬八萬二千八百七十五匹而兵工二部計費銀共四百六十七萬六千八百六十三兩而戶部之行糧鹽菜草料不與焉又解發廣招兵費馬撫賞銀一百萬兩不與焉經費浩大萬不能支于是臣部議停原題前宣等九處募兵二萬七千名馬一萬三千五百匹廣東水兵三千名又以四川土兵不能多調議緩二萬四千名又用廷綏廣學議緩調兵馬三千五百名匹可省兵工二部錢糧一百四萬六千五百兩此停緩于三十萬五千七百兵之內者也山

東增兵五萬臣等議撥江淮水兵一萬福腹水兵三千填補數內此減于三十萬五千七百兵之內者也既緩且減實調募兵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名有奇此臣達報于冊內者乃冊之所不載查係食糧見在又有加于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名之外者雖違服調募之兵本必俱到倘一齊併集連見在兵共三十一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名天津尚缺水兵未免再募又尚書涂宗濬招募何陳銳士廣東巡按王尊德招募武勇各有次第又南部臣何棟如招兵五千名又御史鄭復宣招兵五千名又四川盧萬邦劉輔

臣招選親丁殺手五百名又各邊調發之兵留舊餉養家再募新兵六萬四千六百七十四名以補原額又經畧帶去營兵五千留額糧養家本名仍領新餉是食糧兵數已盈四十萬有奇昨年議十八萬兵守遼陽已到者僅十五萬兵費本折色及關外牛騾車輛計銀八百萬有奇今日之兵數比昔多浮二十五萬則一年所費當及二千餘萬不待言矣夫新餉之加編除兵工二部分用外所存止三百六十萬九千九百九十兩而本色即用三百萬以外餘者皆索之無何有之鄉即桑孔盡生劉要復出無可奈何且諸

臣有志請饒者競言招兵諸臣出關渡海者競言招家丁愛身者只圖身伴有兵不思口中無食大抵兵日增而無日減餉日減而無日增兵不聚所憂在邊塞兵聚而無餉所憂在黃埔國家以奴酋為患不知有兵無餉兵即為地方之患臣是以憂兵甚于虜而急餉甚於兵也此外河西索戰車海上索兵船各路索盛甲器械即以天地為爐冶億兆為工匠鑿山取鐵有時而竭鑿地取煤有時而窮伐山取木有時而盡日日催取日何能給至于車夫驢戶苦無腳價匠作各役苦無工食鑄作打造苦無物料鐵甲未完

五

又微紙甲槍刀繞備又備布綿造車窮日夜之力推乾枉道路之艱即無盡之藏不能供其索取則不編之額何以應其給求臣與司空日相感額無計可支不得不哀懇聖明再發帑銀一百二十萬以濟工部目前之急此皆萬分緊要之需不得則赤身徒手不可為兵缺軍之船不可以戰緩則誤事非比泛常之請乞也再照臣部原無錢糧軍興之際應酬如雨日下止存解剩銀五千六百餘兩猝有緩急從何措處然臣部不敢禁費俟有急用方敢奏請至于戶部歲餉該銀二千餘萬兩問之田賦田賦不載

問之庫藏庫藏久空兵一日不停則餉一日不止利孔既竭財源已窮臣等憂懼不知所出疏冊既完正擬奏聞而登袁巡撫陶明先移咨臣再請兵馬糧餉咨開兵馬船隻甲仗暨大將軍佛朗機等件連安家行糧其算合三部所需不啻四百萬取之者如滄海之波汲之無盡愈出而愈不窮應之者若無底之卮涓滴不留隨取而隨告匱蓋兵工之窮原無長物而司農之苦東可告人堂索是朝臣未敢纖細畢陳示窘于四夷以傷國體除戶部經費甚鉅百凡無處應請銀兩聽其算明另疏陳請外臣謹先將

六

調募兵馬扣支錢糧及待用銀兩彙冊奏聞王在晉題初廣募之請兵也軫恤海內之民生搏節國家之財力兵數從減果朝靡不心服然臣部慮東夷勢重難支調募開除招集合新舊兵十四萬即見在之數未經盡數然據臺臣番賞兵數已十二萬有奇矣謂兵不堪用則當汰而勿食我之餉既食餉即謂之兵既謂之兵則何不可使之戰兵能習練則市人皆可為精兵不練則精銳不能當大敵設使典盛費甲則精銳立化為頑靡倘其足食足衣則懦弱可變為強壯顧所以養之者何如耳今邊兵五萬皆

帶有隨身甲仗舊兵及新募土兵招來潰兵未必全無遮身之盾然解過鐵甲八萬七千五百副又舊甲鐵葉可用者一萬副盛八萬二千一百頂內工部所造新甲極其堅整而取諸京庫者俱經科道挑選非真不堪用者也或者道遠之盤運關門之堆積不無損壞而經臣等部謂京中所造多與邊上用不相宜且多頑鈍而鮮堅利故以前發達東者必重新改造方可給軍應用今擬解工價物料于邊就便分頭自為打造經臣等身任兵革必能加意鑄錘獨錢糧難處慮無以應細查內庫盛甲堪用者幾無存剩

何以備京營之取用輦載重地武庫望虛行有緩急赤身裸體之兵可資捍禦乎臣不暇為遠左計而先為京師計向來庫積甲仗原不解邊令為邊疆取竭援遠器械押發如流已稱足用今尚有乾帽布衫執棍以立之兵何也將無故示凋瘵之狀以待挑選乎官兵捐奴如虎問兵則曰不精問器械則曰不備問鞍馬則曰不整策貧做老只想回鄉便保身軀性命然則撫飭疾視以無懼為主者恐無真人獨念一兵出關費銀二十餘兩多者三十兩一兵則前銀即化為烏有目前無用之兵皆重價買來之兵非

可一筆塗抹者撫臣自買馬萬匹皆騰驤上驤邊兵帶馬及太僕寺馬共四萬三千三百匹步騎相兼馬非不足乃以馭馬無人秣馬乏料致多倒死今天氣漸寒倒損必甚故必講養馬之法而後可望馬之多不然雖多不能當損折也河西一帶米豆皆罄積以待轉輸人馬皆空腹需草餵昨奉聖旨以遠運前派車牛煩費無益科臣周希令所刊董搏霄人運之法人人以為可行且昔年征播亦用人運目前將科臣條議姑一試之以待車輛之集亦不失為一時通變之權也臣等與經撫二臣誓心減賦凡外來奏

疏一一依行非敢至異戰率已發五百六十一輛續發者絡繹於連矣宣大馬匹久差官市買營馬在關者悉聽撫臣之借用矣盛甲之僅存者臣同工部一查發運來車牛亦會題買辦兵調募之兵四州湖廣浙江皆起行有日刻明可至矣乃垂成垂就之功忽轉而為愈變愈危之局臣等相顧詫異豈西虜情勢之中變乎夫西虜可借以張我之勢而不可倚以為我之用可結以散奴之盟而不可藉以散奴之眾第使不為我患不為奴助奴不得假道于西我得專意于東即為用夷之要者真來與否我不能知來兵

而深入與否我不能知深入矣而力戰成功與否我亦不能知即幸而成功而索報無厭酬賞難遂心無定嚮餌之以利則越戰無定形初之以威則懼今國威未震而厚賄何從既有鐵援飽馳之慮又懷拒虎進狼之憂御之善則虜為我用御之不善則我為虜愚故恃虜則虜操勝負之權我惟自恃則我操常勝不敗之勢臣所云西虜未可全悉者此也據劉渠塘報修養真供稱奴酋見金州有水兵又因鎮江不服不肯進兵定在十月冰凍南船不能行方可犯搶然則河西數月之安明係登萊水兵牽制之力臣一

入都即定此策近見奴酋戰於旅順房屋正恐我兵之久治東兵一退奴必西馳廣甯陷危而京師震懾此必然之勢也頃見津撫疏云深冬天氣海河結凍非利用舟師之日停泊海上既恐震盪之堪虞逼鄰虜穴又慮焚燬之為患臣期似當令各營收兵入津休養銳氣整頓行伍以待明春之大舉撫臣憐軍士之苦臣亦有同心顧兵法必藉虛聲而解圍須用旁騖我兵常泊于旅順廣鹿島之間近之可以繫金復海蓋歸順之心遠之可以張鎮江義州犄角之勢萬一狡虜渡河我兵即攻金川等處一面傳諭

宋

毛文龍王紹勳進兵夾攻一面招數鐵山長生島朝鮮圍聚之民荷戈幫助一面密結蓋州豪傑令散死之士焚其積聚賊必懼而內顧而廣寧之危可解山海之烽不患都城之嚴自安臣所謂東兵未可遽撤者此也或曰北風漸急如三軍之未冷何夫旅順距金州甚近原係泊兵之所而廣鹿島亦可屯兵防沉之師海樓水宿其常也泊舟于避風之灣下枕于活水之灣多給衣綿時如犒賞接應糧食惟風火之虞謹更掩襲之嚴防至于天津水兵亦令其與登萊分路議泊聲勢相連首尾至援而沈有容所統之福

十

兵撤令其分防各除毋聚一方倘各兵勞苦輪次更換不得皆離沈地臣部嚴催江准福定水兵接應仍行戶部速為處餉以時給發其義州一路糧餉不敷路遠輓輸難繼更新聖諭再勅朝鮮暫行接濟用過未粟運計數日即於監軍梁之垣所費銀補給如不足待未沈後補給一遇天兵退發或奴兵西渡該國即進兵協擊庶毛文龍王紹勳之勢不孤而我兵得藉應援以無恐其尚書數鵠鳴奏修卜年為經略舉用今逆賊修養真的與卜年同族宜置之雲貴展其所施以圖報効胡嘉棟劉國縉應置廣寧立功

賄罪

十月戶部尚書汪應蛟奏速在兵三路布置共兵二十六萬併前總督添募將三十萬矣前議餉止百萬今增至千二百萬或云當千五百萬矣臣部歲入九邊額餉不過三百六十萬尚不足以供歲出年求所用速餉搜括不足不得已加派于地畝然派止五百餘萬民已告窮而兵工二部分去百二十萬又順永保登萊青六郡以勞復減免臣部所藉口給餉者僅三百六十六萬而已即以千二百萬計之尚不及三分之一也幸蒙 皇上俯念調募煩費計發

上

帑金四百萬少行目前之急然兵工二部分去安家兵仗銀共三百十萬臣部所分以給行日糧者又止九十萬金而已今臺省諸臣條議有未盡 允行令再議確者臣今復與諸臣會議條款務求法所可行事無窒碍者約計可辦之數仰候 聖裁俾臣部遵奉施行

王在晉題通接連東總兵劉渠塘報由稱七月內有奸細報奴酋說西虜助兵從黃泥窪進河西大兵從三岔河并柳河進水兵從金州進高麗兵從鎮江進奴酋甚是慌懼又差王有倉通河探聽河西多少兵

馬糧草有無在于何處堆放又供係五分付各奸細柳河口娘娘宮一帶凡有堆垛糧草處所不許放火燒燬等待河凍之日分一枝兵從柳河口進入先獲糧草以備我兵吃用又稱奴酋共領真韃子三萬有餘駐防遼陽李永芳領連兵三萬俱位遼陽北城各將近日新編許多鄉兵戰車鎗砲火藥俱備停當等河東馬步車一齊過河等情續據登萊總兵沈有容稟稱毛文龍自得修養莫復遊居龍川請兵朝鮮鮮一兵不發且禁其市糴又是張獻政往遼城內便探奴酋令李永芳守遼陽盡將精兵領出海州及河

三

上一意河西不復東顧等情該臣看得狂酋藐我虛實決意渡河合東西報而賊情如券合馬自古行兵先謀截輜重謀奪糧食謀絕餉道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之也當海運初通登萊米豆盡積蓋套暴露於風雨腐爛于潮濕狼戾殊甚比蓋州陷沒充貝之倉囤露積之芻粟守土之官不付之一炬而盡向盜資奴之盤踞遼陽數月不憂餓餒且將壯丁遺散蓋州以就食臣每念及執拊膺長歎而深恨當時之失策也今覺華島河東堡船家路柳河口等處堆積糧甚多賊之生心久矣兵連延不運以待牛車車十何能

猝解即辨何能猝到即到何能猝通服視換釋之山積而致今米價之如金口需粒食以療饑而頓使枯腸之忍餓兵至十餘萬山谷可平江河可塞矧以養生活命之物令人搬運節其氣力均其勞遠人情自當樂赴豈真木難泥塑手足不能運動者哉時迫矣轉照河水將舍矣路遠者常用餉臣所值之小車地近者當依科臣所議之人運或挑運軍士換隊以搬移或增添腳價覓夫以轉運通限一月將海瀕所積之米豆各處所採之青草盡搬入城以絕狡虜之垂涎以杜奸細之窺伺彼河西二百里荒瘠之區既不

十二

得因種於我虜必遠巡却顧至則堅壁清野野無所掠食盡不能久居我以遠待勢以飽待饑用奇掩襲必勝之形在我仍令登津旅泊之兵直攻金州高麗義州之師襲取寬鎮鐵山長山島避難之民助我先聲隔江隔海之衆為我後勁賊必東西分應左右文吾我即不能大得志于奴奴亦不能得志于廣寧先時圖之猶可及耳昔遼瀋既陷人情洶洶幾無生路今監司盈坐將位成行謂宜羣策畢舉收功旦夕乃諸臣涕觀時勢憂心孔亟未聞怒蛙之式屢懷曲木之驚兵士如林豈盡不堪盧甲成丘詎云無

用硝黃火藥陰山海等處支用者不算外其解至廣寧者二十一萬四千六十斤留貯永平者二十二萬三千五百五十斤滅虜虎蹲砲共解過五百十位各取實收附卷若拒馬槍互微物件豈以帑資百萬不能分金製造必待長安之轉運乎兩軍對壘三鼓作氣彼見強而我示弱奸細漏洩益長熟虜之威邸報抄傳頓減我軍之氣臣部馬上下催兵工部運車載料日無停晷何嘗少解目前釐事只宜練軍選將整器繕真設奇置伏修築城濠堵截險要嚴搜奸宄廣行間諜置遠而難行之事舉近而易就之功職兵者

十三

治兵職餉者治餉責有專屬難辭後難任已克承誰容肩卸當卧薪嘗膽之時勿墮摩拳擦掌之氣此臣所望于彼中之道將有司協心以贊經撫共成滅賊之功者也奉聖旨據奏糧草堆積泡爛管餉各官如何不設法轉運解過中伏數多取有回文如何昨本道臣高出等呈說一件也無顯是欺現本都堂等問始者策勵任事本內運糧策應等事便行與撫督勵道將等官實心擔任不得仍前推委致誤軍機侍郎王在晉題微臣已補額員三部不能兼理懇乞俯容辭免奉

聖旨王在晉任事精敏著照舊總理

王在晉題奴酋舉動必先布機圖潛圖搗虛實之形頭頭熟觀緩急之勢着者不差我欲發策進兵奴發魚皮鞭子防禦我欲鎮江協擊奴築遠陽東一城阻截我欲糾西虜合攻奴放宰塞還鄉解撤此有謀彼有備隨方設間謀是處有奸細而我所以應之者張皇靡定錯亂無章豈我之智顧出奴之下哉奴之用人信任專而謀慮一我之畫策衆口難而意見紛一言而衆挽其成一事而兩持其柄登策兵家巨力言不可分兵分則勢弱勢弱則不能牽制一面而使

十五

奴之反顧乃朝鮮之役羣言嗾害無不為梁之垣王紹勳諸兵者帶去精銳水兵三千止存揀剩兵一千五百銳師泊于外國音信難通應援不接而切近如金復一帶並無一兵奴之縱男女回家安心西嚮其一奴騎渡河義州之師可能追蹙否萬一奴犯登州朝鮮之旅可能撤回自掠否廣露日望西虜為前驅而今且糾衆結寨縱騎打圍寧前錦義之間日憂蹂躪臣前疏所云西虜未可前全憑東兵不宜遽做按臣方震孺貽臣書有見疏一字一拜等語蓋臣昔在東方具晰形勢要非浪語登州距旅順一過風順半

啓可渡即冬月未必無半畧之風候也登兵雖寡而合策兵遂為聲勢津兵四千雖于九月間策應鎮江而鎮江已失恐難停泊不如撤而併屯于廣鹿奴見海上有兵猶豫顧慮此未宜束手坐視以聽其西馳也奴留宰賽子女以為質宰賽欲報奴首以寬其子女故虜部合縱暗藏機搆倘奴渡河而西虜必窺端而東前援夾攻腹背受敵當情形隨應之時不能為首尾相應之勢違事可憂在此大河西半載精神用于餌虜虎首恐傷宰賽之心既不能為我之助然曾受我之約或尚可離彼之羣謂宜用計調停吹散虜

十六

兵以吃奴之援殺奴之勢奴見虜退必遙巡觀望我無西顧之慮而後可當東面之敵即不然必選擇名將分兵以支錦義併力以障寧前奴之鼓衆行不掣糧馬不帶料草枯水凍人畜饑渴野無所掠勢必不能久留我能善守河西猶可死全至于河西兵卒除舊兵在外新兵已逾十萬恐川楚浙兵併集地面窄而難容糧草遠而難繼別山海軍虛關門鎖鑰倍宜加謹須將兵馬挑換分守山海一經挑換人情誰不願入關門莫如以前昌兵馬發回仍守前昌分布善峰口北桃林等處以防窺關之寇蓋以土人守本處

室家墳墓在焉較之客兵其得失不相間利害不相
涉者功相萬也再 勅督臣以原設之兵分守副鎮
而以撫臣新補之卒及御史傅宗龍招募之兵暨山
西新到陝西將到之兵列營屯紮地獲衛 陝京
而通州及天津陸兵凡近京地面營兵密為整頓以
防人衛中外臣工務宜矢心協力精神滿用于封疆
而口角之爭筆陣之闕暫爾屏息臣目前所幹辦者
催兵催馬催餉催二萬胖襖出關再 請續發二萬
又催辦綿花布襖以募軍士之寒再催發庫貯將軍
等砲四百三十餘位以備戰守之用川楚兵差官催

忠

督勒限起程勢同探艾拉弱內應不遺餘力矣至於
軍中號令有不復不嚴行申飭者生殺保 人主之
威命賞罰為御世之大權勸衆勸功必先法令今可
西兵十餘萬全無固志一望虜兵即思進遁如此即
募兵百萬總歸無用發 帑千萬盡屬無益須再申
令令凡臨陣一人退縮斬其隊長隊長亦得斬其人
總哨皆然且明諭之曰曩者遼瀋失守東則有海可
進西則有河可渡今生路惟有一關門及喜峰口等
處關門決不容進兵潛入而險要等處亦俱發重兵
把守不容進兵募越既無可進之路須懷死鯁之心

進一步封拜在前退一步斧鑕在後將官進者一榮
論斯文臣進者必從速治稱病者悉置不行提督即
中風果真亦今廣寧養病不得進關錢糧支銷不明
管餉司道先 請革職勒限查明無弊方具題復任
朝廷有必行之法而後無倖脫之心將吏無倖脫之
心而後望保全之路仰祈 天語鼓勵明著章程則
規避不生觀望永杜殘遼庶其得人為用乎然勸懲
不容偏廢而賞罰必須並行有投膠款贖之恩纔可
鼓往革裹尸之志有解衣推食之恩始可望沈船破
釜之功今嚴霜破骨而棲風之士罕寒丰歉如金而

六

羸糲之食未飽靡 瓊林之積而徒令餓殍針頭
怡堂燕之安而固念加薪于厝火三部之貧如洗四
方之苦堪憐索費索通趾錯于堂堦無隣之可乞請
金請 帑聲賂于耳曾何計以支持 天聽轉高難
排 閭閻而亂萌潛伏憂在蕭牆不先事而預圖恐
臨期之既晚臣款款之愚拙擔蒙陳伏祈 聖明一
裁炤馬奉
聖旨這分兵防守申嚴賞罰等事悉中機密該部便
行與經撫各官便宜調度鼓勵將士共收成功
湖兵至通州其帥張景珍潛入都中營求加銜所領

兵部安家銀不即給散亡兵後至其帥曰景坤不能輯下沿途科索于酒肆與湖兵遇遂相格鬪毛兵殞命湖兵帶傷御史梁之棟以聞 逮舊撫李維翰巡按方震瑞奏曰連日廣寧城中大戶盡數西奔正在危急時提督又偶中風臥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臣不得已只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又站之冲圍而逐路挑選健丁沙汰殘卒有驛丞典史之不屑為者而臣日從事焉亦聊以固軍志而安民心耳 皇上達下一 嚴勅要見此番大將倚恃不據命與賊斷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信地

光

必殺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慘小地方像寧前則使張應吾管轄亦宜宿兵一枝專授赴軍逃將使三軍之歸路絕而生路可望也臣不勝勸哭待命

十一月方震瑞題經撫心無不同做手各異臣初入遼路迎經臣即向臣言抄化不可信虛著不可用併言撫臣不肯做實事說實話及臣至廣寧面問撫臣言何常不說實話何常不做實事臣固知其機鋒不對苦心調劑其間不知費幾斗心血矣然而兩臣無疏臣只合暗裏銷鎔不當明言也昨經臣責備撫臣疏

中引臣書札謂撫臣心懷素懶此臣與撫臣時時而相質証者也臣查恤時見撫臣精氣百倍今則時時攢眉謂愈變愈難蓋緣撫臣銳于滅賊而一時賊未可滅又一切兵馬器具不奏手耳大抵經臣之意在以守而為戰撫臣之意主戰而不言守經臣曰守具即是戰具今人餓馬疲守既不能以何為戰撫臣曰正惟不能守所以當戰經臣曰軍馬求動糧草先行今糧運艱難若此既要遠兵當先備求運法撫臣曰我一過河而海州之糧皆我之糧經臣曰王師宜堂堂正正既過河便當想守法想援法不然亦當想退

幸

法撫臣曰我一取牛庄而彼中自然響應定有縛叛將以獻者于是諸道諸將俱浮沉于戰與不戰之間守與不守之際笑啼不敢而凡事牽制者多矣讀此疏而撫臣孟浪可知世上安得復有痴人與之相合哉

聞臣葉向高言廷尉化貞作用既疎而使化貞就其節制舉朝皆謂難行毛文龍所報擒斬即未真確功罪可勿言乞下部酌議如違事可以專奏廷弼則中飭將吏一聽節制

王化貞揭曉選一事自河東失陷車牛盡沒止有車

五百餘輛職即行道多方搜括民牛收買美牛又差官入關四散尋買乃請車牛銀十萬于戶部而戶部不應也曰于解去新餉內支銷不知新餉久已斷絕何處支銷且遣車無匠趕車無人遠之丁壯既皆從軍而兵又不善養牛西牛又不服水土往往到甌牛軍費兒賣婦以償之昨歲出關十萬餘牛不數月倒死殆盡其報存者皆遠人所償也不惟物今可惜抑亦民隱堪痛故職自為道臣時即不敢多議牛車價多者十餘兩少者亦不下七八兩而部又即定三兩五錢是猶以前日言也遠民多殺牛以賣謂殺則得

三

牛之利留則受牛之累也是以職有願覓小車之說葉遠人于山東集其魁問之皆欣然願來乃令郭請移文山東留京運以作賃價計旦夕可至昨接督餉咨部文不准無銀可給竟成畫餅至今天津並無車出關又不得已摘軍扶運然河水已合奴衆就航欲渡守城對壘又須多兵左文右吾無可為計矣

買牛運車晉曾有疏爭之今牛盡倒死省立解到者並無一存前言如養係覓小車亦可言而不可行之事經撫好為苛難于國事何濟

王在晉題九邊兵餉疏云臣惟天下猶一家然遠在

後門也九邊垣壁也京師堂奧也今人人視疎遠如漏艦危樯視九塞如金塘鐵壁視河西如虎穴龍潭視邊鎮如泰山磐石此不深為堂奧腹心之計耳試諦觀之遠與各邊均重急遠而緩九邊猶曰治標固遠而弱九邊則為釀患慨自遼瀋繼陷以來調兵選將急于風雨其應命而至者五萬之邊兵耳川兵則觀望于去來運切家鄉之顧慮各兵則擅便于行止曷勝道路之流連藉非邊兵出關河西所有者僅遼陽之通卒也此真當于勝負安危之數哉顧此邊兵非取之無盡之兵也再賊已苦于長驅三摘且幾

三

于抱蔓去而不歸調而不補能必遠事之遽乎形求免于調發乎即免于調發而宣鎮閑遼之虞延綏城之寇甘肅入犯之憂無兵何以禦之詎獨奴酋能為中國患乎屢調之空邊終日延挨為苟安之計問兵何以不補曰留舊餉養援兵家屬也欲補必須新糧無新糧則兵不可補也臣一一通查援兵事例亦自有不同者如往歲山東應調之兵臣即於本名遠餉內扣留三錢以給其家屬糧即補新兵兵不減而糧不加者也乃宣府易州一帶家屬即食原糧而不給內顧在延霄一帶則戶部已給內顧而不食原

糧然而內顧贍家銀兩有三錢有六錢此戶部不一之規也又有暫發四錢五分有止發三錢此各鎮不齊之例也因其糧數有多寡是以贍養有參差此文給不同之額也乃各兵未必人人有家小未必人人盡給本名之糧借名混冒此不可不查者一前次援兵逃亡者甚多逃者當存額餉死者止給優恤舊糧必有贏餘此不可不查者二室家已贍則原糧不給而原糧貯存之日未必即為補兵之日千軍齊發未必千軍齊補空月空糧悉宜算扣此不可不查者三給贍家給內顧兵缺仍懸而不補則存一名之舊糧

卷一

又增一名之贍額兵虛而糧益耗此不可不查者四遼陽有投降之卒而本鎮尚存投遼之名河內多產替之軍而坐家食本名之餉營伍隱蔽哨隊勝隴此不可不查者五凡調邊兵必帶馬匹馬每匹臣部給價十二兩前次調補馬價俱未清查臣曾有疏矣今次調馬五萬九千八百餘匹補價七十一萬八千五百兩有人而後有馬兵不補馬必不買馬價料安貯乎此不可不查者六無馬則無料馬去而料存每歲草料銀兩不在邊鎮則在度支節年未覈此不可不查者七軍中有火器有盛甲有衣鞋有兵仗有旗幟

有犒賞軍在則各項不可廢軍去不補則錢糧必有存餘此不可不查者八查果兵未補而糧存則當報所存之糧數糧已開而兵補則當報所補之兵數今一遇調發輒曰無兵既云無兵又云歲虧數十萬之額餉此各鎮額餉臣在山東隨催隨發愆期不解者即開送經管職名聽參既不解又不參釀成通局益不可問然則邊臣之自誤而非各者之誤邊臣也臣萬目憂時邊餉必不容不嚴催邊兵必不容不速補援兵或違贍家內顧業有成例勢不可裁戶部以措處之難或聽其仍食舊餉臣部因司馬之詎不即催

卷五

補援兵臣悉心籌之今歲應調邊兵除題留未到者只算實數六萬其贍家內顧銀兩每名每月六錢歲計當費四十三萬二千兩如每名每月三錢歲計當費二十一萬六千兩二者相兼以折其費歲費不過三十二萬四千兩而六萬之邊兵可補九邊不至空虛猝遇虜警各邊尚可支持即有調遣各邊不憂難繼此今日最吃緊事不能以歲月待者伏乞 嚴勅邊臣通查所懸兵缺即行召募大家提起精神極力整刷以固邊塞以衛 皇家臣於諸臣有厚望焉伏祈 聖明鑒納施行奉

聖旨是各邊額兵當補這所奏極為詳悉着該部即行與各督撫官作速處置召募毋得稽延

王在晉題項蒙 聖諭戶兵工三部發領帑金二百

萬以濟軍興又奉 聖旨帑金着發太僕寺候有急

需請用仍著侍郎王在晉稽查酌發又奉 聖旨帑

金准留一百萬專備東事緊急爾部速與總理官酌

量奏請給發欽此該臣看得遠左軍興經費繁鉅因

賦額加取足於溢額之俟漏卮難塞外廷無措仰給

于 大盈之積待米成炊其在司農報官倍常仰屋

竊歎 聖明洞鑒無係臣言若兵工原無編賦可應

五

非常乃互分職掌致令並困荷蒙 皇上既於 帑

金二百萬兩以濟目前之急不啻拮据之得而也然

待用無窮而分用易罄如以十日之餉而得一日之

糧此留則彼缺前去則後空有不得不從傳節者如

臣部調募各兵安家銀兩有行文本處兌給者今本

處不給而取足于近京地面銀不發則兵不行兵之

所聚且有復虞焉可須臾之少違乎通又議調標兵

安家馬價均屬無處則一十四萬一千九百兩之

請勢不容于裁減者也以工部言之募兵衣甲器械

未給銀兩計六十七萬備開奏冊見在 御前此外

如造船造車造火器製甲製旗製兵仗買鐵買硝黃

買布花俵車俵驢僱夫役工匠兼日夜之力得運極

道路之煩萬分拮据臣與工部共之臣曹具疏代讀

帑金一百二十萬猶懼不敷然則今日五六十萬之

請僅當其半豈云溢數乎惟是 帑金已奉 明旨

專備東事緊急者臣酌量奏 請臣再四籌之當先

發四十萬以拔燃眉餘者姑俟再議總計兵工所請

共銀五十四萬一千九百兩皆係東事急需將來逐

項解發明白題 請開銷必不敢分毫濫用此外存

剩 帑金除四川應發銀兩聽戶部的 請餘銀悉

五

封貯太僕寺庫以備遵用緊急各部不得輕 決有

一分當一分之實費做一分之實事庶不孤 聖明

之德意而于邊事緩急有資矣

十二月廷弼于十月二十三十四日廷得邊撫書要奏

銳出師二十七日報巡撫已先二日往三岔河二十

八日廷弼出關二十九日駐前屯上恭報出關疏請

本兵催兵接應總制各鎮彈壓十一月朔至中後所

得巡撫危疆固守實難一搦力聞以守待戰之非獨

因移書閣部大臣專責而卒成之意實以阻之也十

一日巡撫化貞會廷弼于西平一鎮三遺皆聚聚賠

相與極論各道曰今過河不得河上督兵設伏出奇
又不得事事依公意部若亦歸到同處矣弼曰遵矣
巡撫曰前實不曾依奉公行今只當違陽初失惟公
指教矣弼曰河水阻而擺兵河水合而撤退報賊盧
而神飛聞賊來而意索今日講河上明日議西平又
明日而議鎮武今日撤兵回明日發兵往又明日而
復議留無謀人之心而使人備之致將南衛遼海百
姓北驅殆盡廣寧滿地奸細城中聚謀各立名號願
繫有徒未得彼情先輸我實况平日謀報賊兵賊
忙賊急賊怕我賊斷不來賊在遼陽者併嘗一驗故

重

勸公內計而外謝之一味密密屬兵珠萬儲預治械
幹我正經事體自隱然有不可犯之勢遼東尚可為
也巡撫唯唯各道鎮亦肯不肯不敢對弼遂于十一月
十四日回右已衛往返十七日作出關見聞述
述中所載者廣寧撫按鎮道將書亦語言及地方
兵馬情形也大意主守不主戰關於閩部臺
省明知其未可戰耳

大學士葉向高疏云毛文龍鎮江之役撫臣以為功
經臣以為罪意見大異臣切謂國家費數千萬金
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而文龍以三

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以為亂三方布
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為貽遼人殺慘之禍則
前此遼人之殺慘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龍
之功罪可勿談也

鎮江之捷巡撫還自報聞不與經略衙門知會遂
生異議黨黨者必欲拙其功文龍幾速矣葉公出
山在途有疏喜文龍之報捷異論稍息本其欲告
廟余亞止之以告廟則益張其功愈甚經臣之
怒莫如平平處之以消其忿爭功罪勿談意與此
合

重

連換昔曾為經臣道屬名帖不書舊生能畢竟
以此衝之王亦不少選嗟乎國家事大可以一
字而生倭陳哉

王在晉題海戰勝負全係船隻之好惡船之不堅是
棄生靈于大壑也而水兵出海又須海道之習諳兵
不習水是委性命於魚腹也今查各船像重價買造
一船有一百三十金者有百餘金者少亦不下六七
十金是准營船隻計價不啻七千金兵七平金買船
俱不堪用又借海運糧船載兵出海工部一一議補
船價今因兵不習水一旦付之東流是一倍又增兩

倍之費矣以可子而應萬師之數以邀食而充祀航之人舟人既汪洋而昏眩帆搖遂逐浪以飄飄目今江淮正造船隻正募水手萬一仍踵前弊不問人之習不習即號長年不問船之堅不堅還稱戰艦巨懼塗羹之不可食而海若之未可當試也通宜王錫斧船是否本官買造像何有司經管其水共是否本官雇募像何衙門選驗嚴行淮揚撫按提究一一追賠仍今將來不得以空名應數庶人船可收實用錢糧不至虛靡是兵船之產歸不可付之不問者也大將為三軍司令勵必死之志鼓身先之勇匈奴未滅食

三

不顧家國譽未報滅此後食古有失疾以視陣裏鎗以恤戰者被獨非人也耶前鎮何地視錢邊有安危與共之形援違何事與山海有緩急相依之勢總兵楊茂春身為主帥分宜揀撥先馳乃當賊兵臨境之日稱疾以偷安榆關警戒之時堅臥以謝事未遇敵而先胸縮屢奉令而若罔聞朝廷之令旗不能強之一出行違之司馬無以試於三軍茂春而果疾也尚有乖於損軀報主之義矧茂春而非真疾也其能違於抗違節制之罪哉自違事與而文武各官無疾輒云有疾微疾輒稱痼疾思臨難而苟免遂托疾

以欺君獨不思官為朝之之官則身為朝廷之身事如可為則百計以匡扶事不可為惟一死以報國今天下一統河東之失不過彈丸黑子之地神明之福祚彌昌天王之事權在握豈不能行於武弁而絕無忌憚乃爾如茂春者生則當謫居于廣寧城外死則當葬骨于三岔河邊萬勿輕縱之歸俾儒帥效尤以閑規避之途也此大將之推病不可付之不問者也今天下多事極兵連左戰守三年卒無完局其弊由于軍事紛歸象人空馬空勞調募之紛紅人人推諉弛担卸肩一味機關之簾弄向使人無

二

擊逐遠遁之思自有畫地奏功之效則今日之紀綱必不可不振法令必不可不嚴人心由此而揚國勢自此而強東西之變不足平矣葉閣下與經略書云承教違事未可戰自是確論須當講求三十萬兵勢必不能集海內坐此騷動已極若征調不止其禍變恐不但蜀中即使保得廣寧復得遼陽而天下事亦已去矣且今廣寧之兵已十餘萬而在事者僅以為三萬可用然則此三十萬者即倍而六十萬猶以為未足也試觀史冊一隅有亂亦止于一隅即孱弱如宋以元昊之強聞地萬餘里帶

甲數十萬然其所蹂躪不過西陲數郡而已天下晏如無征調轉輸之擾也今奴酋之橫其勢何如元昊而海內糜爛决裂至此果何故耶大劉千言萬語只是經撫不合經撫合則遼安不合則遼危想其不合之故只在不受節制之一言生亦遺書力勸之以聽指麾于門下矣

十二月四川亂奏至先是科臣明時奉捧檄起土司兵株索無厭永寧酋長奢崇明令土目將兵一萬詣重慶聽撫臣徐可求點閱可求置不即點視是云敗少土兵伺候月餘洵洵思亂而可求枕其頭目各五

三

板獄盡點土兵之面以別記驗于是統領人與龍樊虎一呼即起亂殺官民可求及道臣孫好古駭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叙州府同知王世科熊嗣先知縣高遂總兵黃守魁恭將萬金玉登爵悉被殺時樂等踰牆而遁復尸遍地幾不可數二興賊遂據城中城門伏聞聽商民自便船順流而下賊惟席飲日夕不行焚劫 遵義民米田自遭楊逆歸假稱守備催招折兵而可求撤下各夷撤密嚴急楊氏洵洵思復故主重慶既破夷日羅象乾撤衆回巢楊福等邀之三路進兵直指遵義署印通判索

城亡走貴州 石碓女官奉良王起兵勦王 賊略納溪瀘州俞登彥江津周禮嘉堅守不下長寧榮昌隆昌壁山官吏望風逃遁賊遂逼成都 諭兵部川兵援遼在遼者領兵官押回計賊 張我續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後戊辰九月兵部尚書王在晉題避想參首作亂之初一朝兵起戕殺撫鎮道府縣衛所等官一百五十餘員踞重慶圍成都川東川西川南四十九州縣望風瓦解安賊稱孤改號髮朱額民俗立化為夷于時川省幹紳魚驚鳥竄肝腦瘁瘵家衆

三

流離叫 閭叩 閭天日為慘此乾坤何等時耶自古未有總理戶兵工三部之官崇 朝因遼事倥偬公推舊臣兼攝而西蜀干戈同時並劇于是舉朱雙元張我續為督撫推揚愈懋薛來胤和文煥為總兵秦良玉領兵義愛奢社釋托截烏江川湖雲貴土司合兵征進沐鎮陳師畢節各撫移鎮要區需益永寧歸已荆沅以及叙州二郎關等處或遇其衝或絕其援或直搗以解成都之圍或分守以當險隘之處石柱永順保靖等兵則自下而上鎮雄馬湘烏蒙烏撒等處則自上而下楚兵連

其東塞慶門以備策應奏兵列其北駐漢中以壯聲援諸內廷之發督督農部之備精借工部衣甲銀于夷陵運為銳火鎗于蜀道招義兵殺手辦鞍馬衣糧數月之間于如沃焦事同紛蜩而蜀事始有條緒成都解圍于臣署印之日而賊據重慶有岌岌垂危之勢為臣以經略出關行矣

兵部等衙門題因經撫不合奉旨會議臣等於九月初八日會集九卿科道會議得遵藩未陷以前皆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往事不可追兵就今日論雖守難以言戰雖戰難以言守執守之是而非戰執戰之

二十二

是而非守皆不知兵機者也主戰主守經撫二臣議論略已參差然勢有緩急著有先後言戰未嘗忘守言守未嘗忘戰二臣之籌議不惟不相左而且相為用矣編臣身任危疆支撐數月虜馬無一渡河者不退怯于遼瀋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既集之後經臣奉詔特起非常之寵前代所無君命既有專屬事體俱當責成辟之同舟而遇風波未有不同心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必協大同臣等何容輕議彼中進取情形定于嗟呼著一商量不得有不能阻遏之勢強敵在前須專心併力以圖制勝今日之義舍

責成二字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棟原條經撫共荐業奉明旨責令竭力建功贖罪姑容使過以須後效臣等又願在遼文武諸臣勿惕威而口諾勿垂心以面從見在器械細細整飭見在糧草源源接運一心以佐經撫勿兩可以啓紛紜人心合一勇氣自倍故前可滅而河東已失之疆可復矣伏乞皇上嚴敕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大兵渡河經臣即多方調度首尾援應如虜中問謀未真前隊未可輕發即仍前畫地分守申嚴功令務須鄭重以保萬全建功之日一體升賞恭候勅

二十四

下施行奉

聖旨違事爾每會議只是責成經撫戰守相資自是正理便行文與他每知會務要著實遵行不得違玩其目前機會可乘著多方調度首尾援應如偵探未實遵照經略前奏畫地分守用心料理相機進剿經撫受此委任當共圖報稱功罪一體並論道將各官都着盡心立功報効不得彼此紛紜自干罪戾違的署巡撫官指奏奏重治不饒

遼瀋死戰卹典張神武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楊宗業贈都督同知廢一于本衛正千戶梁仲善贈都督

食事襲陞三級俱從祠祭郭有光復原職贈二級襲陞二級劉步聲等五員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襲陞三級曹登衡等三十三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二級張耶等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襲陞一級冉見龍贈指揮使李柯彭卿彭應勝彭相舟各贈千戶侯世祿等依擬。

王在晉清查兵餉疏臣惟連左軍典歲經四易經費繁浩萬萬難支只為遼陽一塊土括地之毛熬民之骨馬牛踴躍鴻雁哀鳴所望將士犁庭掃穴收復故疆乃尺寸未復而內帑之藏屢發矣外府之積已

三五

罄矣歲費千百萬何嘗消楚其催解則如風雨頃刻難停其銷算則歸渺茫半屬烏有臣知其弊實之多也曾具疏請設糧儲道部議添官多費遠屬分巡道兼之糧冊必查道號末有不由該道覈實者今據經臣疏揭始知河東月糧徑具白頭冊領未經掛號跪名耗食將無所不至矣部院在外凡事皆屬監司轉行監司者部院之耳目將士之綱領也將官虛冒監司明則糾察暗則旁考或改駁以杜侵牟或按法以罪書職治兵而兼治餉兵數既核糧數自清若徒責成于餉司戶部之精神雖費而部院之血脉不聯

何者餉司部屬也京職也糧官不親兵事者也兵之虛實何從知之經撫有統而無屬直指敵體而不嚴職不能併攝乎刑名法不能通行於將領餉司固不能上分經撫之權經撫亦不能直窮餉司之弊然則兵糧可不由該道覈實而遂行給發耶遼陽廣寧原係兩差遼陽雖失而糧存今以一官併理新舊二餉歲用金錢數百萬頭緒甚多支節易混非兩目所能悉照兩手所能打算即精神滿腹亦綜覈之難矣各道挑精壯以為親兵將官養家丁以供廩役名糧驛加頭等影護皆無下丁及至遇敵反將中下二等銜

三六

銜臨陣以當鋒領各營家丁書記等役有名無實皆身以代點虛掛以支糧司道既不肯從實奏發餉司何從執籌清查部院之于司道每顧惜體面而不能盡言以故正司道之于將官又轉惜面情而不能盡法以相稽彼此相蒙虛靡益甚都中傳聞遠近多衣食不周之兵而有囊橐充盈之將將官既富便惜身重命見賊先為股懷言戰即爾膽寒且懼營伍摘發弊實猶鼠同賊不操不練傳聞不云乎食餉則多計兵則寡匪逃損不報以無為有一人一馬兩三處逆支分影為形固行間宿蠹而當日為甚至于每兩

扣五分辦坐紙紅文際院道不能集餉司不敢集夫
交際出于何典可扣兵糧以充私餉乎經臣面囑嚴
查第以神機等營委官模文勝等聞報蓋有不能竟
其詞者兵臣閱經臣書云人倚孤城而難問事忘鼠
器而諱言金監司將領孤鼠將安所托哉遼東額軍
已亡其半而舊餉反加至二十三萬有奇兵糧有四
錢加至八錢八錢加至一兩二錢馬有一錢八分加
至八錢者糧料遞加以人馬之堪用也餉等于新兵
而不列新兵之數料同於戰馬而不入戰馬之羣有
增餉而無增兵將來何所底止通計新舊兵共十三

三

萬有奇每月事故脫逃缺兵驍役為數必多計日查
扣營官報將領將領報該道該道申明移送餉司支
給隱瞞作弊者必罪此清糧之一事也在遼聽用多
竊或位把備之名給劄移各掛名食餉有談天說劍
之口而無操弓挾矢之能上之不可睹將林下之不
肯充兵伍及今不一挑選甚為餉需煩擇其人果有
智能勇技方登糧冊不則至為汰革此亦清糧之一
端也廣募人馬數多種草勝費車力有限轉運至難
客兵之中或分隊分班論守山海既勞逸之通均亦
甘苦之同受且有事應援調發不難而近地供輸羅

買較易開門不苦無兵河面不苦無餉苦一人抵關
即發一人出關盡數不留動輒不足調募窮而供億
勢將不給矣至如在遼司道寥寥有幾強半驕疾意
懶心灰延誤度日皆緣功令不明勸懲無法逃而
戴罪者不妨少濡以希後効勤而任事者則當優異
以待殊途後遼道且一年算兩年之俸有一級陞二
級之例今危遠與狼虎為隣兵視遼道何如哉各官
陞遷須另設一規格俸績勞深遠權輿或如衛留
任或不次內遷家關不至永利五門可以生還庶盡
瘁鞠躬朝 天有日而異鄉孤侶疾病不生 朝廷

三

操陞擢之權邊臣絕 諸告之念其撫按在外憂危
困艱以日為年宜有出格之陞以恤勞臣之苦將領
科故者喜參論以抽身甘罷官而保命賊多則有
尚方之劍賊少則嚴戍遠之條有能智勇出眾廉慎
持身者部院薦舉從優超擢異新舊遠餉按月開給
務查實兵實餉實放實夫通行登萊天津通州薊密
車營一體嚴嚴尾閘既塞則滄海常盈埋穴盡除則
隄防不 省一分司農減一分之費民間受一分之
賜雖臣清理一疏為養兵勸寇之先若矣奉
聖旨速餉虛糜多弊這清查懲勸等事俱切遵計者

該部逐款詳議著實舉行

南科徐憲卿疏稱東事所係安危者孰急于經撫
三臣夫三臣皆千百而拔一肝胆衛國世以韓白擬
之者也祇因血性未消猶效穴中之競才人勇氣徒
為蝸角之爭臣嘗服齊撫趙彥之改請五萬兵于登
萊司馬張鶴鳴之置經臣疏于不答總部侍郎王在
晉之夷氛正熾一疏真大賢之舉動而公虛之議論
也令人人若此念念若此當無不調之瑟獨拍之響
而違事不足平矣尤願要擬者惟公平以服其心主
議者毋佐聞以成其愎庶不至前跋後愛而墮籠之
元

雅可奏鍾鼎之業可成也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並攝蕭蕭較閑

炆天啓二年正月熊廷弼奏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

舉蕩平慙乞亟如撫臣約束水急進併亟罷臣以正

摧戰士之氣之罪 四川按臣韓數政奏報蘭賊攻

犯成都攝軍務朱燮元分遣將官冉世洪雷安世瞿

英周邦太張愷各領兵守隘邦太至資陽與賊迎戰

不勝降之兵半隨平散世洪至九泉賊已營山上乘

高下殺官兵不敵世洪安世英皆死惟惟未及行而

賊兵數萬已至城下懸旌偕號四面夾攻燒城外寺

宇居民房舍煙焰數至城中僅有營兵七百名調到

松潘茂州兵一千五百名分布防禦文武吏數員坐

圍圍城賊旁掠鄉村慘殺男婦奪取蜀府莊田米穀

為久困之計 奴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抵武

飛書告急化貞招虜萬騎至邊達同知萬有孚擒之

軍士號哭震野謂已半年無餉餉司傳國欲自經仰

藥化貞奏請速登新餉

兵部題近因經撫不和奉 旨差堂上官一員該科

官一員往諭臣部既奉 明旨自應以差官職名具

題出關往諭第事關軍機重務臣等再三商確未便

差官有不敵不聞于 皇上者差撫臣主戰不欲示

人以怯經臣主守不欲示人以疏深求之以兩臣為

不和機接之不過彼此爭言戰守而已朝紳雖見其

有相左之形而奴虜未見其有相睦之迹廣寧奸細

無日不有內地奸細無處不有忽見部臣科臣乘傳

遠出招搖道路必愕然詫異曰此為經撫不和而出

者也又必惘然驚疑曰此必經撫二臣不遵 朝命

直待特遣大臣謀臣宣諭而後能和解也如是則

朝廷之體輕矣 朝廷之體輕而逆虜聞之益覲視

中國矣東夷耽耽思逞窺襲而動而我反示以不和

之釁則狂酋之氣益張而虜勢勃發為我而來而

我反示以內難之形則助順之心益冷且廷通之聽

聞益眩而軍情之變幻無常一聞宣諭廣甯軍士人

人知經撫之不和而密遣兵及楚浙抵關援兵人人

知經撫之不和而若明詔于三軍而傳聲于四裔道將

之猜疑互起而宵小之交構滋深目前難分左右之

祖將來益成水火之形強敵在前舉動宜慎臣等所

謂未便差官者此也夫 君之尊天也矣威雷震也

一字嚴于斧鉞孰敢不欽一言達平千里無遠弗屆

廣寧非莽叢不通之地邸報抄傳便當懷懷豈如海

外屬國必待 王臣之往諭哉臣部傳奉 給音移

一咨文馬上傳諭再祈 嚴旨切責明諭二臣身肩

重任若疆場未靖必非卸擔之時身到臨崖必進取

有功方有轉迴之路 上方殊禮予奪自 若非可

選職惟聖一心以矢精白弗恣多口以關元黃僕再

有抗違併各違將等官規避交構不肯實心任事外

則監軍御史內則部院科道明白參處庶紀綱克振

體統自尊而諸臣不敢玩視兵伏祈 聖明裁鑒施

行貼 先是兵部會議奉

聖旨經畧官官會議未盡軍情爾部選同大小九卿

科道作速議確歸一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東事緊要

應否差官還着并議來說 諭中外能掄奴酋者封

公擒苗子封侯各叛逆封伯

兵部奉 旨會議九卿科道各有議單臣細閱之議

主責成二臣同以 嚴旨戒諭俾其竭力違事功罪

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人也罷經畧還劍帶另推

經畧者王紀也專用違撫 賜知許以便宜行事者

周如盤也專責任經畧人臣不當不和者黃克職周

道登李宗廷許繼新馬逢車也不許經畧脫卸應剛

奪職級待罪以少抑其跋扈不臣之氣者張鳳翔董

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十人

也撤回經畧廣寧巡撫并經畧者王永光也令各自

任者何士晉孫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任戰者太常

林學曾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

任山海者兵科蔡思充徐景濂吳應琦江日彰等九

人也經撫撤去其一者侯震賜也三說調停者王遠

宜潘汝禎也專責本兵出代經畧者惠世揚周朝瑞

二人也登萊廣寧二撫兌操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

而去其一須先撫臣必不可輕去經畧經畧亦不可

藉口不和而委卸者李精白也諸臣之輩萬耳萬目

共見共聞經撫之是非不辨已自明者矣而 皇上

必欲責成部議歸一臣等豈敢復以責成之說含糊

不決自取罪戾切照經撫不和必悞違事人人知之

臣部求所以和解之者曲盡而亦屢窮至重以 明

旨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甚據經臣所形諸章奏者

其意必不能兵撫臣共事矣移聞臣書言嚴君不能

攝慈父不能強僕差官宣諭而仍不聽不亦褻 君

命而悞封疆乎臣等再四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

重任其一然早決而專任即未必萬全十分之中尤

望四五僕不決而兩存則萬無一幸耳夫以卑避尊

今日之事倘令撫臣退步專聽經臣之所為然議者必以為撫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土兵必潰而虜必解體而去合無因撫臣之自請便宜行事而特賜尚方劍加卿二職銜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素著受國殊恩豈可遽聽優游不以畢其圖報之志是在廟堂斟酌推用而非臣部所敢擅擬也而王紀張鳳翔董應泰王爵鼎姚思仁蔡思充朱童蒙蕭基福維新李邁知侯震瑞吳應琦王大年江日彩徐景濂皆主此說其餘議雖小異無妨大同事關軍國原非獨見之可持言發盈庭並有二瑞

五

之可執善均從衆採以上聞仰遵明旨歸一之說不敢含糊塞責者如此

遼撫王化貞揚方遼瀋之陷西虜乘機抄掠沙嶺高平軍民逃散人心洶懼職日遣使謂之曰吾且西從永興爾飽秋花聞之因遣使要我無西即許納款蓋秋花之秋屢款不服今一旦輸情故乘機羈縻加賞銀三千六百餘兩而定盟以去人始有固志虎墩兔懸違其責人桑阿思塞等來詢我因言共殺奴款血為誓其時正欲借其聲援因而賞銀一千兩為乾糧之費受約而去秋花聞之亦率其五大營來言助兵

亦傾就銀一萬兩留候騎為我哨探妻有新獲當時諸大老皆言得虜不合于奴雖重費不惜審時度勢不得不出于此貞以身任此料日後彈文少此一條不得此用虜始末亦固其勢而用之無費許多要結懸入大營領去銀萬兩小歹肯領銀二千秋花五大營領銀一萬秋花等增新賞四千餘兩蓋以終前歲加懸賞之局分外吏使往來犒享及賞有功之夷不過數千通計三萬餘兩一一皆有籍記亦無敢輕百萬于無當之管想告者過也德之用虜原非得已黃沉窪一帶遠隔境外非我兵所能守而秋花之部

落在馬我不則為奴所用職疏曾云懸遠而難恃可保其不合于奴秋較而貪利今與之約可保其不為奴用也蓋奴入遼陽曾遣西虜于卜思亥偕助奴兵三千殺傷數百故索償耳非秋花也懸為虜帝分奴之不共欲滅奴之心殊銳于吾故先遣使來言其視奴如以山壓卵非所畏若謂持尚情及不利于我則樂遼瀋之陷介馬而馳何畏于我元俟吾與奴相持然後說中取利耶惟是堂堂天朝方欲鞭撻四夷不宜借力于虜則取聞命兵除秋花駐善木去邊可二百里其北懸部夷先到五千後到一萬尚有

二萬將到其慈率大部阻當未至此時謝絕允未為
遂彼一時也虜不得不用此一時也虜可以不用但
奴之防我止以精騎三千駐牛庄其駐海州者皆美
部也乃黃泥窪却用精騎八千以此知即不用虜不
可無此虛聲也謹揭

督師王之臣疏昔年王蒙乾撫西虜正為復地復
仇之計乃虜見我兵不振無志恢復疆圉而渙散奴
即多方要結不恤金珠子女與哈喇慎察罕諸酋
約婚姻秋花等營已吞其餌惟虎慙不屑受譯客
總兵王世忠係北關金台什之子恨奴傾覆其策

字致痛入骨感

天朝收錄一日未嘗忘奴也且

世忠之甥女得寵于虎慙虎慙甚注意已許助兵
報仇今鼓舞而聯絡之賢千十萬師矣丙寅十月

給事中侯震賜奏臣請經撫不和大半緣登撫之誤
經臣三方布置雖津門稍寬紆迴登萊去遠一晝夜
可達出奇兵以綴四衛聯絡朝鮮以助聲援未嘗非
是而明先欲居首功迎合意旨自誇變尾為首四路
進兵橫絕海州分據老寨剿滅可朔恢復唾手不意
毛文龍之舉竟亂成算再難下手夫果有成等豈其
不密告廣撫併無輕動乎嗟乎龍小小一捷固自稱

奇何足深忘乃偏信反覆之王紹勳不為拔而故為
摧抑人心不平全在于此今如罷明先遣紹勳并查
梁之垣何在取其所費二十萬金及紹勳所統兵厚
資文龍教為帥以聯絡島嶼間校點之壯士渙散之
人情自統遊兵一技出沒變化不受束縛亦一奇也
王結勳向擬降奴勉強歸正梁之垣曾領餉銀以
朝鮮為市明先左袒二人不能無答焉

王在晉半夜披衣在疏通緣經撫意見參高上厓
聖慮再奉 旨會議廷臣各據所見幾成一問之市
兵臣亦擬一議單大其主于責成參以經撫分任之

說此非臣之含糊襲套也廷議大約相與臣固不能
執己見以違衆議也臣無同官正酌議具 覆問忽
因科臣侯震賜之疏致奉 明旨經撫二官共事封
疆責任甚重誼當協心報國即意見異同何妨商酌
乃逞氣忿爭屢奉嚴旨全不遵依至差官往諭又恐
不聽成何法紀會議久不圓奏科道官條陳也無定
說顯是彼此推諉這本却說得直截着吏兵二部會
同議擬度量事勢於經撫中酌用一人專任邊事一
人別用陶朗先毛文龍都着明白處分具奏用人用
兵係二部職掌不得違就朦朧以責成等語了事限

次日即奏欽此臣部遂不敢復主前議靜聽會題乃於本月十一日晚間接得劉渠塘報據探役李雲龍供稱連陽一帶密探夷情有款商將各處兵馬盡數發在海州一帶要在本月初三四日遇河等情又據劉渠塘報據夜陳榮報稱牛莊東南起烟霧五里寬十里長等情據此虜之合隊謀犯情形明于指掌矣臣當料虜中習知我兵有三方並進之謀所最慮在登萊水兵之渡海今又有毛文龍之結聚為款苗腹心之大患目下止因天寒冰結海風不便我兵未遑少待清明時候舟師便可渡海合登津之旅以攻

九

金復蓋州約會毛文龍以攻寬鎮再牽合朝鮮出兵協助東師一動廣寧兵即從西入西虜之眾又從後應奴雖有精銳而四面受敵分兵支應奴必不能當也與其坐而待我兵之合攻莫若三路未集先一次戰以襲我之未備乘我之單弱故今歲春防萬分緊迫非可易帥之時刻西虜來助正窺我情形以次進止而我示以內離之心宜無勝敵戰之心經臣之駐右屯調兵催餉關上器械緊進出關久為戰守之具雖口號筆爭而心實未嘗弛泄當兩兵對壘之際忽奉 命更易右屯之人心一動奴聞之必踴馬

渡河而違事不可為矣廟廊之上止當論功論罪安論兩臣之和不和而建功封拜酬其勞不和而債事更議隨其後以經臣之才識高明豈真闇不畏法而威君不能議者耶細查廷議有謂經臣當更置者臣謂此非更置之時一更置到彼必須一月初不任事諸練必須三月擇臣而使之猝不能得當以副任使即如科臣之議或用本兵更代而往來交代之間內無本兵之主張外無經畧之調度強虜壓境臣不無杞人過慮焉以臣愚見凡致遠涉險莫如仍用駕輕就熟之人事到緊急性命懸于呼吸存

十

亡判于須臾誰敢復為爭競日前乞 嚴旨責戍萬分謹備以防突犯僕復再悄悄忿爭俟虜情稍緩另議更張於 明旨不悖於戰守不悞于疆場亦無損矣奉

聖旨據奏夷情緊急着馬上行文與經撫官用心防禦不得彼此推諉以致疎虞其糧餉着立刻查催如延緩誤事責有所歸

十四日奉 旨二十日而虜過何劉渠戰敗廣寧隨陷議更經畧無及矣

王在晉題本月二十四日接總兵劉渠塘報奴酋於

十七日同第八子并叛將統馬步兵各帶乾糧并攻城車輜鈞梯及挖城鐵鉋盡數西發餘黃泥塗投進又准總督王象乾報二十日奴酋從東來耿樂屯對毛家寨過河又從東夏郎二屯過河又從通江過河縣三岔河直抵西平堡又從交溝過河又從楊林子從轉灣空過河固守廉從空心樓出牆遠賊徑奔沙嶺守備李正蔡鎮萬金各帶兵馬敵住參將黑雲鶴帶兵馬策應奴酋叛黨孟成勳王朝王等報我虛實逆傾巢而來聲勢甚大劉渠親提主客大兵見駐鎮武迤東與賊相持等情總據遠撫王化貞飛報相同

十一

該臣看得夷烽緊急我已陳師河上轉曉春深三路竝進賊之得於窺伺久矣奴知我之必東勢必先犯我之西也我之議論未定而賊之謀盡已深矧有奸人勾引奴計遂決然我必自勝而後可以勝人所謂自勝者何經撫之同心是已將士之用命是已惟經撫不同心而後將士不用命今日之緊關處全在經撫有謀而撫必應撫有急而經必助二臣合為一心而奴必不能久駐蓋奴衆之來所帶者乾糧耳而乾糧易盡野無青草馬料亦易盡壘壁連營固守勿戰而奴必返也彼東冰堅而渡河冰漸解而奴必返也我

或出輕師以擾之乘其情以擊之截其輜重以困之俟其歸以掩襲之賊未必能得志於我顧所為應急之著十有二焉一曰防奸細賊凡入犯先嚴細作外攻內應今回鄉之人乘兵真偽還難擊擊潛滋牙牛牯機防宜密內難不作憑城而守賊雖衆詎能飛越乎一曰假權宜經臣手握賜餉軍心自惕撫臣趙在廣寧安能一一請令奏有朝廷專勅旗牌即同上方之賜偏裨以下不用命者徑行誅儆總以尊君之命經臣不得異同一曰緊接應賊攻廣甯右也必發兵應揀攻右屯廣寧必發兵應援以至

十二

鎮武寧前等處皆然務期首尾必顧唇齒相依急緩不援者即坐以逗遛退縮之罪一曰用西虜逼聞西虜已臨近地聽我指麾奴既渡河入犯彼中必虛當發精兵協同西虜直搗遼寧固圍魏救趙奴必內顧躍馬東馳矣一曰謹開塞山海係神京北門虜騎縱橫北門震恐當嚴勅總督及順天巡撫預整兵馬謹守嚴關其薊門虜報頻仍軍士三月無報速令戶部那處解發限日起程以濟急用一曰議調遼薊密新建車營蓄養士馬外之以備危遠之接應內之以備都城之救援今宜先期整頓預備調發其南兵

部職方主事何棟如招練新兵見在通州一帶速宜
催辦抵關策應毋緩一曰急兵餉戶部解發帑金
昨問塘報人役尚在遼間相遇此時河四缺餉望眼
欲穿亟須馬上差人嚴催仍着薊鎮發兵護送至廣
甯等處交割其餉即傳國具文請旨宜即令視事
料理兵餉勿得稽延一曰發水兵臣面詢登州同知
宋大奎知登萊水陸官兵已幾三萬此時春風已動
若遇順風一日可達旅順速檄撫鎮發兵渡海驅泊
近遼島嶼相機進止如久屯深入即攻金蓋等處
以掣其尾河西之圍可解矣一曰通消息登萊總兵

上

沈有容素蓄敢死家丁及善泅兵役乞傳令該鎮密
地差人或縣海道或從陸路開道與毛文龍通信發
兵攻擊寬鎮奴顧巢穴勢必回旋蓋邸報五日達登
州重犒差去人役無難一通信息也一曰廣招輸運
人從奴者迫於畏死原非真心降賊今與直夫相雜
合隊而來此即其脫身之地可明示招來卸甲免死
河東降將有乘機擊賊者前罪盡釋仍行論功但不
得收入城中以贖內惠一曰定人心虜兵過須避
開風悚息刻當入覲計偕之時五方聚會聽聞易
據訛言易興廟堂之上似宜鎮靜勿令輦轂近

地人心惶惑致有他虞一曰省議論令時病痛全在
議論之多一聞虜報當事者精神只宜用之禦寇若
再分心杜誇言等語恐壞邊事至于嘉謨碩畫應
集衆長諸臣條議可採者果擬即行以免部覆旋延
亦今日救時之一策也以上諸款卑卑無甚高論緣
時急事迫聊助廟謨仰備采納奉

聖旨俱依擬作速行

遼東巡按方震孺奉正月二十一日周守廉塘報至
稱奴兵已直抵西平攻南門至次日午時報奴兵五
萬又益以新練遼兵四五萬車載火炮其鋒不可當

高

羅一貴死守西平賊不得破奴分兵一半攻西平一
半趨平洋橋總兵劉渠盡撤鎮武之兵前往迎敵連
攻打三陣奴兵稍却而復前我兵屹立不住大營遂
潰劉渠落馬奴又分兵兩路一趨廣寧廣寧之存亡
在呼吸間矣總督薊遼王象乾馳報正月二十六
日潰兵滿路填塞接經臣能延弼手書稱今番逃兵
與前番不同持刀騎馬劫掠殺人須放入關以免激
變至于西歸應盡數放入弼罪過已極若保得十餘
萬生靈入關亦足消稷本日申時經臣進入羅城臣
與部道諸臣語大約稱遼軍逃潰總兵劉渠陣亡廣

甯城內人民荒亂不順虜者奪門而逃順虜者封府庫封火藥庫生員百姓俱已剃頭設龍亭欲鄉撫臣王化貞迎賊有參將江朝棟聞之急入化貞卧內化貞方檢書見之大怒呵責之朝棟急拉化貞曰事急矣快走快走化貞趨出所養馬匹皆為叛賊盜去有各將送化貞七匹家人半多徒走化貞有行李四箱以兩駝駝駝之行至城門為叛民所阻曰你去不得拿去一駝化貞曰此皆往來書札無他物羣賊破關果無所有叛賊照化貞打來將隨行親戚一人頭面打破化貞幸未之傷有江朝棟等數十人馳至持刀

十五

亂砍賊散化貞得免其不從賊者又與亂民廝殺從化貞至閩陽驛與經臣高議務保此數十萬生靈入關不忍以祖宗撫養赤子淪于左衽異日化為夷虜且以益奴之強而樹我之敵也沿途遺人數千假扮西虜且截劫于前也甯前等處逃難遺民不得前進各將領兵殺散奪下被虜婦女財物給與各主及收拾沿途潰兵所棄甲仗無逃民丟棄幼小子女不計其數經臣恐軍民內藏有奸徒利關倡亂身率親丁馳至關外彈壓收其兵仗以次放入撫臣恐人驚擾與甯前道副使張應吾特殿後等語又傳說廣甯

甯前各部道將領諸臣俱陸續到關容另查明再報連撫招募遠兵出孫得功于獄用為遣人帥化貞信之倚為心腹熊經略謂奴不可戰議論相左乃廣甯之陷奴未抵城而遠兵盡潰潰于頃刻開門必鑰以龍亭迎奴矣遠兵獻城奴踟躕不敢入盤桓于外者久之已而知城中無他構也始入晉抵山海托來若斯行進獄索連撫手書招得功多方設計聞之得功為奴所疑遂不免不則永芳之復又一永芳矣

十六

戶部尚書汪應蛟題連日廣甯驚報頻疊臣部心切憂懼蓋為在遠兵將平日貪冒折色不肯運糧右屯衛見積糧八十餘萬石覺華島見積糧二十餘萬石臣部發過牛車銀十萬兩餉臣又催小車二十餘輛出關將謂陸續搬運可支今奴騎遇河我兵不利百萬糧料夢中失去盡責盜糧痛心不啻九死即臣部有點鍊成金之銜餉臣有神輸鬼運之方亦安能再竭中原百萬膏髓而立致此百萬糧料也 薊鎮巡撫李瑾揭稱薊兵出防索計未發預支錢糧委曲諭散遷怒薊州道郭可立將該道擅扯下轎臣移書計部回稱即行起解及接樞臣張鵬鳴揭部可立

業已掛冠士民號哭恐本道一出薊門百姓無主逃命散去則封疆所係殊非細故曰來法紀波流人情瓦解戰兵望塵而奔潰防兵甫行而譁亂僕奴一窺誰為禦侮則逼逐之罪莫獨卒任并該將領當嚴行重處者也御史夏之令疏云先是經撫不和行道之人亦傳為口實我兵屢創未復乃欲以無能之將未練之兵輕犯強敵化貞雖劣不應惜惜如此固疑化貞之實不欲戰實不欲進兵而時時言進兵以聞廷弼萬爭之實也固疑廷弼教化貞偽言戰偽言進兵而已隨爭之以為異日互相推諉之地也今

一七

廷弼逃化貞亦逃在廷弼若預知廣甯之必不能守而先去以為民望在化貞若唯恐廷弼之不能稍待而亦步亦趨此若分罪彼若效尤一走不先不後臣故因此而知二人前此之不和非真也偽也撫臣之言戰虛聲也經畧明知之疏牘亦明言之矣知其為虛聲則不必爭爭之亦不必力而經臣却借此為卸擔之題目其爭偽也撫臣偽言戰不能憑經臣而經臣力為爭戰守以愚中外此疏發出偽字亦人心之靈不能終昧耳

化貞從戰騎走聞陽通廷弼自右也引兵至止馬化

本
視師兵

貞向廷弼哭廷弼笑曰六萬軍蕩平竟何如化貞怒尋向廷弼謀固守甯前廷弼曰曉矣公不受結慕戰不撤廣甯兵于鎮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為守惟獲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賊足矣乃整衆西行方震瑞單騎走監軍牛繼曜郡慎言隨之高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畧自右也赴聞陽尋隨進關兵部尚書張鶴鳴題奴兵渡河前兵不利今日當關雖有督臣坐鎮有總兵孫顯祖將兵而人心震動必得大臣抵關視師臣願以中樞至聞視師不敢以虜貽君父淮蔡之功裴度在行臣雖不才愚竊望

一八

上威靈親至山海凡隘口之險夷軍馬之多寡經撫之情形道將之邪正勇怯一一查閱以為廣甯後勁以為山海扼要之計然是行也即以視師而往尤須成師以出出門不可無兵請以何棟如所押兵六千六百名併臣部新招兵八百名御史都復宣募兵三千二百名已至天津并初戶部亟給之餉星速抵關俱聽簡策再於防守兵內揀選二百湊滿一千盡以隨臣有兵不可無將請以副將王國標加陞總兵盡帶所蓄家丁為臣爪牙有兵有將而行軍機宜又不可無謀議之人請即以何棟如加京銜為臣贊書

夫有兵有將有賢畫而無餉則一兵不可行諸於戶部帑金內發數萬付密雲餉司收貯以聽不時之用至于敕書關防廟堂裁定如廣甯能守臣回部復命如廣甯不可測臣暫駐山海另奏施行然此固非微皇上之寵以效馳驅也臣子髮膚皆君父所有臣每痛恨食君之祿擔君之爵全無一毫為國為朝廷而背公死黨大惑不能解此比也臣是以不敢自愛其身而為皇上舒采顧之憂臣部印信有臣部左侍郎王在晉正直忠厚嚴毅精敏委之署掌必當機務不悞國事臣行兵而明黨忌臣

者萬巧千險以中臣伏望皇上乾剛獨斷相臣極力主持則社稷幸甚微臣幸甚

廣甯夫守報聞京師大恐是日雪甚總理侍郎

王在晉石侍郎張經世入東閣議事將午大內

忽傳上親御門召對時本兵方臥病令人扶

之入閣部共八人相向在晉對大學士葉公向高

言乘輿出則人心益震可令中貴人奏止之

上乃傳聖諭出中貴人倉皇錯愕失其常度未

及跪門叩頌而聖諭已傳至雪中其已而九列

大臣科道俱入廷議履襪薄暮而還詰旦上視

朝畢羣臣聚皇極門給事中劉弘化大聲謂兵部主戰者即當斬蓋為本兵而發也本兵張鶴鳴忿恚捷胸欲與閣侍郎王在晉云我兵過河東戰敗則主戰者罪今虜過河而河西陷罪在不守胡言戰即舉朝是之給諫趙善本兵遂言我不似經畧受頭顱願抵關禦敵須左侍郎攝部其謀畧才斷我所不及必能莫安社稷不然者事不可緩給諫益忿忿本兵出涕泗交流謂受國厚恩無請赴邊疆死難上遂命本兵視師山海于二十

九日出京蓋上所命之期也時因行李未辦

少逗遛折一曰而言官即有疏摘發排擠本兵而

為經畧周旋靡所不至蓋以奉輔臣劉一燾家鄉

周嘉謨指臺省有數人馬而劉弘化其尤據臂者

矣

通政司右通政許維新朱一桂大理寺左少卿馮從

吾大常少卿董應舉太僕寺少卿何喬遠為奴兵過

河經臣先逃慙乞聖明速行速斬以警人心以保

社稷事頃遼事告急經臣熊廷弼主守職等以為能

守三岔河能守廣甯庶幾可以少贖平日跋扈之罪

今奴酋過河兵廣甯行且陷矣而廷弼先逃至山海

遂使人心搖動三軍俱奔先是潘連之陷逃臣高出等不謀以致人人效尤今廷弼先逃其誰不逃者竊恐山海以內再無肯守之人再無可守之地社稷之危在旦夕聞懇乞聖明即遣親騎速還明正典刑庶人心知懼而社稷可保矣

御史馬鳴起疏言逆奴犯順五年于茲矣奈何世無可與之人事無真切之謀日復一日悠悠泛泛延至於今兩日俱無塘報聲息似乎斷絕河西存亡已在呼吸督史王象乾提重兵而鎮山海未見發程封疆何事存亡何時可濡滯觀望至此那宜急為申諭責

三

令移鎮以兵備張朴為監軍北萬萬不容緩者也總督既鎮山海則薊鎮密雲為虜寇進入之地豈可弛防須用謀畧知兵大臣黃克纘王在晉選擇一人行邊出鎮為山海後援至一片石古北口等處各屯重兵以備不虞為山海後勁此又萬萬不宜緩者也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加太子太保賜蟒王尚方劍王國棟陞總兵何棟如加陞太僕少卿贊畫發帑金三十萬兩速解至山海關應用

王化貞揭正月二十三日曾發塘報一封猶報河上

兵潰事也至後城空民變職倉皇出城並無帶有紙筆及隨行書役欲具疏報聞亦不可得而事久時變傳聞失真即按院駐劄前也亦無繇核其真偽也西平之守羅一貴救賊甚眾但奪江朝棟之兵而不令本官入城又令黑雲鶴領遼兵出域城中止一將及為流矢所斃而城遂陷不無遺憾也對壘之際眾未常不奔但接刃未幾即有先奔者以致為賊所乘大衆俱亂今遼人曰西兵先逃西將曰遼人不戰皆散此交惡之言細詢輿口則共以為先逃者鮑承先也蔡汝賢也羅萬言也共以為鑒藏者頗希牧也劉定

三

邦也力戰冲入重圍殺傷殆盡者錦州義州之卒該將麻承宗李茂春張世顯并死之而義勇死事者遊擊趙啓祜也部兵死貴更多劉徽同全礪等冲入重圍劉徽手刺數賊落馬劉式章被矢貫髀見有中左所把總馮時昇在陣親見之劉徽之死則眾共言獨一二忌者之口有異議耳孫得功黃進奮勇先發亦眾共見之高監軍亦為職言之未可以其叛而從賊盡誣以不戰也魯之繇別鎮亦曾力戰其餘則不必言矣杜學仲車營行至半途聞兵敗即正堅避不動高監軍遣人調之職又遣人調之始結營而迴時鎮

武兵已潰民已逃因遣人調高監軍回城廣甯城守一萬六千餘人一切守禦之矣甚設即賊至城下未必可攻而入也無奈人心洶懼謂奴恨廣甯人甚城陷必屠之自十九日一聞過河多奔避山中是日則喧填街市共謀新關一啓不可復止而守兵隨之以出且多有自城墮下者城既空矣煙塵一起狐鼠跳躍于是張士彥孔從周等公然為迎降之事矣封府庫矣江朝棟聞而入告職猶不信因登樓視之見城頭並無一兵而砲聲連發喊殺不止職因將先人遺像并勅書符驗包裹治裝江弁頓足曰少遲即

禍及矣因留四僕同旗鼓把總檢點後行職同二友二僕先出二門內繫馬數匹僅餘具一差二人傳各道各廳出并燒火藥局而後出西門友僕俱相失止江朝棟陳一元吉辨梁應科三馬相從頃之一友人至則已被人打破頭矣而倪寵張世胤黃中順汪壽尚志弘王樞盧養才李滿倉達李二總矣俱至其餘多有先行者此情形之最真確且風聞流傳者不同除本縣席崇待罪外戰守各官之差等亦大畧可親矣

王在晉諸賑渡海遼民疏伏念遼民渡海避難堪哀

續集此月以來日益加多其嗷嗷待哺日益加急期民也夫非祖宗愛養之民而今且流落無依黎藿不飽淒風苦雨半暴露於溝渠夜哭晨號暫托身於草莽且登州之山城如斗而海邦之據牆難食指既繁米價驟湧甚以客兵結隊數擊肩摩上人尚苦李巢遼人何從寄跡於是民無半菽市鮮一塵招練之使向駐郡城而郡城不能容今移駐濰縣而濰縣益不能容然則遼人將安所歸乎獸多則鬪人多則競爭攫之為患飢寒則盜心生困窮則奸萌竊竊劫之為患來路窮則行險而不顧生意絕則拚死以圖

存叛逆作亂之為患逃歸中土者既不聊生則潛伏海島者必將助寇結連勾引之為患招集多則奸細易於夾雜容納衆則城郭難以隄防外池內潰之為患此五患者畢聚於衝邊絕險帶水隔畫一葦可渡之登州臣於東方有隱憂焉故有銀有粟則此數萬皆化為良民無食無居則此數萬皆驪為隱禍彼遼人不亡中國渡波逐浪以求生而我乃坐視斃民忍飢受寒以就死上年梁之垣出使朝鮮且費帶銀兩以賑遼民之在外國者若使渡登之民不及渡朝鮮之民是朝鮮為樂園而登州為苦鄉明於遠而

忽於近 皇恩薄於海外而且害於海內也有是里乎遼民終朝盼望望而不得環擁招練使之門麾之不去羣情洶洶恐旦夕幾成異變外有強寇內有流民憂在蕭牆急宜預弭事迫時急仰祈 皇上立允發帑無俟部覆於旬日內即付登州同知宋大奎領解以活數萬人之生命遼人聞之必嘖呼踴躍祝聖壽於無疆其潛伏海島及削髮從奴者益堅白戴之心必有陰圖賊以思報劫者吳然十萬金為易盡之物而遼人之待極濟者無窮臣細思處置之法遼人既浮海而來必能習海選精壯為兵可備征勦

三三

彼藉糧以活命我得兵以為用然而老幼未可為兵也而其間有力能耕耨者東土最多荒由無人佃種則宜散之於各郡給荒田以使之耕耕必受之以居而乘屋製具等費無從出也臣在任時查有荒田充餉銀分屬巡撫衙門者約四千餘兩存貯司庫臣不敢妄用分毫此即可為造屋買牛製器之費矣耕必授之以穀而播種瓦工等費無從給也臣在任時查六府共有倉穀七十六萬石係巨題 准留備飢荒留備海運今當計歲遞增履畝量給此即可為播穀催工之本矣枵腹之民須煮粥以療其飢露處之眾

稱朕撫恤至意

三六

荒田充餉銀晉所存者業被後官用去因此疏取增所以平糶之功不叙也
遼民兵
前連總督王象乾奏報日來援遼清兵數萬填委關外遍山彌谷西望號呼者竟日連夕逃難遼民數十萬隔于潰軍之後攜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之收煙幕無野火前虞潰兵之初掠後憂塞虜之搶奪啼哭之聲震動天地職等以為從征在逃于法既難輕縱聞閩混入奸細或得來機刺茲不逞之徒羣行內地必里流劫道途堅拒關外又恐變生呼吸欲金舍馬素

仗衆人自知倉北疑懼不從聞闕不納者三日會經臣呈闕下力言此番潰兵與去歲不同挾弓騎馬槍刀火器無一不備激之則必至為難新闕穴牆勢所必有不如放之使職與諸臣皆以為然經臣諭令各釋兵器留下馬匹而職與部道鎮路諸臣猶恐持刀騎馬者闖入下闕僅使容身潰軍復僂越踰牆潰兵盡而後放遣民肩摩踵接而入經臣時出郊外及紅花居等處跨馬隨便慰撫以安衆心又中前所叛民據城稱亂藉殺後兵殺亂民五名餘俱逃去初二初二等日中前所等處報遣西諸虜王四百騎尾襲連

平

民初掠殺後兵將總兵達奇勳李東誠等率衆截堵賊亦發兵馳援各兵先後斬獲虜級二十一顆虜即遁去遠求得不驚散今潰兵盡已入闕遣民先到亦俱迎聞後至者皆入羅城車牛牲畜亦盡隨入職竊念追聞之衆志義統為可嘉流離之狀其情又甚可憫慮其道路梗阻職又分委都司馮乾把總趙棟等統領兵馬自山海至永平沿途防護自永以西復各行各巡撫兵備道撤兵巡防加意安插茲聞門已閉塞外諸虜遠遁山海城內士民帖然樂業安靜無擇除兵數民數俟查明另行具奏

王在晉題去年遼瀋陸沈逃兵悉容進關或從一片石桃林等處潛遁戰亡者什之三逃歸者什之七嗣後議守河西兵力單弱遂紛紛招募費數百萬安家行糧馬匹器械銀兩半年之後兵方出關至今尚有遷延道路者有未盡起程者沿途搶劫殺傷之禍要挾鼓譟之事靡所不有海內騷然人心思亂釀成川蜀之變東西支應四顧傍徨天下事幾不可收拾當時若能禁遏逃兵即未必可盡用亦未必盡不可用詎至招募之煩至此哉今聞劉渠兵潰各兵及流民人人思逃誰肯臨陣效死是未潰之兵亦將有奔潰

二八

之患導之使逃不可訓也聞闕以拒逃兵是矣然斷其歸路勢必降奴以圖免死不可無處之之法臣聞按臣方震孺疏知甯前僅五百兵亦俱調發則甯前虛矣夫甯前門之藩屏也何可虛而不守棄之以資虜莫若就近招集潰兵擇其精壯者俾守甯遠前屯責成道臣張應吾統率各兵効死勿去或曰甯甯不可保守甯前無用不知甯前去關甚近便於策應糧餉亦便於轉輸多一層則增一層之障礙甯前東可棄也其傷殘之卒及逃難之民無非國家之赤子難以盡戕其生命聞關外羅城中尚可容納暫時

安頓聽行連拒臣及劉鎮督臣從長計處仍嚴者各口毋容潛入嚴查奸細毋使混雜則各兵當知死戰矣 京師為四方之極 九廟在焉 皇居莫焉河西雖危尚有山海關可守一軍雖潰尚有各路兵可調藉使人心不變經費不匱 聖明在上 國事猶可支撐何事都中流言滿播一聞違報羣情譁張士為四民之首而會試舉人潛移出城預圖避亂此必有奸宄入城黃鼓聽聞捏造謠言以惑眾須行五城御史細加體訪遇有蹤跡可疑者即行擒獲審實正法仍行各省直撫按廣捕奸細教有窺伺情形造

元

言生黨者痛懲重創一面曉諭在 京士民各安本業勿得輕信輕移自甘扞國如有京官家眷出城回籍者五城各坊不得徇情撥夫會同館良鄉縣一帶不許應付違禁者聽部院科道參處庶人人堅固守之志如患計日可消而 國勢安於磐石矣 聖諭朕覽章奏迭次狂逞山海關昌等處已嚴行防禦共京城畿輔官舍人等恐有皇威動搖該部使移文五城嚴密督捕各衙門多才布置該部番快人等晝夜巡緝密行體訪緝獲奸細仍出丁曉諭各宜安靜都重二城居住人民不許擅自舉放火炮致生事

端如有不遵的拿獲究治仍令正陽等九門并永定等七門守門員役各閱照常差官將各直門官軍查點不許僥免頂替稽塞如違從實參處嚴詰搜檢各要加嚴如有異言異服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擒拿具奏與灰石砲銃等物多行預備所有外來及在京商賈開設舖面照舊留易不得關閉思歸以致遠近驚疑嚴密城捕仍嚴行禁諭各官有搬運家眷的參奏重處會試舉人私歸的著禮部查奏除名逆裔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朕仰承 天眷憑藉 祖宗威靈期與臣民力行殄滅一切爵賞朕俱不吝凡爾臣民宜

體朕意故諭

三

二月兵部署部事左侍郎王在晉題臣於二十九日退朝諸臣環向謂臣河西不守臣部應指名立參遂一日不得臣退而思之當魚頭爛額之時須先救焚值被髮纓冠之際必先止關今日潰兵數萬流民數萬因經臣入關蜂擁並進於中細作必多內有奸宄外有強虜岌岌乎殆哉今時以盤詰奸細嚴守關門為第一著以挑選潰兵安撫流民為第二著至於防守京城操練兵卒分佈營屯整頓器具慰安民心皆當繫繫料理其計罪明罰為開篇大義 朝廷自有

紀綱通國自有公論不獨諸臣知之臣亦自能言之乃退而糾劾邊臣者紛紛疏入矣且未有能延弼者戴罪用心防守之旨矣皇上聖念國恩愛惜人材姑容使過良有委曲深心周詳遠慮顧今日莫急於防守言者衆則以懼罪之心隳任事之心廷弼即免力任事而一心以防方張之虜又一心以防滋至之口尚方之劔雖利而三軍之氣不揚有經臣在則督臣必不操獨制之權有樞臣至則經督又不

能操專制之柄甲是乙非此推彼讓多言亂聽多指亂視所從來矣三人而牧一羊有如亡羊誰任其責

臣愚計之樞臣視師者也本關及各邊隘口一應調度皆其責任其經督二臣或一臣專鎮關門一臣分管各隘至於嚴搜奸細拘恤流移選逃兵以實營伍急轉運以濟軍需三臣各與有責焉然樞臣到後必煩旬日目前料理最為緊要分撥責成仰候聖斷若使三臣並駐山海不惟地面窄狹無可容身將來事柄參差必致掣肘望望山海一關朝廷二百六十年來社稷係焉億萬生靈及中外朝紳之性命係焉惟所係之甚重計慮不得不深關外情形仍勅督臣差委精細員役從實偵探一日一報以寬

聖懷以憑調度施行

兵部題河西失守人皆岌岌以憂關外而臣獨日夕以憂關內人皆岌岌以憂夷虜而臣獨日夕先憂清兵今數十萬生靈並七八萬潰兵一齊擁入關門因為編橋渡蟻實類關門擁盜年米費盡金錢招兵禦虜不能禦虜而見虜即逃已無生法別來見虜而逃者乎遠人吾人也急而救我何忍拒之然而良奸莫辨謂此中無奴之心腹臣不敢信也謂入關不為奴之閒謀勾引臣亦不敢信也然既開關納之矣數十萬逃亡聚於關內米為珠而薪為桂不問可知此輩

避難而來徒步相攜決無資斧臣聞其在關外有殺人而嗜之者今日第一日則日餒一日餒則搜搜則挺而走險而亂萌生臣以為避亂之民宜分散各郡沿途設廠安頓煮粥療飢其能為傭作者聽居民收養習為耕耨者給閒田開闢可克兵卒者令州縣招募尚習藝業者聽隨地營生所周米穀官為發廩所費金錢官為請給什伍編號分散各鄉俾道路流離不為餓殍此安撫流民之法也而其間有面就可疑語言可異或曾削髮降夷今乘亂混入者令流民互相覺察官司加意盤詰查出奸細即懸首臺街則

良奸不至混雜而流民與地方俱安矣合營清兵身
無路費回鄉實難留用守關實為便宜欲俾免棄甲
戍兵之罪可復還顧家戀土之恩瘡痍之卒應放歸
田籍壯之丁選留充伍即人多勢寡有必不可留之
勢亦當明白諭之曰爾等逃兵皆當論斬第念生命
甚繁姑從曲貸辟如關門不關爾輩無路生還今暫
留目前防禦事竇之日陸續縱歸人人各有心知未
必不可感動何至七八萬人一朝盡散兵已散矣在
遠必為盜賊所至必行劫掠又當正官入 謁之時
佐貳安能彈壓凡衝途孔道須令守巡兵備官移駐

三二

沿途發兵押送飢而不得食者亦以拊恤流民之法
拊之在途發援卽以軍法從事此招撫潰兵之法也
而其間有願充兵者歸里之後仍充行伍宥其奔逃
之罪勿令匿跡潛蹤圖謀不逞兄安家內顧銀兩於
正月終悉令開除不得重支冒領則說名可免影射
而錢糧與兵伍俱清矣再照逃兵結隊計日將臨近
京地面臣部已先移文通州巡撫預行阻截不許一
人潛入 京師更乞 聖旨嚴行申飾俾通州及各
路巡撫遵守設法撫安防範庶內患可消而臣等得
專意調度為守關之計矣奉 聖旨遵民避難入關

情有可憫依議處置安插仍酌量動支銀兩給賑其
潰兵招撫俱如議行爾部選出楊曉瑜以示寬恤
方震瑞題臣前已逗關門聞我兵大敗尚欲疾趨廣
甯者實指望廣甯卽不守猶可文持甯前作山海眼
目卽甯前不能守兵徐徐而退山海猶存作準備也
不意甯前一帶西虜縱橫人盡逃竄而撫臣亦西廬
舍盡更道路梗塞則山海一牆之外卽為賊矣安見
山海之人必堅固通百倍于廣甯乎眼前自經撫以
至諸道將皆席蓐待罪獲 皇上誅遣不敢視事而
臣以病危傷重命在須臾則防禦之人不可不急也

三三

關上督鎮兩營之兵通計不過四千殘兵七八萬業
已盡散則防禦之兵不可不急也何以使山海脚根
牢固何以使山海之外眼目疏通防禦之策不可不
急也奉

聖旨方震瑞監軍失守責亦難追若氣勵供職不得
以病推辭

此時關上營兵不過四千殘兵七八萬業已盡散
甯前一帶西虜縱橫人盡逃竄欲守無兵時勢之
難百倍于遼陽之初潰此致鶴鳴所以不肯為經
略而解經邦甯削職為民不顧也昔被 命甯關

首輔語之曰明歲此時開門無恙即當封拜乃拈
據數月治兵置器修城繕堡百凡料理臣細畢察
采顏多青虎慙先皆未受款自開門以及松山二
百八十里外皆歸版圖樞輔製其成而召回自
代經始之功詎能掩舉朝之公論乎袒熊者謂
山海非舊經必不能守而今有人守之言者滋洩
當時若再用廷弼人心久失勢必決裂同黨之謀
不成則亦莫非天意也

兵部題年未達左使師已經屢慶中外勳馬思魯大
集兵戎龜圖恢復庶幾一旦收功以洗三敗積辱執

三

知調兵十數萬轉餉二百萬發帑數百萬器械火
藥盛甲鞍馬頭書帛料數十萬盡付於奴酋而四方
驅車馳馬海運陸輸臣等目不交睫手不停批者皆
以助狂夷之毒焰靜言思之憤滿欲死慚惶欲死目
擊山海頻危勢同累卵又憂煎欲死詎意詔臣責任
封疆隱忍不能就死也昔清撫開鐵之失虜至曾見
其形乃廣甯甯前之潰虜未至第聞其聲見形者力
不敵而敗猶以身嘗聞聲者力未試而奔誰云禍及
祇緣法律盡捐人情懈玩失城有不死之法豈因可
用為監軍浮海有戴罪之條檻車不及於敗北是以

敗為常事辱所同甘千里已數陸沈萬靈盡遭塗炭
各兵曰將領且走何有於兵將領曰司道且奔何有
於將攝攝入關之旌全隊已無彈壓烈烈憤爭之氣
運筆未見消磨西平血戰沙場之鬼猶與劉杜同號
山海叩關地下之魂無與張銓觀面主戰者戰已無
功主守者守亦旋覆卒錄此逆萬一奴窺山海有廣
甯之走可以循塗誰為陛下守關門者債帥尋奔
釀成瓦解冲主孤立執任折衝大小文武諸臣百
喙有難違免經臣控疏投劾情罪自明此外凡棄地
入關者按法悉應致討乞初祝師尚書及總督衛

三

門通查河西各官某為已死某為尚存某為率先某
為殿後某為見逃某為前後併逃二次分別議處用
示明刑至于臣等碌碌因人佐樞無狀愧徒言之不
信致立債以隳功按法自糾安所逃罪緣樞務正殷
未敢杜門伏祈聖明立賜罷斥以存國法統候

聖裁奉

聖旨年來紀法不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
經撫官姑依擬戴罪聽候議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
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拿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
各官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嚴查明白具奏

兵部題山海一關為 神京鎖鑰無事之時且嚴防禦今河西乍陷則一牆之隔遂判華夷 幾輔近地盡倚關門為保障可無重兵控扼以遏狂虜之鋒乎當潰兵退關之時即宜挑選留為防守雖係敗北之軍然以戰不足以守有餘奈何使之盡散也夫不取足於眼前見在之兵而欲取足於調援是渴而問水於西江也關門呼吸之勢可能少待否據稱兩營兵不過四千藉令奴虜聞之益生輕視都人士聞之蓋甚傍徨臣謹查薊鎮於去年十一月開送秋防兵冊實在主客官軍一十萬六千六百六員名往年薊

王

總督文球題募山海關新兵七十五百名行邊尚書王象乾題設軍營兵三萬六千名浙江袁應兆領押官兵六千一百六十七員名王佐才官兵四千四百九十八員名湖廣張世卿領押官兵二千九百七十八員名向世爵官兵二千九百六十八員名田景受官兵五百員名河南張性善領押義兵五百三十三名此皆陸續抵山海未報出關者關門一片地恐不能容多兵不惠其無兵也昨尚書張鵬鳴行邊視師又請帶何棟如所募兵六千六百名鄒復宣兵三千二百名 京中新招兵一千名近復總督王象乾

疏又調宣大山西兵三千名天津兵三千名臣部之分撥調遣日無虛晷即 都中亦未盡知按臣方震猶何從知之今在關諸臣只宜細心密布關上駐兵若干某險隘緊要撥兵若干領兵之官務擇人任使無分晝夜無分風雨彈力嚴防兵有在途未到者嚴催抵關原關未補者速行召募巖巖山海屹然可樹金湯之險矣

御史王夫年題經臣熊廷弼法亦當死但事在危急當關無人或謂其才力尚堪任事姑令戴罪立功保固山海以收桑榆此 朝廷使過之仁非可侈然自

姜

得計也抑臣猶有 請焉孫承宗人人服其明眼人服其熱腸當此危急需人之時即破格位置亦不為過而况承宗之位望又相近乎僕因國亂思良相欽諭承宗即日入關專辦東事承宗精力既銳必有一番整頓不知今日東關臣肯做此一段推讓美事否奉

聖旨孫承宗著吏部即推來用 兵科李 疏云項兇吏部會推孫承宗入閣辦事一時 中外咸稱得人第其追隨給非兵權未握猶然不盡所長莫若以大學士總理兵部事禁中頗發出將入相吉甫六

月之烈拭目以俟兵科蔡 御史施樞皆薦承
宗掌兵部印務 孫承宗陞兵部尚書入閣辦事

王在晉題自鎮武師潰而四遠披靡人盡以守關為
急者視山海為天塹矣此關僅隔垣墻九泥可封非
若幽谷居庸有重巒疊嶂之可憑依也矧一面距山
一面阻水山則板巖可度水則鼓赫可通王者守在
四夷四夷不守而守一關此一關又非天造地設之
險危豈豈真在德不在險耶臣以為守關必外有城
郭為藩籬有營屯為犄角有烽堠以嚴瞻望有哨探
以通消息關門以外尚為我之地而然後可容佈置

三元

今且局闊固守城地自封賊至而我不知賊去而我
不驕賊目不能為十里之視傾耳不能為百步之聽
果足不能越尺寸之矜如此而謂關之可守也臣未
敢必也甯前一帶居民逃竄城堞空虛房屋燒燬遂
致人踪斷絕音信不通人有畏死之心遂無直前之
氣儻乘此際虞騎未候急率兵出關收復甯前徐句
機便以圖恢復則可冀秦榆之功庶免噬臍之悔本
何縮首裹足將山河輕棄驚風鶴而鼓革水乎入關
重臣尚煩 廷議其司道將領恐無生法與其駢首
東市曷若統兵出關尚閑活路幸而成功生可冀也

不幸而功不成死亦正也諸臣獨不念之耶仰祈
陛下嚴勅樞督經綏四臣從長商確發兵應援立收
甯遠前屯也逆則為恢復之圖退則為守關之地經臣
以此自贖於法可寬必不以臣言為浪漫也奉

聖旨這經撫道將各官都該拿問正法爾部既這等
說便馬上差人傳與他每責令出關防守收復姑准
贖罪國法已寬如再違玩決不輕貸

兵部覆 國家定鼎燕京所為左右扶風輔車相倚
者保定等郡紫荆等關稱獨重焉而其捍邊守土逆
屯按臺樹幾甸之屏藩者戎事稱最急焉故養兵千

四十

京莫若養兵于近 京等處保定之當添兵也撫臣
為此一字一淚之談兩疏同時而發深心慮慮封疆
臣等詎容緩視所議添兵五千似當如數召募目下
逃兵入關凡係真定等處援連日兵悉聽招補原缺
團練近地如遇有警即令整棚橫戈呼之即至歲用
兵餉以援遠所存者 勅戶部分贍新兵可也
兵部覆賊謀屢試靡不中藏奸究裏應外合藉令外
奸不入內難不作賊不敢左足而窺金墻也今山海
一關不能遇流民潰兵狼奔豕突勢不可禁踰牆道
路者不知幾何人兵臣部已條議撫安招集又題

委幹濂等收潰兵以充行伍且嚴飭京城各門毋容逃兵闖入所為先事之防不當再馬第都中五方雜居又當親視之期人踪運雜彼或乘間索星混入積少成多為害匪細邇來嚴保甲搜奸細之家喻戶曉而五城各坊未聞一獲豈城中真無女兇耶豈潰兵之過通州者四十里之近竟無一人入京打探耶亦人人玩為故套不用心覺察耳頃接尚書張鶴鳴達臣劉謂關門一聞逃兵盡入和尚不知幾百夫削髮而降奴者今且盡去其髮而為僧兵又貢夷五百餘名並八長安華夷混淆真贗莫辨人心

四二

驚潰之際一有舉動便費收拾此不可不精詳熟計者一勅禮部凡貢夷入城須著通事照名查數一辨明放入所居館驛多撥丁夫防守外人不得潛通消息一令五城御史嚴檄各坊兵馬多差眼快番役到處週巡偵察捉獲真正奸細者重賞各官紀錄一著巡捕營無分風雨無分晝夜巡捕官親身查開替身及不到者重懲捕緝有功一體陞賞一令倉廩草場用心防範徹夜巡邏以防縱火一各門原派軍丁甚多今俱折乾隱占門官多係替身應名奏數此後按日嚴查備加防範務洗積習一京營各軍有外

縣居住有遠鄉居住今須盡集營伍一有緩急呼之即應不得徇情寬縱一著九門凡過面生語異行藏閃忽者務仔細盤詰可疑即拘獲研審一著各店舖不得容留匪人安歇事發從重治罪一僧房道觀凡雲遊僧道細訪來應僕祈祝髮者更加體察不得互相容隱一長安左右掖門皇居遠密當嚴夜禁凡有聖諭宣召須日間傳出昏暮不得開門一邸報凡機密軍情抄報人不許傳寫以防洩露一上年因違警正陽等十六門責令勦賊九卿糾道等官分派查點稽防以上各款俱係緊行事件而人情視為

四三

漫常合候聖旨重申嚴飭預備不虞居民固可心安奸宄亦將胆慄設誠致行而干諸臣之條議思過半矣臣又聞闕上人無固志口有萬言萬一強虜乘之奸民響應情卒風靡前車不遠更為可慮仍勅視師行遠大臣務宜鎮定人心慎防奸叛不宜輕信遠人輕用遠將流民聚集擾亂恩軫恤容兵久駐加意撫循庶內患不生而意外之變預為消弭矣奉聖旨據奏各款俱係緊要事件各衙門嚴行申飭禮部主事劉宗周題春秋之古詳內而畧外先中國而後四夷未有闕中之賊不討而可問外夷者自奴

苗發難以來首陷撫順清河縱敵志望虞遠民遭禍
遂從此長者巡撫李維翰也盡開原而逃者推官鄭
之范也通夷速脫三路出師全軍覆沒自此兵威不
復再振者歷署楊鶴總兵李如楨也遼瀋既陷以封
疆之臣航海遁逃者監軍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督盡
劉國縉也逃而待罪於境上者理餉傅國監軍牛維
曜也身為叛故不自歸理反以知縣陞食事者佟卜
年也無功而受上賞逆制山海巧圍卸擔不能戰和
撫臣以賊盡喪全遼之地者今經略熊廷弼也通夷
起釁者奸璫盧受也以受之黨復犯弒君之惡漏網

不誅密得運用者奸璫崔文升也凡此諸臣異名而
同罪異罪而同情皆國賊也麗以五刑而輕重之又
何道焉

兵部覆御史蘇琰所陳蕭如薰白兆慶挑送精銳各
另設一營操練業經覆准其札營當於京城東
北二面受敵之處預定地界城東馬房議杜應魁之
兵駐馬軍民兵自為營踞勝地以成連難犄角之勢
此整旅陳師之大畧也先是廣富報至臣隨條議機
登萊進兵併合沈有容差人與毛文龍通信攻擊寬
鎮率制賊兵今據登撫陶朗先塘報探賊於十六日

到海州二十日通河如兒哈赤至沙嶺與川兵交戰
鎗砲攻打一陣李永芳踰牆外進未知可否該撫即
於當日會同總鎮發水兵七營盡數過到北岸再添
調青萊兵相機進止亭賊內顧併令梁之垣王紹勛
隨路進兵不得觀望悞事是登萊兵業已渡海既欲
調而無可調矣夫登遼相距一水旦暮可達得信最
真奴已過河李永芳踰牆外進劉梁賊羅一貴死孫
得功降業成破竹之勢而猶逡巡不進無一兵直犯
甯前何前勇而後怯乃爾夫安知非登兵渡海踰牆
內顧未敢長驅深入乎竊謂登萊兵未可撤亦未可

減存登兵為奴之外懼可也科臣李精白臺臣余合
中部臣常康等各有疏欲藉力於登萊批允情虛以
圍恢復臣之初議亦然今御史蘇琰議令沈有容分
派防守青成將官以重師中之帥可進可守聽其指
麾即不能破奴亦可援奴此樹奴之敵而張我之勢
不可不深長慮者也

兵部覆山海安則神京安甯前存則山海存未有
舍甯遠前屯而可獨守關門者無甯前則中國無
通遼左之路西北諸虜無受款市之路我欲進取無
出兵之路登津夾攻無接應之路賊捲土重來無哨

探之路賊結陣而往無追躡之路於是關門塞車馬
絕人煙斷守關之事可裁登萊渡海之師可撤朝鮮
宣諭之使可回賊知我之不東安意以謀充拓虜知
我之不實專心以結連首奸商欲販貂參必開徑於
挑林細作窺中土必鑿垣于片石西虜不忘互市
必開釁于喜峰我無處不備無時不備封疆之
時而已夫寇至而棄封疆曰力不敵也賊來而急奔
走曰戰不勝也試問廣甯陷後有賊來甯遠否有寇
至前屯否聞風而潰見影而逃只顧身命不顧封疆
只思奔竄不思掉禦異哉諸臣辱 君命負 君恩

四五

其甯有死所哉甯前邱壚趁賊未至亟宜遣將分兵
及時據守無論連將連兵客將客兵有能復河東者
即以河東封有能復廣甯者即以廣甯封有能保守
甯前兩三年不失常為我關障蔽者即以甯前封更
當助以兵力與之協守當必有豪傑應 命今以圓
建豎者至于哨探消息二十日以來竟成絕響世間
如遇有心人即雕齒文身之圖目生月出之邦足跡
可至豈以三百里之遙不能窺奴賊之行藏于廣甯
果叛將所據也令一二大將統一萬精兵為前隊一
萬為後應乘夜疾趨可襲而取也廣甯果西虜所據

也搗之以銀幣許之以封賞剝明利害可收而復也
廣甯果奴酋所得也見各兵逃潰必輕視我見甯遠
被焚必不備我機登津搗其腋朝鮮之兵毛文龍王
紹勳之兵掣其尾三路併進前後夾攻雖收功匪易
然而未始不可圖恢復也奈何以敗北之神魂為墜
地之心膽既盡廣甯于不據又委甯前于不守既不
敢直前以窺其影又不敵潛地以探其聲雖中前所
而東竟絕人跡自山海關而外遂成鬼國人人愛此
七尺一至於斯此則臣之所未解者祖天壽聚眾萬
餘旣在覺華島相去不遠為上之糧餉臣尚欲運回

四六

何難聚一介往彼招諭孫得功何以親而致叛實承
武何以疑而不安前屯為山海咽喉是在樞督二臣
擇人委重選連民之精銳以充兵留其妻子以為質
使之防守甯前再發客兵戍守其間或用更番以均
勞逸城堞傾頽者加工修築公廨焚燬者酌量繕葺
興墜舉廢亦固乎人豈可委 祖宗二百六十年來
之封疆為胡馬長嘶之地哉

奏稿

山東巡撫趙彥會同督餉侍郎李長庚巡按王一中
督餉御史倪應春題萬曆四十八年至泰昌元年海
運已終登萊青濟四府通共運過米五八十一萬六

千四百三十石三斗零看得原任山東巡撫今陞兵部左侍郎王在晉忠誠實乎天曰謀略迅于風電運八十萬軍儲取足于不測鯨鯢之浪周二千里海欲周防于有備龍虎之羣鯨武經文屹然籌邊韓范據夷安更卓爾翔運夔龍膚功可勒鼎彝駁業宜先帶礪簡在宸衷自有珠春非臣等所敢擅議也

兵部題覆遼左淪夷山海獨當鎮鎗矧近邊諸隘逼隔西虜剽鎮為九邊最重之地從昔已然茲當夷虜交迫其岌岌乎難支也督臣不得不詳之預計之周而臣部亦不得不慮之詳應之急所據議守山海議

四七

守南海口議馬價議實營伍議入衛邊兵團練兵馬議存撫實議潰回武職議守一片石黃土嶺議守永平撫甯議修築設將浙兵字字吃緊臣按款條議無甚異同惟是援兵在關為數不乏若楚浙河南之兵經臣入關帶回之兵視師內書隨行調集之兵於中儘足分派某關某隘發其營某隊兵守之取之目前無庸招募日後為常川久守之設或漸募上兵以消客兵或北處兵數稍溢而彼處兵數尚虧哀多益寡移彼就此又在督臣之調度總此新添四萬八千八百兵數之內一為轉移臣部又不能執矩以求方膠

柱而調瑟也

方震瑞題西平之戰羅一貴有大功殺賊數千以身殉國為從來所未有鎮武不守緣守兵之盡撤西平之敗緣總兵之浪戰廣甯內清因城內之無兵以致叛賊封庫謀執巡撫則孫得功黃進之罪通于天兵甯前一帶閑廣甯不守已自奔逃又經撫既許擁百姓入關矣彼中人民豈能安堵如故况關門連西虜之楚去乎然城郭至今無恙道路塞而復通但使有兵有將依舊可守今實承武仍發前屯則甯前未為賊據也至于要緊關節經撫尚有一二參差者在

四八

經臣謂我止有兵一萬以史光裕等五十援而平已復說留兵五千援廣甯賊去廣甯遠甚而城已不守援將安施韓初命之言亦如是而撫臣又言二十二日曾差人請經畧同來廣甯死守而經畧不回書牛象坤之言亦如是此又須經撫各道而相質証以定公案者也

兵部覆科臣陳胤萬汪慶百之疏大要在于附近護衛之兵欲特遣一任勞任怨之臣查覈兵馬詳聞奏聞必如此而後可以整肅人必振起情竅一遇調援發不逾時慮患周詳深為有見第海內民情擾

據達使分行多一官則多一事兵馬宜責成巡撫而
以按臣查覈其間堪戰官兵令其開報如都城有警
應援不至或以懦師下馬虛應撫按並坐臣部之求
將如渴庶幾旦暮遇之然觀人不在千條陳而取人
難信夫口說無憑視自稱爲大將者今不知幾何
人而嬰城自守者僅羅一貴渡海進取 僅一毛文
龍將豈易得哉遼陽一塊土斷送名將若干駭骨徒
存而千里馬不至豈其有人不用亦欲用無人耳廢
將在 京及杖策投用者臣部擬合科臣約日考試
或試勇力或試謀畧或試技藝或試步占風角或試

四元

開習水火果有片長亦俱收錄仍行各省直多方搜
訪山林岩穴如有異才卽起送以需後用但戰陳未
顯輒請加銜實授臣部有繁縷之惜虞爛羊之請未
敢一一徇情以濫 朝廷之恩澤也

巡按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慎言等
密稟據回鄉言奴賊四外搜殺今覺華島尚有米豆
二十餘萬人民數萬船隻器馬無數今祖天壽據而
有之旦夕與賊通此山海剝膚之患臣當時欲遣人
撫之有水兵都司張國卿稟稱事體重大非撫按自
去不可又奉報部密言議此行只宜安靜不可生事

臣心服共言于是浮于海從芝罘灣漂船窩牌十數
道一諭祖天壽曉以利害一諭潰回兵將示以寬政
一諭島上士民激以忠義又訪聞祖天壽之僭吳良
輔者見在石門臣自遣良輔同國卿往說之且戒之
曰既有變但曰按院在船上爾等共往殺按院可耳
良輔受命而去一連八日無消息至初十日未時見
大船十五船自東飛來則臣所遣張國輔也據稱奴
賊已數遣人報致島上一二叛民已造船欲往投奴
正在猶豫聞而我招撫之人適至天壽一見良輔且
聞臣在船上等侯不覺痛哭生員數千百人見臣論

五

帖亦哭遂糾衆投順先用大船十五隻載天壽妻子
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爲
我搬運以通判吳自料住島上監之蓋達臣之憲牌
也是役也共救回共十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算牛
馬千餘匹皆樞臣之指授也

河西既陷覺華島儲積頗多祖天壽擁衆踞島左
右望以爲向背按臣招之猶居於島靜觀時勢比
晉當關欲虜鹿慕西移列隊守關而天壽乃委心
相從用閭監軍議仍令天壽守覺華而家眷則安
置于昌黎天壽欲移家以出而晉未之許也閭臣

馳書問天壽業已招安何不奏報懇請徐觀其意

察其所安而後可聞於上耳仗時勢甚強遠

臣俱有叛心至壬戌四五月間而關門支架若猶

可自存者是以王紹勳始降而終順嗣後劉愛塔

亦棄奴而思歸敗葉隨風在我之自強而已祖天喜更

由名大壽曹之錄更名七

是時視師張鶴鳴屢請推經畧自代二十一日推解

經邦經畧連東

宣撫解經邦因推經畧堅不肯任屢疏語使冢卿

張問達庇其所欲護難其所欲傾疏下九卿科道

會議臺省文章論劾奉 旨解經邦托辭避難其

失臣諱着革了職為民永不敘用員缺作速會推

白兆慶授都督同知王世欽加署都督同知分管神

樞營戰兵蕭如薰管神機營車兵

兵部覆臣從總理三部催兵催餉鑿器械盛甲車馬

日不暇瞬手不停批此月以來事事具辦正月間按

臣方震瑞疏稱甲仗苦朽銃火器苦少今已鑄次出

關知總部催趕經營神勞功大昨見沈主事新解甲

仗尤其精好錦甲翼虎砲可謂良工苦心急宜多造

是器械已無不備矣糧餉堆積如山任風雨飄零腐

泥巨累疏催餉撥移乃在河東堡者尚存八十萬在

覺華島者尚存二十六萬悉為棄餘則糧糈已無不

備矣車輛充斥于遼馬牛頭畜踴躍於路各鎮兵馬

抽調出關擁隊如林揮汗成雨兵力已無不備矣乃

拮据經年者委棄於一旦昨見工部將發遠軍需判

成一帙遣臣一見之將膺長喙涕泗交流向所云

總部功大者翻成藉寇兵資盜糧之罪案 皇上即

不罪臣言官即不誅臣而臣清夜自思實無疚於心

乎今河西陷矣兵將奔矣撫臣無一騎而經畧之兵

亦多散去見于據臣之疏矣然前屯中前豈無判卒

而覺華島尚有萬人屯聚可招練者若干統領何人

此兵將之應交管者也昨得撫臣王化貞書知覺華

島有糧料二十六萬又臣部差官郭進忠回報之麻

粍糧已喚人盤運有馬者聞支一石五斗無馬者一

石又餉臣揭報在關之積兵船帶運小車帶運者合

計七萬餘石豆居太半今責何人搬移何處存頓此

糧餉之當交管者也至如運車戰車與夫盛甲器械

未出關者若干潰兵入關先令拋戈卸甲解鞍下馬

今收拾存留者若干撫臣書云潰兵馬匹何營二萬

不知歸之何處莫主事極稱臆壯將官後以責任換

其瘦弱者報官衙役將并藏留甚多所報官者收養無人又無革開多餓死至各軍器械精者歸於私窩者歸於公因而毀壞棄置者甚多俱應一一嚴查無容隱匿此車馬器械之富交管者也臣昨得樞臣張鶴鳴手札知何棟如鄒復宣王國棟所統之兵猶未聞有抵關之報年來因援遼調募海內虛耗萬分難繼收拾眼前見在之兵見存之物先議固守後圖恢復振方斯之意氣收已敗之殘局此則樞督二臣之事料老成長慮力饒為之臣正欲控聞而臺臣溫奉謨先已提及於臣心甚合所以不待科抄而即據揭

卷二

以覆恐少延時日經臣一回之後人益生情匿其所而有馬正甲仗等件益不可問也伏候 命下嚴覈務求實在著落說匿可清而戰守庶幾有藉矣
兵部覆東夷強西虜怯怯不勝強然西虜東夷寡寡不敢求廣甯為東西夷隔畫之區一戰而為奴所有在宰賽則因子女之受繫挾之以不敢不從然以西部的酋長而為東寇之繫囚必非其心之所甘也在虎愁則因宰賽之牽制挾之以不得不從然以一酋之被害而致全部之勉從亦非其心之所安也廣甯在則西虜之藩尚存廣甯陷則西虜之虜已剝

如得廣甯而禍有不及於西虜者乎豐之食葉近則必侵而鶴之有巢惟強乃踞故奴之得河西為觥端而虜之失河西為禍始虜初受遼撫之餌在羊谷半吐之間迫之以害而勢不得不羸虜初應 中國之招在勿助勿忘之際惕之以禍而勢不得不助再查諸夷大馬市在廣甯鎮靜堡鎮遠關小木市一在廣甯鎮興水縣堡一在義州大康堡一在錦州大福堡一在甯遠興水縣堡一在中後所高臺堡俱朵顏衛夷人入市之地市之馬牛木植皆有稅其酋長有小賞賞以段布酒肉之類取諸稅而足不廢官帑而頗資其

卷三

馬為用非若諸邊之撫賞馬市者廣甯失則市罷賞絕市罷則土物皆歸于廢置賞絕則老死而不見金繒是我之失廣甯不過脫沿邊之地而虜之無廣甯則失衣食養命之原搏獸者投之食必爭扼其喉必鬻因其爭而利誘之其貪可使也因其鬻而恣挾之其憤可激也今日不結虜必將為奴之所結虜懼奴以相親非我之利也奴得虜以為用則我之害也故西虜入我之戎索則桃林諸口虜守之而奴不得使我得專意於山海西虜不受我之羈縻則甯前一帶奴有之而虜不能奪我不得永守乎關門乘奴虜

未合之時急達通事久要固結封爵款實所不靳焉
樹奴之款以張羽翼養我之力以衛本根洵為今日
之急者而樞密所當及時撫取者至于諸臣死事應
通查明悉照例旌恤生入玉門者勅明異奏若收復
棄地發兵戍守臣部屢疏得 旨當聽邊臣相機調
度矣 達高出胡嘉棟以閩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袁崇煥在部忽連日不見未知何往歸而問之曰
往山海也渠自謂我一人便可當關只要兵馬錢
糧耳人皆信之遂以為監軍其去不奉旨不辭
朝商莽如此可用當關否

三

兵部覆上年遼瀋繼陷遐邇驚惶 京師曾募兵矣
彼時聲勢甚急堅壁挂榜且責以三日一奏矣乃兵
未集而僧寺旋毀幾成異變所募之兵多係各營汰
卒發京營而京營不收遂令楊愈懋統之今各兵見
在堪用與否可問而知也坐營陳煥章非疏稱索問
將畧克勝斯任者耶今兵未出 國家先殺傷入貢
夷人甫至通州即射殿劉委把總稟揭見在兵之堪
用與否又可問而知也蓋京師應募之人皆五方烏
合之衆領銀則人人驍勇入隊則每每惟藏聽調則
步步退縮東營點而西營應此處革而彼處收且

輦較之下多集新兵未聞紀律賊至未能防賊賊未
至必先防兵然則招兵可遠已乎兵者不得已而用
之今亦不得已而招之遼瀋失尚有河西河西失只
有山海瀋雖漸撤門戶益單二百六十年之 社稷
止藉營軍護衛臣之所未敢以為安者也故募兵之
說難於寢閣得人委任之為難科臣舉陽武侯辭瀛
錦衣萬邦乎招集潰兵已奉 旨矣而潰兵已過通
州玉田等處無從招也招潰兵而不得莫若令之招
土兵瀛自稱平時結客養士有精銳數千皆真保間
有根腳人郡縣冊籍可查以義氣感召慨然來附已

五

有數百當即令瀛募兵五千萬和乎募兵五千查明
籍貫登記死症年貌各取保結腰繫懸牌分別隊伍
務選精壯驍勇不得以老弱充數募完之日議擇相
應地面也劉仍奏臺臣一員一一查驗凡散糧之日
戶部委司官一員照冊唱名給散如有虛名詭冒者
即報部嚴處各兵仍不許擅入城門僮過調遣衣裝
等銀照例給發辟瀛所舉袁麟柯仲炯即用為參謀
官俟有成效另授職銜各兵月糧聽戶部酌議所用
馬匹器械候兵集之日查明題 請給發去歲募兵
原未請 勅所用關防刻期鑄運應用錢糧戶部速

行備辦以便招募再照二臣招兵不必拘拘成數濫收混補應募多不妨稍滋應募少不妨稍虧必求實在可用乃為不負 任使即二臣之忠誠報 國於此概見毋徒糜費金錢為有名無實之兵也 遼韓初命 駙馬王禹請招練京兵有 旨先行兵部不覆

署部王在晉奏臣奉 命佐招不能調和經撫致損封疆臣之罪也臣奉 命總理三部日督兵馬錢糧器械出關不能成功因而籍寇又臣之罪也今 國勢危於累卵獨恃榆關堵截說者皆云關門倚山傍

李

水阻山則舟可徑襲阻水則陸可潛通守關於關外則關可守守關於關內則關不可守蓋關門局則糧援絕烽火廢則哨探絕朝暮賊來我俱不覺故守甯前即以守山海甯前未有虜至我何為棄之迨虜至而甯前必為虜踞矣驅之則有拔山之難置之則受剝膚之害故廷臣有言復廣甯者有言先復甯前者此皆然各據所見以待議覆然臣不取信於諸臣遲度之言而取信於在事諸臣目擊之言按臣方震孺不云乎甯遠城中廢舍雖聞有焚者然無損於城郭但有奸兵好將擇一人守前也當不俟再計此按

臣之疏也夫按臣為 朝廷耳目不信按臣而誰信乎按臣曰當復地而樞部曰當棄地義之所不敢出也然而非獨按臣言之也山海關主事葉在聲揭稱關以外宜復地二百里庶可以哨探聲息不然虜抵城下未免手忙足亂守何容易部臣非日堵關外之情形者乎然而非獨部臣言之也督臣王象乾書云關外尺地寸土皆是 祖宗百戰封疆 朝議謂不可輕棄最是正論但連人反側不常西軍驚魂東定方欲聯絡屬夷以固山海招諭西虜以堵廣甯便逆奴叛將無敢西窺奸細叛人無敢東行事體既就而

三

後安兵設將山海之守可以永固矣是督臣之議未嘗謂甯前為可棄為人臣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庶幾卧薪嘗膽之意今以正論為游談 皇上聖明天縱度此果游談否且按臣題而部臣覆此議原不自臣始於臣何尤焉以臣之愚謂今日當力圖恢復以振士氣以遏寇萌密守嚴關以嚴鎖鑰以固根本非舍內修而徒外攘也內修急務總不出督臣王象乾條陳各款臣一一詳議題 覆俱係實在功大並未書以變又視師尚書張鶴鳴疏云甯遠前屯衛必當復必當守諸臣意見皆同臣何敢獨異若謂目前收

復太難非重兵不可則督臣又有疏矣疏云廣甯既失獨守山海則耳目無寄虜騎卒至城下我亦難知甯遠城圯不可守去山海稍遠急難應援前屯衛去山海七十里中前所去山海四十里而近各應設遊擊一員各馬兵三千名家丁五百名各設尖哨探報夾情沿邊設烽火墩沿海設哨船飛達山海零賊則相機剿殺賊勢重大前屯兵馬退歸中前所並力堵拒山海一片石出兵應援賊必不能得志又何敢越中前而抵門是督臣之議守前屯兩地所設兵丁不過七千名而止今關上有兵儘堪佈置即不能遽及甯

遠而前屯中前樞督二臣必將料理臣革疏未畢而督臣書至知中前等處地方已命參將周於才等統兵哨守目前似可無事忠臣明於謀國敢輕棄祖宗之疆土耶臣不敢以粗心浮氣為由莽滅烈之談科臣熊德陽或有激而言臣第據諸臣之疏揭一冒聞天聽就事論事非敢為侵封疆多事臣位樞同効論罪當罷伏乞皇上先將臣罷斥以為人臣溺職之戒奉聖旨關外恢復原憑衆議據奏事理甚明王在晉者安心供職

晉署部議守甯前屯為經畧而甯遠前屯等處復歸版圖有志竟成如是而巖關得為我有矣以為國莽滅烈之說者何居

遼事實錄卷之七終

三朝遺事實錄卷之八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恭稱萬南

成三月方震瑞奏封疆失守奉



聖旨廣甯不守失事各官情罪深重國法難容羅一貫只一裨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死不辱勇烈可嘉高邦佐以身殉難足堪偷生併祁秉忠都着查明卹錄其餘道將等官姑着戴罪防守經撫仍候旨定奪按廣甯既濫監軍高邦佐走松山見熊經略同事多諷以西走不聽二十四日夜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厚等曰我受國厚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

卷之八

一

矣好收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即吾父墓此從知有死事兒不絕也高永等痛哭勸之行不聽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死高永謂高厚曰主人待我等厚我不忍主人獨死無使令于前者汝即負我莫負主人言畢亦自縊死高厚年十九徒步入京僅存皮骨為佐姪高世彥道之甚詳夫邦佐無弱冠之兒有八十四歲之母慷慨赴難從容就義真烈丈夫哉經略以柴千束并公署燒之主僕尸成煨燼矣

連王化貞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勅

方震瑞奏昨之失着全因劉渠不遵前後計較盡撤

鎮武廣甯守兵僥倖一戰蓋鎮武兵撤則潘籬空廣

甯兵撤則威權去人心安得不亂至于出城一節實

因違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藥等序迎接奴酋非江朝

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至于諸道臣有戴罪受苦

而無功者高出胡嘉林也有聞廣甯不守隨經略而

西者韓初命也有廣甯人心既變城內相報撫道幾

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坤也有策應廣甯而廣甯

已陷者邢慎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民盡逃而城廓

無恙者張應吾也此皆夫事變起呼吸賊生肘腋且

相隨經撫而趨情似可原然封疆之失則分別治

罪亦復何辭

兵部覆方震瑞本奏

聖旨高邦佐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承襲實授百戶

世襲與祭立祠建與諡併張銓何廷魁同祀該省在

京鄉祠祠名山右三忠羅一貴贈都督同知妻陞三

級仍與諡祠祭高邦佐父母誥命義僕高永優恤俱

依擬其戰殞將士祁秉忠併劉渠等作達查明具奏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會議得各闕一城實係國家

安危據總督王象乾疏似有深慮相應移咨兵部速

具回咨以便會題隨准兵部回咨稱督臣一疏極言
經撫未可出關此為出關而言也至欲留經撫于關
內修工撫夷以圖恢復是時來見處分之 明旨耳
今撫臣且被逮矣經臣革職聽勘矣經略員缺著
廷推速補矣言官累疏又申明 前旨矣經略星馳
逮者業已登途行者必將解任 皇言一沛有同渙
汗且經臣求速撫臣請勘朝議紛紛益廷聚訟予奪
生殺惟 命之從其或 幹念岩關情才使過總候
聖明裁斷本部方控疏待罪自請罷斥其何敢擅
議等因前來該臣等會同署兵部事左侍郎王在晉

三

等會者得河西後陷諸堡皆空戰與守並失之無撫
之罪夫復何辭王化貞已奉 旨解京究問經
廷弼亦半職回籍聽勘似無庸于再議者惟覽督臣
王象乾之疏山海係 神京門戶安危關係非輕議
欲姑留經撫待罪山海修守撫夷以戢定人心而保
危關猶或可收桑榆以贖其罪此樞臣所謂幹念岩
關情才而使過也但恐 明旨一到毋論化貞已逮
登達即廷弼亦不敢不回籍聽勘未審能進而還之
以濟緩急否極力綢繆督臣畫之甚詳當與視師樞
臣悉心而共為守關計矣既接回咨又伏商確相應

具題恭候我 皇上裁定非臣下所敢擅使也

撫臣速經臣勘已奉 旨矣總督之疏亦緣情面
發于未處分之先斷無收回 成命復用經撫之
理乃吏部不肯任而推歸兵部時署部者在晉也
冢宰同少宰于朝房會議必欲強兵部議留而兵
部不允少宰王墨池大譟而兵部終不肯仔肩冢
宰張誠字勒令在朝房寫咨即刻據咨以覆咨日
周朝瑞上疏問臣復有無廷弼留者用之稟擬
上怒令中使問輔臣輔臣曰熊廷弼以勝王化貞
中使如其言以奏 上曰熊廷弼走得快果勝外

四

廷聞是言而留用經臣之議始息然則寧不得不
深啣兵部矣
初二日三更北門鎖連響三聲鎖開落地隨即窺伺
並無人影 兵部覆科臣條議著錦衣張懋忠操練
班軍領班都司指揮聽之專制
王化貞揭職失守封疆罪應萬死第不宜以職之故
誣衆人鎮武副將劉微率金礮殺入重圍劉微刺殺
數賊中箭落馬金礮不知下落劉武率被箭貫髀釘
于馬鞍之上見有馮時昇等證之乃謂其先逃孫得
功黃進先登陷陣人所共見高監軍曾為職言其回

城順賊必有計誘之者蓋小人以勝敗為向背從古已然何論此輩其家屬出城至二十里鋪趕回足知非夙謀也 高出揭賊攻西平羅副將悉力防禦打元賊尸幾平城之半會集彈俱盡賊用雲梯登城城陷城上步戰與城內巷戰殺傷賊甚衆羅一貴死之各將所統兵與賊相持至日吳通賊與接戰孫德功等當前忽聞陣西分若納賊兵者賊偏衝突左右諸營皆西兵也運兵營聞李維龍祖天壽等輒大叫而奔北面鮑承先南面蔡汝賢等一齊潰走不可復收矣出傳令收還鎮武無一回顧者及過盤山堡亦盡

五

空遂還廣甯與撫院商固守之策並意孫德功黃進等入城條忽之頃百姓奪門而走奸弁破門而守滿城鼎沸殺人劫官廬而為夷也哉出是夜與撫院同至閭陽驛次日又至大凌河見經院共議使撫院後經前行仍傳諭各道沿途區處清兵逃民有諭帖見在邢監軍可共贊也嗟嗟奸弁之欲賣河西久矣去冬奴既不肯來百計誘我使往入春我覺不肯往百計誘奴使來攘臂而送鎮城者孫得功諸人也事至今日亦復何言

署部王在晉奏臣惟 朝廷設立言官值此封疆失

守之時時正者當定入關之罪集謀 國者當議守關之長策至於聞言刺語盡付來流何必藉葛糾纏為此無益之構聞初連撫差官冷繼祖口傳違報乍聞之在疑信之間即嚴關至重一疏原謂口報不足深信來嘗以為確據也今廣甯陷矣守者奔矣縱使殺場劇營是實何裨於亡走卒之言原無塘報未能執券以相稽舉 朝之論自有公評何必偏詞以定罪乃科臣劉弘化累疏抗言只為劉營教場求討糧餉數字謂撫臣王化貞於失城之後即與眾同奔未嘗劇營少駐不宜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夫封疆之臣

六

不死封疆自有明明正正之法或二十二日而走或二十三日而走其走均也或教場有兵而失地或教場無兵而失地其失均也今惟按最大之題目以定諸臣之罪狀何必屑屑然論走之遲速哉若欲坐撫臣說說之罪而抹去失封疆之罪是放飯流歡而問無面味也失輕重之衡矣通緣連事清敗臣挺身越俎力屏羣輩蠅集之衆續漸清鼎沸之人情少定怨勞獨任百責依歸胡然而有卿貳縱橫極意達世之語當今世道已改人心大異臣不能占鳳望氣趨會附合使龍麟之骨化為繞指之柔其側目於臣有日

矣今幸以無聊之語不切之詞枝外生枝節外生節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微波一起定有狂瀾長年操舟並宜引避臣知所以自處矣奉

聖旨邊事正急料理不暇口報審奏既明何必更辯宜安心任事不得引避

御史潘雲翼題今日招兵之官紛投起組濫觴一至此極政府招兵矣豈非欲河魁在手權奸惟其所作用乎計臣招兵矣豈非謂販募在疆軍餉易惟吁應乎陽武侯招兵矣嗟口當關之虎豹而又云萬人止可獲京城却就耽于厚餉重釋何為乎駙馬王嵩之

七

招兵甘心權門之鷹犬已被公疏摘發其奸輒猶信焉抗疏肆辨何說也綢繆地雷等砲有何不傳之秘以中外謠言之孝天臣驟聞之將軍教場而任其造作六丁六甲之陣俱屬不經之說以邊通煽惑之聞國威尚令其出入都門而莫可究詰諸如此類難以舉行稽察跡跡詭秘之輩盡為訪拏原亂萌杜而神京軍固矣

河西既失京師肅威各欲招兵駙馬王嵩疏先得旨允其招募矣覲下部晉久之不覆閣臣沈

公濱謂余曰年兄何堅執如此余謂本朝無駙馬招兵事例且此屬盡為身謀一有緩急止國自衛國家安所用之撤房之威有揭猜之嫌一下招兵之令長安中奸究盡入其門輩數之下將有不測憂不在巖關而在蕭牆之內也駙馬公見予大諄輔臣固招兵者力為左袒予終置之弗應而矣

王在晉奏慨自河西失陷文武諸臣抱頭鼠竄臣叨署部篆自當按法奏論乃科臣劉弘化不以朝廷封疆為重而只爭口報中劉管教場之四字此四字

八

有何緊要明知其非緊要而數數爭之謂邊撫之走不後於經畧耳同一淫奔之婦不罪淫奔而爭淫奔之先後矣哉科臣之論今日傳之海內他日傳之國史知天啟年間有此奏疏不可無樞臣之一駁也自有樞臣之一駁而科臣語塞不能措一詞乃轉云樞貳之誤國夫關外之事經撫主之守不成守戰不成戰自有任其責者以樞貳為誤國當初何不廢經撫而專責成於樞貳微臣總理三部兵不足餉不數器械不給則臣之誤也兵足矣餉數矣器械給矣委而弃之者何人非臣之誤也非臣之誤則非臣

之罪也至謂經撫單留兩留之議為樞臣所持單留之議在正月望前至二十日而奴兵已渡河矣數日間即御馳車羽輪不能更換此時欲議抽回一人不幾於說夢耶若論失封疆之原故人人知歸經撫之不和而不知經撫偽為不和以圖部担以掩失封疆之罪不和二字可以欺庸人而不可欺當世之豪傑比其敗穿欲誣罪於內而云稍悔前錯夫部臣何錯之有錯於推讓而不錯於責成豈謂贊或樞者錯而棄城失地者反為不錯耶皇抗疏糾參者錯而奔潰入關者反為不錯耶經畧非累人之官六科舉臣臣

九

不以為德亦不以為憾中府會議之日弘化在焉而謂未嘗先聞意者添設借題有學士才之歎此疏非弘化之親筆耶今廷推不論才而論園計園則當居後論秩乃爾居前此會推之異體尚候聖明之裁酌皇上未經點用而科臣先設猜疑釋憾之語以為異日呼號同類媒孽之張本是科臣竟日車馬奔馳商量計策真為得算而未望臣之進步先為臣畫還步也科臣此後無贅言而臣恐不得不言矣奉聖旨中外多事正苦議論紛淆王在晉位樞任事不避嫌怨違所奏事情前後具明無係深辨科臣潰奏

已有旨了

御史在光斗題頃東師再潰舉國震驚皇上慨然允廷臣請用孫承宗入關矣又用解經邦經畧矣外而封疆收拾有人內而密勿贊相有人一時懷覺可觀而中樞之地尚虛懸無屬在當國者或自有說推是以至危至急之勢而缺至要之官人心洶洶莫得其故查景泰三年于謙為本兵兼用儀銘七年謙因病在告又用石璞往時兼用兩人而今不得一焉偶爾有病且不能待况併其官而無之者乎竊謂朝廷既得故時之人當竟教時之用若如祖宗朝

十

閣臣高拱出掌吏部江淵出掌部故事特命承宗兵部事庶幾授之以事假之以權承宗必有以自劾而一日在閣一日在部參贊專決亦各不相妨敕岩闕而揚我武其有急于此者也乞勅元輔早斷以定大計毋徒用其名而靳其實至職方郎中耿如杞屢被彈章義難就列併乞建賜處分毋徒滿人言而誤國事如杞在戶部時職曾薦其可用今日罪在封疆職不能為之諱統惟聖明裁斷宗社幸甚奉聖旨兵部事著閣臣孫承宗督掌

孫公一日入閣一日于兵部大房決事左右侍郎

力趣之終不出堂凡發一疏更則數次寫本人役甚苦之部務如叢日至應積予初總理三部及署部篆處入著歸無辱刻之暇今得越旦進部曠日悠閒心熱于邊聲之至急矣

署部事王在晉揭河西失陷後人情洶洶都人士莫不潛窺動靜以下安危若本部張惶無措人心鮮不動搖是以外示鎮定而心實岌岌焉每日戴星披衣使展入部治事漏下數刻方回凡屬防守山海關門京師畿輔及募兵練卒調援入衛緊急事宜靡不畢舉當本兵行邊之日職方杜門之時外急邊籌內弭

十一

國患心機筆時頭須為白神福血枯而職且病矣凡題覆疏百餘字句冗長款多不係祇將目前緊件併山海關門兵數聊述崖略明開臚列年來百事懣懣即極力振刷未能卒辦若徒陳紙上之空談緩急莫裨惟中外百執事共圖之

在晉辨熊經略揭向來遼事因經撫紛爭職調停極苦議論極平未嘗執意主戰舉朝靡不知之即熊芝崗以見聞述相遺亦語職曰老公祖主守者也職何敢誣手書具証奈人情各異泥杜浪猜中藏結構殊不可曉援兵東行關門點發老弱經略兵權在握

豈曰無兵撫數談戰明白以虛聲告使當信其為虛何必扭之為實故不和而爭非以實爭也奴賊過河西而師敗非我兵過河東而戰敗戰守之罪不知何居職今決策東行成履虎之勢無騎馬之謀一揭入都其應如响風狂浪急而以破舟漏艦相加遭汜濟與否天下為世必能諒之職可無言矣

先是熊公揭有為東事而添設者本經東行一步蓋指晉也彼時以東行必無幸軀之死地不容兵獨生國事至此真無可奈何委身聽命而已大學士兵部尚書孫承宗題臣仰見皇上留心邊

十二

事加意用人頃銓臣擬宣撫解經非為經略隨本肯擢用一時為快而亦有以嘆為悅者不意經邦勛惜于北膽落于東頓若此總緣朕與相仍舉因接踵故奮起功名之念不勝其苟全性命之心彼其黃金橫帶經綏于杜門白羽驚心好慢書于山啟不知國家士謂何而有此也年來因循既久謏謫相成利則乘趨害則乘避無復羞耻無復檢繩若不立誅一切弄種愚死之臣更取諸奉命不忠任官不效者立繩以法恐魑魅公行豺狼難問凡食祿担爵有國家之責者任其相護相徇忍于負朝廷不忍于負

私友此其保位全體甯減于經邦而尚敢調笑其懦乎且如四川招兵科道明時舉李達狗狼貪既切傷桑之恨藏頭縮尾尚稽懸案之誅蓋臣兄川未道雖好古以二人之起釁而死臣故知其貪狼甚詳而西南半壁為難何可不一問也又如南路監軍道梁之垣未裨危舟先選麟王畫炫家園之錦鳳占海上之桂方叔苒內犯曾不聞一天相迎遣而侈爾腰纏居然曉曉是固與莽撫陶朗先同科何可不一問也又如招兵御史游士任壯猷未結于北門參譽先騰于蜀望其兵幾何其餉幾何當主上憂勤之日為

十三

故卿富貴之游豈柱下之彈文僅為他人設也耶何可不一問也又如遼東監軍御史方震瑞時當盜水之蛟情苦兩姑之婦既厚師門兼懷友誼曾不思人臣一意公家甯得曲徇同好臣以公卿曾勤其力為明主忠高而不能用於作奸軍中傍徨塞下何可不問也又如荊州兵備邵可立偶遭亂卒之變旋來御史之言即清謹有執而未正驚陵遽難展布何可不一問也又如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罪可詳核法當竝連撫字已難再入剛復詎可重未而力護同心各為左袒鶴表方殘虎爭正力豈是非在城郭

人民之外而以經邦裏足遂謂天下無豪傑耶何可不一問也以上數臣或雅負才名或誓匡多難而志有所不滿力有所不能總之視國不若其家愛身不以其道殆有視經邦過者且其事盡關兵政故臣得執大義以繩之

疏出樞輔時望赫然乃其所抨礮之人後來輒多揀援代為辨析首尾兩端如出二人之手殊不可解

吏部等衙門尚書張問達等看得今天下事勢至危矣廣甯失守一牆之外即為賊窟所持以遏方張之

十四

強虜莫曉曉之國步者惟經略一臣是賴故得人不得人在昔也利害止中于邊疆在今也禍福將貽之廟社況舊任者既勤績推者復斥則選擇而使凡萬萬不可苟且者臣愚以為獨見有限眾論難清倉卒則未詳慎重則無誤于初四日會集九卿科道等衙門于中府每人給筆使各註堪任職名覆議紛紜至暮收單命文選司郎中王洽手蒙臣再商之間部諸大臣又以為舊歲中府會議添設兵部侍郎王在晉原以備經略之用今茲舉者更眾單圖可憑則臣部又安得外會議而他求也恭候 命下即令速赴山

海駐劄視事一以見國家尚不乏人一以見臣等不敢專擅臣非敢因噎廢食而故為此鄭重也再照文臣知軍旅起自近代而經略則助于弱宋才不必追韓范目不識識幹事急則強之節餉事敗則達之困圍此猶人有膏肓之病而以身聽庸醫試藥方者也伏望皇上簡經臣之後即勅令兵部並選大將推數而任達為函關丸泥勿專以軍旅責文臣也今新經臣未定山海無統攝之人仍乞再頒嚴旨令視師兵部尚書張鶴鳴同總督尚書王象乾將守關事務一一共行料理以需新臣之至不可使賊

十五

窺我虛實而生其長驅之心至新經臣更望天語叮囑若其樹有成效即加不次爵賞庶足振勵人心責之費勇封疆幸甚

三月吏部為欽奉聖旨事奉

聖旨王在晉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富勒與他達事正急著刻期就程不必疏辭

解經邦視劄後人無宵任經略者閩臣沈公灌語冢宰張公問達云王憲葵有福相其人似可當重任蓋司寇王公紀也冢宰謂予云憲葵與公善可

往一探之于謁王公告以故公不辭不任即以復冢卿次日王公會予于朝房執手曰此烏程以宿怨害我也公向冢卿勿怨憑又一日而王公疏奉閩臣之修怨矣人情之畏避若此于如聖意再辭豈不輕朝廷而羞當世哉

在晉辭疏奉

聖旨封疆重寄卿以猷望簡任宜一意肩承用副委託仍遵旨刻期就道不准辭在晉得旨即行

通政許維新書云數年前遼人掘得碑上云又女木子欺日月八年九鼎堅如錢三門一土嶺頭看

十六

腥山染盡冬人血此語天下通傳至今一切竹契

一土王姓三門必開蓋軍奴自姓修想當嘗命染

錫于關山之外非曲說也後頭高御史楊新期

書云前歲已傳有大將在吳之占今其驗矣顧近

日亂視亂聽者甚多堪集思廣益者甚少語云聞

外將軍制之可用則用不可用則置之總不必與

爭于筆陳也奴賊既則攫取所必至第望澄清野

披窮極生變亦理有自然特重密慎惟至望

經略王在晉奏臣至謝菲荷蒙聖恩拔臣於儕儕委以經畧任今天下事孰有急于遼者耶朝廷

用人孰有重於防遼者耶以社稷山河之重而根基命脉寄于一丸泥隄防疎密安危立判左山右海人以為天關地軸而不知山海之無足恃也關以外付之祝融燒殘之餘堪徒存關以內揚乎風鶴奔北之驚魂未定欽戈朽甲委頓成丘廢堞頽垣凋零度歲且難未履其地而逢人細問城未增而高也池未鑿而深也兵雖多而不知練也將雖有而不堪任也欲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險又不可恃臣之所恃者宗社無疆之盾耳聖明出類之資瑞應河清一人有慶為百靈之呵護

十七

耳臣竊朝廷之福攬架危疆萬事身肩無散避避然必內嚴而外自治內安而外不危則今日之急急于憂內又微臣一念應主之情不容自己者請得而陳其略可乎一日防內患夫兵以弭患也而不戢且滋患當河西初潰都民喘喘焉以募兵為急務而臣知募教之下無兵也招兵則閭左之豪草澤之雄一時畢集竊劫必多爭鬪必甚焚掠必起臣是以不肯多招而又中嚴入城之禁蓋無兵之患患在虜有兵之患患在兵虜之患遠而兵之患近務宜督責招兵將領嚴加挑選奉師提手須用防閑賄賂徒

悉行汰斥一兵為橫一伍逆坐凡暴戾兇惡之人無容混入以致敗羣其有自關上逃歸及通津食糧原兵去彼就此弃少就多者押解歸營仍以軍法從事庶得兵之日而不受兵之害矣二日詰內奸奴自清撫開錢以及河東西之陷何者不弊奸細之潛伏其用計最詭用財最廣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細都城一載之安殺劉保之功也今長安之為劉保者不知幾何緝奸之人即為奸細故詰奸不在遠求之左右而其人在也向來五城各坊未聞一獲流民之中有竊焉潰卒之中有賊焉城市之間有窟

十八

焉腹地無奸賊必不來即來不深入城內無奸賊必不犯即犯而城不陷緝奸者必精察而後能得之必重搗而後能購之一家容奸即將本家財產盡給獲奸之人知情者並斬保甲容隱者連坐臣於山海關昌等處即以此法行之無敢縱矣三日飭內備內備者何積粟米運磚灰買煤炭凡油鹽銅鐵竹木皮革等舖過警即搬移入城凡倉庫牢獄僧房水戶等處過警即謹嚴稽察凡弓箭火藥銃砲刀槍等件過警即檢查整頓凡軍民匠役丁夫精勇等項過警即分撥生派警屯臺堡之急修哨探守望之必謹今都中

繫事莫繁于築重城以重城可階梯而越也莫繁于守草場以草場可火箭而焚也人莫侮于則有未雨之綢繆在矣四日嚴內衛洪武間凡朝奉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千百戶散時舍人以次而入上直官軍三日一易于朝還辰時交代凡內使火者出門必比對銅符案加搜檢今漸非其舊矣班行業離防範疎虞羽林快飛但消釋而掛位金吾力士徒列戟以排行至于虎賁龍驤破衣敝履皇城守衛值常朝之日有疲卒數人持棍邀喝至于等閒時曰查點不至任其高卧是以內地常虞失盜而異

十九

奸木免潛藏申嚴 祖制銷萌剔蠹庶 皇居遠矣可杜蕭牆之患矣五日節 內供奉 左軍興供億繁浩甚以川苗造孽支應東西新編五百萬有奇而歲費且三倍焉民間之力竭矣外無可供則不得不取給于 內帑而 內帑非淵淵無底之物也取亦有時而窮用亦有時而盡 皇上欲恢復遼左城郭人民須從新肇造尉糧軍器須從新搬運將來經費不可勝算即防守山海而築城造堡建臺修墩搗軍買馬整齊治城所費不貲如欲聯屬西虜歲費尤難預計必非司農所能克辦也 陛下於燕閒之暇

須安寧清查 御帑儲 瓊林大盛之積易竭難支百凡 內庭供應 服御頒賞之類俱從節縮以佐軍興臣亦當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屈勉尾大不掉之患矣六日急內應關門駐劄兵馬一應本折色尉糧銀兩銃砲盔甲車仗等件悉取給于戶工二部惟是外間待用甚急而內事愈多耽延疎發數日而抵京三日而得 旨又遲一二日而得科抄有抄到累司而不覆者有起解決月而不到者來者急足而馳去者緩步而應以呼吸之軍情為等閒之漫視臣今又外出矣將來恐痛癢不關秦越坐視臣深有憂

二十

馬請與諸臣約凡本章一下公署一到朝至而夕應如過三日即令科臣參奏着所司同話應聲相相應衣製協一不至愆期誤事矣之數者皆屬 君心之運量 廊廟之主持而其要在 皇上之清心寡欲勤學好問親賢達嘉感格 天心以綿 國祚臣願竭狗馬盡力封疆奴酋不足平而 聖世中興之業卜期可睹矣忠臣去 國不忘其 君一得之愚以當獻曝惟 聖明之裁奪焉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深慮淵猷着各該衙門用心料理內供當節朕知道了卿啟行在即特賜蟒衣玉帶還

與南方劍行事勉建功勳以慰朕望該衙門知道
在晉請帶司官分理奉

聖旨沈榮素稱勤幹着同卿前去委用

御史陳保泰題參贊畫何棟如當遼陽報陷之時募
兵浙中及今廣寧再陷之日贊師闕上其自許據慨
似有可稱而孰知其不然也何棟如領南部錢糧不
知幾何但聞其到浙中住虎林書院遊湖登山酣歌
嫖賭月無虛日間與浙宦榮應楠一夜賭輸至三千
餘銀此三千之數從何來哉皆南中搏來買兵之餉
也科臣蔡思充言其錢糧自領自散難以稽查事皆

三

有據言非風聞耳不但此也夫富商不肯為兵船貨
不可用戰難三尺童子皆能知之而大開騙局入告
至疏奏之後士命虎棍徑自封船臣鄉商人如張棟
洪喬宇等共三十餘船每船各送銀千兩乃潛放通
去大盜樂人白晝攫金自杭城內外居民行旅被兵
搶掠者又不知其幾千百矣至賈蔡將吳錦衣假劉
募兵幾致激變皆何棟如為之也彼其自謂二十年
言兵夫使棟如有奇謀秘計不可測識臣不敢知若
言兵而欲招富商為兵改商船為戰船其昏潰誕妄
伎倆立見可堪贅畫否以條奏之疏為開竊之局大

謬歎 君肆行無忌此其罪可勝誅哉臣望 皇上
亟罷何棟如如科臣議稽查募共錢糧額數并行追
贖正法庶貪臣如何棟如者可警也

經畧王在晉題伏念東事雖披一壞於清撫再壞於
開鏡三壞於遼瀋四壞於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
敗局三壞為殘局至於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
布矣逐步還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還故今
之所稱經畧者比前更難而今之任經畧者比前責
任更重人以此為棄官之地亦以此快報復之私臣
以薦材責之于里既難矣莫加忍視險巇之艱蹶又

三

羈縻繫扣直令蹴躡之難前不行則以 國法繼之
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
借事以綴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
顧影者必潛匿其跡不痛不癢無所用其搔爬若淺
若沉實以藏夫機刺平地忽生荆棘暗中盡伏戈矛
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時情也即使奴
酋捐金反間亦難得此外藝之人情 國家何負于
羣臣必欲覆雨翻雲顛倒搬弄以 人主為孤注哉
臣應傳三品四閣年時祇緣道路奔馳尚虛時日未
經課滿尚書循次非若起家廢置越次起陞者試問

通國人情誰肯直任經畧臣若不行使奴酋奸細聞之是羞中國也謂當世真無禦侮之士滅奴之人是輕當世也臣不敢為毛遂之自薦亦不敢效王陽之逡巡拜命即行以壯本朝士大夫之氣故知臣者與臣情臣者慰臣而妬臣者思媒孽臣臣當此萬難萬苦之事未易求全處茲至險至危之地何難吹索現前無罪可指亟宜打透機關於全末路倘逐臣而使之歸臣之所大幸也不然而陰謀搆間禍移于國臣之所不忍聞也封疆告急非臣子舌爭筆戰之時但願皇上黜腐臣鄰中議論孰為正直孰

三三

為頗僻孰為為國孰為為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自莫逃乎唐昭天下事決裂至此尚不同心潞慮急謀傾危而使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昭鑒非以愛國亦非所以自愛也臣行矣不復深談朝事一心以急邊籌奏奉

聖旨嚴關重寄卿能一意擔承中外倚賴誰復多求覽奏忠計苦心朕悉洞鑒向來議論偏私已有屢旨痛誠大小各官當共以國家為念務令任事勞臣盡心展布毋蹈前轍期濟危危該部院還一體申飭

四月王在晉題近京險要臣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不可升為天險山川丘陵為地險我國家奠鼎北平遼東左輔所依為險者也遼瀋沒退而守河西則險失矣乃河西又失退而守山海山海一闕不過防軍民之出入稽商旅之往來左為山而右為海所以名山海究竟則猶郡邑之城郭也彼遼瀋開鎮廣寧皆東方之重鎮且望風瓦解豈一關所能獨禦哉榆關既無險足恃則自一都城以達關門凡可屯兵結陣者俱當熟察其形勢辟之居室者然縣雖難以及堂與層層節節俱有關鍵而後盜賊無生心也

三四

此有國家者所當亟圖也近京者為通州州有新舊二城頗稱堅厚新共幾及一萬倉糧亦有數萬臣以為蓄兵于京莫若蓄兵于通相去四十里一呼即至京中得兵之用而無養兵之擾第通糧較薄而京糧稍厚厚薄相形而軍未宜竝處耳過通為三河縣縣東十里有河通寶坻冬夏水不涸挑淤沙濬之使深壑河流漲之使潤阻上則沙可囊潤下則水可毒河之東有山可伏兵距河多築土堡藏大器山中伏發首尾擊之敵勢必殺即不能曠日相持而少遏其狂鋒亦可令近京一帶地方整備三河

以往為薊州山不甚險築城郭依巖又當孔道設以重兵守之賊不能過王田豐潤道遠平坦非宿兵之地弟見流民接踵哀哀乞賑而各縣庫無長物倉無餘粟臣以單車就道未經請帶錢糧愧無以應止令報名批所屬查議賑恤而無米之炊恐不能使流民之果腹也行次永平城外有山有水山可設疑設伏流沙旋繞湖水潺湲阻河而軍擊其半渡我踞其勝賊不敢窺關門以內所持為垣壁者第隘口甚多倘賊趁他處漫入永平非必繇之地而各隘守軍掛虛稱冒虛報軍弁放班以取利戍卒高卧以偷安營

三五

馬因差役繫苛草料騰貴馬骨峻峭悉成下駒所謂有可守之地而無可守之兵副總之設當非過計矣薊永之間物力大困既開治局又設木場既買豆料又供芻草一束連腳價二分五厘而盤運交納每束費銀一錢有奇及至交收各兵用以充薪而不入于馬腹民利于折乾軍亦利于折乾而馬死不問馬不死而進草之人必斃矣今軍械甚乏取之工部工部已虛取之薊永必買錢于它方聚工于別郡卒卒不能湊手夫為遼而空薊永今又役薊永以防遼推之昌平宣大各鎮空虛亦然遼不能存而各邊有陷

危之勢甚以遼民充塞釀成腹心之患殆不可測則今日之籌遼亦未易言矣自通及永中路賊堡如邦君鎮沙河深河驛堡俱新築皆可以守但薊甯斗城未堪堵截惟榛子一鎮可以屯劄千人為襟喉薊安之地籍令民不奔而効死是處可用為防其奈正官多缺政事久弛如永平一道一年三易昌黎一縣缺官不補樂亭遼安二令俱病臣經行七百里所遇止三河盧龍撫寧三縣令通遼二州守而已將火達甘泉而州縣之堂閒無其人乃山海一關銅章墨綬之累若車輪馬足之充盈蓋寡寡多在用人者所宜急

請矣臣諱觀近事人情聽于積玩吏道敗於因循紀綱賴于姑息射用竭于供輸武備弛于調援磨大欲然而燕安如故漏舟將覆而及溺不憂日換一日幸其不來來則惟有打疊行裝急忙奔竄已耳人心如此臣即極力振刷恐不能頓挽頽波別大敵之後求治太銳勢虞中格而邊情急于風火又未可忽忽悠悠須臾少緩者目前百事必須從新做起若分毫舊套不得不識同事文武諸臣能委心以相從否也奉旨這奏內事情各着該衙門作速料理應奉請者即行奏請不得耽延候事邊疆緊急全賴大小臣工來

時協力內外相應若仍前怠玩查出重治不貸
給事中倪思輝等奏曰三月十九日奉有駕帖二紙
一開杜茂等一開佟卜年科日驚得陽當即僉名付
訖第虞等之一字開告誥之門滋羅織之禍特為戒
諭尚書張鶴鳴有奸細已入膏肓一疏內稱科臣止
許拿杜茂一人如多拿我上本參等語科臣隨蒙
旨調外任用夫奴首發難以來情用奸細誰敢以私
縱之但渠魁律應懲其奸而林連法須防其盡我
祖宗朝凡奉 駕帖必付刑科僉名自有深意非徒
防奸亦以資敬正也奸細杜茂奉 旨逮繫而等字

五

不無多起萬藤科臣仰體 明旨無得驚擾地方波
及無辜之諭再申約束極臣乃突出一疏橫肆挑激
且拾細人之口入告 君父是誠何心哉伏乞 聖
度包養亟 勅德陽照舊供職人心 國是永賴之
矣張鶴鳴題經畧答應官孟承勲舍人王朝玉九人
渡河挑奴進兵十九日奴兵過河劉渠與監運道高
出在鎮武堡議奴兵眾宜守又戒西平堡副將羅一
貴嚴守巡撫亦嚴令謹守不可戰余將黑雲鵠要賊
羅一貴不能止二十日將兵出戰敗奔至西平堡門
奴兵追及死之環攻堡三次城上砲石打死奴兵無

算賊屍幾與城平李永芳使人持旗大呼曰知道守
城羅將是好漢速降同享富貴一貴大罵曰 朝廷
何負逆賊而反使人城上持旗招之曰賊速降免賊
死永芳大怒併力攻之矢石火藥俱盡城破一貴死
都司陳尚仁王崇信同死二十一日經畧差王崇持
高柄牌硃書總兵官與將官不上陣者與千把總同
斬千把總不上陣者與軍兵同斬一個不上陣者一
隊斬一隊不上陣一哨斬又差人持旗發諭帖與總
兵劉渠渠見諭帖面色如錢即上馬督戰高止之
渠但搖頭不應而出此道將同口一詞與參將劉定

五

邦渠家丁黃雄所親見親供者也總兵祁秉忠家丁
督兵力戰砍死賊數千前隊乃違將遂得功祖天壽
等先分左右還走後面馬兵盡逃二總兵死之劉渠
將印付家丁黃雄賣出雄哭欲同死渠諭之曰全
朝廷印亦是汝功雄出回頭見渠落馬賊圍數千重
元亂軍中祁秉忠中二刀三箭家丁扶掖馬上殺逃
重圍而出元子達家丁為收殮扶掖入關主刑既死
所損軍兵不知其數副將劉微直衝奴陣手刃多
賊逆擊李茂春鎖鞭打賊落馬不知其數家丁擄根
殺賊多賊茂春中箭落馬北二人者死之最烈者也

都司趙敏副將麻承宗遊擊張世顯守備楊春茂
千總王應舉俱同死于沙嶺都司周恩堯刀傷鼻樑
其中軍張中二箭陣亡軍丁四百餘名遊擊蔡汝賢
已將奴賊黃旗兵一枝殺退因連兵奔潰被圍腿中
一鎗一箭陣亡兵四百六十八員名守備李永塔中
四箭陣亡軍丁二百餘名顧希牧頭中三三刀臉中
一箭陣亡軍丁七百餘名都司金書五臣頭中一刀
頭一箭陣亡軍丁六百餘名其餘死者查有不的須
行原調兵衙門直核此兵將血戰之情形也 又奏
報西平潰陣者為副將李性忠參將江朝棟高國碩

元

李承先別鎮周守康黃鐵遊擊劉恩左補戴極杜學
伸李元勳都司李承先鄧茂林史光裕充當許于敬
張順德高听李潛丘臣吳登雲共二十二員自廣寧
不守出城而西者為副將王光有倪龍泰將李滿倉
黃中順王樞遊擊徐璉盧養才陳京杜芳尚志弘高
從龍張世胤王藩李朝棟李秉春汪耆陳一元劉雷
共十八員都司張景珍張大忠守備楊九經係督臣
發援廣寧止到二日劉營城外叛民從城上打銃劉
營不住隨而西運此不當以逃論者自聞陽隨經略
為副將孫諫毛有倫吳自倫參將賀諫平四知王東

忠侯一品遊擊李逢恩都司諫堯德景國佐共十員
調援廣寧不守半途而返者副將寶承武參將楊應
龍陳琚王之棟倪承勳五員守廣寧以西各堡因經
略驅民入關各隨同關者為副將王牧民參將周于
才遊擊朱梅備禦劉源清安邦寶承功共十六員俱
無罪內周于才領家丁數名力守八里庄仍應論其
勞者也副將王光有守廣寧北面至城不開門撫院
親筆寫王光有連開北門七字光有始聞光有亦應
免罪而諸將如別鎮盧養才尚志弘高國碩等風有
戰名宿將難得斷不可棄陳一元始終護衛撫臣忠

三

難不離義吏可加戴極在廣寧會縱不法被人告發
逃入關內虜人妻女不奉明文擅招遼兵三千餘名
自創一片石人心疑懼又經略單騎至一片石人益
危恐已經職會同督臣拿問外其他各弁俱有敗命
之罪然法難加衆宜斟酌議法或許立功贖罪至若
參將賀諫平四知此二弁者原就車營步兵經臣令
其押車砲徐行二弁先奔致車四百輛大砲八百位
棄置十三路道停然將兵四千名入關無一人逃者
罪功應准除捆打貫耳外如都司王登雲王諫亨守
備張劬祖王詔李思賢此五弁者既望風奔潰又不

聽候處分選自逃歸法當擬斬張鈞祖入關領正二月餉拐逃此決不待時者也劉渠署中軍事咸允成內丁守備梁邦弼內丁都司郁登雲臨陣而逃律有明文法當如律重擬外尚有不知下落者逃擊李元勳都司劉守清守備沈松夏國卿四員名又有叛而降奴如泰將劉世勳遊擊孫得功劉世功金厲閏印高忠選黑應威羅萬言熊錦楊可大高鴻中黃進索萬全李維龍劉式章王有功劉元慶蘇應科岳宗太朱世勳共二十員或重與奴通亦有戀其妻子家業遂甘淪于夷而不顧摠俟恢復以正刑章巡撫中軍

三

祖天壽臨陣脫逃藏覺華島按臣使人招撫待列勇行定罪副將鮑承先殘兵皆云戰死關上人傳未死鎖萬金閭河上撥探死之又傳降奴至于入關逃將守備而下極多逃兵十有八九一時稽察籍貫姓名難的候查明另行具奏正法

王在晉題邊情疏臣聞治天下者內順治而外威嚴順天下之情則治拂天下之情則亂臣奉命期於平定要集必先查其情而後默默以為之調劑顧今之所謂違情者不過民情軍情將吏之情商賈之情連人之情西虜之情以暨四遠之情而已作關外

之民間關而入者累百萬婦孺子相挈老幼奔踰巢穴而廬舍盡焚回首而城關非舊膽寒於傳吠氣奪於狂奔散逸之神意收歸不逞亂離之夢寐過去猶驚強者思指懦者思逃此邊境之民情也西平積勝成丘山海放生有路操戈拒敵者已弃甲曳兵者活兵未遇虜而攝虜之威虜不見兵而促兵之步不脛而自走無翼而自飛此關隘之軍情也守令故匿其長以求調將士自呈其短以待參三楊路之內被糾之將甚多七百里之間見任之官有幾蓋以去危為厚幸以被論為即安青年巧圖托病白簡甘就如飴此

三

近邊將吏之情也澤梁之禁難弛水陸之珍不至商賈久絕乎貂參士女因餘手而要求之士屋既不能供索之速鄉早不能致黎養如金何言珠粒歸林增價安問桂薪人集五方市無一貨此邊方商賈之情也弱肉迷豺狼之吻終宵為鴻雁之鳴待問家劇恨無情之野火徒懷明月無可托之鵲枝身世萍蓬如怒如暴浮生寄寓可夏可夷眼前盡是蒼生溝底將成白骨此今日連人之情也挾我之賞飢則附人畏奴之兇飽必驅去結犬羊以信義義忘提督之爭置虎豹於卧側或貽腥膻之悔擬銅運鏡關前故示夫

殷勤借牧移屯口外恐歲久久假難歸不唯未可為
安悅粗有方聊存玩弄此今日面膚之情也若夫四
遠之情則尤有可異者焉衛士扶誠結之誣妄言禍
福妖人倡白蓮等教謬托焚修悲 畿輔之役繫輿
間左有難鄉之生面英京軍之報獨厚邊關有失伍
之戎行流民如蟻執為逃難執為奸細其人莫辨也
飲食若沐食在則為良民食盡則為寇盜其警難防
也昔之患在外而今之患在內清欲施之恩而恩不
可繼欲示之威而威不可加蓋自大眾奔潰之餘生
殺要無善術而從關門一敵之後追還未有全謀此

三

時欲為守關之計馬廐空藥局空車軸空銳砲空甲
仗之庫空細問永平守撫寧令則銅鐵無儲黃無工
匠無篇草無豆粟無再問之沿途有司則煤坑盡林
稍盡釘灰盡車驟盡民間挽輸等木因造車造營房
一砍俱盡天下之苦同而 畿輔之苦獨 畿輔之
苦同而薊永之苦獨四方搬運舍永平別無他路即
鐵為輪石為轂亦無不敵之時關上應俱舍永平再
無近地即天雨粟地塵金亦無不窮之理故薊苦而
永平有甚焉山海以永平為根本今般般剝削則根
本先摧邊臣以永平為室家今人人思窺則室家先

泮故欲守山海必從軫恤永平始使一郡之人心如
家人父子然患難相維久暫合一情團結而不解變
偶至而不驚永平之民脚根站定則薊鎮其藩而
都城藉為障一切征輸不得不緩歲課不得不寬通
賦不得不免倉穀不得不留扣扣不得不蠲參罰不
得不恕臣駐驛關門靜觀時勢默察人情顯微盡是
危機上下固無固志無一物可就手携來無一事可
隨心做去嚴牆已成獨立破觀聊以相遺拜 命之
日傳書以囑妻子慨後會之難期強願以慰僕僮謂
息肩之可待而孰知難上加難一至於斯也伏祈

五

皇上軫念時艱俯憐民隱少寬文法容臣脉脉以述
現為嚴備供輸俾臣急急以先料理外有求而必應
內有應而必速來外寇之未臨為有事之先備庶不
負 明廷之 任使疆場之臣可收功於寸寸矣奉
聖旨覽奏邊疆情形朕已具差卿運督率將吏用心
振刷務合機宜使戍守有備以紓朕懷且無負委任
視師尚書張鶴鳴報臣至關之日八里庄以東人煙
斷絕督臣王象乾差通使從各口外跟同夷至東至
廣寧沿路探聽消息據稟願三衛三十六家頭目球
暈大董忽力援太貴英他不能索只速讓台吉哈那

房不喇度台吉哈那願蟒金他不能蘇不的九旦即
素又罕字羅勢等前後稟報大都為遠左全夫恐額
賞無處難辦要挾講折其致無厭其奢然欲與奴戰
則我難過但得其帖然不來作歹不與奴合則我之
大利何也遠左全沒一牆之外沿邊千里無非虜究
無論奴首和而西房一動區口可入者甚多我防護不
暇敢言恢復故今日東事惟撫賞西房為第一緊要
着數今各房俱上馬帶兵萬餘人裹糧住帳口外名
為拒奴實為挾賞自寧遠前屯衛以西至薊鎮一帶
朵顏三衛之虜也雖限于野心時有反狀然彼利我

三五

賞終就龍終自竄遠以東至廣寧皆虎墩兔患妙花
罕賓等虜元之裔也部落雖多其勢不連亦利我撫
賞屬我羈縻然其心皆不可測皆臣在宣廟前後三
十餘年各虜祖宗俱受撫賞皆日發諭帖數十道虜
加額叩拜收受以輕車熟路之恩淪肌浹髓之衆撫
之亦似可籠絡經臣王在晉初受事虜情輕重撫賞
厚薄明於指掌諸虜相傳皆為傾服臣不過從旁准
諾受成而已又云芝麻灣等處尚多積糧無人敢
取各虜運糧至關與百姓雜買換布關上糧貴虜利
其衣姓利其賤賄為兩便各堡尚有銃砲各虜獲

送戴同大砲九十二位來虜擡砲至海邊船上一時
改順若可訓養第夷性無常難保其無虞耳

王在晉題臣從抵關到任孤城如斗大中藏礮苑之
人心百事如絲禁外值跳梁之虜勢驟東暨西靡非
強敵自朝及夕未卜安危蓋從關門一啟之後非皆
日彈壓於前樞臣監視於後恐勢成破竹焚及燎原
亦安望中外之安堵哉先事臣未至西虜重騎接踵
路邊窺關往來八里舖一牆之外皆為犬羊臣至論
所部曰乞賞自有受賞之地切不可令近關今日引
之使迫他日却難驅之使遠無奈住時頒賞逐日列

三五

有支應今自關以及前屯虜騎充斥人跡斷絕與以
牛羊犒以段布賞以酒食非近關不能供給是以就
近餌之朵顏酋首浪素珠暈大等八人率諸酋百餘
人約諸部三十六家罕字羅勢大小頭目百餘家漸
次歸集罕酋意甚巨測期我之弱妄逞過隙又恃彼
眾明肆要挾其中有一種貧夷見互市之途絕貪賈
易以資生願我長有此土乃其實意故為我禦寇者
什之三而來機為寇者什之七也皆臣王象乾深諳
虜情與極臣張鶴鳴多方調劑房中強梗者皆臣馳
檄諭之愚數其祖父受恩受賞世代恭順之狀且

揚之以利官明白開悟虜見諭帖而泣有為中國
搬銅送大砲以索賞者有探知奴情藉地來報者乃
督臣以離雲久彼中亦非無事一聞臣至遂發牌
移駐石門虜愕然驚曰經略至賞事不諧矣亟欲解
散而督臣遣使諭之曰此經略與我同心為朝廷
者也爾故順我勸經略與我撫賞一樣於是諸虜搬
運糧食與山海之人貿易出布易米數斗居人利之
掘地得軍器皆徐徐運來計賞賊劫我之馬各夷獲
賊併馬送還且請正法首亦走使前來講賞傳聞
合虜衆十萬與奴酋相構語雖未的亦不敢不聞於

三

上也臣等非不知虜不可恃款不可常然不如此則
目前有開關劫掠之事奴之患在三百里之虜之患
在十里中奴之患在山海一片石等處虜之患極衝
有七十五處次衝五十一處全賴通大舉五十三處
如破甕盛水處處皆漏急不可塞失此一著國之
大事危矣今講諭已逾半月因索勒太多斷而不許
初七日三更報至鐵場堡北煙火聯絡週圍五里我
既不敢多與以開釁又未可加兵以速禍款事紛紛
未定邊情洶洶可虞而督臣移鎮石門極臣見臣受
事亦擬復命臣一人耳才力未可當關耳目焉能

偏及查各隘口邊牆未并器械未整兵馬未足錢糧
來議將官情竅軍士偷聞臣即即守關門各隘一有
這病為害匪細須得大臣行邊整頓一番可修築者
鳩工應添設者增置臣獲寬心於各隘亦得專意於
危關千金之表非一狐之腋分任其事乃可協贊其
成則極臣視師奉勅實責查勘關隘各口未聞邊
難報竣中樞已有閣臣掌據正極臣從容復命之
時非脂韜趙朝之日伏惟皇上聖初督臣專管
撫夷一事仍移蹕關門以便調度極臣巡行各隘整
飭兵戎俟責事成而後督臣還鎮巡事畢而後極臣

三

還朝臣雖不才願與二老臣同心協力共為皇
上擔任危疆以副天子臨軒授鉞之恩至于關事
艱難危迫之狀容臣續疏再卷仰于天聽臣可勝
悚息懇祈之至奉

聖旨總督臣著就近撫賞而夷候事平畢還鎮視師
官查理各口整頓明白方可同部該部知道

御史張應辰疏云頃聞奴酋欲攻山海不執奸民包
藏禍心瞋目詰難或潛往潛來廣結死友或捏造流
言煽惑人心良民該逆奴而色變望榆關而心惶一
聞訛言舉國若驚欲垂索而往徒手恐不能以聊生

將網載而行慮象齒因以自焚索索雙雙進還維谷
咸自擬于山頭之雀似此景象無論大敵壓境即草
澤間有崛起之奸究而離散分析之象成矣故曰一
無足恃也

王在晉題賑遼人疏臣欽奉 簡書有入關遼民務
在撫恤防閑沿海間田有可屯種者即以安插其人
母令為患等語是生活遼人者臣之事也其余天之
降割於遼人也有拋荒之田地而不得耕有燒殘之
廢舍而不得處有破壞之城郭而不得居降者已削
髮而成禽奔者且離鄉而為鬼者羸妻身溝壑少艾

三九

轉眼從人臣一路經行見其遠徙無常流離載道其
流至真保山東河南等處者人數甚多此皆聖有行
資稍能自活者也惟是貧寒無歸不能行路者羣聚
薊永一帶州縣投狀投揭於臣動以數百計其散居
村落者且數倍焉臣批行各屬照部行賑濟然而各
屬倉穀無多在庫官銀欠罄所謂動支銀穀者幾為
紙上之空文矣嗟嗟但可為戲而畫餅未可充飢人
臣奉 朝廷之德意拯救生靈不以甘言而以實惠
臣安敢漫視 祖宗愛養之元元暴露郊原之白骨
乎 畿輔經春久暵春土焦枯近聞土著多拋棄地

故逃竄他鄉有田者且不得耕無田者安能得種倘
月間無雨歲必無耕土民百爾憂生客民萬難活命
牧者化而為奸細強者變而為盜賊撲一呼十萬
人登時可致黃巾赤眉之事不在異代而在目前不
在遠方而在近地臣即荷戈當關且憂內地之滋患
矣今時急著惟有賑濟原為戶部戶部之事而計臣
向與臣在 朝而議亦曾許諾好生一念諒計臣先
得臣心之同伏祈 聖慈登銀撥救容臣移檄薊永
天津等道查貢苦流民分別等次造冊申報今州縣
分賑煮粥以存孑遺倘有積蠹侵牟貪吏剋減查訪

平

得實拿究參處其遼生收附各庫世弁收附各衛俾
各得所以銷異萌空閒田地聽遼民耕種以為永業
亂離中保全性命以望太平此 王者無外之仁也
而臣愚可副撫恤遼民之 專命矣奉
聖旨遼民屢有首叛恤這所請銀兩准給發但須履
行查核務沾實惠不得冒破
三法司會審經撫熊廷弼跪下言職起田間復起經
略原議駐劄山海並無駐劄廣寧字樣卻都憲元標
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况屢奉 明旨內
云提審二字又有確據字樣公竟然不理今日必須

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抗 古如此反得罪于朝廷廷弼言職奉 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職下獄相爭多時王尚書紀說公不肯進部時錦衣衛旗尉暫時同到天仙庵住一日職等上本請旨定奪鄧王云請過王巡撫來化貞跪下言職苦職自知一言難盡袖取一揭投上鄧王云公必須還有在 朝班之日一躬而散 廷弼自上疏云今初九日法司會問職亦不敢多言惟是 前旨止于革職職猶一解任官也 後旨止于著法司問未有下送字樣也未定罪而先下獄未奉 旨而先赴獄法司

里

之處職與職之自處者俱覺有所未便夫法司待罪人之體與 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以重法司執法之體兼重 朝臣之體伏乞 勅下法司以便遵行 審案大略云封疆大臣破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鞠之日刺刺不休若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 明旨昭然即廷弼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可至今日移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表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略觀之比之楊鶴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

誅化貞而廷弼少及于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鶴袁應泰之心矣王在晉題湖兵私逃疏本月十三日辰時署中官官毛有倫傳報防守北山湖兵紛紛下山北山去城數里不知何故臣即傳監軍道袁崇煥查問併今總兵王國梁李東誠往諭始知為湖兵五寨司其大功李應魁向世爵田應封下目兵詢其故曰今歲 皇賞銀未給也正月四月錢糧未領也經管官剋減給數不能如數也關上百物騰貴糧薄不能資生願往京師就新餉也是以相約同行夫今歲原無 皇賞

里

明係托詞正月潰關而入錢糧尚可問乎四月饑及中旬安見其還發乎百物騰貴詎獨湖兵受困乎經管官扣起何不控告而乃相約私逃乎隨發 令旗撫諭招之使回于中有二千人創住其大半竟行不顧矣二總兵復差官稟臣招之不回何以處之臣知土兵最悍非言可諭即發騎兵緊追一面差官先往撫甯堵截一面差官往前路預備糧草以防追兵之困乏逃兵就猶則已不則立誅首惡正法各兵見騎兵邀截張弓露刃傷及人馬當被都司丘臣守備麻登雲即率家丁力擒拒敵首惡廖老留張友學二人

新首又戮傷數人各兵見勢不敵遂下馬跪稟願回原伍二總兵傳令止殺押歸厚派北山地方屯剽是夜西關外又報湖兵在飯店中因飲食起競殺傷一人十四日因安砲相爭又戮傷兵一名相爭相聞無時不有官告兵兵亦告官官被革而兵無主兵被創而官益驕易置總把則土兵不習于他將仍舊統轄則號令不信于三軍當獎兵之應調也脫巾于中路鼓譟于出關每遇朝旦川湖兵跪望望南而哭挑動各兵懷鄉應土之情平時勸募法今又結罪潛奔索挽軍律留之不為我用益重地方之憂殺之恐及

無辜致滋決裂之禍散之則各軍效尤釀成瓦解之勢處置之難無有甚于斯者先是遼民同清兵進關良奸混入人情洶洶伍有虛兵人多冒食事體不一鄉背各殊有所惡于此則動投入彼傍竊以逞其威雖出以爵之重道將之財既掣軍士之情益詭譎湖兵瞋目語難軍中謠傳為奸細引誘挑禍以激之變無本城中防範嚴密中堅不動兵不可撼僞貌者遂惕息而不敢前自非劫之以威四千人狼奔鼠竄永前騷然而京師且誠聽矣逃兵歸伍不終日而底定則總兵王國棟英銳置前李秉誠思威並用師武臣

之力居多焉此間卒徒叢聚擊擊易明當臣受事之初即小試強梁之狀為三軍榜樣萬一膽寒氣怯必入套中縮朒不能行法經略一日不可做山海一日不可磨西膚交錯于關外騷卒狂呼于關內安危之機主判清散之勢即成線索一提縣人舞弄乘易動之人心為挑撥之隱術臣於此而之奸究之人情矣向來兵驕卒玩五步之內不聞以動血相滅心神只想狂奔足跟從未着地有兵如此即百萬總歸無用國家空費金錢蓄兵轉憂釀禍當年數千里之征調是亦不可已矣乎俟疑事少定容臣一一清汰兵寬

常而毋裝五伍之虛名餉需增而毋蹈照鰥之積弊其必不可留者我操斥革之權其不堪久戍者旋議更番之法人心安軍紀肅庶幾長有斯土乎除將元惡首級懸掛號令其各營將官鈴束不嚴及格閱傷人目兵營軍中擬置奸徒究犯聽臣徑行革處外伏祈聖明裁鑒施行奉聖旨五寨各兵仍着原領官統轄其核兵足餉併法留更番等事便作違議行初湖兵下山奔竄擒其為首者鞠之云某鄉官有富招之入京保熊經略也某思此事甚大嘿嘿謹

之及聞郎報太僕少卿滿朝薦疏云湖兵臣郡辰
州應募者廣實失陽郡人在陣日久每以桑梓求
見臣故得訪遼廣失事之詳云云蓋山海耳目甚
多叛兵之言一吐便飛達京師先以微言隱隱
辨釋甚意甚深而予終付之忘言不然熊公必于
此時被彈太僕其能有完計哉

王在晉題參逃將照得廣甯之陷經撫道臣連問者
五而總副無一被拊揚者四五費策備無足青斧鉞
且東逃西竄未能就縛令人有餘憾焉 祖宗朝于
守邊將士責成甚重法律甚嚴今以丈臣比武臣之

聖

律甚寬且以武臣用文臣之法恐非 本朝立法之
意而丈臣終屬有詞率繇此道將領臨陣望風終得
不死而丈臣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其能賦詩逞虎乎
今在關武官多從關門遁入然有腐心刻勵以同報
効者其罪可原也有才畧頗優而未經委用者其過
可使也有備員奔走而未可責之以大義者其情可
宥也惟是因敗以為利借逃以脫身玩弄 王章問
不畏死非殺之則逐三尺可容寬假乎本內參總兵
連奇勲應說奪中軍難司王藩遊擊虛養才都司史
光裕分別議處總兵孫顯祖已經提問應追馬千匹

以達山海總兵實承武從人關即流寓于天津真保
之間應行使處巡撫押解來京水兵都司保世富當
拿問浙江領兵參將袁應兆應行巡撫拿解究問因
原遊擊陳愚直至令使中巡撫斬首傳至京師發
今奉

聖旨該部作違議覆

王在晉又參管關同知張文達任內放過軍餉七十
餘萬當量追銀一萬四千兩行陝西撫按勘產嚴追
解山海關為修城築堡之費

大學士葉向高等奏臣觀邊報遠人避難入關者至

聖

二百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扶持既有微
臂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
流民為亂殷鑒昭然宜令做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
量給資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為成熟亦
可聯保甲為戍行然須專官督理所需錢糧預為設
處既捐二三十萬金亦勝于坐觀其亂為費更不費
也來年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廣甯失事以來業已兩
月章疏如山半為經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宜
併未見着實料理言當做者即是不肯做之人言肯
做者又不必做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角意氣 國

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為禍甚于干戈盜賊今經撫已俱迷司司三尺之刑書具存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嘵嘵焉哉今日值料太急禍變愈生內帑所積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畫無計可施惟將十庫錢糧稍可緩解者盡行折色一二年以濟軍需其蘇杭各處織造自供應袍服及賞賚段匹外大加減免俟事平之日仍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絕征之無益亦宜傳示免解至于內府一應宣索雖常例所有者併行節省使天下又安何患無財有如危亂積金盈斗亦安所用至於目前緊要諸費不得

聖

得不有望于內帑者尚須給發以抹笑眉總之為天下國家計耳以太僕卿董應舉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撥銀十萬兩賑恤之

王在晉題刪冗慙貪疏竊惟朝廷設官以治事也乃官多兩事益亂蓋職掌分別無專成之効事權析則生推諉之端遇因違憲作而設多官謂藉衆謀衆力以存遠而遠卒為多官所斷送一事而互相議異必至為三年之筭一方而羣使其民宵旰夫九牧之嘆且設之官廩隸皆從僭募則體統輕違微之新地供應責其周全則物力弊靡給心紅等費門皂書役工食皆取足于新餉增一官計一歲所費可養二百餘兵且各分募家丁凡積壯多托身標下有事未必操戈以臨陣無事則徒糜餉以偷安將領伺文臣之

聖

臣極意阿逢文臣製將領之肘故為抑勒彼此牽合遠夷厥功今山海一片地兵至六七萬事事皆無條緒般般未有法程向來止一管閫主事一管閫同知即山不道皆為靡費何有于戡事司道戎臣介然處此從來無額編之供應從來無各處之人役建牙于藩撫草舍之間與馬牛同混混而已先是撫督二臣將官兵分為三部守護邊城中都屬山海道今有副使閫鳴泰在焉南部屬西路監軍參謀邢慎言北部屬遼東監軍參事袁崇煥此三道者斷乎不可少者也然錢糧草料之出納水陸舟車之轉運馬匹駝騾

之牧養須得一監司之兼督而甯前一路雖唐尉充塞侯西虜議賞既定擬發游兵哨守前屯而目前所撫之夷皆甯前受賞之夷則甯前兵備其何可缺乎張應吾雖經拒臣勦擬降用然當遼瀋之初失本官慷慨而直前比廣甯之既陷本官還回而殿後青燐忽驚遍野雖無保全疆土之功而黃壤猶存其墟要無失陷地方之罪時遭異變情屬可原似應免降以期後効再無遼東踵失而我未可一日以忘遼則西路監軍邢慎言應帶遼海東甯等處職銜遼東監軍袁崇煥應帶開原屯馬賊銜甯前兵備張應吾應帶

廣甯等處及糧儲馬政職銜登萊監軍道應帶海蓋等處職銜至于監軍之監軍及西平堡盤山路中路而路廣甯路及出使朝鮮而路監軍盡從裁減登萊監軍亦止存其一天津遼餉併歸兵備道似可兼管山海關府佐應留應減容臣並議停妥另疏題 請一年之間可省餉銀二三萬裁去各道家丁等役可養兵四五千此皆節浮省費之實事也

南道劉之鳳題今日榆關一線呼吸存亡專在于此守山海正所以守 陵京也欲保守得固須要人心站立得定臣以為欲固未固之人心當先明未明之

法紀如期經略王在晉近參總兵違奇勦縱王藩虛養才侵剋多驅明是猶鼠同眠以軍糧為私鑒總兵孫顯祖殺屠屬夷以報功廣甯失陷魂搖膽落于夜放要挾放軍過關奪良馬幾千匹搶刀弓天器挾攜戲子沿途歌唱總兵嘗承武冒餉幾千金廣甯既陷還留觀望似欲竊孫得功之故事都司保世甯詭兵冒餉縱部殺兵參將袁應兆領兵不肯出關偏見流丐充數虛扣行月二糧遊擊陳愚直業經部覆出關之日黃驥見究以此等武弁取士卒方且疾怨之唾罵之奪起而告許之不敢詰問尚望其能行法于行伍

五

而使就我約束哉人但之大兵之潰敗者起于法令之壞而不知法之所以壞而不振者因貪將之自壞而不能固人心也若不一一參勘即為處分何以振綱勦紀剔盡慝貪願 廟堂之上早計而力行之庶人心早知儆惕違事早知擬刷所全于危難者大矣刑科張鵬雲題職在刑言刑竊見法度凌夷至今極矣從來關外之事將軍制之廣甯之潰倘有二三大將提師督陣奮不顧身豈遂決裂而此而望風奔逃諸將與經撫同遼瀋失而逃之廣甯廣甯而而逃之山海則諸將較經撫更有甚焉胡以置諸將于不問

職方欲具疏特紆適見經略王在晉有查參奔逃貪縱將官一疏殊快人意抱頭奔來賊私狼藉而止于刑籍不適遂其奔願乎主將不固守如達奇勦者何以解于此律豈法可行于經撫獨不可行于武弁乎恐天下謂朝廷從此無法也

御史潘雲翼題稱河西清陷全連陸沉以至重之地處至危之勢當至危之時經臣抵關以來戮力助勤嘔心籌畫行將漸有次第據其前後諸疏天迫迫切累瞻艱危蓋有不勝之卵之形勢然之歎者皇上誠思以山海之勢若此奴酋之勢若彼幸不來耳來

五

豈有幸哉職為今日之計志宜定而不宜亂則莫若重地而守兵貴精而不貴多則莫若簡兵而練體宜重而不宜輕則莫若選將而任事宜實而不宜汎則莫若擇人而理山海斗大一城官如蟻集事若無若蓋雖官多以致事况今日不苦無官而苦多官不在官少廢事而在官多壞事此誠有見言言經臣測冗一疏謂違憲作而設多官欲藉衆謀衆力以存遼卒為東官所斷送語更痛切職目擊時艱中懷長慮國勢人心日見危疑机投之狀違憲廟算不改因循延緩之常握火抱水其何容已亦以眼前揀急之籌

中外實落之圖要無先此誠能防守力為圖維兵將大為整頓夫然後屬西虜方無玩我之心聯絡我朝鮮並聖効順之志又將在內一應軍馬錢糧甲仗火器等項動施不匱以濟急需在外一應修城濬壕建輝等臺等項明作有功以收實効則山海重地火泥可封而盡茲逆酋又豈上屋聖主來顧之憂哉兵科宋大興疏云竊為古者寓兵于農平居則為此間族黨之民有事則為伍兩卒旅之衆田野金廢之積蓄即征行士馬之器糧制甚善也今偷開一墻之外便為虜穴經臣王在晉遠見定識力汰冗兵所第

五

狼餉不貲見在實六萬派守猶虞不足誠于于近畿郡邑各練土兵數千以壯聲援節節設防處處扼要彼虜騎安得奄然長驅哉伏乞嚴勅各撫按督率守令勒期舉行所裨于防取征勦不淺矣

王在晉題擬賞諸夷其屬夷來守關外也始于罕索羅勢之窺犯一時聲勢甚大塞上人心悚悚皇皇若朝夕不能自保者臣差加銜都司閻守信通官王擒胡佳論又差番僧喇麻王三吉八藏遊擊守備等官張定王朝宗再往諭宣布皇上威德罕首幡然省悟懷我好音自云我家祖父老把都青把都白洪

大等受了 天朝撫賞厚恩五十餘年今遼東役勦
殺奴兒哈赤我頗出力報効發帳房三百頂傳調朶
顏林最大等帳房一千頂同去哨守山一關外此屬
夷守甯前之因也臣惟廣甯既陷百百里間虜騎充
斥路無行窩河西音耗不聞久矣自各夷入邊以來
遊騎來往遠哨連山皆諸虜為我引道甯遠城中卷
聚冊籍銅斤大砲皆諸夷為我買載米豆高糧漕輸
榆關人無枵腹皆諸夷為我搬運其最切要者撫標
燒造修築挑挖斧馬于山林各鋒仰于原野而不可
謂非諸夷力也株量大于諸酋中最稱驍雄而諸酋

三

亦咸聽其驅指戍守關外發蹤者雖罕字羅勢而追
隨者保衛之力居多但其初來也只言報効 朝廷
絕不道及賞之一字既則討獲風祭旗矣既又討獲
賞矣繼又討新賞討部夷月糧且欲比招募之例矣
夷性犬羊豁聖無厭臣等概不知允諸夷請討不已
四月十五日臣與督臣進諸夷演武場宣布我 皇
上德意許以舊賞其新賞與諸部夷之犒賞一絲一
粒一分一毫均未敢許夫舊賞者載在冊籍歲額之
撫賞也迎風發旗各堡軍民懼其蹂躪其飲之私賞
相沿已久亦舊賞也新賞者哈喇慎諸部台吉與朶

顏諸酋之子若孫向來無賞而朶顏之商婚于哈喇
慎者皆得稱餉不浪昔也如今也壯矣昔者卑今也
尊矣無者新于有有者新于多延垂顧朶顏相如也
曾何厭之有臣在惟新賞雖不可加而亦終不可裁
然終止者也卻落窮夷雖不可盡如所請而月犒以
樂其勞亦情之必不可終已者也譬之養鷹可以飼
然懷我亦可以驅去依人懷我則肯為我用依人則
將為人用至于為人用而天下大事不可復收拾矣
狼子終是野心鳩目竟亦難化一去一來介在呼吸
不可不慎者也臣度慮情形又度我時勢不得不惜

五

鷹為用又不敢必鷹之終為我用即終肯為我用而
我亦何可終恃鷹以為用斟酌於緩急輕重之間如
魚者之釣吞舟椎牛為餌投于萬仞之淵一入其口
欲吐不肯欲去不能而後操縱在手庶可以至其死
命而惟我所用雖然前鎮三陸環二千里隘口數十
騎虜在在皆可調入為我腹心之患莫當山海諸酋
之舊賞新賞部夷之移帳犒賞亦非虛擲不徒禦外
侮亦以杜萌萌也況諸夷之來也枕戈卧甲亦云勞
矣當宿風食亦云苦矣酬其勞苦量與勞微譬之飼
犬然投骨于地縱其司守而吠盜也脫也不投且有

噬指之虞已諸唐之來名雖恭順慕義豈其果初真心無亦利漢財物姑帖耳搖耳乞難于我者乎就其來而羈之為利甚易待其去而招之為費滋難茂克滿矣休首之死無足為異第其來也保復關門為王事而來也其歿也死于軍中為王事而死也借其効勞之名量示優恤之意使既獲我藩籬我亦何惜惟蓋卹其死者恤其生者亦今日當着第一着也

西虜運河西奔米經略復差官括各島存粮抵關軍餉不絕其夷人發遼民害藏米粟聽山永居民以布易之濕風濕米販濟遼官遼生壓流民入關者多零

五

量給關內難民俱各安堵其大將軍藏虜虎威等砲銅鏡遺械及衙門卷宗等件夷人俱送至取賞款虜獲聞聲勢大震收前膽攝亞築新城以圖固守遼將祖天壽向路海島亦聞風思附

河西夫陷經撫為仇其視中樞亦如仇各分門攻許晉以抗言取憎其拉經略也必欲置之絕地謂萬分不能自免也晉亦天心拚命慨然直任不請帑以驕其用帑之多不請兵以驕其調兵之衆不促餉以驕其耗餉之濫沙汰冗食以驕其用人之裸投局鼓鑄以驕其轉運之煩誓衆堅守以驕

其弃地之失大為時論所嘉與遂為羣黨所側目必欲與賊同事而後始快其夙心孰知彼蒼憐佑諸事瓦全獲遠罪淚其始湖兵之鼓亂本兵張公執訊戎首謂長安某某恥書情事甚確而子隱忍不發以消大譽於是妬我者無計可施而蘇撫拒稱行違襲其成事害其成功人謀如此遼事安得不決裂哉

經略設局開平委主事榮榮鑄造軍需就近取煤以省運費

南科徐憲卿奏稱年來最病痛處在多監軍軍多則

五

徒使將領分心於文移營積於迎合昔李郭不世出之將一監以魚朝恩而猶不免貶况庸將乎新推經畧王在晉雖不以揮霍嚙口凌厲示長臣知其品端心慎決不以封疆為戲者臣見正月間奴酋過河關上去廣甯有幾塘報斬絕購探無人令中前屯所等處猶未陷沒近報朵顏西虜俱往往牧雖曰借名守邊恐非特長久策則關以外我無一人一騎敢出矣此何等地方何等時尚不要為之計耶外陶胡先報奴子被殺或借以文其不能進兵之失而未必真報梁之垣鐵山島壞船不過為支銷二十萬餉之地而未

必確此總於違事交關當查催以助毛文龍之一臂者也

遼事實錄卷之八終

五

三朝遺事實錄卷之九

黎陽王在晉明初南編 男會葛稱萬浦較開

五月王在晉題接濟東江准兵部咨題稱毛文龍招集從義之士尚數十人久居海濱未費 朝廷升斗今日應量給銀五萬兩以濟其饋 勅登萊撫臣發福建領兵官侯銳同一王宣帶去交與毛文龍接濟應用等因業經奉 旨下戶部議覆臣知 皇上之厘念文龍 德意周至文龍有不感 恩思奮者乎臣奉 命聯絡朝鮮者也強任之初當通文告于朝鮮併探文龍之音信而有遊擊蘇其民加銜都司

卷之九

一 士民

俞書張攀向與文龍同破鎮江擒修養其父子見在臣標下臣即令二將同加銜守備蘇其國張五福於本月二十日給與月糧監費偕壯士四十餘人行令登萊撫鎮發船發器械同往臣移朝鮮國王咨併諭平安道咨內具言奉職奉 命經畧遼東前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欽奉 勅書內云朝鮮雖阻海外實聲教所暨應聯絡作我援助茲當蒞任之初擬合移會國王知悉去年八月 題差南路監軍副使梁之垣齎捧 詔旨宣諭貴邦奈渡海阻風深寒結凍避觀島門棲遲年歲今逾半載音問不通副將毛文龍

向以收復鎮江孤軍寡援退處朝鮮地界糾聚邊民從圖進取其得無振奮來藉資貴國援助良多惟是隔江一旅聲勢單弱進則必仗前茅退亦全須後勁狡酋雖陷廣寧實我叛臣為之內應兵未臨城連致奔潰非奴之力有加于 中國也然而西平一戰奴死者數千人積骸填域義錦等州百姓結壘北山死不降賊而寧前一帶乃我之所棄非賊之所棄今西虜款關為我設帳防守概未運銳以濟軍興胡越一家威靈天振少需整辦即議進具東西夾攻金望王國倘奴渡河窺關希即發兵以助文龍力國常制貴國久懷忠義欲報興復之恩須興問罪之旅別奴勢甚強養癰為害必肆侵凌併力勦除乃獲勝算其或察幾審勢未可猝奪保獲文龍以期後舉軍資糧餉火藥統砲萬惟協濟無德不酬請俟異日等因又諭朝鮮平安道云奴酋狂逞侵我 上國皆緣叛臣勾引潛肆憑陵 天朝一統全盛 聖主東乾 仁明先物聲施四裔似此小醜旋當殄滅昨歲副總兵毛文龍攻克鎮江因東寨不敵趨居鴨綠團聚朝鮮萬里孤志在興復惟王國率賓致順事大殫忠倘機遠可乘希振一旅以助 王師緩急所需百爾協濟

事平之日當圖報稱

皇帝已遣監軍副使梁之坦

宣諭國王久暢風濤敢稽踰海想 朝命既遠無

俟中言茲者差官通訊文龍預畫戰守特此附音等

因併檄監軍副使梁之坦副將毛文龍王紹勳諭令

同心協助去後伏念人臣之義交不出疆而臣奉

天語以移文于海外不敢不奏 聞於 陛下續于

本月二十七日有保定參將平四知營兵趙五自大

凌河逃回聞廣寧趙子有調過河東征討高麗毛文

龍消息則文龍之行藏動靜不可不差官偵探而俟

聞兵到彼恐致遭延夏月南風盛發過此則往來無

及矣臣正具疏聞于二十九日據專理遼餉副使錢

士晉塘報天啟元年十月十八日有廣甯王巡撫差

糧船六隻裝載稻米兵器送赴東江營內接濟毛副

將見接濟報到收淚為歡即令陳中軍當日交卸所

有印記實收存照等因該本道當拘白惟學并同差

守備趙成功賈天剛等隔別研審據各供報毛副將

自擒解終養真後南來舟師斷絕聲息不通一向在

于義州城彌申堡龍川諸處往來駐劄標下止有王

撫院原撥廣甯兵二百名并選難遣人十餘萬內中

挑選精壯數千作為義兵餘人寄住江東地方瑣川

固城安州定州等處兵士別無分毫錢糧及今十箇

月都借資朝鮮米萬餘石布千餘疋與士卒甘同艱

苦士卒感其忠誠無有敢忘江西舊有擺渡小船本

將俱收退江東奴散無舟可渡去年冬月冰堅奴于

十二月十四日提兵過江追襲十五日與毛將交戰

于林畔遊擊呂世舉中軍丁文禮戰死毛將力不能

支退保安州甯通奴亦撤兵回巢毛將隨還林畔遇

冬今年三月內聞梁監軍將到毛將帶領部兵前往

彌申堡于初十日相會遂用梁監軍銀二千兩充

兵餉梁監軍于十五日往朝鮮至京去訖參將王紹

勳坐監軍米船放回錢山住泊有天津畢巡撫所遣

應援參將管大藩等兵船在江東各處與毛將水陸

特角相機戰守廣甯王巡撫發來丁守仁等運船四

隻裝載糧石軍器俱照數收完外有登撫委官陳汝

明所押本寨糧船四隻裝載豆石守凍石城島適遇

梁監軍過海帶往彌申堡亦交卸與毛將但兵多糧

少人給斗升支放不敷願望轉輸接濟故差等米

文投遞公文請給兵餉以便相機恢復因附運船後

先到津等因三十日又准登萊巡撫陶朗先揭報朝

鮮國王咨稱奴賊傳書內云南朝十三省兵大會退

陽尚且失利國王留一毛文龍何益若不見與明春更有大于毛文龍者來孤亦不與彼相較只懼國王承當他國之事亦聽之耳又據副總兵王紹勳報稱三月十九日抵彌事望閣營隨幫停泊于次日毛副將帶領兵丁數百從定州而至營恭將駕差船數隻自鐵山而來合兵一處彼此應安國維防守及備詢麗人來據避難遑民等供稱虜寇向江東見我兵至此連日不見動靜今卑職會同毛副將管恭將駐劄彌事義州等處圍練相機行事以張聲勢牽制奴師為此揭報等因到臣看得毛文龍以二百人糾聚十

五

萬挑選精壯數千無報而聚兵過敵而不懼去年十二月奴急東攻故緩西犯人多以廣甯塘報為虛捏今始信其非誣矣自有此報而兵部之請銀接濟臣之差官通信皆適中肯綮伏祈再 勅戶部速發前銀解往登州渡海接應仍令登萊撫鎮即發船隻通差的當潰海員役同蘇其民等定期過海如王一甯已到即與同行未到令蘇其民等先往母稽時日一面令登州整頓舟師停泊近洋倘彼中有舉動即往協助朝鮮借過米萬餘石布千疋應差武職一員賞勅著差去使臣梁之垣宣 諭後集國王補還原借

米布仍 勅該國冊兵共圖滅賊再念毛文龍王紹勳管大藩兵集三哨五萬金文用不敷尚當續發以備軍中月餉從中協濟稔相相應庶毛文龍聲勢不孤心胆益壯而相機以謀恢復山海之安可藉其一臂之力矣

兵料米大典疏云兵必以堪戰者為實而無取充數按練兵之法首言練胆有胆而後遇敵不奔方可收技能勇畧之用自握符者侈言數多召募者務求足額如何練如之兵半空于七千之內安家之破冑難稽賈祥之矣矯擅于五百之外沿途之搶攘最酷而

六

淮兵之到東省者既不受登撫之節制又不聽天津之調援殊為二東應憂如是以為兵即有如林之眾何益也

王在晉奏泰何大僕云何棟如于四月初九日引疾起程與臣相值不過旬日彼此面會不過二次蓋初到山海百事如蠅非臣之疎棟如以冗極接談無暇也棟如何常有選兵三萬出關先據八里庄中前前屯之議乃云新經畧中各道之言皆執不肯從耶又云面告經畧經畧不以為然耶棟如 請告疏中有選兵二萬分據前屯中前專意訓練之說是時棟如

將行臣往謁之則已杜門不相見矣前屯等處因房屋破壞西虜充塞于途所差恭將周守廉遊擊左輔領兵哨守日往來于前之地此棟如所知者不待棟如之畫策也棟如難為視師督畫而事事徑行綱打將官挑選兵士勦支 帑銀未常受制于尚書臣初到亦未常有一事之掣其肘如城中兵馬可挑三萬將官承認者不下百餘員棟如曷不先自出關曷不請命于樞督直待臣至而後起超不進耶如東西二虜請和于四月初八日共圖大舉棟如有任事之勇受 朝廷之 命正當以身排難曷為于次日即

七

行而畏虜如虎耶湖兵欲往 京應募久蓄二心棟如又責革管兵都司張世卿田應封收用惡兵楊大勝等各營官兵抱憤且久又因棟如招集遼兵奸宄夾雜為謀臣測棟如掣獲奸細劉一嶽劉得功明言招遼民為內應他們向裡斫我們向外斫等語棟如具由移送于臣已自知遼人之必變矣一聞督畫啟行人得而甘心焉初八日半夜移書求救于樞臣樞臣復差人擊鼓傳書與臣會牌臣令三總兵多發家丁獲衛消此異變且令袁監軍統攝其兵臣等之愛護棟如可為周至于次日擁護前行離關既遠臣等

始得安心如此行境又安敢率兵于關外也湖兵恐查究根因於十三日將逃被臣發兵追趕立斬首惡二人又射傷九人旋復收回則臣已有疏 奏聞 皇上矣東西虜交構搶關之說不敢盡信其無有之或為小歹肯及廣甯之虜必非宣大朵顏之虜也奴酋用海船裝載遼人帥大兵十五萬要到八里鋪如此信果真臣等在關所幹何事乃寂無一語 奏報君父之前何敢以無稽之語輕噴 聖聰搖惑人心且棟如起行在四月上旬而曰四月將盡尚未放三月糧以致眾兵掃戈思還兵糧一日不可遲無陽月

八

不給之理山海一關聚天下之滑稽遊棍而奸細又乘人之輕聽請張奴勢以懼之露造流言以亂之妬人之見用雖賢必毀役人之機竅雖奸必錄是非顛倒流入 京都伏戎可慮今四月初八日過矣端午已屆期矣西虜到關已受賞矣而奴兵十五萬者無的耗臣深幸其言之不信也然其可信者則在山海關毫無可恃雖有智者亦其如何之數語關門如不可守罪在年復一年徇私用人敗乃公事而于旬日之樞臣無預焉先是棟如有疏謂山海關危如累卵非王在晉力所能辦棟如與臣同鄉非有風憾只恐

臣稽核其所用之錢糧先下一綱微機譏刺以為將來巧歸之地不知卿人存心甚恕無樂乎盡發其幽伏祈 皇上將林如用通銀兩發巡按御史查核勿以此事屬臣以來橫口之反詆守關一事臣已為棟如所料力不能堪並將其所舉文臣 廷推速代免誤封疆臣當造林如之門叩首百拜以謝其保全性命之德於棟如又何尤焉

王在會題閩門形勢疏臣聞兵之道以豫勝也豫之道以懼勝也足莫屢于登山而屢于履堙故苟競于步雖險亦安苟易其行雖夷必險臣之守山海也能

元

知懼而不知豫也以時且及而不可為豫也夫山海之防亦艱矣奴之煽禍攻無堅城戰無勁敵聲勢甚銳而又縶之以西虜也來不來往不往救非救寇非寇予之而靡厭其欲拒之而恐失其惟一以以防奴又一心以防虜可不謂艱乎奴虜交訐而又縶之以違人也縶之而非可違違之而非可違飛鳥有依人之意飢鷹萌攫食之思昔以防外今以防內可不謂艱乎內外多虞而又縶之以奔卒也善之以恩則玩樹之以威則怨同舟已成敵國蕭牆潛伏隱憂兵以禦患今且貽患可不謂艱乎內患正殷而又縶之以

奸細也始以疑而用間雖以信而生奸我不能得彼之情而彼能盡得我之情遠不在邇折近即在肘腋可不謂艱乎居新設之衙門事事草創守破殘之疆土在在顛危取控扼之人情時時防變收奔逃之魂魄刻刻驚惶器械盡已拋曳馬匹俱經倒換黃沙赤地閩河無草色之青羶土腥風摧林滿骷髏之白數萬人皆野棲露處詎任邪寒莫干問席舍衙棚曹無土壘草料無方可買而軍士竊以充薪物價凡百涕勝而錢糧更加節節閩上皆浮寓之民大家久已遠避閩前多散漫之虜虜甫又爾淪亡我惟幸奴之不

十

來一聞奴至恐潰散之形立見而離披之勢遂成此時即有孫吳智將管樂謀兵而疲卒不可使強敗氣猶難立振切以臣之寡昧無聞智能盡索者哉然此猶以人情事勢為憂而未談及地理也臣請以山海形勝言之臣所居者一掬之城週圍雄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連塹依城而築者亘延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沅濟連城極天無際虜如合騎登舟掛席乘風鳴漿破浪瞬息直達即以千百船橫灘泊岸直滄海之一粟而今所稱千百之舟師安在哉昔呂頤浩謂虜必不乘船而金蒲盧渾駕船直犯明州復犯温州臣不

效頤浩之愚以海為無足慮也。城北為角山，山脉從居庸古北喜峰迤邐千餘里，沿山設關隘以障朵顏諸夷。都蘭城枕之，瞻坦于山，是為邊牆，而峰巒更高于垣數仞，賊如憑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間，中關為關，乃惟喜峰、暖、錦、遼、緊、把、關、門、嶺，高于城，張弧決拾天，連城樓登嶺下，一城盡在目中。若架火炮樓，何能遮蔽高嶺有乘墮之勢？斗城如鍋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奴有戰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通貢夷之道，嚴遠戍之防，有西河為保障，何夷虜之

二

足憂而今且以為衝邊絕塞，此豈有形之天塹哉？不拔之金湯者，豈臣與同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夫敵樓孤峙，能守遠不能擊近，倘為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搏擊而我失其所控禦矣。有為再築邊城，從芝蔴灣起，或從八里鋪起者，約長三十餘里，北繞山南至海，一片石統歸總括角山及惟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為捍蔽第計費甚鉅，而民夫當用數萬人。夫國家為萬年不拔計，何恤一二百萬金獨是數萬人夫復招募于幾輔之地，薊永之民不堪勞役，粟米益貴而兵民益無所安處。

是召亂之端也。欲用兵為夫而兵不習工，即多加工食亦不願赴，且廢其操守，離其行伍，而虜騎猝米大衆奔馳有漢浸不及收之勢。封內城止有向南一面，從新整飾而東西北三面皆寒雲落，落俱未修築，羅城敗羊可越，尚未增高，而乃舍近圖遠，似非得策。然外牆畢竟當築不築，則關門必不可守，此非旦夕之功不可若是其幾矣。臣子身任事知危不避，見險不懼，新溫高以警鼓血郵支以桑鉤決，不以虜遣君父，惟是地利人和全無倚藉，直抒情景，竝無一字之欺。一言之謬，倘夷鋒突犯，櫻城莫禦，使時百喙亦難

十二

自鳴身命所不必言而社稷為重，臣敢不謹聞宸聽為先。時內備之計，我所未為，內備之計不在募兵而在訓練，實在之兵不在添將而在選擇有用之將。夫兵之難散也，甚于招而將之難知也，先于任。今徒以名取而不以實求，則夫人徒藉兵之用而不虞兵之患，則釀禍。京師有募兵之令，而邊軍募地從之，邊軍逃而缺伍，又牽引守關之士從之，彼為趨利，此為避害，人情有不樂。京師之安而樂邊塞之危者，乎有不願就長安之新餉而就邊隘之九錢及四錢五分之餉者乎？今於密永俱有增糧之議，萬一永增

不得違軍立潰則 都下之招兵為之萬夫也添一
官增一官之費用其費在 公家添一官增一官之
役使其苦在軍士營路積弊一經查閱巡視先料公
費差舍差官祇奔波驛馬 令旗令前但驅使錢神
威愈嚴而愈添狐駕之焰體愈峻而愈藏兔窟之奸
尚方之劍雖利不能斬斷藤蘿今而後始知冗耗之
繇而鑒清離之轍蟻聚烏合之兵即為狼奔獸散之
兵雖多亦奚以為蔚永之間通津之地流民叢聚腸
胃久枯至宜令彼處撫臣消萌禍患 犖數之下贖
伏奸細李永芳孫得功之黨廣行間諜窺我虛實人

十三

面獸心妖言鬼技暗中結誘挑楚兵之急走致西虜
之乍驚訛語聲譽與孝情滿沈陳 有捐金之智趙括
無膠柱之聲詰奸之今宜嚴緝奸之案早結 朝議
息而邊患息庶可救危邊之一線乎臣董沐拜十惟
聖明少垂鑒焉奉

聖旨封疆事重卿還悉心籌畫防禦餘著該部議行
吏部奉 旨給事中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
廷宣原以言違事降調今重言既驗併給事中郭羣
亦因違事降處都准復原職 山東鉅野縣白達教
頭徐鴻儒作亂流劫曹州鄆城縣城等家掠鄆城陷

破鄆滕夏鎮大掠河上有賊人四箇號四大金剛
王在晉題發水兵今邊塞之兵習駭習玩事倣樣
種種效尤一人詳則眾思詳一人窺則眾思窺一處
增餉則各處盡思增餉僻處且然何有衝邊內地且
然何有遠戍自援邊募兵未嘗得兵之用而海內受
兵之害極矣人思添兵而臣獨思減兵以苦兵甚於
苦虜也御兵難於御虜也彼登策所急者水兵耳陸
兵安所用之臺臣之往募也謂江淮之人之習海也乃
見海而惕望登而避懼奴而縮萊州原非衝海駐兵

十四

於此恐至登而受巡撫之節制也無節無制之兵可
用乎恐至登而屬聽兵之訓練也不訓不練之兵可
用乎恐至登而乘船出海為奴所攻為風濤所泊也
不習舟不習海之兵可用乎廷擊孟淑孔者臣不知
其何許人市井梟棍竊非分之官階社下中郎這凌
人之氣岸抗閭外之專命不往不來邀 天子之憲
臣不忝不謁器械衣甲銀每名已給八兩朝云赤乎
空券安家銀每名已給十兩何以思歸若渴東兵之
放班起於防汎防汎者防倭也倭非汎不來汎過而
兵可放奴若來豈待汎乎有兵無餉撫臣不得已而

放坡土著之兵或春來而秋往調授之卒或此到而彼回若夫應募而未者則為常川戰守之士彼處未嘗有更番之兵此間安得開放坡之例四方為合原無統攝誰能違其既往必其將來 朝廷費幾計金錢二千里召募未到登州一步此兵緣何而招未見撫鎮一面此兵緣何而返據云勞瘁已極辦關入夢豈山海之兵不勞九邊之兵不夢耶此說一創邊關解體領兵官不斬而吳待焉今時畏兵如虎曰新虞其變也獨不擬楚兵乎彼土司之兵也不知有朝廷之法者也足南動而臣之令箭已及於前途矣遂

十五

兵戡於前進兵驕於後當日如用火炮一擊四十人立戒養粉臣不忍為長平之坑僅為臺街之示歸伍之後復擒領兵土把鍾天衢膏 尚方之劍矣彼以如熊如狼之衆兵數逾萬俛首就縛何有么麼一孟叔孔以監院之官自相雄長哉若江淮應募者多係臣鄉人聞風城附原非強敵奈何賦視之今惟有離羣散黨分發青州武定以防海發春安以防山發濟甯以防運發臨清德州之間以防入衛老弱充數者以漸清汰各兵如不願往發回原籍嚴追安家衣甲銀兩如狂運作亂則逮其父母妻子繫之園中並淑

孔先行削藉倘不遵號令則着巡撫總兵等淑孔到京處斬彼不受或於二百里之撫臣定不受制於二千六百里外之經畧差望名器不可以假人威權不可以下達彼徒手之兵且挾之以自衛敵於鉅戰叢中取悍將驕兵之首哉登州之添兵也為三方並進也今廣甯一方已無進兵之路矣徒欲取勝於登津舍夷而就險舍實而就虛此為不得已之數也毛文龍固請兵矣而欲江淮之兵接應陸兵不能沉海登萊向苦無舟此又未必然之事也今而後東三郡止留二萬之水兵八千之陸兵而舊營仍存其額則戰守

十六

可支而供輸易辦茫茫大海不能化龍騎為遊騎戰馬其猶可省乎伏祈 勅下該部議將募臣游士任所募水兵三千駕所造船隻及時渡海再查江淮陸兵中有習水者量行挑選接濟毛文龍協力以圖攻取餘議分發各地方防守仍節浮汰冗無貽地方隱禍其遊擊孟叔孔並行議處庶邊兵不敢比比例安登萊即所以安山海也

昔為經畧者只米增兵晉為經畧只思減兵游侍御所募之兵東即不能渡海以禦奴西又不能勦賊以平妖梟弁如孟叔孔者擁兵自衛不事調度

晉發情言之而 廟廊之上平平應之 尚方之
劍雖利不能行于節制之山東委金錢以填豁壑
令人有餘恨耳

王在晉准出鎮行邊總督王象乾會稿三月初二初
三等日據撫夷遊擊朱梅報稱哈喇慎大首罕率羅
勢伯彥黃台吉等差中軍打戶歹彥恰等又而朵顏
衛屬夷三十六家酋首遠不的煖太等先後各帶領
兵馬於甯前中前等處列營駐劄為我遠去哨探為
我送還東來回鄉人口為我馱負運送器物若柴木
米豆踴彼自為興販而關上地扶人聚薪桂米珠諸

七

夷薪米源源而來正濟軍民一時急用自山海至連
山數百里間西夷趾錯於道臣等與諸虜約銜鋒勒
尾特之角之因形制勝先據者僧所報罕字羅勢願
自出帳房三百頂又傳屬夷共出帳房一千頂為我
哨守甯前一帶地方謂是 皇爺肉邊牆語非虛也
朵顏大酋穆澤大偶爾物故諸酋煖太遠不的等皆
其兄弟子侄獲長北歸煖酋論其二子夜不收下他
什力曰 朝廷養我二三百餘年我生你二人一
場為人當盡忠盡孝甯要名在不要人在臣等於撫
賞時進而詢之皆如前語皆以忠孝自警語意恭謹

雅馴不類而夷人一既赴赴程程之意固自躍如臣
等給之冠帶傘蓋賞物慰勞而勸免之諸夷數數喋
喋又告討新舊賞物臣等再四思惟舊賞載在冊籍
其當與也無庸多費新賞則哈喇慎大營各台吉之
賞與朵顏三十六家新婚於大營號為倘不浪者之
賞彼皆領有兵馬出有夷帳以忠順為名以剿逆為
詞堂堂 天朝撫育萬邦何可不少澆涓滴使幕外
僮僉之羣誼濡於 皇仁浩蕩之中乎守邊夷人移
帳攜家裹糧跋涉數百千里遠來能不仰給於我雖
不必盡如所云照募兵例安家行報衣械馬甲之類

八

但其來也為我守邊而米 為我出哨而來也 中
國募兵人費數十金猶且時索犒賞時索厚餉一或
不繼脫巾呼登可獨新於外夷呼臣等較量於緩急
輕重之間計之蓋已審矣不然諸夷之來也已逾兩
月顆粒未果其腹中雖未破其身猶然哨守如故雖
內地齊民尚且難之語云無衣無食雖慈父不能保
其子況外夷乎逮其勢極情迫明以委我而後增之
患不由我而彼亦不以為德其於 中國取夷之大
體亦堪哀矣臣等數四宣諭諸夷遂於四月之三十
日寫立漢字番字罰約合同令諸夷踴躍說誓永為

遵守五月初一日臣又與經臣及鎮部道文武諸臣同至歡喜廟迎諸夷而諭之使得各盡其意可聽者聽不可聽者姑存之可從者從不可從者姑已之譬之養狙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非兩也而狙有喜有怒狙公雖善養狙不能不賊狙而今養狙喜而無怒也以小喻大今日之事例賞固斷斷必不可靳者也諸夷既聞宣諭怡然色喜寂然無譁歡呼羅拜真是胡越一家而煖太二子隨從漢官威儀率領諸虜望闕謝恩諸部夷人環而里之靡不願其酋長早來戊守幾幸如煖太二子而得與冠蓋之榮者臣再難保

元

障固要在自強何至藉資諸虜而好音之懷亦昔人所不棄彼之來也既抒款誠以內附我之撫也旬宣駕馭之當機雖賞以金帛不無少費而我得乘暇簡練兵馬修築臺牆製造器械收輯人心當震風零雨之時為綢繆牖戶之計期以剪滅逆奴雪恥除兇酬百王而報千古此塞之矣況環前鎮邊牆二千餘里大虜屬夷處皆是比隣結駟聯鑣在在皆可闖入今日之撫使諸夷既吞我餌如剛夫然臥護羅下不獨安遠左實以衝前門不獨藉資諸虜實欲修我內備臣惟此事輪紆寸衷不啻一刻九迴料之停之

必不可已而後敢陳於我皇上之前者也先是臣具題留督臣撫虜欽奉聖旨着就近撫賞事畢還鎮今諸虜雖受漢索而聞虎酋欲率眾前來討賞虎酋為虜中之長其族繁其勢大如之所懼在慈我若結愁廣富終非久居之地聞可守廣寬可襲其舊賞必不可裁但舊賞甚厚與哈喇慎罕字雖等之賞不同請說調停非督臣不能辦此督臣雖曾還鎮倘開門別有聲息尤望皇上勅督臣刻期到關主張是事臣自知才不如人而同心協力彼此相成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再照廣既陷羣情潰散百

二

事支離督臣獨力當關撫臣接踵繼至房謀杜斷待危定傾以收人心為主以安杜援為說臣至聞而始知二老臣之功大也昔連乘廣甯廣虜止崇一路而東夷狂逞西虜合縱山海永爾之間各禦分路非督臣樞臣多方劑量則山海危於繫拱而西協同於漏卮今諸虜立盟耳為我守奴酋聞風惕息馬首欲東歟虜一着雖萬萬不可時而各隘無虞我得藉此以圖修築此為行邊視師之功而臣則隨二臣之後因人成事者也至於司道各臣嘔心籌畫竭力講藝出塞各員役首犯虜鋒如喇麻僧王三吉八藏如街

都司守備閭首信通官王擒胡等出入虜廷如遊擊張定守備龔秉正黃應節武成都興宗通官王朝宗通事探察等與撫夷府佐將領等官隨事故勞固其職分然當茲草創之初又值顛覆之後鼓其向往以收羣才按之時勢亦事理人情之必不可已者容臣等查明量行叙錄伏乞 勅下兵部施行奉

聖旨這政虜擒賞併經督控取等事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御史張文熙疏稱山海一牆之外尺寸非我有矣試想廣甯不守之時是何光景風鶴一驚舉朝竟震上

三

公車者但得馬首回南勝似春風得意點聞中者一聞燕臺遠驢不覺泣對牛衣借差去國者望眼欲穿苟出春明一步即為放生之場當事借者者手脚徒亂求緩長驅一時延為延死之著試想從昔何意有今日也奴假我以可為之時我終日為侍覲之計職以為有為莫若同心同心莫若做實事安插遼民專委已有人矣而嚴構奸細一事必慎必勤勿使數十萬生靈懷反側之心亦是安插之實者也欽和西竊廢已有方矣而嚴備喜峯等口分將分地無使我堂堂 中國終落天羊雲霧之內則亦經畧之秘計也

山海整頓無調兵請 帑之事內地已安 京師有講學之會此疏提醒人心

南道王先成奏自用兵以來經畧凡五六推矣竊謂國之罪閭部臺省均當分過三路一敵神氣盡耗河西一陷元氣盡亡袁應泰亦沉潛有謀有鑒十熊之被參也遂不問長短盡擒之而不顧解經邦素亦饒有經濟因激于戰守之爭也遂不敢叱馭甯棄官而不恤今王在晉往矣臣謂宜專任之前從葛藤均當割斷無預為責備而使日與人在晉直前據當前人之是者仍之不必矯之為非前人之非者

三

更之不必矯之為是虛心做去庶先有濟想廷弼自出京至入關無日不上疏照顧人情尚無暇而暇理秘守耶則在晉之當專任可知或有應議不妨書劉秘書何必以封疆為作文之題目而聚訟無已時哉近讀賢畫何棟如疏恐將來與經臣又不相合熊王故事 廟堂諸臣蚤為之討遼則噬臍無及矣王在晉請接濟海外疏云建州奴之巢穴也新略之遼陽奴之浮囂也奴之巢穴之所為家者也人情莫不顧其家今欲從廣甯攻之廣甯為所得矣欲從登州攻之旅順為所據矣惟朝鮮達奴巢為數近今

有毛文龍在馬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兵法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憑鴟鵂之險居隔江之近文龍得其所矣奴欲長驅而肘腋之間有警焉馬奴一動而毒發屢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元命者乎頃有真定人莫興居牛庄許久適歸迎國臣詢之備述奴之畏文龍甚也臣使文龍以率其尾率西虜以控其頭奴必蟄伏龜縮保郭殿以自完臣得乘暇時畢餘力以圖整頓數月間以恩義結人心收其奔北之神魂以威令肅軍伍消其蟬蟄之意態裸體者有甲冑以遮身徒手者得干戈以禦敵算

三

傾頽之雄礪銃砲不驚肉峻嶒之馬骨駝駝可範奴即來臣亦有所恃以無恐哨馬日往來于前屯甯遠之間擾其耕牧出關三百里田無五畝賊不得報進無可資退無可食奴將棄廣甯而宣河以守我即不能長有廣甯而西虜得之猶勝奴之踞之也如此則遼境安而國家安矣再審差來守備董世昌于總蕭王麟等稱去年八月至歲臘渡江者十餘萬遠人廩不食朝鮮之糧每人每月給米三斗至六月而止則六月以後之糧須待登津之轉運而大海之隔運米甚難問其差官若齋銀到彼亦能轉達國王買米

一面檄登萊天津萊蕪米粟往彼接濟一面再發銀兩往彼買糧本官又兩次具詳並請火藥軍器臣移咨工部速行造辦隨船附帶前去獨登津船隻不能猝備有兵無船有米無船耽延時日恐至失時誤事是在彼中巡撫多方措置以濟軍興戶部治餉工部治器登津治舟隻兵糧以夙夜匪懈之心為同舟共濟之誼庶窮海之孤軍有所託乎朝鮮風稱忠順瞻我兵民貨我粟帛若非 皇言之慰勞安望好義之有終 勅諭褒嘉仍施 予養似不容已至于獲功元敵之臣應行監軍副使逐一查數明酌生者紀錄

四

陸費沒者優恤加 恩激勵明而後人心奮而海外之功可成矣
經畧復廟鮮國王咨為軍務事准朝鮮國王咨為照一自遼路斷絕消息難通奴賊形勢 天兵進退了莫聞知舉國臣民徒切憤悶西望雪涕今准來咨始審 皇上赫然大兵齊集約期舉事共圖勦滅若值王師東出遼遼遼域敢不鼓動忠義同誓共憤追作聲援以用犄角之勢等因轉咨前來該本部院看得奴酋恣行兇暴惡貫滿盈我 朝世守封疆決難輕棄待下聚集大兵擬圖恢復惟是奴之巢窟密邇責

邦總兵毛文龍駐兵近地遙隔大洋登津應援猝難立致張大兵咸受整義旅防其巨測濟其不逮俾偏師遠泊守能自恃進可圖功幸有與國是資賢王永賴念我遠人流離飄泊身世如萍終朝憂喘借食米粟郵傳供應來往滋煩雖軫切于仁賢或取憎于邊吏惟虞虜患不伐賊謀賊勢益張彼此受害王宜戒諭邊臣同心禦侮全我避難之民杜此孤屯之侶始終不斷夫極援將來自展乎報國再查王國移咨在去年六月今將匝歲而尺一始達于中華頃亦走復浮海咨會責邦風汎難登天涯云邁今昔宣心祇于

三

協助倘師徒合一立珍俟偷王國無肘腋之憂中朝有唇齒之損茂昭義順併著功能惟帝優嘉於昭簡冊幸布鑒如務竟其成為此咨去煩為查照施行王在晉題築城據山海分理軍務主事沈榮會同各道聞鳴奏張應吾那慎言表崇煥贊畫軍需舉人孫元化副將孫諫參將施洪謀等親出關外相度築城地面估計工費等因該臣看得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有中之產必高其垣局其門戶豈以九鼎至重而屑越視之龍之神在淵虎之威在山不測不山則人以為可狎其居使之然也夏商有秦華孟門之

險漢唐有清巫秦麗之固至于宋而立國之規模弱其然猶有天雄軍其北之河經其南陳師拒河可遏奔馬而今竟何如者遠左陷而神京所恃一關而此關北倚角山南濱大海城系于山根海益之間闕落于高嶺長坡之下臣前疏具陳形勢賊如踰層峰偃樓以俯瞰又如踰高嶺博賴以馮陵仰而承其矢石近而當其砲銃堵禦不能周身介胃何堪擊侮其待雲梯高架而守者必神伍膽奪矣故山海必非易守即守而半墻半壁必非可恃勢不得不于關外再築一城初擬築于中前所築地面遼廓難於接濟物

三

料堆積難于搬移人夫運雜難于安頓工程繁浩難于稽查臣與諸臣再三酌議循行詳相度地形無如八里鋪者蓋關門南北邊長十七里而後角山寺繞而東又山城二十里山城高低起伏隨其巖阿茂葉周遭折今傍三道關起腳達迤至海蓋地築牆建臺結寨造勞房設公館分兵列隊守望相助不惟十七里之危邊前有障蔽而二十里之警訥昨呵大半收括囊中歡喜嶺在新城之內兇高遠眺賊來而我懸鏡以睹其形矣夫非常之原不可語于黎民而道傍之舍每至淆于眾議成大事者不惜小費是役

也功成有十二便焉關外有闕牆外有牆賊不得輕
觀我使一民棄田不稼我收之邊內必復業耕耕便
二無旱色馬不放青今關外數里值堪享收便三
移兵出關內城安堵居民得窺其虛使四兵屯郭外
臨敵局圍奔逃無路便五土民聞警重城層層謹護
俱有固志便六互市夷丁漸移遠地不至逼關便七
中前所聲勢聯絡人益肯居留為外護使八芝蔴灣
去城較近可以扼洩使九城市寬廓商賈必集物價
漸減使十哨探之兵外城可納賊至不驚便十一款
關之虜我能自立消其叛心便十二有此使益不復

三

不為一勞永逸之計計招募臣惟撤永屬之民願赴
工者子來趨事勿貪派以優之各營有遣兵勤其出
關應役給工食以安之計安插則搭棚八里鋪逆廬
可托宿也人衆不能容則分其半以入羅城營幕可
往來也計物料則打柴開鑿坑磚斷石以次舉焉
土掘壘灌灰墁頂以漸及焉綜核則有四道臣調度
則有主事沈崇料理饒臺則有督畫孫元化專理則
有副將孫諫余將施洪謀魯之由金冠等總官錢粮
則有永平府同知徐廷松等分管則有將官侯一品
廬養材李價等諸臣臣則時時往聞工程以稽勤惰

蓋關內關外工作一時併急如脩舊邊則磚灰石料
累砌加堵悉責成于班軍幫土築口建鋪造厰則青
成于守堞擺圍之兵皆優厚加其工食而後匆忙可
辦工程當百施百廢之時為極冗極難之事江沆氣
喘手摩足蘭物料金無一備器具靡不從新人人有
驚瘡之形刻刻如焚渴之狀豈待 廟廊之上申嚴
功令而達臣始之所趨事哉目前至急之工第一為
脩舊邊加堵探其次為造窩鋪造營房然舊邊難葺
而人以為未足恃也則又莫急于築外城如此興作
非財不舉估算工料約用銀九十三萬兩而雜工所

六

費稿勞獎賞之需兩載為當此三空四盡之際 皇
上自為 社稷計伏祈 允發 帑金陸續解赴山
海聽臣及時鳩工辦料並圖興築此城一建則關可
守俟明歲于中前所再築一城則關可固關門固奴
必不來即來我自有所憑依賊亦不能得志如此則
歸羞不驚 度屠永奠而 皇上未顧之憂可以少
釋臣赴關不請兵不請 帑擇其至緊者方乞 恩
于 皇上而事之最急莫尚于此年來為東事不知
費多少金錢未占實際而關門一片土係四海九州
之命脉此項實在工夫為千萬年不朽之事臣于錢

糧分毫不敢經手動支必徹道府經歷幾處衙門在
在有案節節可查工成之後聽巡關御史查核奏報
以清靡濫臣才短于防邊而心切于報國備任事
一年清查節省便足少資築城之費必不漫焉以負
朝廷之委任也昔史起之引漳惟累王之獨任乃成
其斷光國之留田有漢武之萬信遂奏其功聖朝
一統全區詎宜以尋丈之墻垣委之殘兵奔其僥
倖於嘗試非忠臣之謀國亦非聖主之自為謀
也西虜受款關外各城堡俱收復明兩至廣甯界
戶科周希令題稱欲固京師必須山海據險于遠

元

以聯絡二鎮莫若從中前所海口直接薊鎮黃土嶺
止依山險築計工僅十七里皆據險而建可脩城而
守其茂林豐草皆我所羅可以置後邊兵將星列其
間使無逃必為死守之蘇灣退根以給之底免輓輸
之勞退可久守進可漸募計無出此者乞急初經
臣央計廷臣担當陛下不惜四五百萬之金錢以
固金湯以圖恢復不待職言之畢矣
兵科沈應時題稱臣聞衛京師者邊關為急今遼
東失而外邊失矣華夷分界盡在山海關頗聞關門
形勢歡喜藉高于城樓而角山崔嵬邊牆遠山阿峯

密特出其上是果可守之形否加以邊牆單薄離城
低小盡危道也非亟為增崇壯麗屹然有難犯之勢
不足禦虜長驅此目前至計倘河東河西未易猝復
欲恃山海關為正邊必如經臣王在晉議武從芝蘇
灣或從八里鋪築起邊城約長三十里北連山南至
海將一片石角山及歡喜嶺一繫總括已羅足為山
海屏蔽一說也又如同官周希令疏要從中前所築
起直接黃土嶺尤為詳密周備三議皆百事不拔之
計亦一日不容緩之計也費誠浩大但五年來邊事
倥傯金錢費千萬盡委泥沙誠得乘西虜受款為我

元

防守之時早為區畫而國之後來兵有所恃而不逃
民有所依而無懼邊疆安京都亦安矣他日徐議
恢復亦為有基恐不得惜小費而忘大利也
視師尚書張鵬鳴題稱臣在山海關查山路數至
南海口勘驗極確其增加城牆挑濬城壕建築棧臺
引海水至北角山皆極緊要事見今題脩臣前疏已
詳悉入告近經臣王在晉與督臣王象乾議在八
里庄東築外城尤為要土至計已蒙諭旨諸路工
程視其衝要議建視其顛壞議脩其皆萬不容已者
如議脩築以壯金湯之險而蓄虎豹之威邊關可以

永固 京陵可以安寢矣

兵科顧良佐題稱 國家定鼎燕京而環以九邊

祖宗良有深意大都漢唐故事欲令天子居安思危
自為守也然政漢之都咸陽也去匈奴幾千里唐之
都長安也去回紇吐蕃亦幾千里自金遼覆沒以來
山海一牆之外通秦腥羶 神京左臂業已中斷自
關以西平原廣野並無雄塞鐵壁可扼奴騎而賊之
項經臣移職書云關外高嶺三道環抱羅城登羅城
之樓望嶺樓失其高而嶺居其上虜得吾大砲甚多
萬一恐高而擊誰能駐足至于角山則崔嵬峯峙堵

三

為巖牆上則統壁山下則落山險具在奴而不在
我形勢如此大可寒心經臣議從三道關築一邊牆
以至于海初為山寨衛以統樓以為防守先看待來
年內城工畢再集班軍于中前所築一邊城再添一
重鎖鑰大都採職同官沈應時周希令兩臣之言而
兼用之如此巨畫不減金城方畧獨恨其不蚤耳令
業已報興工伏乞 皇上多發 帑金責令經臣赴
時修築勒限報竣是在當事者要為履行萬毋秦越
視之泄泄應之也

戊辰王在晉任本兵疏稱近因南京兵科給事中

錢允穀論樞輔孫承宗逐臣在晉而為重將權之
說盡付馬世龍全無實着等因奉 旨嚴切以致
承宗疏辯諸叔前事數指臣名雖無抵毀之詞然
而枝節橫生藤蘿糾結臣生平出處所關安能默
默已耶當天啟二年廣甯被攻攻陷軍兵盡潰山
海關門四晝夜不聞軍民潰入者且二百八十萬
矣于時京師鼎沸逆過訖傳應 朝官吏未裝思
奔會試舉人移寓出郭勦威請兵而自衛商民棄
業以逃生臣猶憶雪中傳出 聖諭朝儀雖亂舉
動失常是時 廷推經畧督兵崇虜誰敢身任有

三

三疏以求剗免者諸臣集中府會議同詞舉臣以
往臣數曰 國家養士二百五十年無人肯赴
國難不幾辱 朝廷而羞當世乎願以身殉舉
朝壯之盡人情之不意至今尚存食息于人間談
兵說劍以備 熙朝之 顧問曰憶遼難初起銳
不可當任遼事者不以山頭望廷尉即以廷尉望
山頭沙場之骨峭嶒嶽底之寇落威微 天之庇
藉 國之靈以有今日豈非厚幸哉臣之抵闕適
當潰散之極事事無中倣有人人縣死得生哉留
逃兵手無寸鐵身無片甲百凡料理從新整頓革

顏垣飭戈甲煉火藥造弓箭銃砲建行伍營房先
款募顏後款虎墩收復關前三百里地新次屯守
邊境恬然人心已大定矣衆議關前歡喜嶺高于
城樓賊至必憑高衝擊乃卜地于八里鎮築外城
收歡喜嶺于內鎖三道關于前科臣周希令議費
四五百里金以固金湯而科臣沈應時亦亟議築
起邊城為山海屏蔽臣微道鎮估工計費謂須銀
百萬蓋併造衛舍築銃臺建營房之費盡入估數
中臣以為多故批再議未幾而樞輔自請行邊矣
至所謂八里鋪太近當築甯遠窟窿山其規畫在

二

關門二百里外而迄今無一磚一石之堆積也兩
議俱罷而督師王之臣去年議築芝蔴灣去城十
九里折衷地面亦祖臣之初說耳無奈道傍之築
各自無成而山海無重門深局之勢深悔當年浮
議之實訂敗乃公事也樞輔還朝初疏並無一
字譬臣且謂經臣不可缺易臣甚感其相成之雅
無何忽有旨敗臣南樞臣不知其故而樞輔承
宗與臣交代矣臣回未幾聽兵江應詔亦回馬世
龍登壇授劔率意與兵變亂成法兵無不虛餉無
不耗將無不貪臣初議止用兵六萬馬萬匹欲情

舊遺餉以養兵乃急議添兵十四萬馬數萬逆竭
海內之力以供餉功既無成財物大匱抑河之敗
止存兵五萬八千即如樞輔疏以十二萬言此六
萬二千之兵歸于何有非失機臨陣則虛藉掛糧
世龍百喙何能自解也還臣債違事失違種未
有陳朝廷之紀綱者乃世龍輩金一八紀綱從
此壞矣世龍拙于料敵巧于逢迎其附聰明急
用之于數公盜餉明結逆增暗操朝廷而又有
滑稽詭譎游揚變幻之茅元儀藉先世之餘貲為
權門之結納舌夫如火草底藏鋒投頓營陞賞緣

三

未遂生情羅織誇酒洋望臣為本兵痛心于虛兵
虛餉之常懲決念于去詐去貪之是急五月十五
日有邊事日虞潰敗債師尚屬通誅一疏糾恭世
龍元儀為舉朝公論所快世龍以敵國之富元
儀以通天之智二人之怨密深矣臣又疏奏關內
道張春更增一敵結連奸弁神視保留營幹構黨
興讒必欲移本兵之席以陰售其私臣一身真成
孤注矣臣讀樞輔一疏謂臣先年抵任屬道未崇
煥及兩贊司移書故輔葉向高言王在晉去關八
里以一百萬之費築二十里重城羣議聞然欲臣

批開一閱等語夫所謂牽議聞然形之章奏者即周布令沈應時之疏也二臣謂城當築並未謂築城當止今自樞輔一聞城工罷矣錢糧未動臣可無言獨是築城一事係監軍閻鳴泰同袁崇煥及二贊司相土度地計議詳確而後奏聞安得有後言以聞于舊輔也如舊輔必欲聞城止令科道一行足矣何必聞臣之親往哉皇上命臣與袁崇煥同心受事而此疏若挑之隙所係于交情者小所關于國事者大臣不得不剖析明言以白底事之無他樞輔之疏不至臣不敢借事生情自

主

有此而臣不安其職矣臣之歸計決矣此生何日以報皇上之恩得君如此時局自不能容與言至此可勝長喟下情耳昧請懇伏祈聖明裁察焉奉旨覽奏舊事始末自明遵彊多事卿與督師正并胆同心共國戡定何必以浮言介意朕前已面諭不得再陳焉世龍如何久不達到着法司勒限嚴催崇禎元年九月疏

按南科錢疏奉旨孫承宗偏任貪將致壞東事本當議處所惜國體姑不深究賞功銀三十萬兩作何聞銷着據實回奏自此而後節旁生謂經

臣之逐錄監軍之移書舊輔葉公之示意矣

張鶴鳴為視師後命內云自違惠以來經畧元難考獄蒙蒙匪一故任此官者為指樞赴難之官思其人而憑之為此官者為殘寇納畧之地今日之經畧難于前日之經畧萬倍矣王在晉鐵骨赤心雄于遠畧藏見如照燭觀火肩重如迎刃理經但秉正不阿人醉獨醒獨臣與在晉兩人耳為奸人所睥睨如劉弘化周朝瑞熊德陽輩與之為難久矣其黨與實繁有徒其冷語挪揄暗地掣肘吹毛索瘢以中傷之全不顧國家安危難豫吳之智韓白之才亦無濟矣

案

在晉不足惜如違事何此今日履違事大禍根也此臣之不顧嫌疑不顧警宰為國家大計而吐肝胆于皇上之前也

六月王在晉題清查兵據將領呈進兵數共計六萬六千五百一名職知其數之非核也於四月間即出示屢諭各營凡係虛名不妨開作逃亡事故已前冒餉悉置不完倘倩人代點必皇重法於是漸報聞除而與前冊稍異矣一人一日止堪點兵三四千人若分日查點則更更後代催督滋煩啟查兵而且為兵之所惡矣臣約部司道鎮府佐分為十六路又恐

班軍代點分為六路先取年貌犯籍文冊分散各官
伺日侵晨赴點守城者照堵分列于城守邊者照部
分邊于邊守山者照隊分列于山守海者照船分列
于海哨兵序立于八里鋪步兵馬兵序立于西關外
以官就兵不許以兵就官向來推道將家丁雜役最
難稽覈所謂河南南陽不可問者臣親詣教場逐名
查記壯者少者老弱者有兵而無馬匹者無馬甲者
無器仗者一一分明大抵有盛甲者什有一二有兵
仗者十之七八而器仗不足以銜鋒盛甲不能以護
體以此殘兵敗卒交付于臣朽甲鈍器交付于臣臣

三

亦付之無可如何而已是晚收各路點案彙算冒頂
姓名及臨點不到並者弱者合之前後陸續刪汰共
間除兵九千一百七十一名實在兵五萬七千三百
三十名此山海關之兵數也乃一片石青山口石門
路義院口分布山石二路黃土嶺等處又共汰去四
百五年八名計實在兵六千一百一十六名則在山
海關兵數之外矣如此點法兵可稱實數乎而非也
如此汰法兵可稱精壯乎而非也病兵頗多久病者
當革而偶病者不當革蓋海潮風氣五月猶綿日飲
牛馬之瘦無錫無灶多就食於飯店之中夜結蠅蟻

之賄無室無居盡掩處於幕圍之內人生處此不病
實稀勉其餒餒是軀之死也此法之不能盡汰者也
臣立法不用違人違人無食苟得藉民為兵何暇計
月報之多寡將官利于侵扣流民樂于藏身其室相
依勾奸起競紛紛攘攘營孽潛滋自西兵而外各營
夾雜南北混淆而漸營為甚臣念違人貧苦不思加
威乃所至驅逐如失業之鳥驚飛四竄苟可偷生必
將顧網昔照烈于當陽長坂之間命懸呼吸而猶不
忍自棄其民民者天之所生也民歸而棄之是勉於
天者也今在關違兵臣令其赴工脩築日給銀七分

五

可聊生矣擇其精健有家室者發參將周守廉遊擊
左輔哨守前屯中前所處之亦盡善矣而猶有不顧
就工不願出哨者須立法挑選另立違兵一營便于
稽查又便于調度蓋於難處之中為權處之術此又
法之不能盡汰者也有兵無馬甲猶可用為守若有
兵無器仗則不成其為兵矣日下設局開爐買銅聚
鐵鳩工命匠時刻靡停而物料難齊堆積無所盡人
力為之富而濟乎見在兵有難役營路兵有薪水甚
之司役下練半列簿書狎客頑童盡食官帑即如山
海鎮兵四千各衙門占役甚多厰中之餉日消賊上

之兵安在 朝廷竭民脂以養兵豈為打柴挑水而設者向使本國不駐經畧三十六里之邊牆誰人與守由此推之凡舊設各堡之軍皆有名無實之軍也若非澈底清查何自窺其裡實哉見兵至五萬七千有奇未可云少然挑選簡練超兵不及三萬此三萬之中舊存者驚弓而疑曲未見賊膽寒新來者廋虎而恐撥鬚聞風氣奪敗局幾不可收而頑局牢不可破向無訓練之存釀成偷惰之風自清查之後首令道將按期操演務令進止步伐一聞于度有不恰者定軍法從事臣於督工練卒百事身先以語不違心

荒

事惟循實未信為厲既信成不以為勞矣弟念飢軍疲卒簿籍難于果腹常懷奔竄之心厚犒乃以作勤可奮超距之勇欲行一定之法須施不測之恩蓋加餉則人思比例而加賞不可以為例餉之多寡民可使由而賞之多寡民不可使知軍前支用百費如叢必餉餘于兵而兵可足亦可使勤若膠柱而望瑟之調刻舟以取劍之獲臣終不能以耳言諭眾空令督人而徒為先勞無底之事也仰祈 聖明俯允臣言遂著為令每歲于餉銀外另議操實公用等費庶不掣臣之肘而有勇如方可資防禦矣奉

聖旨汰冗兵以省虛餉是今日應辦知道了其操實等費著該部使議定來說

王在晉題汰冗員照會遵岳復括窮海內內之脂剝削戕生靈之命人以為耗於兵也戶部但計兵算餉亦以為耗於兵也即臣昔總理三部頗知耗于兵併耗於官而不知官之耗食一至於斯也臣初抵閩查聽用官甚多其閒虛掛家丁食糧者不少遂着部道開報查據官紳斥革參將李滿倉等二十一員又千總高大才等二十四員把總李俊等十一員皆陣總哨等官二十一員又臣標下蘇州官臣革退徐可

四

行等三十九員餘用承令革退張文諒等六十四名素應兆名下裁去千總等官唐志斌等四十一員又題 准將材守備喻良漢等葉文魁馮夢周丁天懸章世賢標弓來中一矢試文因議一丁張時化韓施勝在遼防河有議文義無長以上七員歲慶原給家丁銀三千兩均應汰回迨劉又臣陸續批革都司王藩等四十餘員又湖兵脫逃鼓東首倡元惡千總鍾天衡楊大勝董朝位三名以次擒來奏斬示眾其他從闕外逃歸守把千總以來投用審無異能悉行送斥者不可勝紀如此翰林之屬庶幾一清矣及至送冊

查點尚有副參遊都守總總哨中軍旗鼓等九百五十四員名臣一一裁革又刪去八十員每官有廩給有家丁管兵官有新水有馬丁有醫書旗健雜役有一官廩給兼二十名兵餉者有兼十餘名兵餉者有兼五六名兵餉者凡遇犒賞亦增數倍夫用盛甲器械鞍馬所費不貲各官不能臨陣何如省養官之費以養兵各共苦餉薄何如裁無煙之餉以增餉查煙畧標下有加衛遊都守備答應旗牌等官二百餘員令未出征皆戢止用數十員至足矣至於承合每名月支銀三兩臣到閩並不用一名驛遊之苦少蘇

四

夫馬之勞可節省一人則省一人之費而又可省一人之害此非幹恤時艱之最急者乎慨自遼事興而閩左少年取官如寄人各舉其所知而所知或緣于囑託人名售其實錄而實錄遂可以得官招兵之使或討部別數十張不由部劄而督撫監軍徑到者不知幾何也將材之選每見類題數十員不由題請而以異說充或生以武生員官者不知幾何也文臣之出身以漸乃浮譽一張而白丁已都閩矣市井遂春遊安俳優諸邑人等忽冠帶矣聽馬健錢盡長安之遊使解依就誇詭霸上之軍容及其見敵狂奔

行不顧影河西之潰人以爲不在兵而在官不在文官而在武官不在尊官而在小官多官閭閻先通而大衆從之此輩之內未足食也且其雖黃之類蚩蚩最遠而黃鼓之舌流訛滋繁毛文龍之建功惟怨其勝羅一貴之死敵誰悼其亡習走無常與敗同事蓋其怯敵懼虜夜夢猶驚而浪逐狂奔遊魂未定不下刑除之令益增糜爛之憂汰兵汰將汰家丁汰雜流汰薪永腰下之橫金新少則廐中之上物得存合之減兵一疏一年所省可幾四十萬足當築城之半矣

奉

四三

聖旨覽卿奏汰革冗員且見實心任事該部知道此時臺省建言多係熊玉羅狀及兩河失事諸臣舊案關兵漸次招集西虜運米映布永平一帶居民亦到山海轉糧晉在閩日事操練脩築鼓鑄謹嚴防禦廣示招徠事事躬親查核百務稍舉言官條議頗稀

王在晉清查馬匹照得提遼調集建兵五萬有奇皆給馬價皆帶馬匹又連撫自買并京營留用者不啻八萬而今僅存什中之一矣自官兵奔潰馬腹無料又長鞭急控馬肉無皮關外故馬瘠飢折箭兄新以

八日之奔竄為一夕之倒死入關焉竟日以數百計
間有存活獲為貪弁竊去今之充下者皆死亡之
剩數而獲竊之棄餘也通緣關門無早日給銀六分
而草無可覓焉數仆獲臣親至教場點閱查馬軍起
料致馬匹羸瘦者逐一加責而滿街之馬骨頗稀以
萬貽之狼惡而當胡時之点然安望歷地騰空收戰
功于馬上哉西北之兵長技在馬臣欲以步兵之庸
而軍中不以為然若謂步兵無足算者蓋長邊哨探
晝夜奔馳而涉險賊賊天荒獨跋非特不能兵至五
萬七千須馬步相兼互用則據道將酌謀取數二萬

四

亦因草料之難而故從減省也臣之不即急請者
以黃明臣之買馬原充山海關之用今忽據部文將
黃明臣買馬之銀那發二萬兩與馬世龍自行招買
則關門之懸望復為永平分矣日今馬市正開過
此則馬匹漸少買馬一事萬難延宕伏祈 初部速
發太僕寺銀十五萬兩內將十萬兩發皇明臣上緊
召買勒限押解前來以備軍中急用又聞上有馬商
駙存信等時往宣大買馬到關驗收給價乞將五萬
兩解發山海關以備馬商領用庶分路召買馬廐可
充而虎邊得藉馬兵以衝鋒布陣矣

王在晉奏西虜僕形云今歲從正月後廣甯五百里
之間西虜隔盡音塵遂絕自虜狼蓋為我嚮導哨馬
達于前邊而回鄉人口紛紛至矣初聞奴酋一子墮
馬死臣以為好事之言無足述也乃山西人祁天祿
保定人趙五俱係我兵逃回備言其事臣又以為口
傳之語未敢報也北有襄陽人艾興從河東回而始
言死者為奴之孫矣再合之登萊之報而臣始信其
真矣祁天祿等之言曰奴子領賊兵搶關至三十站
馬驚蹇而墮地死用紅氈包裹隨行之虜皆流涕奴
以為不祥而罷兵或于或孫不可知其果尸也則祁

四

天祿等所目擊也斯時也潰卒離披人疲馬倒萬一
賊乘其後何論山海豈復有前永義夷善馬而馬賊
皇天后土念我 祖宗之功德 冲聖之仁明惟呵
護於百雲乃奮怒于一梓此無異於博浪之擊立挂
神龜故胡嶺之犯旋摧寇鋒我 明萬世無疆之祚
即此已窺天意之默定矣彼亂臣賊子敢逆天以速
滅亡之禍哉嗣夜頗聞賊兵在十三站等處殺連人
之不順賊者賊挑少壯奪妻子以哨聚於林青是山
谷間奴亦不能盡殺也近有保定人王愛逃回順帶
錦州生員趙啟祿稟詞始知錦州城南雙堡十山等

處遣人結聚者甚夥賊在東北大凌河住而有李世英劉承功等自廣甯瀋水寺逃回寺距城十里夜望城頭燈火達旦以防西虜之掩襲又有樂清人王國自遼陽蘇州子堡逃回知酋住新城李承芳住遼陽舊城奴發兵一枝守鎮江防鮮發兵一枝守南衛防營策又發兵一枝守廣甯防西虜至五月二十六日又聞李承芳向在遼陽今凌河來廣甯奴差四運人費多金進邊偵探聞上兵馬若干今又調何處兵打聽內邊怕我否向聞奴之子在廣甯今叛賊復與之俱非無意窺聞者奴銳多糧足草長馬肥而我城

四

郭未完人心未定終朝有戒心焉此夷情之得于傳聞者也今之款關受賓者為哈喇慎大酋罕字羅勢伯彥黃台吉及朵顏三衛諸夷來春二大部暨三十六家為副宣之西虜守關一事臣未敢藉其力亦未可必其終惟是日前得其大濟蓋遣人藏米於窖虜發窖得米日運米八里舖關上居民以麤布易之民得不餒虜中有答喇明暗歐兒計台吉有王曉餅部落不受賞答喇乘覺華島之解馬欲圍搶掠今諸夷亦勒之使受款安王曉餅射殺一哨探家丁搶馬五匹今諸夷亦拉其好人枝之受罰兵惟是虜中小歹

青最貧最撲奴乃賞黃金二百兩銀若干招數參駝以購歹青必欲與之婚煖太之侄為歹青之婿臣令煖太問之未知得問否奴之購虜金銀甚廣而我寸絲寸縷一分一文不敢妄費聞財閥力皆奴之不如貧虜為其所賺或結奴于奴所不可知西虜之近廣甯者為虎噬虎虜中之王稱慈者也而昏於酒色無遠忘其叔腦毛大專權得眾又者而不能自強奴不購慈而購歹青豈謂慈之不足與耶抑慈先為奴所中耶五月初旬報慈來勒兵駐甯遠到關索賞安久之而不果至也必有阻關之情慈來而設帳之虜

四

不敢不迎迓其王也慈之歲賞甚繁臣與通官副將王牧民詢之歲賞二季每季約費銀十萬今必連去秋之賞要素其來無以應也連一日則有一日之供給其費不可言也慈賞二十萬之賞且金繒綵段皆取給我我必不與我絕第虞慈與奴陽離陰合以賞我又虞奴借慈索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其自衛其嚴兵以備也不得容其逼關此又關門一難處事也又哈喇慎三大部白言黃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之陷金達範視天朝誓必復廣甯以洩忿欲差人往永召卜火及諸大酋糾眾攻奴其志銳其言確

臣與督臣議虜勢難而難合其合也靡常而不可恃其離也立換而不可收虜來我必大費無所出即得廣甯而人民已散城郭傾頽亦終難守且虎酋近而自言遠近者生視遠者競功我未收燕人蝸蚌之利而奴且鼓卞莊刺虎之法萬一挑釁以遠之兵渡河而不可遏清離之後計非萬全顧叛賊重至廣甯有捲土重來之勢則多方以亂之分其力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策而邊臣之審時觀變踴躍未敢自決者此也今已差官密探虎酋之情而屬哈喇慎之氣萬一哈喇慎討賊之師果動而虎敬先索賞之約重

四二

來臣在關門既不能空言以應酬又不能點金以償費倘不先期以奏聞勢必臨事而束手其在今日備兵以戒不虞備財以應多費有為萬不能緩者又聞奴之所畏在毛文龍我不得不竭力應之以成其畏天津已治柁裝糧塞囊極溺登萊如不發兵策應年來招兵選將留餉諸督所幹何事嚴正中等分兵出汛所建何功試問江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年取用盡人操不貳之心則天下無離為之事至於戶部錢糧用之切當處萬不可愛惜萬不可推諉蓋緊要關頭為社稷安危所繫呼之即應乃克

濟事若夫餉錢編官輕舉輕諾多言多指用人于所不必用用財於所不必用用兵於所不必用用心於所不必用反其常用乃加新焉因其所不必用害其所當用甚矣往事之多舛也及今圖之猶可及耳奉旨這所奏夷虜情形甚悉該部看議無奏

王在晉摘陳行過事宜慨自廣甯潰後山海一關危於呼吸臣蒙陛下任使若以擔重而却肩因地險而却步不惟資國抑資生平故失心不主於警塚而勵氣每存乎擊穽無余初抵廣關事事紊亂人人驚惶有朝不謀夕之思屢載膏及溺之恐一聞之外

四三

獸蹄鳥跡交錯於堡甯前中前之間哨馬一出西賊披猖入烟欲斷驢虜呼號黨類日肆要挾今日索迎風明日索牛酒此部之首長方來彼部之悍入又至通官足爾而不能竟其成臣等辱枯而不獲窮其說請至四月中旬境有頭緒諸酋必欲親見臣與督臣王象乾威陳兵衛介胄環列止令酋長數百召之始見而在關奸細忽播流言以挽之曰此行救法也母往又挑動在關居民曰此來必搶也急逃臣欲往而山海諸生扣馬力諫既聞誠以論虜又寬言以慰民半日之間費幾許調停而始見信虜至班班羅拜旬

伏轅門稿以酒食賞以段帛竟日而虜始退退後爭多嫌少又講至五月初一日而諸酋始願受成聞刀說誓年至八九十者俱扶杖前來欲望漢官威儀老死而不恨設誓後臣等往關外勞之得足捫膝席地而飲極其恭順而最狡如罕索羅勢者原圖搶掠亦化驚為馴而信狃之聲息且列帳於中前等處以守關門矣日哺回帳臣令其望 闕謝 恩教之以尊君敬上之義此亦前代以來所未有之事而臣仰仗 明主之威稜以存 中國之大體此撫賞夷人之大槩也湖兵久懷異意時走奸徒人 京幹兵符

記

構同黨而叛兵楊大勝等計其土把彼此交誼構關臣未入境而土兵之長張世卿田應封皆被革矣大勝糾結多人歃血飲酒影聚西關外抗不歸伍時樞臣張鶴鳴在關語臣曰我雖行此事必須結束臣亦憂之乃四月十三日湖兵率衆而逃矣以在關最悍之兵狼奔不顧衆有爲餘一動百動倘聞然闖入都門逕原之響在於瞬息臣招之不至登時年窮追新其拒敵者二人戰傷九人逃兵始懼而歸伍歸伍之後日與焉兵爲仇臣復擒其首惡鍾天衢梟斬而楊大勝等猶然結黨也臣諭總兵李秉謙曰湖兵爲

梗何以令于三軍即彼湖民果販我力猶能制之奈何養癰使潰秉誠于是差役擒大勝等六名解至立新楊大勝董朝位二名餘四名各細責實耳當日即驅逐羣黨不許容留一人反側子雖未盡安而震揚于威屏息不敢動此平定湖兵之大畧也河西戰士如林旄兵而出失地而回乃縱綺累及於文臣而斧鑕不加于大帥雖治亂用嚴而律無正法即原情莫實而國固有常刑臣之論劾責帥大者擁兵二三萬次者擁衆三四千破無情之顏面而張不漏之網羅三尺凜於波靡風蕩之餘而萬軍惕於股栗足拯之

再

後且逆知審承武之必逃先撤津撫擒之候 旨解奪則諸弁之憾臣者深矣軍中號令雜出將不奉令而櫛兵兵不歸伍而食餉若棍徒鄧子龍周良欽鄧金勝陳光祖李世卿朱鎮華金文進等各樹幟招遠人爲兵各三四百名差人擒獲輒擁亡命以自衛問渠奉何軍令則曰何太僕之招招之也今諸棍雖陸續就縛而多兵不能以解散中藏間諜之奸外仗勾連之計只用一何棟如而人情有千變萬化之形軍伍有四分五裂之勢臺省之論列多功而棟如之脫身倖甚然其恨臣者切矣遣餉之漏厄艱塞邊之計

叢神孔多人米領餉不知兵自何營銀到花消究竟人歸惡有買物買料亂離之冊籍多亡問新聞軍違廣之國固已潰敗吏之資盈案積骨之膽包天錢糧明扣明除關廳真為利藪林說可違可達道書靡不嚮權令關門積蠹費累弊獄而納官納吏逃入京都者不知依何之貪官罷歸原籍已作富家翁欲收而付之法吏其踴躍于臣者至矣營兵領糧而不支本色米豆轉運積如丘山風雨飄零化成灰土奴在石屯糧糧迄今米已而我之打船雇車服牛驅騾悉為奴實磨固以充居積奴益富而我以貧奴益飽

五

而我益飢值此米珠之際轉添狼戾之嗟臣下令各軍月支米五斗准銀四錢不領米者斷不給銀今五月糧餉本折兼支之法已行司農之匱乏庶其可支乎軍中馬匹瘦損不問倒死不問奔潰之後既無毛齒之可查亦無印烙之可驗以病馬易上駒已斃尚領勇糧以當歇換空羣經久僅存皮骨兼之乾草二束重八斤用價六分無草既不生膘減料又難茁壯臣至場觀查馬匹凡極羸者馬軍加責次羸者姑令加料喂養以俟再驗滿街之馬皆瘦其漸少乎向來糧銀任將官之支領憑總哨之分散先除充折又除

公費既多科斂又多恨怨今再到即令監軍之發號號到即令餉司之給發監司無勒指之弊官軍免守候之煩各營鑒鑒逆名包封抽來親驗發銀者既不敢居虧折之名散銀者亦不敢掣扣除之例此法從臣創始者也君子營中食上廩者要無白丁充假官者悉多金帶以為羣策畢舉必有其謀異記保全謹上而見虜魂飛聞風膽落其在關外也各兵未逃而彼先逃其入關內也各兵已去而彼不去今復四至求容蟻附蠅集即如將材守備韓旌勝絕無寸長名下影射家丁二十名何實有人何實操演每月支元

五

實一錢每歲冒銀六百二十四兩有一官則騎一馬又多乘馬之家丁多一馬則增一料又增倒內之官備上之不可云將下之不可充兵臣於各將役用者盡發監軍考試不濫收一員凡冗食之徒悉聽別尋道路各營加銜將官分為三等有兵部總督經畧衙門副什者為一等巡撫者次之總鎮練兵招兵御史都司司道者又次之一一分別不容混冒此又從臣創始者也向為違事徵兵從來清查兵數領糧則有其居臨陣則無其人將官之富厚充囊軍士之貧窮銷骨今盡數清查虛說逆斥官軍久不習操未聞戰

陣之法總哨向不習射全無貫革之能今令守邊守城者日習銃彈在營在任者日習槍棍馬步軍兵先令道鎮操演陣勢已明分布既定臣自到教場操閱操畢較射官軍射藝生疎遠不能及八十步射不能中九矢以此而當強虜猶塞先之過韓盧敵未當關之虎豹哉查射不及武者一一加仗各兵以槍刀棍棒牌瓦跌打呈能者盡人給賞此後遂成規格官軍之知有操練也亦自臣創始者也至于各局物料向係委官暗收有無多寡何從稽考匠多而料少則束手于待料匠少而料多則恣意以開消製器未必皆

平

工虛名悉多耗餉今責成王事沈崇之精核而進器必無若竊矣錢糧向有部折軍士每至吞聲若餉司駐撫竄往來支放弊難查對臣令新餉司移駐山海糧銀之有無朝夕可問營伍之支領尺寸非遙蓋有主事白貽清之廉慎而出納可期清矣此外如空營大砲地雷水虎等件暗藏機械俱責將官分任奴知之可消其入犯之謀奴不知可遂吾固取之計目下脩葺城垣又卜築新邊鳩工保木日無虛辱倘得錢糧應手軍士同心仰藉祖宗之靈或可陰說強奴之魄惟是奸細潛踪詭言滿耳南園之鳳乃是山

鷄周人之璞實萬腐鼠兼之被說盈千呌聲極萬當茲世局分途時情任臆或以流聞而起訕或以繁言而害成此非惡影疾走之時亦非處陰休影之日不揣者以為並亟自明之疏疑有皇皇求聞之心詎知不知在人於我無傷信不信在朝於國有損且有日伺臣之門而求過者矣嗟乎身居虎吻日懼張牙暫據鵲巢原非安土身於何屬名於何有惟仰恃聖明遠照萬里瞻及幽遐聽邊臣之展布耳已更念歲臣現為運量作社積習忽樹新條拂衆顧之狙安或羣情之謬豈須申重天語可無贅於初終將責

平

成於久暫文臣武帥恪遵功令揭日月而行之矣奉聖旨覽奏具見卿駕馭夷人料理邊務軍政一新朕甚嘉悅卿還安心彈力督帥文武將吏端忠報國同建大功不必他慮

工科郭興典題日今防守機宜撫勦可否與夫兵餉之措處皆在肩睫大費商量總之今日重大事不出安攘兩者之中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干戈倥偬之際即禮樂潤色性命微言切以為不對時症無裨短長而況於憑恃意見恣逞宵臆一人立標衆人吠聲也耶又豈其不記廣甯初陷時耶送妻子者夜遁宵奔

謀差假者期乙夕請真若河朔一片地世界轉盼即見陸沉而豈料其有今日耶幸有今日是 祖宗

社稷之有靈而留此綢繆之一日也所當何如警醒何如愛惜者顧仍偷千金之寸陰快一夫之恩怨耶吾聞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今比肩事主何異兄弟下民之侮極矣閭閻尚不可忘耶吾恐盜賊夷狄不識時局不畏要人覆墻投河自取滅亡徒令後世咄嗟曰中原搶攘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則千秋萬世之臭有不可蕩除矣伏祈 皇上 初諭諸臣自今以家起念各從職掌着手仰想 君父之焦

五五

靈之蓬炭上何以分憂 朝廷下何以有辭天下勿蹈高口之窮自取噬臍之悔庶議論省成功多而天下事可漸為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以後大小臣工都着洗心任事共濟時艱不必紛囂爭論

經畧在關沿邊烽燧不絕通宵刀斗相聞邊臣勞若收拾破壞封疆九邊無調遣之煩內地無招募之苦田畝省加編之稅中外稍得甯息休養元元子瘡痍未起之時乃廷臣不脩實政但儆恩怨輒圖族擁推黨收功掀翻世局轉眼便忘廣甯潰敗

避死逃生光景所謂奴患併奴奴復併奴豈虛語哉

王在晉題巡行近邊臣職在守邊衙門之卷業無查在右之典故未習百事師心從頭做起月來稍稍有緒向聞有奸細在關故為陳師進取之狀潛露料虜合擊之形因問用間離其腹心嚴督來師渡海協助奴如聞報將必自疑自駭無敢生心弟念一片石等處最衝最險不一親往則取信于耳聞未取証于目擊揣靡尚隔玄虛而調度不由實見兵不可若是其嘗試也臣欲盡力窮邊而關上人心未固不可遽離

六

乃從近關各隘一往閱焉按山海住城至角山關十二里角山至三道關十二里三道關至石門路交界十七里其自角山而上皆山城也山城北折為橫嶺嶺高而趾落環堵中虛實馬上能盡見之謹嚴陳設仍樹疑兵以示有備過此山徑轉深越數里而一片石之橋城如長虹跨空鐵關石洞橫亘於白沙黃土之間隱然在目矣其形口闊而喉窄遇雨則山水建甃直下衆鼎百道頃刻成渠以橋為關下有九門通水關不甚高流沙衝急則橋虞中斥一片石之稱險者以此然南山彭峙設有烽臺賊至銃砲能遠擊而

副將吳自勉挑濠築土於傍頗能布置初戴極擅招
遵兵三千三百有奇居此極為樞密二臣所亟而遵
兵不能散臣甚懷猜今聞自勉謂遵兵皆孿家而居
願死守又有五寨土司莫大功田應封兵一千近經
調發彼亦揚自勉之嚴潛消其跋扈臣召把目問之
亦安於是土共計將四十八員兵丁五千六百三十
四名馬八百二十八匹兵足守矣臣又欲調兵一枝
駐此為奇兵賊如扣關一片石伏兵從腰衝出截
其後或擊其歸賊必顧忌而不敢前至於片石雖險
路然徑遙遠賊須瞻前顧後進此為天窵我得用奇

五七

殺賊豈舍坦平之大路而由車不並軌斷不成行
之險道哉過片石二里而為廟山堡入八里為黃土
嶺關登關南望正對鐵場堡堡係新募今居民盡徙
已城墟矣此處宜設兵以備外援弟荒堡孤懸居人
颺颺徐布方略乃堪持久黃土嶺外地界開闢往歲
虜數犯關此為要衝不復于片石然當關踞高而
可憑不似片石環橋低而易踰耳守備路无甯領官
九員軍丁八百九十一名馬一百七十三匹今又分
莫大功等土兵之半守之守備往來片石以聽調度
蓋片石距嶺匪遙烽火相達不移時而可至也黃土

營結于山下不過三家之市連城之稱營壁者皆斯
類耳越黃土營過坑兒谷二十里而為大毛山山落
于嶺後出董家口六里而為城子谷大毛山提調李
魁春領千把總六員軍丁六百五十名出谷為水門寺
十五里而至長谷駐操營延綏入衛兵一千六百四
十八名馬八百八十八匹兵足守矣臣又欲調兵一枝
移駐操營彼地甚僻應照舊調居山海而量撥士兵
以守之事之不煩再計者北折為平頂峪兩壁中開
積水潺湲匯成大壑永涸時介然成然高山峻嶺
團圍周匝關外林木蒙茸兼之亂石參差胡馬慎難

五八

歷塊路雖街而非憂兵之地也平坦至板場谷越二
十三里而義院孤城落山窪開石為水關關四門又
石為撫夷廳倚牆牆上有棧牆之外有坐門而夷人
見臣至拜于樓下以羊酒犒之兄得夷情即來報本
關擺設空營火砲最稱奇捷馬至伏發聲震山谷火
遠林阜臣在山海所埋伏皆穴地伏軍候賊至發而
火賊騎如飛馬過而不及發者有之伏軍于地窺先
為賊覺者有之火發烟起賊即奔馳行過數十步而
聲烈臣以為非精技也惟義院關火砲不用火機藥
線虜馬觸機火即噴發賊不及避臣即喚砲手到關

如式製造賊聞之必不敢馳逞以行不測之地矣駐義院官二十一員軍兵二千六百一十二名馬八十八匹兵力已強不必增設距院三里許為字子谷又三十五里至石門寨營都司梁柱朝領官七員兵丁二千十九名馬五百六十三匹石門落子平坡無甚險阨去義院大毛山黃土嶺皆適中之地結營以備應援桑麻遍野太平時為樂土避難之遠人錯趾焉旋至山海僅四十里臣即回聞所通之處烽臺相望俱先年威繼光所脩葺或因舊臺而築新臺或棄舊違而設新理沿邊烽臺星羅縱列間有傾敝者臣即

奉元

檄所司脩之飭舊臺新儘堪防禦不必更張以滋煩費再查山海關原備西虜非備東夷東夷向有三韓隔絕風馬牛不相及也萬曆十一三十四等年虜眾犯邊直抵關下又十九三十六等年虜眾大舉驚潰薊鎮故本關居民知有西虜不知所謂建酋也西虜向獨為巨敵今巨敵化為而我之藩離牆外四望皆草木蒼蒼沃野千里

祖文皇神靖難以元良哈從征有功遂以大甯地與之大甯既徙關東橫入虜地甯前不絕如殘廢舉由沒道路多梗跡臣所履南海口至橫嶺達長

遼事實錄

卷之九

六十 壬戌

百七十六丈一片石黃土嶺義院石門交界達長一萬三千三百十二丈何處不可入犯何處不當固守虜如不靖即添兵一二十萬添餉四五百萬東西支應疲于奔命亦無操于空疏乃知無形之險固于人心而先事之防周于人事雖有智者必不能舍款之一策以為月前彌縫補救之計固款虜而忘備不可因款虜而脩備則化無備為有備矣備西虜以守關不可使西虜之不攻關則化有患為無患矣今石門義院口外之虜皆與我設帳前屯之虜守籬之犬未必能噬賊然賊至而聞犬吠之聲亦黑夜窺人牆壁有所望而走也

與媾婚又誘長津都令款漢等相率以從不覺駭愕

失機是日獨石報罕李羅勢病故山海之守其議創

于罕李羅勢而徐暉大以身先之今徐暉大死罕李

羅勢又死罕李之族丹舍台告者聞助兵踴躍而前

稱忠憤今又死此時着落撫夷遊擊張定朱梅託煖

太多奈激告陷令招誘歹青抽扣數苗入我縣縱勿

被逐奴誘去斯為萬全之策速行拿前道與各弁亟

圖之又貽臣書速議妥官買賣夷段匹督臣深憂歹

青抽扣與奴前合臣亦慮之書未至而臣已着朱梅

差人往說矣都令為歹青之子其父遺奸人先為奴

違事實錄 卷之九 六十一 壬戌

前所拘擊虜中極重婦人挾之以不得不從抽扣者

房中之最點虎墩炒花五路拱台皆兵為兵兵強悍

喜聞與歹青部落居錦義之間我今西結系頗宣大

束欲結虎苗而歹青抽扣從中隔畫既不得濟即以

襲廣寧又不得駐兵以保寧遠好趁與惡有不共

之仇激之使鬪不可謂非奴中之撥置也一使仇以

絆其所忌一用賄以結其所親詳設帳守閫之虜青

壓不及於西平樓城死守之賊遠顧無虞於山海虎

肅欲來而有以尼其行歹青抽扣欲款而先以吞其

餌我之款虜人或以為疎而弛備而奴之構虜則見

北葉湖北省圖配補

其巧而多謀臣等子慈非不和王世忠之閭親然不

患無通虜之人而患無款虜之物虜最難合亦最難

調此急而後復陽附而陰離彼來而與之款則不追

不拒有易厭之情形我往而強之來則多索多求有

難堪之窘督藉以空言要結張定朱梅即紫長三尺

靡濟于事此蘇張不能收功而孔方多能見效者若

徒期事之克濟而不惜重資以招之無論經費無出

功成而吏議隨焉世局紛囂無中生有誰容邊臣之

展一籌也惟是虎首舊賞萬不可缺而此費毫無措

辦俟其率虜前來當關要挾然後請於朝而與

違事實錄 卷之九 六十一 壬戌

之往來至速亦須決月一月之供應不啻幾萬金而

闕民素畏西虜虜至必驚驚必竄而我思歸之士習

見之亦見彭閭足經元勳豈必奴哉三而後能為

山海患哉此真係邊塞之安危而廟廊之上所當

亟為計慮者蓋寧可賞備而虜不來不可虜來而賞

不備臣是以條述虜情而先期以請 命焉惟 明

主登見而亟圖之封疆有厚幸矣

巡撫李理會題關上鎮守止當統領閫兵管轄山石

二路兼理軍前屯八里莊一帶永平鎮守即當駐

扎永平專練兵馬分管燕河建昌二路應當關者得

北葉湖北省圖配補

專力于一面而後動亦免濟手前茅其三屯鎮守仍舊駐劄三屯專管中西二協以為永平接應則布置不疎而統轄亦明矣

薊鎮三協有十二路東協山海石門燕河建昌中協太平喜峰松棚馬蘭西協牆子曹家古北石塘諸路中又有各關各隘口向來三協共一總兵駐三屯營以便東西應援今議劄山石燕建屬山海總兵江應詔臨軒授劄予之勅矣乃三屯與遵化又各設一總兵六十里之間有二鎮守焉且所居中協而遙制西協于二百里之外三鎮既分

遼寧實錄

卷之九

六十三

壬戌

設矣而孫祖奇又推薊鎮總兵兼永平山海等處所領勅書仍懸舊稿三為所云所過從到任到入部立憲紛更而具清濟實貿大率類此此事不得不超北經督撫會疏一人深銜恭白吳廷極疾求罪不允遂請行違諸事奈亂到底諱疾忌醫邊事安得不壞耶
孫承宗疏云方今天下第一大事惟兵而兵家第一大事只在中樞必不可朝更夕改暫借于未聞軍旅之人亦不可假盡換資強加于徒具形骸之輩若職承宗書生使倆何敢決籌即頃分結一事

行請
自請

果職言之非也則如此小事尚致鶻突而其才可知抑職言之或是也則如此淺事尚致紛囂而其望可知望既有未堪而況疾病纏連肌骨盡銷真病真衰即心志欲揚而氣力為抑伏乞急勅吏部從公會推務在得人以授司馬之托職之衰病憐而放歸以全惟蓋之私可勝激切之至
兵科朱童蒙等題竊謂遼事以承兵部尚書凡三四易既而皇上加意重顧自為宗社生民計眷注孫承宗以閣臣帶行部事從在廷諸臣之請也今接閣臣孫承宗揭帖奉

遼寧實錄

卷之九

六十四

壬戌

聖旨近聞防司宜及時料理經卷官用心修備已有次第卿欲親詣關門相度有議具見為國忠獻甚嘉悅鹿善繼宋獻淮隨卿行其犒賞會同經畧官勅給印着張經世暫署卿還作速還到欽此職等讀未及終不勝私憂矣夫以政本而國以戎務以綸序而抑以極座祇恐不得久等軍旅還歸黃閣所以首陳居恭出將入相之說職垣直糾之正欲久任此老成重臣彈壓內外運籌緩急也今日之行居恭之言驗矣臣等恭詳原揭倘亦有厭勞就逸之思乎

初晉推經畧辭 朝首揆葉公面語曰我從來未

到邊不識鞋虜公抵闕事定我來一看晉荅之曰
閣下行邊振朝廷之靈爽此邊疆之幸也然言
之未必果行葉公偶以此語同事孫公愕然曰門
生見掌兵部須葉往詰朝而獨已上矣葉公不能
挽悔之無及一言而起無盡之紛紜後葉公罷相
歸而晤晉于吳門且述所以追悔而未嘗諱言也
錦衣陳居恭為樞輔之里戚預測其深衷所以有
入相出將之疏是時樞輔非次拜相人言藉甚須
借掌部行邊以厭時望一聞葉公語即發不留行
恐首輔之先着鞭耳

龍亭會集

卷之乙

五 戊
此葉湖北省圖配補

三朝遠事實錄卷之十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必釋萬父

壬戌月

題聲援朝鮮云毛文龍托身于朝鮮

不能援濟羽堂堂中國無專靠朝鮮之

不盡力救援則文龍必難自立於朝鮮而朝

鮮不納款于奴亦必轉折于奴是我弃一文龍而又

弃一朝鮮也朝鮮于山海有首尾之形而於登萊有

之勢萬一朝鮮不能存奴無所顧忌於東必狂

肆力於西以水師擊登津而以鐵騎攻山海彼

兩路進攻我三面受敵奴之入犯必瞻前而顧後而

卷之十

壬戌

我之應敵輒此此而道彼臣久聞其造船而人

水彼各島之人豈皆乘馬者如其果快水也則

之長攻彼之短焉知奴之懼舟不如我之懼馬

耶福建官兵共三千一百五十員名福船六十五隻

陸續到津舡隻具備兵精船足兵依于船萬無舍舟

萬無枉折入齊救援東亮之理津門且

萬無留守天津之理明旨招揭自應恪

刻期渡海仍令津撫勒限開船不容少延

其米豆布疋決非三萬金可以充

到津再行續發恐淮兵無到津之

風已厲不能乘船破浪坐需以失機會

小此事為朝廷之事萬一置文龍于枯

肆則必招虜馬于巖關天下無無價之米豆亦無無

價之布疋以三萬銀而買三萬之布疋又買三十萬

之米豆此真為紙上之布粟而江東之兵可裁雲以

充腹否恐十五萬金之請戶部必不

必全已到之閩船而待未到之淮船也有

旨作速看議

尚書張鶴鳴奏奸細奉

聖旨毛文龍因拿佟養真佟卜年遂投陶朗先處監

軍讒害毛文龍拿到劉一嶽杜茂等刑部官緝容通

同改口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

一嶽等身邊奸細在各處甚多邊上見有劉得功等

銜使差的當官旗密訪拿來送法司從公嚴訊

官拘私賣法悞國欺君通不上緊問理

來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革職為民

王在晉題甯前云關外地方先經督臣王象乾委

參將周子才守中前所而于才病故遂委參將周守

廉遊擊左輔領兵哨守向緣前屯一帶城垣未葺房

屋多燬官軍日劉于城往來哨探夜則伏草間歇宿

使賊不知將官所在彼時西虜紛紜不獨畏奴之掩襲亦畏虜之作歹也邇來虜部受款路徑已通哨馬時過甯遠赤馳不已臣遂檄關外監軍道袁崇煥移駐中前所料理前屯以監周守廉左輔之軍然出關之兵需馬而馬甚稀需器而器甚少需銃鉞而銃鉞且盡需盔甲而盔甲全無急而辦之不得徐而俟之不可且甯前二城荆棘蒙茸瓦礫遍地空塔惟存焉跡破屋但有寒灰欲重新整理費財力何可勝言當全遼未陷尚設一副總五參遊連營結寨兵馬如林剝破殘之後整頓重新設兵二萬八千人斷斷不

能少者關外之軍屢險陷危每名月給銀二兩向來已有成例馬步相兼臣與總兵江應詔議調關外須用寶馬二萬匹計一年所費糧料銀兩不啻一百四十餘萬而甲仗銃鉞之需不載焉為廷朝復此二百里之疆土計費不貲必先議餉而後議兵先議兵而後議守此復復甯前之大概也或曰曷不分在關之兵又議增兵乎關上兵雖幾及六萬有祿役有公差有馱夫有車夫有局匠有薪水食兵之餉而實非兵也水兵守水山兵守山哨兵巡哨以三十六里之遠城設守兵設游兵設援兵設銃鉞火藥之兵設傳

烽瞭哨之兵臣猶以為少也錄前屯而甯遠則去關漸遠去廣甯漸近兵必用壯馬必用多饒可抵敵增兵易而增餉難此事在廟廊從來計畫非臣之所敢擅矣

王在晉題教遼民疏臣惟山海一關習逃之卒心如不挽之舟狂逞之兵氣似不羈之馬情竊之法令玩愒之人情惜惜如不醒之夢而臣一一挽圖整頓無規矩而求方圓即未竟其成亦稍引其緒獨是處遼人一節迄今未有成畫隨眾坐安日夜圖維終無善處之法臣有不能自諱者曉空言無以市恩而苛法

難于調劑也蓋遼地甚腴遼人甚富故其生為甚繁至今地穴有發不盡之糧為西夷所搬運故不能耐貧耐勞受寒受餒今一朝而諸苦集矣失策之燕饒梁無食之烏搜肉臣慮其必生變也乃請賑于朝發金各郡於安插之中寓分散之意此臣處處遼人之法也欽奉聖旨遼民屢有旨賑卹違所請銀兩准給發但須嚴行查覈務沾實惠不得破冒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即刊示曉諭令其就賑無何將銀十萬交付太僕寺卿董應舉屯田仍會臣通融行夫安插事屯田所以安插也微獨廷臣言之

及之但屯田必築合製器買犢播穀分土
稼穡百畝而收穫此為終歲之計而遼人不能為
終日之計百里而外婦女老稚即不能行欲其挈孥
而往挈孥而耕恐田穀未成而種田之人先填溝壑
矣且各處疫遼人如仇驅之惟恐不遠今見無銀賬
齊遂盡聚于關自永平以至山海不啻二三十萬衛
官向臣索俸師生向臣索廩饑民向臣索食曰有賤
金十萬在也而臣無以應之則詞窮日來西路一通
遼民一在虜營者奔歸無算西虜送還華人例給賞
為非以得遼人為幸而虜得以送還人為功歸一人

增一夫棟奸人之慮無髮可辨其為回鄉人口乃責
英棘輩大等營不削遼人之髮歸而混于華人奸良
無以別矣凡遼人歸臣一一細審遞解遠方置之近
則喜發之遠則愁若姑置之關門則地無所容而禍
且不測間有老幼不能行路匍匐歸來而遠斃之則
有所不忍遠之不可近之不可而臣之術窮關門兵
馬雲集遼人又搆廬茨舍填塞其間或賣好造酒以
聊生或打草砍柴以度命兼之西更互市糧米頗多
故遼人居於關而遠方不能安遼人益動其赴關
之念從之者如歸市也日來蝗聚蟻集驅之不去昔

贊畫何棟如有遼人三日不徒盡行殺傷之令幾至
激變乃化為繞指樹旂立幟以招遼兵而遼兵之在
各營者遂深根固蒂而不可拔臣不得已乃有另立
遼兵營之說遼人之難處如此還饒胡越一家音聞
得達或父母在虜營而呼子弟以取贖或妻子在遼
地而思挈衆以同奔衣食難周既萌偷生之想故鄉
入夢輒懷臣虜之思既防外來之虜謀又防內逸之
奸民招之不可絕之不可而臣之術又窮蓋天下惟
恩威二字而今則恩不可結威無可施為政惟寬猛
兩端而至於寬則養奸猛則生變臣之所以待遼人

者真窮于法矣彼東省之民有室家廬墓存父母妻
子然一夫作難萬姓如狂劫此無食無衣之衆思歸
思叛之民不蚤計而預圖之有不釀成異患者哉然
其最所難處者則又在十三站大山等處之民矣
據通判吳士科審錦州人劉登科供稱十三站大路
南十三山有軍民數千在山奴酋攻剽數次未下大
小凌河各屯庄削髮難民數千不肯順虜又錦州生
員趙啟祿等寄稟于回鄉人內云義州戚家堡錦州
城南雙堡十官兒屯等處共有遼民數萬又據十三
山大山遼虜民人陳天成等寄稟云大山等處還有

男婦老幼二萬間山一帶還有許多人民求救又據哨探把總王守志等帶回遼民千總宋景陽遣人轟有功到臣審供李永芳于五月間到廣甯帶佟有貞攻大山山坡下殺五六百人山頂飛石打下賊不能上婦女見我哨丁而哭乃奴騎遙望即往廣甯飛報矣右屯漆一將乃鹽夫劉三見河東之賊調過河西河西之民趕過河東走回人說關上練兵練嚴謹未敢來今大山有七百人黑夜潛偷下山至海邊渡上覺華島嬰孩都害死問其何以害死曰恐見啼賊來追趕也臣聞而惡之遼人之人理滅矣又問其何

以往救曰山高不能即下須得官兵拒虜方可策應夫以四十里之山四圍接引非得數萬人不可關門防守未定大兵何可輕發山上之民其為釜中之魚矣究而言之山頭之百姓 本朝之赤子也赤子顛連我不得不救又遼左之義士也義士效死我不得不救日來屢揭請救其勢急其聲哀我不得不救不化而為鬼即化而為賊矣不驅之以入奴即驅之以入虜矣此數萬人者即將來叩關之勁敵也不以義收之而以忍弃之恐從此益失遼人之心而益堅其從賊之願然其收之也可復令其入關乎二百八十

萬人且無容身之地而又安所置數萬人于任席也無地可容其患一在關遼人窘而乏食可令嗷嗷朽腹之民方以類聚手無食可養其患二關門正憂奸細今率眾來歸奸究混雜其患三虎狼倦怠而我以兵先之挑之使來激之使鬪其患四臣念全邊陷沒而山頭尚有敢死之民初欲存有虞之一旅布德以兆其謀借田橫之五百聲義已聞于眾以為奴之外懼而今不可存矣遼民之不可存也身無甲冑坐無鞍馬不可為兵左手挈妻右手挈子不能遠遯立而視其死為不仁彼不忘漢而我忘之為不義然寃寃

為關外之民而不顧及關內之民以速禍為不智無已則惟有使之潛遁我以兵船接濟安頓于覺華島徐收而置之或散之遠方或使居于前屯中前所缺場堡之間修城郭以使之居割田畝以使之耕挑精銳以使之守既不速禍于關內又可蓄眾于關外此為萬分難處之中商一可行之策然飢民一入空城無粟以充其腹飢而死與守山頭而死其死均也則臣前疏所請 允發賑銀十萬兩須全付於臣以活在關之眾併饋之之遼民其太僕寺卿董應舉屯田賑恤銀兩另行議處乃為並行不悖伏祈 聖慈憫

此子遺以續元元之命 嚴勅各處巡撫凡有遠人
流寓一一安插不許有司驅逐仍照原 題發數賑
濟死者葬埋病者醫藥凡無髮遠人查像臣衙門遇
發者勿以奸細擒治逃者不來則近者不聚而岌岌
之危關可免蕭牆之隱禍奉

聖旨賑恤遠民像屢旨申飭各該撫按官設法安插
毋致失所其應留應發錢糧該部作速議奏

王在晉題查得正月間遠兵潰入一應器仗俱拋棄
關外間有折竿薪以炊馬肉者兵皆徒手而入臣查
點各兵或手持鎗棍多像自買皆鉛刀不堪一割者

九

也臣令主事沈榮南北分局通霄打造五金之屬鎗
銖愛惜向計日支餉者今按工給銀俾無贖買且清
查掛名食糧不知工作局匠一千六百餘名發做泥
工又在臣所汰目兵九千六百名之外關上食糧人
數真無一之不清而榮之精心料理則臣遠遼之無
奈工力勤而物料不絕造作寡而取數太盈以數萬
人之待用必非關門所能處給也臣猶望更番調援
之兵必手持利器而各路兵有赤子而來若將取足
于關者是增一兵且增一兵之累不援之以器惟有
開口食糧而已不予之以甲惟有見賊躲避而已去

年支用 帑金委官收買炮硝鉄鋼布疋弓箭等件

多者領銀數千少者領銀數百從臣到任並無一件
解到豈惟銀不可問併其人而無之其在河西者且
併母籍而無之矣終日飛檄嚴查索之何有然則臣
所刪汰之多官非徒為冒餉而來皆為編銀而來者
也不惟騙銀而且悞事欲食棍徒之肉其可得乎遼
疆大事豈一處所能辦不得不取給于四方亦豈一
人所能辦不得不取足于庫廠榮先任工部管廠今
其所開陳者皆工部所能措處者也發之少則無以
備當關之用發之過又無以應燃眉之急各臣袖手

十

以待臣不得不仰面而求 皇上之立發伏祈 嚴
勅工部查給刻期解發關門以備秋防急用遼幸
甚

王在晉題臣因嚴關牆低土薄舊邊上三丈二三尺
今加高至四丈土幫止八九尺今填潤至二丈二三
尺牆則磚灰堅砌土則夯杵併加雖南北二部尚有
一千八百丈未修而已修則粉堞崔嵬相望矣城外
塹濠濠外掘品字溝溝中下暗簷溝外間一攏空營
眾工畢舉竊意計期可成又于八里鋪築新邊已完
土牆二百餘丈臣不時往返身先調度勤者賞勞惰

者加罰銘日兢兢如臨大敵其在舊城也有九仞垂成之勢其在新城也當一簣初覆之時孰意兩師為梗連宵累旦旁沱傾注自十七晚至二十二日而城內外水溢成渠矣山海一城原落于角山惟喜嶺下山之窪處水之聚處也山水一發衝壞水門建瓴直下數萬軍兵一二十萬遠民席舍蓬蘆隨風逐雨防兵無一笠之遮身流民無寸瓦之蔽壘城垣傾頽土習是處剝削闢土燒窖而窰破矣范泥為磚而磚壞矣傍城為樓而樓倒矣鑿地為壕而壕有衝塞者矣搆業為窩鋪而鋪無存立者矣築土為新疆而新疆

十一

有剝蝕者矣遠人三四日無米可食無寬可快無薪可爨臣乃買胡餅給之得一二可幸須臾之不死嗟乎天何使遠人一至此極也臣見城牆傾倒於大雨中立命諸將推戰車上城堵塞決口即以葦席苦蓋車上使軍兵宿守城不浸者三版沉寃而民無叛意噫亦危矣幸二十三日天光開霽端工集料先葺頽城而濟濠造鋪以次漸及一歲之班軍不啻兼兩歲之工作此東省所以聞風而却步而顧留本地以殺賊也顧不得班軍何處覓匠何日竣工此係 皇家社稷豈但開經畧之功名同心體 國者必念

及于斯矣臣聞中前所額敵至極即于二十五日策馬渡澗至彼查閱破壁蕪苔陰房鬼火真神人之俱慘信焦爛之堪傷將立于污沉糞土之中兵宿于灌莽殘灰之內臣與道鎮班荆而坐同几而食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異費新亭之洒淚耶然則甯前一帶非數十年不能還回元氣非百萬金不能粗整規模即使河西再復亦知防守之難矣亂離之後荆棘叢生而兵燹之餘水患踵至精神力量不得不急其所急而緩其所緩閩以外烽堠頽廢者臣一一葺之以有限之物力欲舉無限之工程天人交併繁累

十二

轉增惟難上之加難苦中之更苦萬一奸細漏弊戎心益啟舟已罅漏而索衣櫛戶未綢繆而思桑土當田禾喜雨之日而來軍民苦雨之憂轉喜為懼而天心之感召引愆負咎不知其所自矣奉聖旨大雨為災城垣摧剝卿遂用心料理修整毋致疎虞應發錢糧該部作速議處山東巡撫趙彥疏云臣見湖廣道吳之仁請留廣兵三千福建兵三千名鎮守濟甯張秋以防漕運憂深慮遠深所敬服再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閩廣兵及班軍皆為遠而徵調者經畧留之以靖

東效矧東省為經臣所籌制兵不足又留江淮兵
八千協平遠賊何叙功之不及耶

王在晉題昔日之遠陽專心于禦東虜兵馬足則禦
之之具備矣昔年之廣甯專心于款西虜錢糧足則
款之之費備矣禦不兼款款不兼禦遠臣猶可支也
今則東西合併夷虜交訐山海一區真千瘡百孔之
地而經臣之左右皆難非昔之經撫可同年而語明
矣虎酋之來款臣不願其來則向我虞其多索也
亦不願其不來不來則虞其與奴相合也今虎酋駸
駸有先至之聲矣酋為虜王其來也諸部落從之一

一二

部數千諸部合而聚于關門之外無論山海荒僻
永一帶甯無震動關內有無數之遠民終日思父母
思妻子思鄉井欲亡命奔踰以合東西二虜臣既固
捍虜于關外又固捍流民于關內既畢力于前門之
拒虎又分心于後門之進狼此何時而廟堂之上
尚忽忽悠悠不發一錢不決一策怡堂與之安而忘
遼塞之苦臣等將安所控顧哉往時河西各堡居民
懼虜各設迎風葵旗攜實今甯前一帶餘燼燼殘白
骨暴露既無牛酒之迎必長魚然之氣而關門多駐
一日則有一日之飲食我民未得充腸彼虜何能果

腹人飢馬渴勢虞犯搶關外豪無可掠甯不計及于
關內耶臣前任浙江凡撫夷既足必隔年定贖買實
物官有經年不得歸者彼蟒紗蟒緞非賞夷誰敢多
織去歲安知有山海關講賞之事今委二同知就近
招買何方可辦臣再三問撫夷官問虜酋就將全為
蟒金衣著等件必不肯折然則三十萬金之實尚可
乞恩于皇上而三千餘匹之蟒緞臣安能邀泉室
之饒人組輕銷于立就哉臣愁多思亂勢火上炎手
臂瘋麻背頂腫腫恐不能為陛下下遼事日下秋
風轉勁當驕故馳聘之秋而宿雨摧牆異風汨浪舊

一四

城東堤西倒長邊此缺彼傾戊卒為魚關門成泥流
民極哀號之苦愁雲結慘淡之容天意如斯未可測
度臣憂極不知措措矣先是督臣王象乾會獨有撫
賞金錢難辦一疏部覆下九卿科道各衙門會議會
議者議掉漢哈喇慎諸大酋並勸奴酋之費也議掉
漢兵一萬守廣甯哈喇慎兵一萬守甯前之費也先
是臣與督臣密商有用虜復廣甯即用虜守廣甯之
議是以前疏及今之奴酋未必能即勸廣甯未必能
即復傳聞掉漢哈喇慎等在八月間起兵其果來也
我之儲措儲實不可不備備不可不議議不可不早

乃若虎酋之賞所從來矣當三韓全盛之日尚欲結其懷心今值兩河剝落之時何可拂其來意彼欲求新而未許我國歲舊而不能事之無待于議刻期用之刻期需之者至于撫賞段足無計遞索併 勅部從長酌處查往歲賞夷段綃有無存剩可充急用俾臣等得藉手以完款事庶虞窮不久返于關門可解嚴以圖修築矣奉 旨即看議來說

王在晉題辦三說臣奉命而守山海解 朝之日

皇上臨軒 賜勅授劍邊疆之事惟臣主之山海安則 社稷安山海危則 社稷危誰人與臣分責任

上

誰人與臣共功過用臣則當行臣之言用其人而不用其言猶弗用也不用其言至愼事而加之罪臣弗受也臣抵關以來軍律不舉將士用命軍民業已相信華夷幸爾枚宵所望 中外同心有呼即應詎意機關巧構柴柵橫生意有所援引則眼前或已成成心有所擠排則背後衆形其短衷中帶貶聲響在不寒不煖之間筆底藏鋒語意在半吐半吞之際訛言採于塗說道聽雜于流傳彼海內之神奸流氓畢集關門其來也立圖責顯謂副叅遊聞一條陳可持券索也立圖富厚謂每月八十餘金一收用可探囊取

也孰知臣嚴查并斥望門投止遂為將應選而不選某可用而不用忠勤任事者反來譏訕懦怯能者相輒被游揚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不用者疑選用者相妨汰革者與存留者為敵且營窟為護身之符媚竈工獻諂之術明挑暗導遠交近攻兼之關門弊役多置圈圍而漏網奸徒潛窺都市奴中之奸細無地不窺而叛賊之捐金何術不售既無顯過之可摘遂為蔓語以相加情我之心謂關門為不必守誘我之入謂廣甯為即可圖理外之談臣漠然不動不意此語流入長安臣閱邸報乃知 都中有三說一曰城不

一

須築也以地利不如人和也攻之皇初運古之世操枝野鹿之民尚以師兵為營衛都邑為徙倚彼棄甲曳兵之後驚魂墮胆之餘臣有何術而能頓使人心為保障手角山巍而且逼滄海蕩而無津長邊易環高嶺台抱此非守地臣不敢自悞亦不敢悞 陛下之封疆此 皇上之當裁斷者一一曰虜不必款也以夷狄之無親也款則虜為我用不款則虜為奴用為我用則我借虜以制奴為奴用則奴借虜以攻我為我則我借虜以制奴為奴用則奴借虜以攻我諸部厚賞矣而賞非從今日始賞于無事之時格于

有事之日是明驅之使與奴合也是明激之使與我敵也萬一虜王合數萬衆而來將荷戈與之鬪乎抑長揖使之還乎臣不敢自悞亦不敢悞 陛下之封疆此 皇上之當裁斷者二一曰錢糧不可多發也恐效前事之乾沒也夫一人之偷為竊衆人之盜為劫自收自放夷清無以自明衆目衆証雖貪亦有所果若批發自經督轉行自司道給領在府廳支用在管工撫賞之武弁此有一文案彼有一卷宗雖有百萬萬直清到底臣自拜表東行之日止將圖書數卷疏稿數帙歸而還子以存手澤身已浮浪視之矣臣未

一三

到關七十日而費餉銀七十餘萬兩臣既到關四五月僅費餉銀二十五萬七千兩儉於用餉必不奢於用 帑帑不發發不豐而修築撫賞兩事俱廢臣無以自存亦無以存 陛下之封疆此 皇上之裁斷者三天下之事易言而惟封疆之事不易言言者即為任者之分担識未定而言聽未確而言反為任者之藉口此時用不得虛無之議論講不得尋常之道學抄不得襲套之文章着不得揣摩之意見辟之亦然全局之輸贏在此一着乃執當局者之手而任從旁之點撥一有差錯當局者甯不反脣而相齟相訕

乎此三種異議幸有科臣林宗戴為臣剖晰更請速發金錢濟急深感同舟之誼臣可無言顧臣當局者也局未成而有餘成之心害及于臣者小而害逮于國者大微言以中之者臣不得不深言以明之至于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從違左發難以來向有是言今朝廷已令將矣此中偏裨各款其長不至二卯棄干城之選矣標兵馬兵每月六操每日輪流打射銃鉞之聲聞于數里川浙兵每月九操凡遇初二十六日通將各標下及部兵合營大操至于水兵并城守軍兵亦以三六九日操演兵器風順仍演戰船總鎮各

一八

道不拘日期同各鎮將領親行教閱務令人器相習拳棒槍松刀劍鞭棍藤牌篋篋一一訓習從前委靡之習漸次振刷臣朝乾夕惕未明披衣日出而視事日昃而退食人知之人見之其為午後開門者台臣必有所指俾聞言而知惕提醒夢覺之關可耳人生而勤惰各分清濁互異或此然而彼不然或昔然而今不然或事理固然而時勢不然此一時也安危係于一餒利害清于兩可是非判于多岐以臣為可任則任之以臣為不可任則去之任則同于負棘去則將于放生萬一擬議分門推敲迭出則蚊聚而成響

羽積而沉舟，讒憎之言售于當道，則決裂之禍及于疆圉，臣不能一心以防賊，又一心以防謗。仰祈聖明立賜乾斷，如謂城不必築，虜不必撫，即用不築城者以守關，不撫虜者以禦賊，至于錢糧不發，明明斷送危疆，奔潰流離之禍，即在目前。雖有百經，畧無濟于事。此一言而關天下之安危者，勿以祖宗血戰之封域，輕于一擲也。奉

聖旨：封疆重任，倚藉惟卿。無根流言，深為可恨。內外緝事衙門，方畧訪凡有造言生事者，送法司重究。卿宜安心料理邊務，不必介懷。

十七

御史師皋疏云：自河西失陷，寇逼山海，諸臣之借箸者，幾無遺策矣。乃今榆關以西，無不厚之防，無不修之險，榆關以外，增城以為蔽，假款以為藩。天險人險，亦既節比而不疏矣。是守法之不可無，而非其所以守也。蓋善守者，必以戰非以驅之戰也。謂以料敵之心料守，而守乃固也。臣按關上諸隘，獨一片石一路無抵關之阨塞，謂宜重兵宿將預屯，此路奴從此入，可挫其大舉之狂鋒。若趨關可為關門之犄角，所謂攻我之堅而取者亦堅矣。

御史吳姓題稱：今皇上勞心焦思，東顧而憂者，非

奴酋乎？封疆壞矣，止餘一綫巖關矣。將不成將兵不成，兵如一局殘棋，着着俱錯。雖有國手救正，寔不易也是故。袖手傍觀，不免視肥任瘠，抵掌談議，何難畫地指天，而經樞一身肩此大擔，如當局布子一着差，則全局俱輸。一着穩，則全局俱勝。此其關係又何如也？唯下手難，故當局類多躊躇，惟關係大難，賢豪未免退避。若夫擇而用之，信而任之，則在皇上矣。臣伏見經畧王在晉當廣甯既陷之後，人人畏奴如虎，逃者逃矣，辭者辭矣，獨在晉以身當之，到關半年，手口拮据，竭盡心力，即成敗利鈍未可逆觀，而任勞任

二

怨有臣如此，亦已難矣。近見在晉屢疏，似有憂謗畏譏之意，嗟乎！左書右息，管氏所歎三至投杼，曾母亦疑灰任事之心，寧當局之時，此亦古今之通患也。彼議者豈不曰：吾為封疆借箸耳，而人各有見，噉各爭鳴，築舍紛紛，此於封疆何利？馬臣愚竊以為既委之以甚難，則不當責之太易。夫哆口談天下事，易實心任天下事，難伏祈皇上念軍國重務急在得人，諭輔臣孫承宗專理樞務，經臣王在晉專理關務，不得議于賢勞，搖于衆議，各求卸擔，致悞封疆，則山海可守而奴賊可圖也。

候補給事中郭興言題臣見經臣王在晉疏 請究

逃將達奇勛等而縮頸偷生者正法矣參同知張問達等而剋餉自肥者痛懲矣澄汰冗員省無益之虛費稽覈軍丁飽胃濫之風橐允文允武有嚴有翌三軍易慮行伍改觀此後備禦諸務不難次第舉行庶幾無負我 皇上特簡之至意哉但此時賊勢既以漸而逼防禦當以漸而備山海一帶修戰修守誠事勢之不容已者想經臣料理自有方畧不待臣之如

如矣
御史周宗建題臣伏見河西陷沒以來京師震駭舉

三

國張皇若凍凜有不能及夕之慮至于經畧一推有同赴奔撫臣解經邦固雅有物望者且謂此天下古今第一重任而一疏再疏疾呼求免豈不謂榆關一線 宗社所倚惴惴焉有不能自必其勝任者哉乃近者經督兩臣同心協濟關門形勢稍有端緒 中朝之人驚喘稍定正須迴首追思長見此艱危在目而兩月以來似已稍有易心側聞人言且有輕談守關之易而逆料奴之必不來者果如此易不知會推集議之日何以相顧而却步而衆人推轂之會何以反憾為相傾又不知廣甯游騎何以往來未退三岔

河浮橋何以不日告成前此聞缺之後數月而入遼陽遼陽之後數月而入廣甯當時諸臣豈不亦謂奴終總算未必深入而卒然一舉逃潰不支則今日之策奴者亦遼陽廣甯之已事也所謂本危而安狂之者此是也至於奴賊設謀甚險布着甚巧近見經臣疏稱奴且數遣人與歹青都令議婚又數遣人與抽扣諸酋議和諸酋且明言姑且從之而願効守哨如狝羊大罕索羅世金台吉者復又相繼物故是虜款既未可固而奴計終不可測卒之犬羊同類勢必相投虜且陽為好言以愚我陰受奴利以賣我即不

三

然而中收兩家之賂以弄我而我乃日在虎狼交噬之中將暗入其牢籠而不自覺而論者乃曰奴虜勢必不容不無引賊自禍之理是必予虜以劉備孫權之智而不逆虜以虞公齊王建之虞必保虜以日逐呼韓之親附而不料虜以吐蕃突厥之反覆其果智且忠也我能恃以自固其或愚且諂也我又何所恃以自堅所謂本深而淺忽之此是也而臣尤有異于內應之緩者曰經臣王在晉之 請班軍助工也議請修築障塞也既不敢為大聲之呼又不敢如科臣幾百萬之議但一據實以陳而班軍則撤之東省矣

經費則限二十萬矣且有謂遼牆之築為多事者矣夫以九廟神京最危最喫緊之地而絮輕較重反不若捕盜賊者之緊嚴問所給發反出遼遙召募坐糜三十餘萬者之下其何以服邊臣之心而副危疆之望哉臣嘗查遼陽之役不至年餘而至數百萬廣甯之役不及十月而餉亦至數百萬其時經撫尚時時有罄竭之告而人不怪之今者賊患日逼修備日嚴幾幾以天子守邊以重臣守戶而廟堂之上所以應之者反不如遼陽廣甯之什一焉所謂本急而緩視之者此是也臣竊以此有感于今天下

二

事之難為也游談無根者大言可以誑金錢而節約者或反疑為冒費虛情恐喝者危言可以聳君父而鎮定者或反見為平常招搖樹交者朋言可以脅朝廷而孤子者或反忽為易與以今經臣在關風與宵寐無事不親聞與道將相商往往漏下二三鼓而後別又聞其循行山海一疏指畫關隘跋履甚周此亦其髯枯盡畫之時矣脫使當事者猶然視為泛常不思急為呼應將使老成之實事反不若欺用之空言盡瘁之勞人反不如推避之巧智邊臣一身不足惜其如皇上之國事何事伏乞皇上灼然遠

覽聖勅班軍仍盡赴山海修築即云二東妖賊滋蔓料此輩白徒決不至如東奴西虜之毒縱云剪滅貴早亦無取此荷鍤持版之徒此之當決無煩再言至于所請帑金仍乞皇上酌其所請更賜多發聞經臣每事節縮如近日汰官四百汰兵盈兵早已省却朝廷幾十萬之內帑即使其所請者盡數予之亦似一半出其節省當軸大臣又何不以此直言告皇上顧猶僅僅以二十萬示耶至于款虜之費既難驟減又難太奢現經廷臣集議自有定則斷不宜持太平之話專主識敵而虜情叵測通事難憑往歲助

三

兵之故輒難信恐所云進兵給餉之說未可遂持為實數也臣自己未入京初經三路之敗人猶志存痛忿迄今兩年敗警似已相習如慣漸已成忘臣恐從此再壞而天下大事去矣故臣敢畧述邊臣之急迫迴會推之難為泄泄者下一鍼焉若夫立今日之規模收天下之大勢為國家久遠之畫者則臣又有另疏陳之惟皇上立賜垂擇見之施行兵科林宗載疏云臣讀經臣王在晉循山海一疏要歸為築城款虜二事而請或者曰無形之險在于人心遼瀋廣甯夫豈無城而見敵先逃有城反為奴

據築城似為不必然之計矣顧地利誠不如人和而并咎地利也假使遼瀋廣甯舊無堅城虜騎充斥不待今日矣孟子云與民守之効死勿去亦必先以鑿池築城則經臣之議築城勢不可緩者也或者曰夷狄無親欸不足恃夫欸誠不足恃然當其急時諸葛亮亦云東結孫權北拒曹操秦欲取楚先結于齊恐齊之議其後今日藉欸虜以備奴是亦東結北拒親齊取楚之機也不然虜不為我用必為奴用或單力以犯我或併力以圖我不待智者而後知之則經臣之議欸虜又勢不容緩者也顧處不容緩之勢而莫

三五

必夫捐金之朝請夕發工料無資能空言而役胥靡乎鉅虜無物能甘言而縻屬國乎不能也或曰又曰朝廷捐千萬金錢徒為盜臣白騙今山海之請恐為若續故不妨慎重耳不思已前之騙金者有死可藏有家可入有航海之漂沒可以藉口若經臣則守山海計入為出何處可以埋沒且山海存則身存山海亡則身亡果獲從所請而不以築城不以欸虜是悞山海而并以自悞也經臣不若是之愚也且臣觀其議築城也丈尺若干夫役若干灰炭磚石若干逐項開載種種有緒其議欸虜也不過因仍舊例非

有溢于例外則非溢靡金錢於無用可知臣以為築城之金即未給其金亦當速給其半欸之之金即全給之令彼處預蓄以待其來庶可有備無患今皇上勅該部并看來說則業允其請矣但有發必逐毋為遲留以失事機有發必濟毋施沾勾以隱威算今日有餉金則發餉金不足則以帑金繼之此外別無長策過此亦難後時臣故曰亟從經臣之請以固危關者此是也

王在晉題自六月中旬陰雨連綿山海城垣坍塌臣已奏報此聞臣孫承宗所目擊七月初三日臣隨

三六

閣臣至一片石黃土嶺時則烟籠山谷雲滿巖阿海氣淫濛按天沆漑歸而越日大雨如注至十一日始晴關城原係洪武年間卜築其來久矣即逐年繕修亦隨方挖補今城加高而下虛土加築而基圯一遇宿雨浸淫灌漬沙土不耐淋漓濕灰未經粘合銳臺傾墜雄雉缺邪南北邊城且相望焉夫邊牆畫水連山如宛虹之掛空而醉蜺之飲海迨霖雨滿盈魚龍跳躍不知孰為雲而孰為山孰為天而孰為海灘頗有翻騰之臣浪城市起汎濫之洄瀾頽墻敗屋之聲終朝震撼而滴瀝翻翻之勢徹夜滂沱人事之勤

渠累日成之而不足天心之未順一朝墮之而有餘
十萬軍丁夫匠身無寸席而闔城官民膏賁灶有寒
灰公舍強半傾推園牆靡不堪倒至于繁陰密結淥
澆瀾漫或以為沙場戰死之魂悲鳴鼙鼓或以為陰
邪閉轄之極點黑天闕此亦人事之未修難云氣運
之偶值臣側身恐懼益惶惶于屋漏之中而肝腦圖
維轉亟亟于雨餘之後輓戰車以當城堵恐盜賊之
憑陵計尋丈以鳩匠工詎版築之敢後當關寒苦真
為火上添油而戍卒之艱遯人之阪即木石因而賣
涕矣今日之恤兵拔民捐金助築臣連章累牘叩願

三

三

重閭日來平陸成渠邱報斷絕傾耳 俞音遠同萬
里惟望 天心見憐旋奏旋發以解倒懸之急幸甚
王在晉題撫賞云頃接邱報兵部為會議事奉 旨
西虜既為我用賞賜不給何以固結其心這撫實事
宜既會議明白着于額內緊急錢糧先發應用餘俟
續發便行與經督官用心料理毋誤事機欽此欽遵
西虜之當撫實 聖明已見之審矣先發緊急錢糧
應用餘俟續發 皇上已不惜其繁費矣臣宜付之
忘言然而有不得不言者不暢言其情事其究必謂
邊臣之愚而孟浪也必謂違臣之費而寡益也撫夷

如如養士款賞不如內備督臣與臣亦具有心知其
靈惺一竅豈遽出諸臣下不知言撫言賞必不可忘
戰守也即言戰言守亦必不可無撫賞也蓋奴強慮
眾強與眾合則危奴遠虜近遠與近合則危奴在兩
河虜在九邊兩河與九邊同時為寇則危當廣甯之
既陷也甯遠以東為東虜甯遠以西為西虜中道隔
絕即欲得奴中一信不可即即欲出關門一步不可
得手時罕字羅勢耽耽謀犯今化謀犯為輸心可乎
不可乎打刺明暗王燒餅等明明明作賊今化作賊
而甘受罰可乎不可乎諸虜謀賞不得便思搶關今

三

化搶關而為設帳可乎不可乎西虜之設帳守關也
大敵至臣不能保其不奔然虜中之消息奴地之情
形非坐門之夷人不能偵探各關各隘皆有坐門夷
人坐門夷人皆有賞守關者坐門之遺意也月給布
米者坐門賞之遺意也借守門為偵探借偵探為羈
縻若竟恃夷人為防守而遂弛我之武備邊臣豈若
斯之孟浪當紛紛擾擾之際索舊亦新爭多嫌少
兩月翼然知非通官所能決臣等威陳兵衛以慎其
心又明曉利害以折其辨信義既深恩威並洽於是
聞刀設誓事竟成矣又虞通官之尅減下情之煽惑

臣等復親臨給賞馳馬關弓之祭警轉為望聞叩頭之恭謹彼所謂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以秦皇之鞭撻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以漢祖之威靈擁衆三十萬困於平城七日不食者今合前邊宣鎮之唐同討效順不露爪張牙而僂首搖尾昔為我仇今為我守此秦漢以來所僅見之事中外聞之以為不知費多少錢糧要結夷虜臣行撫夷同知李增計算自二月十二日起至六月終止陸續賞過各酋喫食段疋等項僅費銀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兩有奇耳臣不敢濫費朝廷之錢糧節約乃爾此不當山

二十七

海六萬兵三四日之費何事而辱盛廷之過計哉至于歹青拱兔等所居在河西襟喉之地東向與奴通則直闕關門無煩後顧西向與我通則密通甯前可作前茅熟奴下香餌以釣歹青歹青幾吞其餌臣不憂虎首之不歛而憂歹青之中梗初因懷太以通歹青繼欲因歹青以通甯甯歹青通則甯賽拱兔抽扣青歹青粉花五路聞風而應而醉生夢死之愁來則賞之不來則聽之已耳今歹青來矣願受款矣虜情難測其操陰陽之術為向背所不敢知然猶勝于操戈以相角也虜不假道就終不可伐奴來而我兵

當其前夕青諸部乘其後奴能無懼乎歹青等為甯前受賞之虜舊賞卷宗尚在通官不得以意為增減也虜之受賞向給一印票廣甯之卷宗雖失而虜中之票或有存者至牧民之單即不可據不有同知萬有孚可質乎督臣與臣帳下之通官匪一此不能瞞衆耳掩衆口者唯是廣甯甯前之賞十倍于朵顏諸部之賞臣等是以亟亟然請命于皇上耳若夫哈喇慎自有受賞之地而其來也非臣等邀之而使來也彼蓋為討逆而來者也非臣等藉之以為援也彼蓋慕義而思援者也奴首侵我疆土以受恩之屬

三

更敢侮慢天朝狡焉狂逞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彼以討賊來而我可謂賊之不必討乎彼以好義來而我可謂利之重于義乎向有先至之聲未必有果來之實如其來也經費雖誦不得不振賞鼓舞以示勤于四裔盡聽其自來自止王用三驅邑人不誡而已臣常熟甯戰守之機默察安危之勢山海不穩神京終屬可虞廣甯不復山海終屬不穩今日之廣甯非真不可取者取之而思以守之則臣無策矣守士曰民曰兵曰財曰餉曰器械曰城垣而今無一焉四海之財已窮萬民之力已竭已窮而復窮之已竭

而復竭之窮之竭之以復廣甯一片土而此土不能長守則天下事不可為遂不得已而思用虜以夷攻夷而我無所失俟奴力疲而我乘而攻之則廣甯可龍也遼陽可圖也即西夷得之而猶勝于奴之得之也此用虜之深心也不然而歎自為歎守自為守此兩字原並行不悖臣終日所抵掌而談者戰守之事也所淵然而籌者皆借款以為戰守之謀也昔唐臣陸贄有言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釐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紓其文禍終必不信且無大

三

侵雖非禦侮之善經蓋時勢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夫以唐之強視今日何如以今日夷虜之交視土著何如贄為唐之名臣而卑辭降禮啗利結親之說當時不斥其非贄而處今之世也臣不能為贄解嘲矣守遼部夷二萬之月餉三十六萬為且然而未必之詞而舉朝多認為實事若費銀二三百萬復得廣甯費銀數百萬常守得廣甯而勿失臣固甘心任之聖明亦未必嚴詞拒之而今其可冀乎今日之事守無常形而款有實費終日修備而人或以為未修每事惜費而人或以為妄費嗟嗟此邊臣所以難於任

事也臣亦恃有皇上之英明獨操乾斷不惑于兩是之言為宗社生靈計長久而已

大學士孫承宗奏臣以六月二十六日入關城城有四面其中曰中部從南北生翼北接山為北部南際海為南部關外為羅城臣以是日從輿中聞中部彈丸地日聚十餘萬人珠貫繩聯直多于市人之言語然而酒帘食肆不減通都故餉不樂支本色經臣今本折兼支又申飭訓練法行矣而大將初來尚在調度若夫風雨泥淖無可駐足而日夜低回荷戈于艱難之下若不急建營房則苦不可處甯徒聞警而

三

走乎又次日閱北部則樓臺轟轟真快砲檣經臣指點城外為濠為品坑為空營等等有條而表監軍崇煥輩統湖兵分據而列其上其窩舖盡以兵用官料建之其執刀杵而軋軋作苦者班軍也經臣每言一磚一石盡出其手而班軍之為益甚大但東省之留無益而此中之題請來遲耳又次日閱南部循城曲折遂際于海登樓遠眺浩淼無涯正恐銖騎衝關而白衣搖櫓從大海西下將一旅亦足為囂勿謂食車騎龍舟楫為不善用短也至于津門之警大為為緩矣故上備覺華下備月地未為迂計也岸有積倉在

四虛之地經臣令為內倉儲之矣次日閱羅城城如半月鏡民廬為之而往來廬中者盡兵也時浙兵列營城下為試空營出不意真可殺賊總三部之大勢僅十餘里而極高深之險于南北各以膽智之將統節制之兵以為正而更借高深之險以為奇主以待客逸以待勞關城可守也是日遂閱八里鋪之新城八里中崗阜叢疊無一不與城相窺而惟喜嶺為甚是宜有砲石之虞而夷車載道辨髮擁輿曰守邊之西虜也南北可二十餘里土築可什之一蓋築城而益以重險頗可收惟喜諸嶺于城不為用且邊人

三十二

惴惴一垣而得此城乃漸歸也臣時執偏見謂經臣議誠然獨是八里為兩城而舊城之坑壕空營存在三里外而新城之守卒法當四萬則四萬之退步跟將及之而一不戒將城下之備盡為我人設且北山南水既無為旁出而賊方擁此四萬于舊城之下開關廷之不可閉關謝之不可將城上之備又為我人設而城中驚潰無間也經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為退守計而三道關俱可入蓋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經臣言邊兵之善走也即殺不能止况大勢散誰復為殺者故為兩城以固其心而實置之死以勵其必死

之氣臣遂無以應是日以久雨土溜不役版築徵築役以并力舊城復乃議帑倉二十萬未能磚包且工費繁重未可時計姑先為土城建臺以不守守之功速費少而藉力亦重且無臣所妄意之虞眾殊欣然也又次日閱中前臣便服乘馬見西虜携胡雛膜拜馬頭諸諷款夷人相率獻羊酒獻馬臣與經臣亦稍稍慰犒之然而烏音何可懷也所過荒落并曰依然戶牖盡撤易廬舍為氍毹而穢氣腥風衝入數里之外即不敢為新亭之泣而城郭是人民非不能不嘆遠鶴也入中前尚有公署與諸臣登城四望蓋曰

三十三

曾殲千人焉其祠廟有如新者而民廬俱可料理獨夾城兩崗下瞰城以內似非守地也臣等相顧潸然眾議姑於此練車兵素崇煥即駐此張應吾以甯前道當出而移哨馬於前屯侍中前寶而移之前屯則哨馬可及於甯遠臣意欲會諸臣之議而以築八里者築甯遠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萬當甯遠之衝與覺華島相犄角而寇窺城則島上之兵傍出三岔燎其浮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即無事亦且驅西虜於二百里外以漸遠於關城更以收二百里疆土於宇下諸臣謂孤軍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而工料不

能遠及張應吾曰大寇來未有能應者邢慎言謂議是先後緩急當辦蓋臣有先後緩急之說也臣又謂孤軍不足應敵誠然倘我不守而我以一兵據甯遠甯以一兵據覺華是將急之手緩之手是即可緩而十三站之義民且三四萬可緩乎臣初與督臣象乾計欲以五千兵據甯遠令義民望之以為歸而督臣更欲發西虜之勁者三千以為護使諸人西來而我稍東迎得西虜不為要切而更得其護然後可歸歸而安插之甯遠覺華擇其強者為兵餘即屯牧不然亂賊既不得遠誅而忠義又不能援數萬之衆盡化

三二

為東西虜而益之勦敵矣此崇煥議而臣與督臣更議之衆亦謂然而邢慎言謂杏山不可上亦不可下不能猝來而經臣謂當從覺華入太凌河以舟接之歸是議也獨覺華島之千五百兵議在臣未至之先已從閩寫奏之議以邢慎言度議而袁崇煥守甯遠之議氣勃勃欲起蓋兩人深相結而欲互相犄角實互相生也永平道岳和聲主事沈啓舉人孫元化議與兩人同而邢與張兩臣持之意覺多而邢欲量緩急張欲持兵力蓋前五人即守中前若不滿其意而後兩人即守中前似亦非其心總之經臣謂以守甯

遠之備修之中前而大將軍應詔曰兵馬齊總兵官自出甯待道臣為蓋局中之見其于緩急先後自甯而傍觀者精一著之奇以為得或未窺全局之大此經臣所為精詳也是日經鎮請臣點兵馬閱操臣謝不能餉司白貽清遣臣以餉兵數七萬而中有匠役等未盡兵也臣謂當各開之以清其數特令統兵官於臣出門時踏營於遼一閱之其馬步分操各自成陣而練胆練心練氣藝尚未細及之大將初來即諸營未合或官多而兵少或官少而兵多經臣以盡付之鎮臣而鎮臣尚在料理故臣不欲閱操也臣謂鎮

三二

臣修守備自當在關以內而提擬全鎮精神當令無一人無一念不在關以外日為教射打教奇正時領一大隊出乎北山南海之間熟其險易以為他日出奇制勝之方而更望經臣既以沉雄博大之才用其端謹精詳之慮更以虛活提擬道將之精神使其人在戰事事在進勿令局足於十六里之內而目不外窺趾不外及乃為善守關也蓋不能戰決不能守而以戰失守不可以守忘戰不可也是日同經臣閱一片石又次日閱黃土嶺一片石河可十里其入口濶可六七里以漸而狹兩山夾其傍有敵臺可下

擊之即隘處為九道水關未甚高峻而山腰高臺下臨峽岬蓋險地也獨黃土嶺之巔似平南望缺塙堡非遙蓋時有大舉入寇者今即西虜為守亦足虞也然兩地有萬餘人而得一勇將可守是日別經臣而西晚與龐主事善繼宋中書獻相會于途而議眾臣之議大約兵六萬似已稍調服亦有練者而未盡合法馬有八千當撤青之日曉亦殊壯而舊城之修已有次第可及秋防而完其新城之築中前之守覺華之議及東通毛升北聯西虜種種皆守關遠計而造器甲造廩舍至標下之兵亦付之總鎮蓋經臣之在

三六

朝也面色潤澤而今且蒼然欲老乃安生千里者責其不做專守得臣詣邊而盡悉作苦之狀也即諸道將分猷宣力亦自殫竭而臣更有議焉蓋遠人習于逃而久未操練不生其畏法之心不奪其異賊之心經臣殺逃卒數人而亂兵定即鎮臣入殺悍率一而眾心帖然斯亦賜劍之效也獨是逃不在兵而在道將哨馬回而道將相率而逃也是在臣精簡其人非自真可為將而不逃者盡調之別用更乞勅令兵部盡選拳勇有膽智者以上贊大將軍之壯猷而下鼓三軍之意氣違事尚可為也總之西虜之

募必不可近關門杏山之舉必不可遠西虜百萬之金或當為遠大之圖中前之修守竟當作宵遠之計然而大將先有專守一一意則懦而近熟者以慎重蓋畏奴之心以老成示迎主之意久之精華果銳之氣盡銷于懦夫之口故不盡破庸人之論則主帥之聞聞見見不清不盡驅逃潰之人則幕府之是非非不正臣非謂素崇煥華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蓋再三駁其議以盡其任事之心而中前之議臣猶恐河東西之奉集西平也然其議可達其氣可生臣欲經臣借此以提撥天下之精神即時未可使如其

三八

言而乘機進會無得苟且幸奴前之不來遂以為安而又無聽懦夫之口謂激之怒而召之兵也以上諸事皆臣與同行二臣再四與在邊諸臣斟酌商確無敢難以意主之無敢強以意駁之蓋一事而各為兩主者評駁之以盡其議乃從途中合兩臣為疏而臣病矣語無次瑣屑以陳其遠人更情及諸兵事另有別疏為此除具奏理合上聞

此樞輔行邊復命之疏也疏甚冗長不能悉載然語語為經臣幹旋意甚周至且云經臣既以沉雄博大之林用其端謹精詳之慮蓋與之矣後乃

或于誑官誤 國者之言疏云經臣王在晉精勁有餘而沈雄博大之未能二疏如出兩手經臣之召歸以此耳迨後叙防一疏又云原任經畧王在晉心量確切綜畫精密當舉世縮足而抵閫于奔潰之餘才甫欲行時未及展乃其確然必不可拔之氣自是名卿似當及時起用云云是其所不滿于經臣者特沈雄博大之未能耳沈雄所不敢居而樞輔任事竟壞于博大經臣正其對症之藥也疾不知醫樞輔將無自悞乎其稱舊淮撫李三才之提拔可備經畧之用於閫鳴奏則稱其沈雄博

三七

大有之端謹精詳有之然而成色未滿八分夫未有成色不滿八分之人而可任封疆之重首先薦用者比至臺省交章論列而閫撫之成色畢露當免于失言失人之悔耶

京城新兵焚掠奉
聖旨杜應魁新兵即刻勒限統領前赴山海李懷信有兵都調赴山海與杜應魁公同江應詔馬世龍置之要地同心訓練以堅三軍共圖料理以守疆土戶科羅尚忠題臣惟經畧自遠廣繼陷以後舉朝之任莫比為難令經臣果漫無膽畧則宵奔一官前

此亦有能自量者而提然自任絕無一語見避何為者則遇時經邊諸政未可以其詳慎當意縮也今經樞兩臣非有有主之衷甚大參商也然當此東奴西虜共肆噬虎之貪而懦將驕兵人懷風鶴之懼雖識見愈同呼吸關應猶恐無濟即稍見參商其何能堪而況我之意向一歧漸成水火之形人之揣摩日生終聞左右之社經撫往事詎非殷鑒尚可不圖畫一乎臣願兩臣之猛省而早決之也如一將領也毛有倫以慎重蓋且畏敵之情徐永增又似以喜功鼓其勇敢之意則任將臣之見不一一道臣也邪慎言等

四

經臣信其才而用之樞臣短其才而疑之袁崇煥等樞臣為其慷慨而不疑其喜事經臣若為其喜事而併不許其慷慨則任道臣之見不一一欽虜也經臣謂奴強虜眾不可無款樞臣則謂不能省兵何以虜為經臣謂奴虜近必募以守關門樞臣謂西虜之募必不可近關門則用虜之見又不一一修築也一欲為兩城以固人心一欲釋新城之役以併增舊城似樞臣用易而經臣用難一欲沿關設備一謂上備覺華下備月地未為迂計又似樞臣用難而經臣用易則修築之見又不一如樞臣實見得是非執一家私

議竇涉議氣如經臣實見得是雖君命有所不受庸為失和豈其苦于岐同事之見而悟于分同敗之罪怯于任舉朝之疑而勇于候聖明之託者曾是兩臣見不及此也然而猶有要焉樞臣前日之出關也果料邊防尚疎而出而救失耶抑揣關事就緒而出而觀成耶非居一焉則其出無謂矣臣故請出關之初意樞臣宜選按之入關之情境經臣宜逆籌之也樞臣固遠識雄才允兼文武無忝者經臣亦精心沉畧剔歷中外有聲者計將安出臣故願兩臣之猛省而早決之也要以沉冗消冒籌撫議款經臣之

四一

慮其悉鍊心治氣畫險用才樞臣之見尤長勿徇情面速圖畫一臣不無厚望焉適為此仰于聖裁必下部議覆行

大學士孫承宗為經畧遽難得人請身親督理關城兵務事內云經畧王在晉清辨嚴明公忠詳慎意在守關自是滿朝定論素蒙皇上召還矣然而代者實難其人今舉朝皇皇若天下之大無一合可應其求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重付之不可知之人而並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即天下以為不可知而臣猶得以自竭其力臣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既

可以用道將之長而棄其短臣亦可以為道將用而補其所不足是臣所以忠皇上帝而生成也

王在晉題臣之為遠人封事屢上筆枯而願禿矣皇上之軫恤遠人明旨申重詞繁而意篤矣今門限金何在無有也應留應發錢糧未覆也無錢糧何以安抑遠人不安抑何以保其不為亂若徒以空文空令責之撫按必如大禹時雨金三日則可非此則必請于朝矣而朝廷之議賑貨亦非易言也流民之在幾輔者不啻百萬每人一兩須銀一百萬每人

四二

五錢須銀五十萬若僅僅發銀十萬則人得銀一錢此一錢銀未足供尺布斗粟之用今日飽而明日即餓矣向緣各處驅逐無所容身傍關皆結草而居其聚于關門者甚眾其不能工不能匠不能兵者何可勝紀不能自食其力而欲寒授之衣飢授之食免勞其猶病諸今西夷縱歸遠人趾錯于途臣無日不隨到隨審隨審隨發有在虜十餘年而得歸者有在虜三四年而得歸者髡髮垂辮之民郊圻充斥華言夷服身帶餘腥若欲招募為兵則司農無餉之可繼老弱者督令耕田則關上無田之可耕若敬而之四方

須人給路費轉曉又望關而投止矣蓋蘆盧托處關上能容而他方不能容割草斫柴關上易活而他方不能活野廬堂豕隨羣涸涸非招之而使來亦未驅之而使往今西夷米盡粒食頗艱而天氣將寒衣單可念此真智盡能索無可施其伎倆者又十三山大山頭目陳天成筆筆架山頭目宋景陽等各屯頭目李應魁等各持避難遠民稟帖及賁奴首徧勸奴子及叛將諭帖告示八張多方招降衆不肯就募地赴關求救臣一面發水兵一千三百名着遊擊全冠統領赴覺華島防守發船接應又參將祖天壽向居覺

四三

華島臣已招之軍家春進開安置昌黎今接山海道議仍委本官招集遠人為兵居住該島俟天寒冰結奴騎可驅兵船難泊或暫移于甯前之間蓋覺華島去甯遠城二十里凍則履海如平地非遠洋巨浸之可擬也島無薪無水不能容多人且人多船少難于接臣臣又檄朱梅周守康等撥發哨兵暨勇健家丁以夷人為引路護導前行留駐前屯安頓挑選精壯訓練為兵存留老弱撥因使種蓋遠人性命時刻難存而如解倒懸萬方無已 天子為億兆生靈之主仰體 聖朝德意自當教民於水火倘能接引而來

安插關外則額城破壁繕修以使之安居枵腹赤身顧恤以周其生養米無一粒先議乾輪房無一椽旋圖蓋蓋發器藥以資捍禦議月餉以贍兵戎耕牛穀種在所必資鉅帑鉅餉不待給臣一人耳庫無養士之錢庫無贍飢之粟左右之肘俱掣內外之應皆難經畧以調度兵戎為事關外之遠民無違撫則臣當任之巡撫以撫安百姓為事關內之遠民有前撫則撫臣當任之按數分撥所屬地方發倉粟煮粥療飢擇有閒田曠土使之比屋連疇習于農業生員查數造冊寄庠肄業銜官有號紙來歷分明者題准分

四四

發北直山東各衛俸糧于該衛支給俟遼東恢復仍歸原銜其分發關內賑銀徑發巡撫衙門臣不敢預有司驅逐遠人不如軫恤任民顛連倒死道路者聽巡按御史不時糾劾其關外抽兵拊衆務期速發錢糧饒可着實做事此非一篇奏疏可了勾當亦非照常 票擬下部議覆可濟急用者至于關外調度臣已暫令遊擊魯之由領兵駐前屯相機料理邊情時刻變幻敢不從實報聞也奉 聖旨遼民屢旨賑貸何久尚無次第這所奏關內關外分救抽兵屯種等事條宜明悉依議與督撫同等

各官上繫料理賬銀前後發帑通編湊用併前部議應發錢糧速與措處其關外避難多人發兵護引安插紳還作速調度無負義民望救之切

王在晉題更番調遣云自昔建酋蠢動守連陽議兵十八萬守廣甯議兵二十三萬而合遠兵及四方調募之兵共三十一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名此臣總理三部時所查之兵數也臣居平浩歎以為竭內內之力必不能支而戶部之歲額告窮工部之縮手罔措無一毫之虛假迭請 瓊林之積屢蒙 頒發之恩即 聖明屢念時艱不厭再三之請而 請者亦自

三三

覺其頑之厚矣臣深知經費之訖物力之殫是以受命當關不請一兵不請一帑合在關將士甘苦與同艱難與共從楚兵逃竄收回之後五月以來寂然無詳刑殺不廢而人見懷刀役無休而眾不怨然五六萬之兵皆零星湊合或以一二百人而為一營或以五六千人而為一隊敗殘之後行伍不整奔潰之餘神氣靡揚或有盛而無甲或有弓而無箭或有力而無靶或盛甲刀槍弓矢俱無手持一棍而依牆守堵者種種也關城開數局而聚料甚難運煤不易外造而造不可得內取而取不可繼故今日有名之名無

兵之具且川湖殘卒日日思歸漸漸清汰而邊兵之入關不遇者為奉法之兵奉法之兵日困于窮邊經秋歷夏就無懷歸之想久無縱歸之期是逃者為得策而留者為失算幾法者鄉井偷安奉法者終歲勤動 朝廷有不行之法則天下無不逃之兵先經督臣王象乾具 題兵部議覆通行宣大山陝各鎮備查逃回各兵姑開一面之周仍舊牧伍食糧養成氣力督令更番入衛每鎮潰兵分為兩班半赴山海防援半留本鎮操練歲一交代勿令愆期而見在西北各兵應聽班兵至日發回業奉 旨欽遵在卷惟是

二六

原 題數目未定得任意多少以致臨期推諉或託言邊警而議留或藉口鉤缺而求減不知山海一關為九邊之命脉須山海安而後有九邊有天下諸臣不當以山海視山海而以 陵京根本視山海不以山海之安危應經畧而以天下之安危應經畧蓋山海原未設兵不以天下人守山海孰為捍禦今欲為久安永守之計須嚴飭 功令更番之衆如期畢至一有差池即聽衆處不以精銳應調而以老弱充數挑選發回斷不濫收廉餉領兵官於路費放更換者三十名以上即處斬二十名以下細打在路上脫逃查

人數多寡分別照處通查援遼兵馬其從前調發者無論矣即遼瀋沒從宣鎮原調馬兵一萬五千大同一萬五千山西六千今照原題分為兩班半赴防援半留操練則三鎮應調馬兵一萬八千名蓋宣大壤接往來便易與他鎮不同廷綏原調馬兵一萬而年來延鎮中虜量調四千甯夏原調馬兵二千四百五十名甘肅原調一千二百名固原原調二千四百五十六名調數原少不得議減當以是為更番之額合七鎮不過馬兵二萬七千五百六名正耳至于真保原調兵五千一百八十二名馬九百十九匹薊昌

四二

原調出關兵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六名馬八千一百三十五匹天津于廣甯失事後調兵三千此在臣所轄境內無事則聽其更番有事則長川戍守蓋必有兵而後關可守必有源源相繼往來不絕之兵而後關可常守所謂之兵必該將領標下家丁健卒延甯甘固多選砲手整隊整營調發即以原管將領統之庶將識兵心兵知將令上下同情緩急相倚馬匹為擇騰壯盛甲器械必要精堅不得零星抽取臨行雇募更番之期應照入衛班兵之例一年一換無論程途遠近俱以到關之日為期見面交替其在路隨行

兵器俱細載而前領兵官到關分派不許手持寸刀兵兵無馬及無甲仗者不關不收發回另補其在路行糧鹽菜及到關糧料則有先行之例在而各兵每客過計矣近准宣大督臣董漢儒大同撫臣高第咨議欲將班兵挑選立為防關營閑日則操演及期則赴防照秋防入衛例不許妄討安家其區甲器械馬匹或兩班充用或每班全去全回亦定為成例事體畫一便為遵守各鎮可通行而無異議則已得臣心之同矣再查科臣尹圖魯題稱守關軍士必須十萬科臣曾令密雲洞晰邊事最為折衷之論欲固守

四三

榆關非十萬人不可欲恢復廣甯非三十萬人不可乃部疏所稱杜應魁柯仲炯之兵不下萬餘者奉旨頻催並無起行消息若俟過秋防徒來食粟安用是兵為矣臣在行間細觀兵隊非西兵不可戰非浙兵不可守乃貴祥之兵留之昌平通州雖云近京地面設防似屬稍緩不如調發山海分守邊牆及為得周則又今日所當酌議者也王在晉題臣聞之兵法云衝地合交毛文龍所處者衝地也而朝鮮在援而不援之間則其交難合死地疾戰文龍所處者又死地也我兵在應而不應之際

則其戰難疾故勢危則救之宜急黨孤則助之宜衆地遠則發之宜早今危而緩應之孤而寡助之遠而徐發之是欲棄文龍也棄文龍即以棄朝鮮也若朝鮮併入于奴而登津淮陽片帆直達不必守山海而有中虛直捷之途矣奴若習舟而山海一牆不能東達遼島西接津門關臣所憂者山也嶺也而水併急焉謂奴必不棄長而就短有時短長之互用究且水陸之難支請以臣言爲左券可矣淮兵抵萊者將匝歲所選五千兵未發也閩兵抵津者且三月所調三千兵未渡也今日曰無餉明日曰無船再日曰無兵

五二

器餉安有足之時船安有備之日兵器安有悉辦之理此怯懦者之常談也此懼奴者之故套也少俟秋風轉急則還泊海邊曰非敢後也風也矯首而問青天則風伯當其車而海若不能效其靈矣國家費如許金錢調集兵將而不能得一臂之用不有領兵官之可問乎朝廷試嚴飭功令限定時日如八月中旬兵不發九月不到朝鮮着登津撫鎮即取領兵官首級回報若出海故事躲避島中不與毛文龍合兵者將領一併處斬至于大兵渡海糧餉不給勞人險地士不果腹何能驅使徒俾懦將頑兵藉口遂

越日望秋風過候海汛愆期稟足藏頭苟全性命國有依違之號令軍無震烈之紀綱風靡波流將何底止今登萊新撫莅任正改觀易聽之時又天津運餉風夜急公同心競濟舟師並發賊膽可寒我功可奏所請火藥鎗銃弓箭盔甲皮蘇油鈔之類如登津有之即量撥隨船帶去無則令工部買辦運至登津俟有便船陸續裝載兩路之師須與文龍會合併王紹勳管大藩俱聽登萊撫臣催督結縱還衛相爲特角其劉國綽所諫之遠兵可發檄令渡海以合遼民俾奴首見之有登鮮合擊之狀遐邇並連之形則諸

五三

島未降之民可成聯屬奴雖強有不自顧其策兇者乎再查毛文龍所報戰功勅下兵部一一紀錄俟後功成併從優叙則將士聞風思奮人人磨礪以思殺賊而狡寇之滅亡有日矣

王在晉題伏念山海一關依山傍海日見鯨波鼎沸夜聞鼙鼓雷鳴不風而風不寒而寒時當入夏尚爾衣綿節未交寒必須裹煖矧高山挿漢上結蓬蘆而曠野連雲居無蓬壘至南牆亘入海中戍卒皆居水而倉廩則結困于島岸兵舸則蟻泊于沙灘昔守三岔不過中流之一水今居南海倍占沉澹之無津軍

士軍寒難挨冬月查得去年題發冬衣銀兩起解稍遲遽撫先給每軍皮襖一領舊經臣又另給馬軍六錢步軍五錢分為差守與按臣各有犒賞彼時臣部先請發肝襖二萬又續發二萬又催辦棉花布襖匪一而足其軫恤各軍寒冷有例存焉再查山海路食糧軍士每名布三疋每疋折銀二錢五分花一斤半折銀九分共該銀八錢四分每年八九月給賞又有例存焉臣與道將議既憐各兵冬月之無衣又念軍興經費之大誠今歲無撫按衙門之責又無布襖肝衣之給折衷往例每軍應給銀一兩以備禦寒

三

衣服之費皮襖不必重給再查肝襖係各省額解佐領等官鑽謀管造內俱黃綿敗絮不能當風而去年起解亦多未至軍士視為塗羹無裨實用窮邊寒色忽侵九月授衣勢難再逭伏乞勅下戶部即于新餉銀內動支給發則三軍扶絰庶免冰雪砭肌寒風隨指之苦矣

王在晉題覺華島初議設兵即以避難遠人充之謂其米可食也孰意大意決旬一而至再城市已變為江河而島嶼有不翻成巨浸者乎於是堆積運殘之米悉付洪濤而島民之不隨波漂蕩亦偷生于虹

梁麗背之間矣島上已選壯丁八百無米可餐飛騰微糧不能立應而義州等處渡回避難遠人又一萬一千六百有奇各民潛地下山與西虜相搏互有殺傷虜掠其騾馬頭畜正在格鬪而我兵領衷丁適至為之解紛議各給犒賞還其騾馬而金冠等已鐵舟相候衆遂得渡臣日夜操心約期並進而釜中之魚得活然其在大凌河以東者為積潦所隔不知幾萬人也遼民之不能盡西此此奴兵之不能進躡亦以此俟水涸再逃而山民必及于難矣奴必率衆趕殺而禍恐中於甯前矣救民於水火為德必竟其成而

三

無奈天之絕其路又絕其糧也臣得覺華無米之報隨撤兵船載米三千五百石鹽十擔鍋三千口蘆荻四千領一面裝至覺華島一面裝至前屯又慮魯之之由勢孤復令都司尤岱往助之雨後查前屯城垣房舍存者什無其一牆壁悉被雨傾闔城皆長豐草闕廂民房罄盡無餘蓋野火燒之積雨摧之潰壞至此今徙民為兵欲得房以居求也一人日食米一升萬一千人日食米百十石闕內為活地人可赴工營生關外為死地惟藉官糧官養人多何以給之欲得食以飽末也海氣漸冷秋風颼颼男子裸體婦女衣單

遂蹀躞難行不顧影欲得衣以煖未也兵須給弓箭器械今弓人治弓巫人治甲關上物料無一湊手欲得器以應敵未也閩閩傾頽城閩充塞非三里之聲固無百雉之憑依欲得城以死守未也虜兵一犯蔡營無可充腸焉衣不能蔽體徒手以相格鬪步行以當蹂躪弱肉免于虎吻未也臣又恐前屯一奔震動及于山海有活人之心而無活人之術蓋未雨之先覺華有米另是一議積雨之後覺華無米又是一議旬月之間時勢變更若此人其如天何奴聞關上有兵七八十萬必鼓行而東志圖恢復故奴子四人李

五十二

永芳修遊擊祝遊擊領兵到廣甯者甚夥思以衆敵衆孰知我所有者五萬慣走之兵而三十六里半額之城廓也興言及此不知社稷何所倚藉而臣之身藐乎其小矣今前屯集衆既有成議仰祈勅部丞議招兵歲需糧草一面行督餉部臣添運本色器械盔甲馬匹一一備辦目前抹濟遠人分外定須發銀發餉字字切實無一虛浮若徒空言空應臣之責盡矣將來憤事豈獨微臣之罪哉聖明必能原之矣

王在晉題等奸細云遼陽廣甯之陷悉由奸細潛伏

先時偵探情形屆期內外合應動如發機令人手不及措然奸細不托身于公門則跡跡易露消息不真故左右近侍有盜賊焉臣繞出京而即有好僧石化遂自認爲同土願投聽用一不察幾爲所中矣夏時疆爲撫院承差日在臣衙門前探聽欲串通吏書廣鐵結細無可下手適有回鄉人報稱奴首有四奸細入關臣大索之而時疆遂糾衆十人歃血謀竄奴中投李永芳報效幸而事敗被哨丁擒獲蓋亦有天意焉王正邦者爲舊經畧者用官被革假臣硃筆諭帖徧查三協大砲奴之所畏在砲砲掃處所可攻瑕擊

五十三

虛導奴入犯借曰意在誑騙則何事不可假而必查大砲也王應龍異常險棍屢犯作奸久逃不知何遁頃從西虜送來問其到西營幾月曰僅十餘日則十日之前其在奴中可知彼謂人從奴首來必不納從西虜來則納之許銀九十兩馬一匹托西虜爲引進之地而西虜且爲其所誑並無一物相酬變幻閃爍真可測識倘其來不問其去不知則我之情實盡洩于奴而勾之使至爲意中之事矣至如傳友功爲豫得功家丁頭戴賊帽手托賊旗爲奴報信被小吏青部夷所捉解來討賞則設帳夷人亦有寸功可錄

蓋凡出關人口我不能機察而行至中前屯一帶
夷人每能致之執以告我此用夷人之明效也各案
招情長臣冗刑具崖畧仰塵 聖覽乞 勅法司正
法施行

王在晉題海外諸弁協助毛文龍屯兵聚衆經年旅
泊渡天整履寒冰身無一縷而抗志以扼饒羨食無
半菽而虛腹以揮戈槩 國家有無籍之師聿聿彰
撻伐之威司農有不餉之兵戎無用征徭之累蓋以
名義思討逆而以孤憤效勤 王者當予之以官以
作其氣伏乞 勅部查議將宋鵬舉實授遊擊陳繼

五二

成強能善實授守備仍給劄加銜治兵別可紳實授
都司俞書參畫軍務有功之日另行優叙則海外諸
臣聞風鼓舞各以功能自樹可羽翼大將以成功矣
王在晉題辦甯遠築城疏守覺華島之議始于道臣
閻鳴泰之呈祥守甯前之議本于監軍袁崇煥之屢
揭中前以至前屯俟前屯整頓有緒以漸而進規圖
甯遠閻臣未至之先臣疏已聞于 上矣閻臣欲以
此提擬天下之精神而總結之曰即時未可便知
其言而乘機構會無得苟且幸奴之不來遂以為安
此閻臣運筆之妙用意之遠以虛用實以戰為守之

深圖也天下時而已矣時可為而不為則失之機時
不可為而為之則傷驟六月初間光景較之閻臣到
關之時異矣異于大雨之額垣壞壁也關臣離關
之後較之今時則又異矣異於積雨之額而復額壞
而復壞也天氣將寒而土本伊始孟秋已過而班軍
不來即舊邊無修完之日而言新築乎哉即咫尺覺
防禦之難而勤遠畧乎哉各屯避亂之民義不當坐
視其死援而使之來也不得已也然所以必置之
前屯而未及于甯遠者部疏所云去關門稍遠而去杏
山稍近兩言蔽之矣去關門遠則接濟艱供給艱應

五三

援艱去杏山稍近則氣焰逼災宮逼批據逼日日防
寇日日防關日日防勾引我不去彼必來地無毛孰
與食手無器孰與敵身無甲孰與敵居無完城孰與
衝此猶驅跛羊而傍虎穴也若謂覺華島特角島去
岸二十里隔洋之兵其登岸也須船其開船也待風
城中緩急弗能救也水步當騎弗能戰也為駐兵止
可禦水中之寇弗能遏漢路之兵也部議以百萬金
錢築甯遠之要害臣請竟其說凡邊外興工打草斫
木必先架梁架梁者何先領馬兵擺列以防奄之至
寇也此在八里鋪且然而況於去關二百里之外乎

甯遠架防必須精壯馬兵三萬做工一日則擺設一日虜即闢關必勝而後可保軍夫之命再加做工軍夫萬人則四萬人矣四萬人之食何從致三萬之馬何從買馬料何從辦居舍何從構今在關夫匠無處可募以徒班軍班軍畫緣規避在路脫逃以山海為絕地而望望然去之臣因此遂成唯氣之疾何況甯遠此集夫之難也築城必須版木春槌杵杵繩索各鋪梯架樹條紮把取足於一掬之關城轉運於二百里之險路無此車輛無此馬牛無此人力此製具之難也築城必先造磚燒灰磚灰必先開窑開窑必須

五十七

打柴鑿石打柴鑿石必入叢林深谷跬足犬戍之城委身豺狼之鄉地遠勢孤刀疲膽怯此辦料之難也一片莽蒼虎之所奔若整頓規模必須死守萬一委而弃之適為盜資此正東西腰站之處人馬安頓之區草草接濟之所城池定要堅固兵馬定要強壯器甲務期犀利錢糧務期充足方能站立竊慮塞外孤城距前屯百三十里聲勢既遙誰為策應此固守之難也治家者必先急堂奧而後及于藩籬樹木者必先植本根而後及于枝葉就關門而論兵力微軍需缺經費匱人心搖似堂奧未固根本未植臣不敢諤

言以傾時聽謂山海之斷然可守也今日不可有忘甯遠之心而實未可有築甯遠之事實文武諸臣當勃勃以奮其氣于關外而亟亟以固其精于關內俟聯絡立定纔可縱走亦可疾趨是舉也關天下之安危而非一隅之安危也閣臣與臣接袵而談亦是疏中大意要無異詞所云罷賊局以提元神頂門一鍼撥中今時之病痛獨是賊局釀于五年而元神潰于一走癰痼疾而定驚魂其須以漸乎山陸水際高深為險崗阜叢叢與城相窺此閣臣得于目擊者萬一中國之長倒用則巖關之勢瀕危山海即不築新邊

五十八

而銳臺城堡必不可不建短塙深塹必不可不設畢臣之愚欲如閣臣所議先築臺堡土牆于關外一應急工及時修備然秋色中分計期無及恐竣工為明歲之事矣中前所已經整頓俟填實前屯抽兵演練撥田安插踏定一步再移一步倘甯遠可築相機布置請百萬之金錢築一方之要害然按時度力恐興工為一二年之事矣臣必不敢輕擲朝廷之疆土亦必不敢浪費朝廷之帑金上體天子好生之德以救遠人下體閭閻臣振刷之意以飭情露庶于明旨為不悖于邊務為兩全虛實互用戰守因而並

舉矣除諸將之懦怯無用者容臣漸汰其監軍道臣張應吾邢慎言已經離任聽調外邊情重大先將戰守方畧備細奏聞伏候勅旨遵奉施行

樞輔竄遠築城之疏已經部覆准行此疏不得

不發疏發而益論益盛柄鑿矣
巡關御史梁之棟題臣不肖整襄監軍之役據聞山海危形惻心賊目所恃者經臣慷慨當關自能聯絡道將為皇上守此一塊土乃一時將吏心心有主臂指不聯言戰難言守亦難守關外難即守關內亦難方草疏陳請適接邸報見經臣奉旨回部矣又

二

接據報聞奴以八月入犯矣夫閭臣身任天下之重一更一置山海之得失神京之安危係之當必有勝其任而愉快者然山海非蓬廬用人非傳舍與其用而後議如借病以試醫何如議而後用先揆醫以療病倘一不當無論臨敵易將兵家所忌金既已缺再堪掌上玩弄耶
經畧宜慎願閩臣之身肩之也試看從來推用經畧是大家都背各隨恩怨或欲用其長而堅護其短或先擬其敗而且觀其成人向背之時即分後來左右之袒使任事者瞻前顧後氣亦約結而不伸破愚怨破臆見任經畧宜斷願閩臣之

參決之也推舉一定稍寬文墨無掣其肘需以歲月徐觀其成夫靖康數易宣撫制使先後舛逆李綱謂其必亂試看奴酋用兵以來其任用之人聞時有更換否用經畧宜專願閩臣之力主之

昔之經畧錄于在廷之公舉今之經畧錄于閭臣之私擬昔因推經畧而始擇其可用之人今則先有其人而後易經畧廣甯陷後薦李三才為本兵今日之推經畧樞輔意在閩鳴泰東林意屬李三才故以少參為正推而南大司農為陪推此向來未有之規制也東林因不點李三才必欲樞輔

下

自為經而樞輔亦雅欲居功故會推經畧而奉旨僅加陞巡撫亦向來未有之奇事也巡關御史已窺其意故欲閩臣之慎擇經畧必勝其任而愉快乃以國家大事封疆重臣玩弄於掌上樞輔不能善其始且併遠撫不能善其終與靖康數易制使先後一轍閩臣之言於是乎驗矣

吏部等衙門會推經畧奉聖旨閩鳴泰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海等處地方

會推者經畧也而所陞乃巡撫彼時巡撫久裁不

請復而即推不會推而即點有是體乎只憑一人意見素亂 朝廷其在邊關可知矣

原任吏部尚書周嘉謨疏稱左次端門之說臣亦不能記憶但臣每宣言于 朝曰經撫不和是非無兩立之理 國是一明 朝廷便可處分且每云熊廷弼多得一尚書一蟒玉也要送還 朝廷纔可還家張鶴鳴所聞或即此語至于朝天宮習儀臣委向鶴鳴問曰聞遠撫欲渡三岔河取海州若取了海州第二着當如何策應鶴鳴未有以對也但忿色曰熊經畧怕死若是我出去決不怕死臣曰死須有益于

國家徒死何為貴部若肯去換熊經畧進來暫署印也好鶴鳴曰他如何署得定是王侍郎署印蓋指今經畧王在晉也是時諸大僚皆在獨刑部侍郎鄒元標厲聲曰把 國家事看做兒戲如今如何戰得遠

怩然而別是鶴鳴所深恨于臣者在此耳

王在晉奏臣念望六風沾狗馬之恙日漸增劇幾欲控訴陳情念我 皇上臨軒 專命 恩禮異數巖關一饒上繫 九鼎此何等責任何等事權而敢言病乎秋防戒嚴天驕凌兢奴衆有秣馬右屯之報且虎墩八大部赴關譟賞而宣大之虜聲言助兵統衆

臨邊明驛要挾多奈添吉打喇明暗等酋又率諸部索討新賞夷稟集如蠶蟬通官急於走兩督臣王象乾又以要協告微毛滿窺邊不得臨關調度而撫賞金錯難蒙 頒給杳無音信關上二道臣先引咎回籍凡目前委任之將以被劾為全生以脫身為僥倖臣子身當關此何等時候何等虜情而可言病乎頃得邸報大學士孫承宗題為據道路見聞等事未見全抄第欽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籌邊大畧體國公忠朕心悚露時事交廷卿既畫一條奏何可需延經臣王在晉行禦危關猷勞久著准召還擬用王國棟

才望素優著即令推用其贊畫道將等官吏貴委任及練兵均餉等事都依議行奏內各官堪任經畧的着從公作速推舉帑金給發已多卿奏衝急需特准發五十萬兩仍着開欵務濟實用毋得虛糜全遠論設輿輻震動朕日切憂勞賴卿謀猷參決廟算一切緊要事宜應令各部或本部徑行不必覆奏一意担承務振從前玩愒之習早奏固圉恢復之功用副朕倚重至意該部知道欽此臣一見之望西遙拜喜出吏生自有遠事以來死者為沙場之鬼建者為鯨鯢之囚即幸而得歸皆被彈受刺身為射的臣之挺

身獨行原無生還之想。貽書以別妻孥。謂與家鄉永隔。而不意得完封疆。以完軀骸。復被 召還之命。無論微臣喜出望外。即臣之妻子終夜焚香以告天者。得報不知何如。懽懽也。第念臣素病腸血。庚申正月十四日晚得頭風之疾。鼻淵額痛。三年不愈。今左項腫臃。半體風麻。肩背木腫。左臂發一漏。孔流水。不己。閭臣行邊。已憐臣之憔悴。別後更添雨潦濕氣。蒸胸膈飽脹。焦心之極。至於夜不成寢。是以未明即起。人謂臣以勤補拙。以勤勵情。而不知臣之不寐。病也。病至今支離轉甚。每一登堂。以手捧額。強粧無疾。

三

以壯三軍之氣。而面顏日削。有目者皆能見之矣。伏祈 聖慈憐臣病苦。放歸田里。併 賜別職。以為不能終事者戒。或念閩門無失姑從寬政。予臣休致。永不叙用。關上軍需。軍實交付督臣。專管兵馬。交割總兵。江應詔調遣。免臣候代。俾不令之身得告休。于旦夕極艱之任。幸稍定于曠鯨。天恩成就。直與覆載而為三矣。

聖旨卿守關有勞。已經改用遵旨赴任。供職不准辭。副總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奴首發難。皆為市井無賴所激。西虜反覆。不常宜待。以竊糜登鮮。聯合實。

為恢復要著。然自各島布置始。旅順東距三山島三百里。請以遠兵三千。船七十。用遊擊陳大韶居之。三山東距廣鹿島二百里。以遠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王學易居之。入守金廣州。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里。兵船五十。用遊擊居之。入守復州。長山東距石城島二百里。以遠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劉可伸居之。入守海州。石城島近小松島。以遠兵二千。兵船二十。用都司林茂春居之。入守蓋州。石城東距麓島二百里。以遠兵三千。船二十。用程攸居之。入守岫巖。麓島東距鮮鎮寬鞍二百里。用遊擊張忠守。備九景和。

六

相機直入奴寨。運給臣餉三十餘萬。執逆遠丁二萬。募浙兵精火器者萬人。給靈甲器械。分往各島。以冀恢復。至計去各奴賊。至江東無兵。是以安心過河。攻廣甯。今又無兵。則山海必成孤危。而神京豈能安枕。遼人多為賊用。如先據各島。則登萊亦成危局矣。部覆行之。

遼事實錄卷之十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一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必釋葛父較閱

壬戌九月王在晉題竊惟遼之亡也在於人情之各異議論之煩多人面同心違口甜心辣比至壞事以經撫頂罪而其禍卒貽于封疆職為此虛心延攬並無偏枯膠滯之病俾人人各效其能事事必中于窾若逃官逃將職亦憎之然自全遠屢而天下知名之將多羅惡熱目前卒未得可用之人不得不暫用入關之將然用其人未嘗盡用其言也即用其言亦未嘗遽信其人也兵部原未嘗選將發山海關聽用

卷之十一

五

則所用為逃將所斤亦為逃將用者固未盡公勤而斤者豈盡為忠計悠悠之談其何可信乎關上情形數月未能悉窺一覽詎能歷觀職居關無一事不做無寸長不錄武備漸修軍民安堵藉使奸宄消消內愚不作即強奴窺犯自足支持少俟數月便可轉弱為強徐圖退步何事流言廣布聽賭混淆若可呼吸難支之狀遂生憂危憤懣之談職即職量未優同事諸臣亦何可坐觀成敗且一將之用必認訪于司道一將之革必揭報于司道司道以為賢而不用者何人以為不賢而用者何人經畧總其事權監軍分其

責任監軍有伸文停閣罪在經臣職無越宿不發之批評監軍有籌畫相左罪在經臣職無強執不諂之意見關上之兵有所營有湖營有川營有騎兵營有水兵營有哨探營有火器營營各有將兵各有伍惟是入關敗殘之兵及各邊剩存之兵零至雜湊職于六月初二日行牌道鎮合併成營且將標下家丁營各道諸將家丁悉付總兵江應詔編成隊伍操練兵革之事悉以委之各營操練教習技藝某營達三某營達六某營達九據山海道印揭開報甚明一不操而職即行提各營將領查究矣練兵與修築各不相

妨非因築鑿頓忘訓練也乃新邊估計悉由部道去者不可問矣今猶有二贊畫二監司在焉職據原詳題請職名可查彼時質之眾議如以為可已職曷為不已如以為可減職曷不為減工部覆准之後司道築土興工絕無異同今工甫興而議止職奉旨召還而帑金始至職得超然免于議論則職之幸也然而關無重局之固依山靠嶺有憑陵之勢非國之福也大抵山海事情做一事則生一議議本同而故異之理本合而故歧之皆緣遊說棍徒巧託叢神好藏兔窟以冒糧為得計以聽用為真官黃拿滿

街金犢揮日未遂豪緣逐生怨謗每懷擁軋敢肆譏嘲只云將不簡兵不練以一二年前之舊話直申到今又云用逃官用逃將以十數萬人之罪案扭成一片致令黑白混亂頽成口舌戰場俾任事精芒陰銷陽燦飛塵翳天浮雲蔽日覆轍相尋流禍何時而已耶關臣疏稱異路同舟眼前得難呼應一片戾氣塞破山海自有違事以來無處不然無時不然氣運所關真足異也若論眼前真光景只是兵氣未強人心不固然三敗之餘理勢必至廣甯潰後原未嘗招兵募卒安所得精兵銳卒而用之此當以徐挽而未可

旋圖目下原無可戰言戰者不過虛虛提情竅之神情遠達布恢弘之着數非決計進攻非立地進攻而人遂疑之疑則生駭駭則思竄故目下之人情不似往昔之人情今日聞章大義須以安人心為主而練兵結器次之修壕造房次之積草儲糧次之興屯播穀次之恤流離禁虛冒次之心思在恢復祖宗之故疆而寔事在嚴謹關門之斥候要見出屯關外正以嚴守關門而今之嚴守關門即為他日出關進取之地輸攻墨守作用相須而自勝勝人原非兩事若見山海小小處安以為可戰而忘守則非言戰之指

職甯愛才力不及之名不敢以封疆為嘗試職從受事至今案牘充極悉心料理收復破壞之封疆安插殘敗之兵馬完全交割並無缺欠若以半載之辛勤而留將來之罪案功成既無可紀事敗則有所歸職雖愚不敢受職身將隱矣存此疏以待公論之定只恐公論定而國事不可為耳

先是奴酋托西虜根根見通重乞知晉甚惡和字語之曰當乞降降則還我遼東土地人民及諸叛臣乃題請不則惟有勦耳揭達閣部不敢聞乃奴中叛臣阻之事遂寢比表崇煥為督師于御

前力任五年滅奴且矢誓焉後知奴不能即滅乃陰許奴和有通官參將張定者進京至兵部與奴講款余時為本兵立叱之知余之不可給也崇煥乃致語冢宰王公射斗曰要邊上做事須易本兵王公密告余旋圖避路而奸黨構謀借惠安初書事侍御吳玉興余為難矣余歸而崇煥得信心行事中奴之誘先殺毛文龍除奴肘腋之患己已虜遂從薊鎮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薊宣為屢犯之孔道向使崇煥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則西路不可行不殺萬帥則奴顧巢穴必不

敢長驅而入犯雖崇煥之賁稿亦由中樞把握之無人也

王在晉題職讀史至於秦伐趙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為怯數讓之應候得行其反間而趙遂危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夫兵何嘗之有兵可進宜強兵不可進宜怯昔清撫之敗起於輕敵三路之敗起於輕進廣甯之敗起於輕挑輕之一字遂以亡遼然清撫敗猶有遼瀋遼瀋敗猶有廣甯廣甯敗只有山海此山海者二百五十年之宗社攸關非可輕於一擲者職非怯敵者也怯敵則出都之日必請多兵自衛

徘徊瞻顧而不敢行矣書生未聞軍旅然職始為參事兼攝沿海四道與倭戰于海獲功陞級受欽賚歷遊楚浙無非兵事甚矣兵之未可輕言也諸葛亮見知於昭烈知其謹慎遂寄以大事而所以知其謹慎者以亮不遺於細事而始知其可受大事也職屬表崇煥胆魄稱雄志力並矯且其潔滌之襟期先明之心事迥迥逸羣職心重之愛之及崇煥嘗封職曰我不惜命職應之曰性命與封疆孰重職令其往前也安插遠民四鼓入城夜行於荆棘叢莽虎狼潛伏之地職未嘗不壯其氣而深慮其輕進也勇如賁復

先武以後深入希令遠征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勲彼時名將如雲而先武鄭重如此今如崇煥者有幾哉職嘗與主事沈榮言今歲宜力修戰且俟氣力全甲兵備糧糗足明年伺奴之隙疾趨廣甯則廣甯可襲也然必有復全遼之力量而後可復廣甯必有滅奴之力量而後可復全遼不然雖得之必失之敵無己之爭遺不了之局而竭難繼之供故職之亟亟守關者非以關門自畫也如以關門自畫則三十五里之中前七十里之前屯二百里外之覺華島職不發兵守之矣然職雖發兵關外而所畏更有甚焉者中

六

前所城落於崇岡之下登高而窺大如一指中有懸垣敗壁耳虜如大至兵力不支必奔潰奔至八里鋪小而不能容奔入三道關險而不易上此兵安歸乎勢將扣關而關不敗開也此一可憂前屯城郭不完居舍未備糧糗告訕甲仗全無遠人中可選兵三千索崇煥欲領兵居之合所部可共得兵七千欲舉兵不得不急修繕急修繕不得不緩訓練以烏合之衆居狼狽之鄉居乎可難存活遇變何以自持此二者憂覺華島距岸二十里水堅可渡島無薪乏水既欲運米又欲運薪島中房屋甚稀風雨無可遮身雪霜

必至殛骨人盡言宜夏而不宜冬宜舟師而不宜屯戍遣人有乘樁泛海之苦逃將有聞風凌霄之志此三可憂十三站等處之民歸矣大凌河水乾逃歸者必踵繼奴中奸究定竄入其中我既不容逃關而關中消息自當透露窺我之虛乘我之瑕一刻未可弛防四時皆當嚴備此四可憂各屯達民初盡降奴皆已削髮祇緣折其妻子離其骨肉遂各登山據險逃命萬一奴中少寬法令勾引招來當此衣單食絀之時孰無戀土懷歸之想此五可憂前屯安插自米鹽鍋竈葦席碗瓢之類丁鐵磚灰木植器用之類靡不

自關中貢運至於銃砲火藥甲仗弓箭一時何能湊辦竭關中之力以供萬人之用索取甚煩勢虞不繼此六可憂關內達民久已安心避難今關中前屯屯選兵給餉內之貧寒者思出外之校者思入畿之出則以中土不能賑恤每欲化而為夷縱之入則內地何可收容勢必釀成隱患此七可憂奴之不輕突犯緣向來嚴拿奸細凡過八里堡即擒治守帳更人亦時時獲奸報効今由關門以及前屯為人跡通行之路矣職雖諄諭守將盤詰然人易易混路達難稽遊之乎無何有之鄉聽之乎不可問之地彼之問

謀得行而我之防維漸解矣此八可憂達民入關向多失所欲樹之兵則無餉之可給欲離其黨則無策之可驅廟議重於誅逃將逃兵人人解脫魚遊網而恐至於無魚鳥遊鰭而恐至於無鳥風急枝搖人心愈動此九可憂海內邪說浸淫羣妖疊見東省殺人如麻血流成渠而畿內中州較焉思這一呼百聚勢成瓦解萬一關門少有折挫則中外震撼遐邇離披顧此遺彼何能收拾此十可憂職任抱關如身居敵艦日懼沈淪手捧漏卮心勤補塞職之自視智力已竭易任其競競人之視職作用未恢似

隣於泄泄此任事之難而喙長三尺不能向通國之人一一自鳴其苦衷也嗟乎都城今日之安誰實貽去惟之婦恥談家事然終不敢忘陛下臨軒授劍之恩遂多銳舌職自此可無言矣奉聖旨邊關事宜慎重覽奏具見老成良虜知道了王在晉題國家財力東西支應萬分無措典兵者不恤司農之苦司農不得已必不恤百姓之苦向來用二用三今且加編加役邦本日瘁國勢難支職滋懼焉人知經費之匱耗於兵而不知其耗於官職到關曾裁去冗官四百餘員矣此四百餘員者皆遊

食字名毫無益於兵事而大為治兵之害者也數月以來雖多憎惡之聲實消囂囂之費然細查兵冊有兵不滿千而設把總數員者有兵僅數十而設中軍哨把者既名為官手不習戈矛身不任力役目兵歸其領攝公私任其料飲且出入乘馬官為給料此銷兵之免窟而耗餉之蠶叢也官一名食廩比兵糧二三名又占役五六名守備千總占役十二名自非立定規格一一清汰冗員廩食何可勝算通計在關三部及南水營比山營并各標下通共應留守備千把總等官四百九十六員名應革守備千把總等官四

百二十三員其年力精強可備驅使者仍留在伍支食兵糧不許支厚職以去事之身不解任怨任謗為朝廷以清兵食行伍為之肅清藉令九邊各鎮悉照此法一歲間節裁兵餉不知幾許去其蠹兵者而兵自壯去其靡餉者而餉自豐此今日養兵戡亂大緊要處掣其要而圖之主計者不感額而愁慙替矣經畧王在晉恭報虎首受欺併陳塞外夷情以嚴防範事照得西虜以愁為主愁之順逆西虜所視為向背亦東夷所視為重輕故講賞推愁之費鉅而主欺推愁之撫難當愁使初來越三日而通官始與之見

以少折其魚然之氣貴英恰者虎首之倖臣而其人則榮驚其言則滑稽其舉動則貴重而不與諸名王押奉愁之令先索去年秋賞併今年春秋二賞臣思輕予則多索始不慎則終必溢觴使通官告之曰廣甯為受賞之地廣甯失何以賞為去年誣萬金而虜部未聞大至以致廣甯沒愁實誤我何以賞為我兵當關數十萬尚欲殺奴何有西虜不款有戰耳何以賞為如此者往復論折虜不能難即一季之賞臣亦未許而通使委曲調劑僅與今年秋賞以寓羈縻之意而貴英恰復索往歲王猷之賞而臣復諭之曰猷

十一

何其其誰與賞又索王巡撫收過進馬一百六十六匹之價而臣復諭之曰馬何在其誰與價而使語塞而始就盟八月十三日令山海道關鳴泰關外道袁崇煥同撫夷官李增等出關俾令聞力插血立有盟詞願助兵滅奴併力恢復天朝疆土若奴兵到愁兵不到斷革舊賞倘奴首通路背盟陰合羅顯罰蓋指天為証矣然而夷之狡不可御也夷之貪未可厭也姑與之而深裁之虞其有後請也是舉也副將王牧民先約朱梅張定喇嘛王桑吉八喊自為盟而後與虜盟所以通官無所刺謗于其間而浮費絕浮議

亦絕牧民老且病無子心真為國口枯口敝千裡百折而歎乃成其究連食費段疋等件所費不數萬蓋以來人之多寡為盈縮來少則食費少臣不欲多來而先使人力拒之故費省奴聞之延頸縮首畏愁之助我足欲動而次且矣臣欲完賞事而聞召還之命恐夷情中變立趣督臣王象乾來會閣臣豫承宗督關之命亦下臣令通使少候二大臣至給賞而貴英恰等不能待也臣稍稍與之而徐徐給之此外又有錦州大康堡開元鎮安堡之賞屬廣甯與永縣高臺堡之賞屬甯前又互青雖像愁卒而不

與愁同賞然其實有數不若愁之費矣鎮安即寧甯而開粉花亦願來受歟蓋粉花切近于奴奴動粉花必先知之也奴地距關三百里若不結西虜必不敢深入故今日以款虜為急着而謂其不當畝者虞其費之奢也費不奢而入我之戎索恐舉朝亦不以為迂矣然西虜雖款而其間隱隱必至之情有足虞者抽扣為虜中最悍與拱兔互青為一黨抽扣當設盟之日不肯受約曰愁即受一季賞我必要三季賞愁使不敢爭而抽扣代之爭其機背為八大部先即強使之開刀而其心終未已也可虞者一先是督臣

遣使至互青拱兔所適與奴使會羣食于帳中奴使讓我先食是我欲勾虜奴亦勾虜我之威賞不能勝奴之多金虜畏其威而更懷其利念我他岐而交或不固可虞者二愁貪我之歲賞見我拒之力姑與姑就然去歲廣甯進馬實未償價而諸部為之撥置藉愁為牆壁恐前關恩補而後求且繼虜盟雖訂未必甘心一秋季之賞可虞者三虜雖校朴野無文而今則番揭番語皆通文理用遠人為主謀虜無別情而遠人教唆化無情為有情今朵顏諸部亦漸生需索昭明信于犬羊責寒盟于羶貊難為久要不忘之

事可虞者四哈喇慎白顏台吉原非薊鎮之虜乃罕李羅勢窺我之弱率眾要挾初心不善比其亡也厥部借助兵之名以索臨邊之賞夫臨邊止數百騎耳此數百騎者烏足勸奴而先索賞其來也為賞而非為助兵也助不可常而賞遂為例臣峻拒不與究必生仇啟漸可虞者五初五路頭目妻子被貴英哈所占頭目負憤投粉花粉花不能養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廣甯而以真夷雜之頃奴中聞我國恢復遂盡遷五路投降之虜于海蓋間而悉用真夷遊河以居守萬一用投降之虜相混我以為款虜也而不知其為

降虜也我能用計以餌投降之虜可布機心于彼腹心之間如用計以混受款之虜亦能愚于我肘腋之地可虞者六款之可虞如此故款虜者羈縻之術也戰守者自強之策也用虜者通變之權也自強者自勝之經也臣今解任矣籌邊滅虜廟謨自有定算至于竣虎酋之賞併叙文武效勞諸臣閣部督撫大臣當責成之臣可藉手以寬聖明之東顧矣奉

聖旨西虜受款知卿控虜有方其效勞文武各官統候事竣錄敘

十二

內閣沈公書畧云正月之潰湧關而入者至二百餘萬其為民為兵為奸為好奸細皆不可知每念凜凜今幸而無大詳而西虜且為我防獲藩籬而我可徐圖自固之策此功不細矣扶老携幼西見郡縣距躍曲踊年兄此舉即汾陽單騎見虜何殊萬虎酋若來欲駐甯遠則奴未必與爭地舊賞雖賸自不可減惟當機裁酌此中無不照應也經畧王在晉題臣在關臣不用百用撫節即以兵糧計之向以七十日而費銀七十餘萬今合九十日費銀五十萬是三閱月而臣所省已四十萬矣以一年

計之所省不一百六十萬乎臣無他能而為皇上惜財力惜民力惟物力半截閭不聞調募追呼而獨彈其精力整頓破壁頽垣殘兵敗卒四顧瘡痍漸有起色留其餘以備東省川湖雲貴之用夙夜靡怠盟心以報聖主殊常之遇自有東事惟臣為獨完意亦蒼蒼之表其能昭鑒乎除臣造冊送督理閩臣及新撫臣存照備查外理合奏聞奉

聖旨覽奏具見節省知道了該部知道

經畧王在晉題職叨聖旨授以經畧重任拜表即行拮据受事於時身披草莽躬歷沙場十萬奔潰之

十三

餘人無固志三番戰敗之卒盡爾消魂脫一切調停多方布置日行事件衙門既無卷案承行又乏史書僕隸為徒楮筆共事凡封章上聞邊情入告羽書傍午靡不親自削牘手脫欲脫開門撫衷求非一部講非一事拒之則勢不格予之則欲無厭日日談兵相商禦侮之方畧刻刻憂虜詎忘恢復之遠圖以至遠民絡繹入關盡人必由親審戍卒勤勞守塞何時不用隄防蓋所值為最難最窘之時而所處又至危至險之地恩猶未報夢懷山海以長驅臣未致身生入玉關為厚幸有繼職以至者事為有諸端亦可

舉倘能忠慮精心自可隨事見功至于文武二途例宜有薦疏第在關共事多由河西奔入蓋自廣甯陷後原本銓除更換而見用武職皆由兵部覆擬或更調以勵後功或降處以期新効其中儘有才勇可錄而後時未經領兵未有地方之責是以與衆同奔有難盡論古來識于城于二卯釋檻車于屢敗時當用人何可盡棄倘欲盡棄必兵部另選一番名將如此大敵須得戰將百員目前何能得百人以充任使乎文官如在關府佐勤苦異常才識盡練心腸危關誰人有總官之志職固勉之而使留非去之而不欲也

十五

泥一逃字則俸深任久者免不敢若舍終日相與之人而薦遠方兼轄之職則借公牘以樹私交職有所不敢矣是以併部屬方面之多賢老聽于朝議之採訪職自揣無知人之識所不敢居于薦賢之義亦薄者所宜然耳

揭開一修理中前所城郭委參將周守廉巡擊左輔領兵戍守兼管哨探 一救渡義州等處遼民一萬一千六百一十七人續救四十三人住居前屯衛委副將趙率教遊擊魯之由修葺城垣挑選遼人為兵使之居守嗣後有遼民回鄉者俱發前屯不許進關

一覺華島切近甯遠發水兵二千一百六十一名委遊擊金冠等守之又委參將祖天壽巡邊二二千名屯劄 一甯遠距關頗遠勢孤難守乃令左輔周守廉領遊兵更番巡往巡守哨至松山時通問謀計殺孫得功復關外地方三百里五城二十七堡俱歸版圖 一鐵場堡去關四十里城堡頗殘房屋燒燬並無一人居住本年六月親至其地同山圍合抱逼近西虜凡打柴伐木刈草取足于此係山海樵採之區不可輕棄已委實永功經理因虎酋夷使畢集本官協管撫賞另議委官尚未就緒 一虎墩兔差貴

十六

英怡等百餘人及拱免等入大營到關講賞並刀裁抑今已開刀說誓情願助兵 一榮顏三十六家及前鎮諸虜俱已受欺設帳守邊 一歹青等部與奴私約婚姻今悉勾致受賞不復為異 一油扣兒打喇明暗王燒餅等虜向甘作賊不願受款今在邊有犯每令守邊夷人擒捕賊首受罰槍劫漸稀 一兵馬分南北中三部守內城守羅城守邊城守北山守海口守中前所守前屯衛守覺華島守沿城大砲守水旱關砲臺鼓樓又有遊兵哨兵墩臺兵關外遠兵關外駐防兵關外擺空營兵各邊駐防兵各門擺圍

兵邊內修工兵各局官兵役標下及各道鎮家丁俱編入行伍一體操練 一東省白蓮教攻陷城池留山海班軍一萬二千防守又調閩兵三千廣兵三千淮兵八千助勦妖黨審平 一守邊守城兵習銃彈在營在伍兵習槍棍等器北兵習弓馬南兵習牌號各營造三邊六邊九操練各有定期 一南北二部邊城長十六里原高三丈四五尺不等今按高五六尺共高四丈土築裏口收頂共寬三丈二尺自根至頂高三丈五尺用方磚墁頂二層築完裏口漸次加墁未派修者南部四百二十丈六尺北部六十七

丈

丈八尺俱有馬城可守但未加飾增高 一任城修完裏口三百九十七丈 一羅城按高七八尺不等共高三丈修完三百五十八丈九尺將完一十一丈五尺未修者六十四丈六尺見旅班軍修築 一八里舖議築新邊一以護衛關門一以借修築以工食賑濟流民今議仙止祇築完土邊二百三十丈未築高者二百二十丈擬圍成土邊劉兵防守 一沿邊城壕俱已挑濬 一關外烽臺俱委總兵李秉誠撥軍匠修理 一城外擺設地雷火炮城上擺設灰瓶擗石大斧銃砲等件飛石木架總兵江應詔見在製

造壕外品字溝挑掘未完 一大雨摧倒城牆兼工併作俱已修完但于八月二十五日移駐撫甯候代傳報羅城東面倒十七尺 一實在米二十四萬八千九百四十五石零豆二十三萬二千六百八十八石零高糧小米九千三百一十石零俱收貯囤積 一前屯衛二次發米六千石 一覺華島二次發米二千五百石 一向來本色米各軍不願支領以致米糧堆積右屯覺華島等處泡爛散失今俱按月本折兼支 一覺華島向委通判吳士科着守米豆教渡連人陸續渡過官生士民五千三百一十一員名

丈

每官生一名給銀三錢百姓一名給銀一錢俱發樂亭昌黎天津等處安插 一回鄉人口進門查係某省人氏迅解回籍沿途每縣驛各給米一升如係遠人押發所屬州縣州縣俱經親親審察其面貌審其言語酌量遠近照前給米進關者甚眾不可勝紀 一前屯衛發官丁屯劉後凡係回鄉人俱不許進關每人給米一斗解發前屯若係異省人氏照前入關遞解 一各船有失風濕米存則給發遠東避難生員濟饑 一各營兵數向多虛冒于五月間分為十六路查照除去虛兵九千一百七十一名又汰革掛

名冗匠一千三百餘名川湖兵老弱者漸次汰歸
一各營食廩官太濫汰去官四百餘員止存八百六
十七員近又立定規格兵若干立中軍千把總一員
復革去守備千把總等官四百二十三員一驛遞
煩苦經畧檄下丞差舍人向設六十四名悉革去不
用一聽用各官實授與給劄加銜一概混支部院
之劄與鎮道同以致錢糧冒濫今俱分別實授名色
給劄者查某衙門劄付各分差等以定廩糧數目
一毛文龍在朝鮮三次差官渡海勞二次移咨朝
鮮國令助兵屢疏催閱兵准兵應援一催天津運

米料一十一萬七百九十二石戶部解發銀五萬兩
又天津需布二萬疋大弓二百張大箭二千枝腰刀
五百口二眼鎗攢竹鎗各五百桿火藥二斤斤接濟
朝鮮軍兵一招安相天壽領兵防守一向來糧
銀俱發各營將官分散致有扣減等弊今俱鑿完包
封解驗行准給發一覺華島載回馬驢牛驢四百
二匹頭銀七萬斤生鐵二百五十九塊鉛一百三十
四大塊鐵鎗砲九十四位什桐油六萬鐵鎗一百
六口車一十四輛一覺華島載回米豆三萬五百
五十六石五斗新建遠船二十四隻接渡遠民一

山海將官如分守三部守各邊撫夷哨探皆因材器
使近來堪任之將皆被妬口擠排令令彈射然能勝
戰陳者尚有十餘員一永平所屬向因造作糧運
採辦調募不勝疲累自抵任以來並無一事騷擾止
運煤稍艱今有移局開平就煤打造民間不知軍興
之苦一三月間抵關景色蕭條四民奔竄今因西
虜受款客兵無擾商賈畢集繁盛如都會雖酒食店
頗多然因庫舍中難容鍋竈不得不從容兵之便也
一湖兵四千結隊私逃追回原伍斬為首五人細
責四人黨惡二百餘人悉行驅逐一參劾大將竇

承武達甘肅孫顯祖三員裨將保世甯奏應兆陳邁
直孟淑孔四員分別建處一參劾管關同知張文
達一員訪拿關廳墾役十餘人一弩門不奉軍令
私自招兵聚眾棍徒鄧子龍周良馭鄧金勝陳光祖
李世卿人文進等解散三四千人一訪拏奸細夏
時驥等二應龍釋化速傳有功王正邦等五案一
題准銀十五萬差官往宣大遊買馬匹一浙
兵營蓋官房軍器火藥庫糧儲食連營房六百一
十二間一石拔營備完木料土坯席蓆等件已經
興工蓋營房三百間一南部修完雨淋舖房三

十九間 一北部造完舖房三十七間沿城下造完舖房三百四十三間 一為建造營房缺少木植牌行總兵江應詔各營撥發軍兵出口共採辦過檀椽山角柱木植共四萬五千七百一十八根 一本關議養馬二萬匹歲計召買草八百萬束向無草場今買得居民穆齊斗地一十一畝房三間李倉地一畝二分楊啟泰地八畝翟自明地一段房三間孫好美田地一十一畝四分郭從明地一畝六分李丙明地二畝二分分建草廠三處週圍牆垣五百一十丈每廠大門一座廳房一座俱給價興工 一修理南局作房八十四間 一郭家園蓋火藥局厩房十七間 一龍王廟蓋火藥局厩房十三間 一新建北火藥局開工伊始止先造完房九間 一石門三官廟局造房三十二間 一石門教場局造房二十五間 一石門盛甲局造厩房七間 一造火藥庫房一百間 一造成綿紙盛甲一千五百九十頂副 一造鐵盛甲腦包二千三百八十六頂副 一行山西造甲一萬副 一造火藥一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五斤十二兩 一造火線一十二萬四百四十條 一造成戰箭一萬一千六十枝 一造戰車六百

零三輛 一發銀撫甯縣造車四百輛 一造火箭七千一百五十枝 一鉛彈共二十七萬八千六百七十七斤 一造大將軍三將軍百子大銃木神母飛將軍威遠砲馬砲天武神威將軍鐵神飛將軍滅虜砲木發煩木炸砲隨母子砲追風銃三眼鎗鐵板斧鳥銃長刀腰刀長鎗月斧刺馬鈎鏢斬馬刀斧鏹鐵鐵鎗地釘釘板鐵葉鏹鐵鈎鏢刀鐵鏹鐵鎗牆地子鋸牆板木分等各具數目 一提淨硝磺十五萬觔

王在晉改南京兵部尚書大學士孫承宗督師山海內閣葉公書畧云自有夷難以來封疆之史無一得善具去臺下不避難不誤事真可謂完名全節而至與我相左者乃所以相成矣獨惜功已有緒廢于半途有志未竟于尊懷不無耿耿亦 朝論之所共歎也 韓公書畧云向者全遼淪失台臺一身肩承而莊事以來調行便宜次第奏效凱陽還闕殊有深念初擬還部以凱陽新命仍令改擬台文名實不虧進退有道目前善後事宜安危所關慎勿避嫌正見急公耳 史公書畧云神京所託重僅一線巖關 廷推材力之選至再三而不

敢拜 命獨門下毅然仔肩無幾微見顏色其氣
已蓋天下而聲足震醜夷矣抵關以來民狎其居
庸維其嘆夫莫非門下底定之力若乃仗劍而出
揚旌而入即今之甚有口竟無能加于廝養之毫
毛此又從前疆理之臣所絕而無僅見者不肖且
藉為同籍寵光而翁亦差足自慰矣

原任經畧今改南京兵部尚書王在晉奏臣素稟孱
弱五年以來實為違事焦心如蟻昔在東省計竭于
防邊力窮于飛輓蓋自庚申正月臣得頭風之疾百
藥未能調愈也嗣後總理三部為自古未設之官獨

三

力難兼之事而臣企慕以圖報効俾米粟如山中仗
成阜乃心傷往事盡歸于浩歎矣今年發憤勇往
而當關孰知怒螳終終壓于車輪而井蛙僅窺乎秋窟
痴心任事而來傍擊之擲掄銳意前驅而成半塗之
限盡志氣既灰于邁往病魔遂至于牽纏左臂漸歸
不仁顯熱竟成皮漏肩背頤添腫血疾更帶腸風
兼之胸膈飽盈每食必嘔精神耗盡徹夜常醒蓋以
年來治事之困憊甚而今歲抱關之憂瘁愁日增一
日則病日深一日馬牛有竭力之時而金石有精銷
之日南兵何任以病夫正席其間官必曠職事將叢

挫臣之所為踟躕而不能以自命者也伏惟 皇上
俯念勞臣深憐病苦俾遂乞骸之 請獲就歸田之
賦則 恩義兼成 生成加篤擊壤以頌 堯年而
三十年來許 國之身得自全其頂踵矣奉
聖旨卿當東事危急署部行邊勞苦中外留根新簡
乃連章控陳情詞懇激特體勞臣雅志准暫回以以
需召用該部知道

樞輔孫凱陽行邊詢之同事凡言不可戰者必斥
監軍邢慎言甯前道張應吾副參吳自勉毛有倫
別鎮皆以是而歸總兵江應詔則面叱而加之辱

四

嘗矣余言邊事如此三年復尚不可戰此所以與
樞輔而相左也孫元化獨倡驅遠人出關撥田耕
種之議樞輔擊節歎賞余謂種田必給耕牛役種
造房築堡且不能禁賊夷之竊取也諸事未辦而
驅民與東西夷虜增數十萬之兵乃樹敵耳若不
東不西而聚于關外解散無術我必爰擇為兵遠
人非可用也樞輔以為然比督師更代余尚在永
平而遠人被逐之苦不可勝言老羸之輔溝壑
者過半矣壯者叢集不敢挑選以充行伍而又嚴
苛以督九邊應調之卒邊兵多散而為盜行劫近

京地面關兵從此弱矣勤王則欲入都城援凌卒
至于召亂勦寇則習于奔逃王化貞孫元化袁崇
煥之死皆遼人誤之熊經畧謂遼人之不可用者
乃灼見也至于關外之田近而可耕膏腴之土皆
被遼官佔去硤確窩遼者屬之遼人遼人何嘗得
耕耘之利亦何曾減軍興之一二哉
禮科張惟一云榆關之外是處膏腴瓜田彌望者
皆願將霸為養廉遠而硤者始為軍屯薄野荒蕪
小民始拊生而取利焉必仍而不變屯種之利在
武弁而不在國矣乙丑十一月疏

十月大學士孫承宗題臣以至愚極陋仰荷 天恩
私自凜凜然誓與文武將吏同心戮力仰副 皇上
籌邊之盛心然而誠不能動才不能支以致天人亦
微灾患頻仍蓋以九月初三日視事月未匝而悚然
為之徹者三矣九月雷已收聲雨亦稀少正令兵
改建營房之日忽于廿二日雷電交作風雨晦冥而
雷更迅應寅卯兩時始晴朗融和蓋當雷收聲之日
而奮尋常以為不當雷而雷其戒強威也臣思臣至
未敢為威天或惡臣之高循舊格而為此昭昭也且
欲臣之兼惠光人而無為此噉噉也蓋殘卒縱弛庸

流困窮兩俟恩威而臣又待罪輔弼其敢不雷動日
暄仰播 皇上雷震不測之 恩威也臣用是日為
凜凜不敢自安至次日午時復有聲如雷有煙如雲
偶起西城外當得江應詔報丁守備與張愷試銃于
寺延燒大寺寺中舊貯兵器臣已令沈杜二主事
查明今諸物未失獨遺火藥二萬斤一時盡燬火藥
有五火局而沈主事又新造一局此係造成尚未入
局者臣初聞疑有奸人為謀再四審核供報相同而
張愷輩皆死于火藥之傍則其情果屬真也此則天
實嚴臣之罪豈斗大一城日聚十餘萬人一寺觀輒

數百人兼以人情急玩臣等每單為巡行各相交
微似有奮心而忽然過此大變皆臣之大過也除巡
捕員役嚴行究處而臣更益凜凜焉至次日聞十三
山之報先有報來未確是日水兵遊擊全冠等報接
濟過十三山遼人三十四名口據難民口報奴酋自
八月十五日圍十三山至九月初六日山民被陷此
一事臣從七月間與督臣議于壇督臣許為臣諭密
出兵三千防東西之患臣更欲從衆議以兵屯甯遠
稍近迎之以為依而竟不能得今接之無多忽為所
陷此中關係甚大甚遠臣用是益為凜凜也夫百務

方興秋防正急天出雷電之微臣何敢謂遠不可測而況軍之急需即秋毫不可捐而二萬捐殘于一炬中原之赤子即子遺亦可憐而萬千逃散于久圍此其天心之愛轉為嚴切人事之疎更屬惕厲除臣與合鎮文武痛自修省外伏念臣督理一方也懇乞大奮乾剛嚴核邊政立罷疎庸之臣以謝天人之微臣可勝悚懼特

命之至

強奴所謂者火藥也火藥焚燒我失禦奴之具矣說者謂關撫領銀設局置造火器破冒實多故付

三三

之一炬了不可問矯証天變是耶非耶十三山員固之民晉接濟渡海收集覺華及前屯者甚衆今聞臣生視不救彼失其援以死殉之我失其衛乃生棄之向使經臣不易十三站之民雖至今存可也嗚呼數萬之民一朝屠戮長平之慘豈過是耶殺運未終逃生路絕田橫之客今獨有生氣矣左都御史鄒元標奏國家大事惟在憂虜策虜者何慮數千百人以臣愚見規定守之一局夫粟不過數萬車而帶甲不滿數十萬者未易言恢復也即恢復矣且誰與守陛下無輕信諸人急恢復也臣嘗

思遠之思始于李成梁成梁封伯遠之諸人各有雄心輒殺熟夷上首功家家萬戶侯者然首不解之仇尤于殺其祖父故今稱戈不已決壞于高淮淮在遠東地皮欲穿人人思亂而遠逐不可支矣三壞于鎮臣往者憐才而畀近半皆門生故吏無敢死之卒而諸鎮臣自囊人參貂皮外別無奇策惟聽李成梁鼻息以取功名而以全遠畀奴酋矣今言之可為整髮陛下豈盡知乎

平東總兵楊肇基塘報照得賊首徐鴻儒自鄆城發難鄆滕嶧三縣相繼陷沒本鎮荷撫院二院會題督

三六

勦隨同兗東道徐從治于六月初九日發兵十一日恢復嶧縣解剡城曲阜之圍遂次師兗府七月初七日奉部院同監軍道王從議徐從治誓師大會與諸將戮力同心勦平三夏店紀王城嶧山等處勦穴續天津監軍道來斯行統領援兵七千餘名至相與復滕城平錫山救豐沛殲餘氛計大小三十餘戰俱經塘報訖鄆縣圍久未下賊自錫山旋師賊大怖賊首偽都督侯五偽總兵兵魏七等據城乞降拔去旗幟奈徐鴻儒狡計百出高尚賓歐陽德鄆九敘許道清等三百餘人復行守守本鎮與諸將分地督攻衆賊

慌懼始擁鴻儒出成就擒馳獻軍門本鎮同三監軍
點名給票于十四五日安插各州縣之民造冊呈報
押鄭縣在城在鄉之民共二萬七千餘名造冊呈報
收過驛馬器仗等項俱經縣官驗明收貯城中百姓
俱焚香結彩迎新縣官反側之地復見漢官威儀賊
首徐鴻儒等皆械繫府獄真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
治亂萌塞而 皇仁廣矣

巡撫趙彥題白蓮妖孽糾眾倡亂僭號改元一舉而
陷鄆城再舉而陷鄆滕嶧山霍焰薰天南北梗塞元
兇徐鴻儒始稱雄于梁家樓為我兵所敗逸過河東

二十九

繼竊據于紀王城又為我兵所敗逃入鄆縣結納死
士五千人廣布走馬數百匹群賊效死善能守城我
兵多傷故攻取鄆縣三月之久者以此賊為之宗也
今妖氛已靖城池已復殘賊之逸入齊豐者又復追
勦無遺而鄰封之北直南河并無一賊之擾征討之
局已完矣

南兵科袁玉佩為天下有不容奎飾之功績臣子
有不宜冒濫之寵榮懇乞 聖明于肅法誅罪之
後再激冒功失實之實賞以快人心以重 國典
以振邊疆參兵部尚書趙彥功內云當東省初

告急時經臣王在晉見兵力單弱急調淮兵閩兵
廣兵與山海班軍以遏賊猖獗之勢權宜區畫業
經題疏後因經臣謝事趙彥功疏于登津撫臣
皆敕入內而節制統轄之經臣獨無一字敕及一
岡山首衝賊陣死戰重圍殺傷過多皆南兵之力
後南陽護漕生擒王繼芳大獲全勝亦皆南兵之
力而彥故分南北之見凡北兵功次陣亡俱叙恤
陞贈二三級南兵功次陣亡止陞贈一級或併不
恤不敘夫此又孰非故殺人功以為己功乎九月
三法司會審終十年流三千里杜茂劉一燝劉得功

三十

等俱斬罪 實承武擬斬達其勲等釋放立功革逃
任總兵薛來胤回衛聽勅 贈袁應泰兵部尚書給
與祭葬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 贈彭象 都督
僉事彭象周彭鯤翔彭天祐各都司僉事殺逆一門
十一月御史梁之棟奏看首謀叛觀變于表遠發難
于重慶未出江門而何若海之輩幾倖有成撫臣徐
可求鎮臣王守忠催兵援遠為王事也變起倉卒白
刃臨頭撫臣厲聲罵賊而死鎮臣義不就擒而死道
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維周監軍督餉亦為王事也或
用脂塗地義不反顧而死或引頸受刃赴難如飴而

死至如循良之章文炳死之日諭戒子弟以身翼之者數圍即逆首叩頭膜拜尚有悔殺廉吏之言如再同知熊嗣光洪應科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跡尸淫夷寇履枕籍如再兼督援兵臨陣戰歿者灌縣知縣左重也結連土司解厄成都者推官郭象儀也功尚未賞死更堪悲憤慨殺賊之楊愈茂尚責其輕進倘危城一解援兵從敘盧擊其歸路此時賊可就擒則愈茂之搗巢臣猶悲其向晚耳鄉官董盡倫無城守封疆之責倡率義勇力捍孤城功已著于合州再救重慶身死逆賊之手即破格卹錄猶無足慰忠魂

主

其他先後與難大小將吏仰惟 勅部查照按臣原疏一併破格優卹其激勵人心非淺鮮矣

兵科林宗載疏云相臣孫承宗之始行邊也道路紛紛以相臣與閻鳴泰親以為將易經畧而行耳此固妄想忖度之語未足遽信迨回 朝而果以閻鳴泰易王在晉也亦獨信其真不為偏黨者乎至慮鳴泰難獨任而不憚以龐眉皓首主張帷幄則慎重戰兢真得師中之吉矣庸眾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即有元老壯猷雷震積威直須一月三捷奴虜永不犯邊人始知其奇耳但今嚴冬沍寒防邊甲士衣無數重糧

無餘貯屋無長椽啼飢號寒之聲起而枕戈對敵之志戾即下令堅守榆關無戰勝之志守未必固相臣鼓舞自有餘恩無用以規為慎也

御史劉廷宣疏云臣入 都所聞大異有謂樞輔孫承宗居王在晉見成之功者夫有功可居自應首及政府次及大司馬而何必屈樞輔之尊于虎狼之穴也有謂私聞鳴泰葭莩之親者鳴泰資望不淺邊疆久著勞勩聞府建才自其應得彼即愚豈不能食饌內地而顧就就于解經邦操死不就之缺哉如此薦法尚可認作看大情深或者于山海累卵之危未及

三一

深知耳知則不為是言矣甚有倡被圍陸馬之說者夢語耶醒語耶何山海之人不知而 都中偏知之耶此出忌者之口耶抑逃將逃兵畏其嚴明布此流言耶臣竊恐奴酋之善用間也大抵絕無影響絕無干涉此必出奸細無疑嗟嗟左袒左晉者不難食沙相射而決非在晉之心在晉亦賢者也沈靜安練自是司農司空之妙選伏乞 勅下大小臣工減省議諭勿輕傳布流言中奸細之暗間冷語相嘲微言點綴致灰任事之心 宗社之計一切更置文武將吏令得軒然獨斷獨行勿從旁撓庶旌旗改色而膚

功可立奏矣

廷宣于遼事一味把持斥廷弼更督撫皆其調度其為人堅鉅強梗血性男子必不與之相合崇禎初年有薦舉樞密暫署關門之疏言官大閤遂無顏乞歸此真遼事之一大竄也

御史鯁國事題臣聞理亂得失之故擊乎人才不知兵而強言兵可戰守而不能戰守則封疆之人非也不預為措餉用人之計坐失乎是非刑賞之機則廟堂之人非也以遼事言之樞輔之制禦誠為有方奴酋之窺伺者或裹足而不敢前然而未可恃也新

三十一

練之將士非經冲鋒破敵終未見其可用也樞輔原不同於閫外之官已屢奉還閫之旨臣不知還閫後此任可盡付之撫臣者乎抑當別議也夫能為恢復之人即能為防守之人止于防守者恐并其守而不足則不忍言矣今能為恢復之人恢復之計將安出乎祖宗百戰之封疆任其淪沒而不之恥凡幸山海旦夕之安忘其遠慮而不之籌未見廟堂之有人也

孫公每以口說見功業此疏言將士非衝鋒破敵未見可用恢復計將安出極中肯綮

十二月遼東巡撫閻鳴泰題自有東事以來我以堂堂中國與么麼小醜相持五年矣成敗胡為乎相懸則兵馬之雖弱使之強弱胡為乎相懸則兵馬之虛實使之虛實又胡為乎相懸則法紀之嚴縱使之也職拜命以來夙夜焦勞寢食俱廢兵馬虛實之數營伍欺誑之習與夫左支右吾神出鬼沒不可方物之情狀職夙習之痛之而豈異人任也于是先時布令不憚力申遂督同鎮道列營南郊按冊逐隊一一清查其最虛冒如遊擊宋鴻儒營者職為之戮其一哨官一百總一隊長復虛冒如都司田應宿營者職

三十二

為之戮其一一百總一隊長而禁令始行至餘將士之細打催役之帛耳不計焉自十月初六日起戴星出入至十七日止共點過在官客兵官軍四萬三千九百一十員名馬七千二百七十二匹又點過山海鎮山海路主兵官軍三千一百六十三員名馬八百九十九匹又點過在關各局打造官匠一千八百二十二員名尚有副總兵杜應魁并駐防一片石及前屯中前所等處未點而職以多語傷氣多怒損心心氣虛怯幾不能語不能食于是分委山海道臣袁崇煥廣甯道臣萬有孚代出點之崇煥奉職令亦戮守備

莫夫功營內私僱頂替者兩人至十二月十三日始竣事焉除革過不堪外通計關內外見在主客兵官匠役共共萬九千四百五十三員名馬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三匹或居關左或居關外調撥分防各有信地正經在關兵馬則賊所自點之數並新招遠兵五千六百七十員名其的數也此外覺華島遊擊金冠水兵一千二百七十六員名參將祖天壽遠兵八百七十五員名海水冰結舟楫難通稍俟來春點之可也此職所謂選兵之實數也除職招募遠兵漸集漸練以實汰過空虛之額各邊應調兵馬容職續查續

二三

請以備進取之用外項者相臣所請擇以諸路官丁一萬二千五百員名更祇嚴旨督催俾星夜前來以濟需需職地危賊重思苦憂深寸膽百結不知所云統祈聖明裁察幸甚

關城斗大聚兵五六萬點兵之法創營列隊畫地站立同日同時委部司道府分行查點彼此不能移動不能更替虛實纔見分明初六點至十七移東就西左支右吾出神沒鬼何所不至遠人願充兵者故粒精銳邊兵願回籍者假作疲瘁汰去者未必真老弱留用者未必真勇壯欲去獎而獎乃

滋甚焉此關上之虛兵耗餉所自始也

大學士孫承宗題稱閭城有兩總兵可當大敵而撫臣閻鳴泰與臣周旋久矣其才允堪大任此時臣宜東向登萊召大兵宣揚聲勢蓋賊來當在水堅之日而回在水泮之時水泮則必懼臣之到而臣已留沈有容養簡選水兵更移令天津撫臣李邦華登萊撫臣袁可立各多備水陸諸兵又檄招饒道劉國縉備遠兵四千悉心操練備臣來春之用蓋登萊之聲勢不揚則東之鎮江為孤而鮮人相倚力薄西之覺華島為弱而關人獨當其衝故此行正西以守關而關

二三

壬辰

人或不欲臣去都人不欲臣來但恐臣一離關必謂臣懼春防而去然臣在此亦不過任此數將以殺賊而循臣之條理固自可為臣與關臣將吏計皆謂當然蓋臣此身業已不顧安危不顧利害獨是兵機似應若此故敢及之而不敢必去以仰負皇上東顧憂勞懇乞聖明鑒臣愚款俯賜斟酌定不敢告艱告苦以虛聲為實事使邊臣有不任事之人遂致有不得人之事也伏候聖裁施行兵部議覆孫承宗奉

聖旨關事倚重輔臣朕知道了仍聽酌量行海防事

宜者天津登撫鎮官用心料理聽輔臣調度爾每即行文與他

閣臣到關料理數月便欲脫身登萊豈以建臬置郡便可了行邊實事耶疏云聞鳴泰允堪大任相與且久尚不能測其涯涘讀巡關諸臣之疏覺駭之難追矣

遼事實錄卷之十一

終

二十七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二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必釋翦父

黎陽王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必釋翦父
黎天啟三年正月大學士孫承宗題天下招兵者臺
省先之勛武次之今盡毀跡不敵蓋無不相戒于
杜應魁賈祥與何棟如游士任之喜事而更戒于蜀
中之禍臣在兵部時交薦應魁者以為大將心頗疑
之不虞其材難統馭 輦下沸騰於是盡欲逐其兵
將于闐令其兵逃故二千三百有奇馬逃故三百有
奇一旦削其官追逃兵逃馬之數恐應魁一掣而兵
馬之見在者將盡逃亡臣議姑削其副總兵職銜準
遼書軍集
以守備管事以聯絡其見在兵馬仍陸續追貽其逃
故兵馬錢糧外如何棟如招兵費繁兵雜多口謬論
信手狂費于先不免飾辭謬述于後似當明覈其實
而從末減無以偽才阻天下真豪傑任事之心外如
游士任俠氣深心雅抱鳴較之恥獨其所信諸妄男
子任誕達至蕩費公金又以親老晝游幾至盡散八
千然費雖多而兵殊可用似當清查其錢糧責其所
令之人無令盡沒其善蓋臣厯閱諸招兵者獨鄒復
宜郭允厚傳宗龍稱省便而適于用若蜀中明時舉
李達初則蜀人盡怨之今則蜀人盡憐之似不必過

執法以佐數乃若論死秦將賈祥兵五千人盡以為
可用既不若諸人以五方雜還之衆入伍其錢糧分
明又未盡如諸臣虛冒不可解臣謂祥可寬也外若
遼東監軍方震儒當難守方顯正師友交與業已圖
存甯責殿後至其招疑弁于負固載棄困于流澌竊
謂張御史之死既陷同城義必不可求脫方御史之
生總未聞賊勢尚可以姑全要不得與張可同議者
再照臣抵關雖未敢議誅逃將而心頗厭之如原任
總兵李秉誠數月來練火藥幾二萬人其勤敏有精
思是當錄叙其新績不必從前追詢其舊過庶令臣

所為操縱諸將者將人人可鼓也臣又念錦衣衛指
揮陳居恭簡議移臣居外為臺省論劾革任居恭係
臣同鄉晚輩或遇信臣為力可當關而語無倫次未
必信人指授現今臣既抵關似宜復其原任無令人
謂臣一入綸扉侵及邑子又 天慈所以庇臣也
何棟如游士任方震儒明時舉李達樞輔所論之
人也今且為之寬解熊廷弼樞輔所糾以收之獄
者也別疏屢為之掄揚關上之逃臣樞輔所欲盡
殺者也今每每為之引拔何自言之自悖之後先
戒兩載耶蓋前在中樞決于獨見以一疏收名今

在榆關親曜畢從以多門漁利故議論相懸如此
然此篇大意欲採陳居恭故借諸臣為起講市恩
私以聯黨局居恭為樞輔鄉人其知樞輔之心久
矣欲俟經略事壞而後身任遠疆入彀中樞出磨
關塞文字端揆武當帷幄儼然為本朝人物第
一其樞輔無窮之心事乎舉朝推用經臣天子
臨軒授劍專命鄭重無端而遽易之徒為引用
私人之地且以遂其出將入相之謀自古權臣當
國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議此為本朝二百五十
年未有之事亦前代迄今所僅見者也

三

遼撫周鳴泰報據駐劄前屯衛副總兵趙率殷塘報
奴酋差八箇王子帶領步夷八萬于十月內每王子
分米一百三屯俱搬運斗庄海州下却又有八箇王
子帶領有馬真夷并漢人約有二萬餘騎駐扎右屯
衛步夷挽拉戰車五千餘輛每車上裝帶整眼本二
根擺列城外又說河東十家編軍一名朋出馬一匹
隨營發有馬夷人在杏山一帶往來游走等情到院
又河東堡看固老民董仲仁報八箇王子帶領馬步
夷人將右屯衛堆積米囤一千八百囤各處搬運至
三岔河岸又著河東人接搬至遼陽城復差真夷獸

運口分又從廣甯推來戰車三百輛扼守右屯城
門城內一箇道理同四箇遊擊帶領三千騎子在內
駐扎仍差夷人哨探北至杏山撞遇西虜獸糧被西
虜將哨探東夷殺死六名往東跑去各路台聞風放
砲舉火接至廣甯城東夷接放文將軍六位以當西
邊人馬後查西虜截殺東夷其積囤米糧一半獸運
一半拋散聽聞運糧畢日將人民盡行東趕等因到
院看得奴酋一面且向山海且狼顧東江思甘心于
毛文龍久矣向聞我關上軍聲大振又懼我之來其
後也今既移積粟于河東復推戰車于右屯分兵駐

四

防糧糧哨探意欲何為將來冰合之時永固以絕後
患乎我兩月以來盛甲器械之需由海東發此極多
在毛文龍已自不乏戰備關上人心已固既來已有
以待之而西虜部落漸集在杏山一帶奴或不敵驟
越而之西也除申飭將士嚴加提備外理合塘報
兵部題遼陽以百度廢弛之日當一朝竊發之奴撫
順彈丸倉卒告變當時道臣顧順以戰則無兵募則
無餉躊躇四顧計畫無復之竟爾繼死至今傳其題
壁十六字曰邊疆失守臣子何顏無力報國甘心
九泉此雖不得已而殉封疆視彼聞敵渡河抱頭奔

竄竟棄職守者大有間矣合將顧頭贈太僕寺少卿
座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 賜祭其父母仍與應得
賜典以報教忠

兵部題覆視師張鶴鳴經略王在晉咨疏除陣亡麻
承宗等另疏優恤外內叛將劉世勳祝世昌羅萬言
胡遵義趙時雍王朝亮閭邦熊錦劉式章李維龍王
有功李國臣王化傳岳宗大高承宗李世勳黃進鎖
萬金何世延孫得功劉世功金勵高中選黑際威楊
可大高鴻中劉元慶蘇應科索萬金應行原籍地方
拘其家屬依律處治仍俟勦平之日為養衛之懸其

正

逃將郭登選馮大梁李繼業蔡汝賢黃士英吳登雲
王謀亨張致祖李思漢王紹祇允成梁邦弼行原籍
地方撫按嚴拿到京正法至不知下落張應龍趙致
忠嚴進忠保國忠李愈茂孫光禧劉麒王國勳鮑承
先莊安世張萬化郭世藩王化單蔣紹芳張夢麟楊
國柱沙宗海杜國樞吳登高桑秉平高鳴鶴董弘基
劉芳聲陳一元劉元清李正養胥國相安邦李元勳
劉守清沈松夏國卿或為河邊無定之魂或為故里
逍遙之駕仍應行山海及各原籍查勘存亡分別處
治至見在與在關楊聲基王光有倪寵王紹勳李性

忠王牧民張大道平四知祖天壽楊應乾王之棟周
守廉魯之由孟淑孔徐連張思任朱梅蘇其民軒定
國成斌才景國佐田應兆王表葉時新劉雷朱大用
左輔王承旗談克德王勳李成龍吳有港周應乾陳
應魁即陳彥魁威忠趙忠浩朱劍高如嵩實成功孫
懷忠夏京雷起潛及告病王威侯世祿戴燁劉光祚
楊元吉陳珣姜弼麻承先馮應魁焦恒李登龍周義
杜學伸王佐才孫慶楊汝福桑仲金李春秀鄧祖禹
崔承恩胡廷柏劉應登陶進諸將曾與廣賓之役者
或可收孟明之功或難違穰苴之法均應聽督理閩

六

臣簡汰稽核總之法期必行行期必確久玩之人心
或者其知警乎
二月山海關築壇拜馬世龍為大將厚贈金繒兵馬
錢糧事悉以屬之 大學士孫承宗奏臣抵關以來
惟有操縱將吏以提振其心志而厚儲其氣項者仰
蒙 皇上以馬世龍為主將以王世欽尤世祿左提
右臂馬世龍管中部當以建昌路隸之王世欽管南
當以燕河路隸之尤世祿管北都當以石門路隸之
三路三轄仍以虎符為重故南北兩部皆在世龍節
制之中而三路康統于中部且世龍既佩平遼將軍

印 特賜尚方劍為 皇上神武遠謨謂大將軍專

制閭外非專生殺無以制三軍臣何敢輕為世龍請
然竊意 皇上或不為世龍新世龍事權既重似當
重其章服去其署秩實授府衙官不加增可資彈壓
可以榮及其親蓋御將之道不予以輕則權重不奪
其重則權專伏望 皇上俯察臣言勅下兵部擬以
實授府衙予以應得 制勅或 特恩賜尚方劍以
資彈壓尤世祿王世欽各予以 制勅關防分轄兩
路而節制于中即 勅各該督撫司道與各該將領
共事者當精簡其庸懦不得鄙夷其人而輕制之當

七

力助其強渠不可過疑其人而抑之其權專則其氣
不挫其氣厚則其心不紛于邊防未必無補矣
築壇拜將准陰之後一再見之世龍無它長惟工
伺喜怒以投所好而樞輔遂以兵馬糧餉生殺予
奪之權授之賜非賄不用罪惟賄則免月有進奉
扣公餼以充私橐將相之門黃白充斥兵虛而不
可問餉耗而不可核柳河一敗始論罪而終議賞
邊關既無兵馬 朝廷并無紀綱籍名食餉者十
四萬而究竟則五萬八千人而已于是六使並出
鎮守關竇稽查兵實而因及于諸路權歸內監文

武皆為肘掣矣

巡關御史潘雲翼題慨自遠變以來五來于茲東西
南北無有不調之人矣公帑私藏無有不括之財兵
車甲仗無有不製之器水運陸輓無有不需之物矣
往來符檄如雨如雲子午輪蹄乃穿乃裂無有不備
之苦矣是舉全付之精神悉付閭外而乃總總然惟
籌餉算不能應節節之數聲堂堂乎大轟高牙無當
彼馬鞭之一指豈非彼畏法之心卒不能奪其畏敵
之心哉咸切齒于罪經罪撫不即懸首夔街迷廝逃
官尚多偷息梓里為是 國法人心不加振勵請為

八

皇上誦言之自撫順變起而清河之失隨之張承胤
之戰亡蓋蘇子李維翰之輕敵其間死事死法與夫
被擒諸臣雖已昭然耳目而用李維翰以撫遼用楊
一柱以按遼用顧頭等以司遼者誰則家臣郭繼之
之愚昧樞臣薛三才之機巧其罪當不在過夷激變
之下不可不為今日之鑒也自三路敗衄而周原之
失隨之楊鎬之喪師皇得該杜松等之遠制其間死
事死法與夫被逮諸臣雖已確有定案而用楊鎬以
經略用周永春以巡撫用陳王庭以巡按用李如柏
以大將用潘宗顏等以監軍用鄭之范以署開原者

誰則樞臣黃嘉善之誤 國科臣趙興邦并詩教等之擅權其罪當不在僅戰失守之下不可不為今日之鑒也鐵嶺之失誰初任而不救非熊廷弼乎誰先去而陷城非李如楨乎其間借招兵以逗遛俾費重而據利難各難逃清議至會議以用如楨推薦以用廷弼則吏部趙煥等之一誤再誤科道官應震李微儀等之一疏再疏又今日之一鑒也遼瀋之失孰收降而收叛非袁應泰乎孰監軍而棄軍非高出康應乾等乎其以大將而死難以巡方而死忠以同道而死歸雖各有光青史而輔臣受 面諭乎講筵漫無

九

主持樞臣奉 明旨于有赫一籌莫效則刻一燦之依違崔景榮之庸闇又今日之一鑒也至于廣甯之失更可歎焉昔人言奔潰者曰望風而靡時何風之在望狀驚惶者曰鶴唳風聲時何聲之可聞遼山遼水之盟不堪逃臣之一擲如雲如雨之衆坐令聞然而四散於是乎熊廷弼王化貞等之罪不可勝誅矣然而經撫之不和皆錄中外不令勘明入 告致有起用之諸疏則樞臣張鶴鳴之剛愎臺臣方震儒之扶同又非今日之一大炯鑒哉嗟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山海以咽喉一線之地保障 畿輔半壁之

之天不但封疆得失所關神實 宗社安危所係幸輔臣赤忠擔荷謬力匡勸 國法賴以昭彰人心因之底定惟是既倚樞輔之重詎可大當虎豹之關而督臣復以倦勤之年思卸節制之任則進退之際最為吃緊關頭而保舉之法要求成效大驗此須勘破情面擺脫因循務以洗心滌慮之圖別立旋乾轉坤之業自非 皇上威靈震疊之又何望焉臣以巡關之役職掌所係用是時夜之鳴不能自己伏乞 皇上大奮乾綱中嚴 獎命先將債事諸臣分別察治再將當事諸臣嚴加責成此不惟遼案結而察典公

二

且可令 國法伸而人心奮其于懲前毖後內安外

攘非小補矣

此疏陳遼事罪案歷歷詳明末云樞輔詎可當關良有深意

附 屯田都院董應舉書

此書載在
新刻文集

今年盜賊縱橫自二月刻回安後縣被劫而不報即武清城門亦盡開矣都城內兵折侍御之屋城外搶侍御之損此何等光景遼卒策馬投虜聞外遼人翦髮投夷其在內者洵洵有惡言 又何如光景御軍無法募之為盜給軍不時汰之為盜

天下不危蓋無幾日當事欲裁諸撫以各道兵權盡歸總兵不問總兵為何人榆關一動不降則走不走則為亂矣輕撫既驅遠人入關今又哄之出以糾虜反戈不難連弁不散之各律連士不聚之一學蓄憾既深藏奸不測吾不知其所終門戶既立彼此連攻人不諭善惡入者為彼事不論是非黨則為善權之所奔馳於國命舌之所附勝於王言巧者換數面以取官拙者抱孤貞而見棄嗚呼唐宋之禍戒之哉

孫承宗題臣念天下邊方大計不遑曰守曰款曰恢

十二

復然而又念合天下痾而思起死而乞生來而求去怕而冀苟延者之心無論恢復之不能而款守類夫其據昔裴度自督師也督其見在之師直入淮蔡恐心不一力不齊耳未嘗招調訓練復以進取制于旁議也臣之自請竊比于度夫亦制其訓練為恢復以奉皇上之初旨蓋皇上勅臣曰竄遼廣甯及河東土宇漸圖恢復今觀天下大議似專在于守關以內夫守則何取于督師以主守而恢復不必計則又何取于臣然而臣知棄遼東非皇上之心也以遠在萬里之黔尚不肯失近在門庭之遼詎可不

問臣以為遼東不復天下不安而欲復遼東則關以外必不可不屯兵屯兵必不可不修築而甯遠覺華之議必不可輕罷請以守言之凡客兵利速戰主兵利久守今關城聚秦晉川湖齊梁燕趙之眾盡號客兵而額糧之外曾不能如毫末于其身徒責其捐墳墓棄妻孥當固結于我豈不稱難而况糧料不繼即其繼也猶得固結其心不遑不詳而坐食便至坐盡蓋以速戰之備為久守之謀欲進則不足久守則必變故議兵必在上著然則勘土兵而守關以內度兵亦客也故隨遼人之便安插于兩衛三所二十七堡

十三

之中以兵以屯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使關外之備稍足則關內之防稍減然舊之土老餉少今之土著餉多行之十數年天下當自不支而况竭天下物力歲養十數萬坐食之人既難夫戍更苦更番時可烏合時可烏散師老財匱事久變生天下之安危竊獨在賊之來不東而況守在關以內則內備疎覺淺薄而守在甯遠則山海已為重關而神京遠在千里之外且其用水用山計萬全于室外以款以復力百倍于關門今天下亦當計及此者乎再以款言之臣之初抵關門也翠華旂車還雜腥膻之氣

撲人日報劫殺時傳烽火議遠撫場而通官難之得
廣甯道議合初移之中前為四十里再移之前屯為
七十里又再移之中後為百里又再移之甯遠為二
百里然地屬衝腹賊仍劫掠近總兵官以兩協提路
將分之信地仍以撫夷將統兵任遠堡市場隸以鄰
堡即撫即防而聯絡分明支節貫注更以中右之役
揚兵議對而部落暫通劫掠稀聞倘得市貨稍真通
官不假自可為防今議撤關外之防為守關內則虜
仍入關為撫而八部三十六家仍環聚于關門其坐
門貿易之夷仍交集于八里之內廣甯有道甯前有

十三

道鎮曰遼鎮撫曰遼撫而安插于遼人甯前卻曰慈
禍無論十餘萬生靈何地安插將西虜為實封遼官
為倫立遼人為流寓乎再以戰言之賊迫甯遠則以
置之置之兵合與之與死之衆心堅敢死氣勵無
生而外無可掠中無可希礙夫既信兵民既齊兼以
海出其後山峙其前奇伏間出定可殄賊即或越一
城而前甯城已綏其後即或合一城而守各城已扼
其吭即或直抵關門不顧而前有堅城後有勁兵自
可立見權靡又或妄希及海則覺華島之駐師與望
海臺之泊船相控而長鯨必授首于波臣又或下關

城之精甲進圖恢復則水師合東陸師合北可戰可
守可發可接水陸之間奇奇正正出沒無端故拒賊
于門庭之中與拒賊于門庭之外其勢既難我促賊
于二百里之外與賊促我于二百里之中其勢又難
廣甯我遠而賊近甯遠我近而賊遠我不進而逼賊
倘賊不退而逼我則山海之于甯通何如甯遠之于
遼陽不覓宋之割地使乎與而又與遂至無可與退
而又遠遂至于無可遠假令一與一通狼野可格一
坪一塊蜩蝻縮可保則孝觀者尚欲居平當局者何敢
冒險惟占往察來知夷狄之德必不可厭則祖宗

十四

之上字必不可失關外五城二十七堡盡撤則西虜
環關門而為款泊城下何以應之天下亦當計及此
乎故臣妄謂天下之安危係于關門而關門之安危
係于遼左夷以謂遼左必不可不復而甯遠覺華之
議必不可罷蓋凡水陸舟中馬步將卒細及夫砧錢
糧無一不約其目而彼已情形山川險易天人相湊
之幾微亦已略其彷彿夫師徒未備而漫言戰是撫
也師徒不備而張言守是坐困也然而戰具當備軍
需當達獨強不拊一掌不相惟議異則力分惟衆合
則事舉誠念客兵之久戍為難閭左之長供匪易我

人之忿怒可乘奴賊之暴促可扼臣豈不知苟延歲月與世浮沈可以解衆人之近憂可以脫此身之復患但臣既冒天下之安危而今日避忌不言誰爲皇上言者他日皇上責臣又誰爲臣言肝膽幾裂伏乞皇上立賜決斷施行

西虜受款後甯遠泰嘗不守款虜亦不在關前孫公吟言恢復大約用閭撫之議聚兵于覺華築城于甯遠乃窟窿山之築三年未獲一簣而覺華島之守海中致陷多兵遭亡之後不可無此議論督師以來未嘗有此事功

三月遼撫閭鳴泰題遼地自關以東平川相望惟甯遠昔山突起海上形勢最高首山而下爲窟窿山兩峰橫亘二關中間此咽喉之地也對山而南爲覺華島蹲踞大洋逼臨北岸此腹心之所也水陸相去僅二十六里若關門之雙眼然覺華一島又若天設之以爲甯遠佐者萬一此島爲敵所乘則守關工夫俱付空地矣今日安危機軸繫關在此去秋已經前經臣令祖天壽率遼兵全冠率舟師運糧餉火器收拾屯島以爲家當近與甯遠人煙往來生機活動非復往時甌脫蕪穢之場關西遼人聞之無不奮袂攘臂

爭欲出關以就者首山能矚告山六七十里吾置烽火其上時勤瞭望使敵知我有備必不敢率意長驅乃乘間于窟窿山口亟築邊牆一道以橫截之此口凹凸相連僅十餘里版築夙具不日可乘凡山側可通戎馬者或築壘或築牆相機行之此牆一成甯遠之勢屹如鐵壁而後遼大將蘇前屯而來步步爲捷重兵火器以乘之一切埋伏提防整暇以待如奴不來則圖制人之法如奴一至則神器碎其首伏兵刺其脇水兵襲其尾奴有不狼顧而奔者臣不信也閭撫著遼無它奇策只城窟窿山守覺華二事耳

覺華島去甯遠二十餘里賊蘇陸水兵安能阻賊攻城水兵安能據此遼生王一甯之條議而閭撫以此取世資耳食者遂深信之不知覺華泰夏可守而冬不可守虜踏冰而過島中爲絕地矣丙寅春賊犯甯遠不聞窟窿山出一奇設一伏殺一賊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于閭撫而益信後閭撫被輪回籍聽勸御史智鉅薦云閭鳴泰屯覺華島據首山嶺鑿鑿可行猶稱萬全穩若所當亟爲昭雪以儲大用又御史楊維垣薦云舊撫閭鳴泰守覺華窟窿山之議何等慎密老成在我無孤注

之虞在奴無破竹之勢即直搗黃龍府可也鳴泰
遂借二疏而起官矣目不睹邊而言邊所云耳食
者此也

孫承宗題關城東前屯與甯遠為兩大城可屯聚而
甯遠當先據以良將統重兵而仍以驍將統水兵從
覺華而北賊抵城則我之水兵當繞異後而甯遠之
兵當擊其首湯泉瓏山與首山之伏可攻其脇而曹
庄寨子山更為遠勢頃撫臣議于覺華遣驍健過東
方良有深意合登萊千里之水面并為方略而相機
觀勢自可為奇方臣與諸臣日所苦心盡力唯是兵

主

馬而安排出關之計即在安排城守之中日計守即
日計出以提撥兵將精神臣初不敢驟為嚴而今不
敢概為寬見今任事有人兵亦漸集凡一切訓練攻
守俱責將領飭綱振紀及徵發供應俱責撫道臣自
覺華頭無事可做亦自覺胸中無奇可施不過以見
在遼田安見在遼人以見在遼兵守見在遼城稍清
畿內之紛囂漸圖淪失之土宇即兩撫臣與諸將吏
奇謀異計亦自此展布原非虛冒恢復之名以飾聽
聞蓋兵力粗有推設者數粗有部署而成敗利鈍未
能逆睹也

甯遠之守非從今日始樞輔謂覺華地虛活可奇
可遠必不可不據此撫臣得力之急著然則孫公
之為督師聞公之取巡撫含守覺華其甯有他策
乎奴隸陸水兵之不可繞後也奴用騎丹師之不
可技擊也不待智者能辨之百事尚無頭緒甯中
己自無奇覺華既陷智盡能索虛冒恢復之名甯
不為英雄掩口哉

五月刑科尹同舉題自有東營以未竭海內之物力
無甯地無甯人止固當其事者不從實地作根基專
以虛飾飾耳目故一敗再敗失全全亡今 宗社安

主

危屬于山海山海倚重屬于前門如以朽索而繫千
金之寶見者咸嘆息思扶未有反蓄而決之者如近
日撫臣聞鳴泰岳和聲作用有可商者馬職生也晚
兩臣生平未嘗習特其展任以至今條上方略稍一
剖之夫遠左始終以戰敗非以守敗遼人能言之為
遼撫者雖是選將練兵圓人心揚軍氣保山海之鞏
固為第一義今鳴泰不曰軍兵揀練已精則曰火器
教演已熟不曰防範謹嚴則曰偵探綿密且言奴有
事榆關自行投首也又言覺華島在前可以即據也
兵家之道虛虛實實以此外示恐喝內示鎮靜未為

不可獨其矢口為談視奴酋若孤雛腐鼠而弄之股掌之上也者使其兵力果能如此亦能當機慎重若止聽回鄉諸人之言知時勢之可前而不知吾力之不能前所關利害大矣職願鳴泰再商之也薊門三協咫尺虜幕向以匹馬不入為功所轄有主客南北軍兵原自足用因與遼鄰征調空虛軍民俱用山海有警薊門首當其衝為薊撫者亦惟是選將練兵以固人心楊軍氣聽山海之聲息為第一義今和聲不曰水陸營之並開則曰奇正兵之互用不曰奴或懼而悔罪則曰奴不量力而犯逞且言鐵礦銅礦之宜

七

採也累累若若並薦也兵家之道變變化化以此廣樹聲援高占地步無所不可獨其抵掌而談視用兵若弄丸承蜩別有不傳之秘也者使其識力果能如此亦宜照管家當只憑一念之慷慨如吾局之當舉而不知時勢之不能舉所關利害亦大矣職願和聲之再商之也山海薊門關係 宗社安危職先年以選將練兵力翻前局為言而人無聽者今二臣自履任來從不聞將如何選兵如何練兵將之堪戰者若干兵將之堪守者若干兵將之器械馬匹所有者應否堪用所無者作何造辦總惟翹然見奇欲以手搏

猛虎足踞修蛇職不知二臣操何術而遠神奇若此也

御史徐吉疏云樞輔孫承宗業奉 明旨優留自宜以全副精神一意操縱相機為犁掃之計若撫臣間鳴泰年來沒無尺寸之效其才幹之闕算不濟固已窺其大抵第當此安危針芥之際何得荏苒優容以明蹈覆轍而使其藉口病之一字便想結關上之局也

御史胡士奇奏 國家自有東事以來一悞豈容再悞以人之國國倏倏倖如撫臣間鳴泰其人職安得無

七

說而處于此鳴泰謀 國無能奉官無狀遼東狼狽已屬破甑祇緣榆關多事行且露才揚己欺世盜名遂蒙 皇上不次之擢授以節鉞豈徒使之齒牙大毒統馭三軍誠望其感激思奮與樞輔同心戮力定有一番全付精神辦封疆之事試問鳴泰部落營伍作何以招撫得來積衰之士氣何以鼓舞得起乃貪殘橫肆無鉛刀一割之用迨事勢窮促手忙腳亂上疏求撤而以未了之局付之他人夫榆關何地巡撫何官積怠生玩自稱拚拚豈 朝廷之法不能制其死命乎蓋鳴泰剛愎過廷弼孟浪過化貞黯懦過楊

鎬豈有聽其竊位騙官攘攘而來悠悠而逝而朝
廷不一問者乎或者謂鳴泰係樞輔薦用恐傷承宗
知人之明職謂不然樞輔一片熱腸見鳴泰浪有才
名或不負所舉寧獨樞輔信之舉朝以為當關虎
豹非鳴泰不可詎意倖國恩而羞知己樞輔此時
斷宜妙選才力勝智堪代鳴泰者不妨明白更置蓋
昔日以虛憍而悞信其所長今日以敗露而直暴其
所短始終為國家起見德怨總不關情乃見樞輔
公忠于皇上之職分也

巡關御史潘雲翼奏為輕率偏謬撫臣不堪嚴關重

主

寄謹摘目前諸事列狀上聞恍自東事決裂覆轍
相尋若撫若經豈皆才力不逮人哉又豈敗喪師失
地損威辱國以賊虜遺君父以性命當司敗哉
蓋以虛驕臨事輕忽當撫或自用而不能用人致武
臣力之罔効或見偏而不能見全即才情氣魄之難
憑盡爾逆首遂因而得志于我試觀自李維翰之督
戰敗績以來楊鎬則以四路進兵而不利袁應泰則
以自撤城守而不利王化貞則以日議過河而不利
封疆之寄節鉞之權則全于撫臣是賴若關撫間鳴
泰者果何如哉彼其起廢家國尋推開府豈非謂其

任達最久知奴最深以期一當聊以此日而肩此任
耶以此日而肩此任當不知何如慎重何如公忠與
樞輔同心與鎮道協力猶懼不勝而孰知其大謬不
然者僅就臣耳目所聞見最真合鎮指摘所加與樞
輔告戒屢及者為皇上陳之大抵鳴泰本無恢復
之才祇欲大言欺人亦無出關之志藉此虛名道狹
觀其所力薦之將才如王紹勛陳猷張大本徐勇曾
劉九何正墨藍相于化龍等非監生則諸生也非更
名則易姓也臣考察之日莫可究詰甚有奉旨提
問者一概收之軍前彼參謀即需有人亦何至若許

主

且方巾色服出入無忌走憲府如驚也豈以犁庭盡
在入幕乎觀其所委用之私如如秦希曾強應元徐
敷奏張斌良于國用駢存信胡伯瀨朱平東等非偽
官則犯弁也非流氓則奸狡也關門之人舉為畏途
甚有閩部法革者仍盡留之標下彼聽用自不乏人
何需若輩且城狐窟免實煩有徒至藉指官為盡也
豈以心腹即為爪牙乎招兵誠為要務然兵必須將
而漫為邱壘藍柏徐敷奏徐樹聲輩以不到詭名冒
餉大半充囊至于營官張大本並委招募矣然卒不
得一兵之用也非樞輔履行交割將何所底止宜其

有折乾進院之疑也買馬誠為急需然委必得人而漫用尚志弘張世胤李權花費馬價任意嫁賄至偽官駢存信復營鑽買馬矣然卒不得一馬之用也非樞輔嚴為解驗又何所稽查宜其有名馬行賄之疑也查點營伍誠是也乃往來十二三日能必其無東移西竄者此屬非法至以年貌不對輒斬其百總細其將官不亦太甚乎乃許子敬張斌良楊慶玄等之營虛冒尚多又何以不問非樞輔日歷諸營則各官打點之說不惟查其弊抑且增其弊矣打造器械誠是也始終用一張大本能必其為日省月試者此已

臣

涉于私王畏懼查核輒用火燬局猶庇之不已太縱乎而又用之營建用之陸運復用之招撫種種承委又何以責效非樞輔正法徐燿則一人十事之誣不惟無以復侵沒之辜抑且無以償被焚之命矣至于蹤迹詭秘之祖天壽聽其私攜男婦出關更帶軍器渡海樞輔梟仇伍而羈其弟大寒叛逆之心而鳴泰則仇其發覺之將俞大亮拘而版打之是何肺腑說者謂其迷于金珠之投獻恐不虛耳至于變幻百出之胡惟富聽其詐降之叔以行且載硝磺為贊儀樞輔發其輔而折其萌殊奪奸弁之魄而鳴泰尚為掩

耳之鈴仍將甯力為信任之是何作用說者謂其溺于叅謀之壘口信非誣耳葉成龍偷盜庫金二十錠乃欲出之獄而委以招兵是賞盜也樞輔已行究問而猶賄脫彼錢神即靈其如此法網何係世實虛冒空種百餘分乃欲釋其罪而假以事權是府辜也樞輔當行責革而猶欲投用彼賄賂即熟其如此軍令何朱平東從賊故名用為千總委之巡捕以致非刑詐跌鞭行免杖獎朱王等及遼民三十餘命若死屍親關門為之重足以樞輔有市棍淵察之禁泰希曾強應元以惡棍結黨倚以耳目應名天罡以致窩住

臣

流摺專問賄局毆死西兵楊天仁等餘命人莫敢問聞者為之寒心是以樞輔有制驕平忿之法縱公子遍拜營將而索參貂同登將臺而閱視操演無論防閑即從來建牙曾有此體統否縱內丁橫騎官馬而公行劫掠賞持紅票而賒取綢緞無論危關即承平地方能當此擾害否關門斗城即軍民無以棲止而娼優混跡不禁戲館開張不禁日借此聯絡軍士也甚而胡令捕官月課常例若干不幾計月平分乎關外臥脫之地其遼民間欲佈種而置產于內者遂受虐于關老亦逐日以此恢復甯遠也甚而行之各處

盡欲迫勒出關不鴻雁為仇乎尤可異者督臣抵關撫賞見問曰來此何事又問曰何日可行夫撫局即所不詳不宜屑越若此藉令舍此羈縻而別求所以制虜之法恐又有所不能矣更可歎者問其向輔臣曰我乃活間王無我不能東滅奴酋夫奴滅耶在指日亦不宜狂妄若此藉全就其夢勦而實求所以滅奴之著亦恐茫然矣種種舉動乖方事迹污穢臣未敢盡入白簡以混宸聰以傷雅道但就目前撫關之狀有干清議大拂輿情者摘發若此總之鳴泰以虛恢自用以偏昵用人惟其知奴未真所以輕奴欲

主

大殺一陣未免以易心當天事豈邊城可為旦夕之功乎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蓋言其慎也是以樞輔于甯遠姑令練兵于內于祖天壽胡惟賢則曰撫臣之議蓋有深意存焉然而事齟齬而人相鑿又不但此即頃者輔臣對臣亦惟有焦勞怨歎苦更替之難其人耳豈其初志哉然臣以更換臣于樞輔在關之日易以人心之有所向背也而更換臣于樞輔還朝之後難恐大勢之有動搖也此又在主持軍國之臣酌議而力行之何如耳臣草疏畢按鳴泰自行請檄一揭大關撫按之臣

安據攸係不啻重且急矣祇有議更之人又舉有議撤之撫今鳴泰此言尤來物議沸騰上負朝廷起用之恩下失同寅協恭之誼而節鉞為所騙也律以考功之法則削奪亦不過乃云以不東不西之官居可有可無之地又曰可以用免以私心失天下人然而用人偏恐不能用人而反為人所利用從來覆轍不甚相遠今日殷鑒又何執迷豈國家之氣數實然哉抑臣因是而重有慨者自廣甯失陷奴酋棄而不守西虜望而不居近西甯一帶空戶雖盡城廓依然田土雖荒膏腴尚在恢復之說諱曰不宜恢復之

主

心又誰人不有哨探者且竟錄廣甯城並見東夷拾得破敗文卷數張皆字銅錢五文以為執照則今日不惟甯遠可復即廣甯易耳然必如輔臣看詳一疏措置安排錄近以及遠前後左右縣正以出奇變為萬全之計若不收拾關門以內而精神全用之覺等萬曰據此即為腹心之取也豈海上為奴必由之地若不安插甯遠以西而工力頓用之窟窿山築牆即成鐵壁似此非理之語豈猶欲僥倖得溫綸于萬一哉伏乞聖明鑒念嚴關大伸乾斷將撫臣閻鳴泰即如該片仍勅該部另擇堪任者速行推用毋

令道想撫而撫想經方可斥虛憍而收實效至于詐偽之弁貪殘之輩如陳猷即賈陳猷並張大本上壘監相秦希曾強應元駢存信胡伯灝張斌良朱平東即朱虎關上所稱十惡者又如徐勇曾徐敷奏徐一俊徐樹聲關上稱四徐者初聞部嚴行查究俾關法招而人心惕習玩為之一社己

御史周汝弼題慨自逆奴不逞放馬啟疆費國家多少物力戕遠腹多少性命畢竟全遼淪于異類祖宗無缺之金甌祇供叛將逃臣之一擲痛哉所存榆關一線實係宗社安危若撫臣聞鳴泰有大可

奎

異者職生也晚初不習鳴泰生平據其疏留樞輔盛稱方略固今日之至計而中外之同然也宜也獨奈何于樞輔則乞留而于己則乞免是豈樞輔然當任勞而在己得任安逸哉近來因是騙官未見一官做事今且借臺臣言事之口為己身卸事之地獨不思三朝培養高牙建森皇上何負于鳴泰而鳴泰敢于負主命負臣誼并負此節鉞哉試使清夜自思前已巧脫于遼陽今復思巧脫于山海有無今續其始終欺誣當與解經邦之明抗同也伏乞皇上嚴初戒諭令鳴泰與樞輔協力疆事共圖萬全毋貽東

顧之憂回撫臣之為國家計而亦自為身名計也如樞輔鳴泰俱果不能支尤在銓部著實圖之耳兵科倪思輝為邊局遞換邊情愈危乞急還關鎮重望以保封疆以伐殺謀事內云一月之間樞輔孫承宗以病乞歸撫臣聞鳴泰以贊官求撤夫鳴泰起自田間盜屠節鉞氣頗粗豪心欠沈細同趙括之談兵類馬援之輕敵腹心爪牙不聞熊羆猛士金湯壁壘虛誇萬里長城即守覺華守甯遠等處犄角聲援出奇扼詐亦口頭語耳關臣同事地方其所論列聞見必真而僅僅一回藉了事恐國家無此功令也若

奎

聞臣慷慨行邊出將入相倚毗匪輕忽為負擔之弛前功盡棄伐斷誰攻竊恐付託未得其人猶是樞輔本部之擔不了之屬願樞輔熟思之也其鳴泰罪狀樞臣亦當據實回奏削去巡撫還其故物連治四徐十惡明正其罪以為騙官局錢之戒則封疆幸甚兵科周之綱疏稱樞輔業已慰留見履兵政一疏條奏速近布置水陸井井大計若關撫狼狽已經彈射想慎擇新撫以佐閣臣臂指之用自當朝不待食矣職未聞軍旅得與聞封疆之事故陳荏菲之見如此御史張文熙疏云平日負震世之名者亦未能實做

旋乾坤之事往日有賣國之罪者尚且為吞舟漏網之圖其何以服天下之心耶即如關撫一事名次更置如易小兒若非 皇上慎重邊疆留神清問幾敗乃公事矣 御史沈猶龍題云樞輔以身任天下之安危其作法與人迥異試行遠大主意謂何良有見于經撫分岐政事處難為之裁經置撫獨至調度暫請一行以安人心聖家當即返旆以讓撫臣之行事其為計最簡且便也而今似不經不撫隱位樊籠矣苟有利于疆事即使貴閭老臣勞病寢尋亦當捐此七尺以報 天子而其如大計之不爾乎奉

主

聖旨督師輔臣朕非不念勞苦但封疆事重選藉料理沈猶龍如何輕議始不完餘著該部議行戶科陳良訓疏云樞輔宰相行邊古今不多見近復有酌議督撫一疏何其壯也無亦是向來紙上之甲兵未整兩軍之對壘今奴狡馬思動則樞輔等之兩年運之一日勒石燕然正其時耳 皇上亦宜下一機慰問之作問奴酋來不來但問人心固不固其士師相衛龍如子弟衛父兒手足捍頭目乎其隊伍自相保能重戰目前則相救夜戰聲聞則來援乎以此堅壁以此長驅眾志成城何賊不滅萬一人心不定

風鶴驚疑有如向時一聞而逃一擊即散粟米兵革委而棄之樞輔兩年關上又謂何至樞輔今日所不宜言恭擬還 闕入覲 天顏日覲請罷歸以省議論往此經略之所以敗亦惟是計較太多分別大勝口角之明戲筆端之怒罵戰守不專身名俱失樞輔可引是為前車樞輔一身任天下 社稷實皆賴之其心苦其身危 皇上鑒之舉 朝仰之誰是柳榆或此一二商量比于以石攻玉樞輔集思大度目可點綴為金而言還 闕也奴酋方動何以樞輔欲靜兵機呼吸之秋豈堪忽焉行邊忽焉探席如歸家而

三

戎馬在郊優游林臥世得無謂與問鳴來同類而並訊之而游移轉徙設立名色離卻闕門先去為望則萬非計之得耳 御史楊芳盛奏稱遭撫問鳴泰罪應速治 廷議苦無代者首鼠兩端至連疏而不能決又將啟諸臣以聚訟之階矣自違傲以來大家坐視不圖禦敵只管添官 皇上亦安用此即繫綬若衣冠土木者空費長安之來哉夫言者置身利害之中任事者須置身利害之外如徒引類呼朋輕率而無所忌憚騙官竊位規避而不敢擔當言責一聽官守俱敗蹇蹻師濟之盛且為披汗聞算之風矣

大學士葉向高奏云輔臣孫承宗以病懇歸臣心憐之今已奉旨諭留何容置喙閻鳴泰任關或言其與承宗不合臣亦密問之承宗而承宗殊不謂然無奈口語日多臣無以應故亦下部酌議意部中耳目稍廣當有定論耳御史曹守勛復羅臣以獲後則有之若以兩可之說而臆斷鳴泰之去留臣又無此力量也伏望皇上將臣即賜罷斥勅問守勛以朝鮮當何如處置閻鳴泰應否裁易守勛胸中必有成算不俟臣之佐籌矣

按關撫如此行事口語日多而樞輔不聞是不智

三

也知而諱言不合是欺君也狗所親而易經略

如此大錯恐樞輔亦難自認矣

刑科張鵬雲奏職觀乘事之壞大抵皆我不能乘奴

而偏為奴所乘以楊鶴之躁也而進兵奴遂得乘之

以挫我銳以袁應泰之聞也而收降奴遂得乘之以

陷我城以王化貞之庭蕙延獨之愼也而兩爭不下

奴遂得乘之以虛聲恐喝而烏驚獸散矣日者樞輔

當關嚴關可恃無恐不意數日內樞輔且以病請

撫臣亦以病請撫者方抱杞憂旋奉明旨于樞

輔則隆遇有加于撫臣則下部酌議煌煌天語業

已洞鑒彼中之情形矣職以為閻鳴泰之當去可無煩再計者也向來狼狽之軀東鉞邊關久不滿于人望近日虛憊之狀噴噴道路更為大拂人心所願當事者幸無以酌議二字變作調停徐俟樞輔之裁酌從滋築舍之紛紜聞將士觀望之心啟遂奴窺伺之端也至于樞輔承宗仰體皇上眷注之殷俯天

人臣致身之義有任無讓矣俟職言之潰耶當多事之時卻少任事之人職願當事與封疆任事之臣務

要洗腸滌胃各秉忠心大家齊史報國之誠共收蕩平之業而宗社天下俟安矣

三

御史吳牲題近見邸報朝鮮擅自發兵識者分謂奴

酋狡計欲斷毛弁牽制之路為併力窺關之舉時勢

至此亦孔亟矣關撫閻鳴泰外示強陽中實憤憤即

其舉動乖舛言詞鄙謬上負國恩下負知己若不

早為執斥終必敗壞封疆當事大臣必不贊姑留之

套以遺君父之憂無俟臣之贅矣又題閻鳴泰

忘心妄言視天下事太易臣素輕之及讀科臣尹同

象肅成兩撫之疏未嘗不歎服其識之早也語曰亡

羊補牢尤為未晚當事大臣鄭重此舉必且虛公擇

人不拘資俸不採虛譽務得其實經濟之才使今日

可為開撫他日可為經略他日即可為經略以代樞輔庶不至一誤再誤付封疆于一擲耳

御史沈猶龍奏職接邸報見遼撫閻鳴泰為樞相勢難遽旋等事大意陳輔臣之偉伐誇遠近之有成復謀謀而不居終斷斷于一去非任非讓若公若私何其婉而激任情而自便哉鳴泰致遼東一奏議也非有汗馬之功死守之烈後以經撫兩敗追念因遼解綬之臣起用山海不數月而跡位開府乃相臣留則為優游之撫臣相臣歸則不為補塞之撫臣也槐階葉近原非塞上之官豈支持艱危作錦游之夢

三

何其不倫也從來有緣邊重地爭先決去之大吏否奴酋眈眈虎視經年遠近畏我虛聲耳今侈口賦歸明明自獻其短不但貶歎于敵人必且召侮于一旦委棄前勞流害不小屬虜乞款乍歸乍叛趙率教力致首功几貽口實鳴泰多投黃白方解兵端庸獨不知虜情之玩我乎一撤而乘虛覬覦誰司捍禦致使後人無可仗之同心臨事有不終之敗局皆鳴泰之為也鳴泰才伎已窮中藏盡露環借趙于臺臣疏語而却據于東道主人則數撫關竟有何事後八旬大裘蒙犯風露中朝難實其望而未嘗不重憫其

表祇以款事未終難議更置歷疏乞休未遂首上之顧而鳴泰知難而退獨爾見機之明即方今吏兵二部奉旨酌議去留竊謂鳴泰以填撫為贅原官副使則非贅也或謂去新銜聽歸初服或監山石留裁鉛刀一戍退讓之高一飭國家之紀即以方米任先辭之解經邦尤為寬政矣職痛心積敗憤覆轍之難回妄謂人主恩威當決之早如苟且優容薄責後效必待債棘折軸羣喙爭鳴而後始奮雷霆之震則明罰盡出于下而苟倖無禍之人心難望其畏法而死敵也

三

南太僕寺卿朱吾弼疏云接邸報樞輔以病告遼撫以去辭病為托辭去為卻據無可疑者職不覺失色發憤長太息曰皇上何負于臣子而臣子敢于騙官私身家負皇上于夫承宗之薦用鳴泰出鳴泰毛遂之自薦承宗誤信有識士夫無不料有今日第經略難繼而樞輔毅然請行皇上推轂而遣彼鳴泰以破戲開府為知己者死承宗必獲桑下餞人之報豈鳴泰一旦喪心至此也則鳴泰亟當速治承宗之在山海為皇上所倚之韓范乎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國無期一段忠悃承宗所當自矢當隨

發鳴泰奸狀堂堂正正如伯懸先用破猛何妨也

御史林一柱疏云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用天下
人之心而後可用天下人之力情者所以感其心而
使之勤法者所以悚其心而使之震情不足以動法
不足以震則人各自為心而擅其力是聖主無所
恃以用天下是故主勢孤而國事危皇上今日
之于樞輔殆情有未至歟何孫承宗之以病告也當
廣甯殘破兵民蕩析之秋廷議必王在晉而使之
出在晉儘力料理亦股股有緒矣承宗概然請曰非
臣不可皇上壯其志嘉其忠臨軒以送之劍

王

王以優之公孤以寵之馳貂張以錫之出藏器以
需之其尊之則師保也其愛之則手足也其無竭不
報也如一體之交相為用其無計不從也如魚水之
交相投臣謂皇上愛承宗有禮矣國仇未報主
恩日重此荊離之所以播家滅族羈使之所以決面
屠腸者也承宗何為而以病告也承宗之病不病臣
不敢知然當其初時慷慨請行也豈曰此行庶幾無
疾病乎又豈曰吾無病而行有病而返乎必將曰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孔明之所以報先主也必將曰賊
亡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如裴度之所以晉

憲宗也成則為元濟之擒不成則為仲達之走言行
相顧終始無他大臣之苦其君其道固如此也承
宗何為而以病請得無謂我獨賢勞廷臣皆有還
朝之議歟夫承宗亦度其能任與否耳夫且謂天下
事非我莫能為也而愛一身之逸貽至上之憂為
此說者知有樞輔不知有皇上情面之言臣願承
宗勿聽也又得無謂布置已定聊藉此以結報效之
局與夫承宗亦自視其曾當奴否耳今日之布置猶
是遼陽未陷廣甯未破時之布置也未見單行之一
面終未報主恩之一毫為此說者知有樞輔不知

王

軍國是又情面之言臣願承宗勿受也必謂還
朝之體重于行邊之臣更不以為然臣請出師表云
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告則攸
之裨尤之任也時平貴于坐論世亂急在持危置安
危之係而伴中書之食解武侯之職而退就攸之裨
尤之任人之許之與承宗之所以自許者于輕重大
小何如也昔甘茂伐韓與秦王盟于息壤已而王欲
罷兵茂曰息壤在彼彼有負臣之君且無負君
之臣今息壤之盟未寒而宜陽之旆先返使承宗上
不得為武侯晉公之効忠次不得為甘茂之自効何

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嗚呼！任賢者不賢，既以不賢而
嗾之去賢者，宜任又以不終任而替之去情緣二字。
久入膏肓，定欲以虜遺。君父禍患遺，國家是誠
何心哉？若以臣決言之，則肝膽者君之所受，軀命者
義之所輕。少年天子為封疆而損其所受，黃耆老
臣負期許而重其所輕，于心安耶？所謂始終動樞輔
以情者也。若乃問嗚泰何如人也？溝中之斷，飾以銀
黃，欲巡撫則巡撫矣。馬革裹尸，豈異人任而一則曰
替，再則曰替，不言替于未為巡撫之先，而言替于既
為巡撫之後也。豈其為山海之巡撫則替為居家之

三

巡撫則替乎？以一口之鈴，張睪一方之牙，轟而又
以一味之騎，縱招一篇之彈文，巧于攬巡撫而又巧
于卸山海嗚泰之去，逃一間耳。臣嘗謂躍馬西歸，裁
人放火遇無臣而嘻笑遇關臣而疑罵，廷弼之逃逃
而素者也。然踏出走涕泗流，造化貞之逃逃而巧者
也。嗚泰而侍入榆關，則熊王亦可出，因國熊王如不
宜出之，因國嗚泰亦不得侍入榆關。夫亦以誤國
繩之以靖室待之而已。而或者謂繩違撫非所以安
樞輔，是人不然。街亭之敗，武侯揮淚而斬馬謖，引咎
責躬，希所失于境外。樞輔而逃武侯也，則可樞輔而

為武侯也。方上疏自貶，以身擬法，而又以法為嗚泰
私乎？臣固知其不然也。噫！皇上今日之情，前此所
未有之情，此而不足以感焉，則情窮今日之法，後此
所視教之法，此而不足以震焉，則法窮。臣恐後此無
人不病，無人不替，而為巡撫者逃遁之後，開一變局
也。朝廷之上，年年議巡撫，勤巡撫，山海吏卒日日
送巡撫，美者舉子不定，不勝其禍，而況能勝奴酋也
危矣！臣不能為皇上計矣。伏乞聖明裁察焉。
戶科陸文獻疏云：竊自經臣三在晉，拊拊于廣，實風

三

鶴之餘輔。臣孫承宗，曠戶于山海，苞桑之日，後先規
畫，如出一人。角微互調，鹽梅共濟，異同之端，幾乎泯
滅。而旁觀者見關臣潘雲翼，論列關撫閻鳴泰，又親
按臣林一柱，挽留孫承宗，不免微有異同之猜。職則
以樞輔之與王在晉，未嘗異也。與閻鳴泰，未嘗同也。
進而猜之，經臣意在守關，輔臣力主恢復，守關者疑
恢復之為虛，恢復者疑守關之為怯，以至易置之際，
似有參商。實而按之，覺華之將兼南北，前屯之收拾
城池，經臣原非局踣于關內，營房之旗布關門，大帥
之旌麾不動，輔臣亦非輕議于關外。精神印合，何嘗

有不同哉惟是經臣之抵闕也任事不數月料理各有頭緒無奈搶攘之間監軍報恩掣其肘而挽其權經臣無事不力行監軍無事不停格甚至共議築牆而歸過一人陰持陽阻經臣始不得行其志矣輔臣之初開闢也常重其才憫其勞而又念其志之不得盡行故以留樞需其後用是急代經略非輔臣之本意迨改其秩不改其政則輔臣之虛衷也彼鳴泰以監軍而蹶巡撫輔臣當日即謂成色不滿八分惟其不肯以成色不足之人嘗試封疆故顧微黃閣之尊崇而危邊之彈壓此時此念真致身許國之傾誠

三

而帥先鳴泰之極思也及鳴泰行事乖張輒動狂躁芑苴塞路法令凌逼輔臣默喻之而不記顯禁之而不悛以汚闕臣之白簡闕臣之論列固已先得撫臣之同然輔臣于鳴泰之用舍嘗不聞其有介也昔宋臣韓琦范仲淹同任西事琦主戰仲淹主撫持論各別而不礙和衷竊謂輔臣之與在晉事政相類諸葛亮以國士遇馬謖迨街亭之敗揮淚斬之其于鳴泰夫亦有是心乎然而闕臣之疏論鳴泰止據其貪穢之迹而未及戰守之宜經臣謀其始輔臣處其終鳴泰原自無初曷聞有終乃其破犂敗轅之

狀已自不堪枚舉特購自輔臣尚未到喪師辱國爾如是而復謂橫風沐雨收拾二百里之封疆將誰欺乎以一人手掩天下目乎哉問所收拾者何處所橫沐者何功以為能還將耶則保女藏匿且為遁逃載矣以為能練兵耶則虛名冒餉且為橐中寶矣以為能布置耶則宿莽茶牆且貽書餅因劫涓埃幸邀皇上聽勘之旨少寬鉞斧之誅猶復潛蹤匿迹四布流言恐以此開異同之端而灰後來任事之意始而悞國既而悞己終而壞人貽害豈渺小哉初主事沈榮致書長安謂參論遼撫不必說起舊

四

經略蓋此時樞輔已心服舊經略而深惡遼撫之冥行若一路牽縲益甚其慙觸其忿而於舊經略有所未便此臺省之交訖止言遠撫而未深言前事也林公在差有所未知叙及始末政府見是疏憐然有不必多言之稟擬乃天啟年間一段公論藉是疏而存矣又戶垣陸給諫疏云輔臣之初開闢也常重王經略之才而憫其勞又念其志之不得盡行以留樞需其後用是急代經略非輔臣之本意迨改其秩不改其政則輔臣之虛衷也政府見疏謂改其秩

不改其政則經略不必更樞輔不必出面諸陸公二句觸目可駭當時忌言中外回護往事之失看明知之而明諱之矣

附沈職方與侍御周來王書

林守危關久疏候問每瞻光範不任神馳關上事體踴大欲言恐有礙閩部未敢啟齒竊以王經臺多方括括百事就緒即今日所憑而藉者莫非彼之規畫所未得盡行其志者每為閩撫袁道不肯東行遂成廢閣耳二公既假手閩部而擠排之已藉閩部力而躡顧位則并閩部而慢易之按疏出

聖

閩部大是不堪所不訟言之者亦如待江總兵例欲臺省明指摘之而已不相回護耳如不肯任袁以關外不肯假叛弁祖天壽以權不肯主張築牆此皆顧相齟齬處至撫道行事乖方如任游棍四面招兵徒糜餉而兵無實藉山石道中軍朱平東藉勢恣意殺人而關人側目下教場袁監軍不用閩部命而擅斬人幾至鼓譟受病廢張斌良囑而薦之閩部欲閣下題授副總兵及見閩部令兩人扶掖而上撫臺公子通拜營將而索貂參凡此皆章章入耳目者閩部亦未嘗不洞悉也曾歷此地

亦莫不聞即悅吉拔馬劬恩俱可問也二公但知逞意肆行至於料理經制毫無寸長累卵危關豈堪當此決裂二公舉措係國安危苟有人起而破除之亦救時第一著也然此舉不可出自舅父臺省中有臭味同者不妨恣恣成之耳閩部機神最圓行事極細其所張設不求遠効亦為近與二公意趣既殊參商已見故一意西還以適中朝之血脈固非假此以卸擔者恐以後言事不必過求也王經臺被擠海內亦多為之不平第暴白即涉嫌疑今二公自多紕繆直一揭其肺肝則經臺心

聖

事不暴而白但欲為經臺地更須照顧閩部閩部與經臺行徑殊而意見未嘗不合指摘一及閩部則于經臺反有礙矣至如東虜情形我無繫焉彼必不動似亦不必煩廟堂憂勞也南道黃公輔云連撫閩鳴泰非以一參議蒙我皇上特拔而授之節餞付之東事者乎自知才力不任何不及早控辭而騙官到手託詞卸肩也彼解經邦猶自不敢騙官者以規避削籍矣而鳴泰止以一勘脫身且曉曉逞辯如此大便宜事雖不肯為乎無怪乎今日効尤者多而又何以服人心也此刑賞之宜

平者一臣誠念種事一失計其害豈于敵安而已危刑賞一不平其弊至于殺人不足以爲罪爵人不足以爲功如此而臣又安能隱忍而不言之哉南道張錫命疏云口舌得官之閭鳴泰公然衣繡還鄉而登萊陶朗先浪擲之金錢竟付之水濱也

吏部覆科道張鵬雲周之綱潘雲翼尚嫌周汝弼練國事沈猶龍胡士奇劉四端各論違撫閭鳴泰及孫承宗求罷本到部臣會同尚書董漢儒等酌議得榆關一練實係天下安危自樞輔孫承宗慷慨仔肩威靈玉振今逆酋不敢西窺而中外屹然安枕者皆

望

其力也御史潘雲翼親授方略疏留天任以爲大將非樞輔無以提振之道鎮非樞輔無以責成營伍非樞輔無以整練城守非樞輔無以綰結其他遇使用正用奇諸所區畫關上不可一日離樞輔者昔裴度之督師淮蔡也辭曰滅賊則朝天有日終擒元濟韓范之經理西夏也行間日久乃能使元昊稱臣樞輔忠義有許豈遜諸臣知必寢乞休之恩勉違慰留之命也撫臣閭鳴泰起自廢閑驟躋節鉞聖恩隆重捐官如何報塞乃榆關何地巡撫何官此時何時突然一疏請撤贊撫則大可異者臺省交章罪其

卸擔臣等正集議以酌去留而巡關御史潘雲翼之疏至矣據其耳目所及見聞必真合鎮指摘所加與樞輔告戒屢見者種種罪狀上負主恩并虛樞輔惓惓共濟之意豈可不議更置以誤軍國大事相應先令回籍其關臣論列事款仍勅樞輔具奏撫臣鳴泰祇候皇上處分遺下員缺容臣等即從公會推以聽聖明簡用樞輔素孚三軍之心大寒逆虜之膽一應機務專任成功俟防範無虞恢復有緒皇上召還之日另議經略以收全緒可矣

遼事實錄卷之十二終

望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三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茲輯蔚甫較閱

統六月南科徐憲卿疏自關上抵甯遠前屯二城其間一堡止可備烽火未可備攻打也而覺華一島去城四十餘里水陸懸絕于虛勢最妙于實援恐未即得力也又謂廣甯城不可守而山海可守然廣甯兵潰不西走虜則東走矣其逃猶難若關內一潰東西南北絕無阻限其逃更易若于關外東去二三十里內再築一重城南可引海為阻北可倚長城為靠過此則南北無倚而繕築無從施矣城之自南亘北長

卷之十三

癸亥

止二三十里計費不甚多而內可壯軍士之膽外又添一鎖鑰之固且仍以守甯遠者守關門屯覺華者援甯遠庶萬全矣

為 國守邊不可好奇爭勝不可驚遠貪功舍關門之近立礮初築之功驚凌屯之遠以興難克之役只起于好奇貪功一念微萬不可必之天倖耳聞鳴泰回籍聽勸會推韓策等四人 上命再加詳酌疏再上以張鳳翼為右僉都巡撫遼東

巡關潘雲翼為兵虛冒餉太多事奉 聖旨該部移文嚴行查核議兵科參看得年來東事

孔棘凡借名招募騙官騙餉實多奸黨更倚牆壁雖輝拿之微日下而抗賄之焰轉熾法紀至此 國家幾無三尺矣心切恨之乃何物募練營兵守備有如杜應魁者虛負匹夫一劍之勇無投石起距之能招兵填上名雖八千一查於山海道而虛冒者二千有奇再點於關院而隱替者又五百有奇月計歲計糜餉幾數萬金以烏有之軍糈飽一己之私壺心無屬屢恬不畏法貪弁中有如此膽大包天者乎况縱放軍人上盜行奸殺人放火若此無等置驕有勇有謀復再置之關外設防豈能冲鋒禦敵為封疆出死力

二

哉必須稽查兵數究核侵欺明白算結而后使過可也至於柯仲炯以明暗公子揆兵說劍招結黨棍如吳文耀等領兵五千強半逃亡陳政以賈科募客呼朋引類虛冒逃兵周弘祖等矯 命強行潛匿京邸應究核者究核應提等者提等則又所當迅行嚴追無事停留以長奸究可也至於慶餉行劫法自難貸又非職言所敢越俎矣

杜應魁以廢將舉薦招兵每兵月餉三金因其餉厚團營兵及邊兵皆更名應募行伍皆虛市棍無賴投充者賭盜日聞潛行劫掠更值汪司農之兵

縱焚都市而柯仲烟所招集者俱游從棍集侵冒
無用悉驅之關永科臣郭九厚傳宗龍所招者乞
總督王公象乾領去散之蒯鎮薛祥招致三千至
吳江而兵譟達祥擊獄大學士沈公灌之兵僧道
夾雜獨臺臣鄒復宣募金華義烏兵三千在關頗
得其用山海兵威嚴重羣不逞至此不敢復肆舍
此無藏垢納汙之地矣侍御游士任一片熱衷因
招兵論遣而科道時舉李達召兵卒致川中之
變是招兵不能弭亂反至于招亂也經臣在關既
虞強虜之逼又慮橫兵之叛非公平廉謹忍成並

三

濟何能使衆心之繫服哉

禮科郭興言疏近來人情玩愒法紀凌夷作奸犯惡
比比而是如管大藩之逗遛海上而寬梟示之誅陳
天叙之夾帶硝黃而緩速問之條去年之募兵折毀
楊都司房屋大駭聽聞汪應蛟每兵給黃錢四百文
而去是賞亂也今年之營軍聚衆鼓譟大肆凌轢子
總督吳汝胤之門而不一問是兒戲也長此安窮害
何底止職有激子中久矣敢因論關撫一事而併及
之

當時募兵苦于乏餉汪司徒用厚餉私自樹兵卒

以釀變兵可輕弄耶 聽勘巡撫問鳴泰辨疏云
內如遼人出關一節人爭逐之職力禁之揭示通
衙萬目共覩至今州縣及營路壁間尚有粘者乃
反以為職逐之也不亦異哉是豈言者忍于相左
恤綽熱腸陰中于冷口遂誤以為真而不及察耳
遼人出關耕田不得抽還為兵彼時以為得計
而不知其中禍之深也遼人用而兩河故土無恢
復之期矣入衛則匿身于薊城援凌則北亂於東
省誰倡兵說主其議必有任厥辜而莫可逭者此
際已曷其倪問撫不得不辨

四

大學士孫承宗勘三御史情罪看得論遼遼者曰有
封疆之寄可以死無封疆之寄可以不死臣謬謂巡
方御史當封疆未壞尚有封疆可巡法可以不死當
封疆可巡義可以不死然法可不死而義未嘗慎其
死義可以死而法未嘗繩其必死三御史苦心悉力
適遭事窮其風力不得不減而情事尚有可原獨戰
有功御史為榮戰無功御史安得不辱然遼事至一
柱危矣至王庾又危矣至震孺危而又危矣三御史
之于遼事且有遠白可案今所責于楊陳者尚輕獨
方震孺臣不必責其不調經撫而當責其不糾經撫

不當責其不死於既失之封疆而當責其始雖獨往終與同奔竟不能以一語圖存未失之封疆即震猶自言曰封疆至此皆臣不能直糾經撫之故其駐八里舖不入曰我遼東巡按今遼東何在我死此死甘心則震猶未嘗不欲死也故統三御史較之自楊而下為時愈苦自方而上為罪漸輕獨是楊陳兩御史事臣尚里居方御史又中朝共見而必以臣愚昧妄為詳陳殊未敢執為定論耳

御史吳尚學題稱關撫之更置無常邊計之籌算易搖戰守之策歷來經撫各持之而互爭之快雄心于

四

五

一逞則用戰迨一敗於李維翰再敗於楊鶴又再敗於袁應泰王化貞乃悔戰而言守然而守未易言也一切布置尚當再三布置再三酌量樞輔明以守之一著申飭新撫堅心耐意歲月圖之無如曩者以操戈入同室以築室成傳舍日壞邊事而不可收也嘗思宋之夏元吳條邊事者攻守不一策獨范仲淹始終意在招納堅執按兵不動以觀其釁即老識如韓琦亦曰此二十萬兵只守界濠用兵當置勝負于度外迨至敗賊相尋潰喪塗地而琦亦屈於淹之策卒用招納收功獲其普表願奉正朔以樞輔之威望果

龍勗習陣充軍實嚴政令明賞罰齊耳目一心志威畏德如韓韓琦之後其心破其膽寒而奴不納款聽命吾不信也

七月督餉侍郎畢自嚴奏原任推官孟養志前任經臣袁應泰題起用援遼前餉臣李長庚經臣王在晉咨會相同續因廟議欲發勅宣諭朝鮮本官遂兼賁勅之役今於六月之杪倏然歸來賁有朝鮮回照乃役國墓立之詳則亦可得而言者李暉原以前王李昫次子得立素稱仁柔李徐其親侄也走馬試劍穆勇著聞眉豎耳垂姿表偉異當在李暉左右用

六

事掌管札之役入春因見李暉有反遂起逆謀先令心腹陪臣建議將平山節度使李貴發練兵馬五百調復王京防禦又密約繼母王大妃於三月初九日在於宮中舉火為號李徐率李貴等指以救火為名領兵入宮綁縛李暉投烈始中以死并其世子宮眷及左右親信之人俱行殺戮議政府有自盡者本月十三日遂請王大妃仗義執言數李暉之不忠不孝而暴其罪是日李徐遂即王位又差官立誅平壤守臣朴燁并鴨綠江邊鄭遵數其元年冬月暗通奴苗引賊過江戕遼人而謀毛帥是所藉口以報中國

者也李貴今為李侗親臣日侍其側而又宿將張曉為總兵以守鴨綠用內戚韓浚謙為本國都總兵以鎮王京又令通官傳語於孟推官曰向來舊王不併力遇奴為恭令我正不以婦儀為恭而專以助勦為恭查李暉之事 天朝殫心竭力彼國老臣有被倭難者皆所概從而少年新進之徒或多不欲兼以供億煩煩國人苦之今春偃臥日久有以為真病者有謂知禍之將及己而深居以避者乃不虞其竟以不免也此臣喚集差官任國輔等反復查問而得其大概若此非盡出於孟推官之口其他則謂鮮人語言

七

不通詢訪難悉亦實情也近聞李侗 請封之使業渡海而來抵登而北行且匍匐閣下矣臣竊以為李侗之事其不必議討者有三而其不可遽 封者亦有二三李侗集主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為卒盼之孫李暉之姪枝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卒多歸向今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窮兵遠驚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通叔之顯達未著尊 王之常禮未失且其即位教令頒布國中咸以恭順 天朝為念以協力助兵為辭豈其以此翹前王之罪過而躬自蹈之萬一更不得其入連

順即逆厥計良左是不必議討者二也李侗篡立之后每有公移與毛帥往來固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糴糧五千亦未過糴總之毛帥之居皮島四面皆水與駐宣川時依倚朝鮮大是不同可無他虞是不必議討者三也惟是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膏斧鉞李侗以臣弑君以姪弑叔既違 天誅遂叨 封典煌煌輪旨驟加匪人彼箕子禮義之邦將無為有識者所笑是不可遽封者一也李暉之事 天朝也甚謹既助兵於四路進勦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師之日其有功

八

於 天朝也甚鉅彼國教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若 中國不為一言昭雪而輒封弑逆之人幽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之臣於地下是不可遽封者二也李侗素稱狡獪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 天朝之意而其處心積慮尚屬巨測據其咨文雖稱權署國事而居王之宮服王之服行王之政全無辭尊居卑拱聽 冊封光景誠恐別有肺腑遠難方物大虞觀變向背倏忽是不可遽 封者三也以臣愚見國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走險亦不可遽與以 封爵之榮使其狃而成玩俟其請

封使至止收其表箋一切方物姑寄別所即令來使言旋順貴明旨詰問要見李暉是否當誅李倬是否當立俟其輸服請罪往返再三而後許之不然則俟其進兵勦奴功績昭著而後封之庶幾據縱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天朝之綱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戢矣說者又欲遣官前往查勘區處未為不可但官卑則不足以示重於外夷官尊又恐負固不服反有褻於國體似未為得策也至後中國之使其以公務入朝鮮者當希勿多宿問勿煩仍令謝絕一切交際毋得賸貨致輕

九

中華此尤吃緊要著並宜申飭者也

八月大學士孫承宗疏稱關城之缺餉者四閱月矣臣扶病而請命者半月而三上疏矣臣頃見舊撫閻鳴泰之去相次奏劾者不決旬而十五六上臣未嘗出一語曰不和而至於體貼臣意為臣驅不和者數數為言察中朝之以臣為妄為但承往冒他功而沽名自喜或幸臣之自罹其禍矣臣去年曾向諸臣言曰與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孰若以天下之大付之所可知之我臣於是時不敢自顧其身而安敢顧人然而人猶曰臣以北人用北人也適萬

僉事乃向臣言曰業有後命謂某人請舊撫去而以某人來是又以西人用而人也果若此言則去一人必有一去之同類伺所代之人時反脅為稽時鼓舌相向蓋臣見舊撫有防舊撫有防果如僉事之言則新撫又不當防舊撫乎臣身已無餘才而衙門既分則中外之心各有所屬皇上試問從來相譽相毀曾有不分羣類而各為其地者乎乞準臣之疏得賜歸里更望羣臣諒臣危苦深心無謂中外之人心為未合也

是時冒功沽名妄為據承人言藉甚身無餘才自

十一

諒亦審以天下之大付之所可知之我今而後見其可知矣

登萊巡撫袁可立報三年二月內復州偽總兵劉興祚即愛塔欲反正內應使金應魁賁送密書求登撫免死加銜牌票登撫以因閒用閒計給與之命總兵沈有容於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去訖四月內賊登見兵北來毛帥之兵又文相接應疑其攻襲將金州沿海兵民掣驅復州及劉愛塔又差張應科通約獻城求船接應大抵言七月來歸也五月登兵與島帥布置相應六月續有復州劉愛塔穆允文

并金州生孫應武王國佐等各差人同原差哨探回鄉高飛等仍通款訂期已會議於六月二十五夜先取復州仍令高飛約定愛塔不意有復州備禦王丙貪暴愛塔具結懇怒將王丙縛去丙仇口首愛塔內應情事悉發夷兵三萬圍復州縛愛塔等去其復州居民勒殺不盡者趕往北去并將永甯蓋二城男婦盡驅北行南衛四百里膏腴之地奴一旦棄之聞奴已將劉興仁王丙斬訖心腹潰而羽翼翦諸偽將當人人自危矣此可乘之隙也

連撫張鳳翼疏臣受事後出關由前屯以抵甯遠又

循嶺而北遵海而南地無所不守則兵無所不分奴全隊衝鋒而我以偏師拒敵即極精銳猶慮多寡之敵難當乃器械不充強半是執挺持竿之衆盡甲不備大都皆赤身露頂之人且馬匹以水草之非宜而莫由問富糧餉以內地之告竭而屢見脫巾最可慮者城被燒殘在在皆額垣敗壁人當控劄時時驚鶴唳風聲雖輔臣極力綢繆苦心辛勵然八城鍾非一年可竟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甦之病僮天不悔禍奴復窺關四顧傍徨誰為衛霍所為鯢鯢慮凜凜憂也故今議勦不能言戰不得計惟有拿定一

守宇庶幾安將膽而固軍心耳

初余意主守樞輔必欲戰丙頗易經臣也今孫公到關且弔歲矣而僅僅言守耶一年間所幹何事欲踐其言難矣哉

九月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六月中奴以劉愛塔之故將金復等處遼民盡行殺戮遼難人民甚多守備程鴻鳴等帶領紅隻俱往青山嘴接渡盤招撫遺民男婦老幼共計四千名口並無尺布遮身挑選壯丁列有三十五隊因哨探金州城內有遼賊五六百餘守城亦有鳥鎗火炮等器再探的確於七月初

二日統領該部島兵并帶壯兵三十餘隊以及老幼遼民助張聲勢黑夜上岸盡伏夜行於初三夜三更時分齊至金州南門城下各舉火把一齊吶喊放砲軍聲振天賊從北門逃出天明進城安撫居民畢又於南城丁家寨搜糧得穀二三千石當時給散各兵前後共得大小炮銃一千零十四位硝磺連藥五百六十斤大小鉛炮子七千三百零二個因帶領兵丁住割金州城地但船隻少力量薄火藥少糧食寡申報毛鎮乞奏請割付銀牌等項大發兵將協守金州等情毛文龍塘報云看得金州地方廣闊田土肥饒

城高且堅又臨海畔洵恢復四衛之首地今張盤率所部之島民統新編之順卒能用計以取衛也人有膽而矢心守此金城實恢復四衛之首功況全州至南旅順口一百十里形如葫蘆既得以扼要則西南之奴島正南之旅順口東之三牛嶼皆為我有因城南之一百二十里復可以聚兵糧招撫屯種即登解船隻往來都有停泊處所兼無大洋之慮東可圖復蓋二衛西可通廣甯等處是進取之有其基臣向用間招叛圖取金復全為此著唯是無險可據不敢嘗試今城南二十里地係是葫蘆之頸兩崖距海中乃

十三

山脊間僅一百步其處設立重關而金州防守又得方略使可站住足保無虞然餉不援兵不繼而舡隻又少火藥器械其在江東者尚不供用何能以望渴之請作無米之炊是在當事者酌量急要情形速為接濟之也

十月連登撫陶朗先 孫承宗關東情形疏云甯遠去關遠去虜近覺華島去岸十八里龍宮寺地瀕海而肥土人附夾山溝溝而居可五十餘家地蓋六百餘頃舊城遺趾可屯兵二萬令龍武而營分哨覺華而於山巔為臺樹赤幟下泊連船北望黃毛山南望

劉家山相對如兩門其南麓入海可為堡屯萬餘人北之孤起者曰望海園樹赤幟置炮於上巔沙曉舟於下海門天設片帆不能飛渡矣甯遠東陸行黃沙白草墩臺宛然二十里至雙樹堡陰水猶存十至至連山堡城垣已盡十里里單笠山可立為炮臺望大紅螺可百至東南去陣倭堡三千六百餘步海環其三而東南有徑而險堡南有葫蘆套西有瓦窰街海山之間可為疑為奇如以甯遠為關此地可當前第北為塔山即中左所又東北為店山年衍難守幾概木街而西北為紅螺山西南抵底連山其東接康家

十四

山折而東南為蟻子山遠至首山其西則白塔谷歷興水以西通於一片石臣擬從望海臺北接首山立關城中有平原河水環其下可為堡直接康家山以威煙光修薊門法為臺垣約可六十餘丈地當險要可以盡收形勢於內而外截東來之路蓋據大勢於首山而山海關在重垣之內矣開屯之議起率教以修守之餘試之而效總計五城三十堡兵民不下十餘萬而田之地當有五千餘頃值民力可占種者許以三年起科而因煤以鑄錢因地以煮鹽皆關門稍行之而效者今袁崇煥經營甯遠查國甯督水兵於

覺華臣與庶善雖得以備闕城者備前屯以守為職以貽永遠 毛文龍報牛毛文捷斬級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獲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又報烏雞大捷斬級二百八十一顆

大學士孫承宗奏臣接平遠總兵毛文龍呈解屢獲首虜隨行關外道袁崇煥逐一查驗三次首級三百七十一顆俱係真正壯夷當陳生擒虜賊四名俱係真正難虜差令中軍官集將士於衙門外三砲三爵臣時在甯遠適春賞夷人虎酋等都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虜經各賞夷部落乃抵甯遠不獨風示邊人

抑亦見天下尚有殺賊之人賊自有可滅之日一時人心殊覺感動因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飄泊於風濤波浪之中力能結屬國總離人且七且戰以屢挫梟賊且其志欲從臣之請牽其尾搗其巢世人悵悵觀望惴惴於自守不能者獨以為可擒也真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膽願令縮項斂足者愧死無地矣

關甯十數萬兵不能有殺賊之人而藉手於海外以此誇耀實夷適足啟西虜之輕視耳

李維翰等朝審出入長安門械担悉令家人手持該

科劾奏招查監者罪之

十一月朔素臨遼東賞官軍戰績於條靈寺守將王糧被殺 兵部趙彥據總兵馬世龍報防奴酋西窺命將王威等分備喜峰古北口桃林界河且言薊鎮臺命始於戚繼光皆義武丁壯今改募北人成法盡廢守望無人昨白馬關之警數十里烽燧不傳何以預備 十二月奴酋迂其民于海上 毛文龍奏其賢董王一實罪遠治論死

神天被四年正月吏科許譽卿題今海內用兵所在駭然而最急者其如薊遼九邊開釁無處足恃而最

十六

吃緊莫如薊遼總督自督臣王象乾以報聞蓋兩月于茲矣廷臣方議推而督師輔臣忽議裁今前驍又二旬矣而啟事者然儻謂督師輔臣意難重違則職又有說焉從古自任任人事無兩可職讀輔臣前疏有云居密不居東者勿推任前不任遼者勿推同功不同過者勿推以及畏勢要顧局面愛便宜者勿推則是撫臣胸中再四熟籌明明有一當推之人輔臣何不直入告於 皇上所謂不自任則人任可兩言而決也乞一勅督師輔臣自擇立刻會推務令遶往庶撫局可終防著亦同嚴關可轉危為安矣

御史劉璣疏云師中長子如樞輔尚矣三帥者推輔之所置非樞輔恐易器之不能操也樞輔獨力擔承一片苦心令人隕涕然樞輔之不可離關而東薊也勢也今既與樞輔無之任而息朝議之紛紛事權歸一矣國家雖設九邊至重執通于東邊處處用大臣接應前茅中權後勁實可缺于此時而令人驚耳目之職易耶

是時樞輔曰朝不得當關不可欲留密雲為退地故停推總督夫薊鎮豈必以閣臣為重哉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十七

總督劉遠王象乾題為諸虜已就羈縻嚴關藩籬有藉謹叙文武官員以勸殊勞收復故事疏開經略尚書王在晉鴻材八柱撐霄餘力六龍負軸力遊盤錯縱橫萬變而神自閒筆走煙雲經緯八埏而文日炳指點輯土廟之險席祚陵京笑談清鼎沸之瀾金湯函夏連衆心而作障權義承風戡耳餌以呼難犬羊入拉撫事皆其經始功不可泯且其精神才力正裕經營相應及時起用以竟厥施者也

二月大學士孫承宗奏該臣議合款防為一以督臣撫臣分任劉遠緣皇上不聽臣去特借此以合其

任待臣去之日仍推總督臣前所請于皇上者正臣所以承此任皇上若不從臣而令臣坐困于空卷之帷下則臣之惡不獨誤身而遂誤天下關撫明而有幹略可謂有材子之以權何不可輕獨其謀守與臣同而所以議守似與臣異臣既不敢自是以異于撫臣而又不散擇附于撫臣察撫臣之意既以抱有為之材而謙不肯見又似當難為之局而慳不肯承或以見在之具無一足恃使一著子便分其咎不扣盡諉之為往事而身不與其責又或以入子則未立見合著則局難結姑為異同以相激而釋難勝之

十八

任以鑒前車留抗直之名以為後藉近有以撫臣問臣者曰盡餅乎囊錙乎臣茫然無以應首輔臣師也亦撫臣師也首輔謂臣既言新撫佳何不任之不勝于任并流乎臣駭然而撫臣述其言撫臣未有應後乃自名為五字巡撫以候閣部詳行也又面向臣自名為贊道臣向臣言撫臣見臣劉撫居薊遼撫居遼之議恚曰何乃殺我何乃殺我充軍至責臣以總督衙門與劉撫以甯前荒塞與遼撫此不可言獨其志臣以正月三日詣甯遠曰國家棄遼東尚是全盛如大甯河套盡棄何嘗害為全盛天下今舉世不要

遼東他偏獨要遼東臣聞之心楚不能語臣末而經
撫去者三矣遼事重大臣豈能盡持之而謂同事者
盡不如臣即遼事亦何堪屢以異同重壞大臣所托
重在三撫而關撫尤重今其意若此則臣何以佐撫
臣之末議也昔科臣尹同象念臣任事而謂舊撫虛
恢臣雖無嫌于舊撫而實題科臣之言今臣之一身
舊撫以為拘學者今撫卻又以為虛恢假今舊撫與
臣同其後又令今撫同其前皆可為為而無奈時地
與兩臣相拗而臣遂無以得兩臣之力徒覺才力淺
薄無能結交天下之豪傑而有自用之羞伏乞 勅

元

下廷臣雜議使撫臣展布四體為 國遠謀勿使之
有不盡之才而臣又蒙不合之請也奉
聖旨軍國大計朕已任卿與卿所自任中外具知有
何嫌疑兵餉戰守等事卿前後條奏著的時勢聽使
宣行不必廷議撫臣意見不同即卿云有才恐不便
共事該部便看議具奏 巡撫張鳳翼旋以丁艱回籍
間撫初任監軍樞輔所用也其舉經略而改巡撫
樞輔所薦也斷金之文忽焉按劍何有于張撫哉
張撫空疏自鳴有張鳳翼既經指陳何必一一剖
辨之 旨樞輔東而經撫去者三矣彼二臣者異

而異一臣者同而矣可見樞輔之于人無所不異
也而後來之喻撫亦無以自全其獲全者獨一馬
世龍始終不易耳其所以得全之故豈待言哉
樞輔急于恢復竭天下之財力養十數萬坐食之
兵無論遠人不可恃而事久變生人眾食寡識者
已憂尾大矣彼時大將馬世龍坐擁高居賈姬博
笑而以大言哄樞輔樞輔信之遂至柳河之敗言
不可若是其幾也經略王在晉守覺華之議原以
三月發兵九月收兵為期而主者卒違初議泊兵
久戍丙寅正月虜兵踏凍蹂躪島中軍民三萬餘

三

人無一得全領兵逆擊金冠剽掠俘尸其子抱尸
以殉有逃難殘兵數名棄撫給批南還道由南中
備述其詳渠渠混死尸中得免然皆手足摧賊其
形已廢矣守覺華可能恢復否

以喻安性巡撫遼東

刑科解學龍題自廣甯潰散中國何曾探得彼中一
消息而田有倉等分佈偵探出入無人之境今有倉
雖就擒然先有倉而颺去者不知凡幾矣朋素不遇
彼中一部落耳公然率零星之寇殲我將士數百人
而我不敢問小路不防之處皆奴耽耽之地也此宜

何如綢繆拮据實做工夫乃見在鐵衣曾有數否
聞撫臣欲點閱而各帥不應收買馬匹硝磺盛甲曾
經驗過否聞各道鎮將交還結契修飾情面試閱馬
匹盛甲必茫然無以對也兵馬操演未嘗不修其故
事然不過千把總領百人在教場放炮呐喊辰集未
罷已耳彼大將不借病以偷閒則稱觴為樂事近且
遣人于南部置買美女三帥領銀一萬二千兩為治
第之資令人駭愕出關之總兵倖作家丁在中前所
強奸民妻本煩喊叫反拿其夫捆打坐視奸宿而不
敢言大帥之營迭上倍于他將有由口而入于虜地

三

者有在豐潤玉田三河等縣見為響馬行卻者自知
逃亡日衆而拿一做工班軍聚實警衆何不仁之甚
也營房每間領價六兩鎮將自侵每間所費不過五
六錢用兵為工築土為牆而已馬之草豆各弁視為
奇貨十扣其半倒死又不即查日日呈報開除錢糧
遲延為冒支之計國家有多少金錢而堪浪擲也
嗟乎以奴之情形若彼以我之備禦若此諸將領且
大袖高巾晝夜聚飲沈酒于金谷流連于青樓弓矢
器械十無一有惟望奴酋一到為散場天下事尚忍
言哉

巡關御史潘雲翼題稱今日關門之事督師輔臣以
一肩擔承而輔臣更有所任以為萬里長城者則大
將馬世龍是妻世龍拔之傳宣授之節鉞龍泉烜赫
鵲卵輝煌衣權更推出其右者統五部之夫麾表諸
營之節制軍馬糧餉悉稟其成委用授除盡出其手
其事權更誰出其右者奈何兩戴于茲不聞還一將
練一兵軍日見其逃馬日見其倒營伍之虛冒如故
弁流之冗雜如故人心且時有搖動大衆至安排散
場近若黃泥淙之戰車果為喜峰之買路是矣恐東
首數萬對敵之兵不敢望大寇臨門誰能櫻城固守

三

之者名高萬人之敵望先百將之班當關者詎可自
悞悞人並悞軍門此當嚴為責成者也
自樞輔筦關無人敢置一詞林一柱以片言外轉
矣關院身親見之言之無裨邊事從壬戌以後詎
可問哉

巡按潘雲翼奉劄簿勘原任餉司傳國兩任遼陽收
放甫七越月耳除正項外節省還官銀三萬有奇積
羨餘六千五百有奇其廣甯收放甫四越月耳除正
項節省還官銀二千九百有奇自積羨餘銀五千四
百有奇俱經報部查核奏繳並無奸弊復經細查本

官苦心實為稱枉至何棟如盜餉一案已經前任關臣梁之棟查勘明悉奏冊昭然乃久未結正者祇緣舊司農以香火情重遂致不能得之按關者欲得之撫關者破甑久瓦裂名已掃地行更治天指稱聽勤赴關復爾橫恣詐騙各營將領之為吞啞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則此一臣安可一日留于在關不早追之八萬有奇勘確之賦以之光餉乎

傳國因軍糧告訕有飲藥圖自盡之語大為汪司農及餉司所憎借察以罷其官何棟如淫蕩銷餉人盡知其貪污敗檢事已明勘已核而轉輾為不

結之局清濁混淆是非倒置此疏亦當時之公論也

南工科徐憲卿題稱三輔近地同時劫奪說者謂濟濟盡是關上逃兵也內帑之渙發幾盡而未見實有歸着用兵之數目已夥而未嘗清其實在三十六家之乞賞雖明知其挾而我不得不撫四百里相去之薊門雖暫停總督而此官終不可罷且其虛布而宜參以實者則臣築城一議是也就關門之勢言甯遠為首衝甯遠卜築分守覺華猶虛布之著也總不如于八里鋪或芝蔴灣建一重城為實蓋以三十餘

萬之遠人縱之出關資生無策安頓無所奴騎一動勢必匍匐降奴扣關不開又漫山度嶺轉為奴响道惟此城築既可安插遠人且壯關門瞻氣然山海之西更無山海如之何不再添鎖匙我直上堂堂天朝不知費幾千百萬之帑而獨不辦此乎

樞輔從閭撫之議于甯遠築遠舍近園遠罷八里鋪之工役今閱歲矣而甯遠無一磚一石功何由就向是樞輔不行邊則關外之新城已建軍民有所憑依嚴關增鎖鑰矣後督師王之臣同鎮守內監力主芝蔴灣築城之議疏入報可決笑與築芝

蔴灣去八里鋪數里耳智謀之士所見略同何樞輔之獨異也

御史饒京疏臣聞山海關外傍城多山石巉峭尚有平地一段直去不滿八里即名八里堡此處當扼地之衝須築堅城一座以為山海外障城內相其地勢連環交錯高築數堡若星羅棋布直與關門相接使八里週遭練成一塊天塹又芝蔴灣又築城相為犄角庶關門堅實可憑而奴不得衝擊矣
戊辰六月

三月兵部請亟推前總督

兵科都給事中李精白題稱 皇上之于樞輔言聽計從委任非不專矣故樞輔所不周即才猷震世且量移也至于總督尤所稱一體共成互相交濟而為應者前樞輔有停推之議非得己也有鑒于勦撫異意于其十年九牧不如兩柄一操毅然以身任之平皇上業諭督臣以料理候代矣未知候以何日代以何日也在督臣為欲去未去之身在樞輔為雖任未任之事遂于新歲出防宵遶之地矣在 朝諸臣總總通計謂鎮數百至空虛彈壓無人亟以仍設總督為 請一以遵 祖制一以慮馬腹之鞭還不相

三

三

及也惟望 皇上速諭銓臣虛心諮訪著意推舉欲其才幹足以了當違事其臭味又于樞輔相投樞輔虛心籌畫調度宜周庶不負 朝廷之委重任矣是時樞輔在關執德欲避居登萊不可欲留密雲為退步故議停推總督科臣許譽卿李精白程註徐憲卿臺臣黃尊素張鎮劉璞徐吉等皆以為言樞輔乃有慎推督撫之疏奉 旨勅速總督聯合三鎮主持大計妥當慎擇該部便推堪任的來看而吳用先始以宣大改推矣

吳用先以侍郎總督薊遼 孫承宗疏云近日刑部

咨稱臣傳將要殺王喇嘛見今喇嘛日在羅城原為張經世從宣鎮招來而督臣用之款虜每見臣時有賞慰何曾要殺何曾在逃大約反側之窺伺豈其無因而善快之挂楚何求不得也

御史徐吉 稱自戊午夷狄內訌干戈騷動了無息肩之日遂首得計勢必狂逞東夷西虜觀望風息蠢蠢思動近日西事以勝局而轉歲敗局東事以殘局而視為頑局說及來事便悠悠以為可無事矣然無事二字遂能了嚴關斷送一局乎不設督撫推與持既設督撫又愁水火恐敗了公事試想東奴一逞

四

五

撫臣經略相繼而死者凡幾 朝廷之重臣大將甯堪此論沒于邊關逃將勿使以慣逃一脉再拋棄疆土東西文武將吏母仍前彼此桎梏悖悖用事作暴虎馮河之勇貽 主憂臣辱之事其或大方網載金幣子女以自累養歡兒舞女而亡兵凶戰危之計者罪無赦諸夷有不戢戢而賓服者職未之聞也

御史劉其忠題稱 國家之禍實始于遼自三軍陷沒累歲兵連天下日以多事矣今日山海之十餘萬兵即昔日遼陽廣甯之十餘萬也從召募初起兵至關上執稱逃走而餉額不聞少減即近日 畿輔之

劫賊拘之道路或言逃民或言逃兵安知非在籍而康公怒者夫獨不可清查而核其實乎又不獨此也兵餉一端自永平天津登萊薊鎮等處歲共支新餉亦不下百萬職非謂盡屬漏卮而數年之內實用無聞不過分穴而居畫地而守則國初額設之兵豈真不慮今日之削弱軍寒哉清兵則可以練兵清餉則可以減餉餉減則可以寬小民一分之徭此諸臣之當為皇上計者也順泰巡按彭鰲化題陝西逃兵二百餘人將解運錢糧一車搶去薊州道差家丁追趕拿獲六十名其餘逃去數日之內報兵逃者甯

三

夏調兵逃去二百餘名矣宣府調兵逃去一百七十餘名矣延綏調兵逃去七百餘名矣別營兵馬不知又逃去多少矣時各路承制驅過遼人淮陽之間巨室來棲者各遭奸徒侵掠子女投溺累索慘不忍聞江浙奸民汎海逐利者悉投毛文龍得入建州互市海虞野史

守金州都司張盤探得復州奴賊標掠恣淫于三年十月初五日夜半領兵襲之奴衆奔竄永甯等堡俱下奴憤益聚來攻盤領兵伏于山間俟其入城棲息已定復兵圍之新獲無數器械砲砲俱擄盡而奔以

兵少糧乏不敢回復州隨移兵于旅順三山海口偶有風損南船得泥瀾豆米一千餘石賴以存活本年正月初三日賊又率萬騎來攻旅順堡我兵奮擊賊不能下遣一使來招降盤即斬之以殉守禦火藥砲石將盡盤設伏南北兩山支攻之奴兵大敗而去四月御史徐吉疏云邊廷多事兵馬了無息肩之期如蠅如蟻如沸羹此其時也乃債帥虛報老弱充塞食報百名者不及三五十名食報千名者不及三五百名中間隱射逃竄耗盡那移不知幾許不亦難乎其為朝廷閱左之膏血哉清查之法無如按籍稽

吏

兵按兵核餉蓋兵清而餉自足庶不至踵壩上棘門之兒戲免司農仰屋之歎可也五月薊遼總督吳用先題臣惟薊門為神京肩臂遼左為山海屏藩者故今之守薊不獨重在薊也山海不固則薊門難守神京不安遼左不復則山海孤懸而薊門難守樞輔孫承宗慷慨前毅然以天下為己任樞輔真見遼左為必不可棄而志圖恢復誓雪國恥一酒數百萬將士生靈之寬也久之而議輪參差意見岐路或有謂聚兵之太衆或有謂需餉之過康或有謂用人之未必當或有謂居心之

未必虛或欲分勦撫為二途或欲判剿撫為兩極渾言日生閑然不定豈羣情之求多於樞輔亦無非忠愛之心欲求萬舉萬當耳臣向者身在局外且抱憂危矧今負茲重摺履薄臨深何足為喻故抵任十日後即聞歷昌荊諸路星馳山海關急謁樞輔而就正馬所幸休休相度開誠布公氣味相投議論相合臣竊慶遭逢不偶庶幾可竭愚畢慮以佐下風矣

光

以為推諉之戒又如真袁不獨為社稷大計自不當以病廢之人濫冒封疆即出入勞逸亦當恤其狗馬之力無令其溘死流亡于長途臣此時痛苦已極皇上忍不憐念以為督師當用代臣無人臣既以未學軍旅致有沈疴又何敢冒舉軍旅未熟者徒以脫臣此見兵部尚書趙彥勳殺有東省之功撫厚有西邊之功况關城係天下安危樞屬中樞之事而百聞不如一見以有之練達躬親閱歷則可否否臣所為歷年不敢自信者得彥以裁決即彥亦借此行以益練其識而不至同東人為踰度且身與此同安危

者必不忍以天下之安危徇天下之耳目又何忍視邊事為邊人之事而違其人遂違其事況王象乾張鶴鳴俱以尚書行邊即臣亦以攝兵部出請督師如謂樞部不可無人則于問臣量遣一人兼攝其事如以臣署部之故事故臣稍得回籍調理倘半年之內未達填溝壑則臣仍當再勅馳驅以代彥臣自來不敢扯人同患真以病勢已極邊事為急只得哀鳴于皇上之前以求無誤大事如謂關門一無足恃便宜亟請皇上嚴誚惡臣另遣名賢豈宜明知邊事之壞而徒詢皇上之候任以誤天下臣非萬分痛苦

光

之極決不致為此言總望皇上憐念而已
六月左副都楊遼奏魏忠賢疏有云東甯未靖內外戒嚴東廠紡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薄城下忠賢固為叔首首功之主矣
七月平遼總兵毛文龍題臣自上年秋冬兩次牛毛寨之捷敵懷倍增於是部將營兵鼓舞練膽率之深入冬底有烏雞之捷今春夏金州官屯上下把官寨鹽堡妙家峪甜水站高嶺後州東南二門海州刀兒

嶺穀陽崇皮峪分水嶺橫嶺寨班勃烈寨等地之捷
復地自全州至永甯堡旅順巖岫蓋州以及清河寬
其穀陽陽站鳳凰城併鎮江一帶計地千有餘里已
經連將分守設防數月以來即奴有報怨之舉我兵
先發制人屢挫其鋒先獲六新首級七百二十六顆
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婦五名叛黨奸細一名金重德
據有劉付符驗一併驗確除備開功次首級外伏乞
皇上俯念海外數個抽賜血戰用命諸士臣 賜俞
九 勅下該部速為題覆其陣亡官兵王德柏等共
三百三十八員所當優叙以表幽魂者也 永宗叙

三

閩外勞臣趙率教當加總兵官滿桂同授總兵官仍
管甯甯衛事務其宅先復出關防守諸臣如魯之甲
等宜酌資論俸量為加陞
九月諭發內運庫及新造軍需甲仗差太監劉應坤
紀用陶文胡良輔張守誠金捷等七十七員賞至關
門驗收仍諭大學士孫承宗行邊二載拮据勞苦特
賜蟒衣彩段銀二百兩文武將吏行間發力犒御前
銀十萬兩各樣段匹一百五十匹聽不時賞功凡軍
國大計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仍照閣下奏揭封
固徂逆朕前朕時望焉

孫承宗奏稱臣惟取違臣之法文武異凡武臣欲
其逆無畏于前退有畏于後故有死之心無生之氣
合以制勝于天下乃若執糾武之法以繩文臣武臣
尚有立功之路而文臣頗遭必死之法故邊吏不獨
畏外而先畏內不獨畏公法而先畏私議蓋臣與先
後以違事得罪諸臣殊有未嫌于衷而不效不言者
昔宋韓琦好水川之役以任福建其節制而服官臣
以為杜松劉觀自是猛將而實違經略之節制則楊
鶴當從末減至于熊廷弼王化貞以兼制設官而臣
于二年來履其地用其人每悉其心力俱極艱苦夫

三

亦欲為 國家圖大功而意見不同佐闕者更迅速
至決裂不可為然迄今軍中無一不服廷弼之教決
有氣力而感化貞之能相恤乃若西虜八部三十六
家之部夷每繞臣馬頭為化貞請命無不激切泣下
而一語廷弼又無不啗指膜叩並稱其威信不可犯
向在講筵曾言感者當留之以係其心惜者當去之
以快其志年未數累累者過蒙寬政未即行法臣以
為諸臣當概發達戍無令久繫長安以恐口舌蓋諸
臣在長安衆多欲貸其死而未敢言故凡違政之不
便于諸臣者便生議論一旦執而殺之戍過且令夷

狄生心而惟遠去長安則可以靖長安之議論即可
以靖邊方之議論且以沛 皇上如天之仁而朝
廷之法自在蓋周殺樊何未為快而唐殺封長清亦
未為得臣再四躊躇非敢于今日脫罪臣以市恩遠
違天下懲情事之忠言也臣入政府輒有疏重武臣
之權輕文臣之罪且歷違既久深知邊臣之事更急
邊臣之率眾口而不得自行其志即如臣忝冒帷幄
荷蒙 皇上注念邊防似可展布而年未疾呼不應
有所條奏頓以不格格之乃真見經撫不可兼殺而
廷弼化貞正兼設之為害以至兩相牽而不得盡向

三

使付一人以責其成而事不中制人不多言彼一人
其何說之辭蓋邊臣苦心未必盡掠于人而臣始悔
向來閭閻未盡後經臣底裏而遽觀其成正以為時
無幾而先後次第尚未盡及總以邊方之事日為之
日有不足日成之亦日有變以局外之人不問其前
日之不足而徒見今時之未盡善則雖立變旌旂之
色亦局中之人知之而外人不知也至于道臣之失
事律有應得之條似未可從主將之死而年來為遠
事出力者似當從臣前疏擬從末減以留鼓舞豪傑
之路至于佟卜年姑付臣為招降之用如其事有可

議臣從軍中法易易耳此更係軍機未可盡語凡臣
所言苟無益于邊方決不敢為煦煦之談于軍興之
日伏望 皇上憐念邊臣之苦心俯從臣言將楊鍾
熊延弼王化貞等概從末減以清長安議論而先後
有事于邊之諸臣事速既辦錢糧既清仍當及時任
用勿通押以灰天下任事之心今天下見大敵而怯
既以驚心鑒前車而戒更為欽手 皇上誠觀一平
善之缺出則人人高品而一推遠矜便費推敵凡以
好爵之人不勝其畏死之心今天下脊脊多事矣當
事者未可執必死之法以德後反令覓乞生之路而

三

懲前也臣體念 國恤乃敢不避嫌忌以 請伏乞
留神省覽施行奉

聖旨覽卿奏蒙各官體念真切不避嫌忌卿推誠
秉公朕目鑒信有何市恩但令南北用兵軍紀宜肅
不得不為封疆深念楊鍾熊延弼王化貞等情罪各
殊卿奏懇惻朕姑待以不死俟東事稍平另議佟卜
年革果係軍機卿再密奏定奪

書從內出故疏從外入其請寬熊鍾熊之死乃以
違其亡也于是閭臣韓煥邊楊連在北斗死而東
林之被禍慘矣

刑科顧其仁等題通樞輔遠繫臣一疏誠不知何心
皇上為封疆深念欲大肅軍紀特以樞輔情辭懇惻
如待以不死知非法也若法不必行心存幾幸違或
輕一試還有不忍言者 皇上封疆重斯臣僚之情
面輕朝廷紀法嚴斯臣子之功名顯河東之失尚
知有死城死綏之義自高出嘉棟迷後廷溺化貞用
其逃因與俱逃而死者僅高邦佐一人士氣蕩焉
如掃安可更製其敝恭鐸 明旨謂南北用兵軍紀
宜肅不得不為封疆念為封疆肅軍紀一旦赫怒特
鎬等慘于市若待以不死亦無以服辜如積等之心

附錄

聖

且 皇上奉社稷以從樞輔開外事一以聽之若中
朝生殺黜陟太阿自握廷論自參不當復以此分樞
輔之念樞輔一意圖奴母令天下鉅細兢兢未遂者
胥走關門如驚也

御史袁化中等題今奴酋未息遼土未復乃樞輔倡
此末減之說使 朝廷廢法 皇上之待樞輔可謂
寵異之至挈蟒王錫之竭內帑與之即古捐金不問
之意樞輔宜何如慎重不思法之可廢與言之能行
與否而概以廢法事望之 皇上幸 皇上天縱聰
明以姑待不死數字默杜其非諸臣自是肯保自是

威德使四夷聞之猶知中國有 聖明也萬一皇
上重樞輔因從樞輔之請將文官放寬武臣實旨甘
死紛紛乞恩者又接踵也竊爭何日息乎樞輔到此
當亦悔其言之過矣前朝審時見失事諸臣俱注候
旨二字取合詞上陳非求多樞輔也臣法官知法當
如是而已

孫承宗上言臣於九月初八日達鎮臣馬世龍王世
欽道臣袁崇煥率水陸馬步兵丁一萬二十人東巡
至廣甯抵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以陸營屯賊東
二十里道入舟師應三岔河二家溝以都司楊朝文

附錄

三

探蓋州其鎮道泊高坡登桅遠望約有賊騎三千據
廟正縱舟欲前而去是役也練我膽志通我間謀凡
三州情形兩河地勢水陸機宜兵馬虛實頗得其大
時臣住甯遠而撫臣喻安性同鎮臣尤世祿復應錦
州振右屯達與諸臣安哨兵於錦州松山以堵西虜
接歸正之民更以兩前鋒輪駐中左所而兩營之兵
番分哨于松錦之間蓋去甯遠凡二百里而哨探既
遠耳目既明諸臣以十月十三日旋甯遠晤臣于中
右所相與計恢復大略無一人一語不欲同心協力
減此朝食盡以為時機決不可錯而撫臣更急于為

備蓋從來議論合一志氣奮揚未有若此者臣念今天下唯此一事實為最重最大當違人心意未一何敢語及天下即今邊人心意既一而中朝議論或有未定又何敢拘執于邊人臣行令鎮道嚴防精練務踐所司且得撫臣提擬督促適督餉右御都史畢自嚴來關遂與商議但苦糧料無資耳

廣賓可復議論合一樞輔正當力任以收厥功何為尾疏趨朝亟亟以圖卸卸哉

承宗又言臣隸石門寨閱歷前邊完臣八月欲行未行之意願蓋喜浩石古北東營為詎臣不敢不兢兢

聖

而關門之議雖同前門之意未見且近議前門有當加之餉衆議前明有可減之兵事體重大未敢臆載當隸通州永平仍詳設路可沃可借之兵以回山海因念奉還天顏三載今去京僅數十里而時當暑天高呼之日臣以惟懼近臣不勝瞻戀依依遂擬以十二日入都門隨同官恭賀萬壽仍乞于另日準臣面奏機宜出文武衙門商確可否面聽諸臣教言遂可以稍解尋疑即以事畢之日離關門旋寓連以督諸臣為大計而論所未備伏乞皇上念臣真切卑臣暫入班行謹差官實奏以聞聖諭連上

淪亡乃皇祖以來三世之恥朕在廟堂痛恨于心督師輔臣孫承宗既膺重任駐守榆關一身所係宗社安危茲覽所奏知遠探已至蓋州登桅曾見虜騎奈何未奉明旨親歷前邊且以服善節為名欲入京隨班申賀又以為糧餉不接欲面與該官商量往返之間須臾時日甯不放夷虜窺伺之狡謀致沿途百姓之驚駭兵事不可踰度固老成詳慎之體然無旨而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况三朝仇恥緩不共戴天之大義善節躬實乃平常臣子之儀文猝急重輕明白易曉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

三八

猝之虞其一應相機謂度將屬誰乎爾兵部即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送東亟還山海候犒庭瑞完盡懷已失之封疆斯飲至策勳明著度河之偉績就或真有密計何妨便宜封還以聞朕志以滅奴為期必不肯從中牽制爾部即宣布朕意慎勿再有托陳十月吏科許譽卿題職見孫承宗一疏心竊訝之幸聖明有楊鑄等姑待以不死之旨大哉王言神武不殺常刑罔赦備載是矣又見五防叙勞各疏舉前後大小將吏無一遺焉毋太濫歟臣猶謂樞輔或借此鼓舞人心共圖滅賊是亦一道也故未敢

據職掌駁正而不意病苦難放之疏同時至矣就樞輔近疏亦曰 皇上以漢諸葛亮養度勅臣矣請即以此効他山之石可乎諸葛武侯食少事煩為敵人所料猶鞠躬盡瘁裴晉公削平淮蔡始奉身以退開綠野之堂故至今人一惜之一榮之樞輔之病未必如亮或奴酋一日尚在斯亦淮蔡未平之日矣昔之起同列而 宣麻者是何 特思今之懷萬邦而錫命者是何殊寵而草草以一病結局夫豈當年慷慨督師之初志哉

无

戰樞輔以東事自請督師庶幾裴晉公之義即樞輔亦每云賦減則朝天有日賦在則歸 閱無期儼然以裴晉公自處矣不知何不預先請 旨倭忽入都迤邐沿邊逼 輦轍距 皇居僅十數里而遽歸拜疏始以 蒿呼為名也十日前拉傳樞輔西下人情洶洶莫測所謂而職以為斷無是理且論樞輔所任非可離之地所際非可離之時即以 祖宗之法度論雖一命官員百里小吏亦未有不奉 君命擅離職守任情自恣者豈樞輔而見不及此耶自古擁兵關外恐喝 朝廷如王敦李懷光諸人者方去來自

如不違 朝命耳奴酋滅封拜可必即有奉養誰居其右若猶未也恐出將而罔功者或入相而冥頑矣豈樞輔飽萬卷冠百僚統九軍而智不及此耶頃天語叮囑當必爽然自失未望榆關不介而馳想亦深海于此行也職以為 皇上之于樞輔知之深故任之重責之功樞輔只宜一意承當勉治軍旅務保無虞以慰 聖懷若復妄生猜疑惟圖巧御則樞輔其無以自解人亦不能為樞輔解也

目

十二月御史周昌晉疏稱人心玩久不振渙久不屬如樞輔自請還 朝以封疆為兒戲所幸 明旨中格耳在位諸臣泛泛如不繫之舟情面之意多故之據當之骨力私闕之念重故憚公家之精神積玩成弛積渙成軋私局牢不可破 國事日以虛灰今宜率作鼓動另頓起一番精神修明政事清理兵餉支撐搶攘之天下毋祖處堂而致胥溺則艱貞之說也 戶部奉 聖旨游士任募兵赴餉擅自回籍并奸弁孟淑孔張思任久拿未到成何法紀都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拉解來京究問其何棟如侵冒兵餉也著該部院查明回將話來

登撫表可立題奴酋逆天順犯于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大張捷伐之氣據所報功級解驗前後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兵一千九十七級數述上捷者共五次總獲器械弓箭等件共五萬當我聖主宵旰之時人心危懼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應陞應賞應卹之官兵相應勅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為議序以候俞旨施行

毛文龍以李永芳招叛私書上奏奉

聖旨毛文龍孤軍海外屢建奇功昨以不行反間升秩賞資茲從優再加左都督仍賞文紅蟒衣一襲銀

單

五十兩加銜恭將陳繼善汪崇孝加銜遊擊陳希順李斌時可達王輔朱家龍文承祿程龍加銜都司俞書許武元項遜李鎮張舉各單實授叅謀葛應貞王命卿各加都司俞書職銜解倭官周世登蘇萬良各實授守備陣亡官兵查明優卹歲進糧米務各二十萬實授數目朝廷以滅奴復遼為重毛文龍逆屬兵相機進取以奏成功

先是毛文龍奏報七月初二忽有奴酋咨文移龍求和又接李永芳手札將龍在遼叛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誘龍同叛中分上地等情乞發餉以

濟戰守并宜內防以備萬西來遼奴酋來使暨李永芳惡札星夜差官緘封謹送進呈故慶曆隆眷如此

遼事實錄卷之十三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四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舍菴稱勇甫

乙丑

天啓五年正月 皇帝勅諭平遼總兵官都督同

知毛文龍通登萊撫臣以爾所報奴情其間朕已勅

樞輔督撫諸臣申飭警備念爾海外孤軍尤關特育

款年以來奴未大創然亦屢經挫衄實爾設奇制勝

之功朕甚嘉焉茲特賜勅諭爾其益鼓忠義悉殲方

畧廣偵稽聞先事伐謀多方牽制使奴狼顧而不敢

西向惟爾是賴其所需器械已著該部即與餉臣酌

量接濟朝鮮形勢相依恭順素聞已喻中外所請先

卷之十四

乙丑

准王封聽行國事尚需時道以答忠勤爾其宣示朕

意俾與爾協同心力以制彼奴軍興有年兵械宜審

簡及將吏酌審情形便宜從事務殄克逆用佐天誅

朕不受異款以酬爾將吏欽哉故諭

兵科陳維新題今日在籍名賢如王在晉之類識通

猷識者共仰其出蒼生倚以為安伏祈立賜起用則

舉錯公而民心服矣○大理寺丞徐大化題稱科臣

陳維新所舉王在晉等俱稱名賢英英物望臣不

敢再讀云

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疏云臺臣李藩曰始終願樞

輔為裴度新言殊有深味臣又進之曰始終願為韓

范夫賞必以功爵必以漸古今用人之衡量也有如

無八寸之功而遽膺推轂之任此自漢淮陰以後一

人而已今幾三年何不見有淮陰之分毫也且併

南方之餉與樞賴等則權不得駁矣無實留餘地以

存節制使使驕塞自矜遣臣不得關其說監軍無可

效其謀則亦始事之過也 國家不幸有喪師失地

之事人臣公憤義不容己何乃聚黨十餘輩橫身營

謀手握重兵之賴臣何以呼之即來不奉詔而至黨

人之乃至此極矣不可復加矣

二

當時欲知東將權不知所任之非將也將非淮陰

尚方初何可輕假久假不歸權在總制從撫上矣

同一紐也經畧以之振兵防紀總戎以之招撫市

權遼事孰外於斯督師閣臣不奉 朝命直抵

國門震驚大內夜半 召樞臣奉 聖諭還巡山

海取司官執結放通而 聖意乃安其始而行違

也孰越之既而還關也孰召之樞輔事事率意以

行裴度韓范其寃有此耶

三月兵部題自奴酋煽誘遼土沉淪而南四衛屏翰

之邦悉屬腥羶戰爭之地惟金州東聯海蓋南近登

策為奴之防我所必爭亦我之伐奴所必取遊擊張
盤以孤軍雄據其地而兵力單弱旋為奴兵所攻退
係旅順欲圖恢復而孤懸不可恃也登撫前議城南
至旅順口一百三十里三面距海唯北面使東東西
相距僅十里許挑斷此地引海水以自固設墩堡以
防守則百三十里沃壤可屯可耕即可團聚遼民數
萬人金州以南旅順以北遂成不拔之基已經覆議
允行開戶部會議咸登餉十萬兩該鎮因挑濬之費
無所出尚未舉行胡遜有款順之失手張盤駐師旅
順朱國昌駐師長行島曾有功駐師三山島皆七師

三

所撥守百里恭布鼎足傳俾自以為可保無虞以待
三分與師為聲援何物奸弁知曾有功皆不奉撫鎮
之命擅約張盤朱國昌破土興工及二將至而有功
違約不來即有虜騎倖至重圍我師張盤力戰被擄
朱國昌為賊陣亡惜哉志義之將為有功誘陷一至
此也奴兵復至旅順破城殺將血塗道民之慘不忍
見聞會有功潛匿四日坐觀諸將之死竟不出一師
為謀援又焉舟至旅順長城焚其火藥擄其婦女細
觀前後情節有功之罪上通於天矣應行登撫會同
毛鎮設法擒捕立正三尺張盤之被擄必無生理死

節之朱國昌侯登撫查報從優議恤逃難遼民流離
可憫通應亟行賑濟者也○奴破旅順遊擊林茂春
等邀擊其歸路新復有差

工料郭興治疏樞輔懷視師之時豈不欲唾手三
韓功成一戰乃國家歲供百萬之餉養十四萬之
眾財盡民窮莫知所終始況又不盡入征戎之腹徒
半充貪弁之囊夫剝百姓之膏脂供此輩之吮吸人
心不平軍民疾痛故今日之事輕言召回樞輔非
計也重言召回樞輔亦非計也惟祈初大小臣
工從長高議勿持兩端含糊莫決庶事體盡一料理

四

有人以戰以守恢復才望矣

不在晉起南京吏部尚書

聖諭毛大龍朕念逸士未平逆首驚伏尚緩策勅時
懷肝食惟賴爾文武大帥殫力竭忠設奇制勝掃清
夷氛用雪國恥匪頒厚賞何勵純忠爾提孤軍駐窮
島將兵時出奇捷屢聞使逆酋狼顧未遂竭張已三
年矣惟爾之庸朕實嘉尚又思各將士殫力行間暴
露良苦朕冀於督師輔臣有鈞奏矣茲遣內臣司禮
監管大書內官監大監王敏政志勇營副提督御馬
監太監胡良輔齎捧詔諭冕服冊封李榕為朝鮮國

王道經皮島特賜爾銀一百兩大紅蟒衣膝襪段絨絲一百二十疋昇爾以備賞功之需爾尚益矢壯猷秘籌略算結聯屬國獎率三軍養我全鋒制奴死命使封疆克復即帶礪可盟朕不食言爾其仰體欽哉

按新餉額折色山海每月連馬乾用銀二十六萬三千九百四十六兩薪密永通天津每月用銀八萬八千九百一十三兩計一年共該四百二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兩今東兌登萊解運計一年該用六十五萬兩又山海本色計米八十五萬八

千一百七十八石除歲需外餘該用銀五萬十三萬四千二百九十兩計豆六十一萬六千四百石內除屯堡高粱搜括外其餘該用銀三十一萬七千二百兩計草三百萬束該用銀一十六萬八千兩計米豆水陸運餉價該用銀三十六萬三千八百兩以上合本折計之通共銀六百二十六萬七千四百四十兩去年額外代工部發山海器械銀十四萬又代兵部銀七萬發毛帥而去年之額外代工部發山海器械銀五萬黔中供應廣東銀二十萬不與焉及查新餉派額除湖廣四川雲南廣

西一半改黔餉外實該解部銀三百六十四萬兩新增鹽課釐課鈔關約該銀四十三萬及省直糧項約該銀一百八十萬又遼東舊餉三十萬而上共銀六百十四萬即令全完已虧額十二萬七千四百矣乃核其實到部之數自天啓四年止僅共解四百四萬三千六百兩又浙直等處扣買米豆登萊處新兵備用約銀九十五萬於實得銀四百九十九萬三千六百兩零其餘總計一歲額欠逕至一百二十七萬三千有奇矣則加以額外出辦之四十六萬不欠至一百七十三萬餘兩乎

御史崔呈秀題稱當奴酋犯順之日諸臣言兵食皆搜括為危急之計及奴緩亦與之俱緩日為結黨排正之計職案不修漏舟甘處殆至臨渴掘井則何益矣檣閣何地樞輔何職身肩重任屢疏告休閣門兀坐豈奴酋乃臥理之所能奪其魄乎至於恢復之議不過寬皇上東顧之憂耳七年之數未能一日之用何望紙上空談口中浪語實為詛上為恥君職之所不忍言賈誼所為痛哭流涕長歎者也四月御史張鑽疏稱空言騙官利口却據之聞鳴泰視職原不為過而乃聽其解綬回籍逍遙盡錦致令

說鬼說夢之曹郎借事拾遺圖然既死之友又如陶
明先劉國籍銀又經計部題 准抵還軍需然非
嚴責撫按恐終付之逝波又如何棟如一案按臣梁
之棟查勘已確尚未見作何追解其究必至於 朝
廷之賞罰無權言官之糾彈不靈上下相蒙養成頑
鈍之世界天下事尚可為哉

戶科孫紹統疏云三韓淪陷寇逼門庭通陳十餘萬
之師於榆關詎不欲一舉而殲茲匪茹泰捷恢復然
恢復之事如其知彼知己能戰能勝我備而奴不來
奴來而我無禦昔日間風披靡委而不守之域果能

進一處隨守一處制奴而不制於奴旦夕底定可期
一朝夷氣全滅雖 國家虛耗已極武發帑或撥借
尤可辦此費百萬金錢一費永省誠為上願如其風
鶴之際兵心未堅攻取之間反為奴來而且未有發
計日便紙上之兵徒作駑駘之填是江河實漏卮必
不得之數再一二年奴戈不必西指我 國家不知
如何景象矣

史料玄默參兵部尚書趙彥以山東開府幸妖民之
亂起踰樞密之職撫臣身任地方先事不能剪遏亂
萌臨變又復妄殺無辜謂無罪索可也即以功罪相

準可也乃受事以來與職方郎中方孔昭毫無善狀
武官非賄不陞其子閻偉實近日間藉賄金之事業
已昭昭在人耳目真令人愧死無地矣○御史王珙
參趙彥以扶功而獵官保邀賞世座受恩已過厚矣
登司馬之堂未見嘉模可佐邊防惟側聞長安喧傳
有謂陳獻模許武元間藉盜銀會賄送本兵千金者
有謂本兵曾批執照許令二犯間藉音使非緝訪之
嚴發覺之早不幾要 聖恩於綸整乎以司虜邊關
其瞻之一彥而本之不 清雖欲違無債帥將不剝軍
賊不為犯不可得矣○九卿科道奉

聖旨會議樞輔去留

吏兵部等衙門會議得樞輔三年之內東夷猖獗而
虜獻琛強困救宵允稱壯狀勞績詎可泯乎乃議者
不勝鯢鯢過計謂兵有逸曠而不可問不有養廉之
憂乎餉委逝波而不可清不有沃焦之憂乎將士猶
忌而不奮迅不有風鶴之憂乎然以樞輔得君專而
任久兵之宜簡宜練固其素所規畫者餉之宜減宜
增固其素所哀益者將之利息利威固其素所節制
者操之嚴之慮無不可出咤立辨但恐自此遂無變
計則轉輸苦于不繼而琛虞出于意外不能不煩當

國者深長慮耳 皇上倚重樞輔無請不應屢奉

聖諭奏凱歸 朝煌煌 聖謨宜竟成功況地稱臨

敵時在防春一切舉動未可輕易伏乞 特頒溫綸

獎其前功更圖後効兵之老弱資法之餉之虛糜者

清之將之廢惰者斥之俾轉輸不困於司農而征求

少紓乎民力尤樞輔衡 國之忠謨舉 朝之仰望

於樞輔者也奉

聖旨樞輔慷慨督師志切吞胡今未有底績何可驟

即召還關門重寄簡將汰兵清餉相機進止皆樞輔

之責即著速出任事整理軍務恢復防禦不得他議

戶科郭應治參方震儒奉

聖旨方震儒黨比熊廷弼失陷封疆則爲民建治

吏科黃承吳言遼事圖計空虛有朝不謀夕之勢豈

堪持久兵多糧窳餉全竭危司農方懷於時之慮而

海內已見皮盡骨枯之狀若守此而無變計數年之

後不待犬羊窺關方為大患又恐脫巾之戊卒斬木

之窮民皆是起而為我難者安得不為之寒心也職

謂必嚴核兵餉廣開屯田然後可以持久而其要莫

先於選擇將領益兵精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兵減

則餉省故曰練兵即所以省餉將得其人則一切練

九

兵汰兵彼自有勝算何煩 廟堂之上總總過計耶

工科虞廷陸疏今日第一著數莫重於當關第一捷

子莫重於樞輔年來兵餉掣肘揀將用人之際每推

誠相許恆不得其用如大將馬世龍人謂其魁梧體

貌似亦一望偉然顧昔日起家何績今日踰玉何功

常語 廷臣奉答嗟相對庫不克任職留心潛訪史

聞噴有頃言當此危疆呼吸干係 宗社安危非真

正謀勇相兼出人幾步者恐不足提三軍之命操閭

外之權此又成敗安危與樞輔相終始而何可不慎

之向者聞鳴春口舌任事旋以虛候見罷至於勃

王仗誠宜宜 飢許淮陰人何必三危並樹使權掣而

費糜哉

戶科薛國觀疏揄關何地今此何時一解弛 將敗

藏而莫可挽四即撫道豈不欲極力整頓精心綜核

間節制無機動作有礙竊恐日玩月愒將帥縻心於

戰關曾歲月之幾何堪此優游舊談也○浙江道莊

謀疏頃年兵多虛冒餉盡侵漁甚至東賊者徒懷責

官鬻爵之私登壇者全無枕戈待旦之志嗟乎是誰

司領綸獨不為之寒心哉諸臣議兵餉職請議樞輔

之去留此何時可容食庸刑復之輩為之將得其人

十

然後可簡兵清餉於張捷伐而勒鐘鼎斯無負
皇上養留樞輔之意耳

五月御史門克新疏自三路敗後遼陽奔竄以後孰
有能戰者侈口進兵皆欺人惑衆以飾觀聽而所用
者守之一念也夫守則守耳兵多則不精餉多則難
繼時多則變生此數萬之衆聚之一閭樞撫二臣聚
之一隅有此取敗之法乎計其若汰冗兵而募死將
也○御史李燦然疏云向者越南星柄政有耿介不
阿屹如山岳其當年百折不回之槩真足以障狂瀾
而挽頽波為國家柱石者頃 聖明乾斷起玉在

晉李諸臣真可謂端方偉品足當明堂巨棟矣海內
臣子孰不首頌稱慶乎

六月御史何廷樞題遼土且戰且守則樞輔不宜即
據故恢復封疆之奇重矣但彈丸草莽間撫並臨雖
萬無不和之疑終作兩姑之嫌似宜歸併責成使之
久任成功然後不負北門鎖鑰矣

遼撫在關每事不能專主况閭臣寵眷有加既不
能如督師之尊重馬世龍尚方在握又不能如總
鎮之威嚴斗城之中有三大馬督師足矣又奚以
巡撫為哉

兵科陸史獻疏稱大將馬世龍五載行間原無所豎
一旦上方假以節鉞而登上將之境集十五萬之
兵於塞用七百萬之金錢以餉之可謂非常之寵矣
計宜發憤殲奴滅此朝食以報 君父以答知己不
謂虛具表儀全無紀律貪穢之形久著彌縫之術偏
工餉為養兵而設不用以享餽餉而用以肥囊篋多
官之用多金之入也每千百之口難防矣兵為防禦
而設家丁不以禦寇而以為寇指揮唐克通判柯仲
烟其被討之尤者昔奴在千里今奴在几席時與軍
俱有狼吞虎噬之形平時無挾纊投醪之恩臨事豈

有赴湯蹈火之勇何以龍蓋十五萬軍諸將領之上
古有門亭顯戮無損武侯之重樞輔保與言而史置
之何難作諸將久弛之氣而一新望望之色乎武官
在塞下求安每藉股削之利文士在陣中相鬪乎談
出塞之功徒以倉皇口耳倖倖一戰則亦河西之故
智已

御史張鯉題 關上馬革每革一束折銀七分兵得
其四官得其三銀皆囊橐而馬任倒餼弗問也從來
紙上虛兵以至家丁之占役各軍之買閑差違之影
射種種弊端難以枚舉善乎職同官楊新朝開兵養

騎一疏切中關門之弊也○戶科周洪謨題稱樞輔當關三四年於茲矣微兵微餉竭天下之力以養十餘萬之衆犖庭掃穴望眼欲穿而不聞一展妙算有確然之議為期期恢復計者樞輔受皇上之殊恩膺海內之重望無俟旁人贊決然職竊有慮焉一營而數將十半而九牧儒怯者偷旦夕之安以飽其腹勇悍者增膳顧之心而索其氣不陰不陽若進若退大故首肯而且彼我緩則彼故急我急則彼回緩而我徒奴緩亦緩奴急亦急以墮其術中去歲航海既覓要領今又發遣兵於甯前錦義之間事在必爭乃

三

拔順一成一資本募而房時突街恭盤不餘萬一奴心臣測席捲前來樞輔自揣能貼得定殺得去否切不勝杞人之憂矣伏乞皇上中防樞輔并撫臣道將切同舟之說各剖心捐軀有死無貳以報陛下至若樞輔自做樞輔事不得留熊廷弼為活案廷弼自服廷弼法弗再回樞輔以解分職又不得不再三言之者為國家為封疆也○御史楊新期題稱甯前數百里城堡幾何大帥數萬屯駐何所兵即有之當亦歸附遼民就食無欺者耳可列之行伍見敵不驚置之前茅衝鋒取勝乎如未也則當兵令歸士伍

習我戰陣氏歸來四事彼稼穡待機會永再圖大舉無認四百萬為因有按率取盈今違帥為世龍且讀然諸胡開前一任點查何驕奢無人臣禮也夫德萬德千花名非旦夕可竟年貌疤痕瘡甲乙分明令珠連環轉則數萬化為數十萬各軍有信地分布此數百里間當令監軍司帥諸臣各於曠野約日齊點務期一日而盡以防冒名無數如官不足用則取就近道府州縣精明各官勉日勉時勿相參錯勿謂十數萬兵便可扶人以莫能稽核也○御史王珙題稱虛冒英甚於榆關兵多積老累弱十未得五成卒

四

告無安土之期客兵益切故鄉之念稍有聲息得不為賊足矣安望其不潰哉故今之餉已為關門消耗殆盡若兵則力疲心渙未可漫言大舉且怨望思去正宜汰簡汰簡之法當分節守屯為三等而糧之厚薄即因之所餘老弱去之務盡則強者悍禦弱者固團體場無一虛糜之人國家省數十萬之帑從是生聚教訓漸圖恢復以成目前穩著夫亦何不可為而乃悠悠忽忽尚思渡河以人國使倖也竊恐所關重大慎無易言可矣普職承乏華陽寺臣願造語職以關門之役謂為好大喜功行私罔上靡財盡國

終必焚身職當心服之而卒無不驗固知為人臣者果從封疆起念不為名利薰心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七月戶科陳序題邇來將帥忠勇無閒訓練軍暗即飽食而不思圖報若此不益重其玩弛也耶日今澤署漸去轉盼秋高胡馬正肥防禦計將安所且奴非無意忘情於戰者聞在三岔河一帶地方萬葉長牆此其意欲何為一則扼我哨探使不得窺彼蠢動情形一則欲長驅而恐西虜生心餌其後耳迨門牆完固一意而窺未可知也又有點兵十萬西虜迫郊之

上五

說我聞戰守不能前無恐哉○直隸巡撫洪如鏡題稱輸開官兵自四月核實而後稱一十二萬有奇馬騾四萬八千有奇每月該領餉銀二十萬兩而四五月如草折銀尚不在焉本月二十五日接關撫諭安性揭指中後所軍有食野菜中毒而死者有因饑竊逃獲而最示者以至奴酋點十萬之兵傳於興水西虜點數千之衆迫於近郊職驚怖不知所為惟有准撫臣之揭具贖上陳而已
兵部覆兵科陸文獻疏云張盤失事於金州會有功實為內誘而奸究之伏於蕭牆則海外之憂可慮揭

竿設防於沿海毛文龍正藉應援而成局恐壞於倭亂則登鎮之警可虞薊門為神京左臂各隘之設險布兵豈滋糜耗而舊督久已灰心新推人未必收轉眼不慮秋高乎榆關宿重兵十數萬馬世龍受鏡全壞如何隆遇而虛冒已輕彈射凌厲更費調停諸將不慮欽尤乎此皆掩耳盜鈴上下相習為塗飾徒竭四海之膏脂罔聞三方之結局此科臣痛切言之以裒旌伐之一助也伏乞 嚴諭責成樞輔及該撫鎮等官各振奮精神力除疎玩至如馬世龍則宜痛自策勵上報 國恩下終樞輔之知遇毋謂人言不足

上六

恤也

兵科陳維新題稱職竊練兵垣痛心於晉苦馬世龍通國知其必壞而職有知不以上聞如封疆何如縱卒劫盜一月十一案而世龍內丁輒有七案四十紀馬又百計庇護致州縣不敢搜捕告兵之患甚於苦虜如此而欲使兵復實用胡可得也又輕率收降以致奴兵謀處致令探悉馳去不思詐降仔細向來奴狡惟此奈何募納降之虛名而甘徧徧於內地不測之變此之關係尤非渺小嗟嗟世龍縱思若此貪饕若彼才智既無一籌腹削已工百出樞輔一腔熱赤

志切吞胡初欲陞武臣之選以重事權不知房琯雅以功名自負一用劉秩而為有餘長天下諒琯輔之心而轉恐琯輔之心未盡白於天下故賊來既無足恃不來而歲費十四萬之兵四五百萬之餉可再堪一二年否今日出也歸義明日出也甯前人恐違遠之虛聲祇為挑釁之實禍萬一興水之十萬果真西虜之數千果逼戰法守法兩者安據職何得不中夜

侍從顧琯輔之早決成局也
八月吏科黃承吳疏云德壬戌之春奴陷廣甯京師大震挾貨去國者跣跡於途罕家遂南者肩摩

七七

於通上上焦心臣除束手揣揣乎有制不謀夕之勢此等景象宛然在目前曾幾何時而遠逝此也此也我皇上年來未嘗不以東事為悠悠特以當關有琯輔今琯輔所信任而依命之大將乃一馬世龍夫世龍之驕悍奸惡屢擢彈章更聞其耽於聲色漸成膿腫如是而望其斬將奪旗以禦勁敵不亦難乎蓋舉朝皆知其不可用而琯輔獨信之不疑或者琯輔有獨知之契如蕭何之奇梓信也者但恐世龍誤輔臣輔臣因以誤朝廷祇自誤耳夫以祖宗百戰艱難之天下竟依命於驕懦之馬世龍而無更

變不以國家為兒戲為孤注乎今日事勢如同坐漏舟之中燒燼之下人人知其必危乃人人徂目前而忘遠慮臣切為陛下危之伏望皇上自為社稷計急與閣部大臣共商安攘之策無貽後悔可也奴陷廣甯中外仇雠景象人所共聞共睹晉出鎮關門旋修武備撫安西虜邊疆實滋琯輔自請行遣任用匪人兵虛將情貪黷之風一倡衆效之實靡塞尚猶誇大以飾聽聞其甯免衆口之評歟耶御史安伸題稱遼疆久淪奴患臣測輪關戎事皇上實一一委之琯輔即屢有指及馬世龍者而琯輔

十九

獨信其可使皇上重嚴其責成則刀去虛輪股削之習該奮練馬厲兵之勇當不俟終日矣況奴之謂和最役我之收降更愚瞶邊才以需后勁實不可不預聞焉宋時金兵引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策之策此時而有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如綱其人真社稷之臣也即以應金甌之校卜作禁中之頗牧可矣兵部為營軍鼓譟奉聖旨是便行與琯輔轉行撫道各官嚴查首亂最示其款變情節係何時領另行勘明具奏封疆之臣最

要體恤軍情思威兼濟若非平日基怨豈得以馬乾給發少遲頗起鼓譟以後有仍前播虛尅扣的樞輔不時參處待秋防事竣樞輔亦不宜久暴於外仍移住關內關外宿兵與各院塞防兵衆寡酌發不得獨少致有疎虞

鎮撫司為緝獲事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難逃三尺蔣名陽心先胆大乃與其子出入監禁營謀巨測即具授受妖書演習兵馬不軌之迹顯然著送刑部從重擬罪

大學士孫承宗題川湖兵極難約束四月中有前屯

上

飛武營之紛擾七月以來甯遠遊擊徐北報稱所統川廣兵跪甯甯道呼號兵松山參將吳應龍報稱甯武營所統南兵開城門突人報稱極所統武中營徐去年招募三月抵關迄今未領一錢衆心傍徨仍作偶語乞念危邊將餉銀立賜給發庶人心可定臣卧病右屯謹立疾以請○關內道劉詔報稱副將受兵凌辱行李盡搶將官周鎮威忠亦被挫辱乞將見在銀糧速為給發○戶部主事楊呈秀揭據甯甯道報川湖兵以索餉殺人毆將結隊不散蓋因馬乾二三分之短少藥稱三月無餉非職全未結與也若不預

呈威疑職不逮奎取禍非輕不得不一言以明之軍中缺糧則兵餓死缺馬乾則馬倒死止缺馬乾三分兵何以謀蓋樞輔急欲選兵兵畏出征藉口索餉為逃散計而以為饑軍鼓譟則近於欺矣甚矣邊兵之難御而樞輔之不度時審勢也

以張泰為永平兵備食事 志報始也

春應任至戊辰加銜久任詔事魏瑞奸險克恃在晉為本兵 召對面奏春恐再上疏糾參奉 旨逮問反被其糾黨馬世龍茅元儀等陰詔各路攻擊晉解任歸里春僅錫杖三級旋加大僕監軍樞

二十

補長山一收春報降代其上疏請和夫為 中

國之存

兵科罷高忠題稱樞輔當閱三年於此矣以為有罪則數年拮据關門無恙也以為有功則恢復全局依然未結也馬世龍何人斯假亂之飲業已滿腹更何所求而不驕且貪耶據臣所見間殊有出人意料者總之樞輔於世龍至此亦莫可誰何而信匪兵人所傷實多其象為比關事日壞兵則有兵索馬則有馬耗其象為益為將領者不足以結兵心威不足以攝士志其象為漢為撫道者肘掣而莫克展其技見

異而無自聞其忠其家為賊司復與餉司爭餉中樞
與關門爭兵其象為訟舉 朝亦明知事之必壞而
苟且偷安亦明知人之不可用而姑倚以為親其象
為雷夫然則奴來而窮於應奴即不來而窮於供
國家於是度度乎有困之象其言路交章不啻鑿悉
皇大帥近狀舉朝知之樞輔獨未之知耶恐樞輔他
日無以處世龍并無以自處故願樞輔之熟思而猛
省之也

工科顧其仁題稱東園有事已八年矣奈何日日延
擢事事破壞揆厥所由馬世龍尚可一日容於免舞

三

之世乎世龍名為大將軍實乃真罪孽樞輔意所欲
為秘授其指於世龍遂迎而合之樞輔曰此先得我
心者也而且為神授而且為意應以故世龍全副精
神不用以練兵簡將而用以獻媚行私通身氣魄不
用以殺賊殄寇而用以嚇人搜利指有所染即將達
某可參將某可遊擊不難總戎而後司馬之權意有
所營即託言某宜駐札某宜拔復不難置重臣於樞
危險之地甚者總收降賊明留外編之虎狼能視中
丞暗使同舟而胡越其他罪狀罄竹難書 皇上嚴
責樞輔如馬世龍必不可用即與尤世祿王世欽等

蔡行斥逐時兵馬器械等項整頓料理件件妥貼其
再經言後復輕離門虛山海可惜無虞 神京亦見
震動矣

御史陳世倌題稱慨自遼左淪亡中外震恐 皇上
以間外之奇推轂而授之樞輔樞輔以國士之知推
心而委之馬世龍天下之安危係之今樞輔之巡行
也鐵兵所在紛囂告矣馬世龍終以屢 旨策勵留
矣夫兵而餓六月黃之解餉何居餓而累數年來之
訓練謂何間以兵而對參將之耳何止累也聞奸弁
主使兵累以要挾何止兵也且獨冀於樞輔出關之

三

度巡歷之地亦匪僅以餉也猶今日應中前明日應
前遠明日應錦右當此秋防督此悍卒奴有興水十
萬之報移駐瀋陽之報暗結而虜之報渡河而犯之
報萬一乘間掩襲如旅順故事驕悍貪罔之馬世龍
能就遊棍賄買之偏裨率二萬象人塗馬之兵衝鋒
陷陣乎世龍暴橫凌蔑撫臣撫鎮已有水火之形他
日恐作元黃之戰此樞輔之入關萬不可俟秋防竣
事若足餉止累已奉 嚴旨不敢贊矣

御史周昌晉疏稱職閭抵報見關上用湖兵因索餉
挺刀進道臣之門而松山香山之兵亦復煽動樞輔

與撫臣疾呼請 命餉司曲為給發僅得解散以如是之兵而猶出關至右屯至賓遠謂乘其銳乎擊其家乎或移兵以就餉乎知兵之不可戰而第言進勤以謝 中朝之口實士卒苦於暴露馬匹疲於遠途轉餉愈遠取款愈奢徇徇數月便可按轡入關曰吾餉不湊乎也此其心路人知之矣鎮臣馬世龍驕而且懦服削無厭几部伍中無骨氣者既竭趨承以奉款即有才力者亦不能越阿堵以自整舉 朝知之而振補若充耳也或者謂許之過慮傷知人之明且隨緣之深因事難割之憂姑為是隱忍不能共功名

三

卿與共富貴乎不知晉號人子耳其已成今日低頓之精神命脈已不得自割者前之請科道出門點兵猶是設語相欺今日聚眾索餉直以危機相挾矣職政憂將之不能用也嗟乎玉關人老然未初以積老積苦之身處不進不退之地用極驕極懦之將成非戰非守之局 皇上無餉情面以誤 朝足也御史汪格題稱日音關餉告罄內外差司兵不知餉數司餉不知兵數以致解不及期給或非額而兵操一二先倡千百隨和環繞道門露刃結隊將官不能行法惟叩首流血以求解散嗟乎如是謂之兵乎

不用之禦虜而更以滋亂乎如是謂之將乎不能以約兵安望以平虜乎大將臨敵誠不可易第英雄之謀畧未彰貪積之形跡屢露何論有員 皇上之推轂並樞輔節制之體亦為不先伏望 初諭樞輔任將勿一意姑容練兵必嚴加節制斯曰戰曰守有整而無散矣○順撫中用懋泰蒞鎮自東而中而西皆營有三路有十二關口有一百五十餘處邊長幾一千七百里先年督臣譚綸總理威繼先之舊一一可致倘備其舊蹟邊事儘可支撐條上吃緊八事曰的緩急以均調撥議舊餉新餉以示畫一撤回班軍以

五

勤修築茂南兵將領以省繁費久任將領以謀實腹緝內盜以安其生竟微紆以舒其力議處馬戶以示休息奉聖旨八該督安撫石靈該部從長酌議其進前鋒營總兵魯之甲統領官兵於二十一日右屯衛起行會同錦州駐防前鋒營參將李承先俱於二十五日抵三岔河原奉馬總兵傳調各營遊擊金冠等船隻限二十七日作事差兵在二家溝催採並無消息魯之甲見大船未到用小漁船六隻每隻止渡七八人不能多渡先發該偏千總馬吉周守慎等統領有馬官兵二百五十員名李承先發進軍備張文

舉部自漢等統領有馬官兵四百五十餘名生員劉伯經帶領四鄉難民二百三十名各過河先往耀州總兵馬世龍於二十六日自右屯起行次日抵柳河口見魯李二將已發兵馬過河隨差定武營都司張邦才統領後勁左右并衛武營及該鎮標下兵前往報州應援魯李二將先於二十八日帶鎗砲手八百餘名過河在東岸洲子擺設備營並結聯華橋進兵赴義難民同生員等數萬上候探丁至城便將叛將奴賊擒斬及至耀州攻城奴早知覺烽火一傳伏兵四起我兵被散賊兵追送到河魯李二將營未下定

二五

軍橋未成賊突至連放數砲手亦走亦手統馬統打死數賊因泥水深陷頭中二刀面中一刀身中一鎗而死者之甲亦被殺傷相繼投水而亡中軍錢應科亦落水而死大學士徐承宗奏聞外指探巡河陷沒大將奉聖旨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取敗軍法其在姑今嚴罪立功樞輔身膺重任著一刀擔當督撫道將嚴加守備務要萬全不得屢疏稱病

按陸兵可以程計水兵不可以日計水陸約期於二十七日舉事水兵並無消息世龍料理如此焉

得不敗耀州非奴苗緊要地勝亦不為功剛大敗耶○聞內道劉詔查報魯之甲原為東哨接渡難民其欺罔之甚至此

兵部題稱先據傳聞樞輔馬鎮守率領兵馬渡河攻海州等語本部看得今秋防正嚴西虜已顯肆挾逞而奴酋又久蓄狂謀內地為急渡河之舉萬不可輕動業馬上致書樞輔并札行馬總兵急宜停止還當回至錦州議折西虜嚴為防禦去後頃於初六日早據山海傳言馬總兵令李承先等領兵過渡自己領兵西旋被奴將官兵盡行殺傷等情聞之不勝驚駭

二六

夫在我戰守向來原無實著豈可輕動過則今總兵奴酋前殺戮官兵致開大釁萬一奴騎乘此兵強則甯錦等處能保其無虞而山海關城除於安危極重前聞在關兵馬甚少又何恃以守乎合令總兵馬世龍速將關外各兵急選精壯者多方調守關城加意禦防務期萬全毋得仍前忽視致誤大事自干軍法也巡關御史洪如鍾題柳河陷沒之故分明悞聽奸細擒賊歸天朝之語以貪必不可成之功乃不度彼已不審進退貿貿就渡直趨耀州欲僥倖以掩其不備而不知已落奴彀中矣以致伏兵四起整兵在前

大敵在後狼狽失措張皇奔北半為遠殺半為淹沒如驅羣羊以鉤鐵虎其悲慘慙憤可勝道哉夫遠事之不能速戰也人人皆知之人人皆言之即職業者關門師久鉤窮一疏亦有毋張伏復之名毋忘國守之實之言况屢奉 明旨申飭而竟不遵也頃職在關門拒輔自右屯遣職書職因勸其入關更以重臣處危地恐非所宜為囑蓋以兵不皆精壯堪用而布置遠地備多力分皆屬可慮故職爾汰兵馬疏中曾及之且聞其人心不和事權不一上下相蒙彼此相忌又有面虜挾賞往往於甯前各處作梗正恐奴才

三

疎限不盡力不能支奈何奴才不才而自遠屯馬步師損成虜益生心自退走此言雖云馬世龍使曾之甲等為之而之中原守右屯者也拒輔之駐右屯亦匪朝夕豈其無所慮度而一旦為此無田草復齊之力類馬致自用之愚其收責矣

遼東罷巡按邊事總督巡關稽核關院此疏深切著明其言遼事不可戰與晉言聯合拒輔整頓已三年矣戰而且敗當經撫漢敗之餘便嘆晉之不能戰此時何可戰耶晉在關人心和事權一所以保守殘疆漸圖恢復拓癸亥以後關內外另是一番光

景矣拒輔身在右屯晉之甲由右屯差遣失事而誤罪將官何其無大夫之氣也

兵科李魯生題柳河覆沒羽書旁平拒輔有疏錄臣有報禁其指歸只一回護道路所得有劉伯鑑者報稱四王子住在懷州虜兵不滿三百我師過河遼民既殺王子殲其衆以歸當事者輕信使欲邀此奇功以為傲手之局而不知其中敵人之計也兵至城下寂無一人城上鼓掌大笑四面伏兵盡起我師奔逃無敢應戰有言喪官兵幾萬好馬數千者我氣既喪戍心必起 天語輝煌疫疠乎有一重門限之慮乃

三

東方之禍害愈甚拒輔之古所愈惡願臣非人情而憂病至是耶口工科陳序震題頃柳河之役拒輔當我兵新捷之餘人心未定之日宜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成敗利鈍生死付之天命人情不平則奪夷奴之計陷我軍當辱 天朝拒輔得無有奮心乎事有弗如則恥逆臣永芳中華無有與之者拒輔得無有恥心乎嚴關安 神京亦安即拒輔之庭舍亦安不然遼處何地急欲卸擔保全於一身得矣而以大事進人即寢食必且不甯而人里亦覺無色願拒輔慷慨動念也口戶科吳宏業題馬世龍徵功夫

事樞輔特疏參之諸臣屢疏勸之未有明旨差卿

文從實勸明具奏以憑處分忽奉溫旨諭以不

必以小挫自阻且望其嚴備禦而益前愆愆是不惟

樞輔獨任偏聽閹閹各各俱被世龍顛倒併令廟

堂之上威命靈典反反覆覆又被世龍顛倒矣夫封

疆利害不論所失之多寡當論所保之輕重使奴衆

乘此敗機渡河而西長驅直搗則銳氣先喪風鶴皆

驚不知誰為堵截誰為應援世龍之內豈足食乎而

但謂之小挫可乎但樞輔素備護世龍已知其神氣

俱銷號令不行無能為矣尚望其嚴加備禦使奴酋

聞之不慙我中國之無人一至此乎職請急下

明詔著令世龍暫解兵柄聽勸明處分斷不宜猶豫

不決再貽疆場之誤也

從來或弁作川無有如世龍者反覆顛倒任其變

弄總四虛兵耗餉線索通神邊事大壞實自世龍

始

貴州道張樞題職見樞輔有哨將巡河陷沒一疏不

覺驚汗浹背毛骨悚然因嘆閣門事急矣大都今日

之計守關為要須設重兵於此以為堅壁固壘之用

其甯前錦州雖不可虛無其人亦須斟酌量移不可

使前出而後空也至於軍中糧餉絕不可多積遠地

以防藉寇此關門根本之處而道藩已事之鑒也○

貴州道楊春茂題鎮臣馬世龍等繞一波柳河而渡

軍殺將慘不可言樞輔之能已見於天下矣恢復謂

何以臣愚計必毋嘗試毋掩襲凡甯前甯遠處處練

兵處處積餉且耕安插邊人以固吾圉結連西虜以

繫戎索纔可以雪恥除寇紫奴酋之動此戰守之機

宜所當早決者也○湖廣道溫皋謨題鎮兩臣急

於邀功覆過以國事徵倖今舉朝皆言樞輔宜

聽其暫休馬世龍宜解其兵柄矣然舉代甚難計不

得不責問於樞輔數年綜覈夫豈易事乎現代世龍

樞輔與廷臣參定之尤愈於局外之傳聞也

樞輔督中只有一世龍既謂其當休人何必問

兵料羅尚忠題竊惟樞輔誤信馬世龍舉朝杞憂

無已而樞輔龍怙不哀今亦曰世龍失事有罪乎曰

任用非人有罪乎訓練不足剝削有餘饑兵質弓矢

以為險則無過河之料舟楫不備結營東岸而喧競

於河凡四晝夜敢安得不乘其疎明無過河之算前

鋒之將先期而實行水營之船後期而不至誰制關

外疏今安在則無過河之律且發營兵且發降卒祇

因彈射交加姑欲殺降當賊襲切掩罪以塞人言則無過河之志總之世龍之罪不在輕進取敗而在多方蒙蔽任意貪橫全無報主之心樞輔之罪不在誤任匪人而在徇私庇奸養虎貽患釀必敗之局則今日併差御史勘明誠不可不詳核其實也○雲南道楊維垣題用兵之法要在審勢不謂任違事者乃顧實蹈之一何醉夢至此世龍言隔河而行何以忽蹈河言萬無一失何以不應其口草草而往貿貿而去是何算計不意國家敲骨吸髓之餉止養此無用之兵樞輔所違衆深信之馬世龍仍只一無能之

將而朝廷上所倚之為是為時多其言公亦作此等成色也平時使天之藻文較之料且一切高閣束之非在行實地上行件件擇取要處做日日切履亡之懼隱隱培復之基亡羊補牢未必為非策耳○山西道劉洪光題職部報中見東巡敗仗一事不勝甚駭而且歎也軍十餘萬之兵費千百萬之餉從未見新將率旗有一勝著捷一採足即遭覆如此時將何功圖之何計之從也惟是急採賢良需次大用而大襲之宿儲之彥羣議鮮推較之英此其故何也年來門戶操權異已即黜所藉以居要而任重者非

其政吏即其門生所稱矯矯力持不隨風逐流者幾何人哉職以為賜環諸臣宜擇其聲先而望重者即當推用當此中外多事之秋或亦任賢圖治之一道也

門生故吏等語深切時弊迄今十餘年違事用人皆係一脈猶立異則斥去矣

兵部題關外鎮守設防哨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門又止二萬八千柳河之口總兵監軍實壓河而營全師以歸豈二弁隨喪數萬又何糧餉未聞報減也宜聽經臣從實核報以憑查處奉

聖旨上年減汰兵餉以八月初一日為始是時額兵額十一萬七千今報見在數止五萬八千實少一半其餉安在便著巡閱御史從公覈實於五年分逐月清查扣算明白毋使內外互爭有誤給發順撫申用恩題臣蒞任以來三月於茲邊值柳河失事恭聞皇上有開門止隔一重門限之旨臣仰天而歎曰思深幾其殷鑒乎於是星馳到彼登高涉險備歷諸要害相度形勢或謂依山依海關門誠金湯矣而關外一片石獨不有間道乎臣謂一片石形勢委蛇外寬內窄外寬則我兵可也內窄則寇無可

據必不敢入入則黃土諸口拒其衝石門新練兵遊其前而關東鉄場堡兵截其後入則當立殲之蓋耳虎豹在山真有萬夫莫開之勢焉

人憂一片石恐謂虜必不由險地入則囊中物耳此疏得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紹徽題柳河之役冒險失利大違軍紀事若濟則以恢復張皇事不濟則以哨探藉口合遣御史徹底清查肅國憲於既往懲風弊於將來查得御史練國事雅負精忠兼統幹濟堪以差委伏候 命下令本官會同巡關御史前去將失事

情節代公會勘回奏

毛文龍欲停解活灰七名籍中路逃去二名行至虎島大龍另解六人將前人換去并臣楊文岳言停灰重事忽然解來忽然換去前解者不知何以處發後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後更誤替生既不重死亦不威如此事情真同兒戲不報聖諭朕惟踐詐以東日夕兢兢思復 祖宗封疆奉行 祖宗法度共興二三大臣左諸百職事三令五中至諄切矣念目今逆奴內化遠左戒嚴我 皇祖特起熊廷弼於田間授以糧畧賜之尚方賜之蟒玉

龍紐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始則托病卸肩袁應泰而遼陽亡既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而征兵西蜀則而蜀陵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甯斯其罪難推發歟迨三尺莫逆復百計縶求其最甚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以救有顧大章妄謂罪屬可矜而又托奸徒汪文吉內探消息外入楊連左光斗魏大中求化中之舉嗚令還書求解諸奸受賂劾以萬千人安問 祖宗社土與 祖宗法度哉朕深切痛恨已將楊連等

免之於理頃八月二十一日於火半殿日講畢卿等五員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臣袖中合詞奏曰此廷弼所作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覽之堅髮切齒此蓋廷弼奸謀不得肆行於朝今又敢以流言煽惑於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惡貫滿盈罪在不赦而又刊書惑衆情益難容况屢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諸章疏再四詳辯宜亟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既擬諭來具見獻書忠懇至意朕甚嘉焉卿等即傳示刑部等衙門著便會官速決了以為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者

之戒持論

刑部奉

聖旨熊廷弼罪惡貫盈既已正法還著傳首九邊示
衆仍追奪誥命家屬人等著輝事衙門及五城兵馬
即時驅逐出境不許潛住京師如有疎縱一併嚴究
不饒

時魏忠賢以妖言謀逆等事坐蔣應陽乃徵復奸
之賞而足弼之死達矣

乙丑

遼事實錄卷之十四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另會茲輯前較閱
凡九月兵科王鳴玉題職接報樞輔哨將巡河陷
沒大將胡度失宜一疏慨然廢著而款語同官經事
破壞一至於此夫馬世龍武夫耳習以利昏貪而弗
檢此不足責不幸而敗則死于虜幸而免則死於法
此不足惜獨是樞輔何人封疆何事乃偏聽養奸致
有今日此則昔人所謂大臣誤 陛下而大臣所任
者誤大臣者也夫世龍之必無成也中外知之樞輔
獨不知諸臣集言之樞輔獨不言即我 皇上未必

卷之五

乙丑

不心疑之姑優容之以觀其後而樞輔獨言而不疑
大督師一官非 皇上設之樞輔自 請之也專闕
重權則攬之已殘局敗著則推與人此君子所不為
但以衰殘為辭罷去塞責何以答數年特達之主
眷而謝中朝涕賜之物議乎大抵樞輔之在行間名
為慷慨實已狼狽堅於自信聞於知人始養世龍為
驕子前掣後曳明知其倚黨營窟之奸繼聞人言如
充耳苟且糊塗親幸為覆罪案功之舉樞輔曾有言
曰舉世不念堪憂臣今則曰樞輔不念舉世堪憂夫
無事則便其身圖而有急則憤之以 國土此武夫

之不忘者也

刑科蘇兆先題臣聞朝義銳暮氣情銜風之末不能
起斷達其力弱也樞輔一疏再疏輒云某處置兵某
處置物臣愚裁防臣事漸卑蓋翻然初歸想于是語
語酸楚言言苦病此時精神不束而關門即聊且塗
抹已忽然有誰披不振之象焉又其後欲辭不得欲
歸無路情迫無奈遂言出關言渡河言兵飢言兵變
語語張皇句句憤激對人成怨觸口皆恚此時關門
真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其景色始結為泛然莫主須
焉欲決之形雖無俟今日而識者已憂其必有今日

二

久矣彼如渡河東哨是何等事不聞有一言精明為
東不見有一段激厲威毅止榻前以需教語聲負不
搖拉旗削色其何以壯軍聲作士勇而欲其不收得
乎願樞輔整頓末路以性命身家當此危關勿慢為
神茫意亂而以危關為孤注也至諸臣從長計議自
不可緩蓋昔之難代樞輔者非直以代之難其人直
思昔誰代受功誰實未成而代受收功今誰代受罪
誰實必敗而代受實罪不知此從樞輔起見不從封
疆起見也失律喪師不可謂無大罪即可定樞輔功
罪輕重之案便可定 朝廷恩威輕重之案矣

御文曾應瑞越自樞輔之任馬世龍也約五部大英
歸其節制世龍亦慨然自稱雄長號召諸軍在樞輔
且不啻干城倚之腹心置之莫無奈世龍貪而且狡
庸無且懦威不立于上而今不行于下至大將畏偏
裨偏裨畏士卒無敢欺陵其可收拾勢不至覆軍敗
將不已者今復何如故問誰司約束而今至是世龍
應得何罪耶如謂其可堪策勵轉敗為功則世龍不
過一席寵枯貪吝憤無知之徒耳世龍約賄營私比
匪同上中多羊頭犬尾之輩強珥貂蟬自少鷹揚虎
責之雄不堪親策以故世龍用諸將則諸將敗走世

三

龍以諸將殉以樞輔用世龍則世龍敗是樞輔以世
龍殉逃相殉而逃相敗將以 國家所是役也豈使
料敵智短大類金注之昏乃由貪功庇奸妄者欺
之子政樞輔久駐右屯無非進取為謀要皆世龍傳
功一念怯之令決裂至是可觀戰乎為一奴賊乘機
闖入肅前一帶風鶴皆驚山海關泥丸難封雄燄食
世龍之內竟屬無益即今之堅壁固圍為贖罪地則
敗軍之將令愈不行軍心滋玩勢難圖矣是世龍宜
以軍法從事革職聽勅徐議正法逆賊者也

兵部題關門兵餉虛糜營伍耽擱臣部虛之久矣今

當秋防戒嚴西虜捷達乃不綢繆山海以實根本保
護宵錦以因藩籬概欲通河以驚恢復之虛名衆論
皆知非策臣部前已馬上致書樞輔并札諭世龍冀
其中止促回錦州未見回覆而兵將陷沒之報至矣
第兵馬將領存亡數目尚未明報應行巡閱御史會
同該撫委嚴明司達查勘約實以憑參處夫中樞與
在關文武諸臣表裏封疆之責須外關關白同心共
圖全勝今輕師東渡臣與撫臣不一與關宜當事于
局外視飛檄為紋紙今臣言不幸而中矣為鎮守者
可仍泄泄而誤封疆哉伏候 聖裁奉

四

聖旨關門將上廉餉如流平日料理河市一舉輒遣
陷沒大貽國恥反啓戎心深可痛恨你部便馬上左
人速催新將楊麒等及總督王之臣呈馳到任仍修
大樞輔統率撫鎮道將諸臣至修戰守實事毋怠進
取虛名至於本兵重任尤宜朝夕儆備中外同心共
圖全勝不得徒托虛言其失事情節即著都察院差
風刀御史一員會同巡閱御史從實勘明具奏以憑
處分○速撫喻安性為哨將巡河陷沒事奉

聖旨馬世龍輕進喪師罪莫可逭喻安性同事封疆
何得諉於不知姑策勵供職悉心防禦俟勘明處分

○喻安性著改推用

楊鏞三路敗劫所喪軍丁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

名今以十二萬兵而存五萬八千則比鏞之喪師

更甚焉一筆塗抹以欺 朝廷 國法可逃此心

何可昧耶

工部主事門洞開疏云年來只因帶罪二字斷送封

疆復欺今日尚為情面一言賣玩法紀今日言清餉

明日言清兵餉誰清進不成功退不咸守戰守無

謀議論多而成功少徒滋紛爭黨與盛而主勢孤莫

破錮習食毛踐土不思報 朝廷之恩借譽恭交惟

五

知使身家之計慈恩世世報成不肖不察情形詭辭

萬幾漸見若醉若狂豪勢極重而難逃法屢伸而

輒弛即一可以例其餘矣○浙江道御史莊謙疏云

東事至今日而極矣終日言兵不計兵之可以戰可

以守終日言餉不問餉之糜于將糜于兵無故思徵

律以成功一遇小敵輒干戈之不任而枕尸之相接

天下事尚可為哉

刑科賈維華題稱自古間外之寄尊卑一人未有一

權而兩操者古人文武出于一今之人即遠不逮古

人文武并用可矣何至文與武耦大其柄武與武東

制其權如今日乎遼東之壞已事昭然炯鑒不遠關

門近日之事不幸復類前局四載綱繆一時挫切亡

半端半因敗為功正在振輔自為策勵既萬不可聽

其去惟有裁閫撫一員耳閫撫裁則三軍之耳目心

志并萃于一人前後之功罪禍福感切于一身翻然

振起之氣象武可再見也至撫臣喻安性義當分過

事非專制與其兩存之而閫臣喻安性義當分過

以收桑梓之效也 御史倪文煥奏傳

聖旨夏之令極抵毛文龍奏請封疆差官速治吳世

科冒濫兵餉拿送鎮撫司追賑

五

十月工科楊所修題稱自遼東淪夏以來於以所自

率以駐撫不即敗以文武棄逃敗以閫外謀戰守

判臣祖左祖右卒致抵據俱成畫餅焉而終取順者

柳河之失又以欲俾功掩罪而竟至沒得陷兵大為

逆奴所竊笑覆轍因歷歷在也夫知其所以收則知

其所以勝也往者經撫並設勢可相軋各所轄將士

不無偏向而在 朝之人情又時有向背人人代為

兩人立城府即以父子兄弟為之不相謀矣從前屢

屢債事豈容再誤望 皇上與閣部大臣商確開外

似宜止用一人以經畧街兼巡撫事語云用人勿疑

凡進時等官聽其揀擇委任併力同心從新做起如
理家事者然庶可望桑榆之收矣

吏部會推題畧高第王在晉張鶴鳴 欽點高第○

高第薦職方主事徐日久為軍前贊畫○ 賜高第塔

玉銀幣題畧報詳

巡關御史洪如鏡題撫關門重地全以事權歸提轄

突然關撫之設正提轄所為運指臂而賴緩急者職

歷論關時曾問遼事說者謂前事皆因經撫不和而

敗今提轄撫臣固稱一心一德之雅而所見亦微有

異同若任提轄似不必用撫臣用撫臣似不必煩提

輔凡部臣鎮道臣對職無不言此言此 七

權不一者也如坤河之役撫臣謂絕不與聞意自見

矣至諸弁中因多意氣相投惟是委署者每以信任

使氣勢而部陞者又以資授得虛御各不相能迨起

歷既即前日親軍鼓譟欲以羣卒凌主將而同事者

或擁兵而不救或緩頰以示恩豈非相顧相忌之一

念與是居平原無同袍同仇之風臨陣定無必勝必

克之理故渡河之舉幾一劫而立見敗衄豈所謂胸

有成畫見而後進者耶既失虎豹在山之勢又劫風

鶴草木之驚宜何如振起者亡羊補牢此其時矣

巡按直隸御史焦源溥題稱職巡至北平抵榆關轉

石門而西見 畿東一帶編民車戶為榆關運米運

金運草運豆運器械火藥而逃累者十已八九以為

士馬何如勝壯軍伍何如精嚴及至關門則軍丁薄

遊無所繫屬諸將領半多驕縱城池守兵俱弛放有

山石遠所編居民列為籍兵執干守壕而已職見之

不勝駭異緊要一關狼狽如是尚敢輕率出兵徵倖

於萬不可得之功哉柳河之劫所喪者挑揀之兵馬

所預者屈指之猛將落膽驚魂又似三年前光景關

係豈渺小何以平常視之也至於事敗互目推諉職

不能為運籌諸臣解也撫臣對職曰款事可成守事

不難此其中或自有妙用非賊虜淺所測倘不更易

一番常調洗滌一番腸胃振起一番精神關門事未

可知也財守亦宜易言哉奉 八

聖旨關門情狀這本說的其真以後著力加振制務

保無虞○十四日提轄孫承宗請告回籍

職方司主事徐日久疏切見山海關總兵馬世龍本

一市井庸徒虛有儀貌總戎不為不久我 皇上使

以是種在念慈心委任竭天下之物力整 累朝之

積儲贊運轉輸至於九遠調到家丁類皆各處將官

蕭養健兒選十得一康賣國頗有機密心今試問世
龍此曹安在營房安在器械馬匹安在柳河之役自
如自靡然則平時所為訓練安在偵探安在輪鈴勇
器一無可言三年以來道路流傳惟有貪淫驕縱諸
狀不堪聽聞不可殫述第我皇上矜于使過亦既
屢屢策勵嚴旨世龍顧置置自得無戰兢恐懼之
心而益務旁蹊曲徑之術平時無一善可稱據法無
一毫可恕若復優容冀其後効雖上之聖意淵達
而下之觀聽混淆即經畧新猷亦似難于展布臣畫
夜思惟不能已已按祖宗成憲凡守邊將帥與賊臨

九

境遇哨之上失於飛報以致損軍省處得何冒休停
處置不少寬假因法既伸公論除暢必能使人心
震動邊務肅然若以五防營敘墨跡未乾亦應令其
解任聽勅即今楊麟已至臣雖未識其人度朝氣新
銳必能獎率三軍控鎮改色彼此虛心可用商酌若
馬世龍短長已見臣若冒昧與之同步懼再奪封授
不勝憾念斷斷乎以此舉為費費先著不然臣豈求
多于世龍者哉奉

聖旨經畧到聞灼見情形曲直自然奏請定奪况封
疆所係不小徐日久如何還聽要奏攝惑軍心且詞

語散漫甚無人臣禮著削了籍為民賞差仍追詰命
柳河之敗朝廷震怒馬世龍待罪聽勅不得不
五國營脫疏中益務旁蹊曲徑一語觸其所諱故
雖以新經臣力舉隨行贊畫之官還准副奉欲借
此以藉言官之口云

御史袁詵疏稱年來為一塊連土尺寸未復而中原
民命脂髓久枯在事諸臣惟有受借金錢刻求實濟
為當關第一義無仍效樞輔悠悠歲月浪擲金錢幾
以國家大事坐誤于冗員貪弁之手也
自贊畫徐日久明指馬世龍之罪疏入即削貪弁

十

之氣長矣經畧高第詩為世龍之權反躬復家
經畧之體傷矣嗣是無人敢指斥者矣侍御家
數言切中肯綮樞輔用人誤邊防而壞朝廷一
至此哉

御史洪如鍾奏西虜要挾奉
聖旨面虜挾賞威費至二十餘萬仍欲復來要挾皆
因處置失宜有名無實便行與經督衙門責成王牧
民相機哀益早結款局仍嚴修內備以消寇伺其戶
兵二部額銀務要按行給發如故意稽違致滋多費
聽巡關御史參奏以失誤軍機論

經畧高第題榆關捍蔽 神京防禦宜急通來糧餉
虛糜營伍不實又以渡河取賊益廣宵旰之憂 特
旨尋設經畧重臣總理微臣自本兵出鎮 賜上方
劄一口豈非欲臣彈壓文武為封疆計哉職家頗迭
竊聞其榮武官制軍赴糧食肆不檢者十有七八大
職侵剋官銀私折糧草者十有六七律以軍法極重
者當王法少輕者當細打追賊罷斥完遠臣樂人也
所統轄者父母之邦必請 旨中明然後法行而糧
不耗庶無負于 簡書人之知我罪我其聽之矣
時榆關貪冒之冒牢不可破雖實職成經臣之疏

有明微矣

甯前兵備袁崇煥揭據管錦右糧也通判金際時呈
照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衝倘收兵還守既安之
百姓復罹播遷已復之封疆反歸夷虜榆關內外更
堪幾次進守耶呈詳到道據此為照兵法有進無退
錦右一帶既安設兵將藏卸糧料部署聽官安育不
守而撤之萬萬無是理脫一動移示敬以弱非但東
奴即西虜亦輕 中國前柳河之失皆緣若輩貪功
自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劫居民錦右搖動甯前
震驚關門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必如聞部言

讓之又讓至于無可讓而止今只擇能守之人左輔
守大凌河樊應龍等守右屯更令一將守錦州北城
大于右屯然稍緩矣三城屹立死守不移且守且前
恢復可必若聽逃將懦將之做法以為哨探之地此
則柳河之故智成則曰襲虜不成則曰巡河天下人
可欺此心終是欺不得則聽之能者本道說一聲明
自便去也

柳河敗劫風鶴皆驚已復之封疆便思退舍責道
此揭亦有氣稟未可以人廢言也矣與撫輔一心
此心終不可欺乃曰哨將巡河失事耶

吏部會推兵部尚書王在晉王永也黃也張鶴鳴
欽點王永光○聞鳴泰陞兵部不設右侍郎署兵部
印務○經畧高第請餉奉

聖旨額餉三十萬著戶部作速措解以便軍前給發
其另請募兵撥賞之需著戶兵二部湊處十四萬不
得遲誤○王永光疏云會推大臣有正有陪幾經銓
部之推數參以食同之衆議先後較然不可易也中
樞居中調度厥任惟艱自非久歷邊陲曉暢兵事者
不與此選惟茲爪牙喉舌之司宜得韓武經文之佐
如王在晉之英敏職力十倍于臣輒敢循例疏舉以

代伏乞 皇上念茲四部多憂 欽點以膺斯任軍
國幸甚

在晉見忤于魏璫類推不用始推家宰點崔景榮
二推兵部正陪俱不點三推經畧點高第四推兵
部點王永光五推左都點周應秋六推工部點董
可威七推兵部點馮嘉會八推兵部疏無崔呈秀
而傳 旨用之正推則點陪陪推則點正或正陪
俱不用其受抑于璫甚矣而孰知不用者乃所以
全之也

十一月吏部題為危關失事致厘 聖懷殷中用人

三

之議以國萬世之安事火選司崇呈卜部題伏經部
尚書兼大學士丁紹執題請 命六部九卿科道各
舉所知堪任經畧邊撫及邊道取之兵部等因奉
聖旨朕覽卿奏其見忠良為國至意朕心嘉悅今封
疆多事經畧總督宜夙備待用該部向來但徇私情
不以國事為重如兵部侍郎原為經畧添設只據龐
推舉臨期竟無一人堪任緩急何賴今後擬或邊撫
務要慎選邊才以備經督之用毋得執行違轉以致
欲則無人即著九卿科道官各舉所知吏部詳酌具
奏責實一節尤且時弊各衙門凡差委必待事完奏

繳方准叙升未完者如銜久任各倉口出入存留戶
部稽核實數奏覽其餘的俱著各該衙門一一如議
著實遵行者具本覆奏如或仍前怠忽視為虛文的
題該科指名參奏處治欽此道照 明旨發單九卿
科道訪各舉所知去後今該各衙門陸續開送堪
任經撫邊道職名前來相應彙題并保舉姓名疏上
請等因案呈到部除復加詳酌外臣等非敢謂天下
文經武緯堪任邊事止於如此數十員亦非敢謂九
卿科道稽核嚴舉揆盡天下之奇才第崇之以功令
則舉薦不濫加之以連坐則遴選必精臣部上道

高

明旨下待與論實得百有數十員便與部院及各
官詳加參酌今止擇得備任經畧以下邊道以上兵
二十五員俱堪以次推用如到有的見實堪堪守封
疆重事者不妨續請總之以臣子至公無私之心上
承朝廷用賢圖治之意使見舉諸臣超越塵世之
營專圖帷幄之算事竣以日鍊而彌熟始終以日充
而彌精將真才畢萃于 廟廊而後復可收于邊塞
矣計開備任經畧尚書二員見任南京吏部尚書王
在晉係舉人 原任兵部尚書張鳴鶴係舉人奉
聖旨諸臣既公舉准備不時擢用

登撫武之望題旅順為三方扼要之樞斷不可不守
故因其地懸千四山之中無險可憑故向來守之不
能堅耳今登撫官兵竭數月之力躬膺厥之勞業已
就工則春夏秋三季可以駐兵無虞惟冬月虜騎可
通難以支持且彼時運道不行無所事防即運居皇
城島亦無不可者此臣等之愚見即該部覆疏亦認
許以為然矣惟東鎮近日疏揚屢屢及之既以為其
地不必修又以為冬兵不可輒動稱別有調度另有
方畧且謂其年可以屯練兩年可以計復廣甯駐兵
三岔河崖則期恢復遼瀋果爾則收拾全遼易于反
掌旅順真不必降而冬兵信不必撤矣余於此何任
之而不疑登兵必盡裁之而不冊則區區二不令鎮
能保其成不能必其用能設其險不能專其防是在
廟堂至定所屬無復使為舉舍之謀也
旅順為三方扼要既云不可不守又云冬月難以
支持退居皇城亦可我運糧獨不可據乎據而固
復復而過冬則退是攻守相尋無已也然則脩工
爭執而設矣海外情形畢竟毛文龍勦得遠彼此
為守旅順卒致內議交訐海外之功不成邊臣謀
國非心虛而識遠瞻能勘定亂暴乎

兵部的議旅順駐防定畫先是登撫武之望題旅順
漸成可守該部覆云頃據臣以張板之節制屬登而
為領餉慮以南關之挑募責登而為經費籌料臣王
夢尹臺臣汪裕亦認難之科臣李魯生又切切然
急之夫文龍者以為征勦之大兵而冒險以窺老秦
則詎也以為招撫之地而獲難民無使為奴盡則不
可少矣文龍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又乘部題之改屬
以掩其棄可無問也其南關姑且停工令兩鎮會哨
其餘信地悉原餉原派不必更張曾有功罪罪止提
通聽該鎮自行軍法○毛文龍解得費二名有、旨
乞吉獻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在晉題說自壬戌河西罷
陷軍民潰闕而入者二百八十萬人閭閻不聞音
經四盡皮關前西虜充斥塘報道絕幾無關矣
廷推經畧無人肯任再推以及于臣臣拚命願往
先帝喜勅 天顏臨軒授劄立 命臣行臣但知
有 國不知有身也于時收拾收潰卒結隊守關
身無片甲手無寸械從新做起夜以繼日卧薪披
棘艱苦萬千數月以來百事有緒西虜受欺後收
拾關外三百餘里殘疆五城二十七堡復歸版籍

東至朝鮮而至白彥諸虜皆受臣群屬長安中函書往來不絕並無一封書帕達京師道將領亦皆深已奉公恪遵禁約立定聯跟做成硬局為朝廷持持世界故應臣任內所著兵餉頗多所費帑金最少是時著著著實事事從實並無虛兵虛餉廷臣交譽並無一言指摘即桓輔孫承宗行違復令彙彙萬言亦悉開臣之勢憐臣之痛再疏有清辨嚴明公忠詳慎之褒有意重守關為舉朝公論之語以暨叙防一疏謂臣心量確切綜覈精密當舉世銷足而紙聞于奔湏之餘其確然不

十七

拔之氣自是名卿則桓輔未嘗不知臣也執口就裏機關殊為史受奉吉將臣召同旋改南桓臣不知其說或以為行事者至同進取欲懷已成之功而臣審時度勢終未之許也無效召還為臣厚幸然從此而成局忽更紛紛多事矣彼為世龍者何人乎其人一妄男子耳塊然血肉僅能食粟見敵則心驚飛馬則鼻仰巧計惟工窺伺深心一味逢迎淮陰之後未有築壇登拜者自世龍始兵馬錢穀悉歸掌握生殺予奪全憑指麾兵不宜遠發遼陽廣甯之覆轍具存乃分發各屯而耳目

不能及矣行伍虛實不能稽矣東奴勢逼緩于東防西夷受欺偏為西守將士習于偷閑軍兵怠于操練武場之草棘蒙茸軍營之仗甲朽鈍名設千人實無數百暗扣虛糧明行餽送諸將設立常規各營皆生弊竇也田籽粒抵作兵糧扣除折銀開屯祇益私囊司農何曾減餉買馬銀數至三十二萬委官黃明臣馴存沽各置一美姬送入世龍衙內并銷馬價安問裹蹄午後即排筵設樂飲驕酒弄婦人以消遣時光何暇計及軍中事務比至物議沸騰言官糾劾輒圖借功掩飾無端發兵遼河

八

以收遼州正原奸細劉伯鑑騎兵之計迨至兵臨城下始收鼓掌大笑投入陷中任手屠戮殺兵無算借戍李承先魯之甲為臣所用之健將身膏草莽淫沒無聞猶曰哨將巡河失事吾誰欺欺天乎柳河失事報聞先帝震怒立命二御史勘問紀綱解然皆謂世龍不保首領乃捐金賈命賄賂通于榮下賄入即曰世龍無大失賢盡除日久明目言古立行削奪巡撫喻安性心抱公憤則曰如何放地開門黃金有量是以白簡無色最可怪者初龍世龍回銜旋改世龍回府復令隨朝戚

額 寵錫之 詰命後國公論難容於假歸里
孔方作用善能變幻若此奸臣受世龍之金曲庇
世龍不知此非世龍之金也乃海內熬脂削骨杖
頭血比之金也自柳河敗而錦州右屯大凌河三
城費多少金修葺者擺設完備盡為虜距且贈海
運儲糧數十萬以藉寇糧食我之食攻我之城至
于兵連禍結饑饉無已柳河勦案未成而奉 命
之初臣先刺消磨前件大話小結世龍一人耳始
何以令人怒繼何以令人喜始何以明討其罪繼
何以嘉賞其功豈關內關外尚存殘兵五萬八千

十九

為世龍之口乎夫食糧之兵十三萬食糧則有
臨敵則無 天路昭然不爽也以今戰沒乎則當
問其喪師之罪以為虛掛乎則當問其侵軼之罪
舍此不問而糊塗了事成何法體臣嘗為之說曰
廣甯之陷邊疆無兵焉 朝廷尚有記綱柳河之
敗 朝廷無紀綱邊疆亦無兵焉當甯遠之被圍
關門無甚兵卒以至欲援不能欲救不得此以人
因為欺罔者也 先帝均知關門兵虛餉耗乃遣
內臣鎮守專核兵糧內臣出而事權掣肘軍律素
損降志通夷惟國封拜于是四裔聞風思侮高麗

被倭至之兵西虜起背盟之漸都令色令與叔續
姻款事因而遂壞用人之失流禍罔極向慮臣之
有言結連復魏多方詭臣之進比臣進而奸弁若
喪其魂魄乃陰使多財多智之茅元儀潛入長安
犖金三萬多方媒孽必欲臣之去中樞解兵柄而
後諸奸乃即于安蓋元儀久居山海大壞邊事向
與馬世龍狼狽相依即其苦鑽善諂高明每為其
所惑而其毒心毒口忠良屢被其所傷元儀一人
長安海內遂無良將茅山人之見判于言路解帳
中累累見之猶不匿形欲跡包題魁魁見於青天

二十

白日之下營求不逞隱肆念沙大臣之生且見人
不見金者也渠雖家比陶朱不能動臣之一羽以
朝廷苞樞之大臣而檢夫小輩敢以逆鋒舌劍去
其所忌敢以黃金白銀結其所歡是明與叔首為
奸細而與盜賊為腹心無將亦甚矣內賊不勦外
賊何由得除伏祈 皇上大奮乾綱將馬世龍行
撫按衙門還送法司正其喪師之罪仍將茅元儀
革去副總兵虛銜 初五城御史遞解原籍湖州
府責取收管禁錮終身不得潛寓南京陰謀不軌
其餘黨在京令緝事衙門密訪盡數驅逐庶奸究

潛消而公論亦為之大快矣奉 旨覽奏知舊總兵馬世龍敗壞東事幾致不可收拾深可痛恨爾兵部即行該撫按衙門速送法司究問治罪等元儀已有旨了 戊辰五月

馬世龍大敗于柳河財賄之結納權黨之彌縫竟不深究晉任中樞深憤憤帥之壞邊事也遂有此疏大觸高陽之忌以求吳玉之攻玉兩任高陽隣邑托身門下者也

上傳速撫奏旨裁革喻安性即當辦事聽候改用如何故地開門○速撫喻安性稱疾奉

三

聖旨冠帶閑住○經高第復為戶部主事由古改賦方司主事皆宜隨行

大學士孫承宗題該臣念開門兵政事權既一而文武諸臣有應去應留者更宜早定如總兵馬世龍兵備副使劉詔皆臣于東事紛紜之日以為推用緣臣才自庸碌故未能及天下豪傑之選而顧年以來素短取長未覺其失近馬世龍屢被指摘而詔亦有言此皆臣任用失宜故臣之罪當亟為斥逐臣憶天啓二年舉世驚慌不獨大官縮足即武官却步人人視關門為死地視總兵死官謂但得守關門半年便成

良將便有不次之振于是衆薦世龍可將遂推為三屯總兵為之調關門柳河之役身為大將彈無完盾諸將已不聽其約束臣不憂世龍之罪日深而邊事之耽延日甚也劉詔七年邊塞備極勤勞然指摘既多自難展布應准其回籍調理病痊另用馬世龍酌量處分決不宜仍在關門庶邊政可嚴而臣亦免于以人誤事之罪矣○總兵馬世龍報捷賊于松山紅縣山打圍官軍奮勇斬西虜十四名

世龍推用在關門守定之後非武官却步之時也三載統兵不能致一校賊而殺面虜以要功且以

三

按柳河之失遂蒙一開安龍左右順而因之刑部為逮臣職已定事何理如發遣○上傳馬世龍向來戴罪杜門准他回衛○兵部推楊麟以原官掛印鎮守山海經理遼東燕遼四路方官總兵官○登萊巡撫武之望稱疾奉

聖旨武之望有旨調用不必請告

十二月吏部薦薊撫中用懇議留賢能官員本奉

聖旨劉永基居心不淨浮說偏工虛冒家丁傾軋同列喻安性受其誣賴則比為奸邪著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申用懇薦舉不當冠帶閑住○薊撫

中用恐疏陳臣因柳河改切之後妄欲力返舊轍以
障危疆因獨留道臣劉永基共效于厥寤不自知保
舉之不當也即欲具疏詣代而東叔渡河之報旋至
因一面督發宜武淩陽威肅等營馳赴山海永平防
援一面嚴督將吏整兵馬飭臺垣固城守練鄉兵修
戎械戒備奮勇摩勵以須第得警蹕無虞邊疆無恙
臣之身名性命何足慮耶○馬世龍自陳奉
聖旨即回府隨班朝參以候叙用

經畧高第上言我 國家居中制外邊鎮攸分一鎮
必設一大將以統練兵馬鎮守本轄地方于別鎮無

三

相牽制自奴酋犯順以來因將邊道兵馬八家潰散
不一暫擇其七成者量加總督二字以為衆將之領
袖者其鎮守遼東撫印總兵照舊而未加總督二字
也不意山海中節總兵又濫加以節制五鎮及經理
名邑夫惟督師樞輔及經畧重臣間節制五鎮之
持劄以專達將調兵之大權也豈間以一鎮總兵而
節制別鎮總兵者乎不通假此名邑自道曰吾為武
營師武經畧也居于巡撫總兵之上非惟獨擅驕傲
不肯屑屑任操練兵馬之實職且總攬兵官致院道
顧忌而不得督查兵領束縛畏憚而不敢自展籌畧

更于封疆防禦之專責兩相耽誤矣從今削去節制
經理巡撫止用平邊將軍鎮守山海等處總兵之銜
庶職掌明而封疆有賴矣至于每一鎮設總兵統練
兵馬又設經督軍門正為彈壓大將計也蓋大將出
身武弁與大臣不同振兵馬重權每易為驕蹇故舊
制總兵初見軍門必執執參謁于平時抑其驕悍而
不敢恣肆臨陣遵其紀律而不敢抗違 祖宗朝立
為額制必有深意矣自往年總兵江應詔入 京黃
緣議裡見軍門用官銜拜帖不據執行禮軍門送出
門看上馬在大將必曰吾與軍門平交安肯受其節

四

制也此安便 祖宗之制制即經督軍門不能以軍
法臨大將其體裁其權輕矣又何以成肅華夷而提
綱文武哉從今當查照原定舊額虛革去近來聲報
凡總兵參謁按執行禮舊文俱為改正體統正而紀
律不紊矣
初余為經畧江應詔已賤玉矣然始至必戎服跪
見見後與部司同進此從來總兵見軍門之定禮
也乃樞輔擬定限制用官銜拜帖總兵送出儀門
上馬總兵從此尊重矣然威令不行于三軍余出
巡石門等處飛報浙兵鼓譟余曰江總兵既加經

理之衝又 抵尚方之劔必能定亂然亂終不可
定直至余返關門而渠魁乃就縛焉安在將權之
足重乎應詔猶其近愿者若馬世龍則築壇登拜
矣樞輔將兵累錢穀之任文武將吏之權委以委
之大權既屬群賊脫離自附為督師之腹心竟潛
通中外之綿索虛兵靡餉釀成敵冒嗣後重武輕
大體統藝越兵應而不可用將驕而不可制邊防
晏頤耗虛費生皆重將權之訛誤之也

登撫武之望超毛帥驅師東江數年兵馬之供給易
之鮮人遠民之耕種資之鮮土不惟聲勢相行實為

二五

軍興是誠存焉輔車之勢也通門遠人則收斬廣
陵掠新其鮮人欲之苦之久有怨言職等或聞而未
敢言至李逆等之叛主韓潤等之勾奴事未可知而
奴之將發兵以攻襲鐵山職等微聞之而未敢信第
毛帥自五月以來營定于煩獨島今改為雲從島者
是也自是鮮人聲言復逆當入遼境何為退收我土
職等亦微聞之而未敢信今自十月中盡徙兵民商
賈于煩獨島止留遊擊李良梅以三千人移駐參叻
島而鐵山之地遂虛無一人矣欽朝鮮各道疑其有
逼已之謀漸至布兵以防之差官石玄中及東來各

官面對職言非風聞也今該鎮以李輝之黨從貢使
尹義立之內應者具其偽虛實與離合向背關係非
輕信之則益重鮮人之疑不信則恐貽後來之患所
當萬分詳慎者也今稱奴兵將犯東江毛帥饒有方
畧又遣據深島或保無它虞唯是鮮人之背叛者果
李輝之黨耶抑有所托而然耶及今不速為之議處
萬一奴兵直衝于前鮮人擁持于後為毛帥者進退
無路不將為粘壁粘耶而欲藉牽制之力以制奴之
後不可得已伏乞 勅部細審陪臣尹義立等今供
以真情庶屬邦無疑貳之隙而範圍獲安宜之福矣

二六

朝鮮臣李逆叛其主韓潤尹義立應之內有大亂金
撫武之望徽毛文龍救之文龍以守土為責之望泰
海外情形微變兵部覆云李逆等之叛主也該鎮撫
不憚出師師躡其後以撲滅之韓潤等之勾奴也何
難出多方以誤之而誘其來若陷是逆據深島使鮮
之人日懷于逼必不其然至于尹義立之為內應臣
郎郎移之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並未來京無憑譯
審至云聲東擊西此真毛鎮慮患之周不得不預防
者况近音柳河之劫事同一轍敢為泄泄乎奉
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潤尹義

立筆者朝鮮自行處分榮業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嚴飭內備機察非常以清宛伺

御史吳裕中再封輔臣奉

聖旨次輔丁紹斌 皇祖初起燕廷弼即首論廷弼蓋已具先見之明足徵實心為國今廷弼既伏厥辜神人之所共愾吳裕中乃以卿戚見女之情輒敢趁空乘機逞其報復欺肆枉慘誣辱大臣與廷弼一樣賄賂與廷弼尚有何異似此投託本當從重嚴鞠根究與廷弼同謀姑從輕著錦衣衛拿來午門前著實杖一百棍革了職為民書差仍追奪誥命○裕中跪

三

四年天啟六年正月左副都御史徐大化題自奴叛八年兵敗無算七丈龍以副付都司潛至江焚滅擒將聲威振起其云滅奴止需百萬職聞而壯之已三年矣司農近擬前密永之歲登津新兵之報奏百萬以成其壯職且喜且懼夫八年來糜餉三四千萬帑懸罄民隨帖場今取償百萬即可奏功文龍而能此矣倖不為先是三韓陷沒都門震驚某在廷之議簡任事之臣將卒器具一時改觀人心恃以無恐邇來上下恬熙守禦廢而不講若奴酋已滅音即奴滅滅忘戰必危處不兩立之勢志豈一日忘 中國

可泄泄不為之所乎近聞京營之士大無不宿製臨時用錢數文買之又聞選鋒禦奪於 國門之外行旅不敢出達此皆節制不嚴控扼無法所致也指揮萬邦乎先年乘奴亂招募山陝家丁虛冒錢糧曾不得錄乘之用每數十人為部行劫於都城內外民間不得安枕願 皇上神明視奪邦乎稍解萬民之恨此風稍靜而飛屋穴墻陰聚把結白晝搶奪以為民害者亦復不少臘月朔甚不知京營巡捕多官安在漸可畏乎

順天巡撫申用懋奏前鎮邊垣連年坍塌興工修築

二

○兵部題報奉

聖旨奴報緊急即著總督王之臣同經畧高第守關商議行事其道鎮等官或出關防禦或調兵固守俱著相機策應同心戮力務保萬全仍著該部馬上差人星夜傳與毛大龍襲後搗巢果能滅賊否朕豈愛通候之賞以奉勞臣○巡關御史洪如鍾題奴酋原非須臾忘戰者乃驚伏三年餘而卒不見犯順之實迹或音聞重臣出關謂天下之精銳以為應援奴未測我之虛實不敢輕發也無端有柳河之敗自示之弱奴因而輕我逆思以圖我無人不慮冰堅可渡

之時恐奴入寇而今果然矣雖臣以方新之意氣收
難結之殘局旌旗生色何有于奴第恐新舊相代之
際為時未久威望未遠通乎務彼此一心大家戮力
必出萬全之謀不蹈往時之轍則疆場有賴是在當
事者之熟計也○兵部題奴哨松山則甯遠近矣前
因柳河之敗舊鎮倉皇撤防右屯大凌止供哨將恐
急不為信地今所急者甯遠也哨兵歸保鎮兵出援
聲勢自壯督臣奉 命東行京凌藩屏全屬薊鎮新
撫未得交代 初令舊撫申用懋加意料理庶不以
諭事卸擔而臣部亟推衙口將官亦冀應之急務也

二九

柳河一敗撤防棄地罪何可有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以間鳴春巡撫順天○調遣
化兵四千赴關門宣府兵四千至遵化協守限十日
內到附近督撫填將俱整兵候調入援
聖諭朕以渺躬繼承祖宗統緒夙夜兢兢志期保有
疆土而遼陽淪陷未有恢復柳河之捷蓋用痛心朕
是以更置經督鎮臣政期一番振刷立奏膚功也迺
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其山海勢已迫近一重
門限能無凜凜然是懼皆爾經臣鎮臣督臣之責爾
等受命方新籌畫必豫其務殫心料理蓋地分限第

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舉毋得觀望不前度茲
小蠢之情不通為捨奪右屯糧草之計而藉茲為餌
政逆奴天亡之日也何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
一心毋相推諉向所患者望風而逃今則中嚴軍法
逃者盡斬其樞臣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器
械作何區處不得怠緩從事迨膚功既奏凡在事大
武大小將士封爵重賞朕所不靳仍如前泄洩致有
愆事 祖宗憲典凜如朕決不為爾姑息著該部馬
上差人傳與經督鎮臣欽哉政諭
兵部會議照得 主要臣等莫甚于寇在門庭集思

三

廣益尤先于根本大計臣據軍次第覆核就中書欽
不能詳舉入 告謹摘其大端如尚書李思誠議統
轄關內備衛 京師清野代謀主于重內而及關滑
投伏以逞長驅徐兆魁議多添援兵直趨甯遠申飭
戰守勿事因循而及分門守器以資固守董可威選
器制藥磨礪以須而更欲以防練機宜兼責之于郡
縣通倉積貯半運之于京度左都御史周應秋詳究
防奸督察募密更欲以款結而虜收牽制之偏師挑
選鋒壯固 都城之捍衛若出奇援盡速嚴誅退縮
外國款局而內練營軍則侍郎黃儒炳之議也多調

真定設防喜拳通糧給軍而凍糧移入則徐紹吉之議也徽毛師抵廣甯而馬兵錢糧先急山海則侍郎薛貞之議也發精兵誦奴後而懸賞募死坐收上策則侍郎靳于中之議也修戰具明賞罰固門戶以固堂輿則侍郎薛鳳翔之議也而憲臣徐大化議用王世忠聯格虎慈謝啟先謀用東省標兵河南毛兵而舉曹爾禎丘志充司統募之寄通政林宰議練三大營結隊于外陽昭震議潛往覺華島選精卒駐通州而謂兵必不扣詞豪蹤景從五日可致少卿孫燕議重西局官緝之退膚寺丞劉廷宣議戒浪戰永平一

三

帝應宿重兵而謂應者不差水解賊過矣至于計臣陸大猷則欲使前也關內協援塞遠而移保鎮稍銳為扼險之固彭汝楠則欲使總協大臣被軍派守而演飛石及西洋大砲為城守之計臺臣徐陽先欲裁凡八而至于防奸止詭預餉以待援兵王雅量欲裁凡十有一而主于聯絡控禦固吾宇而分賊勢高弘圖欲分別戰守二項停止大工丘北麟欲用關外遼民併添軍馬為犄角陳王庭請旨勉勵關門文武順撫移鎮永平按臣亦出視前而皆主于塞障杜瑕壯藩籬以安畿甸及至五府諸臣亦各矢口同

心諸指以飭號令因疆宇為本務凡此皆會議之大畧也按臣忝任中樞折衷羣議復奉悉心詳議之旨三復酌裁看得奴之叩關步步且迫在彼彼為為啟疆之計不宜以水解之說遂信其無在我主客策應之兵不宜以紙上之數遽信其有諸臣條議除調度移鎮簡將防法及一面分兵救援甯遠嚴查五城奸細或奉明旨武遵成憲已先經臣部次第施行而錢糧器械應移應造戶工二部俱能悉心料理分皇上之憂無容臣贊惟是今日牽制之局不急東而急而西受款之虜餌而使之視檄海上之師孰使令

三

日征調之舉因急外而急內就在營之衆乘而用之視檄各鎮之師執便臣同官聞鳴奏奉外簡視師永平一帶倚為長城王世忠出聯虎背可使不為奴用而外兵未集內兵未練京師城守何恃無恐則抽練營軍演習火器為目前第一急務宜速如諸臣議通糧凍漕數十萬之儲須于旦暮移入東省標兵河南毛兵和議去所云征奴援蜀俱有明效晉撫尚未起程臬臣現在本省今其各統數千刻期入援二臣安得憚此行乎他如以民兵責郡縣以奇兵促兵責撫鎮恐在外方畧院為之非臣之所能逆斷也但

時以安危不當懸看之勢而依違觀望徒尋莽合之機臣所為賊上之兵不可憑恃更望 嚴旨責成庶幾呈庭之議不患無執咎之人而封疆有攸賴矣經畧高第報稱正月十九日間奴酋至覺華島各將鐵鑿冰壕日夜穿水兵皆墮指又兼連日風雪嚴寒穿而復合至二十六日辰時奴衆數萬分列十二頭子首首衝中道轉攻東山至巳時併攻西山一湧衝殺彼時各兵鑿冰寒苦既無盔甲兵械又係水手不能耐戰且以寡不敵衆敵四營盡潰都司王錫李士登吳國勛姚興賢總兵王朝臣張士奇吳惟進及

三

前左後營總百總俱已陣亡人林周知程惟懷報云首于二十四五日連攻甯城共北七營以縱我軍不知其渡海也二十六日向午見龍宮寺一軍黃霧彌天始知覺華島被焚矣竊謂覺華隔水且間鑿溝為壕不虞斯雪頗飛凍口復合喪兵闖入亂斫陣腳逆亂虜騎既至達人立碎可憐七八千之將卒七八千之商民每一不顧越靡爛者王驚斯到之將皆碎身分金兒既死之觀俱經剗割囤積糧料實已盡焚二十九日崇憲遣王廷臣領兵往探今尚未相聞俟勘核照申以備查攷

兵部題覺華一島盡被蹂躪殘破之區餘燼未易收合查覺華龍武各營水兵天啟五年未失事以前開部孫承宗冊報九千七百七十八員名至六年既失事以後督師王之臣冊報二千三百三十八員名較少七千四百四十員名總計經今一年約該省月餉銀三四萬兩本色米一萬四五千石則覺華之餉存剩必多甯遠撫臣所當查明奏報者也丁卯四月

三

振輔初出行邊即疏言欲平遼須從月沱皇城覺華三島始邊臣無不掩口月沱近津皇城近登不過海中一島耳無聞乎進取若覺華則去甯遠三十里可收報而不可長守也冬月水堅可渡聞監軍胡虜至當鑿水為橋以限虜騎余云水可踏者必結土凍鑿堅土可填也監軍謂守島則虜不敢犯甯城為宣域之犄角余云虜用騎而水兵舍舟則失其長技矣可與騎兵格鬪乎守之何益無奈聞部誤聽監軍之言以為必當守也振輔至徵兵守高麗畧未及議更虜踏水而島兵盡還其倭傷軍民成肉山矣得生者匿死尸中以免其人皆傷殘雙雙戶中所耳屬者多南人聲也

以楊麒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同斷未盡其事則藉為氏

武弁未有為民者此則為一例也麒駐山海可以應援不前罪之耶

甯前兵備袁崇煥獨稱奴酋入犯本道與總兵滿桂同知程維祺往札甯遠為死守計城內以廣武營卒守之更撤中左所都司陳兆蘭帶領步兵與都司徐敷奏憑城為守總兵標下內丁城上及四門為援本道督內丁專一城內搜拿奸細其傳宣督陣則中軍孫紹祖何可綱賞一厚李國輔黃惟正彭簪古等

三五

是也修武營參將祖天壽領營內健丁出映水瓦窰冲為援前鋒既撤王承胤蕭升左副將不許西入領其轄下之兵據紅羅山一帶堡在賊後副將朱梅迺擊馬煥鄧茂林各簡其健卒與祖參將合營為並遠外援其各小堡俱歸併于覺華甯遠各堡官如孟繼孔孫呈惠王太運周良叙張存仁余國鳳戴光祖孫定遠趙印甯馬兵一二百或數千俱撥而入在大營中從北應援水營遊擊姚為賢喬恆李士登都司王錫斧守獨王鰲查應才各簡其船上勁兵援之于南中右所游雖小然在甯遠之後稍緩該將劉永昌與

尤岱自以為死守應聽之各總兵趙率就自應以步卒守其佔地為甯遠之後勤其馬兵各各小堡主將戰將如資成功高如葛孫繼武劉應選陳應龍張弘謀等俱應令其領所部馬兵從西應援總之今日以甯遠為前鋒甯遠一固則奴必不敢舍堅城而西窺遠不守諸城堡如中右中後未必能存又當集關內之力援前也本道身在前冲奮其智力自料可以當奴然事變不可知且奴之蓄銳三年其圖我必深萬一不測本道定與此城為存亡而本道申明內有各將領或守或援當與本道為存亡結連一處彼此

三六

同心死中求生必生無死但恐賢惠不一除臨陣退縮本道法所當及徑于軍前誅之其法所不及懇上臺必正之法蓋未必有可一之心惟齊之以必一之法則心無不一若潰而入前也趙總兵以賊論執而殺之故一賊過前七亦總兵趙率救之罪總兵楊麒固守關門即放一逃兵入關亦楊麒之罪本道通行各將領外擬合發抄

兵部奏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甯前兵備袁崇煥報二十三日大營耗子俱列甯遠札營一百至二十四日攻打西南成角用火炮打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

車通蓋用斧鑿城數處用細藥澆油并燒火導用鐵
繩繫下繞走至二更方燒打退又退健丁五十名從
城上繫下用棉花大藥等物將賊戰車盡行燒燬今
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扎營約有
百餘騎其寺中收貯糧米俱運至覺華島還下燭米
俱經燒燬訖近島海岸水俱鑿開賊不能過海

聖諭朕覽塘報賊攻甯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
協心設法炮打火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連焚寺
糧不為賊據之甯遠鑿近岸堅水潛消過海之患袁
崇煥血書示衆將士協心籌運師中調度有法滿桂

三十一

等將禦賊城失心奮勇雖木石鐵道已首捷也
錄似此忠勇朕心嘉悅今特賜獎諭仍著該部從優
陞敘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為犒賞之資用
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鎮道諸官還要大家倍加
細心料理相機接應以為甯遠聲援以同山海保障
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自滿仍紀意減奴
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恥慰朕宵旰之懷兵部馬
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袁崇煥陞右
僉都御史照舊駐劄甯遠○滿桂趙率教陞實授總
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查明優叙

柳河賊騎士率西奔崇煥狂呼邀截使各還守信
地關外城堡幸爾得存至于甯遠解圍警衆效死
金敵陳一砲打壞廣營一角甯遠旋退危賊得全
崇煥雖死于法不可損沒其功也

刑科陸大猷題稱自奴難披猖到今奴且耽耽哉欲
泄泄柳河之役敵戒心而挫國威奴是以輕我防我
遂以困我也昨者蠢動之報方傳今者渡河之兵踵
至矣一薄于右屯一薄于大凌河矣經臣以發刀之
耐處要營之後何以待之兵無敗于嘗試則我之優
備當愈嚴事多亂於倉皇則我之指揮當愈暇右屯

三十二

諸來三十萬以之鉤軍以為致命之丹以之要敵則
為疲糧之需既鑒于前軍之覆而請旋師于妖言之
撼而寢即未及為先事之防亦不宜貽後事之悔倘
有撤回兵馬之說既不欲藉寇兵矣豈其欲審盜糧
哉務使奴掠則靡獲攻則不能乃著數之最急者矣
兵科羅尚忠題稱關門素饒於司農不啻疾呼聞右
屯之積尚多向欲移就近地而悍軍倡言搶糧遂寢
其說今奴且營右屯撤移既以無及焚燬亦莫容過
不然已為盜資矣然擲盡屯積之于百而斯古用刀
之一朝倘積前屯之為盜積而坐視見在之為軍飢

也幾何不敗了公事而討臣可無陳念敵關門將領
剝剝實頃有聲而清沐應有次第近聞經臣蒞事各
兵多松其將經臣洗刷太急將卒懷賊人心多不勝
屬兵二其將將復自貳其何能濟諸將受國厚恩今
日奴來正人人封侯之會其如懷私而誤大計自有
萬方之利在而經臣亦宜寬維新之條妙鼓舞之術
庶足以驅群力而奏膚功總之經臣此際無不肯結
據之理而第恐以拮据之急至于手腳忙亂無不嘔
心血之情而第慮以嘔心之過至于意見自別所願
皇上再中節者如此無他奇矣奉

聖旨這所奏言言切實所宜急行如右也經臣擬奏
與賊而退守甯遠已為失者甯遠為關門障蔽急當
移兵應援不可拘其地分守之說遲遲者定以軍法
從事

兵部奏關門簡練四年歲糜餉銀數百萬未有一人
肯言兵少今奴哨且至掣肘始見矣聞關外鎮守設
防哨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內又止二萬八千柳河
之校總兵監軍實壓河而營全師以歸豈二弁遂喪
數萬人何種額未聞報減也明旨所謂平日索餉
則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向來料理關門作何勾當

宜聽經臣從實核奏以憑查處

虛兵冒餉釀弊至此後來竟未核奏查處此在昔
筭樞特疏糾核馬世龍提問據三邊總督史公承
安貽書聞臣劉公鴻訓云馬弁已於九月初三日
起解今潛避都城外必令人先運水兵而後馬弁
入京對簿也已而果然除外賦易除國賦難
念之徒令人氣結耳

山海兵虛 廷議鼎沸樞輔清查報十一萬七千
夫食糧十四萬而核數止此是二萬三千乃虛兵
也柳河一敗存兵五萬八千是五萬九千乃虛兵

也若以為陣沒則喪師敗績孰有甚於斯者乎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六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莊驍勇父

寅二月御史李懋芳題我朝未有以宰相行達者

自樞輔孫承宗始蓋樞輔生平口談遼事鑒鑒有據故當時乘東林用事之時互相推戴以輔臣兼樞密賜以蟒玉錫以尚方寵遇於人無兩被命初疏推原敗債之繇指摘貪悞之實似欲包勉仔肩以圖報効及至當關碌碌無奇且盡背初疏以附越南星意彼謂不可不問者而力薦其可用矣南星等既厥力求卸担未奉明旨召還而擅離信地中外驚疑幾

與唐藩鎮之跋扈無異今奴酋止能宵遁矣撫順開錢之敗數年之後尤追論當事者逮治之宜樞輔纔得脫肩便可推之局外況柳河之役賊窺關外無備故輒敢狂悖深入此非樞輔之責而誰責耶尤可恨者方今民窮財盡總天下加派不過三百萬合事例搜括之所解內亦不過百餘萬樞輔一身靡費金錢歲至數百萬歷任癸甲乙計餉幾至千餘萬以此修守戰之具空輸關一帶可當金城萬里而柳河一動輒遭敗衄今奴勢猖狂犒賞修築諸費姑置勿問即以兵言臣記往日邸報關上兵派十四萬樞輔清汰

至十二萬去年十一月復命報十一萬七千有餘

臣以為此必實數故用餉若此之多猶或有說昨見經臣高第報見兵僅五萬八千爾新舊交代不過兩月則所少五萬九千有餘之兵竟安在耶累年開銷五萬九千餘兵之餉竟安歸耶明旨云平日索餉則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向來料理關門作何勾當真明見萬且發關門之積弊而洞燭其虛冒矣臣聞此不覺憤懣填胸曰有是哉樞輔之欺君誤國至此乎且今議調兵先憂措餉自有遼事以來暮兵買馬造船騙餉不可勝計皆用此賄賂不至發覺自

皇上赫然震怒追賄賂之賕正黨附之罪摘發侵冒盜賣之奸天下肅然今修蓋蓋不敢染指錙銖何千餘萬金竟且朦朧開銷遂不查核夫省十餘金可養一兵追貪墨之一家可抵貧民加派之千萬戶今五萬九千餘兵數年之餉不知可養兵若干可避活貧民若干乃耗盡于一人之手供一家歌童舞女神號鬼喊之資而不可復問徒旦暮焦勞臨坎無未搜此鼠竊狗偷者窮治之又何益耶語曰大官法小官廉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又曰罰必上行賞必下逮不徵已往孰警將來樞輔即位尊勢重國有法公論

有口誰能逃之特求 皇上即以無兵一節詰問樞輔樞輔何辭以對則虛實功罪之案了然具臣言官也職在糾彈以 宗廟 社稷為重或緣私詆毀輕動大臣犯天下之清議不敢言樞輔所為舉朝公論不平而臣實心懷憂念久矣故敢不避忌諱直陳其玩冠欺 君誤國之狀伏乞 皇上裁斷施行

讀是疏而賄賂不發之情舉 朝不平之憤言言真切

蔣撫申用懋與閻鳴泰交代

鳴泰從山海回籍起陞兵右矣又以原官改蔣撫

三

未幾以原官總督蔣遵不踰年陞當保尚書旋至少師掌部其始以少參而推經略推經略而改食都甚哉其出處之異也

禮科彭汝楠疏云樞輔當關所督何事為兵食也兵則曰減而愈有餘餉則曰增而愈不足使天下民窮財盡漢不動念迨邊境有事請兵索餉動煩 宵旰至于寢食不遑樞輔有心甯不愧報無地猶得仰邀溫綸謂經管尚自有人夫 皇上之所委重者樞輔也家有督督百凡待理家督不嚴而亞旅強以紛紛攘竊將將誰歸恐懸往來未可厚為樞輔寬也其

自樞輔而下又不待言矣 刑科段國璋題稱奴自破遼陽以來驚伏四載今 中國有柳河之敗餉示怯于先又有右屯之遺糧招致于後奴安得不未邊報狎至人情震恐諸臣條上方略章滿公車亦既纖悉無遺矣顧樞運凍糧雖見今議行而或狃習遠之賊鋒稍却苦腳價之奏處惟艱又見有凍糧視緩急行之之 旨得無謂仲秦氣暖冰泮在即姑從容以俟舟運之便乎不知所謂緩者必如眾遠遄過河歸巢今扎營近地進退叵測則一刻千金間不容髮之時也謂空不拘何項錢糧暫且為腳費將露囤漕糧

四

急急搬移京倉冰間則水陸並運水堅則陸路單運事後或准開銷或候抵補蓋京師有糧則京師有所恃河路無糧則奴首無所因一舉兩得料當事者諒切急公自有以解此也 禮科張惟一題稱囊未開門月餉非二十五萬則二十二萬皇皇憂不給者亦曰我兵且十四萬也乃平居患貧而寇至却又患寡未審少去之兵將何處領算萬一奴勢披猖其將驅市人而戕之耶 國家歲糜三百萬悉從此中染指而去而鋒鏑在前欽令調兵攘臂而來不笑則怒矣索餉有兵臨敵無兵惶惶 天語之傳宣虜逞查核

無今以彌縫應也措餉之難楚林竭澤右屯露貯之三十萬火耕水耨之獲粒粒而積之者動賊衆之垂涎實我兵之膏脂久奉撤入之命令而徒憚搶劫之虛聲輒舉而委之奴可惜也即不然而搶糧之說實有其事散之軍不猶愈于資之盜乎背明旨而隱軍實莫此為甚故臣謂有必不可不問之兵餉也戶部題國家自有束事以來其糜費金錢不啻鉅萬萬計矣臣部數窮力窘萬不能久舉以入告也聖明亦屢下明旨切責塞上諸臣皆未有以應也自去年八月而樞輔乃始有減汰兵馬之疏然臣總計

一五

去年一年已共發過關上兵餉馬乾銀二百八十三萬七千九百五十五兩若從七月以前計之其稱兵或十六萬或十四萬者馬或四萬六千或六萬一千不一也即自樞輔減汰之後疏稱以兵十一萬七千三員名計馬騾牛以五萬三千八百五十二匹頭隻每月發兵餉馬乾銀共二十二萬九千有奇而米豆草不與焉蓋自八月以來業已六越月如此矣臣部多不知其兵少而罔不敢問也即微言之而彼固置之罔聞也左支右吾捉襟露肘見臣部之苦已極而海內之困難言矣昨據兵部疏稱關門鎮守設防哨

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內又止二萬八千則是關門之兵較之樞輔減汰之數尚不及半而餉之虛實至今乃有實證也即聖諭亦曰平日索餉則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向來則料理關門作何勾當煌煌天語所謂聖天子明見萬里非耶若不趁今稽核清算明白不惟臣部不能天而鬼輸即宇內赤民何能堪剝膚撻髓之苦今照現在兵數不過五萬八千則應發餉數亦止宜給住時之半若仍前照此虛冒責臣應發恐侵冒之巨壑難填而關門之飽騰難望朝廷無此法紀國家無此物力不獨臣部苦也

六

戶科楊文岳題稱前時關門兵數終日爭講先報十萬後報十二萬費盡參駁總不能清查有此舉而多寡有無一一分明皇上從此可得關門兵馬之數前時關門糧餉每月至二十八萬餘後減至二十萬餘千數萬數總不可問有此舉而破冒與不破冒分毫自見皇上從此可得關門糧餉之數至于兵馬錢糧等項打算須先措置必豫戶兵二部平日既不料理一旦聞警百事倉皇今幸奴兵已去萬一再來恐倉皇無措之狀仍是如此有此舉而諸臣從此更可得一番未雨綢繆之策矣御史陳世峻疏

稱奴謀數載興師數萬動敵也亦大舉也肯一受挫而遂驚伏乎發憤奮激力圖報復捲土重來其氣百倍兵憤者不可戰也知我隕康之器則思所以備之知我焚車之法則思所以避之知我之所以守則思所以攻知我之所以應則思所以乘謀者不可測也此時而恃甯遠之善守既難久持望關門之出援又苦無兵似當另選精兵一萬以為遊兵馳將主之專備策應東急東援而現兵僅僅五萬八千分防內外猶為不足不知樞輔汰存十一萬有奇半歸何有則遊兵之或募或補或清冗占所宜急講也 禮科李

七一

恒茂題稱奴攻甯遠兩晝夜不下環城挖掘六七十度城根脚俱大石豎砌入地深五尺許城外矢盡糧絕城上火砲齊發鈎梯戰車盡行燒燬紅巾裹尸哭聲震地三分以東奴畏搗巢不敢傾國而來盈盈一水天固資我以地利也甯城死守袁崇煥將逃局打破吐關兵實數高第將冒局打破遼陽猶鼠之弊局至今年始打破務要一事著落一官一官專理一事毋得緩慢泄世復臨前轍庶 皇上東顧之憂可舒萬一矣

經略高第奏臣詢問關外地勢之險要城垣之堅瑕

去關七十里有前屯城係總兵趙率教所修築垣墉峻整四面建空心臺平放火砲使虜不敢近城下可稱要地又一百三十里有甯遠城乃袁參政滿總兵所督修牆高四丈週圍新整堅固足壯金湯內以保障關門外以捍禦強虜此為第一扼要雖此以東如錦州城大而朽壞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鋒遊哨之地夏秋無事防護屯種入冬遇大敵則歸併甯遠以便保守自歲前聞奴欲犯右屯即行該道鎮嚴為隄備臘月二十後道臣袁崇煥來關城面議甚悉以時勢論守四面之城易守數十里之長城難

八一

臣非敢急關門而緩甯遠以甯遠之守著預定而不忙關城之守著新議而未定也非謂甯遠不當援以發援遽早無益于彼而反有損于此也奴之此舉實奸細劉伯錕叫來已經梟斬警衆又獲奸細劉從杰招出奴酋自甯遠使他假送塘報探聽關門兵少哄說奴兵將敗發出二萬兵必然勦滅了賺我兵出以中其計臣之慎重而不敢輕率者正虞此也關門遼人思亂而士民驚懼思逃一面防關一面安慰一意以靜定鎮之臣素講太乙理數今年太乙神在甯城負險多用鎗砲摧打奴自敗去太歲神在東北我若

出兵迫敵是我犯大歲能取勝乎臣向奉勅諭先要保守關門為根本自奴舉兵斟酌守關實萬全之計晝夜籌思寢食俱廢心力殫竭今仰藉威靈震疊奴兵大敗而歸此宗社生靈之厚幸也

三月經略高第准馳驛回籍調理後革去蟒玉開任鎮撫司為繕理事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婿向來出入京師窺探消息謀為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足桂周應元李廷棟薛應魁等鑽營守備意圖握兵內應近者奴賊入犯彼實招之幸上賴宗社之神靈下籍厥

九

臣之忠智獲此元兇併獲奸黨既銷無究問情真著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為國殫力籌邊前此屢建奇功今又潛消大釁不煩弓矢遺鑑之費可比斬將奪旗之功勞在封疆賞宜越等著查照甯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服膺時元臣至意其原委官旗等著與併叙封魏忠賢姪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鄉為肅甯伯世襲官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其遺下世襲錦衣衛指揮另行承補錫之誥券與國同休奸細武長春凌遲處死首級號令各邊餘犯李應誠等俱會官處決

太

武長春海鹽戲子也舊為毛文龍門子被逐今以為李永芳婿被倭野史

聖諭朕惟國家之事莫重乎封疆封疆之弊莫大乎欺隱故必文武同力內外協心然後功罪不淆上下相信我

祖攘夷為夏成祖三犁虜庭列聖贊成武功並

著蓋設官分職有意存焉朕覽全遼志先自永樂宣德正統以來節次設兵鎮守分守太監等官後因有司勝奏裁革迨我神祖以來承平日久邊務廢弛以至奴賊披猖宇內騷動而妄用不得其人李維翰

十

則紅旗催戰而殞我總兵楊鎬則預渡師期而喪我風將鄭之范則先逃以解軍心而開原陷熊廷弼則奸巧却担而遼瀋亡沃野盡沒腥羶衣冠化為左衽及乎廣甯之失事廷弼手握尚方王化貞身膺節義居恒則統行矛盾同變則鼓馬奔逃忠義毫無全遼盡陷言念切齒痛心因文職不和互為欺玩武臣逢迎腹劑以失軍士之心文臣強報徇私以掣武臣之肘騙官盜餉視為固然姑功害戍卒不可破欺蔽日甚悞復何時始知祖宗子設立鎮守內臣原非無謂未裁之先邊倭雖頻而金甌無缺既革之後虜騎

未至而全鎮胥淪誅斯以親孰得孰失何去何存不
辨自明矣通查前代至本朝內臣戡亂討賊立功絕
域者不可勝紀朕率循舊典斷在必行止設立鎮守
山海等處太監一員司禮監秉筆太監總督忠勇營
兼掌御馬監太監劉應坤左右協守太監二員乾清
官管事提督忠勇營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分守中
軍太監三員乾清官打卯牌子忠勇營中軍御馬監
太監孫茂林武俊王蒞朝仍俱在山海關住劄凡軍
中戰守一應事務著與文武將官計議而行並無掣
肘其報餉器械數目官兵馬匹強弱務用清查毋容

十一

濫竽冒破或遇事怠緩急進止機宜務要據實直寫
密封不時星馳奏報與文武將吏協心為國不許彼
此參商致生齟齬如果除兇雪恥恢復有功與文武
將吏並行爵賞或扶同朦蔽致誤封疆必與邊臣一
體任咎祖宗成憲朕不敢私仍各查照舊制寫劄
與他以昭朕法祖恤戎至意特諭 發帑銀十六萬
號砲一千八百位桿火藥二萬斤鉛子十萬斤弓二
萬箭六十萬刀二萬 兵部尚書王永光奏
聖旨自逆奴犯順以來文武將吏經幾番委任迄無
成功甯遠雖固守得全然覺華島失事亦為不小內

臣之遺出于萬不得已且並無掣肘 屢旨甚明如
何不遵反以危言瀆擾希圖卸担塘報緊急本兵責
任難辭一切防禦機宜還著作速料理不得爭執沽
名 科臣薛國觀楊所修王鳴玉林宗義周洪謨彭
汝楨張惟一陸文獻段國璋黃承吳楊文岳虞更陞
等御史牟志夔劉述祖高弘圖李九官王業浩王心
一張王熙許其孝梁夢環李蕃李楚芳劉徽師衆莊
謙陳世倌袁鯨王琪盧承欽曾應瑞王時英鮑永謨
陳朝輔李燦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疆
場帑省 內閣失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

十二

縷述其不便者四軍機應在呼吸六人奏 詔密奏
則動則進止反有漏洩參差之虞一也將吏樹功立
名之心每不勝憂謗畏譏之心牽制既多展布必少
且有牛羊九牧之虞二也況二鎮守三軍凡事關
錢糧軍務一應文冊必致增設檄書旁午郡邑交馳
日亦不給三也六人並駐關門必增衛宇一應人役
漸多即中官雖賢而此輩蟻聚豈能以無事為福者
地方騷擾四也況一時創立後將因仍正恐後人未
必如前八則無窮之患實自今日始耳不允 十八
日王之臣陞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經畧遼東以

閻鳴泰代總督 封西洋砲為大將軍

督餉省直巡按御史劉述祖題稱樞輔到關時月餉十七萬至天啓五年四月增至二十八萬八千後因減汰雖有所省而每月尚須發銀二十三萬較前十七萬之數尚多六萬所省安在關上一兵即有一餉一月即有一支據關臣所報官兵尚有九萬三千二百餘名當此榆關戒嚴所處兵無宿餉轉盼四月之餉尚無下手處措辦之難大費籌度計部又安能為應哉伏祈 勅下戶兵工三部酌議妥確勿再裁軍致虧邊餉或慨發 帑金救此雙眉統惟 聖明自

十三

為封疆計也 叙甯遠功閩臣顧秉謙丁紹載黃立極馮銓與原任孫承宗魏廣微各錦衣世千戶殿臣魏忠賢加恩三等世都指揮使劉應坤胡良輔紀用陶文尚書王永光各世廕錦衣袁崇煥加侍郎廕錦衣世千戶滿桂趙率教左輔朱梅祖大壽諸將各陞賞有差原任經略王在晉名列題疏不敘

甯遠功廕崇禎初俱裁王永光廕存其孫承宗廕以大凌失事革

刑部尚書徐兆魁疏稱遼東自有奴孽以來八年于茲矣樞輔孫承宗未有確然一定方略足以制勝而

克敵去秋柳河之敗豈盡馬世龍輕率之罪哉樞輔專以此歸 史思猶寵養如故是 主恩未嘗負樞輔而樞輔以此報 主恩未足也且當樞輔在事之日兵稱十五萬歲糜餉至五六百萬歲因核餉而兵數乃漸減至十一萬及經略高第前後疏稱則未滿六萬無兵而空糜餉餉置何地耶兵無六萬諒非盡練之兵餉糜數百萬徒費持籌之力即此二者而問樞輔樞輔其何辭以對也 孫元化充贊畫其甯前道用畢自肅

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等謹奏臣惟年來遼事靡振

一四

苦於兵少又苦於官多多一官則增百兵之費多一添設衙門則增千百兵之費故省餉必先省官多委不如獨任邇緣邊臣蒙蔽兵數虛而以為盈也餉數浮而以為縮也直至事勢窮極而中局畢露 皇上始訝邊臣之無實而立 命中使鎮守指軍實而騰虜情以便於入 告明諭並無掣肘固知 聖衷之萬非獲已也夫為人臣不能得 君之信積及廷臣之無可托而事屬中璫四夷聞之謂及廷臣之無可使而權歸近侍食 君之祿者甯無愧於心乎 明旨再三等最不將順惟是關塞情形 內廷有未

盡斬者臣請一一陳之蓋山海原係沿邊一衝非若
州縣城垣之廣也關以外獸蹄鳥跡之並集關以內
牛溲馬渤之成渠斗城一柏四望周遭官衙甚少民
舍亦稀巡撫借居於道道借居於衛文武向僦居民
廬民廬亦既盡矣六中使並出何處可容即擬建官
衙何地可宅奴報緊急羽檄交馳何暇議興土木且
木植取之口外今因造作而窮經費取之軍資今因
妄費而窮匠役取之郡縣百呼而無一應亦因軍興
逃遁而窮山海路兵止供各衙門之差使軍疲於使
令則操演之法廢文武各官日習各衙門之參謁力

十五

疲於奉命則瘵曠之特多凡衙門添設必有防兵遇
卒兵仗騎輿門旗書記孰非列名於冊孰非給餉於
官不養戰兵而養廩役冗費益煩多官之害事如此
矧官階相埒則禮節繁苛地位耦猜則嫌疑易起丁
役運轉則蜚語易騰軍糧之銷算多門積書必滋需
索營伍之稽查疊至貪弁又借科求 威命出于朝
廷而耳目寄于中貴畏譏彈者將習逢迎以避禍工
煽惑者又將挑激以生猜目今中貴多賢必不受逢
迎挑也而知敵先於謀始甯能不慮其終此猶在無
事時言之也儻邊報忽來軍機判於呼吸成敗決於

須臾將官欲人人請命勢亦不能撫鎮欲事事徑行
恐屬未便謀貴密而必彰應宜達而反緩即內臣不
掣其肘有不期掣而自掣者唐以魚朝恩為觀軍容
宣慰使未嘗掣李光弼之肘也乃河陽之役光弼奏
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而朝恩欲急擊之謀議相左
遂至隳功此非往事之明鑒乎 本朝於正統間設
鎮守太監旋復罷之天順間復差太監葉逢鎮守後
即取回因地方有事一向俾差載于通紀可考夫有
事停差未宜無事而添設也 祖宗朝成命雖頒不
難旋罷當茲草貴糧訕城額器缺之時如舟臨艤預

十六

全藉操舳扶舵之人務使其專精把捉勿分其事權
亂其心志清其視聽始能泛濟乃一心以捍禦邊疆
又一心以周旋內使一舍三年有似道旁之策十羊
九牧定知茁壯之難如慮虛冒難一則言路有憲臣
可委或如部院諸臣之謀聞差一忠謹內臣到闕查
閱立時回報不須露次於戎馬叢集之區爰舍於虎
狼偏近之城亦所以全中使體而尊 朝廷之命令
也臣等忝厠大臣不得不深為顧念輒隨諸臣之後
效一得之愚伏祈 聖明俯鑒
御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於五月初六日辰刻入署

辦事忽聞震響一聲如天折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著飛集房屋棟梁椽瓦窗壁如落葉紛飄臣等俱昏暈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拚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焰煙雲燭天四邊頽垣裂屋之聲不絕又覓馬出衙門首見婦女稚兒聚泣於衢則知屋舍碎壞不可勝計也震塵中擊踣踏瓦者不可勝計也比策馬行不數步又見萬眾狂奔家家閉戶則因家房傾倒羣家驚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視甫定方知變起王恭廠火藥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人民已無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頽震壓之患

十七

人心惶惑伏恐皇上端拱大內不與震驚臣等丁不勝迫切謹合詞恭候萬安又切照得火藥原係制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嚴密乃不戒自焚致都城雲擾萬眾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恐內戒嚴星火未嘗入門忽然焰起甯無別故相傳塘報奸賊差奸細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京師潛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除臣等鍊礦招慰疎庸解署痛自修省剋責外伏乞聖明嚴飭內外巡警防守無致疎虞以彰廟算仰祈勅行該城查恤被災人戶以彰聖德臣民幸甚

時報火諸役從廠中救出淨身男子吳二問之口稱身係廠中木撮火藥人役但見颶風一道內有火光致將滿廠藥煙燒發同作三十餘人盡被燒死止存吳二一人最可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燹之跡藥樓飛去而陷數丈之坑庫中軍器如故神前火木塵封

四月甯遠副將左輔報本月十七日東奴過河要犯甯遠等處粉花說奴酋如果西犯我們發兵去助天朝帶領眾夷行至養善木撞過奴酋將粉花囊路台吉殺死有歹安兒相離囊路半日之地奴酋哨馬

十八

深至歹安兒營校歹安兒精兵殺死奴部五十餘名捉獲活夷二名馬五十匹奴問是誰家兵馬敢與我廝殺復帶精兵返到黃河沿至二十五日早將歹安兒兵馬圍住有歹安兒姪妻跑出其餘部落盡被殺擄粉花亦跑過黃河北躲避有虎墩兔慈知道即帶領兵馬數萬赶到三座寺東奴酋已去遠了懸說粉花你是五營之主當初軍寨被東奴掣去你不與我說軍寨女兒與了東奴抱去你又不與我說你又與奴苗兩家來往不斷囊路是你的姪子被奴殺死你也不顧托他的兒子歹安兒搶去你也不顧難道你

不是漢子只好誣騙南朝賞物你送東奴駱駝馬匹東奴與你鞍子撒袋能直幾何等語六月初六日虎墩調抄花往三座寺會到七月上馬報裏達兵走早路三家兵馬征他不難等情撫夷副將王牧民據中軍張仲傳報奴首攻殺昂奴昂奴難遣止有二百里于四月十七八日猛有奴兵圍住昂奴酒醉不曾防備得馬跑出因要在內仍闖入營內射死許多鞋子未動手時拿去將昂奴妻搶了奴兒住一日一夜回去我各頭腦因馬瘦住的星散一時齊不上未曾追趕今黃把都兒會同把領軍賽煖亮卜兒棄五大

十九

營在舍莫林一處住差人會虎墩亮悲怕其報仇不知肯否

此奴攻西虜之始于是朵顏各部不能自存而極前亦有去故土就宣大之恩矣抄花既背誓以結于奴又通奴以冒中國之賞一心而三易其陰陽其間以窺便利卒被奴首先破以蠶食西夷此可為四夷無信義者之戒中國受抄花之款歲費十餘萬金外合中離首先釀禍當初主款者反為所弄矣晏公用先從前鎮歸晉問年來邊事若何曰抄花且納款矣山海萬無它處子謂抄花

向背無常所慮正抄花之納款耳今日召虜果為兵端前言始驗

甯遠理刑同知程繼樸奏稱遼廣繼淪奴逞四載而襲耀州者實挑之襲耀亦匪失計也失在以全軍為掩耳之計而盜強敵之鈴爾然濟河者沒矣未濟之旅一奔數百里驟下撤兵之條再懸退保之令今年虜馬長驅無一連顏行者自壬戌以來日在持恢復之議乃所構皆作守具今時與勢可以更端矣若備柳河為前車柳河固以兵嚴者也今乘勝而起前茅中堅後勁必在熟籌矣古之衛霍郭李豈伺寇于城

二十

下者哉凡此皆廟謨所罕計而公車之請亦多未陳職在遠言遠雖干出位之譴無悔也王之臣奏滿桂與袁崇煥不和崇煥上疏認罪五月遼撫袁崇煥奏任將宜慎奉

聖旨滿桂廉勇素著挫賊有功倚任方切既稱羣情大調暫准回府候推別因其甯遠防禦事務着左輔以厚官管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關門內外大小將領俱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

六月御史宋楨漢題慨自逆奴狂逞禍延黔蜀征兵征餉歲無虛日累年以來廉冒乾沒靡有底止見在

之兵節次行查訖無實數條而報十幾萬核之不滿六萬索兵時饒云不滿六萬索餉時復云有十幾萬相委相蒙恬不知怪且遼東原有額兵即原有養兵額餉迨遼陽既陷違兵無存其養兵之餉固存也竟不知今日之兵視昔實加幾倍而每歲加派至五百餘萬之餉猶日雇不足之患其臣愚所未解也自守山海以來更幾撫道更幾大帥更幾餉司直邇壬戌以至今日某歲費幾百萬某歲增幾百萬議增者倡以何人所增者作何銷算蔡城堡修葺幾何造船者現船幾何買戰馬者現馬幾何人人而覆之件件而

三

稽之其虛冒無實効與侵欺有實跡者使其罪輕重而究之籍之不少假貸之虛幾餉核而兵沾實惠兵給而奴有減期民困其少幾乎奉聖旨年來兵餉煩費國用不支這條議核餉之法在逐市逐人一一清查勿容虛冒侵欺識是確論家臣王紹徽稱內府之積日漸消耗正指實餉為害即着巡關御史刻期查算務要徹底澄清具奏遼撫袁崇煥題虎首以奴賊四月報急遣其台吉桑昂塞率諸頭腦領兵相助已抵于近邊離實遠七十里連營二十三里俱駝帶廬甲職差人出邊慰諭之

旋報奴攻抄花而撤回以自固其巢穴小賞之酒食千餘兩感而不爭與向之在廣甯稱助兵而索額賞五萬頗不同則皇上之文德與督師總督之威信服之也虎帶甲可數十萬強與弱奴非虎敵然奴百戰梟雄虎無紀律亂與整虎又非奴敵虎之力重大于我我以天下之全力守一遼東而不足虎之勢安足以抗奴職故于三十日親出興水縣遣其領賞之人囑其無與奴野戰脫有急移于我之近邊彼此聲勢相倚我為彼援被皇上多年養養之恩且自圖存必不折而入奴若哈喇慎之三十六家最稱狡

三

猾遼東無恙時日律攻相甯前一帶路風中斷不可行自受撫之後順多逆少昨督師進而官諭之俱唯唯不復反矣況三十六家之生門于入虎之部拱庇數百與桑昂寨之眾連營數十里顯然可見者以奴之狡豈不能厚餌西虜然終有所不能者祖宗之德澤厚而皇上之威信彰與邊人之駕馭有法也歲費金錢數十萬其亦不虛擲乎西款不壞我得一力防奴即巧計奇謀不外高城深池利兵堅甲職方急急圖之但心長而力有限其有濟與否則待做出而後見也贊畫孫元化回部崇煥奏賊情暫緩也

閏六月兵部遵 旨會議本月初二日會同大小九

卿科道齊集中府面議議單陸續到部為照今日之
議將領之去留易議督撫之去留難議一能一不
能之去留易議兩賢並重之去留難今幸諸臣各殫
忠誠並抒石畫臣等將藉兩端之並舉以祈 睿斷
之執中庶封疆積弊一朝頓掃乎據議單有謂宜專
任撫臣另簡風力科臣住間視師一舉而中外兩裨
者吏部尚書王紹徽右侍郎房壯麗也有謂關內關
外宜分任責成者禮部尚書李思誠右侍郎施鳳來
刑部尚書徐兆魁工部尚書薛鳳翔右侍郎孫杰左

三

都周應秋右副都劉廷元崔呈秀右僉都謝啟光大
理卿吳中偉太僕少卿張捷禮科彭汝楫盧時泰葉
有聲兵科薛國觀袁玉珮刑科陸之殷黃采吳蘇兆
先工科郭興言楊文岳虞廷陞也有謂裁酌並一人
者戶部尚書李起元右侍郎徐紹吉靳子中戎政尚
書馮嘉會刑部右侍郎沈演道政使馬從龍左通政
邵輔忠韓國藩太常少卿姚宗文府尹秦聚奎湖廣
道王素浩也有謂酌用滿帥領 勅宣諭兩臣一體
同心者禮部尚書黃汝良福建道余合中陝西道賈
毓祥也有謂兩臣之計並失而援廉蔭故事責一人

為之下者工部侍郎徐太化也有謂更置非 國體
畫地非善算而一以降心望經臣一以虛心望撫臣
者太常卿曹思誠少卿李精白也有謂 撤兩臣一
代賂罰總督一補添設侍郎簡兩員一守關一守甯
遠者太僕卿魏應嘉也有謂滿帥廉而無能不堪大
用者尚寶司卿馮時行也諸臣議論雖殊而忠悃則
一臣部應有折衷之議竊以督師王之臣博大沈雄
事事踰實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正兵也撫臣
袁崇煥慷慨英發氣可吞胡近以孤臣抗方張之虜
奴首憚之中外倚之奇兵也倘肯左提右攜奇正互

三

用何難制奴之死命者無奈其各是其是而不相下
大犯兵家所忌頃蓋露章相駁矣如必強不和使和
是以方枘納圓鑿也臣等不敢蹈前人之覆轍僅僅
以責成數語塞責不得不議專任矣顧兩臣忠肝義
膽偉望壯猷專任之皆足辦賊惟是撫臣憑血守城
功著退虜似無可去之理宜以恢復全遼委任而責
成不動則治之以罪至關門重地何可無重臣彈壓
應如家臣議特遣風力科臣視師關上假以糾劾之
權居恒料理萬一有警聽 勅速總督提兵移鎮以為
後勁至督師威望素著人方倚為長城斷斷不可聽

其優游查得京營協理舊有兩臣而臣部亦有總理三部之例應 勅督師鈞履還 朝或協理京營或總理三部以待行邊之用如此則禁中頗收銷脾腕于 神京圖外將軍楊赫濯于遼海臣等參之衆論酌以公心計無便于此者誠念兩臣去留係遼左之安危竝任不能去一不可故不得已而從王紹徽之議一擬 召還一擬留鎮謹將議單錄呈 御覽奉 候 聖裁奉

聖旨封疆事原係本兵職掌今既會議當採衆論之公不當徇一偏之見即着關內關外分任責成你部

三

便當高上差人傳與督撫二臣務要指去成心竭忠報國緩則合修防禦急則立為應援不得仍前執和希圖卸擔亦不得觀望推諉坐失良時功則同賞辜則同罰朝廷決無假借二臣宜自省悟 兵部尚書王永光准回籍調理 滿桂鎮守山海掛紅虜將軍印駐劄關門兼管四路立催赴任 欽點正

七月吏部會推兵部尚書馮嘉會王在晉 欽點正 八月督師尚書王之臣題稱據海運同知王應豫呈報南海口在倉之糧八千石各營軍士投單支領無

米可放天津報完二運而關門竟之所支不知發于何處折色每月又遲一月甚有至兩月貧軍無糧動則脫巾今部疏謂盡發新庫完七八九月三月是閏六月餉銀已完足矣乃耀武營兵士告稱閏月錢糧至七月十八日尚未給問之餉司則云庫如洗矣此臣所未解也

天啟五年天津運過米豆九十八萬七千七百四十四石八斗有奇其交赴南海口者止米一十七萬石豆一十二萬三千石耳其運貯右屯筆架山葫蘆套孫家莊覺華島者皆以藉寇糧而為虜之

三

招矣而海口之糧匱乏至今日而始知之且云天津報完二運不知發于何處胡見事之遲乃爾乎遼撫袁崇煥上言切照奴虜以來合中外文武邊腹之全力以為防然捐棄兩河未有勝著此未易以言悉也惟舊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兩虜奴窮于無所入舊撫輔孫永宗與原撫今督閭鳴泰決出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專故靜伏者三年自去秋河上遂戲我之虛實故傾巢入犯視最爾之甯遠如杭上內里兵過錦石一帶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而謂我畏先逃故一往無復顧忌直抵甯遠城下臣

又偃旗息鼓待之城若無人彼愈易而彼得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備而奮擊也出其意外故措手不及而敗走賊已悉我之伎倆矣遂棄其無用之攻具歸而造其能為我害者如版厚二寸之戰車革以裹之艱于渡故為舟舟不得法不可渡故取十方寺上流之淺以濟師至必繇之路則抄花五大營駐牧之處故據囊素台吉而驅捲各營且請家丁于瀋陽攜之以入犯為一進不退計孰知毛文龍還襲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甯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掣之功此為最烈此賊數十年未經一刻況損于我而獲于西虜與毛帥奴氣又從報能一刻忘臣哉

三

出關圍遼人之議決于孫承宗間鳴泰倡其說者孫元化也遼人如可用則王化貞孫元化不聯首于東市矣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甯錦之圍解文龍與有力焉此出于崇煥之自陳劇稱其牽制之功則文龍何可殺耶文龍殺而虜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恃之崇煥之禍其真自取矣奴兒哈赤死

九月太僕卿兼御史董應舉揭自古屯田皆于兵爭

戰苦今遼人不願屯不得已用石公行議買馬臺安子莊青苗熟地七千畝又虛同知姜陳雲漢買四當口錦衣青苗熟田七千餘畝青苗方熟忽被水災公行所買地收得高粱一千一百三十石四當口因陳雲漢口報無多值王鴻臚解銀至賴其往視收得六百餘石此二項及諸荒田召人開墾明歲收入必多矣

晉因遼民渡海疏請帑金十萬賑濟安插奉旨給發竟為董太僕借興屯之議邀致前銀民不得賑而買田以耕一年所收穫不過如此即請待來

三

年亦能得幾倍乎

遼撫袁崇煥會題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進則困糧于敵退則富兵于農兵家正法勢在必屯田臣欲另請屯種農具恐未有見便錢糧可應臣求臣請歲運本色四十餘萬之中減運十二萬五千石照今折值每石八錢應計銀十萬兩即于是月內解至甯遠預買牛買具積穢積膏而鎮臣趙率教等俱深通兵法曲暢農情合此中之六萬者兵乎孰知其皆農也人謂兵安可以為農臣正謂不能為農者定不可以為兵要在上下相通其耕而獲者不必在官不必在私只

地無遺利人有餘糧一年餘三年之食人得以有其
生始得以有其人人為我有而敵不足圖矣該督師
王之臣看得切惟國用之匱至今日而極也遠地以
省遠餉議非一日總之越率教遠歲設關外之兵屯
關外之地兵民相逼各有怨咨至今赴懸者紛紛蓋
兵苦于力之疲民苦于業之失今若盡驅鞋輶以事
倉猝即撫臣逆知虜非好殺必不再來然兵法無恃
其不來臣固未敢一日忘虜也再三熟計無如仍以
近地之邊民俾數十萬生靈得以贖命另委文職一
員專董其事仍照常收租以充軍餉則輿情咸順美

三元

利可興矣王之臣揭櫫自關至建州二千里至三
岔河幾六百里屯田之法誠為要着然必須我有不
可犯之形寇有不能侵之勢乃得從事今關內無可
屯田關外修築守禦共舉可放兵歸農否且連年亦
何嘗不屯田乎右屯之賄反以餉寇即充國在今日
不知目前能行否也

巡關御史方大任題臣出關後歷中前所前屯衛
中後中右所抵寶遠厓塢山連山杏山松山直至
錦州深入虎穴馬首所及見沃野平壤皆膏腴可
耕而土廣人稀生理鮮少即有耕種者又以無邊

墟故畏西虜乘隙搶割甘心棄其地利荒遠之地
八年纔覩漢官威儀今已從一片石入關至石門

路矣五元

督師袁崇煥疏總兵趙率教初守前屯收未附虜
遼人為兵即王經畧所收三山縣關外十時關外初復無多官
多人而有餘地率教得以盡力耕種三年積糧至
十餘萬卒之復業者多軍產許告兵不能有其屯
各城遞復設官分職率教不能專其事而有其兵
且榜率教者謂屯田自利甚矣屯田之難言也六元
愚按興屯減餉誰謂其非要着然必兵有息肩始

三元

能耕種今危邊防虜時時操練日自哨守安能分
身以兼農業者乎各省設立屯田地方無事軍亦未
嘗居于屯也營屯寓遠遼遼召民佃種以分其利
今若令兵守屯猝有緩急舍鋤犁而操劍戟荒蕪
所必至也關外有田悉為軍占近境膏腴又為官
占其僻遠硠瘠之土軍之所棄民取其餘終歲勤
動及其收穫又未必盡為民有也如云不必在官
不必在私軍民無利而官有獲餉將領之貪而無
掾于三軍之餒真為泥飯塗羹之說矣續查已已
六月袁督師之疏督師亦不能自證其言此關外

興屯之大較也

工科王夢尹奉使海外據見聞數陳一名器當重海外參游等不下二百餘員經兵部題授者幾何人似宜清汰一畧年深績茂者題請實授聞與內地互調可收猛士之用一兵額當限東江兵雖十五萬而屯田者盡在其中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選三四萬就登津之本折其屯兵就兵之父子兄弟約定名數務足屯田之用壯藉為兵弱藉為屯在邊民既免凍餒之虞又遂生全之路一南兵當裁南兵出海時名雖數千至島不及二千慮其虛弱遂以邊人補之以

三十一

北人補南兵名雖南而實北何益乎乃廣東餉三分之一合無除堪留駕舡水手外以邊人歸入邊兵其南兵老弱不堪者汰之南還士伍可無假借一餉運當早山東餉銀每發解後時孤島待炊安能待西江之水申餉該省預為解給務完在五月以前庶六七月風便可到一部落當招奴部富厚尊寵者皆建酋真種如白羊骨瓦刺魚皮等俱被虐使頗懷怨望若勅遣臣廣布文告明招暗誘撫其部落處之島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不得安枕亦弱奴之一端也以上五款更張宜易但恐年後一年究竟不免一番

更張不若自今日始猶愈也

戶部題稱樞輔昨年增兵至十二萬不旋踵而裁汰之至十萬八千而後已者原廟堂之上臺省文章咸云兵多而餉少苦不給也今又據又六月關門司道報到兵馬冊並今督撫疏開兵馬數相對而算督師疏開之兵少于道冊者一萬四千八百五十餘員名道冊之兵少于司冊者二千六百一十七員督師疏冊之馬多于道冊者一千七百一十二匹道冊之馬多于司冊者六十二匹撫臣疏開關內見兵不及二萬督師疏開關內兵五萬有餘夫均之閱六月之兵

三十二

馬均之關門內外之兵馬多寡互異增減懸殊此其故何耶伏乞皇上詳查樞輔舊年裁定之兵數並查撫臣見定分用兵數以定督師增兵之請使臣部錢糧不至匱竭榆關軍士可資飽騰制奴穩着當不出此矣

是時督撫分關內關外不相為用亦不相為謀各自請兵兵數之參差內外漫無所改邊事之支離於此占其概已

毛文龍疏臣所駐須彌島即名西彌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闊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彌島再後

則真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以水程計鐵山之里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去至義州止一百六十里鐵山從水去亦如之義州與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鐵山與西彌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餘里不知何臣作此詭言以欺皇上去冬移駐雲從原為鐵山樹木已盡無所採以就便乃指為規避今聞臣于五月十九日至島望見須彌親歷義州以是遠近則遼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真率之極切臣可不辨而自明矣

三三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陳海外情形稱于島以西舊隸遼東皮島以東乃隸朝鮮其間墾田地俱以且為計而無畝數天啟五年一歲收各色糧食二十九萬有奇惟是島中之田堪種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國皆該國所不料者或山巔或山坡瘠蕩不堪而用力倍艱要亦可接濟兵民之窮也此屯田之情形也

登撫李嵩據旅順營千總蕭受等稟稱將官李鑛貪色嗜利謀殺來鄉杖死兵民侵剋官糧種種惡跡被人揭告毛鎮差官拘提鑛知難以解脫協同爪牙高

應詔等設計于八月初三日二更放砲訕喊鄉卒差官藉口東兵反叛放火燒毀米糧官物廬甲火藥房屋搶奪船隻于二十二日開船回禾盡行燒壞等因看得旅順雖屬畿輔區實衝險要地係若一旦棄守則半壁單寒運榆梗塞且恐奴酋探知發兵侵據貽害非小但地屬東鎮當令東鎮別擇才勇急赴駐防以為禦夷固圉之計者也巡撫袁崇煥題李鑛一案其始至賈遠也臣惡之懼之為其不為東省用而擅逃也即欲棄之軍前以為眾敵據其所陳無聊之狀不得已者甚少大端謂等死耳西來于法只止一

三三

身否則真家與四千人俱無生萬一四千人不甘心而轉與別念將不止鑛一身一家矣明旨謂情有可原即部參亦謂其有心報効已洞燭之矣況臣已咨之督師而行竄前道盡法提問未嘗欲輕之也今道廳所擬遵體明旨發明部參可云兩盡且使四千餘眾人人自安存其應死之身故舍立新之法則有減一等免死立功李鑛李錢俱應革去官職免死立功如鑛立有功尚將賞之若其急情則併前罪處死不貸其兵民共四千餘行竄前道擇其可為兵者已經分發訖眾各有生無萌他念矣

兵部為巡歷關外事奉

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關地畧地議招集飢民安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厥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壯志鼓忠義以勵鎮守損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兵威王振數載通逃之寇已罹天誅三韓榛莽之區今將復業宜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常之勲着于原封伯爵進肅賓儀給與應得誥命奉還賞銀五十兩綵緞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坤紀因與厥臣同心經理應坤原磨弟姪一人錦衣衛正千戶

三

加陞指揮僉事紀用原磨弟姪一人錦衣衛百戶加陞千戶撫臣袁崇煥協力擔當原磨子錦衣衛正千戶加陞指揮僉事俱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其道鎮營將以及軍丁俱依擬議_{積勞後以}聖旨_{擬議}工成

十月朝鮮王李倧奏辦國內事情有聖旨獎慰並慰毛文龍稱毛師而不名

十二月遼撫袁崇煥題臣先于鎮守內臣劉應坤紀用鎮臣趙率教東巡而得奴死之信蓋聞之而未見其的也無一確探以相聞邊臣所任何事亟往偵其虛實一也因離間其諸子與夷上下二也且諭其母

仍前叛逆束手歸命聽 朝廷處分三也遂商之經

督二臣以刺麻僧鎖南木座往同守備傳以昭等共三十三人以行臣與鎮道密授之策私計此一役也漢人重親戚儀與西虜在彼者追念舊事甯不共與中國聖明之思諸奴子安能有其眾耶臣酌酒洒淚而壯本僧之行色在度之人且有恥不得與東行之選者矣 崇煥又題臣隨諸臣後東遣偵諭前疏已悉東夷來者為方金納溫台十二夷則夷中之大頭目諸事待裁決者臣同鎮道協三臣召而見之于學官取在津康功厥琛之義此夷之恭敬柔順一如遼

三

東受賞時三步一叩頭與虎豹諸夷無有二也跪授夷京一封與臣如以下申上體式獨其封上稱臣為老大入而尤書大全國踵老酋之故智臣即以原封還之又遞一封無銜禮單則送及西僧官丁禮物臣令僧與官丁者收之其為臣者參貂鑲銀鞍玄狐皮舍利猴皮值亦千餘金令貯于甯遠庫以待 皇命而金等皆叩頭稱感是日即照邊中舊例賞之酒食臣徐察其辭氣顏色感激驚怖之意俱有焉而竝不言及求款字面臣令人潛探之則深悔其主之悻悻來文差訛曰空苦我走一遭其意已可見矣 崇煥

報女酋要三路出兵一往三岔河一往黃泥窪一往紅羅山我兵圍守如鐵桶而以精騎為奇進備賊敗歸我擊其踴躍起投之狀且恐虜不來又恐其來之不多雖未報報慳慳而東心之奢即食可去也又據鎮道報稱撥丁過前來使方金納九人實有文書前來講話隨差人調之入境各道鎮于路上詰來夷何故起兵彼云前往打圍乘便搶兩鞋于斷不敢擅入甯前等情職偕內臣紀用及鎮道協將召方金納見之學官投遞漢文夷稟將向時借稱皇帝二字改汗字如虎首之稱而仍彼偽號然既差人當留其來使

三七

暫放小夷一二名回話令其去年號遵奉正朔為代題一摺一擬職自有微權定不敢一着不先而一籌之漏也 督師王之臣奏虜未謝孝賁有夷書目大金國天命元年即此觀之果係恭順而來降乎撫臣應稿內稱遣使偵虜備敘將命反命種種交接事情頗與傳報各官所報于臣者兩不相同至于哈嘛來去時臣在關上竟不知其根因後知而急止之則行已遠矣疏稱與臣會議會同又謂合詞上聞臣實未知何敢謬認為知而自欺欺人也 又云天下之勢合則親合則疎撫臣決計和我惟恐臣謀之不同也

故力請分疆而居職于關內優游卒歲于職得矣如疆事何年未女酋求和于西虜而西虜不從屈服于朝鮮而朝鮮不受一旦議和彼此離心是益敵以自孤也近日道官過都令處夷觀其背云你漢人全沒腦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兵你自家欺載許多金帛着哈喇替他弔孝求和反教別人與他為仇我們也不如報順也罷了據此我將何辭應之且此議一倡奴子愈得意不西攻虜則南攻鮮先逞晉人伐虢之謀而徐為取虜之計此勢之所必至者況奴父子極惡今欲以咫尺之書一介之使致懇勸禮幣謂可必

三六

得其歡心而終信其無異志乎 登撫李嵩報十二月盡奴酋決要犯搶甯遠密計先發兵馬要來對裁江邊今河西差官與奴講和許奴撫賞銀兩酒器段布等物奴說怕我去攻甯遠他未假意哄我我們就許他和等他賞我只管還收又報鳳凰山一帶兵知道講和事情俱逃西去 女酋三路出兵惟恐其不來又恐其來之不多有似夢中驚語然此正違人語也遼人奉龍而見賊畏縮聞風即遁彼時亦知賊不犯甯遠故為此大言以欺人崇煥以此封 君鮮矣甯遠城中多草

棚席舍無足壯觀從來夷使俱見之邨無入城者
方金納久逗城中情形悉睹遂以我兵無足畏俾
奴專意侵朝鮮而破屬國之藩籬西壞朵顏之撫
款島帥以此見戕孽奴因而入犯遼事遂不可復
振彼時主張雖譚崇煥而設謀實自逆璫逆璫欲
招款奴而建不世之勳意不止于封侯已也自有
遼事以來此舉實為大誤

王之臣又條議數款一據廣甯以窺河東一定軍營
以固根本一調班兵以至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方
一設道臣以清屯馬一合水陸以張捷伐一用西虜

壬

以慶東夷一合關甯以通脉絡一集眾思以廣忠益
一絕和議以杜變端此皆目前急者若舍此而言藏
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遼謂之畫餅仍 諭諸臣
毋再執和議蹈宋人自愚自誤之弊也 巡撫天津
黃運泰題稱關內關外見在官兵夫匠及募補共十
二萬八百五十七員名合計七年分共該額支米七
十四萬二千一百八十一石馬騾牛則關內關外見
在與應買補共五萬四千匹頭隻合計七年共該額
支豆六十七萬石又新增鎮守內府標兵及新募補
兵士米六萬石又春秋兩防班軍各役增米七萬石

然而關內之修工班軍與關外之預備處撥料尚
俱不與馬乞併行各該撫按協力催備無違程限庶
士飽馬騰殄滅奴氛恢復遼土誠在是矣 遼撫袁
崇煥為蒙差偵探事奉

聖旨據奏喇嘛僧往還奴中情形甚悉皆屬臣斟酌
機權主持于內鎮督經撫諸臣協謀于外故能使奉
使得人夷情坐得朕甚嘉焉夷使同來正煩籌策豈
則速遣之順則徐聞之無厭之來慎無輕許有備之
跡須使明知嚴婉之用操縱兼施勿挑其怒而墮其
狡夷在無忌款以失中國之體矣去無弛防以啟窺

四十一 丙寅

伺之端戰守在我叛服聽之該撫還宜同鎮守內臣
及經督臣順天撫臣兩議妥確具奏

遼事實錄卷之十六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誌釋葛父較閣

初天啟七年正月吏部等衙門會議得經撫竝用九年於茲每因事權不一以致意見參差往轅可鑒失關內關外一體原不宜分為兩截宜令撫臣袁崇煥兼制山海兵將聽其調度錢糧聽其稽核戰守方畧聽其指授而一切訓練城守分理榆關事務仍屬之道臣王應豸此外則內鎮臣方奉天子之威靈失公慎以綜核兵糧一時整肅肅清人心帖服閭閻鳴泰奉命總督薊遼賜履所及原跨兩河策應調援自

丁卯

其職掌無俟廟議責成合無將王之臣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回部協理部務督臣閻鳴泰無事照舊駐札薊鎮有警移駐關門撫臣袁崇煥兼制山海道臣王應豸如山東按察司副使分理榆關事務恭候命下一體欽遵施行

聖諭朕聞師克在和事立惟豫人臣同德以揆策廟堂慮事而制宜中外甯有異心官府原屬一體不謂自有遼事以來鮮由斯道始因文武不和而河東淪於腥羶繼因經撫不和而河西鞠為榛莽履車之轍炯然可鑒近賴風臣矢忠幹國殫慮邊籌供億多方

遼庭有備逆奴既已天殛恢復次第可期乃督臣撫臣為封疆起見各執一說雖經權奇正無一成之心意見未符差有異同之跡朕前已有屢旨開諭再三復命親近內臣前去鎮守調劑雖切猶未釋然念此封疆兩大臣皆自奮情起復特簡出於朕心宗社特以安危安攘咸所倚賴其總兵滿桂俱在山海關等處駐札一切兵機進止章奏文移俱會同督撫計議而行甯遠有事則山海遠行接應山海有事則甯遠連行防護如家督捍主亞旅一心如率然衛身首尾相應細心料理期保無虞朕又思劉應坤紀周閻鳴泰

袁崇煥從來意氣相信肝膽與同謀畧絕則為國泰疏不約而合成績漸著深可嘉尚朕既繫往日不和之獎復計及邊防處置之宜乃如意調劑至此其在內外諸臣各要合心若不亟為區畫恐見解互異議論滋煩吟咏漸生事權多掣封疆大計之謂何是以慮及京師根本重地已允卿等會議將督臣王之臣加銜回部以備帷幄之中不時籌策其督臣閻鳴泰無事之時仍在薊鎮駐劄遇有聲息便速赴關門策應撫臣袁崇煥內鎮臣紀用俱着便宜行事竝道臣畢自肅總兵趙率教俱在甯遠等處駐札至關門兵

馬俱聽袁崇煥調度內鎮臣劉應坤着便宜行事並
道臣王應易合力克復全遼蓋建膚功紓朕東顧策
勲欽至具有弄璋如或沈溺故習蹈襲覆轍則我
祖宗三尺具在朕何敢私因念文武二途責在兩部
疆圉弗靖具軫於懷尚思篤念樹功以副朕意特諭
聖諭朕惟謀國之誼中外比之同舟用兵之形特角
方於捕鹿蓋茲逆奴犯順十載恥歷三朝東顧足憂
實勞宵旰念毛帥獨奮孤忠支撐海外遠提帥旅閱
歷當時乃中朝實倚為輔車而去撫每視為秦越疾
聲莫應供億不敷枕甲荷戈有枵腹呼庚之困陪臣

三

屬國苦資糧靡饒之供乃於百凡艱危之中尚有累
次俘獲之績似此苦心朕且嘉且憫即令逆奴天謀
而叛孽尚懷叵測朕志復祖宗封疆遠念將士勤苦
其所處皮島一帶地方實牽制勦除要着去冬該鎮
曾有請計內臣駐札之奏朕熟思審處久未施行今
特命總督登津鎮守海外等處便宜行事太監一員
御馬監太監胡良輔提督登津副鎮守海外等處太
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苗成中軍太監二員御馬監太
監金捷郭尚禮都着在於皮島等處地方駐札督催
餉運查核錢糧清汰老弱選練精強一應戰守機宜

軍務事情着與毛帥和衷協力計議妥確而行不得
輕易紛更亦不許膠執故套更要不時臺掣相機勦
除期奏犁庭掃穴之勲朕何靳錫盟帶礪之典凡有
戰獲投功照前一一解級如遇偵探機密事情及島
中戰守聲息緩急即便據實直寫呈報密奏以慰朕
懷

兵部奉 旨毛文龍提兵海外蓄銳多年常思滅虜
恢復以報國今聞女子蠢動精銳西東巢穴必虛宜
秣馬勵兵長驅直搗以截斯醜之歸路以作後勁於
關門度該帥義勇風心計必此你部即刻差人出傳

四

諭知道選着水陸倍道速達朕尚有功之日破格優
酬卿等亦各矢忠敵預商制勝之策以副朕東顧之
虞 兵部復奏偵探獲捷奉

聖旨連雲島之捷雖斬獲無幾而撫道伐謀之方畧
將士用命之勞苦亦宜敘酬李嵩岳駿聲俱着加一
級楊國棟再加一級其餘分別陞賞

朝鮮國陪臣金蒙憲等呈稱小邦兵單糧少苦無援
助平日所仰望者惟 天朝而已今則海路隔絕緩
急不能赴號而毛鎮又兵疲食缺自知氣勢不振江
水將合則當入保海島以為避兵之計非但賊來不

能飛到毛營看毛鎮亦無由出陸以見虜馬況望其
協濟小邦之急乎以此料小邦安危存亡不可知也
小邦為天朝守職盡分向年柳河之役已與奴結
釁構怨又以毛鎮指在小邦奴之必吞室小邦者其
心豈頃刻忘也直以內憚關門竄遠之勢顧念巢穴
不敢逞耳迨新首國事之始因畏出弔無故講款陽
緩關甯之師乘機驟發悉銳東向蹂躪我城池虔劉
我士民寃戕我王京此其勢豈獨欲制小邦而已
乎小邦一日不支則毛鎮一日亦無所依著毛鎮無
所依者則彼時皇朝疆場之憂又不止於今日也

五

識及此時連發偏師乘其空虛搗其巢穴使賊首尾
牽掣俱其能救則一舉而全遵可復屬國可全羣醜
可滅此正難得不可失之機會也堂堂皇朝廟
算已定區區小邦陪臣不敢妄陳然而藹藹之言聖
人擇焉

三月遼撫袁崇煥陳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使恭順求款之情似真然必彼確有所
獻以自贖我確有所憑以相信自非然者誠偽未可
必也還遵前旨從容議折務求妥當方為題請本中
說周為之備不墮反間具見成畫深慰朕懷

三月登萊巡撫李萬塘報准總兵毛文龍揭帖報義
州節度使八九月間累次著人與奴酋說河水一關
毛都督兵馬多至江去請汗來拿毛都督是不難我
們糧草多備專等汗來奴酋應他奸細未肯輕信
奴兵破雲從鐵山文龍將士聞之洵洵不安毛永順
先逃參將高萬重統東劉璋劫島中軍民財物婦女
同麾下七百餘人駕船逃去都司馬承勛亦領六百
餘人由陸奔文龍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奴賊
收拾兵馬犯關搶奪從鐵山等處賊即先發各島兵
馬至江橋制相機勦殺隨帶領官兵親身督戰不意

六

麗人向恨遼民擾害暗為奴賊奸細引賊俱掠麗帽
麗服將沿途檢夜盡行截殺正月十四日奴兵八萬
餘眾大王子帶領四萬餘賊直搶鐵山圍賊衙門抄
尋要活拿賊職至雲從不得拿住毛有俊哄言不傷
你命不害你家一人只要領我活拿毛都督與你大
將官做毛有俊拔刀自刎咽喉已破大半尚不絕命
防守鐵山都司劉文舉領兵撲殺一陣不肯順服賊
恨殺之兵民逃竄賊未招撫不殺大王子領帶四萬
賊馳雲從聞報即同南北官兵星馳去住關口火器
堅守奴賊下營安息不殺一人職料賊必入皮島圍

困十五夜間差內丁都司毛有見有德尤景和等各帶兵一千鎗炮火器分路衝打時賊勞苦不備打死約有數百賊各奔上山逃叛毛有見有德毛俱着箭陣亡損兵七百餘名十六日大王子急調鐵山六王子兵來云務要併力夾攻活拿賊去職向收下降夷竝陣上拿米活夷共有二千三百餘名十七日夜間放火燒屋內應外合職當將撥兵盡數殺完火兵盡發過江牽制手下雖有三百餘兵為賊斷絕糧道賊無食餉得客商參益分給一碗半碗決不能空腹赴關惟以疑兵出沒安意暫俟激勵南北將士堅壁

七

守以待戰如賊生困多日不能前犯十數日退回官州下營口恨麗官麗人你說活拿毛都督不難今我馬跑死兵又打死毛都督又拿不到手為何死活纏哄我來你定是好細賊即開刀殺人麗人皆剃頭歸服二十日兩王子領兵攻下郭山殺死麗兵六萬燒燬糧米百餘萬石隨去殺義州節度使竟攻安州等處職即差都司毛永詩等收拾鐵山宣州殘兵親領南北將官陳繼盛項選毛永祿等各帶兵丁火器星夜出一閒道分派各將各處埋伏探賊攻麗勝負相機以截其後職又令管侍訓昌城滿浦兵馬督令遊

擊曲承恩等堵截安州責令相機與賊死戰但糧草斷絕其帶死馬牛肉為飽可憐職向為天朝接濟不及不能不取給於麗今彼報如害職職無復向麗人開口之理伏乞上臺速速發糧救濟以全江東一帶終牽制進剿之局如來犯搶一番殺傷不滿萬人惟麗人麗官自己作孽受禍亦不為少雖追兵勝負未知嗣後再報

袁崇煥奏報夷情奉

聖旨該撫發水兵為江東之援深得犄角之勢兵本陰道難以陽言戰守之兵該撫實修其可陽言以稱

八

朕意其靜定需時近於陰者以聽該撫總奏若實可恃萬分無虞以保嚴疆

兵部飛報虜情奉

聖旨覽奏女兵東襲毛帥銳氣未傷深慰朕懷麗人導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還速諭毛帥相機應援無懷宿嫌致誤大計饑軍需餉甚急著登撫暫那青登萊三府倉儲乘風刻日開帆接濟其動支贍銀以勵戎士速發硝黃以壯軍聲委係日前急著上緊傳登撫如議行兵部覆議援朝鮮事宜奉

聖旨登甯與海外互為犄角毛帥拚死禦敵疾呼不應何以鼓任事之氣矧策應海外正以綢繆為封疆大計宜揀為急著覽奏說覺華島精選水兵三千星馳赴援天津登萊堪戰將士剋期出海俱聽毛帥相機進止說得是著即行與各該撫鎮速為督發仍將發兵日期奏報以慰朕懷

兵部題奴之違掠東江也蓋即枚疾趨出鮮不意是以鮮人幾不支毛帥幾無措而我策應之師亦幾乎苦於鞭長之難及也臣於三月廿三日間登撫甯撫諸塘報知東江漸有可為者冀竊虞鮮之以力屈降

九

奴也今報昌城太守不肯歸奴誓與毛帥同心守土地方安堵無恙則鮮人忠義斷不為奴用概可知矣曩又竊虞鮮之不能以猝備應奴也今報瓶山一陣奴兵大敗有連王一個被烏銃打壞一目駭回麻布川存下黃州一陣連馬之死於鐵靈角刺馬鎗者無算奴兵之死於鋒鏑者亦無算從此而鮮之神氣不愈旺奴之魂魄不愈落乎雖賊兵逼近王京八十里然我既駐重兵於河奴必不敢渡如渡則乘其半渡而擊之正鮮所以制奴之死命也曩又竊虞毛帥之一旅孤懸未易擊奴也今報瓊山伏兵截奴糧道殺

死達賊數百奪奴糧米並牛七八十頭毛帥之出奇制勝固擅於敵是尤足以鼓我軍之敵愾而唬奴之膽也此在毛帥與鮮國皆屹然有足恃者遼撫自奉搗巢之命除甯遠城守重兵照舊屯住度於各營中挑選精銳分作連珠三營所簡大將及諸將則老成知勇之趙率教左輔朱梅等也監軍則以夙嫻方畧之畢自肅以此而批亢搗虛謀出萬全諸臣自饒為之且滿桂又簡精騎三千移駐前屯策應又發水兵千人駕帆東向似此水陸夾攻聲靈不亦甚赫濯矣哉奴有不旋懼而急撤其犯鮮之兵以自顧其巢

十

穴者必非情也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折入奴則奴勢益張矣著為上差人說與甯遠撫臣乘奴遠掠果虛之時挑選開甯精銳擇智勇之將輕兵直搗大兵陳河贊濟以牽奴後而紓屬國之急其模糧犒賞師行必需戶兵二部亦宜速議處置毋得遲緩生失事機遼撫袁崇煥奏夷兵東犯朝鮮必留重兵自守以防我虜使我不能揀然我又何得不救臣等議定于關外三軍營及前鋒三營撫鎮標下四營每營選精兵

九百而甯遠守城之兵未敢輕動分作連珠三營以左輔金國奇新國臣趙率教張得勝孫繼武朱梅黃士英孫紹祖分爲前鋒居中後勁甯遠道臣畢自肅爲監軍進逼三岔河爲搗巢之舉蓋各營精銳聞東警日皆已駐防於大雙松吉之間矣又行總兵滿桂簡精騎三千駐前屯甯遠策應水陸夾攻夷即悍安得不撤犯鮮之兵以西防耶

遼撫援鮮佈置極其可觀乃官軍望河而止此真所謂紙上之兵也遼兵果可用耶

四月毛文龍報稱奴子今年突犯東江皆因西邊講

十一

和關上兵馬自然不動處地擒賊到手關關直入不難今奴不但擒賊不去將頭發兵馬困在麗地二發兵馬又困在沿江無可渡處處被賊官兵冲擊殺傷無數每日拉屍山頭火堆山堆燒化骨石火光焰天活擒賊子每日必有解驗據北岸密報萬分真確新汗手下兵馬不滿一萬俱是心寒膽怯長怕西邊大兵直搗今甯遠又該奮勇統大兵直渡三岔徑搗甯陽殺奴自無懸類矣此甚大機會斷不可蹉過若不以爲然每年虛費金錢三百萬矣被殺奴所欺天朝要和必與我每人金子三兩一隻狗要作一人賞到

全全依他不顧民膏脂之已竭 祖宗二百餘年之恥何時雪而雪也伏乞各上臺火速移文甯遠乘職官兵困住遼賊大舉進剿全遼指日可復矣

遼東總兵趙率教報正月十四日奴酋過江攻克愛州宣州鐵山定州一帶地方朝鮮將二道將據開賊在夾江內安營看得正月望日二處回鄉人魏天真等相離七日奴即下三城魏天真離彼至此又逾一月奴兵之荼毒毛鎮不待言矣蓋鐵山即毛鎮所居之地愛州夜襲不防而失不知鐵山准備何如奴子新管父業即擄掠西虜壞我藩籬聲西擊東攻我屬

十二

邦何異老奴昔年攻金台什白羊骨故事惟恐修備以候賊來大戰除與內鎮部院公議一面發水兵三營揚帆東援整理前鋒後勁兵馬相時進止 登撫李萬報二月初二日把總俞文相到北信口往復州地方見男婦一羣奔走盤問乃鉄山難民因奴酋過江至愛州從水關進城守城官逃麗人引路圍住鉄山殺死兵民不計其數十八日渡江去等情看得奴子蓄謀最狡大隊長驅張虛聲於河上分兵暗襲肆慘殺於鉄山海蓋開非圍獵之地也兵於此其覬覦海上諸島可知也 毛文龍奏奴賊到朝鮮定州連

送差胡自言勤兵之故其書紙曰大金國二王子同
衆王致紙于國王我先老汗歸天有勢如南國尚未
弔又費糧來賀新汗我先汗與你國毫無不好心腸
你國無一人弔賀因此我國方統大兵求你要和好
差官速來講 兵部題奴才既搖尾求款矣何以東
江之兵竟御秋而疾趨也則求款者給我奴兵既
接甲東掠矣何以漫台什四夷又道遠而渡河則敢
未者輕我也是必回鄉東攻之報無據而後可若其
確也則方金細等九人尚可使之颺去哉
登撫李嵩 准朝鮮國王咨本年正月十七日平安

十三

道按察使尹瑄狀敵奴賊數萬騎乘夜猝犯義州城
中不覺兵至措手不及城遂陷沒節制使李完以下
文武將官及兵民男婦悉為虜殺先鋒已到州續據
前後馳啟賊兵連郭山凌漢山城及安州等城節度
使臣防禦使金浚等將吏數十員兵民數萬口屠殺
無遺平壤黃州不戰自潰賊兵已到中和游騎出入
黃風之閒賊兵又以一枝向雲從島要槍毛鎮道路
阻絕哨探難通勝敗聲息無從聞知等因得此當職
切照伊賊自未叛 天朝其稟願於敵邦久矣既得
連土勢益熾大兼以毛鎮寓在敵疆日夕耽耽欲肆

吞噬顧念奴酋在時其志專在西犯不暇他及故得
拖過數年頃聞既死首子繼襲邊吏刺探賊情聞密
計作事與哈亦有異必錄先來東搶且聞 天朝為
竊慮之計撫議已成若爾則渠既息西犯之意慮其
肆毒於敵邦民窮兵弱金之力盡雖綢繆有素而陰
而難防大賊猝至無以抵當長驅直上已逼內地承
突之勢豈能遏止乃於本月二十六日賊且及王京
城士民遷於江華以避賊鋒君臣播越寄命孤島危
亡之禍迫在朝夕在壬辰倭賊之難幸賴 天朝極
救之恩將以收復舊物目今全遼失陷漢路已絕雖

十四

欲控訴大邦何可得也西望長慟不知所為竊念此
賊既動大兵東來雖屢戰乘勝然其攻打城池折損
亦多深入麗國兵連禍結其巢穴必已虛弱若蒙
皇朝乘此機便發十方大兵直搗遼瀋舟師由旅順
海路以取金復等州則伊賊千里奔解氣喘力窮其
破之必矣夫然則 皇朝獲全勝之利而毛鎮紆宥
迫之患敵邦亦收殫餘保聚疆域計莫便焉幸莫大
焉敵邦之微弱已甚惟區區一腔忠義自盡事君之
誠結怨強虜遣此橫虐雖至顛沛自顧無愧徒以積
受 皇朝厚恩未能報効為恨耳疆事方殷不得不

發使具奏姑差行獲軍黃泊司果宋興福通官朴庚生姜應信等前去告急惟冀即轉奏施行等因移咨劉臣該臣看朝鮮之結怨於奴也以鮮之服事我而不從奴也隔關而遠交奴忌之矣關甯在前樂浪在後奴實有意西向而惡其尾也則今之殘鮮也洩其忌且惡並剪其尾也謀亦甚狡矣今據該國告急咨文其君若臣播越窮島以避奴鋒岌岌乎有不可支之勢夫鮮實以事我累奴則我自當擊奴援鮮無待再計者除臣檄行鎮道催督前發應援官兵梁汝霖袁進等駕船星赴協同毛帥相機應援務獲全勝又

十五

咨行該國收合精銳奮勇直前力遏強敵期剪逆奴氛俟有聲息另報謹轉奏以聞奉

聖旨覽奏屬國危急君臣播遷朕心惻然該鎮發兵調援具見方畧知道了向日欵議雖甯鎮別有深心在中朝原未嘗許今日關甯別無調度何以明不為狡奴所虞無為屬國口實乎戶兵二部關甯二鎮作速從長計議回奏

兵科李魯生題昨者方全納之末人人皆知其詐豈甯撫而不知不及此第欲因而用之以行吾聞而不意奴因用我之間以間我也一介之行李西來十萬之

戈鋌來指羽書介馬而馳信使緩轡而歸直玩弄我於掌股之上而全無一毫之忌憚也搖尾乎乞憐乎往事成夢半猶可補取則必奮懼而思圖此志士腐心之時而壯夫枕戈之日也朝鮮我數百年之屬國往昔被侵亦我極而存之今者奴討鮮曰彼為我受討也可但已乎且我有鮮與無鮮孰利而奴得鮮與不得鮮孰害則我救鮮非為鮮也自為也據鮮咨云奴雖悉銳而來中亦損傷過多千里之利兵法所忌我誠征鼓於河上登鎮舟師掛布帆而東毛帥聞之必且士氣百倍朝鮮君臣知萬有一生之圖返戈相

十六

向事未可知如奴腹背皆敵勢必狼顧料必還而自救如是則鮮可存鮮存而奴東顧是亦中國之利也太監劉應坤題奴孽東侵誼切同舟水兵東援於本月初三日西回稱奴兵正月初攻高麗其眾不下五六萬餘蓋揣毛鎮孤懸又兼糧乏而海上援師難出是以奴成破竹雖得四道以麗人素弱不格所致嗣緣關津水兵漸集聯帆海嶠砲聲震震毛鎮復乘間出奇屢有擒斬深入賊為寒心因而王京獲守賊即掣黃安定州三萬眾從昌城滿浦潛歸洛陽惟留千家莊義州彌牟堡為大小王子統領哇兒哈拉西夷

投降麗人共二萬餘沿江農種國王李倅幸避而復返蓋自芝蔴灣乘風聞洋以東所歷廣鹿石城獐子皮島等處何島非船何船非兵應援聲勢業已震驚於萬里波濤遠近聞矣於海道中又見山東糧船一百二十餘隻鱗次而進又聞有內鎮胡太府亦有兵丁鎗砲器械糧餉過海軍民踴躍萬倍如賊雖點其能不返顧乎所以撤衆歸藩以致屬國之獲全也

袁崇煥題慨自河西失陷縮守關門無論失地示弱即關門亦控扼山路耳何能也養十三萬兵馬雖進而甯前四城金湯長二百里但北負山南負海狹不

十七

三四十里也兵六萬馬三萬商民數十萬於中地隘人稠猶之也十萬兵於山海也地不廣則無以為耕資生少具一靠於內地供給貧瘠而士馬不强且人畜錯雜災沴易生故築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拓地一百七十里之不可以已也自中左所以東漸寬錦州大凌南北而東西相方四城完固屯兵民於中且耕且練賊來我生而勝賊不來彼坐而固此三地之必築者也業已移兵民於三城之間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賊至不得不撤回兵民共保甯前則一年屯種恐以季敵人失食而愈貧年窘一年甯前必不可

中是三城之完不完天下之安危係之此三城不得不築築而立刻當完者也錦州三城若成有進與退全遼即在目中乘彼有事東江且以款之說緩之而刻日修築令彼掩耳不及待其警覺而我險已成三城成戍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重障萬全此時夷即來說款而我更加重矣

宣府報稱揀漢王子從原巢尚未起身有哈喇慎家夷酋帶領小部夷帳房牛羊馬匹於三月十三日從奢兒城搬移地方五刺哈喇住牧我省台吉等亦於本月從奢兒城搬移地方亦地都一帶四散住札各

十八

酋聯絡以備虎酋等情張家口報夷酋青把都男來洪大台吉說稱揀漢上馬要犯獨石一帶口子又前遼軍門塘報有沙董酋那二等稟揀漢兒因與裏面不和帶領人馬十萬前來攻搶你裏邊疆土嚴謹隄防不可玩忽等因據此看得揀酋僻處東隅與宣風馬牛不相及今橫生枝節控弦十萬加於白言等部如千鈞之壓卵勢必無幸且恐其聲東擊西在我內地各嚴為設備以待之可耳兵部奏揀酋與白甯皆我款夷也揀酋尚以講討人口不遂心懷仇恨久矣今一旦擁兵十萬壓哈喇之境哈喇諸酋其能支

乎今諸酋情急求助於我我若助哈喇則虎嗜必肆
整於我不助則哈首不能無怨合行督撫諸臣選敏
辦通官出口以和解為名若得說而罷之此上計也
即不然我亦有詞於彼沿邊文武將吏仍當處處設
備着實料理不得謂兩首棄飲我餌其自相齟齬食原
莫子毒也

上以東師屢捷運餉接濟尚恐不敷着戶部將應補
餉銀十萬兩登津各運米五萬石刻期前發關西兵
馬着再選水兵數千策應以壯聲援
太監劉應坤增定大帥疏奉

一七

聖旨奴酋東侵震隣孔亟朕與廠臣深切綢繆之慮
這本所奏增定大帥分派信地具見先事預圖聲勢
聯絡深裨邊計杜文煥特加勅勒駐寬遠尤世祿駐
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輔加總兵職銜駐大凌河管
前鋒事滿桂照舊駐扎關內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
仍賜劄以重事權增八千額兵添買馬二萬餘匹都
屬急著兵餉馬價作何設處該部俱作建議覆回奏
遼撫袁崇煥直陳虜情疏奉

聖旨所奏夷虜情形知道了奴酋狡譎百端就來廝
殺之言詐也宜服以應之無為危言所啗喇嘛講款

之書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為遜所愚之西虜撫
賞用心查核無致虛冒濫恩以生猜貳至於虎首為
抄花之後與都令解仇俱著多方解折相機宣諭務
期懷我威德共作藩籬該撫久勞嚴鎮朕所洞知封
疆事重還益體廠臣綢繆石畫與內鎮諸臣協奮心
力殲殪兵馬修塞要害倍加嚴重以保無虞所奏多
備火器火藥添買馬匹即與建議復行
兵部覆議陳末議本奉

聖旨關外防禦左輔尤世祿獨當前矛著各以原官
加級還寫與勅賞以示優異奴報緊急著滿桂移駐

二

前屯孫祖壽移駐山海黑雲龍移駐一片石關鳴泰
移駐關門其分布兵馬關內四萬關外八萬俱如內
鎮臣議聽督撫作速布置期於聯絡相連叫呼共應
務保無虞竊朕與廠臣軫顧疆圉之意聞奴兵已越
錦州且薄甯遠錦州兵馬無可退甯遠之守務自清
野固壁相機堵剿該部速傳與他們知道

袁崇煥謹啟當道諸名公職匪材而當封疆之重寄
復遼地而聚遼人為守蓋遠求難致之兵何如近取
回鄉之衆此不肖為聚兵計也不慮滔天之虜應我
邊河之聲及於錦夫築錦凌二城秋而畢矣收稼深

敵我城坐以待虜乃以一東江之故即擊於河以挑之何如假一數字以覆之舍彼欲爭而無及我不援而無患也況所以懷天下而苦邊臣者則東江甚毛帥每冬冰交則避之遠島天下所知也鐵山所留老弱及麗人耳今一攻以合毛不能一矢加遺而朝夕報功人遂易視此夷謂撲之即滅十年血戰幾能當其鋒造言生事者欲借毛帥行已私今局已露矣毛帥避於封疆無害職將何之毛帥即不勝於金甌無損職之所守其千條若何而可以國事嘗乎故敢質之天下

主

此書用遼人筆錦凌款奴首撫毛帥皆為楊始

兵部道旨覆奏奉

聖旨滿帥出援錦州山海兵力單弱這調發近鎮兵馬昌平調一萬領以總兵李加訓天津調五千領以副將錢中選保定調五千領以總兵王繼著星夜赴關防守山海不許逗遛致誤軍機楊加謀既係該部薦舉必有心計堪用著著齋尚方劍及同寺銀五千兩星馳赴滿帥前以資方畧重彈壓而備犒賞俱如議行 兵部奴氣孔棘事奉

聖旨狡奴西犯不獨關外受敵關門一帶在在皆當

嚴備著馬上速行宣大各挑選兵馬五千名隨帶馬器火藥擇智勇將領星夜前赴山海以聽督臣調度自山西以而河南山東北直隸地方凡有兵馬處所俱要揀選屬林裏糧整棚用備緩急該部火速傳與他們知道軍機重大各宜齊心併赴勿得逗遛以干嚴法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奴謀極狡等事奉

聖旨覽奏奴孽狂逞叵測既經挂帥渡兵踞鮮倭偕西虜闖入秋冬津薊在在宜防喜峯口等處要害埋伏火器堅壁厲練以待具得制勝先著說得是逃將李鎮李越及鄭繼奎鄭繼武高應詔散法廢紀若不

主

正罪何以懲眾著內鎮臣同督撫諸臣即行剿首以肅軍律 毛承祿加副總兵職銜偏師駐皮島用張犄角 滿桂奏報援兵東行為羣虜擱截於紫羅山奮勇力戰虜死甚眾將令不許割級止有丁自礮於馬上斬一級恐伏不敢窮追陳亡將士羅忠等六十名 工部陳戰守機宜奉

聖旨奴兵既東成又西犯中必虛矣海上先速行還制東西之難可以並解如此急著登撫毛帥倘聞聲息皆可一面布置一面奏報者立刻馬上差人說與他每知會本中救錦州固甯速備關門俱係緊務薊

鎮咽喉之處設立標營統以大將內衛外援俱可相資防之法寓於其中著與商確申飭行

兵部條陳奉

聖旨覽奏說錦州紀鎮忠奮自誓趙帥憑城擊賊多所殺傷已見能守之勳然攻圍不退應援當亟赴援諸將尤宜相機進止以備萬全竄逃撫臣料理有素且威暑素著無煩幫貼深慰朕懷關兵應援這所調鎮兵三萬著急趨赴關以資防守守者以全城為上援者以退賊為功說的是其關外四城毋輕調發軍前糧餉作速接濟已有旨了你那還馬上差人不時

三三

偵探有聞立刻入奏 兵部復奏塘報奉

聖旨錦州圍固不容不揀然奴亦度我之必揀為致我之策若直赴之正墮其計間道出奇形格勢禁使奴自退該撫精心籌之許定國饒有智畧請兵願往忠義可嘉着分兵一枝副以健將令星馳自効貴英等情不妨便與重賞以啗之此着最緊須速應不必疑也各該兵將着飛檄嚴催赴關有遲留者以軍法從事

六月薊遼總督周鳴泰據總督鎮守太監劉應坤報本月二十八日午時賊夷數萬來至甯遠東北山下

劉營職即發令箭催督車營都司李春華等率領勇士對賊安營奴賊遲衝數陣我兵奮勇用紅夷木龍虎滅虜等項神器奮力攻打打死賊夷約有數千尸橫滿地職先布軍令止許砍斃不許割級仍嚴率將領馬步官兵鱗次前進相機攻勦

山海總兵滿桂報錦州被圍已久業經兩次發兵勦殺奴酋前哨勢重不得深入於本月十九日選差健丁前去錦州哨探情形進城見紀太府趙總兵分付城裏防備甚嚴賊今俱往松杏等處一帶安營暗伏俟有別情另報 滿桂以錦州被困發兵鼓勇前進

三四

奴部執五色標旗於灰山窟窿山首山連山南海分九營官兵搬進濠內周圍安營有總孫孫祖書副將許定國在西門札營桂令副將尤世威嚴整火器預備望見城未灰塵蔽天賊兵分投前來圍城桂即親督紅旗督率各營將領等官祖大壽等迎敵賊傷無數賊墜尸至雙樹堡西焚燒桂被賊射中數箭桂馬與尤總兵馬亦被射傷各將安設紅夷滅虜等砲將東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賊死數多自卯至午賊見我兵力戰不能得前撤兵東去 平遼總兵趙率恭報五月十一日辰時奴子提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

外四面扎營十二日分兵兩路據機車梯挨牌馬步輪番交攻西北二面太府紀用同職及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躬披甲親冒矢石力督各營將領並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晨至戌打死夷尸填塞滿道至亥時奴兵拖尸赴班軍採辦竄木燒燬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寅時馬兵圍城遊走尚未撤兵巡撫袁崇煥奏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今始一力一鎗拚命不知有夷之先後驟悍職復憑堞大呼分路進逼諸軍忿恨此賊一戰挫之滿鎮之力居多

三十五

兵部題奴子深入重地久留不歸蓋欺我兵援者不敢進守者不敢出耳乃今甯遠城下之一戰橫尸遍野錦州城下之攻大敗歸營兩處捷音先後踵至非仗皇上之威靈藉廩臣之區畫何以得此哉當此二捷之後賊氣已阻我氣愈張今雖馳騁於塔杏之間必不敢蟻聚於聖城之下徐而圖之其機可乘第恐領兵日久錦圍未解又非我利政須勵兵秣馬乘機伺隙以為必勝之計以收萬全之算至於犒賞有御前銀兩其器物馬匹亦屢經奉旨行催矣甯遠太監紀用報賊於初五日在小凌河扎營拆毀

小凌河城牆初六日盡赴大凌河拆城屢來投降真夷具言奴恨錦州殺傷夷衆大半若留下城牆漢人又如錦城據戰又將廣甯諸城盡折使漢人無據方好上陣廝殺自此逆賊漸東地方無虞

晉為經畧取用趙率教竟成守錦之功其甯城之不墜金啓祿與有力焉事見別傳

總督聞鳴奏題奴雖遠遁勢必復來錦州邊僻奧區原非扼塞險要當日議修已屬失策今日錦州止可懸為虛著慎勿認為實著止可設為活局慎勿泥為死局止可計用以弭敵慎勿株守之以抗敵臣頃至

三十六

甯遠密商之內鎮與甯撫其見頗同此番之戰我兵傷損亦多則今日急務無如補兵練兵為要聞奴攻朝鮮得船四百隻而都令色令與黃把都兒近復自折入於奴倘令朝鮮叛人以片帆渡海新附西虜以數騎窺關而奴子自率大兵從廣甯故道而來皆計之最毒而事之不可必者安得不速為之備而又安可冀人為之備哉

樞輔惟以築錦築大凌為實者年來籌畫惟此如工卒至誤國

兵部奏奴子回巢裏糧而來其欲撓我修築撓我屯

糧明矣但海暑行兵彼已犯兵家之忌我明烽燧堅
清野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如上年甯遠嬰城固守故
事且河西食俱已搬運錦州千里而來無所標掠若
奴子不揣深入重地頓兵堅城之下不數日必且狼
藉而歸此時伏兵要害乘其渡而擊之此萬全之穩
著也伏 勅撫鎮諸臣固守城池慎勿妄動避其銳
氣邀其情歸最為上策云 西虜領步東報効道夷
使黃英等請賞

甯遠太監紀用奏逆奴圍困錦州大戰三次大勝三
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於城外以是和四

三七

日奴賊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火礮與矢石打
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敗回賊營大放悲聲隨手焚
化酋長尸骸處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如天崩之狀
眾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札營
留精兵殿後臣即同總兵趙率教左輔朱梅等發精
兵防哨是役也保六年棄遺之報城一月烏合之眾
兵獲此奇捷為此塘報

袁崇煥不肯拌錦州所以有暮氣難鼓之旨紀用
直前亦是魏璠之操切也

御史李應薦題撫臣袁崇煥持持殘疆拮据數載惟

是假帛修款設策太奇頃因殺虜東西交訌藏者遂
噴噴囁為愚竝以不急援錦州鄙其為甚此似不可
為該撫解向後暮氣鼓之實難 准其病歸而優優
叙錄其於撫臣亦庶幾無相負哉

七月奉

聖旨袁崇煥暮氣難鼓物議滋至已准其引疾去
督臣駐劄薊門亦係重地甯遠督師朕特簡樞臣俾
星馳赴任料理王之臣仍以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駐劄甯遠督師榆關兼巡撫遼東山海等
處地方提督軍務 賜尚方劍 閏鳴泰加陞少傅

三八

協理京營 一片石西界忽生鉛礮 命會同督撫
道開採 錦州生擒賊夷五十九名刑部獻俘傳首
各邊

督餉御史劉徽題項見甯撫袁崇煥請告奉 旨回
籍矣甯撫素以滅賊自許中外咸思倚重而講款一
節聞者不無詫異說者謂借款為名撫臣另有作用
未幾一面講款奴且有事於東江攻東未已奴更西
犯乎錦城此時正望撫臣之作用撫臣若無作用之
可自效也樞臣王之臣囊嘗督師時及知款未易而
講不可輕處貽封疆之憂先為苦口之樂老臣持重

洞悉虜情不當燭照數計然者邊臣若此何處邊事
不萬全哉

兵部題奴酋用都令色令為向導而窺山海內地皆
勢所必至我當預防斯可無患獨錦州一城原固圍
復河東故預修河西件件做去今則為所必爭矣
遼僻與區無關險要守之則類垣壁修築甚難不
守則寸土寸金棄之不易內鎮臣欲留輕兵以防小
修以補賊至則堅壁清野以待即督臣疏內所謂虛
著活局餌敵之意臣部以為錦城已守有成彼不當
議棄若臨時用以設謀餌敵出奇制勝應聽新督師

三十一

熟計而行可也

督師王之臣奏西虜自都令等投奴北邊六七月間
無一夷則我之肩背皆受敵之地矣乃第一緊要全
在糧餉接濟錦州所以能守能戰者食足故也見今
甯城內外肩摩轂擊居無刺地斗米三百餘錢而天
津二運未完三運尚未發動轉盼入冬冰合事無及
矣萬一賊至何以支持旬日乎又總兵杜文煥駐甯
遠侯世祿駐塔山尤世祿駐錦州已奉有特旨乃
尤帥謂錦州城池遭雨崩頽萬不可居今暫駐杏山
侯世祿謂塔山低凹逼近高山非可守之地其城池

亦且修築未完意欲移置別所臣思各帥信地已定
自當有進無退豈得移易地地利失險則人心不固容
臣臨時相勢酌處其糧料儲備各宜廣宜預不可煩
史綱也

閩鳴泰疏今夏錦州之圍臣聞警東馳即先呼崇煥
之參謀邱嘉而秘屬以報曰錦州之守原屬非策今
既誤矣豈容再誤錦即有得失不係安危惟一意以
固守甯遠為主切勿輕動致墮奴計蓋錦去無損於
甯甯一搖則關門震動而天下事不忍言矣

三十二

是時奴兵結五大營於塔山一帶以北圍錦而西
窺甯我以逸待勞一戰大捷錦圍遂解此兵家所
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之法也

吏部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整戎備伍立三捷
之奇功雪恥除光洗十年之積恨績奏安攘烈茂山
河甯晉彝典昭然世爵褒封允當着廢弟姪一人特
封安平伯世襲 又錦甯之捷蔭忠賢弟姪一人世
錦衣指揮使 紀用蔭錦衣同知世襲王體乾劉應
坤等各加恩世廕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等疏稱向聞奴兵

渡河臣等焦思蒿目日夕靡甯心懷岌岌若身介其
衝者蓋錦州孤懸絕徼我師之精銳集焉錦城安則
甯遠安山海安首尾情形聯屬一體茲幸斗城壘固
全師凱旋前有甯遠之一擊後復倍其功東有毛鎮
之克揚西復張其烈此皆 順德潛孚百靈呵護邀
祖宗在天之默佑兆 泰圖億萬之靈長是以轉危
為安用戰為守臣等屬聞捷報舞抃同情雀躍 嵩
呼曷勝慶慰追惟往事從昔三韓陷沒壬戌之夏始
收復關外五城各堡今幸步步向前兩河版圖可取
次漸復矣昔也謀議定而忽搖委任專而輒易人各

三二

一心事各異意今則號令屹如山岳守者盡懷效死
之心接應迅於流水王者常虞後至之罰援師磨集
饋餉雲從將數年前遇賊狂奔之肺腸洗滌殆盡合
十萬人併力協攻之意氣振發如新此則 乾斷勵
精 廟謨弘遠內而關部科道外而鎮守督撫道將
文武諸臣之肝膽畢照策力兼收共成捷伐以昭威
績也然而臣等猶有進焉勝亦兵之常謀居勇之上
辨賊之所以退則知賊之所以來求者因糧也去者
食盡也沿海之露積豈一炬之可焚而關甯之乏餉
復曠日之難久今後海運之交刺須先儘內地海瀕

之暫卸務轉運城中而後我飽賊餓賊必不至至亦
不能久留彼踰河跋涉牛馬不能以負芻我結寨連
屯頭畜預宜以收斂堅壁清野以主困客是為今時
第一義動以挑之不如靜以鎮之先聲以怖之莫如
彼實以疲之惟蓄銳以固其防勿輕常以入其彀儲
火藥精器械練兵卒搜奸宄結人心是為今時第二
義海暑非酣鬪之時強奴有未盡之技時至秋深則
馬肥於草實弓勁於風高海颶不便運艘難於轉輸
秋月倍明乘宵慮其掩襲此秋防之當謹也入冬則
輜重可以攝水胡騎還能禽渡島帥難施牽制之

三三

東土易墜繕築之工霜雪嚴凝手足痺疼彼向
就暖我怯冷以迎寒此冬春之可虞也七城之生命
恃食於一綫之餉道津門之水犀有限而海天之浩
淼無窮覺華新募之遼人焉能慣海而淮陽所造之
船隻猶恐後時毛帥孤屯必駐師要地而後可牽點
奴之狼顧西夷多殺必未懷好音而後可固蓟北之
藩籬此俱今日之要圖而天與我以網繆修備之暇
廟廊之上當悉心謀求時乎時乎此其萬不可失者
也又念各邊之調遣殷繁而農部之供輸久匱奴若
再來必非尋常之戰須多辦軍需以備臨期之緊用

預笑其所難而先籌其所急庶不為臨渴掘井之謀而有當於曲突徙薪之處此在當事重臣必有成算而臣等深心惕息輒敢謬佐一籌若夫戰勝而懼好謀以成內外協心將士併力采芻芑以資謀議核功實以昭勸懲 明明在上濟濟在 朝自饒為之臣等無庸喋喋矣

八月登萊巡撫孫國禎題天啓七年四月二十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手本照得逆奴東犯本鎮令南北官兵分路設伏張疑出奇衝截攻勦仍嚴令許貪割首級打營不許躲避風雨官兵奮勇

三三

宣州車肇江當溝小鐵山等戰再勝於義州瓊山青龍山等戰三勝於積糧倉千家莊彌江沿途等戰四勝於雲從關口龍王宛子本鎮親督內丁之鏖戰五勝於會哨國王彼此夾攻逼賊於瓶山之遠戰計各路相機攻殺死傷悍虜無數其各營官兵鄉紳解鎮另婦活夷當官研審明確等因該臣看得毛帥孤懸絕島遠泊水鄉深霧胡風侵飢撲面寒煙冷月泣盡憐宵七年正月以來五戰而五勝歸觀宣州車肇義州西門龍山諸役皆令人舌咋心驚色飛神動然義州西門之捷獨雄而奇蓋其俘獲者

皆名酋今之繫紐而獻者此也宣州諸路之捷又除而奇蓋毛帥親中二矢不為少動自五六年以來大小幾近百戰積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擒獲器械馬匹累百近日續報看不與馬據冊獲功將士均當優叙至陣亡官一百二十六員如毛有松等均當錄後陞賞兵丁六千三十八名賈承德等亦均當錄後優恤被傷官八員如馮應舉等被傷兵五百四十二名如王世隆等亦均當優恤者也

海外戰功未必盡核然亦不可盡沒

劉詔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倉都御史總督

三四

本月江西鄉試策題云任讀之局古人合領之今人分據之吾以為先定之於品品非聖賢豪傑則富貴功名之途側肩而奔之非迫而起叩而應者矣此房瑄殷浩之流任讓兩無所據又巧為任者他人綽有成就則勢攫以居其功事勢將有可圖則袒伺以邀其便品愈卑而事愈壞天下有不可言者矣未望之遠志難懷貪影既出之小草有慙輿論幾何不為千古嗤笑哉

此策題明刺自請行邊者

戶部題都色部落投降降督師疏稱弱者自為食則以

陣亡缺伍之糧養一千七百之精壯而有餘無煩另
措矣至於發銀朱餘以養十萬居民則祖宗以來
無賜田租之詔臣部即欲措發而無從前錦州被
圍連呼顆粒皆無迨虜敗之後錦州尚餘米三萬數
千而奴營沙鍋中幸存漕米飯此人之所共知也督
師習知臣部之苦必明以入告庶中外相成兵食
兩足矣

督師王之臣題三軍之命係於一將今山海
甯遠有杜文煥塔山有侯世祿錦州尤世祿
梅各奏有專勅旗數相望可謂極一時之

三

權不歸一令出多門未見其便又煥家世將
西邨亦將中之白眉也而遠左情形非其所
自擬復甯遠以來即在此料理而夷情邊事
中虜中噤指亡不知有滿將軍者文煥縱
名而尤侯諸將原係鄉里親友各奉勅印誰肯相
下滿桂晉秩官保名位已崇且原奉勅銅得以節
制四鎮者今調文煥於關內調滿桂於甯遠俾節制
如故則上下人情久協無難收指臂之功矣
十月間鳴奏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回部管
事撤鎮守內臣其戰守機宜俱付督撫諸臣庸任

八月二十二日
熹宗愍皇帝崩

二十四日

今
上登極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九月督師王之臣題職於七月內未出都門即聞西
虜都令色令等攜帶部夷二萬餘人投順朱奴心甚
慮之幸奴心不即收納致令徘徊河上而部夷
多鳥驚獸散此其必致之勢也初都令等聞虜
欲謀已也忿激難果其投足未定之時諸頭
天朝副將朱梅差通官以書招之都令亦

三

丁卯

後聞虎酋兵動恐天朝不能庇決意投
忌未敢寄跡於瀕河諸處時部落多悔恨輕
紛紛逃叛都令知覺追逐遂致各夷倒戈然其投奴
者十居四五投我者纔十之一耳今樞臣長慮却顧
仍欲置之故處給以原賞是矣彼若故處可居雖招
之豈能使朱令附我而我拒之彼必不敢西歸仍必
東投奴子我方欲空其所有安可益其所無當各夷
未至職集各官計議如朱梅王牧民祖大壽皆老於
邊事熟於夷情者咸以為此計不可失也議者鑒藩
陽覆轍惴惴焉不知瀋陽之收降也經臣遠掛招降

之旗諸虜乘機蜂蟻歸兩月之間填滿瀋城所謂引虎入門有不啻人者乎今諸夷窮蹙米歸我可藉之為用旋而却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且兵家事原不可執着即使諸夷而果詐降也我亦當以別法制之甯可放虎近山乎錦州僻在甯遠之東北原非重地原不必先宿重兵祇因前任總兵趙率教嗜屯以兵屯之堅持和議謂奴決不西來豈知方金納首方東而賊兵已圍錦州矣自虜退後業已棄嗜毀其廬舍士民商賈席捲而歸甯城則錦象可知因今前鋒二將在彼畧加修葺俟

三

城及軍火器械而後可守錦州尤世祿分今尚趨赴於杏山不敢輕往茲欲以紀用鎮朝廷之貴臣為餌於虎牙間必非萬全之勝算登州報叛賊李永芳故

十一月撫甯侯朱國弼疏云女賊與我仇仇死也魏忠賢乃遣人弔孝白送却無數金珠反取嫚書一紙邊臣不奉忠賢之命敢徑為之乎此則敗壞邊事之實又不惟是也喜則升九天柳河之敗得以鑽刺而喬遷袁乾父一認之有靈其顛倒錯亂遂至於此戶部主事陳此心疏稱甯錦一捷不過解城

下之困圍未復侵疆之咫尺止可免罪豈可言功魏忠賢欲藉此廣茅土以自張內翼故概加諸臣銜秩世廢以相黨靡耳獨不援在廷諸臣之例加一級賜一廢於數載扞圍之舊撫袁崇煥乎幸有讓廢之霍維華尚存一綫公道於人世而忠賢旋保之以法餘又何敢言哉

兵部尚書閻鳴泰題壬戌監軍之役臣任關內袁崇煥任關外傾蓋如故無言不投每每月下燈前抵掌促膝共計滅奴一時去事如舊經臣王臣孫承宗督臣王象乾復傾心相交降心

三

趙率教以守前也舉祖大壽以守覺華關草披剽招揭懷遠漸築首山以西二百里疆場始復歸我版圖矣當日夙夜拮据之勞逐之苦赴七尺於彼蒼期一當以報國恨黃龍共一痛飲至今年久悉丟則愈冷人數易生誰復有知而念之者唐詩有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昨日到城市歸來淚滿襟偏身結羅者不是養蠶人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淒然泣下今一重門限安於泰山其飯盤中之殮而披羅綺之華者不知其幾矣亦知當日鋤禾

養蠶之苦乎

讀此疏憶當年始事之艱直堪淚下熊王入關遼
兵潰潰人衆擠軋關門不得開者四晝夜此時已
無關矣廷推經畧何人敢任晉為國心殷單
車就道守前屯實遠等處皆晉任內事也樞輔
之則防守已大定矣彼監軍勞苦尚爾自
為經畧者哉所云人數易則愈生洵為
朝論不搖邊臣久任即不能減如卷續亦
虜犯京城西夷盡叛塞外皆為敵國乎
遼事實錄卷之十七終

三
丁卯

三朝遼事實錄跋

曩遼患孔棘家大人拮据中莞蓐食行閒殷憂宵
旦不遑甯處必小子時得而親己已歸里每
得報輒歎曰有是哉遼事一至乎兵虛
而不可恃也餉而無可覈也效順之虜昔為我
用而今為奴用也長遼里在在可窺而入也
蓋自甲戌以後關甯失取其所繇來者漸矣追惟
河西奔潰胡塵滿目犬羊充斥流離載道鴻雁哀
鳴天造草昧紛紛攘攘淪關為劍戟之場矣彼時
甯前不復則山海危山海不復則

神京危舉

四十

朝胸膈而家君挺身付肩夫臨事怯避者銳志
為甯前之議以愧夫奔踰者不請兵不
請帑單車就道以愧夫多方請乞者比
款誓相兼戰守互用關前殘破之區重歸版籍而
棄甲曳兵者忤矣無刺無非倭更倭代言者無已
而自請行邊督師者妬矣於極危極之地百難
百窘之時幸前車之覆轍留樞簡任
歸家君曰此
杜稷之靈也

君之福也臣何功之有角中歸第口不言功而為公
論所許可復拜南銓之

命無何而權璫竊柄獨行見忤屢推屢黜以至三載
之淹璫璫而始正中樞之席焉是特邊防窺情業

五載於茲 袁督師之

陸見

御前矢口輕言滅奴因箴 之相嗾遂謀議之參商

必 本兵以恣行其臆於是 有水火之談

而愴壬任 之入憤帥通謀之疏投鼠 憎而

召對欺藐之

四十二

旨批鱗觸志偶緣患安之增

勅羅葛林連督然投劾而歸矣藉令家君在任則薊

兵不 抽單島帥何繇立梓梓 還素囊不滅

而西虜不 以從奴詎至陰許和而 援有

引虎入門之禍哉 年齡薄暮願不知名子

懼交切惟知愛日身之將隱何用文為顧念虜

患披猖

君父萬日十年遘事草野僅聞其概史乘恐失其真

斷簡殘編悉從鈔中乏纂集梓人乞付剞劂皆

剗浮掇實之文無虛無實董狐齊太史 徵取

信焉昔孫盛作春 子孫環向泣請更竄

國步之多艱公論之愈 三策之可收無五湖

埃枋頭之失年未遠 知之事不必

諱即諱言奚抹于已然之失策也父操筆而稽

國是子攝衣而讀父書不識有當于編摩之一得否

謹以書之簡末

崇禎己卯上巳日 男會恭謹跋

楊鍾 王 李

四十二